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二四〇冊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EB55/1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二四〇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誠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二四〇冊目次

子部·小說家類

野記四卷

〔明〕祝允明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文燁刻本

..... 一

皇明紀畧一卷

〔明〕皇甫錄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歷代小史本

..... 七一

近峯聞畧一卷

〔明〕皇甫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古今名賢彙語本

..... 八八

下俾記談二卷

〔明〕皇甫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 一〇七

延休堂漫錄一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宛委山堂刻說郛續本

..... 一二一

翦勝野聞一卷

〔明〕徐禎卿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 一二四

碧里雜存一卷

〔明〕董穀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寶顏堂祕笈本

..... 一三五

荜野纂聞一卷

〔明〕伍餘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一六一

賢識錄一卷

〔明〕陸鉞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一六七

病逸漫記一卷

〔明〕陸鉞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白窪山房鈔本

一七三

孤樹哀談十卷

〔明〕李默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一八二

北牕瑣語一卷

〔明〕余永麟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金氏硯雲書屋刻硯雲本

四〇一

病榻遺言一卷

〔明〕高拱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四一九

國朝名世類苑四十六卷(一)

〔明〕凌迪知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刻本

四四一

野記四卷

〔明〕祝允明撰

南京圖書館藏明文燁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野記四卷》

提要

野記四卷 明刻本 李應山藏書

此書乃明祝允明所撰，其書內容多為其生平事蹟及當時社會風俗之記載。允明為明初著名書家，其書法藝術影響深遠。此書刻本，字跡清晰，為研究明初文學及社會之重要文獻。李應山先生收藏此書，並將其列入其藏書目錄中，以資保存與研究。

刺祝京兆野記序

嗟乎自吾夫子修春秋而馬班二君子敘記書固不整齊國史茲以還官喪其職玉版圖籍散亂而家各有作東京猶可指數降至李唐而後叢談不可殫已豈非以上絕其道而下騁其說哉于涑水考異見之矣 明興高皇垂情述作一時起居所注頗號得人然禁網操切容有不得書況二百年來學者惟經

木野史序

義尚矣間有據難不羣之徒世顧嗤為鬱滯非通儒而列官太史者見不出目睫以故金匱石室之藏第給諸司供報漫漶者錄焉爾王相謂皇朝史乘不可信而余聞揚生與陸生論史竊笑當代穢陋鄙最孔氏曰禮失而求之野則夫探纂綴輯不有賴於其人乎故自王迹所起以迄嘉靖之季綜其行事何心數千而余逮見者百廿餘家獨祝京兆宛明

野記為能罔羅天下舊聞上紀開國靖難下載保治之際兵權禮樂損益變通既科條之矣而閭里瑣細物象詭怪陳其一二又足以廣異聞是以九朝往蹟史不具列者畧見此編斯亦粲然較著明者哉惜其輒傳叢書未遑揀組辭多不雅馴此又瑕不掩瑜者也然自李鄭黃三人博通當朝典故而所采錄往往取諸信哉其備史官之放失也嗚呼以祝

木野史序

子之博物洽聞而不能致館職於其時有欲論薦而卒弗果豈非貫穿馳騁文與時違迺考盤在澗如詩所詠歎耶觀此而世變良可太息矣余校閱之暇付之梓人因識其端以俟知者云玉笥山人毛文煒序

野記小叙

勾吳祝 允明 著

允明幼存內外二祖之懷膝長侍婦翁之杖几師門友席崇論樂聞洋洋乎盈耳矣坐忘弗勇弗即條述新故瀾仍久益迷落此暇因慨然追憶胸臆獲之報書大統網一已漏九矣或衆所通識却具他策無更綴陳焉蓋孔子曰實則野文則史余於是亡所簡校焉小大裨雜錯然亡必可勸懲為也大畧意不欲便於史焉爾幸未歲入

月既望在家筆完

野記小叙

野記一卷

勾吳祝 允明 纂

韓林兒始由潁川逃之武安為穿窬漸肆劫殺有徒既繁乃嘯亂稱小明王劉護軍始就之謂豎子不足謀去適皇祖皇祖初亦與共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伺他偽燭炮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皇祖從之韓果先殄

陳某不知何許人精識緯候元季見王氣在東南偏遊關廣江黃閣久亡所遇乃北涉淮泗

入塗山之境曰得之矣遂止不行假五行命祿求諸陶漁中大姓某令觀其家人數輩悉賈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公家之賈悉繇此女矣主人曰是乃雙瞽無復問聘者奚以貴為哉陳曰非若而所知今吾未娶誠能歸之邪主人幸甚就館焉生四男一即滁陽王也亡幾天下大亂王糾旅已衆皇祖亦歸之王妃以女即孝慈也王分兵授皇祖往守某地時與王同起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甲將除王因徙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 皇祖被執王速遣
中山王達往質易 上歸父之兩軍復連和
中山亦全已而 上悉有滁陽之衆王後伏
劍死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其之一
答箸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罾罩聖躬既
而 上持魚還舍啓箸箸已失其五知陳竊
矣往問之陳諱匿 上欲殿之陳笑出以還
上及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
年劉曰聖壽亡疆然以數言當三十五又其

事

十

間五歲假者 上忽思竊魚事以其數符也
立召陳至將殺之 上問若頗憶與吾周旋
無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上曰吾忘
之爲何地陳曰烏龍潭也 上曰吾鄉烏有
此陳曰臣嘗於此罩烏龍故云爾 上見其
對以爲畏懼頗謂稱旨因曰汝欲爲官乎陳
叩頭謝 上曰可爲戶部江西司郎中時錢
後如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墨誅迨後
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周顥建昌人年十四得顥疾行乞於南昌比長

舉措詭譎人莫能識常趨官府白願有言問
何言曰告太平 皇祖征陳友諒下南昌還
顥謁於東門 上至京師三月顥復謁 上
問來何爲曰告太平 上每出顥必前遮拜
時有所言必以告太平爲首詞 上厭之命
沃以燒酒觀其如何顥飲極多終不醉擬遂
除之顥曰公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耳
乃命覆以巨壺積薪燬之火熄啓坐正坐宴
然乃舍出既復燬之顥猶故也後益加薪火
燬之迨燬盡金底顥乃微撼其首即醒

事

年

然起乃舍居蕭山寺轉益狂肆日燒錢諸兒
良不堪月餘猶白 上言其異嘗與沙彌爭
飯遂不食已半月 上便命駕幸視之顥與
謁 上飯重翠微亭命盛饌召之侍食既畢
上令僧且餓之諭之以爲清齋僧因闕顥座
室冰炭不入口日遣問如故旬有三日 上
衆爭進酒食顥一一食之甚多既悉吐去伺
上命至侍食安舒久之酒太多亦已有醉態
乃趨出先村 上還伏於道右 上至顥以

手畫地爲憑願謂 上曰你打破箇桶作佐
箇桶已而王師徇九江 上問願此行何如
應聲曰好 上曰彼已稱帝今欲取之豈不
難乎願仰視屋久之端首正容握手曰上面
無他底 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
杖高舉趨前作壯士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
至皖城苦無風遣問願願曰只管行只管有
風無膽不行便無風乃令東挽舟行不三聖
風起既而迅驟猛作倏忽達小孤 上諭衆
聞願言輒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願曰水
怪見前行損人多 上聞之怒持願去投之
江父之衆與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衆曰頻
擲不能死 上乃更與同食食罷願整容飭
衣若遠行狀趨近上前曲腰伸頸謂 上曰
你殺之 上曰且未能殺姑縱汝行願遂去
莫知所之及 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
之廬山其地極僻惟太平宮側一民居草莽
中言頃忽有一人齋而願來語曰好了我告
太平來了你爲民者用心耕田因止此舍不
食半月乃深入匡廬今不知所在

上既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腳僧詣關自
言名覺願願於匡廬深壑中現一老人使我
來謁 大明天子有言當面啓殿廷儀禮司
問其何說但云言國祚事比奏 上恐惑衆
不令見守闕下四年乃辭去云將復往匡廬
上竟不見御製詩三篇以與之令行後三年
上因便使令問赤腳僧曾見老人否對以不
見又四年 上不豫外奏赤腳爲天眼道者
及周願仙入遙送藥至 上初不令見既而
引入赤腳進所持藥一曰溫泉藥兩片一曰
溫良石一顆其方用金盆子盛之磨藥注金
觥子一服當好 上服之至暮胸次撼掣其
夕即安已而聖體日康勝倍覺精爽乃日服
之三似聞菖蒲香而觥底凝丹砂紅彩迥異
赤脚且云某所居去巖五里天池寺中有徐
道人者來見某言嘗在竹林寺見詩爾往視
之因與偕往見天眼坐寺中少頃一人被草
衣入某扣天眼天眼曰此周願也即令 上
所詢者因問詩何在願曰已書石上視之果
有二首乃天眼與願各爲之詩語粗拙大異
願上功德亦

不審其詳 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自製顛
傳令詹希原書碑在天池寺中又有祭天眼
周鄭徐道人赤腳僧文及有詠羣仙并赤腳
僧詩皆不及錄又一日道士初進藥 上未
見俄而召之亡矣 上遣行人走江州令三
司索之三司與行人偕入佳廬至廬山觀且
漠然無爲計前道士忽至語行人云周在竹
林寺與天眼道者校基就導之去果見顛在
門與一道流夾行人致朝命顛殊不顧良久
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遊觀行人入見殿
堂庭廡甚弘麗漫循廊行且觀廊左右對列
室中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都旌
幢供設珍貝充牣主者咸踞座啓門治事通
二十八室獨其一扁鐫中無人焉一巨燈懸
席地微有流血出而問顛顛曰若既見之矣
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逆爲人世主汝主
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聖壽無
疆行人曰固爾然將以何語復皇命苟無驗
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畀之曰 上覽之
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顧寺亡

有也遂以二詩進 上覽之皆淺近語亦不
知何所指意 上必知之俄而疾愈
高皇嚴朽索之志每夕牀後露坐禁苑玩察天
象有時達旦不安寐 上善推測於天心亡
不洞然也
高皇聖學超傑以尚書咨義和惟天陰騭下民
二簡蔡沉注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蒼
祿與權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
迄今未嘗少置步覽焉可徇儒生腐談因命
禮部試右侍郎張智與學士劉三吾等改正
爲書傳會選劉示天下學子曰凡前元科舉
尚書專以蔡傳爲主考其天文一節已自差
繆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甚爲不
然夫日月五星之覆于天也除太陽人目不
能見其行於列宿之間其太陰與五星輟然
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宿爲
主使太陰居列宿之西一大許盡一夜則太
陰過而東矣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
陰過東則其右旋明矣夫左旋者隨天體也
右旋者附天體也以如五星右旋爲順行左

族為逆行其順行之日常多逆行之日常少
若如蔡氏之說則逆行多而順行少豈理也
哉若不革正有誤方來今後學尚書者天文
一節當依朱氏詩傳十月之交注文為是又
如洪範內惟天陰騭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
氏俱以天言之不知陰騭下民乃天之事相
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騭下民者何風
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彙然民之命此
天之陰騭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
教民明五刑滯溺教保護和洽使強不得凌

書表

弱衆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若如蔡氏之
說則相協厥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但安安
自若奉天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
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後當依此說

高皇凡得封疏即令左右疏節其事粘之壁甲
已治之裁斷如流壁粘一日數易

高皇與宮人語不離稼穡組紉後宮垣壁屏障
多繪耕織像焉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急具饌
與交歡酒酣踞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

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
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
此公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渡江協孝慈以
肇家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妃追封山甫
營國公

癸卯歲八月 高皇援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
友諒以巨艦連鑼為陳旌旗樓櫓如山我師
舟小怯於仰攻 上不悅執旗四麾右師小
卻 上遽命斬長而下十餘人猶不止郭威
襄公英請以火攻 上命常開平遇春與郭

書表

宣武子興帥衆以輕舸載火縱焚敵船悉燒
溺友諒敗走嶮山旬餘復來戰開平還用前
法燒之友諒盛迫啓憲顧視宣武遽射之矢
貫其顙及精而死

高帝平偽周先有榜諭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
總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予聞伐罪救
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
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代崇侯三聖人之起
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
居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

舉親而劾讎有司美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爲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後數十萬人湮塞黃河死者枕藉於道哀苦聲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解其言之誕妄酷信彌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蘇困苦聚其燒香之黨根據汝穎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蕩城郭殺戮士夫荼毒生靈無端萬狀元以天下兵馬錢糧大勢而計之畧無功效愈見猖獗然事終不能濟世安民是以有志之士旁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爲名或託鄉軍爲

卷之五

十一

號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爲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濠梁之民初列行伍漸至提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江表再戰而定浙東陳氏稱號爰據江游爰興問罪之師彭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與櫬既待以不死又封以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於田里荆襄湖廣盡入版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頗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爲民則私販鹽貨行劫於江湖兵

與則首聚兇徒負固於海島其罪一也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於元坑其恭政趙璉囚其待制孫撫二也厥後掩襲浙西兵不滿數萬地不足千里僭號改元三也初寇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揚苗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於元四也陽受元朝之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綱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

卷之五

十二

叛將掠我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於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與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生民爰命中書左相國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處城池已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到纖塵渠魁脅從罔治備有條章凡有遁逃臣民賊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爾張氏臣寮果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棄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舊有田產房舍仍前爲主依額納

糧以供軍儲餘無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
 全室家此與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旅拒
 王師者即當移兵勦滅遷徙宗族於五溪兩
 廣永離鄉土以禦邊戎凡予之言信如皎日
 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欽此除欽遵外咨請施
 行准此合行備出榜文曉諭欽依令旨事意
 施行所有榜文湏議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
 州判官許仕傑實到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
 猶呼賣友者為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
 勞以酒花絲迎賞於京城三日卻取對九四
 斬之
 呂珍為張士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未克珍
 有才畧善戰嘗以牛革囊兵宵濟以襲我師
 每戰令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詬胡公
 大海王冕元章不肯附珍詣我軍獻策致逆
 然亦弗克既而竟不能支降深自效初珍作
 保越錄自詡守城之功既降乃泝之今越人
 有其書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分命諸王帥兵巡邊

速涉不毛校獵而還謂之肅清沙漠歲以為
 常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凡三十四人公六人曰李
 善長韓國徐達魏國常茂鄭國李文忠曹國馮勝宋國鄧
 愈衛侯二十八人曰湯和中唐勝宗陸仲
 亨吉周德興華雲龍安顧時耿炳文長
 陳德江郭子興王志原六鄭遇春費聚
 吳良江吳植趙庸南廖永忠俞通源
 南華高廣楊璟康鐸鄭朱亮祖韓政
 傅文德胡均美曹良臣李梅思
 祖南陸聚先是受封而已沒者六人曰馮
 國用公郭國常遇春公郭國耿君用侯長興廖永安
 公趙國俞通海公陸國沐英侯西平及後十七年又
 定功臣次第與前稍異功高望重連歲曾總
 兵者八人曰魏國公徐達曹國公李文忠宋
 國公馮勝衛國公鄧愈信國公湯和長興侯
 耿炳文江陰侯吳良西平侯沐英專簿書滿
 聽指示者一人曰韓國公李善長以義氣而
 封者三人曰榮陽侯鄭遇春六安侯王志原
 平涼侯費聚所在隨軍征討累有戰將之功

未有總兵之名而論舊功者十九人曰江夏侯周德興鞏昌侯郭子興南雄侯趙庸安慶侯仇成崇山侯李新南安侯愈通源永平侯謝成鳳翔侯張龍靖海侯吳禎東勝侯汪勝祖晉定侯陳桓航海侯張赫舳舻侯朱壽德慶侯廖永忠臨江侯陳德濟寧侯顧時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淮安侯華雲龍建功者十五人曰潁國公傅友德梁國公藍玉靖寧侯葉升會寧侯張溫定遠侯王弼武定侯郭英景州侯曹震懷遠侯曹興雄武侯周武安陸侯吳復宣德侯金朝興永成侯薛顯東川侯胡海鶴慶侯張翼永嘉侯朱亮祖因父功而封者四人曰開國公常昇斬春侯陳鐸金寧侯孫恪自巳功又西涼侯濮興持兵負固於兩間可觀望而不觀望來歸者七人曰東平侯韓政宣寧侯曹良榮陽侯楊璟河南侯陸聚汝南侯梅思祖宜春侯黃彬豫章侯胡美又作美共五十七人後於二十三年五月初二日以肅清逆黨事命刑部尚書楊靖脩條亂臣情詞播告天下上口詔幾四千

言其始言前代君臣相負者可為哀傷憤恨因推開國元勲之名起於湯武之後非因推讓而有故堯舜禹無之次述受命之由輔興之功至於偃華夏之兵奠安鬼神妥天地於大定以至武則推堅撫順卧雪眠霜祖金革而死若中山開平等文則刺繁治劇無缺公用輯和將士無有怨嗟若李韓公前後封以五等而善長心謀不執黨比胡陳其弟李四告變善長不言既貸其族誅之罪至二十三年京民為逆僂其伴以半遷之化外善長復請免其黨數人於是始正其辟而備述前後功臣為逆之由以見非朕不能保全功臣而害舊人也自洪武十三年四月前後胡黨事覺內有逆謀不仁者濟寧侯顧時等一十四人亂宮者豫章侯胡美延安侯唐勝宗吉安侯陸仲亨二人以無符擅馳驛降發代縣捕吉安侯自十七歲為亂兵所掠衣食不給父母兄弟俱無潛處草莽子持一把聚步升許見朕朕曰從行乎曰從自從至今二十九年前二十一年無事自洪武六年至二十二年居貴位而無雍和之色然朕名帶要客今既事露乃知前日之臨江侯陳德臣而後死軍

類千黃之平涼侯費聚爲命往姑蘇將軍民怨遂反

猶令軍區城而居便於守禦於是陽使陳奏平涼傷民朕憑其奏小淮安侯華中六安怒無用而詈責之遂反

侯王志原知其反之由營陽侯楊璟先於鳳浙江口茅岡潞州凡五次敗兵不下數萬未嘗責之至攻瞿塘又陷軍五千餘閩猶不下責而後怒遂反焉責永嘉侯朱亮祖義放江非終責反亦反矣

東寧諱亮祖等十餘推首據江東爲始溪之民寔之通服兵渡江亮祖意在且得從容往性遣人詣軍門許假勢少數遣將捕果祐比城處衆郡驛反我而自爲數遣將捕果祐比軍死者前後七千餘後朕往按寧國而獲之謂曰前日反今日何如曰殺則殺矣存則捐軀以報由是叛三五而義興壯存之果善戰累立功而致封侯本拒敵之徒爲賊所惑今

守自相從至於成帝業諸謀不舉合什之事
 切於彼者責任在焉善長柔奸深密諸務並
 不爲言直俟朕發端而後行此其所以奸深
 也初不之知今事竟於二十九年已被謾二
 十八年矣蓋凡待朕發端不以是否善惡惟
 命是從何事不成倘有過失端原在我而不
 在彼二十八八年皆若是也何其深哉天地神
 明照鑒發露豈偶然哉安有若是之爲居上
 公者以應天道豫章侯胡美長女入宮貴居
 而宦隆陽者邪如位本入宮貴居
 入官禁初被問云賺入明知不可次又復入
 且本人未入之先聞人已將其小督并二子
 宮中賄行二年餘洪武十七年事覺子督
 刑死本人賜以自盡投身亡家姓氏俱沒都
 督五人毛讓於顯陳方亮三人反由皆爲胡
 無取忠於琥琥顯之男二人先任事夏指揮
 送出境往勸地裏通報消息從大軍
 克破胡營義績野間二人反情遂露

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曾知之相結爲計通於惟庸走關下言劉基善相地以此土踞山面海有王氣構圖欲空民居假以立公署而規攘爲已有則將居之以當異符且其地本不可爲巡司 上下之有司惟庸等因請加重辟 上不報朕之爲手書諭劉歷嘗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孽之禍及君臣相特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幼姑奪其祿而存其爵先是劉基謝恩訖遂居京師不敢歸之始求賜環 上已洞釋前疑

從之復手書慰之語極尊隆方以周公劉歸未幾而卒又御史中丞徐節言基以遇毒死汪廣洋宜知狀 上召問廣洋廣洋對無之上怒以爲欺問取之則誠意之沒未得其實也

汪廣洋先爲中書左丞爲楊憲劾御史劉炳劾貶德南憲誅召拜右丞相忠勤伯後復蕭瑄相寵遇殊渥又以知惟庸之逆而不言又引進夷使不時繼又爲節言之遂仍謫德南甫出國門又賜勅切責廣洋懼自經

劉誠意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舉兵伐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倖朝命賞其罪應儲竊名號儀物就令有之且謫劉於紹興海濱谷珍將甘心焉劉遽欲自盡其僕勸止之無何遂歸 皇祖聞功臣廟正殿初有劉誠意 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常李鄧及湯馮沐也

功臣廟祀饒頭撫之散給衛士以激勸也却除一日糧

高皇始造鈔畧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

肝爲之寤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爲之邪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 高皇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學積課簿搗而爲之果成遂令歲輸上方今太學季納課業簿云給軍衛糊爲礮倣書給光祿爲麪袋造鈔事想行於國初耳

鈔法既行 上命皇太子專董其事時僞造甚衆比有得者一驗即知其僞蓋其機識在二印僞者不知

太祖築京城用石灰糝粥錮其外時出閱視監

掌者以丈尺分治 上任意指一處擊視皆
純白色或稍雜泥壞即築築者於垣中斯金
湯之固也

懿文太子以洪武二十五年夏薨將停羣祀禮
部議當如宋制從之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
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盡善復製此令士人
吏民服之皂隸伶人如初所定以異其式二
十四年五月又諭禮部右侍郎張智等恁禮
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奏

卷一百一十五

手

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往往成造
破爛不堪紗羅用紙粘裹竹絲漆布混同造

賣有乖禮制請申禁違者論如法舊傳太

祖維領戴此巾以見上問何巾對曰四方
平定巾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且用其名又
謂有同初進樣方其項上以手

國初諸司官或由科薦苟得其人便令正席

民服燕服或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

罰去冠帶此法今猶用之

孝慈嘗幸太學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孝
慈崩諸

臨除之

詹舍人希原書 殿公署榜最後寫太學集賢

門門字右文稍鉤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

希原欲閉門塞吾賢路邪以此敬之

太祖命有司造成均士人肄習案座以獨木堅

厚曰秀才頑毋敗吾案

太學初成 上幸觀怒其處侈費命薤督造部

官于啓臺下頃成化間有廣士入監潛真其

旁云是廢祖也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十

一日丁未

卷一百一十六

手

洪武七年御史荅祿與權請舉禘祭下禮部太

常翰林集議奏以古者世系易尋故有禘自

漢唐來皆不明言始祖所出已不可行今國

家既追尊四代所自出者未有所考恐難遽

舉事乃寢

國初諸司所進表牋皆如往代撰製後 上以

其文多犯嫌忌如質本生知與頗見諸刑書

因命詞臣撰為定文迄今遵之惟書以進而

已

嘗禁四六文辭欲撰者以柳宗元代柳公綽謝

表及韓愈賀雨表為式頒示

洪武六年九月

洪武十四年重進表牋儀其文內二名不偏諱嫌名不諱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多稱頌首再拜百拜非實禮也宜定其式細民有取古聖賢漢唐國寶等字為名若字者亦宜禁止禮部議凡致書於尊者稱端肅奉書答書稱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復上與下稱書寄書答卑幼與尊長云家書敬復尊長與卑幼云書付某人其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堯舜禹湯文武周漢晉唐等國號犯者悉更之

是月又命考服色所尚禮部奏宜尚赤從之洪武已未冬詔致仕官居鄉與人叙坐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若筵宴則設別席不待坐無官者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叙爵爵同則序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茶禮庶民則以官禮謁見敢有陵侮者論如律著為令此制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弛也又允明記先公云國朝之制三品致仕事理與見任

同今亦不知所出也

洪武十九年六月二十日詔賜耆老粟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民八十以上天下民年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爵稱今亦多不知也

又官民吏胥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於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名字者為人舉發家產給賞告人誅其身家從化外同前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官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試之可任者纔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贖其家餘悉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嫠婦無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官女刺繡縫紉因以廩之及有藩王之圖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瞻所此王國然內廷未審何稱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窘者亦遣行時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遺於家至宣德丙午陸從某王封廣東又

轉從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二藩間屢請求見
毋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懇啓於王王憐而
許之命入見於養瞻所陸已病篤不能言
剖股食之陸薨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帛勞遣
之子遂引出至旅而卒歸櫬先墓大夫士多
作吳孝子傳詩歌子名璋生子起進士歷顯
仕即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而
郭守敬用四十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聞後
來候氣者其丈亦置灰坎中潛通地遂按時

以沸石灰湯從彼穴灌之湯至而灰飛也

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出地三十六度皆以

地盡處言今南京乃入十二度至蘇殆十五

度北京出十五度即南之南北之北視此九

之小可知然二極如許二十八舍何以只臨

內九州又崑崙爲數度之中四際相若亦應

近此即佛氏所說亦未可縣訣爲疑又吾里

有餘老宣德中下西洋爲子言歷數國至極

遠處仰視三光大小次第一切樂中國不異

斗柄亦只如此子又知舊以二十八宿只
者殊非
月下於日如日下於月此最
郭守敬說古日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

內無傷也不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

謂能日運轉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後四十

年已爽一度

大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太陰行度耳

雲唯本朝祭前代不然以爲雲即雨也

國初議郊禮主分合者各有之久不決太祖

曰非天子不議禮朕決爲合祭并壇屋諸制

一日悉定

上敬天無復毫末怠以樂生不娶顯潔初神樂

觀居之贈給優裕所轄錢糧不刷卷曰要他

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校常膳外復與肉

若干白毋使饑寒亂性

郊壇武舞執干盾後易以楮甲繪兵其上曰爲

後世防微

國初羣神尚仍舊稱洪武三年即詔更之城隍

神亦始有封爵府爲公州爲侯縣爲伯皆號

顯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於茲

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

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爲天降謫

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
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
天理物之道寔罄予衷思膺天命此神所鑒
而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澤
之承事唯謹某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
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於神者
則然神受於天者蓋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
初與天下東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牒此
府郡靈祇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顯佑
公顯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
德而亦天之命也司予我民鑒于郡政率茲
祀典悠久無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某
日

國初官名有更制後人鮮知者湯記一二未之
盡也曰尚賓大使曰都諫官曰知院騎衛指
揮使司事曰詹事府贊讀曰儒學提舉司校
理曰侍禮郎白引進使白翰林院直學士曰
翰林院應奉白起居注曰左右正言天門侍
詔殿門使觀察使侍儀司通贊舍人如罪中
書四輔諫院儀禮司及改御史中丞大夫之

屬不復具餘

洪武初嘗命翰林院編脩檢討典籍左春坊左
司直郎正字贊讀考厥諸司奏啓如平允則
署其銜曰翰林院兼平駁諸司文章事某官
某列名書之

洪武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在侍郎張衡左都御
史詹徽等有司公宴擾民今後支與官鈔布
政司一千貫以下令詳十月衡等奏行遵守
凡遇正旦聖節冬至令賜錢於本處官錢內
支給無庸州縣都司倉所移附近有司關照

每節布政司一千貫本縣都司備所附縣大
司總本府有都司七百貫州有衛五百貫縣
有衛四百貫無有司衙門一百五十貫十九
年又賜有司官朝觀每員給盤纏鈔一百貫
在任歲支柴炭鈔五十貫又定引爲堂食費
太祖命圖大辟囚造罪被刑之米於錦衣衛外
垣俾人得見爲懲戒亦象刑縣觀之義
太祖平亂國用重典當時政刑具有成書及輯
古事勸懲諸王百官往往今人少見之如彰
善瘴惡錄逆臣錄清教錄永鑑錄省躬錄志

戒錄世臣總錄等甚多

國初犯大辟者甚多其家多請代刑屬上并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繼請乃一切許之為多既以杜姦諂且因成其孝弟此非迂細者所知吾蘇戴用代其父王敬代其兄餘未殫紀至有都文信武婦翁

高皇惡頑民竄迹蠲赦犯者數十人掘地埋其軀并狂叫特露頭削之一削去數額頭謂之鍾頭會時有神僧在列因示神靈花脫衣隨復出一凡三區不止乃釋之并罷

斯會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刷洗髑置鉄牀沃以沸湯以鉄帚刷去皮肉有梟令以鈎鈎脊縣之有稱竿縛置竿杪彼末縣后稱之有抽腸及掛架上以鈎入穀道鈎腸欲出放彼端石屍起腸出有剥皮剥賦酷吏皮置公坐辱代者坐警以懲有數重者有挑膝蓋有錫蛇遊等凡以止大慙之辟也上嘗往行國事見縣民連比屍手又動以爲活語之曰汝欲放邪追作相訓即嚴其禁至哉聖心之仁矣

洪武中徵高僧復見心其師訢笑隱止之曰上

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竟被誅諫死而悔因道訢語上聞逮訢至將殺之訢曰此故偈臣偶舉舉非有他也上問何出訢曰出大藏某錄在某法華卷某葉命檢視果然乃釋之

高祖微行大中橋旁聞一人言繁刑者語近不遜上怒遂幸徐武寧第武寧已出夫人出迎上上問玉安在夫人對以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上止之又言嫂知吾起乎夫

人謝不知因大懼恐為王也扣首請其故上曰吾為人欺侮夫人又請之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帥兵三千持兵來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為央屠其家矣又迄不敢呼王頃之兵至上令二兵官守大中淮清二橋使兵自東而西門誅之當時頓滅數千家上坐以伺反命乃興

偽周用王敬夫蔡彥文葉德新為參謀軍國事三人皆奴才也丁未春蔡葉伏誅於南京風乾其屍於竿一月黃已死矣吳人為十七詩

云丞相做事業專用黃蔡葉一夜西風來乾
驚竟成其讖

秦從龍字元之洛陽人爲元江南行臺侍御史
避亂居鎮江王師在金陵命徐本傳湯信國
徇鎮江上謂徐曰入城爲吾訪秦元之這
子欲見意既而得之馳報上上令某王以
金幣聘之從龍與妻偕來上至龍灣迎候
時上居富民陳家因與陳同處日夕共謀
畫深見采納既而上居元御史臺從龍居
西閤外謀議益密稱爲先生而不名每以漆

幸

幸

板書訊問答人不得而知也乙巳歲求還鎮
江上餞之郊外握手爲別既卒上適督
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慟命營葬厚賻其家
洪武中郭德成爲驍騎指揮嘗入禁內上以
黃金二錠賞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敬諾
比出宮門納鞞中佯醉脫鞞露金闌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關嚴密如此
藏金而出非竊邪且吾妹侍官闈吾出入無
間安知上不以試邪衆乃服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表初成江陰侯吳良靖海

侯吳楨兄弟薄暮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
功坊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良乘醉逕擊壤
額界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上怒問何
以地吾坊良對曰臣等與徐達同功今達獨
賜第表里且稱大功陛下安乎上笑曰母
性急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建宅二區賜之
在今江陰縣良居前稱前府楨居後稱後府
甚弘麗也

宋祭酒訥剛嚴當其職高皇殊眷之君臣之
契莫倫上燕居常思見之不欲數召勞煩

幸

幸

令畫工陰寫其神以來工往潛處簾幙訥方
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上覽之次迄
明日訥朝罷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
坐堂上乎對曰然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
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路而碎茶甌臣不覺怒
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陛下委任
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
危學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太祖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學禮待之一日上晏坐屏後素

不知也步履屏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咲曰我只道是文天祥來

或云伯夷叔齊

太祖召楊維禎將用之維禎年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謠以見意武勸 上殺之 上曰老蠻子止欲吾成其名耳不憊而遣之一時頗稱其事宋學士送以詩詹同文為作傳皆假借之所謂非義之義也維禎直不恭耳予有論暴其罪此不載

宋學士景濂以王佐才受聘草昧間輔成帝業

卷之三

三

制禮樂定律曆敷文德頌武功 太祖眷禮

隆薦其孫祥得罪當死以學士故未赴市學士不敢請既而連坐學士高后遣奏 上乞念宋先生教太子諸王之功請免其死

上未允皇太子乞請亦未蒙恩命太子窘遽投金水河左右救止以聞 上乃釋公寘之

松潘 宋公被謫居茂州卒于夔墓蓮花山下成化末蜀府承奉宋昌莽母鑿獨石屋為

棹垣隧悉擬邸園之制又大築享堂有司將以上聞昌懼請毀去報曰盍以藏宋先生乎

昌欣然應命因稍削僭飾皆學士之教學士散肉消盡骨猶完整浴加襲衣而瘞焉享堂即以爲祠堂昌以同姓且敬祀守護焉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餘孽城守難其人與孝慈議因言惟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后勸贊用之 上即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扣頭謝且請睿旨所在 上曰朕新得蘇州恐餘孽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唯卿觀公忠謹幹可爲朕一守爾本官爾本我好兄弟

卷之三

三

托得爾屈爾作音指揮其皆母辭二臣又拜領宸旨將辭出 上曰且住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持酒果以從 上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魏守欲復府治兼既濬城中河御史張度劾公有興滅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爲偽周所處而卧龍街西淤川即舊所謂錦帆涇故也 上大恚置公極典高太史啓以作新府上梁文與王彝皆與其難高被截爲八段云

洪武中朝命開燕支河先曾祖臣煥文往役役者多死先臣獨生會工滿將歸失去路引分必死無為謀其督工百戶者名失謂曰主上神聖吾當引汝面奏脫有生理先臣從之百戶為口奏上曰既失去罷先臣扣頭辭還方退上忽呼回顧之曰看爾模樣也似箇本分人可賞鈔二十貫先臣受賜謝恩而歸鄉里莫不驚羨

吳中自昔繁雄趙錢氏奢靡徵斂困弊及倣納土床人沈其賦籍於冰王方贊更定稅法悉

聖孝

三

畝出一田民獲其惠蒙古禮賸政龐民富而僭汰潰不經其後兼并益甚太祖憤其城太不下惡民之附冠且受困於富室而更為死守因令取諸豪族租佃簿曆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特重懲一時之弊後且將更之也洪武三年二月庚午上問戶部天下民孰富產孰優對曰以田賦校之惟浙西多富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戶五百至千石者五十戶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千八百石者

二戶計五百四十四石而歲輸十五萬有奇上曰富民多豪強故元時此輩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宜召之來朕將免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云云皆頓首謝復賜酒食遣之上顧謂宋濂詹同王禕起居注陳敬曰朕諭此輩祇欲勉之為善耳禕曰此最得君師教養之道是年五月戶部奏蘇州通稅三十萬餘請論守臣罪上曰蘇州歸附之初軍國之用多賴其力今積二年不饋民困可知若逮其官必責之於民民長刑罰

聖孝

三

必傾貲以輸官如是而欲其生遂不可得矣其并所逋免之至十三年二月朔遂命戶部減蘇松嘉湖四府重租糧額舊一畝科七斗升者減十之二四斗三升至三斗六其後復升者俱止舊三斗五升以下者仍舊其復命戶部覈實天下土田而兩浙富民畏避徭役往往以田產詭託親隣佃僕謂之鐵腳詭寄父之相習成風鄉里欺州縣州縣欺府奸弊百出謂之通天詭寄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矣上聞之遣國子生武淳等往各處隨其稅糧多寡定為幾區區設糧長四人使集

里甲耆民躬履田畝以量度之圖其田之方
圓次其字號悉書主名及田之丈尺四至編
類爲冊其法甚備謂之魚鱗圖冊二十年三
月滿江右政司及蘇州等府縣圖成上進自
是以爲定賦然視他邦終爲偏重周文襄恂
如况侯伯律撫守於茲皆嘗請免得除詠
數千萬而猶未大均其後朝無特命掌邦計
者不敢擅議以迄乎今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媼門有木榻假坐移時
問媼何許人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

卷之六

七

何如媼曰方大明皇帝起手時張王自知
非真命天子全城歸附蘇人不受兵戈之苦
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
士誠於蘇人初無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
感其恩蓋蘇民忠厚恐京師百姓千萬無此
一婦也迨洪武二十四年以後取富戶實京
師多用蘇人

太祖初渡江御舟瀕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
於一舟而祭之遂爲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
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修祀給一兵世

守之居舟旁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操舟兵
之後也

南京兵部門無署榜太祖一夕遣人偵諸
司皆有宿衛者獨兵部無之乃取其榜去儀
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偵者以聞上召兵
部官問誰當直對曰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
問奪榜吏爲誰乃職吏某也遂誅官與卒即
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于今其後
太宗遷都命諸各司以官一員扈從兵曹素
耻此吏並列因遣行後部亦恒虛此席

卷之六

七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舍往返迨十
餘里太祖一日命察諸司官吏等獨戶部
歷事監生一人不至逮問對曰苦道遠行不
前耳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驢錢令賃
驢而行然獨戶部有之今亦無矣

野記一卷

野記二卷

勾吳祝 允明 纂

聞之故老言洪武紀年之末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于塗拾起一視恐污踐更置堦圯高潔處直不取也

建庶人國破時削髮披緇騎而逸其後在湖湘

間某寺中

或云武當山

至正統時年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察院言欲入陳牒

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沮既入從道中行至堂下坐于地御史問爾何人訟何事不對命

人事

與紙筆即書云告狀某姓 太祖高皇帝長

孫懿文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特上御史謂

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吾與爾無

君臣分不得行此禮雖然爾老如此復欲出

何為乎曰吾老也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

一把骨當付之何地耶不過欲歸體父母側

爾幸為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

聞 上令送京師至遣內監往視咸不識庶

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我為問吳誠在無

衆以白 上上命誠往誠見庶人亦遲疑

人曰不相見迨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

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以

筋挾以饒肉賜汝汝兩手皆有執持不可接

吾撫之地汝伏地以口嚥取食之汝寧忘之

邪誠聞大慟返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內

某佛堂中養之久而殂云

或曰庶人削髮乘馬自朝陽門出行

至河南居某寺寺僧亦下之知一月有盜劫

寺僧而一文官一武弁同來捕獲其寺且將

屠之僧徒雜處人太書黃布幅出其寶

令官軍散二官執而問之庶人通其寶

于朝朝命某二官執而問之庶人通其寶

在沐縣公府後沐為養還非也其出由地道

文皇兵薄京城內以槍支門門內槍滿無隙焉

靖難兵先鋒死者甚衆兵始入遂克之建庶

人數以 文皇靖難之謀問中山王仲子增

壽對以保無他及兵至建召徐誥賁腰斬之

橫屍路旁 文皇入城問為誰左右以告

文皇哭之即時追封武陽侯進定國公召見

其子年甫十五賜名即命襲爵焉

文皇兵入城駙馬都尉梅公死于宣橋下某國

長公主曳 文皇裾不釋問駙馬何在 文

皇遽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一玉一金

文皇與公主言與二甥爲世官以慰主心

靖難兵未起時長公主有書遺文皇勸沮大

計上不答逮兵興以手書寄之言與師大

意且令遷居太平門外恐誤惟鋒刃及上

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到恒與同寢置

於榻內如是數年比長乃已上亦恒賜手

詔有曰若不念爾母親不至今日爾畜生宜

知之

今世傳逸詩一篇曰寥落東西四十秋而今霜

雪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木自

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

細柳年年綠野老吞聲哭未休

建庶人親屬初居中都廣安宮正統時有司奏

人衆不能容應稍展大其居或徙他地上

命悉放出聽雜居民間遂皆出強壯者不能

名六畜時命既下或言仍宜稍拘制之上

曰本吾一家又舉宗藝祖言有天命者任自

爲之羣臣不敢復言惟仰聖度之如天也

永樂初都御史陳瑛言建文時效死之臣如禮

部侍郎黃觀太常寺少卿廖昇修撰王叔英

衡府紀善周是修浙江按察使王良沛縣知

縣顏伯偉宜加追錄上曰朕初舉義兵誅

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如張

統王鉉鄭賜黃福尹昌隆等皆宿而用之今

所陳猶有非此類者勿問初靖難兵入城景

是修自經死觀守安慶投江死叔英守廣德

亦自經死良在官舉家自焚伯偉在縣兵至

城不肯下與其子偕死瑛後閱方孝孺等獄

詞乃叔觀對英妻女將給配之觀妻出通濟

門擠其二女于河即自溺叔英二女皆已笄

遷赴錦衣獄皆赴井死

高帝令宋學士瀛作靈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

爲方孝孺言之頃更酣寢方候之夜深殊未

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即爲製文書完

比曉宋起趨朝愕然問方曰我今日死矣方

問何故宋曰昨上命作頌醉甚誤不爲今

無及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生覺遲

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

之曰何改爲亟懷之入朝上迎謂瀛頌安

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

又愕然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扣首謝臣實以賜酒過醉未能成章門生方某代為之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即試以一論五策方立成 上覽訖復顧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平巾令往禮部宴命宗伯陪之復遣覘焉方據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置俾為蜀王府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資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文皇既即位問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對遂召之數往廷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被斬哀行哭既至令視草大號詈不從強使搦管辭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爾十族左右問何一族 上曰朔方亦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校天下為方友者殺之

死節練安字子寧臨江人

鐵鉉字昂石為山東布政靖難兵攻城鉉固守不下 帝即位致之來不屈終不面天頽遂刺胸勢面支解軀體至死詈不絕

卓敬字惟恭瑞安人洪武中起進士除給事中

後遷戶部侍郎嘗密疏言北平事及 太宗皇帝南下執敬責以不迎乘輿之罪敬厲聲以對詞甚不謹 上怒欲殺之而憐其才繫之獄或以管仲魏徵之事諷之敬憤斥之竟被誅夷三族 上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卓敬劉忠愍公所撰傳云爾

周紹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攝令事 文皇兵起郡縣望風迎降永清地家通燕府紹極力為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紹渡河可為懷印南奔將他圖焉道遇舟喪

歸葬即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器數日器具則聞南師潛而天命去矣遂去匿編氓間已兩事露有司即其家械赴京師紹必死懷慨就行至則不獄久之從難與諸殘與州居數年以子代還年八十考終于家吳文定公撰傳云爾

甘肅韶廬陵人建文中御史詔遣使請罷靖難兵衆憚行風詔請往至不納 文皇即位以待節召不起自歿年二十九

王省字子職吉水人洪武辭異擢為濟陽教諭

靖難兵執之不從釋婦學舍以頭觸柱而死
鄭謹魏勉皆永豐人建文世同為御史朝士有
約北兵至開門以納謹勉率同列廷殿之又
請加誅明日建文亡三人自殺

陳繼之莆田人康辰進士戶科給事中屢論時
事洪武三十五年六月與太常卿分宜黃子
澄兵部尚書梁水齊泰戶部侍郎定遠郭任
翰林侍講定海方孝孺戶部主事平康莊敬
兵科給事中西安韓永列名素臣榜皆死吏
族國死方黨韓永不具錄

王良字敬止吉水人為翰林修撰建文亡前一
日吞腦子死

陳考回本莆田人父丞婦安被誅家破產回幼
同縣定遠今黃積良收育之積良又補成考
回轉依而充承于中和被薦授保寧縣累
遷知徽州府靖難兵興考回糾義勇赴援永
樂初詔械送京師殺之妻妾給配

黃鐵字叔揚常熟人以進士為戶科左給事中
居憂於家壬午歲聞國事遂赴琴川橋下死
蜀政字仲理吳縣人中解元家居亦以壬午歲

聞國事不食大呼躍投地絕脰而死
錢芹字繼忠吳縣人隱節峻白太守姚君問政
芹授一策不言而退其策言勤王事莫知其
詳也

文皇龍潛時劉觀為王府良醫一旦以事懸之
與數人謫雲南始至入鐵佛寺寺僧觀藥顧
劉等曰方談盛德旁一僧曰豐干饒略劉知
三人異禮拜請言皆固拒懇之乃乃觀劉曰
君知之劉又問荅曰姚和尚知之蓋二僧方
談邸事時劉等亦未知也無幾果召還劉歸

以啟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劉等言其能
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
耶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育即開襟
有太平錢五文繫于內衣帶解奉於上上
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復一擲擲訖語上
曰殿下要作音皇帝乎上曰莫胡說曰有
之又曰有一人善相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為
誰曰寧波袁珙既而上乃命人致之來至
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上命與
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

者因謂袁試看此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殿
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
護衛長官也俗呼衛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
陟座詳扣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鬚
及臍即登寶位 上怒命數士繫送有司言
有遊客來府中為妖言令解還原籍索文牒
而去既至直沾入舟士以一大桶盛素而餉
之昇入王府 上遂與言事 上日夕觀其
鬚既一年有半及臍矣召袁視之袁方至
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殿下何
忽仰視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費
力耳

文皇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 上遽言曰殿
下尚安坐此乎何不速起去 上問何二人
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
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殿
下事不半月朝廷來覓殿下矣尚不省耶臣
為柰亨布政司吏臣為李友直按察司吏也
奏草在此出諸袖中以奏 上怒呼左右逐
去二人曰逐乎出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尚出

焉乃留之

文皇將靖內難年餘不視朝以末疾曳杖而行
六月十一日召三司府縣官入出西瓜數样
曰有進瓜與卿等嘗之 上自嚙一片瓜既
而訶責曰吾奉藩守土未嘗擾有司爾等何
為雜間以瓜皮高擲起杖亦棄去伏甲皆起
執群官盡殺之兵遂出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之期姚每言未可 上曰

如何姚曰伺有天兵來助乃可 上未知所

謂一日啓 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

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帥即玄帝也

上忽搖首髮皆散解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

應云

時都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庶人命捷兵守

徐州 文皇兵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

平善槍槍及御衣當脅洞數重而過俄而平

騎忽踈平歎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上命

繫于軍其夕 上駐蹕于鼓樓翌日克城

上即位又明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蹶

將若何對曰若槍及肩則無今日矣臣欲得

生陛下故止穿衣耳 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厮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入見 上顧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夕已殮經矣誤以 上言為憾之也上嗟惜曰是予錯說話矣或曰平非殮文皇兵駐金川門命人請皇嫂來軍中既至上陳建庶人罪狀與興師之故此皇嫂還宮宮已焚矣皇嫂汪氏後 文皇追謚懿文曰孝康皇帝廟號興宗曰孝康皇后

不孝事

上問何

人對曰翰林編修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問殿下今始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朝乎 上曰然曰固當先謁陵遷從之既而召文敏謂非若言幾誤乃事矣由是寵遇遂隆 文皇即位詔傳為王達善所草聞之先輩言實景彰學士筆也

周紀善初與胡廣金幼孜解縉黃淮楊士奇胡穰約同死比難及周命其子邀諸人皆不應周獨縉于應天府學禮殿東廡 姚廣孝為 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飯

餽餅金密焚之口向內其上以鐫下畜鴉鴟日夕鳴噪遠不聞煨聲文皇嘗至燕邸問地

姚廣孝建取日功後

乃只為善世一日朝罷 上與語姚應對如常 上曰公今日胸中當有事乎姚曰無之上曰必有之朕見卿詞氣知之矣勿諱姚又對如初三四問答姚始言今早駕未出諸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進而應之凡越一班話間屢進屢退殊為不安以此少

不孝事

介耳

上曰向欲爵公固以此耳即命為少師姚乃受之無終不蓄髮 上即欲為建第姚力辭之竟居慶壽寺中又賜宮人姚亦不受惟章服會服之今有畫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髡頂上戴唐帽也

國初至於今文臣膺封爵者洪武中五人曰李

善長韓國公劉基誠意伯汪廣洋忠勤伯陶安姑蘇人

李炎桂林伯永樂中二人姚廣孝榮國公茹瑺汝寧伯

伯正統中一人曰王驥清遠伯天順中二人曰

徐有貞武伯功楊善興濟伯成化中一人曰王

伯藏寧嘉靖中一人曰王守仁

鼠李秀不知何許人 太宗在藩邸時秀寄赤

籍中陽狂奇譎衆因呼之云然無他異惟

上知其人數召與語語多不倫府殿鴟吻墮

上殊惡之左右莫敢言秀突來前 上曰

秀吾殿獸墮何也秀曰欲換色耳 上笑曰

痴子胡說嘗卷 上明日臣生辰欲邀三護

衛飲乞為召召之 上又笑令諸校往召往

秀也出茅廬蕭蕭累簷簷具老妻坐茅茨下

云秀請客未歸幸少伺諸校坐門外地上際

而不敢起也及午秀持楮錢來謝言勞諸公

枉臨伺燒紙後奉款置楮于地不散之便煨

之煙起衛人竄諸人涕橫流紙已盡秀躡笑

颺之灰被衆衣秀乃大言曰如此時候若輩

猶不起耶衆咸憤詰其狂顛去復於 上上

笑而已張英公時未極臣位坐堂上偶黑塵

落其背秀疾趨自後拍其背三曰如此大塵

猶未起乎吾拍公起耳嘗啓 上其地貴不

可言 上寧有可焚者乎 上怪其不祥曰

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誰歟 上

曰死矣薰葬于某秀請更葬 上從之其地

去西山四十里平壤間即聖夫人墓人呼妳

毋墳是已及 上登極秀猶在後不知所終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以北平為北京從

之

太宗大崇文教特命儒臣纂脩四書五經性理

大全書供賜甚渥禮祀先脩書成最號精當

既而亦頗有鑿錢之費遂急成餘帙或謂未

協輿論

典凡古今事物言辭網羅無遺每摘一字為

標揭繁事其下小大精粗無所不有以太穰

濫竟未完淨而罷開其目錄且幾百卷云

太宗徵善書者識而官之最善雲間二沈

習其體凡王言悉為一家書迄今百餘年傳

習不改

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

閣編學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其人曰曾

榮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

直余昂章敬王訓柴廣敬王道熊直陳敬宗
沈昇洪順章朴余學夔羅汝敬盧翰湯旒李
時勉段民倪惟哲素添祥吾紳楊勉周文襄
此稱遂遍於人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附者
以此稱之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覲廢吉士講習否
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告各有所事惟劉子欽
袒腹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子欽被酒竟入
夢爾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臥榻耶

不學事

主

罰去其官可就往工部為辦事吏子欽略不
分疏遞謝恩趨而出至外邸即買吏巾條服
之步入工部懇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
何為爾特起迎之子欽曰奉聖旨命子欽為
本衙門吏尚書不敢荅子欽便登堂侍立手
旁與群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覲之
還報云云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
召來子欽至猶吏服上曰汝好沒廉耻顧
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
遞起謝恩出具官袍返閣中即一日間也

永樂戊戌取進士六百人分為六甲狀元為李
馬上改馬為騏驎而騏驎除名故今人罕知
其尾榜者曰貢生是年勅進士年二十以下
者遣歸似附本學肄業皆預注擬某官待缺
取用悉出上意人人自擬之就注登科錄
是歲選上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上欲
俾近侍問其貫籍以卿音對上嫌之乃擬
為某京官林退數步復召回曰者蠻子也淡
者福即改為山東某州知州凡二任會有朝
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

不學事

主

下皆保奏某州係繁劇林當準勅時程襄毅
公信謂林曰公必與駁與然亦應稍通人事
林曰我何為爾程曰官不煩爾當承胥輩一
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倚部門吏出揖曰公
某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選格可賀矣
林曰然吏曰某當承效殷勤公少顧之乎林
曰否吏曰再三林曰吾有銀伍錢為日費姑
以餽爾吏欲十兩林不荅去吏明日抱文書
白所司言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坐
官曰奈何吏曰當更行下軍衛具保乃可官

從之林知之窘矣問之吏吏曰公亦問我乎
今欲集事反手耳第與我金然當倍之林子
之十五金吏曰公高枕旅邸以俟新命候有
帖子召公當來越二日果然蓋吏又白官移
文往返應得半歲期恐違朝廷一時恩典官
曰柰何吏曰今當州有操兵數百在京或令
具一結狀則事可速辦兼獲其實官曰然吏
即行牒移軍具狀如式林遂得如格舞文輩
入路市權如此而上之知人亦洞徹矣

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犁降有三子皆隨入朝其

書

本

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善製槍為
朝廷創造神槍後貶某官而命其子世襲錦
衣指揮澄願從文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
生今凡祭兵器并祭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鄧
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未嘗有三子亦令
一人襲錦衣指揮久之并賜江陰田甚厚永
錫其徭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為指揮久
之乞歸墓祭既往即自立為王季犁死葬京
師其子後葬於鍾山之翁

本朝賜姓臣下不多見惟國初有之子友邳州

車揮使自言本姓信洪武中信祿有軍功賜
姓車天順中進士直茂賜姓陝直讀如陝也
太宗置供用庫在內宮牆外密邇御在所云典
守者出內作弊令納戶高叫皇帝則自聞之
其初旨如此後有呼者有司謂之驚駕輒問
罪徒杖竟不得申今納者有以五十石入而
止得作四十石者

永樂初 上言客人販薨器入京取他粗盤三
兩筒與飯堂乞見有司循之至今國家良法
美意多不能續大抵視司存者耳

書

本

文皇嘗召盛御醫實至便殿令舐盛稱診候
便止奏云聖情方怒後舐理不可察 上曰
一將之怒亦形於脉乎汝識妙手又云盛胡
子我訴汝前時沐昕進兩小丫頭頗能唱我
每飯常使唱之近呼之不見久之始知為他
以銅椎打殺了適來小公主見我投懷中我
因撫抱少頃遽去却聞其哭問之又是渠擊
以銅椎箇小女兒能勝之耶有如此人我怒
甚不覺揮幾肘至今氣未平也盛扣頭陳勸
再三乃已 上語謂仁孝也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賽兒夫死唐墓祭回經山

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唐發視之中藏寶劍妖書唐取書究習遂通曉諸術劍亦神物唐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村里悉驗細民翕然從之欲衣食財貨百物隨須以術運致初亦無大志事冗浩闊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遂稱反官軍不能支朝命集數路擊之屢戰殺傷甚衆逾久不獲三司皆以不覺察繫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懼裸而縛之詣市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

永樂

永樂

獄三木被體鐵鈕繫足俄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郡縣將校等官皆以失冠誅太宗崩於榆木川 仁廟在南京帳內左右良窳擾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令秘不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樞召攻金者入銷錫製為柶柶成權欽而錫之即殺工以滅口命光祿日進膳如常儀隨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留都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無知者皇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官成禮文靖一時鎮定之功迥不

可及也

仁宗皇帝日記萬言 太宗親稱之 帝聖學

緝熙詞翰並精尤喜舉業在青宮每得試錄輒指摘瑕病手標疏之以示宮臣往往審當語之曰使我應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

仁宗聖體肥碩腰腹數圍 上常令太子諸王

習騎射 仁宗苦不能 上見輒恚令有司

減削玉食某官每侯膳私益以家餼 仁宗

德之 上知醢其人 仁宗登極乃官其後

仁宗失意於 文皇每舍愠言何以了事

永樂

永樂

仁孝每勸之一日內苑曲宴又對后晉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婦兒好他日我家駟他驥持又曰吾不以媳婦故廢之久矣誠孝也時先在侍忽不見 上令覓之乃在爨室手製湯餅以薦比薦 上大喜復至感泣命痛飲而罷

太宗既久不見皇儲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使人某進曰請令夏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忽有命恐過疑或致他虞 上歎服從之比原吉至

仁宗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頗欲自裁問誰命左右對原告仁宗曰原告來必能為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告脩道上旨仁宗乃安即與就道

太宗初宣宗為皇太孫帝命監國居留都又以其柔仁令漢庶人輔之庶人於諸王中特雄傑勇力絕人極精矜矢每從上蒐畋射生特多有烏並柯而棲庶人連發二矢前矢已貫禽偶棲者未覺而後矢已及遂聯翩而墮焉其妙如此上嘗稱之謂昔人有一

箭落雙鵬之譽我漢王豈不匹休之及輔監國既久屢欲歸朝無計然帝雖假為監國重自又不可少之每思欲在左右後

公以事如南都庶人因託其陳委曲歸言於上上即命召至繼令之國於時反謀未嘗一日忘暨仁宗踐祚庶人益輕之姑伺機而發無何仁宗晏駕庶人謂我向在兄未正位時猶欲居之兄在亦應竟取况姪乎逆謀遂決

仁宗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來玄象否對曰

高皇帝有私習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曉

上曰大臣與國同休戚豈可論此朕夜中觀之紫薇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思久之長歎拊髀而起明日郭妃以中宮誕辰邀過其宮上壽上亦往妃進危於后后不即飲上曰爾又為疑乎遂取飲之妃色見無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經死時適雷

宣宗嘗乘怒殺二奄尹心恒念其非辜晚年每遊幸時指曰此廝又在此即命彈丸自射之左右聞何如上曰即某某見朕行即伏于

前如使侯者以後並類以速宴賜

宗崩時肌膚爛裂猶蟻魚以裂解故

漢庶人既獲繫于禁省以鐵絲繫其足而維以長木曳地及見上庶人以足運民木更拉

上足上踣庶人將遂為獄逆左右急扶上起而免上因以銅釜覆庶人燔之

英宗皇帝登遐之後羣臣兆民若喪考妣悲哀特甚以為仁德聖政不可殫窺四事尤為章絕終世未嘗殺一非罪未嘗差遣內官出幹郡縣復中宮位號不用宮人殉葬跪皆自昔

君人甚難而出於帝之剛明獨斷所謂
度越百王者也

正統甲子三殿新成上御正衙受賀大陳禮
樂百辟濟濟一時偉觀甚盛而容臺贊拜者
目眩心忪誤多唱一拜覺之無及矣廷中惕
息謂大失瞻望譴戾必重禮畢糾儀官舉劾
天顏笑曰今日是好日子只恐少了拜既誤
多了罷頃之錫宴甚豐洽也

皇后大漸召三楊於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
味辭者文貞首對有三事其一建庶人雖已

卷一百一十五

七

城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脩其一朝實錄仍
用建文之號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
對曰曆日行於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
之年以亂實后領之或曰貞封諡為神宗皇帝非實其二后
亦嘗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太宗皇帝
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辭不
係國事者聽令存而傳之后默然未荅三公
即趨下扣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遂出
英宗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語及家事甚詳又
問公有何事難自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無

有上固諭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舍
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臣貴久依臣臣固厚
伺之今被侵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未能
去之也公意蓋欲上屬之法吏罪而屏之
耳上忽呼左右喚校尉來面對杖至公第
杖殺之公扣首謝然而獲筆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
頗無過居亦自疾其父殆且留之上曰父
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自不可後或噬臍
無益初惡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從故去

卷一百一十五

七

頃刻報已兩斃公猶未出朝也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體分甚尚書遇
振未嘗少降辭色同坐時振欲尊席公曰太
監職四品吾尚書二品岸然凝坐振無如之
何
李祭酒先生時勉始為侍講直諫仁宗大怒
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瓜擊其脇脇折曳出昇
下獄楊文貞公遇於外朝以燒酒灌之得不
死宣宗即位召見亦盛怒將斃之先生對
云云乃少霽已而釋之及為大司成在正統

中諸生稱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時王振勢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款至先生獨否振又銜之令人密廉其事無所得曩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手植先生嫌其一面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登罪以為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聖旨以一百斤枷枷之肆諸成均前時為三枷與司業趙琬掌饌金鑑同枷先生之械特重數斤而竅極隘不可飲食鑑請易之先生不可始先生以助教姑蘇李繼為浮薄厭之至是繼力自

人壽

事

致繼家富素結諸權貴與其伯李者為兄弟因李識會昌伯孫公至是李為求援於孫孫適生辰家啓宴太后令家自饌禮孫因贈妻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比年每得諸公知為賀國子學先生不過一幅綃帕耳然辱此太人君子臨賁為榮今諸公皆集獨李先生為朝廷折楊之禁臣庶無此君子為重故不樂爾奏上太后即邀上言之或曰太后云朕猶太厚言不知作甚皇帝不知上遣問之乃知振所為也即飛詔放李先生令就去賀孫舅

公乃得釋繼又已備儀物公因就詣孫其宅初筵猶未散也或曰諸生司馬倫等上章請代父始蘇籍選皆死矣又曰猶

李先生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鵬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鵬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倉皇問人告以李歸林家有示帖歸還往先生扣之婦言夫為錦衣爭戶勾當海外妻昨出看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曰鵬也先生出驗之良是即以

人壽

事

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言非李公汝當憂思成疾或且致絕汝絕吾亦不聊生是二命所關也亟往扣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曰公不受不能強此一匣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所得而幸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為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被擊脇折鼻至錦衣適此千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良醫師入視醫云可為第須真血竭千戶

曰吾曩固嘗貶公立命索之夫人夫又取異
之醫治藥以板夾脇傳之越一日夜遂甦焉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三位老先生然
三先生亦高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
老臣當盡瘁報國死而後已文敏曰不然楊
先生休如此說吾輩衰殘無以效力當薦幾
箇後生報聖恩耳振喜令具名來翌即同薦
陳循高穀苗衷等振欣然用之文貞或譏文
敏文敏曰彼厭吾輩矣吾輩縱自力彼豈自
已乎一旦內中出片紙上寫幾箇名字某公

閣某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數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已已之變郭忠武登守大同極效勞烈自是年秋至明年夏與寇相拒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斬獲無算初西寧侯宋瑛武進伯朱冕全軍覆沒上班師將旋駕郭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學士曹鼎張益宜從紫荊關送禹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荊郭以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纔四十餘里耳蓋竟從居庸也未入而蒙塵矣

已巳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十餘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歸駕郭定襄登閤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嬀嬀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袁斌以頭觸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或曰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尤效力及如約以賄往虜笑不應竟擁駕去及 上皇廻鑾瑄與朝衆見上皇特嘉瑄久之至復辟即擢瑄為工部侍郎登止奪爵降守甘州而已郭氏家傳云定襄謀以死士七

十餘人論之食令奮前執其舌刀衆擁駕還
召而與之盟約事成酬以一品之祿朕則族
誅之士皆凡命已書券給之會有阻者
既淹久虜疑遷驚擾而去未嘗其防

虜擁乘輿登陳臨視諸臣在城下朝上虜以
長刀筌一嚮燒羊於鉅端啖趙尚書雍趙徑
開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噓指曰好漢好漢
英宗在虜庭未嘗少沮降辭色聖敬無斁虜以
女入侍不受虜畏服不敢少失臣禮會大雪
乘輿所止穹廬上雪不凝虜尤異之往覘上
天容穆然危坐亦無寒色咸極駭歎效順之
謀益篤焉

北狩時袁錦衣彬勞力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士在侍嘗以乏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為御膳也先嚙指稱羨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其禮猶如此耳乃與之六羊令自致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聯革帶為長條二各繫三羊擔著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令人覘沙行數里始至上前扣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返又出數里取薪葉每往返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無事沙告之又問汝邂逅至此耶亦故隨駕者耶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爾此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干更勝而至精者復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爾等輩來迎駕耶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此矣也先聞頗心動及駕旋沙不及從留虜中虜授以士卒為驍目浸用事權力已雄納婦生子為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朶顏三衛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密詔之

令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當遂歸明年朝廷多益兵衛之歸其子以聞上允且深閱之如期果至見我兵及其子已喻意徑揮其屬幡然南趨暨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上下莫有識之者不敢決沙曰是固有證先帝頃嘗賜我一繡囊且曰此周壤壤手製也今囊故在乞進壤壤驗之所司取以進太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爺翁物也上乃授以集賢千戶賜宅一區

景泰五年春獲雪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辭職請朝兩宮復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廣衛廣衛沮之鍾不聽稍易數語竟上之詔廷臣集議章恭毅公時為儀制郎中方具封事欲發遂急入奏其疏大意亦言二事與鍾類五月己未也喃時入奏帝讀畢大怒日也喃宮門局乃傳旨自臬隙中出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明日加訊無所指又明日大施榜掠體無完膚辭連鍾公即逮置對復下苛拷迫令通南內諸不伏乃用炮烙之刑又

不伏更益窮下慘酷欲必致死會大風雨沙
乃令禁錮獄中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彝憂
中亦上疏言復儲事 帝怒命伺服闋治之
既而陛見即命於朝堂以失杖杖之八十瀕
死而止貶為定羌城驛丞因是命錦衣衛封
巨梃六擇六壯卒就獄中痛杖鍾章二公各
一百每五杖易手鍾公尤瘠杖至三十已僵
不動杖畢頃之乃與衆以手舁入獄又禁不
與酒既而三人皆不死

野記三卷

國朝

吳祝

名

在

景泰末在廷多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輒執石武
清亨楊鴻臚善曹太監吉祥則主復辟諷於
許學士彬許薦徐公有貞諸人就徐議徐覽
步乾文言時在今夕遂成取日之功徐既錫
茅土權寵傾朝始凡批荅制旨皆出閣臣後
入宦寺手至是徐復請歸閣宦人浸失權噤
徐迨曹石私謁徐以事輒不從去自陳請於
上徐復諫止每節縮恩異益衡之會御史

楊瑄劾曹石中批令銓曹記瑄名曹石愈憾

上與徐多屏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狀得
之以聞 上上果驚疑徐實直久之 上意
既動曹石因造奏誹毀朝政多危語假給事
中李秉彛名上之李時以丁難去曹石以貌
類一人持奏入接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本
人說何事有許多文字其人語不語豎觀懸牌
吏科給事中也奏入明日朝命召其人則亡
之矣逮捕甚急校尉安持一人入示小豎小
豎曰非也昨肥而髯今瘠無形乃復大搜常

熟張廷端以厲竹游都下捕者視其貌惟肖
且吳語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
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貞怨望使所密
泰州布衣馬士權及其官某某吏楊某共為
之而滅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徐家屬下詔獄
加之酷烈益甚瀕死數四竟亡狀馬尤毒虐
馬曰今欲吾三人何所冀刑官曰徐有貞欲
作逆與汝三人同謀死為此以惑朝廷士
頗建計某某執筆作狀楊某書牒之士權大
呼曰徐有貞欲使今 皇帝為堯舜之君今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已不知其他刑官
不能折獄竟不成會奉天門災徐遂得釋請
金齒

英宗復辟後厲精聖治庶務綜察每覽封跡必
得其情或有一二字可疑輒取本映日視之
曰是磨改者指示左右果然莫不驚伏

景帝汪妃甚賢 帝欲立懷隱時妃執不可語
帝曰恐礙監國之稱帝不從汪殊不悅及
英廟復辟汪猶在宮中時 憲宗在青宮
意極感之曰當時事我固詳知嬪嬙信聖者

所以禮之甚恭而奉養極隆汪與太皇太后
尤相得既而憲宗言嬪嬙既就養於此甚好但
居處不相宜嬪嬙當不安乃言于 英考遷之
外王府汪至弘治中猶存本生與景齊年太
皇太后歲節亦時邀入叙家人禮

汪既出而其郡主尚在宮中 憲宗朝命選
郡馬主堅不肯行言當終身不嫁 上曰妹
不肯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無結果處
乃強下嫁王氏汪出未久 英廟一日入內
帑問大監劉桓曰記得有一王玲瓏繫腰今

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何在桓言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 上遣問
汪汪言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間於 上言
汪之出所勞甚夥 上命往檢取得銀二十
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物 憲廟為護持令
整一宮所有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從是遂
索然矣逮 英廟崩後汪稍稍言於人帶實
有之當時索太急吾謂景雖廢亦嘗為天子
七年一繫腰何不可勝消必欲迫取耶且景
之天下尚遜而婦之何有於數片玉其第二
番索時實怒而擊碎悉沈之井中也

丁丑承天門災岳編脩正草詔罪已甚至曹石相謂言姦邪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諸於上上命杖岳百謫戍肅州室廬財產盡賜指揮季鐸鐸得旨自往援岳門檢括淨盡家人出門一一搜驗奇辱特甚無幾上宥岳還適鐸得罪上曰季鐸家產盡是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乃亦往據鐸門搜括如鐸以復昔怨初岳為儒臣焚無幾何鐸素積不貲皆歸於岳岳復加厲凡鐸婦女出門亦加橫索尤極醜辱焉

武功方被殊眷劉原博諄謂曰公氣甚不佳適與天氣合公將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沴應當在公既而果罹其咎武功奮志疾惡湯都閭胤績謂曰省齊誤矣公曰東谷亦為是言耶湯曰公身在殿上乃可推入下階陛今公自立庭下乃欲挽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曹欽逆謀既就知朝廷以七月某日寅時出師征麓川期以其時為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瑾瑾其妻姪也令以兵從瑾陽許之曰斯事非

有內應殆難為措手欽即以屬之令與守門者通謀瑾諾之曰翌旦必伺吾報始可舉兵欽亦諾之瑾遂去匿他所作奏請翌旦勿遣兵弟不開朝門以伺其變奏成不敢命人書瑾書素不善勉自寫之大字數行而已薄暮詣禁門呼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門者奏有急情須即上之此欽伺至鷄鳴猶不見瑾來欽往問其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朝竟未嘗歸欽色動知為所賣矣即往索之門旁得之投之以兵瑾墮溝中遂殺射死朝廷得奏不

啓關欽已擁眾馳長安東街天大明城門猶未關欽知事露無以為計躡索一二大臣將擊軍卒無紀律騎縱橫市中欽入朝房朝事奔迸遂殺退果冠都御史深方備著着難欽以太刀所其弱身破而兩既而孫繼寧繼繼兵來嚴欽戰敗伏誅頃吏事定方戰時孫繼寧巡街大呼居民令勿開門故無誤嬰鐘鎗者已而朝門開即傳宣街市覓吳瑾不得內中接次遣人傳呼有藏得瑾賞若干無應者午後方得其死手溝遂收葬之與冠

皆蒙卹典贈恭順侯後追封涼國公謚忠壯
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族已赤
獨一妾賀氏在官問汝夫與誰同謀答不知
又問朝臣誰為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無一
人非吾夫門下者尚孰問耶官愕然無言屢
易訊者賀對皆如前竟不得而賀受楚毒已
甚後乃曰有馮先生特厚馮先生者陰陰焉
蓋贊之也捕之來馮辭不識賀醜詬之賀曰
馮先生胡詬為向事吾夫獨與君密議不記
一夕吾夫問古有宦官家為天子者乎先生
言曹操乃曹節家竟成帝業吾夫大喜先
生尚命妾侑飲庸何諱乎益無語與賀對斬
于市
或曰孫始佯與欽謀欽留孫帥兵孫言馬
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入
鑲之重重鑲入戰十與于家從後閉
欽欽殺孫之子孫遂近成蹊渠之
時欽通覓大臣惟寇遇害及執李相賢擬以
刃而釋之索王尚書翔甚急王在一室窘迫
無計一主事長大有力遽負王奔去而免王

後擢此人要津時呼為駭官人
一日上問曹吉祥南城事假當時不克則爾
輩無咎類矣乃當如何對曰臣有姪欽享有
姪彪皆掌精兵在北邊內事有變當救京
兵不能敵也上口諾而心惕然謂欽
中舉事宜如此易使欲自取何有尋以
啗深疑未幾欽彪繼反上益信故於
罕終保全且嘗有密旨他方有警不得調北
邊軍馬往征及入京城
丁丑易儲召襄二議首謀迄余紛紛大抵
事一時君臣不得逃譏召襄則云無之于王
不得無罪第死不蔽法耳既赴東市于第言
前日內外軍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萬精
兵任吾用吾不反今日一疋秀才乃反耶王
語尤傲倨然王之功非于匹也
揚昌平俊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構誅皆非其罪
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楊光挺勁至市但云陷
駕者誰今何在吾提兵救駕今殺之固宜俄
有一婦人縋而來乃某娼也揚故狎之顧謂
曰若來何為娼曰來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

忠良死矣觀者駭然揚止之曰已矣無益於我更累若耳娼曰吾已辨矣公先往妾隨至楊挺身呼行刑者曰何不快動手既喪元娼慟哭吮其頭血以鍼線紉接著於項顧楊氏家人曰收去葬之即自取練經于旁

憲廟仁愛天縱每接覆死刑奏雖燕輒慘然或當食便廢食或以手拒牘謂左右與刑官說少緩之何妨

河東驛丞王佇奏知州徐孚事法司問妖言罪斬其妻李氏上疏言國家公法臣復何云獨

卷一百一十五

十一

念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還續夫死固宜第其父母老病憊甚不久人世而所生惟夫今妾欲守事翁姑則夫在獄衣食斷絕失所是妾能孝不能義而夫婦之道乖欲舍翁姑而供夫則舅姑貧病而死是妾能婦不能孝而子婦之義缺矣此於孝義不能兩全故與苟完一時之命不若代夫死以全孝義也且夫既死則其父母必痛傷以死夫父母死妾為未亡人亦當偕死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繫焉使妾而死則不過一人而夫得

生養父母享有天年是妾一人之死有以全三人之生此妾死所以不足惜也伏幸聖慈宥夫一死俾得歸全父子之恩却將妾斬首抵罪用彰國家大義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聖旨是都饒死罷

孝宗在青宮仁孝恭儉令聞已浹四海比諒闇膏麻未嘗去體久絕酒肉每朝退苦坐于靈幄側哀憊之餘不釋卷籍所覽者四種書分作日課務在記聽研覈旨意有未得即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即講經尚書朱熹家禮大明

卷一百一十五

九

御膳日用三羊八鴿 孝宗初即位減羊一鴿

三

陝西都司都指揮使楊敬等奏據西安府鄠縣道安里軍人毛志學等狀弘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二日午時在本里趙倫村泥河水邊澡浴得一玉璽臣等辨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八字背有螭紐其光泚白光彩異常厚一寸連紐高二寸方圍一尺四寸四角完全篆文明朗刻劃奇古純無瑕玷巡撫右

都御史熊翀會驗此即歷代傳國璽也除璽該熊翀差官賚進外謹具奏聞

國朝太廟至英宗九廟已備及憲宗山陵禮畢神主當升祔而祧一代詔禮部集廷臣議議者多以自德祖而下四廟以次當祧至太祖乃為百世不遷之祖倪文毅公岳曰此固所以尊太祖然豈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太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祧懿

舊仁三祖以次當祧至太祖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憲宗升祔當祧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祧主之所如古夾室之制每歲暮則奉祧主合享亦應古祫祭之制詔從之

成化戊子慈懿皇太后崩上命別擇葬地禮部翰林院以為不可乞集議詔從之群臣議以為宜與今皇太后千秋萬歲後俱合葬裕陵慈懿皇太后居左皇太后居右一體祔廟上答詔云卿等言固正理但聖母在上事

有室殯朕屢請命不蒙俞允又令內臣往返數次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違戾致有他虞豈得為孝今當於裕陵左右別擇吉地安葬崇奉如禮庶幾兩全卿等具奏朕意群臣復奏大意謂上所有者祖宗之天下當守祖宗之成法即先皇帝與母后猶不敢違而况陛下乎若今日之禮稍失則非先皇帝之心損母后之德上上不得為至孝當起敬起孝以諫而號泣隨之可也若母后猶堅持不從則當用尊無

二上處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上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會議詔下群臣再奏其言益切謂或者曰上為皇太后所出不可薄於此而厚於彼殊不知慈懿與皇太后他日並合裕陵並享太廟畧無輕重大小何謂有厚薄乎或又曰慈懿無子宜與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讓在宣宗時已嘗遜處別宮而立孝恭皇后矣慈懿在當時未嘗遜處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况宣宗晚年追復恭讓徽號悔恨莫及自嘆曰此朕

幼年事蓋可知矣又况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非其所出而別議乎後復繼以危言上乃從之合葬祔廟如禮

初成化戊子議葬孝莊皇后於裕陵時已有皇太后他日祔葬祔廟之說矣至弘治甲子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謚曰孝肅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睿皇后同孝莊之制矣內閣大臣覺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將順之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議未定上頻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

事類

三

中反復甚勤吳文定公寬以掌詹事府與議一日眾推文定言文定乃云魯頌姜嫄閟宮春秋考仲子之宮皆為祀於別廟之證自漢唐來亦然至宋乃有並祔者其禮已繆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世子孫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傷痛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祔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余曰然遂奏請去睿皇后改稱太皇太后立廟別祭竟從之時倪文毅為禮部尚書亦言周之姜嫄為帝嚳次妃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享先妣樂

舞蓋指姜嫄而魯頌閟宮之詩特見其名此別廟之明證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旁別立廟歲時祭享悉如奉先殿之儀於是議遂定

國初天下府僚咸屬衛官節制朔望郡官至衛作揖生徒里老等亦先請聽處分吾郡自况公鍾至遂革其制

我守况公鍾字伯律南昌人始由小吏授為即郡由前政狼籍公私慙甚宣廟方軫皇衷

事類

三

內相三楊公特薦若遂分左符又賜璽書假便宜從事君初視銀黃猶無為稱群刻木為提控持其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助且狎臨此牘中鼠竄囊穴君迅驅密跡之弊害子孫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設兼錄侮君亦唯唯既期月一旦命左右具香燭并器禮生來既至僚屬以下亦集君言某有朝廷勅未嘗宣今日宣勅及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掣問之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君坐堂上喚里老言吾聞郡人多狡武每輕誣善

人吾有彰潭之術然不能如閻羅老子自為
判別今以屬君等速以善戶惡戶來報善者
吾優視之甚則實致知飲惡者且為百姓殺
之吾列善惡二簿伺若曹矣又召府中胥悉
前大聲言某日某事爾某作如此擬爾應
賄若干然乎某日某如之然乎羣胥駭服
敢辨君命引出曰吾不能多耐煩命裸之俾
皂隸有膂力者四人解其衣擲空中擲死
皂姑少技去君大怒吾為有罪殺賊狗鼠輩
為吾封城屠郭高致之立死不死死爾指曹

卷一百一十五

七

矣聖懼如命立斃六人君命呼屠人持鉤來
鉤其髮曳出郡衙肆諸衢上下股栗革面焉
初前守王觀亦嘗獲死毒吏鉤英高帝喜
遣使賜勅獎諭勞以上尊制詞甚重之也
况君於庠校師徒乃加禮焉至講誦校試多不
親事朔望謁先聖後亦不命講曰其本乃筆
吏未嘗事墳籍不能妄教習所能者精別勤
惰消長耳諸君幸自勉同寅有勸君稍加考
簡勿廢進退權者君報之如前語且曰公以
科目名以屬公矣後每同進閱士類類卷惟

聽同寅酬酢君袖手敬陪事無少不足意焉
師徒每入郡白事必延之內堂坐而簽名談
笑愉然不哀如以私事至則頓履之矣

陳祭酒敬宗持已方嚴師矩振肅飲量甚洪而
未嘗失色於人豐城侯李公貞居守皆都禮
公甚恭公過豐城豐城夫人即某公主也聞
公欲還徵閣之命豐城書款內治饋甚豐而
廣為筵座崇堂從廡肅新曲錦以達於約凡
經行處陳席駐飲連醵觴醕已無筭而公
亦醉興始入正席公主坐屏後潛窺之進命

卷一百一十六

八

某故奏樂今日不親視猶恐失儀然屈詣
掌中以待徵孟行執轡殆不可勝乃散公羣
相羅起視之掌中與衆其律檢如是也
曾內翰榮之歡亦太戶也亦有虜使至稱善飲
同推能伴者幾得一武弁猶恐不勝上令
廷臣自薦習諸往 上問知量幾何對曰無
輪量且當陪過此虜 上喜令往二人然
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內
翰奕然復命 上笑曰無論文學此酒量豈
不為大期狀元乎賜以內監甚厚

本朝初不禁官妓惟挾娼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御史顧公佐始奏革之國朝於京師官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安遠人故名曰來賓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梅妍曰柳翠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法憲嚴肅諸司或領退相帥飲於妓樓羣婢歌侑暢飲踰時以朝無禁令故也後乃寢娼放恣解帶盤礴喧徹竟日接應應接牙牌景景相比日吳郡署半已罷歸曹涉廢務矣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剛嚴為朝紳冠時謂朝之包公也每持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壁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也或過問竟雙扉外立知是禁地趨而避之

夏忠靖公以忠純事文帝帝遇極隆為尚書三十年不解戶曹中問恒兼三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戶禮刑三部至總掌六部并掌審察院大理寺凡佩八印焉

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盡善手也文襄蓋劉晏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鉞輩何敢望哉二公事紀者已多不復煩云近

者立祀于吳然其功豈獨吳哉

陳內翰元宗使高麗本擬風采方物侍放一無所納國人無以狎之因請造其殿詎公不允君臣禮數四乃為楹笏夷王燕謝獻紫金瓶一枚公拂去王諫之公便索文欲數畧王乃收餅謹謝焉歸朝感謂公既足為文受新可也公言造文潤筆固亦有名天朝儒臣為彼殿祀體勢重矣受餅則疑有饋且吾行為賣文也寧可忽諸

李布政昌祺為人卓異不同於時才學亦難群少觀其作剪燈餘話雖寓言小說之靡其間多識諷節有為作也同時諸老多面交而心惡之李不屑意也其彈琴記有江南舊事林重省桃葉桃根盡可傷之句亦別有所指葉文莊公水東日記亦稍紀其行概及韓公雍按江西亦以公有此書不入知賢祠蓋時獨以文人且病其恠亂乃爾未知此也縱未知此公大節高明安得以筆墨疵戲累之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

後為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深入無緣殄滅
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罪隲矣韓厲聲曰爾
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擧而斬之果皆短兵
累於衣乃盡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慙身首於
樹夾道不絕峽中首聞驚呼天神至矣極力
拒敵不支遂平之其詳別見

韓公膽勇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首傾腦飲
之却命將校飲之多不能也又兩司官方集
議其適引數賊入公據刀付一布政曰公可
手斬此賊布政戰縮公笑曰公欲兵何美哉

書本

大

一紮因猶爾臨陣當如何即自持刀連斷數
人頭衆懼有眩絕者其他類此甚多故軍中
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祠之為神

孔侍郎公鏞平生以忠信自厲事英憲孝三朝
備處外所至聲績褒然言信行達真謂蠻貊
行之知由州日峒獠倉猝犯城公莅任纔三
日郡兵先已調發衆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
虛能支幾日乎祇應諭以朝廷恩威庶自解
耳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謏耳公曰然則
束手倘盡乎衆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

也吾當獨行衆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
衆請從以少土兵公笑却之衆乃乘城向城
啓門賊以為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人
控絙而已門隨復閉賊遽馬問故公曰我新
太守也當至爾峒寨有所言爾當導我賊巨
測姑導以行遠入林箐行間顧從夫已逸其
一既達其地一亦逸矣賊控馬入深林夾路
冒裸人於樹者滿望見公呼求救公問何
人乃庠序士也前期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
將殺之耳公不顧徑以峭壁露刃出迎旁刃

書本

光

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廬中顧賊曰
我乃爾父母官可以座來爾等來參見賊取
榻置其中公坐呼衆前衆不覺相顧而進渠
首問公為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人兒
孫耶公曰然賊皆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皆
良民迫於凍餓聚此苟圖救死耳前者上之
人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勒絕汝我今奉朝
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
害汝若信能從我當宥汝前罪可送我歸府
我以數帛養汝爾後勿為劫掠事若不從可

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自當之矣衆錯還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卹請終公任不敢擾犯公曰然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衆復拜公曰我餒矣可以食來衆殺牛馬為麥飯以進公飽啖之賊皆驚伏日暮公曰晚矣我不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廬設牀蓐公徐寢賊羅寢侍衛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且止此又宿至期曰吾今歸矣爾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然馬送出林間公顧曰此秀才皆好人汝既效順可釋之與同吾返

卷之六

十一

賊即解縛還其巾裘諸生競奔去公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呼城中城中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來降城矣爭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虞分衆益疑拒公笑語賊爾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犒汝賊少却城開公入復閉公命取穀帛從城上投與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阿溪者貴州清平衛所苗也本江西人漂蕩至彼集驚多智數父之為寨主雄視諸苗有

養子曰阿刺臂力絕倫能被三重甲持二丈之鎗兩端着刃遇數百人與敵刺以槍點地躍而起輒三五丈飛行稠人之上以戰若一二丈川澗跨越之如溝澮爾二人謀勇相決由是橫行夷落推為渠帥觀諸酋之附近而稍弱者歲以產畜分給而倍征其入既得苗夷之利又謀誦我之商民經行其地者輒誘他苗令邀劫殺掠官司差健步往深探訪健步必謁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為勦之健步歸報官向從之溪乃以素不能服之苗遂

卷之六

十一

而悍者指為賊導官軍往擊捕於是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司益狎我凡有事就令訪處不復開脩之矣三堂之寡廉者皆以歲賂溪益負恃為惡滋甚每交訂官苗使爭鬪以收鷸蚌之利歲輒數次其志小則規為土官大猶未可知也以是清平一境官苗交受其害歲無寧居吾郡孔公為都憲受命鎮巡貴州初至尚未之知往往見報某地被賊劫殺官軍某地劫殺民商公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頑屬之阿溪當治公言清平為苗

揮使司諸土官宣慰等乃命官且叩何以不能治軍事更借一寨主力羈縻之徒耶固疑之漸詢諸人人以溪克橫且私於監軍總帥言之恐無益得禍多不吐語公誅究轉力乃得前扇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總帥等皆迴護之公益信其私黨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命復自往清平衆沮之公不聽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蒞事公召而禮之因廣扣時事通有瘡而不及溪公曰吾聞此中事

卷之三

三

惟阿溪矣且要爾乃不言何也通不荅往復數四竟默然公曰吾所以異待而以為解辦大事非輩行等今爾何以酬我通曰言之而公事且辦則一方受福而愚言有益否則公獨已耳吾家且未乃當若何公笑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枝公問溪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獨藉王指揮陳總旗二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公曰吾自能之通謝去公候旬朔羣將校參摺時號於衆曰今急關一巡捕官若等悉留前

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獨留之衆出王前公謂之曰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諱之公曰阿溪歲賂三堂誰為之通我已僞知而尚諱耶王悚懼不敢言公曰吾今且貴汝罪推心以用汝汝必取溪自贖仍被贖賞或貳或債則重辟不汝免矣王扣頭曰信如公言然阿溪之猛欲擒之而不可得奈何公曰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更得一年絕多謀者同事乃可公問誰王曰無如陳總旗公曰諾吾命殺

卷之三

三

汝總旗舉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之偕陳入見公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屢顧王王曰勿諱為吾與若事公已悉知之第當自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狀公曰而第誘之出寨吾自有以取之陳言此易耳此有間牛可以此誘之出土大姓畜牛每歲時出牛牛大每數十羣有至百之計今以一人牽牛羣者以羣多寡為勝負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訪溪誘令出觀而隨遣王率勁卒伏牛旁伺出擒之且刻其期遣他兵來援并又豫檄近溪各寨及期各以部兵同集助

之議定陳受教去見溪溪曰何久不來陳曰
新都堂至故不能來見老王呼溪為老王溪
曰都何如曰無能為耳溪曰聞在廣解捉賊
何謂無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
何如陳曰姑徐徐何以遽舍重貨溪留陳食
縱談到牛事陳曰適見道中牛未審校老王
家牛何似然亦大矣優劣未可決也溪曰寧
有是乎審爾我當買之陳曰牛人非商賤似
不可致入寨溪曰我往觀之陳佯曰何必自
行不審奮曰必去必去因顧刺令俱陳又激言

不審

審

曰新都堂在小王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
能阻阿刺足耶因即座以鷄卜不吉溪言吾
夜夢大網恐不利出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
正矣溪刺乃與陳刻木土人與家為事即俱
起三騎聯而出至其地視牛眇爾溪詫樂命
酒飲忽報巡捕官至陳曰王知乎王指揮也
盍往訪之溪曰伺彼來可陳曰寧有新官遷
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
武職官見刀以為不利是求好反惡也溪乃
去之既往見王留坐因戲謂溪刺新上司接

却至境何不速迎待此來何為溪刺猶謂故
戲漫言拒之王怒曰而戲乎吾豈不能執汝
溪刺猶笑傲王呼伏出數百人徑捉刺刺徒
手搏傷八十人竟就執并溪繫之時援兵正
至無失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公又連命遣
二檻車隨王令一得溪刺即囚之徑馳赴貴
州無經清平恐其黨劫之也於是一如公命
解至三司鞠之論死公既問皆無一語第垂
頭請死刺語人吾不畏千萬人獨畏一孔公
耳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猶為解

不審

審

公言吾不究若事猶能解乎溪刺死溪有
正子寬都勻公又職都勻官司徒擒之悉殲
焉
洪武華山西都指揮郭繼性解鍾律以冰置食
需中斟酌損益以箸擊之即吞音調皆聞表
奏奏登降之樂愀然不樂後問之曰非爾所
曉爾指郭德成嘗侍太祖宴內苑既醉免
冠謝其項蕩然上笑曰酒風漢頭毛如此
非酒過耶德成曰臣指其多飲盡斃之

上默然既醒悔悟觸犯遂盡削其髮被縋誦佛乃免

太祖建壽陵將遷寶誌冢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遷瘞微偏當一日享爾一供乃得卜發墓坎金棺銀梓因函其骨移瘞建靈谷寺衛之立浮圖于函上覆以無梁殿工費鉅萬仍賜莊田三百六十畝日奉其一歲而周焉以為永業御製文樹碑於後辟歷震其碑再樹再擊上曰

太宗偶問宋指揮最有子無朱對有二子

上令帶來我看嚴引入見上喜曰都好即

令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為都尉一

日嚴從外婦二子迎侍嚴醉大喜撫二子曰

吾家受恩深矣父腰金子腰玉時二生在屏

後聞之後見上偶語及之上曰渠要玉

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尋至封侯

西寧

太祖時整容匠杜某專事上梳櫛修甲一日

上見其以手足甲用佳紙裹而懷之上

問將何處去杜對聖體之遺豈敢狼籍將歸謹藏之上曰汝何詐耶前後吾指甲何在杜對見藏奉於家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頓香燭供其前比奏上大喜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後卒葬于某山及宋西寧之喪卜地其旁欲并購其壤以啓於朝不可冷西寧塋側一路山即是猶有表題曰太常卿杜公之墓太祖進膳有髮召劉光祿對曰非髮也龍鬚也因即將將鬚得一二莖送與去不復問

洪武間憲典大烈期以止辟刑部郎袁凱上

久欲除之一日忽問凱有某犯法朕將誅之

而太子輒欲宥之何也凱對曰陛下欲殺之

者法之正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上含怒

口誦法之正心之慈二語再四不止已而叱

凱退凱知不免矣即日佯狂顛繆百端或搏

麴剪炙如犬獺狀家人潛布諸塗輒自拾啖

既久人以為真狂上聞乃置之又某御史

松人也偽為盲雖家人不之知其婦遂與同

居校尉通一旦尉自其室出履錯然有聲御

史了了偽問婦何聲婦曰猫兒跳下樓耳御史曰諾遂亦終免及後家居時已老鄉里目稍稍稱愈或日與婦競婦喧辯御史曰記得猫兒跳否婦悟即自經

國朝疏牘奏御 上一覽即送東宮令參決以觀才識鑒稍後遂定制凡章奏必以副封啓東朝與實封同進

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尉在下欲其互糾察也

洪武中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通一晨校毆夫出

事

夫

鄰夫門登牀夫復婦校伏牀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爾熟寢足露余外恐傷寒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此乃忍負之即取佩刀殺之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是入門見無人即出鄰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証伏獄成將棄市校出呼曰某人妻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乎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奏校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臣聞其夫語云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牀下一時義氣發作就殺臣不

敢欺願賜臣死 上歎曰殺一不義生一無辜可嘉也即釋之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四妓飲事覺逮妓急妓必死大毀其貌以往一老胥謂曰與我千金能免爾死妓與之半胥曰 上位仁聖寧不知若曹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貌更加飾耳妓曰何如曰須沐浴靚索以脂香澤粉冶面與身令香遠徹而肌理妍麗之極首飾衣妝悉以金寶錦繡雖私服褻裙不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麗能奪目蕩心則可如此無

事

夫

伺他衙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比見 上上令自陳妓無一言 上顧左右曰撈起殺了妓解衣就縛自外及內備極華爛綵線珍貝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膚肉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箇小妮子使我見也當惑了那厮可知哩即叱放之

藍都督玉始以常開平妻弟從征累功至大將所向多克捷素狠愎不學恃功暴橫莊奴假子數千聲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王執御史筆而逐之征北還私載無筭北度喜峯關吏以

夜不即納玉毀關入 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主妃 上詰責之玉不為意每侍 上坐飲宴容止傲悖總兵在外專黜陟刑罰至違詔出師屬征西婦意望進爵時已封京國公 上命為太傅王攘袂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 上不從王退曰 上疑我矣遂謀反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家奴賊甲為變將發為錦衣衛士蔣瓚上告捕詔伏誅連坐者鶴慶侯張翼普定侯陳垣景川侯曹震岫巖侯朱壽東楚伯何榮都督黃路吏部尚書詹微侍郎傅友文洪武二十六年三月乙酉也

後一日天禧寺即古長干寺浮圖災有司入奏 上命兵馬督人遙衛於內外令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其灰投之于江即其地鼎建大剎立塔十三重賜名大報恩寺雄麗甲海內焉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謂翌日銓曹引進士七人奏擬某官皆如格七八品 上以符所夢謂冢宰曰五品以上服緋方面官關幾人速省檢以來尚書上其數 上即命注

授七人中有布政一吾鄉陳公祚得河南參議

陳僉憲祚疏勸 宣廟讀大學衍義 上怒自批其奏曰你道我不讀書我是怎麼來作音皇帝遂下獄父母兄弟妻子婦姪凡男子悉同禁婦女下浣衣局凡七年 英廟踐祚釋之幼女出時才七歲不能名六畜公剛勁絕類後復屢諫瀕死詳具別籍

宣宗召吾鄉欽院判言欽謙汝江南人惺惺朕欲用其藥可製與我謙對不解 上曰與酒飯喫乃出如是凡三 上曰何其吝乎謙曰臣以醫受陛下官祿先聖賢傳醫道者無此等術亦無此等書臣實不解 上怒命數力士以旃席囊其頭持去及出朝無一人知者家中失謙問之太醫院不知訪諸朝市皆不知所在諸省部大臣潛為訪之一獄卒言知狀扣之曰今在錦衣衛以四鐵繩繫之加以三木與陳祚同處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白亦不敢通問父之釋出

有李校尉者口奏 宣廟爺爺詔求直言臣不

解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云去其二陳符乃
奄人爺爺賜一宮人何所用直言此二事爲
大上大怒命刮去舌行刑者即他校尉也
少削其尖不大去之上令持去餓七日來
說即入獄諸校吏以肉餌啖之七日奏李不
死上命再餓七日校啖之如初又七日奏
不死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遂呼爲
李神仙

宣皇幸某官第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
左右上悅之然稚齒未可進環上謂曰

野史

卷一

爾要東西與我說又曰先與爾頭面眷戀久
之而去明日賜金玉珠寶首飾各一稱又數
日語近璫曰向見某家食器皆銅何其貧邪
又賜金銀飲食器具甚夥價數千緡明年上
崩女竟不入宮

正統末京師旱街巷小兒爲土龍禱雨拜而歌
曰雨帝雨帝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
成羣噪呼不知所起未幾有監國即位之事
繼又有復辟之舉說者謂兩帝者與弟城隍
者郡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以謠爲有徵也

成化進士放榜有南昌龍騰霄上曰龍而
騰霄是飛龍在天也命更名

成化上病舌澁朝臣讀奏答旨多以是字
而尤上便鴻臚卿施純請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擢爲大宗伯時號兩字尚書施京師
人體貌豐偉首吐洪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
觀其內子亦京師人貌甚端麗一日同諸命
婦朝兩宮內廷嬪御色亦鮮儷咸屬目焉太
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對曰妾禮部尚書施
純妻也太后賜鈔詩視久之顧左右寺人曰

野史

卷一

向者東朝選妃何不及此人又顧謂曰夫人
向後不必更入朝也

尚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
如鄰家構舍侵其摘溜墜其庭公不問曰晴
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
皆王土更過此此也不妨之句又以鄰翁生
兒恐乘驢驚之賣驢徒行如此等紀載已多
又聞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
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
兒母驚之

元參議先生之度醇厚莊介鄉國模範亦多紀載者游學時行委巷一妹遙迎之將獻笑先生趨避之更不由是途也予姨夫蔣君廷貴應試經行教坊羣婢夾擁蔣不一顧妓柳榆引其裾蔣絕裾去亦不怒吳文定公在吏部時以喪歸過其第西偏一曲巷諸婦姬奔趨避公語騶從彼亦負迫不得已耳吾既未能濟而革之亦沮彼糊口計命廻車迂行而東戒勿由此

盛寅先生嘗夜夢有寄椒於家者又矣急欲報

聖書

書

遂私發用之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逮旦

陳檢討繼幼孤母節婦守義甚堅教公嚴薦郡邑上其事朝命巡按御史廉覈之御史既得狀復微行至其鄰家樓上潛窺之節婦方率子灌園節婦前行檢討抱盆從步趨整肅如朝廷然已而同灌少頃節婦入內久之手持茶二甌來檢討遙望見遽擲盆趨迎至前跪兩手捧一甌而起飲之御史不覺動容稱歎即以上奏旌表門閭

尤新劉 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

下第道過泔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涅逮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扣女女言本富族今舉室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戚皆絕形迹復載來劉命婦善視伺爲覓督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吾亦無後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留侍巾櫛劉固不可知

聖書

書

諸諭勸數四久之乃處貳室既而生二子長即太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參議寅之也孫御史鼎吉安人正統初提學南畿生徒誠服所歷戒每候遊舟行比學舍旁數夫肩小輿粹入無知者師弟子既集便令闔門試之試文不以完篇破題數首隨閱隨差次之比畢諸生猶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自無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罰惟自訟格其心而大疾者必黜一日庭中橘熟命摘與諸士同啖人一枚一士輒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母孫大稱賞今

梅益與之其後乃得天台陳選及福建陳琳
二君江南士人人能誦之

太祖留神學校胄監教術尤為嚴密司成亦多
得人今多稱李公時勉以耳目相及又以忠
節震灼耳

英宗以來道學稱薛文清公後來如吳與弼陳
獻章輩博學有山西石宗人鮮知後稱丘相
等文學楊文貞公後稱徐武功等政事兵刑
等各有名世不可悉述而評且有所不敢也
即此所徵道學惟文清誠為之餘亦不暇方

事

事

人也要之祖宗時人物不樹門戶而各臻其
極千載自有律度量衡獨忠義之節前後所
出者扶植寔宿萬古一時耳此舊作政語以
類近紀事附筆

景泰中劉學士儼典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
解首泰本富室或以為有私高閣老穀乃請
覆試上不可比泰等赴禮闈中旨特召北
畿五經魁士入禁中覆試陳閣老徐步觀五
士文章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為首亦不
知識泰否也此拆封其次一與原第符乃仍

賜泰為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扣關力辯迨
覆試乃已後劉歿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
文介焉初高之請以子尚書王都御史二子
不第乘此為之地耳既而朝廷徇其意特命
以二子登科時目為欽賜舉人

舊制生員以貢舉入監中襴無所變直至殿試
選授後方易命服洪武中嘗許監生戴遮陰
帽遂因和戴之洪武中貢士入朝上問此
輩簪衣者何人左右對監生上曰教着青
衣好者乃場青袍迄今王尚書起在吏部有

事

事

欲請歷事附選監生服冠帶者以咨於王王
曰秀才在諸司惟此衣巾易辨稍可禮待若
冠帶則與承差辦事官何異任其趨走於前
而禮無少別所損乃大矣乃止近南京有司
亦草疏謂吏胥在選即已冠帶况儒生乎欲
行有沮而寢

倪文毅公頌躬廣額美如冠玉腹大十圍體有
四乳儀觀表揭百僚為宗伯定廟祀為冢宰
公正剛方人不敢干未久而卒譽充朝野初
厥考文僖公在翰林御命祀北嶽其妃姚夫

人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吾知汝無子鑒汝夫齋祀之誠今以此子乞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寤果得文毅文傳因以岳名之

文毅但無
陸按無子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豆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豆不善者以黑豆投之始黑多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貴不報

吳文定公忠信弘厚天性學力夾成全德不可

卷之五

卷之五

勝紀漫志耳目小端一二未第時家應緣人役徵擾百狀公見重於有司其父亦長者不以有公怠事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盍亦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作音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僦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隨詈公於車傍從人欲一較公召戒勿應而已又利去公所為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校官重刻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

官述職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冢宰即從之遷佐別郡

祥符民袁海景泰初從募戍邊母病於家婦徐氏刲股餌之即愈後復病婦禱於空祈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夢神與丹藥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及大還語之故夫與母妻偕往至南巖宮徐始言向姑危切時妄寔請捐軀代姑今當如約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宛轉見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旁投身萬仞之

卷之五

卷之五

崖留鞵崖畔以示覓者衆覓不獲見鞵始悟慟而已俄而母與夫持香上金殿遙見一人在殿下拜禮即之徐也駭問之徐言方隕軀而見衆擁持之不覺已在此也遂同歸其孝感明烈如此

洪武永樂間蘇郡人有為嘉定縣吏者郡中一人以事誼縣至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上自郡守下至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豈敢私出入文牘耶然若事既直第公聽之決無枉理鄉人如教果獲伸雪

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固卻之此人竟不肯也吏曰我以鄉曲故爲君受一斛鄉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原粟奉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向寄我處今以還母

丈皇將靖難發念成功后當建一塔可以展報誠既渡江忽見江中湧出一寶塔

上悚然起前念逮即位四十六則後一日建塔

野記三卷

野記三卷

野記四卷

勾吳祝 允明 纂

鹵簿官儀非可私籍昔者亦有述焉固窮陬樂聞也今列大駕梗槩殿內左右扇三重內雙龍扇二十外素扇二十二又外素扇二十殿門左右黃曲蓋繖二次左金交椅一右金腳踏一次左金盆一右金罐一此外爲丹陛左右伏三重內雙龍扇二十次單龍扇二十外金節六響節二十六次領頭二又外左朱雀旗一右玄武旗一次骨朵六次金鉞六次金

野記三卷

鐙六次臥瓜六次六瓜六次儀刀六次梧伏六次班劍六次龍戟六次單戟六次左青龍旗一右白虎旗一次領頭二中道左右雙龍扇內紅花繖二次黃蓋繖二次紅方繖二單龍扇內設大樂之所此外爲丹墀左右伏三重內黃蓋繖二次紅繖繖二次紅花蓋繖二次紅曲蓋繖二次紅方繖二次紫方繖四次雉扇十次紅花扇十六外羽葆幢十次豹尾四次龍頭竿十次信幡十次傳教幡十次告止幡十次降引幡十次黃麾二又外戟麾二

十次戈斃二十次儀禮二十凡三重皆有領
頭各二中道右黃蓋繖內馬元一雉扇內左
為玉輅右為大路玉輅前為步輦大輅前為
硃紅輦轎外左右誣馬二十四此數伏下
左右鳴鞭各二馴象各三此立仗之儀也其
出行鹵簿大畧同前而陳列稍引而長之最
上一重稍前二重數稍減殺而左右先列黃
麾二次朱雀玄武旗次五繖中黃蓋繖前左
紅銷金繖前右黑銷金繖後左青銷金繖後
右白銷金繖次左元子一右鞍籠一次中為

禮部

二

從馬一次中為板橋次中為步輦次中為硃
紅輦次中為大輅最前為玉輅自王輅至從
馬前皆列燈王輅前次左右為誣馬而刀鎗
弓矢之衛未及詳陳若旂之象及序列畧志
之最後左右為旂門二次左為熊右為羆或
亦次左天鸞右天麟次左天鹿右天馬次為
門次左青龍右白虎次為門次左淮右濟次
左江右河次左西岳右北岳次左東岳右南
岳次左參右軫次左甯右翼次左畢右張次
左昂右星次左胃右柳次左婁右鬼次左奎

右井次左箕右壁次左尾右室次左心右危
次左房右虛次左氐右女次左亢右牛次左
角右斗次左火右水次左木右金次左雷右
兩次左風右雲次左日右月次左左黃旗四
十次左右白澤二次門二其中左右箕壁之
際為龍旂十二而居中之旂最後鸞麟之際
為豹尾江河之際為玄武參軫之際為北斗
奎井之際為中岳斗角之際為紅纓纛龍旂
之前為土又前為黑纛最前旂門中為朱雀
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易不能達凡

禮部

三

數四每有之舟輶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
不達未察信否
正德辛未歲巴喇西國遣使臣沙他白入貢言
其國在南海甚遠始領其王命在洋舶行凡
四年半被風飄至西瀾海面舶壞惟存一腳
艇又在洋飄風八日至得吉零國住十一箇
月又往地名秘得住八箇月乃遵陸行二十
六日至暹羅國以情白王王賜日給又與婦
女四入住彼又四年至今年五月纔附番人
奈林船入廣其所貢本匣六枚內金葉表文

祖母祿一塊珊瑚樹四株玻璃瓶四把玻璃
觥四箇及瑪瑙珠胡里丹

辰州楊君說上貢硃砂舟中以竹筒貯砂筒外
以狗皮裹之又頻塗狗血以其精英煖發經
行江湖龍欲戲取之也楊又說砂產處奇秘
與採取之法甚巧

嶺南友人說大蝮蛇食人鹿牛皆遍體吞之不
咀嚼既下咽塞於昂臆即入水浸兩三日則
肉糜於腹腸矣或遇大角雙格吻旁不能入
則鹿死而蛇困如遇蛇竊急拔去已頂心上

髮指破頂皮毒水出即愈

嘗得公牒列海味名漫筆之曰鰮魚鰮魚鰮魚
黃魴鰮魚鰮魚馬鮫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
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
沙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
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
犁頭沙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
魚草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
蟹竹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
蝦水精蝦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

烏賊即時鰮魚子汁冠子汁汁鰮魚水母
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
白海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鰮魚

安南鄧上舍說其祖初入朝時貢象牙簾金枕
象簾者凡象齒之中悉是逐條縱攢於內用
法煮軟牙逐條抽出之柔韌如線以織為席
今橫截牙心有花紋即是也縱時可抽
先公說正統中在朝每燕享延中陳百獸近陸
之東西二獸東稱麒麟身似鹿灰色微有文
顯特長殆將三丈望之如植竿其首亦大槩

如羊頗醜怪絕非所謂膺身鳳頸有許文彩
也乃未樂中外國所獻右者稱麒麟亦與傳
記所稱不同又公以己未登第時有貢麒麟
圍以命賦亦非此類又成化甲辰泗州民家
牛生麟黃毛中肉麟隱起如半錢以為怪殺
之弘治初蒙陰苗滋秀才家驢生駒馬首牛
尾圓蹄遍體花紋閃爍如雷時或以為麟滋
家亦以為怪杖殺之

河南府龍門南有婦人曰司牡丹為夫蹴死越
三年同鄉有袁馬頭死而復甦自言我司牡

丹也召其家人驗之語言良是云死後其魂徑至薄姬廟中為婢侍得袁死乃借其屍還魂所言甚詳時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因啟茲事太子回言於上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實賜鈔帛還詔令兩家同給養之事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吾鄉王賓仲光隱操狷絕藥身為創不婚不宦事母篤孝當世之獨行也既死魂依其母家庭日聞曳履行遊聲母固知為賓也少慰戒之賓遂作語呼母曰孀孀況舍孀孀不得父

卷六

六

之始隱余閱古今鬼神影響事無限亦當親見聞之別有紀述今世士少讀幾行文字便矐眼道無鬼神矣視賓等事乃將若何知鬼神之情狀是聖人語無形與聲是近賢語固宜慎思之明辨之

方希直先墓初有妖後治墓乃見大蟒窟塚中生聚極繁殆至數千洞穴蔓廣腥穢偏及衆議盡殲之姑掩穴歸治挺鏹火攻之具其夕方公父夢黑衣姬拜懇言吾輩無損於公公將滅吾族幸舍之當報德不然亦能報怨父

曰奚報怨為姬曰公能族我我亦能族公又曰吾舉族來懇矣方顧姬後男女無限然竟不許明日語家人且謂妖蟒乃爾正當除之因極力搜捕焚殺罄絕其夜聞山中哭聲後方公不幸嬰烈禍蛇孽亦足徵也

劉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學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中為相謙乃棄釋從儒游雪川交趙孟頫嘗同在四明故史相彌遠家觀李遇制畫後教之添得某

不盡

六

謙以善繪稱後隸淮陽縣令謙嘗以善畫張畫是旨迨至元朝謙嘗為張顯神教殿本殿初任子朝為神教殿本殿謙數給之一日就館壁畫為神教殿人曰吾且與爾同入慎無將帶謙遂落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開掩館人見是大帑屋金寶百貨充牣謙冬衣取之謙如是數數為之真後館人不時暴公起尋身畔忘去之比出驚視亡之矣謙已知曰爾道

物矣爾則不終吾亦從此逝矣遂入壁一復
再見初內帑屢失物守藏吏數被誅於是得
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諫迄捕捕焉
諫嘗於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仙真圖以遺
三丰遊老三丰遊老者即所謂張洞淵也迨
二年四月手題此圖以歸本國
近歲流落一友家請示
林本字種種新詩
正德間仙妹游採
云天動難尋焉有
者將訪君於十洲三島恐人
混之凡流故識此蓋和且諷之也本朝
聖稱周顒及兼為最奇之筆顯謙及
聖帝張太宗未登極前
聖位不復見為命故忠
下不報時月年竟無所
二張之事人喜譚之
故不無
永樂中曾有人造木牛流馬行數步而止

李至剛嘗以罪褫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閣人
何之李既不敢舉其銜又非役徒乃自稱
史人李至剛且操鄉音於是館中皆稱之
曰羞死人李至剛
正統時有鴻臚寺少卿王某者祠諸老傳制
有美髯有戴高冠
有京師
三試首榜及乙未讀卷有應首選者商
已遂下其首焉
癸丑禮部春試初宴宗伯或與典衡爭席比命
題曰伯拜手稽首讓于夔龍戲示譏也
一事兩朝貴以公事見時璫期不可屈膝
罪先入乙閣之甲跪伏惟謹比出乙扣之甲
莽然曰如約乙入便跪出而甲責之乙曰見
公已爾不能異同耳甲頽然茲事甚審傳者
倭異其人故不名亦不欲名也
國初內中嘗失金餅蓋謂執事內豎竊之命斬

于市臨刑追免之蓋已得也豎言入市時猶
恒懾既而覺身坐屋簷上下臨市中見反縛
一人將就刑頃之聞報至我乃下屋驢還耳
蓋死者大率魂爽先逝如此又異教謂人魂
非二可以分爲死生去來者亦可參審之
前輩說某縣令之能縣有民將出商既登舟伺
之奴又不至舟人覓其羣守地復僻寂忽發
無驗急起擠之水携其質歸更詰商家擊門
問何不行商妻遺視舟無有也問奴奴言
舟不見主人莫知所遺也乃姑以聞之
縣逮舟人鄰比詞詢反復卒無狀由是歷政
莫決至此令因屏入獨詢商妻始舟人來問
將言語情狀乃若何妻云夫去久舟人來擊
門門未啓遽呼曰艤舟如何官人久不來下
船言止此耳令却屏婦召舟人詢狀其語同
令笑曰是矣殺人者汝汝已有服無他證矣
舟人譁曰何服邪令白明知官人不在家所
以扣門稱娘子豈有見人不來而即知其不
存乃不呼之者乎舟人駭伏遂正其法此亦
神明之政也惜逸姓字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鉗有庖人傳其
處咸謂其竊之何疑告捕繫獄拷掠不堪竟
誣伏索其贓無以爲對迫之湯云在壇前某
地如其言覓之不獲猶繫之將斃焉俄盜以
鉗系金絲游於市市人疑之執於官乃衛士
也適云既竊之遽無以藏遂瘞之壇前只祿
取系耳官與俱去發地得之乃密比庖所指
處相去數寸而已或前發土微廣則庖人蓋
物矣訊獄亦誠難哉
舊傳一事有巨室主婦歲當晨時獨騎往試血
智視朝出墓返爲常一日晚臨城不及入矣
又不可返田舍因就城下巨室假宿其家館
之樓寢詰旦日夜不啓戶主婦久伺訝惑排
閤則殺死於榻矣居鄰聞之官數政莫之能
明竟歸辜於主翁後御史監決翁瀕刑因號
冤御史乃止即往其家究察周視樓居見旁
垣有補甃痕因問此補垣外何鄰乃一隸人
也召之來錄其家口縫曰某某主一女久居
母族審初去時正婦死一日前也御史曰得
之矣立命呼女謂之曰汝姦事吾知之矣可

吐實無嘗吾刑女即陳與東鄰少年郎私召
郎至亦具狀本末爲姦已久每姦佩刀自衛
是夕穴牆入便登牀女拒之因忿手刃焉蓋
所即者婦婦以爲居停主人拒之耳獄具斬
郎論女如法此事盛傳而多異詞或云御史
爲吾鄉盛景或謂事後白于法司發之者爲
嘉禾項尚書又以爲白主事丁辛戶云皆未
審酌

又延歲陝西丁四官人事亦相類某氏有婦與
小姑春日在園中作秋千戲園前短垣外臨

卷之三

三

官道有美少年走馬牆外駐而寓目二女嘗
見之皆興感慕因問侍婢識此郎否婢令人
物色之報云丁四官人也此郎故不知少年
自去明日鄰姬來與二女周旋之頗言小娘
昨見丁四官人乎女以爲得其情頗發癡姬
曰毋庸諱我此來正爲丁郎耳郎昨觀芳儀
固深傾注二女稍聞郎跡姬盛稱其美姬
見小姑有動意入其寢識其戶徑而去入夜
女滅燭不寐惟忪若有所伺宵深忽一郎踰
垣而入暗中即聞女房女誰何之小語曰我

丁四官人也女默然携手入就寢未明而逃
初不睹其面也是夕復至亦在暗中相處荏
苒數月一日女以事適外家且久未返兄嫂
遷寢其室亦滅燭而寢郎來見扁戶數窺而
入遽登牀捫女得駢首枕上即取所佩刀斷
雙頭而去詰旦家人入視見之不審何故直
以爲盜聞于官緝捕無狀後至一上官錄之
因沉思良久謂翁媼曰若子婦故居此室邪
翁媼言故爲女室斯夕偶暫宿耳上官命召
女至訊之即承與訂讎遽行至詞之愕然無

卷之三

三

答女言前事丁亦惘然曰是自從牆外偶駐
雖見秋千事初無謀念小玩而過其後事畧
不知也顧安得終妄若此官猶以爲許問識
之乎女言每來輒在暗中終不及早圍不識
也官更沉慮因逮姬掠之姬乃不能諱初二
女偶語時姬伏鄰壁聞之因宛轉以屬其子
耳捕子至即具服言又與女私甚密是夜見
其閉戶疑其他也入襲之果與男子並寢遂
戕之耳不知其非女也於是各正其辟此與
前事又甚傳者似亦以爲審確且云數年內

事未知參互傳之或本二端云

京師有盜劫一家遺一冊子旦視之盡富室子弟名書云某日某甲會飲禁地議事或聚博狎娼集地云云大都如此凡二十餘以白于官按冊捕至皆所說少年也良以爲是各父母亦頗自疑諸兒皆不逞事豈信邪及究羣小飲博諸事悉實蓋盜每偵而籍之也少不勝榜毒誣服訊賄所在浪官埋郊墟外東南角頭發之悉獲諸少相顧駭絕本妄語何爲爾遂結案判決其指揮疑之數呼聽諸少言

天亡我徒第感公恩耳亦復何辭指揮聽思父曰吾左右中一髯職篆馬何得每訊斯獄輒侍側因復引囚鞠數四察髯必至他則否粹呼而問之髯曰然吾職也焉知其能指揮曰爾欲潰膚邪呼取炮烙具髯扣頭曰公母張皇恐外漏逸賊願屏左右乃曰初不知事本末惟盜賂祝令每治斯獄必記公與囚言馳報耳先與若干金約事訖足之前後獄情賊罔不知今聚以伺我幸昇之衆請悉擒以自贖指揮令數兵易雜衣與往至僻境盜賊

集以問兵悉執之一人不遺向發賊乃得報宵瘞之耳遂以伏法

嘉定有少年曰徐達巧黠而亡賴聞一家將嫁女偕持櫛具去爲女開面即復謀爲婚筵茶酒嘉會日達相事未終輒不辭而去約三惡少共竊女昏時二少辟後墻外達復入供事至入更女獨在室突入急負之奔至後垣開闕授二少復閉門入公出前門而去乃趨同挾女去如飛女羞怕不能呼喚俄而其家失婦訝惑之鄰奴謂家長茶酒索之賴數牌

睨新人殊似有姦態兩度不辭而去可疑也女父母亦言開面事二家奴僕咸曰渠非木伎業人直造姦耳因俱入後巷追之巷甚永而無旁岐二少見勢迫棄女而逸達獨持之行無計脫去道道旁有井遂擠女其中衆既追返達就執訊之不伏待旦上官始吐實與往檢覓果得屍然而男子也達亦自怪逮二少對同達舅姑或謂事由父母又逮之及如人兩家鄰交訊皆無可言官不能決榜召屍一偏亦終無認者乃獨繫達少數拷掠竟無狀

居歲餘官方引問達適開封其縣解至二四
一男一女達回首見之大駭號叫久昧女所
在此真是也鬼邪官召前問之始得其實方
女入井皆不死大呼求救面追得達喧譁擁
回不聞井中聲也將曙纔有二男子井旁過
即開封人同賈於松而歸聞聲趨視因以甲
下井肩女一以布接出之既出乙視女忽念
甲貲厚因而戕之則誰知者顧獨得美婦兼
其貲非計邪遂下之石甲斃焉即所疑屍也
已問女得故曰若當從我逝矣我開封富家

野史

卷

若幸爲我妾而勿道實於我家人不然若爲
人女婦而外逸尚可返復女婦乎女懼從之
至乙家甲家來問乙甲耗乙言分手於蘇州
女如乙戒而乙婦極悍毒女百端女絕不能
當一日乙出女謀諸鄰媼媼言若固無罪特
從誘脅來何苦忍如是因導之奔訴於官於
是逮乙於女解來審驗耳令聞之大駭息因
請正乙誅而論達少如法還婦於先夫焉
秦中有僧約衆期焚身錢鏐全集至時果就火
士民擁仰巡按御史聞之來視令止炬扣所

頰三四不應御史訝令人升柴棚察之僧但
攢眉墮淚凝手足坐不動不言御史命之下
亦不能乃諸髡縛着薪上加以緇袍而麻藥
塞其口耳伺其甦訊之乃知歲如此先邀厚
施比期取一愚髡當之也遂抵于辟今有姦
僧道僞作坐亡者往往以鐵梗入死人穀道
釘着座上也

諸民惟緇徒不可盡察大姦賊多索其中頃一
賊尤惡南京城外僻地有婦人探親獨行一
兒遙尾之至迥寂處迫而調之始以好語不

野史

卷

從繼以財賄又不從既以威脅拔刀撼之懼
而從焉既復謂婦我欲觀爾雙乳即推仆墮
莽中踞坐其體取囊間利刃割取兩乳頭裹
藏而去婦痛絕而甦適兵馬巡邏過之見婦
仰臥道側口不能言但指胸臆間又指賊去
路官知其故亟令追之不遠獲焉乃以抵罪
扣其割乳乃將爲煉指之用蓋割乳頭之皮
包於指上復以藥物粘牢燒之內肉了無與
也凡燃指煉頂刺血之類蓋皆有術而此事
亦可備訊鞠之一知

先公說宣德中一日未申間天裂於西南視之
苦十餘丈時晴碧無翳內外際畔了可察其
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久乃合

鳳陽宿州民張真妻王氏孕當產臍下之右痛
不可言凡歷三月憊苦委劇成化十八年三
月一日亥時腹右畔開裂一處產出一男鼻
準中有黑痣一巡按御史周蕃具聞于朝
弘治庚戌三月陝西慶陽府雨石無數大者如
鵝鴨卵小者如雞頭實皆作人言說長道短
奏疏云爾

卷一百一

十一

已酉歲闕里孔廟災初火發於樹抄俄及殿廡
室宇不甚燬焚蕩古木甚多惟先碑刻成付
煨燼

甲寅六月六日蘇州衛銅印大熱不可持以布
裹而用久之始復

戊午月日蘇州水溢不分江湖陂塘溝井
一時平起數寸頃之即平予在友人園池中
正見之後乃知所在甚廣南盡浙地北盡邳
徐正古揚州境也

成化初上元民女張妙清與兄張二嫂陳之室

連壁兄最與嫂偶而出女不勝姁想呼嫂如
同卧問狀且與歲效爲之遂感胎事聞法司
擬以不應得爲之律後竟生子猶處女也官
令兄育其子又鄆縣民出娶妻與婦同處
慕夫兄成疾家隱其將殆而不改爲姁通乃
令伯氏從帷外引手入衾少拊腹逸去以釋
婦想婦亦遂感胎產一掌焉前事與姁多比
丘尼阿鑿國仙人事相類後事與零陵太守
去飲小吏殘水事意亦相似宇宙之間何所
不有

卷一百一

十一

國初有尤六十者南京人父以六十歲生之因
名六十絕有力途人或不識與競六十不怒
更好謂哥且來遂持其襟袖至廊簷下以一
手扳起柱引裾壓其下知而懇之乃舉柱出
衣他如此甚多當時以勇名遠近成化中義
興人王昌四力尤絕衆治田不以牛身犁而
耕妻駕之昌一奮土去數尺或抵膝膝爲之
動嘗餽運肩舟桅而櫓焉前後十鍾達數百
里他舟人不知昌乃或侮昌昌曰若欲以衆
侮我邪雖百人胡能爲衆患集百許人爭擊

昌昌持檣拂左右及拂者無弗溺山行見蠅
蝸起叢薄眠之有巨虺長十尋昌走不竟蛇
蛇將尾而寘之口昌怒提蛇尾振之擲空中
迨地死矣行遇搏虎者持鎗又來昌弱其具
都折而委之拔巨竹削其端廉甚治以水火
治未就虎突至後昌不及運竹便以兩手搯
虎兩膊又交執於一掌抽腰間竹刺入虎喉
信手擲起踰背後樹杪而墜斃焉或又虛其
力輒手足撼掉不休連舞出中擢林木數株
運弄之或提頑石行百匝而無爲于室則索

卷之三

三

綯如杵數十丈寸寸搗斷之力稍解云昌有
女力肖其父陸有修艦衆莫致之水造昌廬
命之昌病命女往辟人獨盪舟手及舟舟在
水矣余朝制選將軍謂直戰者號身力相應
以長八尺所司以木架高八尺選者擔五十
觔輒行殿廷二匝爲合格

吳邑朱生宣德中商湖湘泊舟官河下其旁四
方客雲集娼船環附焉一日傳有名妓新王
二者至衆競出觀果豔姬也一優偕來其船
密比生舟既數日凡生言笑動靜娼罔不密

察有眷眷意數以言挑生生湯應之或日生
登岸獨留一僕在娼移船就僕密問生之年
里性行及其家族生計以及妻之怒悍子之
多寡極悉僕一一語之乃去生還僕以告生
亦不爲意明日晚娼視生在舟使優邀之飲
又潛告生曰君但言延我入舟則我可欲有
言於君耳生從之娼入生舟飲間戚戚無懼
容生數懇勤之亦漠不領情其歌亦不肯俄
去眠榻上生曰小娘子既辱臨近何不開意
爲懽乎娼曰我自不耐煩君勿纏綿也生有

卷之三

三

新衫在榻娼取碎裂之生亦無愠容惟心念
風塵驕賤不足介意酒罷就寢中夜問之娼
顧旁舟無覺者乃低語生曰我有冤欲圖之
人久不獲日者察君父似見君有心人故輒
自求近凡君身家事我固悉知矣獨不見性
度適裂衫及試君度耳我用意精如此不知
君有此力量否若果能擔負則我事乃濟而
君亦不爲無益也生曰吾頗負義畧豈不能
庇一婦女乎娼潸然曰我非娼淮安蔡指揮
女也吾父以公錯調湖廣之襄陽衛挈家以

行舟人王賊乘父醉擠之水并母死焉僅僅
悉盡以我色獨留犯之呼爲妻吾父貲素豐
賊厚載欲商於他不幾日復爲盜劫吾與賊
僅免吾家貲仍罄焉賊欲歸以有我不可進
退維谷遂以餘貲買小舟俾我學歌舞爲京
娼而來此君能復吾仇於官我終身事君焉
妾侍耳因出父文牘示生生慷慨許諾翌日
僂來曰二姐未起乎生太罵曰賊不知死所
尚覓二姐乎優知事誰隨生語投於水生遂
持娼歸家而卒老焉

卷之三

三

蔣震餘杭人素佻浪與二客同賈江南返經諸
暨村中行漸暮不逢居人遙麗微雨作三人
疾步而前俄林間有一莊宅三人大幸立門
下雙扉一闔一半扃震遽推門二人止之震
曰何傷乎此吾婦翁家二人又止之既又雨
甚門啓主人出乃龐眉翁也揖客入且曰適
聞有云云者誰邪震面發赤二客不敢對翁
曰二君請入少周旋此郎既云爾乃吾子行
非賓友之禮何得預伺於外可也語既徑肅
二人入戶復闔二客登堂暄涼後翁又曰途

道間無狀如此豈周身之道乎二客敬謝翁
不知顧少頃進酒食竟不邀震二客又不敢
請震栖栖獨倚雨簷良不堪也然又不可獨
去迫夜雨止月出籠明震聞內稍寂似已寢
去住未決忽聞內附檻小語云姑勿去震以
爲客語湯應之少選又小語云有少物將出
可取之震又唯唯念必二君耳既安享嚼齏
又攘其賄乎然而姑伺之頃更嚮上投物出
視之二襟也中實以女飾飲器黃白錢布震
急負而趨少遠其門又久之聞櫛上輪出二

卷之三

三

人震謂客耳不復近先行去數十步踰者遙
尾之震又念二士及當均賄焉乃止啓檢黃
金重貨別裹之援襟以行尾者亦不敢近冥
行半夜不相覲將黎明二人乃疾逐之及震
視之二女子也睨震亦皆驚欲退震劫持之
曰何去乎急從吾行不然鳴于爾家女不敢
言既從之震挽與偕逝天明入一館密扣之
女曰我主人翁女也幼許嫁某今其人替矣
我不願歸嘗屬意於一嫻家郎期今夕竊負
而逃我伺之不至忽聞父入內喧言門前客

妄語云爾我料爲私卽必矣急收并山貨貨引此青衣爲伴擲襟踰牆以從卽慮爲人覺故不近今業如此則且奈何哉然而既兩失之卽應終附君耳餘固不容計矣靈欣然不待二友徑携之還家給家人以娶之途婦入門甚賢能爲靈生一子已而思其父母不置謂靈曰始吾不欲從瞽夫故冒禮顛沛至此今則思親不能一刻忘殆病矣奈何然父母愛我甚脫使之知當亦不多譴君決圖之靈因謀於一友其人報當爲君効委曲乃至翁

卷八

七

所爲商人貿易者事竟翁款客縱譚客邑中事客言三年前餘杭有一商而歸道里間以片言得一婦仙邑人也翁寧知之乎翁曰知其姓邪曰聞之陶氏也翁矍然曰得非吾女乎客復說其名歲容貌了了翁曰真吾女矣客曰欲見之歟翁曰固也翁妻王媼屏後奔出哭告客吾夫婦生只此女自失之殆無以爲生客誠能見吾女傾半產謝客耳客曰翁媼固欲見之得無難若婿乎翁曰苟見之慶幸不遑尚何廷情爲客曰然則請丈人偕行

矣翁與俱去既相見相持大慟載之以歸婦女哭絕分此生無復聞形迹誰復知有今日哉婿扣頭謝罪共述往語翁曰天使子爲此言真前定也何咎之有遂大召族里宴會成禮厚貲歸遣之復禮客爲媒遣貲甚夥云事在成化間

卷八

七

野記四卷



野記四卷

浙江鮑士
恭家藏本

明祝允明撰允明有蘇材小纂已著錄是書所記
多委巷之談如記張太后遺詔復建文年號一事
張朝瑞忠節記已辨之至謂永樂大典修輯未成
而罷則他事失實可知朱孟震河上楮談亦稱允
明所撰志怪及此書可信者百中無一云

皇明紀畧一卷

〔明〕皇甫錄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歷代小史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明記畧四

卷》提要

歷代小史卷之八十五

皇明紀畧

長洲皇甫錄著

後湖志國初天下戶計一千六十五萬二千七百八十九口計六十五十四萬五千八百一十二至弘治十五年則戶計九百六十九萬一千五百四十八口計六千一百四十一萬六千七百三十五國初田土計八百八十萬四千六百二十三頃六千八百畝稅糧二千四百七十二萬九千二百五十石至弘治十五年田土計四百二十九萬二千三百一十頃七十五畝零稅糧二千四百四十八萬八千二百二十三石六斗一升如此則戶日衰而田愈少有司不察漏開冒報之弊徒為重役加派之徵無惟乎民之日困而偽

之日滋也

八十五卷

太祖高皇帝生於盱眙靈跡鄉土地廟父老相傳云生時夜有神光燭天明日廟忽移置東路今其地方丈許不生草元至正乙未夏渡江自和州取太平路丙申春取集慶路丁酉春取寧國路秋取揚州路戊戌春取建德路冬取婺州路己亥秋取衢州處州路庚子夏取信州路辛丑冬取饒州路壬寅春取江西諸路癸卯秋克偽漢陳友諒甲辰春稱吳王湖南北江東西諸郡皆平秋取廬州路乙巳春取寶慶路夏取襄陽路丙午春取高郵淮安徐宿濠泗穎安豐諸路冬取湖杭嘉紹諸路丁未春取沅州路秋取平江路張士誠平冬取益都路及濟寧萊州東平由海道取福州戊申春即皇帝位南取建寧延平路北取東昌路秋克燕京元帝北遁遂

清中原天下一統萬古帝王所自立之地穢于夷狄者百年一旦取而復之

國朝科第自洪武庚戌至甲寅五年皆秋試辛亥春試宋濂所謂二月會試畢三月太祖幸臨豪八月駕旋九月廷試傳臚唱名於午門外是也會元俞友仁狀元吳伯宗十五年以後仍舉秋試而春試定於乙丑方孝孺撰南畿鄉試錄序謂至甲子而始盛乙丑春試會元黃子澄狀元吉安登科錄作程以善平陽縣志作丁顯當是戊辰會元施顯狀元任亨泰辛未會狀元皆許觀即黃觀登科記作韓克忠雜志是年狀元福建陳郊太祖以一榜皆南人覆試得克忠以下皆北人故陳郊無傳甲戌會元彭德登科錄不載狀元張信丁丑會元宋琮吉安題名記以尹昌隆為狀元或云

歷代小史卷之五

宋琮陳郊皆除名故以尹昌隆為首陳郊憲鳳梧言國初有唐狀元者以事除名故登科錄缺而國子監碑亦廢疑即是科也庚辰會元缺狀元胡靖即胡廣廣與楊濟同與廷試初擬濟為狀元而廣次之上偶問今年狀元何人中官以胡廣人對蓋謂濟也館閣誤聞遽以廣為第一永樂甲申會元楊相水東日記作劉子欽狀元曾榮丙戌會元鄭文興吉安題名錄作朱縉狀元林環己丑會元陳越宋樂七年試畢上幸北京至九年辛卯廷試狀元蕭時中見王直撰錢文肅神道碑壬辰會元林誌而狀元亦擬之太宗曰馬鐸氣象廣大林誌學問淵源當以鐸為首誌次之故馬鐸為狀元乙未會元洪英狀元陳循戊戌後皆有錄可考而永樂甲辰狀元初定豐城孫曰恭文皇曰朕方用刑尚寬期無為而

歷代小史卷之五

化遂以無為刑寬為首曰恭第三水東日記謂臨汀張顯宗狀元及第前一夕高皇帝察下有一勾掛兩絲墮地撫汀志皆載顯宗進士及第按顯宗當為汀之寧化人及按地誌作丁顯日記誤也正統戊辰廷試前一日上臺儒釋道三人來見傳臚狀元彭時儒士榜眼陳鑑皆為神樂觀道童探花岳正嘗為慶壽寺書記東里集載豐城朱善字倫萬初授教授洪武八年起取赴京廷試第一除翰林修撰後至文淵閣學士不知是舉為何名荅州志載程瑗登洪武丙辰科進士任御史于廣楊廣登洪武己未科進士賓任給事中辭任中都國學分教則庚戌以後乙丑以前皆舉春試矣盧熊作吳郡志謂洪武四年金壽榜璿崑山人續志者皆以列於狀元施舉之前歷考崑山志及訪崑之耆舊皆無所謂璿者練安子寧作金川玉屑集有送花狀元奉詔歸娶詩亦無考太祖於國初所克城池專用義子作心腹與將官同守如得鎮江用周舍得宜州用道舍得徽州用王駙馬得嚴州用保兒得婺州用馬兒得處州用崇合真童得衢州用金剛奴也又有馬兒孫兒其後悉令歸宗周舍即沐英見史傳而功臣錄載朱文剛朱文遜亦皆養子文遜取無為州與守將花雲拒陳友諒死難文剛即柴舍與耿再成守處州被苗帥賀仁德等所害都指揮使徐司馬即馬兒都督參事何文輝元帥世隆孫也即道舍武宗時被寵遇者亦解義子勇士教坊伶人多冒名其間不可悉數如朱寧朱安者宦官子弟也許恭江彬者武冒也周惠壽者中書也其與國初養子異矣

太祖吳元年八月命左相國徐達平章常遇春征張士誠御戟門集將佐諭之曰卿等討張士誠戒飭士卒毋肆虜掠無妄殺戮毋焚台龍毋毀廬舍聞士誠母蔡姑蘇城外慎無侵毀其墓汝等毋忘吾言大抵克遠者必以成功為效樹德者必以廣恩為務卿等勉之諸將再拜受命張母墓在盤門外人稱為太妃墳百餘年無敢樵採者太祖之德厚矣弘治間一達官之子知其中有可欲恃勢肆奸盜發之得其金寶鉅萬益富橫吳中後屢為人訟於按使竟以賄脫嗟乎太祖之法能行於草昧瘴蕩之時不能行于昇平安養之日能行於披甲荷戈之士不能行於世祿統禪之子哉

太祖嘗曰極刑之家五服內子弟不無怨恨不許用為官吏永樂二年李衡舉進士自言臣父洪武中死於法不敢違例干進上曰

四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五
古之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朕不爾罪宣德七年上命大學士楊士奇曰舜繼鯀用禹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种亦極刑之家今不在近侍乎汝於勅諭中許過犯子弟有文學才行者並聽舉用今刑喪過犯之禁當止論本身而官吏往往受制何也

太宗嘗命翰林院覆試下第舉人得張鉉等六十人賜冠帶入國學以俟後舉又嘗進副榜舉人親試之拔三人入翰林時復有副榜進士之例

太祖即位追封繼祖為義惠侯妻姜氏為夫人繼祖蓋嘗割地以獎皇考妣者也

宣德元年以蘇松嘉湖諸郡多豪右不法命大理卿胡榮參政葉春錦衣衛使任啓御史賴瑛按治之一時被沒者凡數十家

唐宋宗室得舉進士皇明典禮凡鎮國將軍以下有文武才堪倚任用者量才授任不拘原定職名品級按國初靖江王守謙出知東

平州後宗室日驕無志於用太祖之法弛矣

子在儀部得聞安南所進鄉試錄稱承宣使阮公正參議陶正卿洪德二年辛卯秋八月集骨內士試之制分四場一四書五經義二制詔表三詩賦四策列所取七人曰阮其吳子盈范頌黃綸劉汝虞武敬武德清前叙海東府雲長州知州范托後叙海東府萬寧州知州黎化策中稱聖朝格運太祖高皇帝以天錫智勇之資躬億兆君師之任首設明經之科以求鴻碩之彥其規模洪遠矣文皇帝克詰戎鼎新科目文武並用各適其時皇帝聖神文武奮發有為敷責前功規恢盛治科舉既已舉行文武又以並用

歷代小史卷之五十五

五

則我列聖德化被於海外者可徵也

憲宗皇帝受終日英宗遺言不用殉葬宮嬪此最盛德事也故

憲宗賓天下亦有是命克遵先訓以貽後昆世守為成法云

成化間楊文懿公守陳嘗具疏言國戚史不可減建文中朝政與忠

於所事者史官皆闕畧無傳及今猶可補緝疏未上公逝矣弘

治時禮部主事吾蘇楊公循吉嘗遣子疏復建文廟號中沮近有

革除錄板行天下然一時死義之臣漫不可考者亦多也

夏忠靖公原吉嘗諫征北虜獲罪籍其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无

器而已正德初兵書劉公大夏既謝政逆瑾窘摘以事遣官校

逮繫檢其橐惟俸給三十餘金公以與之官校感涕不納二公皆

湖人也

唐尉遲敬德與我朝常遇春俱封鄂國公謚忠武蓋不但勇畧之似而功烈亦相伴也

正統中民間有輪穀一千二百石遭行人賈重書旌義之表其門

太祖發建康往濠州省陵墓濠父老經濟等來見上與之宴歡甚誠

其訓導子孫為善且曰濱淮諸郡尚多寇兵不宜遠出此與漢高

過沛使父老佐酒事同而慰勉之意尤拳拳也

右副將軍李文忠獲元諸孫的買八刺等送京師獻俘太祖曰古

者雖有獻俘之禮武王伐商曾用于但令服本俗衣以朝仍賜衣

冠建第龍光山封崇禮侯

宣德四年都御史顧佐憲度嚴明有吏挾私怨据佐賣放諫卒上命

佐自治之且曰易被以給舊薪不足為過也今京官俱給柴薪皂

隸銀兩疑始此

太祖嘗以太醫院使為京山院判却有才鄭德素有功年老特令致

仕而以其子代職今太醫院官族得隸籍供事疑始此

文皇嗜沈度書法嘗鑲其名氏於笏塗金以賜度孝宗極嗜之官

其孫世隆為中書舍人

弘治癸亥以往孝宗時召內閣部院大臣於文華殿或寶座後平

臺間咨訪時事慨然欲復祖宗之舊時大學士劉公健李公東

陽謝公遷在內閣學士具公寬制詰侃公岳戴公珊楊公寸隨皆

召自南都岳為吏部尚書珊為右都御史守隨為大理寺卿時戶

部周公經禮部傳公瀚兵部馬公文升刑部閔公珪祭酒謝公鐸

既而尚書許公璉劉公大夏韓公文都御史史公琳張公敷華侍

即王公鑒相繼代任一時得人甚盛政事多所興革而士之沉抑

者舉用殆盡

國朝事蹟永樂間凡郊社慶成聖節皇太后壽誕東宮千秋節祭

太廟社稷先農皆賜宴今特慶成有宴皇太后壽且賜麪聖節

給宴賞鈔諸祀分帑而已

正德庚午太理評事羅僑疏請視朝經筵上大怒逆瑾欲薦僑曰使

僑入內乃知從違之勢於是廷臣會議莫敢出言予奮筆草疏曰

僑之輕言固迂妄當誅而僑之敢言則忠誠可憫舉朝稱善上

怒亦解僑僅免官去

逆瑾時又詔餘姚人輕薄不許選京朝官有在任者皆調外後又詔

下江人不得濫用

天順間李賢自即署入翰林歷至內閣劉崇益自方面入為祭酒正

正德間劉宇自縣令歷都憲曹元自即署歷方面皆驟至內閣王

雲鳳自臬司為祭酒事同而公私異也

太祖嘗命狀元張信訓諸王子信以杜詩舍下簪穿壁四句為字式

太祖怒曰堂堂天朝何識謂如此腰斬以徇經生信四明人時為

翰林修撰

國初選庶吉士分置府部如乙丑進士于子仁為參軍府庶吉士見

劉三吾送行序永樂以後始隸翰林院命學士教之

國初李秉正犯罪免歸備其四歲女為質大祖命腐之以為不父

者之戒見御製集

六科遇公事差違除都給事中不動餘以次行正德庚午冊封占城

國王禮部請以給事中李實為使內批還著李掌科去蓋指禮科都給事中李憲也謹嘗以為皇門且曰爾等出入天子之門故稱皇門父勉之當時以為笑談也

正德已已詔問教坊童孺百人送鍾鼓司習技又詔天下擇其技倡優以進時廣平進筋斗色數人技巧絕甚瑾誅乃移檄止之

國初考試官雖儒士亦在所聘惟其人而已後專任教職乃有遺珠之歎弘治甲子禮部謹各省主試以進士為之而不拘見任致仕故少卿楊瀛以服闋主浙江試主事王守仁以病痊主山東試言官劾楊為不孝王為不忠法遂廢至嘉靖戊子復行之而兩畿同考亦用京朝官僅兩試而止

光祿寺凡供用內府醢祭果品俱用簇釘飭工甚費厨役恒苦之

孝宗察知其狀命改為散裝且曰奉天格祖在誠孝不在侈美也自後率以為例時予適為膳部員外郎

伶官臧賢頗解音律能作小詞為武宗所眷得賜殊服優寵嘗奉勅祠于泰山攝卿而行後乞骸歸西山自號雲樵尋被召用特賜堂名曰勉起中外于者爭以奇貨賂之得所願者賢報以名香目曰雪中春信為朱寧中傷杖死賢父亦以技受寵于憲廟任為中書舍人

禮部社用上戊先朝偶以事遲至中戊遂因循之弘治間御史四明金洪疏其事洪素刻薄至是尤極矜肆將使禮官屈意上察知之視朝後召禮書張公昇於寶座後命止且揭帖陳所由以進洪疏免覆明日詔復上戊若不與洪者中外稱快焉

景泰間內閣商公輅等協府院奏西廠太監王盾年幼百戶常英奸惡肆志遂罷西廠至正德間始復時又立內刑名廠逆瑾主之未繫一人而瑾事露首下焉若為瑾設者

仁宗設弘文館命翰林學士楊弘濟侍講王汝嘉居之以備顧問又擢給事中何澄編修楊敬與儒士陳繼共事見繼送何序館在大內之西正統初始革

朝廷缺經筵官內閣悉於翰林中選正統初章后內批云如何不見推舉外官於是劉球等數人自部屬進

永樂四年八月集翰林儒臣及修書秀才十數人于丹墀內同賦白象詩擢右庶子胡廣為第一王涯為第二餘賞賚有差

孫賢當廷試日上偶行至其處問其姓名對曰孫賢上因誦但願子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孫賢之句諸臣遂疑上注意於賢幸狀元及第矣

景帝即位始求顏孟周程朱之子孫各一人為翰林五經博士世其官以奉祠

武宗時以工部尚書才公寬摠制三邊公率師大敗比虜乃悉命左右追襲無一人自衛者於是公平日所慢士得詐為虜伏兵執公殺之竟莫能究徐參政珣時為西安守知其事

嘉靖初其肅都御史許銘以減省軍餉被衆焚其廨宇而殺之大同都御史張文錦委參將賈鍵開白溝河鍵以苛刻為衆所殺文錦執其首惡將按之竟亦被害

正德戊寅冬駕幸揚州河水方合上問何時當解江彬對曰立春然尚有旬餘日也上曰春迎之即至耳焉能俟之命迎春於楊

州之東如明日百花盛開河水漸臣民駭觀

武宗自南都還駕過鎮江幸閤老楊公一清第連夜暢飲製數詩刻于堂又愛其假山之勝取數石去幸閤老斬公貴第撫其柩還番僧善呪者憾之

武宗嘗伸邊妓劉氏時稱為劉娘娘劉恃寵畧不以上為意苟有所忤輒稱病不起上為之失措然多所規輔如蘇杭之行決矣而劉以百計止之上幸鎮江劉輒先過江遣人促駕刻期以返於是衆不以為怨竟免於禍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如七品官月支本色米七石足以養廉後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分拆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拆色又改外官月支本色米二石餘皆拆色拆色以鈔為準米一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十

石拆鈔十五貫或二十貫鈔法不行不值一錢布一疋值銀不過五錢折米二十石京官折俸四五年不得一支外官或通不得支其何以養廉其何以使之不貪

建文嘗有詩云是日乘輿看晚晴慈慈佳氣滿金陵禮樂再興龍虎地衣冠重整鳳凰城人以為文皇識也

都太僕言 仁宗監國問諭德楊士奇曰哥密器可復陶否士奇恐啓玩好心答云此密之變不可陶他日以問贊善王汝玉汝玉曰殿下陶之則立成何不可之有 仁宗喜命陶之果成士奇不悅後以王弟汝嘉卒其子乞基銘于士奇其文有云汝玉汝嘉同居禁林而長厚之德人於汝嘉無間言蓋亦為此而發也

太祖嘗以胡大海配享晉下臺廟封楊國興為宜興城隍顯佑伯

太祖征陳友諒於鄱陽湖被圍甚迫介士韓成請服龍袍冠冕誑賊投水死圖解友諒平上念成忠賜封高陽郡侯建祠於康郎山有司歲時祭祀于觀授散騎舍人論者謂成與紀信誑楚事同而成之食報則異 文皇靖難時有一瑞服建文袍帶赴火死此又與紀信韓成事同而其姓名無傳焉可慨也

宣廟好促織之戲遣取之江南其價騰貴至十數金時楓橋一狼長以郡遣覓得其最良者用所乘駿馬易之妻妾以為駿馬易必異竊視之躍去矣妻 懼自經而死夫歸傷其妻且畏法亦經馬劉瑾擅政忌張永輒已乘逆鑄之隙命永帥師討之意儲勢方熾永遽無功因可剪也永未至安化鋪就擒永初出師奉勅乘馬由馳道上親送出正陽門瑾益不平計其歸必復 由正陽門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十一

入列衛校侯而擒之永竟入崇文獻俘既畢上曲宴於豹房語其治永因陳瑾反狀上曰瑾反欲何為曰欲為天子上曰彼為天子必有安我處永曰彼為天子尚有安陞下地耶上怒然已醺醉夜分矣永急呼馬永成等扶上乘馬排闥門瑾以直宿閣中怒出不遜語永曰上在也瑾益怒罵不置上始知瑾狀命繫於菜園待罪明日下內刑服又明日捕瑾黨俱下錦衣衛獄詔百官廷鞠瑾顧左右廷臣曰諸公有今日誰不由我若我及諸公宜皆知之衆惶汗歛避惟駙馬蔡公震禮書白公鉞正色叱曰亦有不由者乎命批其頰按以叛逆

正德戊辰廷試閤老焦公芳以其子黃中不得及第僅居二甲第一遂奏制刻其所對策并刻三甲第一者是年庶吉士入院僅四月

而授編修黃中與吏書劉公字子仁力也踰年黃中出使特陞侍講後以瑾黨皆免歸餘多外補實黃中仁累之也

弘治乙丑春朝鍾新成而細忽絕奉天門寶座下階石忽自製五月上崩崩之日大風拆木黃沙四塞有見黃袍人乘龍而上者

正德初逆瑾等入黨被寵而王岳獨守正每言上動靜於內閣故諸臣得以實諫瑾察知忽傳旨命岳南京鎮守刻期遣行復使人偽為衛校持旨追至清源賜死截其耳以為信於是偽詔斥內閣部寺科道數十人文士之禍始慘矣

八黨自王岳死後但存五人瑾與馬永成谷大用魏彬張永也外雖和同內實相傾及瑾誅魏彬在司禮監馬永成欲易鎮守內臣勅仍與刑名等事彬曰已有詔革不可復行永成怒曰凡事吾輩同

歷代小史

卷十五

十一

議爾何敢專因毆彬二人訴於上兩罷之乃以張永管司禮監無何永為內官能茂奏謫孝陵司香谷大用亦以事罷京師謠曰馬飽不用喂鼓破不用張五人同一心劉瑾去頂缸方音呼魏為喂谷為鼓也

王文恪公言宣德間巡撫周公忱會計入朝上命置酒於樂館集公卿大臣侍飲極歡東里公獨不豫是日一學士醉歸忘其帶詞林為賦醉學士歌

宋制科先命從官各舉平日所為文五十篇於學士院中選而後召試弘治癸丑以前凡選庶吉士必先期呈所為文於內閣謂之投獻殆亦制科之意後請其名廢不用

洪武癸未 文皇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災皆以其年八月會試明年

三月殿試於是有前後甲申科之稱正德庚辰以 武宗南巡其年春會試明年三月殿試於是有辛巳科三科皆登極之年殆運數使然

菽園雜記楊文貞公妻早世止一婢侍 太后常召入內見其衣服甚陋命嬪御為粧沐且賜衣飾笑曰楊先生當改觀矣

常遇春死子昇以罪謫戍廣西戴平巾肩輿呵從 太祖令人往刺之昇覺乃自盡

李景隆初禦 文皇既而降為 文皇所薄舉家置獄中正統間始釋其後

正德十四年諫止南巡請戮朱 江彬者俱被譴謫主事陸震行人李惠孟陽俱挾死

歷代小史

卷十五

十一

國初冬至正旦節百官皆賜宴 高皇曰設其祀先奉親於朕有不安也乃命賜宴賞鈔今聖誕節亦以為例國初條例與會典差異

難其渡江吏部尚書張統自經於部之後堂一妻二妾二子六奴隸相繼投池中死此革除錄載而未備者

正德間刑部吏有被即中捶辱者乃指其盜易職網事訴瑾瑾按實曹臣悉被黜而提其吏為刑部司務諸曹皆不能安張彩言於瑾

改易州幕官 成化間朝行忽自相譖授如有鬼物使之者而實無所見也上亟遷宮竟其測其故

洪武三十二年四月建文以謔言遣人因相獻王于宮城欲執之獻王具衣冠赴火死門宮皆從之見解公縉所撰神道碑文

宸濠之叛也上傳旨云便着提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後軍都

督府太師鎮國公朱壽親提各鎮邊軍前去征勦蓋自謂也

正德十四年三月六日即中黃筆陸震奏為陳言圖治聖學通言

路正名號戒遊幸去小人建儲貳等六事其曰名號指上自稱威

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也曰遊幸指上幸大同太原陝西榆林延

綏諸處也曰小人指朱寧江彬奸狠倣謾不誅則天下之亂必自

此始也二臣皆被責百數震死鞏罷職去彬使人追刺於途有管

洪主事知而匿之給刺者已前往矣鞏得微行免於難嘉靖初

詔起為大理寺丞未幾貴傷之疾發卒

正德已卯逆濠傳檄有顛覆典刑壞亂紀綱朝儀盡廢廟祀不脩建

寺禁中路處妓女玩弄邊兵身衣異服至於市井收取下流賊賤

歷代小史卷之五

十四

靡不樂為蓋造行宮於宣府稱為家裡東至永平諸處西極三邊

所過掠民婦女索取贖錢穀逐諫臣以拒南遊之阻既奪指揮之

妻稱為馬后又納山西所獻娼婦呼為娘娘等語

正德五年六月上自稱大慶法王命吏札二部便寫勅諭印與他時

予為儀部即中專印事

弘治戊午秋仁壽宮災正德甲戌春乾清宮災嘉靖改元夏日精門

災乙酉夏仁壽宮災

古人謚必有議謚不當則加貶削我朝之謚國初猶存公道如魯即

曰荒伊即曰厲是已其後惟官尊者有謚謚定無改奪者古意蓋

蕩然矣又官由翰林方得謚為文而劉公球謚忠愍以其節也若

魏文靖公驥業文莊公盛吳文恪公訥姚文敏公夔即文莊公實

則翰林之制安在謚以易名故陳公文以翰林謚莊靖若尚書金

公忠謚忠毅王公文謚文愍則易名之義又安在乎

晉開印綬監一老內使云國初鑄將軍印十六顆見行者十顆即征

西征南征勇征蠻諸印是也餘貯御榻之側有事則請而行之又

按條例國初鑄將軍印紐有立虎伏虎單火珠雙火珠之別其文

則皆風字篆取其神速也

成化間山西陽曲王以敗倫肆惡問革為庶人求辨至百餘本皆被

切責正德初逆瑾受賂銀二萬兩特旨云鍾鍍堆復王爵自是求

復者蜂起矣

弘治丙辰科道官交章極言皇親壽寧侯太監李廣事朝廷震怒悉

下錦衣衛獄僅存三教人署事而已人皆危之翰林楊公守陞以

歷代小史卷之六

十五

書厚諷屠太宰鑄乃協群臣力評於是僅免

孝宗嘗罷朝宣都御史戴公珊於寶座後問近來御史在外多生事

害人珊對曰有之由吏部所選也上曰吏部選在一時爾之教

誨在於平日何得但言吏部耶今宜察其甚者一二人奏來處治

自能懲百矣珊愧謝而退

孔廟去朝堂數里凡春秋祭皆在夜分時禮畢趨入朝稍緩即誤

弘治已未刑部主事陳鳳梧奏言是祭丙而非祭丁也上然之命

百官是日免朝著為令

朝制端陽節賜百官摺扇絲索寒至賜百官戴煖耳正德間以時賜

百官穿紗羅紵絺

孝宗之崩病熱也院判劉文泰以熱刺進上過甚索水執不可關臣

有進爪者 上啖之僅能出言召大臣受顧命於是文泰下獄然
僅滿廣西戍而死

國初太學成 太祖喜曰有儒者在此坐蓋言太學也時上偶坐廣
業其後生徒出廣業者率多顯貴視他學特盛遂相傳為上言也
吳文定公卒後朝廷贈官議諡命祭葬仍官其一子為中書舍人特
公長子與已承蔭為國學生部以次子與進 上特改與為中書
舍人而以與補國學第不可先兄也群臣嘆服

弘治間太監何文鼎以皇親入禁城觀燈諸事極言下錦衣衛雜治
究所主者文鼎曰有兩人但不可執按曰姑言之曰孔子孟子也
文鼎死猶能於禁中拽銅釘作聲若稱冤者 上特命勒碑祭之
人言文鼎少習舉子業能古文詩壯始闢也

座休 小史 卷十五

十六

京師祭孔廟先二日 御奉天殿傳制百官朝服侍班內閣臣受命
攝祭鴻臚寺官二員導引至朝房齋宿次日詣廟祭酒司業迎至
中道揖儀止用鳴鑼設樂而不作 引官曲躬斜行如導上禮百
官陪祭者列銜籍中謂之集禧簿予嘗三主其事

弘治癸亥春大風伐祖陵松柏上遺權侍王公華往鳳陽祭告公陞
辭俯伏三叩頭上命賜酒飯公起頓而俯伏三叩頭時朝行嘆其
知禮蓋前此二事叩頭一俯伏若作一事也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十餘人進馬報稱三千人太監王振怒
其詐減去馬價虜使失利歸秋七月野仙等大舉入寇否泰錄言
野仙求婚通使皆私許之因進馬為聘朝廷不知答詔無許婚意
野仙魏怒於十四年七月初八日入寇既遣騎馬井源等四軍禦

之王振勸 上親征至大同還駕八月十三日至狼山為虜所及
至土木去懷來僅二十里以振輜重千餘輅未至留待遂被圍一
五日 英一北狩古懷錄言朱勇兵敗於鷄兒嶺獨駐土木人馬
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地至二丈餘無泉寇見不行退圍忽傳起
營南行就木末二四里虜復進圍四面擊之二十餘萬人中傷者
過半死者山積衣甲兵器盡為虜有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
盛於此者也

建文時新宮初成見男子提一人頭血色模糊直入宮中大索之無
得也夜宴張燈忽不見人狐狸滿宮徧置鷹犬逐之不能止日赤
無光慧掃軍門焚感守心犯斗山崩地一錦衣衛大武庫自焚文
華承天俱燬正統間浙中山移於平田地動白毛徧生陝西山崩

座休 小史 卷十五

十七

壓數千家山移有聲號三日黃河東流沒千餘家南京殿宇大明
日殿基生荆棘二尺許
正統時南奉天殿災而後北都定嘉靖時南太廟災而後九廟成採
之人事皆天數與

京師有廟侍即衙衙廟為呈香山人斲工也未樂聞召建大內凡殿
閣樓櫺以至迴廊曲宇隨手圖之無不稱上意者位至工部侍郎
子孫猶世二葉 弘治間有仕為太僕少卿者今江南一工巧工
皆出於香山近七陵九廟等功成工匠為卿者多矣而工曹亦被
濫恩時謂工官轉遷何異糾封墨勅
正德間都御史彭公澤嘗言官論朱寧念曰吾恨不手刃此奴有
白於大司馬王公瓊者王以語寧且曰為君致彼君私察之於是

匿宮屏後致彭過王激怒之彭復大罵寧乃銜之即傳言彭官而意未已也使衛校至其家察得其教兵官調用邊軍事令言官劾之坐彭擅調官軍公卿廷議籍其家衆皆棄筆署名惟禮書毛公澄爲之稱寃時陸大宰完撫病不出明日出亦從王議毛復大呼於朝幸得免時科道有敢言者即傳旨謫任未幾寧敗王與陸皆以應寧黨編籍嘉靖初詔彭公爲兵部尚書云

正德間上命大監廖其鎮守河南等處訪察官吏賢否兼理軍民詞訟總督黃河一時鎮臣勅任鮮有比者

孝宗山陵經理皆出臣關吏部郎中楊子器知石中有水上疏門懼罪曲爲掩飾子器伏責中外惜之

如記者性日篤還無樂正德間上始命製之樂章爲李文正作也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十八

逆瑾時文臣校開木之刑者不令坐卧不數日輒死山西劉御史澤被刑時夜有金甲神來伏於地令坐其背上又嘗以藥啖之邏校多有見者劉獨得生後起知揚州

成化間夷人於朝堂爭賞衆莫能止大宰屠公鑄時爲御史奏曰夷人當寧喧譁似有不平合著通事查問既不失大體而遠夷亦知所畏上甚悅群臣亦敬服焉

逆瑾當國俱無以懲言官者大學士焦公芳進計曰文臣所懼惟杖責耳於是首水笞之法日熾後悉以爲例

永樂二年曾祭舉狀元及第周述周孟簡次之皆江西人述與孟簡兄弟也 文皇御批祭策曰貫通經史識達天人有講習之學有忠愛之誠權魁天下昭我文明尚資啓沃惟顯良哉批述曰環備

之才充實之學朕用爾嘉權若第二勿自滿假惟時懋哉批孟簡曰辭足以達意學足以明理兄弟齊名古今罕比權爾第三勉其未至罔俾二蘇專美於世欽哉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輦裘爲私礼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不平歸告其主裁殺得知院使得知院亦聚兵殺也先殆於是土木之忿少雪事隱鮮有知者近出於胡氏子孫而郭即倅汝載爲予言之郭胡至親也

汝載又言忠安奉使於外遇土酋以櫻桃三套來饋公問所欲曰求洪武正韻耳公與而却之 文皇使人覘知之公還因遽問曰櫻桃小物道渴中何却耶公曰因求書故却耳 文皇嘆賞久之

萬皇特宴群臣預題一詩命武臣習之至日群臣應制作詩而武臣

歷代小史 卷八十五

廿九

特首倡云皇帝一十八年冬百官進宴正陽宮大明日出照天下五湖四海春融七群臣知上意也皆謝不能

洪武三年命福建行省都事沈秩監察御史張敬之使勃尼國永樂五年命大監鄭和使古里國即西洋大國也七年使滿刺加國十一年命陳誠子魯使西域歷哈密火州別室八里哈烈撒馬罕兒諸蕃又命和使古里歷占城爪哇暹羅亞魯蘇門答而南洋里榜

萬刺錫蘭小葛蘭忽爾沒所阿丹天方四十一國二十三年八月詔停止和與王景弘侯之二率官兵萬七千六百有奇船三十號

大者長四十五丈會稽馬歡作瀛洲勝覽太倉魯信作星槎勝覽宣德間將命使通西洋諸國會 英宗踐阼不果

李大達公言 宣帝上賓 張太后即撤宮中玩好罷不急之務

中官差遣政歸臺閣委重三楊雖太監王振無敢專擅故正統數年天下休息人稱為女中堯舜救國難記謂諸事皆上振之功固不可知要當以文達之言為是

宣宗嘗命侍臣遊東苑指草舍一區諭之曰此朕致齋之所雖不敢上此草茨不剪之意亦庶幾不忘乎儉矣

永樂十九年四月上命大臣巡撫天下而各副以近臣一人此殆巡撫鎮守之始

朝制大臣除掌印監必奏行禮部藏其爭行得實乃為覆請今悉歸之吏部祖宗之法置不用矣

洪武二十九年行人司副楊祗請黜楊雄從祀而進董仲舒太祖嘉納之至成化三年七月十四日詔封董仲舒為廣川伯胡安國

為津寧伯蔡汝為崇安伯貞德秀為浦城伯通行南北兩證并天下學校改正從祀

永樂己亥秋上以有司薦布衣艾瑛至見而奇之遽授浙江右布政使前此所未有也瑛字廷重鳳翔隴州人

洪武於西崇仁縣公羅賦上言孔子廟庭從祀如論語稱有若者四貴宰我若一宜以有若居十哲而以宰予居兩廡公伯察沮壞聖

人不宣從祀遂伯王孔子之故人行年六十而化今居兩廡未當奏不報賦字師聖永豐人任至國子博士見周叙撰恢墓誌

宋仁宗像真武我朝孝陵像文昌見劉定之贊

洪武元年春正月太祖即位祭告天地文其畧曰帝賜英賢李善長徐達等為臣之輔遂有戡定宋石水寨蠻子海牙方山陸寨陳

也先袁州領祥江州陳友諒潭州黃忠信新淦鄧明龍永彭時中

荊州江旺濠州孫德崖廬州左君弼安豐劉福通贛州熊天瑞辰

州周文貴永新周安萍鄉易華平江王世明沅州李勝蘇州張士誠慶元方國珍沂州王宣蓋都老保等處之兵遂息民於田里解

縉統論上功德其大征伐有四曰縛張士誠致陳友諒友諒為偽漢張九四為偽吳明嬰為偽夏方國珍為偽宋

閻老楊公廷和性度褊偏能任大事武宗革命之日江彬在位天下事殆不可知而公獨能奮力殫智縛彬就獄以死奪元官百

人於豪強烈燭之中不一顧避於今上可為有定策功至議札不合為言官論列失意而歸每言革命之事未嘗不泣下霑襟也

洪武中求通曉天文曆數奇驗者官之有至侯爵食祿千五百石者率多不免於禍初寧海布衣葉允占天運有任上策言武事一綱

三目太祖嘉其言欲任以職不就後削平天下規模次第悉如允言而允亦得自保其明哲過諸術家遠矣

太祖開國之初所降詔書一則曰朕本淮右小民一則曰朕本淮右布衣

景字書作昶永樂中崑山夏太卿景於文淵閣寫經文皇見其字愛之問其姓名因移日於永上故今書文從之天順甲申宜茂舉

進士英宗不知其字李文達言音與陝字同因命改為陝

國初詔諸司文移有奉旨施行者勿書聖旨二字凡有陞賞差調等事悉以欽字代之迄今為令

國朝吏部選官曰天選選之日上退朝立寶座後召尚書等官面命

國初定百官朝賀禮儀贊札者山呼則曰聖躬萬福後三呼萬歲不知起於何時

洪武十八年設監正科舉止之至三十一年乃定制設官鑄印

開寶二年詔西川山南荆湖諸道舉人並給來往公券今制新科公試舉人得給券乘傳蓋始此

漢至武帝五世始立太學宋至仁宗四世始立州郡學我朝太祖

於至丙午秋即訪求遺書立國學以許存仁主之洪武二年立郡學八年立社學其視前代相去甚遠矣

欽天監每年二月朔進曆樣十一月朔頒中曆於諸王太統曆於百官進內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玉曆曆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

粘一紙於宮門御屏議用紙數本色拆色併監收俱祠部官一員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輪往子宮與之

宣宗製歷代臣鑒外戚事鑒二書既成即以賜勳戚臣俾鼎之

洪熙元年十一月御劄付札書呂震言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錦衣獄浣衣局并習匠為功臣奴者悉宥為民

給還田土凡言事謫戍者亦有為民

交趾國王被繫入中國以詩謁藩臣曰吾入中華大邑州夷和馬敢謁王侯可憐無主東隣客却作中原大國囚鴈過衛陽邊塞遠雲

遮故里楚天愁有人問我家何在萬里長江不斷頭

國初徵經學士江右胡子祺王佑等十八人至是日大中奉大明之

祥上悅悉授御史

成化壬寅八月 憲宗命監生楊聚奎會孫知往昆陵段銓家取載

江網盧岐僧院取刻絲觀音羅漢又命太監王敬往蘇杭諸處取書籍珍玩時敬之鼻王千戶臣即王季子誅索無厭江南為之擾動巡撫三原王公按其狀上之悉坐以法

成化癸卯九月十四日太監單昌傳旨廣東韶州巡檢劉璋陞錦衣鎮撫仁智殿辦事儒士楊珪陞鴻臚寺序班文華殿辦事上林苑

監錄事邵義陞蘇州府通判是時傳陞之濫非可數計偶閱王公奏議論即義事特識其一耳

安南國在漢為交趾即國初其主陳日煚奉貢稱臣後陪臣黎季犁殺其嗣子煜而立己子蒼為王使易姓名朝廷數遣使誨諭弗悛

乃命將臣朱能張輔討之以父老言陳氏夷滅已盡願復交趾為郡縣詔許之見王文簡公平安南序今南都國學尚存交趾館又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聞朝鮮國李氏亦為陪臣所繫

永樂間一宮人姓韓身不滿三尺而長於膝為韓長 文皇與之奕負則賜一金錢勝則命什地三轉而起之

國初選科道不限年歲成化間始定三十以上方與選若由庶吉士則二十五歲以大也

紀太后熟居皇后幽宮生 孝廟而卒皇后實有保抱之功年十餘歲 憲廟猶不知悼恭太子卒臣者張敏始言上即召見儀形器

語不凡大喜送仁壽宮撫育 孝廟登極甚德具后幾欲復之抑於仁壽一日皇城邏卒得吳氏姪所盜幽宮銀器 上親召問之

曰娘娘所與自門隙中投出非盜也上見其貧甚憐之復其官為錦衣百戶吳后賜加膳等於諸妃正德間皇親劉瑾欲焚之以滅

迹執政曰吳嘗母儀天下若爾必大駭物情乃以妃禮殯

宗藩之盛自古帝王無如我朝者二百年來不下萬餘人分封之制

初封親王歲支祿米萬石郡王二千石襲封親郡王各減半支

又以歲歉不給乃為折支之法則實支又減半矣將軍而下每不

得本支蓋由生齒之繁如慶成王七十餘子又十一歲即支祿米

有司不能供億予在札部既舉行十六歲已上支祿之法又以生

子之多由不檢制其宮嬪而然為立妃夫人而下不係奏請宮嬪

所生皆與庶人同不得混襲庶省歲支嗟乎使帝孫王子豈謂無

才而不得一試貧乏者不得為商農之業以自給坐受因辱則處

宗藩之法於斯闕矣

寒忠貞公初名容登進士為中書舍人 高皇時奏事稱旨深見獎

賚一日問汝寒叔之後乎御書義字賜之以易舊名近大學士張

璉以避上嫌名請改名字敬上親字之曰懋功二公寵遇同而功

德蓋不侔矣

戶部尚書郭公敦以御史陞參政未行胡文安公言於 文皇曰郭

敦有大臣体宜在左右即日召見以病弗克入遂遣御醫視疾疾

愈入見煥勞再四賜室鈔襲表明日陞禮部侍郎兼太僕寺卿用

賢之誠薦賢之公可想見矣

嘉靖壬辰北虜犯邊劉太卿榮言 英宗土木之難幾不免矣也先

之母告其子曰吾蘇州人也少隨夫戌生被汝父擄回與之生汝

吾念昔居中國為今天子臣臣無殺君之禮晚且泣以請也先從

之 英宗得還此說不見記載而太卿掌詔勅在內閣四十餘年

必有所授之也

藩府親臣無不任京朝官之禁弘治十二年詔修問刑條例吏書

公鑰與大理少卿王輔有隙因言輔係儀賓之弟不當居羣下乃

出為參政遂條為例至今遵之不知國初王親多掌禁兵為輔佐

易嘗有是邪

年號犯前代者三前涼張重華五代蠻人張遇賢宋方臘皆僭永樂

元武宗太子阿速急八即位上都僭天順夏主李乾順僭正德正

德紀元詔下馬家宰試選人題為宰相須用讀書人論蓋用宋事

以識內閣也

仁壽太后之喪予時在膳部奉檄治喪事 英廟山陵不與孝莊合

多有議者奪於 仁壽竟不行 仁壽崩上召內閣群內臣密語

以手畫圖示之必欲通壙中隔道合于一旦曰此 先帝意也可

令禮部卜日行之無所避忌於是孝莊乃合 英廟玄宮焉

李中丞克嗣巡撫吳中欲均田賦問其利害於一達官答曰吾不知

利害但聞國初有滕尚書者曾建此議 高皇怒其交亂黃冊腰

斬於市李公不敢更言均賦矣嘉靖間王守儀銳意均之節奉明

詔不顧也吾長洲曰畝均三斗七升水鄉下田十年不三四登者

大受其害而高卿腴田亦不為益何也文襄公之法四斗五斗額

田半折白銀每銀一兩准米三石六斗七斗而上全折花銀每銀

一兩准米四石徵收之法先米白銀次之花銀又次之故民力舒

焉今畝徵米二斗銀八分五釐准米一斗七升則銀一兩土折米

二石又一時併徵民不堪命文襄之良法盡壞而美意亦不復在

民今計蘇州多米萬石以明詔之故不敢作正故有司徵收用新法戶部會計用舊額巡撫者亦不定其故上下相蒙以為利

孝皇時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偁私交均徑則例又擅革接遞夫役召內閣曰陸偁為御史乃敢擅作均徑則例減舊制夫役劉公健對曰均徑亦是御史所管上曰何不奏請對曰多是革弊與利豈可罪之乎上曰已姑令回話縱不深罪亦須薄懲今府縣

往往違詔亂法更賦更徭刻為成書肆行於時漫無糾舉者皇明祖訓所以警戒後世者其備獨委任閣人之禁無之世以為怪或云本有此條因板在司札監削去耳閣人當刑無斬首惟剥皮凌遲二條以其刑餘之人也

正統庚辰戶部尚書黃公福言天下學校宜得實才乃設提調學校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廿六

之官以憲臣為之賜書以行

正德丁丑浙藩林少恭誅莆田人錄革除間死事之臣刻之十得五六寧波郡守王公璉山東日照人間變造戰艦將完文廟已入寧波衛官械公至南京上問造艦何為答曰由海道趨瓜州以截來路上義而釋之卒于林下先大夫帝言之惜少參不獲聞也

元天曆戊辰妻宿降靈高皇帝以是年生至洪武戊寅而妻星復明洪武元年正月慧出昂是年元運除舊高皇帝布新是昂宿實應胡星也正統己巳焚惑入南斗車駕比符

永樂末詔許學官考滿無功績者有子嗣願自淨入宮中訓女官時有十餘人獨王振官至太監正統初居中用事張太后崩權傾內外遂成土木之禍

翰林院學士一人多或三五人閣老洛陽劉公健脩會典成翰林一

時陞學士者十人時餘姚謝公遷以禮書為大學士在內閣吾蘇吳公寬以禮書在東閣南昌張公昇為禮書湯陰袁公守直以禮書掌通政事賈公斌以禮書掌鴻臚事神樂觀道士崔志端以禮書掌太常事京師為之語曰札部六尚書為若老翰林十學士三書掌太常事京師為之語曰札部六尚書為若老翰林十學士三

是白丁朝紳一時盛傳蓋十學士內三人皆成化戊戌閣老萬公安所選為庶吉士者至是三十年而公論終莫掩也高皇推卿相聘儒士皆有勅今惟內閣吏部元臣降手勅而已國初命百官禮儀皆尚左改右丞相為左丞相餘官如之按漢尚右如周勃為右丞相陳平為左丞相是也豈尚左之說因循至我朝始定而其間或有因革耶

歷代小史卷八十五

廿七

國初以禮部尚書崔亮議周官五祀止於歲終臘祭朝廷祭門戶中雷龍井四品以上中雷門雷三神五品以下門雷二神命為令又詔以司中司命司民司祿壽星五神為中祀命翰林院撰文國初工部尚書黃肅坐法當笞上曰六卿之職不宜以細故加辱命以俸贖罪今諸臣有過罰俸當始此

高皇時諭禮部臣曰古者士大夫祭宗廟亦有服其見私親尊長亦有公服其議制度等殺以聞於是定議別制梁冠絳衣絳裳革帶大帶白襪烏馬佩綬其衣裳三品以上用佩綬三品以下用袂袪服三品以上去方心曲領三品以下去佩綬從之仍令如式制祭服賜公侯各一襲以為祭家廟用之又議古祭享無上香之禮命罷之

洪武間以河間知府楊寬安等來朝命吏部精別賢否第為三等稱職而無過者為上賜宴有過而稱職者為中宴而不坐有過而職不稱者為下不與宴序立於門宴者出然後退今此制亦間行之然但以宴其第居上者

欽天監漏刻博士元統推演大統曆積分之數上進云臣聞曆勘司令王道亨言有郭伯玉者西安府鄠縣人也賴明九數之理深通曆教之源若得此人推大統曆法庶幾可成一代之制上是其言翰林待詔朱善言臣見民間婚姻之訟非姑舅之子若女則兩姨之子若女蓋以於法不當為婚故為仇家所訟或以聘而見絕或既婚而後離或成婚有年兒女成行通而奪之使夫婦分離子母永隔按律尊屬卑幼相與為婚者有禁若謂父母之姊妹與已之身

是謂姑舅兩姨之子彼為姑舅兩姨之女本無尊卑之嫌古人未嘗以為非也欲以臣奏下群臣弛其禁上然其言今大明律中乃載若娶已之姑舅兩姨姊妹者杖八十並離異不知朱善之言與頒律之時孰為前後也

遺進士分巡郡邑廷議以新進士未經事宜令行監察御史事而以久任御史一人與俱皆厚遣之

上嘗以給事中魏敏敦等八十一人適符周元士之數改為元士繼又以六科為士之本源又改為士源後仍改為給事中

孝宗登極之日有掌酒內官携其所美兒入內俄以禁嚴不得出懼而投之酒甌為同輩所發上怒曰是兒奚罪立命斬之諸太監叩頭請貸曰今日吉辰不宜刑戮上不聽命諸璫盛服觀刑又

一暨有寵舉膳時或今旬留作大朝以為笑他日入光祿寺庖人誤汚其履暨怒蹴之至死上即收下獄暨涕泣求哀上曰法若祖宗所立朕安敢貸寬戮以抵罪

孝宗時主事李夢陽上疏有六害二病三漸之說語侵貴戚貴戚惡之宣言曰彼所謂張氏誰和中外度其必有深禍早朝上忽問李夢陽事如何劉健疑上怒解之曰夢陽狂生妄議時政惟陛下下有罪以開言路上作色曰夢陽為朝廷盡言孰謂狂和健出不意慚感無地時中宮力請誅之上曰此直臣也何可深罪止令優養罰俸數月

學士張元領進所著太極論上宣懷中時出展誦凡數日乃已聖性好學如此時語侍臣云人於身心當自檢束已不能檢而欲服人其能乎

文恪公言高皇克陳友諒俘其妻孥曰我自起兵以來未嘗納人子女今友諒三犯我金陵四犯我太平我甚恨之其妻蘭氏可沒入掖庭未幾生子友諒遺腹也封潭王固於長沙時之國蘭氏語之曰爾乃漢王陳友諒子汝父彼殺吾為汝忍死於此仇日當為父復此讐也故事諸王來朝者皆止於宮中潭王來親入止宮不以禮自檢歸國發兵反高皇遣太傅徐達之子討之潭王堅閉城門抱其幼兒繞城上行取銅牌書其上云寧見閹王不見賊王因擲於城外遂舉火闔宮盡焚其子投墜堊而死高皇大怒因假妖星亂宮為辭盡戮宮人皇后脫簪珥待罪僅免餘悉殲除焉

太祖南都建文官開濟等宅甚宏麗因呼為樣房至今猶呼品官房
太祖建都金陵四方運舟悉由大江至洪武十三年海運遼東以供
軍餉 文皇肇建北京江南粮舡一由江入海出直沽口白河運
至通州一由江入淮歷黃河至陽武縣陸運至衛輝府由衛河運
至通州永樂九年以濟寧州同知潘叔正言命工部尚書宋禮都
督周長等發山東丁夫十六萬五千濬元會通河自濟寧至臨清
三百八十五里漕舟始達於通州而永樂十年宋禮以海船造辦
太迫議造淺船五百艘撥運淮揚徐兗等處歲粮 七萬石由會
通僂運以補海運一年之數永樂十三年始罷
洪武甲戌五月兵部試尚書茹瑄奏禮庶子襲父秩止封贈嫡母所
生庶母無封贈制劉三吾奏宋制母以子貴庶母亦依所生之秩
封贈詔從之後復以茹劉二公言宋嫡繼母亡許封贈所生之母
無正妻次妻並封者今議正妻次妻有子無子皆得封贈如正妻
有子次妻無子俱存未有定論 上曰制封嫡母正妻所生則兼
從宋制見行事例但嫡母在生母不得受封亡後始乞恩若父秩
貴於子則以父秩封之
洪武丙寅命翰林院議軍官男姪替職襲叔伯職事及弟襲兄養子
女婿承襲養父母封贈禮制事見條例但養子女婿事載功臣錄
以後未有聞者
給事中寇瑄臨汝人仕 仁廟朝少孤鞠於祖母王及登朝以妻所
得封邑回授朝臣得回封祖母自城始又著令不封贈父母不許
先封妻室

中書舍人許應會試如弘治之屠徑是也亦許應鄉舉如成化之呂
憲是也教官登第者尤多

歷代小史八十五卷終

三十一

明記畧四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皇甫錄撰錄字世庸號近峯長洲人宏治丙辰進士官至順慶府知府明史皇甫湊傳稱父錄官重慶府知府案錄下陴紀談載順慶事甚詳則明史字誤是編據嘉靖壬寅其子冲序稱原本多冗談細故命冲讐定於是原始要終掇洪拾大別爲四卷云云則錄之藁本而冲所刪定也所記皆正德以前舊聞然如鐵鉉二女在教坊作詩建文帝騎驟在黔國公第王振嘗爲教官永樂末以年滿無功見閹仁宗或云死於雷或云爲官人所毒或云爲內官擊殺之類大抵委巷之傳聞其刪除猶有未盡矣

近峯聞畧一卷

〔明〕皇甫錄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刻古今名賢彙語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近峯聞畧

八卷》提要

近峯聞畧

吳郡皇甫錄言

御康節曰世有溫泉而無寒火按抱朴子曰水性純冷而有溫客之陽泉火體宜熾而有蕭丘之寒鐵西京雜記董仲舒曰水極陰而有溫泉火至陽而有涼鐵康節又云石入水則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木入水則浮而南海有沉水之木虛實之相反也肝屬木當浮而反沉肺屬金當沉而反浮肝實而肺虛也歐陽公非非堂記曰是是近乎謫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謫坡翁有是是堂詩非非義之屬是是仁之凌非非近乎訕是是近乎謫

近峯聞畧

一

能記

元親王及功臣侍宴者別賜冠衣謂之只孫今儀從所服團花只孫當是也與輟耕錄所載制歸不同常山何初字原銘洪武間以名儒召訂經史嘗錫宴南樓賦詩有雲開遠見山河壯天近長依日月明之句時人服其渾雄

宋學士濂至正中被召不赴隱居仙華山為道士易名玄貞子號仙華道士戴良叔作送濂序謂昔賀知章辭秘書之職請為道士於剡州陳圖南不應時君之聘入嵩山為道士是皆有慕聖賢之誨而寄跡於

老子者也唐張致和著書自稱為玄貞子

楊誠齋簡一江西士人云配鹽幽菽欲求少許士人不解亟往謝之請問何物誠齋檢禮部韻畧豉字注云配鹽幽菽也按楚辭曰大苦鹹酸辛甘并說者曰大苦豉也言取豉汁調以鹹酸椒薑飴蜜則辛甘之味皆發而行然古無豉字見史游急就章史記貨殖傳蓋漢以來始有也今江西人患傷寒疾多以豉煮湯飲之汗出即愈

唐樂府雜錄云舞有字舞以舞人垂身於地布成字也王建宮詞云羅衫葉葉綉重重金鳳銀鸞各一叢

通鑑綱目

二

通鑑綱目

每遇舞頭分兩向太平萬歲字當中則由來久矣逆瑾用事時百官門狀啓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紙價頗十數倍雖元臣宿將必曰晚生曰門下生而稱瑾則有恩府恩主千歲公公之語

唐丘和父子同謚曰襄常肇三世同謚曰貞我朝倪公謙謚文僖子岳謚文毅父子同謚文允僅見也

景泰間河決張秋歲久弗治乃以諭德徐公有貞為僉都御史往治之先是其地一老人夢有赤幟列九龍口大書徐字其上公至訪求治法遇一異人告公曰誰能無欲公退而思之良久悟曰決河者龍龍欲

者珠也制龍者鐵耳即以萬斤貫上而沉之功遂成

蔡節推昂言成化以前貴父任而專役使如府州縣佐貳官每至九年六年區保糧長各三名以次收糧解運甲初年收糧則次年治水糧未完不得以累乙乙初年治水則次年解運水不治不得以累丙故事無弊而功易集後官不父任而後各分又別設塘長故轉相推避肆為慢易官租日負隄防日圯運餉日誤雖嚴刑督併如近時宋郎中以方王負外景星之慘攀染平民多死杖下終不能竟其事

野禽殫走大空崩通傳狡兔死良狗烹韓信傳

通鑑綱目

三

通鑑綱目

志藕生應月至閏月益一節東坡詩惟有黃楊厄閏年

四朝聞見錄歐陽子謚文忠京丞相鏜以附韓侂胄亦謚文忠初謚文穆時有無名子作詩曰一在廬陵一豫章文忠文穆兩相望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近西涯李公謚文正亦有無名子詩云文正從米謚范王如今文正却難當大家吹上梧桐樹自有傍人說短長

今人呼謔之語皆有所本如宋都汴有何家數者其下行貨濫惡故呼何數今越人云數頭者當是南渡

之遺也吳人善治豆豉遂以呼之所謂千里蕁羹未
下豉豉者也閩人多亦呼綿錦襖故云獮子見類說
粵人善食蛙蛇秦少游謂蛙蛇當家口故粵有蛇呼
秦人不識豹稱為程故秦有豹呼衛地產驢呼驢為
衛故洛有驢呼中州謂蜀人誕故稱川蠶直見山谷
集老鼻其訛語也褚遂良諫立武后昭儀在簾中大
言曰何不撲殺此獠注西南夷曰獠今山西人呼獠
疑此青齊人呼奮以貌言也於布尺亦云滇人善馴
象呼象奴荆楚人善治醃魚海錄碎事作鮑呼乾魚
元南人仕於朝者多以醋雞為贄見草木子今特江

右呼臘雞或曰吉安畜老雞能療病其價數倍故云
嘉興張寧以才質受寵於

英宗嘗稱為我張寧吏部察上意推為巡撫都御史

上曰張寧止可作都御史耶繼推南京侍郎

上曰待北部有缺來說未幾

憲宗即位詔給事中陞二級外補寧僅得通判至知府
耳晚歲無子禱於家廟曰寧何陰禍以辱先人乃至
是傍一妾遽云誤我輩即陰臨耳寧即日嫁者數人
惟一妾號泣不忍去侍寧終其身寧以文學名所著
有方洲集豈天子不能貴一臣而嫁妾不足為陰德

耶

成化癸卯春

憲宗命內使三敬索珍翫於江南諸郡敬至蘇召府學
諸生為寫沙滌經諸生不從直前批敬頰而唾之敬
怒奏行巡按御史鞠治諸生以陸公完晚進而家多
貲遂謬以完為首將有資於完適完魁鄉榜得從輕
貸後舉進士被選三原王公時為吏部指完以語諸
屬曰此即以秀才批王敬者得選御史

小滿芒種說者不一按周禮稻人澤草所生種之芒
種註云種之芒種謂此地宜稻麥麥有芒刺者蓋至

是麥未可收過是則可收矣士人樂明遠曰小滿四
月中謂麥氣至此方小滿而未熟也芒種五月節者
芒種而收麥也至是方當熟矣

樂曲謂之均謂之韻均也者宮商角徵羽合變徵為
七此均也變徵或云始於周如戰國時燕太子丹遣
荆軻於易水之上作變徵之音是周已有之矣韻也
者凡調各有韻猶詩律有平仄之屬此韻也律呂陰
陽旋相為宮則凡八十有四為八十四調然自魏
晉後至隋唐已失徵角二調均之韻矣孟軻亦言為
我作君臣相說之樂蓋徵招角招是也疑春秋時徵

角已亡不然何特言初作之哉政和間詔加討論乃作徵招角招而補八音所闕者曰石曰陶曰匏三焉匏則加匏而為生陶乃韻也而石則以玉或石為響配與鐵方響並奏謂之燕部樂八音蓋自此始全成化辛丑秀水有楊姓者里長索租過之見其家方治湯餅因索食楊曰吾自度不免故當家具以足一飽非爾所可食也里長竟取食之食頃楊舉家與里長俱死蓋先置毒餅中也又長洲一人鬻其妻臨行妻解衣與其姑姑曰爾去當衣此婦曰彼既娶我宜有衣耳姑服而悲咽婦傷其姑相繼投於水夫為舊

近案聞畧

太

羅福

者迫其值亦溺皆死焉又一鬻妻者止索錢五十文售者疑其過廉也夫曰吾妻事我二十年餘人遭此不忍見其餓且死耳故不須厚價爾其善遇之無虐也別去即往酒家取醉赴水死嘉靖甲申鳳淮諸處災有母食子姑食婦夫食妻者市中餅餌多人肉饌之南畿大疫死者過半民居多無主饑不逮辛丑而患過之有司之罪也

蕪湖胡灌子仲光舉弘治癸丑進士改庶吉士內閣試上苑聞鳩詩曰春日晴和欲醉人耳邊忽送一聲新似將明主三推意喚起良農四海春花鳥有情憐

好景雨腸無補愧微臣聽餘忽起江南思百畝沙田野水濱內閣以暢雨句為譏已遂出為戶部主事禽言起於韓退之喚催歸之詩後提葫蘆泥滑滑不如歸去婆婆餅焦脫却布袴刷鍋打火取亡接客之類不一而足至顧諸了報春五老山寒號遇暑則鳴鳳凰不如我嚴寒日出鳴得過且過此數亦多未有誅之者

狀江南鮑防詩云江南孟春天荇葉大如錢白雪裝梅妝青袍似葑田謝良輔云江南仲春天細雨浥如烟絲為文昌柳布作石門泉嚴雅云江南季春

近案聞畧

七

葉

葉細如弦池邊草作徑湖上葉如船賈洽云江南孟夏天慈竹笋如編蜃氣為樓閣蛙聲作管絃樊珣云江南仲夏天時雨下如川盧橘垂金彈甘蕉吐白蓮范汀云江南季夏天身熱汗如泉蚊蚋成雷震裴綰作水田鄭槩云江南孟秋天稻花白如瓊素腕懶新藕殘粧如晚蓮沈仲昌云江南仲秋天鱗鼻大如船雷似樟亭浪苔為界石錢劉藩云江南季秋天栗熟大如拳楓葉紅霞岸蘆花白浪天謝良輔云江南孟冬天秋穗軟如綿綠綃芭蕉裂黃金橘柚懸呂渭云江南仲冬天紫葢節如鞭海將盡作雪山用火耕田

丘丹云江南季冬天江蟹大如鰕湖水龍為鏡鑑風氣作烟右唐詩紀事所載蓋摘奇於諸作中為聚錄於此江南之勝槩亦備矣

喬白巖家宰雅好山水登眺必以善繪者隨旋車而圖其形常與吾兄仲索沂山瀑布圖記道之蓋公以太常卿禱祀四鎮時登此也其所書沂山瀑布泉五字則架木而上時為奇談而王推官與齡言公一日登某山絕頂遇虎伏林莽間公甚危幾不免虎視公久而從容引去又登某山石洞甚古架木攀緣而上及洞口迴視其下澗流萬丈戰慄不能下失措者久之承差碩膚有脅力負公而濟此與韓退之登華山叫譁幾失墜者類也公之好奇如此蓋公正士虎趨避之不加害其亦有知者耶抑山靈陰有以護相之耳

宋姚鑰守章貢郡人趙東野題詩
牛無笠又無簑斷崖橫岡到處
前村雨暗欲如何規之也後李
庵鉦為食事將致政有憲臣索
驅牛去若飛免教風雨濕簑
少牧牛人未歸憲臣亦感泣

遂案閣集

卷八

贈之曰騎
風不常有
吾蘇劉完
圖詩曰牧子
指桃林外多

太常卿陳公音以文學鳴世然不事修飾蓬垢自喜時苦吟輒遺世務嘗赴飲既出而復旋默坐於堂若有所忿僕疑以告其夫人出視之公訝曰何為亦在此官四品時夫人為帶得金獅緋袍不知為武臣服色公亦竟不察一日命工肖像公整容服獅袍而坐西涯李公適至因乞為贊西涯題曰觀其髮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逢其髮更其衣嗚呼庶幾士林傳以為笑談

龔天然作鐵筆賦以屈楊蕪夫致其下拜又應口作碧梧翠竹詩中二聯云曾聞前輩書周史又見翻枝

遂案閣集

九

入楚歌金井月明秋影薄玉壇風靜夜涼多昔太公釣於渭水之溪而李白以為釣位所謂廣張三千六百鈞夙期暗與文王親是也嚴光釣於七里難而勝以為釣名所謂祗將溪畔一竿竹釣却人間萬古名是也是又為足以語聖賢
竹未嘗香也而杜子美詩云雨洗娟娟靜風吹細細香雪未嘗香也而李太白詩云瑤臺雪花數千點片片吹落春風香出韻語陽秋予亦謂雨未嘗香也李賀四月詞依微香雨青氛氲
高郵張指揮以無子求良妾不能得一日出湖上見

敝船板坐一女子甚麗波而來詢知為覆溺之餘也挾以歸與之處甚洽年生一子其女每旦櫛沐必掩戶無使見者偶一婢從隙中覘之則見取頭置膝上簪珥畢乃加於頭婢懼以告主母往覘之如婢言遂語於張張復覘得其實急排戶斬之其屍則船板也時其子已數歲後襲父職今號為鬼張云

近有人作竿戲詩曰人皆歡喜上高竿上去難時下亦難若到上頭須把捉幾多人在下頭看此即宋人諷賈似道作相詩收拾乾坤一擔擔上有容易下肩難意也

近事類

十

杜東原作耕餘錄有吊張士誠詩云天星夜落水犀軍又見吳臺走鹿群睥睨金湯空自固倉皇珠玉竟俱焚將軍只合田橫死國士嗟無豫讓聞風兩年寒食節麥孟誰上大妃墳不載為何人所作疑當時有感於士誠者

光庵王先生賓撰南宋諸陵復土記載倪端叟游杭雜稿云高孝光寧理度諸宗陵在紹興蕭山至元十五年戊寅十二月為楊璉真珈所發取其器物冠服焚其屍而以骨置草莽中時楊為鎮官號稱楊如虎人莫敢視蕭山士人唐珏字王潛募鄉人取他骨代

而收之以木函藏之七日楊聚陵骨雜馬牛骨累塔壓之名鎮南塔不知陵骨已為珏所收矣後珏食多子良田之報珏仍以陵骨移故內常朝殿前樹冬青其上作詩吊曰馬簪聞曉形南面欲其語野麝尚屯來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護風雨又作冬青行曰冬青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遙遙翠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大之年羊之月霹靂一聲天地裂又夢感悼絕句四首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事無犬馬情親捨寒瓊出幽草西風吹雨鬼神驚

近事類

十二

一拆自築諸公主雙匣親傳坐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暮鴉水到蘭亭更鳴咽不知真帖屬誰家珠鳧玉匣又成埃班竹臨江水重迴猶憶去年寒食節天家一騎捧香來又鄭明德遂昌雜錄宋太學生東嘉林霽山景曦以楊總統發諸陵故為丐者負竹籠過地上骨即收之且以銀賂西番僧得高孝二陵骨為兩函貯歸莖東嘉景曦於常朝殿前植冬青於兩函堆上作詩曰冬青花冬青花時一口腸九折隔江風雨清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靈移來一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

觸月後忘之賓按二家所記一言唐王潛一言林霽山蓋霽山止收高孝二陵王潛則收光寧聖度四陵事甚明白至正十九年巳亥雷火震燄壞塔太尉海陵公命族復發塔下諸骨疏理澡雪扈送歸舊園陵后妃皇族骨皆往焉賓以為始皇塚不四年項羽發之漢唐諸陵樊崇溫韜其民人也發之南宋諸陵為西羌滑賊所發何誅焉收陵骨如唐林者漢唐不聞有之殆百年海陵公啓還藏焉亦奇事也

相傳批把秋而萌冬而花春而子及夏而熟得四時之氣他物無與類者讀顏氏家訓易統通卦驗皆曰

蓮華開

十一

劉

苦菜生於秋更冬歷春至夏乃成則又未嘗無類也王荊公云梨花一枝春帶雨桃花亂落如紅雨珠簾暮捲西山雨皆警句也然不若院落深沉杏花雨為優言有盡而意有餘也

古有數九九語蓋自至後起數至九九則春已分如至後一百五十日為寒食之類也予聞太史鄧宗文推閏歌括云欲知來歲閏先看至之餘更算大小盡定不差殊如來歲合置閏止以今年冬至後餘日為率且以今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冬至則其月尚餘八日來年之閏當在八月或小盡則止餘七日當閏

七月若冬至在上旬則以望日為止十二日則復起一閏數焉推節氣歌括云中氣與節氣但有半月隔若要知仔細兩時零五刻謂如正月甲子日子時初春則數至巳卯日寅時正一刻則是雨水節也推立春歌括云今歲先知來歲春但隔五日三時辰謂如今年甲子日子時立春則明年合是巳巳日卯時立春若夫刻數則用前法推之凡朔望大小悉有歌括不能皆記然此亦曆家之淺事耳

吾蘇劉草窓先生為御醫時作鍾馗詩而輟庵吳文定公在南雍時亦嘗賦之聲溢兩都今文定詩見集

蓮華開

十三

劉

中而草窓詩無聞矣予故識之以示知者劉詩云長空糊雲夜風起不忿成群跳狂鬼倒提三尺黃河水血酒蓮花舞秋水飛螢負火明月羞燦窠影黑啼鴉鵲綠袍烏帽逞行事礫腦剝腸天亦愁中有巨妖誅未得盍駕鸞輪驅霹靂如何袖手便忘機回首東方又生白

占城使人入貢詩其初發云行盡河橋柳色邊片帆高掛遠朝天未行先識歸心早應是燕山有杜鵑其揚州對客云三月維揚富風景暫留佳客與同床黃昏二十四橋月白髮三千餘夫霜玉句詩聞賢太守

紅蓮書寄好文章欲尋何遜舊東閣落盡梅花空斷
腸共江樓晉別云青嶂俯樓樓俯渡遠人送客此經
過西風楊子江邊柳落葉不如離思多又嘗寓蘇之
天王宮窈窕花何名人給之以一丈紅花即題云花於
木槿渾相似葉比芙蓉只一般五尺欄杆遮不盡獨
留一半與人看

蘇人葛可久當元季時舉鄉薦後以醫名至今人稱
其神術多傳習之可久善射一日挽弓內傷命其子
以大黃四兩置諸劑中子損其半進之既愈察病未
盡徐問其子知損去半嘆曰吾明年疾作當不起矣

遼東園集

十四

別解

及期果卒葛應雷者可久從姪也以名醫仕元浙江
醫學提舉金華黃縉為撰墓誌銘有云公論醫當視
時盛衰劉守真張子和輩值金人強盛民悍氣剛故
多用宣洩之法及其衰也金華之餘饑饉相仍民困
志勞故張索古李明之輩出多加補益之功宋之季
年醫者大抵務守護元氣而不識攻伐之機能養病
而不能治病失在不知道其變也予嘗執此可以論
治

江西有畢氏者中歲無子甚以為憂然與其妻極恩
愛不忍置妾每醉後與妻遇寤多不省記其妻陰以

侍婢代已即有娠露其畢畢怪而併其妻疑之既產
子欲斃之其妻以實告乃納其婢試之明年復產一
子於是釋然乃感其妻後二子相繼登進士長濟川
由庶吉士任翰林編修次濟時云

江西有新淦謝老者富而無子晚年與其妻治壽藏
既成寢其中數有人叱之曰他日一品夫人墓也何
得據此謝疑而告其妻妻弗之信夜自寢亦被叱如
夫所聞改其藏於他所後謝置一娼生二子長緩次
緩皆舉進士緩至工部尚書緩至工部郎中先後進
封其所生至一品卒葬於此娼陳氏人以其悍劣呼

遼東園集

十五

別解

為陳驛子既歸謝置群婢妾之末屈意從順其宜家
焉
吉水江頭繫客舟緬懷丞相舊風流堂堂大義勤王
日耿耿孤忠就死秋北伐自期終復漢東征誰謂竟
亡周一身獨任綱常肯戴南冠冠學楚因此弘治間
安南使過吉水吊文丞相詩也予聞之同年黃布政
裏

有人命題云新竹似村姑遇節畧施薄粉李狀元公
旻即對曰落梅如老妓下稍猶帶餘香
四明姚堂中蘇郡被調鎮江代之者為林一鶚武功

送姚詩云袖歸白壁原無玷移去寒梅不改香童謠
亦有雙木撐篙不如桂之句姚一日遇蘇士民有為
野人懷惠圖列詩文其上不言姓氏俟其出投之至
今不知為何人也一鶚林氏孽之子也母始娠為嫡
母所妬百計墜之不能既而父懼害寄養於所親某
教諭移至蘇學猶長即勵志經史每夜截紙濡碗黃
以俟起火後舉進士迎養其所生母於京師及守蘇
郡母令夜陳其日所行事或有過輒答之故公得以
賢能稱至工部侍郎

昔人謂詩人於焉曰孤燕曰雙而未嘗言孤燕者齊

述筆閣集

十本

再友

衛敬瑜妻王氏題孤燕詩云昔年有偶去今春猶獨
歸故人恩義重不忍更雙飛此詩蓋寓意也

宣德間江陰徐景南者以附巨璫逮繫至途中值大
雪不能進聞隣家有號寒聲訪之則秦中馬舉人某
也景南與衣絮供饌甚厚及霖共載以行且約之曰
公舉進士當置鞍馬居第為贈及舉進士果贈焉馬
計無以報會景南成獄臨刑適御史當監視時京
師災甚馬乃以寬獄上疏一時與景南同刑者數十
人皆被宥後景南與馬為通家今子孫肖其像歲時
祀之

栢子庭作可憫詩世間何物最堪憎蚤虱蚊蠅鼠
僧船脚車夫并晚母滌柴爆炭水油燈

西涯李公與大學士焦公芳禮書傳公翰同年也早
朝先校尉有露卧者焦戲傳云曉日斜穿校尉頭蓋
以傳為新淦人時有江西校尉之號也傳不能答李
順指焦耳傳悟邊云秋風正貫先生耳焦河南人時
亦有秋風貫驢耳之說也

閩人取橄欖以盥塗樹則自落故東坡有紛紛紅紫
落青盞之句今取銀杏以竹篾箍其本擊篾自落

先府君著見聞錄後失去予畧記數事關羽降此詩

述筆閣集

十七

益明

云當初悔不誅曹賊直至如今恨未消妻寄夫衣詩
云不隨織女渡銀河每到秋來幾度歌歲歲為君身
上服絲絲是妾手中梭剪刀未動心先碎針線線縫
淚已多長短只依元式樣不知肥瘦近如何有兄弟
同溺死采石江後其友夜泊溺處望旦見沙上大書
云長風吹浪海天昏兄弟同時吊屈原千古不消魚
腹恨一門誰識鴈行冤紅粧少婦羞臨鏡白髮慈親
尚倚門腸斷不知回首處一輪明月照雙魂吳東進
吊溺婦詩絲雲零落倩誰收飄泊孤城野水頭翠袖
尚籠金釧冷清波難洗玉容羞蕪烟綠暗香魂杳

雨紅添血淚流莫向盤門歌此曲月明風細不勝愁
吳妹寄母詩久遠膝下缺承歡尺素無由遠問安蓬
島日華雙闕曙洞庭秋老兩峯寒紫泥誥下終承寵
白髮年來且自寬安得南歸重戲綵菊花須插滿頭
看有賈者見一嬾日經其門怪而踵其所在至古墓
間忽不見乃知爲鬼也行間聞婦口占詩云爺娘送
我青楓林不記青楓幾回落當年手緝衣上花今日
成灰不堪著有竹溪翁者讀書山中夜分鬼扣門不
納鬼誦云墓頭古樹號秋風墓底幽人萬慮空獨有
詩魂消不得夜深來訪竹溪翁

夢窗閣

十八

吳人以風吹撥擱千手佛搔擗疊扇久無對者予先
叔祖降神令對之曰霜凋荷葉歇脚鬼帶道進巾
天全翁遊靈石山寺調水龍吟詞云佳麗地是吾鄉
看西山更北東山好有登樓臺金碧岩扉彷彿十洲
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貞逸少向西施洞口望湖
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裡翠娥粧
眼且登臨且談笑眼前景幾多堪吊香徑踪消歷歷
聲香麝鹿還將去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爲他煩惱是
非顛倒古今一般難料嘆宦海風波幾人歸早得
在家中老遇酒天花新歡清舞妙儘開懷抱又何憂

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餘盃
便拚得到三更乘月迴仙棹此天全歸日時自慰之
作也

端襄毅公雍招友人賞雪不至乃以詩促之云南征
五載不見雪今見江鄉臘雪飛老我不禁清興發故
人何事賞心遠包含梅柳春無跡照耀乾坤夜有輝
預想來游須秉燭瓊瑤還觀馬蹄歸識者惟讀後聯
二句即可以知公之才力事功矣

予嘗得元僧雪岩外集畧記數語其題買田券云賣
與買人誰是主一筆春雨鵲鳩啼鐫工云一聲鐫子

夢窗閣

十九

噪秋蟬門內老僧驚畫眼毫髮盡時髮髮在夕陽芳
草自芊芊皆可人意

青龍白虎朱雀玄武之名見於曲禮指四方星之形
似而言師行則畫于旗旄之上以象天而示武蓋以
角爲角心爲心尾爲尾故謂之青龍以參有四足如
虎故謂之白虎以翼爲翼井爲冠而軫如項下之索
故謂之朱雀以虛危如龜而騰蛇在虛危度之下故
謂之玄武詩注所謂鳥皐曰旗龜蛇曰旒楊子所謂
龍虎鳥蛇是已玄武位在西北故曰玄神有鱗甲故
曰武宋真宗避聖祖諱故改玄爲真說見筆墩集

有以朝無相國無將氣運相將今西崖李公對者公即對云天難度地難量乾坤度量

皮硝入鷄腹中同煮食之可銷痞疾

周禮春官大師樂其祭祀之樂不用商音朱子與蔡西山議論樂書俱不說出予觀陳陽樂書引荀卿太師審詩商之言蓋周以木德王天下商聲屬金也因金尅木故樂音之間不用商音及佩王左徵用右宮羽亦去商聲

正德庚辰閩人劉世揚以會試入京奏有排告之曰今年狀元名國裳劉明自即取以易已字後劉進

士而狀元果舒芬國裳也鬼神固先知之耳

揚州陸滄浪者往生也好作俚語正德間從戊京師嘗有揚果不果一清不清朱安不安朱寧不寧等語寧知而執之問曰汝作詩時曾吃醉否陸正色曰我實不醉寧竟釋其罪僅調逸方而去時有人投陸詩云落魄當年老陸郎智囊今已作詩囊醉中又復重來醉裡如何更著狂踰海喻河何日了奔南奔北自家忙不如檢點親經史一掃清風舊草堂或云即果所作以復其諷已者也

揚龜山廟祀在常州頃有豪家欲奪其地者郡守於

行香日題詩壁間豪家愧而寢焉詩曰辨香竟路拜龜山獨立斜陽未忍還廟貌儼如生氣在斷碑惟見薜苔班道傳伊洛名千古迹寄毘陵屋半間黃鳥不知誰是主隔林猶自語間關

本義甫詠烏詩上林無限樹不借一枝棲唐太宗曰與卿全樹何止一枝宋楊大年不與後苑曲宴詩蓬萊咫尺無由到始信仙凡迥不同宋真宗聞之令預曉宴此詩人之遇者也若臧幼文吹皺一池春水之句見罪於中主李遠惟消一局棋之句孟浩然不才明主棄之句見棄於宣玄又何詩之病人也至於李

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則貽禍殺身而後已詩何為哉

猿食果故多膽蚶黑魚不知何所食膽亦蚶人多意而啖之以為佳味也

周益公云蘇子容聞人語故事必令人檢出處司馬溫公開新事即便抄錄且記所言之人故當時諺曰古事莫語子容今事勿告君實

率然巨蛇也物觸之中首則尾至中尾則首至中其中則首尾俱至故孫子以比將之三軍果然獸類也人取一果然則數十可致古人以比人心薄俗有不

如者率然見山海經云常山出果然見國史補云出揚州我朝王文簡公淮應制賦果然則云娑羅之國溟海東茲物於世不常有

都憲韓公雍初授御史年二十三巡按江西藩臬諸司多玩視之至日即具疑事數十條請決公覽畢即條脊衆皆驚服平兩廣所向克捷號稱神明將致政時已憤不復勝事如兩截人豈公之昏明係福位之盛衰而鬼神陰有以予奪於其間耶

吾蘇徐用理題翠盤舞詩爲一時傳誦其全集亦多可觀也詩云曲按霓裳舞袖輕蒲身香汗怯衣單凌

近來舊事

二十二

夏

波步小月三十傾國貌嬌花一團楊柳欲眠風不定海棠無力露初乾風流自古迷醒目莫怪三郎倚醉看

都督湯胤績和孫也巡邊爲虜所害嘗題守宮云曾解秦宮一粒丹記時容易守時難驚驚夢冷腸堪斷蜥蜴魂消血未乾榴子色分金釧冷珍珠光映玉鈎寒他時笑捲香羅袖留與夫君仔細看

魏文靖公驥易簪時自爲詩曰舊日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覺寬開上蒼未必重頒福殘喘何期又復回瑤島不勞青鳥至蒲籬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

上翠水丹山喚作醅後書云是時因病篤未及鼓椎故有兩來字繼復書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上行書畢乃瞑先期有星殞於公隣王文振宅人已知公不起矣

具隱士陳完檢討繼子也嘗跋元僧覺隱詩卷謂覺隱名文誠字道元浙人也與笑隱訢公天隱至公皆以詩自豪相頡頏時號三隱覺隱睡起云花下拋書枕石眠起來閑漱竹間泉小窓石鼎天猶煖殘燼時飄一縷烟江亭秋晚云獨倚清江秋思長晚潮初上水亭涼海門風起雙鸞暝一抹銀花湧夕陽又云藤

近來舊事

二十二

夏

枯摧老樹石裂礪深溪陰洞水聲合短垣松影齊磴回知徑遠山迥覺梅低忽爾破孤寂嶺懷清晝啼俗諺云大樹大皮累小樹急彌彌乃宋僧行持作也全詩云大樹大皮累小樹小皮纏庭前紫荊樹無皮也過年行持明州人蓋有高行而善滑稽者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出道哉近有稚子戲以線錘置口中誤吞之有胡僧啖以錫糖半斤即於公道中陶穢而下僧云凡誤吞五金者皆可啖也

京師有一人母病方絕見白氣從母屍延入妻室妻

方生一子其人急擊斃其子而母即甦輪迴之說或
有之

雀糞名白丁香左旋為雄右旋為雌辯而用之蝦蟇
置地上凡東行者雄陽物受生氣也

兔生從口中出蛙亦然雞之毒在心燕之毒在尾羊
之毒在駁名橘柴羊者為甚凡物之入者皆不可食
也

嘉靖初邵武府一日震雷擊二指揮於衙之門外頃
而復甦一自伏堂殿其父一自伏堂罵庶母毆父者
即死罵母者庶母至額天曰此子為嫡母所命非其

近事

二十四

江都

罪也因得生然竟發狂成痼疾矣

東坡云人老簪花不自羞花應羞上老人頭康節云
花見白頭人莫笑白頭人見好花多康節壯而東坡
怯

蜂採百花俱置翅股間惟蘭花則拱背入房以獻於
王物亦知蘭之貴如此

嘉靖丁亥十月十日吳館娃坊一道人坐化口偈云
六十五年全功今朝撥却苦空撒手便隨明月西方
極樂清風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

驚目而燠奴以驚骨

后山詩話王介甫以萬八千戶冠軍侯對二十四考
中書令為精切唐溫庭筠對近比趙公一十六年宰
相遠同裴令二十四考中書已先得敏捷之稱矣趙
公令狐綯封爵也

吾蘇周時懋惠疇少以疹毒死其家置之墻隈為犬
啣其鼻出血而愈後以字藝被用官至工部尚書相
者謂其鼻存則與五官不相稱當不貴矣

陰符經云玄龜食蟻飛鼠斷狼狐噬鶴青腰食虎
此以小制大也尹和靖云濯錦以魚攻玉以石治金

近事

二十六

江都

以鹽洗布以灰此以賤制貴也

有鎮遠都憲與兵官不合都憲於酒席間出令云天
上有天河地下有蕭何蕭何手裡持一本律口稱犯
法之事莫做發病之物莫吃有所指於兵官也兵官
云天上有大陽地下有張良張良手裡持一把劍口
稱鋼刀雖快不斬無罪之人特一太監在坐欲為分
解即云天上有雲山地下有寒山寒山手裡持一把
掃帚口稱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遂一
笑而散

爾雅素鶴以雞交鵠以意交鵠以睛交變化論曰

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爲養交頸野鴛繡
酉陽雜俎言釋氏書孔雀因雷聲而應孕

劉子云海上之人有好鵑者每旦之海上從鵑遊鵑
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命取訖之明日之海上鵑
舞而不下也呂覽云海上有好蜻者每旦居海上從
蜻遊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命取訖之明日之
海上蜻無至者矣

明道先生知金華有一富人瀕死而以其少子囑於
隣曰幸善撫之他日長成當使家資中分之後子成
不從父言訴於官先生密語之曰汝父智人也惟婿

卷之二十七

二十七

有半資之望故汝得保全耳子悟遂中分之張諫知
杭州有同前訴者張公視其父遺券曰吾家財七分
當主於婿三分吾子得之公嘆謂其子曰是父大能
若微彼券則汝患在乳臭中矣反以其券而析其資
二公閭事激有不同如此

唐曹松詩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朱劉
貢父云不如直與黃金節惜取沙場萬箇骸

唐薛元超平生三恨不以進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
得脩國史我朝東里先生亦自言三恨不由進士不
得作縣令御史

夢遊錄云今教坊開場先引一段尋常事名曰絕段
次引正雜劇爲兩段末泥色主張引戲色分付副淨
色發喬副末色打諢又或添一人裝孤其次曲破斷
送者謂之把香輟耕錄傳奇出於唐宋有戲曲金有
院本雜劇院本一人曰副淨爲衆軍一曰副末謂之
蒼鵝鵝能擊衆鳥未可打副淨故云一曰引戲一曰
末泥一曰裝孤又謂之五花爨弄今南戲副淨同上
而末泥即生裝孤即旦引戲則末也一說曲貴熟而
曰生嬌軍夜而曰旦未先出而曰末淨開而曰淨友
言之也其財則旦之佐丑則淨之副外則末之餘明

卷之二十八

二十八

矣副淨始於漢和帝時館陶令石耽犯賊和帝惜其
才原其罪令於設宴着白夾衣皂巾使伶優戲而辱
之名參軍至唐爲故事名副淨

大明律有官吏挾妓飲酒之條然宣德三楊公猶及
用之嘗聞其與一兵官會飲文定倡爲酒令各誦詩
一句以月字在下而分四時令畢文定指席中侍妓
曰不可謂素無人汝輩有能者乎一妓遽成小詞捧
琵琶歌曰到來春來梨花院落溶溶月文定句到夏來
低舞楊柳樓心月文敏句到秋來金銀犬吠梧桐月
紅官句到冬來清香暗度梅梢月文貴句呀好也

月終不如俺尋常一樣窓前月諸公劇飲零醉而去
太祖克金華召一星者劉日新推命者曰將軍當極富
極貴又推諸將校則言或為公或為侯

高皇怒其不言官職劉請屏去左右曰極富者官者四海
極貴者貴為天子

高皇大喜洪武四年召至問欲貴乎對曰不願又問汝
欲富乎對曰不願問以所欲曰臣所欲者求一符可
以遍遊天下耳

高皇因以手所揮白扇題曰江南一老叟腹內羅星斗
許朕作君王果應神仙口賜官官不要賜金金不受

遊藝錄

一十九

卷

持此一握扇橫行天下走識以卿寶劉持此遍遊十
二年回家忽對妻子言我當死於非命故歸欲作別
去游京師妻留之曰既當死死於家耳荅言當死於
京都遂至南京都市中推箕但講命而已蓋先被
旨不許與人笑故也都督藍玉平雲南回因詣劉言
將軍將軍見梁地當封梁國然七日必有一險我當
與將軍同死後果封王為梁國公侍朝穿紅袍在西
班時日當上照映

上目之曰此將軍不獨外邦人畏之朕亦膽寒矣有張
尚書者同往雲南與王不睦對曰此人陛下之前不

妨但恐非少主臣也

上由是欲誅之因潛令科道糾之科道問張尚書何以
為罪張第言軍還不交軍欲乘此作亂耳王臨刑時
嘆曰神乎劉先生之言問為何人曰劉日新

上聞因逮劉至問汝與藍玉笑命對曰曾笑又問汝命
盡幾時曰盡今日因殺之今其家子孫猶在賜眉尚
存

山東有人家共慶五百餘口二百餘年不染疫癘其
家每年以三伏日收苦草日一束陰乾至冬至日為
末正旦五更用蜜調每人服一匕此即古人履蘇之

遊藝錄

三十

法也

方賓錢塘人也為庠生嘗在靴舖中買靴新乘驢逸
適蔡都司過驕者以捶驢驢驚跳賓罵驕者時國
初重武功軍官多橫蔡因乘勢仗賓賓不勝忿與蔡
相詬蔡云汝他日為官能臨我乎賓因拔皮刀擊檻
曰他日不得相臨有如此檻遂歸去家人鄉校鑰門
脩業實中傳食三年竟獲舉於鄉登進士授兵部主
事常賦元夕觀燈詩稱首陞郎中尋以侍郎陞尚書
蔡適有事至兵部俱不敢見乞賓親厚謝罪賓不荅
俾以公事所見上下無以直報之蔡且喜且恨乃盛

幣候其歸休叩頭待罪賓禮之有加蔡就位謝之曰
非君一激何以至此賓禰人也此雖矯忍然亦愈於
誣恥必報者矣

兵書王公綏應 詔薦編脩岳正給事中張寧為都
御史二公為內閣李公賢所忌嫉吏書王公朔附之
皆得外補綏致仕歸河州柯學士潛有詩送之末云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王朔見之曰柯
君此詩蓋謂我也

今匠多作壓鎮之術有法能解之主人於立木之日
密令人取木馬與八尺竿并墨斗俱放在後門口以

述纂要

三十一

卷

竿橫頓在木馬上又以墨斗引線旋竿亦橫且之兩
頭垂下却伺匠人立木已完俱令匠者至木馬邊以
溫言諭之曰衆作頭雖無毒念害我然我有疑心不
決請各作頭從木馬上跨一過以釋所疑如其人不
跨即是用手者便強扶跨過便覺有疾歸當不起矣
又一法俟立木之日令匠人先擡一木架於木馬上
引鋸截去巴鼻却令人拾起曰頭在這裏了噉過俟
屋造完將前鼻頭置在正屋中斧碎之以火焚過鍾
造亦不駭矣惟江西人能破此術凡人家即知其
屋有壓以羅經盤內針貫長線口念訣以斧擊柱其

針自然引線颯颯而行直至作壓處自偃卧竟取出
其物遂以百沸油鑊煮之然後燬於火則作壓者得
病即死嘗有人家取出一小木人投於油鑊少時取
出其工人適在隣近覺病至遂往其家叩頭乞命主
人因復投木人於油中其工隨即倒地扶歸即絕凡
取出壓物滑油煎否則雖藏甚密就逃去文白湖岳
父談世英家曾獲一木人錮於篋中明日開視已失
所在急覓之已隱於戶檻下矣

述纂要

三十二

卷

造片腦法真片腦形如水雪其氣香寒能除眼疾熱
毒或曰古梅之精或曰龍氣所積與金同價有假造
者其性亦寒用之頗與同功性性欺人亦得高價造
法用新磚一枚納於廁中一二月後取出用新汲水
洗潔淨於室中陰處下用新磚閣起上用新磚蓋之
待霜出結如水雪收之如此數次霜盡而止與潮腦
同包取香氣多不能辨

成化間禮書四川劉公爰年六十餘無子妾生一子
夫人妬斃而委諸墮間一部吏過之聞啼聲察之為
劉氏子持歸與已子並育數歲鄉人具主事某知其
事以告公公遣禮幣迎歸試使認其母於諸妾中子
竟就所生母者母亦以子舛中數黑子為驗後以陰

受中書舍人豈醇謹士也人謂宜有後者都御史劉公果言之其更爲吾蘇常熟人

古者賓位皆在西以東卑於西也禮記曰主人就東皆客就西皆後通謂主人爲東道主韓信得廣武君東鄉坐而師尊之又史記陳平願以右丞相讓周勃於是帝以勃爲右丞相位次第一平爲左丞相位次第二古者得罪下遷者爲左遷古人尚西尚右亦甚明矣後世乃有陰道尚右之說通以東爲尊今時賓主間南人尚東向北人尚西向

武功伯徐公有貞當正統北狩時有南遷之議後以

卷一

三十三

朱一

奪門之功進位台輔至於謙之死人尤歸咎焉而李文達公特指爲奸臣士論所以怨之吳文定公謁武功墓詩云衆口是非何日定老臣功罪有天知殆自有定見也

吏書吳白樓先生少題赤壁圖詩云宋家學士愛風流赤壁磯頭作勝遊明月在天天在水玉簫吹徹露華秋識者已占其爲翰林之具矣

喬家宰字作賀人生子詩問時曉散龍墀後紀月春分鼎宿中蓋子以二月望日寅時也士林服其精細爲傳誦之

少師西崖李公東祀崑上通達下情疏云請以所見喻之節用度如閘河然節一分則上有一分之益廣儲如源泉然積一分則下有一分之利惟在聖心一轉移之間而已人稱其引類親切

白公圭會試偕同事數人就注覓餉舟舟卒方假寐似夢有神人叱之曰急起之尚書來矣衆中最少者是也卒方寤而白公至卒延納之日致款餽甚恭與之值不受問其故亦不應比登岸始潛以實語公公識之是年公果登進士後至兵部尚書公爲都御史徑麓川時計別卒二十餘年矣江行遇漕舟有人坐

卷一

三十四

六

其上疑卒也止而問之是已移檄俾從軍事抵麓川卒以功累陞爲指揮使食厚報云卒之云雖爲公徵而實已被遇之祥也

古人嘗以成語隱括作對偶若出於天成者如東坡吾亦愛吾廬卿自用卿法愧無琴瑟旨酒樂我佳賓所喜直諒多聞稱爲益友宋頌曆詔惟曆象日月星辰乃能成歲自侯甸男邦采衛要欲同文何以報之青玉案我姑酌被黃金壘龍尹謝丞啓生民以來未有盛於孔子天下之士豈復賢於周公張安國自撫州移蘇謝表雖自西徂東周爰執事然以小易大是

誠何心王履謫居八桂作青詞萬里江墳草木牛羊
之踐履百年鄉社室家風雨之飄搖張柳賀洪舍人
廣廈細旃備唐虞之聖道珍屋秘館冠皐伊之倫魁
又雖進退必以其道然功烈如此其卑宋人上已請
啓云三月三日長安水邊多麗人一觴一飲會稽山
陰脩禊事良辰美景賞心樂事四美難併崇岡峻嶺
脩竹茂林群賢畢集張敬夫谷教官啓識其大者豈
誦說云乎哉何以告之曰仁義而已矣近吳文定公
為何令却金縣經尺而直尋宜若可為也辭十而受
萬是為歡富乎管仲之器小哉周公之功大矣何許

述卷四

三十五

大

予之不憚煩知虞公之不可諫

江陰卞郎中榮嘉興姚御史縉皆一時詩人嘗集古
句聯老妓詩云天涯歸計欲如何記得雲間第一歌
氣力已無心尚在鬢毛白盡興還多池邊命酒憐風
雨洞口經春長薛羅晉得舊時殘錦在往來星騎一
相過

蘇郡守楊貢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為丈量之法有投
楊守詩者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晉蒼海與青天如
今那有開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楊為廢法

造海石法用苦瓜蔓搗碎連汁用煨過蛤殼粉拌勻

作餅晒乾入藥用此藥最去痰蓋鹹能軟堅蛤生海
中疑結成殼得鹹性多故能破痰之墻壁而瓜蔓又
去痰之藥故用之相和則攻去疑結之老痰極有效
若以海浮石為海石者非是

種茶樹必下子移植則不復生故俗聘婦必以茶為
禮義固有所取也

張士誠據蘇時其弟士德為相豪占民田以益富
產構玉食以取奢樂門下養士亦多有張明善者
元之遺老能填詞度曲語言諧謔士德愛之一日雪
大作設盛宴張女樂邀明善咏雪明善倚筆醉題調

述卷四

三十六

朱一

詞曰漫天墮撲地飛白占許多田地教衆口嗽嗽吃
甚的早知如此難道是國家祥瑞甚得諷諫可見前
輩風致如此

國朝大魁前甲戌張信無聞丙戌林環戊戌李琪庚
戌林震皆終修撰壬戌劉儼終禮待甲戌孫賢終太
常卿兼學士丙戌羅倫終脩撰戊戌曾彥終太常卿
兼侍讀庚戌錢福壬戌康海皆終脩撰今甲戌唐臯
九戌魁無一人台輔豈有數也然羅公之道高一世
名聞四海則氣數固不能以勝理也

近峯閣畧終

近峯聞畧八卷

浙江鮑士恭家藏本

明皇甫錄撰此書亦其子冲所刪定於稗官雜說采摭頗繁而考證全疎舛謬亦復不少如拾遺記介子推之白鷗龍城錄李賀之亦虬皆信爲實事又如楊溝事出古今注乃引霏雪錄爲始妻之父曰外舅文本爾雅而云始漢董承前進士見國史補而云出唐會要甘草苦草之說出師曠占而云出大戴禮他如以龍生九子爲出爾雅以李商隱樂游原詩爲王建以二喬爲妓皆不考之甚至於陳善捫蝨新話記馬大師等在孔子上之類皆謬妄之語袁宗徹客座新聞記元順帝爲瀛國公子之類亦誣罔之詞一概取之尤冗濫矣

下俾記談二卷

〔明〕皇甫錄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下俾紀談

二卷》提要

下俾紀談序

吳郡皇甫冲

下俾紀談者家君守順慶時談紀也家君去
郡歸田不能具舛舛命冲耕於梅林乃授冲
曰是徧王生雍所書未經刪定吾作於兵戈
之間屬汝以鋤鋤之隙存其十五足矣冲跪
曰唯又曰冲來汝知斯談之所由乎自夫嬴
通封蜀而雄鑠諸侯實旅整劉而銳剽西楚
於是畫野分州建侯置長李冰啓其耕鑿文
翁導以禮義蠶業之地肇起衣冠宇靈之區
休泰都會此揚雄謂之光義虞夏左思稱其
富有無量者也爰入我明百五十餘年時
康物阜其豐易作地險民偷其亂難戡並鄔
小寇一旦作孽遂使井邑蕩焚髑髏盈野屋
會商凋之地沒為我墟金楹玉宇之宮化為
煨燼昔賢之所表著方輿之所記載豈得而

原缺

下碑記談卷上

此書羊氏也雅言

中憲大夫四川順慶府知府近峯自甫錄著

國名記巴姬之國楚靈妃也晉文公西伐巴蜀即其地呂氏春秋今果之南充也杜預云巴之江州縣江州今重慶巴縣

案字記充國故城在閬中西南九十四里今在新井東北二十八里又有西充今果州南充郡治西九十五里西充縣唐武德四年縣也有西充山大曆間爲充州有充氏孟子書充虞

劍閣金牛峽極天下之要害所謂一夫當關萬夫莫

謂者也順慶東枕大溪西控金泉南隣渠水北接通川溪山奇秀若中土也

益州有三蜀三都三蜀謂蜀郡廣漢犍爲三都則成都廣都新都也土地沃美人士傳又爲一州稱望而順慶則邵伯溫詩云自昔充城號奧區蜀人喚作小成都

順慶男不歸羅綺女不乘輿有則人必耻之至詆詬以爲浮薄雖達官命婦多布衣徒步焉

都尉娘充人女也代父戍以功授都尉歸爲嫂氏所誣女剖腹示肝腎以死樊鳳丫山故其地名都尉

垣有豐碑社祀今廢其歲代姓氏無所考或曰即陳壽妻也壽嘗爲騎都尉故人稱其妻爲都尉娘云

順誌修於進賢樊侯蓋弘治癸丑間筆也其載開漢萬卷仙鶴清暉諸樓閣相樂平政坐嘯凝香桂竹諸堂藏書四水清風覽秀五友諸亭甚悉今訪其遺墟多不可得兵燹後民顧衣食之不暇而慨然興復者當何時何人也耶

道志果州南充禹貢梁州之域春秋戰國並屬巴子國秦惠王滅巴蜀是爲巴郡地自漢至晉爲安

縣華陽志漢獻帝時劉璋分墊江上爲巴理北縣理北字疑誤

周地圖記相如縣有相如故宅因以爲名

廣安州吹短笛爲淒淒之韻疑賓人之遺格也

開漢志在漢以忠節名義著在唐以神仙字屬顯在宋以文章學術稱蓋指紀信謝自然程真人江萬里蕭謙益馮休諸公也

呂好問覽秀亭記思史實之遺風弔譙陳之舊蹟想陳謝之仙蹤仰張閭之英躡謂史謙恕實必譙周

陳子昂陳鍊師謝自然張疑閣續也

水經安漢縣雖迫山川土地特美喬魚鹽家有焉江
陽治也方輿勝覽郡即安漢城南充即安漢縣
清居山兩峯峭立一水中盤內有龍筍垣宋淳祐間
以兵亂徙府治於此山下元至元初嘗建征南都
元帥府
嘉陵江出大散關之西去鳳州九十里
郡國志馮緄爲車騎將軍於此鑛崖十餘處今果山
有車騎崖
瑣碎錄川人顧舟出峽有三字新輕真貞謂不覓客
貨也

漢中

事

蓬州琴臺相如僑居時彈琴處也秦宓謂蜀人詩書
而儒自長卿始故土人立祠臺下迄今祀之或謂
州舊爲相如縣人遂以長卿爲土神祀焉
古稱順慶爲忠義之邦蓋特指紀信也信西充人廟
祀於化鳳山予頃謁之讀碑刻得元耶律楚材詩
云不道將軍是邑人扶龍今有紀家村寧存卯金
死義氣未必丁火灰忠魂周苛一烹後嗣顯襄平
互出史筆渾漢封班載幾兩負負與不負何足論
不數語而信之情事驟見或曰信成紀人高帝王
漢中始居西充

搜神記巴東有澤水民謂神龍居之不可鳴鼓其傍
即使大雨蜀都賦曰潛龍蟠於沮澤應鳴鼓而興
雨

順慶舊惟土城無夜警吾蘇沈中丞公林爲郡時始
議甃石而公擢去因循至藍耶之寇遂定甃計而
予適至郡發帑庫所積資民間階除墻垣之石以
繕不旬月而城成寇三犯順慶民兵喜躍乘城守
之有餘力焉賊竟不能攻但中實沙土不能入而
未免經治者之補緝耳

漢中

中

東觀漢記山西道秦渠州犀牛見差官送赴關廷既
至上閱於便殿仍於月華門外宣示百寮慮傷物
性遣中使押還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天彭關岷山之水出焉漢延平中岷山崩壅江水三
日不流

紀信譙周陳壽皆順人紫崖馬侍郎廷用博洽多聞
嘗著論辨以斥譙陳直指穢史降表爲史官人臣
之辱至紀則崇稱之不置蓋不嫌於高議漢儒之
說而特爲後世折衷也

壬申夏六月甲子犬風摧郡廳學舍前古柏樹各一
株未幾而推官宋繪檢校李繼疾卒訓導雷豫劉

傑皆擢官去謂物理之徵於人事吾不知何所從也

益州志南充縣西南六十里有昆井鹽井又曰雞郵神在相如縣東有雞郵溪因此而為之名

華陽志巴子理閬中地形志云閬中居蜀漢之半東道要衝今郡城即古之閬中城註云閬水紆回三面地在其故名

後魏書梁彌念者宕昌羌也其先嘗為義豪自稱宕昌王彌念世祖初求內附遂拜彌念為宕昌王因其地為宕昌蕃即今宕州是也

卷上

五

廣安有篆水在州治東北渠江三十六灘之上即渠江圖經所謂東臨篆水是也石磧平坦微波射日則華彩混漾歲有登科豐稔之祥水紋宛成篆楷水際刻古詩文於石壁多磨滅不可句惟宋知廣安軍杜鵬舉一詩為完好予和韻刻其左水東南數十步有清澗二為綠羅漕紫羅帶又有急湍二為湧玉湍沸珠瀨紆步又得盆山龍鏡泉流盃池皆奇勝予欲題以戎事亟去未暇也

女兒葛出隣水縣極纖細必五越月而後成不減所謂蟬紗魚子縵之類蓋十縑之力也予以為淫巧

下令禁止無敢作者

宋天綱嘗修鍊於順之青城山一日卜有異人當座金來謁將尅之以神其術乃執炬延納至則李淳風也令往索金液為泉矣人名其地為金泉里宋進士江萬里大書金泉字刻於石

予既築順慶城謂無井泉不可以守乃取甃工於谷州穿十井順人皆江飲頗不以予為然無何寇至城閉幾月民賴以飲而後知十井之為功也御史王維貞請為銘而記之予止之曰此特一時之利耳民終不飲此水已而果然

卷上

一六

寶平姓子宗也頃王四年楚執宗子遂圍巢十六國春秋常璩志云宕渠古寶國案宇志故寶城江流縣東北八十四里古寶國都又廣安軍渠江縣北十二里即始安城宕渠今入伏虞寶城見存遂州也中興書云廩君後非

順慶無兵守為賊出入所予始至乃募民兵得四垠民五百餘人分為四部置長領之教以騎射擊刺之伎進退合散之法為之廩餼一時賈勇者千餘人郡之城守實賴之應劭曰寶人剽勇因其性而振作之易為力果然

高祖為漢王時閭中人范目說高祖募取實人定三秦封目為閭慈鳧鄉侯并復除目所發實人盧朴沓鄂度夕襲七姓不供租賦閭中有渝水實人左右居之人有銳氣喜舞高祖樂其猛銳數觀其舞後令樂府習之

周地圖記武帝天和四年割巴陵之伏虞即隆州之隆城郡於此置蓬州

漢志宕渠屬巴郡輿地志曰梁大通三年於此置渠州左思蜀郡賦曰外附銅梁宕渠

順慶有二洲在嘉陵江中志稱宋有異人曰鐵冠子

嘉慶卷一

七

占地侯曰大洲連小洲此地出公侯迄今未有顯者計其說當在嘉定咸淳之前則已驗於克國文公二公矣不然必其見之未至尚有所待也

東涉嘉陵江百步得僧寺傍有方塔廣可二仞高二十余仞層十有二凡楹簷椽宇皆以壁甃外施華扁曰玉龍萬壽之塔寺中一頭陀能飛步其末元夕燃花燈百枝倒影江水中如寶珠瓔珞可愛子嘗尋斷碑讀之乃知為翔龍觀塔今屬之寺矣曰翔龍者必宋寧宗潛邸時名或曰塔唐物也觀址在寺之左

順慶產甘蔗如葦俗呼茭白為漿筭殆所謂荻蒼鳥薺類也

秋官張云謨家嘗掘土得石板刻曰紅蓋曾經此地來青青今見數枝梅只應尚有嬌春意不肯凌寒取次開後印曰御書之寶此板疑宋寧宗潛邸時物不然則詩為偽明氏之作印其僭耳

黃山谷撰張子履墓誌外兄張子履沒後十年其子恊奕子履於蜀嚴道來請銘銘曰張氏本河南族姓唐末避亂家成成都亂甚家嚴道君工部侍郎琚之孫太常少卿觀之子君官果州請繼母黃

嘉慶卷一

一八

以行可以觀其孝矣君由邛州火井尉為錄事參軍佐果州

續博物志尔朱先生偽蜀廣政中飲酒食若膳渝州刺史謂其幻惑感以竹籠沉之江至夔州為漁人所得上昇嚴補關得其青金丹友

蜀漢本末譙周字允南巴西充國人也幼孤與母兄居既長家貧未嘗問產業誦讀典籍其遇有得汰然獨笑身長八尺體貌素朴無造次辨論之才而潛識內敏初見諸葛亮左右皆笑既出有司請推笑者亮曰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郫筒酒凡蜀地皆能造俗呼為哂酒又呼為哂哩麻
或曰造法出於蘇李麻三氏故名酈道元曰巴鄉
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名酒

古謂蜀呼暴雨為東雨孫樵可之祭梓潼文亦云東
雨如泣予歷蜀郡過半未聞有為是語者質之士
夫亦不喻方言之由於變可知已

緯畧載有遺予玉筆格一枝狀如漿水瑪瑙而非玉
也扣之謂出嘉陵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蜀石黃瑱
張揖曰蜀石次玉者也

述異記巴東有真香名其花白色如薔薇煎服令人

不眠能誦無恙

初藍鄙之冠相習為隱語使人不可測識如呼馬曰
褰衣驚曰響刀鎗曰幹子箭曰飛子行路曰上線
擊兵曰倒毛發兵曰調老酒衆稱其長曰師父長
呼其衆曰本錢被誅執則曰折本游騎絡繹於道
探我軍遠近以為行止必據險峻曰架梁無車據
無僭稱值我軍至則馳突而去若畏懦不敢敵或
失墮其計不自免嗚呼盜亦有道也誠哉

蓬州山燈初起三四點漸至數十點高下相應離合
不常多在蓬山上人呼為聖燈

唐史謙恕為果州刺史百姓歌之曰史使君來何晚
昔無儲今有飯

唐杜子美閬水歌嘉陵江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
依江隣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
歌側過水雞御魚來往飛閣中勝事可腸斷閬州
城南天下稀

副使張公敏僉事郭公東山招撫蜀賊廖酋萬餘人
過順慶予道迎二公曰無恐既降矣予察其無降
意勒兵於城中設伏要道計盡縛之二公不可會
得撫公檄曰擊之者以殺降論士卒莫不扼腕夜

有酋率三十餘人攻清泉山砦若兵敗之殺其酋
賊帥怒誅於二公下予捕之予爭不能得因陽為
之捕賊故延脫不肯去予乃夜半鳴鼓傳發呼聲
動天賊懼乃去於是召殺賊者厚賞之

順慶漢曰安漢充國巴西魏曰南宕渠隋曰隆州唐
曰果州充州五代曰永寧宋曰梓潼路洪武四年置今府
以替陝陞順慶府元曰順慶路洪武四年置今府
領四縣南克西克營山儀隴州一蓬九年改廣安
府為州渠州為縣大竹岳池皆隸于順隣水隸順
則成化二年也

蜀人多重朋戶故江陝之人得以餌之稱貸則倍息
結約則爲乾父乾母日累月積而恒產多償折以
去予規版籍計流寓之於土着殆相半也

渠學生有能降仙作詩者予兒子冲得其訣亦能之
每降必先書曰吾白樂天也問其平生著作能悉
數且謂吾得意處在無可奈何歌一日自題曰世
事紛紛誰向說此身真與紅塵別無可奈何可奈
何基聲敲落香山月予嘗夢與紫崖馬侍郎山游
聯句一律覺而忘其五紫崖足成之仙和云學士
西來此會同無端情入夢鬼中風敲落月長松老

記藝上

十二

雨濕殘烟故蘚花正氣塞天軍伍壯妖氛接地璽
符通沙間鷗鳥空能舞長喉誰憐落塞鴻時閱武
脩寇而適有撫諭榜至又嘗詠雞冠花翌日復次
韻予皆倚席賡之仙曰此奇語也吾莫能措一詞
矣

文翁傳買刀布蜀物齎計吏以遺博士注凡蜀刀有
環者也凡蜀布細密者也二者蜀人皆善故齎以
爲貨

順慶以端午日賽社作蛟舟爲水戲并製甚狹僅可
接膝長短以人之多寡爲差皆相對持橈船首擊

鉦鼓尾揚旗各一人呼噪鼓勇以趨先爲勝予詩
有踏浪蛟船驚電掣江鼉鼓忽雷同之句謬爲
士林所賞

蓬州石佛寺有寶盤歌刻於石曰老僧夢龍龍感通
青曉買魚魚眼紅百錢得之置江海變化倏忽生
雷風魚因得脫感知已寶盤見出龍宮中貯以珍
寶一剩百怪異驚倒百歲翁弟子侈貪爭奪取寶
盤後送龍宮裡舟人燃犀窺九淵老龍枕眠方醒
起江涸漠漠含遠山江月茫茫照江水此語相傳
七百年過客感歎心茫然我來繫舟若下宿幾欲

記藝上

十三

刻石僧窓前山中盛事有如此只恐歲久徒空言
未刻至正甲午秋蓬州太守西雲道人喬不書名
志亦無考嘗稽古僧曰廣通者爲廣人造寶盤所
餘盡以構材作九樓十八殿極偉麗宋燬於燹攸
今遺址半爲江水所嚙

今蜀中妯娌相稱曰先後出博雅
衛公言蜀中有碧花

下
碑記談卷上

下俾記談卷下

中憲大夫四川順慶府知府近峯黃鍾著

宋嘉定中充人江萬里與兄江萬頃同舉進士萬頃知南劍州死於賊萬里由右丞相出知福州與其子鏞遇元兵破襄樊赴水死後贈太師益國公諡文忠郡祀於學之先賢祠按宋史萬里都昌人知潭州

鄧艾入蜀自陰平行無人之境七百餘里出油江韋臯入吐蕃境從蠻國攻故嵩州北谷破其青海臘城又分三奇路一由龍溪石門路南一由吐蕃維

一

州城北路一由吐蕃樓老鴉城又有松州道雅烈舊道租松城道昆明城道陰平之道守蜀者不可不知嵩州諸路謀國者不可不講也

充人蒲謙益舉興隆元年進士歷任左臺御史右丞相罷歸人有步行歸故里俗語待鄉人之稱其視買臣季子何如也

巴人以清水穴水為粉則皜耀鮮芳貢粉京師因名粉水世謂鹽林粉

吾卿沈公林沈靜莊肅正已率物而用法不私盛公應期剛正英敏以法糾人而情能用恕二公皆士

林之師表官箴之軌範也沈公守順慶盛公為別駕仁恩義烈民心不忘可謂一臺二妙者矣今猶稱沈君子盛神明也時適隆平易於卧治不難督理芳休流衍聞者興懷予本拙劣嗣領郡符兵戈在境鞭策徒勤豈驚馬之驅華土雖美非鋸刀之礪勉思二公不勝景仰

王公源字淵之太原人以進士任四川僉事巡部至營山縣遇蘭鄔入寇公親帥民兵二千人出戰及郭皆散走從者僅百余人公度不能脫乃挺身突其陣斬首數十級身被二十餘創而死死猶左手

一

執賊首右手把其劍後十日而殮面如生時予被劾摠制彭公數舉獎勞其稱許必曰忠信才力日勞勤居多曰脩益惜民毅然無所顧忌大抵居人上者當任事任勞其肩肩於嫌疑之跡者非度也

海錄碎事果州南充縣唐神龍元年道士郭玄休經茲地見黃雲赤霧晃耀前後三日但聞斧斤之聲暨霧散雲歛於元真觀廢基二十步後山之上有一宮化出上聞賜為玉華宮

予守蜀適兵亂嘗即元人詩戲張秋官云一官未脫

騷蹄穴萬死來號虎豹關坐客傾倒

元微之詠嘉陵水詩尔是無心水東流有恨無我心
無說處也共尔何殊又嘉陵驛二首嘉陵驛上空
床客一夜嘉陵江水聲仍對牆南滿山樹野花撩
亂月朧明牆外花枝壓短牆月明還照半張牀無
人會得此時意一夜獨眠西畔廊又嘉陵江二首
秦人惟識秦中水長想吳江與蜀江今日嘉陵驛
樓下又憐明練入明窓千里嘉陵江水聲何年重
遶此江行只應添得清宵夢時見滿江流月明贈
吳渠州世則憶昔分襟重子郎白頭拋擲又他鄉

卷之三

三

六千里外巴南恨二十年前城裏狂
竄竄荀家兄弟半淪云淚因生別兼懷舊回首江
山欲萬行吳爲元從姊兄也

劉淵林注蜀都賦有給客橙冬夏華實相繼

莊子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化爲碧

蜀西南高山有土物如猴狀長七尺名猥獮一曰馬
化好竊人妻多時形皆類之盡姓楊蜀中姓楊者
往往攫爪酉陽雜俎博物志皆載焉

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野竹上結窠窠大如雞子有蒂
長尺許巢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

杜詩云家家養爲鬼頻頻食黃魚夔州圖經稱峽中

人謂鰓鰻爲烏鬼予又見一種名水獺獺類也捕
魚極神捷縱魚前躍嚙其尾而取之

蜀漢之土與秦同域南跨岷江北阻褒斜西即隈礙
隔以劍閣窮險極峻獨守之國也

豎牧閑談蜀中能造箋紙有松花金沙流沙綵霞金
粉龍鳳諸品今人與法俱亡之矣

充人王公忠卿由鄉舉仕順寧府通判致政歸偶得
一銅牌於土中範仙人肩龍首杖懸葫蘆作跳游
之狀傍注曰壺中仙昔有詩云有時壺內去去即

地志

中

一千年榮辱悲歡外須知別有天公瓊襲之及卒
牌忽亡去若有所奪者

顏真卿貶爲蓬州長史在蓬四年爲鮮于仲通書離
難記於崖石上又小字書仲通里門記大書磨崖

碑數文於崖石上皆世所未覩者

邵伯溫詩從昔遨遊盛兩川充城人物自駢闐萬家
燈火春風陌十里綺羅明月天山園翠合水連雲
萬室樓臺照眼明勝地風流真樂國四川惟說好
充城皆非今日之謂也惜哉

水西在順城西南六十里古流溪縣地也宋張令所

建堂宇有東坡手書醉翁亭記於壁末題云眉山後學蘇軾書迄今子孫世守之無恙

劉賓客嘉話果州謝真人上昇前在金泉山道場上帝錫以馬鞍使安其心也刺史李堅遺之玉念珠後問念珠在否云已在玉皇之前矣一日真人於紫極宮致齋金母下降郡郭處處有虹霓雲氣之狀至白晝輕舉萬目覩焉

蜀賊廖麻子藍鄙之裨將也四入順境無所掠而去予與都御史林公殊為所惡廖有二善馬乃以林公與予名呼之馬亦能應聲而至一時統軍諸公

記纂要

五

遣使招撫則稱之曰廖營長去

北戶錄巴笮八月生簞音媚竹筴冬夏生又云新州出變柑有苞大於升者但皮薄如洞庭之橘餘柑之所弗及予謂順慶所產如蜜筒獅頭之類尤極甘美以是得名果州且也

漢西南夷傳南粵食象蜀醬注樹如桑取其實作醬蜀人以為珍味也

唐張翥詩嘉陵路惡石如泥行到長亭日已西獨倚欄干正惆悵海棠花裏鷓鴣啼

膳天經蜀茶南走百越北臨五湖皆自固其芳香滋

味不變茶經則云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惟叢茗而已品自居下

尹子地勢論蜀居梁州之界有劍閣峨眉之險長江遠塞之固沃野膏腴天府之地青城山為五岳之丈人江源為四瀆之首長其人多智而趨利不慕貴也其山北拱水帶朝宗固不可恃也劉氏二主而滅李特四十七年而卒是其效也

廣安石龜在井中能轉其首所向之方豐稔

夷陵州有截路可通夔巴避峽險疑即宋興元中故道諺所謂孤雲兩角去天一握處也近所司欲闢

纂要

一六

之而以事中止或曰天險不可關以戒玩侮金牛峽事可鑒已殆有識者之論

桂坡遇錄廣安州出金羹玉飯紅腊紫梨註謂金羹鴨也當是以鴨為羹玉飯殆指香稻飯紅腊即火肉耳今作羹之法與梨種皆無存

漢書臨邛令曰往朝相如相如琴歌云鳳兮鳳兮從我栖得托琴尾永為妃嬪記謂儒有一畝之官今朝妃官諸字多不用而皇考字亦改為顯考蓋避尊稱禮也

蜀人呼魚鮓為苞蘆味誠美而釀鷺尤極風味或彼

時未有也

九域圖青州有文章嶺涪州有錦繡洲予閱渠江志得禮義山

蓬州石佛寺有石刻一詩解作一春事聊為三日行江山無限好寃夢有餘清劇飲心猶壯微吟思亦精阿遵同此意伴我語天明不知其為何人作也詩註嘉魚出沔南之丙穴說者謂嘉州夷惜水出嘉魚長三尺蜀誌古胸忍縣今梁山也栢枝山下有丙穴明通縣在今達縣東北并峽中凡十六穴臨邛今雅州城南五里有丙穴皆出嘉魚則凡穴口南

下隸本

七

向皆有嘉魚出焉皆當謂之丙穴若文公所謂鯉質鱗鯽肌者為嘉魚蓋特指沔南所產當與夷惜諸產異類子美詩魚知丙穴由來美又不知何所指也

嘉陵江由陝西鳳翔之嘉陵谷經廣元劍州縣保順而下入於峽其曰閬水巴水渝水漢水皆異名也閬中縣以閬水迂遶而達州則以大蓬小蓬二山得名世遂為蓬萊閬苑之稱亦或因其地多神仙隱士故以比美也

水經巫峽杜宇所鑿以通江水成都志蜀嘗大水王

吳居人避於長平山覽靈照峽治水人得寧處宇禪位與之今宇靈二墓俱在郫縣

范石湖雨中至隣水詩云昨日方無雨今朝又不晴滿山皆屐齒隨處有泉聲頗怪陰霖甚應催老病成泥塗千騎士與我共勞生早晴發廣安軍晚宿萍池莊云夜雨洗煩蒸曉雨薦清穆雲頭隕鐵山日脚送金瀑暑塗一日涼遠客萬事足羈人正奔波觀者何陸續翠蓋立嚴粧青裊行跣足浴陋介南徵物華入東蜀竹萌苦已青荔子酸猶綠修蘆蜜戎讎直栢森似蘓泥乾馬蹄鬆路坦亭候速暮

下隸本

一八

投何人莊窓戶暗修竹

岳池舊縣在充城東六十里今遷而又東五十里附廣安州曰岳池者世傳取四山環聳而中坦夷也近聞之故老云縣傍有池水四時不竭中隆阜特出故名

儀隴縣東南有賢妃山說者謂宋時出賢妃於此故名後人立鎮其下名賢妃鎮今廢妃姓氏無所考清暉閣懷古詩吾聞南充今縣治蜀漢譙侯之故宅平岡南向突以隆大江東趨枕其北譙侯幼孤嗜典籍腹有群書身八尺益州從事職勸學太子家

令重經術主逸上書以規諫民勞著論託仇國潛
窺天象識興廢寧免史官評得失侯方沒齒有可
言不受魏晉之爵秩其孫曰秀冠鹿皮世亂躬耕
謝徵辟我來緬想前賢風皓首臥家餘九十客至
但誦清暉閣受此川光與山色山如城郭十里長
川耿烟波寸岑碧觀星之臺尚遺址棟宇摧頽急
如葦丙子十月廿九日後溪翁賦時南充縣主簿
跋尾云恭承宮使制置顯學侍郎劉公先生來登
清暉閣翌日辱公佳製當是宋孝宗淳熙間也

下隴卷下

九

水宕渠水合南流注之注云強水即羗水也宕渠
水即潛水書曰沱潛既導出渠縣渝水在賓國大
竹縣也

順慶稅糧不過六萬歲存積外餘撥小河三舍松礮
諸處小民但領文憑悉昇所產漆蠟醵火肉至
其地易米以納取收為驗自攬納之法立而侵玩
之弊滋矣

吳樵錄有萍池讀書記云長安教官周伯中蜀之順
慶人也其地有萍池伯中讀書其所伯中弱冠領
鄉薦以淋人為職業

虞伯生蓬州相如縣文昌萬壽宮記文昌宮者蜀梓
潼縣七曲山神君之祠也曩蜀全盛時俗尚禱祠
鬼神之宮相望然多民間商賈里巷男女師巫所
共尊信獨所謂七曲神君者學士大夫乃祀之以
為是司祿主文治科第之神云

蜀盜之起洪林諸公勞師數年僅襲得藍鄙二酋而
已廖賊用兵尤精彭公之來代洪也出師八日而
平之可以為神矣公疏功錄予為上予未嘗操戈
從公初聞而駭之既得疏則知守隘發塚二事蓋
公之以江隘委予也予極為之脩有四人自賊所

書

十

來者獲之則廖之諸兄往來探風者也鞠其為廣
安人遂發卒盡捕其族當敵賊與官軍消息不得
通發其塚塚中皆白蟻也

老學庵筆記蜀人費薪皆短而粗束縛齊密狀如大
餅餅不可遽燒必以斧破之至有以斧柴為業者
孟蜀時周世宗欲取蜀卒涅面為斧形號為破柴
部

紹興初漕粟嘉陵以餉邊每一斛至軍中計其費為
七十五箇席大光胡承公為帥始議轉般招運於
是費十歲六七向非二公蜀已大困故至今蜀人

謂承公爲湖州鏡

劍門關皆石無寸土潼關皆土無拳石並弭天下險固之處

東坡牡丹詩云一朵妖紅翠欲流乃蜀中語鮮翠猶言鮮明也又蜀人謂糊窓爲泥花窓夫人宮詞云紅錦泥窓達四廊

清波別志東南士夫尚川蜀蒲大詔恭州樂溫人梁果渠州人皆世業此梁膠法精而價高蒲粗而損梁直太半出蜀者利其廉携以來者皆蒲暴也雖均名川墨而二製異焉

梁果

十一

水經宕渠縣西北有不曹水南逕其縣注潛水縣有車騎將軍馮緄桂陽太守李溫塚二子常以三月還鄉水暴漲溺死郡縣吏民莫不於水上祭之人謂之馮李也

張世南游宦紀聞蜀都賦云旁挺龍目側生荔枝布綠葉之萋萋結朱實之離離讀至此切有疑焉世南游蜀徧歷四路數十郡周旋凡二十餘年風俗方物靡不質究所謂龍目木嘗見之遂謂左氏考方志草木之未精麗道元曰巴郡有官荔枝園夏至龍目荔枝熟設膳命士大夫食長樹下特世南

所未考耳

果山書院爲宋譙秀隱居讀書處也今碑刻尚存爲治正八年所建云書籍四千二百七十一冊其中如疊谷洞江集唐十賢詩中問戒子通經江東十問明善經漢非韻祝氏遺書部書一覽東楚文集皆世所未見者也

古今記蜀王尚納玉丁之妹爲妃不習水土欲出王固留之爲作東平之歌無幾物故王悲悼不已乃作更斜之歌就歸之曲而哀之

秦李冰治蜀谷歲爲神娶婦冰至祠勸神酒厲聲責

配祭

五

之因忽不見良久有兩牛鬪於江岸頃之水還謂官屬曰吾聞太極當相助也南向腰中正白者乃我綬也主簿刺殺北面者神遂死

岳池忠靖廣佑王封於徽宗時一統志載唐秀士何滔舉義兵討賊死難於金城山下故立祠祀之顯志云何滔隱居讀書金城山下天寶間安史之亂舉義兵討之死焉唐書至德二載六月丁酉南充郡民何滔執其太守楊齊曾以及劍南節度使盧元裕敗之安史之亂在河南北滔舉義兵不當死於金城山也唐書所載似是然廟食百世而無斥

之者何耶。滔隱居讀書自號森林子。豈滔之舉兵以死有所不忍於民者乎。此民之所為以義也。譙縱南元人獻之之孫也。獻之有重名於西土。縱少謹慎。蜀人愛之。為安西參軍。義熙元年刺史遣縱及侯暉領諸縣兵東下。遂為暉寺所逼。反自號梁秦二州刺史。以譙洪為益州刺史。譙悅為尚書僕射。譙道福領重兵守涪。將東圖劉裕。裕遣朱齡石擊破之。縱走其先墓旁。縱女曰走必不免。祇取辱焉。死於先人之墓可也。不聽。走死既不能守先人之德。又不及一女子之智慧夫。

譙縱事

幸

予觀蜀水峻急而山有奔突飛動勢故多兵變曰長亂丘墟也

予在順慶二年凡四禦寇圍城中相周旋共事者郡丞商州任秉常別駕雲南趙以鐸南宮閔世芳節推長安宋尚書南充縣令新淦錢瑞及予去郡則任以內艱歸趙關改任宋錢物故浩然東下不能無陳蔡之思

甲子春三月丙辰帝幸記

乙酉秋八月廿四日雨能漫潤 卷春子方夏記

下陴記談卷終 康熙庚辰冬日雪融因記

下陴紀談二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皇甫錄撰是書乃其守四川順慶府時所作或載時事或考前聞大抵皆有關於是地者也時值藍鄆之亂賊三犯順慶錄授兵固守以其登城則守陴下陴則著書故以下陴為名末附三峽山水記一卷為其子冲作冲字子浚嘉靖戊子舉人明史附見皇甫湜傳稱所著有幾策兵統枕戈雜言三書今皆未見惟此記附其父書以存耳

延休堂漫錄一卷

不著撰者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順治三年宛委山

堂刻說郭續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延休堂漫

錄三十六卷》提要

延休堂漫錄

闕名

劉忠宣

劉忠宣公大夏任兵部尚書戴莊簡公珊任左都御史時有大政事上每召二公面議弘治乙丑春二公對畢上令中使出白金二笏以賜且面諭曰卿等將去買茶果用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如卿等雖開門延客誰復有以賄賂通也朕知卿等故有是賜且命不必朝謝恐公卿知之未

延休堂漫錄

免各懷愧恥也

滕用亨

滕用亨初名權字用衡避諱更今名蘇人自少遊學四方頗多見聞問學辯博文詞爾雅尤精六書之學篆法之妙高在近世永樂三年被薦時年幾七十矣召見而試篆書用亨作麟鳳龜龍四大字又獻禱符三詩稱旨授翰林待詔預修永樂大喜在官四年卒川亨善鑒古器物書畫嘗侍上閱畫卷衆目爲通千里用亨頓首言筆意類王晉卿及終卷果有附

馬都尉王駢名

伍文定

伍文定初爲常州推官以簡伉忤提學御史陳琳左遷起爲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

楊一清

江西宸濠謀逆 武宗親征既得凱駐蹕金陵渡江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 賜絕句十二首公又有應制律詩四首應制賀 聖武詩絕句十二首編爲

延休堂漫錄八

二

二卷名車駕幸第錄公自叙謂虞廷賡歌之後古帝王有以詩章寵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章累牘若是其盛者至以屈萬乘之尊在位者或有之然亦鮮者若罷政歸休者爲尤鮮或有之豈有至載至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鑒有四絕句云相國移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得回鑾一顧之趙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難虛雪夜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北固山前駐輦華慙慙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慙多幸也得相隨載

後車賡歌千載盛明良 宸翰如今更燁煌溫衍魚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桂文襄

桂文襄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正不肯徇時曲媚具辱于知府林魁林辭官疏有此縣有聖人之令之言請避之公亦棄官去

孫榮傳

孫榮傳公交初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之

延休堂漫錄八

三

爲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爲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時爲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後累官至戶部尚書致仕平生言論恂恂誠懇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陳恭愍

陳恭愍選任河南按察使持憲公廉不畏強禦時中官汪直司西廠事能立中人禍直往河南勾當公事藩臬疎息郊迎公不爲禮俟其至盛服自公署中道而入直不能堪詰責之功密疏其擅權之罪疏入

中逮重歸 上問河南好官爲誰直以公對 上以
疏示之

延休堂漫錄三十六卷

浙江范懋柱家
天一閣藏本

明羅鳳撰鳳字子文號印岡應天人宏治丙辰進
士官至石阡府知府此書徵引蒐輯頗爲繁富然
或錄漢晉以來遺事而錯以有明或詳有明一朝
人物典制而復泛撫前代古今混淆巨細錯襍此
其失也又其所載明一代事如謂劉基識天子氣
之類皆襍取小說不足徵信惟辨袁忠徹符臺外
集謂元順帝爲瀛國公子之謬謂瀛國公六歲隆
元至元世祖崩時年二十四元順帝生於延祐庚
申其時瀛國五十矣設使真有感夢涉疑從釋奪
后之事在世祖未崩之前其去順帝生時二三十
年矣此論最善可以釋千古之疑也

翦勝野聞一卷

〔明〕徐禎卿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翦勝野聞

一卷》提要

翦勝野聞

東海散人徐禎卿



太祖嘗自叙朱氏世德之碑其文曰本宗朱氏出自金陵之句容地名朱巷在通德鄉上世以來服勤農桑五世祖仲八公娶陳氏生男三人長六二公次十二公其季百六公是為高祖考娶胡氏生二子長四五公次即曾祖考四九公娶侯氏生子曰初一公初二公初三公初十公凡四入初一公配王氏是為祖考妣有子二人長五一公次即先考諱世珍元初籍淘金戶金非土產市於他方以先祖初一公困於役遂棄田廬携二子遷泗州盱眙縣先伯考五一公十有二歲先考纔八歲先祖管家泗州置田治產及卒家日消由是五一公遷濠州鍾離縣其後因至鍾離居先伯考性淳良務本積德與人無疾言忤意鄉里稱善人先伯娶劉氏生子四人重一公重二公重三公生盱眙重五公生鍾離先考君娶徐氏泗州人長重四公生盱眙次重六公重七公生五河某其季也生遷鍾離後戊辰年先伯考有孫六人兵興以來相繼寢沒先

兄重四公有子曰文正今爲大都督重六重七俱絕嗣曩者父母因某自幼多疾捨入皇覺寺中甲申父母長兄俱喪次兄守業又次兄出贅劉氏某托跡縑流至正二十四年天下大亂諸兄皆亡淮兵大起掠入行伍乃招集義旅兵力漸衆因取滁和龍鳳三年帥師渡江駐兵太平爲念先考君常言世爲朱巷人宗族俱存平日每有鄉土之念卽訪求故鄉宗族之所遂調兵取句容明年克金陵而朱巷距城四十里舉族父兄昆弟四十餘人至始得與之叙長幼之禮

本朝事聞

二

行親睦之道但朱氏世次自仲八公之上不可復攷今自仲八公高曾而下皆起家江左歷世墓在朱巷惟先祖葬泗州先考華鍾離此我朱氏之源流也爰自金陵太平駐節開府爲基本之地寔鄉郡焉屢歲征伐拓境吳楚甌越方數千里由是累膺顯爵乃龍鳳九年三月十四日內降制書曾祖考爲資德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右丞上護軍司空吳國公曾祖妣吳氏吳國夫人先祖考稱大夫江南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上柱國司徒吳國公祖妣王氏吳

國夫人先府君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事平西右丞相吳國公先妣陳氏吳國夫人以閏月十三日祗謁先壠焚黃告祭遵舊典也重念報本禮行宜厚今勉建事功匪由已能實荷先世靈長之澤垂衍後昆宜得報恩三代並爲上公以遂爲子孫者之至願書曰作善降之百祥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先祖父積功累善天之報施茂於厥後凡我子孫皆當體祖宗之心蹈德存仁以永其緒於無窮是吾之所望也於是備書于後以傳信將來有所考焉

本朝事聞

三

淳皇帝及后疾疫死仲四公繼之貧薄不能具棺太祖與仲謀草葬山谷行未抵所而縋絕仲反計一太祖視疑忽風雨雷電太祖避針下聞空中神語曰孰襲取我土髣髴有應者具淳皇帝諱神曰爲若人則已已而暴風揚沙折木天轉昨比明往視之土裂屍已陷田偵劉大秀遂歸其地而棄責今鳳陽皇陵卽其地也太祖在滁嘗濯手於栢子潭有五蛇擾而就之因祝之曰如天命在予汝其永附焉一日戰畢羣坐藉土蛇忽蜿蜒其側帝乃掩以袍蓋

復報戰亟戴堦整志往是日手刃甚衆軍法戰
勝必祭甲冑衆推 帝與功多乃置其堦整千
前甫莫忽震震大震白龍夭矯自堦整出挾雷
聲揮火光驤空而去諸將自是畏服

劉基昔嘗携客泛於西湖抵暮仰天而言曰天
子氣在吳頭楚尾後十年當興我其輔之及過
蘇州門見張士誠曰貴不及封侯何能久也夜
登虎丘山曰天子氣尚在吳頭楚尾聞郭子興
據濠上就見之遇 太祖曰吾主翁也深自結
納曰後十年君當爲天子我當輔之乃拂衣而
去

本朝書

甲

太祖之初振也將屬皆草莽粗士人人欲更試
大位徐相國陰奇帝乃謂諸將曰天子豈可更
立耶遂止

帝遇春初附劉聚時常晝寢夢一羽士語之曰
起此非爾所託也爾主至矣既寤適 太祖
至於是遂傾心焉

王師與偽漢戰於湖中時乘白舟漢主以赤龍
船厭之及戰王師大捷 帝因制令以赤船載
囚白船給官胥之用

偽周主士誠面縛見 帝俛首瞑目踞坐甚不
恭 帝叱之曰盍視我對曰天日照爾不照我
視何爲哉 帝以弓絃繼殺之及見周伯琦還
伏於後問爲誰對曰前元江淞行省叅政臣周
伯琦 帝曰元君寄汝以心膺之責乃資賊以
亂耶伯琦惶恐不能荅先迎三日大醉以鬯其
功後殺之司徒呂伯昇先以國情輸我師 帝
以爲倭臣命斬以示士誠

本朝書

五

帝念劉大秀之惠封爲義惠侯又感汪媼之意
勅授世官從事郎署令衛皇陵 帝微時汪媼

嘗爲禮遣婦於皇覺寺中者

徐大傳追元順帝將及之忽傳令班師常遇春
不知所出大怒馳歸告 上曰達反矣追兵及
順帝而已之其謀不可逆也太傳度遇春歸必
有變乃留兵鎮北平而自引軍歸駐舟江浦伏
劍入謁 帝時方盛怒宿戒閹吏曰達入慎毋
縱之達既入未見 帝自疑有變乃拔劍斬閹
吏奪關而出 帝因使人釋其罪令內謁達不
可於是 帝不得已枉視於舟中達因進曰達
有異圖不啓今日雖曰晚矣然吾臨江鞠旅亦

能撫有江淮顧弗爲耳且吾之不擒元帝亦籌之熟矣彼雖微也嘗南御中國我執之以歸汝曷治焉天命在爾已知之矣顧達何人敢以自外帝重感悟結誓而去

太祖於後湖中築一臺以藏天下兵冊避火災也築屢潰乃命襄所誅驕驍爲基其臺卽就太祖勤於庶政每臨食七飭屢廢思得一事卽以片紙書之綴於裳衣或得數事則纍然滿身若懸鵠焉臨朝則一一行之

金瓶梅野聞

六

繼而觴之大醉使人扶寢禁內密伺其意已而達醒驚拜殿下帝聞之而喜

洪武十年宋學士濂乞老歸帝親餞之勅其孫慎輔行濂頓首辭且要曰臣性命未畢蓬土請歲觀陛階旣歸每就帝慶節稱賀如約帝惟舊戀戀多深情十三年失朝帝召其子中書舍人璉孫殿廷禮儀司序班慎問之對曰不幸有旦夕之憂惟陛下哀矜裁其罪帝微使人瞰之無恙大怒下璉慎獄詔御史就誅濂沒其家先是濂嘗授太子及諸王經太子於

是泣且諫曰臣愚賴無他師幸陛下哀矜其死帝怒曰俟汝爲天子而宥之太子惶懼不知所出遂赴溺左右救得免帝且喜且罵曰痴兒子我殺人何與汝也因徧錄救溺者凡衣履入水擢三級解衣賜者皆斬之曰太子溺俟汝解衣而救之乎乃救濂死而更令人謁然怒卒未解也會與太后食后具齋素帝問之故對曰妾聞宋先生坐罪薄爲作福佑之帝艷然投筯而起濂至帝令母相見謫居茂州而竟殺璉慎

金瓶梅野聞

七

太祖視朝舉帶當胸則是日誅夷蓋寡若按而下之則傾朝無人色矣中涓以此察其喜怒云太祖御膳必馬后親調以進深以防閑隱微一日進羹微寒上怒舉杯擲之羹汚狼藉后耳畔微有傷后執羹重進顏色自若

洪武二十五年下度僧之令沙彌至者三千餘人中有冒請者帝怒悉命錦衣衛戮之吳僧永隆請焚身以救免帝允之勅中官以武士衛其龕至雨華臺出龕望闕拜辭入龕書偈一首又取香一瓣書風調雨順四字語中侍曰煩

語 陛下遇旱以此香祈雨必驗乃秉炬自焚骸骨不倒異香逼人羣鶴舞於龕頂 上乃宥三千人誅時大旱 上命以所遺香至天禧寺禱雨至夜雨大降 上嘉曰此真永隆雨 太祖製落魄僧詩以美之永隆乃蘇州尹山寺僧也

太祖嘗為漢兵所逐馬后負之而逃太子私繪為之圖及后薨 帝慘不樂愈肆誅虐太子諫曰 陛下誅夷過濫恐傷和氣 帝默然明日以棘杖遺于地命太子持太子難之 帝曰汝

金焦野聞

八

弗能執使與我潤琢以遺汝豈不美哉今所誅者皆天下之險人也除以燕汝福莫大焉太子頓首曰上有堯舜之君下有堯舜之民 帝怒即移所坐榻射之太子走 帝追之太子探懷中繪圖遺于地 帝發視之大慟而止

太祖嘗遊一廢寺戈戟外衛而內無一僧壁間畫一布袋僧墨痕猶新旁題偈曰大千世界浩茫茫收拾都將一袋藏畢竟有收還有散放寬些子又何妨蓋 帝為政尚嚴猛故以此諷之亟命索其人不得

余嘗於民家敝集中得為漢上梁文聊識於此其詞曰伏以乾坤遶漢宮獻符璽圖書之瑞日月光天德立國家柱石之基千以濟世安民于以建邦啓土地靈有待天眷無私欽惟皇帝陛下齊聖廣淵聰明睿知富有四海作之君作之師天錫九疇得其位得其祿視民猶已立賢無方北伐東征專不邇聲色之美文韜武略厲宵衣旰食之勤儉九重龍鳳之姿擁百萬貔貅之衆惟皇作極應天順民萬福攸同一人有慶習成周之 如豐沛之寓都展三輔之皇圖覽

金焦野聞

九

九江之秀色瀑布瀉銀河於峭壁小孤屹砥柱於中流左彭蠡右洞庭滔滔天塹前朱雀後玄武燁燁京華工人掄材梓人獻巧電布星羅之合度輦飛跋翼之奏功黃道紫宸峙中天之華閱金釘朱戶啓南面之明堂虹舉雙梁雷陳六偉 東扶桑擁出一輪紅光被海隅開壽域衣端拱帝王宮 南嶺嶠徠歸奏表函方土奇珍皆入貢華生彤管照晴嵐 西使臣踰蜀馬如飛五十四州雷甘露民安物阜悉依歸 北萬里幽燕苦霜雪江南佳麗樂昇平比屋熙熙

蒙聖德 上天命唯新增氣象中天帝座十分
明歷歷泰階光萬丈 下邊境鋒消收戰馬六
軍務在盡歸農率上豐登樂閒暇 伏願閭閻
開官殿巍巍玉几之端嚴山河壯帝居翼翼金
城之鞏固永保安寧之日信符海晏之時衣冠
講唐虞股肱皆社稷廬山高幾千仞網紀四方
天子壽億萬年本支百世

金華野聞

處不昭回信知海內皆王土亦喜江南有俊才
歸去誠心煩爲說春風先到鳳凰臺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方
帝來太傅自枕蓐下一出一觴以示 帝曰戒之
他人得以僂爾也自後諸功臣家不復至矣
太祖嘗微行京城中聞一老嫗密呼上爲老頭
兒大怒至太傅家遶室而行沉吟不已時太傅
在外夫人震駭恐有他虞惶恐再拜曰得非妾
夫達負罪耶 帝曰嫂非也勿以爲念亟傳令
召五城兵馬司惣諸軍至曰張士誠小竊江東

吳民至今呼爲張王我爲天子此邦呼爲老頭
兒何也卽命籍沒民家甚衆

太祖幸內庭見遺素綺些微在地召諸姬計其
蚕繅徵稅之費而讓之令不悛者斬

太祖嘗微行里市間遇園子監生某者入酒坊
帝揖而問之曰先生亦過酒家飲乎對曰旅次
草草聊寄食耳 帝因與之入時坐客滿案唯
供土地神几尚餘 上移之在地曰神姑讓我

坐乃與生對席問其鄉里曰某四川重慶人也
帝因屬詞曰千里爲重重水重山重慶府生應

金華野聞

士

聲曰一人成大大邦大國太明君 帝又舉髮
几小木命生賦詩因喻己意辭曰寸木元從斧
削成每於低處立功名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
人間治不平 帝私喜因探錢償酒家而去生
不知爲 帝也明日忽移召召生入調生茫然
自失既至 上笑曰秀才憶昨與天子對席乎
生惶恐謝罪又曰爾欲登臺端乎遂命爲按察
使秣陵人家至今供土地神在地
僧宗泐性頗慧 太祖愛之忽令其養髮髮成
欲官之泐固辭乃止 上嘗戲命往西土求

典泐不敢辭行至外土道逢一老僧泐遙拜之
曰西域去此幾何老僧曰爾頭白行不到也泐
曰明天子命往覓經唯老師指教老僧曰母行
祇自勞耳為我致書 明天子慎毋發也泐受
之歸見 帝具道所以 帝發書視之乃 帝
即位時作水陸齋以荅神貺手書表文也紙墨
如故 帝兄之乃止

周主士誠據有江東時姑蘇童謡曰張王做事
業只憑黃葉葉一朝西風起乾繁後國事既去
太祖取其臣黃葉葉三人者剗其腸而懸之至

於枯死蓋三臣行元戚機臣受膏 帝特
惡焉

常開平遇春驍勇絕世狀類獼猴指臂多修毫
所過縱士伍標境故其兵特銳有戰輒舉

太祖微時甚愛於郭子興郭氏五男惡焉乃以
事幽之空室中絕食漿馬后竊以餅飼給之一
日炙餅釜中將修供為郭氏親信所窺遂納懷

中肉有腐痕

代王之母邳人也先是 太祖嘗戰敗而奔投
王母家王母曰爾朱某耶人言爾為天子也因

留之宿及旦辭去王母曰吾後有姪何如 帝
乃貽弊極為質王母亦以匣中裝贈行自是果
姪遂謝客及 太祖即位子且長矣因携子及
質謁 上上令工部草設木宇居之不令入宮
及代府成遂分封焉故王卒得終養其母踰於
常制

太祖以太子性仁柔不振一日竊令人載尸骨
滿輦過其前激之太子不勝慘感撫掌曰善哉
善哉

太祖嘗於上元夜微行京師時俗好為隱語相
猜以為戲乃盡一婦人赤脚懷西瓜眾譁然

帝就觀因喻之曰是謂淮西婦人好大脚也甚
衛之明日召軍士大戮居民空其室蓋馬后淮
西人故云

洪武十三年五月四日雷震謹身殿 上親見
霹靂火光自空中下乃再拜曰陛下赦臣臣赦
天下蓋 帝時刑戮過厲故云

貴妃某氏薨 太祖詔太子服齊衰杖期太子
曰禮唯士為庶母服總大夫以上為庶母則無
服又公子為其母練冠麻衣縗緣既葬除之蓋

諸侯絕期喪諸侯之庶子雖爲其母亦厭於父不得伸其私然則諸侯之庶子不爲庶母服而況於天子之嗣乎 上大怒以劒擊之太子走且曰大杖則走翰林正字桂彥良諫太子曰禮可緩君父之命不可違也嫌隙由是生矣太子感悟遂齊衰見 帝謝罪 帝怒遂釋馬后既薨臨葬期風雨雷電 帝甚不樂忽召僧宗泐至曰太后將就葬爾其宣偈焉泐卽應聲曰雨落天垂淚雷鳴地舉哀西方諸佛子同送馬如來 帝甚悅頃忽朗霽遂啓輶詔賜泐

金匱要略

帝

白金百兩

徐魏公病疽篤 帝數視之大集醫徒治療且久病少瘥 帝忽賜膳魏公對賜者流涕而食之密令醫人逃去未幾告薨亟報 帝帝蓬跣袒紙錢道哭至太傅第命收斬醫徒夫人大哭出拜 帝帝慰之曰嫂勿爲後慮有朕存焉因爲周其喪事而去太祖在軍中甚喜閱經史遂能操筆成文章嘗謂侍臣曰我本野人未嘗從師指授然讀書成文釋然自順豈非天平

太祖多疑每慮人侮已杭州儒學教授徐一夔嘗作賀表上其詞有云光天之下又云天生聖人爲世作則 帝覽之大怒曰腐儒乃如是侮我耶生者僧也以我嘗從釋也光則摩髮之謂矣則宇近賊罪坐不敬命收斬之禮臣大懼因請曰愚蒙不知忌諱乞降表式 帝因自爲文傳布天下

太祖嘗下詔免江南諸郡稅秋復稅之右正言周衡進曰 陛下詔蠲租稅天下幸甚今復稅之是示天下以不信也 上曰然未幾衡告歸

金匱要略

帝

省假衡無錫人去京畿近 上刻六日復朝衡七日失期 上怒曰朕不信於天下爾不信於天子遂命棄市

獄有疑囚 太祖欲殺之太子爭不可御史袁凱侍 上顧謂凱曰朕與太子之論何如凱頓首進曰 陛下欲殺之法之正也太子欲宥之心之慈也 上以爲持兩端下獄三日不食出遂伴病顛啖污穢 上曰吾聞顛者不膚撓乃木雖凱凱笑 上放歸自縲木榻于床下久之上使人召之凱慢坐對使者歌使者廉其縲縲

煜還奏狀 上不爲疑已而 上晏駕凱始出
優游以終

翰林應奉唐肅初以失朝坐免官歸 太祖重
其才再召入嘗命侍膳食訖供飭致恭 帝問
曰此何禮也對曰臣少習俗禮 帝怒曰俗禮
可施之天子乎坐不敬謫戍濠州

太祖之封十王也親草冊文適李韓公北征唐
之淳在軍中嘗爲草露布 上讀其文嘉之問
卓者爲誰韓公以之淳對 帝令飛騎召之使
者不喻旨械之淳之淳以父肅得罪悚慄不自

不爲疑已而

上

保至京師過其姑門告使者止索其姑出泣曰
善爲我歛尸姑乃大慟之淳行次東華門門已
閉守者曰有旨令以布裹從屋上遞入繫繫通
易數次至便殿膏燈煌煌 帝坐閱書之淳俯
首庭下 帝問曰爾草露布耶對曰臣昧死草
之良久中侍以短几置之淳前列燭 帝令膝
坐以封王冊文一篇授之曰少爲弘潤之之淳
叩頭曰臣萬死不敢當 帝曰卽不敢姑須注
之之淳如命 帝令中侍續續報定畢上之遙
望燭影下 帝微微喜次第下凡十篇悉定之

每奏輒嘉悅奏畢時夜未央 帝令明日朝謁
復如故出至姑家猶守門見之淳相慶幸具酒
食沐具及旦廷謁 帝問曰爾世宦否對曰臣
父翰林應承唐肅卽日命嗣父官

洪武十一年元幼主崩六月詔部省國學文吏
擬祭幼主文獻之先是星變詔求直言蘇民錢
甦具封事謁丞相不拜笏或趣之甦曰豈有未
拜天子而先拜宰相乎丞相給之曰然 天子
覽其奏詔甦於中書省試事丞相令校簿後潮
至是甦聞詔乃爲文獻詞當 上意卽召見曰

不爲疑已而

上

錢甦乃者何在對曰臣校簿後湖 上悟曰宰
相憾爾耶卽欲官之甦謝病歸 上許之曰爲
我道諸郡縣入南向坐口諭曰 皇帝勅爾善
開田里養老恤孤無忘軍旅簡在帝心欽哉勿
替甦再拜 出出旬容旬容令禮之而不達如丹
陽丹陽令待之甚恭默上其事 帝嘉其慎密
報之曰朕命也命禮而將之因怒旬容令不達
召而罪之 由是郡縣望風尊禮之還至家而止
岡學士安 旣沒其子尋以事見戮家人四十餘
人悉坐罪 從軍喪亡之餘軍衛收完伍而家無

餘丁安妻莫可控乃暴素裳赴京師擊鼓求見
帝帝異其容儀問曰今媼爲誰安妻頓首曰妾
陶安之妻 帝泫然曰是陶先生之嫂乎言及
陶先生使人心懷愴然又曰嫂有子乎對曰妾
不肖子二人咸伏辜死家人四十餘悉補軍伍
今以缺丁州司督妾就道犬馬餘年無足顧惜
惟 陛下念先學士安一日之勞使得保首領
入溝壑 帝唯之立召兵部臣諭之曰朕渡江
之初陶先生首與先後蒙涉諸難功在鼎彝形
神入土子姓殘落甚可憫念今即赦四十餘軍

金瓶梅

卷

還養老嫂其母緩於是安妻辭謝而出

太祖召畫工周玄素令畫天下江山圖於殿壁
對曰臣未嘗遍跡九州不敢奉詔惟 陛下草
建規模臣然後潤之 帝卽操筆脩成大勢令
玄素加潤玄素進曰 陛下山河已定豈可動
搖帝笑而唯之

余嘗見倭國求通表文曰臣聞三王立位五帝
禪權豈謂中華之主焉知夷狄之無君乾坤
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洪荒乃萬民之糾首
故天下者天下之天下也非一人之天下也臣

居遠疆偏倭小國城池不滿六十座封疆不足
二千里故常存知足之心而知足常足也臣聞
陛下作中華之主爲萬乘之君至尊至上也城
池數千餘座封疆數萬餘里尚然不足常起滅
絕之意天發殺機神鬼號哭地發殺機龍蛇走
陸人發殺機天地反覆堯湯有德四海來賓周
武施仁八方拱手今聞大國有興戰之策小邦
有却兵之法臣豈肯 執途拱奉天顏順之
未必其生逆之未必其死今聞 陛下選股肱
之師起竭國之兵來侵臣境賀蘭山前聊以博

金瓶梅

卷

戲倘若君勝臣輸則滿上國之策設若臣勝君
輸番作小邦之利自古及今講和爲上罷戰爲
強免生靈之疾苦救黎庶之艱辛年年進貢於
中華歲歲稱臣於弱國今遣使臣徑詣丹墀

翦勝野聞終

窮勝野聞一卷

浙江范梈杜家天一閣藏本

不著撰人名氏所記皆明太祖初年之事亦多互見他書陶珽續說郭黃虞稷千頃堂書目皆載此書題吳郡徐禎卿著然明史禎卿本傳及藝文志俱不載書中所紀亦往往不經如謂徐達追元順帝將及之而遽班師常遇春愬於帝達入自疑拔劍斬閹而出真齊東野人之語禎卿似未必至是也

碧里雜存一卷

〔明〕董穀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繡水沈氏刻

寶顏堂祕笈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碧里雜存

一卷》提要

陳眉公訂正碧里雜存

海鹽董穀碩父輯

橋李

沈振鸞譽伯

王錫福子建校

甲辰

按邵子皇極經世斷自陶唐甲辰年卽位爲始
我

國家萬載無疆之曆自洪武元年戊申卽位至
碧里雜存

三十一年戊寅建文元年己卯至四年壬午永
樂元年癸未至二十二年甲辰洪熙元年乙巳
宣德元年丙午至十年乙卯正統元年丙辰至
十四年己巳景泰元年庚午至七年丙子天順
元年丁丑至八年甲申成化元年乙酉二十年
甲辰至二十三年丁未弘治元年戊申至十八
年乙丑正德元年丙寅至十六年辛巳嘉靖元
年壬午至二十三年甲辰蓋自戊申迄茲三歷

甲辰一百七十七年計自陶唐至此共六十五
甲辰整三千九百歲也至嘉靖一百四十七年
滿四千歲

梅梢

梅梢者我

聖祖高皇帝鏖戰鄱湖時御舟黃帽也吳人謂

舟子爲稍子其人梅姓云故時

聖祖御舵樓指麾將士適僞漢有舉流失相向

碧里雜存

者梅梢偶見之急撤御座甫倒一舟中而流失

及矣利害在毫忽間比之沛公傷臂捫足福孰

隆耶登極後大封已畢獨不及梢時梢老病家

居目已失明時時自數無敢爲之言者他日候

郊天駕回梢令其孫扶之路傍大呼曰

皇帝忘梅梢乎

上大驚曰朕忘之矣即日厚加錫予以其孫尚

公主云余聞諸江寧父老如此鄱湖之鏖也僞

漢兵力甚盛我師小却友諒推蓬四顧志得氣
驕二女子捧銀盆具悅以進澡手未畢我郭英
者發一矢中之貫睛及顙而死子理昇屍遁去
遂大克捷乃知帝王有真信天命也英字子興
先用其策兩以火攻僞漢有大功封荊國公諡
宣武

滿江紅

我

碧里雜存

聖祖居和陽時欲圖集慶遂與徐公達間行買

舟以覘江南虛實至江口適值歲除呼舟人無

肯應者有貧叟夫婦二人舟尤小欣然納之曰

天晚矣明當早渡且進雞酒具黍情甚真厥明

發舟老叟舉棹口中打號曰聖天子六龍護

駕大將軍八面威風

聖祖元且得此吉語喜甚與中山躡足相慶登

陸後訪得之無子官其姪并封舟而朱之以故

迄今江中渡船皆謂之滿江紅云

千里草

高皇帝初作孝陵於鍾山之陽因山多鹿禁人捕獵而設孝陵衛於山下特置牧馬千戶所蓋取義鹿馬欲其蕃息耳所既置矣尚虛典守職他日因微行至陵所歸途遇雨偶於民家門屋下憇焉問其何姓曰董氏也

聖意遂註曰千里草馬所宜也即拜其人爲千

里草

五

戶以典斯牧至今子孫世掌所印不得而易墻

門每壞官府輒爲之脩云

彭友信

彭友信者攸人也歲貢至京一日

聖祖微行途中相值忽見虹霓

聖祖口占二句云誰把青紅線兩條和雲和雨

繫天腰友信應聲曰玉皇昨夜鸞輦出萬里長

空駕彩橋

上異之相約明日會於竹橋同早朝明日彭果往候久不至遂失朝已而宣入喜曰有學有行君子也以爲比平布政使

賢人心肝

南京國子監生常課之外別有進呈文字謂之進呈冊余初直以爲供

御覽耳後撥歷尚寶司事見一室中充棟皆進呈冊也詢諸同事者曰子不知其用乎昔

我

五

聖祖初造寶鈔屢不成將戮工匠匠俱乃妄奏云前代造鈔皆取賢人心肝用於內然後成耳上將信之入以語於

高皇后馬氏欲於文臣內從事后即啓曰以妾觀之今秀才們所作文章即是賢人心肝用之足矣焉用殺

上悅即於本監取而用之鈔遂成因有進呈冊

永以爲例仁人之言其利溥哉

古戰場

南京國子監在覆舟山之陽晉宋以來古戰場也多鬼物人不敢行

聖祖既定都卽其地爲太學以鎮之氣象宏大既成下令敢有婦女入門者斬趾蓋欲絕陰類耳

高皇后聞其壯麗欲觀之

碧里雜存

六

上曰不可是不信也遂於鷄鳴山東麓緣崖開道俾后自上望之今石磴猶存焉立法甚嚴敢有誹謗師長者梟首相傳皆云頭門檻下官一員日晷柱下官一員皆當時生埋者正義堂西三班第一卓第一位至今無人敢坐云昔有孝子因母病危欲面訣告歸不得遂自剗其肝而死於此六堂之後別朔光哲堂以處四夷子弟遊太學者凡八九千人會饌食鍋二皆徑可八

九尺寬深猶鉅鐘焉或云後因墮一膳夫於內

蒸死遂廢會饌砌浴賢池銅爲之底引後湖水

徑其中南出俾諸生澡雪又置水磨運機作

以食諸生今河流幾絕磨盤歸然尚存徒想當

時秦淮水勢而已平南號房一帶卽昔之校

聖祖置校尉於此使檢察士類以故士風克一

無敢有頗異之愆者立積分之法監生每考以

朱墨爲優劣滿七百圈而後選官出監速者十

碧里雜存

七

餘年遠者二十餘年多有白首老死不得出監者朝出歷事暮復歸監與今之事體絕不相

舊內

南京舊內在今應天府之左

高皇帝建大內宮殿旣成遷居之舊內虛焉他

日召中山王飲樂甚卽以是第賜之中山拜謝

而出

上乃夜命工作區刻舊內之門四字厥明將往

憲之未及行而中山辭表至矣

上悅今其前門所揭匾是也中山之純謹而機警如此

沈萬三秀

沈萬三秀者故集慶富家也貲鉅萬萬田產徧吳下余在白下聞之故老云今之會同館卽秀故基也

太祖高皇帝嘗於月朔召秀以洪武錢一文與

碧里雜存

之曰煩汝爲我生利只以一月爲期初二日起至三十日止每日取一對合秀忻然拜命出而籌之始知其難矣蓋該錢五萬二千六百八十七萬零九百一十二文今按洪武錢每一百六十文重一斤則一萬六千文爲一石以石計之亦該錢三萬三千五百五十四石四十三斤零沈雖富豈能遽辦此哉

聖祖緣是利息只以三分爲率年月雖多不得過一

本一利著於律令者此也沈萬三秀不知其名蓋國初鉅富者謂之萬戶三秀者國初每縣分人爲五等曰哥曰畸曰郎曰官曰秀哥最下秀最上洪武初家給戶由一紙以此爲第而每等之中又各有等沈乃秀之三者也至今民俗尚有郎不郎秀不秀之諺云

寶誌公

寶誌公蕭梁時神僧也余嘗於鷄鳴山塔中睹

碧里雜存

九

其塑像臘高貌古筋骨皆露儼如生人非今之匠工所能爲也詢於故老告余曰今之孝陵卽誌公之瘞所也瘞傍原有八功德水泉脉甘美誠意伯奏改葬之乃見二大缶對合啓之端坐於內髮被體指統腰矣瘞旣遷而水亦隨往聖祖異焉勅建靈谷寺賜之庄田甚廣仍迎其像以歸建塔居之命太常歲祭行楷笏之禮焉

孫賁

孫黃字仲衍號西庵五羊人爲翰林典籍無書不讀詩高古坐爲藍玉題畫誅臨刑口占曰鼙鼓三聲急西山日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死後

太祖聞知此詩曰有如此好詩不覆奏何也併誅監斬者又訪駙馬不遇題壁云踏青駙馬未還家公主傳宣坐賜茶十二闌干春似海隔窓閒殺碧桃花

青蘿祠

宋潛溪太史乞歸時

御製詩二句餞之云白下開樽話別離知君此後迹應稀太史續之云臣身願作衡陽鴈一度秋風一度歸

上悅賜白金緡幣文綺曰與汝作百歲衣也自是歲一來朝後子燧被誅乃諱迹焉

上命使者取其鐵券太史無所慰勞但云吾用

鐵券何爲使者歸奏之震怒賜誅因鍊刀於金華五日未成決懿文太子驚聞赴水

上馳詔赦之謫戍於蜀終焉夫 荃於青蘿山以太史衣冠配之山陰王虎題其祠云乞恩曾許下鑾坡魚水雲龍竟若何一代文章周禮樂百年盟誓漢山河秋風歸鴈衡陽少夜月啼鵲朔外多回首故園何處所蕭蕭遺像守青蘿

建文君

建文君

白下故老爲余談建文舊事云建文君人皆言其自焚非也實逃也蓋其初誕時以月晦日生聖祖聞之不怡詔免稱賀者年時

聖祖夜夢內庭左右楹柱有黑白二龍繞之而闌左黑者勝明日偶見燕邸與皇太孫各抱一柱而嬉燕邸左焉

聖心固已疑之稍長因閱御馬出一對句試之曰風吹馬尾千條線太孫對曰雨濕羊毛一片

趙燕邱曰日照龍鱗萬點金

聖心益壯之蓋真氣驚人固非凡矣

聖祖已知天命乃封鎖一篋密召太孫諭之曰汝他日遇有大難垂死之際方許開視雖有小突不可開也壬午歲靖難師至乃開篋有僧衣帽一副度牒一紙剃刀一具而已遂夜削髮縱火焚宮從大隧中出而去有司以自焚奏此其順天知命見機保身不忍以土地殺人隱德可

碧里雜存

嘉也至正統中雲南布政使司有老僧華嚴杖錫從甬道入至堂南面而立曰吾即建文帝也今吾年八十彼已傳四朝事既定矣吾有首丘之懷故欲歸耳汝等可為奏聞因袖出一詩云淪落西南四十秋歸來白髮已蒙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綠野老春聲哭未休藩臣因奏送至京舊人皆物故無能辨其

真偽有一老宦者曰吾能驗之請出左足觀焉持其踵悲慟蓋當時宮中侍浴見足底有黑子可識也

朝廷亦善處之獲考終焉

星犯紫微

天心所眷默定於冥冥之中去留之機雖聖人不能測識而挽回按聖政記洪武三十一年五月庚申夜有星大如鷄子尾末有光自天厨入

碧里雜存

紫微垣後有二小星隨之至積氣中沒

上以天象示變占北方當有警勅晉燕代遼寧趙六王曰驗之歷代天象若此者邊戍不寧往往必驗今天象與此正同不可不慎也其應雖非今歲然二三歲間灼有寇邊者宜令軍馬東西布列各守其地胡人南牧馬勢必盛自非機智深密晝夜熟籌孰能制之吾老矣難於籌邊爾等受封朔土藩屏朝廷若不深恩倘有失誤

非惟胎朕之憂亦爾等安危之所係也噫

聖祖之憂勤惕勵者至矣豈知天命有在變不虛生玄象之應不在千里之外而在几席之下乎使覆瓿翁尚在必能知之然亦非人所能也

聽經樓

我

成祖文皇帝既靖難卽思所以導民於善乃於都城凡四達之衝必建一聽經樓每夜妙選高

碧里雜存

詩

僧於上諷講經義俾臣民咸席地而靜聽之既遷都百餘年後舊制盡失尚存其一於北門橋與十廟相近嘉靖初僧復新之雖巋然臨市然知者鮮也蓋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之質博通三教作養人材儒風旣盛禪學並興當時若姚廣孝訴笑隱泐季潭琦礎石諸僧皆高才博學與宋景濂沈士榮諸學士往復論難各明其道而

成祖繼之表章六經尊信朱子法嚴機新豪傑輩出雖異教之徒亦皆砥礪振作以自見無有蠢然游食以厲民者

聖母仁孝文皇后武寧王之女也精通內典在燕邸時嘗夢白衣大士授以經一卷謂之曰汝他日當正位中宮誦此可以禦難夢中誦之一遍覺而書之凡數千言不遺一字遂命之曰觀音夢感經自製序文宣入大藏余嘗得而伏讀

碧里雜存

五

之潔淨精微深入三昧不減圓覺諸經信非神聖不能爲也後聖母端坐而逝

獻陵嘗有御製記之云

碧峯

余昔於京師大興隆寺觀少師影堂卽姚廣孝祠堂也頂相一軸人物魁梧雄偉信豪傑哉聞諸其徒之老曰廣孝故元臣也元末削髮爲僧

蘇之承天寺其兄碧峯長老戒行甚高洪武中徵天下高僧以輔諸王廣孝有用世之志將應詔碧峯苦勸止之不從既而佐

成祖靖難遷都北京碧峯思之往訪焉既見厲聲訶責廣孝事之甚恭謹或有以其語聞於

上者怒欲罪之以廣孝在未發乃

勅廣孝公差於外始

御鞠之具以實對無惧容

碧里雜存

去

上曰汝號碧峯必煮不爛者曰然命以甑蒸之經一日夕無傷也乃下之獄逾年而廣孝始還暇日從容以請

上曰朕固忘之即命宣入至午門跣跌於地不肯入曰業緣盡矣又奚見爲雙玉筋自鼻中出長尺餘遂化去即命龕置禮塋西山仍命舉朝送殯後廣孝官至少師命之蓄髮還俗不從如其志卒與碧峯合塋西山云余又見上海士人

談曰謂余曰碧峯北行時戒其徒曰明年某月某日吾有大難汝等當於佛前圍坐各持楊枝水洒地誦大悲咒三日夜則可免矣慎無忘也其徒如戒果應蒸時云蓋在國初多有異人如周顛仙之類信非妄也廣孝配享廟庭聞近年已斥去之矣

石刻先兆

先師陽明公既平宸濠乃正德庚辰正月親書

碧里雜存

志

鏤于廬山石壁其詞曰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宸濠以南昌叛稱兵向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還救大戰鄱陽湖丁巳宸濠擒餘黨悉定當是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震之震靡擊而折神龍有歸

孰敢窺竊式昭

皇靈天下已定嘉靖我邦國凡百二十餘宇越明年辛巳

武宗晏駕

今上皇帝入繼大統又明年改元嘉靖先師石刻實先兆焉長發其祥出於無心此何異漢之公孫病已實天保之所在也

連子弩

碧里雜存

太

高皇帝削平群雄兵精器利有所謂襄陽砲者止攻姑蘇一用餘不復事其製以木爲架圓石爲砲重百餘斤發機用數十人激而上之入土七尺又有連子弩者最爲利絕天下既定卽收藏之不以爲已卯歲

教皇帝幸南內庫甚喜方詔如式製造而權臣江彬者夜已私遣其子張矣不軌之志何如哉遂流傳於民間余嘗於江都見之其製

弩面有匣隨弦上下中藏十矢匣上有鐵挽手挽匣使卻則弦隨之內墮一矢於弩面及機則弦發而矢往復挽如前相繼連發盡十矢在匣那間全不用力又不費工夫比之凡弩有十倍之易也或曰諸葛武侯所遺云

本朝超越前代

程伊川謂宋家超越前代者五事余謂我

朝超越前代者畧言七事而一統之盛尤自古

碧里雜存

太

之所無也是故漢呂臨朝唐武易姓趙宋雖多賢后猶有垂簾之失國家歷九朝椒房不預政事內廷甚正一也夷狄之患自漢以來和親致幣不知紀極

國家廓清驅逐之後遂絕其源大限甚明二也人君卽位謂之元年無再元之理其弊自漢文帝始後代多因之至一君有十數元者無謂之甚我朝列聖相承只以一元紀世老成正大

無誇侈變更之心三也黨錮之禍漢以之亡牛
李洛蜀何代無之

國朝百八十年多士一心無復朋黨四也古者
名不偏諱臨文不諱惟致謹於君上之前耳後
世忌避太甚極爲可惡名晉肅而不舉進士姓
石昂而改呼石昂片言隻字無心獲罪者不可
勝舉我朝惟進

御合避外一切皆畧之士風稍古五也前代殺
碧皇雜存

人無忌雖平居盃酒之間動以人命爲戲如王
愷飲客日殺數人徐知諳鳩弟貽禍伶者其他
快已欲復私讐雖當盛世漫無法度
我

聖祖在御先出五刑酷法後申大誥三編明著
律令使之趨避故雖位極人臣無敢專擅殺戮
太平全盛人有所恃而無恐六也前代皆有官
妓雖張禹大儒後堂女樂而謝安之風流杜牧

之狂狷縉紳以爲美談至於有宋士習稍還而
此風不變我

朝一革遂盡始無寄假之醜七也

金大節

金大節者吾邑潁浦鎮人也洪武初爲鄉老人
國初重老人之選必推年高有行者爲之天下
官員二年朝

觀則老人亦與焉大節之往觀也侵曉出門行
碧皇雜存

里許欲登廁有鬼自廁中出指大節曰此人好
一箇金肚皮忽不見大節甚憂怖曰此行必腰
斬矣既入朝

上問曰今天下盜賊平否者民無敢答者獨大
節抗聲曰捕獲已盡惟恐復生

上異之卽擢爲知府果腰金云其居與余家隣
比余兒時尚及見其孫名基者基死遂絕

賈萬戶

賈黃尸者名銘字文鼎元時海寧富家也儒業
行藏悉載伊譜不能備錄劉伯溫先生未遇主
時漫游海上嘗止於其家亦有意于銘也久之
知其無成遂不言但爲之擇一牛眠地于尖山
之麓興工之日文墨名士若山陰胡隆成崇德
鮑恂等皆在座忽大風起吹金箔一片止其梁
上伯溫曰汝家世世金帶與國同休後

高皇帝龍興銘之于以汗馬功一于河南一於

碧里雜存

主

臨山衛各爲指揮子孫世襲迄今焉銘後壽至
百有六歲晝寢夢更緋衣策雄騎西往遇一女
子乘金碧輿侍從甚都出輿拜曰妾自月宮來
送彭祖殯前之新塚卽彭墓也公宜就觀之言
畢而寤門外適報青田劉先生題壽山福海圖
寄公爲壽其詞曰吾聞軒轅之國乃在大海之
中央其不壽者八百歲壽者乃與天地同久長
樓臺縹緲造雲漢赤日繞戶扶桑涼玉泉之水

清以香瑤草之味如瓊漿洪厓有時來環珮聲
琅琅鳳鳥自歌鸞自語青蜺連卷白雲舞淋漓
豹髓浮縹觴璫錯金盤薦鱗脯耳聞楚水泣皇
英眼見商郊莖彭祖琪花生樹宵有光東風入
律春茫茫春茫茫樂無極青離夜夜月中來廣
寒嫦娥寄消息銘覽畢曰夢與詩符吾將已矣
越三日而卒

姑某

碧里雜存

主

姑某者海寧衛前所軍士也景泰初鄧茂七者
反于台州姑某實從征焉戰敗被傷而逃自匿
於積屍之下夜半見燈火熒煌訶道而至乃一
神官也據簿點名驗屍至姑某曰此人乃板閘
之數豈應死此遂去天明逃回固無恙恒以告
人後十餘年運糧至淮安板閘墮水死焉本所
千兵陶簡松告余者姑音綽忘其名

牛舞

李西涯程篁墩二公在

英廟朝俱以神童薦時程九歲李七齡耳

上面試之先出鶴鳴二字程對以龍躍李對云牛舞

上命中使問曰牛如何會舞對曰堯舜在上百獸率舞牛何獨不舞

上大異之出對曰螭螭渾身甲曹程對曰鳳凰遍體文章李對曰蜘蛛滿腹經綸

碧里雜存

苗

上曰此兒宰相器也又出對云鵬翅高飛壓風雲千萬里程對曰鰲頭獨佔依日月于九霄李對云龍顏端拱位天地之兩間

皇情大悅即皆廩于翰林後李以天順甲申二甲第一程以成化丙戌一甲第二程竟為典試所累而李功名壽考終焉

南岳碑

南岳岵嶽山碑神禹治水告成之文也昌黎集

中有千艘萬索之嘆則其湮沒久矣且岐陽石

鼓退之尚以義娥之遺為孔子賦況此虞夏之

書乎嘉靖丁酉余于白下新泉書院睹焉蓋其

泉宗伯刻之貞石譯以楷書然後可識凡七十

七言始以永帝日嗟終于鼠舞微奔未有隸書

帝禹字想秦漢間人所增刻者亦佳甚蓋

山崩得千碧雲峯下泯滅數千載一旦出我大

明之世固為是碑喜而重為尼父憾云

碧里雜存

丑

承發房

余嘗於禮部承發房見壁間一詩不知何人作亦無題評味之必蜀人有辦事者寄于之詩也雖雜之少陵集中亦不能辨人品其可以資格論哉錄其詩曰骨骼今年異衣裳昔日殊讀書須努力寫字莫胡塗白水翻三峽青山出兩都吾衰竟何以賴爾得相須

周溥

烏程周溥者庠生也成化初人有姊被選入宮
嘗有詩寄溥云一自承恩入帝畿難將寸草荅
春暉朝隨步輦趨丹晨夕侍鑾輿入紫闈銀燭
燒殘空有夢玉釵敲斷竟無歸年來望汝登雲
路同補山龍上袞衣溥後以貢仕至別駕

朱靜庵

自漢以下女子能詩文者若唐山夫人曹大家
立言垂訓詞古學正不可尚已蔡文姬李易安

碧里雜存

存

其

失節可議薛濤倚門之流又無足言朱淑貞者
傷於悲怨亦非良婦寶滔之妻亦篤於情者耳
此外不多見矣我朝成化弘治間海寧朱靜庵
者周汝航妻博學高才福德兼備壽考今終遺
文垂後才識純正詞氣和平筆力雄健真閨門
之懿範女德之文儒也所作甚富不能悉錄聊
紀數首以見之游仙詞曰洞天春暖碧桃芳瑤
草金芝滿路香吹徹玉笙天似水笑騎黃雀過

扶桑秋日見蝶云江空木落鴈聲悲霜染丹楓
百草萎胡蝶不知是夢又隨秋色上寒枝長信
秋詞云長信深沉天路遙玉階露濕宮袍不辭
團扇輕拋擲雙燕俄驚別舊巢明妃云玉容憔悴
向胡天慟黃金誤少年堪笑君王重聲色用
青不盡夢中賢虞姬云力盡重瞳霸氣消楚歌
聲斷些難招貞魂化作原頭草不逐東風入漢
郊金陵懷古云石城風起浪聲齊六代興亡動
碧里雜存

其

客思吳苑落花啼杜宇宋臺荒草走狐狸殘香
猶染胭脂井遺恨空傳碧月詞誰道鍾山佳氣
歇真龍又見起鍾離題虞美人云楚漢不兩立
苦戰民力疲君王惑反間腹心生嫌疑亞父已
謝病龍沮仍喪師威望日已挫壯士日叛離鴻
溝定界分收兵歛旌旗釋彼妻與父恩義何忍
欺幡然背盟約匹夫猶不爲嗾迷失道天亡復
何辭空歌拔山力蓋世功業衰美人起長嘆向

劍攢蛾眉寧甘刎頸死肯事忘親兒芳魂逐若夫騅兮竟何之烈烈貞婦心千古名不腐讀霍光傳云武帝果明斷付托真得人偉哉霍子孟功與伊周倫曾孫踐天位相業益忠勤精誠貫金石大義驚鬼神牝晨失剛斷子禍成殺身赤族一何慘孝宣胡不仁元勳覆宗祀何以懷人臣申韓不足法王道誰爲陳乃知元始後舉國皆頌新

碧里雜存

光

周雲宗

周雲宗者成化弘治間人也有神力能隔牆擲馬又獲神劍可以屈伸仗之作耗於太湖中官兵捕之不能得一日束身歸罪曰吾今自詣母苦斯民爲也遂三木下獄一夕視之去矢惟枷扭存焉後竟不復見嘗入山遇龍龍蜿蜒逸入石壁雲宗執其尾以劍截斷之霹靂隨下復急走獲免余嘗讀博物志有菑丘訴者以勇聞於

天下過神淵飲馬其僕諫之不聽飲之馬果沉訴拔劍而入三日三夜殺三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眇其左目觀其雲宗可也

擾龍

按左傳龍見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蟲莫智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智信平對曰人實不智非龍實智昔有酈叔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

碧里雜存

光

蓄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觀川觀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豢龍及有夏孔甲擾干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既衰其後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龍以更豕韋後之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后饗之既而使求之而遷於晉縣范氏其後也夫物有官其官宿其業其物至若泯棄之物乃抵伏蔡墨之言如此則上古之

時人能馴龍可知故游於宮沼而聚流於庭至
戰國時尚有傳屠龍之技者後世德薄術疎龍
不相接反疑古人之虛誕淺之乎其見哉嘗觀
吾邑有陳山龍湫之碑宋紹熙元年大旱知縣
李直養走龍湫祠之俄有蜿蜒舉體金色見神
座上直養迎揖卽循左臂而上巾幘因置奩中
以歸出四龍子如粟闔境驚異閱三日大雨沾
洽乃真蜿蜒并子于石頃之俱無所見詔進龍
君爲廣惠淵靈侯龍復見於殿自空而下其大
如柱光彩奪目觀者震悸其答如響也我
太祖高皇帝初起義兵禱于神祠有龍見神座
上卽以帽收之後征友諒龍挾御舟西上上
親爲文記之則龍不難致惟德斯應蓋昭昭矣
姓氏

伊川先生嘗言姓氏有極蕃衍者有極少者此
不可曉愚謂此物理也觀之草木可見五穀五

木之類天下萬世相同其餘各自土之所宜乃
至瓊花只一本遂至絕姓氏多寡推此可見余
嘗註于宋姓其間異姓極多余於傳記偶有所
得卽錄其人以實之然千家姓所不載者亦多
矣如追喜斐豹裂儒梓慎杞梁大華仲上之登
哀貽佗皆春秋人尋穆涅浩輸樊破石親肥公
玉帶邨屠洛皆漢人地萬去居岸挺肉念僧疆
可敬容此羅通皆東晉南北朝人吐萬緒隋人
龍忠靜壽孫唐人裴愉刺羽五代人斗蓋哈珊
志能月彥明皆元人使儀色容院賓底蘊鏡賜
撒祥汴融陝茂浙興順境輩從時皆本朝進士
若此皆不載者也而姓名俱複者美門子高關
穀於菟落姑重異安國少季宗正珍孫闕門慶
忌公上不害沮渠蒙遜昭涉掉尾公戶滿意游
水發恨句龍廷實青陽夢炎答祿與權皆四字
者也

鄧杞

鄧杞字真甫温州府學司教也余憶丙子歲計偕北上會同年葉成規出其所為詩一卷皆豪邁奇古止憶其一絕云三入都門尚舊官新豐客子布袍寒當時只爲高堂計寧得高堂幾日惟今三十年矣且彼之親祿養但不久耳而余之高堂竟不獲沾遂成終天之痛於乎尚忍言哉

碧里雜存

天體

渾天之說古今皆以爲日入地下西沒東生余嘗閱西方之書有曰地種之上有百億須彌山各有大海環之今此中國乃一須彌間地耳一須彌居一海中分四洲焉其南謂之瞻部洲阿耨山主之卽崑崙山也中國乃瞻部東南一彈丸耳日月五星皆繞須彌之腹而一周焉非實有晝夜也光之所及則明山之所障則暗北洲

之日午爲南洲之三東東西亦然故四方無定位十二時無定展皆自人所見而名之其言如此固荒唐宏濶世所無稽然今人謂日入地中亦豈有所稽乎余嘗疑於是及觀浚川王先生雅述言北極在天之中中國在天之南日月周行其光有限故光到處則爲晝不到處則爲夜常常在天非入地下以南而推三方皆然矣日之正午杳無定端各從得明得暗之中以爲午

碧里雜存

卷一

位古有周髀之法言天如覆蓋日月繞蓋緣而行情乎其法不傳矣列子以天傾西北地不滿東南亦非大觀之見日月星辰恒在天也人遠不及見如入地耳論衡曰日不入地譬人把火夜行平地去人十里火光藏矣非滅也此語甚真崑崙山地中極高之處故山南之水皆入南海三方皆然中國當崑崙之東故江淮河漢皆入東海乃云不滿是知其委而不其源也邵

子以天地自相依附夫天乘氣機自能運立非藉乎地地在天內豈能繫屬乎天惟釋氏謂風輪能持水輪水輪能持大地此論勝於邵子但言風而不及天爲未盡耳天之轉動氣機爲之也虛空卽氣氣卽機浚川此論殊爲精到真有先儒所未及者然天無體太空而已其轉動者性也動則自然生風自然成形皆不得已然耳謂天乘氣機恐亦未盡大抵如渾天之儀則天

形氣

論

形當如紡車如周髀之法則天形當如磨子二說未知孰是

形氣

康節先生嘗有天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之說程子歎之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愚謂康節之言引而未竟故先儒皆不得其意以爲天內只有一地故疑天無窮而地有限誤矣今敢加一轉語云惟

形氣

論

氣也無涯故有涯之形亦相與無涯則盡之矣蓋地外有水水外有地地外又水水外又地氣蒸成水水聚成土土載於水水浮於氣所謂天一生水是也故氣無盡地亦無盡有涯云者自四海之內一地言之耳而四海之外人力不能通者其地可勝言哉漢儒之言曰中國謂之赤縣神州中國之外如赤縣神州者九謂之九州則有裊海環之裊海之外復有大瀛海環之淮南子曰九州之外有八寅八寅之外有八紘是皆推測之論實有其理但無其名耳惟佛氏比之微塵數世界海斯則善形容無窮之意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之而不論存之者默識也不論者不容言也晉紀瞻亦曰其理極盡無復外形得之矣四方如此上下亦然惟象山先生反而求之心之無際而始盡其理此又至妙至約超越千古之談也

黃田碑

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胡氏傳曰何以不稱公子貶也辭國而生亂者札之爲也故因其來而貶之以示法焉愚意如胡氏之說則聖人之刻核亦甚矣雖張湯之筆何以過之且札在春秋一孤鳳耳聖人獨不能爲賢者諱吾恐天下無全人而聖人求備之意乃更深乎札之墓今在江陰黃田山下仲尼爲題其碑曰於乎有吳延陵季子之墓十字見存大濶徑尺但剝落殊甚嘉靖初丹陽縣尹某模勒新碑立於陳少陽祠前聖筆大書豈易得哉去之二千年矣遺墨爛然優崇於墓道而深貶於春秋吾恐聖人不如是二三其德也

馬肝

漢景帝時有黃生者與轅固爭論於帝前曰湯武非受命乃弑也人臣不能正言臣過以尊天

對曰陛下愛毛羽而踈骨肉帝不悅可見朝時尚席地坐也柳子厚有輒曲几文則疑唐時尚然今世已不知几爲何物矣古人旣危坐于地則列食於前艱於俯取故爲邊豆便其高耳每種必出少許置之豆間之地以祭始爲飲食之人此皆古製以施於今則泥矣宜我聖祖於宗廟革去邊豆而用盤楪也

刀圭

按晦翁感興詩刀圭一入一白生羽翰然學者皆不知刀圭之義但知其爲妙藥之一名耳嘉靖十四年八月晦日忽悟刀圭二字甚通快不知古人亦嘗評及此否前在京師買得古錯刀三枚京師人謂之長錢云是部中失火煨燼中所得者其錢形正似今之剃刀其上一〇正似圭璧之形中一孔卽貫索之處蓋服食家舉刀取藥僅滿其上之圭故謂之刀圭言其少耳

刀即錢之別名布也泉也錯也刀也皆錢之類也但無年號款識殆漢物乎

沈趙夢徵

趙文憲者廣西舉子也嘗司教于常之靖江與江陰舉子沈天麟交嘉靖戊子秋趙夢已中式居第九沈中第十二晨馳報焉沈北行舟中夢已果中榜矣送一綵帳至家大書一利字於上覺以語趙二人惟相慶也既而已丑會試趙以

碧里雜存

免

三

初九日失格被斥沈以十二日失格被斥蓋二場論題出人臣懷仁義以事君誤寫作懷利以事君也且在隔歲之前而所斥之日所命之題鬼神已先知之茲非定數矣乎

飛越峯

洪武四年平蜀明昇銜壁山降因獻馬通體白色首高八尺長丈餘春月游化於養龍坑得之乃龍駒也不可控馭詔祀馬祖然後用之囊沙

四百斤歷而乘於苑中久漸馴習將行夕月之禮於清涼山乘之如躡雲一座弗驚賜名飛越峯繪形藏焉學士朱濂為之贊余因思嘉靖初年吾鄉海濱地名宋亭民朱黼家牝馬夜產駒家人驚見滿廐有光起視正見駒目開合如炬以為惟也急擊斃焉厥明視之遍體毛皆成鱗甲之形蓋日牧於海上沙場信龍種也物之幸不幸有如此

碧里雜存

四

三

板兒

四方風俗皆本於京師自古然矣故有廣眉高髻之謠吾鄉自國初至弘治以來皆行好錢每白金一分准銅錢七枚無以異也但揀擇太甚以青色者為上正德丁丑余始遊京師初至見交易者皆稱錢為板兒恠而問焉則所使者皆低惡之錢以二折一但取如數而不視善否人皆以為良便也既而南還則吾鄉皆行板兒矣

好錢遂閣不行不知何以神速如此既數年復
兒復行揀擇忘其加倍之由而仍責其數自是
銀貴而錢賤其機亦始於京師三十年前吾鄉婦
女皆窄衣尖髻余始至京見皆曳長衣飄大袖
髻卑而平頂甚訝其製之異也還鄉又皆然矣
余素不識蝗嘉靖八年於京師慶壽寺見一宦
者晨至手持一虫云不知何名近日生於宮中
甚多余觀之殆類吾鄉所謂蚱蜢者但稍大耳

碧里雜存

四二

三六四

比南還而淮南北皆蝗矣舟爲所阻至不可行
甫至家而吳浙皆蝗矣江南有蝗去之前聞實
昉於此氣之感召提於影響有如是夫

論斛

齊民要術後魏時書其言一石註云當今二斗
七升此不可曉然考魏時長安童謡云百升飛
上天是以百升爲一斛則魏所謂斛正今所謂
石也魏所謂石今時無此制今官製五斗爲

一斛蓋取其輕而易舉耳實當古斛之半也今
米一石重百二十斤正合四鈞爲石之說

論里

今以兩足平移一十二步准是五弓蓋一步准
二尺五寸也六尺爲一弓五六則三丈也凡八
百六十四步是爲三百六十弓是爲二百一十
六丈是爲一里

論畝

碧里雜存

四二

畝法古今不同漢書鹽鐵議曰古以百步爲畝
漢高帝以二百四十步爲畝今時俗語云橫十
五豎十六一畝田穩穩足蓋以十五乘十六正
是二百四十若古之百步以今弓准之則其一
畝當今四分強耳故后稷爲田一畝二畝廣尺
深尺是橫過一弓直長一百弓也占之一夫百
畝當今四十一畝耳播種之區一畝二畝通計
百畝三十丈闊六十丈長耳傳言顏子有田百

畝信乎其貧哉

論尺

按家語孔子云布手知尺布指知寸舒肱知尋蓋用手拇指與中指一又相距謂之一尺兩臂引長剛得八尺謂之一尋中指中節上一紋謂之一寸蓋中指有二橫紋准上一紋也后世營造尺始准下紋但不知始於何時宋儒以爲本於仁宗中指中節恐未必然若以古准今每尺

碧里雜存

星

當今七寸^{分七}耳今以拇指與中指自臂腕一又盡處謂之尺脉此亦可驗然程子又言古尺僅當今五寸五分弱則文王十尺當今五尺五寸六尺之孤當今三尺三寸梢七寸當今三十八分強而已不知其異於家語者何也然文王五尺五寸可謂短矣恐還准作七尺七寸者爲是

白泐詩識

白泐陳公詩先生當成化弘治間以道鳴於廣

中爲嶺南夫子時李士實憲廣東常從先生譙游玉臺之下他日先生與世卿閒談兼東若虛二律存於詩集蓋自^先歿後以至正德己卯之變約三十年而士實從逆詩詞規諷宛然若合符節殆至誠前知耶抑偶合也其詩曰風光隨處可憐生其把閒愁向酒傾今日花非前日看少年人到老年更秦傾武穆憑張俊蜀取劉璋病孔明萬古此冤誰洗得老夫無計挽滄溟禮

碧里雜存

星

樂鶴存兩生至今聞者尚心傾乾坤已正高皇統^制還思霸業更事機每向忙來錯山色偏於雨後明枕畔白雲間一片直從南斗跨東溟

星異

熒惑者七政之一非慧孛比也然星家多忌之若宋景公時守心姚興時出東井唐德宗時守歲符泰時宋理宗朝皆犯南斗則中國往往有事昨甲辰四月熒惑初見於箕斗之間說者謂

揚州之域有災既而大江以南麥果無收吳蠶盡死六月一日正入斗中迨半月始出斗口漸稍遠矣七月初復入斗中數夕乃下而出直至九月始遠凡百五十餘日而兩犯焉于時大旱米價昂貴民不堪命從前所無苗皆蟻死民大失望糞多力勤人事愈盡者被災愈甚顆粒全無此又自古所無之變也犯斗之效蓋彰彰矣

人異

第里雜存

聖

卷五

譚紫霄化書有曰至淫之極男化為女至暴之極人化為虎愚按魏襄王十三年魏有女子化為丈夫漢獻帝七年越雋有男化為女宋文帝元嘉二年燕有女化為男宋徽宗時女子生鬚男子懷孕皆人異也弘治初吾浙蕭山縣有陳二者嘗為耆民人呼為陳三老人一夕化虎惟一髀不變入山為害人有過之者呼三老官拜而懇之即拾去正德間蘄州吳縣有男子孔方

第里雜存

聖

者一日忽聞空中呼其名遂懷孕而生人時高安朱侍御實昌巡按蘄松以災異聞大意以為男子生人古嘗有之然未有出於畿甸之內者實大變也嘉靖初余姻家陳古涯瀛知福之漳浦縣境內有衛氏者妯娌三人皆不孝甚一日雷震一聲化為牛羊犬三物惟頭面不變雷神立於空中觀視良久而後隱三物見人不能言惟垂淚陳乃圖形刻板詳述其事散於四方後

陳世章

陳解職歸年餘縣中人有來謁者曰三物已死其二尚存其一云

陳世章者以易經補邑庠子弟員嗜酒尚氣人皆以狂目之然性直而質敏余獨與之善也生子曰乾今亦庠生嘉靖乙酉世章醉死四年矣吾友蔡時信者處其堂兄茂才之墓時乾亦從游他日時信與諸生扶筇召仙于乃朱晦翁

也眾皆驚愕羅拜實以易經所疑十餘條一一剖析詳明益信無疑也已而忽書曰時信汝以色病茂以酒亡眾方疑駭又書曰陳乾兒過來衆笑始悟其爲世章也余因問陰世所謂地獄者有諸曰有然則公何以在此曰我無罪者不往也又問輪迴有諸曰有然則公當何如曰三年後在光澤徐知縣家范氏爲男鸞旣退諸生乃紀其言於壁次日乾出其所遺書昨所剖

聖里雜存

七

析皆其存日親筆題意也後三年吾邑有徐豐厓先達以蓬州學正遷光澤令歸而移居無子厚將育矣夢使有遠客至門徐亟出迎乃一冠帶者曰吾陳姓聞公新居故來耳覺而異焉遲明子生彌月以夢語人偶陳氏諸彥昔之召仙者聞焉曰噫微矣爲言其詳及所同見者厓未信以問於余余曰不謬壁記尚存可質也厓嘆曰有是哉蓋召仙時徐尚爲學正因名其子曰應

問之答曰年十七時夜與本房老僕忿爭毆之死焉房後地曠而風烈吾師急聚薪焚之天明無知者十年後足外腫發毒成瘡瘡口似唇而有舌無齒能言曰我卽僕也我今安在且索酒食但開口言時必大痛垂絕口閉復甦飲之以酒則四周皆紅啖以脂膏亦能消爍食畢則閉瘡乃稍可但流濃血不止每日一度或二度其發無常極受苦楚貝母亦不能療如是者一年

聖里雜存

四

忽七日不言以爲將薨矣有兄在牛首寺爲僧行往訪之在寺幾半月忽復言痛絕尤甚曰我纔出數日汝卽避我使我尋之苦也雖然究亦解矣汝明日下山遇一樵者可拜求治之明日果遇樵者怒焉樵者厲聲怒曰業畜敢言我也去半夜療汝忽不見恍然回觀夜夢金甲神人宵掛赤心忠良四字謂曰藥在案上可煎湯服之以左手持藥查出水西門外第二十家門首

有婦人潑水者卽棄于道而返覺起視案有物如亂髮而無端遂如戒果見婦人棄之歸瘡遂愈自後屢探本婦竟亦無他不知此何故也陸時自出其足尚有微痕可驗云

朱府君墓銘

按五代史紀吳越國王錢鏐歐陽公得其封落星石制書稱實正六年辛卯始知其嘗改元餘皆閉而不見余家舊藏武原志內載土中所得

碑銘雜存

五

朱府君墓銘則知尚有寶大二年在甲申乙酉歲又自稱爲義忠國惜歐公不及見耳作者謝謂卽其所言可考見當時吳越尊王效順之意使歐公而見必當以備列傳無疑今錄其畧於此府君諱行先字蘊之吳郡人也猿臂燕頤完備將才始隸職于建寧高公所在征討有功震守用爲心膂自渤海公厭世高禮亂行君奮臂一呼率衆歸國時天下都元師吳越國王親統

全師撫寧郡縣君遂以功累封協力勤王佐正匡國功臣加右僕射靜海鎮遏使君在鎮鉅赧荆棘板築城壘親載耒耜遍植桑麻以備祗奉供承南北十五年內外無間言以寶大元年四月得疾終于鎮殿下遣中使三賜湯藥賻贈甚厚進明州郡侯太傅世墓在烏程縣不克歸塋以其年歲次甲申厝于開元府海鹽縣德政鄉澈聖村之原有子八人元晟節度使正散將元

碑銘雜存

五

杲節度正散將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監察御史元昇節度下將皆有父風鶚與府君幸同王事不敢飾詞銘曰挺生英特邈爾奇形素蘊豹畧能精武經戈鉞并舉氛祲廓清從茲勇冠大振厥聲盛績旣彰威名遂振靜守謙敬動知逆順惟此賢王賞其忠信不有殊功那遷劇鎮開吳志佐越功全一人注意自辟大惟賢方期剖竹宜分重權孰謂梁木俄隨逝川生作

功臣沒留遺策眷彼今嗣恭承帝澤丹旆斯引
玄宮已闢萬載千秋芳塵永隔觀鶚之文旣佳
而又能知大義所言恭承南北者南指吳越北
指宋也謹用識之使忠義之士白于後世

碧里襍存一卷

兩江總督
採進本

明董穀撰穀有續澈浦志已著錄是書襍記瑣聞
多齊東之語如謂明太祖作鈔用賢人心肝馬皇
后鑿雞鳴山石磴望太學成祖饒蒸僧碧峰皆不
近事理其以鄒衍爲漢儒亦殊疎舛甚至以禮部
壁上所見讀書須努力寫字莫糊塗之句爲襍之
少陵集中亦不可辨尤不可解也

革野纂聞一卷

〔明〕伍餘福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道光十一年六安

晁氏木活字學海類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革野纂聞

一卷》提要

革野纂聞

終南勇士

明 吳郡伍餘福君求述

近有二賈過山東者路迷東西誤入終南山中猿啼虎嘯令人驚悸二賈自意其必死也望烟炊而進焉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耶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勇士以鐵杖肩二物前一虎後一鹿矯矯而歸入其室老嫗語之曰適有二賈吾援焉以候請見之二賈爲通其姓氏且告學海類編 卷一 革野纂聞 一 記述以失道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以爲餉了無害意翌日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及半途而返且告之曰勿語吾姓名恐見知也

木介

正德己巳冬十二月吳中大雪凍死者塞途自胥門河以及震澤水不流漸或有事輒涉冰以行偶從來者問湖海冰山之狀或告曰尙有木介焉曰何以言之曰瀕海有樹其水激而飛集樹皆冰也是之謂木介識者以爲兵兆云

安化伏誅

安化王寅鑄據甯夏潛圖不軌與逆瑾交通誓書約爲內應而甯夏都指揮何錦輩又從而附之假僞符以號召諸路官軍具有形迹俄有詔率兵討之擒瑾輩并檻車寅鑄械遞京師得其狀初不出於寅鑄而瑾實先之則瑾其首誅耳瑾以中貴得幸權傾中外大肆誅殺以脅善類觀者側目皇上赫然斯怒密用廷臣計遂籍其家得玉琴獅蠻帶及金寶奇物無慮億萬以正德庚午八月賜寅鑄死仍加瑾以極刑其門下士若張文冕等學海類編 二 記述 華野纂聞

蘭溪節婦

鍾氏者浙之上虞人也年甫笄而歸蘭溪孫景雲景雲以進士令玉山病革且死孫氏環室而號之幾絕復甦曰吾終以身殉可也絕粒者數日其姑慰之不能釋家人卜以九月二十日發喪孫氏知之遂點檢殉葬儀衛自座靈外更設一座以自待忽語其姑曰若無伯叔則當奉舅姑今伯叔俱在妾無慮矣語畢而其姑在醉中惜如也翌旦往叩之則就縊矣年止二十有五眾皆流

涕部使者爲之奏聞得建祠致祭焉

蔣燾靈

吾友蔣燾少負才以文章知名乙卯科試南都不利輒死先是燾夢入元冥作賦有清虛玉府之句蓋凶兆也死後降靈于其家其母徐氏進之則應聲曰吾不死若拈弄吾典籍若舉慟皆令吾悲一日又曰吾得從先君遊甚有賴徐氏又將追逐之而燾蔑如也年止十七所著有東壁遺藁其文皆豔語雖老儒不能及

葉湘屍

學海類編 一 記述 華野纂聞 洞庭賈者葉湘挾千金以市布買一舟行至澱山湖日就暝舟人利其有也酌以酒且給之曰前此則近賊巢不若是地艤舟之爲安也湘然之方就枕而操戈者突至湘授首遂沈其屍於湖中而人不知也家人以湘未歸諏諸卜者得凶兆尋即其所往而求之見有蕩漿者悠悠然出蘆葦中從而問曰若見湖中葦乎則曰有之指示而得蓋湘魄也第不知謀自何人置不問已而京口有操舟者倉皇失措且自誣以神語有司擒之勒其實卽殺湘者也移檄檢之果然卒抵罪子友閻起山爲

作傳以著其事

李貞伯諫草

李應禎先生當憲廟時以中書舍人供奉內閣有詔命繕寫佛經禎辭以不可其奏略曰臣聞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所謂佛經者也憲廟可其奏遂寢至今諫草猶存余嘗從陳氏得觀之說者謂其鯁直有古內史之風焉

張淮牡丹百詠

張淮先生善吟咏晚而孤貧就館琴川錢氏時牡丹盛

學海類編

八

萃野纂聞

四

記述

開錢戲之曰一夕而百咏成中峰例也先生能傲而和之否乎淮操筆賦之及成則漏下五鼓矣主人嘆賞以爲牡丹未有賦百篇一韻者而先生獨能之亦一奇也從是詩名益振會金肅公子以詩接戰淮應口而酬之肅遁去其詩在今有板行者

徐武功神術

武功伯徐程雅奉摩利諸天法當英廟初或中以飛語英廟特加嚴刑以覈之程不能堪遂借水以試其術俄而雷電交作震殿一角上以其冤而天監之也遂赦之

不知墮其術中矣

黃白米歌

戴章甫冠子表兄也嘗作黃白米二歌示予予詢其故則曰吾不堪時事之多舛也是時中貴李廣當國求倖者或以黃金或以白金賄賂行而公道微故作此語耳

成器哭劉球

劉球學士以避難隱居姚江幾數年從學者日眾而名始聞當塗以其異黨也廉得之竟寘於法有成器先生者姚之名儒也特憫其忠爲作文以祭之登靈緒山望

學海類編

八

萃野纂聞

五

記述

空而哭者三祭畢輒書祭文數通分呈藩臬跡其所爲若謝翱王炎午之於文信國皆非有爲而爲之者后數年而球之子僉事鈺以提學至造其廬而拜之執子弟禮甚謹至今山上有祭忠臺在焉

陳韓二貴相

吾蘇陳僖敏公鎰韓都御史雍並爲郡庠弟子未第時會郡守進香城隍廟二公職當分贊先期而至有丐者私相語曰適見城隍迎丞相前導而出往常在此未嘗見也二公陰然之后果相繼第進士爲顯官皆以勲名

終然則享爵祿者神明預識於塵埃中矣

楊尙書厚德

希顏先生楊翥嘗講道於胥溪之上生徒彌眾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閒以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尙當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公初與士奇不相善而家具貧意之所交惟以義相讓而士奇德之迨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尙書時公在京邸鄰有惡少侮之公不爲意至慮以驢鳴駭其

學海類編

萃野纂聞

六

記述

楊和王神像

余讀宋史知楊和王沂中之忠深以隔於異代不得親見爲恨偶過友人家得其當時所畫像而觀之其軀長六尺有奇而魁岸且勇兩頤開髯奮如戟首蟬冠玉帶紫袍中擁皋比而坐神采凜凜令人見之有生氣外別有一像貌不類尼姑而服則似之識者謂高宗嘗賜二

妃於王而此其一也或曰王好殺其一妃厭之出爲比邱尼云

文交木伐梨

博平故多梨甚美而碩土人歲一貢率以爲常而蒙害者甚眾至交木作縣悉斧去謂其利微而害大也交木諱林字宗儒其仲子璧與余交嘗道其事爲筆之以告司牧者

北寺浮圖災

浮圖九級坐奠吳城臥龍街上作爲雄鎮正德壬申五月六日有火自空而來流爲烏其聲殷殷然與雷相薄而風雨隨之火愈熾延及如來示寂像亦入毗荼自內城而外烟燄燭天見者駭目次日往觀之則向來金碧之飾土木之費蕩然盡矣因嘆息久之以爲佛有靈乎有靈則護之胡乃自滅如此遂循廊而行得一碑爲宋濂撰相傳創於孫吳再新於蕭梁又再新於趙宋所謂東坡施金龜以藏舍利者卽其所也未幾流聞日急俗以爲兆而竟不驗然則浮圖之興替常也奚怪焉

學海類編

萃野纂聞

七

記述

吳甘泉數學

吳甘泉長洲呂山人也博物洽聞於書無所不讀而尤精於數其學主先天加一倍法而以時日占之吉凶成敗之理具有左驗時都御史俞公諫撫吳都謀報者曰至公以爲憂延甘泉而問焉甘泉以數推之曰賊必來來未及城而敗計其時蓋中秋節也已而果然余將舉山妻葬事而甘泉適至試以葬日陰晴卜之甘泉曰自午而前半陰晚乃雨至期卒如所言所著數書十卷時人稱之曰甘泉先生

尹舉頭

學海類編

萃野纂聞

八

記述

尹舉頭者不知何許人手持一杖披羽袍翻然而行見者以其童顏鶴髮有仙風爭延致之叩其中不答或以年問則曰吾歷紹興以來蓋三百十有一歲矣郡守林公世遠聞而異之一日召見亦嗒然不答惟曰吾宋人吾宋人於今何有尋遁去近有自天台來者亦云見之

郎山奏捷

霸州文安劇賊劉寵擁眾數千橫行江北所至郡縣悉皆風靡朝廷命將征之而勢益猖獗正德庚午秋八月吾鄉水邨陸公完以都御史攝將權提兵自山東而下

晝擊夜馳窮追罔憚偵其稅駕棄馬而舟渡江抵郎山據險公曰此賊左計也約來日舉兵而風雨猝至賊眾以不習水戰望洋而懼公又曰此天亡賊也遂衝濤而進登郎山躬自督戰擒渠魁殲醜類一夕而空之海水盡赤蓋自提兵以來未有如郎山之捷者也公將獻俘于朝而先梟其羽翼者以示眾于是駐節於蘇而韓公不得專美有宋矣

盛氏變怪

盛早爲吳世醫家官正科其家故無恙忽有鬼嘯于梁

學海類編

萃野纂聞

九

記述

者早以爲祟命羽士治之方步虛而瓦礫隨至晝夜擾擾室家靡甯或以豬首獻割而食之輒吃吃有聲類能言者家人欲窮治之而莫之能也厥后三子相繼夭折祟亦寢

萃野纂聞一卷

編修程晉
芳家藏本

明伍餘福撰餘福有成化陝西志已著錄是書所
紀僅二十條皆吳中故實間及朝政末有其子忠
光跋謂餘福家食時所纂歿後始於笥中檢出因
鈐諸梓云

賢識錄一卷

〔明〕陸鈺撰

涵芬樓影印明刻今獻彙言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賢識錄一

卷》提要

賢識錄

四明陸鈺

洪惟我

國朝

太祖開基胡元終運乾坤再整日月重明而其應天順人創業垂統立綱陳紀盡制盡倫巍乎成功煥乎文章一時臣工仰名言之莫盡幸親見之有知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作類而述之誦咏之餘庶得以知識乎盛美云

我

賢識錄

三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託身濠之皇覺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上祝伽藍神以竹茭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以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茭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雄而後昌乎則請如前於是再擲如前

上驚悔以為難復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歸除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杯茭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茭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是則為天子乎一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宴元憲

為留守題廟中詩有庚庚大橫兆警歎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出何孟春餘冬序錄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山甫驚異其饌與交歡酒酣踞上備陳天表之異他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

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視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往可封侯今始知皆由此貴宜謹事之復以女入侍從渡江協

孝慈以肇家

孝慈崩嘗攝六宮事號皇寧妃追封山南營國公出祝允明野記

元世祖起自朔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

賢識錄

十

陳友

庶咸辨髮推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辨線腰褶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俗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久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

於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四帶巾雜色

盤領衣不得用黃玄樂工冠巾青字頂巾繫紅綠帛帶士

庶妻首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

衫用紵絲綾羅絢緇其樂妓則帶明角皂楷不許與庶民

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辨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

斟酌損益皆斷自

聖心於是百有餘年胡俗悉復中國之舊矣出餘冬序錄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直至成萬世之業化及海隅比隆任姒蓋聖母出自宿州徐王王篤生聖女而無他子乃屬有司以王之祀武

氏主之武之先有諱原者於高皇后有葭莩之親龍興初數從征伐授武藝將軍至

其孫戡遂授徐州衛指揮僉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為奉祠曰聚為祀丞隸官太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已也

太祖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焉復求武氏之後而得名貴以嗣聚歷定暨閔至騰霄以註誤廢職事者三年今歲夏

賢識錄

三

劉夢成

詣闕自陳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騰霄善者有請於予而予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者推恩之漸必由

親及疎况

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前者

乎肆我

高皇帝御極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

與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恩禮殊異其

賦入有田輸作有衆備有養薪有林雖以為崇祀之需而

祠官實綜之蓋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

金碧峰者勝國一和尚也寓宣州

皇帝過江元氏故臣迎謂曰今欲恃霸我則富有財貨納贖

太祖叱曰我應天順人行王道汝敢霸視我耶故臣曰若焉

行王道可尋宣州胡僧金碧峰必有所授

太祖抵宣州見州治西一草廬處一老僧

太祖仗劍叱問其名僧不答

太祖即揮劍向之其僧引頸就焉

太祖笑謂曰可見殺人王道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

遂授乃若今欲行王道我有所指

太祖然後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

賢識錄

四

遂定鼎金陵云乃建寺延碧峰主之

出客座新開

今之戒石四句銘舊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

則摘蜀王孟昶之文也自是天下始有戒石予考歐陽集

古目錄稱唐明皇擇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

後天下為縣者皆以所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宋始蓋唐

已有之特不見其詞耳

出餘多序錄

太祖初渡江御舟頻危得一檣以免令樹此檣於一舟而

祭之遂為常制今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

司歲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餘役或云即當時

操舟兵之後也

出野記

吳元年丁未

皇明兵破姑蘇太傅徐魏公縛張士誠送京師遣豫章侯

胡公帥師圍無錫吳將莫天祐時號老虎猶欲聚士鞏固

守太傅再命使者諭降天祐俱殺之太傅怒傳令胡公曰

即不下可屠其城君知事急率二三父老往見天祐揚言

曰吾民不見天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

為况未必能守耶天兵如雷如霆膺之者無不齏粉一城

生聚死生定在今夕願孰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於地

曰議如君言乃縋南城而下走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

故君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外聲教不幸居割據之中

賢識錄

五

咫尺雖近奚翅千里之遠耳目塗塞若罔聞知胡公奉揚

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為

生民請命煩明公加察焉胡公觀君氣貌非常言辭復陳

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受兵宜也遂命還君叩城門呼

曰函開吾事濟矣

關而入

高皇平偽周先有榜諭曰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

古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崇侯三

聖人之起兵也非富天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居

深宮臣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臺憲舉親而劾讎有

司差貧而優富廟堂不以為慮方沭冗官又改鈔法役數

而配享亦無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正南昌王子也

冬序

洪武三年禮部尚書崔亮請定

仁祖陵號既得又請下太常行祭告禮太常博士孫吾興以爲山陵之制莫備於漢九人主即位之明年將作即營陵地以天下貢賦三分之一入山陵如漢文帝起霸陵欲以北山石爲槨時文帝尚在尊位豈有陵號祭告之禮乎又唐太宗昭靈之號定於堯長孫皇后時武侯合葬乾陵其號定於高宗初葬之日其時帝后之陵初未有两號其於祭告之禮決無有也蓋廟號與陵號不同廟號是易大行

賢識錄

六

之號不祭告不可故必上冊謚以告之神明若陵之有號則後之嗣王所以識別先陵而已故歷代皆不以告今

英陵加號亮欲行祭告臣竊以爲非宜亮曰加以陵號尊歸

先世考之典禮如漢光武加上先陵曰昌宋太宗加上高

祖陵曰欽曾祖陵曰康祖陵曰定考陵曰安蓋創業之君

尊其祖考則亦尊崇其陵既尊其陵亦必以告禮緣人情

加先帝陵號而不以告先帝者非人情也臣以爲告之是

於是廷議皆是亮遂命俟陵碑石成遣太常行祭告禮焉

出餘冬序錄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爲宦官敗壞不可拯

救未嘗不爲之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人勤

苦如呂強張承業之徒豈得無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

聖人之深戒其在官禁止可使之供洒掃使令傳命令而

已豈宜預政典兵漢唐之禍雖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

之使然向使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爲亂豈可得乎三

年十月丁巳朝退雨有二內使乾靴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靴雖微皆出自民膏民脂爲此非旦夕可成

汝何不愛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杖之謂侍臣曰嘗聞元

世祖初年見侍臣有看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先好皮爲此

豈不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爲人嘗歷艱難則自然節

賢識錄

七

儉若習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

雨雪皆許服雨衣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議宦官月俸宜

量給米三石

上曰內使輩衣食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焉用之但月支

廩米一石足矣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

內使於宮城門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答五十後罵而

理直者不罪其不服本管鈐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

奉御者杖六十罵門監官者杖七十內使等於宮城門內

聞毆先闕而理屈者杖七十毆傷者加一等後應理直而

傷者答五十其有不服本管鈐束而毆之者杖八十毆傷

者加一等。毆奉御者杖八十。毆監門官者杖一百。傷各加一等。其內使等心懷惡逆。出不道之言。凌遲處死。有知情而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投首者斬。首者賞銀二百兩。十年內使以文事內廷從容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歸鄉終身不齒。諭群臣曰。自古聖明之君。凡有謀必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於已。未聞近習嬖幸得與謀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目。其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專忍。其體態也。苟一為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其父也。遂至於不可抑。而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監

賢識錄

八

戒故立法。寺人不過傳奉洒掃。不許干預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久。不可姑息。決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敕內官毋與外事。諸司毋與內官監文移往來。出餘冬序錄舊傳東夷諸國多乞賜書及賜。惟易不能達。九數賜。每有之。舟輒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察信否。出野記江伯兒者。母病。剖脇肉以食。不愈。禱於岱嶽。願母病愈。則殺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禮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其子。絕滅倫理。宜亟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戍海南。命禮部詳議旌表孝行事例。禮部議子之事親。若則致其

敬養。則致其樂。有疾。則拜托良醫。醫進善藥。至於呼天禱神。此懇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肝水割股。前古所無事。出後世。亦是間見。割肝之舉。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割股割肝。或至喪生。肝水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祀乏主。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及務為詭異之行。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徭役。割股不已。至於割肝。割肝不已。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醫治弗愈。無所控訴。不得已而肝水割股。亦聽其為。惟不在旌表之例。詔從之。按史劉朱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

賢識錄

九

養。乃垂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此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呼。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走。曾子不得辭其責。從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禮。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况其親以口體之養。殺死無辜之幼子乎。放廢不忍。君子美之。况子孫乎。巨陷親於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於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不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俾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奚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徵幸於偶

爾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其矣人之好異哉豈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歟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於市而已幸况復旌其門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於天下者高矣

出餘冬序錄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懇瘠田者閱三載乃稅吏徵近功不竣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是民益墮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為簡書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復析為三每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奸宋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

賢識錄

十

葉世榮

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糧而不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陪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頗蘇民戶等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忠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名嘗曰近名必立威立威必至害人吾不忍為也

出餘冬序錄

賢識錄終

賢識錄一卷

浙江范懋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陸鉉撰鉉有山東通志已著錄此書皆紀洪武中稟事所採惟餘冬序錄野記客座新聞草木子諸書援據既寡事迹亦僅寥寥數則不足以當賢識之目

之意而高煦實覬覦之故也於是使給事中胡濙往伺察 仁宗令書其不軌事以聞時梁潛黃淮楊士奇等皆東宮官等於保護教太子守禮法而濙亦不敢曲意 上承回朝但言皇太子敬天孝親 上意稍解後終見讓乃微詣 東宮官悉下獄士奇引咎得免黃淮等繫獄十年梁潛語家人云此長麻線也不足多慮後被害

太宗時教廢吉士魯子瑩等二十八人皆責甚嚴嘗親為試誦一日令背捕蛇說莫有全誦者詔戍邊已而貸人令機大木瑩等以書懇執執政為見

白雀山房

上極陳李苦狀乃得釋

脩永樂大典亦未脩冊府元龜諸書之意

仁宗皇帝宴駕甚速人疑為雷震又疑宮人散毒藥后誤進藥中 上予嘗遇雷太監質之云皆不然

蓋陰症也

姚壽南陽人父仲道永樂九年奉人母恭養明居床褥者十五年壽事之甚謹每奉酒食必跪進鄉人初莫之知後從門隙竊視始知其然母沐浴身自奉之不使其妻曰汝未必不厭吾母也

弘文館在大內之西正統時始革去黃淮嘗直事正

統初選經筵官閣下悉以翰林院官充選時章后在內批云如何不見居外賢良以 旨付弘文館於是劉球等數人自部屬進次經筵

正統十四年 駕幸土木成國公朱勇軍鷄兒嶺有旨徵還勇以簿嶺口此軍一撤即隨而至矣不從遂內徙勇至駕陷時駕下營平地四面皆山十四年十一月虜以六騎犯河間時都御史陳鑑御史姚龍等應赴大校合城宵遁渡滹沱河斷橋結三營以待會聖城而屯曠野可謂無謀之甚矣時城中留者唯七十餘家

白雀山房

景泰廢儲之議自廣東指揮黃汝發之其謀出於江學士淵當時詔草有云父有天下傳之子乃江淵之語天降下此作之君則陳情之言當時以為妙對後淵家居與揭侍郎家爭田不勝遂訴於朝其中云父有天下傳之子實自臣發之發之以自邀功可謂自實其罪矣

景泰七年征銅鼓等處指揮兵部尚書石瓌總督軍務工部尚書王永奇提督軍務侍郎一人太監六人郎中二人總兵方英以京軍千餘至南京發符調各處軍八萬征進中軍都指揮董梁以五哨從

八公進其苗氏所居凡十四案二三千人大率乘
晚之兵遠勞天兵所費過多非所宜矣

累泰七年黃肖養反肖養以強盜集廣州獄時無賴
子弟若干人繫獄獄吏與之索錢不可得盡置之
重刑與肖養同慶因相通謀置兵器飲食中劫牢
出哨犯為亂有都指揮王清被擒嘗城勸降肖養
所為詔文疑出其手後死以陣亡聞亦在寢贈之
列

景泰帝之崩為宦者尋要以帛勒死

裕陵未獲辟群臣奏請建儲初云復立元良蓋專言

否

白雀山房

今上王文政云選立元良後迎襄之說實萌于此
豈文等自以罪逆深重無面目見上故妄意欲
選立和可謂自取誅滅矣

徐有貞初名理正統十四年有南遷之議內中甚惡
之後吏部擬進甄不見用遂易今名博李能文詞
元順元年以後辟功陞武功伯兵部尚書兼翰林
院學士諸學士革後位詔草有貞獨不署已而
上問故有貞乃別扶詔草以進內有豈期監國之
人遽據當字之位等語

英宗有意江南買辦諸學士難言欲持不可而有貞

度不可言將入對給學士薛瑄云予苦多言恐忤
上意居度稍可當從後觸止之瑄以為信於其語
半時觸其後有貞即大聲曰薛瑄故有所言上
問言何事瑄倉卒無對即以買辦一事言之上
不說而罷

瑄復入正入內閣太監牛玉所薦也墓誌作王翱薦
正某指揮與牛玉善故數稱薦正於天順元年五
月十一日入閣先一日英宗召至文華殿喜其
此人又所親狎第三人令與呂原協同辦事入閣
僅一月前後宣召無虛日正以天下事自任即語

否

白雀山房

上欲解曹石兵柄上令往諭之正即親往道所
以保全之意石駭之詣上慟哭乞哀上云非
干朕岳正言汝二人有謀反意故耳由是二人怨
正是月某日有人於左順門進一本假給事李
采異名其詳曹吉祥徐有貞等數人善惡內云曹
吉祥之權不減王振而曹欽之惡不減山林獨石
亨不與時有貞聞往吉祥怒令京師大索且勸
上榜示必得其人逮捕至者頗衆正自云與呂原
許彬諸人勸止正之被出也頗以饒舌之故上
嘗疾視之曰岳正敢多言乃尔耶後以家事田畝

之類為曹石所恕出為欽州同知尋以逗留發充軍曹石敗放回原籍為民後復起知興化府

羅綺都御史其愛妾石亨之妹也綺外除以亨為內援且以銀千兩賂曹吉祥求轉京職吉祥云此易事但欲汝陰索徐有貞事來告不惠不得也羅竟無所報

正統初年北京東角頭有馮姓者通其里婦甚遇婦人夫自外歸馮潛隊以俊至五鼓夫起有所往以天寒不欲其歸婦同起且為覆被按拊極其周至然後去馮竊視之甚奮因念夫之為愛如此而其

不

白翟山房

婦乃踈外通於人甚為之不平入厨中取刀殺其婦而去後以婦死坐其夫弃市馮遂陳其見殺之故曰寔未殺之也有司上其事遂皆原之

學士錢溥素善內官王倫 陳文與溥東西鄰謂溥

曰倫來君當見報一日倫至而溥不言文甚銜之

上初即位倫以潛邸舊人頗自尊大於老內官若

牛倫皆易視之又 仁壽太后初嘗欲見 上

于東宮為倫所阻以故交惡之遂下倫獄溥坐交

通預草 上即位 詔并下獄黜為順德知縣文

在內閣頗與力焉

兵部尚書鄭瑩一日與恭順侯吳瑾取五軍軍數恭順聞於 上 上驚走謝以軍非外人所預知此 祖

宗舊制

成化 年五月初九日罷西廠初 上使御馬監太監汪直即西廠審問妖尼遂以校尉百人與之專以伺察為事而百戶韋英為直鷹犬遣人四出所得賊吏一二然自達官以下許先報後開凡文官無辜受其屈辱者甚多御史黃本以道過韋英失敬遂為英鞭撻不可言左都御史李實迎候風旨惟恐或後侵與英結為父子恬不為恥自後尚書

不

司馬山房

以下人人自恐至內官黃賜等亦受窘迫賜等極內閣商輅等及六尚書同日奏直年幼不識時務韋英奸惡小人害及無辜有傷政體即日令韋去西廠官校各回原衛若役汪直入內十二日著黃賜過南京陳祖生降一級往鳳陽調尚寶卿朱輝為四川果府同知汪景昂等四人為禮部郎中等官商輅等亦罷

成化 年八月聽選監生袁慶祥江西袁州人進一本內言賞賜過多所入不當所出刑部尚書董芳不能執法而折辱屬官又欲慎簡知縣正本清源

從學校監胄始黜去衰老以止貪汙起用高明夏
頃張元禎羅倫奏入送東華門打五十

東宮官典璽局郎覃吉廣西人自云九歲入內余初
在內書館教小內使吉提督內使因識其人乃溫
雅誠篤之士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
能過輔道 東宮之功為多大學中庸論語等書
皆其口授動作奉止恭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
部及天下民情農桑兵務以至宦官專權蠹國情
弊悉直言之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
賢主足矣 上嘗賜 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

否

白崖山考

受曰天下山河皆 主所有何以莊為徒勞民傷
財為左右之利而已竟辭之 東宮嘗隨老老念
高麗經而吉適至東宮駭曰伴讀來矣即以孝經
自携吉跪曰 主得無念經乎曰否吾方誦孝經
耳其見畏侍如此 東宮出講吉必使左右迎詣
諸官講 則詔 東宮云先生喫茶局丞張顥不
以為然吉曰尊師重傳禮當如此

郭鏞山西人美儀表嘗習孝子通詩經自腐以進從
太監張敏今 殿下起服居食鏞幼所服事云

兵部尚書陳公汝言退朝遇太子洗馬劉公定之戲

曰君我在洗馬所洗幾何劉應曰廐馬皆洗矣獨
大司馬洗衣也劉者為絕倒

南陽衛頗有澤風甫某氏女聘未得而夫卒乃白其
母曰大家送妾之畢遂行三年喪事俱備姑曰舅
姑無他男獨妾夫今死寧忍去耶太守段堅賢之
目康其家

天下藩王惟蜀府最富楚府秦府次之楚府昭王
太祖受子田最多故富其他如韓府襄城范宸貧
至有喪不能奉衣不能克者漢時封王止以皇帝
所生之子為王王之嫡子世為侯其他枝庶皆同

否

白崖山考

庶人但免其徭役今王支子為郡王王支子為鎮
國將軍自此以降凡六等至其末世為奉國都尉
故不能無窮迫之弊

禮部選駙馬同司禮監太監天監官算命錦衣百戶
視其隱耐馬曹聘者聽其所從

王妃之父駙馬之父俱為兵馬指揮無祿母雖以子
貴然嫡在則不敢並封生母未封子婦亦不敢受
封

三年須知考退官老疾者同致仕例疲軟與素行不
謹者冠帶閑住但有冠帶無品級一應服色儀仗

皆不得用其賦者為民

京官有首領官者得稱堂上考滿得單引不出考語其餘如庶子諭德等皆出考語又給事中外除職事相得前後通考御史外除則不得通考有司考滿至部惟口口不增者送問清軍得三分以上者陞其餘雖錢糧未完不在問例

正統間英國公張輔坐五軍營襄城伯三千營武靖伯趙輔神機撫寧侯朱永西營蔣統團營冬夏每月操三日春秋五日間操一月共十五日

五軍三千神機團營軍共二十五萬之數連各處輪

不

白雀山房

番有三十萬國營十二萬為精軍南京不過四五萬鎮江除蘇操不滿百名

廣平侯袁瑄總領宿衛忻城伯懷寧侯輜直宿衛九門凡十八街內外開閑園子手二千六百作兩番指揮八人日輪一人張一千多火校尉五百三十將軍三百二十四侯伯以下帶仁字號金牌將軍以下帶智信等號金牌其餘帶銅牌金牌亦以銅為之銅牌較長

天順間錦衣衛校尉五所約八九千人二十四監催事二百五十巡城五百東西廠共二百朱指揮一

百表指揮一百巡店三十名上直每番連官共五百二十力士五所將軍一所清軍所達官

將軍馬日給料四升草十五斤校尉以下馬俱三升選將軍身長五尺三寸擔城磚十塊重四百斤方為中式隸錦衣衛月食米二石總旗二石伍斗侍衛二十年以上得冠帶此詔書事其數幾千人每直三百二十四人其四十八人身輕軍長分兩番侍立奉天門東西各十二人其餘布立丹陛左右通州五衛通州衛係在京衛分其左右衛并龍武等衛皆是小衛

不

白雀山房

太僕寺丞十二員分管北直隸山東河南地方三年一易尊生馬匹一壯化為一群一歲產駒三匹三年差內官車駕主事太僕寺卿各一員印烙俵散其送至寺者則給與順天府寄養每歲江南北共納馬駒用種字印大馬用江字印

遼東養馬皆恩軍 國初以富民充專養馬匹不以征進

通州秋青草自正統十四年馬草為虜所焚因令天津八衛打秋青草遂以為例

東直門外二十馬房牧草料每房太監三人每單一

萬頃銀二十兩方收納其馬不許查理曾有人進
本乞查馬數發克軍

馬毛稀絛而墜少者是老馬所產馬眼光照人見全
身者其墜最少照半身滿十歲所照漸短其墜愈
大又云欲識馬有病無病取其毛附手掌中相拈
者為無病粘少則有病

天下歲運米至京四百餘萬民糧不在數

光祿寺教坊司皆禮部支糧教坊支糧者七百餘人

光祿行移俱以手本至禮部為轉行轉行六科以手
本至順天府轉行蓋光祿六科皆內府衙門故也

不

白雀山房

在京倉糧每月放二十七萬石

內承運庫每季散軍職折銀十二萬兩軍職通計

二萬七千有餘

磚城北甲乙丙丁戊庫與天財承運等庫惟天財庫

賦罰銀香料等項最留磚城內文華殿南是內承

運庫以藏銀絹除歲用外其餘皆入內女官庫雲

南各處礦銀名聞轉銀歲進若干多入女官庫其

各處折銀有一項入太廟以備歲送西北

諸處三十餘萬兩

各處巡撫都御史總兵恭將等俱請雙馬單馬或雙

船單船符驗先從兵部題本得 旨車駕以手本

送尚寶司尚寶司又題本得 旨然後給與勘合

起捷印級監關領它日繳納又從車駕送尚寶司

尚寶司類繳其餘小官出行但以車駕某字號符

驗從會同部起閱其符驗隨繳入車駕巡按御史

出巡領印與領雙馬符驗行移同

南京御史刷卷清軍皆從北京都察院進本點差遣

人賁印送去

尚寶司所領寶重凡十二顆第一 皇帝奉天之寶

郊祀齋醮用之第二尊親之寶上尊賢用第三親

不

白雀山房

親之寶有大小二顆詔命之寶勅會之寶廣運之

寶用之最多勅命速去者悉用一寶封識其文云

丹符出驗四方凡寶皆內尚寶監尚寶監請旨然

後赴內司領取歲用寶三萬餘顆歲終尚寶司繳

進數目

欽天監每年二月初一日進曆樣十一月朔頒大統

曆于百官進內有上位曆七政曆月令曆士遜曆

又上吉日十二紙每月粘一紙于官門御屏又賜

諸 王有中曆各布政司則皆禮部降鑄欽天監

印以造曆遍及民間無欽天監印為私造

太子三加初折上巾二遠遊冠三九旒冕

朝制以漢中府隸陝西瞿州等衛隸湖廣者所以分全蜀之險山西磁州守禦千戶所在河南界中直隸寧山衛蒲州守禦所在山西境內亦犬牙相制之意

迤北進貢至者待之加于四夷順天府供承祿禮部置酒宴光祿人日供米一升肉一斤酒半瓶又飲賜下程每五日五人供羊一隻米五升酒若干賞賜頭目十六表裏一云八表裏加賜織金其餘各兩表裏又各一套鞋襪金馬價高者三表裏次者

不

白雀山房

二表裏其霸田大同者取萬億庫錢糧供給萬億庫錢糧頗為大官侵欺以馬草為名軍士所得少而入已者多

安南之北雲南之南八百車里老樸水邦水邦帶西南孟密舊屬水邦今漸強欲侵水邦求為宣慰寶井在孟密

白浮泉今入清河一畝泉在甕山後已塞塞甕山下玉龍雙龍青龍等泉入西湖經高良橋注皇城濠一自西一內一自東會入通惠自通惠四里至慶豐十一里至平津慶豐地形高平津一丈許水陝

絕故平津閘開則慶豐河身立見議者欲於慶豐南添置一閘又云潘慶豐河自然濬深則兩涯易恐不若增之便乎江伯陳其盡力欲通舟左右多阻之迄無成功或云道士仰弥高為上言黑肯之出為濬河之故或云河通則而河水可種故權貴止之

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地形高通州一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處流沙大通橋去通州四十里地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間方可行舟

不

白雀山房

戴村壩以分汶水出龍王廟口入運河埋城垣以分汶水入洸河出濟寧金口壩以分泗水入洸河出濟寧水利主事公解在寧陽

温州平陽小水最工寧波奉化大水最工木匠中又有圓曲一色如製交椅香卓之類

南京飯僧領於光祿寺內官主之悉用白糧米

子游武城今充州府嘉祥縣魯之西郊獲麟之地

張子房墓在壽張再考鄭村壩以鄭當時得名

清寧官本 太子所居之官今 皇子既冠皆居此

病逸漫記

無卷數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陸鈇撰是書雜記當時事實如明史高啟傳稱啟歸居青邱知府魏觀爲移其家旦夕延見甚歡觀以改修府治獲譴帝見啟所作上梁文因發怒腰斬而是書則載啟因撰蘇州府上梁文爲巡按御史張度所奏與知府魏觀俱被極典本傳不載張度之奏則是書爲加詳又明志載天子冠禮一加冕服皇太子乃三加初加折上中次加進賢冠次加冕服是書爲天子三加初折上中次遠遊冠三九旒冕則是鈇猶及見天子三加與志所載皇子儀同蓋志舉成典而是書據往制也又若載三里河在天地壇前去通州五十里形高通州一丈九尺置二閘可行舟但有一二走沙處大通橋去通州四十里形高通州五丈置十閘方可行舟今三里河湮塞與二閘不通是書猶可以備志乘之採然其他多冗瑣之談不盡足資考證也

孤樹哀談十卷

〔明〕李默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孤樹哀談

十卷》提要

孤樹哀談十卷雜記明太祖迄武宗朝事最為微
末達宦李公古冲者公名默嘉靖間歷官家宰康
熙間西九月三日周子雪家訪予吳門以是書見贈
王既身位即皇華仙閣云廣州老城內增城道署
西園有管樹一甚奇大略如松樹葉化大具幹皆
根枝枒結而成李家宰著哀談於此樹下肖記刻
石嵌樹間乳後兵得得之你持不顧一士人夜聞砧
聲甚異賸取之今為存

右錄宋牧仲西坡題稿一則

宣統三年庚戌六月初五日傅恒閣書

孤樹裏談引用書目

聖政記

野記

瓊綴錄

水東日記

立齋錄

革除遺事

北征錄

餘冬稿

雙溪雜記

草木子餘錄

海涵萬象錄

寓圃雜記

傳信錄

客座新聞

震澤長語

保齋錄

天順日錄

出使錄

否泰錄

三朝

聖諭錄

菽園雜記

郊外農談

懷麓堂稿

西湖塵談錄

蓉塘詩話

篁墩文集

龍飛集

燕對錄

近代名臣錄

理學名臣錄

孤樹裏談書目終

太祖上之上 洪武紀元

我

太祖高皇帝微時嘗記托身濠之皇竟寺旋丁兵亂寺僧散去上祝伽藍神以竹筴卜吉凶曰若容我出境避難則呂陽報守舊則以陰報祝訖擲筴一俯一仰如是三四後祝曰出不許入不許神其欲我從哉而後昌乎則請如前璧之再擲如前上驚悔以為難後祝而擲其一卓立知神意有在乃煬徐陽時至正壬辰閏三月也昔宋太祖微時被酒入南京高辛廟香案有竹筴筴因取以占已之名位以一俯一仰為聖筴自小校而上至節度使一一擲之皆不應忽曰過則為天子乎一

擲而得宋人記之謂天命素定如此宴元憲為留守題廟中詩有唐上大橫非聲效如有聞之句蓋謂其事與我

太祖事亦何其相類也 餘冬

高皇龍潛時過臨淮郭山甫驚異急具饌與交歡酒酣踞上備陳天表之異它日貴不可言幸無相忘○上去山甫語諸子吾親若曹皆非田舍郎往可封侯今始知皆以此公貴謹

事之後以女入侍從渡江協○孝慈以肇家邦

孝慈朋嘗攝六官事号皇寧如追封山甫營國公 聖記

癸卯八月

高皇接南昌兵駐鄱陽彭蠡湖陳友諒以巨艦連鐵為陳旌旗樓櫓如山我師舟小怯于仰攻

上不愧抗旗四揮麾右師小卻○上遽命斬長帥八十余人繼不止郭威襄公英請以火攻○上命開平遇春與郭宣武子

興師眾以輕船載火縱焚敵船悉燒溺友諒敗走贛山旬餘復來戰開平还用前法燒之友諒遂迫於感願視宣武遠射之矢貫其顙及睛而死 聖記

元世祖起自沙漠以有天下悉以胡俗變易中國之制士庶咸辨髮椎髻深檐胡帽衣服則為袴褶窄袖及辨線腰裙婦女衣窄袖短衣下服裙裳無復中國衣冠之舊甚者易其姓氏為胡語倍化既久恬不知怪我

太祖心又厭之洪武改元乃詔悉復衣冠唐制士民皆束髮于頂官則烏紗帽圓領束帶黑靴士庶則服白帶巾雜色盤領衣不用黃玄纁 工冠此布布頂巾係紅綠帶帶士庶皆飾許用銀鍍金耳環用金珠釧環用銀服淺色團衫用紬綾羅細絹其樂妓則帶明角卑 褶不許與庶民妻同不得服兩截胡衣其辨髮胡髻胡服胡語一切禁止勒勸頑者皆

斷自

聖心于是百有余年胡服悉改中國之舊矣 餘冬

孝慈高皇后以懿聖之德上佐 真主成萬世之業化及海隅比隆任如蓋 聖母之自宿州徐王 上知我王為生聖

女而無他子乃屬有司以王之祀武氏主之武之先朝高皇后有段寧之親 龍興初數從征伐授武將璽玉其孫

敬遂食徐州衛指揮事其命諸武之彥曰忠為奉祠曰聚為祀丞隸官太常寺徐王之祀則洪武已已也我

太宗文皇帝嘗以巡狩北京過馬復涼武氏之後而得名貴以嗣聚歷定暨開至勝霄以註誤廢敗事者三年今賜歸

皇上惻然憫其先勞特許復官故與勝霄者有請于予而予

獲聞其詳如此惟古帝王之有天下推恩之漸必由親及疎况 聖后之先有開祥毓秀之功而不及享一日之養于生

前者乎肆我

高皇帝膺天御遠首厚大倫而推恩徐王又推而及于武氏與
古帝王同一道也夫祀官秩比中士而恩禮殊其賦入有田
輸作有本繡有養新有林雖以崇祀之需而祠官實綜之誼
上公之尊外戚之貴未有能過之者

楊廣夫正統辨誠萬世公論解學士縉所作元鄉貢進士周
君墓表其言曰宋承中華之統三百餘年致治幾于三代不
幸遼金二虜孽牙其間至元氏遂以夷狄入而代之誠有天
地以來非常之變然一統者亦幾百年有不得而廢之者於
是正統之論益紛上夫夫遼與本朝不相涉又其事首已具
五代史雖不論可也而當論者宋與金而已然本朝平金在
先而事體輕平宋在後而事體重宋之為宋比之漢唐而有
光遼金之為遼金比之元魏而猶數或曰金人嘗甘心于微

欽靖康統絕則金當續夫臣愚應之曰周幽王嘗膺大戎我
平王東迂宗國黍離矣孔子作春秋乃明尊周之義周之
統未嘗繇幽王而絕也晉懷愍亦罹青虵之辱元帝南渡神
州陸沈夫朱子述綱目亦申帝晉之義晉之統未嘗繇懷愍
而遂亡也聖賢經世立法以存天下之大防耳在元有鉅儒
矣文正公亦曰元氏宅土中神皇主天下書傳三千年未有
如此者夷夏之辨豈不甚明矣乎我

太祖皇帝論孔氏之詔曰吾率中土之士奉天運胡以安中夏
大我王言矣後來吳思庵訥岳武穆褒忠錄序亦皆是說之
輿衛羽翼世必有是其說而與教書並傳者矣
周顯建昌人年十四得顯疾行乞于南昌比長不擇精銳人
莫能識常遊官府白原有言問何言曰告太平
上旂出顯必前避拜時有承言必以告太平為首詞 上感之

命沃以燒酒現其如何顯飲盡矣終不醉擬棄除之顯曰公
寧能死我乎水火金挺直亡耳乃命覆以巨釜積薪煨之火
煨啓金正坐晏然乃令出既復煨之顯猶故也復益加薪火
焚之逮啓煙凝年底顯參顯微撼其首即醒然起乃乃居時
山寺轉益狂肆日挽競諸兒良不堪月餘僧白

上言其異嘗并沙弥爭飯遂不食已半月○上便命解顯
上飯于翠微命盛饌召之待食既而○上令僧且鉞之諭之
為清帝僧因問顯空室水米不入口遣問如故旬有三日
上又自往令諭之吾來為若開齋令諸將校先饋之衆爭進酒
饌顯二食之甚覺既悉吐去伺

上命至待食安舒父之酒太羹亦似有酣態乃趨出先行伺
上還伏于道右○上至顯以手壓地為國顯謂○上曰你打破
箇桶作箇桶已而王師徇九江○上問顯此行何如應聲

上曰彼已死帝令款取之豈不唯乎顯仰視屋父之端首正容
握手曰上面死他底○上曰汝從行可乎曰可即以所扶挾
高奉趨前作揮擊狀以示必勝意行至皖城苦无風遣問顯
上曰只管行只管有風无瞻不行便无風乃令衆挽舟行不
三里風起既而迅颺猛作倏忽達小孤○上諭中問顯言
來白至馬當江豚戲波中顯曰水怪見行損人矣○上聞之
怒令持顯去投之江○久之中亦偕來

上曰何不死之眾曰頻擲不能死○上乃更方同食上顯顯
容飭衣若遠行狀迺近○上前曲腰伸頸謂
上曰你殺之○上曰且未能殺姑送汝顯遂去莫知所之及
上彭蠡戰後宿師江上命訪之庐山其地瘴癘惟太平宮側一
民居莽中言頃忽有一人瘠而頰來語曰好了我告太平
了為你為民者用心耕田因此舍不食半月乃深入匡廬

上既定天下洪武癸亥八月有赤脚僧詣關自言名竟顯顯于匡庐深壑中見一老人使我來謁○大明天子當面啓殿庭儀禮司問其何說但云言國祚事比秦

上恐惑中不令見赤脚守關下四年乃辭去之將復往匡庐上竟不見

御製詩三篇與之令行後三年○上因便使令問赤脚曾見向老人否對以不見又四年○上不豫外奏赤脚為天眼尊者及周顛仙人遺送藥至

上初不令見既而引入赤脚進所持藥一曰溫良藥兩片溫良石一顆其方用金盤子盛之磨藥注金錢于一服當好

上服之至暮腦次感聖其夕即安已而聖體日康勝倍精神靈膚乃日服之三似聞真痛者而酸底凝丹砂紅彩迥異赤脚且云某所居去岩五里天池寺中有

徐道人者來見某言曾在竹林寺見詩可往視之因與偕往見天眼坐寺中少頃一人被草衣入某扣天眼天眼曰此周顛也即今○上所詢者因問詩何在顛曰已出石上視之果

有二首乃天眼與顛各為之詩語粗拙大略頌上功德亦不審其所謂今不錄其後竟不得其所終

上自製顛傳命詹希原書碑在天池寺中又有祭天眼周顛徐道人赤脚僧文及有詠群仙并赤脚僧詩皆不及錄或曰道士初進藥○上未見低而召之亡矣○上遣行人走江湖令

三司索之三司與行人偕往入匡庐至庐山觀且嶺然元為計前道士忽至語行人周在竹林寺與天眼道者校棋就道

之去果見顛在門外一道流奕行人致○朝命顛殊不顧良久行人屢請之顛令入寺姑游現行人入見殿堂無甚弘麗漫循廊行且視廊左右刻各有主者或冠袍或野服侍從甚

都雅憶供以珍貝充物主者咸踞席啓門治事通二十八室獨其一高竊中無人焉巨魁挾席地微有流血出而問顛上曰若既見之矣二十八室者經天之宿也虎為人世主汝

主方御宇故虛室疾故血然而行起矣聖壽無疆行人曰固尔世將以何語使

皇命苟允驗吾罪且死顛乃賦詩一章昇之曰

上覽此當信也又邀天眼同賦行人持去回顛寺亡有也上覽之皆浸近語亦不知何所指意○上必知之俄而疾愈此與傳少異 野記

陳某不知何許人精識綿侯元季見王氣在東南偏將闢廣江黃間久無所遇乃北涉淮泗入塗山之境得之矣遂止不行假五行命課求諸陶滌中大姓某令觀其家人數輩悉貴人命也後及一女陳曰公家之貴悉繫此女矣主人曰是乃

雙警後問聘者奚以貴為陳曰非若而所知今吾未娶誠能婦之邪主人曰幸甚就詭焉生四男一即淪陽王姓郭氏也亡幾天下大亂王糾族已眾

皇祖亦歸之王配以女○孝慈也王以兵授

皇祖往守某地時舟王同妃有甲乙兩軍王從甲軍飲甲將除王因從席漸遠王從兵已隔即執之

皇祖聞變馳援王得脫而○皇祖被執王速遣中山王達唐易上歸久之兩軍復連和中山亦全已而○上悉有淪陽之眾王後失劍死 同上

高皇龍潛時漁于川一日獲鯉三十五實之一筌有陳四者來共語又戲以盟○聖躬危而○上持魚還舍舍筌皆已失其五知陳竊笑往問之陳請應○上欲殺之陳笑入以還及○上即位一日問劉誠意吾享位幾何年劉曰

忽思竊魚事以其欲符立召陳至將殺之

問者頗憶方吾周旋元陳對曰臣何敢忘因述漁事

一曰吾忘之為何地陳曰烏龍潭也○上曰吾鄉亦有此陳曰

臣嘗於此置烏龍故云爾○上見其對以為畏俱為頗謂稱

旨因曰汝欲為官乎陳扣頭謝

上曰可為戶部江西郎中時錢谷山積此司陳居三四年竟以

累誅追後洪武之紀果符其數 野記

國初鉄冠道人精數李今人類稱之而少知其姓名者春現

唐文鳳作鮑尚綱行狀云○上登鍾山詞臣扈從於擁翠亭

給筆劉即景賦詩鮑方翰林朱升張以寧秦伯裕起居單友

中李其鉄冠道人俱應制亦但言其號耳後見宋景濂集有

張中傳者云中字景華抚之臨川人本進士不中遇異人授

以太極數李談禍福多驗為人獨介寡為人言嘗鉄冠人

因號曰鉄冠子乃知今人有秘録其言者蓋此人也 餘

韓林兒始由潁川進之武安為穿箭漸肆劫殺有徒死等

禍乱称小明王刘護軍始就之謂堅子不足去適

皇祖七初亦為其事謂劉應便除之乎基云不足為何他

燭時彼應已先下矣因請建號大明

太祖從之韓果先殄 野記

太祖即揮劍而向其僧引頸就之

太祖笑曰可一見殺人將軍乎僧曰可見不怕死和尚耶語遂

按乃曰若公欲行王道我有附指

太祖然后推誠溫問乃云建康有地可王此處非帝王之居遂

定鼎金陵云遂建寺延碧峯主之 客座新開

唐世祖嘗謂老君像居祖廟之中此甚無謂彼老君至八以

天地万物為朝仰豈以唐為輕重况唐有天下以万乘之

尊莫之方乎何必借重于老君其事可鄙而當時竟有非議

之者何怪乎今之崛起微賤者冒我于富貴之族我惟我

太祖高皇帝始与儒臣議修玉牒敬祖朱文公見徽州有姓朱

者為典史問其果文公后乎其人對曰非也於是○宸衷獨

悟彼一典史尚不祖朱子而我國家又可祖乎竟却申說此

高皇帝之識量神聖遠軼前古豈唐主所可企哉 錄

吾邑元朝楊季任洪武間由太李生擢金浙憲嘗見數州角

書生自社李散帙其中一生手拋書包為戲季仁召至前出

對云童子六七人无如尔狡其生即對云太守二千石莫若

公且請賞季任日有乃卒言莫若公廉季任後詰之曰无賞

又何如對曰莫若公會季任加賞大奇之蓋生名 升後官

亦至江西金憲分按浚邑首詢揚僉憲之家頗致照 財上

金華有元遺官陸給事者

太祖高皇帝兵駐金華首訪文李之士鄉里以給事應命

旨下令作文對不能○命作詩請題就指密印寺布袋佛為之

即賦云削秃削秃撓得我天反地覆布袋盛的是金陵錫杖

挑的是聖公噫我道你是真僧元來是活漆頭○客座新開

今之戒石四句銘曰傳乃宋太宗書以賜諸郡縣者其辭則

摘蜀王孟景之文也自是天一始有戒石亭老歐陽集古

子 240-187

新唐明皇降令一百六十三人賜以丁寧之戒其後天下
縣者皆以新戒刻石又知戒石不自安始蓋唐已有之持不
見其詞耳 餘冬

宋李士景濂以王佐才受聘草昧間輔成

帝業制禮樂定律曆敷文德配武功

太祖春礼隆焉其孫祚得罪當死以李士故未赴市李士不敢

請既而連坐李士○高后遣奏

上乞念宋先生教太子諸王之功請免其死○上未允

皇太子懇請亦未蒙恩命○太子嘗還授金水河左右救止暇

上乃釋公寬之松潘宋公被謫居茂州卒於瘴毒連花山下成

化宋蜀府承奉宋昌葵母鑿他石為梓垣陳悉懷鄉國之制

大業享堂有司將以上聞昌葵請毀去市曰盍以歲宋先生

乎昌欣然應命因稍削脩飾李士之墓李士骸肉消矣骨

枕完整浴加衾衣而瘞焉享堂即以為祠堂昌以同姓且教

祀守護焉 野記

太祖初渡江御舟頻危得一擋以免今樹此擋出一舟而祭

之求為常制江在京城清涼門外已逾百四十年矣有司歲

修祀給一兵世守之居舟傍免其後或去即當時操舟兵

之後也 野記

劉誠意伯初仕元方谷珍兵起劉疏請勿受其朝當李氏伐

之谷珍納賄元主及權幸○朝命其罪旧籍籍名号僕物

就令有之且謫刘居紹興海濱谷珍將甘心為劉還故自尽

其僕勸止之无何遂婦

皇祖○開國功臣廟正殿初有刘誠意伯

文皇去之未審果否今七人徐常泰及湯沐也○功臣廟祀

饒頭撤之散給衛士以激厲也○一日搜 野記

汪廣洋先為中書左丞為擢遷御史刘炳初敗海黨憲
召拜右丞封忠勤伯徐後謫復相先遇殊渥又以知州惟庸
之逆而不言又引進夷使不時繼又為徐節言之遂仍謫海
南南山國門又賜勅切責廣洋其罪自經 野記

刘誠意慶白○上汪廣洋不堪相胡惟庸必乱政

上未見汪刘屢乞煇久而得請且有密旨令察其鄉有利病於

民社者潛入奏括有淡洋斥而不國豪酋數輩即為之場

私煮海販利聚為大盜益肆劫掠刘疏其事請遣巡檢司其

地而籍其酋為醴丁令子尚生璉上之○上納其奏遣璉

將見施行惟庸重問之怒謂中外章牘悉由中書刘雖勲旧

官已休間不應私陳請且安得不入政府而徑徹

宸覽言于○上請究其事且請以璉付法司

上曰朕已遣之矣海酋知之相結為計通于惟庸走聞下言刘

其善相地以此土踞山面海有王氣博飲空民居假以立

公署而規據為已有則將居之以當異符且其地本不迴

上下之有司惟庸等請加以重辟

上不報久之為手書諭刘歷言古之君子保身之福作辟之淵

及君臣相待之義詞甚詳末言念卿功姑奪其祿而存其體

先是刘雖閒居伏給禄刘得書即詣闕謝○恩竟還居京師

不敢歸久始求賜還

上以洞什前疑之復手書慰之語李喜隆方以周公喟未

而卒御史中丞徐節言基以遇毒死廣洋宜知狀

上召問廣洋之对死之

上怒以為欺問既之則誠意之死殊未得其寔也 野記

吳元帝丁未

皇明兵破越蘇太傅徐魏公縛張士誠送京師遣陳瑄侯胡公

師帥圖弄錫吳將真天祐号老虎沈欲聚土壘固守太付再
命使者諭降天佑俱殺之太付怒傳令胡公曰即不下可屠
其城軍知事急率二三人老往見天佑揚言曰吾民不見天
日十二年張氏已就縛縱負固自守將誰為況未必能守耶
天兵如雷如霆之者无不盡粉一城生聚死定在今夕須
熟慮之天祐沉思良久擲帽于地曰誠如君言乃絕南城而
下謁胡公胡公問所以來之故軍進曰無錫亦良民安敢自
外教不幸居割地之中咫尺雖近矣翅千里之遠耳目
塞若罔聞知胡公奉揚○天威頓兵城下勢若泰山壓卵孰
敢不懼今不避萬死特為生民請命賴明公加察焉胡公親
軍氣貌非常言辭復慷慨喜曰君誠福人哉城不憂兵宜也
遂命還軍叩城門呼曰亟開吾軍濟夫間吏啓關而入天祐
出降所活數十萬

高皇帝平偽唐先有謠論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給兵官
准中書省咨敕奉令旨予聞伐罪救民王者之師考之往古
世代昭然軒轅氏誅蚩尤殷湯征葛伯文王伐獫狁三聖人
之起兵也非獨天下本為救民近觀有元之末主君深官臣
操威福官以賄求罪以情免甚屬事親而効歸有司差貪而
後傷廟堂不以為慮方添冗官又改鈔法後數十萬民澤寒
黃河死者枕藉于道哀苦聞于天不幸小民誤中妖術不
解其言之妄誕酷信彌勒之真有異其治世以蘇困苦聚為
燒香之黨根根汝類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兇謀遂逞焚燒城
郭剽戮士大夫毒生靈死端乃狀元以天下兵馬機捷大將
而討之略死功効愈見猖獗然事終不去濟世安民是以有
志之士傍觀熟慮乘勢而起或假元氏為名或托香軍為號
或以孤兵自立皆欲自為由是天下土崩瓦解予本深望之

民初列行伍漸至搜兵灼見妖言不能成事又度胡運難與
立功遂引兵渡江賴天地祖宗之靈及將相之力一鼓而有
江左再戰而定浙東陳氏號号拋上上游愛其問罪之師彭
蠡交兵元惡授首父子兄弟面縛輿觀既待以不死又封以
列爵將相皆置於朝班民庶各安于田里荆襄湖廣入版
圖雖德化未及而政令順修惟茲姑蘇張士誠為民則私販
鹽貨行劫于江湖兵興則首聚眾徒負固于海島其罪一也
又恐海隅一區難抗天下全勢詐降于元坑其眾政趙璉因
其待制孫搗其罪二也厥後掩襲浙江兵不滿萬數地不足
千里僭号改元三也初冠我邊一戰生擒其親弟再犯浙省
揚兵直搗其近郊首尾畏縮又詐降于元四也陽受元朝之
名陰行假王之令挾制達丞相謀害楊左丞五也占據江浙
錢糧十年不貢六也知元運已墜公然害其丞相失帖木兒

南臺大夫普化帖木兒七也恃其地險食足誘我叛將掠我
邊民八也凡此八罪又甚于蚩尤葛伯崇侯雖黃帝湯文王
之同世亦所不容理宜征討以靖天下以濟斯民爰命中書
左相徐達總率馬步舟師分道並進攻取浙西諸城池已
行戒飭軍將征討所加殲厥渠魁賜後罔治備有章章凡有
通逃臣民被陷軍士悔悟來歸咸宥其罪其張氏臣寮果
能明識天時或全城附順或弃刃投降名爵賞賜予所不吝
凡爾百姓果能安業不動即我良民旧有田產房舍仍前為
主依額納糧以供軍修余有科取使汝等永保鄉里以全室
家此與師之故也敢有千百相聚抗拒王師者即當殲兵勦
滅廷徙宗族于五溪列廣永兩鄉上以禦戎予之言信如
皎日咨爾臣庶毋或自疑敬此除敵導外咨請施行准此合
行脩出榜文曉諭敬依

今意施行所有榜文須說出給者龍鳳十二年五月廿一

日本判官許仕傑實到 野記

呂珍為張仕誠守紹興

皇祖屢攻之弗克珍有材畧善戰嘗以牛車裹兵背濟以覆我師每戰士及城中人為歌高噪以詬胡公大海王冕元章不肯附珍詣我軍獻策攻之然亦弗克旣而竟不能支降沐自効○初珍作保越錄自謂守城之功死降乃民之公議人有其書 同上

皇祖一統後每高秋嚴冬○命諸王師兵巡邊遠漲不毛校儼而還謂之肅清沙漠歲為常 同上

張九四之敗由其偽司徒李伯升倒戈今吳人猶呼賣友者為李司徒

皇祖始見伯升命勞以酒花綵迎賞於京城三日卻取對觀

太祖平吳後慮猶有餘孽城中唯其人與○孝慈諒因言惟魏觀可守已致仕及同起事有蔡本忠勇可武衛今在散地后勸資用之○上即命召二臣既至引入後宮便殿賜坐二臣扣頭謝且請○上嘗言所任

上曰朕所得蘇州恐餘孽包毒朝夕在心今思其人惟卿現公忠疆幹可為朕一守頃本言爾我兄弟託得爾過爾指擢其皆毋辭二臣又拜領○宸旨將辭出

上曰且住○皇后要見爾少頃○后出宮人携酒果以逆上手酌以賜二臣受飲拜謝而出 同上

魏守歆復府治蕭縣城中河御史張度劫公有與城王之基開敗國之河之語蓋以舊治先為偽周所廢而臥左街兩道川即旧所謂錦帆涇故也

上大怒置公極典高大使啓以作新府上梁文与王尋皆有其

唯高被截為八段云 同上

高皇帝以胡元竊據中夏起兵江淮後還旧物而即位之何大臣紀典潘昏之祠報罷徽之所存惟公越及梁將忠壯程公二庙忠壯當侯景之亂倡義本兵肅清鄉郡湘東王繹傳檄四方則問道奉表請以兵從卒之賊平而民免于難蓋忠壯之拒景越公之貳隋同一討罪之義也忠壯之奉繹越公之与唐同一救民之心也

高皇帝考其事而并錄之所以扶天常立人極由一州而推之天下使人知撥亂反正之為功其有關於世教大矣豈有私于二公者哉 野記

危太僕素黃殷士啤皆撫之金溪人少同李膺至正中危仕至中書參知政事翰林李士承旨黃翰林侍制洪武元年八月○天兵定燕都危走所居報恩寺俯身入井寺僧大梓守

挽出之謂曰國史非公莫知公死是死國之史也危由是不死垂老喪節黃授居賢坊井中從人張午下救員以出為歎歎曰君小臣而死社稷耶黃曰齊太史兄弟皆死小官彼何人哉午終不解還舍置酒設使家人歌舞為勸環守至日晨會大將軍徐達下令勝國之臣俱輸告身黃給午取告身若欲輸官者午喜出沽及還求弗得往視井黃已死午買棺以斂僧梓與營葬焉危黃事始同而終異如此其墓碑皆宋景濂氏為銘之危初為礼部尚書母陳得夫自云吾不畏死相畏後世史官耳元亡史存景濂皆危力也嗚呼危故史官知畏史力能存史然得罪元史深矣元史初成無直筆其乃求君子之議乎若黃乃真死魏齊太史者僧梓極危何如送黃之為義雖然梓非所貴黃固梓之又也濂作太僕銘黃假借詞死乃過乎後世並与銘殷士者現之死榮生辱自

壞矣 餘亦

南京國子監內號房皆先門限而集美門上字先鈎

太祖謂秀才須出印不宜限隔故門皆去限且怒 廖孟奎書

門字有鈎即以粉塗鈎至全粉跡宛然號房以規矩準繩

紀綱法度為序每字二十間北監則以格致誠正齊治平

為序蓋各有取義也南京文武各衙門俱有牌扁直書衙門

之名惟翰林院三字橫列而兵部御史相傳洪武間一夕潛

有掣去之者而莫知所自詰且具聞

上不之省蓋以示去兵之意至今不敢復揭 續錄

陳煥慈谿人洪武初以人才徵至見其美丰姿且年少敏才

尋李歷問時事稱

旨即以白衣除上元縣知縣

朝廷每以劇務俾處皆周辦一日晚朝○旨諭明早郊

天要汝縣料理燎火万炬退呼各坊長在城不問大小戶各要

具一章門簾并香灯迎

駕不備者罰米一石如是率以稻稻有房煮鐵鑊而成却令坊

長捲收為炬夜迨半果

旨以取火炬逾万明日○朝廷詰其所置之由倫對以其然

朝廷亦笑而稱其能 宮庭新聞

洪武間有一人每僧頂一冠一道士頂十冠一斷橋甲士与

民俱待渡立橋左右揭于○皇牆上

朝廷見之敕教坊司察究其意來設明日奏云僧頂冠有官死

法道士十冠官受法亂軍民立橋功皆过不得後法網稍寬

亦滑稽而諷者 同上

山西平陽有金鎗張者粵幻術聞濟源秋水之蹟嘗往視之

默然對水沉思久之曰不过術耳歸以後園鑿一池積水其

中設機亦能既物有老者至道流也不通姓一知何所人

張曰聞君弄術故來探耳張引觀池客笑而不答曰此日請

遊寒寓亦可為樂喻數日道者遣三童子各騎虎至邀張尤

矣重鞭之始伏至一山長松落上然中有圍標前老人危坐

其中見張不起近張拜始曰老夫不飲涉塵世以二足置他

所且伏取至張見兩腿兀然別倚壁間其老手昭腿自行膝

及其体始起為礼如常老者謂張曰君後必為術累不若挈

家至此同享仙鏡之樂張謝不能致老囑二童往為移來條

忽張家房產之類男女大小皆在前見之大驚俄事不見止

留張在口外荒山中張尋路久之得出就大道數日總得還

家故在也問前故答曰本管見人來取亦未曾有所往張大

服其術後張果為

高皇帝取至南都問汝術何以張答臣術能探運為戲瓶中又

能出五色云命為之袖中取一鉄瓶書五行与水同其中用

火四炙瓶中初出之如縷漸漸勃然皆五色弥布殿庭

帝異之又以蓮子撒金水河湏更蓮花万柄以剪紙作探蓮紅

張闔門老少同在缸上採蓮唱吳歌東風汎汎為樂

帝喜大咲忽失所在蓮舟俱不見但金水如舊耳遂隱去朝

廷亦不追 同上

胡日星者

太祖既薨命遶天下數載回對妻曰我命當刑必至京復命

就死妻勸沮曰數不可遁入見後

朝廷溫慰遣回道 監都督王克霍南回就日星云公當封侯

國公但七日中某方公同被難數也不日玉果如所言得封

遂驅同列尋被弑其不軌臨刑自嘆曰早依胡日星之言

不受封或免此禍

上聞召日星問曾與王推命來答曰曾言其禍在七日汝亦曾
自推來答曰臣命終在今日臣亦遭戮之 同上
洪武紀年之後庚辰前後人間道不拾遺有見遺鈔于塗拾
起一規起汗政更實階祀高崇地直不取也 野記
國初蜀保寧城中有韓氏女年十七遭明氏兵亂慮為所掠
乃偽為男子服混處民間既而果被虜居兵伍中七年莫知
其為女子也后洪王珍兵掠云南還邂逅其叔父贈之婦成
都以適尹氏同時洪軍者皆驚異成都人稱為韓貞女者可
配古之木蘭矣 余冬
洪武初商洲之妻以兵而死於義者友平仲既為之傳而景
灝又哀之以辭歸上乎白于天下洲也不死其妻矣天下之
大義億兆人之所同也東坡李見之君子浚而与之曰節婦
方事之殷軍士之所利者貨耳婦女耳一旦奄至于邑而
湘之家骨肉不服願為節婦者逃則不脫止則汚辱遂而
死固其所也兵具以來吾鄉類是者往上有之吳履之妻費
誠之妻俱死于溺美氏之女童氏之婦張氏之妻若女俱死
于刎此余所知者一日之間死者數人何其烈哉吳之妻謝
賈之妻宋猶曰儒家聞習之有素也若姜氏童氏皆里巷
人非素有聞而積習者猶曰富人知所貴重可也若張氏者
家不過編伍業不過牧園忽聞難其妻死之其二女死其初
女方笄又從而死之一家死者四人焉吾以是知天理之在
人心不可得與倫之在天下不可得與富貴貧賤等生不
其身死執計其名死所為而為之也 余冬
高廟省書設論英發且排朱文公集註每儒臣進講論語
盡必有辯說呼朱熹曰宋家迂闊老儒因講英狄之有君不
如諸夏之亡也辨曰英狄禽獸也死仁義孔聖之道孔子之

意蓋謂中國雖先君長人亦知禮義勝似夷狄之有君長
宋儒乃謂中國之人不如夷狄其言誤矣又講攻乎異端斯
害也已辨曰攻是攻城之攻已止也孔子之意蓋謂攻去異
端則邪說之害止而正道可行也宋儒乃以攻為善治而欲
精之為害也甚豈不謬哉又講所訟吾猶人也必也使无訟
乎辨曰自古聖君其如堯舜天下向化莫如唐虞之世而有
皇陶為士師明五刑若當時无訟何用設此官且天下之
居民相安得无訟孔子之意蓋謂听人之訟我先具於人
但能得人是非曲直之情不致枉道既斷之後更无冤者宋
儒乃謂正其本清其源則无訟也豈不謬哉如此辨者其
漢唐以來人君能率詩書如以魚意者亦不妄見由其天
近所以不殺故常能將許見識來說 天順日景
洪武間向容張國策第國瑞其同生並帝瓜獻于縣戶
進之朝廷上薦之宗廟有歌誦傳美于時後張氏兄弟為
同姓者株連于罪皆棄市二首結連其髮正類瓜之並蒂人
謂非瑞乃禍兆也國策子三歲發赤水從軍生四子生十
一子在赤水生子孫一百余人一子佑于四川亦生子孫百
余人一子後葉南京子孫亦百余人四五百丁又信瓜之
微福乎禍所 倚禍芳福所伏誠哉是言也 客座新開
會稽王冕元章其為人見宋潛溪所 著傳今人間往上有
其所風梅花斷續尺楮人爭室之多元章自書所題其上
所謂洗硯池頭樹个上花開淡墨痕不要人誇好顏色只
清氣滿乾坤皆有可現又聞初見
太祖高皇帝應制題梅詩曰傲上北風吹倒人乾坤无處不
唐胡兒凍死天城下誰信江南别有春
意極春之

臨安錢子子武肅王之裔元末老婦也

高廟禮徵同諸儒高廟嘗令學士前文公退飲言曰四鼓

起者衣午門朝見尚嫌遲向時得遂因困寐睡到人間既熟

時察者以聞明日文華燕畢進諸儒而諭之曰昨日好詩然

昌嘗嫌汝何不用憂字字字悚悚謝罪未幾皆遣還宰以國

子博士致仕家會稽官業至今不絕等嘗自書門帖曰一門

三進士兩回五封王唐昭宗賜勅宋宣和所賜具職家寶

印一片至今藏其家鐵券王像在台郡長房

洪武元年李士陶安等奏古者天子五冕祭

天地宗廟社稷諸神各有所用請製之

上以五冕太繁今祭

天地宗廟則服袞冕社稷等祀則服通天冠絳紗袍余不

洪武改元山西童謡云少做衣裳多做鞋過了年下去雨

次年太原晉寧皆陷其人羣徙于南方 草木子金瓶

洪武元年八月六日夜建業天鳴如河傾海立乃肆赦去

相李善長言曰凡濫殺者千余人其內三百由我其餘皆為

汝今天變凡三度宜共戒之 同上

洪武元年御史大夫湯和征福建海濱進兵遇漁翁見藍

色操舟就之曰子勿殺我吾惜子欲攻之路湯曰諸遂擒

兵直抵城下全城降附觀昔之漁翁乃南臺太廟殿師也至

今祠之 同上

世有恍惚不可知者三鬼神也神仙也善惡之報應也若神

仙者謂之有則平生未之見謂之無則古今所傳奇踪異跡

不可勝紀○國初周顒張鉄冠張三丰灼在人耳目顯仙數

太祖親立碑于廬山入火不焚入水不濡不可誣也三丰則

太宗遣胡忠安旁求者數年又有冷啓敬者傳聞頗不終余不

敢信今見其仙奕奕二年顯顯則其事不可謂死也因識之

震澤長語

本謙字啓敬國初為樞密卿郊廟樂章多其所撰謙有友人

貧不能自存求濟于謙上曰吾指一所往為慎勿取過分

許之過於壁間登一門一鶴守之令其人敲門上忽自開入

其室金玉燦然益目其人恣取目出而不覺遺其引他日內

庫失金于藏吏以問引有人姓名曰此必人盜也今所在仇

其人訊之詞及謙因并逮謙上將至城門謂謙者曰吾死矣

安得少水以抹吾渴守者以瓶汲水与之謙且飲且以足插

入瓶中其身漸隱守者驚曰汝无然吾輩皆坐死矣謙曰无

害汝但以瓶徑至○御前

上問之輒於瓶中應如響上曰汝出見朕上不殺汝謙對臣

有罪不敢出

上怒擊其瓶碎之片上皆應終不知所在乃左慈事絕相類三

丰所有登鶴之証者非謂是邪 同上

國初江岸善崩土人謂有水獸曰猪婆龍搜挾其下而然遂

朝廷訪求其故人以猪豕同姓同音諱乃嫁禍于龜

上以龜与元同音益惡之于是下令捕龜大江中龜无大小索

捕治殆尽老龜逃捕者不上滩淺則以炙猪為餌釣之用力

掣不能起有老漁云此蓋四足爬土石為力耳當以繩穿底

头釣縴而下穿其頭必用前一足推拒後而併力掣之則

足浮而起矣如其言果然猪婆龍亦四足而長尾有鱗甲疑

即鼈也未知是否聞龜之大者能食人是亦可惡然搜挾江

岸非其罪也夫以

高皇之聰明神智人言一迁就禍及无辜如此則朋黨獄之

時人死于迁就者可勝言哉 裁園余記

太祖上之下

洪武已酉剪除羣雄天下大定既而元宗室親王郊王出兵
攻蘭州志謀恢復徐國公達率兵迎戰敗之辛亥蜀川平
上曰今天下一家尚有三事未了其一乃少者歷代傳國重耳
得此我為天子可以万全其二統兵王保保未擒其三前元
太子不聞音問汝諸將不得至莫回於是命靜海侯出海
道趨遼東曹國公李保兒出北平路抵上都信國公徐達出
大同路趨和林宋國公馮勝出臨洮路攻甘肅期定漠北師
行人既久糧運不繼遂值王保保出為其騎兵所蹂躪死
者十八九餘軍多降前後約去四十餘萬人草木子余錄
朝國以兵力取天下大戰惟鄱陽耳死者六万余人城守之

父惟姑蘇耳死者十万余人其餘皆同拉朽然鄱陽前一
歲整源州同知以事至鄱陽夜分見天星亂落如雨墜湖水
中皆有聲次年交戰得屍數万符天象也同上

洪武二年詔孔子春秋什莫遣使降香曲阜政廟於仲月上
丁致祭京師免祀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錢唐言孔子百
王宗師先儒謂仲尼以万世為士天下祀孔子如天下祝
聖壽報本之禮不可廢也時修孟子節文并設其配饗唐論之
尤力○上皆從其議一日召講書博士坐而講或糾唐草野
不知君臣禮唐正色曰以古聖王之道陳於
陛下不跪不為踞常諫官中不宜揭武后高悻
旨待罪于午門外終日

上悟賜飯即命撤高唐字惟明浙江象山人其論諫於是乎可
稱矣余冬

洪武二年二月詔脩元史

上謂廷臣近克元都得元十三朝史錄元雖十國事當紀載况
史紀成敗示懲勸戒不可廢也乃詔中書左丞相宣國公李
善長為監修前起居注宋濂潘州通判王禕為總裁徵山林
遺逸之士汪克寬等十六人同纂修開局天界寺取元經世
大典諸書以資參考諸儒至

上諭之曰自古有天下國家者行事見於當時是非公於後世
故一代之興衰必有一代之史以載之元主中國殆將百年
其君初刻厚政事簡略為民休息時号小康然昧於先王之
道酣溺胡虜之俗制度疎闊禮樂无闻至其繼世嗣君荒淫
雖改虐兵戈四起民命顛危雖間有賢智之臣言不見用天
下遂至土崩然其間君臣行事有善有否資人君子或見其
言行亦豈可稱者今命爾等纂脩以備一代之史務直述其

事毋溢美母隱惡度合公論以垂監戒七月詔遣儒士歐
陽佑等往北平等處采訪故元一統及至正事蹟增補元史
將成詔先成者上進闕者俟續采補三年二月詔續修元史
時歐陽佑等采摭故元一統以後事實還朝仍命宋濂等總
裁儒士趙壘等十四人同纂脩七月續修元史成計五十有
三卷紀十志五表二列傳二十六凡前書未脩悉補完之通
二百一十二卷翰林李士宋濂等率諸儒以進詔刊行之授
儒士張瑄等官趙壘朱右朱世廉乙还田里許之史氏成書
蓋未有述于此者矣歐陽佑等訪采元統及至正間事蹟如
今存焉氏庚申外紀之類恐亦有所未見也余冬

洪武中徵高僧見心其師新天隱止之曰上死亦无煩
梁且為發命吃酸漿後不所后竟被誅溺死而悔因道新
上聞遣訢至將按之訢曰此故僧臣偶幸非有他也

上問何出訴曰出大藏某錄在某某某檢現果然乃釋之野記

太祖垂訓立法高出千古罷丞相分任六卿允備听独任之弊此法能世守之朝政悉付六卿如有違枉其謀得糾正朝廷端拱以照臨於上萬世无弊矣双溪集記

嘗見紀國初事蹟者內載洪武間設有殿閣大學士其職不過代草調令然每有犯輒罪黜凡制誥碑文祭文多出御製如今天下各衙門表箋祝文祭文雖臣下所用亦出御製至於武臣誥命皆組織之不書其每日羣臣奏事面奏取旨畢各衙門官將奉

旨意批寫本後送科類寫奉到旨意覆奏豈有太李士敢輔口旨送內批于手本而發書之事乎永樂初始建內閣于東角門內命解縉黃淮湖廣胡儼楊榮金幼孜楊士奇七十在

閣辦事專任侍講同上

國初在內設中書省置左右丞相在外設行中書省蓋太祖神聖文武七事使斷然其初亦以任相為務嘗與誠意伯劉基論可為相者基曰夫宰相以義理為權衡而已死預為者也胡惟庸小懷將僨轅而破犁及後胡惟庸為相事敗羅丞相不設

祖訓首章曰敢有奏請設立丞相者文武羣臣即劾奏本身陵遲全家處斬大明律云在朝官員交結朋友紊亂朝政者皆斬及交結近侍官員符同奏啓或上言大臣德政者皆坐以斬罪蓋蓋古宰相專權結黨潛移國祚為慮至深遠也

國初設郊祀者主分合者各有之久不决太祖曰非天子不設祀朕決為合祭並增屋諸制一日悉定

上敬

天無毫末怠以樂生不娶顯淑初神樂觀居之賸給優裕所轄錢糧不刷卷曰要他事神明底人不要與他計較常膳外復予肉若干曰毋使飢寒亂性

郊壇武舞執于盾後易以楮甲而其上曰為后世防微野記

國初羣神尚依旧稱洪武三年即詔更之城隍神亦始有封爵府為公州為侯縣為伯皆号昱佑其制詞曰帝王受天明命行政教于天下必有生聖之瑞受命之符此天示不言之妙而人見聞所及者也神司淑慝為天降祥亦必受天之命所謂明有禮樂幽有鬼神天理人心其致一也朕君四方雖明智弗類代天理物之道實鑒于衷思應天命此神所鑒而

簡在帝心者君道之大惟典神天有其率之承事惟謹其府城隍聰明正直聖不可知固有超於高城深池之表者世之崇于神者則然神受于天者是不可知也茲以臨御之初

与天下更始凡城隍之神皆新其命勝此府郡靈輒所司宜封曰鑒察司民城隍昱佑公昱則威靈丕著佑則福澤溥施此固神之德而亦天之命也司於我民鑒於郡政享茲祀典悠久无疆主者施行洪武二年正月某日野記

國初官有更制後人鮮知之者漫記一二未及也曰尚書大

使曰都諫官曰知驍騎衛指揮使司事曰詹事府贊讀曰儒李授率司校理曰侍禮郎曰引進使曰翰林院直學士曰翰林院應奉曰起居注曰左右正言天門侍詔閣門使現使侍義司通贊舍人如羅中書曰輔諫院儀禮司及政御史中丞大夫之屬不復具余同上

國初定黜陟之法即古三載考績黜陟幽明之義意今百官歷俸三年六年九年考滿三次方論黜陟是也然官或有缺不候考滿而陞去者多矣是三載陟官之法不守也既行三

載考察之法又行遇缺推補之例天下庶官九載考績者幾何人其況四方之遠一官赴京考滿往還勞費且誤公務評令本處考覈庶為便也方面官有巡撫都御史巡按御史開報考語亦令就任后取待朝覲定黜陟如此朝覲之典考滿之法兩不相悖矣 雙溪雜記

國初諸司所進表箋皆如往代撰制後

以其文多犯嫌忌如唐本生知與民修寺語頗見諸刑書因命詞臣撰為定文迄今遵之惟書以進而已洪武六年九年嘗禁四六文辭欲撰者以柳宗元代公綽謝表及韓愈賀雨表為式頒示又洪武十四年重定進表箋以其文內二名不備諸嫌名不諱 野記

洪武三年五月諭中書省曰今人書劄呈稽顙首再拜百拜實非礼也宜定其式細民有取古聖賢漢唐固實非事為名

主事

主事

字者亦宜禁止礼部議比致書于尊者稱端爾奉書合則端肅奉復敵已者稱奉書奉啟上与下稱書寄書各卑幼与尊長云家書敬覆尊長与卑幼云書付某人某名字有天國君臣聖神充舜禹湯文武周唐晉漢華國号犯者悉更之是月又命考服色所尚礼部奏宜尚赤從之 同上

太祖禁京城用石灰山秣粥錮其外時出視監堂者以大尺分治

上任意拍一處擊視皆純白色或稍赤泥墮即

斯金湯之固也 同上

懿文太子以洪武二十五年夏薨將停羣祀礼部欲當如宋制從之 同上

洪武三年二月命製四方平定巾式頒行天下以士民所服四帶巾未美后制此令士人吏民服之卑隸修人如初所

定以異其式二十四年五月又諭礼部右侍郎張智等修礼部將士民戴的頭巾樣製再申明整理智奏先為軟巾制度已嘗欽定而小民往往造破爛不堪紗罗用縹粘裹竹絲漆布混同造賣有乖礼制請申禁違者論如法○舊傳

太祖召楊維禎觀此中以見○上問何中對曰四方平定巾上悅令士庶依其製且用其名或又謂有司初進樣方直其頂上以手按偃而向正如民字形遂為定制未知然否 野記

國初諸司或不由科薦苟得其人便令就帶民服落政故有平巾祭酒等稱或有過稍輕罰去冠帶此法今猶用之 同上高祖始造鈔累不就一夕夢神告當用秀才心肝為之瘡思之未得曰豈將殺士而為之邪

高后曰不然士子苦心程業其文課即其心肝也

高祖喜曰得之矣因命取太李積課一簿搗而為之果成遂令

歲輪上方太李季納課簿云給軍衛胡為礮礮書給光祿為麵素造鈔事想行于國初耳鈔法既行

上命○皇太子專重其事時偽造甚中然有得者一驗即知其偽蓋其机識在二印偽者不知 同上

孝慈高皇后嘗幸太李遂賜監生家人漿粉錢後以

孝慈崩諸婦不哭臨除之 同上

詹舍人希原書官殿公署榜最后寫太李集賢門上字右文

稍鈞其末

上曰吾方欲集賢門原故開門塞吾貨路耶以此殺之 同上

太祖命有司造成均士人肄業案座以独木堅厚曰秀才頑

母敗吾家太李初成

上幸觀怒其處侵費命理督造部官于點書下項成化間有廣士入監潛賣其旁云是厥祖也 同上

大朝國初配享親王十五位有妃者六位共二十一一位下
等八王妃國初失記南昌王妃王氏附葬鳳陽皇陵而配享
亦无王氏位不知何也靖江文王南昌王子也
國初司天之官猶候氣測景測用八尺之表郭守敬用四十
尺故號精密今並廢矣聞后来候氣者日夕亦置灰坎中
通地隧按時以沸石灰湯洪彼穴灌之湯至而灰飛也
南橋入地三十六度北極入地三十六度皆以地處之今
南乃入十二度至蘇始十五度即南之南北此九州
可知外二極如前二十八舍可以應各州之北此九州
度之中四極如前二十八舍可以應各州之北此九州
又吾里有盤老宣德中下西洋即佛氏所度亦未可
觀三光大小次第一切与中国不異手稿只如此又知
內九州者蘇非月于日如人下于月此景野言
郭守敬說古月舒長今日漸促此義在度數之外无傷也不
可以語泥者每百年短一分也郭熊曰運轉无已天地密移

時竟之哉 同上

元之授時曆逆之前千載不差而順之四十年已獲三度大
統曆法即用授時特改太陰行度耳 同上

國初官制全論歷俸深淺轉陞如京官六品六年考滿陞一
級從五品入歷俸三年陞一級二五品外官必九年考滿陞
繁簡陞轉此定制也如宋景濂洪武二年除李士十年致仕
五品終身自洪熙以后于法漸變蓋因四品以上官漸少五
品以下官漸多卑官該陞高官无缺不得陞或卑

官未該陞高官急缺亦須陞補以此有不待缺亦須陞補
翰林李士春坊閣大李士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通政
太常卿國子監祭酒及由序班出身陞至鴻臚寺卿醫官
陞至太醫院使寫字出身在內閣書辦陞至編修郎中特官
皆有陞至尚書侍郎帶虛銜者皆因該陞而无缺也又有

缺而无該陞之人則有署職也六部署郎中署員外郎是也
然署職之例惟行于六部司屬其餘衙門无之如給事中
上監察御史之上序班行人中書之上俱无五品官五員以
此俱无署職國初有御史陞主事者如余都御史陞侍郎也
然侍郎科道官職專講讀彈劾近侍清要又因在外四品以
上官缺乃于科道部屬中論其歷俸年深者不次陞補
林官不歷政事故不外補九年方得陞行人內還補科道中
書亦九年得陞各部員外郎惟序班一官九年方得陞八
品官最為貧苦此建官之制變而不能久也蓋轉遷雖有資
序官制則有定員若資序雖當轉而官无缺則但仍舊
任不迁中間年深政績卓異者加陞俸給必待有缺方迁補
之則黜陟之典額定之員兩不悖矣 又漢書記
國初定制百官俸給皆支本色米若如知縣月支米七石歲

支米八十四石是勾養廉用度后改四品以上三分本色七
分折色五品以下四分本色六分折色又后改在外官月支
本色米二石其餘俱支折色其折色以夫鈔為則每米一石
折色十五貫或二十貫每布一疋折米二十石京官折捧四
五年不得一支外官通不得支俸祿之制果能守哉禁貪
婪是以雅也 同上

高帝令宋李士瀛作灵芝甘露頌賜酒大醉歸為方孝孺言
之須臾酣寢方候夜深殊未醒方料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即
為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朝愕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
何故宋曰昨
上命作頌辭甚誤不為今何及矣○上怒必賜死方曰正恐先
生覺遲已具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即以文呈宋閱之曰何
為遂懷之入朝

上迎謂滿頌安在宋出進之。○上讀之曰非李士第也。宋又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臣失以賜酒過醉不能成章門生
方某代為之。○上曰此生長勝汝立召見即試一論五策方
立成。○上覽訖復頌宋曰渠實過汝即。○命面賜緋袍腰帶
猶平巾令往禮部晏令宗伯陪之后遣謁馬方坐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傲因不召俾為蜀王教授語。○懿文曰有一佳士
遺汝今寄在蜀其人則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氣力。○
泰從元字元之洛陽人為元江西行臺侍御史避亂居鎮江
王師克金陵命徐太傅湯信公徇鎮江
上謂徐曰入城為吾訪素元之言予欲見意既而得之馳報
上上令某王以金幣聘之淺龍與妻偕來
上至龍灣迎候時。○上居富民陳家因與陳同處日夕共謀登
深見采納既而。○上居御史臺從從居西門外謀議益密
稱為先生而不名每以悉版書訊問答人不得知也乙巳歲
求還鎮江
上歲之郊外握手為別既卒。○上遣督軍江上遂幸其家哭之
勸命營義厚賻其家 野記
唐元在仕龍虎丁酉我洪武初
高廟將兵下江南駐新安延訪耆老旧而衛國鄧公愈以先生
及鳳林朱季士允升二人名上。○召對稱旨有尊酒末帛之
賜 双溪雜記
洪武中造徐中山坊第既成江陰侯吳良靖海侯吳貞兄弟
導幕過之問左右曰何以稱大功坊對曰此魏國公賜第也
良乘醉徑繫紫額署有司以聞明日二吳入朝
上怒問何以懷吾坊對曰臣等為徐達同功今徐達賜第表異
且稱大功。○陛下安乎

上嘆曰母急性未幾令有司即所封地遷宅二區賜之今在江
陰良居前稱前府直居后移后府甚弘麗也 野記
宋祭酒訥剛嚴當其職
高皇殊眷之君臣之契莫倫。○上燕居常思見之不設數召勞
煩命益工陰焉其神以來工難處難曉訪方公服危坐不語
工亟面以進
上覽之收迄明日訥朝罷
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
上曰何以有怒色訥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踏而碎茶碗臣不
克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
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
上出像語其故咲而慰之更賜以茶 同上
吳中自昔繁雄迨錢氏本靡微歛困獎及徵納土宋人沈其
賦籍於水王方賢更定稅法悉令畝出一斗民獲其惠家古
礼陳政龐民富而俗汰清不經其府并益甚
太祖憤其城久不下惡民之附寇且受困于富室而更為死守
因令取諸豪族租佃薄贖付有司俾如其數為定稅故蘇賦
特重蓋懲一時之弊后且將平之也
洪武三年二月庚午
上問戶部天下民數富產孰優對曰以田賦校之惟浙西最富
室若蘇州一郡民歲輸糧百石至四百石者四百九十九
百至千石者五十六戶千石至二千石者六戶二千石至三
千八百石者二共計五百五十四戶而歲輸至十五萬有奇
上曰富戶尋家強故元時以此欺凌小民武斷鄉曲人受其害
宜召之來朕特面諭之於是諸郡富民入見諭之云云皆
首謝復賜酒食遣之

二五

社陵号

天龍

海而口

初陳所請於人忠於琥璽另二人先在軍中任指揮明所
朝廷元禮奏曰臣等胡陳之命將因軍難進退雖作動
營中諸將所請以得大軍克復胡陳之命將因軍難進退雖作動

蔡氏書傳日月五星運與朱朱子詩傳不同及其他註說均
鄧陽郵季友所論間亦有未安者

太祖嘗召儒臣博士致仕錢宰等論以欲正易書之意命翰林
院李士利三吾等提其事開局翰林院凡蔡氏傳傳者存之

失者正之又集諸家之說其未備書成賜名書傳令選命
礼部刊行天下然今皇書世竟鮮行蓋永樂中翻刊五經大

全書經一依蔡傳士子專業以為科舉家說之外遂不復有
所考故也 余冬

太祖皇帝定金陵之丙午年令曰余自創業江左十有二年
軍國之費科徵于民效順輸賦固為可喜然竭力賦取所出

有限而取之過重必甚憫為異因民間造酒濫費米麥故行
禁酒之令今春米麥稍平或以為頗益于民也不塞其源而

欲竭其流不可也而今農民今後無得種糯米以塞酒之
源欲使五谷豐積而價平吾民得所養以樂有生庶幾萬民

之富貴也及后酤禁開故至今不行 同上

上謂侍臣曰吾見史傳所書漢唐宋皆為宦者敗亂不可挽
救未嘗不為惋歎此輩在人主之側日見親信小人勤苦如

呂強張承業之臣豈得死之但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聖人之
深戒其在宮禁止可使之供洒掃使令傳令而已豈宜預

政典兵漢唐之禍重曰宦官之罪亦人主寵愛之使然向使
宦官不得典兵預政雖欲為亂豈可得乎三年十月丁巳朝

退有二內使軋軋行雨中
上見召責之曰軋雖微皆出自民力民脂為此旦夕可成汝何
不愛惜乃暴殄如此令左右扶之謂侍臣曰嘗聞元世祖

初年見侍臣有善花靴者責之曰汝將完好之皮為此豈不
廢物勞人此意誠佳大抵為人當歷艱難則自失節儉若習
見富貴未有不奢靡者也因勅百官自今入朝遇雨當皆許
服雨衣

洪武四年中書省臣奏設宦官月俸宜量給米三石 初宦者
月支米十石中書

上曰內使量食及於內自有定額彼得俸將馬用之但月支
米一石豆美卿等不宜開此端也五年定宦官禁令凡內使

於宮城門內相罵詈先發而理屈者笞五十后罵而理直者
不罪其不服本管鈴束而抵罵者杖六十內使罵詈者杖

六十罵門監官杖七十內使等子宮城內開歐先開而理屈
者杖七十歐傷者加一寺后應理直而傷者笞五十其有不

服本管鈴束而歐之者杖八十歐門監官者杖一百傷者加
一等其內使等有心懷惡逆出下道之言凌辱死有知情而

容隱者同罪知其事而不首者斬首者賞銀三百兩十年有
內使以文事內廷送客言及政事

上即日遣還鄉終身不齒諭羣臣曰自古聖明之君凡有謀必
與公卿大夫謀諸朝廷而斷之于已未聞近習驟幸得與謀

者况閹寺之人朝夕在君左右出入起居聲音笑貌日接耳
目小善小信皆足以固結君心而佞僻懷忍其休態也苟一

為所惑而不知省將必假威福竊權勢以干政事其又也遂
至于不可抑且階亂者多矣朕常以為鑒戒故立法寺人不

過傳奉洒掃不与干政事今此宦者雖事朕日又不可姑
息矣然去之所以懲將來也十七年勅內官母與外事諸閹

母與內官監文移往來 余冬
高皇嚴朽索之志每文膳後露坐禁苑玩察天象有時遠且

不安復○上長於推測于天星亡不測然也 野記

高聖聖李超傑以尚書次義和惟天陰陽下民二節既沈桂
誤嘗問羣臣七政左旋然乎各祿與桂仍以朱熹新說對

上曰朕自起兵迄今未嘗少置步覽焉可謂儒生病哉因命札
部試右侍郎張智与李士劉三吾等改正為書傳會選刊示

天下李子曰凡前元科李尚書專以蔡傳為主考其天大
節已自差繆謂日月隨天而左旋今仰觀乾象其為不然矣

日月五星之麗天也除太陽人目不能見其行于列宿之間
其太陰與五星昭然右旋何以見之當天清氣爽之時指一

宿為主使太陰居列宿之一四一文許一夜則太陰過而
東去蓋列宿附天舍次而不動者太陽過東則其右旋明矣

夫左旋者隨天體也右旋者附天體也必如五星右旋為順
行左旋為逆行其順行之日常景逆行之日常少若如蔡氏

之說則逆行而順行少豈理也若若不革正有誤方采今
后李尚書者天文一節當依朱氏詩傳日月之交註以為是

又如湯誥內惟天陰陽下民相協厥居一節蔡氏俱以天言
不知陰陽下民乃天之事相協厥居乃人君之事天之陰陽

下民者和風雨霜露均調四時五穀結實立蒸民之命此天
之陰陽也君之相協厥居者何敷五教以明五刑以弼教

護和治使強不得凌弱中不得暴寡而各安其居也如或蔡
氏之說則相協居事皆付之於天而君臣但安上自若矣夫

勤民之政畧不相與又豈天佑下民作之君師之意哉今
當依此說 野記

太祖微行至三山街一娼門有木榻假坐移時問娼何許人
對曰蘇人又問張士誠在蘇州何如娼曰乃
大明皇帝起手肘張王自知非真命天子余城婦附蘇人不愛

兵戈之苦至今感德又問其姓而去翌日語朝臣曰張士誠
於蘇人初死深仁厚德昨見一老婦深感其德余蘇民心厚
思京師百姓千萬死此一婦也追洪武二十四年以後取
民戶京京師多用蘇人蓋亦以此 同上

鹵簿官儀非可私藉昔者亦有述焉固勞厭樂聞也今刻大
駕授樂○殿內左右扇三重內雙左扇二十外素扇二十二

又外素扇二十殿門左右黃曲蓋繖二次左左素扇一右金
脚踏一次左金盆一右金確一此外為丹陛左右伏三重內

雙左扇二十次車左扇二十外金節六次響節二十六次領
頭三又外左朱雀旗一右玄武旗一次骨朵六次金鈸六次

金灯六次臥瓜六次立瓜六次儀刀六次梧杖六次班劍六
次左戟六次單戟六次左青龍旗一右白虎旗一次領頭三

中道左右雙龍扇內紅花繖二次黃蓋繖二次紅方繖二平
左扇內設大案之所此外為丹墀左右伏三重內黃蓋繖三

次紅綉繖二次紅花蓋繖二次紅曲蓋繖二次紅花繖二次
紅曲蓋繖二次紅方繖二次紫方繖四次維扇十次紅扇十

六外羽葆幢十次約尾四次龍頭竿十次信幡十次傳教幡
十次告止幡十次降引幡十次黃麾二又外戟麾二十次戈

麾二十次儀鎧二十次三重皆有領頭各二中道右黃蓋繖內
馬元一雉扇四右為玉輅玉輅前為步輦大輅前為珠紅輦

戰輦外左右誕馬二十四此輦仗下左右鳴鞭各二馴象各
三此立仗之儀也其出行鹵簿大略同前而陳列稍引而長

之最上一重稍前二重數稍後而左右先列黃麾二次朱
雀玄武旗次五繖中繖繖前左紅銷金繖前右黑銷金繖后

左青銷金繖右白銷金繖次左元子一右駮龍一次中為
馬一次中為板輈中次為步輦次中為珠紅輦次中為大輅

最前為玉轡皇馬前皆列射馬前左右為駟馬而刀鎗
弓矢之備未及詳陳若旅之象及卒列略志之最后左右為
旗門二次左為熊右為羅或曰亦熊次左天馬右天驕次
左天鹿右天馬次為門次左青龍右白虎次為門次左淮右
濟次左江右河次左西岳右北岳次左東岳右南岳次左參
右軫次左蕭右翌次左畢右張次左昂右星次左胃右柳次
左奎右鬼次左奎右井次左翼右壁次左尾右室次左心右
危次左房右虛次左辰右女次左亢右牛次左角右斗次左
火右水次左木右金次左雷右雨次左風右雲次左日右月
次左右黃旗四十左右白澤二次門二其中左右翼等之隙
為龍十二而居中之族最為變麟之際為約尾江河之
際為元武參軫之際為北斗奎井之際為中岳角斗之際為
江纓靈龍之前為土又為前黑龍最前所門中為朱雀

○旧傳東夷諸國受賜及賜惟易不能達凡數四舞有之
舟輒溺或曰令人誦記去人亦不達未察信否

太祖中洪武紀元

○律條歷代相承損益無幾觀唐宋刑統可知今則世自為
格宋人數重千律斷獄用敕中所無方用律朱子嘗病之勝
國皆杖十杖其三管當止四十七杖當止九十七及後斷獄
七下至五十七用管六十七至一百七用杖麗徒杖數亦然
則是反加十也大德中刑部尚書王約以為言乞不能改國
初刑亦重事取

上裁榜文紛洪武末年更定新律刑官始得據依以為擬議
重席一後又申明大誥死罪外笞杖徒流俱從減一非論
累朝舊之而法外遺奸則不免時有條例之誤然條例特用
輔律之不逮耳律中所無方用例寬仁之政于是

○江伯兒者母病割腸肉以食不愈禱于岱嶽廟母病愈則殺
子以祭已而母愈遂殺其三歲子祭事聞

太祖怒曰父子天倫至重札父為長子三年服今百姓乃手殺
其子絕倫滅理宜重捕治之遂逮伯兒杖百謫偶海南命札
部詳訊旌表孝行事例札部訊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若則
致其卑有病則拜托良醫而自進其藥至於呼天禱神此舉
一切之至情人子之心不容已者若則水割腸前古所无事出
後世一旦之間見割肝之孝殘害為最且如父母止有一子
割股割肝或至喪生卧水或至凍死使父母無依宗桃之主
豈不反為大不孝乎原其所自愚昧之徒一時激發務為詭
異之輩以驚俗駭世希求旌表規避黜陟不已至於割肝割
肝不止至於殺子違道傷生莫此為甚自今人子遇父母病
醫治弗愈元所控訴不得已臥水割股亦听其為不在旌表

之例詔從之按史制宋時郭世通家貧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婦恐廢侍養乃番瘞之文帝勅榜表門為孝行焉以與郭巨事同方遜志論郭巨埋子世傳其孝嗟乎伯奇順令申生之恭君子弗謂孝也大杖不奔曾參不得辭其責後父之令然且不可夫孝所以事親也苟不以札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況俾其親以口舐之養殺無辜之幼子乎故龐不忍君子美之況子孫乎巨陷親于不義罪莫大焉而謂之孝則天理幾于泯矣其孝可以訓乎或曰苟為不孝天何以賜之金吁設使不幸而無獲金死者不復生則殺子之惡不可逃以犯無後之大罪又焉得為孝乎使其親無惻隱之心則已有則美以安其生養志者固若是歟微幸于偶尔好事者遂美其非義之行亂名教而不察其美人之好異哉其然乎或者天哀其子而相之與不然則無辜之赤子不復生矣然則宋文帝勅榜表世通門為孝行非可為法者也韓退之云不腰于市亦已幸况復旌其門乎

太祖之識所以立教于天下者高矣上

○洪武間憲典火烈期以止辟刑部即奏觀

上久欲除之一日勿簡觀有某犯法朕將誅之而太子輒欲觀之何也觀對曰

陛下欲殺之者法之正

太子欲生之者心之慈

上含怒口誦法之正心之慈二語數四不止已而叱觀退觀知不克矣即日狎狂顛謬百端或搏麵或炙如犬穢狀家人皆布諸途輒自拾啖之既久人以為真狂

上聞乃置之又御史某松人也偽為贅雖家人不知其端遂與同居校尉通一旦尉自其室出履錯然有聲御史下

○洪武四年天台方克勤知濟南府事時始有詔民罷桑田者閱三載乃稅更徵近功不竣期歛之復以田定其科繇是民益慘田不增闢克勤與民約定為解書列其丁產為上中下三等復折為三等有徵發恒視書為則吏不敢並緣為奸牙景濂撰克勤墓誌載此事春按此今日三等九則之法也有事均繇者徒論田糶而不酌之丁產繇其得均乎宋史葉衡知臨安府於潛縣戶版積弊甚濫貧弱困於陰輸衡定為九等自五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貧者頓蘇民尸苛則之法蓋見於此克勤臣孝孺之父為政務以德勝威性不喜近功名嘗曰近名必立威威立必至不為也

高皇帝微行大中橋使聞一人繫刑者語近不遜

上怒遂幸徐武寧王第武寧王已出夫人出迎

上問王安在夫人對臣何事在何所夫人欲命召

上止之又言婢知吾怒乎夫人謝不知因大懼恐為王也扣首請其故

上曰吾為人欺使夫人又請之

上怒甚不言久之命左右往召某兵官帥兵三千來

上默坐以待夫人益恐以為決屠其家矣呼王頃之兵至

上坐以伺返命乃曰

○今南京兵部無署榜

太祖一夕遣人偵諸司皆有衛宿者獨兵部無之乃其取榜去

俄有一吏來追奪不能得倡者以聞

上召部官問誰當直對職方司某官某吏卒又問奪榜吏為誰

乃職方某更也遂誅官與卒即以此吏補其官不復補榜以迄于今其後

太宗遷都命諸司各以官二員扈從兵曹兼此吏更並列因遣行後部亦恒虛此席

○初監生歷事諸司皆旦往夜歸號令往返殆十餘里

太祖每命察諸官吏并獨戶部歷事監生一人不至遠問對曰苦道遠行不前耳

上始知之因給歷事監生馳錢令賃驛而行之然獨戶部有野記

○洪武中郭德成為驍騎指揮嘗入禁內

上以黃金二錠賞其袖曰第歸勿宣出德成故諾比出宮門納驛中伴醉脫鞵露金闥人以聞

上曰吾賜也或尤之德成曰九閤嚴密如此戒金而出非竊耶且吾妹侍宮闈吾出入亡間安知

上不以此相試耶我乃朕

太祖平凡國用重典當時政刑俱有成書及輯古事勸懲諸王百官往往今人少見之如彰善禪惡誅逆臣舒清教錄永鑑

錄省躬錄志戒錄世臣錄錄者甚多

○國初犯大辟者其家屬多請代刑

上并宥之如五倫書所載是也其後雖請乃一切許之為多既呂杜奸諂且因成其孝弟此非迂細者所知吾蘇戴用代其

父王敬代其兄余未殫紀至有都文信代婦翁

高皇帝惡頑民竄避縉流聚犯者

俱此野記

○國初重辟凌遲處死外有剝洗髡髮以沸湯以鉄帶

剝去皮肉有梟令以灼上脊體之有終年縛置竿杪彼末懸百稱之有抽腸亦掛竿上以鉤入散道鉤腸出却於彼端石瓦起腸去有剝皮剥盡酷更及置公座令代者坐警以微有教雖有訛謬蓋有錫蛇遊竿凡以正大對之野記

○洪武辛亥冬十月并行安陸大霧中北風寒勁皆成黑雲凍

涇草木竹柏皆枯壬子年河南黃河竭又皆可冰真中風盛皆滿是年連歲地大震七月十七日戌時也榜示有司宜謹

天戒又大雷震死男女十六人夢一諭旨曰皆由我朝近禁絕疎濬遺漏者多故天助朕殺之

山草木子錄

○自辛卯盜起州郡監造弓甲刀鎗工匠造作晝夜不絕聲以供軍用者也二十六年至江紅海船風快紅多乘紅匪

淺船運紅亦無年不造各處山林材木為空制制車好及筋纏脚踏弩每弩用扣三條弦線半斤用車絞拽上牙用少

征北臨陣倉卒不及用速廢造兵軍用二十人拽以九馬弓甲鎗刀弓矢多壞皆具擬以征北識者以重大不可運擇准

于進退亦廢

同上具

上念舊臣宿將岷難制皆令其朝兄

太子潛視其并俯不忌恭者率以事誅之為四十八衛于臨瀛

○凡一應造作外造作所物皆書監工官吏受作者姓名輪者受者皆精加檢點有濫惡者物既交納再加陪償重者即斬

於是殿瓦器甲元不精利造作廢棄木料鐵造廢棄利頭縫製戰衣廢棄碎布祭祀慶賀禮七錢皆令精細以故入

上九月十八日誕辰八家出州郡進表賀并上

皇后箋 太子啓冬至元旦三白表賀皆同后令各縣皆進

遠在萬里勤經年歲前後相承於道至于命能之以省符運
賀後以生日始于唐其守其職獨於冬至元旦進賀

○癸丑六月早

上於州堤祈雨

皇太子就建醮勝數日不雨乃禱曰應天及刑部囚凡三千天

苟不欲殺之三日當雨朕即付之不雨乃天意不欲之生遂

盡殺之後五日始雨 同上 ○洪武六年九月二十九日

皇帝御端門文武百官早朝宣聖五十六代孫封衍聖公臣孔

希學前班叩

上詔問曰尔年幾何臣希學對曰三十有九

上曰今去孔子尔祖歷年幾何臣又對曰近二千年矣

上曰手代維遠而人尊敬如一日者何也為尔祖明經常與孔

樂正人倫所以為帝者師為常人教傳至萬世其道不可廢

也且尔祖無所不學無所不通故得為聖人如問禮于老聃

學琴於師襄之類此等無常師非特如此楚昭王渡江得一

物其大如斗其赤如日其甜如蜜衆皆不知遣使問於尔祖

尔祖曰此萍實也問何以知之答曰昔聞諸童謡云童子之

言尔祖尚記之不忘况道德之興者乎今尔為龍封爵至上

公不為不崇美此非尔祖之遺德乎朕以尔孔子之高不欲

流官內銓註臣政事煩尔正謂保全尔也尔若不讀書孤朕

意美且人年自八歲至弱冠多蒙蒙未聞不肯向上也朕讀

此其可忽乎乃曲阜闕里在禹道統之係實由于茲而朝于

歷久漸見陳弊弗稱瞻仰徒有司歲其舊而新之今年夏

畢工宏遠壯觀庶幾朕敬仰之意但凡現于斯者有暇與

致力于聖賢之學教其本而去其末將凡天下之士皆得可

居之材以贊輔太平悠久之治以震耀孔子之道朕於是深

有聖言遂勒碑樹之於廟并系以詩曰巍七玄聖古今之師

垂世立言生民是寶天將木鐸以教是人謂欲無言示之者

至惟天為高惟道與恭惟地為厚惟德與合生民以事天曰

未有出類拔萃維乎先後示則不遠日月攸越茲叙有賢

皇考聖德是崇禮樂治平身底厥功曰于祗述誰敢或廢

不承儀憲是賴岩若泰山魯邦所瞻新廟奕奕奕祝有嚴鼓

鍾鏜上穆穆聖學八音相宣聖情怡懌作我士類世有賢才

佐我大明於斯萬年

永樂五年九月十九日立石衢州之孔氏嫡也諡魯國聖

詳見傳記

陛下有旨表文不許杜撰務出經典臣謂天下有道乃先聖孔

子之格言臣謂萬壽無疆乃詩經臣子祝君之至情今謂詠

謗不過如此聞其說良久曰此老還童猶放去充不問左右

相謂數年以來幾見容此一人而已 天順日錄

○洪武六年以桂德稱為太子正字與秦府紀善林樞大本堂

上嘗從容問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樞稱悉

本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八年

授晉王右傳陸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尔基峻隘不足取是時劉基已歸京濂方近京

上於德稱優獎如此固不俟他日召選進十二事名万世太平治安樂而知其人也德稱字彥思慈谿人

○國朝之制臣民奏事稱奏才後以奏本用長紙字書必依洪武正韻又用計字數千後舍鄭重而從簡致用題本則不然矣然題本多在內衙門公事若在外并自陳已事則仍用奏本東宮則稱啓本

宣廟呼為林子嘗見傳旨中云然

○崑山盧熊字公武洪武初名儒大通篆籀之學嘗為充州知州既視篆即具奏以印文宛字誤類篆字

上不悅曰秀才無札便道我篆耶幾被禍弟熙字公旣雅州同知有賢名公武寄以詩有蒼苔清夏和鉄石古心石之句時人稱之公武後卒坐累死今其家尚存中書舍人告身

高皇帝聖製也官署印款時尚循宋制云

○吳思庵先生題錢武肅畫像卷云昔彥強王先生詩譙齋錢魁墓稱其先本吳越武肅王後譙齋之孫宣於子婿也一日奉畫像卷求題抑聞洪武庚戌我

太祖高皇帝將剖券大封功臣遣使詣台郡訪唐和陵所賜武肅鉄券十五孫尚德捧券及五王像以進蒙寵遇優渥已而還其券與像以札敦遣而歸至今歲在其家

○國初廬陵諸子仕於朝其聲光炳耀卓然為時所稱者無慮數十人而刘公季道其一也公以明經被薦初拜起居注遇事知無不言竭盡誠悃有發御史大夫陳寧森深為

上所信重嘗隨駕幸中都度清源關

上賦詩命百官和公獨先就有治定不教生縱逸

上覽之曰有安不忘危之意賜白金二十兩綵段二端未幾拜浙江提刑按察司僉事決積藏滯獄六百餘起有牽於文繫

者平反尤多民以無冤或嗟服之此其卓然有聲於公諸王正季道其字也 ○國初疏牘奏御

上一覽即送東宮令參決以觀才識雖稍後遂定制凡章奏以副封管東朝與管封同進

○洪武中御史與校尉同居官舍重屋御史在上校尉在下其相糾察也 同土 ○南康有老姓潘儒

上問之曰國以何為本對曰以民為本

上責之曰國以兵為本何以民為使無兵何以能國楚之命故還山又一儒生與 上說中庸多是其說

上不說一日侍食先執箸以待

上曰此何札對曰此元禮也

上怒以我朝行胡人之禮遂殺之 草木子

○御飲酒盛禮也古先聖王皆致重而不輕我

太祖高皇帝尤注意焉嘗觀前吏部尚書崑山余煥茂本所為卿飲禮序似始於洪武十二年及考餘于縣誌所載則又云行于五年八年未知孰是併錄於此余序曰

皇帝龍飛十三載特 詔天下行卿飲酒禮崑山縣人臣李無逸尚義讀書時為萬石長事

詔惟謹延即其鄉賓札者英遠近至則有應周壽年而有十二歲儲然在席九十八十七者坐以尊盛升降揖遜拜

俯周旋之儀獻酬有容讓法骨告觀者如堵莫不感化翕然已而醉者扶歸者歌聲白飲欣笑言載途鄉士大夫紀其事

而味之吾友余彥智以書京師求予引其端久弗克為其請益堅焉嗚呼卿飲不行久矣黃齡之老耳不聞鹿鳴之歌

目不識賓介之儀蓋有六年矣 皇明出而四海一舉累朝之曠典一旦而復之何其易哉而無

眉兒齒雅容揖讓於尊俎之間且以忠君孝親睦閭門比卿
黨為對可謂不惑流俗篤信古道者矣世有戲誕數百萬即
為富家翁羊羔燕鵲浮白挾吳姬侍遊女彈笙搏拊歌
呼嗚嗚以盡一時之樂為戲所謂飲酒札者哉聞無逸之
風者亦可以少規矣使卿如無逸則古札不難復而況若
弟可與風俗可厚其機亦寓于是乎吁紛紛百卉中見此孤
蕙蘭亦君子之所珍也為我謝曰聖天子在上肅自倖以化
其鄉人他日望書惟汝加尚勉旃哉洪武己未春正月既望
承勅即同縣余熾叙誌

○洪武七年二月丁酉朔日食詔孔廟釋奠用叶一末
○洪武七年御史谷祿與權請舉祭下札却太常翰林樂議
奏以古者世系易舉故有禘自漢唐以來皆不明言始祖所

出已不可行今

國家既追尊四廟所自出者未有所考
○南郊太守林積送張天師子獄中而奏云其祖乃漢賊不宜
使子孫襲封朱子嘗謂明人言張者一時人皆信之而林獨
能名其為賊其所奏必有可觀其流今不傳其事不知當時
何施行也元之正一教主天師尊寵甚至蓋無論也我

太祖兵取江西渡四十二代孫正常既遣人來見自後歷魏京
師洪武初間

上謂羣臣曰至尊者天豈有師也以此為號號者甚矣遂命去
其舊稱俾為真人改天師即為真人即以領其教正常有道
術嘗授符故永壽宮井中飲者疾輒瘳
詔作亭井上名曰太乙泉云嗚呼天師名紀幾代而後正於
聖君真人秩二品而猶得嗣於

盛世非其幸也乎

○南京太平門外鍾山兩有內官享堂一區我

太祖高皇帝所賜今加贈司札監太監雲公奇榮也按傳碑公
南粵人洪武間內使守西華門時丞相謀逆者第距門甚
近公刺知其事與因隙以發未幾彼逆誅言所稱湯驤泉
上往幸臺輿當西出公應必與驤會走衝驛道勒馬衛言以五
方勃略舌駭不能達意

上怒其不敬左右搥撻下公聳整右臂折指額指賊臣弟
弗為痛細 上乃悟登城眺顧則見彼第內壯士裹甲伏

屏帷間數面亟逐搜殺罪人一一就縛召公息斷大

上追悼公死非罪忠弗白宜申卹典遂贈公司札監左少監
賜葬並發命有司春秋致祭仍給六人供歲時酒掃役同上

大祖召楊維禎時用之維禎八十餘矣作老客婦語以見意或

勸 上殺之

上曰老妻于正欲吾成其名耳不致而
遣之一時頗高其事朱學士送以詩詹同為作傳皆假借之
所謂非義之義也維禎直不恭耳子有論暴其罪狀載野記

○洪武中福建按察使陶屋仲清介自任在任治吏數十人
宿弊及革時布政使薛大方貪暴甚屋仲奏之大方謂屋仲

仲至京事既白大方得罪屋仲還官閩人迎拜為之語曰陶
使再來天有罪薛公不去地无皮屋仲率波人春間近歲黃

州知府厲澤守已愛民而得罪上司應朝去職曹瀝繼之特
其听親貪其自恣兩經考察皆得完璧有為對揭于途者云

盧廉不來天沒眼曹瀝重到地无皮公道為之嘆焉以始聞
屋仲事天眼地皮之對蓋有由來矣

○陳諤為刑科給事中遇事剛果嘗奏事帝輒大听者悚然
上令餓之數日奏對如前乃曰是天生也每見呼為大老秀才

學之諫諍

上怒

復陸吏科都給事中

○乙卯年庫錢飛忽一日南臺民家臺皆有錢豎立在瓦上家各以竹穿其孔中貫之或得一二十文始知皆庫錢也又

一日廣積內庫鎮庫銀其重數百斤忽穿庫飛出一儒者夜坐見田野間光起曰此必有室也因往其地探識次早探

乃在秧田中去土尺許見白銀大不可舉遂告相識十八人同掘耳其上有朱填廣積字記分爭不平遂聞于官

上曰此銀已失三塊矣此天所以昇是儒也其賜之餘同取十八人止與儒工錢飛銀皆大異也

○宋朝各州立學賜田元朝因之今收其田師生廩給于公也乙卯會百家之中立社學一所令軍民就學民不棄從甚苦

之府縣生初命年二十五以上朝廷取用后二十者亦取然國法嚴急為仕者无能久生見

承者如棄市父母愛子者多傾家營免

○丙辰五月京城水溢入午門百官乘舟以朝是年六月六日大同府平地雪高三尺七月五日有星孛于北斗司天奏

星見殺氣多遂什刑之家親屬之在官者皆令還鄉諸司為之一空

○洪武中兵部侍郎徐宗實奉使兩淮海州有節婦侍小花年十六許嫁而夫亡歸夫家乘夜持服終姑送終剪髮誓終事

節不二採訪使上其事司以其年未五十不合例宗實上言曰隨事處中始為合義守父執一豈曰得宜厥婦既能

夫于並嫁之初又能前終卒姑之後雖刻目截耳亦无以加自當與立志卓異同科豈與守節尋常比例送論題其

下郡邑以之見其公集宗實贊人其奏多所建明

云 餘 〇葉宗茂新安名士至正末與三同紀兵德寇國初授源州知州陞饒州知州坐事罷官徙潘浦久之授取

赴京使察城所賦尋似十倍其家產不給也子仁政後索上書得免無何病卒金陵時洪武十年也

○蘇城天王堂東廡上地神貌類太祖相傳傳周日異人所塑若有屬也

太祖嘗問 太宗外論以我何如對曰百姓皆謂陛下寬恕上曰何謂以諸功臣縱恣踰分 父皇含容太甚

上然之後皆不復假借而鷹揚之輔者及焉皇祖以胡元撥亂刑新或用重典然洪武十年以後刑罰否也

聖意必有所在前輩云然

○十年丁巳正月十八日丁酉夜雨星求如墨汁池水皆金慶境皆有之按占云黑端霧下天下安次年按察司經歷王

尚賢分金慶酷刑擾害徒死者五百家是其應也

○十年十月初三日虎白日入漢西門傷二軍人其一死矣上問之為釋在京徒役

○十一年戊午元旦早朝文武已集鳴鞭始散忽斷為三上怒其欲罪之部官得胡丞相奏始免及朝有鴉鳴自天而

死于丹墀見者異之廣州遂昌縣書有大聲如鐘自天而下無形蓋鼓妖也次年官民俱災

○鳳陽府上命鑄大鐘重萬斤實用過鋼七千餘斤及成以高架懸之

之不鳴再用大木為槌懸以長繩六人拽而撞之僅聞聲如鼓

○洪武已未丞相胡惟庸井中生石筍日夜漸長出水有得取汲使人取之筍旁復出三枝次年及禍

○洪武十二年正月初一日殺丞相胡惟庸汪廣洋御史大夫陳寧及其黨與前後凡數萬人

○已未聚銅數萬斤鑄大鍾厚數尺扣之不鳴凌遲鍾工以死定金於是乎再見矣

○洪武已未冬詔致仕官居鄉與人叙坐惟於宗族外祖及妻家叙尊卑若延宴則設別席不得坐無官之下如致仕官胥會則叙爵上同則叙齒其與異姓無官者相見不次於前庶民則以古礼謁見敢有凌侮者論如律者為令此外今殊不然不知何時弛也又見明記告公云

國朝之制三品致仕理事與見任同今亦不知所出也
○廬州府一所屋上夜有人大頻足于屋廡板者三聲人多聞

之三且闔府以車城赴臺 前本尹余某

太祖欲去中書左丞相李善長問於誠意伯劉基曰朕欲易相誰可劉基曰丞相猶人家棟樑未毀壞不宜易之非得大木不可易之也

上曰揚遠何如曰遠有相才無相量曰汪廣洋何如曰廣洋庸不任事曰胡惟庸何如曰此子若用必敗壞破犁曰然則相無如卿矣曰臣老且性剛不堪作相後

太祖竟相胡惟庸以汪廣洋為副相洪武十年劉基朝于金陵得疾病

上與之藥胡惟庸死其言授藥中陰及之七日而斃後其事稍露 上問汪廣洋廣洋不以正對依違而已十三年胡

惟庸發死其數百丘蘇松常鎮民田半之
上頗惡其權太重蓋思劉基得其毒藥之故收惟庸優得其

刀謀不軌之狀戮之誅胡黨前後共六萬餘人有挾嫌者以為胡黨亦戮之遂分中書為六部以散其權汪廣洋已致仕貶之嶺南賜伏劍死

○洪武中朝廷訪求通曉曆數者往知來試无不驗者必爵及封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山東監生周敬心奏言國作長蛇在德軍薄非曆數之可定三代有道之長固所定論三代而下深仁厚德者漢唐宋而已如漢高之寬仁繼以文景之恭儉昭宣之賢明光武之中興章帝之長者唐太宗之力行仁義宋太祖之誠以愛民是以有道之長國祚最長者莫如素其次如隋又其次如五代始皇之酷虐煬帝之苛暴五代之窮竟皆人事所致豈在曆數惟

聖上應天眷命掃滅胡夷救亂誅暴其功大矣然神武過於漢高而寬仁不及賢文過於太宗而忠厚不及是以御宇以來

政教未敷四方未治伏乞效漢高之寬仁同太宗之誠法

三代之稅歛則帝王之祚可傳萬世何必問諸外哉耶又言陛下連年遠征臣民萬口一詞如為耻不得傳國室歌取之耳

臣聞傳國室出自戰國楚平王時以下和所得之玉瑊之璽始秘之名曰御璽自是以來歷代珍也遂有是名易曰聖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是知仁乃人君之寶玉璽非寶也且戰國之君孰先得寶而國不守五代之君皆得寶皆不旋踵而亡蓋徒知玉璽之為寶而不知仁義之為寶故也天

下治安享國之久者莫如三代亡之時未有玉璽是知有天

下者在仁義而不在此璽亦明矣使兵革數動軍民困苦是

忽真正之大宝而易无用小宝也聖人智出天下明照萬

物乃輕此而重彼愛彼而不愛此耶又言方今力役煩雜口雖多而民勞者求賦歛過厚用糧雖繁而民困

溥矣而民不悅所謂徒善也法度嚴矣而民不服所謂徒法也昔者汲黯言于漢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方今

國則意富兵則意強城池則意高深宮室則意華麗土地則原廣人民則意多是多是多取軍士廣積錢財征伐之功無虛日土木之功無已時如之何其可治也又言

共武四年欽錄天下官吏十三年連坐胡黨十九年起天下積年民害二十三年大殺京民者妄言罪名不分城石一槩殺之豈無忠臣烈士善人君子誤入各項之中於茲見

陛下之德薄而殺戮之機深矣夫自古不嗜殺人者能一天下而殺之多者後嗣不昌秦隋元魏之君好殺不已其後至于滅絕種類漢時誤殺一孝婦致東海枯旱三年方今水旱連年未臻大稔未必不由殺戮無辜感傷和氣之所致也又言

卷二

十六

乙

明王之制賞不僭刑不濫今刑既濫矣後賞賜無節天下老人非功非德人賜鈔五錠出征軍官位高而祿厚平寇禦侮亦其職分當然今乃賞賜無盡不計其數夫厚歛重科窮民困苦而濫賜無功之人甚無謂也宜節無功之賞以寬窮民之賦則天下幸甚其餘若通鈔法罷充軍等事皆切時弊約三千餘言節其要錄之敬心不知為山東某州縣人後任某官問之山東仕于朝者皆莫之知也無官守言責而能直言極諫如此何其壯哉不可派也

教園雜記

○江陰有焦某者為

太祖舊人屢召不赴將使人搜索焦忽自荷鷄酒由御衛直入太祖喜其至以其物付光祿治具共飲甚歡出金銀角三帶命其自取以官之焦取其角授以千戶數日遷出高橋門對苑帶於桑樹間而歸又正統初有刈士宗者如讀書語言斬絕

常守其愚貪婪士抱不平奏其不法數事

上命大臣置辯于午門外兩人不伏太宗伯胡公謙以鄉人稍勸解士宗大詬曰汝欲為死其家而壞朝廷法耶歷數其過聲振隨諸臣以冀為能吏而士宗言有理兩什之故江陰有焦千戶直行天子道士宗大開六利府之語以為奇事也

禁高固未報

○俞貞木字有立錢芹字繼忠皆蘇人革除年間蘇守姚善好札賢士有立以明經見重于守月朔望必延致講書府李寄令吏餽米于有立誤送繼忠吏惶恐白守將取回有立云錢先生與人不苟合尤不苟取與今受米不辭必知公之賢耳守驚異即令請會繼忠對使者云吾為郡民有召敢不赴但吾心未宿戒不可輕往他日可也他日乃浣濯衣冠齋沐而往守甚喜延之別室請問經書疑義繼忠云此壯之務耳公

卷二

一

乙

為政何不談時務而及此耶守先愛敬遂問今日以何為急務繼忠令屏左右云今日之務以勤王為急守躍然而悟於是密結鎮常嘉松四郡守訓練其民率先赴行竟死其事

國未報

孫樹鑒談卷之二畢

孤樹東談卷之二

太祖

○洪武中山西都指揮郭敬能結律以水置金中計酌損益以著擊之即合音調普聞教坊奏降之衆愀然不樂或問之曰非尔可知

○驃騎指揮郭德成嘗侍

太祖內苑既醉免冠謝其頂湧然

上笑曰酒風濃頭毛如此非酒過即德成其多飲盡乾之上然既醒悔悟觸犯遂不削其髮被緇誦佛乃免

○危季士素以勝國名卿事我

太祖皇帝年既高矣

上重其文李札待之一日

上燕坐昇後素不知也步履昇外甚為舒徐

上隔屏問為誰素對曰老臣危素語復雍緩

上低聲笑曰我道是文天祥來

○洪武十三年

上諭山西潞州靈開縣儒士杜叔若之御宇內者無倖位無選賢致待和而世太蓋由善論耳助目明之道所以士仁者

從其趨輔之以德間有非哲者慶乎民上則倖位遺賢亦俗

矣今朕才疎道遠聖道之良宗是致賢隱善官民未康世未太

今尔博李君子齒有年矣符到若精力有餘則葉叔來朝果

可作為加日顯爵與朕同遊故茲勅諭時五月二十九日也

遺內使趙通賁勅臨門宣報博李儒者六十九歲赴召任四

輔夏官並太子賓客位列三公都府之次寵眷隆厚君臣

有唱和詩甚多教七十歲許歸命終云

○洪武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丁未建德府下置六月初八日

已卯杭州府晴日飛雪金陵自十二月不雪至于五月前天

一守城指揮係罪其不析璽

○京衛上三十二衛統親軍指揮使司不屬五輔皆府鎮表與

旗守寺衛并同其衛

○洪武十五年自儀衛司改置所練又有將軍力士校尉各

等役宜職掌直駕侍衛巡捕等事若有重囚下本衛轉批司

推鞠二十年以非法凌虐本官皆得罪將本衛刑具燒毀以

所係囚俱送刑部二十六年申鞠刑之禁凡罪囚俱送法司

求案後北京照例開設職事仍旧而任遇漸加視諸衛轉批

旨提取罪犯本衛後刑科給駕帖都察院給批差官則一官之

差一事之行亦未嘗得專也鎮抚司掌問理本衛刑名始亦

與諸衛同兼管軍伍後專役鎮抚二員專理刑名成化十四

年始增鑄印信各為一司今謂之北鎮抚司者非

祖宗制也凡問刑洪武旧制徑自奏請不經本衛凡鞠問悉

重罪奏請

聖斷或妄送刑部擬罪發落內外官員有化亦知之制不得用

參語則廷尉之評亦未嘗得擬也凡東廠及本衛各處送到

囚犯弘治十三年令法司從公審察究問務得真情若有冤

枉即與辨理不許拘定成案濫及無辜此令去今幾何時法

司東廠及本衛之所送問者少有為平反矣撫司用恭語亦

或不能易也

○洪武十五年始定勘合之制

○本朝賜臣下姓不多見惟固初有之予交趾州車指揮使車

言本姓信洪武中信祿有軍功賜姓車天順中進士直茂賜

陝直讀如陝也

○乙丑六月以勘合事不完令天下官吏自實贓先是刑部尚

書開濟逮言各立文簿一扇凡有所行事令逐日賭馬并草

太師持字跡嚴絲進呈考其得失及各部半印勘合文移所行之事皆要依限結絕如有未完及有無情弊以定功罪至是官吏上計者皆押付錦衣等衙門問罪慘酷煅煉死不認服自有所輸皆以寄借為名動以數千萬計凡所鑿運皆至破家仍責工役徧及天下官吏以其刑狀點刺滿身肉先空白發充雲南軍草木子錄錄

○夏五月大殺倉庫官前後京城細民就軍士糴糧軍就倉倉善運支與之密者指稱倉官糴糧與民

上大怒逐一禁加責誅罰數千人府縣以監臨自盜抵罰懸覓為軍又潘尚書于於倉冒支俸給為御史盤發亦一深加罪除吏部外其餘五部郭桓等盜過官糧凡七百萬石有餘招指滅鈔寄借滿天下皆致破家然聲載道御史余敏丁廷舉吳貞等言妄指平民皆歸謗

朝廷於是逐歸罪刑部右審刑吳容凌遲示眾以息天下之謗

又編榜於天下同上

○太保曹國公李侍保卒先是

上欲征高麗保保曰去年始征雲南請且復師

上不聽已而師果无功又諫宦者太盛非天子不近刑人之義

上大怒曰非女所能知必儒者教之遂殺其館客及歸已橫屍

館下矣保保益懼遂疾篤令醫視疾不愈而卒遂殺侍醫族

誅城內外大小醫家及保保婢妾六十餘人并戮內監將千

人又併殺後宮妃嬪近千人同上

太宗置供用庫在內宮牆外密迤御在所云典守者出內

作弊令納戶高叫

皇帝則自聞之其初旨如此後有呼者有司謂之驚

駕輒問徒杖竟不得申今納戶有以五十石入而止得者

太祖建都將迁宮誌家祝之不報乃曰假地之半廷蓋禮備

一日享尔一供乃得卜發其坎金指銀棒因出其舟連靈卷

并衛之建得面于西上覆以元梁瓦殿工費鉅萬仍賜在田

三百六十所日食其一歲而週焉以為未崇

御製文樹碑紀績露靈震其碑再樹再擊

上曰誌不欲謂吾績耳乃寢不樹野記

太祖時整密匠杜某專事上統柳修甲一日

上見其手足甲用佳網裹而懷之上問將何處去杜對曰

聖體之遺豈敢狼藉將歸謹藏之

上曰汝何詐邪前後吾指甲安在杜對見藏奉於家

上留杜命人往取甲其家人從佛閣上取之以朱匣盛頻香燭

供其前比奏

上大嘉謂其誠謹知禮即命為太常卿後卒葬于某山及宋西

寧之役卜地其傍欲并購其塚以啓于朝不可今西寧營側

一路山即是猶有題表曰太常卿杜公之墓四年是日

侯宋号也野記吾太和肖子郎蓋木匠之子洪武初營身

高皇帝問臣家世對曰一絕云嚴親曾習魯般機噐當年製下青

雲挾腰間帶得純鉤斧要砍蟾宮第一枝陳善芳由戶部主

事謫戍陝邊慶王問其出身對以一律云令主從客問出身

草茅原是布衣臣戊辰歲貢三千士庚午秋闈第四人列我

地官階六品承

恩天府僅三春戎衣昇除風塵云始信儒為席上珍後復為

知縣昇致仕明倫彙編

○洪武十九年議定工匠驗其丁力定以三年為班更役使赴

京輪作每月如期交代名曰輪班匠行間工部侍郎奏建議

以量地遠近為班次是匠籍為勤合什之至期商至工部聽

擇免其家徭役署為令於是諸匠便之

○洪武十九年六月十二日詔賜耆老果帛京師應天府鳳陽府民年七十以上天下民年八十以上賜爵里士應天鳳陽

民年八十以上天下民年九十以上賜爵鄉士皆與縣官平禮並免雜役冠帶服色別議頒行正官歲一存問此將終今亦多不知也又官民吏胥等除正名表字應合公私身名於世敢有更名易諱及兩三名字者為人奉養家產給當告人誅其家從化外野記

○洪武壬子遣中人往蘇杭選民間婦女通曉書數者入宮給事須其願乃發得四十四人比至武之可任者纔十四人乃留之賜金以贍其家餘悉遣歸至永樂癸卯又令選天下娶婦无子而守節者有司籍送內廷教宮刺繡縫紉因以禦之及有藩王之國分隸隨行以教王宮女其所處曰養繡所

卷二

十一

相繼而繼初獨以無子者其後有子而幼且瘠者亦遣行時吾郡吳江吳家婦陸氏亦以例入內有子遺于家至宣德丙午陸從某王封廣東又轉徙封江西子已長往來三藩間矣請求見毋輒不允迨正統丁卯復賜居於王王憐而許之命入見于養繡所陸已病篤不能言子割股食之陸遂

王聞益閔召見賜金幣勞遺之丁遂引出至旅而卒歸鄉先墓大夫多作吳孝子傳記詩歌子名璋生子起進士歷顯

仕即今南京刑部尚書洪也

野記

○洪武二十二年申嚴巾幘禁凡文武官除本等紗帽外遇雨許戴雨帽公差出外許戴笠子入城不許其公差人員出外者亦如之將軍力士校尉旗軍常戴頭巾或搭腦官下舍人并儒生吏員人民常戴本等頭巾鄉村農夫許戴斗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戴斗笠也不如商賈今制禁民

之家許著細紗紬布商賈之家止許著絹布如農民之家但有一人為商賈者亦不許著細紗紬布農民許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親農業者不許

國家於此亦寓重本抑末之意然貧者何處得穿細紗紬者自不求戴斗笠今之商賈姑以衣服言之豈止用細紗而已于教坊伶人制當常服綠色巾以別士庶之服女妓冠帽不許與庶民妻同庶民妻女用紗袖止許黑紫桃花及諸淺淡顏色其大紅青黃色悉禁勿用帶以紫絹布為之女妓無帶所以別良賤也伶人婦不許戴冠着縐子墨王承恩曰出外不許穿靴所以賤之如此而今有違此制者乎

○洪武二十三年九月諭禮部左侍郎張衡左都御史詹徽等

卷二

十一

聖節冬至公宴錢於本處官錢內支給無府州縣都司衛所移附近有司開用每節帑政司一千貫在城都司衛所附郭大小衙門官吏師生帛老民俱外本司匠役衙府有都司七員以下各有差衛有衛五百員縣有衛四百員以下有差無有同衙門四百員所一百五十貫十九年又賜有司官朝饌每貫給盤纏銀一百貫在任歲支柴炭銀五十貫又定引銀為

堂食費

野記

太祖命圖大辟四造罪被刑之狀於錦衣衛外垣俾人得見為懲戒亦象刑懸貶之義

同上

○洪武初百官聞祖父母伯叔兄弟喪俱得奔喪二十二年吏部言祖父母伯叔兄弟皆係期年服若俱令奔喪守制或一人連喪五六期喪或道路數千里則居官日少更易數煩曠官廢事今後除父母及祖父母承重者子喪外其餘期服制不

新在後但遺致祭從之

○洪武二十二年申定官民服式先是

上見朝臣所服之衣多取便易日就短窄有乖古制乃令凡部

尚書李京明國子司業龔教泰酌時宜俾存節明半議定

凡官員衣服寬窄以身為度文官長自領至齊去地一寸袖

長過手復回至肘袖襖廣一尺袖口九寸舊民儒士生員制

同惟袖過手復回不及肘三寸庶民衣去地五寸武職官衣

長去地五寸袖長去地七寸袖襖廣一尺袖口僅出拳公候

附馬與武職同軍人衣長去地七寸袖長過手五寸袖襖廣

不過七寸袖口僅出拳著為定例頒示中外

○洪武二十四年定主員巾服之制襖衫用玉色絹布為之宣

袖卓綠緞軟巾垂帶

上以學校為國儲材而士子巾服無異吏胥宜有以甄別之命

工部製式以進

上親視必求典雅凡三易其制始定由是士子衣冠雖有古風

焉同上○河南府龍門南有一婦人曰司牡丹為夫

疏死越三年同鄉有衣馬頭死而復甦自言我司牡丹也召

其家人驗之語音良是云死後其魂徑至薄姬廟中為婢侍

得表死乃惜其屍還魂所言甚詳時

懿文太子自陝西還河南府官因營茲事太子回言於

上上遣中人召至面問確實賜紗帛遣還召兩家同給養之事

在洪武二十四年八月

○洪武中歐陽都尉挾妓飲事竟運妓急妓分必死大毀其

貌以挫一老胥謂曰予我千金能免你死妓與之半胥曰

上位神聖乎不知若胥之侈肆慎不可欺當如常貌更加飾耳

妓曰何如曰湏沐浴潔髮以脂粉香澤治面與身令香遠徹

而肌理妍艷之盡首飾衣妝悉以金室錦綉衣裡服襖不
可以寸素間之務窮盡妖麗能奪目蕩志則可第如此無同
他術問其詞曰一味哀呼而已妓從之此見

上上令自陳妓死一言

上顧左右曰榜起殺了妓鮮衣就縛自外及內備索一華燭

綠珍具堆積滿地照耀左右至裸體膚骨如玉香聞遠近

上曰一个小妮子使我見當惑了那厮可知裡即叱放之

○洪武京師有校尉與鄰婦逆一晨校暇夫出即入門登床夫

復歸校伏床下婦問夫曰何故復回夫曰見天寒思

足露衾外恐傷冷來添被耳乃加覆而去校忽念彼愛妻至

此乃忍君之即取佩刀殺婦而去有賣菜翁常供蔬婦家至

是入門見死人即出隣人執以聞官翁不能明誣伏獄成將

棄之於市校大呼曰某人婦是我殺之奈何要他人償命可

遂白監決者欲面奏監者引見校奏曰此婦實與臣通其日

臣聞其夫語云因念此婦忍負其夫臣在床下一時乘氣

發作就殺之臣不敢欺愿賜臣死

上嘆曰殺一不義生一无辜可嘉也即釋之同上

○臨海孝子危貞財字孟陽事母以孝聞其父善先耕

進士擢宦遊丞拜廷臨川坐法謫後江浦縣貞時為郡丞

諸生聞之奔訴于郡守欲走代之守以其名隸李籍難其行

貞時號泣于庭曰人孰无父哉奈何獨沮于我也左右為之

言獲如其請即日上海請京師伏闕上疏曰臣父臨川永孝

先不幸雖更謫輸作大江之濱筋力向衰不能執事大母范

氏春秋復踰九十旦念之恐染霜露之疾无以遂其歡水

之忱終天之恨或及其身臣大馬之齒方壯願代父作勞德

其歸養即至死无恨

聖天子以孝治天下惟哀矜庶幾矣

上惻然從之貞昉乃解儒衣易短製欣然就役施之無難也然質體羸弱不勝任負之勞越七日病卒貞昉通周易能熟掌唐人歌詩性剛直讀古忠孝事欽惟久之曰使貞昉生其時亦能為之遇友患難踴躍湯火赴援不為利害惑卒時年才十八聞者悲之

○天下茶貢歲額止四千二十二斤而福建二千三百五十斤則福建為多而天下貢茶但以芽稱而建寧有採奉先奉次春紫芽及芽新等號則建寧為上國初建寧所進必碾而採之壓以良板為大小龍團如宋蔡謨所貢茶例

太祖以重勞民力罷造龍團一照各處採茶芽以進復其戶五百俾專事農事責于有司司道人督之茶戶不堪於是洪武二十四年又有建寧上供茶聽命採進之詔且此一事知

祖宗愛民盛心矣

○西番之人資生乳酪然食氣滯非若飲則亦無以生之昔饒馬而無茶故中國得以摘山之利易彼乘黃此中國之利茶不可無禁也若守邊者不得其人通賂商賈縱放私茶即假名朝廷橫科番馬既虧國課又啓戎心洪武中我

太祖立茶馬司於陝西四川等處所西番納馬易茶因置金牌勘合命曹國公李昇陞直抵西番令各番酋領受俾為符契以絕奸偽詔定三年一差官召各番合符認納差發焉足給與價奉有以私茶出境者斬關隘不覺察者處重刑民間茶不過一月之用茶戶私鬻者籍其國入官三十年初兵部遣人齎諭川陝等處所仍遣僧管著減下等往西番一體申詳時駙馬都尉歐陽伯奉命西使以已茶私出境貨物橫暴所在不勝其擾而獲

聞大臣皆奉命不敢違倫今陝西布政司後文所屬紀事載茶渡河州倫家人有周保者素車至五十輛蘭縣河橋巡撫司吏被擄不堪以其事聞

上怒以布政司官不言併賜倫死保等皆伏誅茶貨入官河橋吏特嘉勞之曹國公還自西番凡用茶五十餘萬斤得馬一萬三千五百一十八匹分給京衛騎士

國初之法如此永樂十三年遣御史三員巡督陝西茶馬正統十四年停止茶馬金牌後每歲遣行人四員巡察私販自漢關以西至甘肅等處通行禁禁成化十四年奏

准定差御史一員領勅專理今法之行非復國初而所得之馬亦微矣

○國朝班戶口食鹽于天下而歲收其鈔曰戶口鈔蓋以鹽課鈔也今鹽不班已數世矣而民歲採銀錢戶口鈔如故天下

咸病于是然無一人言于上者

祖宗之良法美意不得推行而未流之弊又不得停止良可慨夫

○辰州楊君說上供硃砂冊中以竹筒貯砂筒外以狗皮裹之天頻塗狗血以其精英煇發徑行江湖能欲販取之也楊又說砂產處之奇秘與採取之法甚巧

○監都督王始以常開平妻系從征累功至大將行向多克捷素恨懷不學恃功暴橫在奴假子數千嘗奪民田民訴之御史王執御史一語而逐之征北還移載無異比度喜事關上吏以夜不即納王毀關而入

上聞之怒會有言其私元主妃上詰之王不為意每侍

上坐飲宴止微侍候兵在外呼點陟刑罰至遽出師屈征西歸意遂違時已封侯國公

上命為太傅毛援袂曰我當為太師何太傅也及奏事

上不從王退曰

上疑我參謀謀反矣密召故部曲令收集士卒家奴伏甲為要將發為錦衣衛士將緘上告捕訊伏誅連坐者崔慶侯張翼曹定侯陳桓景川侯曹震卿侯朱壽東夷伯何恭都督路吏部尚書詹徽侍郎傅汝洪武二十六年二月乙酉也

○洪武二十六年深固藍王之獄

上集群臣廷訓有所警引始多未服吏部尚書詹徽叱令具突至因奏徽即其黨也遂同伏誅按解大紳在河州時寄貝川書自叙草諫書答韓國公事有為詹徽所嫉獄中以危法語徽者真傾險之徒與韓國之獄當亦有力其及重禍固宜韓國太師善長也事在二十三年解大紳代虞部郎中王匡用論其冤狀程璠墩嘗載之

星明文斷此朝廷大事解當時乃不自諫而代人具草不知何為狀末云臣至疎賤言出而禍必隨然恥立乎

聖明之朝而無諫諍之士云云似非代筆者所自安雖然解與王之賢於此可并知矣

○洪武戊申十一月十四日早朝宣聖五十代聖對所聖公臣

孔克王於謹身殿同文武百官面奉

聖旨老秀才近前來徒多年紀也對曰五十三歲

上曰我看你有福快活的人不委付他為當爾常常為書與爾的孩兒我看他資質也過厚是成家的人爾祖宗留下三綱五帝垂憲萬世的好法度爾家裡不讀書是不守爾祖宗法度如何爾老也常為書教訓者休怠惰了於我朝代表裏爾家裏再出一箇好人呵不好三十口於謹身殿西頭廊房下奏

上位曲車進表的回去臣將

主上十四日戒諭的

聖旨倫焉將去了

上喜曰道與他少吃酒多讀書飲此

○高昌王世勳神雍庫公叙之詳矣此碑尚有副在帖木兒補化之五世孫宣府前衛指揮使寧家蓋帖曉兒補化二字長不啻試里嗣亦都護高昌王尚阿哈也先忽都公主卒傳子一和賞吹子伯顏不花的字蒼若為太常典簿鮮于樞之甥官至江東廣訪副使浙東宣諭使介立不群草書逼真黃氏和當嗣亦都護高昌王鎮甘肅國朝洪武十三年宋國公西征以全部士馬金印歸附除陽衛指揮同知洪武十七年卒賜葬於聚寶門外子儒宇不英襲職後調宣府前衛卒子求傳寧云儒之姑妙光適馬奔速者前瀘州宣議王世子之子二十五孺君儒遺腹子三歲母上賴姑以生字亦遺腹子云

太祖高皇帝嘗及大臣所居曰大官人必得大宅第即典刑部

廿九

尚書開清創為之製甚宏麗今有司以此為式俗因呼為樣房予前年過金陵燕今刑部尚書前左都御史公所及此相與感嘆

祖宗之禮臣下如是其尊也

○山東參議鉄鉄初為五軍斷

事奏對詳明

高廟善之字之曰鼎石九法司有疑獄未決者必屬鉄而成功文廟時時有訴違法狀者召至屬法司問之數日獄未成高廟怒屬鉄之片時而成以此益愛之未幾擢山東參政文廟兵燹城不下圍之月餘亦不得時城有攻破者隨完之以計詐開門降用板候其入下之幾中其計後復出戰文廟被其害甚知不能克乃奔去及過江登位用計擒至正帝亟令其傾終不可得去其耳鼻亦不顧碎分其体至死

方已後恩惠不可撓者惟錄一人而已平民有愧焉

○夏元吉國初以詩領鄉薦人禁誣善詰勅
太祖幸書所見公字格方正特賜紗衣復遣人察諸生所以獨

公端坐正書竟日不色隋

上必念之二十五年書滿有司奏當署部取

上曰夏原吉端厚特授戶部主事三十五年

太宗入定大統以公舊臣負重望遷左侍郎尋進尚書凡貢賦

使後難繼困吾民也

求舉初兩浙大水國用告乏公往治之至則委麗盡民妨政

數十事諏訪宿相度地勢疏河導渠修築堤堰俾水歸於海

又奏發庫銀三十餘萬石所活不可勝計乃分給牛種督

耕種民忘其飢三年還掌部事首請裁冗食淨費又禁盜

法諸弊凡水旱必奏請蠲免租稅掌刑部有指揮冒支官銀

上欲斬之公曰罪自有律若真盜者何以加之諸乃止

上以天不雨製意食吟公廣稱旨翰林進公結辭

上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有所從進而或怠

上欲禁西山樵採云犯者死公曰材木固可惜人命尤重乃命

如律宣德三年公嘗老漫巡邊

上取公等模構營之曰卿亦食此乎公曰臣等得食此足矣隨

營將士尚多餒者遂撤

上供物賜公并且徧賜將士又送符至兎兒山諸將有違令者

上諭其不以辱之公言天寒甚不可因微罪致殺諸臣

上不應死入帳內公隨之 上顧見公曰卿且休公曰以

陛下憐臣恩甚至諸將瀕死矣

上笑曰特為卿赦之先嘗受命監修

太宗實錄并修

仁宗實錄宣德五年兩朝實錄成賜宴養明日公入謝歸博

猶執筆擬旨以進是夜卒年六十五矣

○唐殿庭間種花柳觀杜詩可知宋朝惟植槐欽鬱然有殺

氣象朱子嘗言之國家當陽殿庭間並元栽植西京皆同京

都傍 ○皇城內沿種柳樹御河左右乃有松栢若園殿五

松環苑諸栢皆金元舊物前代宮殿樓閣門闕命名立號

多欠鎮重有人間得通用者我

太祖創置一皆取義玄象方儀闡之知其為天府也

祖訓宮殿之外離宮別館不許營造神孫乃代守為家法鮮寄

帝榜自不容側其間於殿是豈前代之所能及哉

○洪武三十四年誅涼國公藍王夜藍堂四萬餘人殺之以征

雲南十萬餘人故也初出師時諸將十餘人陞爵時

上與王論方呼諸將去三呼而三不應王袖三摩諸將去

上甚惡之後數事誅之所謂三呼不如一摩四萬餘人之命皆

基於此矣

皇陵初建時量度界限將築周垣所司奏民家墳墓在旁者當

外徙

高皇帝云此墳墓昔吾家舊時野不必外徙至今猶在陵域者

春秋祭掃听民出入不禁此言聞之鳳陽戶柱長

帝王氣象包今徧覆自異於尋常萬一也

○南京通政司門下有一紅牌書曰奏事使云洪武間凡有欲

奏事不得至御前者取此牌執之可以直入內府各門守衛

等官不敢阻當

因初通達下情如此成化初元南京通政司邊告狀有所知

名則不受甚者據而之

祖宗之法益蕩然矣 同七

○先叔祖母李氏乃著澤趙氏之甥嘗言其外祖澤民富而禮賢聘王行止仲為西賓奉養無不至命厨人每食必具一單詣先生求判方敢進食行推其飲雖隆非蛙不食澤民以盤物不忍命數日一進行曰醴酒不設可以去矣遂行其友勸之曰賓主盡東南之美何忍遽然耶行曰寧能饒仁義者於此又問曰今將何之行曰往金陵耳時

太祖造邦法制嚴峻友復堅沮之行大謫曰虎穴中好飲者遷至京久無知者偶舍于藍都督府之使藍有家人于籍業于行每得藍取其李以觀重加祿賞一日召行見行以為前遇所談皆謠畧無一語及文嘗藍曰先生文武才何見之晚也因徒置府中以師事之不久藍以謀反見耕或勸行曰可行矣行曰臨難苟免亦被執刑官無以入其罪命行供狀

行曰行本一介書生蒙藍大將軍禮遇甚厚今將舉事焉敢不從遂同謀被討亦行士也祖母有書數卷皆行題詩後藍錮之禍以行字中增三點作衍字遂失其真今

附錄

高皇帝既平吳楚遂遣大將軍北定中原元兵部侍郎青田林格非名諫見元運已去先作詩送其姪使南歸云清秋送姪出都門別淚臨風下酒尊作客豈無卿并念為官肯負同朝恩鵲飛疾家偏遠鴻雁行稀日欲昏獨上君庸最高處回頭一望一鬼魂又天兵至通州格非以子自隨上元主

近於沙漠人謂之不失臣節云
○歐陽紹字子韶永新人性剛介洪武初以賢良方正舉授監察御史時

高皇帝威斷莫測一日韶侍班

上秉怒欲殺戮一人同列御史皆莫敢諫趙進跪于前連呼曰陛下不可上曰

天頌為霖其人得是輕典詔後引年報乞致仕拜卒于家諡曰鄭克敬延平之將家入洪武中由薦奉任延平府儒學訓導賜名公正擢監察御史正色立朝以廉介受知

高廟嘗奉使使 命賜燕不食飲光祿卿以聞

上詰其故對曰今日臣父及忌不忍食酒肉

上曰尊者賜少者時者不敢辭況君命乎公正對曰臣聞有父子而後有君臣 上悅其言賜鈔五敘

○洪武二年 上

上以孔子釋奠止令行於曲阜林廟京師及天下不必通祀刑部尚書饒庸上疏力諫畧曰孔子百王宗師先儒稱仲尼以萬世為士祀孔子如天下祝聖壽報本之礼不可廢也吏部

侍郎程徐亦上疏畧曰曠古以來帝王之治天下教養而已民無社稷三皇則無以生非孔子之道則無以立斯二者在國家在萬世不可一日或廢者也故有國者祀之徧天下元

非為維持人心世道之計而示人以崇本始報功施之典耳三代而上君君舜禹湯文武周公皆聖人也然而舉擇三綱五常之道載之於經以之儀範百王師表万世使世愈降而

人愈不墜者孔子之力也孔子以道設教其心未嘗一日忘天下天下祀之非祀其人祀其教也祀其教也天下不可一

日無孔子之道則教不可一日廢天下不可一日無孔子之

教則祀不可一日廢今使天下之人必讀其書由其教行其

道而不得通祀焉非崇本始報功施也從天之教孔子之祀

得不罷焉唐字惟明寧波之象山人徐字仲能同郡歙縣人

○洪武元年八月

上謂韓國公李善長曰治天下須用匠平有規矩繩墨然後百
度可貞也乃叙三省立六部拜陳獻可大夫設修閣鼓院罷通
租不征下

詔責躬求天下若穴深藏不售之士顧元臣秦俗伯曰斗米
三錢外戶不閉朕力行三年可以臻此至理於是

命學士詹同等十人分行十道訪求美才而進用焉同上

○洪武末蘇州姚知府善安陸州人下車聞郡有嚴士王先
生賓者命駕往見之及門廣見騎徒乃告之曰家有老母在
未嘗見若勢恐驚之乞損騎侍善後造安陸門下車徒步而
造之坐談今古商確政事時謂不減古人之風同上

○表凱為洪武中御史

上一日錄囚畢令凱送東宮覆審遞減之凱還後命

上問朕與東宮孰是凱頓首曰

陛下法之正 東宮心之慈

上大喜悉從之後以疾罷歸卒凱字景文其先蜀人後徙松江
之華亭同上

○洪武七年岐陽武靖王李公文忠平西番還至西安以其民
病饑水也言於秦王穿渠貫城中通九龍池水以利之汲者
飲者皆以類首九龍池一名九龍泉上有九穴會於一池
俗名鸞鴨池在同州城東南十五里按宋陳康肅公堯咨守
京兆乃疏龍首渠引澠水入城以便民汲

國朝天順中余萌敏公子俊知西安府又引交瀾二水入城
以便汲西安之民免鹹鹵之病者三公之惠正今龍首九龍
所引俱絕秦民日飲者余公所引者耳同上

○初魏國公徐達與常遇春同伐元元主知曆數在我
太祖遂止歸沙漠盡歲華夏之地常遇春功好獲欲處其州

路而殺之 魏國曰不可彼不戰而去還我中夏是順天

也我遂而殺之寧非逆天乎及不常遇春先歸見

太祖曰我欲殺元主徐達受其賄縱之

太祖由是疑魏國候其歸收之魏國素寬仁長者左右之人皆
向之魏國至將入金川門有一內侍馳馬來附耳與語魏國

遂還坐舟中陳兵其眾

太祖待之不至命衆公卿往迎于江上魏國堅卧舟不起

太祖親往迎之猶不起

太祖不得已入其舟中魏國始伏地慟哭指天為誓以自明

太祖亦泣下慰勞得四自是君臣相遇如初此事聞之呂蒙之

太常太常聞之徐錦衣德裕云蓋開平剛毅雅勇好武嗜殺

而中山純誠厚德忠志無疵其性質本殊故李勣自別今魏

國對峙與

國同付而鄂失其傳與威繼絕不能不有待也同上

○錢應字更生常熟人洪武十年應

高皇帝嘉納之召試祭元幼主文稱

旨將擢用之以老疾固辭乃遣歸臨川

高廟而諭之曰爾歸於經過府縣為我宣諭官吏我有姓簡上

與安儒役處上要均有姓所以不安儒役所以不均者皆貪

官汚吏壞我法度今後犯者不饒

高廟創業之君起于民間備知生民疾苦故有是諭使為官者

人人体此意則百姓安而邦本固矣

○晉史中台星所時以為大異張華等應其禍然中台星至

國朝常所此理之不可曉者也或云上下不交之故或云

本朝不立宰相之是應果然北斗星七各有所主分野而

四星常不甚明白樂天詩云晉聞西漢元成間北辰微暗少

光色至今猶然不知何也

夏曆

○嘗聞括蒼清虛王先生云元末台州方國珍肇亂有孔子裔孫官游者避亂過淮道阻見淮上推車挑擔者多公侯容貌因曰紅巾必成事時括人劉伯溫棄官歸家與括整潔素潔十數人先看國珍非成事者皆去授陳友諒獨伯溫於鎮江見太祖奉小明王治兵因說曰如此後有項羽義帝之業大丈夫當自立成事

太祖允之自立為吳王

海運萬業錄

○南京浦子口入天長六合縣有河出高郵湖水勢相平只移邵伯兩開置湖口京口則清運免勞儀真過壩前陳御史具奏二次俱被儀真人喝却不行

同上

○各布政司用空印紙於各部查得或錢糧軍需課定有差錯改正却將空印紙填寫咨呈補卷事發

太祖怒曰作弊瞞我此蓋部官容得所以本亦政司敢用空印紙填寫尚書與布政司官盡誅之遂用半印御給關防

○泗州人民常作社會

帝鄉尤盛社中諸老念

熙祖家貧惟煩其催促督不令出錢至於

仁祖亦復如是洪武十一年

高祖命江陰侯吳良監造

○皇堂于陵所四時祭享遂封社

中諸老官酌配享

○二相馬

同上

太祖初有天下夕微行至神樂觀見一道士於灯下結綱巾問曰此何物耶對曰此綱巾也用以裹之頭上則萬髮龍興矣太祖去明日朝罷有

旨召神樂觀昨夕結綱巾道士以來至則命為道官仍命取其綱巾至今遂為定制蓋自元以前無此也

同上

○中山武寧王徐達南征陳友定至蘇州閭門見一女子絕色

也即以重幣婚結曰且不即就當為後期及師旋海

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納女以侍巾櫛王固拒不從更

數十金以助其粧資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同上

○國初時嘗徵倭國彼遣使嗜哩哈奉表云降上問倭國風俗何如嗜哩哈以詩答曰國比中原國人如上人衣冠唐制度禮樂漢君臣銀錢物新酒金刀贈錦繡年年三二月桃李一飛春

上初欲罪其不恭徐乃贊之

同上

○明天淵驛長數尺仕元為李士元亡削髮為僧改名果復見心而其髻如故

太祖既有天下召至恠而問之曰汝不欲仕我而出家為僧吾亦任汝然當髻亦有說乎對曰削髮除煩僧俗源表大夫上笑而遣之

同上

○南京歷代帝王之廟每年一祀帝王之前皆一爵惟漢高祖以三爵蓋因廟初成時

太祖臨祭禮畢後至漢高祖神位前笑謂曰劉君今日廟中諸

君當時皆有所憑藉以得天下惟朕與汝不啻尺土手提三尺致位天子比諸君尤為難事可共多飲二爵

同上

太祖有天下建廟以祀歷代之帝王自伏羲以下皆易成至元

世祖其面屢為淚痕所汗塑工頻加修飾然越省如故

太祖聞之幸廟謂曰嘉達子尔以胡人入主中國傳祚幾至百

年可謂幸矣今我以天命人歸奄有天下然於汝之子孫亦

不加戮但驅還漠北而已則我之待勝國亦可謂恩有禮矣

汝復何恨耶宜自寬什毋再啼哭為也於是塑工明日遂奏

世祖面上無淚矣

同上

○國初時京師中有沈萬三者甚富今會同館是其故宅後湖

中地是其花園京城自洪武至水西門足其所築也

同上

○南京園李之址舊為積屍之所謂之萬人坑每遇天陰雨濕行人多為鬼眩有至死者因建鷄鳴寺設醮以度而鬼又夜飛磚擊瓦僧人怖恐

馬太后聞而告于

太祖曰此非孔子大聖無以鎮之是日迂大成木主于此鬼遂不復為祟因建園于監焉

○洪武初天下官員三年一朝覲而凡州縣之老人

亦與焉

太祖問一老人曰朕將命工部築室于後湖之中以為歲天下黃冊之所然當作何向宜乎一老人對曰此堂當東西相向庶朝夕皆為日色所暖而黃冊無泥爛之虞也

太祖既喜此老人之對又見其貌頗類猶既明遂召至謂之曰汝為朕定冊室之向甚意朕今後汝汝中此冊無俾風棘遂

卷二

三

三

三

命一內侍引至後湖埋之自是後湖雖有風而黃冊無恙弘治某年戶部郎中東莞鄧深嘗管冊後湖一日独坐于厅事

中見一老人入揖而言曰吾為

朝遠守此黃冊今將百四十年一冊不為群鼠所噬然未嘗或蒙管冊諸公隻雞斗酒之賜恐此非所以待有功者言訖忽不見鄧明日即具牲醴祀之至嗣管冊者歲必祀之以為

常或曰老人新會人也

今

高廟舊制內侍不許讀書識字至宣廟始以翰林官教之于內侍監

○二聖之所屬者皆有意

義然以臣之愚觀之

俱此傳信錄

高廟之思慮慎防可謂深且遠矣

○今太監之冠帽蓋因高麗王冠之制而為之嘗聞之今內侍

綬以為

國初時高麗來附

高廟造一細作賜其王之冠制而為之遂命諸內侍皆冠之因

其使者之束指諸內侍之官而謂之曰汝王之冠與朕此內臣同今此曹日供使令之後于朕而汝王乃欲嘔強不服朕

同上

耶使者歸言之遂奉國降

○鐵券之制其形如瓦國初時太祖高皇帝欲以鐵券賜諸功臣而不知其制開浙江錢王之

後尚有宋所賜券存焉遂命官取諸其家做其制而為之其賜東莞伯何真券文曰維洪武二十年歲次丁卯八月戊申

十一日戊午

皇帝制曰昔人有云識時務者謂之俊傑是者元運將終華夷

鼎沸擅盤教以後生民朝興暮衰若此者相繼終不知時務而失天道尚驅民以應鋒鏑如此者豈一二人哉當是時下

何貞鎮南諸州壯士保境安民他非其人安敢輕入尔中境

卷二

三

三

于斯已有年矣其嶺南諸州之民莫不仰賴安全于亂時洪

武初朕命將西征所在雖有降者非見旌旗則未嘗肯開

八閩負固桂林之徒驅海上羣生亦不量方獨尔真心悅誠

服整頓南諸州具在表文入朝全境安民得非識時務者乎

最者事務煩冗有失撫順之道致貞職微有負初賜之誠今

特命尔為東莞伯食祿一千五百石使尔保及嗣世朕本疎

愚皆尊前代招王之典礼與尔甚焉謀逆不宥其餘死罪尔免二死子免一死以振推誠之心其加恭順以保祿位延于

永久豈不偉哉尔敬之哉

文廟自宋廣孝於

皇帝故云然耳既而

文廟自宋廣孝於

太祖許之熱一日寒甚

文廟一日召廣孝侍宴出一對子曰天寒地凍水無一點不成水廣孝即應之曰國亂民愁王不出頭誰作主

文廟大喜自後漸有與師南征之語矣

同上

○今南京孝陵城西門之內有吳孫權墓在焉當時孫權去之太祖曰孫權亦一漢子也宜留以把門遂不得毀

太祖微行嘗至朝天宮前一孝婦重服而大笑問曰觀夫人之被服如此而胡盧大笑何也曰吾夫為國而死為忠臣吾子為父而死為孝子然則天下之婦人其好夫好子未有如我者矣吾所以喜而笑也

太祖問曰汝夫已葬乎婦人以手指示之曰去此數十步是吾夫埋玉之處也言訖忽不見

太祖識其處明日命有司往視之則黃土一坯草木森鬱及掘地數尺見其誌則晉下壙所藏也面色如生兩手皆著其指

甲出手背外六七寸是時城中墳墓有禁太祖以其為忠臣也遂命掩之仍為立廟命有司春秋祀之

○大將軍中山王徐達與開平王常遇春將兵三十萬圍張士誠於蘇州久攻城不破常架飛樓以觀城中動靜而士誠以物蓋覆街巷了無所觀者有善風角者曰此城龜形龜頭是其首首門是其尾擊其尾者首必出矣二王如其言而攻之

盤門果先開

太祖既得建康以兵力尚寡集太平建康鎮江宣州廣德五府民戶為軍謂之民兵及既即位曰虧丁五府供給未逮饒了

他秋糧止當均徭夫役至今以為定制
太祖嘗曰浙西寺院田糧多寺僧惟務酒與女色不思焚修乃盡起來京城工役死者甚衆

皇后諱曰聖僧本為佛教為僧犯戒自有果報不可使以工役致死吾不忍也

太祖曰后言是也遂釋之

太祖建奉先殿於禁中旦夕薦獻四更時拜天後即往拜奉先然後臨朝

聖人之敬祖也如是

高廟嘗召親國公徐達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公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耶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而北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

高廟聞之喜

○國初時御史皆築室以居之謂之御史廨每室有閣夜則御史宿于閣上有兩校尉宿于閣下以防之出入起居必與之同每日以御史言動奏聞以行誅賞

太祖克建康都之然以六朝國祚不永意欲并都他地後人有

言遷長安者矣

太祖曰潛運艱難且已之

太祖初時編律頒行各衙門遵守然而犯法者益多

太祖曰我欲除貪賊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今後犯者賊不分輕重皆誅之後再編律合枉法輕重罪之著為令

○國初立富樂院於軌道橋男子令戴綠巾腰係紅搭膊足穿毛猪皮鞋行在街兩傍不許當中妓婦戴皂冠身穿皂褶子出入不許穿華麗衣服專令應天府札房典吏王迪督領凡文武官及舍人不許入院惟商賈不禁院內俄因失火延燒院殿大夫衙係寄收一應贓物在內

太祖大怒庫官及院內男子婦屬重罪後移武定橋等處

太祖以通送使官夫驕為民之苦曰人雖有貴賤其口體則一今後使客有符驗者止給夫二名按察司官及出使外國者給四名俱於田糧內出錢贖出不許擅役良民勞其筋骨

李農務情恩受顧者听

太祖有朝政有失無人敢言乃立執法議理司以汪廣李勝端為執法議理官置白牌子于上書執法議理四字如有失許將牌直言極諫

太祖在婺州嘗出夜私行遇巡軍拘之小先鋒張烟從行謂巡軍曰此是大人也宜急放行巡軍曰我識是何大人只知犯夜者執之耳烟懇之再三乃得之次日

太祖賞巡軍米三石自是不復夜出

太祖謂李善長曰湖廣江西直隸府州縣六房有主文老先生書寫積年把持官府處政害民尔行文書盡數起取來京俱發雲南五開衛充軍

太祖謂善長曰濠州是吾鄉里丘華之後人烟稀少田土荒蕪天下無田耕種村民儘多於富庶處起取數十萬散于濠州

鄉村居住給與耕牛谷種使之開墾荒田永為己業數年之後豈不富庶以監丞某督之

○京師自夏至秋不雨有司禱求不應

太祖曰在京法司及在外巡撫按御史按察司官冤枉下人以致天旱遂逮京畿巡按御史何士弘等至京命細于馬房及諭中書省御史等督府軍事次日御史中丞劉基言三事

一曰出陣亡病故軍妻數萬盡令寡婦營居住陰氣鬱結二

曰工役人死暴露屍骸不收三曰張士誠投降頭目不合充軍太祖曰寡婦听其嫁人不忍者送還鄉里依親工役人付放寧家投降頭目免充軍後旬日仍不雨

太祖怒曰劉基著違鄉為民御史按察司官俱令自駕紅轎穿汴梁安置被問官吏赦罪還職後得北方欲用舊人乃謂楊憲曰發在汴梁御史等官俱係舊人宜盡用之

○洪武二年高麗國王顯進貢方物称臣

太祖給以金印封顯為高麗王其相李仁人及子李成桂九敘

王禍王昌王瑤王奕四主而自立貢方物進表請更國號太祖改高麗為朝鮮從其自為聲教後成桂改名曰進表納前恭愍王金印請朝鮮印及封王 誥命

太祖不從且所進表有犯上字樣

太祖罪其使者言此表乃鄭某所撰

太祖以所貢金鞭等方物發還李曰其要即以此鄭某送至京

太祖罪之發雲南安置仍令守遼東都司禁約邊上不許高麗人等通界亦不許商賈貿易永遠絕之

○金華歲貢香米三十餘石

太祖曰我訪知民間揀擇圓淨者用黃絹布袋盛貯封護進呈今後作秋粮一本送納官倉不須歲貢勞民

○藍玉家人中雲南鹽一萬餘引倚勢先支事發

太祖曰此等侵削民利阻壞鹽法但知臣家中鹽引盡行沒官

太祖開國之初用華者王與宗直應後有天下以其老成不貪陰奉為儀賓司副使陞福建布政司參政除吳宗為金華知縣李善長諫曰吳宗由皂隸出身難以牧民

太祖曰吳宗跟我數年勤而不貪又能處事雖儒吏不及於牧民何有比到州見李文忠亦曰隸輩如何牧民

太祖不從吳宗到縣三年廉幹公勤得民之心耿滿陞南昌通判調高州知州貪院任亮集民為軍與宗曰元末世亂聚則

為兵散則為民民皆為軍稅糧何處奉乞止之

太祖從之陞懷慶府知府朝京時正問養蠶種田官吏吳宗在數指揮毛髮奏至吳宗亦當被問

太祖曰府主公勤不貪不必問比還懷未久蘇州缺知府

太祖謂胡惟庸曰選一能人去未幾又曰蘇州知府曾有人否

惟庸曰未得其人

太祖曰我意懷安知府王典宗可任惟庸曰臣更未到此

太祖曰行文書與王典宗就取便道速去到任三年盛有政聲

又陞河南布政司布政使京師

太祖曰取不元尔老矣我亦將自賜賞鈔撫而遣之既抵任

以事累 病卒

太祖於某年以湖廣江西等處按察司官坐視官吏貪贓致民

受害不伸令今後務年終來朝考其問討貪贓人數以憑黜

陟如贓官贓吏不拿休察得出處以重罪

太祖之定鼎金陵蓋雖出自

聖意然亦由馬國用與陶安之言也國用濠州定遠人歲饑揭

太祖于妙山 太祖見而奇之曰尔被服若是其突焉生耶

問定天下計將安出國用對曰金陵龍蟠虎踞真帝王之

願先拔金陵而定鼎然後命將四行掃除群寇救世靈

火勿令阜文王帛倡太義以收人心天下不

上大悅曰吾意正如是也陶安太平當塗人乙未夏六月

太祖帥師渡江取太平路安與著儒李習率父老出迎安見

上伏號謂習等曰龍資鳳質非常人也我輩今有主矣

上召安與語善之因問吾欲取金陵何如安曰金陵古帝王之

都龍蟠虎踞限以長江之險若取而有之據其形勢出師以

臨四方則何向不克其言亦合

上意國後官至帳前統制親軍都督指揮車侍衛等官

林院李士嘉諫大夫參知政事修國史二公亦

孤樹夏談卷之二終

孤樹夏談卷之三

太宗上 永樂紀元

○文皇龍潛時刈觀為王府良醫一日以事怒之與數人誦云

南始至入缺佛寺僧此宗觀刈等方談盛德傍一僧曰豐干

饒舌刈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固拒懇之久乃觀刈曰此君

知之又問答曰姚和尚知之蓋二僧方談耶事時刈等亦未

知也未幾果召還劉歸以啓

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刈等言其能卜○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

吳語對曰會曰何術邪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育即

開襟有太平錢五文係於內衣帶解奉于

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徐後一擲七訖視

上曰殿下要作皇帝乎○上曰莫胡說姚曰有之又曰有一人

善相○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為誰曰李汝求其既而

上乃命人取之未至燕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未同入肆沽使者因謂

袁試看此十人珙趨拜○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長官也珙呼珙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詳扣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驤及騰即

登室位○上怒命數士禁送有言有遊客來府中為妖言

今解還原籍索文牒而去既至直沽入舟士以一大桶盛衣

而鋪之昇入王府○上遂與言事

上曰夕視其驛既一年有半及膺矣召表示之表方至○上

首謂吾驛如何珙曰已及膺矣○殿下何忽仰頭乎仰之猶

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費力耳

○上一日燕坐有二人突入見○上遽言曰殿下尚安坐此乎

何不速起去○上問何人曰○殿下將應天順人乃安坐乎
上曰何等狂夫妄言二人曰今布按二司已上奏言殿下不半
月○朝廷求覓殿下矣尚不省耶臣為奉旨布政司吏臣為
李友直接察司吏也奏草在此出諸懷中以進

上怒呼左右逐去二人曰逐我出門亦死不出亦死臣尚出耶
乃晉之

野記

○文皇屢問姚公起義兵之期姚每言未可○上曰如何伺有
天兵來助乃可○上未知所謂一日啓

上明日午時天兵應至及期○上已發兵見空中兵甲蔽天其
帥即玄帝也○上忽搔首髮皆散解披面即玄帝像也此其
應云時指揮平保兒聞變南奔建庶人倫提兵守徐州

文皇至金川門平時守禦遂拒戰平善搶搶及御衣當脅過
數重而過俄而平騎忽蹶平嘆曰真命天子也遂就擒

上命禁千軍是夕○上駐驛于鼓樓翌日克城○上即位又明
日召平問之曰汝前日馬不嘶將若何對曰若捨及膚則死

今日矣臣欲生陛下故止穿衣耳

上曰父皇養如許人止得此小厮乃令守北平後六年平以事
入見○上曰保兒而尚在乎蓋喜之也明日更召則平已自
經矣誤曰○上言為憾之也○上嗟惜曰是子錯說話矣或

曰平拒戰事在徐州野記

○風秀才不知何許人

太宗在藩時秀郎寄赤籍中陽在奇蹟衆因呼之云然無他異
惟○上知其人數召與語多不倫府殿鳴吻墮

上殊惡之左右莫敢言秀突來前○上曰秀吾敬歡墮何也秀
曰欲換色爾○上笑曰痴子胡說嘗啓

上明日臣生辰欲邀三護衛飲乞為臣召之○上又笑令諸校

往及往秀已出茹蘆蕭蕭思無營具老妻坐茹下云秀請歸
禾歸幸少同校坐門外地上躁而不敢怒也及午秀持檜錢

來謝言勞諸公枉臨伺燒帟後未就置楮地下散之便煨之
煙起衝人勃勃人涕橫流紙已燼秀還箕踞之灰被服秀秀
乃大言曰如此時候若輩猶不起邪衆咸憤詰其在耶去僕

于○上上笑而巳張英公時未極臣位坐堂上偶果塵落其
背秀疾趨自後拍其背者三曰如此大塵猶未起乎吾拍公

起耳當啓○上某地貴不可言○上寧有可葬者乎

上怪其不祥曰無之秀曰固也第不知○殿下乳母誰與

上曰死矣秀葬于某地秀請更葬○上從之其地去西山四十
里平壤間即○聖夫人墓人呼為毋墳是已及

野記

上登極秀猶在後不知所終

○文皇將靖內難年餘不視朝以足疾曳杖而行六月十一日
召三司府縣官入出西瓜數拌曰有進瓜與卿等嘗之

上自嚙片瓜既而訶責曰吾奉藩守土未嘗覆有司尔等何為
南間以瓜皮高撤起杖亦棄去伏甲皆起執羣官殺之矣

遂出

○文皇兵駐金川門命人請

皇嫂來軍中既至○上陳建庶人罪狀與吳師之故比

皇嫂還宮宮已焚矣○文皇追謚懿文太子曰孝康皇帝廟號
興宗

○文皇兵初入城楊文敏公迎見馬首

上問何人對曰翰林編脩臣楊榮曰何如曰臣請○殿下今始
入城當先謁○陵乎先入廟乎○上啞然曰固當先謁○陵
遂從之既而召文敏謂曰非若言幾誤乃事夫由是寵遇隆
隆

野記

○太宗文皇帝初駐金川門蹇夏二公首出迎戴而鮮胡二楊諸公則召命至然皆不自靖而竊比於魏徵夫唐室興由太宗化家爲國而宮臣魏徵幸皆出唐高祖之罹殃成未登大位統天下故魏徵去事秦王不自作焉今建文嗣統五年蹇夏二公當時執政大臣出於建文所親擢視魏徵之於建文殊不類況當時群臣中如周是脩之死我

太宗有彼食其祿自盡其心之○古○至意寓疑今二公乃安猶謂之名臣士林莫有非議之者予則獨不諱焉故予列諸名臣而謂之通錄良以此也其中惟鮮公終歸自請所居兄散則其責任又非蹇夏諸公比其亦薄乎云耳 項鑑錄

太宗渡江時鮮胡金三先生與楊文貞周是脩相約自居于應天府學既而鮮先生使人覘胡動靜因得胡先生如廁回問

家人皆飼猪否鮮先生笑曰一猪尚不肯舍豈有捨性命蓋皆初無意於死也惟是脩竟行其志哀哉宜文貞爲之者傳以表見於後也然文貞之進以鮮薦而文字中絕不語及賜省過文江僅以白金十兩壽鮮夫人耳 同上

○文皇渡江時翰林諸公在京誠先死節者周是脩一人而已李文達曰歸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諸公初亦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惜哉諸公後來雖有王魏之事業不能蓋斯婉矣春又聞長老言靖難之事師既駐金川門是脩欲速諸公同死前約首至某門見某方令家人飼猪乃退退自縊于應天府學之尊經閣時此何時而猶不忘于飼猪者又可謂自令生事耶 餘冬

太宗無駐金川門即命訪鮮公大紳既至甚喜始建內閣諸翰林七人而公爲首今內閣規制皆自公創及議諸未決乃

召公預議公言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震衰頓悟事遂定後立福等泄此語於洪族人怨諸不已乃調外任竟下獄鮮后以死固非朝廷之意實漢唐人之所爲也 項鑑錄

○文廟過江時胡廣金幼孜黃淮胡儼解縉楊士奇周是脩輩俱在朝是脩具衣冠詣應天府學拜

宣聖遺像畢自爲贊係於衣帶自縊於東廡下可謂從容就死者矣諸公初有約同死已而俱負約真有愧於死者後縉爲誌士奇爲傳且謂其子曰當時吾亦同死誰與爾父作傳識者笑之諸公不死建文之難與唐之王珪魏徵無異後雖有功何足贖哉縉才獨高使遇唐太宗其所論諫豈下 魏徵若雷子

仁宣時事業必有可觀者士奇輩遠不及也 天順日錄

○井泉南京人光祿寺庖丁也素不知書性靈敏洪武間得事

燕邸甚稱旨靖難時多預謀過江後遂陞本寺卿縉非常上曰論該大爵酌汝早晚須汝在左右惟厚賜償之 卷五新聞

○太宗靖內難於時死節之臣泯沒於天下多矣其章七著者後人哀其姓名曰革除遺事一輯羅禍及陣亡之臣凡十九人曰齊泰黃子澄方孝孺愈逢辰謝貴張昂葛誠宋忠馬宣

朱鑑魯濬彭聚孫泰耿炳文俞通淵羅能莊得楚智鄭華一聞更自盡之臣凡十五人曰黃觀王叔英周是脩顏伯璵陳昇王良曾鳳韶魏公晃鄒公瑾高巍王良錢芳黃鉞王省劉政一在朝之臣羅禍者凡二十有三人曰陳迪練安侯泰郭任盧過暴昭毛太黃冠胡子昭卓敬茅大芳胡閏戴德魯原質廖鏞宋徵陳繼之韓求高翔董庸王慶巨敬甘霖一在外之臣與官爵不可考而俱罹厄者二十人曰鈇鉞王彬崇剛陳暉馬溥陳考回林嘉猷鄭公智程本立葉惠仲姚善鄭

○程通陳思賢盧振謝昇周璿黃彥清高不危牛景先一中
外臣士獲有而後死者九十八人曰董倫張紘徐輝祖李堅
景清龍恭陳性善平安樓連劉真何福梅殷王璉周璉周縉
劉亨高賢章徐宗實王稔一革除中見用之臣不及於難者
七人曰才春王紳高遜志唐愚士劉現宋惲魏澤一革除
中見用之臣及宦官後被斥於求樂者六人曰王純薛嵩張
顯宗劉有年徐安沐敬其內外臣士宦官有所關係而見用
於求樂者共二十二人曰李景隆姚廣孝鄭賜黃福尹昌隆
茹瑺胡顯楊文宋晟徐凱吳高吳傑袁宇郁新李得成羅義
陳瑛李友直胡廣李貴歐陽謙吳亮於戲行實之梓具於本
傳讀者當自得之矣 革除遺事

○文皇渡江橋折江濱神廟筆甚壯得取為之先以籤問其詞
云物有主君莫取又有豪傑天生須循規矩乃置之稍前又

一廟有竿其神玄帝也○文皇欣然用之遂濟

文皇將靖難發念成功后當建一塔寺以展報誠既渡江忽見
江中湧出一寶塔

上悚然起前念速即位後一日天禧寺浮圖災即古長干寺有
司入奏

上令兵馬督人運衛于外令勿救火寺既燼命盡取其灰投于
江即其地昇建大利立塔十三重賜名大報恩寺 野記

○文皇既即位問姚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孝孺對遂詔之
數往返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披斬袁以行既至今梟梟

大號詈不從強使搗管擲去語益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十族左右問何一族

上曰朋友一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而大搜天下為方友者
殺之 同上

○文皇兵入城附馬都尉柳敬死於篋橋下某國長公主曳
文皇裙不釋問附馬何在○文皇還命左右速取二帶來比至
一金一玉

文皇與公主言子二甥而世官以慰主心初靖難兵未起時長
公主有書遺

文皇勸沮大計○上不答速兵與以手書寄之言與師大意直
令迂居太平門外恐誤鋒刃及

上紹統後二甥猶幼主保護甚至恒與同寢置手榻內如是數
年比長乃已○上亦恒賜手詔有曰若不念你母親不至今
日爾畜生宜知之

○文皇即位詔傳為王達善所草聞之先輩言宋景李士筆也
○姚廣孝建取日功後

文皇欲疏茅土姚固辭乃只為善世一日朝罷○上與語姚應

對如常○上曰公今日言中常有事乎姚曰無之

上曰必有之朕見卿詞氣知之矣勿謂姚又對如初三四問答
姚始言今早○駕未出時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在在前臣

進而應之凡越二班話間屢進屢退殊為不安以此少介介
耳○上曰向欲爵公固以此耳即命為少師姚乃受之然終

不畜髮○上即欲為建第姚力辭之竟居舊第中又賜宮
人姚亦不受惟章服曾服之今有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

髡頂上戴唐帽云

○姚廣孝為○文皇治兵作重屋周繚厚垣以餽餽餅正密於
之口向內其上以鉄鑄下南窗鳴日人鳴噪迄不聞鍛聲

文嘗至燕邸問地道下有金鼓聲響怖至疾 以上俱野記
○文皇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縉豪傑敢直言
文皇欲征交趾縉請自○白蠟之國通正朔特賞而已若得

其地不可以為郡縣不啻卒平之為郡邑

仁廟居東宮時。文皇甚不喜而寢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

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文皇遂怒謂高間骨肉縉由

此二諫得罪消

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叛悉如縉言 天順日錄

○太監沐敬建文中人貌魁偉敢慷慨直言求樂中從征漠北

逾月不與虜遇人馬困頓。上意猶未已諫者皆披逆教諫

再四。上罵之曰反。敬仰視曰願不知孰為反。壺也

上怒命曳山勒之敬辭色不為動。上徐曰我家赤人皆若人

豈不誠有益遂釋之此與東滑事皆今日得之錢李士原博

蓋其同使交南奉鄉張崇云 革除遺事

○永樂元年正月李至剛言宜徙北京從之 野記

○太宗大崇文教特命儒臣纂脩四書五經性理大全書供賜

其渥禮祀先脩書成曰取號精當既而亦頗有繁感之嘆遂

急成余帙或謂未協輿議或又云亂經體其後復開局各

求樂大典凡古今事物言詞網羅無遺每摘一事為標揭條

事其下小大精粗無所不有以太揀濫竟未完事而罷其

目錄且幾百卷云

○太宗徵善書者試而官之最喜雲間二沈炳燁尤重度書

稱為我朝王羲之命官舍人習其體凡王言悉為一家書

迄今百餘年傳習不敗

○永樂中曾有人造木牛流馬數步而止或曰劉誠意蓋非

李至剛嘗以罪衣冠服平巾入史館供職聞人誰何之李

既不敢率其銜又不非徒役乃自稱脩史人李至剛直操鄉音

於是館中皆稱之曰羞死人李至剛 ○初親王歲朝

太宗靖難後遂皆革罷不許來朝初制親王歲支祿米一萬

石後因地地方豐歉或有減支郡王將軍供有常糧亦因民供

有限悉減支一半本色一半折色其折色米不開支又如初

封郡王歲支米二千石以後襲封俱支一千石後亦有例初

封郡王亦支一千石又如郡王生子多至三十人者有之慶

成王生七十子只以十子論之該支米二萬五千石反多一

字王祿米矣先年陝西慶府分封郡王俱于慶府一萬米內

分撥并軍校亦於大府分出不知彼時奉何事例又如鎮國

等將軍年十一二歲即請封號祿米弘治十年因災異禮部

令官議脩省事件即中慈谿王綸曰于諸大臣定擬鎮國非

將軍年及十五歲方准擬支祿米至今行之以民供諭之則

日益不給以宗室論之往往不食不繼反不如庶民之家得

自為生計也又宗室犯罪降為庶人計口月給米石比與將

軍中尉及得實惠宗室例不得種田納稅商販營利而常祿

不給日見其貧乏不能存活矣 樂翁雜記

○永樂初都御史陳瑛言建文時效死之臣如禮部侍郎黃觀

太常少卿廖昇脩撰王叔英紀善周是脩浙江按察使王良

沛縣知縣顏伯儒宜加追戮

上曰朕初奉義誅奸臣不過齊黃數輩耳其後二十九人如張

純王純鄭賜黃福戶昌隆皆皆省而用之今所陳猶此

類者悉勿問初靖難兵入城昇是脩自經死現守安慶投江

死叔英守廣德亦自經死良在官奉家自焚伯儒在縣兵至

城不肯下與其子皆死後閱方守撫寺獄辭乃收現叔英

妻女將給配之現妻翁氏出通濟門先擗其二女於河即自

溺叔英二女皆已葬逮赴錦衣獄皆赴井死 野紀

○永樂間禁中凡端午重九時節遊賞如剪柳諸樂事翰林

臣皆小帽橫機撤侍從以現現畢各獻詩歌詞

上親第高下當封室楮有差至靈德間猶然以後開老與李士卿更間與焉以下儒臣不擬近而應制之作罕聞矣

○太宗皇帝初營○天壽山○命

皇太子脩漢趙二王暨○皇太孫往視之過冰河凍王請却步輦就行○仁廟素苦足疾中管翼之就或時失足漢趙曰前人失脚後人把滑○宣廟即應聲更有後人把滑漢趙曰顧怒目者久之此事雖由一時而後來武定州事已兆于此矣

○永樂二年六月一日文華殿大李士奇進呈講義

上覽畢稱善因曰先儒謂堯典一章一部大李皆具士奇對曰誠如○聖諭堯舜禹湯文武數聖人九脩諸身施於家國天下者皆大李之理

上曰孟子道性善必卒先舜尔等於講說道理必本前古

証幾幾易入又曰帝王之貴切已實用講說之際一切浮泛無益之語勿用

○永樂二年一日進呈勅邊將案

上曰武臣邊將不諳文理只須直言俗說使之通曉庶不誤事他日編入實錄却用文

○太宗皇帝一夕夢服緋七人上謂翼曰銓曹引進士七人奏擬某官如此格七八品○上以符所○命夢謂家宰曰五品

以上服緋衣方面官闕幾人速皆檢以來尚書上其數

上即命注授七人中有布政一鄉陳公祚得河南參議

○永樂初京中密察民俗甚嚴有坐童孫毆祖母獄者刑部主事李厚鞠其情以童孫元知非真有所毆也上誼其情不

繼之以泣明日

太宗以新面試其童曰能識左右何謂元知遂謫厚為安南

厚忻然就道曰吾敢附死獄以媚○上却厚在安南三年上感悟召為吏部主事厚赴召僅五日而安南復作華人多不得歸人以為忠誠獲報之驗楊尚書彥謚為之傳云徐冬

○永樂二年饒州府士人朱季支獻所著書專斥瀛洛閭閻之說肆其醜詆

上覽之怒甚曰此儒之賊也時禮部尚書李至剛翰林李士鮮縉侍讀胡廣侍講楊士奇侍側○上以其書示之現畢縉對曰惑世誣民莫甚于此至剛曰不罪之無以示儆宜杖之指之還齋士奇曰當燬其所著書庶幾不誤後人廣曰聞其人已七十燬書示儆足矣

上曰謗先賢毀正道非常之罪治之可拘常例耶○勅行人押季支還饒州府令布政司府縣官及鄉之士人明諭其罪皆以示罰而搜檢其家所著書會衆焚之又諭諸臣曰除惡不

何盡悉燬所著書最良

○永樂三年進士放榜後詔選二十八人入文淵閣編修李以比二十八宿號庶吉士其人曰曾榮周述周孟簡楊相劉子欽彭汝器王英王直余鼎章敬王訓崇廣敬王道燕直陳敬宗沈昇洪順章朴全李夔羅汝敬盧翰湯流李時勉段民倪維哲袁添祥吳紳楊勉也周大襄不與乃自請於

上詔從之時謂之揆宿此稱遂適于人間凡未至其地而強攀附者以此稱之

○魯內翰榮之飲亦大戶也有虜使至稱善飲有司推能伴者

絕得一武弁猶恐不勝

上今廷臣自薦曾請往○上問卿是幾何對曰無論量臣量且當陪過此虜

上喜令往三人默飲終日初不可計虜使已酣武人亦潦倒內

翰輿然復○命○上咲曰無論文本此酒量豈不為大明狀元乎錫呂內醞甚厚野記

○劉子欽江西人為奉子業最工由省元至會元將殿試解網在翰林會問稱之曰狀元屬子矣子欽自負畧不少遜避縉少之密以題意示曾蔡明日廷對蔡策詳最殆及萬言遂為狀元刊十人之後方及子欽壓其負也後子欽終于教職名位竟不顯云天順日錄

○太宗一日命左右至文淵閣覘庶吉士講習否令一一記其動靜比報各有所事唯劉子欽袒衣席地酣睡蓋時初飯罷被酒徑入夢耳

上命召至謂曰吾書堂為汝卧榻耶罰去其官可就往為工部辦事吏子欽畧不介訴遂謝恩起而去至外買了吏巾條服之步入工部跪于庭尚書見之驚曰劉進士何為爾特起迎

之子欽曰奉

聖旨命子欽為本衙門吏尚書不敢答子欽便登堂侍立於傍與羣胥偶少頃○上又命一豎入部覘之還報云云

上笑曰劉子欽好沒廉耻更令召來子欽至猶吏服

上曰汝好沒廉耻顧左右還與冠帶歸內閣着讀書子欽又無言遂起謝恩出且冠袍還閣中即日間也野記

○求樂初年○文皇嘗召戚御醫寅至便殿令珍胾盛稍珍胾

侯便止奏云○聖情方怒後脉理不可察

上曰一時之怒亦形于脉乎汝誠妙手又曰盛胡子我訴汝前時沐順進兩小丫頭頗能唱我每飯常使之唱近呼之不見始知為他以銅椎打殺了過來小公主見我按懷中我因扼抱少頃既去還聞其哭問之又是渠擊以銅椎箇小女兒能勝之耶有如此人我怒甚不覺揮幾肘至今氣不能平也盛

叩頭陳勸再三乃已上語謂 仁孝也 同上

○求樂初取進士六百人分為六甲狀元曰李馬

上改馬為駟既而駟除名故今人罕知之其尾榜者曰宜生是年勅進士年二十以下者遣歸仍附本學肄業皆豫注擬其官待闕取用悉出○御意人人自擬之就註登科錄同上

○是歲進士有林廷美者閩人儀貌頗偉

上欲俾近侍問其貴籍林以鄉音對○上嫌之又擬為某京官林退數步復召回曰老童子也沒這福即改為山東某州知州比二任會有朝旨有司繁劇地陞一級林時在京師三司以下皆保奏林州係繁劇林當準敷時程襄毅公信謂林曰公必與駿典然亦應稍通人事林曰我何為爾程曰官不煩鄙承胥輩一語無傷林亦不從一日倚部門吏出揖曰公某州使君乎林曰然吏曰公在陞格可賀矣林曰然吏曰某當

承效殷勤

十三

公少顧之乎林曰否吏曰再三林曰吾有銀五錢為日費姑以餽爾吏欲十兩林不吝去吏明日拖文書曰所

司言某州保結恐三司失實異時連坐官曰奈何吏曰當更行下軍衛具保結乃可官從之林知之寤矣問之吏吏曰公

亦問我我子今欲集事友手耳第與我金然當倍之林與之

十五金責禽枕旅邸以伺新命候有帖子召公當來越三日

果然蓋吏又曰官移文往返應得半歲期恐遲

朝廷一時恩典官曰奈何曰今當州有操兵數百在京或令具

一結狀則事可速辦萬獲其官官曰然吏即行牒移軍具狀

如式林遂得如格舞文筆入賂市菴如此而○上之知人亦

洞徹矣

○萬奎言顯宗狀元及第唱名前一夕高皇有夢雙絲墜地後任國子監酒往江西起義兵不知所終

又嘗起徐侍講元玉云聞之錢侍即習札錢吉水大旗本亦練子軍疎遠姻親一時脫禍而相為鄉人所持幸族不放一吐氣習禮既入翰林猶然習禮不可奈何以告建安楊公公一日獨對畢即以其事聞

太宗欣然曰立賢無方使練子寧今日在此○朕固當用之耳下令禁之○文皇帝之威德至矣

○廬陵胡文穆公楊文貞公兩人同被

文皇館閣之命一時文者固有定價然文穆頗厭為人序譜以其多牽合不實也文貞平生所叙譜幾五十余家自昔文人譜序蓋莫盛于斯文穆之嚴近於義文貞之厚近於仁然文貞文與位稱享有高壽而亦丁夫承平熙洽之時士大夫皆敦本務禮此亦可為世道之幸而彼自薄者則又在所不足議焉

三

十四

兩

○太宗皇帝以任事十臣者問群籍籍各以實對十人者黃福最優次蹇義夏原吉鄭賜陳治其最下者則方賓李至剛劉儁然至剛壽終儁以節死得贈諡也古亦有之王倫嘗為胡忠簡公所罵後亦盡節云

野記

○永樂中征安南黎季犁降其三子皆隨入朝其孟曰澄賜姓陳官為戶部尚書澄善製槍為朝廷機軸後貶其官而命其子世襲錦衣指揮澄從父乃許令世以一人為國子生今九祭兵器并除澄也其仲曰某賜姓鄭亦官尚書後貶江陰縣佐其繼有三子亦各一人襲錦衣指揮并賜江陰田甚厚永劉其偏今猶守世業其季曰某官為指揮久之乞歸終老既往即自立為王季犁死葬京師其子後遷葬於鍾山之傍○國朝名將劉江以中軍左都督總兵鎮遼東殺倭寇事載五倫書悉矣近閱楊文敏公兩京類稿乃曰公鎮守遼東倭寇

夷寇至即相地形勢請于金線島西北之望海場築城倭立煙墩一日瞭者言東南海面夜卒火光計寇將至亟遣馬軍赴場上小堡倫之翌日倭艇三十余艘泊馬堆島忽相屬登岸徑奔場上公親督諸將伏兵堡外山下阻道一桿將領馬隊要其歸路一桿將領步隊與之迎戰公率炮伏火寇大敗奔入櫻苑園空堡中合軍圍之自辰至酉倫殲無遺生獲百餘人斬首千餘級事聞○賜璽書褒徵公至京面慰勞之公對曰受任禦寇分所當為此皆奉行○陛下成算及諸將士效力所致臣不敢當其功

上嘉其謙既而封公為奉天翊衛宣力武臣特進榮祿大夫柱國廣寧伯食祿千二百戶子孫世承襲仍遣鎮公既將士有功者陞晉有差先是倭寇出沒海上英民居排財皆被擄生口北自遼東山東東南抵閩浙海濱州郡無歲不被其害

十五

兩

官軍卒不能制往往有坐失機死者至是倭寇患傍海千餘里其民安生樂業以至至今

○劉江宿遷人永樂中為中軍都督府左都督鎮守遼東已亥倭賊二千餘以數十海船直逼望海場下賊眾急行一賊貌甚醜惡揮兵率眾如入無人之境瞭者飛報江令師秣馬累不為意以都指揮徐剛伏兵于山下百戶張隆率壯士潛燒賊紅載其歸路乃與之約曰旗奉伏兵他鳴槍不用命者以軍法從事既而賊至場下江披髮率眾鳴炮伏兵盡起繼以兩翼而進賊眾大敗死者橫仆草莽余眾奔趨苑園空堡內我師追逼環擊者皆奮勇請入堡勦殺江不許特開四壁以縱之仍分兩翼夾擊生擒數百斬首千餘聞者皆脫而走艤者又為隆等所縛岸無一人得脫凱還之際將士請曰明公見敵意恩安前惟飽士馬及臨陣作真武被髮

狀追賊入堡不殺而縱之何也江曰窮寇遠來必飢且勞我以逸待勞以飽待飢固治力之道賊始自貴而來此陣故作此以鎮服之雖愚士卒之耳目亦可以壯士卒之氣賊既入堡有死而已我師臨之彼必致死未必無傷我於故縱其生路以之則圍師必關之意此固兵法鎮諸君未察耳事聞遣封廣寧伯明年卒進封廣寧侯諡忠武先是倭寇出沒海上焚民居掠財貨殺虜生口北自遼東山東南抵閩廣寧海元歲不被其害官軍卒不能制繼有至失機死罪者至是寇寧屏息傍海千餘里民共獲安以至今 保齊

英國公為

文廟功臣平交趾回進祿為公位羣臣上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謀公即縛其人自告○宣廟自此愈重之洎顧佐拜都御史謂宜保全功臣去輔兵權而寵養無虛

主考

十六

四

日正統時亦不妄安享福祿榮名二十餘年天下倚以為重四夷莫不知名及正統間武如屬吏猶加禮於輔而不欺慢仍戒子孫致敬于輔之兄弟輔既衰老乃屈節于振以避禍竟沒於土木之難以衣衾葬焉輔為人寡言笑營力過人章縫之士為本朝武臣之冠 日解

○國初文臣死賜諡者雖自宋梁間太子少師姚廣孝太本土胡廣二人始廣乃建文朝狀元傳胄更名靖建文之意謂胡廣同漢臣名且北虜為胡不可令廣故更之友

文皇御極後諸名

餘名

○東華中是陳陳清先生善記書予同寮王廷貴語予嘗見清長子清其父時侍側偶問曰外人云父善記書有之乎曰然兒探一書請父試誦之可乎曰可乃探得朱子成書曰是書固難誦汝可提一有句如命遂朗誦終篇不誤當時

文廟指濟為兩脚書厨信矣惜其筆力不如故著作不夥漢文○楊文貞公初以明經徵入翰林任編纂未幾有旨諸編纂悉送吏部試文章考第高下而官之尚書張紱讀其策喜曰明達時務有用之才不但文詞之士也以為第一奏授○親王府審理文貞由是著名後果大用知之鑒張公有焉 同上

國朝

太祖高皇帝實錄宋樂初命曹國公李景隆暨翰林李士鮮等後命戶部尚書夏原吉等九經筵進二次解籍表內開一百八十三卷計一百六十五冊以元年六月十五日進夏原吉表內開二百五十七卷計二百五十冊又寶訓十五卷計十五冊以十六年五月一日進解表今載

皇明文衡夏表刻其家集可考也夏表乃是約解表語為之者

主考

十七

其云頒脩史之詔在嗣位之初爰纂成書實由聖斷謂事貴直而文貴簡理必明而義必彰乃○敕命乎儒臣重編劇於歲月所以見再脩者此數言耳矣錄既出再脩而名文衡之人乃載其初進之表殆有深意矣

太宗皇帝嘗御便殿宣二三給事中玉榻前詢其姓名其中一脩脩者對曰臣姓黃名某由進士出身除給事中

太宗曰問汝姓名只對以姓名何用綏陳某曰臣幼讀魯論君不可不詳○太宗喜遂陞為山西布政使捷給偶幸亦命矣夫 項綴錄

○元起朔漠建都北平漕渠不通江淮至元初糧道自浙西渡江入淮由黃河逆水至中滦旱站陸運至淇門入御河中漕即今開府封丘縣地淇門今屬大明縣縣乃淇水入御河之處即坊頭也去中滦旱站一百八十餘里自黃河逆水至中

漕自中漕陸運至淇門其難蓋不可言况運粟不多不足以供京邑之用於是遂有海運之議然海道風濤不測損失頗多故又自任城開河分汶水西北至須城之安民山又入清濟故瀆通江淮漕經東河至利津河入海由海道至直沽接運至京任城今之濟寧州也須城今之東平州也其後海口淤壅又自東河陸運二百餘里至臨清始入御河其難猶不可言時韓仲暉以源董各出已見相繼建言乃自安民山開河直抵臨清屬御河而江淮之漕始通矣然當時河道初開不甚深濶水亦微細不能負重載所以又有會通河止許一百五十料船行之禁海運之初歲止得米四萬六千餘石其後歲或至三百餘万石會通河所運之米每歲不過數千方石終元之世海運不罷○因初定昇金陵惟遼東邊餉則用海運其時會通河尚通今濟寧在城關北岸見有洪武三年晚諭往來紅隻不得擠塞關口石碣在至二十四年河決原武漫過安山湖而會通河遂淤自是江淮舟舡始不至御河矣永樂間肇造北京糧道由江入淮由淮入黃河水運至揚棄武彞河南山西二布政司丁夫旱路搬運至衛輝上舡由御河水運至北京亦不可謂不難矣後得濟寧州同知潘叔正建言工部尚書朱升提督始開鑿會通河潘之建言止言濟寧州往北旱站運軍需非項艱苦欲開此河以省民力耳初未嘗言開此漕運也河成朱尚書建言始從會通河漕運而河運於是乎罷當會通河漕運之初又得平江伯陳瑄於九海道事宜莫不整頓所以至今京儲充羨不至缺乏者會通河之力開鑿經理以底於成者斯又數君子之力也此書刑部侍郎三原王公紀漕河通志節其要語記之藏

國維記

孤樹叢談

太宗下

○禮部尚書致仕昆陵胡公濙予赴廣時謁之尚強健取酒命酌因有請曰老先生身承○

列聖寵遇○聖德○聖訓不可無記錄否則百年後門人故吏多誤謬矣公笑曰无之因詳奉四五事公不妄人也謾記一

二可傳者曰

太宗命濙使外賓行○百諭曰人言○東宮所行多失當至南京可多番數日試觀何如密奏米奏所書字須大晚至我即欲觀也某至南京且晚隨○朝○勅兄朝辭曰不敢蓋凡所見○殿下所行之善過即記之如一日趨朝數臣某者語侍衛提之乃口奏有○言不問既退朝坐○宣侍衛者當

若千錠驛羣臣皆言不置責大臣而旌禁衛所以寬其累而

魂其心○殿下之明斷也佳稍久隣居楊李士奇曰○公

命使也宜亟行則權辭辭之曰錦衣數種未完耳至安慶始書奏奏所從驛驛給鞍對齋進也又一日侍

太宗奏事退獨召某至膝前曰古人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眼前豈乏幹辦之才求一好人難耳吾欲用

汝但汝官小時某為都給事中數日○上召吏部侍郎陸某某

部侍郎吏部○奏禮部缺左右侍郎

上曰左侍郎又某為都給事中已叨受○上知每缺給事中輒

命舉監生等堪任者具名以進宣宗皇帝一日召某曰侍郎如某者吾所任戶部輒欲差恩撫汝與楊士奇等議巡撫選用不須用退偕士奇等覆奏此年糧餉多稽差部屬官動員民擾事誤須得重臣則民安

而事集

上曰爾等誠堪任侍郎者以名聞因疏薦某年若干人

上喜皆陞侍郎俾巡撫當時吏部復言其年侵越殊不知

上惟命與楊士奇等議固不敢援吏部也律凡京官及在外五

品以上官有犯奏聞請旨不許擅問今刑部都察院於

京官五品以下提問南京都察院亦然刑部則又具奏往年

南京兩法司會論此事云查出未案中北巡時有晉守事官

數條多有相因宜行至今不改者當求得錄之此亦政體故

焉也

○建安楊文敏公行狀云永樂十七年十二月己丑則進言十

事皆斥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諭公曰實切特病但汝為心腹之臣若進此言

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監察御史

鄧真昇入奏衆皆服免冠請罪。詔諸司即日修改怙終

者不赦王文端公所為公傳云。朝臣有傾巧迎合為上

所抑者議欲問之會北京錄祭酒衆請以公任焉

上不許公又指言五府六部三法司積弊有十

上命以授御史楊言於廷衆皆請罪。詔原之而使整正楊文

貞公墓誌則云一時廷臣狎恩多蹤忌公仇直發其私適太

學缺祭酒衆共奉公實欲疎之

上不聽公遂密言十弊指斥五府六部都察院章番中不下所

書似不同若楊文定公撰神道碑則又畧之矣覽者詳之類

○永樂五年冬一日胡廣獨于武英門進呈文字

上覽之稱奇三既從容問曰楊士奇文李於今唯得而黃淮故

不察之何也對曰淮有政事才士奇文李勝且簡靜无妨利

心蓋因解縉重士奇及臣而輕淮故有憾

上曰朕知汝亦不容於淮惟朕不為所憾廣叩首既退與臣言

上恩如此當子孫世世不敢忘蓋自是吾二人待淮愈謹矣

聖諭

○永樂五年冬廣東布政徐奇進香至京師戴嶺南土物將進

諸大臣及侍臣之任事者有得奇所列單目以進

上閱之既明日早御西角門翰林諸臣奏事退特召臣士奇還

令赴西角樓中官齋奇單目示之而後至榻前問曰何獨無

尔名對曰奇前為都給事中與翰林六科官皆隣居相往來

於臣亦然今單目無臣姓名者蓋奇初赴廣東衆作詩文贈

之而臣以病未作土物之饋蓋答詩文耳

上曰尔時不病亦賦詩否對曰必賦則今單目亦必有名

上曰其以遺諸大臣何意對曰臣在下未聞大臣有受外臣饋

贈者此亦奇不能卓立任已意而為之也然終未知受否且

臣現單內土物不過藤枕藤簾合香丸之類皆微物无重焉

必无他意

上曰汝言是即取單目付中官令燬之一无所問。上後諭臣

曰為臣當戒私交為士當務清謹臣叩首曰謹遵。聖訓

○太祖平一天下有北都意嘗御護身殿親策問廷臣北平建

都可以控制胡虜北南京如何翰林翰林以職明主起自沙漠

立國在燕今日地氣天運已不可因也今南京與王之地

官殿已完不必改圖傳曰在德不在險也未衆中

太宗定鼎于此及震殿之災群臣有言不宜者多藉口尚綱之

後可謂不知變已 錄冬

○戶部主事王良機謀過人有御衆之才

文廟知名委督口外粮餉威声大振凡軍衛有司无不畏服一

出边境衛自指揮以下數百里來迎為前驅負勢邊將亦敬

憚之英國公莫有抗禮者出師在邊亦屈勢相接後雖有尚書侍郎繼理其事者名位徒高人不如此畏服也後與主事劉良構怨相訟卒自其枉惜乎位止於斯以老疾致仕蓋奇特豪邁之士云

目錄

○國朝進士惟永樂中甲申科多至四百七十三人

太宗命近臣拔其尤異者二十八人賜名庶吉士俾入文淵閣讀書周文襄公忱以不遇列自陳詔特許之諸人日游中秘書于大官月給膏燭費。上閒燕之頃駕親臨問時奎辭書疑事以驗其李激厲而期待之甚至故庶吉士之選至今論者亦惟是科為多得人今考其名業自王端直王文安英李忠愍時勉暨文襄四公外羅侍即肅陳啓酒敬宗李布政填人知其賢者余亦不尽知也曾狀元蔡自翰林時有邑人入奸黨事當累及

主卷

十三

附

太宗特原之謂曰朕惜爾才也爾所居近西長安門家不戒火延及禁垣。上為置不問其受知如此劉子欽當時極有才名以刑部主事坐累謫廣西南丹終

太宗世始起于教官不克振竟致仕去景泰甲戌始卒壽八十有七十若有位而壽以大行於世如王周者一科可數得邪李忠愍之大節固有科目以來人物也張宗璉者為常州同知德政最多卒之日民老壯奔走哭於廷皆哀具似莫祭累日輒行白衣冠而送至數千人後數年民不能忘作廟江陰之北石山至今歲時祀焉夫進士得人如張亦足以不朽矣壽考祿秩係於天子論人豈以壽考祿秩為豐歟哉客有與蘇商及近來科目士者因李是科吾所知者告之餘請例推。宋太宗朝呂蒙正之弟呂蒙亨奉進士札部高其為名既廷試與李昉之子宗諤並以父兄在中書罷之仁宗朝韓

億為泰知政事子維以進士奏名禮部不肯試大廷受選入官唐介奏政子義問鎖所試部用奉者召試秘閣介引維罷之洪客齋云舊例嚴於宰執子弟如此與夫秦檜柄國而子燿孫墳皆得省殿試冠多士者異矣春按宋徽宗蔡京子其登第在前列蔡京引為同族嫌而抑置於後恐天之所已我。朝公卿子弟高第不以為嫌景泰時都御史王文子卿試第第至自訟焉。事見天順日錄春目所及見者

孝宗已未科。武宗辛未科閣老皆有子入廷試其父引嫌不預讀卷其子並得及第也

餘冬

永樂六年六月禮部尚書鄭賜奉先是禮部或務繁夥賜為侍即趙珣所間憂鬱且有疾奏對屢失措

上厭之是日早遽以計聞召翰林諸臣問曰未嘗聞賜病豈其自盡乎眾未對臣進曰臣親賜有病數日但惶懼不敢退即

主卷

十三

附

便安求醫藥詐自晚臣與賜同立右順門外賜休立不支仆地傍人怪其鼻口之氣有噓無吸臣遽令其屬官扶出五門外。上不俟臣語竟即諭翰林諸臣曰賜本君子顧才不足耳其舉奏文遣官祭之又命工部予棺其晚臣與黃淮奏事退。上召臣還諭曰早來微汝言幾誤朕賜自今有事但直言勿隱 聖諭

○永樂六年冬巡狩北京。詔書命臣士奇視草

上覽之再三喜曰簡當更勿改易其擇日書之頒下又曰試與諸尚書觀之諸尚書皆稱善獨兵部劉儒私于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如何士奇曰善即以告於果。上曰義無相遠不足易且。上既善之矣士奇獨以文請易之皆准於上上顧士奇曰從汝從汝明日諭胡廣曰楊士奇能服善難得

○南狀元弘載家藏宋時公牒一帛內九朝廷語言皆朱書其先本西夏人以獻密有功遂浙中意與今安祥來降人相類多所寓即今居淳安之廖源族頗繁行蓋四百年于茲矣弘載入翰林予以其同年之長且厚也特先德卷求題弘載因出此得現覽焉

聖諭

○宋崇乙未科始開會闈於北京泊泰先生主考得一卷三場俱優取定為會元拆卷乃陳芳洲循先生以御故為嫌欲取林文結而又以結字難識進呈不便因見第五名洪英曰此洪武間英材也遂取為會元而循居三王期第五

太宗見翽名喜北京初啓會闈而經魁得一歲向士遂以布衣召見賜酒飯后翔至宮保太宰壽棧名位非常可及遺際有自來矣

瑣錄

○胡儼為祭酒以師道自重

文廟亦寵之公卿莫不加勞士由太學出至顯位者幾第于北益恭儼家名重天下先後居是職者皆莫能及

○故事朝官級銜皆有一定之序近年有初拜一品即書光祿之銜且云掌文淵閣供事始於

文皇當時無此名且閣在○御府大內非人臣所可掌也又有三品官以由從二品外陞書通奉大夫者予皆不知其為何說也閣老三楊先生止書同知經筵事以知經筵屬英回蓋亦崇尚勲德之義今亦異矣

○今懷來城南舊石橋遺址猶存聞之故老云橋前元所建甚宏壯欄楯狀刻扇形因名五虎橋又名白虎橋洪武中○文皇兵北出過此厭其名即○命毀之今城隍廟築於此皆是物也又聞如狼山如土墓猶寓此 處當時皆駐營居人多能言其事云

○文廟武英羣臣奏對以能稱旨惟愛東楊先生之才自稱同鮮縉胡廣等入閣議國政未嘗一日離左右九大事必參與焉或大臣謀事未決○文廟不樂至發怒東楊一至輒零碎事亦隨決有濟人利物之仁而不忍却人之餽人為愛錢

文廟亦知之每遂其所欲蓋用人之仁去其貪也或鄉人來謁者必詢訪貧富何如若知其貧亦不却其餽但以別物與所餽相稱酬之若富者以十分為率亦谷其一○或生法乞林或在卑求薦必番番振焉相繼而不厭也自五府六部都察院無不畏其威聽其說使百職不能持正亦由於此大抵居仕途者安能爾遂意蓋天有乘除之數默行乎其間早年得意晚必坎珂少年寒澁老必通顯或首尾多難而中則安樂若東楊自入仕得君无日不在寵榮之中者四十餘年歷事

瑣錄

四朝曾無數日發生榮死哀始終全美不可以常數論也或者問氣所生而稟得完厚如此其輔理之功在

文仁宣時亦尋常在正統數年天下休息頗有力焉至於格居心之非引之當道則槩乎未有聞也

天順日錄

○永樂九年三月一日翰林諸臣奏事右順門退特召士奇還上問曰汝輔監國久東宮所行果何如對曰孝敬上曰試言其事對曰於事 宗廟甚虔凡燕豆之類皆親閱視一日當享偶頭風作醫言當汗

殿下曰上以今我○又遣人乎及期遂親蒞於祭畢還未至宮遍簪汗不樂而愈每尚膳進御用膳請行在比一閱過總攝遣行不輒信任下人自○車駕北征恒切懷憂不遑寧居且中晏始食及○勅使至始知寬慰

上曰聞輔臣中獨爾能持正道不見忤忤對曰臣性愚戇

殿下恒見容納然。殿下天資甚高非衆所能及或有過求錢
不知未嘗不悔而速改之耳

殿下最用心處在以愛人爲本將來。宗廟社稷之寄允不負
陛下付托。上甚喜命膳賜酒餼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一日獨於武英門進呈。勅蔡舉
上從容問曰汝今兼東宮衙官對曰左諭德

上曰吾嘗察之獨胡璠與汝所行不忤東宮官胡璠今燕何哉
對曰左春坊大學士。上曰好又曰吾聞諸司官內汝與

黃淮遇事皆言然聞。東宮有從有不從對曰
陛下推誠待下遇臣等有言必自斟酌如言當理無不聽納如

未當亦不曲從。上曰如此甚好

永樂十一年十二月二十八日鳴臚寺奏習正且賀儀
上召禮部翰林院官問曰正旦日食有官賀禮可行尚書曰

對曰日食與朝賀之時先後不相妨侍郎儀智曰終然同日
免賀爲當

上顧問翰林諸臣古有日食行賀禮否黃淮揚榮金幼孜皆未
有對臣士奇對曰日食天變之大者前代元正日食多不受

朝賀宋仁宗時元正日食富弼請罷宴徹樂宰相呂夷簡不
從弼曰萬一契用行之爲中國羞後有自契冊同者言虜足

日罷宴仁宗深悔今免賀誠當

上曰君子愛人以德不以姑息其免賀及宴仍賜百官餼銀
上之敬天致誠必求當理未嘗徇人言大率類此

太宗偶問宋指揮璠有子無宋對有二子令帶來看璠引入
見。上喜曰都好即命三公主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爲都

尉一日璠從外臨二子迎侍璠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
深矣父腰金子腰玉時二子在屏後聞之後見上偶語及

之。上曰渠要玉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府至封
侯西寧

謝員友規者鄞人洪武初以戶役起充浙江憲司更非其志
也告指疾求退得調臨洮府後例充興州衛軍員善爲文有

鳴旁衛又有臨江潘若水者吉爲王府引礼舍人以言事權
翰林待詔與脩永樂大典坐事黜爲西寧行太僕寺吏亦善

詩有退庵集正統初太僕司羅若水卒於長安而解李士大
紳來渠中亦嘗謫河州衛吏閔中因有吏中三傑之稱同上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橐楚王楨相繼來朝例次日謁
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

已出東華門

上遂召翰林臣時楊榮金幼孜及士奇皆至。上問曰二王東
官太孫及小皇孫謁。慶展敬之位如何朕意雖畧定三人

試言之楊金未有對。上顧問臣對曰周楚二王屬列朝前
兩傍東宮殿下列稍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

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
處乎對曰宋儒朱熹集禮如此

上曰吾未嘗觀家礼但據已見書其位次遂出片梓。宸翰所
書位次正與臣所言合然下有六字未書按筆命臣足之遂

遣鴻臚丞周昇馳齎赴。陟伴率行之少頃復。命以。宸
翰進。上以授臣蓋。上天資甚高所意見暗合古人多類

此一日東宮殿下傳。上命召吏部翰林院官。奉老成正
大儒者傳皇太孫講讀明日東宮殿下特召尚書蔡養及臣

上奇問已得人否對曰臣兩人共奉礼部侍郎儀智然蔡
鮮知之議尚未決

殿下曰往者吾奉李維鼎大諫後悔無及智甚端正但老矣

臣對曰雖頗老然起家奉旨道理明執守正精神不衰目前
廷臣中老成正大未見其比是日午朝

上顧問東宮曰太孫慶侍讀已得人否對曰已奉札部侍郎
儀智然議尚未決

上喜曰此得人矣雖老識朝廷大體能直言不阿問之元正曰
食呂震等皆欲行賀禮惟此老與楊士奇言之宜免賀朕從
之今傳太孫講讀必有益益

上於臣下有片言之善皆記憶不忘 聖諭

○永樂十四年。上在北京頗聞高煦有異志駟召隆平侯張
信詢之。上猶未信。車駕還南京以問皇太孫對曰人
言未可輒信且

父皇在上當未敢有此心一日翰林諸臣奏事退。上召士奇
還問曰汝與蹇義在此漢府事皆當悉知昨日詢義固辭不

知不肯言汝當為朕言之又曰如朕未有知汝輩意有商賈
之罪朕既知矣汝何慮對曰臣與義同事

東宮殿下外人固無敢與臣等言雖聞有言者亦百之一二又
多出臆度非見實跡此固不敢輒對

陛下然漢王始受冊封國雲南不肯行後改過青州又堅不行
今知○朝廷將徙都北京惟欲留南京此天下之人疑其
心亦豈待事有實跡哉惟

陛下早善處置使有定所用全父子之恩以貽來世之利
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上得高煦私造兵器及皮艇教習水

戰及借乘輿服物挾私擊死無罪官民縱護衛官軍京城內
外劫掠悉有實跡大怒梟之冠帶係之西華門內

東宮殿下叩頭懇請乃免。上命翰林條示其罪且曰若此
所為將來必不靜朕今削兩護衛處之山東樂平州蓋去北

京甚近即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清江黎恬潛輝現過素云何忠字廷臣荆州人永樂中監察
御史辛丑應。詔言事出為交趾知州遇寇難從容賦詩

賊死其子還陳其詩終戎以。聞詔褒異云何公詩于少時
習張誦曰萬里孤臣父困時腹中懷奏請王師紅塵失路風
霜苦白日愁心天地知死何南荒應有目生還北闕定無期
英魂不逐西風散原助天戈殄叛夷

○松江李壚沈夢堦先生資深永樂中奉略通書吏吏部試招
撫四夷榜納卷獨遲衆請斥之尚書取卷閱其省云詩曰普
天云王臣遽曰是何可斥也遂得終稿第優等授山東新
城知縣先生弱冠娶昆陵大族鄒氏詣謝婦翁出名姪命題
即走筆一律其警聯有王沙千里江城暮飲笛一聲烟雨秋
之句吳思慮先生奉堪風憲試河清論起語中庸曰致中和

云云兩事頗相類今思慮業不載

○清江俞行之在永樂中有能詩感名其題清慎敬之句日夜
門无客取懷金秋屋有情甘飲水惜不多見近見其題顧師
顏西湖昼二幅云西湖湖上可憐春烟柳風花最惱人只袖
淚乾無好思船歌舞為誰新又秋來碧水湛平湖荷葉菱
花取次枯唯有斷堤殘柳溪烟猶鎖亂啼鳥 聖諭

○本朝初不禁官妓唯挾娼飲宿者有律耳永樂末都御史顧
佐始奏革之。同初於京師會建妓館六樓於聚寶門外以
安遠人故名曰米宴曰重譯曰輕烟曰淡粉曰拂妍曰柳翠

其下四名主女侍言也其時雖法嚴嚴諸司勿朝退相帥
飲於妓樓時婢歌侑暢飲踰時無禁今故也後乃浸淫放逸
鮮帶盤薄喧啾竟日樓寬懸係牙柳葉上相比日晏歸署手
已雷醉曹多廢務矣朝廷知之遂從顧公之言顧公太康人

剛毅為朝紳冠時皆之包公也每待漏朝房諸僚無一人與同坐比連三五室內皆寂然畏其聞也或過門見有双燕外立知是公也趨而避之

夏忠靖公以忠義事

文帝嘗遇極隆為尚書三十年不解戶曹中間恒無二部或吏或禮又嘗兼戶禮刑三部至總六部兼長察院大理九佩八印焉○先朝掌邦賦者夏公及周文襄皆理財最善者也文襄蓋劉晏韓滉陳恕之流如桑孔王鈇輩何敢望哉二公事紀者已多不復煩云近者並祠於吳然其功豈獨吳不同上○冷謙字啓敬號龍陽子武陵人也元中統初與劉秉忠從少門海雲游博學精於易尤深邵李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秉忠為相謙乃乘什從儒曹川交趙孟頫嘗同在四明故相史弼遠家觀李忠訓益遂效之深得其趣因以善繪稱後

隸淮陽遇異人授中黃大冊傳張氏悟真之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笑顏如童孩值朱魯之亂避地金陵日賣藥市中神效駭人

國初仕于朝為大常寺博士遊旅人貧譴數給之一日苑館壁登為公門狀語館人曰吾與爾同入慎无將幣片物遺諸館人如戒謙引手推門已開挽館人入見是大幣屋金室百貨充牣謙令悉取之同出如是數上為之其後館人入時有一帑路引身畔忘去之此出警視之亡之矣謙語之曰尔遺物矣示則不終吾亦從此遊矣遂入壁不復再見初內幣囊失物中藏史數被誅於是得引捕館人至吐實乃正其辜而謙乞漏網焉謙常於至元六年五月五日作仙來番以遺三丰避老者即所謂張判國也迨永樂二年四月手題此番以歸大師堪固丘公近歲流落一友家倩予叙錄其番作奇偶

異沼林木室宇種軒特屋內為仙奕沼中荷花正艷發餅山妹將採其傍張題及譙終事第云天朝維新君有屈從之經隱壁仙遊予方將訪居於十洲三密恐後人不識奇仙墨筆混之凡流故識者益秘且臨之也本朝仙跡稱周顒及張為最著奇蹟之事稱謙及山西金箱將張

太宗未登極時刺聞異蹟甚多比即位不復見乃命胡忠安漢馳傳備索於天下不限時月數年竟無所見俄以翰林院二張之市人喜談之然往往傳聞異辭此故不記

○周志新永樂甲申拜監察御史俾劾不避權要敢直言雖受犯天威不少變貴戚皆畏之目為冷面寒鐵因稱新曰冷面寒鐵公擢云南按察司未赴有

旨改浙江有冤民淹係聞之喜曰冷面寒鐵公來也吾死是矣及至洗其冤放之一日視策忽旋風吹葉至前左右言城中

无此木独一僧寺有之去城差遠新悟曰此必寺僧殺人埋其下也究覘告我矣發之得婦人屍款服加刑人稱為神明境中有虎害為文告城隍謂史得虎格殺之

○永樂中山東民婦唐某死唐某墓回在山麓見石罅露出石匣角唐某視之中藏室劍妖書唐某取書究其通曉術術劍亦神物唐某能用之因削髮為尼以其教施於村里悉獲細民翕然從之欲不食財貨百物隨演以術運至初亦无志事无告謂妖徒轉盛至數萬官捕之唐某稱及官軍不能獲○朝命集教路擊之屢戰受傷甚重命久不獲三司皆以

不覓察係獄既而捕得之將伏法怡然不惧標而縛之詣市臨刑刃不能入不得已復下獄三木被鉢鉄紐係足飛皆自解脫竟遁去不知所終三司即縣將校官皆以失冠誅

○太宗崩于榆林川

仁宗在南京帳內左右良寤據金文靖公速集諸內侍令秘不
發喪亟命工部官括行在及軍中錫器悉收入內樞召攻金
者入銷錫製為碑裨成董飲而錮之殺工以戒口命光祿日
進膳如常傳隨作二詔一為遺詔入朝一召○東宮於晉都
俾星馳即位比喪達京師寂先知者

○太子至遂發喪易梓宮成札文靖鎮定之功迥不可及也
○孝婦王真其先出浙之仁和永樂間徙實京師為順天大興
人道俞氏事姑韓謹嘗病醫藥弗效孝婦計无所出瞿然悟
曰嘗聞老醫言人肉療百疾非此不可即潛入幃中剪右股
為糜以進韓食已嘆然而甦曰吾已分死不抹何醒之亟也
孝婦匿不言韓察其有痛狀詢家人得之泣曰新婦至此乎
天道亦甚近恩斷婦他日得婦如新婦也隣黨歎息出陳
俞孝婦墓誌 野記

○永新劉氏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洛水
一女子未及號抹命援之登舟附載以歸道中皎然不羣逮
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扣女言本富族今奉族葬
能返汝之命人送之還至楚大川耳親識皆絕形迹後越
來劉命婦善視同為擇婦婦之婦曰果已先家吾亦先後昌
非排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意待即
柳耳刻固不可知者勸諭數四久之乃處二室而生二子長
即太宗伯文安公定次布政參議寅之也

○東廣一人言其地有宋墳先唐墳蓋自宋南渡後衣冠家多
流落至此始變其族事喪葬也相傳嘉慶中有房布衣者自
江右來廣精地理之孝名傾一時有經其葬至令故老傳述
言其處廣州林某者宋元富家永樂初中喪以術者言祖先

向稍偏所致因發地而得石書云布衣屬伯韶為林某葬此
千載各食之地后李沒識不許輕改徐視之蓋下向與土封
微不同耳遂揜之今林氏頗振興李人林升發西李人林
汝思林廷輝皆其族也廣人口音稱賴布衣云

○永樂中俞行之試記里鼓正統中憑蓋試事道皆不知所肯
莫能批一辭所肯名浮于實居子弗貴者歟

○楊公景事母以孝聞本永樂癸卯鄉貢率業國子拜霸州判
官專領馬政政久弛逋課累數歲官急徵馬數耗公嘆曰養
馬者民也民困馬何由息乃與民約悉縱使就業期年而馬
足後以父喪服闋改澧州力益奉劇有卒失牛經民具姓為
盜州為成獄公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
民家入其笠中卒乃服罪以秩滿擢化州同知岷夷亂賊千
餘將攻城會久雨城壞壞民謀走徙號言震天地守將夜馳

城以適公令曰吾在此毋恐時城中民兵不滿三百公激以
義且示禍福皆愿盡力乃撤故倉木以蔽城缺又縛藁人披
衣鎧置城上以疑賊夜至攻甚急有三人緣堞上擒斬以
徇賊知有備乃引去都督歐信自高州以兵至而賊已遁乃
遣守忠二字于公而置守將於法公益治城練兵寇至而無
所獲遂不敢犯民皆曰活我者楊公也天順庚辰以老乞致
仕道已陵食不能歸因占籍焉 野記

○文皇兵至濟南城未下以箭書射城中促降時國子監生濟
陽高賢寧適在城中乃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乞罷兵未
幾城下賢寧被執云此即作論秀才

文皇曰好人也欲官之固辭其友綱紀勸令就職賢寧曰君是
本校秀才我已食廩有年不可也綱言于
上全其志而遣之年九十七而終蓋綱前時被黜姓云葉才林

是見賢寧守身之節

文皇保天下之氣象兩得之矣此輩聞之濟南安監生云蘇園雜記

○尚書呂震有通材掌禮兵刑三部事

太宗將北征沙漠命洗馬姚其撰祭文姚書題作室蘇文上進上大怒曰何舞文如此命置姚於獄候旋師行譴師行至榆木

川宴駕

仁宗登極命震治此獄震擬進曰本名旗蘇姚其寫作室蘇係

是字體差謫當得罰爵

富園雜記

○袁柳庄先生廷玉在

太宗藩邸屢有驗登極受以太常丞

太宗一日出宋元諸帝容命相袁見太祖太宗曰英武之主自

真宗至度宗曰此皆秀才皇帝元自世祖至文宗曰皆是吃綿羊肉郎主見順帝則曰又是秀才皇帝也

三卷

主中

丙

太宗大笑厚賜之宣順帝果合尊太師之苗裔欽

同上

翰林院尚寶司六科官在前朝朝俱在奉天門

上御座左右侍立故云近侍今在門下御道左右云是

太宗晚年有疾用女官扶持上下因退避居下今遂為定位六

科本與尚寶司相鄰今工部委官製衣處統稱六科廟是也

永樂間失火遷出午門外今遂為定居

菽園雜記

○漢唐宋兵制皆取兵於民壯則入伍老則放歸即三代寓兵

於農之遺制也

本朝軍伍皆謫發罪人充之使子孫世世執役謂之長生軍且

謫發之地遠者萬里或數千里近者千餘里南北易調非其

土性難以自存是以死傷逃竄者十常八九行伍寒敝能幾

何人況有罪謫發者率皆奸民善於作弊先感乎行伍之野

耗也在京惟府軍衛幼軍皆正終其身與前代兵糧暗合機

守衛所半軍士未樂聞奉有不逸止終本島逃首子孫勾補

之○旨寧老死行伍無一人逃者府軍衛衛幼軍伯亦多逃者特為身謀其不敢逃者為子孫謀也使當時議兵制者以前代之制為主而以此法繩之則隱隱脫漏之弊固不能保其必死恐亦不至今日之甚也

菽園雜記

附錄

○蘇州士大夫家多有

太宗文皇帝即位詔書嘗得伏親而莊誦之曰允效以幼冲之資嗣守大業奈其秉心不孝更改憲章戕害諸王牧豢師保崇信奸回大興土木委政宦官淫佚无度禍機四發將及于朕朕乃

高皇帝嫡子祖有明訓朝无正臣内有奸惡王得異無以討之朕尊奉條章至兵以清君側之惡蓋出於不得已也使朕不

三卷

主中

丙

奉天下亦將有聲其罪而攻之者允收曾不反躬自責肆行旅拒朕荷天地祖宗之靈戰攻既克駐師畿甸索其奸回庶希周公輔成王之誼而乃不寬朕懷園官自焚以絕宗社天地不庇鬼神不容朕乃整師入京秋毫無犯諸王大臣諸朕太祖之嫡應天撫人天位不可以久虛神畀不可以無主上章勸進朕拒之再三撫詢輿情乃於六月十七日即

皇帝位云

傳信錄

○永樂二年三月二十七日封廟宇王詔曰朕聞帝王之道立

愛惟親為子不抵不及於父朕

皇考聖神文武欽明啓運德德成功統天大孝

高皇帝○皇妣孝慈昭憲至仁文惠承天順聖

高帝后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創業垂統傳之萬世朕長兄懿文

皇太子降生弗求胤子允效幼冲嗣立昏愚自暴惡獲成章

崇信奸邪戕害骨肉奉兵攻朕必欲咸刘俾元隳新天下

然社稷幾墜朕惟

祖宗積德之勤。父皇母后創業之艱不得已而應兵賴天之佑內難廓清允收罪惡置諸閭閻官赴火諸臣民同詞勸進朕以。宗社為重勉徇輿情君臨大宝長兄諸子允熲允熒仍襲王封不意允熲弗知省躬自生疑對朕以長兄至情不忍譴責免為庶人以保全之朕痛切於心常存念慮長兄未有承嗣其第四子允熾生十有四年矣茲特改封臨寧王世守懿文皇太子之祠於戲協和之道睦族為先敦叙之仁繼祖為大用展同氣之情庶續親親之義布告天下咸使聞知

○永樂二十年雷震奉天殿門。詔求言者多云建都北京非便而主事蕭議言之尤峻。上怒寘之極刑時六科十三道上言者亦以

朝廷不當輕去金陵建都於燕故有此變

上曰方迂都時朕與大臣密議數月而後行非輕率也科道因劾大臣

上御午門棲命言官與大臣對辨於午門前時都御史陳瑛等抗言御史給事中白面書生不知大計宜加重罪日得午

上命中使問大臣與言官對辨是非諸大臣皆罵然碎罵言官妄言夏忠靖公元吉獨從容奏曰御史取當言路給事中朝

廷耳目之官况應。詔求言所言皆當臣等僉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不當有罪中使以公言入奏

上仍命復出問之公對如初。上悅兩宥之而言官无一人得罪者或尤公背初議公曰不然

天威嚴重吾輩歷事人言雖失幸。上憐之若言官得罪所損不小衆始嘆服

○廬陵李公昌期永樂甲申進士也選庶吉士累官河南左布政使工詩文嘗賦新安謠云新安野老髮垂肩說著先朝淚法然洪武初年真事少幾會經到縣衙前。垂老頻逢歲薄收秋租多欠賣耕牛縣官不暇憐飢餓喚喚搜官車上陝州當夫當伍子孫忙田地荒蕪戶有粮昨日迤西番使過尽驅婦女趕牛羊吁以今觀之則民之困苦又甚於彼時也 同上

○北京宮闕成太宗命解縉書門帖以古詩書之曰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上大嘉賜養甚厚 傅信錄

○永樂二十二年十一月御制付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中奸臣其正犯已悉受顯戮家屬初發教坊司錦衣衛浣花局并習匠及功臣家為奴今有存者既經大赦可有為民給還田土 同上

○永樂某年八月中秋節太宗開宴賞月而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縉學士續賦詩解作風落梅一闕其辭曰嫦娥面今夜圓畫簾不着臣見辨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 同上

上覽之嘆甚番縉欲奏方白

○夏公原吉自洪武間出仕歷事四朝功業不可殫述初太夫人廖夢三間大夫降其室而生公及長家居僻陋有若戴大笠土神者密夜獲公行。宣宗時。上寵眷公日優使者召公日數十輩于道家有

御賜名馬性甚烈每召臨馬必蹄啮闕者報公具衣冠出而錦衣人至矣其異如此 同上

○文廟第三次親征北虜師次開平夜夢有又告之曰上帝好生如此者再既薨遂命儒臣草。詔班師可謂聰明睿神武

不殺者矣

○方孝孺先生未生時其父將葬其祖已預擇某日矣忽夜夢一朱衣人前跪曰聞執事要作專翁之藏于某山之原然吾

九族居此已數百年子孫繁衍不知其數望執事再緩三日吾當從而避之繼以仁恕為心府從所請言訖辭去明日起土即得一穴濶六丈許中有赤蛇千金尾共一穴其長數尺蓋所夢之赤衣也先生之父素不信鬼神事見蛇不顧亦不憶夢中之言積薪縱火焚之有煙一道直指先生之家是時母方娠數日先生生焉厥壯甚異舌能舐入鼻中幼穎悟甚長師未景灝為文議論滂沛類蘇東坡官至李士尽忠於建文君遭赤九族蓋蛇之報云

○太宗將營北京宮殿時有神木出四川馬湖山中命札部尚書浦城潘賜齋香帛往答神休聞山呼者三震動天地賜

亟歸奏

○禮部尚書胡公浚常州武進人生白髮白弥用方黑毋夢一僧持花以遺之竟而生公居數日有僧至家索覩公見僧即笑僧曰此吾師大地高僧後身也今我求見以咲為誌果然聞者咸驚異之公洪武間為給事中後

太宗嘗命公巡遊天下以訪異人為名實察人心問背時御製性理大全為善陰陽孝順事實書成俾公以此勸厲天下以故雖窮鄉下邑軌跡无不到先是

仁宗為太子監國時有飛語上聞。文而屬公往察之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教孝謹密疏具聞

上覽之大悅自是不後疑 俱同上

○太宗靖難之事議於姚廣孝而征伐之功始於張玉玉開封祥符人也字世美初仕元中事

太祖後事

太宗東昌之戰。上以數千騎統出陣後敵圍數匝上以衝擊而出玉不知。止所在突入敵陣大戰殺百數十人玉亦被創而沒

上哭之慟師旅諸將皆侍語及東昌事

上曰勝負兵家常事不足計所恨艰难之際失張玉良將吾至今寢不帖席食不下咽阻滯不已諸將皆泣

上既正大統行報功之典顧輔臣曰張玉才侖智勇論靖難功當第一惜其淹沒追封榮國公諡忠顯

○我朝以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為三法司

國初時三法司在太平門外建文時遷於城中。文廟南側以建文為變亂成法此亦其一事也文廟既有天下遂復故址

孤樹東談卷之四

仁宗 宣德紀元

○永樂二年七月翰林侍讀李士奇上疏請罷

合議否臣士奇對曰講臣非正道不陳豈敢含讖此書宋儒

胡瑗之說 殿下云對我言此常人得此又亦幸此說平對

曰 殿下此問最好因奉程子云九卦中六爻人人有用至

夫有聖夫用而人有聖人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无所不通

又李王昭素對宋太祖之言以對 殿下悅又對曰今翰林

春坊諸臣分撰諸經講義

上旨命內閣之臣閱過有未當處悉與改正然後呈 御覽允當

然後以講內閣解經專閣書胡廣閣詩金幼孜閣春秋臣士

奇閱易昨日進呈此條 上問儲貳說有據否臣士奇對以

以胡瑗之說 上甚喜蓋講臣非有據不敢妄出意見

殿下喜自是講義有疑必召解胡等四人相與辨折暢而

後已遂作教鉅冊命春坊司經局臣分錄講章以脩常閱

殿下監國視朝之暇專意文章正宗一日諭臣士

奇曰直德秀李識甚正選輯此書有益幸者臣對曰德秀是

道李之儒所以志識端正其所著大李行義一書大有益李

者及朝廷為君不可不知為臣不可不知君臣不親大李行

義則其為治皆苟而已 殿下即召翰林典籍取閱既大書

曰此為治之條例監戒不可无因留一部朝夕自閱又取一

部翻刻以賜諸子且諭臣士奇曰果然為臣亦所當知遂賜

臣一部蓋 殿下汲汲于善過如此

上在東宮稍暇即留意文章問與臣士奇言歐陽文忠文雍容

氣象醇厚近三代生不同時之歎且愛其諫疏明白切直
以勵羣臣遂命臣及贊善陳濟校讎歐文正其誤補其闕
為一百五十三卷遂刻以傳廷臣之知文者各賜一部時不
過三四人而止恒 諭臣曰為文而不本正道斯无用之文
為臣而不能正言斯不忠之臣歐陽真无忝矣庠陵有君子

士奇勉之臣叩首受教 三朝聖諭錄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禮部行南京慶賀

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 監國表

命庶子贊善撰呈稿 殿下不降 命尚書寒暑持以示臣士

奇曰臣等且不着題以賀白鹿白龜皆可 命臣士奇改

茲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形陸以有儀增一對云

角鳳同翔瞻上于帝舜之廷如玉其輝騰上在文王之園義

以進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王家白鵲道內厨進膳遂命內

使陳昂撤以賜臣且傳 旨諭臣曰其勉進來食早出非但

倚卿文孝久不聞直諫之言應有過不知急得相見也同上

○永樂七年贊善王汝玉每日於文華殿後道說賦詩之法一

日 殿下雇臣士奇曰古人主為詩者其高下優劣何如對

曰詩以言志明良善起之引南薰之詩曼唐虞之君之志最

為尚矣後來如漢大風歌唐太宗雪耻醉百王除虎報千古

之作則所尚者霸力皆非王道漢武帝秋風辭氣志已衰如

隋煬帝陳後主所為則萬世之鑒戒也如 殿下於明道玩

經之余欲娛意于文事則兩漢詔令亦可觀非独文詞高簡

近古其間亦有可裨益治道如詩人无益之辭不足為也

殿下曰

太祖皇帝有詩集甚多何謂詩不足為對曰帝王之事所重

者不在作詩

太祖高皇帝聖子之大者在尚書註諸書作詩持其金事於今
殿下之孝當致力千重且大者其金事且姑後

殿下又曰世之儒者亦作詩否對曰儒者鮮不作詩然儒者
之品有高下高者道德之儒若記誦詞章前輩君子謂之俗
儒為人主尤當致意于此 同上

○永樂中御史李祥舒仲成嘗奏

勅理木植稅課之弊王汝王與為汝王 上監國時所愛者

今言命祥等削其名勿奏二人力言不可萬一

上有聞得罪及重既迂意遂已犯者後皆苟免及

上嗣位尚書遷義因奏仲成他事

上曰是實為御史查理理木植稅課者乎對曰然曰李祥安在對

曰丁丹憂去矣時仲成已陞湖廣憲副即

命都察院捕治仲成臣士奇聞之進疏曰向來小人得罪者多

陛下即位以來皆已有之今又追理前事即詔書不信漢皇帝

為太子時召術館稱病不起即位進用館前史趙之

上覽之喜即有旨罷治仲成而降

勅獎諭臣且賜米及鈔幣又 面諭之曰有卿心如此朕復

何憂 面書附

勅少傅楊士奇覽卿所奏道朕以仁助朕以德欲朕為唐虞之

君惜俊良共成王化此實金石之言誠為忠臣股肱之臣也

朕朝夕所慮恐卿等以朕尊居宸極畏有謫責不肯進言今

覽此奏朕甚欣喜足耐千衷但望卿始終如一知無不言以

副朕委託之意共成王道之美朕深感卿特賞卿白米十石

綵幣二表俸資鈔二千貫鈔券待非應故事卿其領之以

慰朕懷故勅 同上

○仁宗皇帝正位東宮時轉春坊官凡草制纂修等事惟翰林

院掌之元內閣掌書之說也如永樂十三年纂修性理大全

書成翰林院李士兼左春坊太李士兼政大夫胡廣奏政大

夫右春坊左庶子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奏直大夫右春坊右

諭德兼翰林院侍講楊榮奏直大夫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

院侍講金幼孜上表進呈蓋雖春坊官必領翰林院成方得

與纂修之事未有殿閣大學士而獨專纂修之事者也況永

樂間胡廣所請不過左春坊大學士則是時殿閣大學士不

設已又矣今雖尚書在內閣辦事六部請制手本只云台用

手本前去翰林院偶勅施行則應意抗行可致也終永樂之

世三楊官止五品蓋為衙門所拘初未有衙門小官大之例

也 及漢雜記

○太宗既久不見 皇儲亦頗思之一日命召之勅既具未命

使人進曰請令夏原吉往

上問何故對曰 皇太子久不蒙召一旦忽有命必過疑或致

他虞 上數服從之比原吉至

仁廟初聞之果驚怖謂或有後命願欲自殺問誰對 命左右

對厚吉 仁宗曰原吉未必能為我調護當且見之及見原

吉極道 上青 仁宗乃安即與就道 野記

○仁廟在東宮時晝觀二內侍奕棋因命曾子榮先生編制詩

云兩君對敵立雙管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馳鉄馬一

川波浪動金兵虞姬歌壯悲垓下漢將旌旗逼楚城兵盡計

窮征戰解松陰步影滿綫柳

仁廟和云二國爭強各用兵權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路皆先

運將千深宮飛渡征乘險出軍收敗卒隔河飛何下金城

明識得軍情事一着成功見太平詞意宏偉尤勝前詩君臣

之器量見矣 我敬錄

○永樂甲辰九月癸未禮部尚書呂震言於

上曰今喪服已逾二十七日請如

太祖徵漢制什服緣易服震奏已遂及遍語羣臣明且易服士

奇謂震曰今喪服未可此例蓋洪武有遺詔且

仁孝皇后崩

太宗皇帝在上緣服後仍服數月白衣冠經帶今上於

皇考乃遽即吉乎時黃淮同余意然不敢明言忤震七厲聲念

余曰朝廷每事被爾嚙尚書寒義後旁解之曰渠言當理國

家事公豈應偏執已見請兼取二說明且君臣皆素衣冠黑

角帶遂偕六部都察院具奏報可明且

上素冠麻衣麻經出視朝文臣惟李士武臣惟英國公如

上听服余文武羣臣皆從義等所定朝定

上召義原吉及臣士奇等諭曰呂震昨奏易服皆與汝

等議之前後奏時吾已疑其非但听臣下易之梓官在廣

吾豈忍易後聞士奇之可有言始知震妄士奇所執是因

曰張輔知礼六卿乃有不及又顧我曰汝所折中亦未嘗然

不必再以語人羣臣听其便

○上御思善門選用東宮官命戶部尚書郭資為太子太師仍

兼尚書寒義夏原吉力言資偏執妨事且病請令致仕

上意可召臣士奇語以二人之意且曰先帝初奉義兵一切

軍需糧餉皆出資調度吾時居守竭誠輔佐其得資力今出

危履安吾嗣大位乃遂弃之吾誠不忍臣對曰故舊玩大故

不奔以皇上聖仁上問臣資為人果如何對曰資強毅

人不得干以私但性偏執其至阻格恩澤不流于下

上問其故對曰詔勅數下蠲免災傷租稅資不听从除必責

有司依歲額徵納此其過之大者然耿介廉守廉非中听及

上曰吾在此又有原吉与之同事當不復偏執矣乃下從二人

言元幾寒夏又數上言資偏執妨事不去資仁政必為所格

上強後之命資以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至書後諭賜銀鈔

終幣甚厚資歸踰月

上念之不置問諭臣曰无使大臣怨乎不以資其謂我何吾欲

遣人視之少加賜養對曰賜養有時而足洪武中有尚書致

仕給全俸者今北方倉廩少儲得減半給之可常足用

上喜即命戶部給資半俸上之為于故舊獎類此三朝老前錄

○仁宗皇帝日記萬言

太宗稱之為昭帝聖孝緝熙詞翰並精尤喜本業在青宮時每

得試錫輒指摘瑕疵手標疏之以示官臣往七審當語之曰

使我應奉豈不堪作狀元天子耶野記

○仁廟體肥碩腰腹數圍上常令太子諸王習騎射

仁廟嘗不能上見善美公有司減削肉食其官每供膳私益

以家殺仁廟德之上知醢其人仁廟登極乃官其後

仁廟失意于文皇每舍愾言何以了事仁孝每勸之一日

內死曲宴又對后嘗之色怒甚既而曰媳婦兒好他日我

家虧他堪持又曰吾不以媳婦故廢之久矣謂仁孝也時

先在侍忽不見上令覓之乃在焚室手製湯餅以薦比薦

上大喜復至感泣命痛飲而罷野記

○永樂十五年上在東宮上尊專用樸書而斷以周易凡後

世俗占法皆不用命臣士奇纂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

朱氏本義要旨為一編既進

上悅名曰周易直指臣進曰周易因為卜筮作然文王周公孔

象上翼之辭凡修齊治平為君為臣之道悉具請編緝以進

用備覽閱後之輪年輯成以進

上覽之大喜名曰周易大義賜臣士奇綉衣銀帶先是徐好古作尚書直指金幼孜作春秋直指皆已進之

上諭臣曰凡此皆書數本於審閣書殿寢室各置一本得備觀覽蓋上素好學如此 三朝全諭錄

○文帝初 仁宗為皇太子 帝命監國居留都又以其采仁令漢唐八輔之族人于諸王中特推桀勇力絕人極精孤矢每後 上蒐畋射生特多有鳥並柯而獲恐人連發二矢前矢已貫禽偶獲者未竟而后矢已及遂聯翩而墮焉其妙如此 上嘗稱之謂昔有一箭落双雕之奇我漢王豈不匹休乎及輔監國既久屢欲歸朝無計然

帝為國監重自又不可少之每思欲在左右後公以事如南都庶人因託陳委曲歸言於

上上即命召至繼令之國於時及謀未嘗一日忘望

仁宗踐作庶人亦輕之姑俟旣而發死何

仁宗吳駕庶人謂我尚在兄未正位時猶欲居之兄在亦應取况姪乎逆謀遂決

○永樂廿二年八月李士楊榮自行在還報大行憂篤東宮殿下即遣 皇太孫出居庸赴開平迎 梓宮時京師諸衛軍皆隨征聚行在惟趙府三護衛軍留京師一時洋議藉虞讓衛為交遂秘未發喪 皇太孫瀕行啓

東宮殿下曰出外有封章白事非印識无以防偽 東宮殿下顧臣曰渠言良是但行急新制則不及臣對曰 殿下未發

作今居喪无所事有事自應行常用之寶東宮小圖書亦間太孫出外无行事惟有上東 朝廷之事可假之行此出一時

之權帶即納上 東宮殿下即取付 太孫自有啓事以此封識來此亦不當帶汝上就箱一既行 殿下顧臣曰汝此

說是雖出後舊亦事机之會昔

大行臨御儲位久未定浮議喧騰吾今就以付之浮議何由興又曰自今朝廷之事仗養與汝但養亦有遲疑汝亦必心汝

二人音當重用不輕也對曰 殿下嗣位朝廷大小事皆當公公以厭服天下之心源薄恩及下然必先意後征行之臣

若漢文即位首進宋昌上書以為貽此當深戒臣兩人日在侍近 殿下必不遺惟不應先及此

殿下初政收人心之機也 三朝全諭錄

○永樂二十二年八月十七日臣士奇新改華蓋殿太宰士謝恩畢聞折新司奏准循歲例賦北京山東東八十八萬官禁香最之用士奇入侍奏之時寒義夏原吉奏事未逮

上望見士奇咲謂寒夏曰折華蓋本主來奏事必有理試共听之臣言詔下才兩日今聞折新司傳 旨賦東八十八萬得无

過多雖是歲例然 詔書所減除者皆歲例

上喜曰吾固知學士有理吾數日來官中事幾歷此是急遽中

奔之不暇致審即命減除四十萬又顧寒夏及臣士奇曰汝三人吾所倚非輕但有事須及言庶幾以輔吾不逮 同上

○辭縉侍

太宗諭及羣臣御書寒義等十人名命各疏于下既奏上以授 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余徐驗之後十餘年

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此事楊公既著于 聖諭錄於解縉內

又載之墓碣載解初被庶人譴出為廣而徐議以李至剛言其然縉又改交趾后入奏事庶人復有言遂徵下獄后三年

病死獄中按李至剛墓表亦揚所作載李言解事詔下獄而并下平今莫知其悉李之言解其因解有誕而附勢雖才不

端之奏而怨之故欽

上之并下李也所謂洞燭之者有在矣意小人之怨君子事母如此小人終亦何利解死獄中而李不死則命也

仁宗臨御既明鮮冤又官其從子為中書平雖領綠官官故為通政尋出知遠郡賢者在

聖衷其彰上矣乎 餘冬

○永樂中臣同尚書奏義侍

仁宗皇帝監國義重原老成更歷多而疑慮深臨事寡斷每同承顧問一事之間義常持兩端猶豫未決臣進曰有事須行無終不決之理 上曰然受事皆應復

命豈得不決義曰事當熟慮上不熟有後患故必應詳審

上曰義言亦是臣對曰凡事豈得不思但思多則惑即思而有疑則擇一端近于理而可對 上言者行之

不須多思致惑

上笑曰此須兼知仁勇自今議事只如士奇言擇當理者從之不須多思致惑

○仁宗登極始以東宮舊臣陞楊士奇為禮部侍郎尋陞少保轉少傅兼華蓋殿大學士楊榮為太常卿進太子少傅兼謹身殿大學士又陞工部尚書在閣辦事楊溥永樂間繫獄十年至是釋出擢翰林院學士尋陞太常卿兼奉天內閣辦事此三人皆以龍飛超陞秀任不可以例論也后楊溥丁憂起復不入閣宣德間因九年三品職滿方陞禮部尚書李士如故 又溪雜記

○永樂三十二年十二月庚午百官奏新正儀於海印寺用樂明日臣士奇等進言近禮部與臣等已議定新正朝儀不用樂昨日習儀所仍用樂不效今四方朝覲官皆集于此現札乞勅禮部設樂不作不起蓋尚書呂震復言臣等所議不

當樂初改皆欲已乘即趨出臣與淮不可三人遂復進言夜漏下十刻未得 旨午門官入奏臣等尚未退遂有

旨命禮部設樂不作正月初二日特 召臣士奇四人奉天門諭之曰呂震每事誤朕卿等所執停樂是為君以受直言為美不受直言則過益深為臣以前直言為賢不能直言則忠不及如昨日朝會後呂震言今悔何及賴汝等不心遂免此悔自今遇朕行有未當但盡意言之毋以不從為慮各賜鈔千緡文幣一表裡 三朝

○仁廟好文之主宮僚鄒濟徐善述王汝玉以及楊士奇等潛將 御醫周文等皆被詩文寶翰之 賜甚厚前年萬幸

間軒輊二憲長於兵部後堂閱馬尚書 賜物見刻本

仁廟御製文內及具為近得天台徐氏所藏 今有一通永樂十六年三月初二日 皇太子書一通冬至 賜詩一首永

樂十五年九月二十二日 開古詩各一首十月二十七日

呈試王業古詩一首 今言書各一以見 昭皇帝崇

聖製必已具刻茲不錄 又孔美之盛德云爾其文曰

今言說与好古尔將選詩內取易入手解意的詩分類賦比

興三子每字十六句八首十二句八句八首尔為選擇王鑑

直明日日更進來看又聞卿染疾可稍得否乃冬寒善加湯

藥順時將息 古不憂及 皇太子致書善善好古先生本

欲幸作表卿可一如詩題立例意思余為撰文請益好古其

詩題与表題間日封進以廣琢磨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甚足丰采清雅真有益于日新但卿疾不瘳未及存問日見

擾煩 尚古優待高年才望之士乎然優待心豈忘 朝夕但卿今年近恐余為李有日似卿朴直苦口者百死一二西

護順順者比七有之故特相為視續者為卿才德直乘起卿
康健焉其事卿死梓勞獨平成美惟堪奏石之言日甚一
日母務起麟狀諱之庸者余成李振合之礼豈得念之春煖
猶寒當善為湯藥順時將息以慰余怀 旨不爰及永樂十
六三年三月初二日

永樂二十二年十二月兵部尚書李慶亨 上日今歲北方
之民畜馬頗番皆送至京已散軍伍操用尚餘數千欲散民
間畜則民甚弊不可重困之今遠近方面郡縣觀朝官皆集
請每員給一馬俾畜可散一千余匹正官給牝佐貳以下給
牡太僕死馬半歲課其息有虧罰與民同 上令蹇義夏原
吉商略可否以聞二人奏如慶義 命已下臣士奇聞之謂
慶言必不可行慶忿甚不納臣士奇遂詣哀前力陳不可曰
朝廷以礼徵夫上者授方面郡守次者授百執事今皆役之畜

馬以蘇民是貴民而賤官矣時蹇夏皆在侍

上日士奇論當慶固先識汝兩人亦言其便何也兩人對日初
慶與臣等言此出 陛下意必欲行之非謂出於慶也

上日幾誤朕矣頃臣士奇日少頃批出罷此令明且復奏

陛下許臣罷散馬之令豈遂中止如必欲行此令天下懷材抱
德者自此誰肯出生蓋虧損一馬必責陪償破家費產廣及

子孫且所散不及三千而 朝廷負此名於天下后世誠非
佳事 上日吾偶因事稍緩耳明日必批出又明日復奏內

批初日不出兵部已督責朝觀官多領馬矣且今所領多在
駒初受轄終南方人軟性不能控制立視其奔逸有號泣衢

路者矣臣恐將來遠慮者非但不願生亦无志李問此令失
之非小 上日昔則批出不矣也幸刻

上御而善明召士奇論曰內批豈真亡之初聞汝言即遣人視

李慶日震等意渠輩容口忿尔朕心尔孤立慮為甲所傷固
不欲因汝言而罷此今今有名矣以示一章乃陝西按察使
陳首言風憲受制

上日尔就據此草勅止散馬臣士奇叩首對日古人有言
陛下知臣臣不孤矣但馬已有領去者望如何處之

上日已領者准洪武中官員乘馬例給之不責生息虧欠亦不
責償未領者未止未散之馬給以軍操用上復陳日繼今

今有未便惟容与朕言此輩多不識大体但皆
先朝舊臣未可遽退之 三朝全論錄

○仁宗嗣位初一切政議與者三四人而蹇夏二公先眷最
楊文貞公樞憲忠定公基誌載當時所賜師傳之臣銀章各
一曰繩紆糾繆蹇夏被賜

上謂之日朕有过幸卿但具疏用此封疏識進來夏忠靖公基

誌亦言之楊文敏墓誌云

上命範銀為方寸印四枚以賜師傳公与金初攷同受其一其
文云云是知蹇夏楊金四人是已然金文靖公墓誌又云賜

大臣五人銀章書文並同前按楊文定公于文貞神道碑載
公當時被賜銀章一其文同前然則賜五人為是蹇誌洪熙

初賜語蹇公等語詞

上特增二句勿謂崇高而難入勿謂有所從違而或怠夏蹇不
書今忠靖遺事載此語詞且記

上諭日此朕实心蓋望公等匡輔之切也按陳泰酒敬宗所撰
黃文簡公墓誌此語詞亦同彼賜者而繩紆糾繆之章弗

及焉一時特恩固各有所在耶我

祖示之所以望大臣者如此此諸公之各尽其才也 餘卷

○上嗣大寶之三月特詔吏部令京官五品以上与御史給事

中及外之布政按察司與郡縣之長吏各奉才德堪守令者命下少傅楊士奇與翰林侍讀李士直合議李在春坊中允張宗璉應詔將上以奏時中外皆未有奏者而禮部郎中黃鍾最先奏宗璉會

上擢用舊宮臣以宗璉為大理寺右寺丞當之南京出

上親命固非用鍾言而鍾遂以知夫名籍紳間上臨御以來倦為哀矜庶獄雖管罰不自用必付廷論每憲臣奏獄纖必懇諭之欽恤之意矧大理天下之平宜夫親權而后授也

○仁廟在位時一日內臣道及

太宗皇帝晚年欲立趙府為儲諭意於東楊即對以趙府面鼻缺側不正遂宜趙府熱稟項之意順旨

仁宗聞之即日降內批陞東楊少傅諱身殿大李士西楊得旨懷進請加太子二字於少傅兩傍乃傳出未幾後陞兼工部

四卷

十三

尚書夫立趙之意素所未聞豈內假以為東楊地乎而加太子二字西楊亦未必然厥後

宣宗因東楊便殿奏對手執其牙牌曰今在我身邊如何尚帶此牌可即去了太子二字東楊遂叩頭謝后笑錄完乃同西

楊進少師

○漢庶人既獲繫于禁省以鉄鐐繫其足而維以長木曳地及見上庶人以足運曳木迥拉上足上踣庶人將遂為

弑逆左右急扶

上起而免即以銅釜覆庶人燔之野記

○洪熙元年正月吏部傳

旨命臣士奇兼兵部尚書三保俱支士奇明日見

上叩頭辭尚書之職曰少傅殿李士二職臣已任分尚書一職更不敢當上厲色曰黃淮楊榮金幼汝皆受三職汝獨三

朕外間將謂朕何汝必勿辭士奇叩首言請將尚書之俸上曰汝勞勤二十年一志不懈故以相酬何用同却對曰請必辭俸尚書月俸六十石國家可養六十卒臣受二俸犹懼過分敢望復加上一上曰不受俸米可折支俸鈔對曰鈔亦俸也與米但異名耳時尚書蹇義在傍言於

上曰所其辭李士一俸亦可臣士奇曰辭俸當辭厚者何用取虛名上曰朕成汝志遂听臣辭復顧義曰庶介之風士奇有焉於是黃淮亦辭戶部尚書俸三朝奏論錄

○禮部會試天下國初惟南方士子中式居多而南方惟江西吉安為盛北人曾不十之一洪武三十年被黜落者咸以為

言上乃命翰林儒臣復擇一第太人文卷得六十一人而廷試之擢韓克忠為第一仍賜克忠等進士出身有差克忠等則皆北人也時年再試寄監下第本八中式者四百一十

四卷

十四

五人矣其子弟除教授教諭訓導不中者八十七人為州吏目洪武取士之科蓋止于此洪熙元年定南北中三卷以取士自士人才之用始不偏矣餘冬

○上召士奇至奉天門諭之曰監生之不可用皆由翰林不嚴試所致此弊已數十年非一朝夕之故今不可復舉舊弊必嚴試之即其中皆下惟得一人亦可即皆充可取亦不妨但須得實才

上又言科舉弊亦須革臣士奇對曰科舉須兼取南北士

上曰北人李開遠不逮南人對曰自古國家並用南北士長才大器多出北方南人有文多浮

上曰然將如何試之對曰試卷例紙其姓名請令后於外書南北二字如一科取百人南取六十北取四十則南北人才皆入用矣

上北士得進則北方幸者亦感發興起往年只緣此北士元
進用者故怠情成風汝言良是往與寒義夏原吉及禮部計
議各處額數以聞議定來上會 官軍奏篇

宣宗皇帝嗣位遂 奏准行之 三朝聖訓錄

○仁朝一日謂三楊公曰見夜來玄象否對曰不見

高皇帝有私習天文之禁故臣等不能曉 上曰大臣與國同
休戚豈可論此朕夜中視之紫微垣有事甚急不可解矣沈
思久之長歎拊髀而起明日遂宴駕 野記

○十一月十二日復大理卿虞謙官先是虞謙奏事侍臣有言
此當榻前密請旨不當于朝班對中敷奏為虞謙者又言其
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為大理以卿
而陸時習為卿其后臣士奇獨進奏事畢不退

上問臣汝有欲言者否對曰有非虞謙乎對曰然

上曰吾亦頗悔之汝試言之對曰外間皆云時習失先導之
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无此言今冒居卿位慙愧
不安臣又言謙歷事三朝皆居通顯頗為得大臣体者且
今所犯小過 上曰吾之悔亦念以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

曰雖起于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

上喜曰吾有以處之矣吏部交趾關按察

上諭尚書蹇義曰左迁虞謙吾过矣後其大理卿改時習交趾
憲使 上之敏于改过率類此 三朝聖訓錄

○十二月翰林院進呈三孤諸草

上閱既取筆親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勿以所從違而或
怠頑臣士奇等曰此朕實心卿等勉之又諭臣士奇曰近日
見羣臣意甚好事或未嘗輒有封章進來臣士奇對曰

陛下聖德容納昔富弼有言願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

原金

上曰朕志正如此朕每聞羣臣言退未嘗不反顧魚之或朕言
有過退未嘗不悔士奇對曰成湯改過不吝所以為全人願
陛下常以古人為法 同上

○李蔡酒先生時勉始為侍講直諫

仁宗大怒命武士以十八斤金瓜擊其脇上折曳出昇下獄楊
文貞公遇于外朝以燒酒灌之得不死

宣宗即位召見亦盛怒將斃之先生對云乃少霽已而什之
及為大司成在正統中諸生稱之曰父母之心天地之量特
王振勢傾朝野每進香文廟司成設茗延致至先生他否振

父銜之今人密廝其事无所不得與倫堂前有大樹是許平仲
手植先生憐其一而陰翳妨諸生班列稍令伐去旁枝振遂
声罪以為擅伐官木入私家用傳

聖旨以百斤枷上之肆諸成均前時為三城與司業趙璘掌錢
金鑑同枷先生之械特重數斤而竅極隘不可飲食璘請易
之先生不可始先生以助教姑蘇李繼為浮薄厭之至是繼
力自劾繼家富素結諸權貴與某伯李者為兄弟因李 今

昌伯孫公至是李為求援于孫上適生辰家啟宴

太后令家士礼孫因附奏臣今歲生辰殊不樂比年每得公卿
為賀國子李先生不过一幅絹帕然辱此大人君子臨貴為
榮今諸公皆集惟李先生為朝廷所揚之禁臣席死以君

子為重故不樂尔奏上 太后即邀 上言之曰祭酒尊貴
之臣奈何施以囊道是其綱紀 上言不知

太后曰不知作甚皇帝 上遣問之乃知振所為也即飛詔放
李先生令就去賀孫舅公乃得什繼又已備儀物公因就謝
其如初進猶未散也或曰諸生司馬恠者上章願代枷伏三

以始得命脫械久始獲稍遲即死矣又曰顧代柳者石大用

初李先生在翰林時一歲上元夜朝廷結鰲山一騎控先

生馬而行中途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

騎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倉卒問人告以

李翰林家有示帖速往先生叩之婦言夫為錦衣千戶勾當

海外妾昨出看鰲山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驗

之良是以即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又千戶還妻遂失釵事

夫言非李公汝當時憂思為疾或且致絕汝絕吾亦不聊生

是二命所關也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却之

其人言公不受不能強此一片葉乃海城所產初非傷財所

得而甚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竭也乃受付夫人

言此為血竭當識之既而先生被係脇折昇至錦衣適此千

戶蒞衛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聖旨固未嘗令死因密召

良醫師入視醫云可為第須得真血竭千戶曰吾妻固嘗賤

公立命問其夫人夫人取昇之醫治藥以板夾脇傳之越一

日夜遂甦焉野記

○仁宗郭妃以中官誕辰過其宮上壽

上亦往妃進厄于后后不即飲上曰尔又為疑乎遽取飲

之妃失色无及矣俄而上崩妃自縊死時適雷

○宣甫嘗乘經紱二奄尹心恒念其非辜晚年每遊幸時指曰

此厥又在此即命尹自射之左右問何如

上曰即某某見朕行輒伏于前如候伺者以後益頻以逮宣

監院安留說

宣甫前時腐肌燥裂枕蟠魚以裂割野記

○趙制生員以本貢入監巾欄无所變至殿試選授後方易命

派洪武中嘗許監生戴選陰帽遂因私戴之洪熙中貢士入

朝上問此着藍衣何人左右對監生

上曰教着青衣好看乃易青袍迄今王尚書恕至吏部有欲請

歷事附選監生服冠帶者以咨于王王曰秀才在諸司惟此

衣巾易办稍可礼待若冠帶則与承差办事官无異任其趨

走于前而礼貌无少别所損乃大矣乃止近南京有司亦草

疏謂吏胥在選即已冠帶况儒生乎欲行亦有沮而復

○陳嗣初久著文名太宰士楊士奇素不識薦于

仁宗遣使驛召即至士奇坐東朝房候与相見先教以面君之

礼繼以方巾布袍隨使者見上于武英殿中

上曰當為侍從繼曰臣下部氣難居禁近

上曰今下何處繼又曰臣舍第未定上因厭其語言无遜動

止迂踈止除國子博士最為冷官諸生各以經課求改嗣初

惟請古文不通經義數為諸生詆笑不愜因往士奇訴曰先

生李繼雖愛之實害之繼於此官不能一朝居也訴畢大泣

不已士奇特奏改為翰林五經博士稍進儉計以解黨囿

○洪熙元年二月朔臣士奇武英門獨對

上問近日外間事對曰竟告訐之風復萌且動輒加人誹謗

及身家請諭法司禁止

上曰不特此如宮中一事朕所甚惡尤須嚴禁對曰此當用筆

書行之

上曰尔更思三二事通行蓋聖心倦于仁政无時忘也

○趙王既之國鄭村堪多護衛耕地利

上命太監左角擇二頃膏腴者賜臣士奇蓋前已賜義義二頃

矣至是聞命懇辭

上曰汝于朕表裡一誠未嘗欺阿首鼠吾益益多此所以心

遺達 聖明今踰越涯分方上豈當尚不知止足幸

陛下大恩不使之清淪庶幾少延殘喘服事

陛下三二年復歸金山林皆陛下之賜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對曰

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乞臣辭田明日 上諭鑒義曰士奇真

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賤吏乎 三朝聖諭錄

○洪熙元年四月初有進言太平之政者

上召鑒義夏元吉楊榮及臣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无

闕政生民皆安鑒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為尚未義等對

曰臣等觀 上即位以來詔書勅旨无非仁政百姓无科歛

之擾搖役之繁可謂治世臣士奇對曰臣觀

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

有艱食之人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

上嘆曰吾意非為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願編

愆糾繆尚書切望臣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

章言周王求築事不曾從後亦悔之鑒三人皆无一言豈朝

廷政果皆无闕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

召鑒義還諭曰尔与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夫良皆吾所倚

任各与面書自吾本心士奇怨言待人宜均亦望与榮勿致

死与之後往聞榮有怨謗語義對曰榮之不足于義者為官

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誹語臣實未聞左右之謬惟

陛下慎察繼其或有亦望容之必當自定

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吾所任者尔二人耳事

有未當皆須直言勿疑諱諱 上之求言懇切如此同上

○上自臨御以來大理少卿代謙數言事

上頗厭其繁瑣尚書呂震吳中都御史刘規侍郎吳廷用等交

奏其實直沽名遂召臣士奇非榻前詔以謙之逾分臣士奇

對曰謙不諳大体有之然其心感

陛下超擢之恩欲為報效古人有言主聖則臣直惟

陛下容之不然進言者將惧矣 上雖不罪謙然臨朝之際數

形于詞氣又數日

上御奉天門臣士奇獨奏事因進曰 陛下頗詔求言以不當

者不罪之謙不曉事激

聖怒數日朝臣皆悚駭相与以言為戒今遠近朝覲之臣皆集

闕下目見而口傳將謙之名愈彰而朝廷受不容直言之謗

上惕然曰此是固是朕不能容如呂震迎合以益吾過自今吾

不復言謙遂免謙朝忝今專坐司視事自是一月餘朝臣言

事者少 上特召臣士奇諭曰尔料事不虛自免之謙朝言

者不至豈果无事可言對曰臣下就不欲進言納忠惟在

上寬容以來之 上曰朕非怒謙言事但其言亦有矯激之失

者尔可諭中人以朕之實心對曰此非臣言所能使之信必

得筆書親諭乃見 聖德之實遂令臣就榻前書

勅引过命大謙如舊朝然令百官言事毋以謙為戒因諭臣士

奇曰朕有过不难于改雖一時不能容然終知悔尔朕知心

无吝于言可也末幾有言中官謝安四川伐木害民者於是

召戈謙諭曰尔本清鯁之臣朕今取清鯁用尔遂陞謙副都

御史賜鈔千緡馳驅詣四川罷伐木之役并糾察安等同上

○洪熙元年四月有 旨鄧濟徐書述王汝玉皆贈官

賜諡官建祠于墓四時 賜祭臣士奇言于

上曰礼貴得中 朝廷惟 宗廟以四時享社稷孔子皆春秋

二祀濟等雖有舊勞不得过社稷孔子而与宗廟并

上曰吾过矣誠念其舊勞不能忘故率尔下令而不考其过今

賴尔正此失对曰先儒有言周公之功固大皆臣子之分所當為何況濟寺

上曰然速召礼部改祀春秋蓋

上未嘗有固必心從義廷善速于轉圜云

○上自少侍 太祖高皇帝明于星象士奇侍監國時問以教

臣曰宋元儒者多曉習不可忽也元年四月中尚書憲義夏

原吉楊及臣士奇奏事奉天門畢 上問夜來星變曾見否

皆对曰未見 上曰蹇三人雖見不能知士奇當知之臣对

曰臣愚亦不能知 上曰天之命矣嘆息而起又明日早朝罷

召蹇義臣士奇至奉天門

諭曰監國二十年為諛隱所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遂保全言已泣然義士奇亦流涕臣士奇对曰今

已脫險即夷皆 先帝之賜 陛下之誠之效更不煩

聖明多慮 上曰即吾去世后誰復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出

二勅二印賜兩人臣士奇得楊貞一印勅曰云云皆拜受

而退蓋踰月 官車晏駕矣 同上

○洪熙元年引郡縣貢生入奏請如例翰林出題考試

附錄

○仁宗皇帝嘗問太醫院判蔣用文保和之要对曰在養正氣

正氣完邪氣死自而入又問卿實効率復何如对曰善治疾

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本聖人所戒欲速也

仁宗稱善識者以為用文以醫諫 堯塘詩話

○宣德元年高煦反○車駕親征罪人既得師還六部尚書陳

山迪○駕山見

上言宜乘勝殺師向彰德殺執趙王則○朝廷永安

上召楊榮以山言諭之榮對曰山言○國之大計遂召蹇義夏

原吉諭之兩人不敗 議榮言請先遣○勅趙王詰其與高

煦連謀之罪而六師奄至可擒也從之榮遂傳

上旨令士奇草○勅士奇曰事須有身天地鬼神豈可欺哉且

勅旨以何為辭帝厲色曰汝可沮○國之大事乎今錦衣衛貴

所係漢府人狀云與趙連謀即事之因何患无辭士奇對曰

錦衣衛貴狀何以服人心榮曰汝不然吾言可往疽寒夏言

之士奇往見二人蹇曰

上意已定中意亦定公河中沮邪夏曰萬一

上逆公言今不行趙后或有變如宋樂中孟指揮之卒誰任其

咎 士奇曰今事勢有永樂勢趙擁三護衛已去其二

且昔孟指揮所為王笑不預聞不然趙王豈至今日乎蹇曰

即如公言今若何處置士奇曰為今之計

朝廷重等屬厚待之有疑則嚴防之亦必无虞而於○國体亦

正矣二公曰公言固當然

上特信楊榮言不係吾二人可否也士奇退与榮上

太宗皇帝惟三子今

上親叔二人一人有罪不可恕其死罪者當加厚之庶幾仰慰

皇祖在天之灵榮曰汝既不草○勅則我當以聞時惟楊澤意

令澤曰吾二人請入見

上明其大義兵必不可移榮聞澤言即移入見澤士奇亦踵其

後而門者止吾二人不得入已云有

旨召義入憲義以士奇言白

上意不憚然亦不復言殺兵遂還吉自是道中有顧附惟召義

及憲夏不復召士奇及薄至義鄉臣二人始得見

上意猶若未平忽厲聲曰奸機會不得乘到案

皇太后必見尼矣○上至京大悔不復及彭德事然言者猶喋

喋請及削趙護衛且請召趙王拘之京師

上皆不聽一日特召士奇諭曰言者論趙王益多如何對曰今

日宗室惟趙王於

陛下最親當思保全之母惑羣言

上曰吾亦思之

皇考于趙王最友愛且吾今惟一叔奈何不愛然當思所以保

之道吾今將封羣言俾都御史劉觀及公侯中選一人備

以示之使自廣對曰必不得已則於

皇親中擇一人与趙心相孚者皆現行庶幾有所開導

上曰然則誰可對曰廣平侯宋容至親且善開諭更得筆書親

諭之尤好

上從之遂遣容覲行趙王得筆書及言者所上章大喜曰吾

生矣即獻護衛且上表謝

恩而言者頓息

上待趙王日益親厚而薄陳山竟疎斥之蓋○上初雖為山所

惑而後灼知其非踰數月○召士奇至南宮諭之曰君待

趙叔不失親仁之利尔有力焉自今毋以見忤為嫌遂賜曰

余主情文結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萬表乞

立為陳氏後其辭懇切惻

上覽之密示英國公張輔輔對曰此不可逆將士勞苦數年然

後得之與表出黎利之誦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

書憲義夏元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曰率以

兵之元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召楊榮及士奇出表示

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与尔兩人决之帝對曰永樂中

費數万人命得此至今勞者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

可從不若因其請而与之旋禍為福

上顧問臣云何對曰榮言當遂求立陳氏後者

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縣其地十數年采兵民困于

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死名且漢弃珠崖前史為榮何謂示弱臣侍

仁宗皇帝久聖心數上追懷此事臣願陛下今日明决

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

皇考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膳

賜酒饌明日朝罷出昌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

太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弒毒虐國人

太祖文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后立之求之不得始郡縣

其地至我

皇考每追念往事形諸慨嘆此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發勤

王師豈朕所樂今陳氏既有尔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定之

便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陛下之心即

祖宗之心且懷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

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朕不武但得人安朕何恤人言

其從之

○宣德二年春交趾之復叛也守○奏請益兵○朝廷命安遠

侯柳升等將七萬人往益之命兵部尚書李慶沅督軍務事
且勅慶凡六卿之屬才且資者率以自助慶所率十數人其
最才且資禮部儀制郎中史安祠祭主事陳鏞師行慶與同
卧起九月入交趾賊下官軍所經之處悉列柵以守升既連
破之直抵鎮夷關升有矜色升雖勇然不好謀安鏞言於慶
曰縱我之意驕矣公宜力言之且夷賊竊詐不可以其屢敗
忽之安知其不示弱以誘我况 聖書教戒說謂賊卑以
該伏取勝不宜輕率待之公宜速入言之時慶已病強起與
升力言升唯而已中寔死戒慎意明日前進以數百騎伏先
之副及慶等皆在后升前渡橋遽拔後軍阻不得前賊伏兵
四起升被創死明日慶病不起又明日副將崔聚固宿將倉
卒賊驅象聞中亂聚被執冠大呼官軍降即不殺安鏞皆曰
吾輩見危授命耳皆死之十月十八日也先是賊陷昌江等

○宣德二年二月戊寅

上御文華殿召內閣楊榮面諭之且賜度金銀刻齒書五顆曰
方直副正曰忠孝流芳曰關西後裔曰建安楊榮曰楊氏自
記如以王抑庵作公傳不具者蓋傳惟載公行事之大者休
當然也東里江陵二楊公作碑志東里略及南書江陵不一
及而東里公云凡今文士感公之德述公之行雖有之矣若
交之久知之深言之信者余兩人其庶幾可无媿也此語以
掛酌考之其安謝世之后如抑庵公如臨川王公英吉水錢

公習禮周公叙皆有文字皆 公和已之語而抑庵語尤切
蓋抑庵之去翰林為吏部侍郎出東里公意而建安則當惜
之也 聖諭

○宣德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上將赦交趾命羣臣奉使者僉率

上聞已定尚書明旦襄義欲易以伏伯安中莫敢異之士奇私

謂復元吉曰此无藉小人用之必辱

朝廷公當楊前主張盡時

上受主夏言既而有○旨召中皆入蹇遂奏用伏○上顧問夏

對曰不可用蹇義言語非中及臣士奇曰伏有穢行而死

李識遣之必辱國遂不用又數日臣士奇獨對

上曰朕旁詢伏伯安之行乃貪淫无恥人蹇何為欲用之對曰

蹇不過取其能言然信然蹇之邦不能行且恐其所行必

為重夷所鄙

上曰蹇固非中何以默然不言對曰非此蹇也蓋亦重其謹

上曰蹇不尤夏與尔否對曰蹇平日和厚无人已心况於

國事孰敢偏任已見

上喜曰君子和而不同是已向因尔言伏之力故決不用之朕

已知尔心繼今但一志為國毋憚遠中士奇叩首言謹遵

聖諭 三朝

○宣德三年刘有罪下獄先是六月中一日早朝罷○召楊榮

及士奇至文華門命光禄賜食既

上曰吾三人商量一事○京師端本澄源之地○祖宗時朝臣

死貪者年未食泮之風滿朝何也臣對曰貪風永樂之末已

作但至今甚耳

上問永樂何如對曰十五六年以後○太宗有疾爰不出處

之臣放肆无顧請托賄賂公行无忌此事已徹九重但求
本發

仁宗嘗謂臣言初到北京○上問兩京臣僚有能守廉者否對
曰死不敢不守

上曰竊從未此者賊賂競行其能守廉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
文當知之榮曰是時賊貪方富最甚

上問今日之貪誰最甚者榮對曰莫甚劉觀臣曰風憲所以警
肅百僚憲長如以則不肖御史皆效之不肖御史差出四方
則不肖有司皆效之

上撫掌歎曰除惡務本又問廷臣中今誰可使掌憲兩人又味
上曰未必都死一人士奇對曰通政使顏佐廉公有威曾任御
史及按察司皆有風采榮曰佐亦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
清弊革○上喜曰顏佐乃能如此命賜茶而退數日有旨令

四卷

劉觀巡閱河道觀所去教日陞顏左右都御史賜 聖書令
考黜不肖洗滌積弊奏黜其屬 不肖者二十余人罪甚
者發遼東於是御史連章劾奏觀貪賊狼藉并奏其子輻勝
制諸道驛私減公皆明著實跡

上大怒追覓父子皆至出御史章示之既承伏法司坐現重法
以輻同犯免科具奏次年四月

上召榮及臣以奏示之且曰現負○朝廷處重非過臣對曰現
誠有罪但經事○四朝教任信任頗始屈法全其生榮亦乞
貸之○上曰為汝二人曲貸其死發為邊吏曰辱之甚焉

等耳○上曰欲父子皆貧乎曰子發戍邊而今現隨居恩與
法兩尺矣遂命法司發遼東 三朝

○宣德初許臣僚宴樂以奢相尚歌妓滿前紀綱為之不振
朝廷以通政使顏佐為都御史臣劉觀遂黜貪淫御史彈劾不

廉者禁用歌妓糾正百僚朝綱大振天下想聞其丰采澤泉
郡邑既起當時惟佐正色立朝元勛貴戚俱憚之陝西布政

周景貪污无度佐切齒欲除之累置之法為○上累擢之不
能伸其激濁之意後而沮之者數次正統初以風疾乞歸

賜初褒嘉優禮而去其失用事者忌而陰排之也後疾愈亦不
復起居家十餘年而終居其位者皆莫及也 天順日錄

○宣德初李士揚士奇輩以方面大職亦任吏部自李未及得
人乃今在京三品以上官各奉所知當時以為美事行之既

久公道者少時人有拜官公朝受恩私室之訕譽恭初遂罷
此例乃浸吏部自擢時予在銓司乃將六部郎署年深者第
其才之高下為一帖給事中為一帖南京者附之方面有缺
持此帖于尚書王直前斟酌用之將尺復增之其推用之時
人皆不知

四卷

廿

命下今人傳報彼方驚喜正謂各官奉時有九年將滿者以其
自守不求之於人恥為奔競至此不得已而亦造人之門
其素行奔競者會奉方退其所奉之人已預知之不待

命下而賤位地方先不曉悉且又不知所奉之人才能高下但
以奉主官大列名在前者其所奉之人官亦大以以輿輪不

平及吏部自擢校短量長多愆輿論然各奉所知本是吏法
若皆存存矣為國之心豈有不善但各出于私情反不若吏
部自擢雖不能盡知其人却出于公道也 同上

○卒酒安成李先生初以言事得罪下獄
宣廟登極後一日御別殿以其激怒○先帝命左右械取將就

鞫馬俄又○命錦衣衛指揮王恭出有不測之○命王庸行
而先生至
上退近臣某就先生問故先生告以忠誠之實

上出有問其具以對

上稍怡命仍就御蓋王其被○旨急趨出昨與先生相失于端

門左右而立俟于西長安門外久之而始得之守衛者已罪

人入久矣王其急趨還則先生已得再生矣夫臣子于君父

天也天佑善人豈欺我哉 同上

○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大理寺堂上官候朝之所兩

下入惟都御史正官他處一小夾室聞之近歲都御史顧佐

作公聚未嘗與諸司群坐立此其一耳蓋亦得宋制殿房蓋

次惟中丞設椅子坐殿門後稍西北向之遺意也 同上

○宣德四年十月一日朝罷侍

上于左順門遙望見大李士陳山

上曰汝試言山為人對曰 君父有問不敢不誠以對山雖

侍從○陛下又然其人寡李多歡而昧於大体非君子也

上曰然趙王事幾為所誤朕已甚薄之近聞渠於諸司日有干

求不厭當不令內閣也蓋

上初臨御以山及張英東宮旧臣俱陞內閣視事二人行相類

至是浸聞于○上數日後有○旨調瑛南京礼部專設內豎

俱罷內閣之任朝士皆誦○上明決山遂見疎不復得近家

前矣

○宣德四年顧佐自陞都御史度廢明宿弊清革下至吏卒

悚駭凜然更有遺管者據撫佐之過顧皂隸賂放婦息具姓

名請遞政司以聞

上密召示臣士奇且曰尔不幸佐廉平對曰所訴之事誠有非

誣蓋今朝臣月俸止給一石薪炭馬芻咸資于皂不得不得

遺半歸使備所用皂亦樂得婦耕實官皂兩便此京師大小

仁宗皇帝固知之所以增朝臣之奉

上歎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

人所排訾下法司之臣對曰以未之不足上干

聖怒但付佐自治恩與法並行矣臣退

上召佐以吏訴狀援之論之曰故皇親耕使給薪薪京官皆

然不足為過小人不得檢束誣陷正人汝自治之佐叩首

召吏示之狀吏怒其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姑容汝但改行為善竟不治之○上聞之喜曰

佐得大体矣數月有囚告佐累上枉人重罪不訴理者

上大怒召楊榮及臣士奇諭曰此必有重囚教之排佐小人陷

正人不可不究治遂命三法司鞫事實千戶減清殺一家元

罪二人當死代為狀教之誣告

上曰不誅之佐何以行事立命磔清于市蓋上去惡佑善明大

率類以 三朝

○国初設中書省有不設宰相永樂初乃設內閣選翰林六七

儒臣居之職知制誥日備顧問參決政機隱然相職而官不

過李士洪熙初始陞孤卿皆舊邸旧人而三楊同官最久當

是之時干戈甫定宗室未蕃軍職尚少經費无幾國用有餘

民間人稀地廣法網未密財利无制

宣廟英武乾剛独斷自守今久任不更官民相安天下號為

太平三楊之名所由以著時福建僉憲廖謨挾死驛丞事東

楊以邪官 欽坐僞命西楊以邪故故擬因公互爭不

次請裁于

太后王振因而進言三楊皆有私僞命过重因公过輕宜對品

降詔府同知

請告展省道宗室中有遺東陽土物者振將發其事西楊以
東楊不在京亦之東楊聞報程造朝舐冒瘴疹卒于錢塘
以此振舊墓專好大喜功遂因麓川思初發思仁發兄弟
殺遂有麓川之征遣將出師疲耗中國監費窮實防非其
之地竟何益于○國家乃致九溪猶瘴乘勢不靖兵連禍結
延至聖宗流鄧茂七黃箬養華相扇而起極于土木之大變
此乃三楊失柄于初不能沮振之所致也然西楊之文學東
楊之政事南楊之清雅皆人所不及故論今之吳相又曰三
楊三楊蓋所善者及也丘仲深雜著云一時吳相比稱三楊
趨矣然當是時南交叛遠軒龍易位○勅使旁午瀕泛西洋
曾无一語蒼海常侍遠征麓川兵連禍結極于土木之大變
誰實啓之春秋責備焉者其能追我 瑣瑣錄
○宣廟最好詞章遊南陽與陳芳洲二先生日直南宮應制南
陽思遲陳思敏一日○命御製弄星贊陳援筆贊云渺南極
芳一星嶽祥光芳八統兆皇家芳永齡我懷思芳治平賴思
貞芳獨成宜壽域芳同什南陽以指箇登壽域二字款易而
未就時中官促進甚急先生日有則改先則罷遂取去賜內
閣二楊先生曰壽域二字如何西楊應曰八荒開壽域中官
還詰南楊曰八荒開壽域此句詩何如楊曰好詩中官曰先
折壽域為未好何也南楊默然少頃陳退食遇西楊于端門
西楊語陳曰適賜弄星一贊甚佳必款筆也陳唯上后正統
間朝鐘一日不受科命內閣與南楊入室中翻舊稿
不得太監候久促陳芳洲曰先生何不作陳乃白南楊曰
元此稿先生第口占我寫南楊乃起一語陳遂續成之
仁宗昭皇后當題主祀廟南楊執經
皇太后帑其能止及後奉命御製修國子監碑文題曰重建太

李之碑時西楊寢疾不能出窰○旨封今西楊另製碑
日大明新建廟李之碑進呈遂用之南楊又執用其題西楊
具本論凡言重建者既謂作之后用作之廟李雖前元所建
非○國家事此不可命且廟與李二者若只書太李而不云
廟於礼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李四字為宜廷議雖越西楊
之言然已刻石元及矣二公李諱于是可知 同上
○有李校尉者口奏
宣廟命上詔求直言臣不解文字只口奏二事其一云示其二
陳符乃奄人○爺七与二宮人何所用直言只以二事為大
上大怒命割其舌行刑者即它校尉也少削其尖不大去之
上令持去餓七日未說既入獄諸校更以肉餌咬之七日秦李
不死
上令再餓七日校咬之如初又七日奏不死
上曰豈神仙乎放之既出人呼為李神仙 野記
○宣德五年二月十九日○上御南宮召士奇論曰吾欲下
一寬恤之令今独与尔商之然吾未能悉知尔當效助益遂
命內傳具積筆
上曰免災傷稅糧當是時事開闢久畜馬驢驛所司追償
甚迫民計先出亦甚艰难部官坐視而不言對曰
陛下聖念及此生民之幸各部惟知督責下民以供公家而不
顧民心之離故一切民瘼蔽不以聞今所當寬恤者殆非此
兩事
上曰汝所知者具言之對曰百姓積年負欠新劄及採办買办
之物所司責償甚急皆當寬貸各處官田起科不而租額皆
重細民困乏那縣以聞蘇州尤甚戶部固執悉不与除蘇細
民多有委弃逃徙者此當量与減除部符下郡縣採办買办

諸物但一舉派徵更无分別出產与否非出產處百姓幾
倍償元納此請裁納該部今后凡物只派產有之処不許一
舉均派苦民年未刑獄冤濫者身感召早涉恐由于此請裁
飭法司教用平恕务求情实令工匠之弊尤要四方遠近每
户不問幾丁悉徵在京役於什不一二余皆為所官之
人私役不得營生嗟怨溢路此請命官巡察究治及分豁戶
丁之半放回單丁者免老弱无余丁除豁又有平民本非業
匠為他家誣引者當審實除豁南方運糧至此人力甚艰而
倉廩先關防奸人盜竊動輒救方前者就執后者後繼恬无
警畏此請命風憲關防巡察
上歎曰朝廷任六卿但知苛責下民而不能察奸清弊有規厚
祿美尔所陳有益于朕皆應行命即草
勅明日頒下遂令尚膳賜饌勅諭既下
上聞中心悅戴召臣賜鈔三千緡文綺二端及羊酒臣叩首受
賜○上笑曰薄用潤筆耳三朝
○宣德五年三月清明節上奉
皇太后謁陵謁畢上侍
皇太后于行殿賜英國公張奉尚書憲義及臣士奇楊崇金鈔
改楊溥四人見
太后曰尔等皆先朝旧臣勉輔嗣君云云遂賜酒饌及白金彩
幣皆叩首謝既還京臣間因独对
上曰前日朕上汝等謁
太后退太后為朕言
皇考往年在中宮中談汝等姓名及行事甚熟太后悉能記憶
其間才幹優孰劣孰肯任事不任事皆有訛評言輔雖
臣而達大義寡重厚小心但多慮而少斷汝能持正言不避

忤意議事之際
先帝數不與汝言終汝汝以不敗事實有三事之失
先帝甚悔不遂汝言
太后又謂朕曰凡正直之言尔不可以為忤而不遂謹之諫之
士奇对曰○太后之盛德仁宗皇帝之盛德也願
陛下常奉聖訓同上
○皇后大漸召三楊宰相至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办
者文貞首对有三事其一建庶人雖已滅曾痛御四年當命
史官脩其一朝实录仍用建文之号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後用對曰行于一时万世信矣豈可
蒙洪武之年以乱矣后頷之或曰且請謹焉
神宗皇帝非实其二云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得罪已誅
太宗文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者論死乞弛其禁文雖不係因
事者聽令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答三公即趨下扣頭言臣等謹受顧命退出野記
○宣德五年六月一日
上于文華門御道屏左右独召臣士奇諭曰楊榮來番馬甚富
初聞之張與朱信合察之皆得之边將榮交通边將甚密豈
可任於親密之地对曰榮与諸將交盖因永樂中患迭北征
太宗皇帝命掌兵馬之教以收私諸將稔熟今内閣諸卿边將
之強弱才否边境之遠近險易四裔之順逆委曲惟榮一人
知之許臣等皆所不及方今用人之際榮求可任他且其
在密地凡制物中予奪高下皆稟上○旨又有臣等同议而
行豈榮所得独專且臣与之同官久亦嘗觀其鞍馬三五疋
有之多不能商蓋初未易办

上曰尔未知其家馬多幾乎市朕知之審矣集數請復永樂以未調衛軍官朕詢其兵部已有罪調衛洪武旧制死可復之理朕固已疑之對曰此事亦未明但其人尚有他長可用幸姑容之

上曰朕初嗣位若惟信榮言而不听寒夏則士奇不得在此久矣今士奇乃力佑榮乎對曰

陛下曲容臣天地之恩也臣今日亦願一陛下推天地之量榮榮使之改过自效此道在

陛下今日所當行 上意乃解然自是不專任之矣 三朝

○晉天文志瑞星凡五宋中興天文志瑞星凡十有二詳載不一其三曰則皆曰食言宣德五年冬是星見於九府○朝臣表賀○上謙不居賜之至書相為戒飭時楊文貞在閣進詩一章有曰宣德庚戌月維已丑其日丁亥文瑞在酉大星如

丸九存之旁有豎若射金玉其煌厥名合書大史駁奏自辟嵩呼賀祥獻壽

皇德仁聖謙謙曰空祇掃功

祖宗掃功

聖母亦及臣子中命飭厲敬執死忘赦句善焉

聖君之心 餘冬

○宣德六年夏忠靖公原吉卒 朝議欲贈以伯者以死例而止蓋為國初文臣死贈爵者也洪武間劉公基封誠意伯永

樂間如公瑞封忠誠伯生可受封死何妨贈言者未考尔后癸丑歲太子太師戶部尚書郭公資卒遂贈湯陰伯 同上

○宣德六年七月時 上頗好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臣前報者言范本監末臣倉惶出迎○上已入門立月中臣俯伏悚惶言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上應璫膏肓中誰謂至重方一或有識者或起倉卒何以備之○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遂解左右語竟願謂臣曰此居官駁當為尔某理臣叩頭絕辭曰 陛下官殿未竟臣必不敢當且 車駕今夕甫臨外間明日必有知者乃上自此慎出車變不測當慮也

駕還官明日遣太監范弘密問臣 車駕幸臨曷不謝對曰至尊夜出臣追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叙日遣弘問臣

曰今天下平靜 上時一微行何足過慮亮不微行乎對曰陛下尊居九重恩澤豈能遍洽幽隱萬一有冤夫怨卒竊伺竊

發誠不可无慮後旬余錦衣衛獲至二盜蓋盜骨校人官捕之急遂私結約候 車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邊林莽中

一作此時有捕盜校尉亦受服如盜入盜羣其盜不疑以其謀告之遂為所獲 上既誅二盜數曰士奇言不虛即日遣范

太監賜白金文綺士奇明旦入謝 上諭盜謀且曰愛朕其如汝自今如汝言不復微行士奇叩首蓋大臣中先有導

上以天下平寧可微行而生日得賜鈔及馬者故至是有愛朕莫如臣之說 三朝

○宣德幸某官第就宴家人供事有女甚美行酒左右

上悅之然稚齒未可進璋

上謂曰尔要東西与我說又曰先与尔頓面者忍久之而去明日賜金玉珠寶首飾各一稱又數日語近當曰向見某家食

器皆銅行其貨邪又賜金銀飲食器具甚夥價數千緡明年上崩以女竟不入宮 野記

○永樂舊文廟公准永樂中以漢燕人之譜下錦衣獄十年後畏不測積成勞瘁○仁廟兩位重觀天日存進孤卿宣德丁未主考會試后以病歸甫存而父已封少保年踰九十慈李

具樂世以為榮癸丑公以父卒蒙卹典即吉赴京謝辭數月
至賜遊西苑乙卯春復赴滄仲夏乃東歸后終于瘦子軒各
臣通錄未得其家傳銘志僅按其省約集略為之贊曰高才
懿孝夙榮遭際簡任輔 儲兢惕冰砥莫為而為省約德文
困久乃亨存陟三事退休保和亦惟嚴侍橋梓並榮壽福隆
俗蓋頌其美耳又旁詢其詳於博識諸士夫有謂方正李之
朱英尹昌隆之藉沒許白云之極刑皆出于文簡因憶昔給
酒刈益嘗見謂文簡好警駁同列一日便殿未入侍
宣朝問准何在東陽對以淮素病察 上能染人自是有 旨免
奏對久乃告病侍親是則文簡好短毀人固宜有及尔之報
至謂方尹許之慘禍一出于文簡則未必然若果有之則小
人之尤何得老死喘下好還之天豈憐然邪通錄宜不致姑
俟知者審焉 瑣錄

○宣德中一日未申間天裂于西南視之若十余丈時晴碧先
驛內外際畔了可察其中蒼茫深昧不可窮極良父乃合
○宣德中漢庶人事時亦旬上莫定賴楊文敏數公著力勸
征事以克濟正統十四年冬徐元玉先生以占天候氣為言
土木之潰既驗即蓄南王之說幸而其說不行不覺事未可
知也

○都察院右都御史太康顧公佐洪武庚辰進士永樂初自莊
浪今為監察御史陞江西按察司副使入為應天府尹轉通
政司宣德初進臺臺事
上遣醫往視再閱歲除 勅慰問俾致事賜幣幣永復其家刑
部尚書南昌衛公源永樂丙戌進士監察御史浙江副使入
署刑部右侍郎重陞河南左布政使賑飢三年為刑部左侍
郎進尚書常奉 勅整飭北边武備簡禁兵晚以疾疾辭

詔免朝拜賜 勅褒美給舟車以還其家二公皆同道為
御史同大拜批 邦法俱備與晉守名相上下歸榮令終亦
同而無介公執人於太康元開言云

○總督軍務自總兵官以下悉听節制蓋王靖遠麗川之役已
夏事以來繼之者中矣繼靖遠者侯尚書璉也于少保在
京師王璉山馬滄洲之於兩廣石璉於閩外於湖貴王素嘗
於湖貴皆為是命云總督二字蓋自宣德中巡撫總督稅根始
○楊武襄洪為人雖尚舊諒然有嚴威將士知畏之此其所長
不可掩者亦類 朝廷主張以成其名耳蓋自宣德正統來
已受知于閣中戶陵楊公璉皆受重之如初為指揮杜衡所
誅以親尚書源覆育而衡敗廣西繼為部李季友全季奏
上以付洪自治頗類宋太祖待郭進事又大同指揮張瑄奏
今總戎石公尉然千戶張宣奏劉侍郎璉 朝廷皆賞之死

祖宗扶掖人才之心其盛如此
○石琚太保寇莊愍生憲年尚書富皆一時顯官重任三人皆
不由科甲皆不喜堦石在工部遇朔政進士缺人郎中阮騰
言年尚書一日越常規於考滿主事三人各考論一道稍劣
者輒叱曰尔進士為此文即展疏御史亦云寇公考進士問
刑者詬罵不已至屢有撻辱而遇監生則每溫言改容導之
因念楊文貞公布衣校職官至 帝師且於富貴文柄而其
於進士科第其於堦臺道蓋奉 上然世傳其詩文可考也信
乎人之材量器識不能同如此 野記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臣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二月共尔南帝宮論寬恤
事今兩閱歲矣民事又不可恤者乎對曰誠有之只五年
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意已下在書已明民間已知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乃曰領退徵小民含冤不已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及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為奸臣之首逐指此事為說上怒少解曰今欲再下勅寬恤必奉此為第一事却於其末增云中外該管司不許故違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允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對曰事有當變通者不宜執故逃民一事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為偷生之計歷歲已久朝廷雖已赦有復業而家業已喪非但無所資又有公私借貸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不得客則往亡逃聚山林相結為非積微至著蓋有可慮願得恩旨赦免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抚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听於所在附籍為民官給空閑田廬免差徭三年庶以安其危亦以弭患于未萌

上曰此事漸行蓋在彼在彼皆朝廷之民何須定逼之條但得人安足矣臣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蓋一時之舊今鈔額流通宜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江西浙江商稅魚課例皆納銀民不勝徵請裁為一例

上曰此兩事皆漸變通其課程納銀者悉改納鈔銀一兩折鈔一貫臣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於有司之貪汚暴虐請令風憲官考察奏聞

上曰然向使不嚴刑罰風憲亦未得靖此言是但司中有庸幹能與利除害者亦令具名未聞用焉提議臣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關全京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廉憲務取廉公端厚識大體能為國為民者仍屬吏部審其詳

保果可用然後奏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辜者又請令法司凡保辜授官人指告其罪者必先取問干証明白然後奏聞請旨提對庶幾不為先人誣陷

上曰然若所奉得人酒保全之庶不墮小人之計

上又曰更責吏部酒慎選縣令臣又言年采吏員太冗其間多有昏昧愚劣不通文理今后請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會同考試選用臣又言今軍民中豈死文李才行卓然出眾及有智謀才勇精於武略者請令羣臣詢察保舉選用

上曰進夫之路宜廣此皆應用若有拘于例者宜當開廣臣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今極刑之家有妻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禹至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侍近乎汝于勅諭中明言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外其餘犯者其子弟有文李才者並听奉用

上又曰以教事皆可善勅諭下矣臣進曰愚臣一人見聞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上渾

上曰若更令人知即勅諭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臣對曰大臣固有謹厚者上曰胡茂謹言汝與之密議就錄稿進未始是臣退同謀議增十教事通錄明且進呈

上悅三月朔 公書遂下 三朝

○宣德七年八月

上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還時言便民教事出其章示臣士奇曰論臣曰福所言皆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皇帝最先大用其為人正直明果一志于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刑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文臣令總藩憲之政安新附之中躬勸風夜具有成績其才德

倘有大臣體諸卿誠不及之偶今年七十奏請後進以年齒坐公堂理政事享休樂與馬騶後揚上極四朝旧人乃朝暮奔走道路勞瘁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嘗欲得一老成忠直之人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命楊昱不誠當士奇對曰福必不負陛下任使明旦

上命吏部改福南京戶部尚書中外聞者皆悅蓋上之納直言明于用人類如此

○東里集諸南李記皆精當惟晚年所作寧國府一篇可疑蓋文昌事既不經而國李制亦死此考之歐陽文忠云不知祭義者以孔子官立祠祭為尊而祭為有德之報至斥為謬誤以其貌然端坐語不合古祭用主之義也况宋李士太李碑已言我朝祭木主能華千載夷習矣而此文乃云冕服南服

以崇報也何耶 俱三朝

○陳公憲祚疏勸

宣廟讀太李衍義

上怒自批其奏曰你道我不讀書我是怎麼作皇帝遂下獄父

母妻子姊妹凡男子悉同禁婦女下浣衣局凡七年

英而踐祚什之幼女時才七歲不能名六畜公剛勁絕類后後

屢陳瀕死詳具別籍 野記

○宣宗召吾鄉欽院判官欽誠汝江南人惺上朕欲用其系可

製與我謙對不解

上曰何其各平謙曰臣醫受陛下官祿先聖先傳醫道者无

此等術亦无此等書臣安不解

上怒命戮力士以旃旆其頭持去及出朝死一人知者家中

失諱問之大醫院不知訪諸市朝皆不知研在諸省部大臣潛為訪之一獄卒言知狀扣之曰今在錦衣獄以四獄總禁之加以三木與陳祚同處極幽冷一室中家人不敢自亦不敢通問久之什出 同上

○戶部尚書夏原吉有德量奏出使館晨發命館人烘龍燒爐一隻館人惧不敢告索轅甚急左右詰罪笑曰何不早白欲餘慶易之弗及并存者弄之而行館人感德曰他則死故加捶若此平生一遇也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抑之因風為星所汚吏驚懼即肉袒以俟公曰汝何与焉叱起乃自袖其所汚吏猶懼莫測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日不謹因風起筆汚精微文書懷中出之上命易之既罷朝吏猶畏測尋出其所易吏大感免死謝

○人之窮達有莫之為而為者

天順二年臨川吳徵士與入京擇日而後廷見

英宗退御文華殿召問大略與弼藥先以對左右怪之輒始言

使曰容臣上疏而已先時與弼宿草備顧問竟不知志駕起

因恹然出至左順門脫帽視兩鵠存焉頂額已腫人始知其不能承旨以忍痛故耳噫此何莫非數也哉

○太宗文皇帝建都北京凡百政務爰出崔宜因北征土木川

宵天未及更正○宣宗在位十年天下承平因三楊俱南人

陰為都南之意亦未議改如北京六部仍稱行在正統間始

去行在二字文武官俸仍於南京倉開支戶部茶鹽引由欽

板言者欲貯在戶部竟不從留馬快船於通州所用至今行

之蓋兩京並建兵冗費繁而求一時用兵而董宜之政遂因

襲而為弊也 餘冬

○宣廟時三楊用事天下之事不由已進退勅方面官郡守今在京三品以上官奉保且薄吏部尚書郭進不奉先術但以老成至此奉勅今後御史知縣許在京三品以上官奉保由是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已而奔競之風大作以駐露者甚希尋有以獎言者遂罷御史知縣保奉之例郡守以上仍舊出于三楊之門皆由其操去取之權也西楊雖偏而无私尤持公論當時天下方面頗亦得人正統六七年以后張太后崩三楊相繼而沒進退天下人才之薈遂移于中官王振邪正倒植矣天順日錄

○胡順庵意流中勇退非有高尚志實不欲居等輩下耳現其在鄉猶倚當道友声勢自尊官其地者避之不較其松詩文有作即刊况又未至好以此傳世果何益哉適自暴其淺深而已同上

與王文正惡人造門者不同也同上

○予在李讀聖夫書知佛為無端同類有掛其像者即斥其非以為名公鉅儒決不為此居然則造家宰宅見正寢東廡整室疑必家廟問之曰佛堂也不竟駭嘆又以為文章名不爾既而見石首先生庭中高懸一幅視之乃觀音象也不竟失嘆嗚呼人其人火其書果誰望邪同上

○平江伯陳豫以白金采幣之類求西楊為其父作墓誌西楊却之不許因請益堅不得乃減金幣三分之一求於東楊即納而為之稱許過實或見西楊曰以平江之父先生不為誌何也曰汝安得知彼曾祖吾為墓碑雖未識其人其子封爵非積德之厚不能致吾安以而發揚之必有實也彼祖吾復為之以當督責運而有行矣功績可紀所以發揚之若佐无可述者苟稱之過實非所以取信於后世也吾何以金帛為哉

予因思唐之張說受憲宗之玩物而德之盛為許之辭碑蓋有規於西楊者也同上

○吏部郎中常中孚出身甚微初為巡檢得異術能煮白金凡寶玉之疑有損者能補之如舊

宣廟知之召見試其術果然乃授是職每用其術必引入官內為之雖中官至御者亦不可得造其術嘗謂其術已而罷之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憲義等數人宛待之皆依違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命觀感曰臣惟不好戲命圖棋臣臣不會著棋問何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教只教讀書不孝无益之事所以不會○上意不樂居數日勅黃福年老不煩以政轉任南京戶部優閑之實踐之也向使憲諸公皆如此持正其勢未必尽疎之則君德可脩天下肥矣

文廟命李士鮮編評大臣十人如何繕每用八字斷之首許黃

福其奈互有得失人以為確論具載縉傳同上

○工部尚書吳中奏對口音宏亮丰姿雋潔望之者知是享福之器貪財鉅万發妾數十人厥妻嚴正中與之不較犯宣廟知之當宴臣寮命伶人作戲內戲以咲之中雖規而不也一日開話迎于家其妻拜畢呼子曰將吳中一軸話未宣之我听阿左右曰此話詞是

主上自言欲是翰林代草故曰亦翰林代草也嘆曰翰林先生果不虛矣且吳中一篇話文正說他平生為人何嘗有清廉二字中聞之雖走強嘆客而已同上

○宣宗 胡皇后无子宮中某氏育

美宗孫貴妃嬪為已子遂得冊為皇后而廢胡為仙姑時仁宗張后為皇太后愛胡之美且憫其无辜不使別居今入自所處清寧宮進膳如常儀每朝會儀畢必命胡坐孫之上

姑之間恩礼甚焉孫常快也

英宗之尊 太后為太皇太后孫為太后胡班輩請議不敢言

孫之右正統六年 太皇太后崩凡六宮有位者皆得祭

奠胡不敢與太后之列惟與諸嬪妃事太后知而見諱之

胡因痛哭而殂太后命閣下諸臣議治喪之事時楊士奇卧

病于家諸臣往問士奇曰當以何禮殯葬意陵閣者曰此非

內中府諸士奇遂面陳不答惟曰後世罵名諸臣因議以殯

御礼葬天順六年孫太后崩

英宗尚不知已非孫所出惟 皇后錢氏知其詳亦不言八年

英宗大漸 后泣訴曰 皇上非 太后所生矣其宮人之子

死于非命久无称号 胡皇后夫而无罪發為仙姑其死也

人畏太后殯葬皆不如礼后位未履惟

皇上念之 英宗始懷幸如其言遣命大行尊崇之典錢后素

性孝謹絕无妬忌 英宗北狩每夜衣絳衣天倦則臥地因

損一肢哭泣太多後損一目傾宮中之所有佐如為之費

英宗在南城不自得 后每曲為慰解後得之使處 景皇后

猶尺礼焉 富園雜記

○宣德中楊士奇弟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而迎

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在惟向北而拜不已 上方倚東閣看月笑而呼曰士奇

朕在此所賜已文庭矣頃之屏去左右有所問人皆不得聞

遂起少時聞岷山衛靖中書言之 同上

○長洲沈景陽下易其驗宣德初駙取至京命於午門上市卦

乃問英國公征南之事景陽得占遂曰此大勝之兆明日正

午當得捷音侯其時果有飛騎至報生擒黎王及得其國一

刻不違遠賜鉅幣還故里 同上

刻不違遠賜鉅幣還故里

○宣德中吉水羅公汝敬剛正不屈為崔貴所擠以工部侍郎

翰林修撰出使交趾回過吳中適大理卿熊璠巡撫津作

威福大家巨族少被誣搆璠至批沒寃冤之去上聞于天公

見而不忍且上與璠有鄉里之好因以陰陽為輪璠岸然不省

為之甚置公至京謁見陳使事畢具以弊事奏

上其言甚切

上覽之惻然曰事有甚于此者即日召璠回以周文襄往代自

此東南荐安矣綺六歲時侍先君可竹府君之側聞府君言

公事其詳若有感荷之意不幸早歿其詳不復記憶止記跡

中有齋疎法網一言因書其大槩自聞璠之使有一僕死于

交其王範一金人并僕身畧等用以償公公拒而不受其奉

吏得休又如此云 同上

○陳御史竹面目嚴冷雖家人亦不假辞色宣德七年進大李

衍義勸 上日勤

上大怒抄劉其家併捕其子姪璠等同下錦衣獄不得相見者

三年備嘗苦定

宣宗晏駕什出作乍見璠等累無憐惜之意偶都堂顧佐來訪

詐命璠等出拜但曰作素不能庇此輩為作累之 惟此一

言而已璠宣等不問其生理其少恩如是 同上

○國家正旦冬至聖節凡大朝會先期百官皆赴朝天宮習儀

或云濟宮惟翰林使官相傳

宣朝一日召翰林不至 上問故左右對以往習儀所

上曰翰林終日侍朕則尚何習為其倒拜邪自是不復習以

為故事成化中上官汪直用事多使驛人 察諸司不法是

日李士王獻檢討張太方在案授謁過人枕之以故事討

詔以問內閣侍方安判判判官不能執奏乃云有故事而致

詔以問內閣侍方安判判判官不能執奏乃云有故事而致

故典不見獻太維免罪而翰林不習儀之典遂廢惟內閣片東西兩旁至今不習蓋

宣廟之命史官失于紀載故也

震澤長語

○文淵閣在奉天殿東庑之東 文華殿之前對 皇城深藏禁密百官莫敢望焉吏人無敢過其地閣中惟侍使令惟厨役耳防漏泄也禁密文書一小匣右元上鑰之而不合太宰士暮出鑰其門匙置門上恐禁中不時有宣索也故事禁中不得奉火雖閣老亦退食于外相傳

宣宗一日過城上令內豎問閣老何為曰方退食于外曰曷不就內食曰禁中不得奉火

上指庭中隙地曰是中不可置廚乎今烹膳處是也自是得會食中堂又傳一日過城上職閣老何為曰方對奕何不聞落子声曰某以帝 上咲曰也明日賜象牙棋一副至今

藏閣中又內閣庭中花臺上有芳藻三本相傳亦

宣宗時植至今盛開 同上

○國初諸司皂隸主驕從而已宣德時始有納良免役者聞宣廟因楊東里言京官祿薄遂不之禁名曰裝新良天順以來始以官品降卑定立名數每歲良解部以鉅萬計在京諸司皆出畿內并山東西河南州縣南京諸司則皆出南畿州縣予未第時見京官索早良意頗薄之及仕官乃知其不可无也後官出庫常以有害於公欲奏請改作折俸各色俸受而皂隸良數不足者乃以鈔絹補救庶幾名正言順屬草時必此事為兵部折俸屬戶部事体窒碍不果行 菽園雜記

附錄

○宣德中全椒章惠知温州之平陽縣奉公愛民理繁就簡凡百公務不差隸卒勾攝止用粉板背繪刻隸卒甲乙為次傳

通勾攝題其板曰不食不食與民有益人隨牌至庶免稽責人感信服不敢稽緩由是案牘清簡因置空虛 菽園雜記
○舊制先巡撫侍郎等官宣德中吏部有塞尚書左右侍郎久缺后塞奏保文選鄭郎中誠陞右侍郎本部趙郎中新寧塞婿且久因缺望曰言于塞曰鄭誠做得趙新如何做得塞欽奏准于中命久之假以巡撫各處為保陞十二人為侍郎趙得 列巡撫江西此巡撫之名自趙新始而塞正之心實欺君夫 海瀾萬家錄

孤樹哀談卷之四終

孤樹裏談卷之五

英宗上之上 正統紀元

英宗九歲登極有詔凡事白于

張太后然後行○太后令內閣議決每數日必遣中官入閣問連日曾有何事來商確具帖開報驗有不付閣議者即召司禮監責之內閣票旨始以 又漢雜記

英宗之初立年在幼中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為多○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

輔大李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旨入朝

太后左右女官雜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歎曰○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

仁宗監國于南時○太宗方寃漢庶人有代嫡意溥以翰林李

士切諫下錦衣獄者十年○仁宗即位始出溥數月遂為大

李士故○太后有是言因顧○英宗曰此五人先朝所簡貽

皇帝者有行必与之計非五人所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頃間宣太監王振七至俯伏

太后顏色頓異曰汝侍皇帝起居多不律今當賜汝死女官加

刀振頓○英宗跪為請之諸大臣皆跪

太后曰皇帝年小豈知自古此輩禍人家國多矣我能听帝暨

諸公劄振此後不得重令干國事也

太后駕起詔○英宗賜英國公守酒飯乃出嗚呼

太后其所謂女中堯舜乎宣德正統二十年間清理之治母坤

儀天下之力也○太后正統末年崩溥為鄉人泣而云此時二楊已物故公亦老病不久得謝蓋有傷於時事也十四年

土木之禍振實為之 余亦

○吏部尚書郭璉出身早不遑問本然天資甚美受氣完厚痛事後容喜怒不形於色精於吏事簡切不泛為言曾屬

文廟已知其名正統初侍臣因蝗旱言大臣不能及朕久妨賢

路有○旨回奏眾欲歸罷田里以謝天譴璉以為為不可云

非是貪位但○主上幼中吾輩皆

先帝簡任受付托若皆罷去誰與共理只宜戴罪修省改過以

回天意帝從其言識者韙之

○正統丙辰廷試閣老將進讀卷問同事諸公曰孰能識周旋

否其人物何如浙人有誤听者答曰面白而偉蓋所指者溫

州周旋而所對者則淳安周瑄也已已冬虜將入寇兵部郎

中羅通守居庸復以給事中孫祥守紫荆廷議皆授命都御

史時○殿下方御極面命吏部誤云副都御史遂因之云

天順日錄

○正統時有鴻胥寺少卿王某音詞清亮傳制贊拜迺登幄

而每當誦奏必至寒吃失儀其項寡髮而美髯有戲為詩嘲

之曰傳制声先敵宣章字有訛后边頭髮少前面口鬚多或

使外婦問京師新事人誦此詩問為誰謔答此王少卿也

○正統間石璞為江西按察使王孟堅先生急事清方端重大

李淵遠且儀觀豐偉亦殊中人而石才行猶人卒止亦輕率

適又以失囚降副使士大夫莫不以不日台輔期先生而以

中人遇石有占命者曰石向去遠到股玉尚未艾也王當止

五品壽亦不久后皆如其言然則人生修短通塞皆本于命

耶刑部員外郎吉水許據先生諸生也嘗與夏御史瑄言知

此 野記

城隍土地雨若再來還我土地成臺噪呼不知所起未幾有
監國即位之事繼有復辟之事記者謂雨帝者與弟城隍者
郊王再來還土地復辟也以諸為有徵也 野記

○正統甲子三殿新成

上御正衙受賀大陳札樂百辟清一 一時傳觀甚盛而容臺奏
拜者目眩心怯誤多唱一拜竟之无及矣廷中惕息謂大失
瞻望謹矣必重札畢糾儀官奉劾 天顏咲曰今日是好日
子只恐少了拜既誤多了罷頃之錫宴甚豐洽 野記

○正統中在朝每宴享廷中陳伯獻近陞之東西二獸東稱麒麟
身似鹿灰色微有文頸特長殆將二丈望之如植竿其首
亦大槩如羊頗醜怪絕非所謂鳳身鳳肩有許文彩也乃未
衆中外國所獻也右者稱麒麟亦與傳記所稱不同又公以
已未登第時有貢麒麟札聞以命賦又非此類又成化甲辰西

主案

州民家牛生麟黃毛中肉麟隱起如半錢以為怪殺之弘治
初家陰苗滋秀才家駢生駒馬首牛尾員蹄偏體花紋閃耀
如雷時或以為麟滋家亦謂之怪校殺之 野記

○宣廟崩○太后初命將官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務悉
罷去禁中官不差然蝗虫水旱訖无虛歲或者天使民之多
多艰而不欲其安樂也 天順日錄

○張太后崩王振始弄權正統其年雷擊奉天門殿賜吻勅
臣言得失翰林侍講劉球上言十事一言

主上宜親政務權不可移于下振奮之怒以錦衣衛指揮馬順
為爪牙今以他事奉之陛前拚去殊不知朕親親刑但曰臣
太祖太宗遂支解其体自是人絀口不敢言球等順承附從
之罪順頗不安命繼流誦經度之振既得舊事人疑附從
初不知數以微譴見諫始惧兵部尚書徐禧工部侍郎朱瑄

懷邪小人首開趨附之路百計効勤極力諂媚之態遂
於中曰吾輩公物相送振遂大喜以為敬已待之甚厚且
振意不進見致物者為慢已必得禍中聞知益俱禮遇其
與以為常初惟府部院寺大臣以后百執事俱行在外方面
俱見之當朝觀日大開其門郡邑庶官餽具札者无不進
以百金為尋常重千兩者始得一飽一醉而出由是以廉者
為拙以貪者為能被其容接者若登龍門上下交征利如水
去搜防勢不可止君子付之太息而已 天順日錄

○正統時王振雖跋扈大臣猶持体分尚書某遇振未嘗少降
詞色同坐時振欲據尊席尚書曰公朕太監四品官吾二品
也岸然凝坐振无如之何

○武安侯鄭亨守大同年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而性
稍偏每議事輒不欲從中貴言既卒人謂中貴嚙之中貴乃

五案

悼惜之不已蓋其心本公能服人故耳予囊在宣府中貴稍
王酒間輒追念侍郎劉公璉以為好人誰得詢其故玉每有
事干之无從者然我至今思之蓋侍郎所執是耳

○近年論兩京堂上官出自甲科者以宣德五年為最次則正
統七年五年至尚書者楊寧江淵薛希璉皆隸懷尤未若七
年則今姚尚書白尚書一時聯官尤為罕見耳

○胡忠安公嘗跋先公遺事卷中抗求更主事仲昭夏局使有
資錄過請公書公用清和恭靖高居畢戚然言此

先帝賜物也當時同受賜者如蜀憲公房陵建安諸公猶記述
安同年因謂予曰子漫思過矣何也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至
之和兩人百世之師者吾輩得一可美而子乃獨慕之耶以
語在正統十二年時余初授給事中今考之品各於察曰忠
厚寬弘房陵曰清方貞靜建安則方直剛正更忠靖曰貪私

貞靖少師則和敏詳達上

○王抑庵先生還政歸太和有嘆落花一首寂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起嘆嗟春雪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与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文衡之任亦難夫語言文字不足以交士習服士心誠亦漫浪為之耳正統某年會試王抑庵先生主考第二名張穆兵馬策其元起語云兵所以衛民也非兵无以安夫民之生馬所以資兵也非馬无以足夫兵之用兩句減去八字抑庵筆也自是率子以造語簡嚴典重為尚先生前序嘗云寧王所許蓋其云天之愛人君莫大乎以賢才遺之雖稍變大蘇語然亦自佳惜乎李如不及論語分截做策如以六馬作五馬之類不能死斑嘗現場屋文字无疵者絕少其亦迫于揭曉而改訂不及歟

對記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公晉侯伯二十余人早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典願賜一日假請國子監所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于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始携茶湯果餅之類其豐祭酒李先時勅命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侯曰教授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与先生抗礼飲甚歡太師歸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後命諸生歌鹿鳴之詩篇主雅上抵暮而散此亦太平事也 寓國雜記

○劉忠愍公球為侍講奏宦官王振專權擬命錦衣衛指揮馬順夜殺公于獄中二子鉢鉢號哭求死得一臂訣決痛公之死終振之世不出第華後皆以進士為京官同擢官關漸一藩母夫人尚无恙兩地來迎供養極厚人爭羨之以天

報忠也 寓國雜記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凡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余石內三百二十萬九千折銀八十一萬四千余兩戶口商稅除折米外并紅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余兩兩淮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該稅糧折徵共一百三十萬余兩雲南開辦三萬余兩各鈔開紅料四萬余兩馬草折徵二十三萬余兩鹽課折徵二十余萬兩每年入數共三百四十三萬兩 震澤長語

○福建叅政宋彰交趾人与中官多親舊侵漁得銀以万計觀送王振遂陞左布政抵任計營所費驗戶歛之貧乏不堪者甚為所迫於是鄧茂七聚眾為盜因勢而起遂不可遏不兩月間天下震動聞風而作若火燎原不可撲滅人心易搖如○正統十三年閩賊鄧茂七乱巡按御史汪澄將延平聞賊勢已熾即回會府刷卷御史張海至延平被圍海躬擐鎗之賊且降海以矢

聞而澄忌之適朝命御史丁瑄按賊事澄則附瑄妄奏以抑海兵科給事中姚銑等以為澄畏避且忌嫉當言之掌科事唐世良不從未幾而兵部奏澄擅止浙軍有罪下獄又御史林廷奉巡視兩浙塩法俾治處州賊奏賊平當代適處州奏賊復起當劾盛謂廷奉君子其巡視地遠安知賊起不在其出巡后邪已之俄而其父山西叅政厚奏本委督餉代州不欲往厚素為上論所忌因奏遠治之廷奉尋因亦以他事得罪又都御史張楷都督劉聚征閩寇尚書石璞都督徐恭等征浙寇皆无善卒皆當劾而楷聚尤甚有召还之命下綽數日計其必再余月也一日于后偶暇為草誦道書入又皆具說成規

川尚未暮遂封進少頃得 上楷乘如所奏翌日早刻轉
嚴忽聞楷等將入見同僚相視驚愕因倉卒 易原服首尾
而進論之楷由是羅位凡人禍福之未固其自取似亦有不
偶然者此數適相類因併記之

○張翼字文翔太倉人性嫉惡至不容人小過御史按吳中不
律翼忿之不能平因建白敷事指拆頗多竟為中府所彈請開
平數年以有還予亦以其或微子是夫一日表偶及後御史
之不律者其事尤詳或從旁竊笑之翼抗瞋目罵曰使得一
碗凉水已吞之矣蓋方言云翼嘗辱李歐陽二大家得意處
謂能通其真嶺北察院公館及溫泉寺外題筆極多太者至
如方斗終日揮灑不倦蓋其昏于題壁尤長于謂尤門諫院
題名記尤超偉非流輩所可及

○馮昱御史濮州人云曹濮受河水之惠極慘間有禁地深數
丈見全骸兩上卧土坑尚分明者蓋水至頃刻間不餘餘也
又云父老言水多自三年至如洪武三年永樂十三年正統
十三年皆見也其亦異哉

○國朝將官專生殺如都督韓觀守廣西尚然現師行慶遠生
員迎候悉命斬之曰我知此亦賊耳山忠毅公代現則有問
焉聞公蓋徵兵國故將故耳予所見時將有名吳如楊
洪石亨洪自白戶至封侯威名聞嶺北未嘗專殺一人而
尤甚也先犯土城亨與余尚能守在軍中敢將頗多然將士
失律無被逮罰者死糾聞言

上命特云亨等而亦如故后聞尚各言獲敵之下自專誅戮孔
宜忠毅公麓川之卒則異之入多阻道之云
○廣西守將韓觀都督英武有文頗喜誅殺山忠毅公維之則
光前絕后矣公深沈有將略用兵如神而其廉其正又臣史

比肩亦不多見當別有紀載其取上官一以威嚴秋期調征
无敢違限三日有驚而成疾者有幾于杖下者不調兵官既
使不敢悔復者其嚴如此后未柳安遠則反是一以恩結人
心始勞以酒食者未把飯也犹有善處未嘗有心于格飲待
之如一不以其把飯厚薄為輕重其最可稱則卻田州知府
李紹銀事初紹 奏幼子鑄正出當祭其家挾其庶長子
奏請殺安遠折之曰父子間事當從其父言鑄遂得喪給德
之懷銀一千兩為謝則卻之曰我豈為此而為之汝殺賊報
國足矣是年鑄親率土民隨征俘賊甚中蓋有以感動之也
都督陳旺始有心格刻与柳大異然其能文飾冠絡支吾度
日至武進伯朱瑛則掃地矣其略亦見盛 奏中政之治
忽係乎人灼上可憑如此聊一及之

○山東泰政海寧孫子良与同年進士西昌楊相交海樑厚相
為主事坐谷府累卒子良俱不敢往吊由是為東里楊公所
薄子良累薦薦卒不果雖未必由楊公而士論固云然矣
○正統中都察院因陳智李庸事 奏去御史五人三人出蘇
州而成規敗言之士章珪亦无大過頗為公論所少楊仲李
先生時為 王府長史以去国一身輕似棄高名千古重于
山分韵安諸公賦詩送之或以忤當道為言先生毅然曰彼
固得罪於 朝廷不得罪於鄉里交際之礼何可廢耶然縣
人輕薄之謗始于此矣又嘗見奴間言右都御史耿公初以
石氏事補外繼而又奴問門外還者犹紛上未已奴問治裝
謝絕親友非至親亦无敢入門者惟孫狀元美日一至為奴
問以彼此无益謝之則答曰誰无朋友意此為狀元也歌
○林為庶吉士命儒臣教習之長洲劉唐甫先生宗 公安王
祭酒先生某亦嘗同事時山東二人尹是同仁孫昱廷昭也

同仁之言曰兩先生言行皆可師法劉先生一日出送行周
官之任南京詩一律命書之詩成慟哭不能語忠誠之發左
右莫不感動其詩曰一樽傾罷雨蕭蕭客思離情總不消十
載禁林同侍講五更清瑣共趨朝西風鴻雁南歸急落日雲
烟北望遙此際送君無限意疎上揚柳玉河橋
○房陵李棣字昌祺河南左布政使為人耿介廉潔自始仕至
歸老始終一致人頗以不得柄用惜之嘗自書公像曰貌雖
醜而心嚴身雖進而意止忠孝真乎父師學問存乎操履
仁廟目為好人周滿計其得休不勞朋友贊詞自有帝王恩旨
蓋亦有為之言也景太中韓都御史雍以告之故老進列先
賢祠中棣獲以嘗作剪灯余話不得與棣為他詩文尚多有
運甓等集行世其餘話語誠謬而四旨至正妓人行亦大槩
前人雖无作可耳 天順目錄

○吏部尚書魏觀浙初為松江教官汲成就人才諸生在
孝者候一更不必携茶往視之見書者供茶一甌而反之
三吏將必携粥以隨尚有誦書者供粥一碗且嘉其勤如
此亦不頻數間旬一行士子咸感激後出其門者皆官甚盛
為考功員外郎有聲太常少卿拜吏部侍郎尋至大宰
尚斯文性好吟咏矍然若不勝衣中官王振亦重之呼為先
生賢見惟帕一方振亦不較以引年致仕士林加之
○廣西總師府一鄭年者老耄也惟鯁直敢言都督韓觀威嚴
不可犯亦知年現每辭后殺入鄭年度有不可殺者概不殺
為法其醒白以不敢殺之故以是規尤德之觀奉山忠殺公
云繼其任公固廉正資者下車首延高年耆德詢政事有以
鄭年言者公進之曰世謂為將者不記貪刑賈而素尚貨
伐亦可貪否鄭年曰大人初到如一盤剝剝惟有一沾汗如

白袍點墨終不可前也公言曰人云士吏饋送苟不納之彼
心疑且忿奈何年言居官體實則朝廷有重法乃不畏
朝廷友畏輩子耶公亦笑納之公鎮廣西踰十年廉操終始不
渝固不由牢而牢亦可尚云
○奏事有常規亦爰所司預進事目惟正統戊辰狀元彭時謝
恩以夜坐久誤入○朝被劾○上命惟錦衣衛尋而已与他凡
有劾皆即

命逮捕不同於此不惟可見
聖明倉卒應變而保全愛惜儒臣之心至矣狀元退就鴻臚習
儀大鴻臚疾言厲色詰其誤事之由狀元李止殊從容惟已
謝過而已此亦可見其量也 天順目錄

○士夫之姓名動靜於朝廷之休戚未必有關係然往往有
偶然之符如彭文憲公正統十三年及第當上表謝

恩之且以起早隱几睡重不覺不及上○發時謂元首失了
明年遂有駕崩虞廷之變不亦失元首之識乎景泰辛未狀
元柯潛人指與哥同音未幾

英廟還自北虜退居南宮不亦柯潛之識乎弘治十八年狀元
顧鼎臣予聞之心怵然竊謂臣与成字同音最成龍駕名犯
嫌忌時司訓梁洪弘周聞于言踰月

遣詔到弘周曰先生之言信矣豈非鼎成龍駕之識乎因憫天
順癸未會試監察御史焦昱時予丁內艱起復途間竊謂宋
有不因南省火安得狀元焦之語今焦監試能无忌乎未幾
春闈果被火市謠曰御史原姓焦科場被火燒是皆偶然符
合亦似有定數未可槩指附會之說也 瑣錄

○正統間南京祭酒四明陳敬宗以不見內侍之故一任十八
年未嘗無附泰和王公直為天官一日欲以司寇之任轉陸

從容問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陳起揖曰其托先生為知己豈有與天下芳才終日講論道義而顧以徑楷之徒見辱何哉王公頃服卒懷之前董風節岩上有如此客座新聞

○正統間 朝廷初一遷將本左軍都督府之取而誤駕右軍都督府邊將既受勅具疏請于何府支俸疏下內閣召武選主事鄭厚至申皆詰其初移勅手本之誤欲歸罪之惟東楊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主事對曰曾中會試東楊曰然則亦明經進士豈不辭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勅書既云右府即于右府帶俸何誤之有東什然時謂得休蓋東楊才識敏捷多類此然微誤可也誤有大於此者可護短則過遂非耶蓋又當審事體之輕重何如也 瑣錄

○正統間祭酒以賍羅西楊先生與李古廉先生對奕因嘆祭酒缺員難得振作者古廉答云不可謂無人惟朝廷所簡任耳時程南雲在側遽稱李先生豈不宜乎以任古廉噤然曰胡說胡說明日有

旨古廉為祭酒初古廉與陳敬宗在翰林素柳庄嘗曳二人並列曰二公他日功名相搏時陳公儀兒魁梧而古廉頗短小聞者未之信后陳公以方廉肅下古廉以公恕得士聲望然柳庄之術已有驗矣

○正統中朝廷選翰林講讀以下官儀表俊偉者十人習制誥於東閣蓋以備內閣之選也十人者裴倫杜寧謝璉王五江謝陳文呂原李紹商略劉俊至十四年有事乃罷后入閣者江南陳昌四人耳

○正統中宗伯胡公浚一日早朝奉旨跪起席解落地從容係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勝糾十三

年彭可齊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俛且至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尋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看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現矣老成本措自得大休於是可見 俱瑣錄

○正統間官殿當繕繪計用牛膠萬餘斤遣官督教屬巡撫南直隸尚書周公恂如辨供時公以議事赴京遇諸途敕使請公還治公曰第行自有處置至京言京庫所貯皮張久朽腐請出煎膠應用回治即撥余米資皮照數輸納以新易舊兩得便利太監王振欣然從之益加敬重 瑣錄

○少保戶部尚書東萊黃公在南京才識通敏亦為襄城伯諸公所敬服一日得旨欲生虎進京襄城密召殺虎手計擒取方略既定始以咨于公公所對與其所預計略同以是尤敬服之少師房陵楊公

帛省過南京公適然病在告房陵公就卧內候之公不及他惟以手作丈尺狀曰○主上尚尔老相出于心安乎房陵公改容謝焉后未而公作神道碑畧述其事蓋紀實也

○獨石城堡今治開平衛初陽武侯薛祿奏築城廷衛于以有僧慶西堂者號精地理術宣之奉命相地當云城中水泉枯時當有災指東南角地以王侯可當

此楊昌平時為百戶已有名因治第在焉已已春泉果涸不流今則復汎濫矣昌平第澤上餘百間都御史下予相度撤其材以飾樓櫓營壘之當經兵火不存者其間將軍祠猶在可愛不忍毀之但城中已有祀不宜復出而偶得宋孝王所撰開平常忠武碑文因說于東曰公有功○國家其收漢此嘗過以而是邦又其封望所在請易為開平王祠仍環築碑

文于壁既成始聞僧之能而益奇其術之神也或傳以廣其目昌平為楊王昌平為人雖多事先聲要必曾有是說

○正統間札部缺侍郎吏部提督先生來以進朝廷易以錢習札先生出補之搢紳皆往賀之錢先生曰吾今

任有司之職矣何足賀未幾陳高甫前四幸士皆選授各部侍郎仍舊供事翰林蓋一時館閣盛事也

○建庶人國破時削髮披緇而逸其後在湖湘間某寺中或曰武當山至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聞巡按御史行部乃至

察院言欲入陳牒門者不知誰何亦不敢阻既入從中道行至堂下坐於地御史問你何人訟何事不對命與筆即書

云告狀人某姓

太祖高皇帝長孫懿文太子長子以付左右持上御史謂曰老和尚事真偽不可知即真也吾与你无君臣分不得行此札

雖然你老如此復欲出何為乎曰吾老矣無能為矣所以出者吾此一把骨當付之何地邪不過欲歸休父母側尔幸為

我達之御史許諾命有司守護飛章以聞

上命送京師至遣內監往視咸不識庶人曰固也此曹安得及事為吳誠在死中

上命誠往誠見庶人亦遲疑庶人曰不相見殆四十年亦應難辨矣吾語若一事昔在某年月日吾御某殿汝侍膳吾箸揀

一齋賜汝汝兩手皆有托持不可接吾擲之地汝伏地以口還取食之汝寧忘之邪誠聞大慟及命言信也

上命迎入大內某佛寺養之久而疽云或曰庶人削髮乘馬自朝陽門出至河南居某寺寺僧亦不知之一日有盜劫寺僧

而一文一武并同來捕圍其寺且將屠之僧徒惶擾庶人大書黃布擲出曰聖旨令官軍散二官執而問之庶人道其雲

乃聞于朝上命某二官往迎取驛赴闕下置之禁中時正夜間事與前聞異辭或又云在沐默公府後乃沐為○奏還也或又曰其出由地道

文皇兵薄京內以搶支門門內搶滿元隙焉靖難立先鋒死者甚甲兵始入遂克之建庶人數以

文皇靖難之謀問中山王仲子增壽對以保死他及兵至建召徐詰責腰斬之橫屍路傍

文皇入城問為誰左右以告

文皇哭之即時追封武陽侯進定國公召見其子年甫十五即賜名命襲爵焉

○正統十四年南京太常卿馮必政以老疾令致仕當除先身王檢討資諱盛言寺卿馮必政者妖婦焦奉真之姪輕兆矯妄士論耻之至是又聞將以羽流發身者任之季聰因會奏

以為太常清職重任當用文李儒臣南京寺丞馮必政邪妄進身不由其道當黜以示懲會

上親擢舊官臣張文為南京太常卿吏部因○奏為必政當從六科言削政為民○詔從之焦奉真華大類宋于尼云

○陳僖公敏治陝西王人文少保為按察使金榮襄為副使兩人皆僖敏先後保薦入臺然皆互有疑隙僖敏至則稍舒景太

中金為十三道所劾及其隱惡蓋文實主之金聞以乃以系加事復之奏雖留中時事則可嘆矣僖敏屢為文所侮一不

校金至部正位在臺間上以僖敏平將會聚每辭就次席士論亦以僖敏為寬而以金為近厚

野記

○太監阮安一名何留交趾人為入清苦介潔善謀登尤長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司官宇及治塞楊村駟諸皆大著勞績工曹諸屬一受成而

○誌見東里文集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得家

從行道幸平生○賜子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不易得者嘗刻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題官元不有作將傳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於此後皆有碑獨斬此者要不可不以不矜一善歸之則亦媚嫉之水東日記

○兵部尚書鄭楚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言其父家教至嚴嘗以俸易一紅檣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即封還以書責之楚欲見其父不可得乃以父為教職居閑秋開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上大怒曰此子先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且將遺誦千人又以書罵之楚一念之差為此卒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后為府尹益勵其操聲價愈高召為兵部侍郎端謹小心行事縝密沒于

土木士林惜之清議元所貶云

○子榜狀元曹鼎為入疏通倭後初為校官不果補

○王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秉政士林榮之自東楊接后議大事多決於曹鼎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而亦曲加禮敬沒于土木之雅

○袁城伯李隆平資疑重器守宏遠守南京數十年鎮之以靜最識大体富貴尊嚴于王者雅重斯文接隔者之礼尤恭以此上下官僚死不敢畏若祭酒陳敬宗先生蒞宅務款魚之不醉死歸士林嘉之仰慕丰采三楊李士極重愛之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來京師始近聲伎為自安計數年終于第后代數易其入終莫能繼以上似天順月錄

○正統末王振謂三楊朝廷事虧二位老先生然三先生亦高

齡倦瘁矣其後當如何文貞曰老臣當死奉報國死而信已文敏不然楊先生休如以訟吾重衰殘元以效力當薦殘不後生報

○聖恩耳振喜令是名來翌日即同蕭陳循高穀甫張守振欣然用之文貞或設文敏上曰彼厭五最矣吾輩從自立彼豈自已乎且內中出片帑指幾个名字其入閣其入閣則吾輩束手而已今教士竟是我輩人當一心力也文貞歎服

○統幕潰圍一成本嘗語其家曰曰亂黨中吾見一神人謂曰非此中人巨腐開兒人也既而得脫也然其時所言何謂未幾虜犯土城官軍接戰此本竟沒于巨腐開陣中野記

○霸州守張需長于治民先佐鄭州有聲渠有淤者需水田數十年守繼者吳能疏需甫至守言及以悼于動需需往相之曰若得人若十三日可畢守怪以為妄需乃聚人得其數各帶器物分量入教爭効其力三日遂畢守往視之大驚以為有神助泊守霸見其民將食者爰每里置一簿列其戶每戶各報男女大小口數派其所種粟麥粟麥幼績之具雞豚之數徧曉示之暇則下鄉至其戶簿驗之缺者罰之於是民皆勤力无怠惰者不二年俱有恒產生理自滋蓋亦生道使人其易如此後以觀礼至京遂受旌異之典尋歲內蝗捕之有法吏部侍郎親公巡至其郡異之下其法于諸郡人皆便之有技馬者授其民需之領牧者諸於臣官王振捕之下

○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边有机变用詭道累立功陞陞將師能用奇兵如遇胡虜兵必持其虛或出其不意乘其劫營胡人畏之呼為楊王然自德以來胡氏与中国和好幾歲進馬貨賣運來庫往未嘗大率入寇或有邊防者不過

歲進馬貨賣運來庫往未嘗大率入寇或有邊防者不過

順之類或備或掠要不過百餘騎或少或十數騎而已洪以必
得立功人抵其用請逆取耳自正統十四年虜酋也先大
率入寇洪在宣府警備先指開門不出若土木之圖洪能以
后衛之必死是敗及胡人得

上皇至城下呼之亦不出救視君父之難略不為急所存可知
矣后至京師適屬勢微之際人心驚疑念以邊之旧將遂
進侯爵用之終不能挫賊等以疾卒然在邊校之諸將紀律
頗嚴士卒用命為一時之巨擘焉天順日錄

○戶部尚書王佐山東人儀表凝重器宇采厚初為給事中奏
對宏亮擢戶部侍郎得大臣休立心忠恕有愛民之心士林
重之與人相接開心見誠坦然無疑光明正大雖政務繁集
未嘗廢事恒以不若人為恥書義有不通者必請教于閣下
先生后卒土木之難蓋有為笑君子之風人感情之厚天順日錄

○何文淵字溫州時廉靜寡欲一郡大治嘗時浙中稱為第一
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餽金者却之有好事為之立却金
館在刑部雖有深刻意以尚書主之弗克遂人亦未之知也
后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彙舉士大夫文章乞起
之名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擢用人才之際
詭譎之迹已露而居言路者不能容矣天順日錄

○正統壬戌冬○張太后既崩王振尤无忌憚作太勇于皇城
又明年作智化寺于居東以祝釐自憚碑及土木之唯言官
論其權權誤因或有謂振陷虜中為虜所用者振族輩並坐
誅亦第沒入于官后為京衛武李天順改元振黨以聞
陵大怒云振見殺於虜乃朕親見追責言者過實皆聚虜

詔復振原官

命于智化寺北塑像祀之物賜祠額曰旌忠

水東日記

○李時勉在翰林直言進諫○仁廟怒命力士打破十瓜不許
宣宗即位察其忠凌召之翰林拜李上自后不聞其言矣任正
統時為國子祭酒倣胡安定教條隨其器而造就之諸生功
然與起人才遂盛於一時待諸生恩義兼施有病者委醫調
治死者助其棺殮為文以祭之后王振怒其持儒禮情以罪
枷于監門諸生不忍願代者甚中獲免未幾乞歸士林高之
亦可謂明哲保身矣天順日錄

○麓川初叛時沐晟尚在若彼時只遣人宣布 朝廷恩威敢
其罪抗安之未必不從輕動卒兵又不委晟而另遣將以致
王師失利適王振握柄之初乃逞其忿閣下訖謂遠夷不足
較且為耕守計振不從且與兵部尚書王驥謀驥阿其意李
兵以噍噍軍起東南兵十五萬給餉者倍之旁其巢穴而寇
首惡人終不可得焚寨而還殺无辜十數方且以為功驥封

靖遠伯以次陞者方餘未幾寇勢復盛驥再往起兵如可來
東南搔擾軍平疲憊殆不可言復旁其所寇首亦不可得還
又有功阻礙半前然麓川不如中國一大將終得其地與人
有同利益而連歲兵革需費方方不可計陞秩之俸又
万万不可計皆出于民以所得較所失誠不忍言兵連禍結
致有今日人以驥為功之首不知為罪之魁也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春北虜遣使二千余人進馬報作三千人崔臣
怒其詐滅去馬價虜使回報遂失和好秋七月虜將也先等
大率入寇其鋒不可犯大同失利邊將有奔城走者崔臣挾
天子出師百官上章懇留不從迫促而行至大同見虜勢猖獗
始懼旋師至上木會兵將先聞志人馬飢困虜中未蒙前鋒
莫當追而圍之我師大潰遂獲

乘輿歸于虜八月十五日也天下聞之驚惶不寧今

上皇帝以太弟即位尊兄為

太上皇人心始安 太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余有自虜

脫回者方知无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謫詐不可信衆可以便

往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入皆危懼善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禄者於心何安以爲臣者效命之秋也遂行

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點慧者田氏未迎且探其意相見

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

脫衣甲而定答曰大平日久將卒相安况此行只是應從隨

駕初无號令對敵因四方无虞只管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

彼尔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

福今

皇帝即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

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今一帶守邊者俱做鐵

頂棚子上召一空安夫頭雖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通雖鐵

未者死不中傷即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鋼錠止用

一个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逆關

欽文閣着人馬即死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

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擦以毒藥一着皮

肉人馬即死亦從其計已取的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

能射者演習會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死又一人獻策

云如今放火槍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又裝藥便放馬來

衝進若做大樣兩項鎗裝鐵彈子數个擦上毒藥排于四層

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嘗試駢三百步之外者皆然計者

皆陰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的軍馬又

精銳可惜无用了虜人曰如何死用答曰若兩家講和了何

用虜人聞此言潛去報知次日至官見也先問曰汝是何官

答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拘囚我使臣爲

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

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

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余人所討物件十与二三也

无計較一向和好汝今差差使臣多至三千余人一見

皇帝每人便賞錢金衣服一套雖十教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

筵宴為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同時又加賞宴差人送

去何曾拘囚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奸爲盜怕使臣

知道役小路逃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爲他何用若緣

了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官使臣王喜送

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着吳良收了進与○朝廷後某人怕

朝廷疑怪乃結霍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徑頭目如何一

般賞他以此成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知友說是吳良

詭計賊友意欲官人終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

胡語云者然辞也又說賞鍋一節此鉄鍋出在廣東到京師

万余里一鍋賣銀二疋使臣去買止与一次後次爭門而賣

鍋者開門不賣

皇帝如何知得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真

官人分付他未也先笑曰者又說剪開段疋是回上人所爲

他將一疋剪段兩疋送与官人充做課程若不信去搜他行

李好的都在也先曰者者都御史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

是小人說壞因見說的意思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

掌領軍馬却听小人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虜人民上天好生官人好殺將无罪人

民虜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者拿住便剜心摘胆高聲叫苦

上天豈不聞知答曰我不曾着他殺是下頭人自殺又曰今

日兩家和好如初可早出號令收回人馬免得上天怒降
災也先咲曰者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
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今日兄讓位于弟正与堯舜一般
有知院伯顏帖木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未還着
這 皇帝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問他要
大臣米迎既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若
將財物來后人說官人受錢了若空手而去見得官人有仁
義能順天道自古无這等好男子我鑑史書條細馬上看万
代人稱贊也先咲曰者者都御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宴与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宴要奉酒也先曰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不敢失君臣礼也先顧
美曰好礼教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与使臣送
行至午後而罷又明日伯顏与

上皇送行又明日与使臣送行次日 駕啓也先率車頭目羅
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護送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
頭目率五百騎送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余騎追來
上皇失色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而回獵射獲一獐未獻
受而去 駕入開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
就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可遏
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幾于言詞應對不穷有以悚動親所
除折克惡而聞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不豫犹遲留以索利
于拜四安得一旦慨然肯先毅以回 乘輿于不可出之

境其前代若晉宋徽帝陷入者迎之不得抵見其辱耳嗟夫
使臣若此千載一人而已

○福建鄧茂七反按察副使邵某字宏書領兵殺賊失机監軍
金尚書瀛為同年邵私謁求免死方入都統太監曹吉祥忽
來急索邵斬之邵竄入後某時周先生昇在幕中視邵之貌
曰公殺無定矣飲之以茶匿於床下曹不獲而去金謂邵曰
可少避三二日蓋軍中之令凡違節制者遇見即殺稍緩則
不問矣使邵見曹不能避其頭已斷矣人之死生亦有數也
周先生為言其詳記之以見軍中一時之制 寓園雜記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兵頗多周文襄
為巡撫 奏以缺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薦幸有越人邵
斯者詭譎多智先為長洲縣丞愛制於家遂起為崑山尹故
縣有双尹三丞四簿之濫縣民王廷佩快文襄至大書于迎

海駟壁曰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兩大夫巡撫相公閑
暇度思量心裡忸怩死文襄見之晷无怒色邵亦不久而罷
寓園雜記

○福建賊邵茂七竊發凡三司官之親臨者皆得貸死惟前后
巡按御史柴文昱汪澄二人俱被極刑蓋因王振當權所惡
者御史之官故尺殺之斯豈法之正乎 同上

○自 太祖相傳

列聖臨朝每至日昃不遑服食惟欲達四聰以表天下之言
英宗以幼冲即位三閣老楊榮等處 聖体易倦因創崔制每
日早朝止許言事八件前一日先以副諸閣下豫以各事處
分陳 上遇奏止依所陳傳旨而已

英宗既殂三臣繼卒無人敢復
祖宗之舊者迄今遂為定制 同上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早世惟一婢侍巾前而已一日

官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朝賀

太后聞公元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婦已退矣

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俗陋命妃嬪重為梳整易內製首

飾衣服而遣之且咲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矣翌旦一命所

司如制封之不為例其春遇之隆如山開以即南京大常

少卿導之毋也導守間故能詩文善談論以尚室御膳是官

并國雜記

○本朝中官自正統以來專權擅政者周嘗有之而傷害忠良

勢傾中外莫如大監王振然宣德年間

朝廷起取花木鳥獸及諸珍異之好內官接跡道路騷擾甚矣

自振秉內政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

是雖聖君賢相治効所在而內官之甚振天機之不能至

監肆及天下陰受其惠多矣此亦不可掩也

○楊文定公專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

送餽送之勤南京吏部侍郎范公理時知江陵縣頗不為札

公問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其為縣才八月而

已商文毅公輅自內閣辭官歸工侍挂公謙時為主事治不

呂梁遇之獨厚商后破

召復職每及引之曰恭敏公在浙江布政使過徐州洪家人

與水手相毆主事袁規收其儀仗懇請而解未幾

召為工侍袁不自安而公未嘗形于辭色少保于公謙為兵書

時樂文莊在兵科屢劾之府僉謂于為詩書慨然成之季文

達公之於文莊聞人語其叔已則深悔之且抑之至其後文

莊始得入為禮侍其不同如此

○正統間楊文貞公自江西還

所不受

○正統己巳夏剽脫脫不花王及太師也先皆逆

天道侵略邊境急息日至時太監王振為弄國祈請

上親征之吏部尚書王直及大小群臣極諫不從是年七月

十六日上躬率六軍啓行往征虜罪直至大同命平鄉伯

陳懷領軍與虜戰敗績回至宣府八月十三日過鵝鴨山遇

寇成國公朱勇出戰亦敗績十五日至上土木也先人馬四圍

大戰大軍倒戈自相蹂躪虜寇大肆殺戮邀留

上駕十六日邊報飛至奔潰回京者皆傷殘裸體京師恐怖

太后命今上監國立皇太子詔告天下九月初六日

今上聖皇帝位上太上皇帝尊號景泰庚午六月二十六日

戊戌阿剽為頭知院差恭政完者脫歡等五人齎香文赴京

請和二十七日已亥

上御文華殿文武大臣懇請差人往廣中議和奉迎

太上皇帝未允即時上命太監興安傳旨要於大臣中務

選如富擬文天祥者遣之二十八日庚子禮部以三品以上

官員名封進點差時實任札科都給事中

上命興安召實問其鄉貫傳旨曰德果進章朝廷素知忠節

上欲遣使虜中如何實曰某雖才識不周適朝廷多事之秋安

敢辭諒亦不辱君命興安欣然入內復命少頃欽奉

聖旨李天陞兵部右侍郎即做正使羅綺陞右少卿做副使馬顯

陞指揮使做通譯需勅與他每去欽此本日進本討馬足等

物本上欽改札部左侍郎三十日欽給馬足帳房酒舖等

物七月初一日早辭上御左順門召實等面諭曰你每

去脫上不花王也先那里勸導辦事好生說話不要弱了

國排實銀三十兩并衣服一套銀段三表裏領實進上可干

太師也先阿剽知院勅書三道

道及各人銀三百兩絲段二十四表裏本日同虜使參政完
者脫歡及侍即人等五人共二十一人起行宿榆河驛
上命光祿寺酒飯初二日宿居庸關給價鈔办酒席管待使臣
初三日宿懷來衛仍办酒席管待初四日離懷來賦詩云曉
出懷來望北行西風吹送馬蹄輕虜營迎復舊
皇駕会见生民享太平本日過長安嶺賦云盤旋曾上長安嶺
偏查驅馳路轉餘遙憶 上皇经过日幾番回首望京華過
雕窩堡一十里乏馬一疋宿荒初五日天曉忽有達賊二十
一人各張弓執刀一人杖劍衝入帳也完者脫歡急与打話
詢知可汗所差尚書阿魯木等先送使臣皮兒馬黑麻赴京
奏事在彼等候阿魯木下馬作札送二十里而別賦云胡騎
長驅入帳來張弓仗劍怒如雷譯知兩國通和好長嘆一声
作札回同日过雲州夜值雨过赤城温泉口四十里宿荒被
盜去馬三匹初六日过独石衛遇也先人馬輓車運糧有感
賦云道經独石傳征騎世事皆非實可傷守將四舍營第宅
近臣佳力保邊疆人家已尽將兵火倉廩犹存助敵糧回首
具封希 上旨用懲有罪表忠良相离城北五里宿荒虜人
喜悅勸飲乳酪其夜被盜去馬六匹初七日过毡帽山二十
里賦云万里穷荒極遠遊風凉露冷正高秋山川野宿渾忘
險飲腹腥羶肖解愁馳馬連營轉饋餉大羊夾道喜歌謳虜
酋悔过重朝貢早奉盃与復帝州初八日过興和衛東海邊
宿見硯柳初十日宿失刺失消秃即也先也塞營中送
下程羊二隻十一日至也先營中地名失八秃兒与也先并
伊婦開讀勅書畢也先曰
大明皇帝因何差你每者曰自太師祖父以来至今日朝貢
朝廷三十余年尔使臣進馬往七待以厚礼遇以重恩近因奸

臣王振擅權減少馬價以致太師動兵啟備
太上皇帝駕搶掠人民殺害軍馬今阿知院上合天道下順人
心奏知可汗稟知太師特念前好同差參政完者脫歡實文
赴京以求和好因以差我大臣賁送賞賜给与太師并可汗
阿剌知院以全終始依旧遣使往來也先曰這事只因陳友
馬清馬雲小人是非所以動兵小事做成大事我实心送
大明皇帝到京你每不差大臣出城迎接我肯張開保姚讓去
奏又將他殺了因此上又搶了良鄉涿州一帶人馬笑曰太
師既是送 駕軍馬不由閑入漫山而來四意搶掠不過假
名送 駕耳 朝廷不能无疑况又分兵各門廝糾姚讓張
閔保姚乃使臣却使達七百人各張弓矢遇敵亂殺實不
知二人為使臣也先曰說的是又曰又差盈不花六人赴京
奏事何故又不放回因此上又搶了大同寧夏一帶人馬笑
曰太師軍馬南侵父被害者子為報仇兒被擄者弟為報
仇人皆樂為從軍今南朝沿邊閑口軍馬多者十餘万少者
六七万極少者亦有三五万各奮勇欲報君父之仇且軍士
獲一首即得陞賞太師差使臣若无南使同行或被兀良
哈達子或被守邊軍殺戮以品陞賞又曰復又差李貴我着
送到大同城里因何亦不放回實答曰近时夜不收探說哨
到大同東邊离城八里見有杀死身尸四五十人拾得荷包
一个內有文書一紙称是太師差來奏事人死不知未審虛
的想被守邊軍士殺了并不見一人將到 朝廷如赤政完
者脫歡等到京奏事重加賞賜礼待遠宴又差我每同來兩
國講和必資使臣以通其情豈肯殺害自絕其路也先然之
又曰我差喜寧奏事何以杀了實曰喜寧自幼及長累受
朝廷恩寵加厚於人托為心腹今齊執金帛迎取

上皇却引領太師人馬搶掠京師復寇寧夏朝廷已將寧夏明正典刑凌遲三日以為將來不忠之戒也先喜而言曰是我亦知道又曰

大明皇帝與我是仇人自領軍馬與我廝殺天的氣候落在我手里中人教我害他我再三不肯他是一朝人主我特着知院伯顏帖木兒早晚恭敬不曾怠慢你每投住我留到今日麼明日引你去見實答曰此足見太師仁厚之心也先曰你每來的好我正歡喜料得你每事務成就了若不來呵我每七月十五日人馬到北京也先把酒曰路上辛勤可飲數盃飲畢出令平章尚書人等送壯馬一匹宰之為下程十二日差頭目人等齊送可汗并阿剌和院勅書賞賜分頭前去同日差平章人等引實三十里見

上皇同少卿羅綺指揮馬並共進紵絲四疋糧米魚肉標炒燒

酒器皿等物實立下行禮畢唯見校尉素衫軍余劉清見僧人夏縵三人侍左右

上所居者皮帳布幃蕭地而寢牛車一輛馬一匹以為移營之具上曰此先我來非為遊獵私已之事乃為天下生靈計率六軍征討迤邐北不意被留在岷實因陳友王振馬清馬雲所陷也先實有意送我回京被喜寧引路先破紫荊關擒殺人馬圍京城害不肯送回後至小黃河也先欲送回又被喜寧阻住在乾河又要送回喜寧阻住喜寧已凌遲了陳友不要饒他上問

聖母父今上安否實奏曰安乃問舊臣一道其姓名甚悉上曰我在此一年因何不差人來迎我回你每與我將得衣服冠帶靴帽來否實奏曰陛下蒙塵舊臣及天下生民如失考妣但虜中數次走回有言見陛下者有言未見陛下

者言語不一又四次差人來迎俱無回報難知有死因此時差臣等來探虛實不曾有衣服帶來上曰你每回去上覆當今皇帝并内外文武羣臣差人來迎我回我情願看守祖宗陵寢或為百姓也好若將來換我也先說今人馬擾邊十年也不休我一身不足惜祖宗社稷天下生靈為重實詢知也先每五日送牛一隻羊一隻送

上以為所食殊死米菜實奏曰昔陛下錦衣玉食現今服食惡陋不堪有大米數升欲進上曰飲食之類小節與我整理事實奏曰王振一宦官耳若何究之太過終被傾危國家以致今日蒙塵之禍上曰王振先事之時人皆不說今日有事都歸罪於我上亦知此人將壞大事不能去之今悔莫及時伯顏帖木兒適來歷言其故亦如也先之詞

上賜酒飯上上今至帖木兒營中烹羊與伊婦把酒勸飲復

回見上復命次議大事实以 上皆任用非人嘗引咎自責謙退避位之理忠言正道懇切應對

上嘉從之曰暮深有不忍之情欲宿宿館伴者便宿不果賦云重整衣冠拜上皇偶聞天語甚要涼腥腹之腹非天降草野為居異帶鄉始信奸臣移國柄終教胡虜叛天常只今天使通和如親犖犖南旋省建章帟宿也先營中送下程羊二隻十二日也先率馬備酒相待今十余人彈琵琶吹笛兒按拍歌勸酒曰你每來時心里可怕麼實答曰自古敵國以礼為上欲要辭和必命使臣以通兩國之情途中遇賊竊躬見危險先所怕今到太師營中便如一家何怕之有也先喜而然之且以有罪的不怕无理的怕也先曰你每認的皇可想他麼曰為臣尽忠為子及孝君父之恩豈可忘乎我勿之思上皇即太師之恩可汗耳也先曰然既是思想何

不取回實答曰朝廷四次差人賞金帛太師皆不發今太師
既不肯着錢奉迎回朝廷自有厚禮給賞不輕也先曰

大明皇帝勅書內只說講和不曾來接駕

大明皇帝留在這里又做不得我每的皇帝是一個閒人請事

難用我還你每千載之后只箇个好名兒你每回去奏知務

要差太監一二人老臣三五人來接我便差人送去如今送

去呵輕易了你每皇帝了再三言之不可待酒畢送下程

羊三隻十四日与也先作辭脩酒曰如今我差一人你每議

一人去大同調回山西大同一帶援邊人馬也不動一苗差

來接駕的來約至八月初五日實答曰差人奏請

皇帝聖旨我每豈敢約期也先曰初五日不來你每边上人吃

苦了再三不與定約若來遲呵着差去的两个達子同两个

漢人務要初五日先到回報正差使再遲三五日亦可若不

差人未軍馬援邊又說我每失信勉強与央各送馬四疋給

鼠五十三个同實寺赴京秦事進貢本日往辭

上皇時伯顏在側上再三叮嚀迎復之事惟恐來遲袖出書

三封令實實回上曰未時冠帽放在宣府便服隨身帶來

路程遙遠勿辭辛勤當以天下國家蒼生為念賜酒飯畢令

伯顏帖木兒仍同伊婦把酒曰大人回可着人早來備歲大

事我每也要回去了實曰皇帝在此多蒙恭敬奏知

朝廷給賞慰勞送馬一匹復辭

上皇上皇曰你回去上覆聖母太后上覆當今皇帝也先

所欲者非要地土非要歲幣惟要驍龍并織金絲段等物楚

人早上貴來實領命泣下辭起程行二十里宿荒送下程羊

二隻十五日中途遇午送下程羊一隻宰之宿刺失箭矢脫

送下程羊二隻當夜三更過清麻嶺山下宿荒十七日宿兩

陽河口入關至万全左衛食午飯宿宣府見彼處軍民出郊
採打柴草收割黍粟搬運米料人皆歡悅生靈殊盛十八日
會總兵等官驗馬道冊差人奏報仍宿宣府十九日過土木
右丞把禿馬上指額曰

上皇在此被拘南朝使有人馬甲多不能戰實曰中國人民勇

如草芥土木失利出於不意不可以為常理有盛有衰有隆

有替把禿曰亦非我每努力乃天之氣候又曰元世祖未得

帝時与敵國戰后遣使臣往敵國遺針一袋羊毛一袋世祖

怒謂彼處銳兵多如此針彼處戰馬多如此毛遂与二子并

頭目往往征之后諫不聽後果滅敵國回至中途世祖病故載

尸回还后曰二子不聽我諫敵國雖滅汝父不得復生二子

告天世祖即甦後成金即帝位二十余年人馬固多不呈時

實答曰昔項羽號霸王善騎軍馬英雄盖世漢高祖寬仁大

度信任豪傑与項羽戰七十二陣高祖皆敗厥後高祖一統

而禽之伯王遂城有凌四百余年天下此无他伯王荼毒生

灵天怒于上人怒于下无故與兵乘隙搶掠上天豈不厭之

邪把禿咬指仰天嘆曰大人言者大道理本日宿懷來時在

京運粮二万石至軍士皆悅適朝廷差都御史楊善侍郎

趙榮同廣使平章皮兒馬黑麻同知哈魯等下審議和實將

廣中與也先應答之詞及一應事情并奉迎

上皇之意備細說了使彼无訛以全終始二十日少卿羅綺同

尚書士規罕魯自大同俱至說大同人馬共六千七百時二

千圍朔州寺外俱令回軍民俱出外採打柴草實別把禿等

預先同京奏事过居庸關遇長隨陳瑛實勅善安等并將

廣使騎坐馬匹留在懷來張養先已將馬匹并各人恐帶弓

矢俱留宣府就領勅書實回过榆河明宿朝房二十一日

早復命

上御文華殿召實賜問曰也先有甚麼說話實陳前詞又問太上皇帝如何說實拜首奏曰上覆陛下脩陳

太上皇前肯肯先遣上曰也先請和之意虛實如何實對曰臣入番境彼處屬人率皆忻悅夾道謳歌沿途乳酪勸臣飲之咸肩和好蓋因彼處人馬相繼病死又因國家年久論其和意似有實情但也先萬一變詐此臣可知望

陛下處置上曰一路辛勤驚恐賜鈔三千貫羊二隻酒十瓶命太監李三於文華殿前右廊下待酒飯二十二日少卿羅綺同右丞把禿等到京進貢朝見二十三日把禿等奏討使臣上不許五府六部數上章請遣使亦不許二十五日

上皇重為請和今已事完其欲差人迎復定約日期出也先之

口臣特傳說虜情伏望陛下如羣臣之請另差有能大臣奉迎上皇重變詐不測亦可塞彼元詞倘不差人去則

直在彼而曲在我臣若不言恐日後復差人僉必曰臣實可差臣自揣違期失約自不敢去若另行差人不可去臣固不

敢去人亦不可去則彼必猜疑上則和議不成和議不成則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臣願知

虜情不悞斧鉞昧死為陛下脩陳乞早賜軫斷天下幸甚謹具以聞伏候聖旨當日于奉天門奏奉

聖旨也先使臣明日回趕上楊善來甯定奪欽此二十六日把禿等回二十九日早到廣營見也先楊善本日晚到時也先

打圍未回楊善等八月初二日方見也先初五日也先僞酒錢上行初六日移程初十日過野狐嶺十一日到万全右

衛演武亭駐蹕十二日宣府南城東駐蹕十三日仍駐宣府

十四日至懷柔上發書二封命中使陳繼賁十四日宿唐蒙嶺遣使回京詔文武官避位之事十五日勅文武羣臣免朝見之禮當日百官至西安定門迎

今上于東安門下輦拜迎上皇亦下輦札之百官隨至南城殿中上皇陞座百官行札終始所見之札事悉失言之死爽噫上皇所以回鑒社稷之所以莫安集先分寸之功寓於其間特紀歲月云尔出使錄

○景帝不豫文武羣臣不过俟其不起請上皇復位時武清侯石亨都督張軫掌大兵小人欲當富貴者以為少保王文于謙與中官王誠等欲取宗室立之之說以

激亨等借其勢而成之亨等遂以迎駕為功殺王文于謙寺并貶謫陳循等數十人亨忠國公軾封太平侯乃固寵招

舊冒濫官爵賄貨充厭方復位之初人心大悅及見亨等所行人皆失望于時天災疊出屋變日暈數重數月不愈乃

群陰固蔽太陽之蒙而亨恬不知戒賄賂公行擅朝政掠美市恩易置文武大臣邊將以彰其威有不出于門下者使欲

中傷中外見其勢熾莫不寒心敢怒而不敢言亨淫虐驕勇驟陞都督性尤貪暴粗立大功大肆兇惡謀正大同邀人

奏保○朝廷寬其不實使人廉察果皆虛詐置彪于法人心皆快已而罪連亨○朝廷初念其功累有之未几家人傳說怒

諍有不軌之謀於是置亨于法藉其家受禍甚烈議者以為天譴也還如此人見其各位勢如太山之安一旦除之曾不

少阻蓋幽明宛抑送此伸氣也○朝廷大法有所不免亦其罪惡大焉人神共怒助於其間當時若以彪鎮大同誠為可

恨且在京武官發出亨門下而亨又握兵權天下精兵死如大同稍有變動內外相應其禍可勝言哉此時雖欲撲滅力

不能及今办之甚早除此大害非○上之剛明果斷不能如此而亦○祖宗在天之灵有以默相之也
社稷綿遠端兆于此 天順日錄

○英宗幽南城時有御史某奏

景皇帝南城尋樹事臣測遂及伐之時盛夏 英宗嘗依樹京息及樹伐得其故恨其復辟后下御史詔欽校殺之御史滑言其父之惡有非人所為者縣中橫被其害御史顯下朝人謂天道報施无所漏既御史坐辜誅其父已死怨家得捕其而蔡亮為焉呼自后觀前天道果齊也邪

○于即庵公舊居小蘇州巷与予南北隣其自河南以大理少卿葬父回始相識一再往來后于忘妻金氏物故相見即有悼惜語且慰問兒子輩遺張條庵書云金氏如見其有是不幸宜得名公显卿語白之予亦重其意竊以為必求墓文

无踰公者因偕董仲魯謁于朝房蓋時董又西隣也公讀行狀既曰嘉禾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數日為是年十一月八日德勝門軍為馬蹠死于寺本効

詔原之是日午郎中王偉持墓表來还且云少保今日朝退坐堂上口科中葉公近日求作一文不意今日有此事若稍遲則備矣即命紙一揮而成監生爭本呈僅改一字此本是也當時皆以高致称之又嘗聞叔簡尚寶言其從兄与抑庵尚書王公同為庶吉士內府考文字楊先出而王之案僅問楊先曰尔家官人作不出文也王後頗与相為憾景太中封簡欲乞王公作相之妻楊節婦傳而以高致不得已請為公聞唯七次日即答葉封簡以知公不深自嫌此亦可見二公者尚有前輩風致云 余冬

○上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元華海禁將五六十年轻欲算

之一日謂李賢曰親上之意实所不忍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天之靈實監之堯舜存心不过如此 上遂決即日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為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任自為之左右聞之皆媿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 勅軍衛有司

供給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听其婚娶自在出入给与開

者二十人婢妾十数人遣太監牛玉禁諭其意建庶人聞之

且悲且懼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祖母嫗老婦五六人有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

亦不識 上召賢謂可發育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詢文武諸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為真帝王之美事而又有淺見

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天順日錄

○英廟復辟厲精 聖治庶務綜察每笄封疏必得其精或有

三字可疑輒取本映日視之曰是廢改者指示左右果然莫

不驚伏

○景帝汪妃甚賢 帝欲立懷愍時妃抗不可請 帝曰恐碍

監國之稱 帝不從汪殊不悅及

英廟復辟汪猶在官中時 憲宗在青宮意極感之口當時事

我國詳知嬪嬙信聖哲所以礼之甚恭而奉養極隆汪与

太皇太后尤相得既而 憲宗言嬪嬙就養於此甚好但居處不

相宜當不安乃言于 英考遷之外王府汪至弘治中從

有本丁未生与 景帝齊年 太皇太后歲節亦時邀入叙

家人礼汪既出而郡主尚在宮中至

憲宗命朝退郡馬主堅不肯行言當一生不嫁 上曰妹不肯

嫁志雖好然終不了後去恐無結果乃強下嫁王氏

○汪出末父

英廟一日入內帑問太監劉恒日記得有一玉玲瓏今安在恒言景帝取入今當在汪所上遣問汪曰無之又問對如初俄有間於上言汪之出所携甚夥上命往檢取得銀廿萬以入蓋汪出時宮中為憲廟為護持令醫一官所有悉取自隨故所蓄甚厚就是遂索然矣逮

英廟崩後汪稍上言於人帶尖有之當時太急吾謂

景雖聲亦嘗為天子七年一條腰何不勝消必欲迫取耶且景之天下尚遜而歸之何有于數片王其第二番索時突怒而擊碎悉沈之井中也野記

○國初官馬養於各苑馬寺各監苑而已永樂中始以官茶易和林寺處馬養之民間謂之茶馬正統十四年京師有警乃

五卷

三五

選取以備軍資養于順天府近京為縣謂之寄養騎操馬及京師無事寄養之馬不復散去至今遂為故事每歲草生陪補之法悉與各處茶馬無異養馬之家雖已量免糧差而陪補受累者多北方民力疲弊此其大端也成化丁酉于嘗差往歲內及山東河南三處印馬咨訪馬政之弊力能行者皆為處置一二其最害事者北馬每歲不通藩而孕謂之飄沙新樂縣一家養此馬每三年陪二駒九年已陪六駒產已廢矣有司莫問為理予為數安呈于本部擬行各府縣如民間有此勘驗無詐以馬送馴走逐別給謀馬賣令學生以紓民患適該司一死狀者事以予為掠美而寢之非園雜記

○太監王振山西大同人

英宗登極即侍左右有幼主之威言元不從正統初大皇太后張氏同听政元老楊士奇楊榮楊溥居輔弼凡朝廷

大事皆自三公處分數年間政治清明為本朝之極盛景帝承命至文淵閣三公与之言振必立受自

太母上仙楊榮繼死士奇以子稷之故堅卧不出薄惟一人當事亦年老勢孤繼登庸者皆不能自振于是內閣之柄悉為振所操生殺予奪盡在其手遂殺諫官劉球去大臣之不附已者奉朝皆以翁父呼之一日振召兵科給事中蔣性中至一處有門南向甚宏麗將自東橫行詣門遙見都御史陳鏜王文跪門外俛首向北性中以為

上在步稍後微聞二人連諾而起急趨而東將遇而問曰上在耶二人曰王太監也蔣既見乃是索遼東地最言畢蔣出固乃太宗朝所畫父藏兵科後來番籍屠戮其上甚多尋之數日方得送上不知其何用也後有曰李御史者因見振不跪坐事送錦衣衛獄推之幾死發極力充軍振之作威

如此已已七月振又逼上親征沙漠八月十六抵太廟城下欲上幸其第倉卒為虜寇所遮報至科道之官方事動振之章遂正其辜復榜示天下云寓園雜記

○正統已巳車駕蒙塵虜勢益熾群情騷然太監金英集等臣議其事重譴需久之翰林徐珪元玉謂宜南遷英甚不然之直兵尚于謙奏欲斬南遷之議者秉心遂決同上

○甲午北征歸自宣府寸土未嘗詢問已巳車駕蒙塵有老百戶云初六軍出關以此地有水草之利因以安營建牙初忽有鳥集其上人心疑之且此山舊有泉一道流入渾河未嘗乾涸至此滴涸乃議移營近渾河以就水廣遙見軍馬移動遂羣議而衝至未及交兵我師顛頗竟能為計相與就擒于胡馬蹏路之余矣由是

軍駕蒙塵太師英國公兵部尚書等皆不知所以蓋北虜

敵必待人動彼始動便我師堅壁不戰未必如此之速也生是大臣亦嘗七奏劾

上班師皆不咏蓋王振止之也自是虜酋也先乘勝入寇

障塞驟掠人畜攻陷州縣馴至逼近京師矣蓋官軍本夷種土木之敗降虜為其鄉導故以后猖獗特甚也于時輒少保于公內總攝宣外修兵政而武強侯楊洪武清侯石亨又皆戮力捍禦故能保固京師莫安

社稷也近見翰林文臣叙此事謂與虜戰而失利益知之未直抑亦粉飾也欽 葑園雜記

○馮益字損之慈谿人陰險有謀詩文筆削皆出人上善談兵多許公卿間先為李賊以罪謫戍口北昌平侯楊洪喜其能假軍功擢為百戶子俊繼為后又進為千戶為忠國石公隔死遂出入石門下石因用為京衛指揮石敗自投都督曹欽

王本

局議甚密不火欽謀反被擒因捕益等同謀者法官憐益才欲出之時欽已死惟妻賀氏為証益故為自異見賀加醢益賀不堪曰馮先生不須多言昔先生與欽坐中堂欽問曰古有宦家子弟為天子者乎先生云曹操乃曹節之甥終成大事故欽大喜命妾佐酒言猶在耳今何諱之深也益遂死諡併致極典 寓園雜記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瑄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右之家素為民害者悉被籍其產徙置遠方雖若過甚而小民怨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小頗被所矜有告計者亦不輕理一訐者而斥公曰大人如何不李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卿勅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民

朝廷委托不同溫順進之人服其風

勃拉裏談

英宗上之下

○錦衣衛指揮馬順正統初欽作威被御史訟之泊王振厚植順乃媚附之振以為爪牙翰林侍讀劉球進言霍不可下移振怒欲置之法順阿之適有翰林官董璘亦進言頗為太常卿以事神順即依振意苦撻令球致此謀當朝梓去支解其體由是人益憚順自府部寧憲而下莫敢誰何听其指揮奔馳之徒請托者滿門賄賂甚始死鹿日振益寵愛之泊振土木之敗軍情切齒劾其擅權悞國狀順猶自諱當關楊言中怒不可忍直言梓之亂毆至死人情始舒順體肥暴其屍于長安門外恨者猶毆之不什亦欲沒其產為中官沮之可為附藉者之戒天順口錄

王本

廿九

○自振專權上于天象災異疊見振畧不警畏凶狠愈甚且諱言災異初浙江紹興山移于平田民告于官不敢聞又地動白毛偏生奏之如常又陝西二処山崩壓斃人家數十戶一処山移有聲叫三日移數里不敢詳奏又黃河致往東流於海泝沒人家千余戶又振宅新起于內府軋方未踰時一火而尽又南京殿宇亦為火毀是夜大雨明燭殿基上生荆棘二尺高始下詔赦益不可遣雖不可滅天意不可回矣胡冠乘機大率犯边声息甚急月報數十次已已秋七月振不與大臣議挾○天子率師親征明日朝經使上宣諭出師又明日即行大臣倉卒不及言各退以待予與駙封郎中趙敏謂廣勢猖獗○駕不可出自千家軍乃約大臣上章留之不從明日○駕出總兵官以下亦弗預知軍士俱无緒文武大臣皆匆匆失措而隨之天時人事極不順至龍

虎臺札營方一鼓即勝。然以爲不詳。明日過居庸關。又明日過懷來。又二日至宣府。連日非風。則兩人情滿。且急。急隨。駕文武連上章留之。振益怒。俱令略陣。明日當過雞鳴山。中計危。頃死。不嘆。息。怨。恨。者。予。不。勝。其。忿。而。三。五。御。史。約。謂。今。○。天。子。蒙。塵。六。軍。無。氣。無。不。切。齒。於。振。若。用。一。武。士。之。力。碎。其。首。于。○。駕。前。數。其。奸。詐。誤。國。之。罪。即。遣。將。領。兵。詰。大。同。而。○。駕。可。回。也。欲。謀。于。英。國。公。不。得。聞。竟。行。人。自。危。未。十。日。兵。士。已。乏。糧。矣。方。秋。禾。稼。偏。野。所。過。一。空。將。至。大。同。僞。尸。滿。路。寇。亦。開。避。待。我。深。入。至。大。同。又。欲。北。行。因。鎮。大。同。中。官。郭。敬。密。言。其。勢。決。不。可。行。振。始。有。回。意。明日。班。師。大。風。至。晚。雷。雨。滿。營。人。驚。駭。頃。甚。又。連。日。雷。雨。不。止。過。宣。府。越。追。至。明。日。于。土。水。駐。營。宣。府。報。至。遣。成。國。公。率。五。萬。兵。迎。之。勇。無。謀。冒。入。錫。兒。嶺。胡。寇。于。山。兩。翼。遮。阻。夾。攻。殺。之。殆。

盡。遂。乘。勝。至。土。木。明。日。已。時。合。圍。大。營。不。敢。行。八。月。十。五。日。也。將。午。人。馬。已。二。日。不。飲。水。渴。極。掘。井。至。二。丈。深。无。泉。寇。見。不。行。退。圍。連。傳。令。據。營。南。行。就。水。行。未。三。四。里。寇。復。圍。四。面。擊。之。竟。无。一。人。與。開。俱。解。去。衣。以。待。死。或。奔。營。中。積。糧。如。山。幸。而。胡。人。貪。得。利。不。專。于。殺。二十。余。萬。人。中。傷。居。半。死。者。三。之。一。騾。馬。亦。二。十。余。方。衣。甲。兵。器。尺。為。胡。人。所。得。滿。載。而。歸。自。古。胡。人。得。中。國。之。利。未。有。盛。于。此。幸。者。胡。人。亦。自。謂。出。于。望。外。况。

乘。其。所。獲。豈。偶。然。哉。○。已。已。之。變。徐。元。王。最。有。時。名。亦。銳。意。功。業。太。監。金。英。趙。問。計。以。南。北。對。英。佛。然。不。悅。前。成。山。侯。王。通。亦。以。挑。梁。京。師。外。城。壕。為。太。監。與。安。所。鄰。二。事。似。皆。未。為。得。也。天。順。日。錄。○。英。宗。在。虜。廷。未。嘗。少。沮。降。辭。色。不。敢。无。教。虜。以。女。人。侍。不。受。

虜。朕。不。敢。少。失。臣。禮。會。大。嘗。

乘。與。所。止。寧。戶。雪。不。凝。虜。亦。異。之。往。現。上。天。容。穆。然。危。坐。亦。无。寒。色。咸。極。駭。嘆。效。順。之。謀。益。焉。○。北。狩。時。素。錦。衣。彬。勞。力。特。著。世。皆。知。之。又有。沙。狐。狸。亦。衛。土。在。侍。嘗。以。之。御。膳。告。也。先。也。先。不。曉。何。等。語。問。譯。者。譯。者。曰。中。國。惟。皇。帝。飲。食。稱。為。御。膳。也。先。嚙。指。稱。美。以。我。中。華。君。臣。雖。在。蒙。塵。其。禮。貌。如。此。耳。乃。與。之。六。羊。今。自。致。行。在。蓋。又。以。測。沙。之。強。弱。智。愚。沙。即。裂。其。衣。際。革。帶。為。長。條。二。各。繫。三。羊。擔。着。兩。肩。而。行。也。先。已。異。之。復。太。人。覘。沙。行。數。里。始。至。上。前。叩。頭。復。命。置。羊。復。出。數。里。外。取。水。送。又。出。數。里。取。薪。美。等。往。送。皆。復。命。如。初。也。先。益。奇。之。召。問。其。姓。名。及。有。无。事。任。沙。告。之。又。問。汝。解。后。至。此。耶。亦。故。隨。駕。者。耶。沙。曰。偶。隨。來。耳。又。問。中。國。如。尔。比。者。幾。沙。曰。十。萬。勝。我。者。若。更。勝。而。至。精。者。

若。若。干。也。先。曰。然。則。向。何。不。以。尔。等。輩。來。迎。駕。耶。沙。曰。先。是。往。征。東。南。某。國。未。旋。耳。回。即。來。此。矣。也。先。聞。言。頗。心。動。及。駕。旋。沙。不。及。從。宿。虜。中。虜。授。以。士。卒。為。頭。目。浸。用。事。其。力。已。竭。納。婦。生。子。為。富。貴。大。族。亦。時。奉。虜。命。帥。部。曲。至。采。顏。三。衛。市。馬。如。是。殆。四。十。年。弘。治。初。又。來。訪。得。其。子。因。密。語。之。今。輸。情。於。朝。期。以。明。年。復。至。常。遂。婦。明。幸。朝。廷。多。益。兵。衛。之。其。子。既。上。允。且。深。閱。之。如。期。果。至。見。我。軍。及。其。子。已。前。意。徑。揮。其。僞。惜。然。南。越。暨。其。胡。婦。胡。兒。一。家。悉。至。所。携。輜。重。且。甚。富。至。京。師。入。見。

上。上。恐。其。詐。命。所。司。詳。驗。時。諸。司。上。下。真。有。誠。之。不。敢。決。沙。曰。是。固。有。証。先。帝。頒。賞。賜。我。一。綉。囊。且。曰。此。固。燒。手。製。也。今。囊。故。在。乞。賜。燒。上。驗。之。所。司。取。以。進。

大皇太后覽之曰此真老翁物也

上乃授以某衛千戶賜宅一區

野史

○已已之變郭忠武登守大同樹效勞烈自是年秋至明年夏與寇相拒大小數十百戰未嘗挫衄斬捕元莽初而寧侯宋瑛武進伯朱晃全軍覆沒○上諭師將旋○駕郭故有陳俞不能自達乃告李士曹鼎張益宜之紫荆關返顧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復紫荆郭以為得請美俄泛折而東繞四十里耳蓋竟淺居庸也未入而紫塵矣

○已已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十余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約賄至即歸○駕郭定襄登門不納○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連何外朕若此登遣人傳奏曰臣奉○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表紙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劉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駕云

上皇迴鑾瑄與中○朝見○上皇特嘉勞瑄久之至

上皇復辟即擢瑄為工部侍郎登止奪爵降守甘州而已

○定襄謀以死士七十余人餉之食今奮前執其弓乃車擁駕還召而與之盟約事成酬以一品之祿敗則族誅之士皆用

命已書券給之會有沮者既淹久廣警擾而去未審其的廣擁○乘輿登陴臨視諸臣在城下朝○上廣以長刀簽一商燒羊於鉅端啖趙尚書雍趙徑開喉仰接而吞之廣驚駭指

曰好漢也

○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并錦衣等衛官旗軍舍人等三百二十五萬八千一百七十三員名實有一百六十二萬四千五百九員名事故一百六十三萬三千六百六十四員名馬駝驛馬牛廿萬八千三百二十六匹頭隻等一十九萬七千三百五十八匹事故二萬九百六十八匹蓋

官軍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十九萬四千一百一十七員名實有一十五萬九千八百七十一員名事故一十三萬四千三百四十六員名五府并所屬二百九十六萬四千五百

六員名實有一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三十八員名事故一百四十九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員名馬駝驛等則錦衣等三十五衛二萬二千八百二十四匹頭隻實有二萬五百一十二匹

頭隻事故二千三百八十四匹頭隻五府并所屬一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匹頭隻實有一十七萬六千八百四十六匹頭隻事故八千六百六十四匹頭隻今休養稽息之久其數何如也

○興安侯徐亨正統中守關一日御史張文昌語及時將徐云以亨觀今之將官无一人可當朝廷大事者御史問曰今提戎成國公何如曰獷虜視之嬰兒耳又本得時名二功將問之曰彼何嘗痛大敵項上僅得名耳曰其必為公曰我非

其人曰然則為誰曰无如英國公屢典大兵且威嚴勝將校无敢犯可赴水火公為大將彼有時名者為之偏裨所向无前而彼亦可以倚他日之用也

○弋謙代州人累任顯官有聲

仁廟時歲已巳布衣走關下疏前成山侯王通龍門致仕指揮甯直定同知阮廷十三人皆奇才可用通報虜酋也先犯紫荊口時石亨為時倚重借于尚書治兵七城外車議欲以通副亨召謙等至左順門通辭不預兵政久矣一旦以副人不能也謙則力言專用通等之罪四兩人持論半不可動事遂已六科聞謙負重名奏稱之由是亦不報使通等拒稍却則皆任用矣后通雖復用亦无大过人者不父竟卒謙亦累建白語侵時貴亦不父卒

○已巳虜騎之薄都城朝野汹汹廷議有以南迁為言者蓋

亦冠軍所非王欽若之議耳大監金英一日宣旨於市曰死則君臣當一處死耳有以廷都為言者

上命必誅之重心稍定明日監察御史于謙上疏及論茲事因

又諭旨禁錮焉

○真定還卒獲一人為虜語甚悉以為先被虜見角虜酋也先將寢席清使我等從宜府邊關入佳城中數日而今抵此蓋先為偵伺耳守臣以聞紅部奏虜酋為計至此宜急遣廷臣豫備紫荊等關口因薦即中陳汝言陳金等堪其任

詔止治備而已都察院○奏宣府守臣不見察當罪使也先故其首將携去久矣於是特○命錦衣衛押其人至宣府會巡按御史勘問所主之家御史梁水張鵬心疑其事百方鞠之一夕得其實蓋平定州故判郎中奴在○京師以貿易習屬語不事作業被捶楚潛應於外妄為此言彼還者涉而付會

之耳此雖一事而事資之張皇內批之鎮靜得休御史之明決能任事皆可記者

○盧都御史唐在邊以虜使入境節省供給為中貴人所毀得罪下獄或謂盧本為公家以問楊文敏公曰事故有輕重使客者小費而邊患或生則所費誠不貲矣

○正統十四年八月二十三日○敕下駕御午門左門言官大臣次第宣劾于展章有

青朝廷當別有處市心鬱憤呼號不已長史儀公造膝前兒冠有言於是中皆免冠長號已而有○旨急繕王振爭家然呼号不辨人声不能皆聞惟儀公長子膝行而前去袍服縋咫尺忽王給中越中越持馬順至

上前曰好臣當有是於是駕起門掩一開聞足履之下乃暴血流赤自官稍退惟上直電

衛官候左掖門譚云尚有王長隨毛長隨在少頃校尉持西人送錦衣衛甫出左掖軍衛官捕死之矣蓋

駕既行使人於門內伺外何為而惟聞此言以為出自百官殊不知因大駕出尤嚴禁兩長隨日事鞭笞結怨于軍衛而殺兩人者直官非百官也初尸血漬碑石聞官呼水淋之儀公曰不滌可也留與作樣子門官不能替儀公氣亦足多云野記

○正統十四年秋虜逼京城朝廷以內閣政機重繁欲增一二人而未得時錦衣衛使素善徐瑄薦于金太監乃召至左順門問計徐甚言城不可守必須南遷帝內臣皆叱置之而徐力主前議至泣下語瑄瑄不已金乃命人扶出之江時宜先生直於左掖門問曰如何徐曰吾主南遷不合矣江入倡言固守之策遂見稱賞命入閣既而徐果被薦皆不允一

日徐為芳洲推一命狀俯以王帶一束謁於芳洲先生曰推先生命王帶當至矣故敢以獻先生納之乃教徐易名庶朝廷忘前議而薦可允於是更名有貞他日張秋河決徐欲往治進官商先生託王公度詣內閣奉之遂降食都至景泰丙子十二月修河訖還上召詣御前慰勞給賞陞副都御史又求芳洲全其入閣不得乃潛告石亨等

上有疾密詔李事踰歲春正月遂以迎復功進閣坐芳洲公以不軌榜示天下且私報商先生云我无奈何回互只得置足下於末其亦可謂密口腹餉者歟瑣錄

○正統十四年駕臨也先以朝廷盛布囊欲使群騎驟忽一雷擊死也先所乘馬遂設一帳禮處之目仍進膳又置夜令人行刺者見一大蟒蛇逸帳帳外長而而去此言出諸錦衣之口必於客於新聞

子 240—290

○嘗有人臨刑以三覆奏得免或問當時自寬心神如何云
已昏然无所之但記身坐屋脊上下見一人面縛我妻子親
識皆在其旁少頃報至才得下屋蓋上屋者其魂而所見面
縛者其身也現此則世俗落魂之說信有之矣 菽園雜記

○李文達公省在內閣時太監曹吉祥嘗在左順門外令人請
說話文達公語云

聖上宣召則來太監請不來也曹乃令二火者掖而至文達云
太監誤矣此處乃

天子顧問之地其乃謹候顧問之官太監傳

聖上之命有事來說自合到此豈可令人來召和曹云吾適病
足耳先生幸恕罪也聞李公歿后有事司札監只令散本內
官來說太監不親至今日閣老請太監設事亦不至矣內閣
體勢之輕又非前比 同上

附錄

○正統間澹然陳公以南京國子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貴
有柄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高欲致之門下適工部侍郎
郎房陵周公忱巡撫南畿時亦在京進謁中貴知其與澹然
公同年微露其意周公詰澹然公以其意達之澹然公曰敬
宗忝為人師表而未謁中貴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謁中
貴曰陳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
謝矣中貴然之乃遣人致綵段羊酒求程子四箴澹然公
為走筆出之而返還其禮幣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更
不遷轉于是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郊外農談

○宗義侯郭公登守大同初西寧侯宋英武進伯朱昂全軍覆
沒 上班將旋駕公欲有陳論不能自達乃告李士曹詔
益宣使紫荊關返辭益曰然即當入奏既而行營果入紫荊

公以為得請矣俄復折而東才四十余里耳蓋竟從居庸也
未入而蒙塵矣八月二十三日虜以二千余人奉

上皇至大同城下索金幣納賄則即歸駕公閉門大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公有姻婭何外朕若此公遣人傳奏曰臣奉

朝廷命守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衣彬以頭觸門大呼廣寧伯

刻安給事中孫祥知府霍瑄乃出見有所獻瑄无効力及如

約以賄往虜笑不應竟擁

駕去初公守大同當創傷之余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以

己意設為挽地斷飛天線等法鑿為深塹覆以土木人馬通

行知假平地賊入圍中令人發其柝自相激撞頃刻十餘里

皆陷又用砲石擊賊一發五百余步每人馬死者數十賊以

為神云 近代名臣錄

孫祥

景泰元年

○陳璘交趾人永樂辛亥入內侍 皇太后

宣廟既御極即陞御用監太監賜姓名王璽字德潤又賜廣德圖書武州還賜王璽金鞍馬金帛室楮陳璘廣德圖書云東夷北虜西戎南閩竊發無官與征行皆彼重貳又嘗被重詩章及龍金為壽書曰忠肝義膽白金招貴客曰忠誠自厲曰心跡及清以賜之且與兩夫人及莽子陳林一官今亦從其姓曰王泰也景泰中疾命太醫院官入人絡實藥往視中官遺金帛飲饌問安否不絕于道既卒官其家與其後者十二人賜祭賜帛賜銀五十萬緡謂內臣恩寵鮮有出其右者蓋璘又有抱皇子之功誌秘不言也中官之寵任肇乎

永樂

永樂中如 繼諸人可知自后益勝美嘗記童稚時無過太倉封西洋寶船勢張甚此說所不具聞無惟慈仁而其人則不可犯此蓋中官通病云 水東日記

○景泰初始開經筵命太保寧陽侯陳懋知經筵事戶部尚書兼翰林李士高毅同知經筵事戶部右侍郎兼李士江淵李士商輅侍講李士劉紘吏部右侍郎俞山禮部左侍郎儀銘兵部右侍郎俞綱祭酒蕭繼左春坊右諭德趙璉無經筵官相傳去是時每講畢 命中官布金錢于地令講官拾之以為恩與時高數年六十余俯仰不便无所得一講官忘其氏名常拾以貽之按宣德中李時勉為侍講李士一日景陵懷金錢至史館撒之於地令諸拾取時勉獨正立乃呼至前賜以袖中金錢則金錢之事其來已久不知當時諸臣會講到君使臣以札一章否 立齋錄

○工部尚書屠悅江西人初蘇州一帶稅糧有凡六年未完者朝廷遣官催促相繼終未能完遂奉悅為侍郎往任之悅為人謙恭言若不出口履謀深長一切破產岸為之虛心訪問無探中人命一二年累欠之數皆完美余之積日見充溢小民賴以振恤咸凶无慮歲輸京師之米甲于諸省朝廷每勞其往亦善于附勢中官王振極重之宦遊其地者无虛日人得其所欲什 見造者必往求其所得必過望然自出粟千石旌其門又令子納粟得官士林以此少之 立齋錄

○景泰元年

英宗歸自北狩尊為 太上皇別居南宮今 上在儲位又明年乃易 兩宮踈隔嫌隙滋萌災異存臻人心危懼廷臣

无敢以言時公為儀制即中侍陳修德弭災十四事天戒二任慶理三養全躬四選侍御五務儉約六勤論政七情孝

義八慎賞

義八慎賞九重名爵十肅巡撫十一擇重臣十二办異端十三却貢獻十四汰冗官其畏天戒大意謂內臣不可干外政佞臣不可假威禍後宮不可威声色凡為陰盛之類請悉革罷其悖孝義則謂

上聖皇太后皇太后為天下母受天下養可謂尊養之至矣然必躬修問安視膳之礼乃尊養之誠

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 陛下向嘗親受冊封為臣于是

天下之父也至今以天下授 陛下尊為

太上皇是天下之至尊也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宜率群臣朝

見于 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舊

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舊 皇儲於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如此則倫誼而和氣充天意自回災異自弭矣疏上忤旨下公錦衣衛獄刑逼誣大臣并南宮通接掠慘酷体无

完唐寅死者數卒无一他及惟御史鍾同先嘗有言故并逮之俱欲重坐會天大風雨黃氣四塞刑乃小緩明年秋南京大理寺卿廖莊入朝亦以嘗請從前於因命杖公與同至百同列公幾絕後生禁錮愈嚴公了無憾悔意越二載英廟登寶位今上還正儲位首錄公忠上之獄嘉歎良深求陞礼部右侍郎出太和直所拱之命恭毅章公神道碑立者

○景泰元年三月予自開封還兵科見壁間貼記某月某日承回某本同僚言近日公侯伯尚書都御史大臣言欲遣使北進不水育 肯欲能識 太上皇帝行群臣震懼罪因繳納元 奏已之矣予因謂當時科中夫之納還 奏疏雖諸公以休戚誤國者以欲民述科中富 奏知以某日某人取回某本非但跡不容畏而亦可以警誤國者之心事已无及徒一惋嘆而已

○景泰元年春久旱兩京災異亦迭見偶令礼科都給事中李實吏科給事中毛玉御史陳叔紹羅寬相与婉辭盛因曰自昔災異皆若臣引咎今事在內則大臣之罪不容辭而我輩莖諫之臣職繫死補病國尤重在外病民者非一而各藩鎮中官病民尤重兩事當首言之矣曰此言誠是科中葉明早當就君取現既而盛曰兩事當先言益言羣臣 朝廷寬大多不從言之類文具而中官則必欲取回者若並言之乃一上下戒飭之命再事則難然必得羣臣會

奏庶幾可濟因詰諸大臣如金尚書等皆得許可行元安心且互為推讓無肯居 奏者一日兵部尚書于公謙謂盛言官事言之有名矣近南京周叙卒士言事及之外人未言更便也未幾兵部因他 奏官多民擾累及乞將各處公差內外官員量取回京有旨內官不動又數日會議及

叙 奏百言此亦有例見行侍郎請即擢事此定盛因曰此誠民病今既有言者若索因之則合辭上請

上或可後時惟在都御史陳繼力贊會 奏蓋陳亦受賜者也戶科都給事中馬昱忽言此事近日兵部有 奏聖斷已不允矣盛曰人臣論事而但當觀事體如何且主上仁明多有得 旨已行因論列而即改者今事有當行豈可自沮而上 奏 朝廷下旨言耶礼部胡公通易批會奏竟不果他日因某奏南京沿江盜賊乞行御史錦衣衛巡捕刑部尚書俞士悅以為當准提盛曰錦衣官校近已革去當止行御史蓋兩月前亦因言者革之而刑部偶忘之也他日又因馬昱言戶部請議節省用費意欲裁戶部額外官等有後言而对中又不言金尚書因累言不可之故扣之亦不言盛曰用人之際此宜少緩管閑事德中 內府工作答應

之人多与軍賊雖老病不代去公率此輩正亦允食金云此當即查行既出有大臣呼盛曰適言冗食官尚再細与尚書言之盛初不慮其偏也而大臣退歸同官曰葉某在議事處如有少保責任在己者然我多之而弃少保之 例凡中外官陳言 奏事皆礼部於內府今六部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堂上六科掌印官今議礼部侍郎宣言其要諸部完正官面決可否自正官外更无出一言者則舊習然也雖李實號能言亦未嘗有言盛誠謹衆矣

○景泰元年八月十一日 朝廷禁門側尚書胡公手一揭帖文武重臣群立前視尚書王公曰此礼失而求之野耳盛等因起就視諸多文而切直首倡 奏松 詔旨以為由此而觀 上皇之出非游畋无益為 宗社計耳今部人一聞駕旋無不喜躍則人心尚未厭 上皇也今日奉迎礼當從厚

主上當避位懇辭而后受 命乃可不然恐于載史書雖決其
有書上修史先生并語而逸其名其驚異之胡公言此得之
高子士中因告公曰連日言迎復

上意寔以虜情多詐為疑此所言若封 進見朝野同情或可
感動 上心公造廣之三法司都御史王文曰匿名文書不
得言以告于少保於弟言便封 進亦先妨蓋其意亦持兩
端因詣礼科草疏同上疏為告言人罪蓋以破匿名之說云
低頃得 旨繳進時取條諸途加之胡公欣上言題三法司
言不可進已還 高矣茲復取未故遲耳王公有憂色曰諸
公勿累小子喫牢飯也兩人之量不同如此旋聞有數千戶
者聞捕治急首罪下錦衣獄問謝二鎮撫以其當具奏而不
且奏坐不應尋會 赦得什聞縣千戶其名遂榮惜不曾減
之而揭帖亦留中矣

○景泰元年九月二十六日礼部會奏請遣使迎復宮使明日
上立 文華殿門內面諭公侯以下各堂上官各科道掌印官
曰朝廷因逆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累以為言何還吏部
王公首對云云大意以為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

○景泰元年

太上皇萬壽聖節礼部請羣臣 朝 詔免 朝二年盛與季
聰約當草疏陪科道与礼部同上既而竊念今

皇上孝弟 上皇盛德 兩宮帖然安靜而長父當謹食深而
礼愈隆矣使益以言則涉衆易疑恐元中生有反為非便遂
已之御史盛景一日私示盛一言亦此事因具以告景曰予
言已下為人不為耶盛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与靜又
長之道此時惟刻薄以言為然亦聞盧指揮 奏行以來
然后益信予前說之不謬

○初京師最重冬節賀礼不問貴賤奔走往來者數日家竟一
冊題名滿幅已已之變此礼頗廢景泰二年入至節礼部請
朝賀

上皇于東上門 詔免賀旧凡討諸鳴呼佐式邀大與如公情
去賀公曰

太上爺上不得一見尚誰賀耶聞京師賀礼至今夢上以不復
昔北

○景泰春內官善增持宅驕縱勢熾日益甚且聞大臣中有侯
其生日結約貳弁持賄拜賀其下如往年之事王振者李聰
皆大科十三道上言其罪惡乞急治之不然必貽覆轍
章既成對中復增二語曰復起羣邪趨討之風大開小人奔
競之路蓋羣族大臣之恤小者也既奏
上即命錦衣衛捕治之后雖后什然迄今不復詳云

○景泰二年冬文淵閣辦事中書舍人何觀言大臣旧老火師
兼吏部尚書王直年正統中皆同附舊好今此輩老耄不宜
在左右及言北虜之來朝宜驅寬于南方并 旨下六科十
三道以 問吏科給事中毛玉屬奏某等連罪現李聰導
之易不從堅以告盛因与偕往時六科諸君皆在索憲閣欲
以 上促奏急閣之恐後索之再始出以相示盛曰現雖置
之說固踈其前言老猾蓋意在大臣但辟連權奸中貴人歌
怒在然終終是言者諸君當熟思之某須再易玉曰
上怒甚不可易盛曰當明言觀察指玉真年為老獨非王或可
回悟
上心季聰言所引公會戎于留亦非胡傳本欲以東坡王首不
陰美秋時盛以玉遂非甚因曰此奏引經不切未甚害
不身 后詳有當易者固多之玉曰觀者考滿不得陞

御史部為此十三道已具此說案不具此已發矣蓋時有大
臣新遷吏部者嗾科道為此說也王素於盛厚因附耳論此
意盛曰雖不具七等耳案必再易王曰君奈何能飲佑兒所
謂曰朝廷太開言路未嘗非一言者雖罪現猶令我輩看
議蓋其盛德也君德不念刻球乎球之死人今以王振馬順
諸君此 雷霆之下方一不測則是我曹為之而成

朝廷不容言之名且諸君亦言官獨不為他日身計乎王意爭
稍解盛因抹去冒頭所謂誣陷大臣拉開邊界及終所謂曰
正規罪為進言虛妄者之戒詳語且益云指大臣王直等諸
老滑於是乎皆曰好而退死而 奏入有

旨令錦衣衛杖現若干且調外乃知 奏惟去冒頭餘皆如旧
蓋不易也明日道遇錦衣門謝二鎮既及杖現事兩人曰彼
何可深罪杖惟具數耳兩人所存較之玉不帶壞耶

○劉侍郎廉夫清余同年鄉季自召文武才特也命兵登七如
見景泰初為庶吉士上書命時事遂見用也先犯王城諸公
主保衛京師廉夫主追擊頗忤意既而出督湖廣軍事王儲
遠都御史王朱皆有命薦還 朝吏部擬遷本科 內批陞
刑部右侍郎廉夫素嗜酒不拘細行頗不協主論大順初改四
川恭政聞有詩云一封

西川

○景泰二年廷試鴻臚楊公劉清時預讀卷公素受父誨是日
莊重自持持卷一一詳檢覓訛收其端好中以公少文總覽
議之竟可知其如何既而尚書太和王公讀卷畢公即起持
卷子納案上作揖王公播手却之公又揖不交語飲容而退
於是王公代為品第而升之由是服公之大用誠亦不偶

然也

○景泰辛未廷試盛預弥封徐侍講理愛卷陳御史同年叔給
半監試正午忽大風驟起黃塵蔽天侍講曰今日皆之人家
納婦贅婿而更異者此進士中也日其有小人借事者乎良
久一貢士試卷為風所吹飛半空去呼之至乃潘鼎王越也
云文已成尚有案底在盛謂叔給當入

奏無不誤此生三年叔給遂抗筆至 奏尾思而未得盛同以
全盛典侍講曰當矣借叔給至兵科書 奏適本 奏監生
皆已出不得已盛為自書之既而得 旨孔部再給紙卷是
科諸進士試卷皆盛封惟王越卷獨長成凱卷以病錄正不
完不得封二卷人皆能識之抑庵王先生謂成卷不胡說王
越策能引漢傳士脩于家懷于天子之庭語申以其能言皆
傳現焉又是日東閣讀卷懷閣老已得三卷是南房嚮西希

○因圈駕外尚余周鼎年六七卷未有所掃蓋先是二甲三甲
卷皆陳手自判定封實他兩商弘載至以兩甲既皆定因判
六卷之外封白頭等予所親見也俄頃王抑菴拉陳至戶外
附耳數語陳倉皇入內索所旨六七卷者即得首卷喜而入
頗聞此卷始得柯狀元潛而初三卷內模出一卷則具隱也
○祥符民家海景泰初後募戍邊母病于家婦徐氏到股舁之
即愈后復病婦擣于空祈玄帝佑之願進香武當以謝姑即
妙神予丹一粒吞之既寤復愈及夫還語之故夫與母偕往
至南岩官徐始言向姑危切時妾實請捐軀代姑今當知約
姑與夫愕然方止之宛轉已不見徐乃潛至飛昇臺傍隱身
乃切之崖危鞋崖畔以示不見者中鬼不獲見鞋始悟而
已俄而母與夫持香上金殿遙見一人在殿下拜引徐徐
駭問之餘言方噴体而下忽應帝擁持之不亦已在此也遊

同昇其孝感明烈如此

○景泰中四明袁中微嘗謂白布政主曰子國非我浙藩人也王都御史于尚書何不退白問何為曰王面既色其名曰滙血頭于双目常上視其名曰望刀服保定伯梁瑄都御史王來歸自湖貴過濟寧見王馬坦曰吾行面與曰奚為面君不可行也二公大詬之已而中道得旨還鎮乃厚遺焉年戶部常為予言驢坭并能言其人性情心術某君子某小人往往皆中若鬼魅然究其所由則惟以五行立命推為韓都御史坐事被收江西術者周季尤曰此都御史官也及左遷按察司人復以為問曰此都御史官也其預言石氏之禍尤驗矣景瓚占命聞京師至山東謂陸布政瑜曰刑部刑尚書休矣公宜促裝代之已而果然景瓚館錢翰林原清家厚清酷好談星掌中夜相對細推景瓚被酒言公五十左右得金帶不

可受倘一得之明早便當遠行矣原清不亮怒而推之昨聞原清有調外之命則此說又偶中矣聞景瓚所占不皆中凡此偶中則亦甚奇也

○景泰欲易太子恐文武大臣不從先咬其左右初閣下諸士各賜金五十兩銀倍之陳縉輩惟知感恩遂以太子為可易於是假以外條陳奏謀易太子乃會文武羣臣設其可否有執以為不可者即以利害休之先一人敢異辭于是擇日立之即以官僚美秩付之閣下任其所取文武大臣与者十七八自公孤而下數十人為太保者十人名位之濫一至於此惟吳等侍郎四五人不与一易之后人情憤然不平食其利者揚上自以為榮幸不知其非善后之計也已而天道一还尺草无遺因而譴謫者亦多回視不与者及有魏焉榮辱相尋如此士之立身不可不審也 天順日錄

○太子太師鎮遠侯柳溥加太子太傅少傅吏部尚書主直少傅禮部尚書胡濙并兼太子太師少保戶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陳循少保工部尚書東閣大學士高穀少保兵部尚書于謙并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王文吏部尚書王翱兵部尚書儀銘刑部尚書俞士悅都察院左都御史楊善並加太子太保工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江淵戶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貴族禮部右侍郎王一寧並加太子少保翰林學士商輅兼左春坊大學士 立齋閑錄

○黃瑤廣西思恩府人上世皆土官弟瑯以世嫡為思恩府瑤亦以捍禦功累遷廣西都指揮使中澤州有八年軍民畏服賊不敢犯瑤景泰二年八月一夕瑯所部民兵四五千包圍其府黎明執瑯并二子家人頭目數其貪虐之罪幽囚府監二日并其父子俱殺之瑤且奪嫡陰主其謀乃使其子

顯景陽以其事聞于官若欲為伸理者已而總撫刑部侍郎李棠繼兵部督僉事武毅并發其情罪付獄究治坐當死瑤遣人赴京先賂用事者乃具奏請立見濟為東宮下禮部會多官議復本如所請瑤遂景泰三年五月初二日

太赦原免復職已而陞都督充恭將棠因此致仕 立齋閑錄

○英宗復登坐位時瑤已死移棺瘞屍以示懲戒 壬午易立之詔就下何文淵嘗告人曰詔語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既歸里又屢以告部邑親親人皆知之天順改元鄉人同慶文淵必及禍謂在旦夕一日迎報陳都御史將至邑人益驚未幾至者蓋廣東陳副使便道還家以都憲改職誤傳云 水東日記

○今製東宮宦官多襲古如廢子洗馬是也景泰間劉主靜陞洗馬兵部侍郎王偉戲曰先生一日洗我馬主靜應聲答曰

大司馬洗得乾淨少司馬尚洗不乾淨帝聞之慨然怒主靜
與李克述同座庶子劉宣化獻謂主靜曰中人皆假庶子先
生真庶子蓋主靜庶子聞之默然以谷 瑛綴錄

○景太三年四月十日獨石都督孫安奏墩軍言永樂年來每
墩有預備余糧二石柴水一月遇警食用乞如例金葉裹時
為戶部有未審有先事例查行宣府守臣亦云查死見行近
閱募修舊冊內永樂十年七月十二日已時提兵官武安侯
欽奏

勅書各處烟墩務要增築高厚於烟墩上收貯五個月糧食米
薪并置藥弩于上於烟墩傍開井七外包圍烟墩相平使
外面望之只是一個烟墩不知其中有井務要堅厚勿致塌
塌欽此事與鄧鎮交易銀兩事頗類但墩傍開井一事本准
行至今元能行之者不知當時武安曾覆奏否

○訓導吾象景泰中應薄至京以憂言邊事兵部奏宜邊用而
在邊久不得支俸請于吏部項侍郎曰是官據我兵部者何
與之尚書王公曰官必有俸自漢與之俸竟亦其能與也豫
私計侍郎尚然尚書于公當何如然不得已乃以請于兵部
于公見公憤慨然曰奈何使應聘士至此遽與在狀諸公所
存不同如此

○景泰間 朝廷銳意欲修續通鑑綱目竹俟志書完日開館
時諸閣老乘間詆訾本院官急緩完期不可必因薦所和於是
丁恭叔理等皆被召拜大年教授扶病入館退食林下從宿
而死其中病如章主事詠志如劉治中吳劉宣化因訊之曰
生老病死苦史館脩夫一日丁恭叔與宋尚書懷尚氣失色
忿言於館中陳縉應連成一詩云恭叔丁公性太剛宋卿凌
慢亦難當亂將毒手拋青史故發陰言污玉堂同輩有情難

功解外郎无禮便傳揚不知班馬韓歐曾為修書開機
明日二人聞之悔恨自解謝曰毋更貽斯文矣也識者以是
知以善舉冠元成蓋執筆者多非其人也 瑛綴錄

○景太中劉李士儼與南畿秋試取江陰徐泰為解首泰本富
室或以為有私高閣老乃請覆試 上不可比泰赴札闕
中旨特詔南畿五經魁入禁中秋試陳閱老徐步規五士文
查至泰微言曰仍應以此卷為首亦不知其識泰否也此拆
封其次一與原第符合乃仍賜泰為解元劉公初大不平欲
扣關力為追覆試乃已劉后沒有司議謚亦以此事謚曰文
介為初高之請以于尚書王都御史二子不第乘以此為之
地耳既而 朝廷詢其意特命以二子登科時目為
欽賜奉人 野史

○長洲民楊芳景太中嘗以十事上巡撫都御史其初稅額
以為古者井田養民而秦廢之漢初輕田租十五而稅一文
景三十而稅一光武初行十一之稅后三十而稅一晉隋和
公收二升五季錢氏以兩浙八三升宋王方贊均兩浙田八
一斗元耶律楚材定天下田稅上田八三升中田二升五合
下田二升水田五升我 朝天下田租畝三升五升三合五
合蘇松后因籍沒依私租額起稅有四五斗七八斗至一石
者蘇在元糧三十六萬張氏百萬今二百七十余萬矣

○景大中盛 奏旌褒地方死節之臣以浙江都指揮脫綱食
事王晟為首蓋兩人皆有美能之者又其死繇出倉卒處出
慘酷最灼灼在人耳目也后數月偶得御史林廷孝按兩浙
時制事某亦以兩人為奉何必要我輩著邪會一奏極陳
林檢討刑讓一奏首有前次 勅書不具迎復
上皇之意一言真為安錄戶科給事中李侃等 奏內亦有

舜孝弟之一說報 旨以爲誠朕者也其處將擬禮部累有
旨奏迎復畢上多以肅情多詐爲言將抵居庸一奏始得
旨羣臣同禮部議迎復儀注兵部提議戎議防變方略輿情甚欣
慰朝下多官集會說所都御史王文忽厲聲曰來孰以爲來
耶懸虜豈誠真不索金帛必索地有許多事在孰以爲來邪
中素畏文聞此皆相傾傾言武弁有趨出門去者矣既而
少保于公言防變方畧則在我與提戎如是而退盛竊虜儀
注之說由此而寢心甚憤鬱比午造禮部問焉尚書胡公使
容言儀注已送內閣看夫王一人言豈可憑但彼欲如是言
且姑任其言何能與办乃知老臣處事自有定抗而其量亦
非后生可及也當時會奏多吏部王公筆皆六部都察院通
政司大理寺六科掌科官連署然主意皆出二老胡公集爲
三法司所憎云耳禮部事當 奏即自首吏部說覆不果行

乃知此事不約而自同固出于人心士論之公豈亦思義
烈足以感動夫人也歟

○獨石恭將黃瑄往日言少嘗逮事武安侯鄭亨陽武侯薛祿
兩提戎如斯人今皆不可復得也武安治大同極有威嚴前
河一出街頭狗豕皆走避之瑄所目擊當時人亦大異此事
不謂神祠控騎馬過城隍廟前則率手曰大哥好照顧余寺
規祠宇亦不顧也陽武梁拙石降慶諸城躬勤奉養軍中肅
然不毫髮科擢尋以病還朝繼之者修武沈清則貪濁之風
作矣瑄故予部將也頗有廉聲將畧亦優等蓋前輩者云
○景太中一時多兩正官如吏部王直何文淵王翔禮部胡濙
楊寧兵部于謙儀都察院陳鑑王文繼王翔國子監劉絃
陳詢太常尚寶皆然天順初諸司當事多武臣內閣則武少
保矣自郎署至閣老劉崇基山方面入爲大司成也

○景太間高少保先生以陳芳洲先生使見寇任乃疏請內閣
增人矣欲援知已自助意屬錢原濟方私託商先生蘇之良
及不應高曰商公如何商先生曰再看殊不知二公素不相
得如水火然及疏下內閣推奉芳洲曰疏中有云不拘繫劇
衙門則三法司亦可奉若然則吾所知者尙惟植也意實不
在肖特以沮錢耳高先生遂改奉王千之先生又所以沮肖
於是千之遂有入閣之命后千之深服芳洲之識量而甚不
足高之狹隘竟用不合時旨高先生自造敵然于之好惡固
不私也 瑣綴錄

○景太間 朝廷命揭纂修官職名于文華殿壁時命中貴諸
館修書或取稿

御覽每遇上林南苑進時新果品輒 頒賜館中多至五六籠
旋報閣老同行禮畢乃啓其封品分以帑之又嘗賜燒猪燕

羊上 宴旁于東閣皆沾醉直幸与被其菜豈一時
恩意動渥前此元有也 瑣綴錄

○景太五年御史鍾同郎中張倫合奏復正東宮下獄時兵部
進士楊集以書上于謙畧曰奸人黃瑄進易儲之說以迎合
上意本爲脫死之計耳公寺國家社乃忠官僚之賞而略不思
所以善后乎脫二人死杖下而公坐享高第奈清設何謙以
書責黃文占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胆氣當進一級處之
遂出知安州集常熟人字浩然我朝進士選知州始此瑄繼
○景太間南京夾岡門外娶婦及門甫婦入空輜也婿家疑爲
所賺詎于有司拘昇夫及後青柳之束証云婦已登輜矣法
司不能決乃令備求之得之黃塚中問之婦云中途歇輜二
人掖吾入門時予已昏然且有物蔽面不知其詳至天明始
覺在林叢中耳古人有胭脂怨怪記現以事知其不始終

孤樹叢談卷之六

景由帝之下

○纂修東宇通志館中諸公曰君不至或失朝者有之閣老乃今閣門吏每晨令後其振到否揭不至者敗名于東閣上芳洲因揭一對云朝系未振而聖面有軍時纂述不來奈史館書死成日人以爲得斯文相規休 瑣錄

○景泰中初簡震宇通志于其父凡例一筆記穆方與勝等竊以爲此書也宋倫安之物未可爲法况此書初爲四六談今欲誠益代混一之書酒要有實軍國有益勸戒如地簡道里戶口之類皆未可闕必求樂中志善凡例而益之可也主議者其或未之思乎近嘗以請于翰林友人則曰當時亦有以戶口爲言者大和陳先生執說不從曰此非造冊冊子何用戶口即后聞此書竟以舉廢狀元之名可厭而改爲之矣夫狀元乃不問矣否固已下風猶其人何如耳此非科舉錄何爲而詳列進士之名又何爲一一而書狀元豈無死議其亦類乎愚也己

○翰林院侍講刻定之爲澤言臣頃自去以來夷狄之禍未有甚于今日也古者如晉懷戚之陷于匈奴宋徽宗之陷于女真皆因邊塞外破藩鎮內潰救援不及播遷死所然後有蒙塵之禍未有若今日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奉

上皇至于漠外委以瓦剌肯也至于晉宋既遷此禍之危元帝繼統高宗嗣耶皆會奔散都偏安一隅然尚能奮旌義之勢以禦方張之敵使刻懼石勒欽其虐而不侵梓官常后因其請和而來帝未有若今日也生乘勝入寇直抵京城奉上皇以未而天下之大數十萬之衆既不能奮武以破敵又不能均和以迎

傾聽其自來又听其自去者也蓋國勢之弱久矣雖非陛下所能振使之強然豈不思其自強之行而力行之乎臣

先知時敗陳所見以俟所擇 其曰戰陳臣現昨者之戰但知開營堅壁假托持重之說而不能出奇以收勝捷之功甚至前隊敗而后隊不救左哨出而右哨不隨宜倣效珍吳陳兄弟三疊頤之法前一行刀桶陣伏以俟其陣稍後一行驍兵弓矢其陣最前敵至得互相倚恃迭為救援又廣騎之來奔騰蕩定必首刀斧以制之昔郭子以破安祿山胡騎用八千人執長刀始牆而進韓世忠破兀朮于烏用五百人執長斧上研人留下騎馬足由山言一 刀斧之揮奮便捷優于大槍之遲復又超也其二曰守禦昨者茶刺后廟守禦既不能禦所入又不能過勇之出名爲開塞失則退涂蓋兵士寒弱亭障缺敗蹊蹙深非明夕之積也今宜增

兵士結守障塞蹊蹙如古者每境分守因其地也則縱橫壘名爲地經因其水泉則遇必停蓋號曰水厓或受慎而即以制奔突或募招土軍以助官軍其三曰遣使夫通使之職欲其內蘊忠信之心外有言語之才昔漢文帝遣陸賈使南越用能屈趙佗之膝以去僭号宋仁宗遣富弼使契丹用能結華夷之盟以息戰爭若賈弼者所仁蘊忠信而能言語者也今官用文武皆臣修正使之誤今適敏者爲之介紹錄其動靜言語纖悉必奏回日以

問庶乎不致招集起戎矣其四曰臣胡往年以來降胡皆留居京師授以官職給以食俸矣夫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故昨者或衝破開塞奔掃故土或乘伺機便乘機而前今宜非六年聚集之際徙徙其中遠居南土禁其種落不許自相婚嫁更其衣服不許仍遵夷俗或以爲兵使與番中國之兵部互相

難以率制之或以為民使與吾中國之民相親以崇化
之庶可者全俸之給咸清曉之等其五日錄兵臣現向者
士受采布于公門而納月錢于私室于是乎不習攻戰
之法足不習坐作進退之宜目不識旗幟之色耳不聞金鼓
之音但見其或負販貨財以望商或習李技藝以為工而工
商之所得僅以補月錢之費蓋民膏而兵之氣力皆變為金
銀以惠奸宄一旦率以臨敵如驅牛羊以當虎狼幾何不敗
哉今宜痛革明錢之弊作新操練之政將帥有踵旧弊而不
改者誅之可也急於新政而不務者降之可也士卒練習既久
拔其勇銳者汰其罷軟者操實有厚薄實用亦可節於未
六曰撫民夫莽兵之費既出於民而兵敗之禍民蒙其害始
也出費而終也蒙害民其何辜乎夫民則邦本固也夷夷外
侵而邦本內固此保國未世之良術也其七日博博夫天生
將才豈草在將明賈續倫倫之大而漢賴以王被禍禍到之
人而秦賴以伯至於趙括者豈非趙奢之子然趙奢自是
王商者豈非王翦之孫然孫項于項羽今國家用將有出年
將門之中者若石亨楊洪是也有出于將門之外者若于謙
楊善是也然將能知將令其各率所知不拘門地或以勇力
或以計策其餘公卿亦令各率所知量能而任之將防由此
而免失其八曰賞罰夫有兵將也將非賞罰无以將其兵
非賞罰死以將其將昨老遺石亨于謙等將兵禦虜未聞其
權陷腥膻迎回空輅但迭為勝負互相殺傷而已雖不足藉
亦不足賞也今石自伯爵為侯爵謙由二品陞一品夫天下
之八未聞其功而但見其賞豈不忠臣義士之心乎賞
之高恢復也所恃者諸葛亮宋之高恢復也所恃者張俊
人皆中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
人皆中義素著功業久立及至街亭之戰不勝而亮降

之爭符離之役未捷而俊解都之戰待收後勢乃復前官
宜使事等但居其職勿受新陞以崇職之節以作懷敵之氣
他日助名振而爵賞加亦何晚乎夫既與不忍奮者姑息之
政也既進而不肯退者患失之心也上不行姑息之政下不
懷患失之心則治平可計日而望矣至于昨日有臨陣而死
者有奔闕而生者亦宜急加賞賜庶幾恩及卑賤而人知所
勸法行貴近而人知所戒矣其九曰議政事寢不行夫人
今大臣入內議政事寢不行夫人
凡政事有早朝未及決者宜日
奏于前官官察其邪正而加糾彈史官書其言動以示勸懲
陛下進而行則決于万机也益以熱而察于百官也益以明至
政益新
天命益隆矣其十日德李夫人主之
可察在直仁知天地大則可要羣生勇如雷霆之斷則可以
收威柄故中庸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而矣相司馬
光之告其君仁宗英宗神宗皆以仁明武為言光之所謂仁
明武即中庸之所謂知仁勇也然豈可以易而能哉必本
于李矣成湯之聖李于伊尹武王之聖訪于箕子會稽聖帝
明王全由天資不假李力然五經諸史之博儒生且未易
編而況于入主臣謂經莫要于尚書春秋史矣正于通鑑綱
目陛下宜留心焉不結想其善而避其惡也夫善善惡而
觀之則於為君也既知禹湯文武之所以興又知桀紂幽房
之所以亡而趨避審矣於取內臣也既知有呂強張承業之
忠又知有仇士良陳洪志之惡於取外臣也既知有賈黃中
村之良又知有李林甫楊國忠之奸而用舍當矣其為仁知
勇之助豈不大哉

○景泰五年春精靈恒陰詔求直言御史鍾公同手疏請
朝兩宮優太子未上以示都御史劉廣衡上之鍾不聽

易教語竟上之

詔朝廷集議章恭毅公時為儀制郎中方具封事欲發遂意入
奏其疏大意亦言二事與鍾類五月甲辰已曠時

奏入 帝讀畢大怒目已曠官門局乃傳旨自泉常中出

命錦衣衛即時逮捕入獄明日加訊死所謂又明大施慘掠已

兄完膚碎連鐘公即逃置對復下苛拷迫令服通南內皆不

服乃用炮烙之刑又不伏更益勞治酷敵必致死今天鼠

雨沙乃今禁錮獄終身大理少卿廖公莊在憂中亦上疏言

後諸事

帝怒命伺服閔治之既而 陛見於 朝堂大杖上之八十

死而止既為定光城驛承因是命 衛封巨梃六棒六壯

卒就獄中痛杖鍾章二公各一百每五杖易手鍾公尤瘠杖

至三十已僵不動杖畢填之乃懸中以身野入獄又禁中不

與酒既而三人皆不死

○景泰甲戌廷試第一甲孫美面黑徐溥面白徐驥面黃時謂

鐵狀元見榜眼金探花 瑄錄景

○景泰五年五月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奏為直言安國事上

下禮部會同議官議同使告禮部務期各官公平復正

東宮時儀制郎中章綸建言前事當時章綸同筆送獄明年八

月十七日為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朝見被擊本月十八日

早該錦衣衛指揮同知單旺等傳奉將綸同各打一百藤棍

本月二十二日同奉于獄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英宗皇帝復位什綸禮部右侍郎時益生葉華辦事官阮子平

奏請追封鍾同官本年六月丙追封鍾同官寺左寺丞補其

長子國子監生

○是年七月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上疏勸

上朝

太上皇帝于南宮仍乞令羣臣於時節亦得朝見以慰

上皇之心及 皇姪猶子宜令親近儒臣誦經書以係人心以

回天意留中不出明年閏六月在以母喪赴京開給勘合八

月十七日早於西角門朝見有 旨這廝在南京十分死禮

錦衣衛牽去着夫打八十許擄送吏部去除除映西定羌驛

壁丞天順元年二月十三日命吏部取回復職因丁父憂奏

乞依制祭葬父母并錄所項所言奏疏以進俄迂南京禮部

侍郎改刑部侍郎 立齋錄

○劉忠愍公與予為辛丑進士正統四年予會憲山東至京師

時為講官留飲具論邊事將有后宋之患又二年為正統六

年召為大理寺少卿又二年為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

一即前四年所命邊事疏有詆訐崔臣語遂為所讎擠以死

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今

聖天子乃別白邪正誅滅權奸追贈公翰林李士加今謚遺宣

祭以少牢所褒恒禮儀光榮隆厚而公之名一日震耀天下

嗚呼自古以來鮮全節如公者天地間蓋不復見其明有以

快事幾于未然其忠欲以救事勢于將然其直氣正言至于

忤世奸死而不悔是蓋天与之以全節足以為人臣之大防

立万世之人紀矣類若予輩之庸碌不乞為輕重者何足道

哉又三年為景泰二年冬得公與張御史平書觀之追直平

生三復慨歎焉比以識于其後云薛瑄識 立齋錄

○解季士胡祭酒契好甚密一日同觀放進士榜解以胡不與

什目識之曰大大夫必得黃榜書名可耳胡笑曰彼固亦有

先倖得之盛時公卿其委蛇張弛氣象如此

○吳思庵先生談及殘李后進曰此韻府羣英秀小好於航耳航航吳中所謂夜航航接渡往來航中群生多人偶語紛紛蓋言其破碎摘裂之李祇足供談笑也

○國初孔廟城隍皆木主今雖太李亦皆以像為常不知其自何時始也豈亦流俗傳訛襲弊而然乎頗聞廣州城隍設木主景泰中太子太保左都御史今家宰王公易塑像云

○景泰丙子秋順天府鄉試以春坊大李士劉儼侍講李士昌原為主考官御史林鶚等監試是時少保戶部尚書兼文淵閣大李士陳循少保吏部尚書兼大李士王文俱在內閣循手瑛文子倫入試俱不與選循等論奏儼原等不公有旨令翰林并科道官覆考瑛倫文字當時遂以瑛等文章合格得特賜李人礼科給事中張寧劾奏循等罪狀乞加罷黜不報儼等

問罪還職未幾

景泰帝晏駕循等得罪

英皇發循銜領衛充軍文伏誅

憲廟登極二家遇恩宥子姪放還倫以字宗彞第丙戌進士

今為侍郎 立齋錄

○景泰間陳循王文之子會試不中二人以私情怒考官取人不公皆具奏考之不精欲殺考官朝廷不從乃已元順四年會試李于不中者俱怒考官有鼓其說者謂宜有弟議不中亦怒考官一李于遂奏考官校文顛倒宜正其罪

上見其所言疑而未定召賢問曰此李于奏考官弊何以處之賢對曰此乃私忿考官實元此弊如臣弟亦不中可見其公上意方回乃命礼部會翰林院考此李于驗其李多不能答題意且奏其狂妄遂枷于部前以示戒儆方息不然欲訴考

官者在車皆謂此李于曰若尔所作文字有疵不中是尔李力未至非命也若尔文字可取而不中乃命也不知安命可為士乎初亦有朝臣子弟不中者皆助此李于及見此事怒報然而媿矣 天順日錄

○景泰間用人多密訪于少保于謙時缺祭酒翰林徐有貞繼意補之以門生楊宜為少保內姻託為之請至于再四少保曲意從之因中使言于

上一日退朝宣少保至文華殿辟左右諭之曰徐有貞雖有詞華然其存心奸邪豈堪為祭酒若從汝用之將使后生秀才皆被他教壞了心術少保无所對惟叩頭謝而已退則汗出浹背左右遙聞祭酒之說而未悉有貞竟不得知遂與少保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果誣以重罪於殿

景皇帝之於用人審矣哉少保之子景瞻尹應天時嘗以告子

云 瑣錄

○盛京先高蘇人年二十餘任御史巡撫廣東時王公朝鎮守兩廣先高奏覈其失政 朝廷以大臣姑容之后以直諫

景帝肯下御言固是朕自資察逾二年稟考在京百辟朝臣陞家宰得行已志却以先高為輕浮少實降古田縣典史往辭都察院上長皆為惜之先高後容曰此去在景以為恕今止去景一字尚存史字雖是嚴譴言其曠達古田在萬山峯嶂中先高因賦詩云縣門如水尚嶄嶄租稅无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吟也无官長要逢迎後陞四川羅江縣知縣羅江亦乃山仍訟簡多暇韓都憲永熙謂曰王九臯不知人要安排足下宜除臨清車馬輕騎處使奔忙日夕不使低足下聞散之懷方是會安排也先高答一絕云才劣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對青山徐曹自有知人鑑一度移官一度聞諫之可

見其薄度之廟如兩詩得怨而不怒之意鄉宦中要如此人
豈不可得其政事之得休及適子攝畧不見抑鬱无聊陞知
府致政足跡不請府縣為府縣者皆不識其人此又其高處
非終日終進於出者之比也 客居新聞

○孫以忠蘇之長洲人世業素清翁性誠悃木質不習為誕一
日有郡吏管佑醉至其家遺所裝金百兩而去翁與妻發藏
之以埃已而管倉皇來迎謂曰得死金乎即持還之管有
分謝翁曰若利此還非本意也所酬一不受今翁年八十四
幾年九十子孫滿前登見四世豈天陰陽之報乎客居新聞
○景太丙子春兵部干少保病在告 朝廷諭旨內閣求一人
協同之時江淵先生在內閣毋為同事者沮抑弗克如志嘗
垂涎代于諸閣老窺知其意乘此謂之曰兵部任不輕非江
先生不可江慨然不辭乃屬商光生且擬內批于便室中仍

對江坐閣中少頃王千之先起入商所以指登臺中作江工
二字又作石兵二字即出商悟領之陳芳洲先生繼起如王
所指登臺書畢封完出置閣中卓上江竟不加省遂同商出
三人往陪什莫明日 旨出謂工部尚書石璞於兵部江補
工部江大志失望是年夏蒙宇通志成內閣先承密旨擬陞
總裁纂修寺官之秩時閣老皆成保傅止進兼官惟擬商先
生陞兵部尚書錢原溥自贊善兼檢討擬陞諭德兼侍講書
廷臣自編修擬進中允稿定屬商繕正商退錢華編修若誤
筆然芳洲欲改如初擬商言錢越中二級則兼官豈復陞
遂付王忱太監將進諸閣老下階御步王千之先生猶追送
出閣門耳語王忱曰諸提裁皆止進薦與商豈可惟陞亦須
從中倒商恬不知至期 手勅出商仍舊兵侍兼奉士加兼
太常寺卿乃燭不滿 明錄錄

○翰林院實隱細所居非雜流可與景太閣陳循等各奉所私
非進士出身者十將四五率皆委靡昏鈍浮薄之流無由而
退 上欲將通志重修頒行惟擇進士出身者此輩自知不
可居此托閣院達其意願補外職乃言于

上命吏部除之因其才而高下其秩無不自求翰林于是為之
一清 天順日錄

○初景太不豫國富貴者因起異謀李士王文與太監王誠謀
欲取喪王之子立為東宮其事漸泄既而景太病亟太監與
安諷羣臣請復立東宮會謂

上皇子固宜復之惟王文之意不在此閣下陳循輩亦知之然
因會議問李士肖 乃曰既退不可再贊始竟其有異謀也
文又對中曰今日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資益知上
必然明日早覲奏詞曰早選元良人皆曰此非復立之意

駕其說于石亨輩王文于議已遣人賁金牌勅符取喪王世
子去也即于十七日早帶兵入朝詣南掖請

上皇復位是景泰不朝已四日矣先一二日又駕其說于石亨
輩云景泰命太監張永幸行拿數人掌兵者其謀立

上皇中官吉祥將見輩白于 太后駕勅旨與章輩成此事遂
以為王文輩為大逆奸惡然王文初謀于議輩未必知亨輩
不過因于謙平日為提督軍務一切兵政專而行之事不得
遂其所私乃乘此機而扇之其餘皆因平日不足者而中傷
之未必皆知王文之初謀也況王文之謀其未發所以誅
戮者多非其罪乃曰臣昔拾命奉此大事以為社稷之功
上益信之極其報典之隆而亨等敢招權納賄擅作威福冒濫
官爵恣情妄為勢焰赫然天下寒心初徐有貞亦與迎
駕之謀特 命入閣有貞以陳循輩在前不得自專乃助亨除

去循董未幾有貞亦為亨所嫉而出之人以為天道好還不
意亨復速禍益見天道之好還矣 天順目錄

○景泰皇帝有疾都督張軫武清侯石亨太監曹吉祥以南城

之謀扣太常卿許彬曰此社稷功也雖然彬老矣元龍為

矣蓋孟之徐元王軾等說其言是月十四日會有貞貞曰

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為赤子故耳今天下死萬心謀

必在此時不知南城知此意否軾等曰兩日前有陰謀者有

貞貞必伺獲審報乃可悉說軾等又兩日夜會有貞言報得

矣計將安施有貞乃升屋懸赤龍象亟下附軾等時在今夕

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得聞已而軾云今虜騎薄都城奈

何有貞言正宜乘此以脩非常為名陰納兵入內誰不可者

軾首肯之復密語既倉皇以出有貞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

事成社稷之福不成家族之禍矣婦人不婦鬼遂往會軾亨

吉祥王驥揚善陳汝言等收諸門鑰夜四鼓聞長安門內兵

近千人宿衛官軍驚愕不知所為有出入者兵輒叱之有命

仍鎖諸門巨方一內外夾攻事去矣鎖迄有貞取鑰投水賣

并軾非莫為知時天色曉軾等惶惑有貞縣行軾顧謂曰

事當濟否有貞大言時至矣勿退薄南宮城門鉄鑰密扣不

應俄聞城中隱隱然有開門聲有貞等命取巨木架懸之數

十人牽撞城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戰垣上壞門啓

城中點無灯火軾等入見

上皇陛下出軌曰尔等合為僭伏合聲請

陛下登位乃呼兵士各與米兵士驚惧不敢幸有貞助挽以前

上皇登座有貞等又自挽以行忽天色昭明星月光輝

上皇顧問有貞等誰各對某官并有貞等前導密通傳事

既升奉天殿諸臣犹有在殿前者武士以椎欲擊有貞

上叱止時輔座尚在殿隅諸臣往推之至中

上止座鼓鐘鳴群臣入賀

景泰帝問鐘鼓聲問左右云千謫耶左右對曰

太上皇帝 景泰帝曰吁上做好

上既復位即日命有貞依舊左副都御史兼翰林寺士明日陞

兵部尚書掌內閣事三月封武功伯仍命兼華蓋殿大學士

堂文淵閣事蘇林小紀 立齊錄

○景泰八年正月十二日札部會內閣及文武羣臣設立東宮

事具奏不允十四日內閣陳德等招石亨東閣會本請復立

茂陵為皇太子亨對曰

上今有病休要激惱他又言少停慢上說話見得人多不曾說

得初 景泰帝有病羣臣不知其危劇本月十三夜石亨獨

蒙宣到 郊壇齋官榻前面受命代行礼親見知必難起於

是時有南城之訃十七日早四更時有郎中饒文至衛家文

素善張軾得之軾前日石松兵與循計較說道西邊病重

難起若請立東宮不如就請

太上皇復位可以得功賞要與循說循循不着却與徐有貞計

較已先要與陳季士說不謂說得本官回言陳季士往日在

人前說爾無功封侯此事如何與他說他見為首請立東宮

他得知西邊難起是的一久會集百官懇請

太上皇復位大車所謂必死功賞切不令知今幸只納內林典

兵柄者三五人密為之庶幾功勳有得權寵在已又與亨計

必須捏造異故方顯善舉功高此事在今日早移見陳德亦

免錄 立齊錄

○景泰八年春正月

上染疾免百官朝數日內外羣臣患之十有一日左都御史

維禎右副都徐有貞率一三道同百官于左順門外太監

與安自內出問曰若守何官答曰乃都御史五府六部掌工

官 全体不安謹求問安與安以指作十字謂病之為不過

十日耳歸曰若皆朝廷大臣耳目不能為社稷計日七傳聞

安耳中乃惶惶而退即日維禎同有貞集十三道御史曰

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中曰 儲皇一立無他患矣請早

立之二公喜曰斯說得矣象還道中作封事草其略曰

聖躬不寧五日未朝內外憂懼京民震恐蓋謂

儲皇未立以致如斯伏望

皇上早建元良正位東宮以正人心草呈堂二公是非錄於金

稿次日早具稿于

朝集文武羣臣石亨張軹張軌于謙王文胡漢楊善等柱左掖

門致允僉題維貞筆曰我更一字乃更建字為擇字更畢

笑曰五羣亦欲更也是日登正本進 奏十有三日本出恭

聖旨朕這幾日偶患寒疾是以不曾視朝待正月十七日

朝請擇元良一節雖惟報院達道皆勃上憂慮瑄與同官監察

御史錢進煥英同曰斯當復請未及札部尚書胡漢令一办

事官赴道限曰請立東宮事今本部會閣下及文武大小羣

臣於十七日待

上視朝令辭懇請令未報知會各瑄與瑄英不勝忻悅約曰若

上雨不可言等皆免冠叩頭瑄我乞還田里滿朝若是

上亦動心死乃不可會議于札部李士商轉主筆草奏其大略

曰天下者

太祖

太宗之天下傳之於

宣宗 陛下宣宗之子見深宣宗之孫以 祖父之天下傳之

於孫此乃古不易之常法稿成十五日登正本會僉姓氏與

空畧夏訛至十六日曉時方完是日先進題知本之具門開

矣中曰不先題知明日則伏進呈亦无害也徐有貞時常往

返石亨家莫知其故是日未末有貞自造亨家燃炮時方出

十七日四鼓時集于朝人人謹待

上出以期事濟頃之南城呼噪震地羣臣失色頃更鳴鐘鼓

上皇御極矣於是朝野騰懼以為復見太平本遂不進

旨下擒于謙王文等以其迎立外藩故也有貞等皆進爵有差

究迎立之迹死聞實可駭乃曰謀而未成于謙王文殺死幸

市商幣免還為民余從編戎伍有貞以已乃謀首功冠文武

論于

上前乃錫以奉天朝運推誠宣力封誥特進光祿太武功伯兼

東閣太學士亨一日引千戶盧旺彥敵二人侍於 文華殿

前 上問曰二人何人也亨對曰臣之心腹人也何為心腹

復對曰臣每有幾事與二人謀他人不知也如迎請

上時亦與斯二人謀乃特拜二人為指揮使自是求請无虛日

冒報功次陞六千余人 上甚厭之是日夕

上察迎立事愈无狀心頗見疑每詰亨及張軹曹吉祥等迎立

外藩之故對曰臣亦不知乃有貞向臣等言耳石曹二家事

崔恣肆无復畏忌死生予奪皆在其手士皆重足而立復其

敢遣視君子患焉有貞亦欲其過執每沮其謀互相排抑於

是文武二途矣成化改元修國史瑄詢史館未載其事瑄乃

身為目見故謹錄于斯以彰國史之公以脩修史者采焉浙

江按司副使曹城楊瑄識 立齋錄

○恩奉末在廷受擇君之志二張都督軹石武清曹楊瑄

曹太師吉祥則主復辟諫于許李士彬上許薦徐公有貞

人執徐議徐寬步乾文言時在今夕遂成取目之功徐燦
布士崔老領朝始凡批各制旨皆出閣臣後入宣寺手似
是徐復請徐閣閣臣人浸失崔噤徐追曹石私謂徐以事
不從去自陳請干

上徐復諫止每節縮與典益卿之會御史楊璠劾曹石中批令
銓書記道名曹石愈憾

上與徐尋人語曹石乃令小豎竊伏得之以聞

上上果驚疑實宜又之 上意既動曹石因造奏辭數朝政多
危語假給事中李秉勳名下之李時已丁艰去曹石以貌似
一人持奏接本小豎視其牘甚長言大人說何事有許多大
字其人不能堅視懸牌吏科給事中奏入明日朝命召其
人則亡之矣捕逮其意於射吏持一人示小豎曰非也昨
肥而解今瘠元彰乃復大搜獲張廷瑞以僞作游都下

者視其貌惟肖且吳語也取以入加掠亡狀後乃得李竟死
酷烈之下曹石因言此徐有負廷望使所容太州布衣馬士
權及其官某吏楊某其為之而赦其迹耳遂收四人及徐家
屬詔下獄加之酷烈益甚積死數四竟亡狀馬尤妻為曰今
欲吾三人何所承刑官曰徐有負欲作逆與汝三人同謀先
為此以惑 朝廷上崔顯建計謀其執筆作狀楊某書之
士崔大呼曰徐有負徐使

皇帝為堯舜之君令百姓為堯舜之民如此而不知其他刑
官不折獄竟不成公 承天門災徐遂得什誦金齒 縣紀
○景皇帝八年正月病久不升朝外議稍藉 王蒙宰直與諸
大臣請舊太子其 監同

太上還大內議畢其本時正月十四日以灯假有妨候十六日
早進其意留于礼部尚書姚崇等諸臣中有一人泄其謀其

貪功喜事甚曹石諸人知之遂亟造謀先於十五夜部聚
定至四鼓斬閣而入亦有內應者遂成南城之計而前諸臣
之議始寢耳

英宗既復辟雖賞諸人之功而恒不悅以其有輕 朝廷之心
後皆不得其終成化初姚為家室嘗以稿出示郎中陸果且
曰朝廷本元事但庸人自擾之燕亦无迎舊之謀特以此誣
于謙輩死耳果向為予言如此 寓園雜記

○洪武中大臣為三公者皆開國功臣三孤亦无備員如劉伯
溫汪廣洋等封伯爵而不以公孤加之其慎重可知矣水寨
中惟姚廣孝為少師洪熙宣德間大臣為三孤者亦不過
忠定公義夏忠靖公原吉黃忠宣公福黃文簡公淮叔人而
已正統中為三孤者內閣三楊公而已至景泰中有以少傳
兼太子少師以少保兼太子太傅以太子太保兼尚書都御

史以太子少師少傅少保兼侍郎副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
又有尚書侍郎兼詹事府詹事寺官公孤少在朝不下二
十三員內尚書每部二員侍郎每部三四員都御史員數又
有甚焉名爵之濫未有甚于此時者故當時諺曰朝朝降
保一部兩尚書侍郎都御史多似柳穿魚一作賤似耿山猪
菽園雜記

○夾棍之刑惟錦衣衛則有亦設而不作景泰二年巡按御史
趙縉公行賄賂藉此以旧制人口匠作不諳其制縉自教為
縉終以貪酷去官流毒不已遂為常刑三十年前官司杖人
惟用荆柳或加皮鞭故罪易受後稍用竹篦一篦之重不过
三四兩自成化十九年一巡官忽有銅黃之制重達二斤用
以側研之名之曰研致獄中之人罪无輕重受研者多死至
今諸司往往效之刑具之重至此 寓園雜記

○太上皇居延安宮 景帝久不朝給事中吳江徐基請
見遂進離間之謀 景帝惡其言納為遠衛知事

太上復位被支解天下快之 同上

○景皇帝信任于公方等召入以備奏授之公叩頭認罪

上曰吾自知卿勿憾也公既出傳下堂迎問曰今日

聖諭為某事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不是處道

弟當面言之未敢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視局

蹉无地君臣相与如此誰得而問之此于公所以成安

社稷之功也 救國雜記

○夷人黨護族類固其習性同然而回回尤甚嘗聞景太開京

師臨福寺落成縱民入觀寺僧方集殿上一回忽持斧上

殿殺僧二人傷者三三人即時執送法司鞠問云見寺中新

作輪藏其下推轉者皆刻我教門人像憫其經年推運辛苦

是以讎而殺之无別故也奏聞

上命斬于市予謂斯人之冒犯刑辟固出甚愚然其義氣所發

雖死不顧中國之人一遇利害主有捨其類以自全者較之

斯人之激于義而蔽于愚其可哀憐也哉 同上

附錄

○景泰間錦川畢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識

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潘忠諸公為一時達

官顯人過杭者皆禮重之其名傳于遐邇英西歲值大比兩

廣湖湘山西雲南皆以校文來聘大年以老而廢不就辭以

疾兼以詩謝之云名藩較藝選徵書使者頻煩走傳車老大

難遵太行路平生厭食武昌魚五羊城古仙遊遠八桂霜寒

木葉疎寄与青雲舊知己具因辭賦薦相如不就雲南之聘

景泰六年徵詣翰林脩史竟以疾卒于京師族師初大生

言王抑庵家宰求錢塘戴文進公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

昼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无遺賢矣此言頗聞于抑庵大

年病不起以詩投抑庵云鏡中白髮難銑我湖上青山欲待

誰抑庵見詩曰彼欲吾志其墓耳及大年卒抑庵遂為志其

墓人以是知抑庵之德不可及 卷塘詩話

○景泰三年奸臣建請易儲之說事下裁議林莊敏公聰時在

刑科首言 皇太子无过不可易憤激不肯署名事不能進

而人諒其忠未幾廷吏部退法未嘗或私有徇者輒指斥改

易至屢疏劾之必置諸理而後已當事者雖外示敬憚而中

實忌之嗾御史劾聰甥為教官因聰言得善地文致其罪以

車擅退法當死大臣嘗連名累奏請次及孔部尚書胡濙

曰林聰至死耶如公論何即移疾不出

朝廷遣問之濙曰本无疾聞林聰被害心怖不安

帝始知聰為人所誣竟未減左迂國子李平成化間歷官右

都御史掌南京院事先是為都察者能制十三道遇事規避

无所言以悅權倖士大夫殊不直之及聰管院事道中時有所

彈劾當事者厭之謂聰不能鈴其屬聰曰已既不言而又過

人使不言誠非聰所能也 近代名臣錄

孤獨裏談卷之七

英宗中 天順紀元

○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聖上復位當日筆于謙王文第二日拿項文耀開父喪未起錦水衛皆打一百第三日陳循蕭欽商賈俞士悅江淵王儒古輔丁登沈敬等受官問皆打二十擬謀逆重罪奉

聖旨道監著內臣王誠舒良王權者十四五人皆擬重罪陞副都御史徐有貞為兵部尚書太監寺卿蕭欽如禮部右侍郎勅朕居南城今既七年心已忘于天下不幸奸臣謀逆武清侯石亨等能機謀變富中義奉敵朕復正位功在社稷進封為忠國公食祿一千五百石右都督張軌為太平侯食祿一千三百石張軌為敘侯都御史楊善為具濟伯食祿一千二百

石俱子孫世襲如 勅奉行 立為錄

○正月二十二日

聖旨于謙王文舒良王誠張永王勤命法度本當凌遲從輕決了罷家下人口免死充軍家小為奴着隨舊住家財入官陳循江淵俞士悅項文耀免死發口外未遠充軍家小隨住自鉅商裕王偉古輔丁登原籍為民欽此天順元年正月二十六日都察院右都御史肖維禎等於奉天門欽奉

聖旨于謙王文結同內賊王誠舒良張永王勤等構成邪謀迎景泰篡易儲依阿從違廢黜正后內外奸朋紊亂朝政擅奪兵權將軍國大事都壞了近因 景泰帝名有疾不能臨朝視政這厮每自知罪惡深重恐朕不容因共謀為不軌糾合心腹都督范廣等要將總兵官等擒殺迎立外藩以圖篡劫搖 社稷其一賊奸臣蕭欽陳循肖維禎項文耀江淵俞士

王偉古輔丁登商賈亦各謀密知前謀不行發卒及朕復位這厮每奸謀節次敗露已將于謙王文王誠舒良張永王勤處以極刑藉沒家產成丁男子俱發充軍仍將其餘奸黨陳循等發口外未遠充軍後及原籍為民了論這厮每商危宗社的情理劣究極惡本當族滅如今

上天好生之德都從輕恕置了今內外的官務要竭誠忠奉公守法以保身家不許以這厮每朋奸亂政違了必誅不饒恁都察院便出榜曉諭多知道欽此 立為錄

○天順元年二月初六日奉

聖旨軒輊陞刑部尚書劉廣衡刑部左侍郎李賓調大理寺卿李秉調南直隸管糧儲張鳳調南京戶部薛希璉調南京刑部肖維禎調南京都察院外奏調南京禮部宋調兵部鄭太李敏孟鑑張肅沈真張廣孫元補張純楊寧張敏王驥富弼

昂謀福來憚程南云蔡襄驍懷姜勝都着佐仕列本道張肅一晉京倉糧儲并通州糧儲翰林院便儒勅書著人誦馬裏去欽此 同上

○上復寶位二三日間諸文武首功之臣列侍文華殿

上喜見肩宇呼諸臣曰弟上好矣矣夫事固無預弟小人壞之耳諸臣默然時都督劉深亦帶刀在侍果亦以復位功進左都督復充總兵官掛征蠻將軍印來廣西為盛偶及此其語尤詳嗚呼

上之德堯舜之德也敢不有記 水東日記

○予嘗謂已巳北狩一事大臣中持論不同本明白可知而或隱或見予頗自負以為知之真內惟與安一人似味報施以其全首領死備下也今日偶王懷舍人語頗不合陳言曰當時內非與安外非于少保等持命之堅必與屏然以堪

之激之則天旋地轉不可得也。更亦主一說。必非正論。亦與之。亦陳。笑曰。且安。受佛戒。當命沉香童子。粉其骨。作摩訶。充供。此豈其報歟。

○丁丑易儲召襄王。以首謀。迄今紛。上大夫易儲事。一時君臣不得逃。議召襄。則云。无之于王。不得无罪。弟。仍不赦。法耳。既赴東市。子弟言。前日。內外軍馬。悉在吾掌中。天下八十萬精兵。任吾用。吾不友。今日。一庭秀才。乃友耶。王語尤傲。揭然。至之功。非于死也。野記。

○丁丑承天門災。岳編脩正革詔罪已。甚至寶石相謂。言好和。蒙蔽不謂。我曹抑不謂。徐有貞乎。諸子。

上上命挾岳。百下謫成。廣州室。戶財產。悉賜。指。揮。李。鋒。傳。肯。自。往。巡。岳。門。檢。括。手。及。家人。出門。一一。搜。驗。皆。辱。待。之。果。哉。上。宥。岳。得。還。適。鐸。得。罪。

上曰。李鋒家產。不。是。岳。正。物。可。悉。取。還。之。岳。乃。以。鐸。門。搜。括。如。譯。亦。復。昔。怨。初。岳。為。儒。臣。貴。光。幾。何。鐸。奏。稟。不。肯。皆。歸。于。岳。上。復。加。汚。足。鐸。婦。女。出門。亦。加。漢。索。尤。怪。既。辱。焉。同上。

○孫御史鼎吉。安人天順初。提李南畿。生徒。誠。服。所。歷。戒。毋。侯。近。舟。行。比。李。舍。傍。數。夫。有。小。輿。伴。入。光。如。著。師。弟子。既。集。便。闔。門。誠。之。試。文。不。以。宮。端。題。數。百。隨。閱。隨。差。次。之。比。畢。諸。生。猶。在。堂。而。已。發。文。案。私。請。自。无。所。入。有。過。者。未。始。輕。答。惟。自。訟。格。其。心。而。大。矣。者。必。黜。一日。庭。中。橫。幾。命。摘。與。諸。上。同。曉。人。一枚。一。士。輒。取。二。枚。問。之。曰。將。遺。母。孫。太。稱。第。本。摘。益。下。之。其。後。乃。得。天。台。陳。庭。大。略。相。以。二。君。江。南。士。人。人。主。誦。之。同上。

○太祖留心。李校尉。監。教。術。尤。為。嚴。密。司。成。亦。愛。得。之。今。愛。卿。李。公。時。勉。以。耳。目。相。入。又。其。忠。節。震。卿。耳。同上。

○英宗以表道李稱。薛文清公。後。未。知。吳。與。趙。陳。蔡。章。蔡。等。李。山西。石。其。人。鮮。知。後。秋。丘。相。等。文。李。陽。文。貞。公。後。徐。徐。武。政。事。在。各。等。冬。有。若。世。不。可。悉。述。而。評。且。有。所。不。敢。也。即。此。所。徵。道。李。惟。文。清。誠。為。之。餘。不。暇。方。人。也。要。之。

相宗時。人物。不。樹。門。戶。而。各。錄。之。極。千。載。自。有。律。度。軍。衛。忠。義。之。節。前。后。所。出。者。扶。持。宇。宙。萬。古。一。日。耳。野記。

○天順初。石。亨。竊。權。稍。見。偏。近。欲。免。死。計。其。門。客。謝。昭。者。做。張。醫。教。蔡。京。招。龜。山。牧。事。教。以。徵。臨。川。處。士。吳。與。蜀。以。收。主。望。至。朝。廷。遇。以。重。札。權。貴。宦。寺。公。卿。士。夫。皆。在。候。之。初。相。見。時。官。死。尊。卑。為。稱。大。夫。既。而。見。勢。要。者。皆。迎。接。踰。禮。見。進。士。以下。止。稱。秀才。或。不。送。出。門。而。受。中。書。差。要。厚。照。照。造。門。拜。謝。又。籍。朝。紳。各。刺。為。一。帙。語。人。曰。傳。諸。子。孫。見。一。時。之。榮。識。者。鄙。之。時。予。独。不。往。見。一。日。予。同。丘。仲。深。送。玉。堂。當。旋。

會。詳。詰。李。文。達。所。適。與。孫。先。札。予。見。其。戴。大。頂。瀾。簪。棕。帽。遂。咨。以。下。李。上。達。之。妙。不。能。條。析。但。謂。且。莫。就。上。章。之。妙。只。說。下。李。事。文。達。頗。予。哂。曰。老。先。生。亦。記。註。不。得。與。弱。支。離。出。達。文。本。呈。來。達。良。久。起。身。為。致。辭。狀。予。亦。起。立。與。弱。支。離。曰。太。人。先。出。吾。有。私。話。與。先。生。商。量。予。揖。出。門。別。文。達。其。徒。黃。順。中。復。送。數。步。予。卻。立。謂。之。曰。棕。帽。非。士。服。矣。先。生。何。為。爾。順。中。曰。應。曰。耳。予。又。曰。公。事。則。公。言。之。私。事。則。不。可。言。況。處。士。可。語。私。事。于。宰。相。前。乎。順。中。曰。非。他。私。事。只。敬。去。就。耳。予。曰。去。就。當。自。決。豈。可。求。決。于。宰。相。順。中。曰。吳。先。生。朝。廷。授。以。諭。德。不。允。其。辭。意。得。李。先。生。終。後。把。作。傳。言。可。就。故。未。問。耳。予。曰。把。作。得。佳。否。亦。豈。李。先。生。所。能。預。料。當。自。決。才。力。何。如。耳。然。予。適。見。吳。先。生。所。述。白。六。事。皆。經。生。之。恒。談。无。大。裨。于。治。教。且。詞。語。繁。李。術。可。知。不。若。其。終。隱。隱。之。文。

他日突不副名貽笑斯文順中曰諒不可自以是與獨子辭
婦既歸吟弄故態人有訛以一絕云假不假兮真不真若
豈氣象好難親不父東皇皇天子猶自循上善壽人他日
於菴 休官佳見揖辭至再意侍倫三往而后見之恐遂
前韻云如今弄假却成真轉見若上不可親弄假到頭終是
假豈能欺得世間人書畢投之而去弼見詩大慚悔遣人追
之不及他日以弟不檢死如之何乃自號冠蓋首戴衣束襪
維稠人中跪訟于府庭府守開狀見其各始遇以礼未幾又
斬于布按二司張元植作書切責之其書起云拈起此筆
氣冲天未云當上告素王正名討罪豈容先生久竊靈名為
名教中之罪人吾直按兵以待然此書實未嘗違止傳于鄉
里去世有徐言緩步搖首閑自矯激于昭上而情行真上款
以欺世盜名而卒敗露為世所誚者不少則与弼下矣爰定

道規 瓊環錄

○天順初

上以郝王薨欲令姪妃殉葬美內奏曰汪妃雖立為后即遭廢
弃幽閉幸与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又女无依尤
可矜憫

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為弟婦且以不宜在侍初不計其母子
之命一日

上曰汪妃所天下且在內欲居旧府何如臣曰如此誠便但衣
食用度不可缺減

上曰朕則欲如豈可減乎其原侍官人悉隨之使道老成中官
數人以便使人之由是母子保全甚得其所 天順日錄

○正統十四年間

上在位未嘗有失德事當時王振擅權致有土木之變

上既回鑾入南城天下人心向慕不表及景太滿滿元慶金民
失望一聞

上皇復位无不摧折鼓弄及石亨張軾輩弄威權人又失望
有御史楊瑄自河間來言石亨家人霸占民田

上謂夫与有貞曰御史敢言如此實為难得章遂請表与有
貞主使不然御史安敢如此遂於

上前訴其迎駕奪門之功且言吳寺欲排陷之悲哭不已
上不得已依其所言召言官劾吳有貞下之獄是時士大夫莫
不驚惧方善 上嘉御史以為朝廷清政可不料如此是

日或 雷電大作大風拔木 承天門災京師震怒翌日即
將吳寺降除叅政寺官人以為感召天變又如此其速章

之家大木俱折冰雹尤甚皆恐惧不安遂有此處置不飲笑
守安得即出

上亦心知此輩之非但以初復位寺又自以為功地左右前
後只得循從越二日

上曰近日主張行事皆是徐有貞一人李吳在然則未嘗有妄
言今与有貞同責於心不堪即召吏部尚書王翱曰李吳不

可放去还要用之遂轉吏部左侍郎
上之復位人心无不懽懽若元亨寺搖搖左右前後皆得正人

輔導行事三代可復不幸而遇寺輩諂言一入未主幾數
年之久言路猶塞所謂開國承家小人勿用可不用哉 天

順月錄

○天順初石亨招舊納賂文武大臣多出其門奔競成風士大
夫不知廉恥即義為何物吳深憂之思欲息此風適

廷議李于以求吳安民二事問言之微得真才止奔競以正士
風時非御史具缺有行賂于權貴之門者聽其言

上知其不可問矣可以勝此任者且曰耿九疇何如吳曰
陛下得其人矣此人庶幾素著士林重之未幾九疇自陝西來
遂陞都御史

上召見戒諭諄切深優輿論初朝廷旨意多出內閣臣調進言
稿置閣中号絲綸簿其後宦寺專恣時奏收簿秘內徐有貞
既得舊罷乃告上欲整頓還舊閣中 立齋錄

王文端公天順初致政家居年踰八十子孫吳孝田園廣種
春夏間諸子集佃僕數百人插秧鑿鼓唱歌與陳夫人各乘
看輿循視于阡陌午憩庄所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終
日形諸賦詠鄉邑以為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騎門坐現徐
諭諸子孫曰初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事
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元當坐首禍必有遼
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覓水為渠耶以此益知出處自有

定分非人力所能為也 瑣錄

天順初以景太易儲之故凡翰林有帶東官銜者改別朕用
且改李克述林恒一間黃廷臣尚空卿列主淨倪克諤呂逢
原通政參議錢原溥尚玉少卿俱兼翰林講讀以下官乃曰
供職蓋出有貞意且曰若改以翰林之職則是陞非改矣未
幾呂先生遂帶參政銜同可齋彭先生入閣是冬陳汝言用
事言於

上曰翰林院官皆帶別衙門銜而本院李士乃元一人事体自
不便

上乃家宰王九臯承 旨九臯對曰李士職不輕今似太受改
言折之曰唐有十八李士今何憂也且俱改李士錢則侍讀
李士而可齋則以少太常兼侍讀改兼李士明年廷臣使交
南還亦援例改輿論汝言所行可稱者惟此一事有貞有

平同上

國朝定制母止封兩人正統中曹文安公陳情乞封前母
詔從後例景泰七年冬盛亦冒昧自陳蒙

恩得封前母天順改元四月二十七日 命下

今上就飛為天順八年是年八月盛首廣東赴闕時命御史
已逾二考吏部以聞而先母淑人今老母太淑人復俱被蒙
命聞之得封前母者甚少而封母三人者尤少如鄧侍郎幹
爭皆未得如直噫

上之德如此盛何以為報也 水東日記

○英朝初復辟徐有貞等喉言官誣劾王于二以保爭以召立
外藩不執事至謂事雖傳聞情實難容以言官公問于俊首
不办但言辨也死不辯也死

朝廷赦得我中人亦不肯惟王于之條析折办更難准肯都

憲維禎謂事出 朝廷不承亦難免縱兵張賜即封太僕侯
者瞋目與肖都云此輩自犯如何謂出

朝廷肖若不聞時刑部劉清旁欲回語張賜怒平之曰看你這
爭嘴臉也不是這才料而一時附勢者皆軒上然刑科給事

中尹是當市奮然接臂奉賜王于二公皆謂此二奸臣正好
歐識者含咲越明日有貞等遂陞夏通政參議後有貞等敗

王文事亦昭雪夏漸悔松護不及矣 瑣錄

英廟復辟之初凡與擁戴者皆得陞職謂之奪門功太僕寺丞
彭宣謝恩姓名輒以奪門為號者聞之莫不嗤笑于彭

彭張道先生言所奪者何門禁門豈可奪當時

景帝果就羣臣万姓不能不擁戴

上皇以舊宮位何煩用兵蹂血于禁野況當日
景帝已操力疾出視朝若南宮出稍後事即不感不知右

置上皇于何地此乃僥倖今天之功非乃金之德而乃以奪門歸其功果何謂邪于是彭先生聞言於李公元德公時亦以張賜薦入內閣未悟至此及聞此言亦為悚然遂於願對之余決容言之

上頓悟即嘉蹠絕言反快上怒遂竟致誅夷而陳芳洲諸公送此得什 同上

天順初閣老皆被逐徐有貞薛文清公許道中李文達公代之其中惟李公儀度端凝得體薛惟李行老成而因奏對誤稱李生遂以失寵求退可謂明哲保身者徐則見陋心險許則鄙劣放曠

英廟始見徐退諭左右曰徐有貞可惜无福一日朝退上東閣階峻雪滑許失脚傾仆倒流匍匐復上徐俛首側項噤然而咲至東閣中官會揖後與許咲不已殊失規瞻金鄙之徐性

多疑方草

即位詔改竄不一至經三宿內閣乃完及讀卷目

駕御文華殿中官促進至再尚如廁不至故示優容後仍正繼之進對及言甚至語唾鼻息涕洟

御衣亦不自覓 英廟諭侍臣曰齷齪胡子對我言摘手扞脚故以教人旋被并斥而李則始終保全安享富貴豈容貌詞

氣乃德之符而高平俯仰吉凶之兆君子可不慎歟 璵璣錄天順初元會試同考官出干權貴所薦引及揭曉日錄文

繆誤去取徇情謗訕上无名詩詞紛然雜出一排律云聖主開科取俊良主司迷繆更荒唐辟瑣性理難包括錢漣春

秋欠主張吳口只知貪賄賂孫吳全不曉文章問仁既足无頭子配祭如何有太王告子員各嘗問罪周公係井亦非

關老吳郎直慷慨總兵令姪亦軒昂榜上有名誰不羨至公

堂存至私堂蓋許道東之子石亨之姪皆以私取而錄文語題下云顏子起克已復禮為仁孟義本公都子之言而云告子故詩中偷言之其他招擬祭文不可勝紀 同上

揚昌平 范都督廣為石亨所構株皆非其罪二人赴市英氣不挫揚尤挺勁至市但云陷駕者誰今何在吾提軍救駕今殺之固宜俄有一婦人編而素乃一娼也楊故師之願謂曰若素何為娼曰素事公死因大呼曰天乎忠良死矣現者駭然揚止之曰已矣死益于我更累若耳娼曰我已辨美公先往妾隨至揚挺身呼行刑者曰何不快樂乎既喪元娼慟哭叱其頸血以鐵線組接著於項願揚氏家人曰去焚之即自取練經于旁 野記

大傳安遠侯柳溥自德寇无功取還即至

上召吳曰溥之為將畏縮如此若不懲治以警衆且有罪不罰

人誰為法即命言官彈劾罷太付閑住越數日溥以馬駝進

上怒擲其素曰溥无狀如此莊涼之人既被廢寇搶掠頭畜殆

尽復為總兵所索不然逆何而得况无功戴罪

朝廷復受其所獻可乎遂却之且責其罪溥慚懼而退 天順

日錄 天順初廣普學來近边求食傳聞宝奎在其処石亨欲領兵

巡邊乘機取之

上曰何如吳曰景泰以來連年水旱灾傷府庫空虛軍民疲困已極

陛下初復位正宜与之休息况胡虜雖近边不曾侵犯今允放

率兵伐之恐不可若至景泰所造李斯所築亡國之物不

足為資 上曰卿所見極是莫若只遣通事齎賞賜与之美曰

聖意如以庶幾允當明日召幸曰且未可幸兵先遣通事探其
逆順俟其回報外置軍意方止於且遣都督馬政往探字未
余厚與賞賜深知感恩但其余部落為梗得學未保送使臣
而回 同上

○上因議校尉行事者亦多枉且如行臨川王與驛尼姑道及
鎮撫司指揮門達問之實无此情又聞行事者法司依其所
行不敢辨雖知其枉付之嘆恩惟門達能辦之吳因言往時
行事者挾仇害人涉虛者治以重罪

上曰若如此又慮其不肯用心訪察今后但令鎮撫辦其枉者
可也 同上

○景泰間山東連歲災傷天順初人猶飢窘已發內帑銀三萬
兩賑濟有司以為不敷乞增之
上召有積與矣曰可從否矣對曰可有真拂然曰不可不知其

弊者以為爾常見銀兩消小民何嘗注意便為里老書
得之矣曰雖有此弊猶勝于无良

上曰增良是也吉祥亦曰朝廷錢財如山不必吝惜有真不
得已從之遂增良四萬兩有真退而不樂矣曰先生誤矣

朝廷欲出內帑濟飢民而我輩及沮之乃一迫而為盜責將歸
歸蓋其初不命可否惟款事出于已古之人惟其吏之當而

從之不必出于已也後
上意竟有真之非嘗曰如增良濟民一事有真不然先生之言

上意如此 同上
○天順初都御史年富被石亨姪彪奏言自大同逮係至京

上曰此人何如矣對曰行事公道在彼能華宿弊
上曰此必石彪被富沮其所行不得遂其私耳矣曰
陛下明見真得其情須早辦之幸甚明日

上在錦衣衛指揮門達曰率軍事情務在推問明白已而進狀
果不實矣曰酒還人休勘庶不枉人

上曰然乃遣給事中郎中二人
上曰再遣武職一人同往不然縱得其實彼必以為回護矣曰

陛下所屬極是勘回果死矣中官遂致仕而歸

山西恭議孫敬前兵科給事中今日言天順中科道糾劾景
出或召對面諭且戒以勿泄賜酒饌而退亦或賜果核至其

幼安處侯樹傳西邊玩寇章出內府揭帖蓋閣中人筆也且
云上或先私問茲事可否奉勅

英皇之盛德其至矣哉 同上

上留心致務漸充拾獲然賂在右者多非厭其所為不能驅
遣嘗於爭中屏其人告矣曰為之奈何矣以為人君之權不
可下授果能自覓彼之勢自消惟此為良法其私情既不能

行趨附之人漸亦少矣
上以為然且曰无此相礙何事不順吾早晨拜天拜祖宗畢視

朝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去先生勉恭
決矣曰臣等所見亦有不到處更望

陛下再加詳斟酌穩當施行如此則庶積其凝矣
上深以為然且云左右乃曰此等奏章何必一一親覽又曰亦

不必送與閣下看又曰差便差到底奸邪不忠如吳矣曰惟
陛下明見又曰朕負荷天下之重五更二鼓起齋潔具服拜天

畢省奏章剖決訖復旦服謁 奉先殿行札畢視朝循此定
規定時不敢有悞退朝至文華殿或有政事有閣大臣者則

召而訪問商確後復省奏章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後
省奏章暇則听內政至晚而休若

母后外每旦朝有命則一兩降冬盛暑五旦朝今左右乃何

乃自勞如此矣曰自古吳君修德勤政莫不皆然今

陛下敬天敬祖宗孝母后親

覽政務則修德勤

政之事倍矣臣願

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馴至夫堯舜之道而為堯舜之君矣又曰如此行之亦有何勞不然便於安逸而怠荒至矣雖悔何追矣曰

陛下言此社稷蒼生之福也同上

冬十一月間

上一日屏去左右召吳從容言政治得失因而極言下情之弊時往七差錦衣衛官校出外提罪人然此輩嗜利勢如狼虎所過元虛必飽其款而後已動以金良千百計有司不勝其擾害略達此情

上初不許但曰今後但不可受差耳不意差者尋左右貴近所

囑因而諸野蠻妄言彼有犯者自當其罪

上所之從而見疏矣初亦寬之不知所由已而左右傳說如此矣謂此弊九重之遠何由得聞夫既得親近豈忍隱蔽而不言乎言而得罪亦所甘心越旬日復召吳待之如前蓋

聖慈乳昭也同上

英宗皇帝一日御祥鳳樓恭順侯吳瑾撫寧伯朱永等被

召入侍時忠國公新弟成上顧問左右曰此何人居也永等

謝不知瑾袖扣首對曰此王府耳

上笑曰非也瑾曰非王府則誰敢如此

上顧太監裴富曰尔聞若所言乎蓋忠國新弟極其宏俊上固疑之久而事皆愚不自知此一驂乘之謂之一耳平胡將軍總兵官撫寧侯景昌曾被禁過能談旧事而其言亦不妄惜乎師行勿上不暇也及始記此一事尚有俟于他日也

同上

○四月中

上召吳謂曰如今各道章去文臣巡撫十分疲俱軍官提督會暴士卒疲憊且曰朕初復位奉迎之人紛紛變更以此不便只得依從今乃知其謬卿為朕本進才能用之矣因請曰遼東宣府大同延綏寧夏甘肅要人最急

上復曰卿與王卿馬昂商議推選務在得人且曰多奉敕人擇而用之於是議推十二人明日進呈帝定浙江布政白圭在遼東山東布政王宇在宣府兪都御史李秉在大同監察御史徐瑄在延綏山西布政陳璘在寧夏陝西布政芮鉉在其肅俱以京官巡撫其地同上

○會昌侯弟昱宗家人私起店房專利以病客商事聞

上召夫曰皇親豈可如此法之不行自上犯之矣對曰若

陛下以至公斷之誰不畏服乃命毀其房家抵法昱宗俱免罪而戒之侯初病出既見

上為其弟乞恩終不允

上召吳謂曰為侯者不知自責反乞恩澤朕終不允又以母老為辭求之良久竟從公法夫類首曰真可謂王者不私矣同上

○吏部左侍郎孫弘聞喪

上召夫曰孫弘宣勝吏部夫曰誠如

聖諭蓋弘以知縣考滿赴京為忠國公石亨鄉里屬京官因奉迎有功陞工部侍郎後極力謀求得此士林鄙之

上又恐其謀奪情即令守制復召夫曰吏部侍郎乃天下公物權衡地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夫曰以在朝

物權衡地部比必得其人先生以為誰可夫曰以在朝

死如礼部二人可擇一用之

上復問其儀分美曰郭幹為人端謹但規模稍狹姚襄表裡相稱有大臣之量

上曰然遂用之命下士類皆悅 同上

礼部郎中李和託一經于囑霍近求為侍郎士論紛然不平上問美此人美對曰不知上悟其意復問吏部尚書王朗亦不甚許他日以李士李給對

上復問美對曰此公論也 上遂決奉天門朝畢召吏部發玉音除絕為礼部右侍郎與命大恠 同上

時祭風雷山川之神而壇壝在城外

上不欲夜出問美可以助臣代否美曰果有故亦須代但祖訓以為不可 上曰今後當自行但夜出至波无所止宿故效天地壇為一室官何如美曰可但宜戒殺其制

上曰既有止宿日未下時至祭畢拂曙而回應免後閣出入

頃首曰

聖慮極是

于前奉赤子于康頗好聚畫天順中自近樓有還將以節庵極煥焚于鄉一日死聊中坐表背巷人家見畫人負數軸未呼而取觀之則兩軸者節庵夫婦像也納微價而得之節庵家面畫皆被焚自分不可得矣蓋同時藉入者太監盧求後被有免籍物皆還而像乃誤給還盧氏物也若于氏有此事不亦奇幸矣美張即中座中言如此 同上

二年郊天後

上一日頤美曰朕居南宮七年危疑之際實賴

太后憂勤保護罔極之旨欲損牙由可儆前代尊上微號何如美頃首曰

陛下幸此莫大之孝也於是命揭徽号美之四字曰圣烈慈寿 詔于天下人心大悅慶賀礼成

太后深慰喜之復加增其親以崇所自太夫人董氏寿方九十兄弟五人長廢會昌侯次皆高品子孫數十人皆爵之左右

又為其次兄求陞者一日

上謂美曰外戚孫氏一門足矣復希恩澤以為慰太后之心不知

太后正不以此為慰比者授其子弟官時請於

太后數次方允且不樂者累日曰有何功于國家濫授祿秩如此然物盛必衰一旦有于 國憲吾則不能救今若開此必

見怒美曰此是以見 太后盛德因問

祖宗以來外戚不預政向為侯者預政不審 太后知乎上曰 太后正不棄此初為內庭近侍感以開防之計至今猶

悔美曰此尤足以見

太后之高但侯為人醇謹後不可為側耳 上曰然天順日錄

○慶士吳夢含字与弼抚州人司業潮之子讀書窮理累辟不就教人幸業弟子從游者講道而已父在京時命還鄉必

姻而末及至親迎后不行台色之礼另舟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儼父挽也自京回家夢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

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見曰昨日已行拜礼今惟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也若回拜恐勞尊凡行類此有未從幸者不

納執見之礼或極其誠敬姑收之不動後或有過即所收者

還之辭而不教非其力不食一介不以取諸人或親農事弟子亦隨而助力多不能堪躬行實踐鄉人化之往時閭中盜起四方搖動聞挽之貧者亦欲乘機劫富家夢早覺之急曉其富家曰宜散積糧於是皆從之一方遂安能自重不妄交

人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不立文字暇則味物過
因習襟高遠凡經史子籍天文兵法陰陽易卦无不曉暢
溥先生深重之兩召不起嘗曰宦官釋氏不除而欲天下治
難矣必除之吾可入人皆笑其迂嘗有味桃一詩云靈臺清
曉玉元暇獨立東風玩物華春氣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
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方岳名公皆重其為人分巡至尋造
其宅 同上

先是忠國公石章來閣內議事因說山林隱士關江西隱士
有吳與弼者乃司業溥之子累薦不起實淹頭經書動遵古
礼亭慨然曰吾薦之煩于代草章奏即日上之數日不報蓋
為左右所沮也一日

上召美問曰吳與弼果何如美曰與弼儒者之高蹈自古聖帝
明王莫有好天下士微昨隱逸若

陛下此行一事亦本朝盛舉

上遂決乃命人齎 勅書束帛造其店與弼接見之際即謂
朝廷厚意如此當赴 闕謝恩但本意不受官職就辭幣帛數
月六至

上問數次一人行人來報至通州美即入言之

上曰當受以何職美曰今

東宮講學正宜老臣儒者輔導之宜授官僚

上曰何職美曰庶子諭德皆可

上曰莫若諭德之名美曰諭德有左右

上曰與之左美曰若見畢可名至 文華殿顧問以重之

上曰然仍用文幣賜之美曰再與館次張具尤當

上許之次日見

上發玉音召吏部命為左春坊左諭德朝士皆懷然喜以為

布衣召至一旦授此

上召美曰明日可引至文華殿次日既見引至 上前問曰
聞高義特聘爾來如何不受我初不對美便其對良久方對
云微臣章美賤士年廿嬰疾日加虛怯不能出仕山林之下
不敢接見一人雖聞大吹亦驚謂治病軀不暇非有高世之
心不意聲聞過情為當道論薦蒙

皇上厚意以天書幣帛來聘天使到門不勝感愧因而動作老
疾復發延至數月方能起程至通州忽失声一日又痰作三
日入見

皇上之時幸而不痰作况年六十有八老疾衰朽之人實不堪
供我

上曰宮僚亦從容優閑不必辭與弼對曰

朝廷敬重諫次之官僚為 重

上曰宮僚亦衆不專勞先生不允所辭終不聽美相是實之
白表裡羊酒柴米遣太監牛玉送至館

上願謂美曰此老非迂闊者務令就職與弼終不就三辭后
病叩其所以不就之故以勅書太重以伊傳之礼聘之却以
賤授之故不受美謂如此亦固執矣且

朝廷致敬礼待先生非輕初不承權輿之意今必欲如何就
爰立作相亦難既稱衰病務當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
不若且就宮僚若果有建明則大任以漸而至不然所辭不

允亦宜就職以答

朝廷至意問 日

上謂美曰與弼既來如何不受朕不相拘听其言在秋涼就
婦亦不固留以俸禄養其終身不亦可乎後命美論以此意
亦不受美初見與弼待居兵部之禮禮是公卿大夫出无不

加敬以待布衣之重如此近世罕見所以人感戴中官尤不然之矣每為之解云待此所以勵風俗使奔競于求之義之徒致上於利祿宦達者觀此自見羞愧于所食矣麻

情大有志志此李庶幾能之與弼不肯受賤三辭以疾不能動發置京兩月不致具本再辭未幾舍許裏山曉吳若肯就賤或有可行之道且東宮早晚天涼諱李凡有輔道進李之法吳必能贊說依行或因其色可以開

聖上勵精治日勤政務凡天下奏章一一親覽自斷比先

經書雖宜講讀彼時春秋尚早至今歲久豈或天忘況此聖心開明又非前日之比若於萬机之暇令與弼從新講說

明則

陛下於義理愈加精熟由是剖政事益得其宗有補於

聖治不淺矣又况美軍早晚亦得請敬以治身心以發治道與

弼堅辭謂衰疾不能供職決意乞回又恐

上意見譴乞夫保全美次日早見

上言弼本意亦原供職弟以老疾不愈遲遲狼狽望

陛下寬容若不見譴許其且本再辭

上曰果然亦准留也美曰以

朝廷盛事若始終成美尚得賜與為

上首肯之且曰既以行人聘來還以行人送歸再與

有司供月糧米以贍其身美即拜

美云此奉安帝王之盛禮

之事順世播有於是與弼感激先以報稱條陳十事上之伏

上表謝恩而去 天順日尋

○冬十一月

聖節及冬至例宴羣臣於 奉天殿

上願謂美曰節固當宴不惜所費但計在重事尚有正旦慶成一歲四宴朕欲減之如何美曰大札之行初不在此陛下減之亦是每歲二宴至正旦亦或不宴惟慶成一案

歲不缺云 同上

○禮部請太子出閣讀書

上召美謂曰東宮讀書皆在文華殿朕欲避此往居武英殿但早晚朝

太后不便姑以左順居 太子御可定擬講讀等官卿有時常

昭音且曰先讀何書對曰四書經史次第講讀宜先大孝尚

書 上曰也經有難讀者朕讀至禹貢及盤庚周語諸篇甚

費心力美曰讀老法先其易者如二典三謨太甲伊訓說命

諸篇明白易曉可先講讀

上曰然寫字亦須用心朕初習字侍者不曾開指下筆法在

音寫去及寫畢令其看視又不較正以此寫字不佳美對曰

寫字亦不必求佳但點畫不苟且率易為善

上曰然及定議講讀等官將二十人

上一一品其人物高下皆當其才明哲如此 同上

○英廟一日與楊文敏公語及公家事其詳又問公有何事

難目處者朕為卿處之公謝先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

臣貴久俸臣上因厚待之今使僕家政規舊賂頗撙臣事臣

不能去之也公意蓋敬

上為屬之法吏而屏之耳

上為屬左右呼校尉來面對校尉至公第校校之公扣首謝然

而以及舊往公請其故

上曰既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死亦皆諫其

父殆旦而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娶之勢不可留後或啞呀无如初
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從校去頃刻報已兩難公猶未出
朝也 野記

○初石彪事來言官密奏明日大班劾之即有蒲世千彪者
召賢曰羣臣當惡如此不可不戒美對曰誠如旨意乃勅諭
百官今後文武大臣无故不許往來近侍官不許造大臣私
宅錦衣衛官亦然於是莫不肅靜天下聞之亦皆疎息交通
之弊遂止 天順日錄

○朝廷用人多取儀表天順間韓都憲雍巡抚大同用議事至
京晉補少司馬

英廟諭李文達曰大同巡抚得似韓雍人品方称文達以山
東憲使王越对及越至 陛下後復諭文達曰王越是表利

武職打扮越初廷試乎中卷子忽被大風吹起回翔雲漢冥
知所止時胡宗伯即具題知且于內閣取帛指成卷子付之
後越至封威寧伯蓋飛騰之兆見于廷試豐偉之悅見於健
用固不偶然而幸以啓功實前爵惜夫 瑣錄

○李文達公初薦布政陸瑜為刑部尚書石亨以私譜之久不
召對衆為公危及瑜至當擬旨到任同事者謂擬侍即公曰
吾以尚書薦而改擬侍即則自慙不信矣竟擬尚書從之後
瑜頗稱吉乃復召对如旧公為人恭莊憂重得時行志不為
小屈動必平議正李顯相人時在朝及人稱子日五經中
張元補神童也人物雄王一變原先生留意及請題庶吉士
英廟諭公專北人公曰南人亦須選乃會選于吏部元慎初不
與公曰此人童不可以親取急追回與進之成化丙戌廷試
王家宰以程敏政卷字精楷力贊為第一公曰論文不論卷

辛卯羅倫第一

英廟即位進少保華蓋殿大學士尚書如故倫年丁父憂終
制不許羅倫進言請許云終制詞滿詆訐公怒力辭朝廷熱
倫乃已予引文珍博待吏不換事請公番倫公曰潞公市恩
歸怨

朝廷吾不可衰此公言亦未為死理 同上

○天順中李文達公独見充任時家宰王九舉以老成司馬
馬昂以儀表雖皆為

英廟所眷遇而尤賴公維持凡公有行勸率必先諭意於二公
至 御前奉咨時於文則誘諸王公武則誘諸馬公或自率
其人亦必曰臣所知如此还源名公特所贊二公亦如公言
以是

上不致疑下皆信服 同上

○武功方被殊眷劉原澤謂曰公氣甚不佳遂与天氣合公持
不免武功曰奈何劉曰天上金氣甚陰應當在公既而果降
其咎 野記

○武功侯會志疾惡湯都蘭龍續謂曰省者壽公曰東谷亦
為是言耶湯曰身在殿上乃可推人下階段公自宜下
乃散悅殿中人出乎公默然 野記

○天順間肖維禎為都御史附阿吉祥石亨徐有貞等干譖等
大致獄案故入死罪律當天坐後維禎陞刑部尚書都御史
冠深為吉祥姪曹欽殺死孝代者李夫肖維禎可用

上曰此人曾在吉祥外通情吉祥力薦之非端士也遂不用夫
肖維禎宣奸誣忠而美薦用之則夫為有積多黨而同人請
害歸益昭矣 天順雜記

○景太間大監四歲崇信什教母三年度僧教万於是僧徒者

○天順二年又如期天下僧徒復來京師聚數萬

上召夫曰僧徒豈可如此泛濫矣對曰陛下明見是宜禁止遂出榜曉諭今後每十年一度揚自披制二十以上者俱令還俗違者朕必衛充軍度者俱照定額考送於是僧徒知懼皆散去天順日錄

○魏國徐公承宗貌偉異常衣冠儒雅守備南京數年廉公正直都人賦稱道之天順庚辰予入儀還過外舅尚書耿公辛於伍發引之曰早得寒疾卧病節之寓館聞是日樞在途公偕其同事追而及即下轎泛而諸公皆下轎徐一行共一里始復乘轎送至江濱時行人亦以公臨喪有禮云水東日記

○天順四年盛自兩廣入儀八月日

上有事西壇祭庭後衆皆盛服候駕劉祭酒崇益似就前班偶閣老李公語退而見告曰太宰有

卷二

七

前元時孔子廟碑卧草闕款具奏重立門下適請于李公言此可耳何用奏崇益故有僚曰之好盛因復之曰此前代所立若建國時因而不改可也今國子監建自我朝已有

御製碑矣一旦遽立前代詔旨未宜若具奏重立恐亦未當况加封諸製已有史傳聖道重輕初不係此須臾商量復竟不知此事如何秀才朱佐偶及之乃知兩碑者既立而仆矣秀才亦不能悉其如何也水東日記

○馬士惟泰州人謫官子弟寓京師教授博極羣書多與李士先生游劉元博徐有精筆凡有疑必往質士推故與徐九厚天順元年石亨曹欽等引有員共為南城之計不久桂勢相挫疑有員文臣不時見上將為有司逐捕其事自武功伯廣東參政德儒其復起必欲殺之令人偽造奏本毀謗朝政特遣千理限丁憂給事中李襄舉進

上令大索李至拷掠竟死石曹因諸有貞怒望使親信馬士

為此而滅其迹上命崔臣門達外遣選卒捕有貞子途收士崔等俱下錦衣獄達陳諸惡刑千屏必欲士崔承以及有貞士崔遍嘗幾死者數終无一言若少袒語禍又有貞尺七月二十五日以天變得什有貞出獄感士崔許以一女嫁其子以奉湯藥洒泣而別天順四年有貞自金齒歸蘇士崔自太

州來謁欽成婚約有貞頗有難色士崔辭曰貧儒不能富侯家女有貞遂從其言而以微物贈之士崔略无快意將行余偶見士崔于劉宗序所貌甚鄙陋長不踰五尺談論雄偉氣節凛然无一言及徐之辜真信義士也寓圃雜記

○天順政元之初徐有貞方得君上以閣下缺人因問岳正可否有貞曰臣性剛偏正又過臣恐不能共事又問李夫何如遂贊其美因得入閣蓋不虞上之連問也后有貞之聚美

卷二

七

反接之以其无誠心薦已耳同上

○天順庚辰春閣火起監察御史焦昱因鎖其門不容出入死者數十人焦頭爛額折肢傷体者不可勝計不久孔林亦灾衍至公某被奏不法得重譴此亦文運之厄邪同上

○正統丙辰狀元周旋温州永嘉人聞閣老預定第一甲三人候讀卷時問同在內諸公云周旋儀貌何如或以豐美對閣老喜又傳臚不類所聞蓋豐美者嚴州周瑄聽之不真而誤對耳天順曹欽反逮捕其黨寧波馮益損之甚急一星亡馮益損之就逮亦奔市蓋二人皆寧波人且同名故有此誤乃知人之禍福固非偶然也亦有如此者所謂命也義園雜記
○察友孫司務謫徐州蕭縣人嘗言正統間其里人王某女出嫁中途下車自便忽大風揚塵吹女上空頃更不見里人說言鬼神攝去父母親族號哭不已是日落五十里外人家

桐上問知為某家女被風括去叩其空中何見云側聞耳邊

風聲霍々它无所見身愈上風愈急休願不可忍其家驚

識也翌日送婦乃復成婚

同上

○文莊葉公巡撫兩廣時茶与丘内翰仲深不合丘每按閩數
之庚辰進士廣西張某常短葉于丘上因為先容進謁李文
達言賊至城下葉猶詠詩不輟且殺无辜之民為功文達素
知葉公默識而已蓋張某常時葉常知其不檢疎之由是
致怨丘不知察也丘素知文事非李所長且復護短乃謂葉
笑其詩文不佳李公喻之他日錦衣呂指揮黃湯都指揮亂
績盛稱葉公李問文章之美且云置之内閣于先生无亦文
達慨然曰與中笑我乃為内閣地邪及藤峽用兵勅韓公
雍書有云往者葉某虛張捷報致賊倡亂蓋張某先入言至
是始發也葉公后因言官之薦僅以右僉迂左僉而已文達

沒始得入礼部云

同上

○武功伯徐公金齒之謫或以為太監曹吉祥構讒害之非也
聞上皇復位時稱兵南内者以于謙輩迎立外藩為辭故
論功行賞謂之奪門有功時石亨由武清侯進封忠國公都
督張輓封文安伯張軌封太平侯公由左僉都御史封武功
伯楊善由鴻臚卿封興師伯其餘都指揮而下陞職有差未
幾慈烈皇太后修言于謙匡濟憂難之功迎立外藩之難
英宗始負其冤而悔又常以問李文達公曰天下
陛下之固有誰得而奪之此輩故當置貴安生事端耳由此則
衆諸封爵及軍功陞者公金齒之謫石亨詔獄之死殆皆
霍氏之禍萌于驕葉耳

同上

孤樹裏談卷之七

孤樹裏談卷之七

英宗下

○石亨嘗往來大同顧察判開謂左右曰若塞守斯關京城何
由能至諒者知其心不順每憚于燕蓋恨正人之多不敢失
為天順初有南城迎復之功封忠國公益恃有招徠納降天
下都司及邊將多出門下是年二月初三日朝退歸第私
親盧旺彦敬杜清等二十余人各叩頭起待亨曰我這取平
皆尔之所欲為者申不知所謂感曰我等賴老翁援率各
都指揮及指揮之職至是旦矣三公之位何敢望此亨曰當
時趙太祖陳橋之變史不稱其謀及尔等若助我至此我取
非尔為之而何爾等皆股栗南城有功誓曰指揮重先乃手出
妖書曰佳有石人不動蓋天意有在尔等勉力
為之乃謀曰大同人馬甲天下我托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允

同上

遊擊將軍吳日李虎代李文掛鎮朔將軍印北塞紫泥關東
出山東拒隘酒決高郵之垣以絕餉道則京城可不戰而疲
遂議以盧旺守裏河一道各設分其地而还二月虜寇延緩
命亨征之童先力勸亨成前謀亨曰為大事不難天下各處都
司除代未過待過為之不晚也童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也
恐時一失不可復得亨不聽童先私罵曰這賊不長幹大事
亨師还死功見

上于文華殿上命環衛露刃以待

立者錄

○錦衣官校差出提人惟財且面動以千方計天下之人被其
擾害不可勝言此情不惟上達貴一日從容言於
上曰今天下百姓頗安惟有一害上曰何害答曰曰錦衣官
校對也一出于外如狼如虎貪財先辱家有紀極
上即悟曰此輩出外誰不畏其害人不言可知今後非大赦

重華不還寶曰幸甚 天順日錄

○太監阮安一名阿爾文駐人為人清苦而介於善惡尤不
於工作之事其修營北京城池九門兩宮三殿五府六部諸
司公宇及治塞楊村晚歲張秋河決久不治復奉
命行道幸平生賜予悉出私帑上之官不遺一毫蓋中官中之
不易得者 營建紀成詩一時名人是官无不有作將傳
布間以王振一言而止振於他後皆有碑勒斬火者要不可
以移善鼎之亦媚疾之耳 水東日記

○項文曜為兵部侍郎于謙為尚書文曜附之朝政患其黨比
遂以李資為兵部侍郎而迁文曜于吏部文曜復附何文淵
言官劾其險邪謙方庇之時謂之于謙云每朝待漏時必
附謙耳密言不顧左右相視及退朝亦然行坐不離既在吏
部亦如皇吏部尚書王直世稱儒者謙初甚敬之已而被文

曜毀之謙由是頗慢直嘗論其老不去蓋文曜有代直之意
其後謙為石亨所誣陷而文曜亦因見斥逐 天順日錄

○上一日言宦官荷見雖曾效勞其失德亂小人朕初復位特
即於 太后前曰 皇后先子亦當與朕即斥之方止又立
東宮日復曰其母如何朕曰當為 皇貴妃乃止一日令見
選官人充用既選乃曰

太后處不必知朕曰不可復于 太后處曰上欲隱之及朕自
太后方知其離間以此遂絕之賢曰朕既行自古帝王所深
惡者 陛下絕之良是 同上

○四年十二月六日

上於奉天門朝羅名賢曰吏部右侍郎不可久缺況尚書王朝
年老早得一人習練其老命與朝訪其人得巡撫南隸劉
御史崔大明曰于 文華才疏且奏

上喜以為得人以山東布政劉孜代巡撫因論人才尚下
上曰若得自負才李亦難得當時有何大罪只是石亨張觀
害之卒免後世議論可令原籍為民貧與朝曰

聖恩所施最當即傳 旨之戶部 同上

○一日從容言及迎 駕奉門之功資曰迎 駕則司奉門二
字豈可示後世況景泰不諱

陛下宜復位天命人心无有不順文武羣臣誰不願讀何必
門內府之門豈可奪上之一字尤非順幸賴

陛下洪福得成其事假使景泰左右先知此事寧何足惜不
審置 陛下于何地

上曰然彼時何以自解方悟此輩非為社稷計不過貪圖富貴
而已矣曰臣彼時極知此輩之非亦有逃臣與其謀者臣不
從以臣之愚見景泰果不起率文武羣臣請出

陛下復位安用如此勞擾雖欲陞官以誰為功老臣者自依然
在職豈有殺戮降出之事致于天象而羣小之計无所施招
崔納賄何由而得忠良之士亦无排擠之患 國家太平氣
象豈不由此而盛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言其必亂邦也
於是驗之尤信

上曰然 同上

○天順四年天下諸司官吏朝覲至京

上召資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資曰誠如
聖慮即出榜禁約不許與京官交通餽送土物亦不許下人接
俛告害由是肅然不犯

上召資謂曰朝覲之弊不可不革資曰誠如

祖宗旧制即 勅吏部都察院退不職者數百人擇其不行起
卓政績最著者布政以下賈餘等十人賜以衣服楷幣禮部

建宴 命太監牛王吏部尚書王賜及予三人侍宴以勵其
申輿論惓然隨于其中召布政司照為禮部尚書實錄為副
都御史 同上

○會昌侯孫繼宗因冒報迎 駕功陞官者俱自首其子弟家
人冒報者亦二十余人且奏辭免

上召賢謂曰此事何以處之賢對曰以正法論及當去但念
國戚于親子弟存之革其家人冒陞者庶全恩義

上曰然但此事若白于 太后必斥革去雖侯爵未可保也賢
對曰惟

陛下裁之上不失母后之心幸甚

上曰須如先生之言然後允當卒從之 同上

○四年冬閏十一月十六日早見月食欽天監失于推筭不行救
護 上召賢曰月食人所共見欽天監失于推筭如此因言

卷二

卷二

湯序以禮部侍郎掌監事凡有災異必隱蔽不言或見天文
有災必為解說甚至書中所載不祥字謬多自改削而進惟

遇天文喜事却詳書以進且朝廷正欲知災異以見上天垂
戒庶知修省而序乃隱蔽如此豈臣下忠忠之道乎賢同

古聖帝明王皆畏天災災同 聖意厚君如此罪可誅也
上曰今有此失法不可容於是收下獄降為太常少卿仍掌監

事 同上

○五年二月因錦水衛指揮行劫江西弋陽王敗倫事涉虛

上召賢曰宗室中豈頗有此觀事彼初既以為實今却云元此
事以此觀之其餘所行枉人多矣賢曰誠如

聖諭因言法司明知其枉畏避不敢辦理賢曰若 旨貴行法

司但枉者与之辦理不許為勢避嫌

上曰然於是召法司戒飭之人人皆悅 同上

○天順五年四月

上召賢謂曰今府庫錢糧所入者少所出者多奈何且軍官俸
一季關銀十四万余兩賢曰自古國家惟怕冗食今一衛官
有二千余員者

上曰一年四季或以一二季支与布銀何如賢曰須与戶部
議 一日 上召賢曰同吏戶兵尚書議此事

上曰爾戶部奏來 朝廷復命會說不然不惟歸怨朝廷亦歸
怨尔數人矣慎之賢因言在京軍官老弱殘疾者令兵部漸
漸調出在外却以軍補其缺以省冗費

上曰此事時恐難行賢曰宜安靜行之如无事然使其不竟可
也 上領之賢又言軍官有增无減且天地間万物有長必

有消如人只生不死无死無暑矣自古有軍功者雖以金書錄
券誓以永存然子孫不一而犯法即除其國或能立功又

卷二

卷二

与其爵豈有累犯罪惡而不革其爵者今若因循父老天下
官多軍少民供其俸必致困穷而邦本虧矣不可不深慮也

上曰此事誠可慮當徐為之 同上

○天順五年七月初二日太監吉祥姪昭武伯曹欽作乱放火
燒東西長安門殺害左都御史寇深恭順侯吳瑾錦衣衛指

揮同知遼東寺前夕指揮皮兒馬哈麻在欽家飲謀叛既而
悔之乃以聞 立齋錄

○楊文貞于本朝大臣為巨擘例于宋之公卿終有愧焉試以
一二較之王文正以張師惠兩造其門惡其奔競終身不用

文貞必以造門者奉之甚至人奉所知自以為不知而阻之
宜恬退自守者不出其門也文老博以唐介攻已被謫再三

申救后卒奉用文貞以攻已者為輕薄生事必欲黜之禁錮
終身也與二公所行何相遠哉 天順日錄

○楊士奇晚年溺愛其子其知其愚最為敗德事若藩臬郡邑或出巡者見其暴橫以實來告士奇反疑之必與子書其人說汝如此果然即改之子得書及毀其人曰某人在此如此行事男以鄉里故掩其所行以此誣之士奇自後不信言子之惡者有阿附者子之善者即以爲實然而喜之由是子之惡不復聞矣及被害者連奏不善之狀朝廷猶不忍加罪付其狀于士奇乃曰左右之人非良助之不善也已而有奏其人命數十惡不可言朝廷不得已付之法司時士奇老病不能起朝廷猶慰安之恐致憂鬱歲餘士奇卒始論其子于法斬之鄉人頌爲祭文數其惡天下傳誦 同上

○內官吉祥居禁廷最久爲人惟喜私恩小惠招徠納賄擅作威福嘗往雲南福建殺賊帶去達官軍能騎射取功因而收于部下加以恩澤爲腹心天順初召呼此輩迎

駕俱陞大賤此輩亦感吉祥之恩後石亨事發冒官者俱革去此輩又爲吉祥所庇不動吉祥初以迎 駕爲功貪富貴一家弟姪俱得大官又賣官鬻獄賈賈無厭

上初不得已而從其所欲后又不能堪稍疎抑之吉祥懷異志令其姪昭武伯欽糾集所恩之人謀爲不軌會兵都尚書馬昂懷寧伯孫鏗統官軍往陝西殺賊于五年七月初二日早辭欽等乘機欲殺馬昂孫鏗等就擁兵入內爲變幸而孫鏗等先覓二鼓時即報于內禁門不開兄弟與同惡者先詣錦衣衛指揮逮果宅前遇果方出斬其首碎其尸蓋果亦吉祥所恩之人後朝廷委任行事且發欽非理之事所最恨者先害之然後分布于各禁門待其開擁入三更至門欽兄弟四五人俱在東長安門子四鼓到朝房聞槍馬驚亂以爲禍出征之軍及入房聞呼錦衣衛指揮焦壽郭美等率住子亦不

知何如俄又呼子官名曰尋李士子方恐即出房至門前見披甲持刀者數人一人斫子一刀又打一刀背背欲適至見子不忍殺連呼尊長托子手曰毋恐此輩持刀者且告曰我父子兄弟忠迎 駕復位今被選果諸賊反欲相害果頭示子曰誠爲此人激更不得已也予曰此人生前害人誰不怨恨既除此輩即可請命欽曰就與我馬本進入就令人防予至吏部尚書王翱處借紙筆爲成子拉翔同行于門縫投進欽見門不開乃率火燒復欲害子令持刀同子尋書馬昂得翔等解之及天明上馬呼中馳往東長安門又令披甲持刀者一人馳馬尋子翱等復解之忽有孫鏗領官軍衆而圍之子乃得脫時恭順侯吳瑾左都御史寇深俱被殺死子被傷在吏部至晚大雨不止聞官軍圍欽等於其宅尽誅之子慮其脅從者不宥即投本進入請急宣

聖旨脅從者固治以安反側之心然后詔示天下布寬恤之恩一切不急之務悉皆停罷與民休息吉祥已正典刑蓋此時亂臣賊子肆行反逆天地鬼神所不容當時若不早覓各門既開此賊擁入縱橫一時不能禦之其禍不可勝言畢竟就戮被其傷害者多矣幸而早撲滅之此矣

宗社之福也 同上

○本朝仕途中能以理李爲務者總見薛大理一人蓋其天資美處某嘗從遊以官執弗果斯人疏于处世直道見黜已就

開矣未知造詣何如也 同上

○五年十一月二十日早

上召資至文華殿因說吉祥事曰此輩放縱前日見吉祥敗稍收斂近來又放縱亦每戒曰汝等不可如此且如吉祥非无功勞一旦犯法不可苟矣且朕在南城時如何過來今日不

可忘了朕今在位五年矣未常一旦忘在南城時此等言
常時告戒先生豈知賢曰古昔聖賢之君正是如此安樂不
忘患難之時又以此戒左右之人最善

上言朕一日之間五鼓初起拜天維或足疾不能起亦跪拜之
拜畢司札監奏本一一自看朝廟行拜禮八廟皆然出則視
朝退朝

母后畢復親政務既罷進膳飲食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
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益見盛
德若朝廷節儉天下自然清康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
宗皆能節儉而天下自然清康惟耳目玩好不必節意自然節
儉 上曰如鍾鼎司承應死事亦不視听惟時節奉

母后方用此章本應一日開則看書或觀射賢曰前聖經書惟
書是帝王治天下大法最宜熟看

上曰書經四書朕皆讀過賢曰此時正好玩味况聖賢聰悟一
見便曉最有益也

上曰二典三諺真是嘉言賢曰誠如
聖諭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而貴
乎修而行之

上曰朕在正統年間角心讀書惟不好寫字賢曰帝王之李
不在寫字惟講明經書義理最是緊要因說景太全然不理
政務或用人陞官明日謝恩不知所以文武大臣未嘗接言
上下之情如何得通賢曰明君未嘗不與大臣相接商確治
天下之道所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官官安之時少也

上曰如此天下豈不治安賢曰近聞外畧有二事不便
上曰何事賢曰松潘羌氏叛亂已 勅四川三司調兵剿殺然
三司官統兵頗煩難以成功須得朝廷命一將官統之庶得

成功且自長子幼師弟子與尸不可不慮

上曰此慮極是聞都督許貴可用遂取而用之又湖廣楊洪燕
統貴州凡百軍務貴州將官不得專擅行必遣人往湖廣計
議山路險遠往來遲滯以致事多駁誤未便

上曰如此事情誠非穩便即日召兵部易之各各鎮守地方
曰臣聞陛下夏不揮扇冬不近火果然否

上曰實然夏雖極熱曾不揮扇在宮內亦不令左右揮扇冬雖
極寒曾不近火亦不披煖耳稍用及目即熱賢曰陛下聖
慮所及堅厚如此蓋由休備中和之氣聞宋仁宗亦然臣等
受氣薄者不用扇不近火不能過也

上顧謂賢曰今六部尚書處皆得人但慮吏部王爾老矣時
年七十八歲賢曰臣聞祿命之說賢者最高尚有十年

上喜曰如此死無憾矣如戶部年常不易得賢曰若繼御史部非

此人不可 上曰然朕意亦如此惟此部最要須得賢曰此
人居是位不滿人望早晚宜致仕

上曰且各之恐后來者未必過之刑部陳希是佳都御史李賓
亦可如工部趙榮亦能辦事賢曰此人可取且如曹賊及時
大敗皆畏縮逃避况兵非已任誰肯出前惟索自奮振甲躍
馬呼千市曰好漢皆來從我曹索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
輩是忠臣義士不可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
舞獎勵士卒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莫能及

上曰是亦忠臣若吏部侍郎姚廣孝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
日皆尚書之選 上曰然 同上

○天賜六年夏四月一日奉天開泰節舉新朝
上起身召禮部尚書石琚出班趨走欲上右階鴻臚寺呼
止方轉回御道跪承 旨与初書奏死事

上下金瓶召賢曰石瑁動止粗疎失措如此如何為化部尚
書不自求退朝廷难于遣逐有日誠如

聖諭令其自退庶全大臣之義
上曰若戶部侍郎張肅可以代之貧曰張肅老成人此職亦宜
貧即報瑁疏乞致仕瑁速上庫

上見瑁疏意却不忍曰瑁為人篤實豈可因此小失而退命太
監牛工勅吏部尚書王翱與瑁談瑁言石瑁一淳誠人但
動作遲鈍耳既召之張肅可不動也 同上

○曹欽逆謀所就知 朝廷以七月初二日寅時出師征麓川
期以其時為亂先日以語都督吳璉上其妻婦也今以兵後
瑾陽計之曰斯事非有內應殆難為措手欽即以屬之令與
守門瑁語之曰翌日必伺音報始可本兵欽亦諾之遂去瑁
他所作奏請翌日勿遣兵第不開朝門以伺其來奏成不敢

命人書建書事不善勉自傷之太字數行而已萬基詣門呼
守兵自門隙投奏入語門者有急情即頂上之比欽向至
鷄鳴從不見瑾未欽往問其家人曰瑾自昨日早朝竟不嘗
歸欽色動知為所害矣即往索諸門輒得之投之以兵瑾墮
溝中遂被射死時

朝廷得奏不啓閣欽已擁眾馳長安東街大明城伏未開欽知
事露元以為計窮索一二大臣將殺之帝卒无紀律斷斷能
橫于市欽入朝房朝士奔逸遂殺欽果冠都御史深上方備
首者靴欽以大刀所其首破為兩既而孫愷率提兵索
索欽戰賊伏許酒更事定方戰時孫令士巡街大平居民令
勿聞門故无誤嬰鋒鏑者已而朝門開即傳宣街市居民
不得內中即遣人傳呼有獲得瑾者賞千金無者于後方
得其尸于溝遂收殮之與寇深許皆蒙卹典瑾後追封清國

公諡忠壯贈恭順侯欽既敗捕其家人訊同謀者終不得於
已赤一妻賀氏在官問汝夫誰同謀答不知又問朝臣誰
為汝夫門下人賀曰汝等元一人非吾夫門下人官憐然无
言屢易訊者賀對皆如前竟不得而質之受楚酷已甚有馮
先生者山陰馮益損之也捕之求馮得不識其誰謂之賀曰
馮先生胡語為向事吾夫彼與君密謀不記一夕吾夫問古
有宦宦家為天子平先生言曹璉乃曹節家竟成帝業吾夫
大喜醵先生命美餼饋庸何謹乎益死語與賀對斬于市或
曰孫婦伴與欽連謀欽留孫婦兵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
十勇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鎖之重門鎖入孫十兵于家後
后門出治車聚殺之殺孫之子孫遂迄成殲渠之勳時欽適
見大臣惟寇過害及執李相資頻探以刃而什之索王尚書
朝甚急王在一室窘迫无計一主事大有力遂負王奔生而

免王後擢此人為要津時呼為駭官人 野記

○二日
上問吉祥南城事假官時不克則尔輩无應類矣乃當如何對
曰臣有姓欽者有姓鹿皆當精兵在此地內事有變當入救
京兵不能敵也

上曰若而心暢然謂彼千禁中本事直如此易使自取何有乎
以是恒衛深疑未幾欽鹿繼反
上益信敬于功臣卒終保全且皆有容旨地方有警不得調北
邊軍馬往及入京城 同上

○國朝旧制諸勅勒勒今字號國王用礼字追封用文行忠信字
文官二品以上用仁義礼智字三品以下用十千字新製武
官諸命初編用二十八宿字續編用千字文字永樂三年十
一月以武官諸命二十八宿編入用中書舍人酌書奏請同

翰林字兼石春坊太宰士解緒等試用百家姓編纂

首惟用漢急就章字天順六年九月癸巳中書舍人楊芳言
今文官三品以下語粉十千字號俱已編次乞 勅翰林院
別取他字編號庶无重複

上命用十二文字編之 瑣錄

○偏橋疾叔瀾言二事有胡氏子五六歲時因弄高為戲墮地
初其項骨稍長善不能伸朱守貞者同里也一日相見戲擊
其頭看舌戾然置地湔然死夫但潘道胡氏子頃許復甦
頭項手是端直歸家上人驚甚謀尋朱謝之陶氏佃民有病
瘵者曾與陶僕鞠谷如市道遠極憐其氣幾不接陶僕
季思勿速問則竹為銳銛刺之瘵穿氣滿頭得完復荷擔而
起一无所苦天刑之在人不可偶如此命有不死雖有致身之
道而不死也豈不信哉 余冬

○都御史陳智性橋急時暴捷左右之人无虛日洗面時用七
人二人攬衣二人指額一人捧盥一人捧漱水跪一人執牙
梳稍不如意便打一掌至是事有三四人被其辱者一日堂
上靜坐因岸帽取錯剔指失墜于地怒其錯不得已而起坐
目拾錯地磚數次若懲其錯者方靜坐若左右行過復有
言即持之或諫以暴怒為戒曰諾乃作木方刻我暴怒三字
掛之目前以示警已而怒其人欲獲之報忘其戒取木方以
擊之怒性既消其戒悔莫及也 天順日錄

○都御史陳智性劄而躁嘗坐堂偶有跪拂其面即怒叱從者
拿從者紛然東奔西安為逐捕之狀少頃俟其怒解果問拿
何人乃叱之曰是雖有相知者以寬緩為勸即置一木簡書
戒恭慈三字于上置諸左右以自警及至有忤觸者輒奉木
簡持之一日与掌順天府事工部侍郎李庸在朝議事不合

相念話 瑣錄

○法司奏石亨等冒報陞官者俱合查究

上召詹問曰此事可否恐驚動人心夫對曰若查究則不可但
此等冒陞職者自不能安欲自首猶豫不決若朝廷許令自
首免罪事方安世

上曰然遂行之於是冒陞職者四千人尽首改正人心皆快或
有欲欲追其支過俸糧者美曰不可戶部奏請得旨乃免人
心皆安石亨既置于法平日出入門下者无不驚惶一日美
言於 上曰元惡既除宜戒諭羣臣且安人心不究其金遂
行之中外什然元不感戴

朝廷之恩者石亨下獄死法司請懲其尸

上召美問如何美曰如此行之未為尽善法司宜執法論罪欲
梟首示戒 朝廷不從特全其首領尤見恩義尚存

上曰然即後之 天順日錄

○先是兵部尚書陳汝言阿順舊臣將前法去雲南兩廣胡廣
貴州等處違官尺數取回物論沸騰以為不便下情不能上
達一日美從容言於

上曰達人非我族類自古為中國患幸送之江南遠方今復取
來其是不便此類在彼佳定以為東土多不歸來

上曰吾亦悔之初取時所其不願此善若後日願去者仍使之
去曰幸甚 同上

○何文淵守溫州時廉紳寡欲一郡大治當時浙東守稱為第
一既而召為刑部侍郎民有親余者却之好事者為之立却
金節雖駐劄州在刑部雖有深刺悉以尚書主之弗克入
亦未之知也后以故乞病歸正統十四年朝廷多事士大夫
文章乞起之召為吏部侍郎遂進尚書太子太保其於權用

人才之際詭情之述始露而卷言路者不能容矣雖百計圖位奈何攻之者耳目為奸邪其情狀終于斥去不能與向使病去不出則清名必然傳后不失為蕭蕭之人今也雖得高爵而喪其美何足取哉予在銓司時或所見不當者必面批之不行以此見忌者于吏部若屈任其所行豈敢誰何竟至顛路而后已 同上

○刑部尚書魏源為人側儻豪邁不羣骨為河南布政使事充前當時之民感其惠凡出巡者亦讓之在刑部不刻其符條屬也所見或不合即盛怒若不可解既過或別事相合即嬉笑與語若未嘗怒者儼然以此散之但為御史所被同出巡者搜得私物收條于京后數十年其人以別罪謫配人以罪解部托振休決而辱之清故以此少之然亦名甘大夫之流也 同上

○都御史洪 福建人中領元為文選主事詳漢新奇廷考功郎中士林重之嘉隆山東左布政使轉都臺美會至京中官不議其人須在浙江考察官員被斥者及所之且加謗駭朝廷不及察而罷之今秋仕二三大臣雖知其故真能伏待朝士皆后進不知其為人既去方惜之真儒雅君子動履似迂而處世若泛然者以此見其于謫智云 同上

○刑部尚書王盾始由都官薦授御史歷陞布政侍郎俱才一考或末及者在蜀以廉察出巡唯疏食而已蜀人呼為王青氣在山東有惠及民召拜地官與命惟然及迂刑部僚屬不樂言行或少變于前未幾以夫因左迂其學甚博而文或淵論者矧採其不能駭客云

○都御史薛觀天住廣介初為進士往淮上俸終時冬寒舟行勿濠水即脫出衣不溫得一錦被蒙之不能坐有司急為備

衣一被却之只待旧衣乾者之后為御史使張水藥之費用當道薦為浙江按察使前使林寅實在存留費假於王者服食器用極其精巧泊觀在任一切供給皆罷之俸之外一毫取不自著一青布袍死間于四時破則補之蔬食不厭牛則燒餅一枚而已與僚屬約三日以廉肉時置買肉一斤數多者亦如此皆不能堪有裁回鄉者或故回幹會時者魚供一餃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驚異此本不易得也自余盤肉一味而已忽聞親喪明日就行雖僚屬尚有未知者及奪情復任頗以廉自負又嗜酒或公班或僚友相班必以至醉弄酒書人士林以此少之及居憲臺提理南京懷德清懷愈張都憲設席會諸僚屬不赴既以卓食饋之亦不納人皆以為儲蓋古者狷介之流雖或過中有激食風曉夫今之仕途中若此其為中之孤鳳也 同上

○定西侯蔣貴起自行伍一卒之微以功陞陞至其為將也能與士卒同甘苦凡出境搗賊巢穴衣糧器械不後一人親帶而行與兵士无異及臨陣必當先直衝敵皆獲勝子弟及士卒如蟻追隨以死向敵用是往七取勝其勝也未嘗不親手擊殺數十人所恨者不識字耳以此短于謀略必得軍師而後成功然天性朴實能忘已之勢听人指揮略不較也不止于為勇將而已威鎮遠夷而先北虜莫不畏仰而麓川之績亦偉矣之名將抑其尤也 同上

○張系都督鎮寧夏廿余年練有夫豈石虎元將擊將軍巡邊將至寧夏有緝緝者寧夏人道語亮曰都督家一古雅可室也亮即為之偽為有章書使人索之張得書不答既處至以不得執故自方寢辱之張殊不為苦后使人索之其于中夜告之曰彼時人何可拒瓶所直僅百金耳張慨然不

日介非張奉子矣吾豈吝百金顧此族吾祖宗貽其計自
我為舊貴失之總兵能百年我總兵能百年否耶明日恭錄
病不出于案官往時刻征雲為余道以事甚悉 水東日記
○運使韓偉溫州人魁梧端重御史有聲獲盜有功嗣以男
婦數口出巡河南鎮靜有休一方仰賴關省上下咸謂出巡
者十數輩或过于刻或猛而嚴或貪而懦或矜而眩或佻而
輕或奸而諂或愚而暗未有如偉者自后繼者十數輩亦莫
能及后迂運使於河東清操愈著多所建明勅立李官得師
儒梓其屬尸子弟之秀者教之繼科第第人才漸盛天性至
孝以母垂白在堂憂乞致仕蕙以數疾兩足不能行
朝廷亦不什終于任內士林情其位不滿德云 天順日錄
○乘輿出御午門朝百官 詔下吉祥及伯顏他先恭於御史
獄皆伏誅仍以鐸斧市而磔於死種其家以資將士念當罪
落二賊流崖南旌死節功追封瑞寧國公諡忠壯則深少係
謚莊嚴益勵功行賞如從宗太保安太子少傅矣郭祥昂並以
本官誥太子少保饒賜爵徽侯而完者充上為
詔果欽罪于中外 同上
○今制每日常朝 御奉天門其
御座設於金殿既升座錦衣力士張五級蓋四圍有聯欄自東
西階升立座后左右而內使一執蓋升立座上一執武備雜
二扇立座后正中蓋武備兵出伏局所供一柄三刃而圍以
鐵線裹以黃羅袱如扇狀用則線圍自落三刃出高兩以防
不虞也天順間命力士執線有來立于金水橋南止舊臺上
之線及次武備二扇直而座之上線過威動時則去之 噴
○同年郭來李由戶部郎中改應政司參政不以為美謂此官
何足榮子謂談矣且曰无才何敢當此若才有余而位不足

公命以為好此是好消息或才不足而得高位公命以為非
此非好消息也遂悔謝自后歷是職而俞審斯言有驗也
平今之士庸不及此惟恐位不高乎才也 天順日錄
○上召資為吏部左侍郎時石亨權之愕然而怒然无可奈何
及見美但怪有恩色而反加親厚且以盃酒慰之歡或有
宣召同事喜見于面若使召美心便生疑惟恐其短久之
見美推誠无偽方不介懷但數不蒙宣召心便不安必假以
事而進出則張大其言及美恩所加使人畏其勢而美其業
然所言大抵私情十八九在朝文武之士疎者雖正以為邪
其親附趨媚者雖邪以為正原其所存不知天理為何物惟
利是尚欲其不敗難矣天順改元復位之初李士陳循輩
去惟徐有貞等三人中論謂美宜入閣石亨聞之密謂美曰
請于入閣矣即固辭曰不可時美為吏部右侍郎即言於
上曰吏部尚書王朔老矣可令致仕即報期上疏自陳已許之
矣早見美曰孰已休致君代之矣美曰朝廷不可无老成人
郭雖老精力未衰以美輔之可也後何敢當此重任乎亨曰
事已成矣為之奈何美懇求不已明日亨言於
上曰李美以卿不可付左右亦贊其說遂留之衆論復欲久
留郭聞美留之不樂曰吾計失矣何故見沮美曰所以有之
者非為公計為
朝廷慮也已而美為石亨輩嫉為禍是奉獻
上召郭曰李其非其罪不可付去也郭曰既不去禍是奉獻
京可也
上曰南京亦危為吏部左侍郎郭不得已從之郭之欲求美
者非遠矣也 郭輩之奉使焉此處免其苦耳天順改元
之初天下人心莫不忻悅徐有貞以迎立有功命入閣與

國事亦為中論所推入閣而有事

上親委任寇春極降賢亦自念遺竭之難助有直展盡忠
知死不言謂太平可立致凡用人行事一以公衡處之左右
遂不能堪初大監吉祥以有迎立功與國政不通文墨事
歸司札監以此極方督說凡事與二季士商議而行意欲離
結附已及論薦文書士有徇私者皆等持公道目沮之祥亦
不悅會御史楊璠言太監吉祥縱兵石亨家人占奪民田
乞加禁約 上嘉其敢言待在旁見斥其各切甚慚已而
盛怒欲罪之 上不計乃已及石亨出兵回聽石亨言分然
訴御史意不實意有貞與美使且潔祥曰今在內惟尔在
外惟我彼欺暗害其意非善初祥見亨盛怒除我事
每計其短及聞言其勢遂合曰內閣裏替欲除我事
上初信其說而後之遂置有貞與美于獄是日晚雷電大作雨

雷聲注大風拔木持之門老樹皆折亨宅水深八余明日即
赦而出之初言官欲命亨不能振作兵威廣復入寇又獲義
不法事情附勢者皆世于亨亦謂有貞主使其都御史逮之
一空 朝野愕然莫不為言路從此不通矣 同上

○刑部東司公幹錦衣衛其官校率倚勢肆橫本司受優之
容石則據撫親德憂憚難為惟何廷秀任其司獄曰法者天
下之公有犯至司獄送公坐罪不少貸安有百戶逐其妻之
子而奪其財產者男子死其孫訟于官掌衛事都使索 彬
焉廷秀有百戶廷秀妻奪財產其孫百戶嘴之喉斬旋校
百戶掃撫卒死所得由是官校稍戒不敢犯難惟士君子未
嘗不厲但有願于公而不慮于私願于公而不慮者皆勉焉
者也惟何廷秀則不然初第進士奉使淮西果令關徽以督
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廷秀却之微曰吾以壽晉師非贈

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本
不受在關時典市舶內臣死鎮守大監分其家才道三司廷
秀他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公裕及陞長才泉都指授金
事武成德廷秀嘗勸關取賜以犀角銀器致廷秀笑曰我
知君已不知我成懶而退致仕日陽官恩遣使致金銀為
壽并辭又梓可為棺者廷秀一无所納或言可受廷秀曰飛
之在得正當今日此其所以為庶盡性然也 謝綬錄

○天順七年錦衣指揮門達提督官校緝事無鎮撫問刑董傾
中外道路以目人莫敢言自計得以進言別是非于
御前者惟李閣老與表指揮彬二人而已詳排去之乃指彬
數十事

上欲法行不以彬沮諭之曰使汝全問只要一个活表彬還我
彬既下獄考訊苦楚真能自白時有一葉人揚言表彬益

器號揚儀者憤然上疏論表彬欲并中葉閣老事揚儀指
為李所嗾揚儀拷死于獄乃証達曰此實李所教但我言于
此無人証見不若請公多官廷請我對申言之李先得詩達
信之明日遂遣二官徑詣閣問要李出午門外對李方自東
官請退陳安龍彭能道乃詰曾得直否曰未也且暫去一對
二公沮之及至多官會問時楊太言曰死則我死我何敢妄
指人我一市井小廝如何見得閣老見神昭鑒此實門教我
指也達失色以是彬得從輕調用京錦衣衛帶儀彬亦得免
人義之李有從兄任安慶府同知達又遣校尉往緝之務欲
傾李辭以

英廟上仙得免達坐劾請氏彬復職送達出城如礼亦人之
所難也 同上

門官歷淺深奏請銓除奏內云查得某官歷任年來捐通
洗除某官而已宣稱開場用事 勅方面風憲都守令在京
三品以上官奉保天下要職吏部不得除出三榜之門後
亦單去不用天順末李美始令吏部方面官有執推本二人
請旨簡用至今為例 又漢雜記

○天順七年七月十三日余與劉宗序同詣武政徐先生日已
午尚未盡歸坐久之方出即問曰二子曾見夜來天象否書二
人對无所見先生徐曰官官之視作美我被曹吉祥所害至
此其禍尤甚于我也二人復唯唯而退是月吉祥之姪致果
反討逆及祥 寓園雜記

○英宗在內音問久不通指揮湯胤績兩附書言托鄉人許內
使以進不知其所言何事

英宗復辟問徐有貞曰湯胤績乃信國公孫朕欲用之何如有

貞泰曰與臣素熟真酒風漢耳遂止 同上

○湯胤績為恭將守北邊一日胡寇特至領兵出戰上遂將數
月口外通州驛天色將曉忽有兵官至驛從其盛坐中室令
免供具但索筆視燈燭閉戶而寢明早驛卒候其起府然无
聲開戶視之无一人在但見壁間有詩曰手提長劍斬胡虜
一箭那知中兩眼胡馬踐來頭但盼烏鴉耳外骨如紫松將
有義空揮淚弟姪无情不奈哀血汚廷泥痛不得幽空系
望鄉臺胤績素許奸怪其為果亦如此晉陵王希范為系
言 同上

○給事中李實出使北虜奉

太上以歸自以為功著在使錄甚顯景太中為左都御史
太上復位首言實在肅清元君臣禮遂罷其官追毀其錄此實
惟 太上知之

○朝廷所重者名爵庶民所畏者刑官近年富兒入銀得買
極者三品官也縣官甚微抑之余偶入城忽遇騎馬屬金
紫煌赫府僚分道而行士夫見之歛聲不語因詢于人始知
為納銀指揮虎而耳之元其手此真國難記

○本朝開科取士京畿與布政司鄉試在子卯午酉戌八月禮
部會試在辰丑未戌年春二月並定規也洪武癸未

太宗渡江天順癸未貢院火皆以丑年八月會試明年三月
試於是二次有甲申貢院火時本人死者九十餘人好事者
為詩云回祿如何也忌才看風散作禮闈焚劫事向天
僅丹桂樹後火極限靈氣滿場爭吐焰壯心一夜成灰曲
江勝事今何在白骨殘骸漫作堆至今顏之今人傷感或云
蘇州吳昌元啓作 并園雜記

○羅修撰倫上疏論開老南陽李公彝精軍調廣東而願操本

章編修熱黃編修仲昭皆檢計知府上疏无夕現行章調
知府武黃調知湘潭莊調桂陽州判李公政后淳安商公後
入閣言于

上皆得復其官於是羅為南京翰林修撰章為南京太僕
評事莊為南京行人司副趙房陵陳公文亦卒士人為詩傳
之者不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為執權生已復官章黃
二人之詞笑出于 上意而羅之請李公不能死意云先
是大臣適父母喪事情起復者比皆身至是始者為令皆
終喪三年事情起復亦聞有之笑出于

朝廷勅置非復前時之選是則生一疏之力也 同上
○楊瞻景和者北京人善影戲之具亦曾歸士也天順末指
揮門連德生殺之者多隨官人同時亦形指揮者題
英宗比得有諡諱功為忠 附又在此也

憲宗初立達恐其逼已今遷卒後其陰私欲置之死地情亦不
識花因抱不平之氣為彬詠屈達達法二十余事奏入
上方以太監張瑄等連累人達達問瑄至其解達達諸罪刑恐
瑄神色不變若死所與者達達詢其事瑄曰不
知且曰瑄係賤工不識書字又與君侯無怨何得有此望
君侯奔去左右瑄以兵告因告曰此間老李與君侯不善
固為此本使瑄投進亦不知中何言何事達達聞之甚喜方飯
至因以酒肉賞其首早朝直以其情覆奏

上命宦官押諸大臣會問于午門前方引瑄至達欣然謂瑄曰
此皆先生所命彼與我无干也瑄勿驚訝瑄即曰此達以酒
肉賜瑄使瑄言如此昨庭中有其見指斥所奏達二十余
條畧无金銀監押官一語大臣皆曰達不得辭其罪矣錄詞
以進

上命法官正達罪誦及廣西以死曉得脫衣復任如故京師
多能道其事後瑄來蘇于俞欽王蒙往見之 寓國難紀
○錢原溥奎士回自滿河道江西布政使翁公所請獎之序云
天順間先生嘗謂兵部尚書陳汝言曰方今論公行賞殆无
虛口而

母后徽號未加独非缺典與汝言即以先生之言入奏
英宗大加稱賞隨付史氏以行後申申先生遂為舊貴所擠而
有順德之行

皇上一日御經筵問諸臣惟以先生不在為問遂下問吏部取
先生以婦復舊官于堂以是美之內閣供養謝伯寬云甲申
以下一段失矣蓋原溥常在內堂較讀書今之近侍有像鳳
筆多出此語下其出以附五倫其入以附公之力也若如此
說則臣 皇上之明沒懷公之德矣翁蓋得之傳聞耳

○天順間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用事勢熾熾年可執文人
武夫出入其門以盜有名器者不可勝數京師有貧三老者
都督曹欽之妻父也見欽聲勢日盛獨不腫其門欽嘗欲為
求一官力辭不可乾妻餽餅口一廣餅小生女一美觀都
督石虎欲取為妾父母棄從之女獨不肯乃已未幾石氏敗
罷并市欽謀及凡連姻及所親者誅黨殆凡蓋三老獨免
奔國難記

○于公謙王公文遇害時以迎立外藩誣之文稱冤譴但云親
王非有金符不可召當办之即投尚寶內官問之檢閱各王
府符具在独无襄王府者眾皆疑不知其故乃問一退仕老
內官云嘗記宣德間 老娘上有旨取去但不知何在老宦
人某尚在必知其詳遂往問之云是 宣廟寓天晴
老娘上以為國有長君社稷之福導欲召及襄王取入後以三

孝士叔不諱而上野今在後宮燒閣中某處

老娘上張太后也於是唐
太后求之果得某處蓋已積塵埋沒分寸矣使此老奄老嫗不
存則典守之死于冤者亦有之矣其後

英宗悟二人之死而悔者此也斷大獄者可不慎哉 同上

○天順間安陽民牧牛入一破塚中鉄索懸一棺去地四五尺
四旁无一物民搖動其棺沙土蒙頭而不能開眼民惧急趨
出沙已沒跌矣翌日拉伴往視之沙土滿中不復見棺蓋其
其机發而然也 同上

附錄

○刘忠宣公大夏張蘭公數華二公皆天順甲寅進士遷庶
吉士李文達公彭文憲公時在內閣欲留二公在翰林二公
力辞不就后二公皆以才能為名臣 落塘詩話

○天順初楊公瑄為監察御史印馬于圻內民蘇許太監吉慶忠國公石亨奉占其田若干頃公具以聞併言其怙寵擅權之罪詔稱公敢言稱政吏部記之將以大任也既而還京尋奉連見祥亨二凶日益張公與十三道御史謀効之有私泄于亨者亨乃與祥合謀上請既拜章入

上震怒召諸御史詰文華殿俾讀彈章而詰之公以其道御史周斌且誦且對歷陳二凶罪狀明其正大意先入諸莫敢回悉下錦衣獄逼公誣引大臣刑數瀕死卒无一語他及有司文致公死而十三道長皆坐成余多貶奏上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於郊外於是獄皆從減公就戍遼東鉄領道遇赦還或謂公宜請二凶謝庶免後禍公不可後謫戍廣西南丹居五歲二凶相繼以逆誅公被特旨還里

憲廟嗣位以言官奏復公舊官尋陞浙江按察副使巡視海道成化丁酉春忽報倭艇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案檄聞公徐曰彼果不犯吾將盡誅之乃行邊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令呼民壯授甲林立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地不須重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寧海數口乃知倭僅兩舡入貢耳于是皆服公之智量近代名臣錄

○景泰帝未崩前有駕帖取趙世子入繼世子欲行有長史王姓者止之曰事雖如此宜待金牌勅書來然後行未晚也不宜即行後

英宗復位召世子問其不來之故世子具言之英宗悅召長史賜以襲衣金幣令長史金幣自此始王蘇州人也忘其名矣 石太尉

孤樹哀談卷之七終

孤樹哀談卷之八
憲宗上成化紀元

○今上御極經筵肇於嗣位之初是為成化元年甲之八月二日歲率以二八月中旬起四十月未旬日三會講日皆逢二進講每兩人一四書一經講章皆預呈閣老轉付中書繕錄正副各二紙隔日進司禮監官奏知先晚於文華殿內寶座地之南設金鶴香炉左右各一於左香炉之東稍南設御案講案各一皆西向案上各置所講二書以次講章各壓以金尺一付至期早進近侍內臣及知經筵官總兵閣老學士并講官及六部尚書都御史大理卿通政使鴻臚卿錦衣指揮使及四品以上無講章官俱綉金緋袍其展書翰林官侍儀御史給事中序班鳴贊等俱着金綉服朝畢駕起御文華殿皆隨之大漢將軍凡二十名導

駕至左順門退易冠帶便服仍各執金瓜而攝將軍或使或伯者則易金綉蟒衣退越殿官進左順門皆分班候行立文華門外候傳宣云進來則將軍先入殿內附東面牆立諸官升陛鴻臚卿贊入班行禮畢以次分由殿東西門入重班立指揮則立西一班末稍前御史給事中序班六員分于中門左右北向立序班二人奉

御案進上二人奉講案置中鳴贊唱進講上官各出班立講案前展書官二員出班对立鳴贊上官行禮與東展書官進至地平膝行請御案展四書講章講四書官亦稍前近案展所講書矣展書後位乃先說講某書然後申講上畢展書稍退後東展書仍如儀退掩書復位西展書官與講經官進退俱如前儀講畢仍並行礼各回班序班各撤案聯立舊所鴻臚卿中跪奏礼畢

上諭官人每與酒飯各官跪承旨以次出丹陛仍行禮乃出左順門宴以官序惟李士之坐立則序於鴻臚卿及四品以上寫講章官右展書官坐立亦序於四品之下無講章官上重戰事也其號曰講官者凡四員日輪一員先大率行義次直現政要二書皆不用講章惟各以黃票書所起止預進先日內臣設

御案於文華殿後穿堂中以二書并起止置案上至日早朝畢四講官同閣老隨駕入至殿內授內官以米日起止候召乃入穿堂門內行禮分班北向前後立東班當講者詣御案前內侍授以牙籤右手執之且指且講書則向上初展後掩皆屬內侍講畢還議復位西班當講者乃進講悉如東班講畢

上諭先生喫酒飯皆跪承旨行禮前後皆一拜三叩頭出笑

於文華門外西廡禁中謂之小經筵或謂之小講云璵綴錄○成化間陳翰林師召所乘馬售錢六百元西涯李先生以詩諗之有斗酒杜陵堪再醉之句蓋用子美三百青銅語也時李刑部若虛舊屋為積潦所壞數年不售竟得銀四兩涯翁亦諗之以詩云詞林馬價知多少即前師召事也前輩居處乘騎如此凡口體之奉可知今日士夫一登仕途必華屋而居出必驅堅策肥其於飲食衣服飾節省者幾人視數十年前為費何啻千萬應可以觀世變矣

○南京守備太監劉璵自陝西河南鎮守至金陵貪婪益甚資積既厚於私第建玉皇閣延方士以誦經火有術士知其信神異也每事稱帝命以動之璵其財無算璵有玉緋環價直百鎰術士給令獻於玉皇因遂竊之而去璵為時嘆曰堆金積玉已如山又向仙門本煉丹空裡得來空裡去玉皇元不

係錄璵子聞璵少卿子與相與與然

○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使李臣表指璵子與相與然

年七月二十一日該太保會昌侯孫繼宗等題本

英宗皇帝車駕北征往還事跡有錦衣衛都指揮使李表彬二

向隨侍必能詳知合先令其開寫具題奉

聖旨是欽此欽遵本月二十五日臣將車跡錄寫欲送該館未

敢擅便且題奉

聖旨錄寫完了還封進欽此欽遵今將車跡開坐謹題請

旨計開

正統十四年八月十五日臣在土木為回上寨伏喇防勇十

六日

皇上在雷家站高崗地上坐乘逆子圍看是臣遠觀觀的是我

英宗皇帝臣叩頭哭

上問你是甚麼人臣說是校尉當奉

聖旨你不要說是校尉只說是原在家跟隨的指揮又問你會

寫字不會臣說會寫就令左右隨侍答應本日奉

聖旨討珍珠六托九龍段子蟒龙金二百兩銀四百

兩賞也先着臣寫書與千戶梁貴回京奏討十七日隨到宣

府西城角答話城上放短槍不得近又轉到南門有

聖旨宣楊洪范廣朱謙愛亨信着開門接我城上人回話今日

晚了不敢開門道城也軍馬是

爺上的楊洪也出去了不在城裡星月上時隨

上渡官河臣下水控馬渡訖至二更時大雷雨就陣上震死

也先所騎青白馬雨止

上令臣出帳房外窺視但見赤光罩定

御帳隨即奏知先是虜軍見欲謀害

上教見瑞應謀速阻明日也先就來帳房叩頭致歉十八日
聖旨差着寧回京奏討賞賜十九日也先令伯顏帖者得知

來進靴肉鋪蓋皮襖二十日到大同東塘版上

聖旨着舊書差力士張林到大同城裡有提兵官劉安都督郭

登都御史沈固將張林付斷事司審問來歷是晚差人出來

答話二十一日早過西門答話

上又令忠勇伯到城下城中不信着臣自騎馬到城下跪說我

是寫字的校尉見有駕牌為照我原籍是江西人這裡委的

是皇帝在土木時軍馬尺被也先殺散了下吊橋救我進

去臣入城見劉安郭登沈固霍瑄平官計議良久臣在城

劉安出城見

上勸哭上問城中有會說話的通事着二人出來劉安說有

通事指揮李謙奉

聖旨便着他出來劉安入城方遣臣出見

上又令臣入城取李指揮李謙說我女兒許與大同王對親如

今不與他我若出去他定殺了我臣扯住繫股說

皇帝在門外你如何不去劉安又言我在

上前奏過用你便去隨同李指揮出見上得知院等言說我

太師也先曾說我有甚麼本事征伐南朝只是天着我

聖皇帝一會李指揮說官人你這說話有理得知院等到城

下今臣於上前索羊酒賞賜是日劉安同大小官員出城

朝見及進羊酒等物

上問大同有多少錢糧劉安說有十四萬兩銀子當今臣取銀

一萬兩以五千兩賞也先五千兩賞得知院等三人虜又索

亦軍馬賞賜

上令臣再入城取銀五千兩散與中達子二十二日臣傳奉

聖旨討武進伯朱冕西寧侯宋瑛內官郭敬寺家財及三人

蟒龍衣服酒器尺都拿來賞與也先城內甲指揮千百戶

衣服綵段來賞與也先大小頭目又着捧進席席待他至晚

離城西二十里駐蹕有夜不收揚揚旗來與臣說今夜有五

个不收來密請

命上石佛寺去待他尋不見時便乘間入城去臣備奏知

上曰此危事使不得先在土木時不曾死我命在天若萬一不

虞如何好遂不用其計二十三日也先等說我每到貓兒庄

外公議擬送

皇帝南端是日晚到水尽頭指揮盛廣等送至銀三千兩二十

四日送衣服二十六日送綵段羊酒宴食二十七日到九十

九个海子二十八日下柳源縣二十九到黑河三十日到八

宝山九月十六日季鑄賞并

聖母皇太后寄來貂裘胡帽衣服等件到營見

上說初六日瀋王已即皇帝位又說文武百官奏

皇子三人中年長者一人為東宮

上聞知甚喜當時祝天本月十七到斷頭山住五日也先遣諸

般熟野味二十二日又往北行二日也先會談復往南行一

日也先說今送馬疋五更時分起營至暮駐劄二十八

日到大同

上至北門下郭登等朝服在月門裡設交椅一把伺候叩頭

上不肯下馬郭登潛令人伏城上放下月城開板處竟之就擁

聖上出門也先到大同東門邊城中頭目出見不從惟進羊酒

諸物

上親說與城上官軍道願每說說不肯送我你每守

祖宗的城池操練軍馬不可怠慢十月初一日至市樂店內官

喜寧說如今送 爺上後居廣開進去初三日到陽和討了

牛羊酒初四日到紫荆關北空地駐扎有通事都指揮岳謙

與臣說喜寧會說達上話也先前領哨馬進紫荆關去搶北

京臣思喜寧頗知中國虛實今為虜用恐其乘虛入關當以

岳謙所說奏聞

上曰只憑着天去初五日喜寧領哨進紫荆關北口初九日喜

寧寺院收紫荆關後都御史孫祥初十日過易州過良鄉縣

本縣里老人并進茶食果品羊酒十一日到芳溝橋有果園

提督以采品米進 上令臣寫書三封奉

聖母皇太后及 御弟皇帝暨文武群臣通報虜情固守

社稷差岳謙同卿哈到彰義門答話岳謙為官軍殺了卿哈

出奔走回營與也先說他南朝人也不認得殺了岳謙也先

听得當領達子撒一字陣直至西直門

上

上御德勝門外空房內十二日臣獲 上登土城答話有王復

趙榮來進羊酒得知院寺說怎麼沒大頭目來接看餘小官

人出來十五日

上令臣与得知院說哈銘會說達子話就帶回去不要放他銘

降姓楊入城又宣喜寧三次不至見日晚回良鄉十六日到

易州十七日出紫荆關連日雨雪上下艰难十八日到通河

十九日到蔚州二十二日到順聖川駐扎二十三日往陽和

後日到猶見庄二十四日北行十一月十六日到老營得知

院裏宰羊迎

上通至十七日宰馬做筵席在蘇武廟駐扎凡四十日天寒甚

臣得宿寢傍每至中夜令臣伏臥內以兩脇溫 上足

上時出帳房仰視天象或指示臣曰近來帝星朗上此不久耳

也先每日進羊一隻每五日宰馬做筵席一次逐日進羊乳

馬乳又進高兒帳房一頂差達婦管起管下

上在行營或坐暖車或乘馬途中達子達婦遇見皆於馬上叩

頭隨路進野味并奶子也先每率馬設宴先奉

上酒就自彈琵琶思兒唱曲達子齊聲和之大同王賽罕王

也先之弟也得得知院大同王賽罕王跪奉

上酒十二月初二日在老營起往來駐扎也先及達子每夜見

上所御帳房上火起隱上若黃龍交騰其上也先欲以妹進

上竟却之初六日也先与喜寧議請

上往高橋就寧夏去臣說如今天氣寒冷我

爺上如何去得遂不成行喜寧与也先說都是校尉素彬撻置

阻住將臣腫去若草堆內捆了欲開刺忠勇密令人走報

上令哈銘与也先說解臣死方解皮條放了也先領達子四散

搶虜至月尽回營日期不等 上屢令臣寫書差人回京与

御弟

御弟皇帝并文武羣臣以 祖宗社稷為重好生操練軍馬謹

守城池不要顧我景泰元年正月初一日

上自將白紙寫表率羊一隻祝告 天地行十六拜礼至二月

初一日也先請

上至其帳奉酒彈唱也先三妻皆出叩頭獻鉄脚皮四月壬月

上以久无使臣往來喜寧又潛懷二意教教也先援邊於是今

臣寫本差人回京若為喜寧伸理者又令臣至也先處說

爺上有旨要差提旗高鑒太監喜寧達子卿哈出回京也先依

所書書喜寧謀叛情跡兩於木片內係高鑒服上令到宣

府与總兵官以計擒之及至野狐嶺高鑒与喜寧飲于城下

密約城上進湯時即短鎗少頃短鎗發達子走散高鑒抱

喜寧滾下寨中遂擒入城卿哈出走回營見

上說喜寧在野狐嶺被高鑒抱住滾下寨裡押入城內去了

上大喜說使兩下動干戈害人多是這廝如今拏了他边上
得寧靜我南歸也可期了五月內李安羅瑪馬顯齊來與
也先見

上本月內回京七月初三日哈銘來說也先會談擬送

命上回朝要京裡看頭目来接就差哈銘詣京奏報二十七日
哈銘同楊善至龍門地方接見八月初二日也先得知院等
及妻妾俱送上行將半日路程也先下馬叩頭跪着解所
帶弓箭撤袋戰裙以進束達子羅拜伏地慟哭辭去惟得知
院領部下人馬直送至野狐嶺又進馬匹齊叩頭拜別宣府
右衛城外官廨住一夜宣府都督朱謙同男朱永帶領人馬
到右衛接見

上到宣府城外搭殿住二月十三日就着朱謙設宴討賊段衣
服并什賞達子喇哈等又有商賈王文于謙許彬接到朝見

畢後上令臣宣花等到上說為我家

祖宗社稷着你官人每多費心憂念我上如今幸得回還到京
情願退居閒處你便寫書與御弟皇帝知道十四日到京
泉鋪住一夜

上打點衣服以舊所服白綾中衣一件及也先所獻戰裙賜臣
十五日入京入南宮十六日早臣朝見二十五日蒙陞臣
百戶天順元年正月十七日

上復位十九日陞臣指揮僉事二十五日

欽賜第一所於澄清坊舊居址向

上公內官監改造面賜本衛後夫十人又賜銀三百兩綵段六
表裡三月內臣取衷

上命國舅孫顯宗主親及賜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綵幣八表裡
天順二年二月內臣生子

上欽賞金三十兩銀二百兩綵段六表裡又陸續賜大紅綢金
絲線蟒龍并各色織金帶衣履綉春刀磁器并物成化元
年二月二十二日進

○憲廟方軫

皇表內相三楊公特薦南昌兒鍾為郡守遂分左符又
賜書假便宜從事君初視 猶死為稱部刻木為提控持
文書上不問當否便判可吏恥且仰為凡牘中實事盡允
退祿密疏之幾害了上然且不暴之通判趙忱百方誘譏
肆詆侮君亦雅上既期月一日命左右具香燭案并呼札生
來跪至殿前以下亦集居言其有

朝廷未嘗言今日官 勅及宣中有僚屬不法徑自擊問之
語於是諸吏皆驚禮畢坐堂上啗里老言吾聞即人多汶武
每傾誣善人吾有彰揮之術然不能如問羅老子自為剖別

今以屬若等速以善戶馬戶來報善者吾優視之其則罰致
卿飲更者且為百姓殺之吾列善惡二傳伺若曹矣又召府

中胥悉前大聲言其日某事你某作如此按爾應窮賄若干
然平其日某如之然乎爾胥駭服不敢辨君引出口吾不
能多耐煩命裸之俾皂隸有臂力者四人昇一肩擲空中擲
死之皂姑少投去君大怒吾為百姓殺賊狗鼠輩為吾樹
威耶高投之立死不死上尔狗曹矣皂隸如命立斃六人君
命呼屠人入持鉤來鈎其髮曳出郡衙肆諸櫓上下戰慄
面為初前中主現亦嘗嘗死好吏錢英

高皇帝喜遣 賜敕褒諭勞以上尊制詞甚重之也死君下座
校師徒乃加札馬至臨校校多不親事朔望諸先冬后亦
不合講曰其本刀筆吏未嘗事戎典不去教習所去者誰
別勤惰消長耳諸君幸自勉同寅有勸君稍加考簡勿廢

退棹者君恨之如前語且曰公以科目名以爲公矣后每同座閱士類課卷唯听同寅酬酢君袖手微睨事先少不足意焉師徒每入邸白事必延之內堂坐而吸茗談笑愉然不表如以私事則頓慢之矣

○本朝指揮湯胤績傳李強記議論英發爲詩文亦雄健有氣然性傲妄眼空時輩于朝士有一日之長輒以美弟美姪呼之入多不堪以其有時名不較也成化初言者以將材薦有才華文武可當一面之語戲者以湯一面名之陝西孤山兇師號險要適參將貪缺兵部以胤績奉充即鎮未久有故人來謁方與叙酌適招虜數騎薄城下胤績語故人云先生姑自酌吾往生擒胡雛來以觀也方出城未遠有胡伏溝中箭中咽喉斃人又名之曰湯一箭云此可以爲將官夸大驕子之戒 荊園筆記

○本朝軍衛田元李天下衛所凡與府州縣同治一城者官軍子弟皆附其李食廩歲貢與民生同軍衛治一城元李可附者皆立衛李宣德十年從兵部尚書徐何之請也其制李宣教授一員訓導一員武官子弟曰武生軍中俊秀曰軍生衛李歲貢始於成化二年五月從少保吏部尚書兼蓋殿大李士李公賢之請也其制每二歲貢一人年時不給廩食至期以先入李者從授李御史試而充之 荊園筆記

○圣天子旣嗣位改元遣使環視四方而安南素稱文物不與諸夷等詔禮部上文李侍從之臣可使者于是刑科給事中
○新昌呂君丕文實翰林侍讀安成劉君景元賜一品服行
○諸司職掌凡翰林官九年滿稱職陞二級然自永樂以來多止進一階正統間謝璉先生以編修滿陞侍讀而尚約肖先生則繼陞侍讀編修陞二級自二公始時謂尚約之力居多

張益先生以修撰陞侍讀李士則出於特恩故往七援以爲例俱不允至成化初重章曹世澤以修撰考滿陞翰林曹以陰叙陞尚寶少卿修撰陞二級又自二人始蓋一時同僚之贊襄李文達先生之主張也繼此考滿知召和黎太樸陞左右諭德實錄成童皆進左右庶子楊維新江東之陞洗馬喻年五月以充翰林庶秩不得與翰林諸皆俱七乃同具本乞各兼舊秩且言自

祖宗以來東官官无不兼翰林職者事下內閣詳擬彭之有先生謂初考滿陞陞時諸公咸預陞二級寧无兼官今如所言是我輩不諳事体 朝廷其用我何且西楊先生永樂中自翰林李士改左春坊大李士亦何嘗兼翰林官豈可謂祖宗以來无不兼者乎遂不許申益不得已

○正統以來終廷每日講畢

上必曰先生吃酒飯閑老與西體是事
旨叩頭乃退成化丙戌劉主靜人聞遷托中書獻言今後酒飯只以常例賜毋煩

王音自是儼然而進默然而退君臣之間舍此无一語接而先生之稱亦不復聞久而左右无復知講官之爲重未必不自此始况主靜作宋論以歐公不得首相故主濮議以取悅茲以私意度人可乎毋煩 王官其亦取悅之謂另

○商閣老嚴職家居甫十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赴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中竊謂難稱職名及

陸見方巾絲纒青布員領自林原籍爲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一日士大夫會集東閣事犯之戲中見岳武穆桎係下獄之狀慨然呵止之蓋傷于虎者也
○初成化戊子議葬

孝莊皇后於 裕陵時已有

皇太后他附葬附廟之說矣至弘治

太皇太后崩既上尊諡上曰

孝南貞順康懿光烈輔天承聖皇后同孝莊之制矣內閣大

臣查其誤乃上疏言成化初因事有難處臣子姑為將順之

意今當再議於是始詔禮官會議上未定

上頗召三四元臣密議便殿中及復甚勤吳文定公寬以掌府

事府與一曰中推文定言文定乃云肅廟姜嫄閼宮春秋

考仲子之官皆為禮於別廟之証自漢唐宋亦非至宋乃有

並附者其禮已終然皆諸帝繼室生而為配者非後世子孫

追尊之比惟李宸妃之沒仁宗痛傷出於至情乃用追尊而

附祭此豈後世所當法哉食曰然遂請去

肅皇后改稱 太皇太后立廟別於竟從時使文報為禮部尚

書亦言周之姜嫄為帝考次如后稷之母故周禮有事先妣

桑桑蓋指姜嫄而魯頌閼宮之詩特見其多此別廟之明証

也且唐宋以來皆有故事可考如奉慈殿是已今

孝穆神主宜於奉先殿房別立廟歲時祭享悉知奉先殿之儀

於是議遂定

○成化戊子

慈懿皇太后崩 上命別擇葬地禮部翰林院以為不可乞

詳 詔從之羣臣以為宜與

今皇太后千秋萬歲俱合葬 裕陵

慈懿皇太后居左 皇太后居右一休祔廟

上答詔云卿寺言固正理但

聖母在上事有室碍朕憂念不棄命又今內臣往還數次

懇請堅意不許朕平日孝奉兩宮如一若因此違逆致有

虞豈得為孝今當於 裕陵左右別擇吉地安葬崇祭如禮

庶幾兩全卿寺其依朕意群臣復奏大意旨 上所有者

祖宗之天下當守 祖宗之成法 祖宗之成法即

先皇帝與 母后猶不敢違而況 陛下乎若今日之禮稍失

則非 先皇帝之心損 母后之德 皇上不得為至孝當

起敬起孝以諫而号泣隨之可也若 母后猶持不從則當

用尊死二上必親以大義之道斷而行之

上猶未從於是內閣復請會議 詔下羣臣再奏其言益切謂

或者曰 上為

皇太后所出不可薄于此而厚于彼殊不知

慈懿與 皇太后他日並合 裕陵並享

太唐累死輕重何謂有厚薄乎或又曰 慈懿死子宜與

恭讓皇后同此尤不然恭 讓在

宣宗時已嘗遷別宮而立 孝恭皇后矣

慈懿在當時未嘗退死他宮未嘗別立一皇后豈得謂之同乎

况 宣宗晚年追復 恭讓徽号悔其自誤曰此朕幼

年爭蓋可知矣又况

皇上繼統承緒即同其子而可謂其非所出而別於子后復繼

以危言

上乃從之合葬附廟如禮

○成化己丑春吏部尚書李東陽執中嚴初執中與王宏公度俱

以剛簡直得書坐席再起巡抚一日左都大司馬缺方准

其人時金都葉盛與中鎮守廣東以寇盜弗靖欲脫其地適

因故事赴京舟次河西託其鄉友兵科給事中王汝霖札科

都給事中張寧為保劄計二給事各科道駁事執中補左都

公度補大司馬與中堪入閣御史呂洪謂二公可奉與中書

頗損恐未宜遂止奉王李其疏中謂上言大臣德政雖有禁然薦資為國終無私意時人訕評謂強奸人命皆可自首與中亦得易鎮宣府而率寺又欲合奉岳正復入閣意得板附榮進王李果德之會奉清黃首排羣議奉率堪任僉都正堪兵部侍郎

朝廷竟其朋比怒不允陞寧正知府以去公度尋謝病歸執中又被科道合率補家率時少宰崔克讓尹同仁皆不悅事多異同執中性粗疎原籍有巡檢任滿軍因數不足賂考功主事劉道求陞而為郎中張宇中所沮如例擬付文選司對品調除道因謫宇中不公執中不察大詬於堂上宇中擬身抱案面盾颺言又如此為公如此為私今此私平公爭若尔信說狂我是非我等何以取職噫不止二少宰皆呼張郎中汝言信是且罷執中色失氣沮再三柔言謂張郎中我已

八末

知悔由是傳笑中外御史康永韶初以知星命醫卜出入執中門得遇御史戊子冬慧出永韶奉執中意向合永請汰京官且劾姚宗伯南閣老程司馬上司徒當罷執中詠主之遂覆請會都御史考劾京官其大臣曾被劾考宜听自陳以是司徒辭職外邊退詬執中謂我儘可消天變邪而姚宗伯諸公皆見屈因叩執中執中不恤惟擇美哉餌科道以自護至朝除給舍幕輒造實令尚書有造給舍問者自執中始執所措奉亦多徇徇清訟不遵御史戴用乃建言方面缺宜照正統間例許在廷三品以上大臣各奉所知

詔從之且諭在京四品以上官吏部具缺朕自擢用而御史劉壁以九年將滿恨死率主當夜走執中所出肺肝相示合數知己力詆用所言請歸推奉之柄于吏部至謂人君處九重焉能办臣下妄否語多優內閣未幾吏部又黜朝觀官甚夥

彭亨克者實以相家食事獻秀劉倫正皆與彭亨克上二少宰又日夜露執中之短於相知者給事官產莊因具劾之疏下多言會勘二少宰對款承伏且曰吾人嘗諫之不見听何執中坐罷竟與朝觀所黜者同辭人謂執中為彗星掃人義自於也時彭莊疏中有執中暗結御史寺諸朝廷駭之

諭今指名彗莊恨構怨違疑有旨切責乃指劉壁等而立布政使德彥莊見劾稅賦計彥莊嘗使山西墮其奉承不至遂俱逮下錦衣獄科道素比執中者宣謗王大理同節制意家率因喉彥莊彭閣老听彥實守禮合計罷執中閣老內不自安稱病予俱貽禍鄉都請閣老急以催補家率庶謝科道北人之心以解王彭二公之謗商諾之翌日彥果從崔又託于自閣老轉同仁於左而調礼侍一葉與中補石既而彥莊降駟承壁與御史馮驥吳驥降州判

八末

刑部主事吳智亦許永韶謂知縣智調通判嗚呼禍福元不自已求之者斯輩之謂與

○成化庚寅春露降于郊壇松栢時

上親郊御帝官取以賜百官子時暑翰林院進甘露頌蓋彭地道所命也然瑞實兆

今上之在娠至秋孟卯乃誕自古聖帝明王之降生不偶蓋必有禎祥兆於先而非人所預知也况

今上實太平天子天意固有在矣 瑞象

○舊制每早朝閣老與同禮並太監對立於宝座東

太宗晚年健忘宝座後常有三宮從立紀

首時金文靖公嫌不自安辭立丹陛下仗馬之南京太問陳芳

洲請復立 陛下託言每遇雨雪不便

朝廷准之遂獲天順中一日仗馬嘶驚遂請閣老

英廟乃命諸閣老稍南立於諸給事之前大漢將軍之後給事亦移南立

英廟見之命母南移惟仍舊班成化間閣老後立北上諸給事又隨而北若前後班然不復分上下班矣初閣老以品序前後立成化初列主靜以四品入閣獨立於陳彭二先生後似與給事同班

上因命立陳彭之下乃循吉繼之而立遂為一班予入閣身稍長於列吉尤長次吉于中吉不喜每歸于稍遠未幾憲廟宣諭內閣陞直官保庶好與先生每立站蓋特恩也

○太李每歲春秋什真主祭官例遣閣老及翰林諸李士若祭酒初任則一遣之景大以來開遣胡宗伯王蒙宰二公近時止遣閣老矣其分獻十哲則太李典藉所先期如例移手本請翰林講讀等官二員至期同主祭偕往省牲畢燕坐於殿

八卷

帝所及會食幾倫堂後則主祭官中坐祭酒西兩隅坐翰林分獻官兩翼分東西坐於左右兩御史之上景太閣編修劉召和王惟臣分獻御史沈義原侯監礼會坐時方讓未定主祭官尚約先生目惟臣上還過東坐召和下沈原二人遂聯坐於西是後監礼者為故常不少讓矣天順二年春黎太僕以修撰直以編修當往分獻諸同官相謂曰尹先生素負剛毅之氣試觀此行克復旧規否直至會坐時適二傍水皆同年齒長者直不得已據上復故揖讓之工務未勉進就席分坐直右自是往者亦如旧儀同官皆喜因非尹先生時能及此 同上

○成化中太監張敏死其姪太常寺丞南陽張敏進承祀左右求陞侍郎

上問苗何出身曰由承差乃論之曰侍郎六部執事官也與承

差出身之人其授南京三品官左右以官制進乃與南京通政使蓋上不知通政亦執政官但南京開缺耳當時有以正劉必別授矣 同上

○成化間四方白丁錢廣商販技藝輩聚之流以及士夫之子弟率實隸近侍內臣進獻珍玩稱得賜大常少卿通政寺丞郎署中書司務序班等職不由內閣吏部謂之傳奉官至於二閣老之子若孫亦皆已授中書冠帶牙牌支俸給祿但不署事朝奉而出於梁方之門者多一日

內宴鐘鼓司亦應扮一老人卻裝青髯片米濕解戶答曰非我之罪此船殘之病老人曰便須煮了船殘免得耗濕

朝廷糧米若日若要塞船殘須是元糧方好

八卷

都御史皆鎧甲戎裝將迎至二三百里重慶晚伏半壁一如僕隸揖拜之礼一切不行以是皆見其速得進階有諺云扣憲叩頭如揖壽侍郎批腰似燒炙奔馳之甚良可嘆也 同上

○南京諸大臣旧以

車駕在北京皆照品秩用凉傘成化間守備太監輩襲以已元凉傘之制遂謂兩京一伴北京大臣不用傘而兩都豈宜擅用諸公唯上使礼部侍郎章大經與之論論至取

大明礼制送去請覽覽有他色明日遂進本請禁止諸公謂章激成之乃於暑月各製長柄大扇遮日予政吏侍至日見滿街翻翻搖動甚不雅觀予謂此非制度且有扇搖動扇動不雅之兆不宜用命上製油絹傘而加一短簷用之六月

諸公皆效之以易扇 同上

○成化辛卯十一月末旬警見廷臣建官謂君臣懸隔不道

請時召內閣大臣面議機政彭可謂先生亦對司禮監官言

其謂

上不得見雖請老太監亦不得見以是內臣雖欲請乃約一

二日間

上御文華殿召見申先生但初見時情未洽淡不宜多言姑俟

再見可說先生諾之至期將入復約如初既見可謂言天變

可畏

曰已知卿等宜尽心辦事可謂又言昨御史建言咸京官卑

隸與休文職尚可武官不免延望急彭傳

旨仍仍以慰安之

上曰卿即傳旨與該部方先生速呼方歲三人皆同聲叩頭護

命光祿賜酒飯而退自後再不召見請太監乃謂人曰常下

不召見及見无一奇謀至論止呼方歲四方因傳為口實曰

方歲閣老云

蓋中官初填有所言戒約至再後喜無所言及

見說語然先是御史建言欲咸京官卑隸傳皆奉太監舊制

風旨欲以此難京官不虞武職惻惻欲刺言者一時其無

解校及此召見得

旨戶兵二部遂請裁減卒如旧不減人情始大安而言者亦自

相慶使雖時召見則公天下而治功成矣惜諸公為中官所

誑未及盡言所以相見之益後悔无及予在內閣時嘗欲請

面見方循吉止之曰往年彭可謂每面見一語不答即叩頭

呼方歲不敢不言今我輩每事不奉太監擇而轉聞无不允

從勝于面對是亦有理同上

○成化間首等奉

勅編纂宋元綱目並各館分修而通行校正則各有所見至凡

大疑似大開步必相質取中訂如宋太祖太宗傳神之際

既詳其誤又恐未考者之致詰乃據其大要為小其亦曰太

祖太宗授受之際所以致後世之疑者雖乎曰李潛淵淵淵

山野錄而唐之陳樞附會陳水紀國而咸之不深考者以為

突然耳夫唐之所以啓之者何也曰唐為長編以太祖顧命

實錄正史不載而刪潤野錄之事隨其下初意本以脩國文

然野錄旨太祖太宗對飲燭影下時見太宗有不可勝之狀

而煮改不可勝為遜避太祖下階戲雪顧太宗曰好做好做

而蕭改戲雪為戲地好做為好為之又加大声二字野錄出

於僧文堂之傳聞固不足信就其中考之如所載太宗勸引

羣臣環瞻聖体王色華然等語則亦初无毫髮可疑之隙而

蕭蕭加刪潤遂不克有餘蛇添足之病夫蕭既刪潤之以為

正文矣而又細亦其非者何也曰實錄正史皆為太祖有疾

命內侍就建隆現設醴而野錄以為无疾方且登閣望氣下

陪戲雪紀聞謂癸丑帝崩王繼恩始召晉王入宮而野錄以

為太祖壬子夜召晉王屬以後事遂宿禁中故蕭反覆致詰

於太祖之病否太宗之出入時曰先後本以為刪潤之地而

不自知其刪潤之語宋堂及以啓後世之疑也夫極之所以

成之者何也曰極止極無所刪潤者書之及於好為之下矣

以已意添俄而帝崩四字復以宋后母子託命之語係之則

遂駭人之所聞矣母子托命之語本為王繼恩召德芳而免

出於癸丑帝崩之後而極以屬之壬子且削去召德芳之事

而獨存此語則是不知紀聞野錄兩書之文不相抵牾極合

為一其附會比憲之刪潤抑又甚焉近世保齊宋論復指極

所書者以為太祖太宗事之首尾不討如此則其不考又出

極下矣然則宋后召德芳之事信乎曰正史實錄載之紀聞

又出混公事當不妄書并疑德芳非宋后之子則又矣極

在當時年最少育於宋后或為宋后所鍾愛皆不可知但事出於兩人所記而不同者實其入溫公可信之人也溫公可信則文堂可點名德芳之事有則射影之事先矣或謂其說以避禍則德度之太寸亦恐李璣復生不肯自當史稱璣博極群書其為長編專務廣集錄為不精殆有所不免也或曰太宗子孫繼立故人死敢言者然南渡孝宗以后其事當死所諱亦死一人言之何也惜曰高孝授受之意可以蓋前人之愆故其迹亦泯然无史成於歐陽玄諸公當時復何所諱又无一語及蓋必有其論矣不然此何等大事而不加意哉或曰太宗於太祖崩不踰年改元宋后崩不成服死美德昭不徇其死皆足以追証影之疑是不深考之故不踰年改元五代常事宋乃太祖第三后長編謂其崩太宗該

考之九朝通畧謂唐天祐以後建儲之禮不復舉行至太宗立真宗方始討論故事又五代凡當次者多領開封尹故太宗建美相繼為之則知太宗亦承唐末五代之習無以年歲之未適耳是或將有待焉而還自意其死乎夫傳授史法也苟无疑可有則亦何心撥拾小說強為之辭以滋后世无窮之惑此煮淫之罪也或又引宋朝類要載陳搏對太祖大目之說終有可疑蓋不攻而破矣夫千載不決之論其可以斷者理耳事耳以事言之不過如此以理言之九古之蒸絨其爰出於深警急變不得已之計又必假手他人然後如志未有親操刃而為之輟之而於大內現太祖于太宗外其分痛與夫龍行虎步之語始終无纖芥之隙太宗何苦而為此舍從容得位之樂而自處於危亡立至之地病狂喪心者所不為凶殘絕世者所不忍為而謂太宗為之斷乎其不可信也細觀要野錄皆斷於佛老之徒之口縱使有之亦者所不道而況於无乎乎之所為信者溫公紀聞之錄取焉尔瑣錄

○成化七八年間
朝廷以姚蒙宰大章陸司寇輪順致誘設勸代者太監劉景間薦王理卿蔡尹少宰曼
上領之聖密報王尹入朝道詰王曰昨者有人到宅其言亦可信乎王曰无也丑厲以原所報王悟曰恭喜予何敢望之時外談擬擬王代姚而商閣老亦爾是時姚居憂於王是頃方經營及是舊得草語故詰王以測其素與已春二月姚沒商公以奏表在生是極叩草毋使商出軍乃引東廠刺事常太監入奏以外姚人望督備於是遂論倒擬旨而彭閣老謂公在南京亦可取表可札諸太監曰只事在

此者彭乃曰此則元如夏遂擬陞家宰并兼益少宰轉
又曰右侍郎亦即可補諸太監曰從先生李方循吉曰孔侍
劉吉好懷太監謂崇祀似終熟且莫動先是彭與方私談尹
葉二人若逆轉則有右缺可處言正乃曰正言是好至是不
乃李劉不允遂已之既而彭問見語予謝之曰直何敢望他
日方復語予曰日者我本欲幸先生又恐朝廷不肯遽陞
首部故擬轉劉而以先生補劉缺庶幾可乞不意內中不肯
動劉然此缺尚在予曰過蒙周慮但孔侍直不敢望也同上
○成化甲午秋八月二十五日戊申予計江西鄉試當以是日
揭曉第未審嘉言第中否因命卜者占之初內卦得離九三
白虎發竊意五爻坐書解若再發則是尤虎榜動有中之兆
至是果發蓋外卦得坤明夷卦也二爻發者皆從海底眼
云兄弟雷同難上榜卜者噤噤不敢決一曰予以下之蓋予

以兄問弟兄弟發者弟當動而來况在左處又尤虎榜動也
一中何疑予即批卦揭諸壁以俟九月晦小錄至京嘉言果
有名夫然則占書豈可泥哉書曰朕志先定是命元龜但今
之卜非古法而以後天甲子為斷何然在人之志意固有定
兆而能審於推測者亦幾何哉

○成化十年九月十八日文華讀講官皆退召三閣老少俟親
授以 旨意揭帖且諭爾每將去行蓋先日內閣承
命所擬進者云翰林是儲才之地官翰林必文李該博操履
端慎方為稱職若不勉厲作何由得其才矣用今後侍讀
侍講修撰編修檢討等官務要每日赴館進講攻文不許因
循怠惰怠宜常加試以驗其進如有怠慢不遵及放倖不謹
的具奏聞外置閣老欽奉以出大書揭于東閣明且講讀
寺官皆謝

恩相傳時有求進閣者陰託本院謀設於中書之前適是次
庶子淳劉脩撰健二人主考順天鄉試錄文有謬遂指其
聞乃命內閣具進各官服色欲做正統間選數十人之例而
閣老雖於取舍故通擬 勅諭如右云 理錄錄

○今制早朝班定鴻臚宣贊謝
恩見辭行札畢各官將奏事皆預咳一声文武班中不約而同
聲震如雷倍私謂之打掃其有咳嗽不可忍者許引退自便
宣德嘗子榮先生痰咳作引退

上遙見之 勅免其常朝成化中文華殿經筵戶部尚書馬昂
以將咳退出殿門外俟講畢仍同行札致所親見余 未見
有敢先退者蓋昂初嘗為序班故尚習以例在他見此不以
為異則以為失儀矣

○成化甲午秋刑部尚書王同節幸補以右都御史項忠未幾
兵部尚書白圭及商閣老薦忠以代而召鎮守大同右都御
史董芳陞刑部時兵部左侍郎李震已經九年考滿陞文二
品俸滿漢代圭不意項轉而來忿忿不平然次子宣職項女
親家也一日呼項曰親家既到部也罷何必又錯案此項曰
親家何不替我轉項震對曰心中謀事不知親家改日胸中有
病不知疼蓋兵部右侍郎滕自明時以母喪奪情理任故云
胸為凶疼為膝雖對未切而事實相關亦可哂也太抵震素
患腰疼奏事聲嘶甚不稱

○吾邑北陸老伯廷魁中成化丙戌進士授慈谿縣知縣滋任
歲余一日謁郡中拜不能具扶出急歸病歿十二年以營墓
弗利啓遷揭棺儼然如生膚髮溫溫衣裳鮮明事以手執

肯故久不得陞竟以是卒也 理錄錄

○吾邑北陸老伯廷魁中成化丙戌進士授慈谿縣知縣滋任
歲余一日謁郡中拜不能具扶出急歸病歿十二年以營墓
弗利啓遷揭棺儼然如生膚髮溫溫衣裳鮮明事以手執

開兩目瞳睛烟七因藏於家時一腔視至四五載依然乃
英焉予与廷魁同李知其善運急及此與雖未親然里烟

光附其妻弟當親目者謂予良然 同上

○都憲韓公雍聰明才亦迥出流輩按江西時造閩廣廣州寇
發剿掠及境公設法擊却之當時巡撫侍郎楊華於中曰

韓綉衣聰明百倍於小子官民奏留重按一年回朝陞廣東
憲副不數月陞僉都御史巡撫江西三年三于民情吏治素所

諳練風裁凜然凡屬中次事動發百金言皆引經據律无一
語疎懈外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陞守之曰韓例繼公者

皆以為不及常念陳考洲先生為奉主赴鎮經太和躬祭墓
下涕涕不已曰士為知己者死何能報也 同上

○王慈字公度陝西河州人進士歷任宣德成化間官至兵部
尚書公賦性正直剛毅无私毫諛隨人意自其為給事時國

運中否奸邪柄正公首率諸同官具章疏論其盡改誤國
之罪時有与奸邪為黨者不平其言浸旁沮止其論公勃

然奮其直直之氣手擊奸黨以死由是乃口快而積憤滿
手正和應而公道服而公之名遂以聞于天下 同上

○國明進退大臣皆出

宸斷天順間陞用大臣每朝畢宣吏部發

王音除人為人部侍郎尚書成化間始有更部會官惟王之

例其舊遂歸於內閣每遇缺吏部必先謀于內閣而後從稍

出已意必令再捷或輒便所私官官倫勢故凡內閣親同
年相知厚者无不援引超擢要吏部与內閣相實附者亦

得固寵終身如尹旻王恕之心不阿必被其害也內閣引用
親旧人以為公倫无敢議者看出
宸斷用一人雖聖公亦必彈劾以為不山推事實緣而得律除

律明載大臣專拔選官者斬其獎猶至於此勢使然耳
漢程氏

○自來陞用六部堂上官不拘出身何衙門如天順間以布政
省郎為札部尚書初无札部必用翰林出身人之例又如揭

士許以儒士由府審理副胡儼由知縣李夫由吏部主事
薛瑄由御史皆得入閣亦无內閣必用翰林出身之始成化

弘治以來南北吏部每部必用翰林一人南北札部非翰
林出身者不得陞入白是翰林人多陞顯要而科道部屬雖

有奇才異能不能齊驅並駕矣 同上

○徐文定公初試京師夢至阿若今文淵閣者上有三老立焉
授公以鑰匙一授公出至門密數之其匙得六 後公入

仕司經局左右春坊府事府吏部至內閣司印果六又公為
詹事府用關至蘇城聞王時勉各醫也今診之時勉既診以

公脉有歇至不敢言公曰吾脉素有異時勉曰如是則无殊
然終不樂次謁范文正公少憩忽坐睡夢一人衣冠未謁曰

勿憂也公之壽年还有兩于竟而思之以為二十年也其后
二十二年卒蓋于之為字兩十兩一合為二十二云其神驗

如此庚戌會試公与汪伯儲李士為主考余為同考一女余
送考至堂汪對余謂公曰未不怡問其何也汪曰以不得好

卷玩而曰公昨夢人觀一大錢何也公曰昔人謂文如青錢
萬進方中其有異者乎汪曰公又夢人觀黃牡丹三本何也

余未有以應時錢福有各場屋某退而思之大錢之兆其在
福乎使牡丹之說未得楊介夫曰此亦福之兆也不聞洛陽

相召惠家可憐亦進錢黃花為錢惟演故事不斯人也高科
兆也而非端士是科會試殿福皆第一而不克終 長語

○乙未會試公与丘文莊主考久之未得題選公与文莊約文

朝廷有大庭宴相待今尔逆小器未疑非逆北頭目如只照他
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為得馭夷之体 同上

○御史取司鳳苑中書各人供奉絲綸其任皆不薄也名器之輕重衣冠之榮玷則係其人焉近時進進徽州人素出入關老方公之門得改翰林庶吉士方陰瘳吉士自著善醫其業為洗之因得為御史翌聖夫人之姪李通以門蔭官中舍一同察濟寧人与通友善長得婦省以篋寄通所封鏤甚固夫人素諳世故命啓視其人固辭夫人不許乃強啓之一篋有旧衣數件其下皆書籍一劄旧衣下皆土聖夫人太怒曰他日欲誣我家邪命毆之通跪勸乃以三篋令其擔去時人為

之語曰洗馬御史土桃中書同官者

○京營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其中軍左掖右掖

哨也此外有曰太營曰問子曰幼官舍人營曰千二營

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齊永樂初始

以俱宜嘉下三千小達子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

披甲寺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

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附得其神機太箭之法因立夏營

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

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及今所謂譚家馬者即

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略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曰名

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三者選取三大營精兵立國營

十二曰奮武曰振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

曰立威曰仲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

遇出記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守衛營

造差操等用十二國營精兵在京各滿并在外各都司所屬

乃南北直隸驍騎二營此五營之精兵也

○朝廷威禮慶成宴具一也而禮官多因時遷就不便公論議

者不主無議焉成化間太和楊導叔簡為尚室卿有以六品

七品位其上者對簡貽書葉文莊公有云慶成之宴非所以

酬誦讀之勞崇有事也中左之序非所以彰彈劾之生念駁

奔也而票名挽侯于告示愚弄吳士夫暗定之計形于手不

豈非尊禮撓要乎以疑廷為講讀之官則符室所司蓋安客務

况其間有去翰林而任春坊者以翰林為清貴春坊為卑賤

品級之品之異乎不消言矣

○京師之制國初止有五軍營五軍其中軍左掖右掖哨也此外有曰太營曰問子曰幼官舍人營曰千二營五軍營之支分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多寡不齊永樂初始以俱宜嘉下三千小達子三千營內有坐營管操上直披甲寺官又有隨侍營則三千營之支分也亦有坐營官以統之神機營永樂中征交附得其神機太箭之法因立夏營亦有中軍左右掖左右哨各有坐營把司把牌官又有曰五千下者永樂中得都督譚廣馬五千及今所謂譚家馬者即此別有坐營把司官統之略則神機營之支分也已上曰名三大營至成化初年以三者選取三大營精兵立國營十二曰奮武曰振武曰顯武曰敢勇曰果勇曰效勇曰鼓勇曰立威曰仲威曰揚威曰振威每營各有坐營把總官統之遇出記即量調而行三大營所存無幾名曰老家兒守衛營造差操等用十二國營精兵在京各滿并在外各都司所屬乃南北直隸驍騎二營此五營之精兵也

孤樹裏卷之八

孤樹裏談卷之

憲宗下

○成化中南郊事竣撤器亡一金瓶有庖人侍其處咸謂其竊

之何疑告捕係獄拷掠不堪竟誣伏索其罪死以為對迫之

漫云在坊前某地如其言覓之不獲猶係之將斃焉俄盜

以瓶係金絲繫于市上人疑之執于官乃衛士也通云既竊

之逮死以死遂瘞之壇前只換取系耳官與俱去地得之

乃案比庖所指夾相去數寸而已或前駱士微廣則庖人蓋

粉矣訊獄亦誠難哉

○成化間一御史建言願適物情云近京地方行使車輛驢

相雜騾性快力強驢性緩力小今並一處驅馳物情不便乞

要分別改正各自行便似治初一給事中建言處置國車

一條云京中士人多好着馬尾襖裙官操官馬因此被人偷

拔繫尾馬尾拔云落膽不无有悞軍國大計乞要禁革此事

者少時親所聞見二人亦作大官近二員外建言禁革以

變風俗其疏專論各處茶食鋪店所造看草餅大小不一

大者省功而費料小者料小而費功乞要釐定式功料之

間務在減即使風俗煥厚云云所司亦為之覆奏為肉食者

謀臣乃有此輩可嘆可嘆雞雞御史何代死之

○詹事劉先生簡淨端確士也久在翰林初為祭酒人或以不

更事為先生疑久之始大服祭酒所苦諸生出身資格為難

要所梳一事先生曰此易耳立召諸生而與之約曰有不守

規格者出身者必同館諸生合辭共推即遣行不然不可得

也他日有齒之者動為諸生所排置至不能容由是此風

遂絕嘗見呂洪御史言聞之乃相先生一日家中作記事忽

外間有云高先生使人來言有保薦先生者不怡者終日曰

尔自保薦何与我事高世用亦為是言耶蓋先生与高此輩
高初以有

旨即欲入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无心而先生之言如此其為
人可知也

○宣府軍民預備倉之卒子往於懷者兩年矣去年七月御史
張海亦嘗言之雇以數年來頗有多事之名賦賦四年以事
云之卒亦益律耶文正王省事之說又嘗見黃東翁所撰金
谿縣李氏社倉記文以是為復止至今猶豫焉近得本院
咨知商卒七弘載言八事一曰廣儲積戶部覆請乃以其所
言錄稟廢疾无依者作養濟院數取息一斗則依擬行之不
知有司里胥之弊有在而所買養濟院何嘗得尽歸廢疾
无依之人若取息之說既不合抵斗還官旧制亦為不才官
司添一騙局名目矣民之重困如此然則東翁之言亦可

念矣

○國朝七十年來文物之盛江浙之秀如王景彰李士振宗海
修撰之文章經術沈民則兄弟程南雲之以詞翰筆墨遺際
榮遇盛而能詩如劉原博方外如劉淵然者而皆出於云南
士大夫多誇異之 余冬

○朱公英李正統乙丑進士授監察御史承

勅巡按閩浙州縣安吏弭亂不惑市款迂廣東泰議之均備法
限以十歲一役九休民至今便之後權福建右布政使再廷
陝西左布政均備安法兩省悉行其益政專事儲蓄數年閩
所積金為兩數十萬流徙還業者四十余方以膏役獲免鋒
鏑者不可勝紀史稱其大有功於國家成化甲午擢都察院
右副都御史巡撫甘肅練兵積糧與屯種桑諸番從居戎簡
貴使謹烽堠防奸細諸事皆陳安邊之大略也乙未予往

年在唐中肯均平徭役痛折豪右不札答京官不容生員雪
利賸錢等事近復來邊首飭邊城墻整數萬丈次修築屯堡
五百余座以及勦去賊倉老耄將佐等事不過瑣瑣上効朕亦
所以為扶植貧勞保全地方之意奈何得謗紛上莫能止息
雖聞見奏牘亦不能什一數露或付之呵上不則仰屋竊嘆
而已 余冬

○陳祭酒敬宗持已方嚴師李振肅飲量甚洪而未嘗失色於
人豐城侯李公貞降居曾留都禮公甚恭公過豐城上上夫
人即公主也聞公量欲閱之命豐城召款內治饋甚豐而唐
為延座崇堂從庖廚斬曲館以達于內凡經行必輒陳席駐
飲連夜觴酬已无算而公亦醉矣始入正廣公主坐屏後潛
窺之且命家妓奏樂公目不迂視猶恐失儀默屈指插掌中
以持樽杯行縣蓋殆不可勝乃散公翌日醒起視之掌血凝

矣其律檢如是也 野記

○李布政昌祺剪灯餘話彈琴記有江南旧事都休問桃葉桃
枝尽可復當時以為有所指及韓中丞雍亦以公有此書不
入鄉矣祠時他病其怪乱未知此也公大節高明不應以筆
墨疵戲累之 同上

○韓中丞兵入大藤忽青袍方巾數十人出林中執香拜伏軍
前問之曰我等悉良民向執公役為賊掠至官軍累征未嘗
深入无緣殄滅今公至此我等必得脫罪獲美韓方告曰尔
等皆賊敢欺我耶命悉裸而斬之果皆有短兵藏于衣乃尽
支解之隨兵入路散懸身首于樹夾道不絕映中舊聞之驚
呼曰天神至矣極力拒敵不支遂平之其詳別見韓公胆力
絕人初得賊斬之即取其頭傾腦飲之却命將枝飲之多不
能也又兩司官集談兵通引賊數入公徑乃付一布政曰公

可乎斬此賊布政戰績公嘆曰公談兵何美殺一係因仇尔
臨陣當何如即自持刀連斬數人頭而俱有取絕者其類此
甚多故軍中與賊皆畏之如虎比聞其死神之為神野記
尚書傷義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家構舍其
桶漏隙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
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此上也不妨之句又以隣翁生鬼恐
乘駟驚之賣駟徒行等記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為教田
兒戲推仆墓人亦告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謹
兒母驚之同上

○尤奈文度醇厚莊介鄉國模範亦多紀載者游李時行一
秀老一妹遙迎之將獻啖先生趨避之更不由是途也子姪
夫時君廷貴應試經行教坊群婢夾擁將不一顧妓擲掬引
其裾時絕裾去亦不怒吳文定公在吏部時以喪歸過其地

西偏一曲諸姪姪奔避公語驕使曰彼亦貧迫不得已耳吾
既未能濟而革之亦沮彼糊口計耳令回車迂行而東戒勿
遊此同上

○盛賞先生嘗夜夢有寄樹於家者人矣急欲樹遂秘藏用之
寤而深自訟曰豈素日義心不明以致此耶迄不能寐坐以
待旦同上

○孔子廟祀漢晉及隋或號先師或稱先圣宣尼宣父不越公
稱至唐玄宗始謚為文宣王而至圣之號加於宋真宗大成
之號加於元成宗

國初未有改也弘治初有駁尊孔子以帝號者言者所見不一
或謂宋真宗未加謚前常詔禮臣定議為帝太常李清臣曰
周室稱王陪臣不當為帝其事遂止清臣之言豈无可取者
夫孔子大聖有位无位非所損益而道則配乎天地功則美

於堯舜后世尊尊惟知其為万世帝王之師向与千廟異代
陪臣其何禮之有而李清臣徒以其位言之必如所云公
亦不可稱矣清臣得罪聖門至今人心不能无筆誅之念或
乃又旨周天子稱王孔子周人者而稱王是即尊以天子矣
不當再改稱帝夫帝王皆古天子之稱誠非有差級然自秦
漢以來天子稱皇帝而分封其下臣有功者及宗支為王迄
今然也

聖朝之制既以王卑于帝則當時所以尊崇孔子者又何必泥
子周之所冒王者而曰此周天子之稱哉大聖无所假于位
至尊極微號非在至天之灵所有望于后世尊崇之典則不
容不隨代而致隆也元之入主中國知尊孔子美然夷德腥
膻圣人弗受大成之至采於孟子非无本出於元制即當弃
之孔子以帝王之道教万世獲大行於

聖朝列圣以帝王之道治天下益有徵於孔子

國朝孔廟享祀循旧案用六倫

憲宗皇帝用祭酒周洪讓言益而為八百代之下誰敢易焉正

德初嘗以此設言之於

余冬

朝梅福勉其君所謂不滅之名者也

○王忠肅公駟為食都御史在遼東時治訴訟專行賄罪法雖
人命亦然自償命无益死者之家而財或足以濟其用故行
之不忍雖彼彼有財者亦必輕犯法矣指揮孫景以公事鞭
成卒至死其妻女哭之相繼死或訴環殺一家三人公曰卒
死以罪妻女死于夫非殺也今環償葬埋費罷之後為將有
名非公優容不及此成卒妻女法應旌惜公未有以处此也

同上

○商闕老三試首榜及乙未歲至有應首選者商燧已遂下其

手寫

○於止礼部春試初燕宗伯成與典衡爭席比命題曰伯孫

首議于藥尤戲示訓也

○舊傳事兩朝貴以公事見時增期不可屈膝甲先入乙闕之
甲跪伏惟謹比出乙知甲所然曰如約乙入便跪出而甲責
之乙曰見君尔不能與同耳甲頽然診茲事甚審傳者厚其
其人故不名亦不欲名也 瑣綴

○成化乙未夏五月十九日早礼部面奉手勅

朕皇子年已六歲未有名恁礼部会同翰林院具擬未聞明日
閣下擬極精榮集四字以進皆不用復論再擬乃定今

府名初

紀氏得幸有娠乃貴妃既薨而苦楚之

上今託病出之安樂堂以瘠損而囑門官照管既誕

皇子密令內侍近臣謹護視之及

悼恭慶后內庭漸傳西官有一 皇子歲甲午春直偶與彭先

生談及且請乘間言之或賜名付玉牒或訪其外家異加表

異使外庭曉然知之不然他日何以信服於天下也公唯上

至冬又談及之公答曰近嘗託黃賜太監且達至云漢高外

婦之子且明取入官今實金枝王華何嫌而請

上乃諭黃賜汝上履先生有一子在西官侯再打听直婦竊

欲建白請屠名以示外庭禍具復慮方一允請因而見忌致

有疎虞則各何辭老氏禍首禍先斯所當益且度

白季子日長中外已籍上當必有發之者矣侯予言遂已至是太

監張敏厚結貴妃主宮太監段英乘間說之貴妃驚云何他

不令我知道具服進賀厚賜紀氏母子擇吉日請入官次日

下勅定名從紀氏姓西內永壽宮礼數視貴妃中外臣僚喜

俱交并而張敏者以為已功皆受其小數因張敏者

立意于諸提兵又令內史郭鏞致手簡託序班嚴冠英乘諭

意于予上即具請立奏稿呈商先生商止予勿進遂令花史

二部設文具奏會文武各衙門堂上及李士官名而以英國

公為首六月七日早本進即命司礼七太監宣四閣老至中

左門擬旨少頃七太監同持本出奉天門集百官以本授英

國公曰

聖斷宜御筆親批云覽奏且悉卿等忠愛但儲貳事重姑俟

皇子年壯稍長行之明日復宣四閣老至文華殿

諭之曰皇子頗合諸書待他進此李且遲上商閣老使對數語

請謹保護至於重意欲請

皇子母子同處別宮庶免虎口則未敢云蓋恐相激時

紀妃有疾命黃賜張敏將院使方美治中吳衛往治乃貴妃請

以黃袍賜之俾得生免次日病少瘳自是不復令人診視至

六月二十八日卒是日天色昏赤以時享致齋七月朔始發

喪追封淑妃初三日

皇子千秋乃自初四日起輟三日一時城中傳言病卒故給上

不一蓋不能無疑

今上嗣位冠英請以予郭鏞之簡自陳推贊之功雖已亦有傳

道之賞予曰天命素定何功之有漢丙吉擁護皇曾孫何曾

自言冠英曰先生古人心矣 瑣綴

○清制聖官謝恩惟在京堂上及都給事中初陞面謝而給假

起復除者及其余新陞自太僕丞以下者皆謝於午門外而

堂方面者則面辭至成化間有同陞都左右給事中者因俱

面謝后遂因之歲乙未九月南京兵部右侍郎馬顯起復上

強行面謝礼未幾尚書司寺丞李璣亦然又僧道匠官每除

授必赴為寺報名謝恩也成化以來僧道或因帝廟
聖節經匠人或因鋪床設帳架灯小工役視祈董事內臣
為之乞陞繁冗不勝 朝廷恐貽清議乃許望

闕謝不必報名止得一票與吏部明且吏部如故事問說傳奉
事理補奏本以票進以本送科廷臣末由與知蓋以報名謝
恩則鴻胥當廷宣百而傳奉

聖旨必直而奏補本皆所以防欺偽既不報名廷宣而補本又
不開陳何事似此旧規日更將來欺偽烏得免乎 同上

○陳憲章奏言辛未領鄉薦上春官屢不偶乃卒業成均從
手挽肘記隱而歸諸繼魁方相與作詩贈行勸其不必出仕
而歸隱終身為童喜得此名益務詭異高談闊論後以奉者
言徵到京吏部欲如例試而後授官乃托病潛作十絕頌
宣梁方太監方言於

卷八

三本

上授以檢討致仕軒上然自以為榮楊維新謂其既託病不註
謝恩辭朝乃日乘輿出城輒張蓋開道死復故態此豈
知道義者哉后梁方以其所頌十絕刻梓示人丘仲深遂采
以載諸

憲廟實錄中亦可謂遺穢青史矣張汝璈贈靈章一絕云平生
渾未識丹砂赤土時將向家夸忽憶自家丹一寸辰砂犹自
隔天涯蓋訊其不得進士乃假道李以欺人若使得一弟亦
必進取不已也 同上

○成化丙申子佐札部林一鶚佐刑部一日謝宴賜

恩於午門外一鶚伏而不能起予掖起之一鶚遂以病告不
俞振恭往問安一鶚喘息嘆曰病將三月當佳俸矣振恭曰
尚苦婦直水土便醫治固可愈也一鶚愕然不應明日振恭
予因嘆曰一鶚不虞病不起且應俸當佳蓋以廉貧之故可

惜也 同上

○成化丙申秋七月初旬小師黑背見時坊巷細民家男女夜
多露宿忽有一物負黑氣一片而來或自戶隙入維密室亦
无不至則人昏迷或手足或頭臉或腹背被傷出黃水腫
始竟傷亦不甚痛數日遍城驚擾暮夜各持刃張灯自防凡
有黑氣來輒鳴金擊鼓以逐之予始不信一夕二鼓時予家
後貨房者王二之幼子啼哭其夫婦大驚持人予驚起隔墻
呵叱問之答曰有人且云取火取力來少頃乃息入日使人
審其詳云一物墜其婦胸上冰冷婦驚起乃被奪其提孩刀
與互爭其夫慌忙見刀不得乃於門得隣居火怪治奔去初
此怪起於城西北人莫敢言及各城皆有被傷者始各訴於
該城兵馬司巡城御史拘審有驗乃具以
聞止云不知被何物所傷然多有見者云黑而小金睛蛇尾狀

卷八

同上

類犬狸蓋不啻廿餘枚燕旬始息 同上
○成化丙申秋一妾男子名侯傳據本山西僧行年二十餘
跡詭異人物俊秀无鬚類小宦豎嘗將陝西押過一道土
妾傳語諸妻妾改姓名李予能會有相者附會所至詭惑意
本求食進入京實錄著住太監常舍外宅從者謂此人不
凡舍尊敬之引往官廳入內或登方巖山上殿中慈息御床
上而莫之禁久而執蓋司扇諸官侍不得志者皆伴礼為佛
叩頭傍坐頗有非分之異會妻以義子之女勉以正寢際有
識者竊欲從東中貴不敬外人何能過此此人嫉刺事族族
日伺察之旗校竄三人其中亦以扶札義名漸聞約束以八
月二十五日當佳真定府軍事即白于太監黃賜上進請搜
捕果獲其所造黃絹袍襖等物悉令被逮至錦衣衛還須
絕或疑黨類竊之以滅口其執蓋司扇諸官侍見舍寢皆不

輸情惟于純尤甘心就死自謂享用過分備述所歷內外皆人所不能到即軍卒貧王城等處有所屬囑咐止之節略指詞具揭帖與賜對酌數四乃進賜亦相視處決于龍華俱如律而諸官侍止發南京靜軍而已子時佐札部得其詳於御史郭瑞蓋當推斷者云 同上

○國朝狀元對策皆經閣老筆削或自刪潤乃入梓獨羅倫一策未嘗改竄蓋對策恐天晚半不具稿一筆寫正既授題后以言侍旨外詞不及改削然其策亦自詳贍初倫會試五策五千余言予取為會元主考劉主靜方循吉各主本經置倫第三子意不滿批其所刻一策云五策五千余言有字有識進對 大廷未必如衰然出色者后来如所期一時士夫皆謂予有目力而姚宗伯廷稱予曰尹先生狀元榜眼俱出門下予曰春卿之力也 同上

○成化丙申秋逆賊李于麟伏誅後聖上自銳意欲知外事顧近侍太監汪直年小便黠乃命選錦衣官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另置廠於大政小司事方官俚語東廠也絀之出入分命各校廣創實大政小事方官俚語悉承以聞時福建都指揮楊舉以賊死人命蒙差刑部錦衣官勘提舉遼寧京師其姊夫董中書與託錦衣百戶董英營解道英正欲從汪利事而無由即潛報汪謂舉東楊少師之會孫家資鉅萬造意有端嘗納生人于棺合臂諸人今事露乃挾黃白數千兩來京賄求內外將欲招納亡命下海謀不軌汪甚喜星夜馳至京家獻款發官校掩捕舉等就草舍鞠之發廠監禁搜得一單擬送各當道主官商開老及三法司堂上與司禮黃陳二太監皆與焉明且汪入奏出追所接黃白畢瑣俗常刑具如所謂舊者領衣極酷之刑每上堂通傳

骨節俱離可許汗下如雨幾死復放如是三番解其武選主事任偉遠今教校徑往兵部押解而米榜掠如軍又令當黨數十人圍守任備等方黎明數校突入室一妾以身捍門妻倉皇擲衣起及四五妾婢并獲至廠誅略加訊責仍命押回追搜囊袋領番扣管拷掠甚夜苦楚莫追不已哀號徹天過者流涕時化丁酉二月十四日也是日司札太監劉內閣設他事商因白與堂為畢通送金幣一腰即峻斥之不客入門且輒殺會堂竟肯受前輩先生家物乎語得轉達有旨安慰然同僚則叔溫又乘此排擠商亦危矣越三日畢死於獄中汪召御史相驗則罰跪數刻乃什而司札太監亦畏汪詆毀避嫌莫敢翻語遂遣錢太監同英馳馳往問時勸提官已械畢父致仕指樞樞寺北來英途中輒具本通奏勸提官受賄互回俱坐請罷及至畢家尺沒貨財人口赴京往還所

過鳴張虎等亦有司賄賂復獲送地旁午又搜得畢每歲賄賂巡按御史及在京當道澤潯楊言面奏聞者必驚駭夜及抵京英以賍敗成功簿亦莫達人痛快之泰坐死于獄人口悉發寧家惟二女婦以逃婦所外續獲解至乃發寢衣局項錄初汪太監出廠士夫无与往還惟都御史王世昌日往候之滋久相得一日司馬項璵途遇汪既過始意追回下與謝之汪不為札尋以事遣校卒直上部堂辭色頗厲項亦不之礼王素垂涎代項復職短之汪以是御項拾綴之甚危甚乃約諸堂上疏汪迂惡尹家事更不從項遂具章詞意剴切令郎中張理姚壁持詣諸堂上食名而送稿於尹俾收以自別尹即潛報汪疏入上怒罷廠命江回理事設監等汪泣奏此外臣意實黃賜陳祖生二人所嫉且中黃以他事遂不容二人見詳出調南京時

御史戴緒以九年滿久不得陞陳言湯所行皆公不宜
注即奉命仍回刺事緒亦驟進用汪首項廷翔項詞頗直
俱未有歷竟坐莊嚴商賈老見幾求去乃陞少保賜粉給
而回汪若勢愈熾錦衣衛千戶具報營求汪書辦緩頰
知書汪任之歷指揮掌琪抚司事言听計從而一時諸大臣
皆因謝汪深自結納乘勢族科道詆誹異已許各自陳李
都堂廣董司寇方遠皆如請餘未允不決旬薛尚書遂騰升
侍郎程戶侍方里楊鴻胥宣刻寺丞漸復被劾退廷紳側目
而翁世資補缺余子俊補項缺御史馮瑞補寺丞缺則以
首為鷹犬之故時成化丁酉五月日也是冬汪登南京太監
歷朋嘗乘馬快舡夾板船歐殺巡檢事自往南京城條
之經過水陸巡河御史主事以下皆官皆跪迎稍不至輒見
辱朋至京卒以黨援獲免爭軍未踰年復回南京內府無
字黃賜陳祖生俱復太監黃則代聖孫奉 勅守衛蓋汪有
同家內府李理多不法皆為獲所逮至是諸喪林汪故奉其
崔 頌編

○宜興於成化間多虎邵文敬弟設戈箭于道夜睡虎出
箭迹之不獲明日偶見山古廟一泥鬼腿間其箭宛然
尹王△聞而毀其廟虎遂少又聞樵兵捕獲虎而多虎
出飲溪中一渠魁趙射之虎逃去明日還卒於古廟見所主
之神被箭亡在脇間趙以其神令斬其廟較之尹毀廟為害
云 客座新編

○丁酉三月五日與肖漢文主事同艇舫先生小酌頃漢文云
近見松江錢孝士傳陞天官侍郎回自宅云我平生感左當
之恩為不孝蓋嘗在翰林中值教諸小童今懷感不忘孝矣
其力懷管於

聖誕日被賜金三錠奏云公其至此皆師父之教前以轉奏
至京懷置燕以前金為壽因曉日與師父置一酒器薄答曰
當與房下作首飾帶七頂戴太監一座聞者皆絕倒同上

○憲廟仁愛天縱每接死刑奏雖無慘然或當食便復食
或以手拒牘謂左右與刑官說少緩之何妨河東聖王作
泰知州徐平事法司問妖言罪斬其妻李氏上疏言國家公
法臣復何云猶念死者不可更生斷者不可還結夫死固宜
為其父母老病憐甚不人而所生惟夫今其欲守事翁
姑則夫在得衣食斷絕失所是妻能孝不能養而夫婦之道
中欲舍翁姑而供夫則翁姑貧病而死是妻能婦不能孝而
子婦之義缺矣此於孝義不能兩全故与苟免一時之命不
若代夫死以全孝義也且夫既死則父母必痛傷以死妻為
未亡人亦當借老是夫一人之命而三人之存亡係焉使妻
而死則不過一人而夫得生非父母事有天年是妻一人之
死有以生三人之生此妻死所以不足惜也伏幸

聖慈有夫一死得得痛全父子之恩却將妾斬首抵罪則
家大壽成化十三年三月十六日奉

聖旨是都饒死罷 野記

○華文莊公盛巡撫宣府時修復官牛官田之法墾地日廣
糧益多以其余歲為戰馬千八百余匹其屯堡庫缺者力修
築之數月完七百余所今也軍受後獲門終歲勤苦曾不得
尺寸地以自衣食軍儲一切仰給內帑戰馬之廢於太僕者
无有紀極屯堡尚難修築然七歲月致今日之失事今巡抚
者若不再加整飭復完前緒將來夷虜之禍始難支也余冬
○成化戊戌冬華丹率伯李廣等開往震初鎮守湖廣三边
功以平荆襄連爵與恭將昇昇有陞經弟級後汪太監制

將甘心於震通南京後府經歷下馬基高一金其進人主
白而而為其妻妾榜赴京首獎即附金其妻妾人私習
誠違遣人籍連之途遇汪震訴一介武夫榮幸思仁爵父子
軍已極更欲何為此仇家幾何為也汪悟然以輕信還免
勢不可已到京下錦衣獄鞠問竟先左驗傳得不死革職閑
住喻年卜馬益著滿手署南京吏部事則考不稱奪取其子
亦以強盜伏誅天網恢恢上詎不信天 瑣錄

○成化己亥夏六月巡撫南隸副都御史傅坐罪充軍初傅
以食都巡撫山東適令鎮守遼東副都御史陳鉞為左布政
二人皆程幹苛刻不相耐至意太監汪直巡邊至遼鐵以詣
依見喜乘間言傅過惡汪還遣校尉緝得傅會暴事跡賊以
乃計誣適以訟事到官遂連傅姻家侍讀李士江朝宗俱下
獄拷訊追楚俸條受慘酷行縣指揮吳綱風被逮所屬守令

澤各代輸運半追時刻為溫張言傅以金應賄乃捕傅至
欲同傾之竟先左驗乃得免惟報守自家起復赴京俸逆至
九江驗駢並行沿途有司以勢將迎供億加厚及駐上新河
調攝乏疾日夕所屬頗有交通於是朝宗尚待刻平日餘厚
必與維持殊不知有傾乃意竟調廣東監課授率而俸之
遠衛軍時任江西食事陳麒陞副使在雲南亦坐罪罷為民
人謂牟陳二人皆嘗同指許驟於死今忽之冤始得報云
○成化己亥六月謫兵部左侍郎馬文昇戍重慶衛先是文昇
奉命整飭遼東邊務時巡撫遼東副都御史陳鉞行苛垂
方多被文昇節制更易會太監汪直亦未及邊鉞見罪乃
戎裝遠逐險道飾供帳餽餉賄託隨從見汪叩頭鉞趨拘
縶尤所不至惟文昇與汪无礼奴視其左右以言風軍多資
餞而詆文昇鉞乘間短毀汪還奏文昇戍邊實請女直建

州諸屬皆以文昇禁不与農器交易故屢寇也

朝廷遣林聰司寇同汪往勘汪稍加恭敬聰來自結納勘報一
如汪言遂下文昇於錦衣獄文昇言實禁鐵器非農器也竟
坐謫戍士論惜之七年汪敗文昇乃有述尋起復用累迁太
宰少師 同上

○成化己亥九月二十三日酉時分地震自北而南有聲如雷
八月二十四日天目宜紹長與同一夕山崩水漂屋戶人民
畜獸不計數及虎亦死者多十月二十日夜余犯南北斗因
記之客座新聞

○成化己亥秋遣太監汪直監督軍務征建州衛初
文廟以女直種類熾繁分置建女直屯憐海 并衛合授指揮
寺官所以漁其群俾不相統攝以內戴中國外禦北虜誠以
夷攻夷之上策也歷歲朝貢間有寇攻不為太患惟嚴守倫

來則逐之耳成化初守臣以建州寨寨貪功嘗請兵征剿至
是鎮守付都御史陳鉞又說汪立功固定已亦倖進歷張
營兵請出師汪主於內遂命抗寧侯朱勇與印提兵鉞提督
軍務汪便宜生殺陞賞時建州頭目六十余人爭貢謁汪於
廣寧汪誣以窺伺馳奏請拘囚之既到給就鴻臚府禮入門
伏起三校禽一格問擾攘因乃就擄監禁在衛廣寧不意大
兵猝至汪者逃匿惟余老弱或殺或虜旋凱獻俘汪將入城
諸大臣皆速逐
上御女直殿以俟命功陞賞汪加祿米三千石勇進前保國
公鉞進右都御史未上改司徒即中王宗彞以督餉陞太僕
少卿尋改食都鎮遼余進階有差未幾虜以復仇為詞屢侵
邊堡搶去男婦雜畜火焚文廟以殉此堡虜亦弗克耕種
地驟然識者憂焉 瑣錄

○成化己亥秋九月六科十三道都給事中張海等劾戶部尚書楊鼎工部尚書王復南京兵部尚書薛遠吏部侍郎錢澹謂四方水旱皆四人妨政失職所致宜加斥罷不允鼎初与刘升温極厚后以干託事多不能尽遂見害至是鼎知刑温等所主乃復求致仕皆見帝意又求去從之賜勅給賜以煇原籍官司月給俸米三石歲食阜隸四人時溥以進表詣京聞於途既至

陛見後出吏部尹家宰同仁詢江南時事溥答以兩直隸大縣請以歸諸公比直隸大水皆溥與薛當之同仁咲曰彰云女婿牙疼却灸夫母脚跟為之咄然傳聞禁中以資笑且溥不得已亦乞致仕先是溥被劾退至是年春以近侍吳綏等協力復起兼督南京守備机务至是聞劾亦馳疏辞有旨褒召庭幕當道者又欲求缺知已乃謀於汪復族科道重

勅後遂与鄧宗伯當辭

朝廷還回教日不允汪力贊去之乃勅歸于中傳

旨賜歸惟鄧恩典与鼎同明年上元日

勅至南京改戶部尚書陳修代連任連時与俊等同飲于工部

得駟報不查失色亦愕然同上

○成化己亥冬陸監察御史王德為湖廣付使時德見蘇循以循汪得歷陸付使不恥效尤亦進言汪所行不惟可為今日法可為万世法傳聞四方无兵思實皆知循為之數月吏部承汪風旨故有是命同上

○成化庚子五月内雲南麗江軍民府巨津州白石云山約長四百余丈距金沙江許二里許一日忽然山裂中分其一半走移於金沙江中与兩岸山相倚山上木石依然不動江水壅塞逆流滄沒田苗蕩析民居州府具申上司鎮守大

監等官具聞請朝時云南無勸此山之兆也同上
○鳳陽宿州民張真妻王氏年僅產膝下之右肱不可言凡歷三月慈母委劇成化十八年三月一日亥時腹中開裂一処產下一男身軀中有黑志一巡按御史周蕃具聞于朝野記

○永樂間勅遣大臣分行各處凡民間子弟二十以上與健者皆選取以備侍衛頗被騷擾其軍悉隸府軍前衛致至三万有余立千戶所二十五領之年至六十驗有老疾實狀兵部奏請疎放仍於本州縣照名選補成化間兵部余公諷欲再為差官點選時該選處適多飢饉取方郎中大夏与子力迫之余公不能奪其數遂寢 府國記

○成化辛丑歲西胡撤馬兒罕進二獅子至加谷關奏乞遣大臣迎接沿途稅軍護送下兵部于開進貢札部事兵部不

一过行文援軍護送而已時河間陳公誠為尚書必欲為不

子草奏大畧言獅子固是奇獸然在郊庙不可以為犧牲在乘輿不可以為飾服非无用之物不

宜受且引珍禽奇獸不貢中國不貢異物賤用物寺語為律力言當却之如或聞其重譯而來嘉其奉藩之謹則當听其

自至斯尽進貢之礼若遣大臣迎接是求之也古者天王求車求金各諸侯春秋之况以中國万乘之王而求異物于外夷寧不貽笑於天下后世公覽之恐拂

上意乃咨札部時則四川周公為尚書亦言不當遣官迎接事遂寢而還中官迎至其狀只如黃狗但頭大尾長各有鬣耳

同上

○成化二十年七月下陳鐵鑪水銀先是鐵鑪遠東同汪太監建州虜寇因而侵盜劫庫銀兩計數十万私匿俘屬子

女多人父子各占一妹既解職家居寡嫂孤姪苦其凄憐
赴京訴其事東歐制事太監即日以聞遣錦衣官校馳往逮
之執其幼子拷掠具服所侵庫中玉珎蟬諸異品占所伴之
妹俱追解赴京下錦衣鎮撫司鞠問人皆為之危誠乃洋
然對于官曰金銀實有之俱當時分送△幾千△若干子女
亦有之但送△已人△幾人同時同事△收幾人△收幾人
而我所收皆市所遺棄者以故大臣曾有受者聞之皆胆
顫心寒相與極力營解遂得死事仍放為民 瑣錄

○成化甲辰徐州一婦初孕時肋骨下即生一瘤漸長如核大
皮蓋薄玃月兒從此產異我有司具聞月給膳米予每過
徐詢知子母无恙欲一往視而未果然奏報之

旨予親見之蓋不誣也 同上

○成化丙午十月子進太子少保尚書蕭李士万循吉与刘吉

八卷

四下

進少師少傅方今中書屬祝文告家而子偶見稿止列曾祖
祖父而不及高祖予怪問之則曰先世近從不常遂忘高祖
之名故每祭不及子曰先儒酌情制礼止祭四代子尚以為
簡不足以尽孝子慈孫之情而先生不及高祖其名雖亡而
神氣相感固未嘗三盡追尊一道号及今日祭以告知傳示
子孫不亦宜乎循吉喜曰承教信乎先生出自文獻之邦善
於礼也予思不逮矣子竊村公自一紀之年登解來京四
十六載不一展省溺於富貴功名畧不念及於松楸可謂孝
乎宜其忘高祖而不祭也 同上

○西涯先生丙午長至祀陵紀行詩末韵云朝趨未報鳬飛信
庭觀先陳輿退詩二紀茲行今十度春來風物合分誰未幾
先生遂丁楚楚愛開為春書之以為詩謝先生寄送吾同鄉
李天瑞謫官一聯云成酒不從花底醉愛舟多在水牛居李

后被酒過河溺死先生子敬伯官与春帝上遇之受事國
詩云仙子曾我文章其太奇青天鋪作錦綉匹昨自星
先生賞之徵伯詩云工文慕奇筆精思入出豪會取去
何如不相送先生頗不樂謂徵伯曰汝非子元歟其年徵
伯下世春哭之以詩先生次春韵云人間夢豈非死北地下
修文信有即蓋記此事然則詩信乎其有識也 余冬

○成化進士故榜有南昌左騰霄

上曰騰霄騰霄是飛尤在天也命更名 野記

○成化末

上病舌濕朝臣讀奏者多以其字而尤弗便鴻臚施純請
以照例二字代之

上喜以為太宗伯時号兩字尚書施京師人休貌尊音吐洪
亮詞語莊整班行中可現其內子亦京師人兒甚端麗一日

同諸命婦朝

四下

兩宮內廷嫔御色亦鮮麗咸屬目焉

馬太后命之前問夫人誰氏對曰妻礼部尚書施純妻也

太后賜鈔端視久之左右侍人曰向者本朝選妃何不及此

人又崔謂曰夫人向後不必更入朝也 同上

○成化末士夫踴望何廷秀代杜敏修為司寇万循吉預薦廷
秀為南刑部尚書恐妨敬各耳及懷恩起自謫所一日詣內

閣言

新君即位如何又以何喬新陞去南京于徐對云初以其年深
暫且陞去今此有缺又可取刻祐之選曰才到南部如何可
取子曰取屠瀟亦可祐之曰在唐朱熹予曰昨具題未已復
壯南臺美祐之曰年亦淺祐之欲進一私人而不果遂空其
位子乃薦彭紀為右侍郎即當年春家宰王宗夫自本廷秀士

夫翕然稱快 刊錄錄

○成化二十三年七月進封十妃用十冊手撰四達方刻各撰三道祐之曰尹先生不許過長只照前樣予曰意足詞止何敢過去明乃刻各出而草同省方自責寒貧憤然謂刻曰你昨日言不許過長今乃許長予從容出稿言刻先生之冊比旧本不長直亦如此只是先生過听刻先生之言遂尔太短請增數語使好既而繕正進呈刻又曰勿依官次只混雜寫進乃取予四冊置二五中而以彼之冊置後蓋恐

憲廟克后冊出直手也

今上追尊 皇妣紀太后予撰冊也
上燕間時輒喜誦念而中有觀漢家元母之門增宋室真皇之愷二語則尤恒誦不置左右奏曰此尹△所作曰朕同知也

○內閣題本用小獨帖指書斜指內封外刻可滿對以文淵閣印方銀鑄王節象大如衛史印其本食官衙則批出科中抄行其不食衙止稱臣△則批閣下奉行

憲廟自尹同仁父子敗露廉照近侍之蔽凡有進稱臣下之善者輒斥之曰汝嘗說尹是好今何如以是元一人敢言司禮大監尤深自退避不復可否凡諸司奏題本悉送內閣定擬時直初被擢任感激高振而素性又疎愚驕亢不知顧忌遇事輒斥言无隱方刻二公營私戒約无不尽言恐忤

古事不復來予曰不來下問政或恐誤我輩无若若來問而不以正對則是欺罔有嫌于古人有孤於委任矣 同上

○成化以后居內閣官者存心正大不招權納賄與六部相犯自无矛盾六部事有違失內閣官密報抑下六部自然畏服惟欲指君自專遂生仇隙又由吏部侍郎陞尚書掌銓衡

相繼卒人以比之王固盧照鄰云

○弘治改元司禮太監懷恩先以直道 歷鳳陽至是召還司禮監與聞朝政恩素知万安諛佞及知王恕巡抚蘇松時奏發中官王敬欺罔事迹及巡抚云南時禁制鎮守太監錢△不得肆行奏于

上夫万安用王恕早朝退恩詰內閣傳旨令安出自陳解其矛盾安疑出東長安門外後者不知也即口降勅差人取出上恕為吏部尚書進矣退不肖一旦勇決如此人心為之痛恨后万安并子輩孫弘璧相繼而死絕嗣

○成化末小人用事南昌李孜省挾左道下進而以尚書掌通政司事托言神降有江西人赤心報國之語以太宰歷城尹公不右江西人物叶諫竭力摘置而用豐城李裕伐之及薦泰和尹直入內閣起永新劉敷長景憲尚安黃景二礼部四

人皆當世極稱無廉耻者而新建謝一變安成刻官俱不保
修節竟以附麗一變進工部尚書官名吏和物訟喧然不
平拙肘江何公喬新即行之介特未幾一變先卒致首旋亦
誅死直守相嗣克免公論始明而直誌一變墓云云具全不
知道理之是非者今錄其文于左

皇上御臨廿有三年既久於摠攬洞鑒羣情乃赫然派以繩違
天置一二大臣召召直於南都恭典密務且起致仕都憲劉
公叔融正中臺繼擢李公咨德位冢宰謝公位司空劉翁初
為少宰黃公文昭戴宗伯吾江右士夫素知剛介寡但一旦
聯陟輿論翕然稱快 立齋錄

○初直為翰林侍讀李士一日礼部侍郎員缺歷城尹公素不
滿直他有卒薦

上皆不允內批以直為之翌日廷遇歷城李勞謝之歷城曰公

簡在帝心者自此結怨尤深而已直服闋到京適今少傅大
司馬七公為兵部侍郎被宦官汪直誣奏謫成直以兵部非
所為宜請補南京礼部未幾 寔浸衰直經營再入歷城久
不許直凡詩文語言形色率寓嗟嘆不平之意后既與致省
景輦搭麗歷城及作丁未會試錄序末云登名是錄者異日
有服大僚亦為斷七臣休七臣好思用舍一循乎理視天下
為一家中國為一人俾无一貨不效于用云云斯為有光於
科目設或此町彼時媚資忌諱且朋比嫌點自底債債為斯
文止亦美賴平說者謂此犹情于歷城也既而冰山見眼直
与景等亦為臺諫論罷職各至指為小人之尤一網尽去雖
若以訛刺歷城而亦若自刺云尔 立齋

○祖宗時歲用省以黃蠟一事言之國初歲用不过三万近景
泰天順間加至八万五千成化以後加至一十二万其奈

推也 震澤長語

○成化中京師黑書見相傳若有物如狸或如犬其行如風談
忽无定或侵人面或噬人手足一日

上御奉天門視朝侍衛忽驚擾兩班亦喧亂

上欲起懷恩按之頃之乃定自是日遣內豎出詢汪直時在遣
中教言事由是得倖遂立西陽使偵外事廷臣多被戮辱漸
及大臣大率士商輅兵部尚書項忠皆以事去都御史牟俸
亦被逮或往南京或往北边威赫赫奕倏忽往來不測人以
為黑書之應也 同上

○春秋書宋水漢書謂之木介又云木稼王荆公詩木稼當聞
達官怕余在京師成化末親見之似烟非烟似雪非雪行道
茫茫尋丈不辨草木玲瓏皆成幢幢室蓋少壯鬢髮尽成老
翁父老云是謂木稼斧應不止達官而已 同上

○妖人王臣自幼為南京公侯府家人教易主易必易名惟以
妖幻惑取人財所得輒更累為主人惡刑所加兩足皆不
良行成化初術術於江陰諸大家皆不納獨周惟瞻稍待之
見其一匣中有二木人長尺余去自相抵触坐作進退所其
指揮臣或手取他人之物同弃水中少頃自其袖中出凡人
之物經其目者必主暗取否則不主其術蓋与王彌略相似
不知其殺幾人也後往北京巡攀援得見

上歲辛丑 上命宦官王敬同往採茶於湖湘江右浙江京東
諸郡二人者後以无賴二十余輩專以搜取財物所歷三司
郡縣官受辱民受其擾致激變惟江陰諸大家以旧憾最
受其毒癸卯至蘇命工銘銀為元室累二千余錢凡江南書
局玩器道什像典之精絕者檢括殆尽二人者本无所識所
在奉承之人反教其去取也復以妖書數十本命府李諸生

乎抄展云不中史欲得賂諸生死所出因致罰于校官時在
胥門諸生王順輩數十人不勝忿恚大肆醜詆適有樵樵至
遂各取一本擁至其前將有所加二人者大俱避廟舍中其
下人皆被痛毆而散自此氣焰少熄蘇人得不深受其害二
人遂奏諸生抗命監司府官救過之不暇且為諸生甚危惟
巡撫大司馬王公知而大喜因奏二人不法
上遣還卒往捕時大暑卒輾其体遍以狗血塗之復囊以狗皮
以破其術至錦衣衛獄中三日斬於市函其首歷示所害之
地万姓稱快 寓園雜記

○憲宗紀妃自誕

今上不久而薨妃實姓丁氏江西南昌新建丁家道口人也上
世有子穆先生者重瞳子諳遁法永示中為王府官奉家當
大辟有支自南昌避難於廣西苗洞中遂娶于彼而其某生

六卷

么么么人生妃上與表姊李氏同日宮入嘗在廣西上謁
至途中聞妃薨因恚而死有弟么養于巨璫陸么因冒姓今
為中官甚不慧不去記其家世成化末御史南昌丁隆亦其
族也嘗與中官往來欲白其事因左迁而事寢隆與其鄉人
黃太言余聞之太云 同上

○杭州戒壇焚毀 朝命浙江布按兩司重建所費甚賈因召

湖州吳汝輝加恩曹良等數人勸募汝輝入見請開幾何方
伯曰度得良方兩則可汝輝曰願一力當之憲長楊紀宗曰
何易若此得無詐邪汝輝曰民有一子不肖雖有所積死後
必為他人所取何如奉承勝事時兩司官皆有聞之稱嘆既
而汝輝以十木匣裝良方諸請於司憲長特設席于後堂
邀請同僚共宴復以絲帳親送之歸汝輝可為達矣 同上

○胡僧有名法王若國師者 朝廷優禮供給甚盛官每及

之蓋西番之俗有叛亂離殺一時未能遙制彼以其法戒諭
之則磨金鉅劍頂經說誓守性惟謹蓋以馭夷之机在此故
此給雖云迂慢然不煩兵甲芻糧之費而陰屈羣醜所得多
矣新進多不知此而 朝廷又不欲明言其事故言輒不報
此蓋 先朝制馭遠夷之術耳非果神之也後世不悟或受
其戒或幸其術或有中國人偽承其緒而慕襲其名号此末
流之弊也成化初一國師病且死語人云吾示寔在么日人
時至期不死弟子耻其不驗潛絞殺之凡法王國師死中國
者例該營造墓塔時固安王公復為尚書奏言此僧平素受
國賜資積蓄頗多宜籍以營造墓塔不須動支官錢人以為
得宜 菽園雜記

○宋景瀛先生以文李際遇

高皇礼眷特優洪武十四年其孫慎犯罪李家當坐重辟

五卷

上不忍特赦景瀛安置四川茂州未至歿夔州府梓潼花池山
下成化間基壞巡撫都御史池州孫公仁為遷葬成都適蜀
王府宋承奉新作壽藏於成都東門外孫公令人求以葬先
生承奉以其同姓名人也慨然許之因此葬焉計其費可計
白金千兩夫自開國以來將相大臣功名富貴煊赫一時者
多矣沒齒之後陵谷变迁不保墳墓者有矣非

國有恩典誰復為經營之先生之沒百余年矣而其良會如此
於是益有以見秉彝好德之心不以遠近親疎而有間也
朝廷制頒曆其一也頒者自上布下之謂欽天監所進者
既頒于內廷則京尹及直隸各府領于司曆者當各頒於所
部之民各布政司所自印者亦當如是今每歲頒曆後各佈
政司送曆於內閣若諸司大臣使者旁午於道每一百本為
一塊有一家送五塊者十塊者二十塊者各視其官之崇卑

地之散要以為多寡諸司大臣又各以所得餽送內官之在
要津者京師民間多无曆可觀豈但山中无曆寒尽知年而
已哉此風不知始於何年今不可革矣 同上

○僧慧曉涉獵儒書而有戒行未來中嘗預脩大典歸老太倉
與福寺子弱冠就及見之時八千餘美嘗語坐客云此莽素
才皆是討債的客問其故曰洪武間秀才做官喫多少辛苦
受多少驚怕与 朝廷出多少心力到頭來小有过犯輕則
充軍重則刑戮善終者十二三耳其時士大夫无負

國家上負天下士大夫多矣這便是還債的近来

聖恩寬大注網疎闊秀才做官飲食廩馬宮室子女妻妾多少
好受用幹得幾許好事來到頭全无一此罪过今日

國家无負士大夫天下士大夫負 國家多矣這便是討債
的此吾所親聞也適僧人談及此翁平生因記憶之還債討

債之說固是佛家緒余然謂今日士大夫有負
朝廷則確論也省之不能无愧 同上

○白恭敏公圭凝重簡默喜怒不形為兵書日奏疏悉假手焉
正官恭敏稍加筆削人往以上以簡當服之公退即閉門坐臥
請謁者至左右拒之多不得入見而去故當時有睡酣不事
事之謗一中官請托不入令覆率陰伺其短以脅之公密召
四司官令戒飭群吏而已竟不從公嘗再与征討累有軍功
未嘗令家人冒功得官職此尤过人者公歿刑書項公忠代
之視象日語四司云吾不如白大人有福利各司凡事慎之
未幾項公以簠簋不飾敗去有福者蓋輕之上辭然而若所
謂識云 同上

○成化末正旦日申時中天有白氣如練仰視之宛轉如一白
蛇漸升漸消上且及忽有聲如雷蓋天鼓也 震澤長語

○十三道御史与六部各司平行文移謂之手本御史有欠謹
厚者頗以言路有恃署名字大寸許一即官厭之胎之口占
云諸葛大名垂宇宙今人名大欲如何包于事体无妨碍只

恐文房費墨多諸司傳聞以為談笑大書之風自是稍息或
云即官為王兵侍傳常閱旧簿正統景泰間會叙五府六部
都察院大理寺通政司之外有閣老及掌科无掌道官今有
十三道而閣老不与開始自李文達公上請 勅各与設不
知始何時景泰間各边鎮守巡抚官会本奏事及兵部覆奏
皆以提兵為首今皆首內臣天順以前公侯伯都督管管者
止称生管官提兵之名乃下人私相称謂移文中无之其以
提兵称則近年始及內官汪直用事时边方事皆入兵部与
提兵官叙則提兵之称又出自

御筆矣蓋內閣大臣非止恭望而已庙堂謀議非也御史職主

糾察一与会议雖誤不復可言矣核使与設始以鍾其口
耳并圖難記

○翰林編脩張先生元禎嘗建言選六科給事中不必拘体兒
長大惟當以器識遠大率問該博文章優贍者充之其言最
當緣以不拘体兒一言有碍竟托之空言而已蓋六科繁近
侍官兼主奏对必選兒体端厚諸言的確者以壯觀班行表
儀朝宁但在前居此地者体兒非不端厚而其器識李問文
章往止上人蓋出自精選焉為得人如姚瑩葉盛林聰尹旻
張寧輩是已以后則專以体兒為主而其所重者反不之計
所謂出題考選亦不过借此以掩人耳應應故事耳然其所
以其时典選者相繼多北人大率多主体兒則其類得以並
進多不拘此考就艱嚴則十无一人矣况李識識備者必主
灼見政治之得失而屢有糾彈不若安靜簡默者故不得不

然者塩山主忠肅公名望素著然亦進一二鄉里之劣者則其亦不足貴矣使為吏部以公天下為心不陰厚鄉里遇缺選其休兒豐偉音吐正堂者五倍其數試其奏議彈文數篇場屋時文非所宜試每五六人中一其優者一人奏上如此而不得人吾未之信也 同上

○近時言官言閹事皆受挫辱自是事无大小禁不敢言有孫御醫者素善譚人問生亦何以愈之曰請六科給事中館之問故曰不語呻可治疥也崑山有徐生善寫竹嘗遊京師吏科有知者請寫竹於壁壺畢欲題其上云朝陽鳴鳳或云恐致人口語不若易以祥鳳或云以為不可乃以彩鳳易之有從旁語云鳴也鳴不成弄也弄不成不如好衣服搖擺過日可也中哄堂一笑而散聞此等笑談固言路之不幸也亦非國之幸也 同上

○成化間海南貢士陳憲章經明行脩隱居不仕有司嘗薦上吏部奏除翰林院檢討為部員外郎張弼書前語謂之云君恩天地寬臣節日月皎无事徒受官優將豈不好未識義何如借問程明道李密是何人亦有陳情表獻章不能答未久辭歸獻章與弼門人也 同上

○吏部尚書尹公旻能後朝士多得其招藉納賂之跡甚著上章乞籍其家貴之半賑濟山東之民公之富未必如是之甚也其所以失士大夫之心者宜以待之不誠耳如各部司屬官之失能者每向人稱道之以示其知人及推奉時却先掌科學道官若奉部屬亦先入中官之門者平口所稱道者却不与此其病也又嘗記戶科給事中李玄陽奉使山西回見代州寺地要地武備不飭奏乞設警飭兵使以專其責兵部覆奏已蒙

俞允及咨吏部乃寢而不行後察之副使該於刑部年深郎中內以次陞用一鄉人覬覦京職不欲外陞欲越次他陞又恐機洩故已之即此事在

祖宗時必誅先赦此古之為人臣者所以位愈高而躬愈卑功愈大而心愈小故能保其富貴而死敗也覬覦京職者不又果陞大理丞後坐其黨調外任 同上

附錄

○成化間 朝廷好室玩中貴有迎合

上意者言宣德間嘗遣王三保出使西洋等番所獲奇珍異寶先算 上然之命一中貴至兵部查三保至西洋時水程時項公忠為兵部尚書列公大夏為軍需司即中項尚書使一都吏于庫中檢旧案列即中先入檢得之藏匿他處都吏檢之不得項尚書層層查都吏令復入檢如是者三日水程終莫能得列郎中亦秘不言會科道連章諫其事遂寢後項尚書呼都吏詰曰庫中案卷焉得失去列郎中在傍微笑曰三保大監下西洋時所費錢糧數十萬軍民死者亦有萬計繼得珍室於 國家何益此一特弊事大臣所當切諫者曰案里在亦當毀之以拔其根尚足追寢其有死哉項尚書遂獲位對列郎中再揖而謝之指其位曰公陰德不細此位不久

當屬公矣後劉公果至兵部尚書 郊外農談

○前代修史左史紀言右史紀動宮中有起居注如晉書修南史皆以死守職司馬遷班固皆世史官故通知典故親見在廷君臣言動而書之後世讀之如親見當時之事我朝翰林皆史官立班雖近嬖孽亦遠在殿下成化已未人君不復與臣下接事亦无可紀九修史則取諸司前後奏牘分為吏戶刑兵刑工為十館事繁者為二館分派諸人以年月編次雜合成之副總裁刪削之內閣大臣總裁潤色其三品以上乃得立傳亦紀出身官階遷擢而已間有褒貶亦未必

盡公後世將何所取信乎 同上

○法直新坐西廠立威提於 至導內外官臥不帖席衙文毅公嘗以十罪以聞且云用此人實係天下安危

上憲臣用一內臣焉得係天下安危太監懷恩傳 旨詰責

房公正色曰朝臣无大小有罪皆請責問渠敢擅以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一日不可缺人守者渠一日擒賊數人南京

日擒賊數人南京

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渠敢拉自收捕諸近易渠敢拉自損易此人不點國家安危乎懷恩聞之上舌而退即日撤去西廠公後致仕歸比劉文安公見其子孫多矣乃嘆曰公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筆下妄殺一人宜乎子孫若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 近代名臣錄

○金部御史齊公明化間乞終養歸普溪山築草間亭道遠其寸心盡了湛三灵之句時卒題絕句云歸去來兮歸去來一聲長嘯出瑤臺誠明本是吾儒莫道情入書一對語去平生无一事斯天今日送百骸歸地管五宜居士蓋其初志也

號稱无才一宜退有病二宜退親老无是第三宜退及以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再宜退其号五宜以 同上

○憲朝有建言請以天縱二字加号 孔聖禮科給事中張公寧言孔子道大德尊所貴明其理以行其道被之天下傳之萬世不在封号求勝于一字一名可得輕重時用公議羅之 同上

○秦襄毅公紘巡撫陝西時秦府橫校肆橫民苦之公悉檄治不以貸秦王不能堪奏公欺滅

憲皇如逮公下錦衣衛命內臣尚亨籍其家止得黃絹一疋故衣數事亨回奏公省狀 上親閱其皆下嘉歎良久詔什公

係且賜鉅萬 以旌其廉調撫河南既抵任巨璫汪直亦以事至汪時竊弄威福聲勢煥赫他巡撫官率屈礼以見公独抗礼畧不為屈汪亦知重公不為較公乃密疏汪多帶旗

校騷擾地方汪回京

上問各省抚臣矣否汪被稱公廉能 上以疏示汪叩頭伏罪稱公美不置 上釋之 同上

○陳曰以憲章自臨川歸足迹不至府城閉門讀書徹夜不寢少則以水沃其足又之乃數曰夫李貴平自得也自得之然後傳之以典籍則典籍之言我之言也否則典籍自典籍而我自我遂築一臺曰春陽齋其中足不出閫外者數年 同上

孤獨裏談卷之八終

孤樹裏談卷之九

孝宗上弘治紀元

○孝宗在青宮仁孝恭儉令聞已決四事

○贈父絕酒肉每朝退苦坐于靈帳側

所覽其四種書分作日課務在記博研覈有義未得即

召問儒臣法吏四籍即孝經尚書朱熹家礼大明律也御膳

日用三羊八雞

孝宗初即位詔減羊一雞一野祀

○國初太廟至

英宗九廟已備及

憲宗山陵礼畢神主當升祔而祔一代詔輒集廷臣議者多

以自

德祖而下四廟以次當祔至

太祖乃為百世不迁之祖倪文毅公岳曰此固所以尊

太祖然豈

太祖崇本尊親之意哉故周既追王大王王季又上祀先公以

天子之礼其意蓋出於此國家自

德祖以上莫推其世則

德祖乃周之后稷也不可祔

懿德仁三祖以次當祔至

太祖

太宗為周之文武百世不遷今

憲宗升祔 懿祖一廟宜於太廟寢殿後別建藏祔主之所

如古夾室之制每歲皆則奉祔主合享亦應古恰祭之制

詔從之 野祀

○內監虫蟻房四方所貢各色鳥獸皆貢焉弘治初議放省之

以戒浪費所司白虎豹之屬放即害物欲殺恐非諒闇新政

左右以為疑 孝宗曰但絕其食令自斃可也 餘冬猶

○今上嗣位縣丞徐瑣上疏請理

皇妣薨折之由以復祔戴天之讎疏下內閣疑 旨方刻皆不

欲行只言請 上自處內臣將本去予謂姑不准行只請于

上示寬嚴輕重之意庶好擬旨批示諭三日詢之本在

御前予語二公曰此本不出徐必再言或有人言必未問所

以不行特付以對今須請出擬行於是內臣持本未擬予擬

法司看了來說劉曰法司便要拿人且着礼部吉凶礼文煩

援不暇万即依刘擬礼部覆本請拘万家親戚內眷曾經出

入宮闈在究問万家寔与祐之通好恨甚私謂予曰我与万

家多不往來予安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若果大獄株連牽

引豈 先帝之意哉刘喜曰威德之言也少頃覃太監等將

礼部覆本來設擬旨万曰如何刘曰

先帝存日單搖首不然久之目予曰尹先生如何說予徐應

曰宮闈往事朕承

皇太后泊母后宜諭明白恁每說的都是外面流說難憑訪究

姑從輕處之者單曰好 指予曰还是你 予即他願伴不

聞刘則面發赤而忌心愈切 瑣錄

○吉水離頭一豪家造樓占踰其孤姪孀嫂地甚僅一間其姪

娶吞声忍氣旦夕焚香稽首額天弘治二年五月十八日夜

忽大雷 風雨移其樓空其地以婦孤孀至曉人視之不夫

尺寸神矣此可為欺孤弱者之戒 同上

○倪文毅公順躬庸賴美如冠王腹大十圍軀有四乳儀觀表

揭百條為宗伯定廟祀為家宰公正剛方養廉不敢干未

而卒竟充朝野切厥考文僖公在翰林卿命祀北岳其配
夫人夢緋袍神人入室語之曰吾知汝无子見汝夫齋祀之
誠今以此子乞汝因指捧香合童子示之乃寢果得文毅因
以岳名之 野記

○黎大樸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重倫尚節痛違緣養極
嚴而祀兄嫂卒其孤名猷民及女皆幼育為己子山東副使
董固器妻死而董使過未迄大樸晨省至臨清使携其柩以
歸太常卿孟 亨卒家貧不能奉大樸倡諸鄉宦官合購俾
葬葬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死遂藏所寓物十年後
其子長乃還之居官儉朴不受私餽常患風倍修自裁捐婚
葬宴餘稍示節度多視以為惻所居黃洋渡積潦病微私積
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礼部尚書 懷麓堂稿

○國朝親王受封未之國者當出閣讀書自永樂以來必擇翰

林官二員輪日講讀迨之國日遂改隲長史以從故預者多
不悅宣德中周文襄公忱自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爵上不
樂未幾越國絕遂陞侍郎巡撫南畿正統中推郎府講讀官
東里公欲奉侍即儀銘忌銘見憾乃以故人侍講楊翥同本
後郎王嗣位銘等皆從左起官至官保尚書人之升沉固自
有定豈人之所能為哉天順初德秀等王當出閣

英廟諭李文達公慎選講讀官文達以親王四位用官八員翰
林去半夫乃覆對翰林官少請於新進士內選人物俊偉諳
音正當李問優長者授以檢討之職分任講讀時得雷霖刻
誠等充選遂為定例此文達交通有方處置得宜後未官翰
林者固宜知所自也弘治初進士十人被選為親王講讀官
相率詣吏部照例九年考滿別陞時家宰耿昇之曰你
每都要做大官申對曰大官亦是進士做好問晉曰小畜生

輕薄亦以老畜生復之譁然相訐奸問怒忿奏為首者單
戒余皆降調外任奸問奢望益損未幾稍歸蓋亦暴怒自取
耳視文達之變通其有愧矣我厥後降調者以次取用 野記

○弘治間因刘吉駕駁言官李劾諸司

上知內閣與言官交通之弊言官犯法不少假借御史李典巡
按陝西用刑嚴酷捶死人命效多為儀賓所奏論死廷輟特
刘吉欲暗邀人心密囑工部賈俊解之後居官廉慎与吉俱
保定府人素為吉所重故附之廷輟畢奏覆

上令處決九卿承吉風旨連章論救又會申求救於壽寧侯張
璠得免死充軍因 勅都察院御史出巡務傳憲綱有故犯
者必罪不宥又御史彭程巡視光祿寺上言成化間濫費太
多今後如旧節有濟費

上怒其揚 先帝之過下諭以大不敬斬罪已押赴市曹處決

什充軍一時言路清肅无敢肆意妄言及听人主使率効人
者巡按亦不敢持勢欺妄三司一時憲体為之平正 野記
○弘治初刘吉用事威權隆赫无敢少忤其意者惟諭德張昇
上章極言吉奸邪蔽主之状且言其能駕馭臺諫听其指使
害入吉諷六科十三道交章劾昇陰沮言路禍南京工部員
外郎吉初報復言官論已悉加貶竄而言官甘為鷹犬不規

昇江西人中狀元後至礼部尚書為刘瑾所逐遂致仕同上
○刘吉致仕丘濬徐渭在內閣濬傳李而不能約持公而失於
偏嘗言王恕雖好官但好名太甚弘治癸丑春朝觀考覈天
下諸司吏部以點陟聞濬所提旨皆用所著大李衍義補中
語有曰人才难得事貴得人貴改过留用數人用多味之
者濬論有所異同濬輒怒梓冠于案執愈堅未久卒昔朱子
說太李是為李的問架看太李章句了只須看經傳父之經

傳也不用自有一部大李在胸中所謂博而能約正如此尚書云德允常師主善為師善常主協于克一亦此意蓋正心修脩須要格物窮理然非必一一而格之但直積力久一旦自然到个豁然處可以泛應曲當而無不得其宜矣直德秀乃以事類行太李為一定之法其見已差至於丘濬補行盜詳凡天下政事古今沿革無不備載其意此書一出可以尋類攷案外斷天下之事如刑名家引用律條之意先一事不可折衷而用其中矣殊不知天下之事變无窮而理亦无窮大李教人欲明一心之德以應万事非欲事上立法而不本於一心之活法也况有治人无治法教之不齊世道之升降而事有不能必善者我且綸綽之音響於簡要果真知無官過小才可惜但曰公器用而已豈可如文士瑣言碎語以衰微之休哉 同上

○弘治初言官論薦大臣必以王恕為首及論劾大臣指斥万安又連及刘吉至於南京科道保辜王恕入閣乞速罷去万安刘吉言尤激切巡河御史姜洪專劾刘吉李李東陽謝廷珪吉深御之及王恕召至不得入閣而刘吉代万安專政内外不合恕有所行吉從中沮之恕李羅明丘昂吉以為私故旧票旨云召边方用時中官將琮等守備南京許奏給事中方向等刘吉報前劾已恨賤論殆尽給事中周紘御史張昂南京教場典軍數少不准破調守備官奏其才驥刘吉票旨今吏部調外任恕執奏係屬奏命典軍不宜調吉票旨云周紘張昂點軍不到如何不即奏聞却乃展轉刁蹬控制人已從寬調外任了罷恕復奏言天下大事當与罰而已賞必當功罰必當罪此為治之良法也今不治失任者之罪反寬點操之官後來何以使人哉吉不所必欲調外任因不知外缺

票旨張昂調南京通政司知事周紘調南京光祿署丞後美洪巡按湖廣今布政司抄案轉行漕運都御史蔡紘湖廣稅糧事紘奏洪犯分刑科給事中陳瑄等駁論紘怒已不明十三道御史論紘剛愎吉票旨俱罰俸以事于大休令礼部會議調洪知縣其果於恨怨類此恕奏薦戶科給事中陳壽考大理寺丞言諷御史論壽考不諳刑名改南京光祿少卿恕又薦大僕寺少卿白思明為左僉都御史巡撫延綏吉諷御史魏璋等論其不協人望調外任知府恕憤吉沮抑然不明言為吉所沮但屢疏辨明求退吉票旨云不必深辨人皆知恕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等為其鷹犬者皆得為吉所媚嫉畏其威權不敢言如魏璋等為其鷹犬者皆得京美日御史湯壽差印馬赴内閣會勅適新政之初程言公寺輔國政必未得及善万安曰我輩極力贊相裡面不從罷退即上章劾安等不當以裡面二字語外人由是内閣深啗之及安罷刘吉留國通奉州知州刘榮考滿來京尋奏州人與榮往榮談論時政榮嘗遺書与榮言夢一人騎牛背上隨澤中公左手把五色石子右手提牛角引入正路其人謝而去蓋人騎牛背正我朝姓字惟五色石子不可曉意者公首抗疏論時政為彈之第一義耶附内閣者發其事發榮下獄鼻以受榮餽遺誹謗朝政發衛充軍榮比擬造妖言者律罪至死時言官畏内閣威權无一人敢為榮申白者独王恕上言榮之書詞固為狂妄其言有亦未可知原其心不過與人為善之意初无惑中乱民之情今比擬妖言論死使榮因死于獄中豈不傷天地之和哉吉票旨云刘榮造妖言引喻非類法司比擬未為不當你如何這等米說且監着後竟發充軍吉等雖沮抑恕然以懷恩在不敢加害及恩死丘濬附吉假刘文太建言命燒毀大司馬主八傳恕不自安求去

始佳致仕 同上

○孝宗欲封張后弟伯壽刻吉不從言必及封王周二太后家子弟乃可封由是

上惡其算舊令自陳同事者累旨極其褒美

上皆金之止而不允所辭四字發出及再陳遂佳致仕當時料

事者以為吉前票旨王如梓本日不必深辨今吉自陳本日

不允所辭正四字對也相傳以為美談蓋刻吉嫉害六卿雖

未至如徐有貞方安之狠毒而弄權挾詐蔽上行私排抑忠

賢亦自來所无者也 同上

○孔侍郎公鑄平生以忠信自厲事

英憲孝三廟皆處外所至肅然言信行達真謂盜竊行之

知田州日峒獠僉卒犯城公蒞任三日郡兵先已調發中

議閉門守公曰孤城中虛餓支幾日乎祇應諭以

朝廷恩威庶自解軍皆難之謂孔太守書生迂談耳公曰然則

束手伺平乎甲曰即爾誰當往公曰此吾城也吾當自行甲

猶諫沮公即命騎令開門去吏請從以少土兵公笑却之甲

乃乘城向賊啓門賊以為出戰門啓一馬乘官人出二夫控

絙而已明隨後閉賊遽馬問故公曰我新太守也當至不洞

寨有防言不當導我賊巨測姑導以行遠入林菁行間頗從

夫已逸其一既遠賊地一亦遁矣賊控馬入山林夾路買樵

人於樹者望見公叫呼求救公問何人乃庠序士也前期

赴郡為賊邀去不從賊將殺之耳公不煩徑入峒賊露刃出

迎旁刃夾擁如林至巢穴公下馬立其房中頗賊曰我乃不

父母官可以座來尔寺來參見賊取榻置于中公座呼甲前

甲不竟相顧而進渠問公為誰公曰孔太守也賊曰豈聖

人兒孫耶公曰然賊呼羅拜公曰我固知若曹本良民迫於

東歸聚此苟面殺死耳則官不知此動以兵相加欲剿絕汝

我今奉 朝廷命來作汝父母官視汝猶子孫不忍便殺管

汝若信朕從我當有活計可送我歸府我以谷帛資汝不後

先復劫掠事若不從可殺我後有官軍來問罪汝當之矣甲

錯愕爭曰誠如公言公誠能相恤請公終任不復擾犯公曰

我一語已定何必多疑甲復拜公曰我饑寒可以食求粟殺

牛馬為麥飯以進公飽嘆之賊皆驚服曰暮公曰晚矣我不

及入城可即此宿賊除治中后設床蓐公徐寢賊羅侍衛

明日賊復進食公曰我尚倦行更止此又宿至明日曰吾今

婦美尔等能從往取粟帛乎賊曰然控馬送出林間公顧曰

此秀才好人汝既効順可什之与吾同返賊即解縛還其巾

裾諸生就奔去公按轡出峒數十賊騎而隨薄暮及城公命

呼城中上吏登城見之驚曰必太守畏死叛而降之導乘暗

城矣甲問故公言第開門吾有死分甲益疑拒公笑語賊尔

等勿入城吾當自入乃出擒汝賊少卻城開公入復閉門公

命取谷帛從城上授与之賊取謝公而去迄終任不復出

○弘治庚戌占城國王古未言往者安南國王不道納臣款將

而助之虐奪臣國授之以員 天朝之封臣授命无地賴

先皇帝大恩以命副都憲屠公不鄙夷我陋邦踰海寒事机

合申議以丹印界之臣文告安南教其不能恤鄰之義抑其

奸萌道之逆順安南自是不敢肆其兇狡而臣獲返國以有

今日皆

聖天子盛德与屠公之功臣表謝外有白金若干錠黃金器飾

若干事畢香番物若干齎附使者以謝屠公數昧死上請

上嘉其誠命公受之公固辭曰緩遠之仁繼絕之義在

聖天子臣何功之有 上不允公又懇辭曰臣不佞愚之長

也而受外國金其何以率下聞之四方雖

天語再臨臣不敢奉詔 上知公志堅許之命貯札部備公使
之雷由是縉紳流聞嘖嘖七稱美 宣徽文集

○趙氏出宋宗室系歸于謝生一男甫辟二女皆幼夫卒時年

二十有九有牽其志者氏聞之斷髮自誓因嘆曰彼所利者
財耳財不去禍終未殄殄盛衰以嫁夫之幼妹聞人有貧乏
及橋梁富貴治者因以給之數年賞亦衰外故始有氏七十
有三始卒嚴閨者少趙氏十歲初其少欲嫁之嚴泣曰

閨兒非人哉卒不去後趙氏十有七年卒人尤異之 聖德
○弘治癸丑歲貴州都勻清平之夷叛弗靖 詔平蠻將軍出

湖湘之師征之是歲冬師集貴州合鎮在營其落乍之地從
事于賊壘指揮使尤礼等若干人書姓名於一卷題曰南征
紀績指日而晉于神曰此非大丈夫之功乎此不協心

四九卷

心同力以殄寇苗報者有如此日甲志既諧乃受大將軍
旗以進薄其巢穴數與賊遇其謀勇先不一當百者由是
播其素若干俘載其素若干獲其軍實而還其所掠人畜若
于瘴烟雨清居民安堵奏捷于朝

天子嘉悅班爵賜賚有差

○高廟龍興一海內修復先王之禮律明嫡庶正良賤同姓不
相偶異姓不相繼武弁之承文科之預必上圖狀論其世而
後之二宗法之所推也百余年來寓中又安而序之為樂土
也久矣故老遺黎之子孫休養生息日益以昌誦詩讀書出
為世用若泰公祖後裔其先緒而衍其文獻之傳伊誰之
力歟

○弘治七年朝鮮之海內南夷有輸木其國而覆舟于海者夷
賴得板半无死隨漂抵依岩都海名值巡海官軍舟至載入

浙境事聞 朝廷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夷自陳

國米及失婦將不能自明罪必死 詔差通事二人送之
初彼國主聞其情母華飲罰我

天朝托存異類恩一至此其致四夷之賓服也固宜 余冬

○弘治乙卯吏部尚書缺申推兵部尚書馬文昇都御史屠滄
及三侍郎堪補文昇自以部次年勞當得之不意竟得于滄
文昇意不平賦一近体云朝退凭欄一默然他將心事訴蒼
天青朝有意推公道白髮无心着錦鞭天上浮雲偏掩滿地
中陰氣已凝堅云云滄既得吏部當班於文升之上固辭居
下及當

廷試諸卷又恐居文升之前即先移病以侍郎吳原傳代時謂

正統中王抑菴以礼部侍郎陞家宰即位胡宗伯之上示
讓伯長官今庸自度不可居上只合辭職不當議班何違

四九卷

奏序若是規 瓊緣筆

○予現開刑條例蓋弘治中尚書白昂等所定擬

朝廷初亦慎重 詔諭詳審至于再三然諸大臣刑名久精不
无窒碍如殺一牛罪已罰十行之數月必將

奏稱軍需缺多蓋牛禁於重人莫敢殺皮骨筋角无处可買

朝廷悔而難改乃諭東廠官校莫加刺訪又立後一條許賣
立其所愛之人不思世之娶婦員郎者少若許立所愛之人
則其所愛莫好天以例立之誰復能禁此誨長好之大不可
也此益見

祖宗之法不可少更也則弊 同上

○弘治十年三月二十二日朝會前司礼太監童泰馳至閣
呼曰宣四先生叩其故曰不知臣清臣健臣東陽臣廷臣具
衣冠至之華殿叩頭畢

上曰近前於是直叩 御榻司札諸太監皆環跪於案側

上曰看文書諸太監取本付臣溥臣健則置朱硯朱筆授片帑

數編於臣東陽臣廷每一本

上曰與先生輩計較臣溥等看畢相與議定批詞以次陳奏傳

久乃錄於帑上以進

上覽畢親批本面或更之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皆應手疾書

宸翰清逸畧无凝滯有山西巡撫官本

上頤曰此欲提問一副撥兵該提督臣溥等對曰此事輕副提

兵恐不必提止提都指揮以三人可也

上曰然邊情事重小官亦不可不提耳又禮部本擬一是字

上曰天下事亦大還看本內事情若止批一是字恐有遺失因

取本閱之則曰是只須一是字足矣又一本臣健奏曰此本

事多臣等將下細看擬奏

上曰文書尚多都要一一看法也是間就此商量書不好皆

應曰諾

上指余本謂左右曰此皆常行事不過該衙門知道耳乃皆叩

頭退 上復頤左右曰喫茶出之華門尚膳監官捧茶以俟

有謂亭建年月不利犯坐殺向大歲故有此災

大皇太后怒云今日李廣明日李廣兵功動士致此災禍

累朝所積一旦灰灰廣飲鴆死訃聞

上意所藏必有奇方秘書即命內侍搜索奉命者遂封其外

宅搜得一帙納路簿籍首進之簿中所載送苗米幾百石

送白米幾千石通計數百方石

上因詢左右曰廣所食幾何乃受許多米對曰黃米即金白米

即銀因悟賊蹤如此遂籍沒之科道請出簿籍按名究問凡

與名者惶惶危甚各自赴夜赴廣跪求赦不期而會者七十

三人月下見齋影童而一人独乘女簫事雖得寢而納諸

者之名一二及傳於朝野觀顏惟甚久而亦安然无復羞規

矣賴 上英明終漸去了 瑣綴

○弘治戊午夏京師西直門賊入城守衛者不知竟有被傷者

大司鈞陽馬公謂野獸入城非宜既未開守衛者因乞嚴武

事以備盜賊何孟春謂同列曰賊之為非既當備而亦須慎

小同列其時未幾城內在外有火災札部駁馬或問孟春此

於占出何書春曰余不曉占書曾記宋人記紹興已酉永嘉

災前數日有賊自南渡至城下高世則謂其倖趙父綱曰賊

於字能火郡中宜慎火炒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余憶此事

而云耳不意其亦驗也 余冬

○弘治戊午冬十一月朔礼部言安南國王死其陪臣來請封

其嗣王按故安宜得侍後旧臣一人充正使事聞

上以命大工梁公叔厚特 詔翰林侍講賜一品服重襲集

○十三年六月 召至平臺

上出諸營提督官辭任本末叙去伯臣使等請

上裁決 上取英國公張懋本今歲 旨留之及保國公朱輝

子 240—367

惠安伯張偉皆然至成山伯王鏞寧晉伯劉福皆准辭退閒
曰如何臣健等皆應曰聖覽極寬臣等皆應

上又問新寧伯譚祐較之劉福何如蓋祐時亦有言其短長者
臣東陽對曰譚祐在營管事似勝劉福

上意亦以為然但止可令管神機營提督團營須另選可令鎮
遠侯顧溥代之因問溥如何臣健等皆應曰溥在湖廣甚好
臣東陽曰兄新有貴州功

上曰然則今兼管神機營臣東陽曰譚祐掌神機營久但係伯
爵若得溥同營即當為副溥雖侯爵但新自外入若令官五
軍營名在張繼次而今張偉副祐似於事體稍便

上從之即令撰手勅稿是日司禮惟諸太監在侍余无一人
左右者於是扶安平瑞李小紅等具朱筆硯臣東陽等
進上親書于勅成付司禮監官臣東陽等奏曰今臣左

多事皇上召意武臣親賜勅諭臣等不勝瞻仰叩頭
時已召兵部尚書馬文昇等候于左順門候勅行之疏對錄
阿溪者清平衛所部南也不江西人票蕩至彼築營多智數

久之為寨王樵視諸酋有莽子阿刺斡力能倫能披三重甲
持二丈槍兩端著力過數百戶與敵刺以槍占地躍而起報
三五大飛行稠人之上以彰若一二丈川潤路越之如清溪

耳二人謀勇相扶由是橫門夷落推為渠魁視諸酋之附近
而稍弱者咸以肅塞分給而陪征其入既得苗夷之利又謀
誦我之商民經其地者輒誘他苗令進劫掠官司差捷步往

探訪健步必謁溪請計溪乃要我重賄期為勦之健步歸報
官司從之溪乃以素不敵服之苗遠而悍者指為賊首官軍
往擊捕於是遠苗畏憚亦服從之其後與我官司益狎凡

有事就令訪處不復關脩之美三堂一宜肅者皆有歲賂溪

益負特為惡派甚每交託官苗使爭即以收餉之利
數次其志小則規為土官天尤未可知也以此是清平一境官
苗交受其害歲死軍居吾郡孔公為都憲受

命鎮巡貴州初至尚未知之往見報公地被賊劫殺官兵
地劫殺民商公問何以處之上下皆謂須屬之阿溪當治公
言清平為指揮使司諸土官宜慰等乃命官皆貴且奈何以

不能治軍更借一寨主力羈縻之徒耶心固疑之漸詢諸人
人以溪凶橫且私於監軍總帥言之恐无益得禍多不吐語
公諷各營力乃得前願亂諸狀謀欲除之因佯扣監軍總帥

等皆迴護之公益信其私黨知不可與共事且務決去之乃
命復自往清平中沮之公不所獨至清平復訪求部曲之良
有指揮王通素才而端方稱疾不莅事公召而禮之因廣扣

時事適有言而不及溪公曰吾聞此中事惟阿溪大且要亦
乃不言何也通不答往復數四竟默然公曰吾所以累待而
以為辦大事非輩行等今尔何以辭我通曰言之而公事

且办則一方受福而異亦有益否則公欲已耳吾家亦亦乃
當應何公笑言何用不克通始慷慨許諾陳列根柢公問溪
所任何人何以能通吾上官通曰彼彼籍王指揮陳揚旗二

人公必先得此二人心力乃可濟公曰吾自能之通謝去公
候旬朔郡將校悉通時號於市曰今急缺一巡捕官若若悉
角前吾自擇之乃徑指王曰可矣彼角之申出王前公謂之

曰汝何以與賊通王驚譖之公曰阿溪賊路三堂之通我
已備知而尚諱耶王悚惧不敢言公曰吾今貴安罪惟心用
汝上必取溪自贖仍被溪營或式或價則重賄不免汝矣王

叩頭曰信如公言然阿刺之猛雖欲擒之不可得奈何公曰
然則事遂已乎王曰當爾一年少多謀者同事乃可濟公

公問誰王曰无如陳旅旗公曰諾言今授汝微令李謀勇之士所部兵未有事指揮汝則徑奔陳與俱來王受令去少之借陳入見公初問之亦若問王者陳諱駭亦若王晏頤主王曰勿諱為吾若事公已悉知之第當用力以報公陳亦言其難狀公曰尔幸第誘之出乃計令以一人牽牛在野陳入寨誘令出而隨遣王率勁卒伏牛房伺出擒之且刻其期遣他兵來援又預散近溪之寨及期谷以部兵同集助之設定陳受教去見溪曰何人不來陳曰新都堂至故不能見老王溪曰都堂何如曰无能為耳溪曰聞在廣解提賄何謂无能陳曰同姓耳非其人也溪曰賂之何如陳始徐徐何以還舍重賞溪魚陳食後談則及牛事陳曰適見道中牛非審較老王家牛何似然亦大夫優劣未可決也溪曰幸有是乎審亦我當罪之陳曰牛人非商販似不可致入寨溪

卷之五

十五

曰我去觀之陳伴曰何必自行溪奮曰必去也因頭刺令俱陳又激之曰新都堂在小玉豈敢去乎刺怒曰何都堂姓沮阿刺足耶因即座以雞卜不吉溪言吾夜夢大網恐不利出陳曰夢網得魚牛必屬王矣溪刺乃與陳刻木即俱至三騎聯而出至其地視牛眇尔溪陳果命酒飲忽報巡捕官至陳曰王知之乎王指揮也蓋往訪之溪曰何彼來可陳曰豈有新官遽下訪人乎因勸令往又說令去所佩刀曰新武職官見刀以為不利是來好及惡也溪乃去之既往見王方坐因戲謂溪刺新上司接應至廣何不風迎待此來何為溪刺沈謂故戲漫言拒之王怒曰戲言豈不能批汝溪刺猶笑勝王呼伏出數百人往援刺上徒手搏傷數十人竟就擒并溪索之時援兵至正无失期諸寨兵亦集共圍之公又風遣二巡軍隨王令一得溪刺即囚之徑馳赴貴州无經清平恐其

黨類之也一如今公命解至三司問之論死公曰問死一語弟輩請死刺語人曰吾不畏千萬人独畏一孔公耳然亦不知其擒我若此易也中官德為解按公言君不究若事仇能解牛溪刺死溪有二子風都勾公又勒都勾官司徑擒之悉殲焉 野記

○河南洛陽劉健自官翰林究心理孝不事華藻立心亦端正自徐清去後專代言之任一以公平為主外元世昌故李東陽同時在閣以詩文氣節援引名流私植朋黨健處之若不知誠可謂君子人矣惟處程敏政一事論者以健為報復私怨敏政與東陽齊名嘗見健所作詩謂人曰不知劉先生不會作詩人以為因是怨敏政為會試主考人有言其責題者及揭曉同考給事中林廷王上言敏政實題雖未發露而可疑者七遂捕奉人徐姓及敏政下獄命多官廷鞠徐姓者雖未

卷之六

十六

取中曾以二帶饋敏政受坐是落職敏政罪既在可疑及翰林官嘗為座主受門生饋遺亦從常事而独廷鞠敏政坐以賤罪所以不能不起人之議也 又溪寨記

○十七年三月十六日

大行聖慈仁壽皇太后喪

上御西角門朝退遣內官召大率士劉健李東陽謝廷至內門扉遂闔 上帶翼冠素服腰麻履御榻閣素帷起立床前左右皆屏不敢近臣健等叩頭畢致詞奉慰

上頭謂曰先生輩來臣健等皆至輦內

上曰為陵廟事與先生輩商量臣健等仰奏曰昨蒙遣太監疾

安示諭

孝莊睿皇后葬不合札欲為厘正此盛德事臣等仰見皇上至孝前出前古不勝忻慕 上袖出

裕陵面一帝指示陵門內有二隧道其一西行北轉而至者為英宗皇堂虛其右墳而中有道可通往其一東行北轉而至者為孝莊玄宮相去可數丈中隔不通因曰此大非礼臣東陽奏曰此事臣等不知

上曰先生輩如何得知都是內官做的勾當又曰內官有幾個識道理的昨見成化年彭時姚璉輩奏章先朝大臣都中厚為國如此臣健臣廷對曰

英宗皇帝嘗有遺命欽后與我合葬太李士李美記在閣下

上曰既有遺命當時奈何違之臣東陽對曰臣等當時宜有別議故委曲至此恐非 先帝本意

上曰先帝亦甚不得已耳臣健等奏曰誠如

聖諭但今日斷自 聖衷勿俾改作則天下臣民无不痛快垂之史策万世有光矣

九卷

七

上曰欽天監言恐動風水朕不以為然臣廷對曰陰陽拘忌之說不足信 上曰朕亦折之矣今日開墳合葬不為動風水乎 皇堂不通則天地否塞因以命臣等曰若如此通則風氣流行庶得言動惟一點誠心為之料亦害東陽實曰

皇上一念孝誠可以格天吉无不利臣健等皆力贊

皇上所見高出尋常萬一頻勿復疑

上曰此事不難若附廟之礼尤所當備臣健等奏曰先年奏議已定 慈懿太后居左今 大行太皇太后居右合附裕陵

配享 英廟且引舊案故事為証臣等以此不敢輕議其案漢以前惟二帝一后唐雖有二后宋亦有二后並稱者

上曰二后已非若三后尤為非礼臣廷對曰彼三后一乃繼立

一則所生母也

上曰事須師古末事必參之古不足孝臣東陽對曰

皇上當以堯舜為法 上曰然宗廟主關係綱常必重豈可有毫髮簡差 太皇太后崩育朕躬以養深恩朕何敢忘但一人之私情耳乃 太后乃

皇祖冊立正后我朝 祖宗以來惟一帝一后若並附於後朕懷起恐後果難亂无紀極耳且奉天之祭先生輩尚不知

英宗 皇祖止設一座每祭饌一分匙一張而已臣健等草率不解 上意但慮曰唯上思之蓋止各二分而 孝慈尚

未聖食也 上又曰孝穆皇太后朕生身母也作為

皇太后別祀於奉慈殿今仁壽宮前殿供奉實欲奉

太皇太后於此他日奉 孝穆太皇太后後歲時登享一如

太廟不敢少缺臣健等皆未敢應 聖意蓋謂今

皇太后千秋後也臣東陽對曰

皇上言及 孝穆太后尤見大公至正之心可以服天下矣

九卷

八

上曰此事却難處行之則理有未安不行則違 先帝意又違

羣臣會議此究可奈何 先帝何朕嘗思之夜不能寐

先帝固重而 祖宗之制尤重耳臣東陽對曰願

聖見主張得之臣等无不奉行 上曰朕亦難降旨先生輩

是朕心腹大臣好為處置臣健等對曰頃下礼部今多官欲

之 上曰雖多官欲不敢主張仍須先生輩為之耳臣健等

曰容臣等計議上聞 上曰先生輩辛苦且回去辦事是月

上称心腹心者三呼先生以十數臣健等感激涕謝叩頭起

上前下板階頓首臣等立送而出時尊諡設已進奉

旨未上几進臣健等乃具題本稱當時

先帝遇天下推處之事羣臣為委曲將順之詞或者不能先無

乞 勅礼部會集多官再詳議次日朝退

上起立呼內閣臣健等至後閣前立問曰先生輩昨所作

進令多官會議是幾个衙門臣健對曰即前日進議官東陽歷對曰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及詹事府

林院言未畢

上遽曰有翰林院最好考據古今大典札酒用翰林院又曰有

科道平皆對曰有

上又曰好少頃曰別先說話回去辦事蓋是日專為翰林問也

自是每召問必於退立呼內閣未嘗呼召各二十一日復召

上袖出會議本問曰此事如何健等對曰欲得是臣東陽奏曰

未知聖意如何

上曰先生輩如何說臣健等對曰是正古礼上曰仍稱

太皇太后可否皆對曰既是別廟須如此尊稱為宜

上曰如何批答臣廷對曰須說得委曲臣東陽曰要見是重事

上曰然宗廟事重要見今後世子孫崇奉不缺之意此本

南七卷

隨文書下來臣東陽曰臣等領去臣健亦云

上即以本授臣健復目送而出二十二日復召

上袖出奉先殿圖指示曰此与太廟寢殿制度一般當時祭

薦皆如此又指其廊間有門通西一區曰此

奉慈殿也曰為神庫在廊廡及井皆未動又指其東一區別為

一面南五間東西廊各五間曰此神厨也然于此建廟可乎

臣健等皆對曰此地最便臣東陽但未知寬窄如何

上曰寬窄有數因指其旁小宇曰東西十幾丈南北一十丈後

有牆上之後為半倉較之

奉慈殿區澤不及八尺皆請曰牆可展否

上曰區澤之其西偏有井亭亦須去之耳又曰欲迁

梓穆太后并祭于此如何臣健等皆對曰甚當再問再對

上曰位序如何臣健對曰

太皇太后一室

孝穆太后或左或右一室

上曰須在左後來有如此者却石東陽曰

太皇太后居中乃可臣廷奏曰會議本未知今日可出否臣東

陽曰外廷瞻仰此本已數日

上曰正為廟地未定既定即出矣皆拜出如前二十五日

御批云祀享重事禮當詳慎卿等稽考古典及

祖宗廟制既已明白都准議特是廟奉享仍稱

太皇太后以伸朕尊親之意後世子孫遵守恪奉永為定制於

是中外翕然稱為得體蓋自丁巳之亡不奉召者已閱八年

龍顏溫霽

天語周詳視昔有加而明習國事洞察義理慨然以

宗廟綱常為己任益非臣下所能涯矣後廢事竟不行欽天

監以為歲終在北方不利內官監亦謂事干

英廟陵寢難以輕動而

聖意終不但已乃於

陵殿神座移

英廟居中

孝莊居左

孝肅居右云云對錄

孤樹裏談卷九

孤樹東談卷之九

孝宗下

○六月北虜小王子遣使求貢其意大同守臣以聞已許二千
人人貢既而不來六月間遣回男子報虜有異謀內閣具揭
帖臣東陽親書以進乞會同司禮監及兵部尚書照成化年
例於左順門詳審時還在告二十日

上朝退召臣健臣東陽至暖閣

上曰虜情謠詐今令大通事領走回人先生輩可密切詳審通
事且勿使近前臣健對曰其人名能通漢語則不須計通
事上曰然各邊閑糧草頭勇剗大夏說用心整理臣東陽
對曰昨日兵部奏請差官整理正為此臣健曰雖死此事亦
當整理況有此消息尤當隱倚

上曰然整理得亦是好事臣東陽對曰今邊關兵糧安是空虛

不可不急為之備

上曰又着劉大夏用心整理臣健奏曰京營官軍亦須整點所
征上曰然臣東陽對曰京營未可輕動亦不可不整理齊
脩臣健奏曰京營兵須要得人

上曰往年如遼安伯陳龍成山伯王章輩已退三三人矣今如
張懋亦可臣東陽對曰退者其常今總兵官督事固可領兵
則未知如何臣健曰頃用曾經戰陳者

上曰未必必要經戰陣但要謀畧耳臣東陽對曰
聖諭甚高有謀畧者經戰陣者須無用乃可耳但京營官軍有
名無實初設團營時有十二萬人稍損過半前年選所無一
萬及再選一萬便不能及數夫古之足食足兵食不足兵
亦不足臣等每思及此寢食不安上曰軍士須管軍官抚
恤不可刻剝臣東陽對曰誠如

聖諭但近年官軍做工太多既累身力又暗錢使用外衛輪班
皆過期不至正為耳

上曰宣德以前軍工皆不做工內官監自有匠人云云

東陽叩頭列曰

皇上明見朝廷養軍不以拱衛京畿不為工役今後工程然
乞減省不令軍士受累其銳氣庶幾有濟

上曰然又曰京營軍士都着劉大夏用心整理先生輩亦傳得
旨可以朕意語之臣健等對曰諾東陽仰奏曰兵部不敢不
尽心若有擬議乞

皇上斷而行之上曰然又曰壩上強賊十分猖獗可令劉大
夏設法擒捕北山又有稱靠山王者據險為患

警報近地不可不除此患先生輩意管聞之乎臣東陽對曰亦
嘗聞之昨曰兵部奏差京營指揮二人領官軍五百正為壩

上強賊而一應併諸賊在其中矣

上曰須揀好軍好馬去方可了事臣健曰諾上又曰先生輩

是腹心大臣有事須說如昨日所進揭帖不說時朕不得知
臣健等皆應曰諾臣東陽又仰奏曰臣等有所聞見固不可
不尽心陳說望惟

皇上斷而行之耳上又曰然既而曰先生輩回去辦事皆叩
頭出於左順門會審差回男子一人云在房中聞有議者欲
擒黃表比者謂京城也又三人云系順衛頭目阿見乞軍領
三百人往北廣通和小王子与一小女寄希似有引誘入寇
之跡各具揭帖以聞二十四日臣健臣東陽臣廷議進衛廣
事且又以兵部奏差廷臣整頓邊關糧草缺乏擬差侍郎顧
佐往大同宣府郎中寺官分往各關預為計処廿五日復召
至暖閣上袖出所擬指顧佐名曰是嘗差幹事力量頗弱恐

百王上裁擇 上曰王儼固奸但掌印須留管家

順差即中二人亦可耳

通政司叅議莊偉七月初四日復召王煖閣

乃敢空掘塹軍皆我赤子乃敢殺彼

行臣健等對曰

上屢申前諭臣健等對曰大同亦曾請兵

日用兵事須令兵部議處

臣東陽奏曰。此事固急。京師尤重。居重馭輕。亦須內顧家。富

東師不過一日最為切近誠可先慮

皆对曰

師之意大夏力言京軍不可輕出 上曰

宗之時何時也有糧有草有兵有馬又有好將官

納之師乃不出

沿河水边澡浴得一玉玺臣等办得篆文係是受命于天既

差官廩進外謹具奏聞

十五日朝儀

召內閣來臣健等隨至煖閣

人心皆曰未知

又曰遼東張天祥事亦是大獄今欲令明白臣廷對曰張天

祥已先矣

上曰天祥雖死張斌尚在坐死罪狀張洪訴究抑臣健等比對曰此事御史奉奏法司合勘張洪訴本又該都察院覆奏令巡按御史審勘矣

上袖出東廠緝事揭帖云已令人密訪其情如此當時御史王獻臣止憑一指揮言誘系情詞吳一頭亦不曾親到彼處止憑系政審事等勘報事矣不實今欲將一千人犯搜解來京令三法司錦衣衛於午門前會同方見端的皆對曰如此固好上以揭帖付臣健曰先生輩先去整理臣健等退且揭帖云都察院本既已批出東廠揭帖又不可批須待令勘至日再議十六日

上令太監陳寬等於左順門傳

聖意令擬旨施行臣健等因極論此事中所共知公論難掩傳

九卷

子五

旨政命於事體大不安寬等不肯上且各有執事健等退再且揭帖云臣等非敢固違但命已出今別死事由然政命恐非朝廷大公至正之體遼東不遠請仍待令勘至日施行十七日朝退上面召內閣兵部未至門上兵部選鎮抚司理刑官單臣健等入至後閣

上盛氣曰張天祥事秘密未行先生輩昨所進揭帖祇臣等書密進如何今書官代為臣健等叩頭曰東廠揭帖臣等已封定不曾令書官見之

上曰閣下揭帖內乃有搜解東京等語此事尚未行且欲解京者正欲明白其事先生輩固以為不可行何也臣健等對曰臣等非敢阻解京但死故傳

旨事休未便故欲少待令勘耳

上曰此事已兩番三次何謂非阻曾對曰此事已經法司勘問

皆公卿士大夫言足取信

上曰先生輩此言皆說不得此是密切令人到彼訪得來雖敢顯也皆對曰此事干諸皆在彼處恐勞人動衆耳

上曰此乃大獄雖千人亦須來若事不明白邊將誰肯効死臣健等皆曰當罰朝廷大典正須明白若有功不賞有罪不罰誠恐失邊將心无以厭服天下臣等愚見死他正欲

皇上明賞罰耳上曰賞罰重朕不敢私但欲得其真情若果係僕殺會功啓發豈可終之若果有功被誣須為伸雪語

久龍顏少霽曰須傳旨行之皆應而去十八日復召上從容問曰昨因張天祥事先生輩言文成官不負朝廷亦不應如此說文官難讀書明理亦依有不守法度者臣健等皆

對曰臣等一時愚昧于冒天威臣陳陽曰臣等非敢謂其皆不負國但負國者亦少臣廷曰文官負國者臣等亦不敢

庇護必欲從死與公

陳奏

子六

上笑曰亦非謂庇護但謂其皆能守法則不可耳因謂此事當

如何發初欲傳旨先生輩謂別死事由然政命待有奏疾意此亦未為祥也如是再皆應曰臣等謂都察院已批出无

過只敢事體安穩耳

上曰緝訪之事

祖宗以來亦有旧規今令東廠具所緝事題本批行皆對曰不如傳旨上乃令擬旨以進是日尤顏等蓋以昨日之命太嚴故後示寬慰如此

對

○七月某日召至後閣

上問是錄王蓋之事更吏部都察院已查考察來卷人皆有如

上曰只恐事情尤重可令為民王蓋冠帶開往臣健等同奏曰

似太重

上曰吳舜事重際冠帶閑住更死處置臣健曰吳舜令冠帶閑住王蓋對品調外任是矣

上曰王蓋調外任亦可吳舜不謹自該閑住又查有許事重情若究竟到底決難輕貸今須令為民王蓋亦須閑住耳臣東陽對曰吳舜事雖查勘得實亦不過不謹恐亦止該閑住上未許臣健曰王蓋似輕東陽曰王蓋乃秀才時事耳

上曰王蓋已考作不謹若止令調任難為考察衙門體面臣健曰大臣是朝廷腹心言臣是朝廷耳目上曰固然但需綱明開不許風聞言事大明律風聞言事犯罪加二等

祖宗旧制近來官糾劾大臣多有實亦須略加懲治以警將來臣東陽曰科道以言為職古人云言雖不當亦不加罪

皇上一向優容諫官未嘗輕易罪謫天下人稱頌

聖德正在此

上曰在平時或今后言事自優容之此是考察事體准但已耳終不許乃退復兩說王蓋以進竟從初命行

○司馬公為稽古錄朱子稱其可備諸廷夫是實貴於稽古言无大於論治若進言而无要猶无進也司馬公嘗告其君仁宗脩身治國之要及英宗時進歷年高宗載之後序神宗即位又以上聞且自昔平生努力所得及在於是其稽古錄時

陳治要蓋有在美待御頭君在我

孝宗敬皇帝 朝進其時著稽古治要上有十目下有終論一篇倫典故凡十幾則而論其下特蒙

嘉諭留脩現覽弘治末年召見大臣訪求政理

聖德之隆遠傳厚夏孰謂非君此書二卷中所以俾助海岳者乎此書援經證史融古通今大參庸獻詳及工度直為治之

要我君之子吏部主事出以示春因得從其詳焉重感司馬事与是類為跋于後而歸之 徐冬

○二十一日復召

上袖出大同從兵官吳江本授臣促曰吳江奏欲宿陣以軍法從事昨所擬似太重恐邊將輕易故吳江之漸皆天教降以頃臣候守日臨陣用軍法自古如此兩軍相持退者不斬人不効死何以取勝

上曰雖然亦不可輕許若命大將出師勅書內方有軍法諸語各邊兵官親領大敵官軍有臨陣退縮者止許以軍法嚴令注重處治如此方可臣東陽奏曰此事若不說起尚可今既奏請若明言不許却恐令邊將不行臣健亦力贊其說

上復申前論臣健奏曰昨日兵部據奏依有勅諭等常小教或偏裨出戰皆不許止依所奏足矣

上曰兵部所擬固好然兵官既奏了一場若止答一是字亦不為重外邊視奏詞亦不甚清肅亦須出乃為重耳

臣廷曰今遣聖諭批答仍用一是字為重日軍法亦不難為移輕重各有法

決打亦軍法也

上曰然可去整理使當官結而退 燕對錄

○八月二十五日 召至煖閣 上曰

孝莊皇帝后神牌昨日造完內堂擇在九月初四日奉安奉先殿此係內事於外无行 格慶神稿

英宗原在上

孝莊在右當奉請 英宗居中 孝廟居左 孝廟居右欲傳 育令欽天監擇日道官行礼可

撰祝文臣東陽奏曰神牌向似已安訖
上曰尚未向以

奉莊富在左近有一門似未使乃令以舊壁移後五尺今始發
矣九月初一日復召 上曰初四日奉安

神牌須用儀註并 九府祝文可將東臣健等皆諾而退蓋自
張天祥事後至此一再見

天顏始霽如故云 同上

○十一日復召臣健奏曰謝還有瘡疾註門舊
上曰吳一夫緣事被提可差一人代之皆應曰諾臣東陽奏曰

須再令兵部會推否
上曰邊關事急若下該部未免遲轉數日只先生輩推二人或
徑爲一人亦可因諭曰謝先生瘡疾可傳朕旨令善加調理
今便令良醫往着也臣健對曰亦不甚重臣東陽曰止是昨

未日三日亦當出也

上問曰是何瘡疾臣健對曰亦不甚瘡因抵破作痛行於未便
耳 上曰瘡瘡不害事亦須從容調理段日出未辦事方委
先生輩也皆叩頭謝恩日朝退臣健等具以

聖意諭臣廷六不發移而遣醫矣 燕對舞

○二十六日復
召叩頭畢臣東陽奏曰劉健今日肚腹不調不曾進來既叩榻

上曰昨先生輩題 神牌臣東陽對曰已題訖矣

上曰欽天監已擇九月初四日奉安可爲儀註來皆應曰詳
上又曰昨所言服色事須爲勅與鄭莊趙鑑綠莊原初不曾該

載此事故須特降一勅耳皆應曰諾
上曰昨旨內有玄色黑綠黑線與青皆人間常用之服不必禁
之臣廷對曰乃玄色黑線耳

上曰黑線常服禁之不得須說及也
○三十日召

上諭曰先生輩可做一言意如今各邊殺賊功次行巡按御史
查勘多有經累不肯奏報或至病故不沾恩命尤以激勵人
心可酌量地方遠近定與限期若有過違令兵部奏安臣健
等皆奏曰誠有此弊

上曰此恐是都察院行臣東陽對曰兵部亦都察院轉行御史
上曰然少頃又曰昨者會奏未訖昨日講時劉机議陳善開我
字解做陳說不是止云數陳其說乃可皆應曰諾臣健曰昨

李榮又說以善道啓沃他七字不足
上笑曰他字也不妨大抵講書須明白透徹直言無虛道理
皆是於上原有的不是素出若不說及也死進益且先生輩
與翰林院是輔導之職皆所當言臣健對曰臣等若不敢言

則其餘百官無敢言矣

上曰然臣廷曰

聖明如此諸官愈好尽心臣東陽曰今年
聖季維庶中外臣民无不仰戴臣等敢不仰承

聖意皆叩頭謝 上又曰先生輩可傳與他不必顧忌昨所講
忌耳又曰他字亦不妨昨因語偶及此意以不若啓沃上更

好然不必深計也皆復謝而出是日

天顏和悅似以昨所傳來的恐諸官因此 有所規望故特
示詳悉如此蓋經筵講官自敘歲以來始起去旧時諛頌之
習加以規諫未嘗少忤及聞此 諭益知

上意所向云 同上

○弘治十八年四月初七日臣東陽病起已踰月
上召臣東陽出數本指一揭帖曰此廣東巡按御史章美所奏

地方盜賊事須緊鎮巡官臣健對曰昨所擬已見切實

上曰然凡一應事務當與當官者皆在鎮巡今都不見舉報更須何處置臣健等對曰進退大臣事重臣等不敢輕擬

上曰彼首言崔志端是道士出身先年亦有道士掌印者但不

是耳臣健對曰固然

上又曰彼言周季麟喪師律比者非止一人臣健等對曰季麟亦是奸官

上曰然洪鍾在薊州時以潮河川南山改換人命故人論之不已健亦對曰洪鍾亦好來東陽曰奸奸

上曰彼言張探卑諂大臣要則正有氣節若果有卑諂之行當退但亦无指實難退耳臣健曰

皇上每值糾劾欲求實跡最難上曰若有瞻瞻壞事者誠宜黜以示戒今亦无甚不好者須當留辦事耳臣健等奏曰臣

等每見留者辦事之文竊有未安大臣宜甄別美否若賤云

着辦事即係皆退之人姑容不退中有好者似不能盡

上笑曰然則先生輩意欲如何處置皆對曰止云賤賤辦事可耳上曰然又指一本云太常寺欠行戶錢鈔昨有指查洪

武等鈔緣何市不通使臣健等皆對曰以實朝廷行起如賞賜拆俸之類在下如監鈔鈔亦用旧錢乃可通行且民間

私鑄低錢所其行用本朝通寶乃不可得行誠非道理臣等對曰昨令查議正欲通行但私錢不禁則官錢不能行前年

鑄弘治錢曾禁私錢不二三日即濫使如故

上曰何故如此對曰只是有司奉行不至

上曰今須嚴禁臣東陽奏曰臣等訪得今所鑄錢徒費工料得不償失亦是有司不肯尽心若止如此雖鑄何益臣等曰昨今查已未鑄造數目亦見此意

上曰然臣健等因奏曰今國帑不充府縣元富之儲空乏之行

不償正公私困竭之時鑄錢一事最為緊要臣等因奏曰

馬皆理財之事不可不議也臣東陽因奏曰法尤重今已

據各各近開中徒有其名商人无利皆不肯上納矣

上曰商人何故不肯上納臣健等因極論奏討之弊奏討亦其

亦是幾家臣東陽奏曰奏討之中又有夾帶奏討一分則夾

帶十分商人无利正坐此等弊耳

上曰夾帶之弊亦誠有之臣健等又言王府奏討亦與鹽法

每府祿米自有萬石又奏討莊田稅課

朝廷每念親上輒送所請常額有限不可不節

上曰王府所奏近多不与皆對曰誠如

聖諭但乞今後更不輕與則不敢奏矣臣健固奏曰臣聞國初

余馬法初行有歐陽駟馬者私販茶數百斤

太祖皇帝曰我總行一法乃首壞之遂真極典

高皇后亦不敢勸止此等故事人皆不敢言上曰非不敢言

乃不肯言耳因言鹽法須整理臣等贊曰請下戶部查議

上曰然明日降旨云祖宗設立鹽法以濟急邊儲係國家

要務近來廢弛殆不商賈不行各邊開中雖多全无實用戶

部便通查旧制及今各項弊端明白計議停當來奏於是中

外稱慶知上意勵精圖治如此是日

天顏甚喜問答詳悉滿座家人父子之風誠前古所罕見也

○十六日召至暖閣

上問曰昨管河通政奏巡按御史陸孫私寄書二冊題曰均徭

則例又摺單接遞夫後若于陸孫為御史奈何寄人私書於

理不當且夫後係是旧制何得擅寄臣東陽奏曰現奏詞恐

附寄即是則例

上曰書自是書皆不敢答臣健對曰均給事亦須御史所官

上曰何為不奏臣健奏曰然則罪之乎

上曰今日隨孫已見姑今同話幾不深罪亦須導示德威皆宜

曰該 上又出一本曰此戶部覆奏處流民本內推刑部仲

即何鑑查已考滿以須會吏部戶部安得自推臣健對曰凡

係本部承行事亦有經推者

上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銓衡之政推舉人才乃其職若使會

推他日不稱亦无后嗣臣健東陽對曰何鑑誠是奸官能

了此事 上曰何鑑雖好終要經由吏部臣健曰然則通令

吏部會議

上曰既置流民是戶部事只用是字登之不須再會吏部惟所

推官員須會吏部耳皆諾而出者時

上既明習國事論議皆出或累數十句臣下歎及三語至元間

可出或不竟注辭而退已而尋錄所受亦不鮮記也又事

事一 召訖于是日不越月而大漸之命至焉嗚呼痛哉

○弘治十八年五月間

上不豫初六日昧爽司禮監太監魏儀出左掖門宣內閣臣東

陽先生頃之趣者六七次臣健臣廷繼至移向入趨者道相

屢入乾清宮右門內由階墜入東戶轉西廊又入戶北行

行數步穿重幔上仙橋又數步見 御榻

上着黃色便服坐榻中兩面臣等叩頭

上令近前者再既近榻又曰上未於是直叩頭榻下

上曰朕承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歲乃得此疾

始不能與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

上玉色發赤大亮盛服臣健等皆對曰 陛下萬壽無疆臣等

建在斯須調攝安得遂為此言 上曰朕自是亦有天命

不可強也因呼水漱口御藥奉太監張倫取金盃進水以

綃拭舌勸 上進藥不省倫曰再進此一服即死事矣 上

又曰朕為 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與

心我知道因執臣健手誓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恩厚選張氏為皇后成化二十三年 月 日成婚至弘

治三年九月二十四日生東宮今十五歲矣尚未選婚

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奉行皆應備諸時司禮監太監陳璘率

榮肖敬等以次呈至皆羅榻外跪 上曰授道旨扶安李璉

奉養親戴義就榻前書之 上又曰東宮聰明幼年幼好逸

樂先生每勸他出來讀書書讀他做個好人臣健等皆叩

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

上復加慰諭而退是日雖倉卒 天語詳備累數百言不能悉

記而其重且大者如此臣健等出至後左門謝旨傳禮部行

之數義送出東南而入一外而 龍馭上賓矣追念

先皇帝簡任養遇之恩願任事付之意誠古帝王所不及俯仰

之間已如隔世叩頭痛哭不知所言及可勝痛哉 同上

○弘治十八年八月 日 魏儀出至文華門

上遣司禮監官召臣健等至暖閣問曰昨差承運庫太監王

璉崔某往南京浙江織造庫并長寶益一萬二千引戶部止

與六千引半與價銀今可全與臣健等同奏曰益六千引又

與半價自足用 上曰既與半價何不與全與臣健等對

曰戶部亦是極難用度耳 上曰該部既要用何不與全

半并與得與與之則其家豈不兩便臣健等對曰價良

有限不若與引之數為多 上曰何故臣東陽對曰與引有

夾帶且知有引一帛便來等數十引以此私權權官益不

行 先帝臨終親筆聖訓法正至今日急務不可不為

上曰昔有夾帶事矣 朝廷自有正法處治他臣東陽對曰此

輩若得明白便於紅上獲揭黃旗書 欽賜皇恩字橫於

煥垣赫州縣通官吏結 答應不到便行細打只得隱忍

承受盜商灶戶雖喫虧到底不敢言說所以不若禁之於始

臣僕等亦共言之 上正色曰天下事豈只是幾個人官壞

事譬如十個人也只有三四个好人便有六七个壞事的人

先生輩亦自知道如是者再言之蓋是時已有先入之說矣

上復謂此事務要全行臣僕等奏曰容臣等再計較因叩頭

出殿中司札監追進 聖意亦答云已奏過再計較因叩頭

遂回奏云先生輩已承行矣臣僕等至閣復具揭帖力爭請

止後前明日內批出止與益六十一引如戶部議云 同上

○孝宗晚年廣備治召見大臣商確政事有大獄

御午門面批批下死罪蔽及大漸見劉健李東陽謝廷

三人至

乾清宮正寢受顧命天下頌之

○進士松江張翥言于余曰繡末第時嘗夢中有人言若登第

在狀元前竟而思之世豈有科名先狀元者乎吾殆死科名

之望矣及丁未會試名在十五鉛山黃宏十六是科宏狀元

及第計得第時宏尚未生也書黃字子畏少有逸才後解應

天第一橫進語坐廢自吳至闕諸九仙斬夢七有人示以中

呂二字婦以問余曰何謂也余亦莫知其所指一日過余于

山中壁間偶揭東坡演慶芳下有中呂字子畏驚曰此余夢

中所見也試誦之有百年瀚半來自昔元多夢然後卒

年五十三果應百年瀚半之語 長語

附錄

○孝廟自登天寶明且當朝用御史二人侍班糾儀湯公叔翰

侍疾吉士郭公智保進其贊告曰

祖宗盛時御史糾儀得面陳時務得失言下 取指近年過事惟

退而具本此君臣情分所由間隔不通也公言以奏時幸值

大政維新之日請效盛時故事此太平機會也及王公恩微

聘至京智又造曰三代而下人臣不獲見君所以事上苟且

老先生勿受官職先請且以時政之不便者歷歷陳于

上前庶其有濟一受官職再死可見是時矣二公善其言而其

能用議者訊之 近代名臣錄

○初丁未星夜督抗章言事極論陰陽之理至欲黜方安劉吉

并直而用王竑王恕彭韶且曰君子所以不虐小人所以不

虐大抵官官有以陰主之也疏入不報會已四言事者証知

州劉堅御史湯壽潛言朝政缺智因疏智名下錄後微智身

親三木僅余殘喘神色自若无所屈供詞累三智与湯

壽等未往相會或論終是不宜以大寒大暑極論或論午朝

不宜以一車兩事壽實成論紀綱廢弛或論風俗浮沉或論

生民憔悴無服濟之策或論邊境空虛無儲蓄之累設者欲

死以死刑部侍郎彭公韶辭疾不為判案獲免左遷廣東石

城吏目毅然就道衣結履穿幾不能存親藏諸道堅却不受

其賜僕詩有曰人到白頭終是及事垂青史史誰直衷中不

識身沈休又逐東風入紫微詳朝詩有曰尺披肝胆知何日

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蒼平死一事孤臣万死更何悲其慷慨

慨忠愛之意溢于言表 同上

○刘忠宣公大夏初為兵部郎中有中官用事獻取交南策以

中旨索米米中調軍數公故遣其籍使者幸年吏救被擯若

弗聞者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遂寢朝議
使者為建州庸邀劫請改貢道中官有朝鮮人為之地事下
兵部議將從之公曰朝鮮貢自鴉鵂關由遼陽歷廣寧過前
屯而後入山海迂迴四三大鎮此

祖宗微意今若自驪驪抵前屯山海路太遠恐貽他日憂不
從又北虜數寇雲中遣師失律中外震驚調發戰爭元虛日
每一報至尚書必曰剋即中云何所言輒行上之輒效時右
侍郎缺中官欲有薦公者遣人言于尚書與一往見公驛詞
謝之然猶促迫不已乃自求尋出為福建參政初公郎中秩
滿三載朝中諸老皆欲以太僕處之公知其故私語所知曰
即中轉京官固人所欲但吾微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
重輒曰使我做時公事當如何行公事當如何履今幸登朝
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則亦設官階
崇重何為而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後為大司馬日嘗言今日
所以至此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同上

○弘治丁巳北邊倉場糧草告乏劉忠宣公以戶侍簡命經
源行周司徒經謂公曰北邊上糧草半屬京中貴人子弟經營
公素不与此輩合行此行所謂剛取禍矣公曰處天下以理
不以勢安天下在近不在遠侯至彼屬之公至召边上父老
曰夕講究處得其要領一日揭榜通衢云公倉缺糧幾千石
每石給官價若干封圻內外官員客商之家但願管糧者果
自十石以上草自百束以上俱准告維中貴子弟不禁也不
兩月倉場積蓄有金蓋往時來實法有求告糧百于石草手
方求者方准以致中貴子弟爭相為市乃轉買边上軍民糧
草陸續運至自此法立糧草之家自往告報中貴家人即欲
收采无處上得買也边上軍民云自公收市法行倉場有金

積私家有余財三十年前僅此耳

孝宗朝一日召公面語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商量又以非卿
部內事為止今後有當行當罷者卿可無錫帖密封進采公
對曰不敢 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汝省可為監戒

上曰卿與我論國事豈敢省省害物者比乎公曰臣下以錫
帖進朝廷以揭帖呈行是亦前代累勸糾封之弊也

陛下所行宜遠法帝王近法 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府部內
咨之內閣可也如用揭帖日久上下俱弊且非後世法臣不
敢效順 上稱善久之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為參政布政
都御史日遇事有當行未宜先與事有難難心未明者不以
公文呈行雖於屬官亦且手簡直述其事帝未必書之如出
士大夫於公所委事无大小无不尽心竭力量有成績期不
相習人有言乃勢要貪婪軍民有不得其所者公必覺額不

樂於公所得為者一思以濟之足應李汝謂古人有言憂
民安有病見者似无官公足以當之矣 同上

○鈞陽馬公嘗卧病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无
所出往蘇松折報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

詔下廷議倪文毅公岳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雖敢處之然事
有大難今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
不果增又重南思憂梗化守臣欲欲用兵馬公跪今外民疲
財困災異迭見何以用兵且欲虛京朝官往諭之公言用兵
之法不足示之有余今公之言得无示弱于天下乎使思臺
聞之或輕中國矣且京朝官之往不從則棄旁矣不如姑
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彼等尤不服此再設之用兵未晚也
於是帝皆從之

○大同缺馬時端甫馬公在兵部請給折報銀端之且戒

官毋得沮格既得旨時戶部尚書周文瑞公經言禮馬各有
朕不宜侵奪且引祖訓六部不許相壓之文為執據
上為改命兵部以馬價銀充用又清寧宮災方欲建修兵部欲
調山東氏夫七千余人公曰今歲歉民貧不可使遠去鄉井
請以本部羨銀就京師雇役為之外戚有河間賜地數百頃
欲併其傍近民田千余頃得之且立畝加稅銀二分公言河
間地多沮洳比因久旱貧民即退灘地耕之遇潦輒沒即欲
加稅將貽无穷之害且王府賜田例畝稅二分而此独加稅
人將謂朝廷待外戚與宗親異矣又聞憲宗妃家亦有
私田與民田比一切奪之彼亦無以為業又將謂朝廷待
之與他外戚異矣疏三四上後有以雄縣退灘地畝為
東宮庄者上因公奏皆抵之罪一時貴倖有所東顧公一
以法皆斂不得肆同上

優故欲奪王振以緝給養付之故內閣之權尺移中官余亦
不知其然否及余入閣悉朝野語底本皆在非與謂廷議
平不聞進入況中官之專與否不在簿之存亡也頃人主信
用何如耳廉伯之言不知何所從授天下皆傳之嘉靖初元
言路大開諫官紛紜爭言利害有謂文貞居憂謀奪情起復
遂以絲綸薄奉者不知文貞晚年歸省養未嘗居憂也其言
又謂文淵閣印亦為同知監奪歸還之詔問印與絲綸簿
今不知安在令言者自來亦理還之言者伏罪乃已
○孫忠烈公巡撫江西藩臬諸公以鄉黨行臺旧臨居者承
誤當上察列建公曰有正人先邪地際此民窮財盡而為我
制新衙門乎第令加量於舊堂廬下隱故舊使一事雖繁
字二十有八有昭明先導忠扶日月昔語誠者以為公折節
死難之冰云 近代名臣錄 孤憤哀談卷九

孫樹襄談卷之十
武宗上正德紀元

○武宗嗣位之初舊東宮侍臣劉瑾馬永成等
羅祥張典等日夕近侍譚論世事時瑾為內閣劉瑾通文墨
熟世俗而性剛狠尤深惡文臣專權于

上前言弘治間朝暮為司禮監內閣監朝廷不過虛名而已
如天下鎮守寺項內官皆司禮監官奉用受大賄賂如不信
只將司禮監掌印太監抄了有金銀可滿三間房若將天下
鎮守內官取回別用一番人令他各備銀一二萬兩進上謝
恩勝如司禮監要了於是傳旨盡數收回新用者調地方
大小借貸銀兩進貢方得差出到彼肆意誅求無所忌憚
至即于官庫裏取不從初承運庫內有差往南京京庫借
治年間例奏討長官運司官監職至南京交實銀兩買力
造物料業已行時轉文為戶部尚書司馬官李夢陽王宗文
徐廷用等以名節相尚言於文曰今新政之初不可有違誤
織造於是執奏再上

上召內閣問之曰何為如此劉健等對以內官裝載官監夾帶
私鹽沿路害人上曰內官固害人大官亦有不好的李夢
陽逐草一疏言自古閣臣誤國漢中常侍唐甘露之交至今
言之可為痛

英宗狎一王振有土木之變乞將劉瑾等革問付之類醢戶部
韓文為首率九卿共劾之司禮監太監王岳范等徐智內
內閣劉健等亦助之時王岳等亦為
上所信任密奏外朝多官劾奏瑾等不可不獲上不得已凡
之會天晚待明日殺旨捕瑾等下獄事與陽瑾有舊素
敬東陽有詩文名至是東陽以韓文等所謀泄于瑾左右有

以王所察奏告諸者瑾等遂至

御所伏哀號訴苦內外交通欲害我輩上以為元凶必事瑾等曰若待明日瑾等遂不得見天顏矣頃今晚擊鼓等

三人送獄方可上不得已領之瑾等出傳言夜捕等

係獄明日奏請令劉瑾入司札監燕提督團營兵馬設內行

官校巡察立聚提督東廠官校巡察谷大用提督西廠官校

巡察張永等並司營務王岳范等徐智俱發南京充軍軍行

至臨清將王岳范殺由是舊嫌瑾等勢傾中外瑾等先嘗奏

內閣專主大事納賄行私及言文官欺壓內官軍職之事至

形于刺譏上久信之至是遂令劉瑾等三人自陳惟致仕

內李東陽獨留不去東陽上言臣等三人責任一同而使留

臣料何辭以謝天下草屨上竟不從東陽門徒最盛初皆以

為東陽素有文名故得不去及後劉瑾于朝陽門外創造玄

直觀為製碑文極其稱頌人始信泄捕瑾之事為真適有進

納內府折銀者以有假偽驗出以韓文不能防奸羅賊為民

今選卒伺察于途文乘一驟宿野店而掃還卒无所得適即

中張庫公差回乘驛尚寶卿崔公冊封回帶家小馳驅乘驛

副使姚祥赴任撞起人夫馳驅俱奏之捕下獄崔姚劫于西

長安門外張偉劫于通州張家灣公卿奏乞寬宥始什充

衛軍自是內外諸臣皆重足而立欲謝政去而不可付矣

又漢雜記

弘治間內閣劉健河南人李東陽湖廣人特仕顯達者河南

則馬文升許進劉宇焦芳李鏊湖廣則劉大夏王儼熊冲等

健与文升等雖同鄉而不阿比文升兵部毋以軍職官不堪

委任欲添設兵備據察司官監之使廢止之票旨不佳後因

奏設九江兵備兵部都給事中夏祚論之今文升四話認

許進為戶部侍郎同平江伯陳銳就師出塞大禦虜患

成目守無功罷進職致仕焦芳為吏部侍郎建言禦虜少事

健票旨云這本所宜望得准行芳以為魏李鏊為鴻臚卿年

深止轉南京太僕少卿文升薦劉宇提制宣大軍務時刻大

夏為兵部尚書与文升字有隙因

李廟召見言字在大同私養官馬饋送崔貴

上密遣錦衣衛百戶邵珙往察之以養馬未送回奏司札監掌

印太監李榮亦河南人解之得免充東陽與大夏同時為賊

吉極相與主儼與大夏姻親其以與著由山東布政巡撫

延綏陞兵部侍郎大夏被起王儼由陝西布政巡撫山東陞

戶部侍郎文升時為吏部尚書欲抑王儼引進劉宇不得遂

一日兩處巡撫缺文升首薦熊冲上聞徑造吏部辭之守后

門吏不通冲即投其吏于門外後冲竟陞右都御史巡撫兩

廣由是大夏東陽深憾之諷使同鄉御史何天衢屢疏論之

遂令致仕劉健在內閣居首河南信陽人何景明年少能詩

人以為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無疑健曰此子仙薄能詩何

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官至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

內閣不黨比故同健見健一人而東陽以神童奉与程敏政

客名然皆以詩名延引後進海內名士多出其門往者被常

格不次擢用儼成常范之風而不能迪知忱恂李用真才失

李當時有識之士私相譏論以為數年後東陽柄用引進一

番詩文之徒必誤蒼生尚名矯激世交將絕後李夢陽草疏

急欲殺劉瑾等而謀儼不審且疏中既以甘露之變為言而

躬自誦李訓之淺謀致貽數年衣冠之禍中官自為制度前

此不可變更且草疏者李夢陽一部屬官耳而諸司夾朋儼

士平昔以文章氣取重于世者翕然和之韓文亦素与東陽

文厚在名士之流寧陽所作詩甚為東陽所賞鑒故文不
少遂夢陽之奏而九卿大臣景從文後亦不敢畧出商榷
全之策皆氣節之盛使人不敢致思也後文因事係微賈米
千石輸二子皆罷官夢陽亦不獄人以為禍出不測劉瑾家
人老妻者告曰昔公公不得志時李王事官昌平倉曾客吾
家納米領價得利乃忘之邪瑾遂釋之今致仕乃贈以物曰
後當復用東陽苦終贈太師諡文正人之禍福不測如此
○劉瑾性貪酷而假仁義徂同列馬求成欲陞百戶即琪已
得 有瑾力拒以為不可卒于 上前谷人用所鎮守臨清
太監言傳 旨於臨清開設皇店瑾急捕其獻計者置于法
東廠太監丘聚竹 意密奏聚交通外臣調南京孝陵太監
王瑄移加馬監建新宅誘

上居之因奏令攬納戶數人專一包納京庫糧草所得利進于
內璫自為首送戶部出榜書額佐 白于劉瑾谷大用理
大怒同谷大用直至 御前言安有

天子令人包納錢糧之理 上以為不知瑾遂加其攬納戶于
戶部門外令姓其抑不得屈仰皆即日死然亦不能加璫罪
河南鎮守太監廖堂奏李三司官實能并効不職者瑾令吏
部尚書許進奏鎮守太監李劾官非例瑾出旨禁之遂不行
後瑾所請并去進煇河南寧靈堂廖堂欲奏其居鄉不法事
取財物深被其害瑾之速敗以此向使璫等凡事和同其禍
豈至正德五年而止哉 同上

○劉瑾入司禮監
上悉以天下章奏付瑾剖斷初亦送內閣票前後瑾自於私宅
檢取票旨奏聞批出專用松江人張之冕者紀錄璫票府部
非衙門官票公事填滿其間自科道部屬以下皆行跪禮都

察院一日奏審錄重囚下內閣劉瑾傳奉手檢重囚數多
大怒罵之都御史屠鏞 十三道御史謝罪御史跪階下
數其罪斥責皆叩頭不敢仰視大小官公差出外及回京
朝見畢皆赴瑾宅見辭以為常惟瑾自建白本或辭阻實
送內閣票首內閣官事出已見稱美有曰尔剛明正直為
除弊瑾既奪內閣權奉東陽外集芳楊廷和皆瑾引用而
陽坐保富貴一任瑾所為芳前為萬安所惡自翰林調除
任深恨之與南人相處如冰炭及得柄用遂附劉瑾復舊
輩持符券陰助之自以內閣官听已用不復短之矣同上

○正德二年
上御經筵講書故事講解書義畢終必獻規諫之語是日
陽洪和孝士劉忠宣講既罷
上謂劉瑾曰經筵講書耳何添出書外許多說話瑾曰廷和

皆舊東宮官奏曰此二人當打發南京去陰二人南京侍
是時南京无缺皆添註之雖若速之矣陸之也忠謂廷和曰
此行須別瑾否廷和曰瑾所為如此不可不預見之知必以我
董交瑾矣忠深然之廷和密以錦幣辭瑾曰劉先生不足
我耶後瑾遂廷和而疎忠其賣友如此劉健謝廷既去李東
陽獨留引王整入閣律芳為吏部尚書芳專在閣尚書入閣
自芳始時劉宇為兵部尚書托保固公家人朱 璫者父通和
璫元日不來兵部說話揚廷和弟廷儀為兵部郎中每同
儀必邀吏同署留坐款語四司官不附宇者璫必
肯今人補廷儀使諸親宇極不愛婦之然宇大悅廷儀以能文素
章皆廷儀以中武之武卒改文者考試吏輪用翰林官為王
皆廷儀以議改回制因璫通于璫 傳旨嚴南京戶部
有奉民悅以廷相代時內閣用定人 璫者于

見任未有缺廷儀復謀于字托朱江求劉瑾取入閣許朝議
薩祥之下手勅服廷和關辦事南京尚書入閣自廷和始是
儀以白金并金銀器二千兩托朱沈陳于玄真現理大悅納
之後儀方老病致仕劉年代之曹元與劉親舊因陞至兵部
尚書代字李東陽楊廷和嘗與同事廷和感字引薦恩故雖
之敗廷和極力護之字得保全廷和引門生侍郎斷貴入內
閣專管詔勅曹元去梁儲劉忠入閣也去廷和欲以勸貴代
之 朝廷以禮部尚書曹安代貴職之後進諫斥惡宏仍以
貴代安繼廷和丁虞揚一清代一清貴致仕以蔣冕毛紀代
正德間居內閣者東陽一清皆以文名廷和將是奸邪亦各
遂亂新政 同上

○正德三年劉瑾行事尤務嚴刻勅曰一百五十斤大枷上
示衆給事中安奎御史張瑄因盜糧報數不明枷于東西
安公主門外時暑雨夜不輟哭數少移都御史劉吉到廷
遲延示枷于吏部門外文臣垂首夜久惟恐獲罪市中許
天錫都察院因事皆主事王守仁抗言論瑾等專權亂政
矯旨提于 朝廷不死降謫貴州驛丞守仁由此名聞天下
同上

○漢水張掖郡置金城屬回以處塞夷降者又於匈奴見邪蓋
故地置酒泉郡隔絕匈奴與羌酋通路宋俱為西夏所障
國朝於張掖設甘肅五衛於酒泉郡設肅州衛命將屯兵拒守
肅州外為加峪關上外亦置各因其種類建衛曰赤斤曰苦
峪曰蒙占曰安邊曰沙山曰白曲先曰罕東左降給印信各府
其酋長管束夷中內附肅州外捍達賊又於肅州外十里置
建哈密衛授官降印如赤斤諸衛之制而擇其酋長之效
者封為忠順王降以金印令其世守哈密外通土酋番

罕馬天方國諸夷 朝貢往來自古皆有河西修筋武備
察羌戎之法惟

本朝最為精密守臣相繼撫馭諸番二遵舊規不敢生事
所以百五十年未西陲晏然無事弘治五年哈密衛都指揮
阿木郎與達賊野也克力引路搶殺土魯番人畜又將當
土魯番衣服剋面土魯番王阿黑麻率眾來哈密刀裂死
木郎陝巴係土魯番親枝不知阿木郎所為不忍殺戮
魯番由是哈密失守

朝廷命侍郎張海往經略之海素有事術至彼上言遠夷不可
加兵求則厚撫叛則拒絕之而已

朝廷用其策至弘治十一年阿黑麻因不得通貢自將陝巴送
回復立土魯番通貢如舊弘治十七年哈密屬失阿字刺并
悉陝巴搶剋陰謀阿黑麻子真帖木兒時年十三歲未哈密

陝巴奔城走沙州直抵木兒亦退避刺木城曰我來恐
奪占哈密耳若有人來守哈密我歸本土无他意也鎮巡官
差官舍董傑等同哈密衛都督奄克字刺偶亦虎仙過哈密
撫謝夷甲仍令陝巴守國阿字刺并執逃不所欲真帖木兒
守城奄克字刺并將阿字刺并六人偷殺餘黨方纔見賊
使等回報鎮巡官復差都指揮朱瑄統領官軍送陝巴到哈
密復立時阿黑麻已死諸子仇殺離散真帖木兒不肯退
依奄克字刺暫住哈密朱瑄恐陝巴懷疑生變地直帖木兒
甘州驛住正德七年放回陝巴死子速壇拜牙直立食酒好
色不行正事屬夷哈即欲斷害之正德八年走入土魯番土
魯番王東境捕獲現令頭目火者他月丁占守哈密遣使還
書甘州鎮巡官曰哈密城金印在我與我段一萬將城與他
差去使臣速打發出來不來我領軍馬往擒人地方去巡撫

都御史趙鑑提制都御史趙鑑以土魯番書聞且言逆虜
求不可允乞昭先年差許郎張海故事差官往經署彭澤縣
西蘭州衛人也與大寺土喇貴同年進士皆太寺土楊廷和
門生貴丹徒人兵部尚書陸完長洲人同鄉數人皆無濟時
才而澤尤鹵莽謫許乃共為黨此因澤在四川事完回京无
缺滿澤提督甘肅軍務許曰番夷挾求賞幣不可与差官經
畧不可行請命彭澤徵調延寧人馬外迫番夷內逐定賊
勅都督奄克李刺傷亦虎仙等共守哈密又勅赤斤等衛
止番夷內侵併力打獵御史張獻上言既有鄧璋提督不宜
復令彭澤提督且澤天賦西不宜差本貴公孫揚廷和恕其
旨斥責尋外補鳳陽知府後竟黜落又有給事中王江上
言治病者莫无二君奕奕者局无二師不宜並用二人縱恣
戎務亦外補江鳳翔知府澤自四川來甘州集延軍諸路万
余備戶部糧價銀實馬盜取為賄侍郎馮清專供甘肅軍餉
銀費以百万言通土魯番火者他已成寇赤斤苦峪諸處被
掠甚慘遣人不甘州邊書曰速送段來澤素幽恭任情以為
番夷好利可以利咱乃故違 勅旨坐視殺掠按兵不救遣
使直造虜廷納幣二千銀酒器一付賄取哈密城印哈密衛
都督四人奄克字利失拜烟谷在肅州馬亦虎仙滿刺阿三
在哈密彭澤遣通事火信馬馴等納幣土魯番以賄亦虎仙
者馬里本等皆土魯番親族故遣同往喻之曰忠順王不得
城印与了小段子足甚慶稀罕我奏 朝廷蟒衣膝關鐵金
段紗羅銀器珍珠都修与尔正德十年二月初三日火信等
出嘉峪關十六日到哈密三月初八日往土魯番未到澤即
奏河西事寧乞休致奉 旨彭澤得處立哈密事停當行取
同京巡按陝西監察御史張澤者真定人也澤為真定和

時相善澤因托產奏言陝西一省鄧璋彭澤二人提統戎
動相掣肘乞臥彭澤回京委以重大之寄澤亦自奏西夷
降事已寧恩土魯番雖欲侵犯滿州決不可得時楊廷和丁
憂去澤又陰賄錢帝斬貴陸完等因燕澄之奏取澤回京
都察院缺官掌印蕭澤掌之僅就道方燕澄之奏也巡按甘
肅監察御史馮時雍奏言土魯番之酋長尚爾驕悍哈密之
城印猶未歸復遣使議和未開溝壑之路更我以難從之事
后来之交故无形非愚臣所能逆觀新貴今陸完寢其奏澤
又奏言土魯番速壇滿速兒王貝威悔禍已將哈密城池金
印獻還乞將鎮巡等官各加恩典時馮亦虎仙寺尚在途未
到土魯番見速壇滿速兒陸完改吏部王瓊代完乃以馮時
雍奏覆請乞留彭澤在甘肅候馮亦虎仙寺回安置傳宣
新貴等從中沮之竟不可奪澤憾壞始此澤正德十年閏四
月取回京澤亦虎仙寺八月內到土魯番差頭自虎都六軍
亦火者撤者見同來送印取賞十二月初三日方入嘉峪關
正德十一年四月廿六日土魯番進貢使臣四十二名哈密
進貢使臣六十名伴送土魯番使臣十名彭澤原差傳諭虎
情送賞玩取城印哈密使臣都指揮火者馬里本等十二名
放入嘉峪關初彭澤之納賄求回也都御史趙鑑與彭澤
貴亦同年進士澤之賄皆出于鑑也因是亦得轉南京操江
都御史不候代輒留任陝西左布政使李昆亦貴澤同年代
鑑巡抚甘肅昆為人尤庸劣任情肅州兵備副使陳九疇
征塞謀印來以賴幣二百匹付來使亦思馬因滿刺桑思遣
速壇滿速兒火者他只可令其送忠順王國密賞留虎者六
馮亦火撤者見於甘州以制其亦九嘴言于昆曰彭澤嘗書
火者他只可促赤斤告峪之時曲為撫處厚加賞賜彼其也

弄倘模倣幹事不能身任利害以主國是復何面目立于天地間臣不能違亦思馬因非回以廣留二夷告速還漢地怒差火者他丁牙木蘭復來占守哈爾濱刺火者計未甘肅消息陳九疇監禁致死連連連連之奏斬巴思平未肅州道書云我幾差人去為和好不徒監責打如肅州不得凌九疇以斬巴思平為奸細捕死滿運厄領兵到沙州牙木蘭未瓜州候斬巴思平不回遂直犯肅州提兵官中興自甘州領兵未防禦九疇以糧之止之及是肅州急九疇令遊擊將軍苗帝泰將將存札出禦之資兵鋒甚銳苗帝泰敗走將存札幾不免攻破若得移掠人民甚慘九疇惶恨恐哈爾濱人居肅州城者謀為內應倉卒之際驟運出城與市擾亂都督失拜烟者進貢自京回九疇初亦逃出禦土魯番即而疑其為交播提繫獄死又交通事毛見等通土魯番皆於賊退後抵死斬巴思平皆以為奸細捕死虎都大馬亦火者撤者見亦以為奸細拘係又以厲亦虎仙知土魯番入寇不行勸沮及先年許士魯番段一千五百勾惹邊患與矢拜烟各皆謀背本國潛從他國以叛逆論報至京師彭澤大懼密謀于內閣梁儲事未下兵部傳旨差大臣提督軍務兵部會吏部諸衙門推奉土請儲言于吏兵二部曰須彭澤物一往蓋澤自知奸欺敗露欲自往跡錄奏討銀五十五萬兩充軍費先是苗帝之敗巡按甘肅御史王充暨兵科都給事中汪玄錫等劾奏李昆等召撫綏之重任昧經國之遠圖養成回賊之患大損中國之威兵部請勒切責昆等戴罪防禦事軍勘究至是奏差給事中黃臣往甘肅會同巡按御史趙春勘前事大李士毛紀山東人李昆之姻家黃臣亦山東人春出毛紀門下黃綠袖私黃臣至甘肅趙春奏言李昆有功

無過之除其戴罪今吏部推用兵部不從及黃臣至與趙春勘問依為李昆陳九疇原案同奏一充異詞兵部以彭澤李昆前後欺罔事跡並聞乞令法司按實議罪毛紀與大李士將冕同年力庇李昆票旨令兵部會同會議察刑澤沮兵部奏吏部侍郎王鴻儒着南陽府人也少時為門隸知府以堅蘭州人彭澤鄉親堅見鴻儒俊秀教令習李士業入李應試遂中解元後出仕因堅以識澤為勿頸交至是會訊鴻儒托札部尚書毛理戶部尚書石玠承望內閣風旨以為大夫出使于外苟有利干國家軍之可也今事須再勘兵部尚書王璣曰納幣庸廷失信夷人致貽后患於國家利乎不利乎事已勘明更勘何事衆多是兵部而无一人為李昆庇者奏上澤澤竟為民李昆陳九疇等提赴刑部問侍郎金獻民等印淹滯半年不成獄刑部尚書張子麟省親回始問成會官于午門前覆審彭澤澤差屬亦虎仙等往土魯番和送與段廷後又許增添失信致啓邊釁并李昆坐視玩寇辱國喪師皆無異詞時楊廷和丁憂服闕在關與將冕毛紀票旨澤已罷免不罪李昆止降級陳九疇為民黃臣趙春調承差因是憾兵部尚書不附已深入骨髓正德辛巳三月十四日武宗崩四月二十二日今上即位楊廷和草詔捕傷亦虎仙仙下獄令法司查黃臣趙春奏提問奏又於什道劾官本內票旨以璣為勾引奸吏科道劾本原无勾引奸吏等語欲令法司因此中傷璣法司以事干夷情關係重大不敢從違和怒回話法司乃以璣亦虎仙間結後事入罪死奏似連及趙澤所差取印夷使火者馬黑木及受供供明米兒馬黑麻等坐与傷亦虎仙罪同死之竟与璣无干御史楊秉中者彭澤同鄉素厚及見璣係獄奉廷和

肯上言瑣瑣免乞罪瑗起用澤廷和票旨僅取形澤其
京為兵部尚書李昆陞都御史尋陞兵部侍郎陳九疇陞都
御史就令巡撫甘肅土魯番因匪亦虎仙等皆被殺聚眾兵
三萬余嘉靖三年八月深入甘州歷掠以殺降為詞攻破堡
若屠戮人民其禍甚慘自楊廷和彭澤毛紀等免結黨亂政
之所致也後給事中史道勛廷和為漏網元惡彭澤附廷和
奏乞罪史道秦下吏部尚書籍宇以道巧詆廷和乞下吏治
罪遂下道錦衣獄謫南陽府通判給事中于佳御史曹嘉相
繼劾廷和彭澤結黨亂政扶同奏降南北科道官亦交章論
劾澤道塞言路將免毛紀黨廷和彭澤票旨謫曹嘉外任知
縣今喬宇外補于佳淮安知府太常寺卿楊一瑛著吮癰瘡
痔小人也奏言廷和孤忠時望所歸而史道首開詆詆之源
于佳則導其流曹嘉則揚其波也暴白是非懇留廷和以慰

中外之望蔣冕票旨極是其說褒美廷和令速起視事廷和
蔣冕思史道曹嘉因揚露已好彼謫公論終不容再假官
之手深罪之以塞天下之口又聞給事中閻闕與曹嘉史道
議相合不附已乃令給事中毛玉御史劉廷蓋劾史道曹嘉
閻闕危疑忠良交亂因是廷和票旨再補史道陝西金縣丞
曹嘉四川茂州判官閻闕已陞金事遠宦雲南蒙自縣丞給
事中孟奇御史吳錫等十九人相繼論救廷和票旨皆責之
時休史道閻闕曹嘉為館中三傑楊廷和蔣冕毛紀為閣中
三黨後宣府遊擊將軍斬英以賊敗御史郭輔勅兵部用人
徇私給事中曹懷論澤門如中道之交家有焚金之弟澤自
陳其為崔奸首亂大科幸蒙
諭其為崔奸首亂大科幸蒙
聖明開悟亦令致仕蔣冕票旨焉

初給驛人夫月米并廩一子世襲指揮蔣冕毛紀相繼去一如

廷和

恩典喬宇以附和廷和等亦罷免其後金獻民亦以交通逆師
被劾去位其子檢討金華以接授邊帥書簡降湖廣荊州府
推官廷和子狀元楊慎因伏闕中吳雲南充軍史道閻闕曹
嘉皆蒙

召還復其官天道好還其速如此 又溪雜記

○正德初賊關劉瑾擅政禁臣民不得用天字為名如郎中
方天雨但今名雨恭諷使天民但名民之類中外紛紜尤為
可異昔北朝周宣帝自稱天元皇帝不所人有天高上大之
稱末世之令非后人所宜效而宋宣和中宰相蔡京用給事
趙野等奏凡世俗有以天等字為名稱者悉皆禁革前此
禁八字犯天字方天任政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字

亦改能仁寺為當時識者憂之正統十年進士登科錄凡天
字皆作萬字云出內閣意景泰中幸太李謝表內閣自為之
中有官窺書蠶測海句蓋亦避天字也時有識者嘗托其事
珪自不知書故事豈其所發明年瑾以逆誅无天之罪其光
于景平瑾誅而禁廢近有 詔人復其舊名矣 余不

○劉東山時雍晚年肅州之禍雖事出逆瑾其實公同年焦閣
老芳為之公焦素无他焦特忌公名耳岑猛賂既行瑾集大
臣欲實公重辟諸大臣喘上不敢吐一語彼都御史屠公
鑄曰劉大夏此何罪必欲文致之當具不應瑾勃怒罵屠惡
語汝黨劉耶明日大臣以屠公奏瑾謀於焦及吏部尚書劉
宇上素嫉公者乃署劉某輕視人廷後與潘尚書俱發遠
戍瑾初擬廣西邊衛焦曰是送二人歸也乃肅州公西行獨
載公赴肅州時故舊皆避不來公被鄉人嚴仲宏贈詩和答

之公過六盤山寄西涯閣老末句云壽禧同年老知已天涯
孤客幾時還歸自六盤和前韵末句云憑誰寄語中州子
度刻即今已還其意如此公之謫春當家難不在京今始
得見其族子所刻西行稿者因以所聞為識其事中州子之
云豈亦未之能忘情邪天下代公之憤而高公之為人今日
已有定論公死可先憾也已 余冬

○劉瑾素知邊方召商買納糧草情弊因戶部奏差給事中御史
史三年一次查盤回奏內有糧粗批草過爛者瑾稟旨遣係
巡撫都御史管糧郎中下獄既而鎖扭差人押至所任地方
加倍陪償凡商人納過糧草拖欠價銀皆沒官不給由粵商
賈困弊邊儲漸乏 双溪雜記

○劉瑾因戶部奏送各邊年例銀兩瑾以為
祖宗朝无此例命戶部尚書崔岳查天順年以前年例銀數佐

以天順前无前銀例回報瑾大怒曰此戶部官通巡撫也方
都御史共盜內帑銀兩之明驗也悉追問致罪革職送銀之
例邊儲至是缺甚蓋自成化八年開設榆林衛余子俊增置
城皆陝西民供不繼奏送江南折糧銀以補不足然初亦係
江南原折銀例每米一石折銀二錢五分放支軍士其後大
同等邊缺乏亦暫送銀補足數皆不多米有以方計送者私
治間戶部尚書葉琰與內閣徐溥同年最厚琰准安人鹽商
皆其親識因與琰言商人赴邊納糧價少而有遠涉之虞在
運司納糧價多而得易辦之便琰遂奏准兩淮運司鹽課於
運司開中納銀解戶部送太倉銀庫收貯分送各邊鹽價積
至一百余萬兩人以爲利而不知壞旧法也蓋洪武永樂以
來天下鹽課俱開中各边上納本色米豆商人欲求鹽利預
於近邊轉運本色以待開 中故近方果豆无甚貴之時今

廢商人赴邊報中之法雖曰得多而近邊米豆元人買運
遂騰湧正德五年侍郎董蘭整理陝西邊儲嘆令百姓每名
徵銀二兩五錢准米一石蓋六部政本少有差錯貽弊如此
使額尚書當劉瑾查開之時答曰昔鹽課在各边上納故元
年例銀之送后改鹽課銀解京故不得不分送各邊如此鹽
必不怒而反正法法琪必受其禍矣 双溪雜記

○劉瑾既止各邊送銀又禁商人報納邊儲遂大匱乏因詢
國初如何充足淺識者以爲國初屯田齊奉故軍食自足后爲
勢家所占以此軍不自給瑾遂慨然齊奉屯田分遣胡汝弼
楊武周東顏順壽等往各邊丈量屯田以增出地畝甚多及
追完積逋者爲能否則罪之又命散銀于近邊州縣百姓買
米陪脚耗運送邊倉交納奉行苛刻人不聊生偽增屯田每
至數百餘頃悉令出租周東在寧夏與都御史安惟李比較

屯糧尤嚴加刑於軍官妻入心憤恚指揮何錦等遂與安化
主謀起兵傳檄以誅瑾等爲名瑾獨自是起矣 双溪雜記
○劉瑾用事專抑文臣右武官尤崇重內官瑾尋教人皆封贈
父母爲都督都指揮母爲夫人造墳葬祭諸命祭文皆內閣
李東陽廷和等撰該部不敢抗置謹不敢言此第一結微亂
政大罪首自內閣奉行陝西清澗縣侍郎郝志義病故其子
本人郝京援例乞祭葬瑾以爲洪武札制無此例遂下錦衣
衛獄問發充軍山東沂水縣李士武衛病故其子乞恩亦下
獄弘治間李東陽等奏准纂脩大明會典自東門而下翰林
春坊官皆陞職瑾以爲壞
祖宗制書安維以新例疑其事悉追奪之惟東陽不奪又以翰林
林官不請事休悉調除南北部僞后瑾後修會典翰林官
皆復原職 双溪雜記

○劉瑾用事以天下巡撫官非旧制又知天順間曾輩強乃將各處巡撫御史俱取回惟地方及漕運都御史仍舊其餘衙門添設官員悉革職不用其增減南北進士名數頗為詳宜及取南京戶部鹽引由契銅板赴北戶部掌最合旧制

○正德新差天下鎮守太監奏乞如巡撫都御史之任干預刑名諸政劉瑾從之內閣何瑾意擬初增入由是中官挾勢制害憲臣不能禁矣其最為害者河南廖鏜剝取民財徧鄉野蠶桑數十萬于京師畢真者初差天津取海鮮飲財數萬後請勅北起直沽歷山東沿海達于蘇松浙江福建所至括民財凌辱官吏莫敢言者故事六部奏准差官請勅該部備事中送內閣寫勅書有不由部而內閣自出勅者也其真之物并正德間內官賜生祠額護勅皆理分付內閣李東陽楊廷和創為之使東陽等執奏我輩不過讀視草之官不由六部取堂奏行者不敢擬寫且奉大明律結黨亂政法最重如必縱使不從亦不過如劉健等去位而已乃不能然

○后東陽李孟文正何所擬我輩直后以通寧王及逆凌遲處死天之報亦不疎矣 又漢推記

○正德三年戊辰春天下諸司官赴京朝覲劉瑾令每布政司送銀二萬兩瑾等分用皆借貸于京師富家及回任括民財陪償之上下交征莫有紀極 又漢推記

○戶科給事中徐昂揚州人以論救韓文亦罷斥為民人見瑾等如此行事問昂畢竟如何昂對曰予見瑾等非能以正道相助者三五年必後互爭產見相屠戮矣后果如昂言 又漢推記

武宗下

○正德三四年間瑾等用事中外憤然有偽黔國公檄書又作魏國公檄書者皆以誅瑾等為名又有作檄書以應天府上元縣生員狄元出名者更隱寓于公生門外寓之瑾還卒得之捕吏下獄拷訊所從得之轉繫指竟不知其由乃遣官詰諸南京上元縣求之亦无狄元名姓說者以為狄者與狄元者胡元也寓意于此耳又一日早朝畢御道一帑上親見之命拾以進乃言瑾等亂政事瑾下殿入班分五品以下官出午門外跪听外分至午後不放時六月盛暑熱死者十余人復下獄追寃竟死以得

○春往使映西至岷峨間夜聞雨雹甚久次早以詢館人云昨夜下大白雨彼處電曰白雨又曰硬頭雨无言者皆宋殆

○具十七年陷安南賈太李屠虎皆殺李官申朝修請言電逐称硬雨土人所云亦有自共 余冬

○正德四年已巳劉瑾用事益專恣驕橫霸州文安諸處驛驛賊生發理不勝忿欲速除之用人言遣御史蕭某于真定殺戮于天津薛鳳鳴于淮陽專一摘盜旧例御史出差不得以家眷隨今差某等令携家眷貴以滅賊為期鳳鳴在歸德與守備相揮石渠會飲令人歌舞為樂理之還奉奏之傳旨降鳳鳴為徐州弓手繫在天津稍收飲惟果奏立什伍連坐之法盜賊捕獲无虛日每械係盜賊入真定城用鼓以助金鼓之聲亦月不絕由是奸人无所容盜賊畏內官張忠張茂為大盜富主果親往捕獲斬之啖其心霸州盜劉六劉七亦參名軍因是聚眾為亂瑾以捕盜功陞果與教皆為都御史仍專督捕盜 又漢推記

○正德六年四月十三日講畢 召至驛閣叩頭畢

上取會試錄一本付司禮監太監張永授臣東陽等內有白雲
票指於錄上者三午指摘所刻文字錯誤原

上曰今欲別有施行但念衙門面恐不好看但與先生輩知
之耳臣東陽捧錄叩頭出至暖閣下外留書案上以項永令
內臣送至閣是年大宰士內忠果疏辭張永乞強起主考試
事出院后即省墓已得情是日

陸辭聞此事而去抵家復上疏乞休致蓋已有先入之說矣
燕封錄

○秦往使陝西見西安城上旧貯鉄砲曰震天雷者狀如合城
頂一孔僅容指軍中久不用余謂此金人守汴之物也史載
鉄鎗盛藥以火點之砲卒火發其聲如雷聞百里外所製圖
半畝以上火點着鉄甲皆廢者是也然言不甚悉火發砲裂

鉄塊故能遠驚人馬也城豈可不存其具城上震天雷又有
磁燒者用之強不若鉄之威軍中鉄不多得則磁以繼之可
也飛火鎗乃金人守汴時所用今各邊皆知為之不若軍中
近作戰車一人可推而四人翼之其制面設一牌以衛人箱
上橫上鎗序左右附稅俱孔達牌外牌下拾二才止則為車
前脚行則鉄鈎約之其牌亦有消息可便擊車近身為鎗
裝搭什物臨戰時鎗銃之姿惟四人便之入夜下營人與車
泛車之取于戰陣大抵防衛突耳非北地之平不能用也
○都民養女率貨視之稍獲難者必束裝以待外方之才厚取
價焉物鶴之訟十常二三仕宦家妻勝嫌乎是以不謹累者
蓋往也而有也者所聞者近日瑞州通判潘崇妻豆氏事
易得就豆京師崇文坊人也正德己巳工部主事考案例
瑞州署印時適年林賊來攻賊僉倖倖付豆印亟出集兵捍

賊勢不敵逸去賊突入求妻弗得乃刀傷妻妻豆哀喊而免
因執豆七先藏印池水中既被縛以行高安盛約一父子時
亦在難豆謂賊曰盛家子既在可遣其父報令贖我賊如其
言豆密與盛曰我不以印未日也今在某父婦幸言之我
死矣比至花塢鄉遇道旁并給賊以湯飲飲後授而死幸未
五八某日也賊退屍殞城南僧院事聞

詔旌曰貞烈置祠而碑表焉春向嘗為喬侍郎妻高氏貞烈賊
今聞豆氏事二人生處正同豈易得哉妻并城罪重却使
其家難且欽豆之死節特為之地又因緣功陞同知而性素
欠檢豆死才兩月即屬娘有所求明年奪職嗚呼乞无情乃
復有此丈夫媿于女婦多矣 餘女

○正德六年八月十日流賊劉士奇彥名等肆亂北城方擁屯
北向京師戒嚴

上命兵部侍郎陸完提督軍務師已出涿州忽報賊在固安甚
急 上召臣東陽臣儲臣廷和至左順門內
上南面問曰賊在東師乃下西出恐緩不及事遣今兵部追還
陸完等令東可否東陽對曰甚當且行未遠一二日內可至
臣東陽復奏曰聞賊在水套自陷危地似賊死官軍併力
擒之不難但恐人心不能齊一向來累失事初正坐此耳故
今官軍在北賊若南奔逸不可制
上曰張俊等皆在肅料亦无害臣東陽對曰今須亟勅東南諸
將令嚴謹提備以防奔潰若有意外查照地方連地鄰境不
許互相推調務在万全
上曰然先生輩宜用心辦事東陽奏曰臣等敢不尽心但今
盜賊充斥臣等不能運謀設策致屢
聖慮俱含有罪

上曰只用心便是臣東陽復奏曰此賊亦是鳥合之徒但恐一朝廷賞罰嚴明諸將效力必可成功

上慰諭令退臣東陽因復奏曰年衰多病累歲乞休未蒙矜允即今勉強供職實不堪勝少待事情寧帖當再陳乞耳臣廷和臣永奏曰今已愈矣

和臣永奏曰今已愈矣

上復加慰諭因叩頭出是日有羊酒之賜云 燕對集

○京師之南園安永清新州文安年必京衛屯軍雜居其地人性驕悍好騎射往往邀路劫財輒奔散不可尋人号为獵馬賊正德間內實得寇用事者劉瑾陝西興平縣人谷大用馬求成張忠等皆霸文安諸處人大盜劉七等嘗因內官家人混入禁內至豹房覲

上遊幸之所及為繁衆所逼遂聚市拒捕瑾謀果亦得罪係獄當時若遣駁將五人各統勁兵一千分路而出听其便宜乘

捕惟以平賊為功不命首級要

不

過旬月而平矣時兵部

尚書王鵬不通政務止行有司擒捕已獲者名收安南縣

獄劉七等十余人却去旬日之間聚至數百所至旁民響應增至數千敵束手无策揭一清為吏部尚書遂以推用大將

征討及文臣有才望者提督軍務又着有能擒斬盜賊三名

願者陞一級李東陽從中稟旨極其憂美悉從所言之故

事凡大政必下該部詳議覆奏然後施行今捕盜不關白兵

部各准施行由是言官爭命敵不取乞速聖駕還京素心

不能留令敵掌通政司事以何繼代之清季巡抚大同有

御史馬中銀提督軍務兼安伯張俞為總兵官同征流賊所

領京營人馬皆不問閱中銀書生欲効獲速化勸海盜事拉

阮解散張錦純釋之亦不知兵既出兵中錫範諸將持

示劉六等終得所在官司不許捕捉與供飲食聽其待以

不死劉六年聞之不至不殺掠然且信且疑中錫至德州

因兇駐兵劉六非來謁中錫開誠抚之劉六散降劉七日

內臣主事馬老參登能自踐其言平潛使人至京師探諸中

貴先拾降意又以山東所掠金良釐載至京贖獲幸求赦不

得遂大司劫掠至數萬中錫故城縣人賊至故城戒令勿

焚劫馬都堂家房屋財帛由是誘誘請中錫恐賊害已私家

玩寇傷民遣錦衣官校捕中錫張備下獄罪命斬後中錫死

獄中張錦並爵開任中官因是以為此事非書生所能办乃

命太監谷大用統督軍務侍郎陸完提督軍務伏羌伯毛銀

掛平賊將軍印文綬兵官所統兵万余亦未簡閱完亦庸劣

銳已衰老而大用擁兵自衛高坐堅城行至真定所屬地方

遇劉七年交戰大敗折損官軍喪失輜重无算人失行軍即

駭馬將泰子隨銳冒功亦被杀凌宣府遊擊許太領兵

至林援銳僅以身免回京以与谷大用同事劉六開銳失

律喪師之罪毛銀甘肅人夷種也彭澤為同鄉素厚澤後復

起為兵部尚書李銳為銳兵官鎮守湖廣時後生居言路者

不知銳前失律之事惟御史張孫言銳老耄彭澤不宜用并

言崔文奎老耄喬宇不宜用楊廷和惡之即令守外補官

宇在吏部凡不附廷和者悉外補人稱之曰喬外補

溪和記

○夏南秋北寒天時地氣古今所同正德七年冬

之地煩如而江淮風雪特甚南至洞庭冰漫流冰水

厚者皆六朝梁遺明少選使崔劭曰台歲所寒江

冰七年之事可為之異矣 余冬

○兵部尚書何鑑見京軍衰失利不能速平賊奏令陸完

主事田順年招募民兵大據地方又奏調廣府遊擊許太

永大同給兵張復遊擊江彬入征內地而又令俱听受谷人
用莖完節制令二人居中於清駐札當時以部伍行陣
之兵逐奔逐散走之賊而又率制于大用完之節制而不敢
專行是以賊起自正德六年至七年秋二年始底平定皆
東陽廷和何繼等妹於經國之理處置華方之所致也正德
六七年間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擾亂南北直隸山東河
南等處地方聚眾數萬然多擄掠脇從之後其親信驍勇善
騎射者不及千人因東陽等准行首功之令官軍每追及賊
首驅逐脇從良民與官軍對敵奔奔所掠財帛奔逐而去
官軍爭斬首報以云取所奔財帛以故馴賊得晚走安殺平
入報功以方計每一遇賊斬獲脇從人首級輒報捷音隆勅
獎勵谷大用陸完得獎勅十餘次而賊首无一獲者甚至賊
已過而官軍遇平民亦殺之以報功也江彬過具州入人
家杀二十三人有司申狀論陸完不問自出兵後賊賊破
城地殺擄人民不可勝數皆不責問提兵者失律之罪金剛
賊縱兵但得脇從首級則輒紀其功後賊討江大振吳楚之
間至蘇州遇颶風覆舟始滅而論功谷大用并代大用者
太監陸完皆封其弟為伯陸完加太子少保一子為錦衣衛
百戶其弟崔勢所封素帶之人以首級命陸者千余人此功
御史皆陞京堂名爵之盛始于此 双溪雜記

芳為侍郎相得芳公說是侍郎中萬子繼以為錄乃公之
實有才可令文選郎中劉永陞通政進已改調餘封其
中石確于文選疏已入而絲通到璫散復用絲說子進遂
回用石確疏以絲易之進遂用絲而心甚銜之進素兵央西
雍太相善太已致仕進欲起用之遂薦于璫除南京操江都
御史尋陞南京戶部尚書朱璫每謀欲傾進以刻字代之
間言于璫曰詩尚書伴為恭謹而外示抗直如雍大平者
鼎為山西按察使辱打知府為都御史巡撫宣府辱打於
朝廷屢經請不用今欺公奉用却又揚于外曰公因大同鄉用
之非吏部本意璫大怒立召絲入內詰問雍太熙濟水歷如
何不備入奏內曰奏稿備載許尚書塗之璫索原稿視之果
然於是進以為詐直票旨要以欺因斥之進恨遂乞歸
○劉瑾欲事權不除輒已者一日伺隙言於
上調張永南京奏既可即日遂永出就道榜諸衙門不許放張
永入永知竟直赴至
御前訴已无罪為瑾所害召瑾至詰不合永即擲筆殿之谷火
用等解之令諸近臣皆置酒和辭由是永永感瑾会寧夏事
變檄書首以誅瑾為名且曰非敢竊竊神器也甲本末并楊
一清往往征之未至為變者心慮獲永等至寧夏面謀于途必
因此隔瑾既至京內外頌永功因張維張忠等共訴于
上前以謂瑾激變寧夏心不自安險謀不軌其形已具宜早處
之 上猶豫未決甲曰少遲我等皆為 蓋粉
陛下安所之乎
上允其奏命牌子頭往召瑾甲功
上親至瑾宅近地現交時漏下三鼓瑾方熟睡令牌子頭入問
曰上安在對曰在豹房建被衣出謂家人曰事可畏矣

門有婢子頭數人執瑾就內衛來明送錦衣衛坐以謀反
遲死死悲誅其家屬抄沒財產京師稱快咸願永功李東陽
楊廷和亦奏瑾惡以為旬日之間二難交作悉底平定歸功
于永年封張永兄富為伯弟容為伯魏彬弟美為
鎮安伯馬永成弟山為平梁伯谷大用大珰為永清伯封
子朱德為永壽伯各給券世七承襲食祿一千石歷李東陽
楊廷和梁儲楊一清子各一人為錦衣衛世襲正千戶辭改
中書舍人楊一清陞戶部尚書加太子太保兵部尚書王敞
一子為錦衣百戶辭劉瑾雖誅而政權仍在內臣魏彬掌司
禮監印決大政馬永成等又奏有旨凡朝廷大事須彬掌司
以時東陽廷和梁儲費宏四人在閣以空書魚菜四字為題
各作長詩以獻東陽為穿字詩折點為句極工巧永大悅
命工刊印裝錦軸送人未久山東盜起人以為旁苦之左遂
必不以示人東陽又屬楊一清作平定寧夏碑頌示功德后
亦不復傳劉瑾既誅更有旨云凡瑾所行查革改正而又云
百官緘默順從皆非得已又千人中都不查究重內賄入閣
交亂官制如楊廷和者拋位如故楊一清為吏部尚書孫交
為戶部尚書孫交為戶部尚書何鑑為兵部尚書魏彬奏起
李鑑復為工部尚書劉瑾流毒尚在天下盜賊蜂起而朝政
垂危賞罰不當山東河南江西四川諸處盜賊并起而天下
不勝煩擾矣 雙溪雜記

侍郎張璠指彈趙良差往福建回欵銀二萬饋于瑾曰收
良于承運庫李宣降長隨趙良降南京百戶張璠以不知
良令致仕其子因饋罪者其子則削之弊一時少自矜
言于瑾曰公左右用事者多驕財壞事瑾遂逐去之其他
正頗受衣冠之禍少減然絳在吏部惟知敬謹共謀事同
者以為瑾之疎同類皆絳教之又楊廷和為中腹心年過
邵調廷和為吏部郎中親信之及宇入閣絳代宇廷和
絳所親有所私絳不聽廷和兄弟深憾之又故事吏部推用
大臣必密謀下內閣官絳以為事在干瑾內閣不得與每
之東陽等以為疎廢內閣舊共術之及瑾被係亦捕絳下都
察院獄議以交結近侍符同奏廢罪遇赦免死廷和等
都察院改擬同劉瑾同反罪絳病死獄中仍令暴其屍然非
真諫及流其母妻子于領南不誅配絳為郎中時楊一清
常薦絳請曉諭略堪任巡撫地方都御史及寧夏之變楊一
清致仕居鎮江絳為干瑾起用一清同征寧夏至是絳被誅
謀反一清亦不能救 雙溪雜記

○正德十年湖廣永州府道州致仕右都史熊綱卒于家時春
為太僕少卿在京上疏為表清節以劾庶寮事切見存日
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官清慎不常能傲歷中外四十餘
年守法奉公推天賦忠不更時言不事近功言不美于偏
行弗為于願影田房一中先業未嘗少有所賒俸祿須及同
宗未嘗私有所入其在官也恒蔬食以自餒故巡撫之日
廉人有妻亦斥還官其在山居以自遠凡饋遺之物
雖親戚至厚不容免已鄉人嘗評其人可謂自持清節
身死過半之士矣或曰士知礼法執不原津而熊終之清矣
過于清者也人非堯舜孰能去尤過而熊綱之過乃清而過者

也奈何悠々蒼天竟不子元于過繼後先六死遺孫
未底成立續云亡遠近聞知咸相悼悼巡撫御史秦金因
與命為其奏討獎崇請贈諡部覆已荷恩允使地下
忠臣豈任感激臣生與熊綱鄉州同嘗為其官屬于其人
見知願詳續今事定蓋棺法死得謚九重日月實與熊綱
所司无由當建白耳臣近聞熊綱州人今見任吏部主事
卿所選大理評事許慎皆云統過繼于所遺之孤幼弱未知
人事向後就所知復若何臣竊恐彼死者名先人表章日
就湮沒臣往年見都御史戴珊張敷何之孝其門生屬吏其
子孫俱曾請謚等事張鳳翔孔昭之孝其鄉人嘗卹其家俱
蒙詔旨許縣續之美无規張敷彼二主事安能比擬臣用是
冒昧上言重為乞請伏望諭諸廷廷如果臣言不誣斷自
宸衷嘉賜謚號仍該部查照張鳳翔等事例月給食米卹其
家

發其孫日後若繼補應書就行住給德天下之人知
皇上仁德足以補天道之所未及上薦善獲報理无或遺表清
節以厚庶寮揆之治本不為无補臣言雖近常義匪議私事
下戶部奏與其過繼孫瑞瑞月米一石至隆補日住給請內
閣謹註簡云 余冬

○正德十一年江西有黑云紅云若相聞者久之分為兩城人
馬泊上若攻城中人應之明年寧藩城王守仁至兵攻之
雲澤長語

○正德十一年九月武宗幸陽和城二十七日方臘天雨水雹
軍士有死者及夜又有星墜異明日駕起大同又明日達
賊以眾圍陽和向无二異

上意未遂回乃知天之仁愛矣 餘冬
○江西寧王宸濠貪殘僭倭而以文行自歸正德二年知政學

宦官陰賂劉瑾以希寵幸使南昌儒李生續續已行通
相申達巡撫巡按官奏開降勅褒獎刑部侍郎李士英者
昌人素有詩名及書畫與李東陽交厚及致仕進寧王之害
居別郡王必欲招致致來南昌因厚遇之遂為知己陸完者
州人為江西按察使使使為王所器重嘗曰陸先生他日必為
公卿士英完皆以心附寧王乃南昌護衛井屯田天順間以
事革職王賂瑾復得之人知不可畏瑾威不敢言時沃落泉
畏瑾虐害求退不得王因納賄于瑾為完與士英可當巡撫
都御史之任今吏部奉完為都御史巡撫宣府士英以侍郎
改都御史巡撫陽完至京見瑾言動遲緩瑾怒以為不軌
改為倉部御史巡撫完家巨富厚賂瑾得陞兵部侍郎即瑾
之敗官官而勿先首開贖贖之門驟近風憲之取李東陽楊
廷和庇之得保全李士英亦得陞右都御史都察院官事陸

完官至兵部尚書士英以老致仕瑾誅寧府護衛屯田俱革
惡及完為兵部尚書王醇酒于地曰全卿為司馬護衛可接
得矣全卿完字也自完入內與王歲時問遺不絕王問完欲
乞復護衛完答書頌以

祖訓為言伶人減資者有完干
上左右近習張銳張璉張瑄及梁儲楊廷和等皆陸完所
陰結之以求固寵之嫌司鈇犯罪充南昌衛軍王令鈇
教習江西俗人歌咏因鈇以通于美每親書書長輒稱為良
之矣契良之美字也及是乞請奪職金幣銀字藏於藏美家

分儲諸董要費宏太官於內閣臣今寧王以金銀巨万打
復護衛所其所以為昌江西巡撫美瑾完知必為極
家謀于錢寧陽廷和正德九年三月十五日
廷試進士內閣官與都院大臣皆在內閣

遷學王之護衛既有曰王以典章為事休重大令官以十五日中官廬明以疏下閣擬旨過東閣只請楊師付到閣諸公不必勞動廷和越出票旨云既王奏缺人使用護衛也田都佳与王管業貴宏不得知十六日官出宏言納重賄者河人也廷和与完俱宏知其奸狀全言官交章論護不可与遂共謀去宏諸宏于

上曰宏私鄉里取黃初及第且日乾清宮哭下詔皆宏視草煬谷朝廷傳旨以宏被御史余珊劾私其弟費采選入翰林父不認罪遂宏致仕寧王既得護衛益驕橫聞

武宗巡幸边境納都督馬昂已嫁朱于官中心懷里謀陰養盜賊以為爪牙賊首聞念四員十三年特王金瑄故為軍官四行刻掠王与民爭田不得必令盜屠其家官司莫敢問劉六劉七擾乱中原之后王變為兵部尚書申明律禁不許嘯賊

賊情釀成大患督責醇切省府戒嚴巡撫江西都御史孫繼南昌兵備副使許達捕賊甚急具十三年已獲係南康府復為賊劫去兵部奏責孫繼許達縱賊責限復捕寧王想賊獲于已謀欲去孫繼以息事乃復令南昌生徒保孝孝行扶孫繼并巡按御史王金等轉奏乞朝廷嘉獎以固寵將差人載金主於藏夫外分饋崔要後以書求命所差人曰事在司札監若与肖敏言事成即与陸公急去孫繼別用一都御史宋望辰湯沐俱可王守仁亦可切不可用吳廷奉時江彬居日隆太監張忠附彬与錢寧有隙當欲借彬以修寧及是孫錄率奏至因諸于

王孝記
上曰朱寧与戚矣交通寧王謀而不軌 俞七不知平素內秘
帝不孝也称王早朝勤政記

帝七不朝也謝以者南昌人避寧王害捕校尉後赴京大監張銳選入東廬編筆好事銳信任之往來楊廷和及諸大臣家寧王之謀復護衛也銳亦受賄後見寧王益驕橫方絕之倫史能蘭亦南昌人其父為寧王拘係甚苦聞孫錄等奏保王孝行不勝忿播言王必反密謀于謝儀求張銳為內助謝官論王不法事儀言于銳曰寧王必反將累公身不早附張忠江彬禁治寧王為自安計銳深然之儀見楊廷和欲復軍寧府護衛以免后患又知江彬寃盛錢寧將收許共成伏計儀与熊蘭密以張銳意托御史肖離論之張銳張忠江彬等共言于

上曰寧王求 勅褒獎不可從廷和票旨曰朝廷處待親藩自有常典鎮巡官物納神意論廷和不与諸大臣設權重差官責論革羅護衛從中密處不令外廷知一日南時兵部尚

書王瓊在部未散駙馬傳元今家人王秀廷問曰遣開錦衣校衛宣召駙馬明早赴閣何事也瓊曰不知及散衛過廷和宅入問曰遣開宣召駙馬何如乎廷和伴黨曰果何事乎瓊笑曰先生欺我耶廷和怙愧曰宣德間趙府有異志命趙驛馬往諭事得息今遣崔公亦此意此且革其護衛幸勿泄瓊曰止此而已乎曰然明旦早至左順門崔元入內見勅若曰准所言開條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差太監賴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順壽往諭革還護衛等語瓊曰以大事宜宣諭文武群臣而后遣絕非密而可密行乎廷和深恨不能遣乃留崔元等不行翌日宣文武百官諭遣官意然后行廷和欲召兵部以發兵事瓊自此不密而不可泄者兵部因給事中孫越易鎮之言以選精兵練江為江西盜賊設備疏入苗中日久累催不出先生盡力求批出兵部前

欲脩兵之方无过此矣廷和默然初京師知樞元等差往江西不知止革護衛以為必擒治軍王王府偵本在京師者即飛報王崔駙馬等差時在五月二十日六月十三日徐華者已到南昌見王值王生日宴鎮巡三同報曰崔駙馬等官差程未天後又聞宣召兵部不知事王大驚昔日橋荆王時差大監肯敬駙馬禁裏都御史戴珊過南昌寧王親見之遂以此未為擒我也既罷宴密召李士寅夜議所外士寅曰事急矣明早鎮巡三司官謝宴可就擒之因而李事乃夜集劇賊具十三等飾兵器明旦各入謝左右帶甲露刃者數百人侍衛拜畢王呼曰汝等知大義不係錢曰不知王曰太豆有密旨令我赴京錢曰請看許遠曰天无二日此是大義王怒曰尚敢如此无礼乎命左右曳二人出斬之仍尽擒三司官鎖柱係獄用布政司印信咨文差人通行天下布政司告諭

親王三司李兵之意給米募兵修葺具夜以繼日十七日王留中官守城自以妃眷世子登舟北出鄱陽湖今余事滿鵬持檄諭降安慶諸郡李士寅持檄諭降吉安諸郡命泰政王提督軍務為兵部尚書李士寅為軍師督率護衛軍并關念四員十三賊黨五六万人入奉官民紅万余艘江而下九江府開門納之遂趨安慶守備都指揮楊銳登城禦之寧兵不徑下南京而守安慶者十餘日先是江西南安贛州通連福建汀州漳州廣東湖廣彬桂諸處徭倭出沒為患特設都御史巡撫南贛防禦雖捷然事差不專兵糧死傷集兵致計則深入山谷募兵招撫則又庫出剿掠王守仁者浙江餘姚人曾奏列瑾東麓被賊斃死請遠方驅永後起用陞都御史巡撫南贛時兵部尚書王璉見

武宗遊幸豹房權幸縱橫天下豪事起一旦變起倉卒无措乃

奏督率天下巡撫都御史申鑒奉禁情明重政除弊非特以有違慢即奏劾責治諸鎮望然知奉法者先巡撫南贛都御史文森被命不赴瓊勅奏初意森以病辭隨完與蔡同奏准森在家調治病痊起用瓊奏有事托疾无事起用不可遂離免及守仁代蔡素有濟時才又見兵部督率嚴勵不可偷情乃上言乞听臣自由募兵積糧假以賞罰之權則盜可息疏下兵部瓊深異之乃覆奏乞改守仁為提督軍務欽降令旗令牌八面付軍前得便宜斬奏所在賍稅官錢得自擬用數月之閒得精兵四万余破僭賊斬首无算民得安生後建設添設縣治為久長計民生立祠祀之鎮守江西大監畢真見守仁累獲軍功欲與同事通于近倖奏之瓊執奏以為兵法最忌通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于江西鎮守斷乎不可惟江西有警則听南贛徑往策應

朝廷役之特勅守仁得兼應江西蓋兵部關李王蓋有異謀而陰為之備也至是福建軍亂廷議鎮守仁往福建撫定守仁已過吉安府赴南昌寧王知守仁將過南昌遣兵道之守仁預知返舟值風順瞬息回至吉安入城遂令伍文定集兵守城守仁以前奉 勅江西有警許調兵策應乃徧徵諸路義兵急遣人徵調南贛兵四万余既令南贛知府邢珣戴德儒領之兵既至向南昌破入寧王府其官人并守城者皆自焚死遂統軍出出鄱陽湖聚王王聞南昌被圍弃安慶回救遇于鄱陽湖王兵散金至勞軍死戰伍文定為前鋒軍少挫守仁命立新軍者三十余人伍文定立舟上火焚其旗不動守仁令小舟載柴薪火焚之乘風火直入寧軍大軍繼之寧王并其妃妾氏投水王為知縣王冕軍所獲溺水死者萬余李士寅亦獲為南昌人亂賊死守仁囚寧王於南昌府

命奏捷有曰人徒見獲案之多獲而不知王良之為德也

于瓊且曰領

陛下罷巡遊勤政務不然天下豈獨一寧王哉初巡撫南直轄都御史李充嗣聞汪西來未得宋奏曰待勘報的實另奏兵部尚書王瓊即入奏會多官議于左順門日寧王素行不義今倉卒反不足慮急宜降勅令主守仁自南轉提兵來湖廣巡撫秦金扼黃州李充嗣守安慶檄江西義士能擒反者封拜侯爵王如釜中之魚安能為子更宜遣大將上兵三千直趨南京以奉天討後果如瓊所料時將官在豹房者各逞所見獻策而

武宗又欲假親征南遊張忠見錢寧威督寺事敗又欲因此以邀功及守仁捷音至

武宗已出兵駐蹕良鄉令人追回捷奏待至南京另奏得陸亮

減省錢糧肅敬奏用盧明等交通寧王往來書問捕下獄籍沒家產蕭敬以罰奉二萬兩贖免

武宗崩楊廷和竊柄陸亮奏用非皆老軍王守仁雖封伯爵以南京兵部尚書不令赴闕受封爵守仁連章辭免以為該部有調度之功未蒙褒錄臣不言是掩人之善夫廷和竟寢不行且諷同鄉王璉論瓊緩兵不奉通謀宸濠欲殺之不果蓋寧王雖蓄異謀而未發矣廷和激成之殺戮元幸十萬餘人果有陰報廷和其得逃乎宸廷和者猶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以比晁錯云 又溪雜記

○主事閩人馬君思慈瑞州知府湖廣宋君以方皆死于寧賊之亂者甘泉為其詩序舉曰夫忠德之大者也功德之著者也二其心而沉淵以報天子非忠乎寧殺其身以壯敬王之節竭方張之寇正人心衛宗社非功乎故死而先功君子

不謂全忠焉是故死以成功上以正忠則其為德也大矣有司覆上其事

天子曰宋以方忠節可嘉贈光祿卿廕其子賜祠額以旌之

○武宗崩時馬永成已死御史王鈞自論魏彬與江彬姻親近居肘腋宜早捕治廷和力庇之以王導大義咸親比彬仍令在司禮監管事如故奏用先因交通寧王下獄抄沒夫廷和票旨免死發南海子充淨軍谷大用張永皆降奉御南京嗣任廷和壞亂新政任情賞罰非此一端 又溪雜記

○正德十三年五月十五日未申之間常熟縣有白龍一黑龍二自西北來天地晦冥至俞市村乘雲而下目光如炬吐火焰七鱗甲頭角皆現轟雷電猛雨狂風居民三百余家屋十餘間席捲而去船十餘艘墜地為基粉瓦石梁柱樹木星散四飛驚死者三十餘人至酉戌時至東海乘雲而去是夜

紅雨如注五日夜乃息

○正德中籍沒劉瑾貨財金二十四萬錠又五萬七千八百兩元寶五百萬錠銀八百萬兩又一萬五千八百三十六兩寶石二斗金甲二金鈞三千玉帶四千一百六十二束御璽帶二束金銀湯盞五百餘件衣四百七十襲牙牌二匣穿宮牌五百金牌三衣袍八爪金龍四盔甲三千玉琴一玉璫印一顆以上金共千二百五萬七千八百兩銀共二萬五千九百五十八萬三千六百兩 震澤長語

○內閣不設公座惟東西兩兌相對耳天順初李文達自吏部入欲正南向之位彭文憲力沮之謂宜宗嘗御此李曰事久矣彭又謂禁中元南面坐李曰東邊會食易為南面彭又沮之會內送孔聖像置中事乃止同孔太監至亦惟束西向正德初劉瑾權重西涯欲尊之特設一榻于堦之上亦

不敢正也故事太監迎之止花臺送之止中門皆有定限初入內閣西涯以是告曰是定例也不可失余守之惟謹是後不知何如也 長語

○劉瑾雖擅權然不甚諂文義徒利口耳中外奏疏處分亦未嘗不送內閣但秉筆者自為規望本至先問此事當云何彼事當云何皆逆瑾意為之有事體大者令堂僕官至閣下問之然後下筆故瑾益四人據理執正牢不可奪則彼亦不敢大四其惡也 長語

○正德以來天下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文職二萬四百餘員武職十萬餘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十九萬六千餘應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千餘各項俸糧約數千萬 長語

○舊例民運淮安徐州臨清德州水次四倉交收漕運官分派官軍于內支運于通州天津二倉成化十年議四倉所收今官軍徑赴州縣水次四倉交收名為改兌弘治十六年又以派不足額每年於水次四倉支運九萬六千石以足前數正德九年全派改兌支運遂絕 長語

○正德十六年工部奏巾帽局缺內侍中帽靴鞋合用紵紗羅皮張等料成化間二十餘萬弘治間至三十餘萬正德八九年至四十六萬末年至七十二萬 長語

○追封漳國忠毅公武安侯鄭公亨守大同時已七十餘剛正有為一志為國卒時語不及私惟云此大同國家將我乃死矣後來者何人勿壞我家事也時自墓請以來至十二年守者非人變生驕悍之卒戕殺總帥者再至引虜騎飲於城下使軍民憤憤惟錄銘者不知幾千人以至召三邊大兵再易主將然後復定忠毅之言當國者可不念哉 蔡塘詩話 此無所屬姑錄于此

附錄

○正德中見素林公俊以右都御史

命平蜀寇未幾即乞休致時聞官共使倖用事故也空同李夢陽以詩寄公云錦水啼鶯起巴山春望微平戈滿眼急江流一舟歸花送寒書色霜留斧鉞威所傷豺虎亂公也惜國諸葛能安蜀獲直不善兵門來優起詔指作急流行老益丹心壯愛惟白髮驚松嶺川父老涕泣挽歸旌二詩慕為公羞矣 蔡塘詩話

○八十耆年一品官歸來清節雪霜寒雖然海內歸心在可李君前下拜參鷗鷺起威風起風雲長護老龍蟠三公事余三槐傳留取完名久速看此秦左史汝南張景明嚴上三原王端毅公之詩也正德初開中成傳朝議欲起端毅故景明以此規之穀得詩大悅後朝議雖不行若景明可謂益友也

○正德中胡端敏公之副憲江西也實兵備東鄉以公在廣西太平時有擒獲命土官之功故任之時年庶大謀逆公上疏弑其事友為燕人所捕陷遂係詔獄瀕死者數矣內外為公訟冤者衆得減死謫戍邊左及厥人作亂而公言猶驗乃釋自便又有言公忠義智勇宜任計賊之寄者適賊平乃以公為湖廣按察使陞都御史巡撫四川及節感

上知愈愈自淬勵以經濟為已任知無不言元元不忌如疏薦林見素之美辨彭幸菴陳都御史有功元罪諫勿罪議大札諸臣勿後銷兵之議及議地甘肅降夷此其大者他事尚多是以與二三執政不合又多病故數乞求去既得請方抵家即起為南京兵部不拜學卒元之日家無積餘無子爵累故部使者訕奏稱公歸老棄貧病約自守其家也公平生議論不有附和詭隨獨議此事偶同諸公然非附人也今或有以

此以公為求進者恐不然乎俱同上

○古稱大器晚成馬况所以知朱悖非速到之器也以此

朝諸公論之故少師李東陽五歲能作大字以神童入禁中十

七登進士少付楊一清亦以神童奉亦十七登進士今少師

楊廷和十二占揚鄉試少付折晃十八為解元歲次丁九為

狀元官皆極品年壽亦高則晚成之說殆未必然也

○正德初豐呈揭文昌墓官云應在內閣未幾逆瑾出逐內閣

大率士刻健謝迂自是而後一時在位九卿輩莫不悚其

禍乃知文昌為天下斯文之應不特內閣而已且上

○正德十四年江西有黑雲紅雲皆相聞者久之分為兩城人

馬湖上若攻城中人應之明年李藩叛王守仁率兵攻之

○正統以前天下歲徵稅糧九三千六百三十二萬一千余石

內三百二十萬九千石折銀八十一萬四千余兩戶口商稅

除折米外并船料鈔折銀可得四十三萬九千余兩上淮鹽

場鹽課銀歲不下數萬千兩各處稅糧折銀共一百三十萬

余兩雲南開辦三萬余兩各鈔關船料四萬余兩馬草折銀

二十三萬余兩鹽課折銀二十余萬兩每年入數共二百四

十三萬上兩送內庫歲造等項十八萬兩或二十萬兩官軍

俸良三十三萬余兩官軍折庫三十三萬六千五百余兩官

府大同遼東陝西年例共四十萬兩若有不足息緊急奏討

添四五十萬或二三十萬

聖旦千秋寺節用三十九萬千八百余兩

親王王妃公主及上用及天下王府銀兩水罐儀仗寺用共十

三萬七千五百余兩每年出數共百餘萬兩正德以來天下

親王三十郡王二百十五鎮國將軍至中尉二千七百餘人

職二萬四百余員武職十萬余員衛所七百七十二旗軍八

十九萬六千余額膳生員三萬五千八百二十名吏五萬五

千余各項俸額約數千萬制江寺十三布政司并南北直隸

額派夏秋糧稅大約二千六百六十八萬四千五百五十余

石出多入少故王府又缺糧米衛所缺月糧各處缺軍餉各

省缺俸廩

今上即位之初錦衣衛旗校革三萬一千八百余歲省糧儲銀

十萬裁革冗官冗兵一十四萬余歲省京儲一百六十八萬

石同上

○翰林地勢清切然品卑祿薄楊大年以為奉士請外至云蓋

朝臣終作莫教之錢鬼從者之病莫與方朔之飢欲死

自昔然乎

同上

孤樹哀談十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李默撰默有建陽人物傳已著錄是書錄有明
事蹟起自洪武迄於正德所引用羣書凡三十種
例則編年體則小說大抵皆委巷之談考千頃堂
書目以是書爲趙可與作註云可與字念中安成
人正德癸酉舉人福建鹽運使提舉舊作李默誤
也未審所據姑兩存之

北牕瑣語一卷

〔明〕余永麟撰

武漢大學圖書館藏清乾隆金氏硯雲書屋

刻硯雲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北窗瑣語

無卷數》提要

北牕瑣語

鄧余永麟著

洪武登極後嘗微行夜過村落中口吟云微微細雨
洒脩竹拂拂輕風颺落花忽見一老人云天下車
書今一統五雲深處帝王家太祖召見曰昨聞汝
詩演見忠愛汝欲官乎曰不願曰有子乎曰無子
引入內庫命其縱取老人遂取一金曰畢老足矣
周岐鳳蘇之常熟人豪俠跌宕縱情詩酒自號江湖
風月神僊多往來僧寺道院每爲鄉人所仇誣以
北牕瑣語
硯雲書屋
他事訟之於官官府持之甚急鳳望門投止莫有
容者錢永輝亦常之巨族鳳往道焉錢贈以詩云
聞說多才命未逢年來無處覓行踪一身作客如
張儉四海何人似孔融野寺鶯花春對酒河陽風
雨夜推蓬機心盡付東流水回首家鄉似夢中一
日至家欲與妻狎妻曰良人避難人皆知之倘狎
而有嫌時欲自鳴誰則信邪是累良人不淺也鳳
納其言而去卒死於外後扶鸞者祝曰長安萬里
月杜陵三月春一茗一爐香清風來故人鳳卽赴

壇至今吳下不絕

方谷珍望海人長身巨目力能制虎適蔡亂頭倡亂
以掠村落珍鳩集家衆聚兵千餘遂執亂頭時元
政不綱台州路兵官受賄奏免亂頭珍怒曰得賊
者無功爲賊者獲免賞罰如此彼能爲賊我不能
爲賊邪遂作亂元不能制亦魯不花者爲其所殺
不得已降詔撫之授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遂據台

溫明三府而明州爲其東穴東連張士誠南結陳
友定爲東南一巨鎮我太祖號令江左婺州既下

北魏瑣語

二

硯雲書屋

之後珍懼不敢敵遣使奉書求降太祖受之然惡
其反覆後遣信國公湯和討焉珍遂入海和督舟
師追之獲送建康太祖問曰谷珍你一向在那裡
珍曰臣天下無道乘桴浮於海天下有道束帶立
於朝太祖喜其言授以都督僉事卒於建康後台
溫明三府民心未靖太祖以其從子明敏明敏爲
總管以統理冀其向化而彼二豎者反生煽惑潛
謀不軌遂族之

錢與謙游西湖見天竺婦人燒香題云窄窄弓鞋款

欵履爲燒天竺柱香來眸凝綠水波微動掌合白
蓮花未開腰細漫搖春日柳臉勻初試雪天梅不
知暗說緣何事斜插金釵撥冷灰

黃翰多景樓詩乘興來游多景樓名因多景有人游
長江不見水窮處山遠只疑天盡頭一色松杉分
雨露四時花木度春秋書生就得經綸策明日乘
風上帝州

唐子畏傀儡詩紙作衣裳線作勛悲歡離合似成真
分明是個花光鬼却在人前人弄人文衡山子弟

北魏瑣語

三

硯雲書屋

詩末郎旦女假爲真便說忠君與孝親脫却戲衣
還本相裏頭不是外頭人二詩亦足以警世
陶時莊儼浙之秀水人嘉靖初守揚州作銅壺翁傳
鐫石南門之譙樓甚得韓愈毛穎華二傳體裁
銅壺翁者銅梁人也弗顯其姓以其最壽故曰翁
或曰軒轅氏始成之後世遺事湮莫可窮詰性嗜
處高足不履地懸壺在左以代準繩雖身近閭閻
而書日常閒逮夫衆動既定則兢兢慎持坐以待
旦蓋體天行玩歷惟悠悠爾也尤不喜與人酬酢

常曰我一滴水其理性情之鄉乎若等豈以我壺
爲飲器而欲器之乎賓客皆弗諧其者鳴鼓而攻
之會輒德既衰賢聖變騎翁歎曰孔鐸其不揚壺
可知矣乃托於六甲之法長生久視蒙世溫饒第
相襲以爲神仙中人而天人之蘊終非衆壺者所
能窺獨漢子言因章房氏六日七分之尊爲盈虛
偶奇以損益之間於相襲翁翁後以房道不相爲
謀嘗曰我十二時中不忌宵已而已焉知其他魏
晉以降代不乏人遂我聖祖定元都除舊布新時

北魏頌語

四

觀雲書屋

守臣以元之水晶宮漏進帝曰廢萬機之務而營
心於此焉得不亡命碎出之而惟銅甌氏之滴翁
任使有加又自京師達都邑分布其子孫以警教
天下亦號曰翁而厥先所任之翁蓋辭祿請老矣
百六十年天人時萬物若諸福畢應瑞慶大臻底
於嘉靖不實陰陽之道於乎盛矣邇來人之滅否
不同其都邑子孫有失其祖父故居歲已丑侍御
西崖朱公持斧維揚謂儼曰翁有功于世而忍諸
哉於是通商惠之得若干緡以爲翁助再成樂安

寓 乾坤遺所志攀壤者翁對曰翁真似我歸了
雲哉翁真似我張益公哉若公爲政嚴明鼓雷瀾
水歷歷可指倘一刻蓋必諱之守義者他日假直
荐好官員及公亦以邸中更鼓分明知之故翁與
侍御并言之言訖而去厖厖陪前繩繩未艾克世
其家者非揚之翁而誰

奉之雪竇溪入萬山中四陷下平泉石滑峻竹木森
蔚浙之名山也宋高宗嘗夢入其境象傲而求焉
竟得此山刻石曰應夢名山明奉化尹鄒習有詩

北魏頌語

五

觀雲書屋

曰板蕩微欽出北闕五城日夜望南還康王自是
臨安主不夢中原夢此山
賈似道度王田甚急闔閭不得寧息有人詩云失淮
失蜀失荆襄徒把江南一寸量縱使步天長丈丈
也應不是舊封疆又盛販私鹽貨於吳下有人詩
云昨夜江頭湧碧波滿船都載相公鮓雖然要作
調羹用未必調羹用許多

中山武寧王達夫人謝氏嘗力過人常持鐵器重百
斤者軍中隨行後太祖登大寶中山就封每朝見

太后謝夫人時致不平嘗有我家不如爾家之言
太后以是語及太祖曰枕邊之言中山寧無動心
乎一日召宴內庭中山與焉命勇士殺謝夫人於
其第太祖持卮酒侑中山曰今日卿可免赤族之
災中山跪而飲之然不知夫人就戮也

張宏宜松江人爲餘姚令欲毀一僧寺題詩於壁云
古寺伶俜幾百春斷碑磨洗認前人忽朝一日無
常到滄海桑田又一新寺僧憂不知所出適天童
寺僧懷讓者客於其寺遂磨一詩於其次元亮歸

北應真語

六

觀雲書屋

來不計春讚眉入社更何人蘇園陀樹今枯槁看
遍桃花幾度新云張公來見詩而喜寺僧可保也
不然我亦當速去次日張公果見此詩而怒既而
吟哦者久之又喜詢是詩何人所題僧以名對邀
與相見極口稱善遂得不毀

故老相傳于肅愍公臨刑時謂刑者曰且停刀得完
一詩云莊椿居士老維摩傲盡人間好事多正統
己亥新歲月大明重登舊山河功過呂望扶周室
德邁張良散楚歌顧我於今歸去也白雲堆裡笑

呵呵及憶少時聞黃南崖先生言未嘗有詩但臨
刑時云皇天后土可表此心者三四時有同刑都
御史王文在側云研頭就研頭何用多言由此觀
之不免畏死戰慄無從容就死之義肅愍剛大之
氣小大可知豈至此而錯亂畏邪余終以南崖之
言爲可疑

張白齋未第時遨遊吳下幾二十年平康樂地時每
放懷一日自吳中歸過舊識適張宴內庭以他辭
却焉白齋立筆寫一律以寄初月黃昏欲墮烟高

北應真語

七

觀雲書屋

樓朱箔未成眠閒燒紅燭成春夢背立銀河憶舊
年司馬青衫揮別淚小蠻紅袖拂新絃鶉花風起
冰絲斷不問橫塘再采蓮投而卽去見詩追之不
得渠聰友李春亭有和詩見窺豹集

漢文帝入泣大統首問每歲決獄幾何每歲錢穀出
入幾何陳平對曰有主者司馬氏謂平所對爲非
非也大臣惟擇夫主刑獄錢穀而已責大臣知刑
獄錢穀之數非也或者又云謂文帝非所宜問亦
非也蓋知刑獄之數可以觀風化知錢穀之數可

以知經費此文帝之間實人君初政之首務也

倫白山以訓年少登甲第告歸親迎三司置酒邀焉
投壺至夜分某提學者席中賦一律贈云夜淡堂
矢屢更端賓主東南各盡歡燈下過橋年少易席
中點水老人難獨龍入洞雲猶濕雙燕歸巢雨未
乾留却一枝斜插髻倚門人在五更寒某提學者
亦善以文爲戲者也

太宗平定交趾問尙書夏元吉曰陞賞孰便元吉對
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多陞不如
北應瑣語 八 觀雲書屋

重賞真有見之言也可爲國家建議之準

王鷲山江西人董學政南畿考法甚嚴凡見年長者
降黜殆半惟卯角者俱獲留秀才至有已冠而復
作卯角以幸免者一人詩云戴弁我我已數年於
今卯角且從權時人不識予心苦將爾偷閒學少
年

朱賢吳人考多不利忽登鄉薦薄者書其門云朱
賢中科是偶然既而又登進士朱遂續於其後云
誰道偶然又偶然世間多少偶然事要到偶然不

偶然

趙子昂畫竹不減文與可得其真蹟者甚珍愛之余
鄭有一家出折枝一幅索張白齋題張遂書曰先
生畫竹滿人間畫竹爭如畫節難狼籍一枝湖水
上與人堪作釣魚竿其畫遂不珍重矣吳下有好事
者得子昂蒼溪圖一幅索沈石田題題云錦衣
公子玉堂仙寫出蒼溪瀨柳川兩岸青山紅樹裡
豈無十畝種瓜田與張白齋同出一意

江南一士人王姓未第時嘗設館吳下作屈屈歌以
北應瑣語 九 觀雲書屋

自嘆曰屈屈復屈屈仰天難訴乖造物人皆讀書
多顯達何我讀書成却修書昔年二八時優游
學讀書與書初心只說教書好誰知教書無了期
人生百歲能幾何在家日少離日多春來倏忽過
東窗歲暮欲還鄉踟躕今年已去復明年寒鴉冷
發俱坐穿寂寞飯小廳下冷落三杯孤燈前先
生學問且莫論主人供膳難云云一願先生不嗜
酒二願先生不茹葷先生更莫出門首出門唯恐
招朋友友人不覺尋訪來欲見主人如馮柳先生

先生獨坐悶始得虛名依本分有時散步舒精神
主人遂爲輕薄論愚頑之子功難成晨昏費盡千
萬情河東獅子反不足扮兒隔壁高聲爭先生教
法縱放寬主人責備無交歡平天冠往市中買鴛
鴦鉢向誰家彈不願主人讀讀書只願主人多富
足先生雖讀萬卷書一字不堪療饑腹物薄禮微
爲束脩受他便作無罪囚鳥不高飛遽入籠魚不
遠躍輕吞鉤束脩况復多虛花秕穀腐米如丹砂
輪租賃債兩無用此物如何能養家先生此屈何

北隱語

十

現雲書屋

可當天覆地載空昂昂青雲萬里在何處十年空
對槐花黃高堂白髮缺甘旨貧賤糟糠歌屢屢白
雲滿目鴈南飛落日青山啼子規此恨綿綿怎生
可此心錯用將奈何年年去教他家子自家兒子
誰琢磨七情縱不隨吾身五味亦且由他人誰能
問我度浙行誰能問我餓在陳男兒立心期富貴
縱得富貴當自致不遇常公薦馬周投筆西應有
何事安能不貴亦不當守株待兔終不悞良辰美
景夢中過賞心樂事幾邊又問君無學既無才何

不田園歸去來明月空谷桂花香秋風江上芙蓉
開問君有才既有學何不攀龍附鳳翼麒麟閣上
給賢圖鳳皇池上延上客問君二者俱不爲發琴
挾劍將何之川原遠近多行樂漁樵耕牧俱得宜
且無榮貴亦無恥日月扁舟共妻子得魚沽酒醉
復醒欸乃一聲烟波裡樵者莫憂安與危利斧曉
出行歌歸未雪先期隱辟蘿晴乾已得服茅茨田
家有事在南畝畊饁朝朝兩夫婦老子長孫足衣
食頭白何曾識官府牧童有樂人未識臥牛背上

北隱語

十一

現雲書屋

游朝夕南村北村烟雨歌三聲兩聲風月笛漁樵
耕牧俱有樂不在天祿不在爵早知教書反不如
絳帳皐比盡拋却安得江上數畝田草瓢陋巷三
四椽布衣饑溺尚逍遙一家骨肉常團圓先生先
生王先生可憐三十名未成床頭金盡容憔悴風
簷寸晷難留情東君東君且莫屈先生素負英華
質鸞鳳固非枳棘棲蛟龍豈是池中物何處可覓
孟嘗君天下賓客徒紛紛公無人子思側子思
不能安其身屈屈歌屈屈歌寫不能盡情何多街

頭紙價一日貴墨池蘸盡春水波君不見鍾子期
逢何遲高山流水誰能知又不見楊得意在何地
飄飄自負凌雲志先生自此永相別收拾清風與
明月長揖主人出門去回首無夢再相詢信知先
生自有家何須落魄度年華教書不遂平生志早
期他業作生涯

王都御史越以事謫戍湖南度地建亭書四時吟於
其上曰我愛春春意好山嘯吐晴烟牆頭栽芳草
黃鸝罵杏花惹得游蜂惱海棠零落牡丹愁祇是

北總領語

十一

觀書齋

韶光容易老我愛夏夏日長玉戰棋聲碎羅扇
影涼雨薰風奇貨添得菱荷香蟬在綠槐溪處聞
也須回首顧螳螂我愛秋秋思苦黃菊憶陶潛征
鴻怨蘇武黃葉落將來無風花自舞匆匆社燕報
歸期舊巢留着明年補我愛冬冬日閉烹茶浴雪
水倚杖看冰山莫唱塞邊曲將軍夜度關若箇漁
翁堪入畫一簑披得凍雲還美哉四時之景也吾
何可以不樂乎朝五斗暮百齋醉而醒醒又沽傍
人道我好飲酒若我豈是真酒徒我也不荷劉伶

鉅我也不挑黃公壚我也不是奇男子我也不是
賤丈夫用則兼善於天下舍則固守於窮廬聖賢
之訓乃如此不義富貴安足圖偶然吟罷發長嘆
明月滿庭清興孤辭雖清麗而意則多怨望矣
蘇州通判某夢學不識翁仲倒呼為仲翁人有嘲之
者曰翁仲如何作仲翁讀書全未有工夫想來難
入林翰院只好州蘇作判通

北總領語

十一

觀書齋

哥窪宋時舊物甯傳雖久真贋相雜人間頗多求其
真宋而精美者絕少秀之嘉善巨族曹瑛獲一香
爐高可二寸餘潤稱是以美玉鑲海東青捉天鵝
為蓋真絕美者也漸聞於鎮守麥太監麥因環索
之其子良不得已而獻焉後為司禮監之有力者
所奪正德間盜竊得之復貨於吳下上海嚴山張
信夫淡好骨董以二百金易之而歸後至南京游
都市遍陳雜器無其奇翫雖千金不吝務索其絕
美者市家云止聞蘇人得一內府哥窑價可數百
金為上海張信夫所得此其最者與然此物為內
府所重得之者終不能為已物耳市家不知其為

張信夫云然信夫聞之大驚歸而潛貨於吳之好事者後內府竟不追今亦不知其歸於何人矣

朱杲者鄞之民家子也無他才能粗識文字世居鹽門家貨骨董爲業弘治間倭奴入貢其祖父與夷交易費不能償以杲沒入潛匿夷船載之而歸彼國以杲中國人也官之正德三年杲變易姓名曰宋素卿充正使入貢鄞人見之者皆曰此朱杲也鎮巡官知之以杲叛入外國遂殺其事於朝時逆瑾弄權得杲金遂寢不行放回彼國至今上嘉靖

北應順語

十四

視雲書屋

癸未其國以夷酋元永春充正使入貢進泊鹽門館其酋於嘉賓堂境清寺後數日忽杲以賀卽位爲名進泊和義門館其酋於天寧寺二夷互相疑貳遂成嫌隙任事者又不知調停永春遂有圖杲之意而杲不知也永春遂揮其黨授甲執兵徑至和義門太監三司倉皇逃避民家杲與黨循城奔散永春謂太監曰素卿賊耳追至前路盡殺之方可解甲不然未已也太監不得已遣指揮袁璉爲護吏兵使追至紹興時境清寺嘉賓堂未發餘

夷猶有百餘城外水手稱是士民獻策於三司請盡殺餘虜三司官畏怯過甚聞言震色人民喧譟甚至出言罵詈是日卽遣推官高選指揮劉文各處擒獲斬戮殆盡而我軍民亦有被所賊者城外水手聞城中擾攘整船逃奔出港定海馮把總與之格戰死之夷兵追至前路斬杲黨百餘餘皆逃入紹興收杲等囚焉夷兵回至灣頭見城上鼓譟防備知不可爲矣遂奪民船三艘以指揮袁璉順流奔出後至夷兵八十餘人支路過穿山至海口

北應順語

十五

視雲書屋

亦奪民船以行遇颶風飄入朝鮮朝鮮知其爲叛中國之倭也遣兵誅焉擒其二酋以獻於朝今按察司獄之望古多羅是也杲黨鎮巡官撫賈以聞朝廷遣劉給事查明罪在不原時巡按御史潘倣覆奏若殺朱杲恐無以辨彼國是非畱此以待後來之進貢者使證焉仍禁於杭獄餘黨着令造船放歸

傳聞有一楊姓未第時田家也天順成化間始以仕顯老儒李姓者能詩嘗往還而素知其家一時見

甲第如雲維舟觀焉楊之子弟恃勢作倣接人多
忽畧李作詩題於壁間云昔年此地幾經過門巷
深深掩薜蘿令祖先生方振鐸賢孫學士未登科
將軍曹氏墳連壘社長王君店隔河今日重重新
第宅東風緩棹聽絳歌

聞之建溪清流激湍遠逝疾趨當波流稍緩更覺可
愛宋時有浙商極愛山水月夜停舟溪側立橋注
視忽作一聯云獨立小橋人影不隨流水去更欲
續完此聯竟不如意傍皇終夜思窮而逝嘗於月

北隱瑣語

七

硯齋書屋

夜隱隱作吟咏聲殊覺苦狀後一詩人過此舟予
以此事告焉詩人曰我當爲之散魄果於林薄中
聞吟聲清隱字句歷歷可數遂續云孤眠旅邸夢
魂曾逐故鄉來

李西涯當國二十年浮沉保位無裨世教忽一日有
人投以詩云文章名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已西
回首湘江春水綠子規啼罷鷓鴣啼李得之大慚
諺云焚惑入南斗君王下殿走梁武帝時得此天象
帝甚疑之跳脚下殿以厭其變而不知魏孝武爲

高歡所逐遂走入關武帝聞之曰彼國亦應天象
如此至國朝正統十四年己巳焚惑入南斗慈谿
馮損之見之曰何以有此象也已而韓桓桓遼太
監王振勸上親征果有土木之變弘治六年癸丑
太史奏土星犯斗門宮中有人凶孝宗命大索之
果有一人縊死於紫金城上人事天象不爽如此
海外諸國獨日本粗知文義惟師東坡山谷及王晉
卿趙子昂諸家唐以前文字俱不好嘉靖乙亥入
貢正使石昂周良珠宜用琳皆解文字者也余每

北隱瑣語

七

硯齋書屋

致筆談多重佛略儒五經用漢儒王弼鄭玄之徒
皆彼所淺信譬用舊方而略發揮詩尚纖巧又元
體之下下者題咏頗多略述一二春雪昨夜東風
勝北風釀成春雪滿長空梨花樹上白加白紅杏
枝頭紅不紅鶯鳴幾時能出谷燕愁何日得泥融
寒冰鎖却鞦韆千架路阻行人去不通游育王寺偶
來覽勝鄧峰境山路行行香作堆風攪空林饒虎
嘯雲埋老樹斷猿哀擡頭東塔又西塔移步前臺
更後臺正是如來真境界臘天香散一枝梅薄錦

麟窠砌不容針只爲根兒做不淡會與白雲爭水
面豈容明月下波心幾番浪打應難滅數陣風吹
不復沉多少魚龍藏在底漁翁無處下鉤尊被張
太守禁舟中老鶴徘徊日本東笑看宇宙作樊籠
空教飛人堯天濶還在扁舟一葉中體製大槩如
此

永樂初詔徵天下詩僧吾郵萬壽寺僧某應詔適上

元節張燈時應詔者百餘僧傳旨以鰲山爲題僧

某云鑼鼓喧天慶太平燈山萬仞六聲擎雲間一

北隱瑣語

十六

現雲書屋

佛開金闕天上羣仙會玉京錦樹有花春不老銀

河無浪月長明聖恩特與民同樂敕罷金吾不禁

更詩成進覽太宗見中聯後一句獨稱旨月餘厚

賜遺還

平江洞庭人施麟子經讀書能詩隱身商賈轉販金

陵寓金川門外之通江橋隣右有陳克恭者一女

名淑華質性溫柔好觀漢魏詩藝居於父家施生

見之挑以詩云何事佳人倦妝束含情獨倚闌干

曲桃腮未肯露輕紅柳眼無由轉微綠惜艷應須

獨鼓龍香香君待新詩促也知不是怯春寒故欲

遲開期杜牧淑華見之每於施生前盼情不能已

生又餽香花餅并詩寄之偶曾移櫬過蘭溪竟得

龍團幾片齊味苦不堪陪蔗液特來緣此作階梯

華隨和之君分仙茗過荒溪猶勝人參對藥齊不

覺清風生兩腋蓬萊何必問丹梯施生愛其才貌

欲娶又念已有家室且合之不正足妨清議竟作

詩以絕之殘花不折却空還自笑渾如醉後看過

眼紛紛紅雨散傷心片片錦雲飛謾夢微笑窺珠

北隱瑣語

十九

現雲書屋

箔不用含情倚畫闌回首天台春寂莫瓊枝碧草

路漫漫華見之亦絕望矣

吳偉號小仙湖廣人善丹青尤工於人物人皆以吳

道子稱之先是其父吳老客金陵輿報恩寺僧人

相得僧人亦工丹青不甚善性嗜酒吳老無子僧

以酒狂卒是夜吳老夢僧謂之曰與汝相得不欲

久離願爲汝子及醒異之果生一子三歲能舉筆

圖寫後畫名天下亦以酒狂卒知是僧人托生也

屠太宰襄惠公武宗初年召用過杭滬泉諸公設燕

於案被樓諸公案案被樓詩公云昔年聞說案被樓今日登臨宿願酬俯觀黎氓歸靜域仰觀星斗射皇州氣運滄海晴還雨閭閻筆致思時食事龍寬在座連橫三陰落長松長亦秋公笑解簪還足之曰滿座簪纓皆俊傑共期戮力贊皇猷

太和製民庶章服黑漆方巾取四方平靜之意青布直身取四海永清之意服此巾服則人知禮節此制作之漢意也小帽截子惟執役廩卒服之其後民趨於便雖士庶亦多用之以衣巾為禮衣如備

北應項語

二

觀雲書屋

嚴等處雖析薪者亦服此服尚有洋樓之風邇來巾有玉壺巾明道巾折角巾東坡巾陽明巾衣有小淡衣甘泉衣陽明衣琴面衣帶有琵琶帶鞋有雲頭鞋婦人有全身披風全已大袖風俗大變故民謠云頭帶半段襖身穿襖布街上唱箇喏清燈明翠幙又云蝴蝶飛脚下浮雲起婦人穿道衣人多失禮體又云一可怪四方巾對角款二可怪兩隻衣袖像布袋三可怪紵絲鞋上貼一塊四可怪白布截子綴絲帶乘禮者痛之世言於朝遂

有章服詭異之禁於是制自聖心製為忠靜冠服第其品職以別之所以限崇卑者至矣邇來又有一等巾樣以綢緞為質界以藍線繩似忠靜巾制度而易名曰凌雲巾雖商販白丁亦有戴此者噫風俗之壞極矣

孫侍御璋出按全陝武宗西幸璋得侍陞問曰汝何省人對曰浙人武宗曰天下各有諱名汝浙云何對曰無之武宗曰獨不聞鹽豆之名乎璋謝而退蓋鹽豆之名本於蘇州浙相連得通稱故耳時蘇

北應真語

三

觀雲書屋

之士夫謂璋曰鹽豆之名欽定在湖江矣世言紙之精者可支千年今去二王已千年矣而無片紙之存不特晉人雖唐之墨跡存者亦稀蓋物之時異者常聚於權貴富盛之家一經火盜則羣失之矣非若他物散落傍出猶存者桓立之敗取法書名畫一日盡焚諸城外可驗也古人遠矣閭立本吳道子唐人也猶不復見一筆况顧陸之徒可得見乎是故論畫者當以耳目可考者為準故言山水則當以李成范寬郭熙石潞為

璚璚進李在花果則趙昌王友錢舜舉花竹翎毛
則徐熙王釜焦白林良呂紀走獸則何遵師周瓘
胡璉李真人物則李龍眠趙子昂吳小仙姜正佐
杜古狂仙佛則孫太古神怪則石恪梅則王元章
竹則吳仲昭葡萄則溫日觀得此數家已有奇妙
矣何必遠求太古以上耳目之所不及者哉李成
作山水危峰奮起蔚然天成喬木倚磴下自成陰
軒窗閒雅悠然遠眺用墨頗濃而皴斷分曉凝坐
觀之雲烟忽生澄江萬里范寬山川渾厚有河朔

北應瑣語

三

觀雲書屋

氣象零雪斑駁寒沍滲人郭熙樹石蒼古鈎棘苗
札山根水源挹挹在目石澹細膩勻適縱橫布置
純粹各有條理戴進整飭莊嚴在郊則師在石則
友也李在則閩山蜀水秦嶺晉河形狀惟有趙昌
花則含烟帶雨笑臉迎風果則賦形奪真莫辨真
偽設色如新雖久不變友乃昌之徒傳采入昌之
室寫生則未迫焉錢舜舉單枝瓣葉儼然天成徐
熙南唐處士博洽書史所作寒蘆荒草水鳥野鳬
神氣超卓王釜蜀士孟和家客目閱富貴所作多

綺園花錦真是粉堆而不比圈線崔白之清雅另
作一家林良寫意蘆雁尤其所工呂紀初年寫真
後於細膩中流出天巧尤致意木石古今翎毛之
獨步者也何尊師不知何許人周瓘則熙寧人胡
璉李真代北人民畫院祇應所作猶犬何則有士
夫氣味周則有工製態度然生意自然二家皆有
名不傳李龍眠多水墨不設色其畫殆無筆跡重
濁者多偽作於人物面相尤妙趙子昂畫美人細
及膚理窈窕之姿如在目前吳小仙信筆亂塗悉

北應瑣語

三

觀雲書屋

合規度畫之狂者也姜杜一味清雅孫太古多用
游絲筆作人物而失之軟弱出龍眠之下然衣摺
宛轉曲盡又過於李石恪畫鬼奇怪筆益勁利亦
能水墨作蝙蝠小禽之屬王元章之梅勝於張脩
吳仲昭之竹過於吳可溫日觀元僧也畫葡萄多
作橫過老榦稜稜靜觀以下皆不及也
吳越錢忠懿王能琴遣使以廉訪爲名而實物色良
琴使至天台宿山寺夜聞瀑布聲正在簷外晨起
視之瀑下涼石處正對一屋柱而且向日私念曰

杜若桐木則良琴在是矣以刀削之果桐也卽賂
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馳驛以聞同年許顯成
獻忠懿一曰洗凡二曰清絕遂以爲曠代之寶後
錢氏納土二琴歸御府大抵桐材既堅而又歷千
餘年木液已盡復多得風日吹曝之金石水聲感
入之所處在空曠幽清蕭散之地而不聞喧雜之
聲取以制琴烏得不與造化同妙哉

古之畫者如閻立本王維李營邱徐熙范寬米元章
蘇東坡趙子昂輩皆士夫遇興則留數筆豈可必

北廳頌語

三

現雲書屋

其有對幅哉今人或以孤軸爲嫌甚至欲求四幅
兼得橫披名曰一堂不足與言畫者諺曰今人最
俗挂畫四幅

人物如尸似塑花果類瓶中所插飛禽走獸但取皮
毛山林水泉模糊遮掩屋廬高下大小不稱山脚
水面並無來歷皆非名畫

臘仙子得一葫蘆剖之爲瓢內有一物如蝴蝶之狀
五色可愛出瓢忽有光一道隨光失去臘仙子以
爲神物也刻其銘曰一瓢酌盡乾坤幾醉夢

抱月眠一日有道士至臘仙引入丹室於炕頭酒
甕中以瓢與之飲道士以瓢就甕取酒而飲但得
半瓢一飲而盡因曰此瓢大能滲酒勿怪耳言畢
乃去臘仙令人視甕中之酒與糟俱盡竭矣道士
亦莫知所在

蘇松秋糧數倍各省莫知其由一日會主北川仁山
云予昔在科時曾過湖查冊偶見蘇松舊冊一本
前開重賦之由蓋太祖見蘇松俗尙侈靡故重稅
以困之亦一時之權宜也後以東南財賦蘇松爲

北廳頌語

三

現雲書屋

最遂以此爲常法云太祖見某氏租簿遂定以爲
稅者想傳聞之誤

戶部尙書晏元吉有德寬洪隆冬出使宿於別館晨
發命館人烘襪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至事急
請罪夏笑曰何不早白我以餘履易之乎併棄其
存者而行在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風起墨污
吏驚懼肉袒以俟公曰汝何與焉叱起明日早朝
畢至便殿請罪曰臣昨不謹因風起墨污精微文
書懷中出之上命易焉罷朝尋出所易吏大感謝

宋靈覺寺僧了然不遵戒行常宿娼家李秀奴後衣鉢一空爲秀奴所絕僧逃戀不已棄醉直入擊秀奴斃之縣官得實具申司府時蘇東坡爲郡勘之見僧手臂上刺字云但願同生極樂國免教今世苦相思東坡撻之遂成獄作踏莎行以嘲之曰這箇禿奴脩行忒煞雲山頂上持齋戒一從逃戀玉樓春鶉衣百結渾無奈弄手傷人花容粉碎空空色色今何在臂間刺道苦相思這回還了相思債羅一峰夫人某氏善詩一峰初弗之知也吾鄉薛知

北總領語

兵

觀書諸屋

州涖任江西奏續於朝別一峰去一峰展冊葉欲作詩以贈夫人曰吾亦爲之羅曰婦人烏能是未之許夫人矚其不在書一絕於冊曰今日作詩送老薛明日作詩送老薛秋江兩岸紅蓼淡都是離人眼中血一峰歸而見之嘆賞不已杭州妓者多鬻身盛客有一妓號素娥爲飲商所據吾鄉黃南谷過之見壁間懸小像一幅書曰淡紅衫子淡紅裙淡淡梳妝淡點唇只爲渾身都是淡將來付與賣鹽人亦善謔者矣

下機錦戰題畫梅扇詩一首經年不見玉人面意在淡冬雪裡看今日相逢當六月冰坑依舊逼人寒此宋人詩也且予所見者宋刻本今於方正學集中見之誤矣

應彥文作梅魂詩禹廟歸來骨已靈風林月落靜儀形玉龍一曲香隨返彩鳳三招夢未醒吊影西湖雲樹墨欽妝東閣土華清莫誇賦客心如鐵楚些淒酸可忍聽時虞伯生周伯溫見之稱爲應梅湖象山所產木犀獨紅色甚奇絕邑人史本初得此種

北總領語

毛

觀書諸屋

遂獻闕下宋高宗雅愛之畫爲扇面以賜從臣題詩曰月宮移向日宮栽引得輕紅入面來好向烟霄承雨露丹心一一爲君開又曰秋入幽帟桂影團香淡栗栗照林丹應隨王母瑤池曉染得嬌紅下廣寒自是四方爭求之歲接數百本史氏以此昌其家今惟邑境所植者色淡而香烈移之他地則香色少減此亦地氣然也天順間李文達公薦臨川處士吳某於朝命行人賈書幣往聘之至京授以東宮官職英宗親至文華

殿顧問以重之某不欲就文達叩其所以不就之
故緣敕書太重以伊傅之禮聘之今授以此職所
以不受文達謂朝廷致敬盡禮寵待非輕初無不
稱權輿之意今必欲如傳說爰立作相恐亦難行
既稱衰病務欲大任倘勢不能行人皆失望不若
且就官僚若果有建明大任未晚竟不肯就遂送
還家若某者亦可謂迂濶之士矣

倭夷入貢泥金扇最佳先以金箔作底上施彩色高
皇帝曾賜近臣桂太傅彥良慈人也其子孫藏有

北廳讀語

天

觀雲書屋

一柄太傅題曰海內車馬今混一萬里梯航進方
物奇哉此扇日本來恩賜千官敢輕忽南薰殿高
清畫長水晶簾捲薔薇香綠牕蝶影弄春日碧天
雁翅橫秋霜扶桑日華移上苑鎖網珊瑚弱水淺
香山寫入畫圖中金鸞騰空怒濤捲黑雲忽散丹
霞飛江蘆蕭蕭月半規無窮變化不可測俯仰神
仙知是誰稜稜墨竹十二莖不方不圓齊短長隨
時卷舒足稱意一寸機關那可量齊統圖國堪障
日豈爲好新輕得失期端鵠立汗如珠焉得從容

袖中出

戒石箴漢唐以來未之有也五代時蜀主孟昶始頒
布於諸邑句凡二十有四字凡九十有六曰朕念
赤子肝食宵衣託之令長撫養惠綏政存三異道
在七絲驅雞爲理爾憤爲規寬猛得所風俗可移
無令侵削無使瘡痍下民易虐上天難欺賦與是
公軍國是資朕之賞罰固不踰時爾俾爾蘇民膏
民脂爲民父母莫不仁慈勉爾日戒本朕得思宋
太祖刪煩就簡摘其中四句頒行天下至高宗紹
興間復以黃庭堅所書命州縣長吏刻石座右至
元三十年癸巳浙西廉訪司移治錢唐秦政咨齊
徐公瑛改書曰天有昭鑒國有明法爾畏爾謹以
中刑罰今府州縣尉道中有戒石亭南而刻公生
明三大字北面刻宋太祖所約之千六字而徐公
改者今不存民常曰公生明亭云

人謂海棠無香獨四川重慶府昌州所產者有香昔
李舟大夫客都下一年無恙遣乃授昌州議者以
去宋遠乃改授鄞倅彭淵才聞之吐飯大步往謁

北廳讀語

天

觀雲書屋

李曰聞大夫欲倅郵有之乎李曰然淵才悵然曰
誰爲大夫謀昌佳郡也奈何棄之李驚曰供給豐
乎曰非也民訟簡乎曰非也曰然則何以知其佳
淵才曰天下海棠無香昌州海棠獨香非佳郡乎
聞者不覺一笑

張得中大本勤人也作兩京水路歌南京水路歌云
聖主乘龍天宇開鶴書飛下徵賢才鄞江布衣秦
英薦蒲帆早駕長風來長風吹帆過西渡赭山大
隱黃公墓車廐丈亭并蜀山餘姚江口停泊處清

北隱瑣語

辛

硯雲書屋

灘七里如嚴陵前瞻石堰爲通明上虞東山由謝
傳錢王廟前雙樹清蔡家莊下梁湖壩曹娥廟古
豐碑大路接東關白塔高樊江一曲繁如帶紹興
城上會稽山蓬萊仙館雲霧間柯橋古寺殿突兀
舉頭又見錢清關羅山林浦連漁浦錢唐江潮吼
如虎六河塔近月輪邊龍山開枕漱江許杭州舊
是宋行宮鳳皇飛來南北峰六橋三竺入天目西
湖十里荷花風臨平寺前通崇德三塔清灣照城
碧嘉興尚有讀書臺平望隨雲高八尺吳江八九

洞相連蘇州好在閶門前楓橋夜來過無錫橫林
曉色疑雲烟常州古城高岌嶽奔牛呂城壩相接
丹陽地勢控丹塗舟向鎮江城外涉金山焦山兩
虎踞龍潭瓜步依江屯觀音閣下韓橋小龍江驛
上金川門入門先到鴻臚寺奉楮殷勤報名字五
更待漏觀楓宸從今願寫平生志 北京水路歌
云四明古稱文獻邦望京門外西渡江水驛一程
車廐遠舜江樓頭橫石杠新中二壩相連接上虞
港內還通楫梁湖曹娥潮易枯大舟小舸重難涉

北隱瑣語

壬

硯雲書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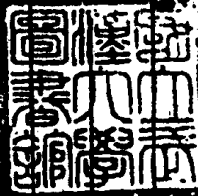
東關漸近樊江來薰風廿里芙渠開賀監湖光淨
如練繞門山色濃如苔紹興城水如碧櫓聲搖過
蓬萊驛柯橋遠抵錢清灣劉公廟食居其間新林
白鶴路迢遞日斜始得瞻蕭山夢筆橋高對江寺
雙塔亭亭各相峙古碑無字草芊芊猶羨文通好
才思西陵古號今西興越山隔岸吳山青錢唐江
接海門濶胥潮怒捲轟雷聲杭州舊是臨安府藩
臬三司列文武坐賈行商資貨煩錦繡街衢百萬
戶北出關門景如畫竹籬人家酒旗挂高亭臨平

談笑間等閒催上長安城崇德石門逢皂林樹邊
三塔高十尋嘉禾却過杉青關黃江小路吳歌吟
平望吳江眼中過繁華地臨姑蘇郡楓橋尚憶張
繼詩夜半鐘聲又信疑望亭無錫人烟多既庶且
富聞絃歌瞬息足陵暫相泊齊牛呂城容易過丹
陽與丹塗鎮江人共游鐵甕城形環上國金山塔
影浮中流揚子江邊卽江漢浩浩湯湯茫無岸日
露招提鎖翠微舟人遙指凝眸看一帆送過瓜洲
隄船行迅速如岸移維揚厚土瓊花觀覽游試問
北應項語
黃冠師程奔邵伯高郵路界首沿流水如注菰蒲
淡處浴鴛鴦湖浪滔天似潮怒寶應縣寶縣湖荒
城已廢存浮圖古淮大道通南北物阜民康軍餉
儲漕運循規事專一密審征帆蔽天日桅檣接踵
連舳艫舵樓按歌吹簫簫清河口土高厚淮陰城
臺至今有桃源縣接古城墟宿遷旋覺人烟轉而
河下卸地漸墜子房圯橋遺舊跡馬家淺呂梁洪
篙師須倩少年雄壽亭尉遲古名將金龍之祠屹
相向守邦治水各有功來往祈神乞陰和快馬船

飛莫能遏鑼鼓催喧號聲喝一淺一鋪穿井泉潭
濟兵夫往來洶徐州踰境山夾溝至豐沛泗亭况
對歌風臺臺下每驚流水灑沙河谷亭間最難湍
流縈回却船退南陽棗林次魯橋澎湃水聲翻雪
濤師家仲家勢亦險新開新店坡尤高石佛趙村
頗平靜濟寧在城及天井棲草二間追開河支山
小驛來俄頃柳隄金線籠暮烟小河張秋燈火船
荆門阿城各二間七級上下相勾連周家李家閘
流急崇武東昌舊城邑楊清臨清當要衝百工紛
北應項語
紛共關集衛河渡口夾馬營故城小市猶傳名德
州良店連窩城東光新橋從此經沽酒澆離愁必
與朋簪共夜渡風雨打蓬聽五更驚起思親夢明
朝涉磚河順入長蘆灘乾寧與濟青縣關河流靜
海楊青站直沽楊村吹便帆河西務河合縣鄒縣
相將迴城城張家灣上趨通州牛肩行李惟書籍
我本江南儒官游至於此所經之處三十六所歷
之程兩月矣其經水關七十二約程三千七百里
蕉沐整衣冠肅遷鶴班列九重紅日麗青天四海

奇珍貢金闕賢能輔聖朝共享昇平福我曹功成
奪錦袍早沐恩波食天祿

甲午季夏予避暑話山草堂書寶有以北牕瑣
語來售者卽於北牕晚霽中展卷疾讀如所載
倭國貢使宋素卿原名朱杲及元永春事皆與
明史日本傳互有異同又淡紅衫子一詩相傳
爲錢鶴離作今改易數字嫁名黃南谷未知孰
信若夫革華傳唐人已辨其僞乃與毛穎傳同
稱韓筆何耶余公嘉靖七年舉人官蘇州通判
其云只好州蘇作判通亦可謂善自戲謔矣
山金忠淳識



北窗瑣語

無卷數 浙江范懋
柱家天一閣藏本

明余永麟撰永麟鄞縣人嘉靖戊子舉人官蘇州
府通判書中叙日本出處土俗朝貢三事頗詳其
餘紀載則頗多失實如周岐鳳以邪術坐罪而永
麟以爲豪俠跌宕力爲左袒又謂明太祖殺徐中
山王達夫人太祖雖猜忌殘忍何至如是殆近於
無稽之談至所載淫詞瑣事更不足觀矣

病榻遺言一卷

〔明〕高拱撰

涵芬樓影印明萬曆刻紀錄彙編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病榻遺言

二卷》提要

紀錄彙編卷之一百九十八

病榻遺言卷一

高拱

顧命紀事

隆慶六年正月下旬 上有疾且有脫瘡在理越月

稍平以閏二月十二日 出視朝既鳴鐘百官入班

臣拱 暨張居正自 閣出北上過 會極門望見

御路中 乘輿在焉疑曰 上不御座竟往 文華

殿即亟趨赴乃有內使數輩飛馳而來傳呼宣閣下

於是二臣疾趨至 乘輿所則 上已下 金臺怒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色立欲就 乘輿諸內使環跪於側 上見臣至色

稍平以 手執臣 衽甚固有欲告語意臣即奏曰

皇上爲何發怒今將何往 上曰吾不還宮矣臣曰

皇上不還宮當何之望 皇上還宮爲是 上稍

沉思曰你送我臣對曰臣送 皇上 上於是釋衣

衽而執臣手露腕以瘡示臣曰看吾瘡尚未落痂也

隨上 金臺立 上憤恨語臣曰我 祖宗二百年

天下以至今日國有長君社稷之福爭奈東宮小裡

連語數次一語一頓足一握臣手臣對曰 皇上萬

壽無疆何爲出此言 上曰有人欺負我臣對曰是

何人無禮 祖宗自有重法 皇上說與臣當依法處治 皇上病新愈何乃發怒恐傷 聖懷 上不答良久嘆語臣曰甚事不是內官壞了先生你怎知道於是執臣手行入 皇極門下 丹墀 上呼茶於是內侍設倚北向不坐乃移南向始坐而執臣手不釋如故茶至乃以左手飲數口顧臣曰我心稍寧遂起由東角門入至 乾清宮門臣不敢入 上牽臣手曰送我既得 旨乃敢入隨至寢殿 上升榻坐猶執臣手蓋自御路前至此皆執手未釋而顏色相顧眷戀之情藹然言之流涕不忍言也時張居正朱希忠皆榻前叩頭 上猶執臣手臣鞠躬膝側不得下叩頭踟躕不安之甚 上見如此乃釋手臣始得下叩頭又與二臣同叩頭辭出 乾清宮門外候旨須臾內侍傳宣閣下二臣復入候立寢殿丹墀有 旨上來遂上 殿至榻前 上已升座二臣跪承 旨 上從容曰朕一時恍忽又曰自古帝王後事下此二句聽不真意是豫備後事卿等詳慮而行臣等叩頭出仍在 乾清宮門外候 旨須臾內侍傳 旨着高閣老在宮門外莫去拱即語張居正曰我留公出形跡輕重難為公矣公當同留吾為 奏之隨語內侍曰

奏知 皇上二臣都不敢去薄暮內侍傳 旨閣下着在乾清宮門外宿臣拱即內侍奏上曰 祖宗法度甚嚴 乾清宮係大內外臣不得入晝且不可况夜宿乎臣等不敢宿此然不敢去當出端門宿於西關內臣房有 召即至有傳示即以 上對舉足便到非遠也 上允之於是二臣乃就西關內臣房宿臣夜不能寐披衣坐候掖門開即入候起居日數次明日亦如之既傳 聖體稍安臣即上札子曰臣聞聖體稍安不勝慶幸今府部大臣皆尚 朝宿不散宜降 旨令各回辦事以安人心而臣等仍晝夜在內不敢去即擬 旨上請 上以為然即時降 旨百官皆散人心稍定而臣等日問安如初又四日上覺益平愈臣問安札子有 御批字心稍安上遣內侍慰勞命還家於是乃還 上付托之意乃在執手告語之時此乃 顧命也慟哉至受顧命時已不能言無所告語矣 隆慶六年五月二十五日 上大漸未申間有 命召內閣臣拱暨張居正高儀亟趨入乾清宮遂入寢殿東偏室見 上已昏沉不省 皇后 皇貴妃擁於榻 皇太子立榻右拱等跪榻前於是太監馮保

以白紙揭帖授 皇太子稱 遺詔又以白紙揭帖授拱內曰 朕嗣 祖宗大統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負 先皇付托東宮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同司禮監協心輔佐遵守 祖制保固皇圖卿等功在 社稷萬世不泯拱讀既慟不能勝即哭奏曰臣受 皇上厚恩誓以死報 東宮雖幼 祖宗法度有在臣務竭盡忠力輔佐 東宮如有不得行者臣不敢愛其死望 皇上無以後事為憂且奏且哭已大慟長號不能止 兩宮亦皆失聲哭於是二內臣扶拱起遂長號以出嗚呼痛哉蓋拱見得居正與保內外盤結已固事勢必不可為故有誓死之奏不復有其身矣至二十六日卯初刻 上崩拱等聞報哭於閣中而居正雖哭乃面有喜色揚揚得意儀私謂拱曰不見張公意態耶是誠何心國家之禍不知所終矣是日已刻傳 遺旨着馮保掌司禮監印蓋 先帝不省人事已二三日今又於卯時升遐矣而已時傳 旨是誰為之乃保矯詔而居正為之謀也 旨出百官駭愕相顧失色閭巷小民亦皆驚惶奔走不寧而獨居正喜動顏色不能自禁閣中官僚吏卒無不見之至二十七日馮保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并司禮監輔導進學脩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帝業報出人心大駭以為宦官安得受顧命且此詔今 上領受之矣保安得取而打報蓋欲專權亂政故以此示天下以為吾乃受顧命之人 先帝有托乃可以任其所為而莫敢誰何也然不知二 遺詔者皆居正所為前三月十六日忽報 上疾重閣下宜赴 宮門候宣拱與居正即趨入至恭默室迤北有居正心腹吏姚曠手持紅紙套內有揭帖半寸許厚封緘完固自後飛走而過拱問送與何人曠荅云與馮公公即疾馳而入蓋不知其主人瞞我而遂直言之也拱即問居正是何所言居正面赤惶怖遽荅云乃 遺詔事宜耳拱默然以為我當國凡事當自我同衆而處獨奈何於斯際而有私言於保乎此中必有播弄之事故瞞我而私言之也待看待看至是拱奉 遺詔又得皇太子遺詔皆有同司禮監之說乃知居正蓋為馮保謀也嗟乎自古有國以來曾未有宦官受顧命之事居正欲憑藉馮保內外盤據窺伺 朝廷盜竊國柄故以顧命與司禮監而次日即傳馮保掌司禮監

印大權悉以歸之而托其爲主於內以蔽主上威
百僚使人莫敢我何其欺先皇之既崩欺今上
之在幼亂祖宗二百年之法度爲國家自古以來
未有之大事嘻亦忍心哉亦大膽哉天地鬼神有靈
祖宗先帝有知必然監察保粗識三二字言不
能成文居正凡欲有所爲必捏旨寫與保瞞皇
上不知只說是司禮監所擬當行者乃即以爲聖
旨而傳行之欲要寵則要寵欲害人則害人惟其所
爲無不立遂者而又佯爲不知以爲出自上意我
無可柰何也此事以爲常指鹿爲馬無敢不言馬者

紀錄彙編卷二百九十八

六

三百七十四

朝臣被其威劫不復敢言矣

矛盾原由

荆人爲編修時年少聰明孜孜向學與之語多所領
悟予愛重之渠於予特加禮敬以予一日之長處在
乎師友之間日相與講析理義商確治道至忘形骸
予嘗與相期約他日苟得用當爲君父共成化理
渠曰若撥亂世反之正創立規模合下便有條理堂
堂之陣正正之旂即時擺出此公之事吾不能也然
公才敏而性稍急若使吾贊助在旁效韋弦之義亦
不可無聞者以爲確論且每向人云自交玄老長多

少學問見識其相稱許謂不在臯夔下此皆其初心
也暨予爲司成渠爲司業予總校未幾大典渠爲

分校予在政府渠亦繼入蓋久而益加厚焉至予爲
徐氏擠排以歸凡三載亦各相望不忘庚午予蒙

召還閣至京時則渠與趙大洲相構日在觥觥見予
至喜曰公來吾可有倚仗若再一二月不至吾不能

存矣而趙亦語予曰世所謂妖精者張子其人也乃
僞告以相構故予爲解釋乃各稍寧息既乃見渠頓

異往昔全以詐術馭人言語反覆無實人有不合者
必兩利而俱存之怒甲則使乙制甲怒乙則使甲制

紀錄彙編卷二百九十八

七

四百八

乙欲其闕則嗾之使闕欲其息則愚之使息使其柄
常在我惟其所爲而人皆囿於其中不能自覺回互
隱伏不可方物縱橫顛倒機變甚巧予乃嘆曰張別
吾三載乃不能進德遂成斯人乎時予攝銓務進退
人才而渠乃專假借凡予進一人必曰此吾薦之高
老者也既已收恩退一人則又曰吾曾勸止之奈高
老不聽何而又以收恩焉蓋欲籠絡一世之人使之
歸已而因以衆樹黨也而就中納賄無算此事人所
共知予亦聞之然惟自慎不復與言部事而已而安
能止其假借乎昔徐氏之去寔渠嗾李芳爲之既以

示德於我既則又交通徐氏受其重賄而謂調停於我在徐處則曰高寔未忘情也在我則曰徐可惡甚若在他入孰能堪之蓋以兩利俱存獨持其柄之意辛未秋徐因一通判送銀三千玉帶寶玩等物於渠渠受之有松江人顧紹者知其事揭告於予證據明白渠惶甚莫適為居予為解慰以為小人告訐不信而執紹付法司解回渠始稍寧而稱我曰畢竟是公光明也然雖眼底支吾而本情既露相對甚難為顏面於是遂造言訕謗發意謀去我矣 荆人賣眾別走路徑專交通內臣陰行事於內而司禮太監馮保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八

四百六

者狡黠陰很敢於為惡而不顧者也荆人傾身結之拜為兄弟誦事無所不至保有慧僕徐爵極所信任即陰事無不與謀荆人深結之每招致於家引入書房共卓而食啖以重利惟其所為皆傾意為之成就爵深德之為之幹旋於內益固其交於是三人者遂成一人而爵無日不在荆人所喘息相通荆人每有意指即捏 旨付保從中批出以為出自 上意而荆人袖手旁觀佯為不知此事已久予甚患之而莫可奈何至是則遂與保謀害我而又令其密黨嗾言官攻我賴 上信任我甚保計莫施而外亦無應之

者會殷閣老去任予具疏 請內閣添入荆人即捏

旨付保証奏 上批出曰卿二人同心輔政不必

添入朝臣皆以為 上之信任輔臣如此二老之見

知於 上如此而不知荆人之為也荆人之意予則

知之蓋彼方與保謀我又嗾言官攻我使再有閣老

在則旁觀有人不便今只二人在閣則吾一被言即

當迴避而彼獨在閣則可與保內外為計以制吾之

命此其謀至深然已有 旨將柰之何辛未正月

上有疾不視朝會福建巡按御史杜化中叅論福建

將官金科朱珏則賊罪重大先該巡按論劾兵部覆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九

行巡撫衙門勘問 國朝二百年來曾未有巡按所

劾行巡撫勘問之理而巡撫何寬受二犯賄乃不屬

按察司而屬運使問亦曾未有運使問刑之理二犯

遂得輕縱然尚未結又各持金送總兵戚繼光接受

遂為奏行取赴京聽用隨准兵部咨行福建巡撫衙

門將金科朱珏督發赴浙江聽副將胡守仁督同選

兵完日統領往邊納賄招權支吾賣法情罪甚重荆

人見奏面如死灰賴有訛謗爵洛嗟不已曰戚繼兵

已站不佳了南兵不必選罷連日皆然予不知所謂

因訪之則此事乃荆人之為也荆人又招納戚繼光

受其四時餽獻金銀寶玩不啻數萬計皆取諸軍餉爲之者又差心腹頭目錢珮等四五人在荆人宅聽用喘息相通倏忽而至荆人極力庇護凡朝廷機密動靜與士夫向背一言一動當時即知之此人所共知者金科朱珪富甚又以賄投戚繼光門下前被論時即納賄求解而繼光遂引入荆人家各餽千金荆人特令兵部覆行巡撫勘問而又作書何寬令其出脫而繼光仍復取用寔皆荆人展轉爲之及見化中奏以爲化中知其底蘊也故皇急如此然化中河南人荆人疑我知之而不知此乃隆慶二年事吾

紀錄彙編卷二百九十八

十

四頁

尚家居則何由知也又恐有人因而大發其事日夜不寧既力囑兵部題覆將繼光開豁不問二犯胡亂了事而何寬則當吏部題覆荆人不得已先謁予曰化中事公不知耶予曰此事在予家居時化中在萬里外吾何以知荆人曰吾始以爲公知也連日熟觀公動靜公寔不知矣今乃敢以情告二將皆可用吾故扶持之欲得用也前兵部覆巡撫勘乃吾意吾亦曾有書與何寬今若如化中言吾何顏面顧公曲處予曰彼既有言何以竟不問今只令聽勘勘來便好了也遂如此處荆人雖幸了此事而踪跡已露心愈

不安而謀我又愈甚令其密黨布散流言於南北欲趣上病不理事好嗾保下毒手陷我其計無所不至矣東宮出閣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以後更不復入予以爲東宮幼而講官亦皆新人無慣熟者今只委之講官而吾更不在側於心未安乃上疏請東宮講學故事閣臣止看視三日後不復入臣竊惟東宮在幼講官皆新從事恐有事未妥者何人處之臣切願入侍而故典未有未奉明旨既不敢以擅入而倦倦之心又甚不容已爲此謹題望皇上容臣等五日一叩講筵看視少盡愚臣勸

紀錄彙編卷二百九十八

十一

進之忠蓋舊日所無之事而特起者也上名之乃荆人遂捏一旨嗾保奏上曰東宮幼小還着閣臣每日輪流一員看視纔好上曰也罷保遂出旨行之上止知爲保所擬而不知乃荆人之爲蓋荆人爲此有二意一則欲於上前見得我五日之請爲踈慢一則欲外人見我請五日而上乃欲每日如此是我踈慢是上意不然我做此模樣使人疑望揣摩好動手我也而又日輪一人不是過往則彼得以獨與保爲謀計更爲便也於是凡荆人入看之日則保必出在文華殿東小房與荆人密語

屏左右遠立不得聽聞直至 東宮出乃已日爲常
各講官無不見之荆人既使徒黨造言招邀南北言
官論我然迄無應者而楚人少卿曾省吾者荆人幕
賓用事者也爲力更甚省吾有門人曹大埜爲給事
中省吾乃以荆人意嗾大埜曰 上病甚不省人事
事皆馮太監主行而馮太監者即張相公也張望君
舉事甚切君誠以此時効高老事必濟張秉政必大
用君可永享富貴又尚寶劉奮庸者躁急孟浪人也
俸淺而求速化甚力屢托鄉人爲言予甚薄之以是
有怨言而省吾亦遂收與共舉事於是三人日相聚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十二

爲謀會當外補科官而荆人即傳示大埜曰聞高老
欲陞君僉事矣於是奮庸即上疏陳事暗論我而不
明言以引其端大埜即日上本劾我十大不忠謂比
秦檜嚴嵩更甚而五日一叩之說即爲首件應荆人
之謀也時 上病甚見疏大怒命處治大埜司禮監
擬 旨曹大埜這厮排陷輔臣着降調外任而保馳
與荆人商量荆人遂抹去這厮排陷輔臣及降字而
改曰曹大埜妄言調外任蓋既不能護庇則姑爲輕
緩之辭且以示人謂 上不甚爲我怒也擬上 上
領之遂發行而荆人則封一帖告我曰曹大埜是趙

大洲鄉人聞此事是大洲所爲蓋欲掩已而推以與
人爲先入之說惑我也又曰聞大洲布散流言於南
北今北果有矣恐南亦有之公不可不防蓋渠既散
言南北不止北者推與大洲倘南亦有言者則遂以
爲果大洲爲之有言在先也又忽差人報我曰聞大
理寺有一官上本論高爺矣蓋亂我也而竟無之乃
予則只上疏力求去而人情駭愕洶洶憤激不平之
甚乃是日六科公本一獨本三十三道公本一九卿
公本一太常寺等衙門公本一一日並上劾大埜誣
陷元輔而恐我必不肯留勸 上特加信任勿令去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十三

上曰說的是而我本兩上 上懇留不允予自念
曰 上病甚我求去非宜且屢言不止徒苦 聖懷
更非宜吾今當以 君父爲急乃何有於此輩哉遂
出視事而言官有兩疏劾劉奮庸曹大埜朋謀誣陷
者事甚悉乞重處予當吏部覆本予乃即上疏救之
乞留大埜而免究奮庸 上不允大埜仍調外任而
奮庸降一級調外任於是大埜既爲人所嗾所賣失
意怏怏甚遂向人說是省吾所謀乃致我如此而又
自詣吾門洗雪曰此事非大埜本意有人令我爲者
公當自知也而其事遂明縉紳無不知矣於是御史

張集獨本効曹大桡傾脂輔臣內有曰昔趙高矯殺李斯而貽秦禍甚烈又先帝時嚴嵩納天下之賄厚結中官爲心腹俾彰已之忠而媒孽憂言之傲遂使憂言受誅而已獨蒙眷中外蒙蔽離間者二十餘年而後事發則天下困窮已甚蓋指荆人馮保之事言也荆人見本面赤氣促良久奮起大言曰這御史如何比皇上爲秦二世予遂擬票該衙門知道以上荆人恐本出則交通馮保害我之事有話說起引惹事端必有乘其後而大發之者何以收拾且又欲借以威衆乃喉保收本不發而令散本內官至閣曰

而人情洶洶益甚且其本雖未發而其揭帖已流傳各衙門皆知其說矣而曹大桡怨憎省吾之說又日騰播於是言官皆攘臂切齒欲論荆人發其奸謀乃荆人密黨即中王篆謂荆人曰張集一日不了則添一日說話見今人情如此而尚可激之乎於是荆人即使篆入朝房謂集曰張相公致意君第歸家本已不下無事矣集始歸然踪跡大露不可掩人情憤恨愈甚科道各相約具本効荆人交通馮保喉使言官誣陷首相旦夕且上荆人窘甚惶急無以爲計予聞之乃茫然曰上病甚若聞荆人害我事必盛怒茲時也安可以怒聖懷且他人事有閣臣處之荆人害我則何人爲處必上自處也今水漿不入口而能處乎安可以苦聖心人臣殺身以成其君則爲之今寧吾受人害事不得白何足言者而安可以戚我君於是約科官吳文佳周良臣劉渾成王璠至朝房諭之曰聞臺省將欲有言此必不可上病甚一聞此說將何如處碩諸君當以君父爲重吾寧受害寧事不白特鴻毛耳而安可以此時苦聖心乎且此說爲我白也如但有一言則吾即日去之矣說甚丁寧懇惻四人遂編告省臺使寢其事而荆人不

知也乃是日薄暮荆人褻衣至吾前園中請見予問
公何言荆人囁嚅數四始言曰曹大楚事謂我不與
知亦不敢如此說今事已如此願公赦吾之罪予舉
手曰天地鬼神祖宗先帝之靈在我平日如
何厚公公今日乃如此爲何負心如此荆人曰以此
責我我將何辭但願公赦吾之罪吾必痛自懲改若
再敢負心吾有七子當一日而死予曰昨姚曠封送
秘帖與馮保不圖吾見問之則曰遺詔耳我當國事
當我行公奈何瞞我而自送遺詔與保乎且封帖厚
且半寸皆何所言安知中非謀我之事乎荆人俛首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十六

四百〇一

曰公以此責我我何地自容今但願赦罪容改過耳
予曰公不須困心茲科道嘖嘖有言吾已托四科官
徧告力止之矣吳文佳周良臣皆楚人用此二人者
欲其告公知也乃未告公知耶已矣何言吳周皆其
幕賓二人聞予言吳往告周曰未知止得衆言官否
若止不住而吾先言之恐是非弄在吾身上不必告
罷遂已既荆人聞吾言則憾二人於是吳又責周而
自造荆人訐曰吾欲言而周止之吾二人共聞不敢
獨告耳遂大恨周吾去後即出周爲南昌知府荆人
雖幸目前風波暫止然事既敗露終有發時必去我

而後可於是稍收斂形迹而爲謀則愈深矣予見得
事勢如此竊自計曰上病甚二人內外爲奸而閣
中止吾與彼賴天之靈上得安平幸也萬一不然
吾必持正與爭死生去就不復顧矣吾去或死則彼
一人專政國家必受其禍吾既受先君之托苟
可爲處者不可不盡其謀也乃上疏力請內閣添人
蓋欲有人旁視而彼或尚少有顧忌也上允之於
是乃推尚書高儀入閣辦事高正直然非荆人敵一
時倉卒無可奈何只得用此人也而高入閣數日私
語予曰荆人譎狠乃一至此哉不入此安得見其情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十七

四百〇二

態於是閣中稍寧靜而各以其心運用於冥背之中
爲正爲邪爲國爲利天水違行矣荆人宦保交結盤
據內援外應既密既久及先皇晏駕愈益甚彼此
或遣使或密帖相傳日數次旁若無人拱寔不勝慟
憤乃謀諸太學士高儀曰今新主在幼而二人所
爲若此必爲社稷憂吾當國必不能行事欲去則
先皇之托在焉委而不顧不忠欲依違取容則更負
先皇之托更不忠其將若之何儀曰天道六十年
一周昔正德初劉瑾弄權其時內閣劉晦菴河南人
謝本齊浙人李西涯楚人乃西涯通瑾取容而二公

遂去今六十年矣事又相符豈非天哉予曰吾安得爲劉晦菴彼時武廟已十有五西涯只暗通瑾取容尚顧忌形迹故晦菴止於去今上纔十齡荆人陰狠更甚而不止與保交通不顧形迹凡吾一言當即報保知行一事即爲計授保使從中假旨梗我而彼袖手旁觀佯爲不知凡荆人之謀皆保爲之也凡保之爲皆荆人爲之謀也明欺主幼以爲得計如此吾尚可以濟國家之事哉儀曰然則何如拱曰昨受顧命時公不聽吾奏言乎其曰誓死者蓋已見勢不可爲業以死許先皇不復有其身也今惟有死而已吾只據正理正法而行其濟國之福也不濟則得正而斃猶可以見先皇於地下且上登極後即當行事彼朋謀從中相左則爭之費力不如豫以言之吾今即於登極日且先疏上五事明正事體使君父作主政有所歸蓋不惟止權閹之假借而亦以防彼之串通捏上假內批以行私害人也若得行則再陳致治保邦之策若不得行則任彼朋謀傾陷死生不復顧矣儀長嘆曰公言允當自是大丈夫事然禍福未可逆視吾固不敢贊公行亦不敢勸公止也至上登極之日拱乃即上疏曰大學士高拱

紀錄彙編卷二百九十八

十八

四百一

等謹題爲特陳緊切事宜以仰禪新政事茲者恭遇皇上初登寶位實總覽萬幾之初所有緊切事宜臣等謹開件上進伏願聖覽特賜施行臣等不勝仰望之至謹具題以聞一祖宗舊規御門聽政凡各衙門奏事俱是玉音親答以見政令出自主上臣下不敢預也隆慶初閣臣擬令代答以致人生玩愒甚非事体昨皇上於勸進時荷蒙諭答天語莊嚴玉音清亮諸臣無不忭仰當日即傳遍京城小民亦無不欣悅其所關係可知也若臨時不一親答臣下必以爲上不省理政令皆他人之口豈不解体合無今後令司禮監每日將該衙門應奏事件開一小揭帖明寫某件不該答某件該答某件該某衙門知道及是知道了之類皇上御門時收拾袖中待各官奏事取出一覽照件親答至於臨時裁決如朝官數少奏請查究則答曰着該衙門查點其糾奏失儀者重則錦衣衛拿了次則法司提了問輕則饒他亦須親答如此則政令自然精彩可以係屬人心伏乞聖裁一祖宗舊規視朝回宮之後即奏事一次至申時又奏事一次內侍官先設御案請上文書即出門外待御覽畢發內閣擬票此其

紀錄彙編卷二百九十八

十九

三百九

常也至隆慶初年不知何故不設覽本御案司禮監
官奏文書 先帝止接在手中畧覽一二亦有全不
覽者夫人君乃天下之主若不用心詳覽章奏則天
下事務何由得知中間如有奸究欺罔情弊何以昭
察已後乞 命該監官查復舊規將內外一應章奏
除通政司民本外其餘盡數呈覽覽畢送票票後再
行呈覽果係停當然後發行庶下情得通奸弊可燭
而 皇上亦得以通曉天下之事臣等又思得各衙
門題奏甚多難以通篇逐句細覽其中自有節要之
法如各衙門題覆除前一段係原本之詞不必詳覽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二十

四百

其擬議處分全在案呈到部以後一段乞 命該監
官每日將各本案呈到部去處夾一小紅紙籤 皇
上就此覽起則其中情理及處議當與不當自然明
白至於科道及各衙門條陳論劾本則又須全覽乃
得其情伏乞 聖裁 一事必面奏乃得盡其情
理况 皇上新政允宜講究天下之事始得周知伏
望于每二七日臨朝之後御文華殿令臣等隨入叩
見有當奏者就便陳奏無則叩頭而出此外若有緊
切事情容臣等不時請見其開講之時臣皆日侍左
右有當奏者即于講後奏之如此則事情精詳無壅

蔽不惟 庸聰日啟亦且權不下移而諸司之奉行
者當自謹畏不敢草率塞責矣伏乞 聖裁 一事
必議處停當乃可以有濟而服天下之心若不經議
處必有差錯 國朝設內閣之官看詳章奏擬 旨
蓋所以議處也今後伏乞 皇上一應章奏俱發內
閣看詳擬票上進若不當 上意仍發內閣再詳擬
上若或有未經發擬徑自內批者容臣等執奏明白
方可施行庶事得停當而亦可免假借之弊其推陞
庶官及各項陳乞與一應雜本近年以來司禮監徑
行批出以其不費處分而可徑行也然不知推陞不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二十一

四百

當還當駁正與或事理有欺詭理法有違犯字語有
乖錯者還當懲處且內閣係看詳章奏之官而章奏
乃有不至內閣者使該部不覆則內閣全然不知豈
不失職今後伏望 皇上命司禮監除民本外其餘
一應章奏俱發內閣看詳庶事體歸一而奸弊亦無
所逃矣伏乞 聖裁 一凡官民本詞其有理者自
當行其無理者自當止其有奸欺情弊者自當懲治
未有留中不出之理且本既留中其可稽考則不知
果經御覽而留之乎抑亦未經御覽而留之者乎是
示人以疑也又或事係緊急密切而有留中者及至

再陳豈不有悞今後伏望 皇上于凡一切本辭盡行發下倘有未發者容原具本之人仍具原本請乞明旨其通政司進封外來一應本辭每當日將封進數目開送該科備照倘有未下者科臣奏計明白如此庶事無間隔而亦可遠內臣之嫌釋外臣之惑其於治所關非細伏乞 聖裁疏上保果不憚乃不送閣而從中票出曰知道了遵 祖制蓋不納之辭也拱以爲今日新政之始輔臣百官之首此疏第一之疏而保即作梗如此若不明正其事則自茲以後必任其所爲不復可與爭矣拱於是又上疏曰臣高拱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一人

二十二

臣高拱

高儀謹題臣等先於本月初十日恭上緊切事宜五件仰禪新政今日伏奉 御批朕知道了遵 祖制臣等竊惟五事所陳皆是 祖宗已行故事而內中尚有節目條件如命司禮監開揭夾籤盡發章奏如五日一請見如未蒙發擬者容令奏請與夫通政司將封進本辭送該科記數備查等項皆是因時處宜之事必須明示准允乃可行各衙門遵行况 皇上登極之日正中外人心觀望之際臣等第一條奏即未發票即未蒙明白允行恐失人心之望用是臣等不敢將本送科仍用封上並補本再進伏望 皇上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二十三

臣高拱

鑒察發下臣等擬票臣等如敢差錯自有公論自有 祖宗法度其孰能容臣等無任仰望之至於是保無可柰何乃將先本留內而以補本發下擬票乃擬曰覽卿等所奏甚於時政有裨具見忠盡都依擬行是時中外臣民皆知二人交結爲奸方爲危懼又見保矯 旨掌司禮監印而登極之日侍班科官親見保自升寶座上立傳出外無不駭愕以爲無 君不道一至於此將來必有叵測之事然所恃者惟有閣臣躡直可以折其奸萌耳及聞我疏不發票擅自批出不納則駭懼益甚於是六科等科都給事中等官程文等爲明大法劾大奸懇乞 聖斷早賜剪除以安 社稷事職等竊惟 祖宗設爲刑律以懲不恪大小皆備而至重者乃在於謀逆僭竊假 詔旨漏御情大不敬等事有一於此必誅無赦其防至嚴也乃今有屢犯重條無君不道如司禮監太監馮保者職等聞見既真敢畏禍而不爲 皇上言乎馮保平日貪殘害人不法等事萬千難盡姑從後論今以其無 君不道之甚者先言之 先帝升遐人心不勝哀慟而中外洶洶喧傳皆以爲馮保所致職等細訪之乃知馮保平日造進誨淫之器以蕩 聖心私進

邪燥之藥以損 聖體 先帝因以成疾遂至彌留
此事無人不知無人不痛恨者昔弘治十八年太監
張瑜誤進藥餌致損 孝帝彼時公侯科道等官合
本論劾遂將張瑜拿問擬斬張瑜猶是差錯而馮保
則有心爲之情爲尤重此其必不可赦者一也 先
帝久知馮保奸邪不與掌印保雖百計營求終不能
得乃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升遐辰時即傳馮
保掌印豈非保自矯 詔而爲之乎假傳 聖旨有
條此其必不可赦者二也 先帝升遐後一日馮保
即打出一報內開 遺詔與 皇太子朕不豫皇帝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二十四

三百九十七

你做一應禮儀自有該部題請而行你要依三閣臣
并司禮監輔導進學修德用賢使能無事怠荒保守
帝業一時人皆抄報遍傳四方人心惶惑以爲司禮
豈輔導之任內官豈願命之臣此自古所無者虛實
未可知也縱有之亦是御清密事豈宜明寫在外以
令天下皆知此不過馮保假此張大其權使人畏不
敢言而因以肆其弄權之計耳故使事之無也又是
假傳 聖旨總使事之有也亦係透漏御情此其必
不可赦者三也 陛下登極之日科道官侍班見馮
保直升御座而立皆甚駭異出以訪之累 朝近侍

皆云自來無此實自馮保今日起夫御座者 太祖
高皇帝之座也惟繼統 天子登之保是何人乃敢
儼然立於其上逼挾 天子而共受文武百官之朝
拜乎此自古所無之事雖王莽曹操所未敢爲者而
保乃爲之不軌之心豈不可見此其必不可赦者四
也凡此皆馮保今日大惡而其敢於無 君不道一
至於此乃使之日在左右專掌樞權豈不可畏之甚
耶又據其素惡言之保在 先朝不恤帑藏空虛惟
恣侈糜之導鰲山一作浪費不貲其視邦財等若糞
土而凡私營莊宅置買田產則價值物料一切取諸

紀錄彙編卷一百九十八

二十五

四百四

御用監內官監及供用庫內本管太監翟廷玉言少
抗違隨差豪校陳應鳳等挈玉庫役勒送千金遂陷
廷玉屈死刑牢凡承運庫寶物盜取無算太監崔敏
盡知此其耗 國不仁罪之一者徐爵王杲係嘉靖
年間問發逃軍保即收爲腹心事無巨細聽其撥置
賄雖錙銖悉憑過付尋爲捏功一陞爲錦衣百戶一
陞爲總旗以白丁之弟馮佑買功陞至錦衣大堂又
爲伊姪馮天馭馮天騏謀陞錦衣千百戶家丁王賢
王才王欽張勲邵淳等皆以廝役濫竊校尉名色若
王賢者又冒陞百戶此其竊盜名器罪之二者每年

聖旦冬至端陽三節保輒思巧計乞陞內使二百餘人每陞太監一員受銀五百兩少監一員受銀三百兩小火者給牌賜帽俱五十兩若陞補各王府承奉正則四千兩副則三千兩除珠寶羅段等物名曰見面土儀此其販鬻弄權罪之三者織染局舖戶石金關領西十庫銀一十七萬兩保即索受五千餘兩張大受徐爵各騙銀一千兩仍差陳應鳳等嚇送金背錢五十車又織染局匠役盜去蟒龍羅段共三百餘疋保既連賊捉獲乃索受管局太監陳洪銀物二扛暗將獲賊送入匿不以聞此其貪縱罪之四者如司禮監太監黃錦病故管家梁經將錦所積玉器片二食盒進上保俱邀截復嚇銀二萬兩王帶蟒衣不可勝記先是太監張永舊宅二所價值五萬餘金保恃強奪之占作樓房見存可究又太監滕祥病故遺有大青大碌盈數十許者保乃逼伊侄滕鳳送入私囊復與太監陳洪爭奪鳳宅二所莊田一處價值十萬兩因不可得分將陳洪陷害此其吞噬疆禦罪之五者至若打死行兇內使徑棄屍骸妄殺無辜妻孥忍殃同列並將太監陳憲坑下冤獄亦皆人所共知共恨此其荼毒凌虐罪之六者夫以保負此四逆六

罪皆律法所不可赦者以先皇長君昭臨於上而保尤敢爲如此況在陛下冲年而倖竊掌印虎而加翼爲禍可勝言哉若不及今早處將來陛下必爲其所欺侮陛下政令必爲壞亂不得自由陛下左右端良之人必爲其陷害又必安置心腹布滿內廷共爲蒙蔽恣行兇惡待其勢成必至傾危社稷陛下又何以制之乎昔劉瑾用事之初惡尚未著人皆知其必爲不軌九卿科道交章論劾武皇始尚不信及至釀成大變幾危社稷方驚悟誅其人而天下始安矣然是時武皇已十有五齡也猶且有此逆謀況保當陛下十齡之時而兼機智傾巧又甚於劉瑾者是可不爲之寒心哉伏乞皇上俯納職愚勅下三法司亟將馮保鞫明正典刑如有巧進邪說曲爲保救者亦望聖明察之則不惟可以除君側之惡而亦可以爲後人之戒矣社稷幸甚天下幸甚職等不勝激切懇祈之至爲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等爲僭橫宦官壞亂朝綱懇乞 聖明速賜宸斷以杜禍本事職惟自古英哲之主所以統一天下而無意外之患

者必彰法於幾初而使人不敢僭必制孽於方萌而使人不敢橫方今司禮監太監馮保僭竊橫肆壞亂朝綱若不明法大斥其罪則禍本未除其何以號令天下而保安社稷哉職等謹以馮保僭橫之罪著且大者爲我 皇上陳之恭惟 皇上方以冲膚之年嗣登大君之位據今一時之舉動實係萬方之觀瞻必近侍致敬斯遠人不敢慢也始時能謹斯將來有法程也近於本月初十日我 皇上陞殿登寶座始即 天子位則寶座者 天子之位也惟 皇上得御之以受文武百官拜祝保不過一侍從之僕臣爾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八

二十九

乃敢儼然竟立於御座之上不復下站殿班是其日文武百官果敬拜 皇上邪抑拜馮保邪 皇上受臣下之拜馮保亦受臣下之拜無乃欺 皇上之幼冲而慢肆無憚之若是也豈僕從敬 主之禮哉其在殿陛之上如此則在梓宮前可知矣其在初服之時如此則將來又可知矣馮保僭橫之罪漸豈可長哉臣等又查 祖制凡宦官私宅間住者原無給米撥夫之例也保乃妄奏間住太監孟冲得月給米十石歲撥人夫十名是非僭亂祖制私作威福敢於背先帝之恩敢於撓 皇上之法而大亂 朝廷者

乎近日中外臣民相顧驚疑嘖嘖私語謂馮保操權僅數十日梓宮在殯輒敢眇視 皇上下肆更張失今不治恐不至昔年王振劉瑾之禍不止也 皇上安用此宦豎而不亟寘於法哉臣等竊計制惡於未熾者其爲力也易其貽患也小若緩之制於晚則難矣况保之惡爲已熾乎伏望 皇上念 祖宗之基業不易保懲小人之罪惡不可縱大奮乾剛亟賜宸斷將馮保付之法司究其僭橫情罪大寘法典奪孟冲違例之給勿事姑息不少輕貸庶惡本預除而衆心知警初政肅清而 主勢未尊矣除具題外理合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八

二十九

具揭須至揭帖者

隆慶六年六月 日禮科都給事中陸樹德等爲懇乞 聖明嚴遣姦惡中官以清政本以慰羣心事職等竊惟自古有天下者羣臣之患莫甚於中官蓋內外間隔姦孽易生一借寵顏則縱肆大作其拙鈍無能者其爲弊猶淺其狡巧不測者其爲患則深矣此自古聖帝明王必慎於僕從之選也職等竊見今之中官如馮保者剛復自用險惡不悛機巧善於逢迎變詐熟於窺伺暴虐又著賄賂彰聞此輩情之所共憤而昔年科道之論列屢申 先帝非不知之憚特

以其逢迎窺伺之故僅倖免 聖世之誅然終 先帝之世不令其掌司禮監事天下固有以仰 先帝知人之明矣茲五月二十六日卯時 先帝崩逝辰時忽傳馮保掌司禮監大小臣工無不失色始而駭既而疑駭者駭禍機之隱伏疑者疑傳奏之不真舉相謂曰是果 先帝意乎則數日之前何不傳示而乃傳示於彌留之後是可疑也是果 陛下意乎則是時 陛下哀痛方切何暇念及中官是尤可疑也此其機巧變詐之用誠有不可測者即此推之而其神通鬼秘陽設陰施又何事不可爲也哉易曰履霜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八

三十

堅冰至言漸不可長耳馮保他惡未暇悉論即其掌司禮監也事涉曖昧來歷不明其壅蔽專擅之漸已著而其患有不可勝言者矣夫司禮監係章奏所經行而職等待罪該科實與有檢詳章奏之責倘此人不去則阻抑留中之弊必不能免與其一一執奏於後以蹈不測之禍而無補於 朝廷孰與其明言於今以去未形之惡而有益於先事此職等所以不敢循默也我 朝廷法甚嚴固無有中官干政之患即有之如王振劉瑾等隨即敗露禍不旋踵蓋 祖宗法制之森嚴即其神霧之照察孰有自作不典而能

逃遁者哉然當其柄用之時未免濁亂 朝綱敗壞士氣後雖誅戮所損已多使早聽曲突徙薪之言亦何有於焦頭爛額之悔也往鑑昭然知幾在早况當聖明臨御之始正羣情觀望之初姦惡如馮保者若不早爲擯遣恐非所以慰 先帝在天之靈而荅天下臣民之望也伏願 皇上大奮乾剛之勇將馮保特賜投擯其所引用朋昵若張奉等一切罷去庶羣枉之門塞而政治之本清其有光於初政者不淺也伏乞 聖明留意爲此除具題外理合具揭須至揭帖者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八

三十一

三百九十八

隆慶六年六月 日又有十三道御史劉良弼等公本劾保緣科本皆具揭內閣而道本未具揭故不錄疏上保見人情如此恐百官面奏卒難收拾令徐爵於荆人問計荆人曰勿懼便好將計就計爲之而侍郎魏學曾即詣荆人言事荆人方假病不出使人語曰有言第寫帖來於是魏即寫一帖云外人皆言公於閣協謀每事相通遺詔亦出公手今日之事公宜防之不宜衛護此閣恐激成大事不利於公也此蓋忠言而荆人大恐隨大怒以爲攻閣者攻我也閣敗我必繼之矣遂回魏札云此事僕亦差人密訪外間

並無此說今公爲此言不過欲僕去耳便當上疏辭歸敬聞命矣魏正直故進忠言乃遂忤意自是遂成讐隙嗾人劾之至今未已且語人曰高老之禍魏子激之也本情露矣乃遂嗾保去我將科道本勿令上見是夜開東華門徐爵姚曠凡三四往來定計遂捏寫 旨意封付徐爵持入令行之十六日早拱在開荆人稱病不出有 旨召內閣五府六部衆皆至荆人獨遲使者旁午於道既乃假病狀扶曳而入予不知其計謂曰今日之事必是爲昨科道本有問我當對我必以正理正法爲言言必忤意公可就此處

紀錄彙編卷之百九十八

三十二

四百三

我去則無事矣荆人佯曰公只是這等說話於是太監王綦捧 聖旨出各官皆跪奏曰張老先生接 旨意荆人接受展閱則內閣云 皇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說與內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 東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 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爲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你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 主如何只阿

附權臣蔑視 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要洗心滌慮用心辦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 皇上既在幼而保又文理不通此 旨詞語通順無滯是誰爲之也一覽自可知矣於是各官駭愕皆叩頭起拱復獨叩頭以出是時九卿皆欲上疏明此事或曰總上一疏或曰各衙門自上一疏議方未決荆人恐蹤跡發露當有後禍乃復稱病不出而令人揚言曰張老未出閣中誰人票 旨隨又托心腹人揚言恐以禍福衆本遂不敢上而荆人欲掩飾其事乃自上疏大學士張居正等乞慎舉措鑒忠直以全 國體以成

紀錄彙編卷之百九十八

三十三

君德事本月十六日該司禮監太監馮保傳奉 皇后懿旨 皇貴妃令旨 皇帝聖旨說與內閣五府六部等衙門官員我 大行皇帝賓天先一日召內閣三臣在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親受遺囑說 東宮年小要你們輔佐今有大學士高拱專權擅政把 朝廷威福都強奪自專通不許 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爲我母子三人驚懼不寧高拱便著回籍閒住不許停留你每大臣受 國家厚恩當思竭忠報 主如何只阿附權臣蔑視 幼主姑且不究今後都要洗心滌慮用心辦事如再有這等的處以典刑欽

此臣儀卧病不能赴 闕宣諭除抄白傳示外居正
方自天壽山覆視陵地回還途中觸帽盛暑嘔泄瀉
已註門籍調理勿聞傳宣力疾扶掖趨至 會極門
欽奉前諭臣不勝戰懼不勝憂惶臣等看得高拱歷
事三朝三十餘年小心端慎未嘗有過雖其議論侃
直外貌威嚴而中實過於謹畏臨事兢慎如恐弗勝
昨 大行皇帝賓天召閣臣二人俱至御榻前親受
遺囑拱與臣等至閣相對號哭欲絕者屢每惟 先
帝付託之重 國家憂患之殷日夜兢兢惟以不克
負荷爲懼豈敢有一毫專權之心哉夫人臣之罪莫
大於專權拱讀書知禮義又豈敢自干 國紀以速
大戾正緣昨者閣疏五事其意蓋欲復 祖制明職
掌以仰裨 新政於萬一詞雖少直意實無他又與
臣等彼此商確連名同上亦非獨拱意也若 皇上
以此罪拱則臣等之罪亦何所逃仰惟 皇上登極
大寶 國家多事之時正宜任使老成匡贊聖治豈
可形跡之間遽生疑二且拱係顧命大臣未有顯過
遽被罷斥傳之四方殊駭觀聽亦非 先帝所以付
託之意也伏望 皇上思踐祚之初舉措當慎念
國家之重老成可惜特命高拱仍舊供職俾其益紓

思蓋光贊新政不惟國家待大臣之體亦足見 皇
上知人之明始疑而終悟當與成王之郊迎周公漢
昭之信任博陸後先相望矣如以申明職掌爲閣臣
之罪則乞將臣等與拱一體罷斥庶法無獨加而人
皆知儆矣疏上乃捏一旨云卿等不可黨護負國付
徐爵封入內票發出蓋以見衆無本者公論不與我
也獨有本者彼尚從厚前事非已出也不惟掩飾已
事且以歸過於君抑且以事歸馮保脫後日有禍令
保當之今即解使去已而保猶不之悟也 上旣在
幼保文理不通黨護負國豈保所能言者蓋止知自
飾而不知蹤跡之露翻有不能掩者也次早予辭朝
即行荆人來顧曰我爲公乞恩馳驛行予曰行則行
矣何馳驛爲且諷之曰公必不可爲此獨不畏黨護
負國之 旨再出耶荆人曰公到底只是如此然彼
非爲我蓋作門面使天下以爲我行非出彼意故雖
厲色力止而彼竟上疏不令予知也語竟予遂行不
備威儀覓一騾車載以行道路之人見之多流涕者
又一本昨該原任大學士高拱欽奉 聖諭回籍閑
住查得舊例閣臣去任 朝廷每每優加恩禮今拱
旣奉 旨閑住臣等未敢冒昧請乞但拱原籍河南

去京師一千五百餘里家口重大不得一馳驛而去
長途跋涉實爲苦難伏望 皇上垂念舊勞不遺簪
履特賜馳驛回籍在拱感荷 皇上高厚之恩在
朝廷猶存待輔臣之體臣等同官亦爲榮幸未敢擅
便謹題請旨奉 聖旨准馳驛去至真空寺有親故
以飯相送者予下車見一吏持文書隨入予問何人
是何文書吏云此老爺馳驛勘合也張爺已票旨准
馳驛矣本部即寫勘合伺候待 旨下即送上也予
笑曰安知 上之必准乎安知再無黨護之說乎而
豫寫勘合以來則其理可知矣夫欲上本救我則上

紀錄彙編卷之百九十八

三十六

三十七

本救我欲言黨護負國則言黨護負國欲乞馳驛則
乞馳驛欲准馳驛則准馳驛俗言又做師婆又做鬼
吹笛捏眼打鼓弄琵琶三起三落任意搏播弄 君
父於掌中乃至此也拱乃比嚮祝曰吾 皇雖幼然
聰明天縱出尋常萬倍願天地鬼神 祖宗 先帝
之靈益加啓發早識奸謀勿使爲 社稷之禍拱雖
萬死亦甘心祝畢遂出登車魏確菴云不可既有
命馳驛公安得如此行予悟謝曰吾知荆人所爲故
不用也然既稱 君命則安敢不受遂乘傳行是時
大學士高南宇在病間聞予去大驚因嘔血三日而

死人情洵洵科道官各具本欲言荆人乃只稱病不
出科道以閣中無人姑待而荆人出則即語科道曰
今後內邊事不要說他衆方觀望而荆人已上揭帖
考察百官既 命下則科道皆聽處分誰敢聲言於
是但異已毫髮者悉去之一網打盡而留者又示恩
以收之且既經一翻風雨人皆以見留爲幸而前事
不復說起而彼則引用奸黨布滿 朝廷盡反我所
行之事笑吟吟掌定三台印裏迎外合挾 天子以
令諸侯乾坤世界任其翻弄無復誰何之者而予歸
即深居避咎不復聞知之矣予既歸客有過知其事

紀錄彙編卷之百九十八

三十七

者問曰方科道欲有言攻張時公亦可以復此怨乃
力爲之解今乃卒爲所謀以歸得無悔乎予曰吾何
悔使我當時爲和解取容今爲所賣則悔也然我彼
時爲 先皇病篤恐苦 先皇心故寧受吞噬而不
敢以此戚 先皇也今吾順以送 先皇終而曾未
敢苦其心則吾本心已遂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悔之
有

毒害深謀

萬曆元年正月十九日早朝 上出乾清宮門見一
內使趨走周章左右執之搜檢則無鬚男子假內使

巾服者也問其名曰王大臣本名章龍問何自來曰自總兵戚繼光所來時內閣張居正聞知急遣人密謂保曰柰何稱戚總兵禁勿復言此自有作用可借以誅高氏滅口隨票旨着馮保鞠問追究主使之入保於是使人以二劍一刀置王大臣懷袖中而自下厥鞠問閉戶屏左右密語王大臣曰汝只說是高閣老使汝來刺朝廷我當與汝官做未享富貴王大臣在獄與人言隨屬一心腹夥長辛儒賞銀二十兩使與王大臣朝夕同處共其飲食致美而教之誣高閣老使行刺事儒遂與王大臣淫狎款厚教之使熟記待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八

三十八

審時而又教之誣稱高閣老家入李寶高本高來與同謀於是保遂差廠校五名飛去河南新鄭縣挈高家人蓋欲硬成其事也而居正又上本令追主使者是時朝官及閭巷小民莫不洶洶駭愕痛恨不平然莫知所措而居正以天官楊博必與已同心遂密謀於博曰此事當何如處博曰此事關係重大若果爲之恐惹事端且大臣人人自危似乎不可居正面赤意沮不懌博與臺長葛守禮同年相厚密以此情語葛葛又與同寮僉堂陳省厚間以語之而省乃居正之幕賓也當奔告居正居正以博洩已意遂深恨之

乞致其去云又太僕卿李幼滋者居正之鄉人至厚者也時方病注門籍乃強起造居正謂曰公柰何爲此事居正曰何謂我爲幼滋曰朝廷掣得外人而公即令追寃主使之入今廠中稱主使者即是高老萬代惡名必歸於公將何自解居正強應之曰我爲此事憂不如死柰何謂我爲之蓋居正雖飾辭以荅而意不回持獄情甚急時科道官各具本欲明其事而畏居正不敢上乃刑科衆給諫相與議曰此事關我刑科若無一言遂使國家有此一事吾輩何以見人於是具本欲將王大臣送出法司審問而赴朝

紀錄彙編卷之二百九十八

三十九

房曰於居正居正力阻不許上第云事已成矣柰何科道官意不已連候五日自朝至暮不得請而御史鍾繼英上疏暗指其事而不明言居正大怒票旨令回話然見有人言恐復有繼之者頗懷籌慮乃祈籤於午門關聖廟中得籤曰纔發君心天已知何須問我決嫌疑願子改圖從孝弟不愁家室不相宜解曰所謀不善何必禱神宜決於心改過自新雖神告甚明而居正意已決尚不轉移遂令錦衣朱希孝等入廠同審是日方晴霽既入廠忽風沙大作黑霧四塞人對面不相識衆皆駭懼辟易又雨雹不止有東廠

理刑官白一清者謂二問官千戶曰天意若此可不畏乎高老係顧命元老此事本無影響而強以誣之我輩皆有身家妻子他日能免誅夷之禍耶二君受馮公公厚恩當進一忠言爲是况王大臣言語不一而二君所取招由乃言歷歷有據是何所據二問官云此四字是張閣老親筆改的白曰汝當死矣東廠機密獄情安得送閣下改乎汝若言此則其說長矣乃二問官竟不爲言既二十刻餘天氣稍開明遂提出王大臣會問故事廠衛問事必先加刑於是將王大臣決十五板大臣大言曰原說與我官做永享富

紀錄彙編卷之百九十八

四十

貴如何打我馮保即問曰是誰主使你來大臣瞪目仰面曰是你使我來你豈不知却又問我保氣得面色如土又強問曰你昨日說是高閣老使你來刺朝廷如何今日不說大臣曰是你教我說來我何曾認得高閣老於是朱希孝恐其盡說隱情即厲聲曰這奴才連問官也攀扯一片胡說只該打死老公公不必問他遂罷審而馮保既已爲此必求其遂入宮猶以高老行刺事奏於上有一近侍太監殷姓者年七十餘亦即跪奏曰萬歲爺爺不要聽他那高閣老是箇忠臣他如何幹這等事他是臣下來行刺

將何爲必無此事不要聽他隨顧謂保曰馮家內中列者相呼以萬歲爺爺年幼你當幹些好事扶助姓曰某家云萬歲爺爺如何幹這等事那高鬍子是正直忠臣受顧命的誰不知道那張蠻子奪他首相故要殺他滅口你我是內官又不做他首相你只替張蠻子出力爲何你若幹了此事我輩內官必然受禍不知死多少裡使不的使不的保大沮出而太監張宏亦力言其不可保知難行即差人報居正曰內邊有人說話事不諧矣蓋科官請命之第六也居正知事不濟乃即語科官曰此事我當爲處只不妨礙高老便了

紀錄彙編卷之百九十八

四十一

你每不必上本罷蓋恐一人言之衆必有和之者翻出底蘊便難收拾故只力以不必上本爲言也而科官既知不礙高老則亦安心而不復上本矣而鍾繼英回話本上衆謂叵測而居正以爲英明說此事今既不行若甚罪之恐露出本情乃止罰俸半年而是時人情不平之甚恐尚有言其事者乃因御史曷嵩韓某劾尚書譚綸遂票旨並吏科都給事中雒遵皆降調外任蓋雖前此曾劾綸已有旨矣而今仍追降罰之蓋借以威衆使不敢再有言耳此是二月十九日事二十日夜始將王大臣送法司然已中毒啞

不能言至二十一日三法司同審更不問所以王大
臣亦無一言當將處決了事而科道被其威劫亦更
不復敢言矣居正乃遂改換面目向人曰高老事幾
乎不免我爲他憂愁晝夜不能寢食吐血若干鬚白
了若干今纔救得下也又寫書南都及四方之人皆
以救高老爲功初時人亦惑之及後漸漸所爲盡露
皆有證據人始知其端的以爲毒哉居正高老平日
何等厚你乃與馮保同謀矯詔傾陷奪其位既奪其
位而又中以奇禍遂欲族誅以滅口自古險邪忍狠
未有如此者也又以爲奸哉居正既借馮保以殺人
而又賣馮保以自飾使有日事發又必將推與馮保
而仍自下手以明其不然也試待看之必有信然者
矣

紀錄彙編卷之三九一八

四十二

病榻遺言二卷

安徽巡撫
採進本

明高拱撰拱有春秋正旨已著錄是編備述與張
居正先後構隙之端一曰顧命紀事二曰矛盾原
由三曰毒害深謀以史考之亦不盡實錄

國朝名世類苑四十六卷

(一)

〔明〕凌迪知輯

中國人民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年

刻本

國朝名世類苑序



吳興凌大夫燕居取 本朝名

臣著稱籍甚者彙次之題曰名

世類苑乃馳一介之使奉咫尺

之書屬序於司勳氏余展卷而

覽其凡例先之以姓氏爵里系

卷之

卷之

卷之

以論贊次之以嘉言善行門分

類別何嚴也再覽其引用諸書

上自

御製下及群賢文集列省通志

埤官野史何博也附以遜國何

公也余延作而嘆曰十朝人物

悅接一堂懿範猶存流風未泯
何盛也粵稽孟軻氏之言曰五
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
世者是以皋夔稷契亮工於唐
虞之代伊傅姬召熙績於殷周
之時兩漢六朝以迄唐宋由此
其選也書載九官之命詩歌多
士之寧孰不感會於風雲乘時
於鱗翼若元愷挺淑於帝裔中
甫誕神於崧嶽天之生斯人也
抑豈徒哉俾佐命立德翊運恢
功徇烈不朽垂名聲於無窮者

也 明興肆我
太祖高皇帝天縱神武士藉寵
靈戈鉞所向掃腥臊穢旌麾所
指格蠹還驕一十六載海宇廓
清乾坤底定雲霧悉披日月重
朗虜毋猾夏華不淪夷課功滅
五登三詎止邁漢軼唐而已哉
由是安蒲拾乂制策登良文武
並用智勇響臻中山岐陽諸臣
咸以鴻漸之羽困於燕雀乃拔
足羊豕而功晞竹帛倭起鼓刀
而志膺珪組遇其時也蓋有憑

軾而下齊脫軾以定鼎者矣靖
難之餘吉水永嘉輩始銷鏑談
儒息馬論道殷邦甫遷胡烽未
戢攝理萬機實維三楊亡何而
闡啓土木之釁遺

上平城之憂非賴干城鑒與幾

卷之六

天序

中

卷

不返矣迺後閉關以謝西域排
闥而擁南城並貪天功終獲顯
戮惜哉

憲孝之朝海內寧謐興于化理
經緯國典潤色鴻猷長沙有開
閣之風關洛偁大雅之什

世宗繼序稽古禮文摘藻接天
家握珠而戶懷璧矣屠維執徐
之歲彬、郁、得人為盛焉足
以名當世而詔來葉者也凌氏
茲編大都祖吾學而宗自警循
春秋因乎魯史子長昉於呂覽
至乎引用之博殆獲金匱之秘
藏采實書於列國者也信而微
婉而脩矣嗟乎儒有今人與居
古人與稽矧聞而知之且身親
見之可無思齊李杜附節子臧
者哉則各從其類矣此大夫之

惠也大夫名迪知字穉哲嘉靖
丙辰進士官繕部員外郎去
萬曆三載歲在乙亥
賜進士尚書吏部郎 敕命雲
南憲使安定皇甫汈子循撰

名世類

序



未

序

國朝名世類苑序



維 皇累葉景運休明

聖神繼體英臣良弼際風雲而依
日月者層疊鱗布濟乎皇乎龍
車鳳姿之士鴻流駿匹之儔盈卷
累牘莫能盡書予臣十亂之屬抑
何寡、奚之專美哉然名雖散是代
寡全文或以琬琰成編或以經濟令
懷或以理學纂輯或以言行蒐羅
合之雜選而不倫離之泮渙而無統
舊冊新篇紛紜互見今賢修哲易
衍錯陳稗氏虞官何闕金馬街談

卷說徒取蠹魚者矣惟鄭端簡公
吾學之編網置羣彥涵色鴻圖漁
獵衆聞親摹史漢特占美矣焉
患無傳特其勢尚阻於擗牙辭或
傷於隱諱搃攬僅資乎博識條分
未擇於品流所謂既升司馬之堂
亦在董狐之筆者也

庸年逢變治後大夫之後乘初三
幸之末議林居於菴耳目滋多
爰集諸書謬為品目手雖黃而玉
去躬鉛槧而旦夜上邇
高唐之幸興下迄

肅皇之猷代斷自十朝歷逾二百匪
云充棟但紀名流亦公碩楠并庶
僚而不遺鉅帙博詞兼徵文而益
源助本固混科綴并如首載姓名
爵里以詳其人後系贈諡贊辭以
定其議而後五綱陳自條理燦然綱
凡者尤自則若子始明德以愆其端
終治平以畢其事匠厥身心施于
名政盛德大業備於是乎筆札
集更星紀屢易寧芳摺腹文或
嘗年割裂聚散集翠力抑殫
於編緝書成凡四十六卷乃命曰

國朝名世類苑云嗚呼避國孝賢
志濟金石人代紛邈公論昭明溝
瀆之諒誠未免乎匹夫 廟堂之議
已不廢其臣節况

成祖 仁皇既愍其死而

肅 莊遺詔盡雪其忠去之乃出

於無名探錄何姪中清羅若夫

世穆二廟以迄於今不慙之老

論未定於益棺靈光者流望猶

殷乎束帛昭而不收以俟君子蓋

述而不作也庶幾改易舊聞我

則不敢是編也非敢擬立言之撰

著亦以便後學之矜式云爾

萬曆乙亥十一月吳興凌迪知序



凡例

一是編啓於洪武迄於嘉靖凡十朝

一是編采名臣嘉言善行昭於耳目者摘粹分類據舊入編不敢自述

一名臣諸錄各自列名凡年代履歷皆因文潤色條分級附未嘗立傳鄭端簡略倣史傳稍爲蒐輯竊名臣中或以節行標或以勲業顯或以理學稱或以忠烈著或以文學鳴濟濟皇皇爲世所矜式今摘其言行以類而編庶便觀覽

一名臣俱本於月湖楊氏廉名臣錄理學名臣錄

各世類苑

不序

三十五

海鹽徐東濱咸近代名臣錄鄭端簡曉名臣記常熟沈鈞玄應魁名臣新編各錄未有者竝未敢入一是編先紀名臣姓氏爵里贈諡歷官履略爲四卷次摘取嘉言善行分類立門爲四十二卷題曰名世類苑

一履略四卷約人品相類事蹟相同立朝相近者萃爲一列各系以贊總結以論約以吾學編爲準間有參附者以類而從蓋亦景行前修式昭后學焉爾

一名臣各錄俱述正德以前嘉靖間歷四十五祀



英賢輩出然有忌于時而不敢名言扭于言而不敢取入者甚多以是議尙未定不佞際

熙時無避諱姑以已見僭取熊公決等三十一人附之于後非敢妄議亦天理人心所不容泯也第聞見寡陋遺缺者多尚有俟於後之君子

一名臣琬琰錄姓氏間有與前錄不同者然既曰名臣亦當併入故其言行有可采者亦照編分列而首卷紀略中則另書于後不敢紊舊序也

一國朝彥俊雲興而直言犯諫之士尤嶙峋不絕其奇言偉行雖有可書然舊錄未編入名臣者不

各世類苑

不序

三

王陽明

敢僭附俱載名賢環異集中

一遜國諸臣輯名臣錄者俱不敢載不佞以彼皆忠義臣也而數奇若是甚可愍焉其皎皎大節僅載歷史不入全錄何以崇賢而勸後也噫彼固待時也昔

文皇帝亦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

仁皇帝又曰方黃輩皆忠臣大哉王言後世固無得而諱也況鄭端簡已編爲遜國記今

天子又詔中外搜求遜國諸臣事蹟表式厥里以昭後世固盛舉也不佞故敢同名臣分編而首卷姓

氏紀略中則另書于後不敢紊舊序也

一宋趙善璵氏以名臣言行分類成書名曰自警編是編固宗其意也第自警編先之以學問是矣遺周程張朱而首及范質質背周從宋其所學可知矣而乃書之引首其取與襍矣何以詔后是編本大學明德新民修身齊家治國之訓故先之以資稟學問操修齊家接物事君以及政事是爲綱也綱凡有九其目則若干覽者細考之

一近代名臣姓字已列而言行尙有未及書者無全書也當有俟焉

名臣類考

卷一

三

忠貞堂

一名氏各有贊詞雖間出已見然一本於名臣錄若近代諸臣贊自傳誌碑記中出亦不敢專也靖難諸臣雖併書入然贊亦未盡述者以原書未備耳

一名臣言行皆摘書其粹至於謹論忠言犯顏批逆條陳利弊有益國家者雖繁不厭

一門類中各述其事之相同不可他移間有互見者亦只具事因以示原委固非傷于同也

一是編國家大事體名臣大關節俱已備述而片言瑣事亦不敢遺者以君子之一言一行皆可師

法故爾

一名臣俱據先達定議照編列書故於姓氏履略外復述目錄中以示有所本也然其間亦有瑕疵可指未宜綴入者不佞未學晚進惟述成書不敢去取觀者當自審焉

一名臣有稱諡有稱號有稱地有稱字有稱官有稱名者非無別也蓋稱所習聞如劉文成或稱伯溫或稱誠意王文成或稱陽明之類是矣中有未經請諡稱官與號稱諡之下間又書名者欲學者易于觀識爾

名臣類考

卷一

四

忠貞堂

一名臣言行赫奕于時固多集入然偶致遺落緣未得其全爾他日尙當博採以增其所未備也

一履略分爲三十五列非論品也大略從世代編次而又以軌蹟相同故稍爲次第先後若謬詮甲乙則吾豈敢

一是編雖曰類書然昔人謂讀出師表而不隕涕者非忠臣是前者迺後之鏡也故先之以姓氏使後學知其入繼之以言行使後學考其實一代英賢法戒具存覽者當自得之

一先儒有曰莫爲於前雖美弗彰莫爲於後雖威

弗傳名臣言行已編錄矣而其先德之發祥後人之繼響不可泯也故於諸臣之先後間有摘書其一二者然亦出自成書非漫寫去取

名臣言行錄

大正

幸

六十四

凡例

引用書目

高皇帝御製文集

皇明本記

奉天靖難記

天潢玉牒

皇明祖訓

御製大誥

皇明聖政記

國初事蹟 金華劉宸著

國初禮賢錄

大明一統志

皇明朔運錄

平吳錄

三朝聖諭錄

皇明經濟錄

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開國忠臣錄 定遠黃金輝

建文遺蹟

遜國忠臣錄

革除遺事

皇明名臣錄 蕭陽彭

皇明名臣言行錄

豐城楊康輯

皇明名臣言行全錄

常熟沈應奎輯

皇明近代名臣錄

海鹽徐成輯

皇明名臣琬琰錄

皇明理學名臣錄 楊康輯

革朝遺忠錄

九朝登記 姑蘇祝允明著

正統臨戎錄

剪勝登聞

吾學編

徵吾錄 鄭曉著

今言

皇明憲章錄 武進薛應旂

龍飛錄

國朝典故輯遺

損齊備忘錄	夏邑梅純著	壬午賞功錄	姑蘇都穆著	殿閣詞林記	滿圻廖道南著	殿閣詞林續記	黃佐同康道南著	內閣行實	豐城雷禮著	碩輔實鑑	雷禮著	燕對錄	長沙李東陽著	孤樹哀談	建安李默著	大學衍義補	瓊山丘濬著	傳信錄	順德梁億著	密勿稿	東萊毛紀著	餘冬稿	彬何孟春撰	菽園禠記	崑山陸容著	天順目錄	南陽李賢著	水東日記	崑山葉盛著	可齋日記	安福彭時著	艸木子	龍泉葉子奇著	震澤長語	姑蘇王鏊著	病逸漫記	太原王瓊著	寓圃禠記
綠雪亭禠記	清江敖英著	困知記	太和羅欽順著	琅玕漫抄	姑蘇文林著	北征錄	新淦全初著	懸笥瑣綴	姑蘇劉昌著	青溪暇筆	金陵施福著	否泰錄	永新劉定之著	古今識鑒	鄭表忠撰著	王文恪公筆記	呆齋錄	劉定之著	出使錄	海涵萬象錄	明州黃潤玉著	復齊日記	許治著	蓬軒類記	姑蘇王煒著	雙溪禠記	郊外農談	日詢手鏡	瓔綴錄	太和尹直著	西湖塵談錄							

豆齋閒錄	莆田宋端儀著	庚巳編	姑蘇陸燾著	楓山語錄	蘭溪章懋著	畜德錄	四明陳沂著	百可漫志	閩中陳彙著	閒中今古錄	四明黃溥著	客座新聞	長洲沈周著	蘇談	吳郡楊循吉著	仰山腔錄	江右闕文著	枝山前聞	長洲祝允明著	駒陰冗記	古番闕莊著	中洲燈記	鄞縣程文憲著	西樵燈記	吳郡侯甸著	辛登彙記	吳郡伍繼高著	近峯閑錄	吳郡皇甫錄著	馬瑞肅三記	馬文升著	蓉塘詩話		藝苑危言	寧鄉王世貞著	吳中往哲記		梓吳		明興禠記	古邨陳敬則著	忠烈編	瓊山丘濬著	雙槐歲抄	南海黃瑜著	平交錄	靈寶許進著	平番始末	楊文敏公年譜	雲中記變	治世余聞	褒忠錄	懷麓堂稿	李東陽著	金獻彙言	皇明文範	四明張時徹著	皇明文衡	休寧程敏政著	皇明文則大成	吳興慎國雅錫山顧起綸選	木鐘堂國琛集	烏程唐樞著	宋潛溪集	浦江宋濂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楊東里集	太和楊士奇	遜志齋集	寧海方季孺著
楊文敘集	建安楊榮著	吳康齋集	崇仁吳與弼著
王抑菴集	太和王直著	陳白沙集	新會陳獻章著
劉古直集	青先劉明著	彭從吾集	莆田彭韶著
何椒丘集	廣昌何喬新著	楊文懿集	鄞楊守陳著
瓊臺集	丘濬著	淙稿	巴陵楊一清著
王侍制集	金華王律著	制府小稿	楊一清著
吳匏菴集	姑蘇吳寬著	程篁墩集	程敏政著
姚東魯集	慈谿姚鎮著	張東白集	南昌張元禎著
林見素集	莆田林俊著	羅一峯集	永豐羅倫著
能峯集	葉城石璽著	圭峯文集	太和羅玘著
挑溪集	台州謝鐸著	楊文恪集	楊廉著
息園集	金陵側璫著	柴墟集	海寧儲璫著
空同集	大梁李夢陽著	容春堂集	錫山邵寶著
薛文清集	河東薛瑄著	王氏家藏集	河內王廷相著
康對山文集	武功康海著	何大復集	信陽何景明著
林東城文集	泰州林春著	張文定集	四明張邦奇著
周恭肅集	松陵周用著	王羨陂集	關中王九思著
朱凌溪集	寶應朱應登著	王夢澤集	楚王廷陳著
王文成全書	餘姚王守仁著	傳習錄	王守仁著

羅念菴集	吉水羅洪先著	霍文敘集	南海霍韜著
楊升菴集	新都楊慎著	袁永之集	如蘇袁表著
馬西玄集	關中馬汝驥著	遵巖文集	晉江王慎中著
五嶽山人集	吳門黃省著	張龍湖集	茶陵張治著
楊忠愍集	保定楊繼盛著	皇甫少玄集	長洲皇甫汸著
鄒東郭集	安福鄒守益著	沈青崖集	山陰沈鍊著
唐荆川集	武進唐順之著	存筍稿	右輔王維禎著
蔡汝濱集	寧晉蔡騷著	潘笠江文集	上海潘恩著
滄溟文集	臨城李攀龍著	何翰林集	松江何良俊著
薛孝功集	鳳陽薛蕙著	震澤先生文集	姑蘇王鏊著
祝京兆集	姑蘇祝允明著	莫越通	烏程唐樞著
惜陰集	吳興顧應祥著	鳳笙閣簡抄	吳興凌約言著
見素奏議	莆田林俊著	唐漁石奏議	蘭溪唐龍著
鄭淡泉奏議	鄭曉著	浙江通志	
山東通志		江西通志	
湖廣通志		四川通志	
廣東通志		陝西通志	
山西通志		雲南通志	
貴州通志		中都志	
河南通志		常州府志	

廣平府志

福建通志

湖州府志

西湖遊覽志

承天大志

三關志

三輔皇圖

大名府志

太平人物志

名臣姓氏總目

楊月湖廉名臣言行錄 七十一人

魏國徐武寧王達 鄂國常忠武王遇春

曹國李武靖王文忠 衛國邵武順王愈

信國湯襄武王和 西平侯沐昭靖王英

叅政趙國胡武莊公大海

武定侯郭威襄公英 誠意伯劉文成公基

學士承旨宋文憲公濂 御史中丞章公溢

侍制王忠文公律 尚書吳文節公友雲

叅政陶公安 祭酒宋文恪公訥

大學士朱文恪公審 少師蹇忠定公義

少保夏忠靖公原吉 尚書胡忠安公漢

叅議解公籍 祭酒胡公儼

左都御史顧公佐 少師楊文貞公士奇

少師楊文敏公榮 少師楊文定公溥

少保黃忠宣公福 襄城伯李公隆

都督山襄毅公雲 祭酒陳公敬宗

尚書魏文靖公驥 僉都御史魯公穆

副都御史吳文恪公訥 尚書軒公觀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 尚書陳節愍公洽

英國張忠烈公輔	尙書鄭忠肅公塋
尙書王忠簡公佐	侍郎曹文忠公鼎
少保于肅愍公謙	昌平侯楊武襄公洪
平江伯陳恭襄公瑄	尙書周文襄公忱
知府況公鍾	尙書年恭定公富
左都御史陳僖敏公鎰	尙書王文端公直
祭酒李忠文公時勉	僉事陳公祚
尙書王忠肅公翺	侍郎薛文清公瑄
侍講劉忠愍公球	侍郎廖忠敏公莊
知府劉公實	康齋先生吳公與弼
少保李文達公賢	侍郎劉文安公定之
少保彭文憲公時	侍郎楊文懿公守陳
侍郎林公鶴	御史鍾恭愍公同
尙書崔莊敏公恭	尙書李襄敏公秉
尙書王莊毅公竑	尙書姚文敏公夔
侍郎葉文莊公盛	右都御史韓襄毅公雍
尙書余肅敏公子俊	僉都御史楊公繼宗
布政使陳恭愍公選	修撰羅文毅公倫

徐東濱威名臣後錄	七十六人
侍郎章恭毅公綸	尙書林莊敏公聰
尙書項襄毅公忠	尙書程襄毅公信
尙書原襄毅公傑	尙書周文安公洪謨
少保商文毅公幹	都御史朱恭簡公英
太師王端毅公恕	知府岳文肅公正
布政使夏公負	定襄伯郭忠武公登
尙書黃公綬	尙書陳康懿公俊
太保劉文和公翊	太師馬端肅公文升
少保秦襄毅公紱	僉都御史高公明
都督同知王公信	都御史鄧襄毅公廷瓚
少保丘文莊公濬	尙書何文肅公喬新
尙書耿文恪公裕	按察使楊公瑄
知府張公寧	尙書彭惠安公韶
尙書周文端公經	尙書張莊簡公悅
侍郎黃文毅公孔昭	侍郎張公元積
尙書章文懿公懋	尙書韓忠定公文
尙書吳文定公寬	祭酒蔡公清
都御史王公雲鳳	侍郎儲文懿公燾
尙書王文莊公鴻儒	庶吉士鄒公智

尚書劉忠宣公大夏	尚書倪文毅公岳
都御史張簡肅公敷華	都御史戴莊簡公珮
侍郎謝文肅公鐸	尚書林文安公瀚
尚書許襄毅公進	尚書雍公奉
少師劉文靖公健	少師李文正公東陽
少傅謝文正公遷	少傅王文恪公鏊
少傅劉文肅公忠	少保石文端公珪
少師楊文襄公一清	尚書陳公壽
尚書林貞肅公俊	尚書孫榮僖公交
尚書喬莊簡公宇	尚書邵文莊公實
尚書吳清惠公廷舉	尚書彭襄毅公澤
少保席文襄公書	尚書胡端敏公世寧
尚書李康惠公承勛	新建伯王文成公守仁
尚書梁端肅公材	尚書傅文毅公珪
尚書羅文莊公欽順	都御史孫忠烈公詮
副使許忠節公達	御史陳公茂烈
寺丞黃公章	檢討陳公獻章
郎中莊公杲	給事中賀公欽
布衣陳先生真辰	敬齋胡先生居仁

徐東濱咸名臣續錄 四十八人	
少保楊文忠公廷和	大學士梁文康公儲
大學士蔣文定公冕	大學士毛文簡公紀
尚書楊文恪公廉	侍郎羅文肅公玘
尚書胡康惠公富	尚書陶恭介公琬
尚書王恭襄公瓊	尚書林公廷玉
尚書黃簡肅公珂	尚書李公克嗣
布政使楊公子器	尚書王康毅公憲
右都御史俞莊襄公諫	尚書毛文簡公澄
尚書方簡肅公良永	侍郎何公孟春
按察副使李公夢陽	尚書朱恭靖公希周
侍郎劉端毅公玉	尚書伍公文定
尚書章恭惠公拯	侍郎楊公果
尚書張恭簡公潤	大學士張文忠公孚敬
大學士桂文襄公萼	尚書霍文敏公韜
左都御史王肅敏公廷相	
侍郎何公塘	祭酒魯公鐸
侍郎崔文敏公統	侍郎呂文簡公樞
太僕邵康僖公銳	府尹陳公鼎
尚書韓公邦奇	尚書劉公天和

侍郎寇公天敘	副都御史張公欽
知府宋公以方	左都御史屠簡肅公僑
侍郎劉公源清	副都御史朱公裳
修撰舒公芬	錦衣指揮牛公斌
都督王公佐	都督梁公震
都督馬公永	
鄭端簡公曉名臣記	增五十二人
號國俞忠烈公通海	蔡國張忠毅公德勝
梁國趙武莊公德勝	泗國耿武莊公再成
永義侯桑公世傑	
名世類苑	不目錄
太師丞相韓國李公善長	三十一
太子太保穎國傅公友德	
靜誠陳公遇	祭酒樂公詔鳳
祭酒劉公崧	祭酒陶公凱
太子少保唐公鐸	尚書郁公新
尚書唐公同	尚書開公濟
大學士吳公伯宗	大學吳公沅
學士劉公三吾	河間張忠武王王
東平朱武烈王能	漳國鄭忠毅公亨
鄆國薛忠武公祿	鄆國宋忠順公晟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	少保黃文簡公淮
少師胡文穆公廣	少保金文靖公幼孜
太保高文義公穀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
尚書宋公禮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
少師金忠襄公忠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
尚書郭公璉	武功伯徐公有貞
都御史羅公通	少保馬恭襄公昂
太子少傅劉節愍公儁	侍郎段公民
太子少保樊清簡公瑩	都御史熊莊簡公禱
太傅徐文靖公溥	侍郎錢文肅公習禮
名世類苑	不目錄
太子少保鄒文敏公濟	侍郎劉文介公儼
尚書王文忠公英	太保尹文簡公旻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	咸寧伯王襄毅公越
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	尚書王恭毅公鼎
大理卿夏公時正	
沈鈞玄應魁名臣新編	增二十四人
尚書畢公亨	東丘侯花公雲
高陽侯韓公成	丹陽男孫公炎
國子監博士王公紳	樂浪公濊公真
侍郎曾公魯	學士曾公格

侍郎董公倫	知府陳公瑾
按察使周公新	知府劉公子輔
按察使陳公諤	侍郎劉公季荒
大理寺卿虞公謙	尚書張公本
少詹事劉文恭公鉉	監察御史練公綱
尚書黎文僖公淳	按察副使毛公吉
尚書程公敏政	按察副使何公景明
國子監博士徐公禎	御史部郎中薛公惠
擬增嘉靖間名臣三十二人	
尚書熊恭肅公浹	尚書姚公鍊
太子少保唐文襄公龍	太子太保張文肅公治
太子太保周恭肅公用	尚書翁公萬達
少保許文簡公讚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
太子少保鄭端簡公曉	少保蔣恭靖公瑄
尚書張文定公邦奇	侍郎董公屯
尚書馬文簡公汝驥	侍郎王公道
太常卿魏恭簡公校	學士羅文恭公洪先
侍郎鄒文莊公守益	參政王公慎中
郎中林公春	都御史楊忠節公最
尚書曾襄愍公銑	大理寺丞楊公爵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繼盛	
光祿少卿沈公鍊	學士楊公慎
尚書顧公璘	侍郎吳公倫
按察使高公叔嗣	翰林待詔文公徵明
太保周武襄公尚文	都督沈公希儀
遜國忠臣摘輯八十二人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	尚書齊公太
太常卿黃公子澄	御史大夫練公子寧
尚書鐵公鉉	尚書陳公迪
尚書桑公昭	侍郎張公易
長史葛公誠	尚書張公統
侍郎黃公觀	侍郎郭公任
御史尹公昌隆	侍郎陳公植
侍郎胡公子昭	御史大夫景公清
都御史茅公大芳	都御史陳公性善
大理少卿胡公閏	太常少卿廖公昇
太常少卿盧公原貞	大理寺丞彭公與明
修撰王公叔英	修撰王公良
編修程公濟	紀善周公是修
給事中黃公鈺	給事中龔公太

附名臣琬琰錄姓氏

陝國郭宣武公子興 江國吳襄烈公良

蘄國康武毅公茂才 縉雲伯胡公深

侍郎范公理 南山先生黃公潤玉

少詹事柯公潛 太常卿王公猷

都御史艾公璞 涇國武勇蔣公貴

侍郎馬公諒 伏羌侯毛武勇公忠

太子少保張懿簡公鵬忠誠伯茹公瑞

太子贊善梁公潛 副都御史戚公頤

茂國李剛毅公彬 夏國顧武毅公成

濟國陳武靖公懋

少師荏平伯尚書吳榮襄公中

尚書古公朴 定遠沐忠敬王晟

都御史向公實 尚書趙公翊

右都御史王公彰 侍郎陳公瓌

尚書魏公源 尚書柴公車

僉都御史凌公晏如 侍郎章公敘

春坊諭德林公誌 尚書黃公宗載

右都御史熊公槩 司業吳公溥

知府周公濟 知府李公驥

尚書張公鳳 侍郎孔公文英

尚書劉公廣衡 學士曾鶴齡

大理卿王公宇 侍郎俞公山

尚書侯公璉 尚書楊公寧

都御史張公楷 侍郎吳公寧

副都御史羅公亨信 侍郎焦公宏

副都御史程公富 尚書郭公敦

侍郎李公紹 郎中詹菴彭先生勗

少保閔莊懿公珪 大理卿陳公恪

光祿卿馬公理

名世類苑目錄

資稟類

蚤慧

敏達

志向

識見

謀猷

器量

學問類

著述

文學

理學

儒行

操修類

正心

誠實

檢身

謹默

謙讓

敬慎

好生

鎮靜

不目錄

練達

端方

齊家類

孝友

接物類

教子

厚倫

教育

樂善

厚德

交友

箴規

出處類

出處

恬退

患難

壽考

令終

事君類

際遇

忠愛

忠義

忠節

忠勇

弼治

講讀

憂勤

薦賢

用人

識鑒

崇文

飭武

使命

建言

諫諍

忠鯁

直諫

剛直

節槩

定力

剛嚴

崇正

公正

持正

扶正

察奸

德望

威望

定變

勘亂

諛抑

政事類

政績

才略

利獎

恤下

不目錄

處事

得民

官制

財賦

漕運

茶鹽

屯田

教荒

禮制

祀典

曆證

習尚

兵略

形勝

鎮

夷情

備禦

馬政

獄訟

水利

不目錄

神異

神識

評論

豪俠

恢諧

瑕疵

定數

目錄

國朝名世類苑卷一

姓氏履畧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

上海後學秦嘉樞少說甫

一 開國文武元功七人

中山徐武寧王達直隸鳳陽人開國累功仕至左柱國太傅中書右丞相魏國公卒贈中山王諡武寧配享廟庭子輝祖嗣增壽以靖難封定國公今嗣二公王爲人言簡慮精當提兵時令出不二諸將敬若神明受命而出功成而旋不自矜伐至於封姑蘇府庫置胡官美人財寶無取婦女無所愛可謂忠

志無疵昭光天日者也

開平常忠武王遇春直隸懷遠人開國累功仕至太保中書右丞相鄂國公卒於軍追封開平王諡忠武配享廟庭子茂封鄭國公安置次昇靖難國除嘉靖中昇裔孫嗣懷遠侯

王謙慎不矜有功無過運籌決勝不學而能其從大將軍謹聽約束及秉鉞專征卽能節制將校所向克捷由其智識明而神力雄故施之得其宜也岐陽李武靖王文忠字本思直隸盱眙人開國累功仕至大都督府左都督曹國公卒追封岐陽王諡武

靖配享廟庭子景隆靖難國除嘉靖中裔孫嗣臨淮侯

王

高帝姊子也器量沉闊人莫窺其際臨敵蹈厲奮發遇大敵膽氣益壯夫以肺腑之親攀風雲之會東征西討所向輒克五出漠北深入不毛殘胡竄匿獸駭鳥散雖李靖之擒突厥介子之斬樓蘭茂以過也家居恂恂若儒生賦詩雅歌有祭征虜之風詩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岐陽有焉

寧河鄧武順王愈直隸虹縣人開國累功仕至衛國公卒贈寧河王諡武順配享廟庭子鎮改封申國公國除嘉靖中裔孫嗣定遠侯

王器宇宏偉沉毅剛重謙恭縝密而奉公守法臨大敵而不驚又能禮賢下士寬惠愛人作鎮八州至今猶懷其德不獨將畧之雄兼有君子之行

東甌湯襄武王和字鼎臣直隸鳳陽人開國累功仕至信國公左都督卒追封東甌王諡襄武配享廟庭子鼎立功陞督府僉事征雲南卒國除嘉靖中裔孫嗣靈壁侯

王沉毅質直勇而善斷臨敵果敢堅忍未嘗挫衄

有語及兵法者輒笑曰臨敵決機在智識敏達何
以泥古為哉得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
者資極公宰見故交遺民驩如也以功名令終智
矣哉

黔寧沐昭靖王英字文英直隸定遠人初賜朱姓後
復沐姓開國累功仕至西平侯懿文太子卒追封
黔寧王諡昭靖配享廟庭子春年十八功授都督僉
事沉毅果敢有父風無子次晟嗣侯平交趾功封黔
國公世嗣

王寬洪沉毅謀慮深遠臨事果斷善能用兵以少

名世

本卷之十

三

四

擊衆方其踞崑崙踰流沙焚穹廬雖衛霍弗過遂
殲梁王定雲南作鎮十年政令寬簡西南晏寧子
孫世封奄宅滇土匹美中山盛矣哉

誠意伯劉文成公基字伯溫浙江青田人元進士隱
居國初應聘仕至御史中丞封誠意伯賜告飲胡惟
庸毒卒正德中追贈太師諡文成子長璉江西泰政
有文行次璟谷府長史靖難死停嗣嘉靖中裔孫續
嗣配享廟庭

先生剛毅慷慨有大節論天下安危義形于色與
人交開心見誠至義所不可則無少假借

高皇察公忠誠任以心膺公自謂不世之遇知無不
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人莫能測其機
今觀 御書詔誥之推獎國計事幾之商確彌綸
參贊殷周以來一人而已

總論曰中山淮陰之流亞而善保其功名誠意幾於
子房矣開平勇冠三軍岐陽恂恂若儒生閩浙皆服
其恩信寧河著績湖湘東甌守毘陵言雖不慎而心
靡二黔寧守滇南夷民懷之功不後于傅將軍也

二 開國儒臣六人

學士宋文憲公濂字景濂浙江浦江人 國初應聘

名額充

本卷之十一

四

三

四

仕至翰林院學士丞旨兼太子贊善孫慎獲罪安置
茂州卒於夔正德中追諡文憲

傳曰得士者昌失士者亡

高皇帝下金陵定括倉首聘四子此亦巖濶弓旌之
遇也宋公雖白首侍從無封侯之業優游中禁非
堯舜不陳其所奏對諷而不失正觀其始召見即
以不殺為對此豈小儒曲學瑣瑣富強者能之哉
卒能以所學潤色鴻業使我明之禮樂文章炳焉
與三代同風區區叔孫通桓榮之徒不足多矣

學士王忠文公禕字子充浙江義烏人 國初應聘

仕至翰林待制使雲南死節正統中贈翰林院學士
諡忠文子紳孫祿俱有學行

公平生慷慨長身山立人初見之若不敢即及夫
一言之入則情義藹然恨相知之晚於經史百氏
無不究其極爲文宏麗沉雅自成一家篤行君子
也其效節滇荒不辱君命豈非烈丈夫哉

附尚書吳忠節公雲字友雲直隸宜興人 國
初薦舉仕至刑部尚書使雲南死節弘治中諡

忠節

御史中丞章公溢字三益浙江龍泉人 國初應聘

名臣類苑

卷之十一

五

三

仕至御史中丞終喪感疾卒子存道指揮副使戰沒

章公一儒者提戈躍馬掃清妖氛牧民馭衆之才
兼資文武綽綽有寇恂之風立臺端振肅綱紀表
儀百僚務存大體正直忠厚章公有焉

叅政陶姑孰郡公安字主敬直隸當塗人 國初迎
附仕至行省參知政事卒追封姑孰郡公子被誅絕
妻與家人俱戍遼東尋釋還

高皇帝渡江安首先謁所言皆大計卒之定鼎金陵
弔伐之禍遠過湯武安言悉酬非王佐之才能之
乎昔鄧禹追光武于鄴下玄齡謁太宗於軍門皆

一言合意遂爲元功如陶公豈出房鄧下乎尚論
其世亦劉宋之匹儔也

祭酒宋文恪公訥字仲敏直隸滑縣人元進士知縣
國初應聘仕至國子祭酒卒正德中追諡文恪子復
祖國子司業

宋公爲成均師道先躬行而後口說故事皆務實
國初人材多質直朴醇足以適用則身教行而師
道立也其有功於朝廷豈淺哉

大學士朱文恪公善字備萬江西豐城人 國初薦

舉廷試第一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正德中追諡文

名臣類苑

卷之十一

五

三

恪

元社幾屋握瑾懷瑜躬行所學解經著書大明麗
天起爲師儒乃升翰苑演綸操觚遼海文淵出入
裕如引疾乞骸詔許家居文星奮墜士林歎獻

附太子正字桂彥良名德以字行浙江慈谿人

元舉人 國初薦舉仕至 晉王府右傳

總論曰文憲學行純固教太子諸王功最大忠文效
節南徽姑孰首陳勘定之策中丞持憲善治民宋文
恪內行修能立師道朱文恪有經術練達政體皆宿
儒長厚君子也

三 開國死難十三人

號國俞忠烈公通海字碧泉直隸興縣人 國初歸附累功樞密院同知中書省平章事戰沒贈號國公諡忠烈配享廟庭父廷玉河間郡公弟通源南安侯通淵越雋侯俱停嗣

公以驍勇之才際興王之會歸款和陽破兆先攻友諒公功居多殉身戰沒不克親沐封榮惜哉

越國胡武莊公大海字通甫直隸武安縣人 國初歸附累功行省參知政事為苗賊刺死追封越國公諡武莊配享廟庭子鴻濟有戰功都指揮使停嗣

名世類苑

不卷十一

卷十一

卷十一

公長身鐵面智力過人仗策謁轅門一見語合從列戎行屢建奇功方之祭征虜無忝也

蔡國張忠毅公德勝直隸合肥人 國初歸附累功僉樞密院事戰沒贈蔡國公諡忠毅配享廟庭養子同嗣復姓名為汪興祖封東勝侯俱停嗣

公才畧豪邁沉毅剛果以舟師歸款得授采石開先之功不可少也

梁國趙武莊公德勝直隸鳳陽人 國初歸附累功僉江南行省樞密院事戰沒贈梁國公諡武莊配享廟庭孫輔立功封武靖侯俱停嗣

公沉毅簡靖剛明正直御下嚴肅號令一行旗幟映色平生未嘗讀書隨機應變智畧如神臨難不懼奮不顧身

附張子明張元帥之子死節贈忠節侯

許璣浙江諸暨人元解元 國初謁見授博士

守太平偽漢陷太平不屈死

葉琛浙江麗水人與劉基宋濂同應聘權營田

司倉事知洪都府死戰贈南陽郡侯

泗國耿武莊公再成直隸五河人 國初歸附累功守處州府戰沒贈泗國公諡武莊配享廟庭子天麟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一

卷十一

卷十一

嗣守處州停嗣

公據忠盡瘁謀勇兼著守處州保護軍民恩孚上下死於苗將惜哉

永義侯桑公世傑直隸無為人 國初歸附累功判行樞密院事戰沒贈永義侯配享廟庭子敬以父故封徽先伯停嗣

公性倜儻好施予馭衆一以寬勇畧超出諸將上惜陷陣戰沒不克共成大功也

太師韓國李公善長直隸定遠人 國初迎附仕至太師左丞相進封韓國公坐胡黨梟卒虞部郎中王

國用上書訟公冤不報子禪尙皇長女臨安宮主
爲駙馬都尉停嗣

韓國首附義旗與謀軍幾畫饋餉甚見親信大封
功臣

太祖諭諸將曰善長雖無汗馬之勞然事朕久給足
軍食功甚大券文比之蕭何不幸死於胡黨舉朝
無一人救者惜哉

太子太師潁國傅公友德直隸宿州人國初歸附
累功封永昌侯進封潁國公兼太子太師坐胡黨暴
卒子忠尙壽春宮主爲駙馬都尉停嗣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一

九

高平

高平

明興猛將雲從功倍雲臺而六王最著其以驍勇
稱者莫如開平次則傅潁國耳觀其下蜀掃滇踰
險隘涉荒遠席卷馳驅之良駿超軼絕塵而造
父爲御奮迅騰驟一日千里其用兵方畧悉稟廟
算是豈泛駕者哉

丹陽縣男孫公炎字伯融直隸句容人國初召見
仕至華陽府知府爲苗將所殺贈丹陽縣男

竊悲夫炎有烈士之風而死於賊手國初死忠
者如王禕之使滇希烈之真卿也花雲之守姑孰
祿山之杲卿也韓成之誑楚沛公之紀信也張子

明之僞盟晉人之解陽也而胡越國之死金華孫
耿之死括倉其事與唐張鎰李絳頗類要皆能處
死者世以成敗幸不幸論人烏足以知烈丈夫哉
東丘侯花公雲直隸懷遠人國初迎附累功判行
樞密院事守太平府死節贈東丘郡侯子燭八歲侍
皇太子就學授指揮僉事

雲以新造之孤城當方張之勅虜疲兵三千抗數
十萬虎狼之衆城破身縛罵不絕口慷慨激烈有
張睢陽顏常山之風視倉卒死鋒鏑者殊不睥矣
使不死封侯奚足道哉乃獨不得與越國胡公等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一

十

高平

高平

何耶至其妻之死夫妾之存孤事皆卓異有足書
者讀少師李東陽花將軍歌末有不流涕者也
高陽侯韓公成直隸虹縣人國初附從累功帳前
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死節追封高陽侯建祔康山
位第一子觀累官都督同知有將才鎮廣西徭僮畏
之如神與山雲齊名

彭蠡之戰諸將死行間者甚衆祀康郎山者凡三
十六人而韓成功第一其事與紀信誑楚絕相類
樂浪公濮公真直隸鳳陽人國初附從累功都督
僉事死節追封樂浪公子璵生數月封西涼侯

死生亦大矣。以李陵之勇壯而偷生降虜。隨其家聲。他尚何貴哉。夫身為大將而拜官島夷。其何恥如之。此濮公之所以剖心而不顧也。一死而夷虜失色。使國勢重於九鼎。真烈丈夫哉。

榮國郭威。襄公英直。隸淮南人。國初附從。累公封武定侯。賜告卒。追贈榮國公。諡威襄世嗣。嘉靖中進配享廟庭。

公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於天性。事

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有過。眷雖隆而自處益謙。大小百餘戰。金鎗遍體。及聞命。即日就

名世類苑

卷之一

十一

三

道。未始以老疾辭。公勳業之隆。子孫之盛。當貴壽考終始。今節當世宰儷人。以比之郭汾陽云。

總論曰。俞胡張趙耿桑孫花韓濮十公。首從義旗。經營四方。皇情軫惜。侑食大蒸。然皆殞身行間。不及見一統之盛。韓國比迹蕭侯。賴國取巴蜀滇南。功皆第一。佐成帝業。剖符上公。竟不免於走狐。良弓之憾。功名之際。可易言哉。

四 開國文學侍從十人

靜誠陳公邁。字中行。金陵人。國初聘起授翰林院學士。除禮部尚書。固辭卒於家。賜賻祭。子恭舉人。累

官通政。贈公大理少卿。第中復翰林待詔。

靜誠先生天資沉粹。篤學博覽。應聘顧問。左右辭榮守靜。亦可謂明哲保身者也。

祭酒樂公韶鳳。直隸全椒人。國初附從。仕至祭酒致仕。弟暉由人。才任太常卿。約諸賢州同知。並知名。公博學能文章。有智畧。謹厚自持。修大明律。定洪武正韻。更製先師樂章。彬彬文學之士也。

附訓導葉昂。升字巨卿。浙江寧海人。任山西平遥訓導。上言下獄死。

胡翰。浙江金華人。國初以儒士辟授衢州府

名世類苑

卷之一

十二

三

學教授

趙搗。諱浙江餘姚人。國初以儒士辟授瓊州府學教授。

徐朔。浙江桐廬人。屢徵不就。

錢唐。浙江象山人。刑部尚書。

王冕。字元章。浙江諸暨人。國初徵聘授幕府。

諮議參軍。尋卒。

杜環。字叔循。金陵人。國初辟就晉王府錄事。

鄭士利。字好義。浙江寧海人。上言空印事。

祭酒劉公崧。字子高。直隸太和人。元至正鄉舉。洪武

三年以經明行修薦授職方郎中歷禮部右侍郎攝吏部尚書事致仕復召爲國子祭酒以壽終於官

世否則匿世治乃興歷司兵署副憲北平孤燈弊衾孰如其清進貳宗伯尋攝天卿退而復起特任司成有學有行終始哀榮

祭酒陶公勛字中立浙江樂清人洪武中薦舉授翰林應奉文字陞禮部尚書出爲湖廣叅政召任國子祭酒致仕自稱耐父道人忤旨坐罪卒

公才高學博識見卓遠爲文千言汨汨不見有艱難意明興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裁定又

兼領翰林院事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章遂盛傳於世

太子少保唐公鐸直隸鳳陽人國初從附仕至太子少保詹事禮部尚書致仕卒

公重厚慎密不妄取予太祖嘗稱其德有餘而才不足然不動聲色而政務修理人咸愛之

尚書郁公新直隸臨淮人洪武中薦舉授戶部主事仕至戶部尚書卒於官

公篤實有禮家素餘財慷慨豪舉喜賓客樂賑施理邦賦能會計量出入綜理甚密而取民有節

尚書詹公同字同文直隸新安人元學正事僞漢爲翰林院學士國初附從授國子博士仕至翰林學

士丞肯吏部尚書卒子徽仕至吏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坐監黨死孫綬尚寶司丞從孫希原爲中書舍人善大書

公穎悟好學見用明時父子通顯徽尤長於政事惜不克終

尚書開公濟字來學河南洛陽人國初舉明經授訓導仕至刑部尚書坐黨禍暴卒

公敏慧有才辯凡國家經制田賦獄訟工役河渠事衆莫能裁定得公一算畫即有條理品式可爲世守人忌其才謗言卒起竟罹於禍冤哉

大學士吳公伯宗名祐以字行江西金谿人洪武四年開科進士第一人授禮部員外郎忤胡絳庸謫居鳳陽召爲國子助教司業忤旨貶陝西金縣學教諭仕至武英殿大學士復坐罪降翰林檢討卒

公爲人溫厚貞諒而不苟姘姘故屢獲罪說者以爲開科第一人名德俱稱非耶廖道南曰誰其繼之一峯羅倫

大學士吳公沅字濟仲浙江金華人元國子博士洪

武十二年薦舉為縣學訓導仕至東閣大學士降侍書致仕

公進精誠錄及著孔子封王辯皆正議也

學士劉公三吾字如孫湖廣茶陵人洪武十七年薦舉授左贊善仕至翰林院學士主考會試獲罪死

三吾為人慷慨坦夷不設城府自號曰坦坦翁至于大節則屹乎其不可奪也

博士王公紳字仲縉忠文公仲子蜀獻王聘為教授召為國子博士

紳警敏絕人貫穿經史一時才俊遜服

名世類

本卷之一

五

夏初

侍郎曾襄敏公瑒字子啓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第一仕至少詹事兼侍讀學士卒贈禮部左侍郎諡襄敏孫追成化戊戌一甲第三仕至侍讀

公儀貌魁偉襟度坦夷天才雄麗倚馬萬言楊文貞稱其文可以嗣遷固然與

侍郎曾公簡字得之江西新塗人國初應聘授儀曹主事仕至禮部侍郎致仕卒學者稱為守約先生

公蓄德熙和溫如春風不見忿戾色退然若不勝衣其從仕也精白一心知無不為凡大典禮大制度必經公損益而後定真濟世之學也

侍郎董公倫字安常山東恩縣人國初應聘授春坊贊善大夫諡謫誦教滇南建文召拜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與方孝孺入內閣侍經筵靖難後年八十餘卒

倫質直有文學為時所重濟時匡君之念老而益篤以甘盤之舊學建文中復赴宣屋之召壽考令終不與齊黃之難昔魏徵言願為良臣不願為忠臣有以哉

知府陳公璫字同故江西廬陵人國初迎附仕至寧國知府卒

名世類

本卷之一

六

夏初

公風采凝峻人咸畏服秉行清介重義輕利出守圻郡百廢具舉政化大行惜壽不永耳

總論曰靜誠抗志辭榮終被恩遇三祭酒績學勵行模範克修唐公厚德之士郁公精敏之才詹公留心史事後無繼者開公長才博識雖曰刑官兼裁衆職兩異公文而不靡質而不俚劉公叔孫繼統之對不可無也惟於試禍惜哉王博士綽有父風曾得之負濟時之學曾子榮抱倚馬之才皆一代之鴻匠也董學士從容清禁不與齊黃之難將不得為良臣乎

五靖難元功七人

河間張忠武王珪字世美河南祥符人 國初歸附靖難累功至都督同知戰沒追封榮國公加封河間王諡忠武配享廟庭子輔世嗣

王識見卓然老成非諸將所及且端方有匡直之益誠難得也至其殉國之志雖古名將何過焉

東平朱武烈王能字弘直隸懷遠人嗣父燕山護衛正千戶靖難累功封成國公卒於龍州追封東平王諡武烈配享廟庭子勇嗣戰沒贈平陰王諡武愍世嗣嘉靖中希忠嗣加太師兼太子太師入內直希孝錦衣衛左都督

公沉毅驍果善俯士卒起於儔伍底定大功世嗣奕葉與國匹休盛矣哉

定興張忠烈王輔字文弼忠武王之子嗣父官靖難累功封新城侯平交趾進封英國公死於土木之難贈定興王諡忠烈孫懋嗣謹恪好禮守法知兵總十三營兵加太師贈寧陽王諡恭靖世嗣

王善用兵其取交趾凡三犁其廷皆生擒元兇壯矣哉歷事三朝恭慎有禮天下倚以為重父子並王國家酬功之典隆哉

平江侯陳恭襄公瑄字彥純直隸合肥人嗣父官代

父成遠陽功陞都督僉事靖難累功封平江伯卒贈侯諡恭襄開河功正德中敕祠子佐嗣孫爾減鄧茂七有功進侯贈駙國公諡恭敏曾孫銳治河渠進少傅玄孫熊作璫謫戍海南奪券尋復爵世嗣伯

公閭爽英毅弘度偉畧稠人廣會談論臺壘公餘披閱載籍知往古成敗治亂之故喜近逢掖士開河渠有功於國也大矣

漳國鄭忠毅公亨直隸合肥人嗣父千戶靖難累功陞都督僉事封武安侯卒贈漳國公諡忠毅世嗣侯公嚴肅謹厚善撫士尚廉潔恥招克人不敢干撓

三鎮大同防禦有方畧無虜患是時邊將稱公及薛公祿云

鄆國薛忠武公禕初名譽山東膠州人 國初起卒伍靖難累功右軍都督封武陽侯加太保巡邊卒贈鄆國公諡忠武世嗣侯

公有勇畧善謀謀定後戰以故戰必勝紀律嚴明秋毫無犯又潔廉善撫健兒同甘苦人樂為効力靖難諸將推河間東平及公三人為最

鄆國宋忠順公晟字景陽直隸定遠人父朝用右都督嗣兄官征胡累功左都督平羌將軍封西寧侯卒

贈鄆國公諡忠順子瑋瑛俱尚主爲駙馬都尉世嗣
公從父起田間屢建奇功又鎮涼州著威信回番
畏服

廣寧侯劉忠武公榮直隸宿遷人嗣父官總旗靖難
累功左都督封廣寧伯鎮遠東卒贈侯諡忠武子安
嗣守大同討曹賊功加太子少傅進封侯卒贈嶧國
公諡忠信世嗣伯

公謀慮多善戰遇倭斬首七百四十二生捕八百
五十七自是倭大創迄今不敢犯遼東

總論曰河間善謀東平善戰靖難之勳二王爲最平

名世類

本卷之一

十九

江開漕渠罷海運至今賴之定興三出南交拓地千
里武安陽武往來塞上且戰且守忠順靖羌於西戎
廣寧伏倭於東徼所謂經營四友矯矯虎臣歟

六 四朝賢相三人

太師楊文貞公士奇名遇以字行江西太和人建文
初薦舉試授審理副靖難後改編修入內閣仕至少
師兵部尚書兼華蓋殿大學士正統八年卒贈太師
諡文貞子穰以罪誅

文貞歷事四朝委身徇國誠結主知受遷秉政力
擠太平雖前輩有擬之歐陽文忠者而柄國之久

成功之大迺實過之若公者非書所謂商有老成
人詩所謂王之蓋臣也歟

太師楊文敏公榮字勉仁福建建安人建文庚辰進
士授編修靖難後召入內閣仕至少師工部尚書兼
謹身殿大學士正統五年展墓卒於道贈太師諡文
敏子授建寧都指揮使世嗣孫曰吏部尚書

公總裁四朝實錄經理三帝山陵累從出塞累受
遺音撫順討逆羈勒萬里運籌設險折獄理財隨
機應變靖重不撓濟險解紛調停有術果而能容
謀而善斷內行修謹胸度圓融祿厚財豐贈賻窮

名世類

本卷之一

二十

阮資賤賢愚皆歸心焉

太師楊文定公瀚字宏濟湖廣石首人建文庚辰進
士授編修靖難後侍東宮下獄十年洪熙釋出陞翰
林院學士宣德元年召入內閣仕至少師保禮部尚書
兼武英殿大學士正統十一年卒贈太師諡文定
公夙秉醇實之資養剛大之氣於聖賢言行精思
力踐文詞據理不涉浮華自官翰林至登館閣始
終四十餘年謹畏清慎未嘗以私干人人亦不敢
以私干之

總論曰西楊王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斤游刃遇

事力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醲醑參合成名並稱賢相云吾學編曰文貞輔導監國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王文敏經畧北塞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昭皇后臨朝與民休息四海宴然皆其力也丘文莊為土木之禍乃三楊釀成不亦過乎

七三朝耆碩五人

太師蹇忠定公義字直之四川巴縣人洪武乙丑進士授中書舍人仕至少師吏部尚書宣德十年卒於齋所贈太師諡忠定子英筌俱尚寶司丞

名世類

木卷之十

主

三

公深沉質實和厚簡靜處人有量未嘗一語傷物至議典法不苟為包容必歸於正歷事五朝凡五十年無一日顛躓之憂賢而能謙富而能約上前所言未嘗退以語人蓋天下有陰受其利者矣楊文貞謂曾簡肅之忠實不欺李文正之不為傷人害物張忠定之不飾玩好傳簡獻之遇人以誠范忠宣之不設城府公益兼而有之矣

太師夏忠靖公原吉字惟喆湖廣湘陰人洪武庚午舉人授戶部主事仕至少師戶部尚書宣德五年卒贈太師諡忠靖

北都初建庶務草創大者如宮殿諸司封建征討財用四出而夏公從容經畫沛乎有餘天下宴然不知有誅歛之擾力役之征節縮浮沉以資計度寬無濫予密無苛求其大學所謂生財有大道者乎守北京坐綰八印叢脞禁錯迎刃而解贊襄帷幄無非謨謀薦賢引士不啻已出謀斷兼資才德竝優世稱蹇夏實媲美云黃忠宣贊公德足以格君而不言其直量足以容物而不言其善身足以任天下之重而不言其功休休揖遜有古良臣之風時以為確論焉

名世類

木卷之十一

主

三

太保黃忠宣公福字如錫山東昌邑人洪武甲子舉人授項城縣主簿陞龍江衛經歷上書超陞工部侍郎戶部尚書鎮交趾十有九年召還改南京刑部尚書兼掌南京兵部叅贊機務加少保正統五年卒贈太保諡忠宣

公秉心正大義利介然天下士大夫無論識不識皆知其為君子斥姦闢諛無所顧忌憂國忘家老而彌篤黎利之變大臣如陳洽柳升輩皆死賊手而公獨免其惠澤誠固結其心也忠信可行於蠻貊信矣哉

太子太師胡忠安公漢字原潔直隸武進人建文庚辰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仕至少傅兼太子太師禮部尚書天順元年請老卒贈太保諡忠安子長寧錦衣衛鎮撫

老成人國之耆蔡而士之表儀也胡公以碩德立朝著忠勤篤恭夙夜匪懈歷事六主竝受寵遇晝接蕃庶冠絕百僚晏子有言一心可以事君斯之謂矣求之古昔其文潞公之儔歟

尚書周文襄公忱字恂如江西吉水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庶吉士授刑部主事陞越府長史薦陞工部右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主

三

五

侍郎仕至工部尚書巡撫江南二十二年景泰二年致仕三年卒諡文襄

公才畧超絕善謀果行而居心寬平量抱闊闊接物開坦簡畧勢分集衆自廣最善於理財用人調停轉移沛然無滯人謂其善計似劉晏庶幾有古良相之風

總論曰忠定秉銓忠靖握利權皆二十七年忠宣尚書兩京三十九年而在交南者十有九年忠安爲禮書三十二年文襄巡撫二十二年皆久任責成以故用人理財禮樂征伐諸大政事文經武緯各盡其長

章程故在後鮮能及焉

八股閣元輔六人

大學士解公縉字大紳江西吉水人年十七中江西鄉試第一洪武戊辰進士改吉士改監察御史奔喪謫河州衛吏建文召入翰林待詔靖難後召入內閣進翰林學士兼左春坊大學士高庶人譖出爲交趾叅議逮下獄卒洪熙赦妻子還鄉官其子禎中書舍人

公結髮讀書畱心經濟任事直前風生電發早遇聖明名動天下不一二年遂叅鈞軸不可謂不遇矣若遇于仁宗時事業必遠過士奇輩卒以幽死未竟其用甚矣讒人之罔極也羅念菴曰高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主

三

五

皇帝揮斥英雄濯式宇宙此何時也而解公未弱冠天眷獨隆成祖之初莽符魚水觀其應制寓諷封事犯顏有富鄭公之正乳兒朝賔敵屢爵位有東方朔之奇忤權蹈危投荒厲節有李太白之邁係儲忘身徙家戍邊有張東之之烈雖有款於聖賢亦當不失爲豪傑世之知公者淺類以詞翰賞之至論平生莫定題品伏聞仁廟嘗曰人言解縉狂縉非狂士嗚呼非日月之明哉公亦有言

寧爲有瑕玉莫作無瑕石斯固自況矣

附高啓直隸吳縣人 國初聘授史館編修擢禮部侍郎爲友人坐誣死

少保黃文簡公淮字宗豫浙江永嘉人洪武丁丑進士授中書舍人靖難後召入內閣仕至少保戶部尙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宣德元年致仕正統十四年卒諡文簡

公勤慎周密於職事無所不舉命獄疑獄而獄無冤命議鈔法而法無弊其識尤爲人所不及文貞所載日錄謂淮忌縉縉死與有力焉瑣綴錄又謂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圭

國朝

淮好訾毀同列豈其然歟

少師胡文穆公廣字光大江西廬陵人建文庚辰進士第一更名靖授修撰靖難後復名廣入內閣仕至文淵閣大學士卒贈禮部尙書加贈少師諡文穆子種翰林院檢討

公居官敬慎沉靜以滿爲戒在上前承顧問必盡誠必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過失奏對有關機務退未嘗語人操修厚重之君子也

少保金文靖公幼孜名善以字行江西新金人建文庚辰進士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後入內閣改檢討仕

至少保工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宣德六年贈少保諡文靖子昭伯宣德二年進士

公簡易沉默溫裕有容不肯伐善矜名爲文和平寬綽類其爲人所謂金玉君子者其人也

太保高文義公穀字世用直隸興化人永樂乙未進士敗吉士授中書舍人正統中陞侍講學士入內閣仕至少保工部尙書兼謹身殿大學士天順初致仕卒贈太保諡文義

高公天資簡重操履清介而交人不泛視義所在勇於必爲雖衆不恤也在位論薦多號得人可謂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圭

國朝

慥慥乎篤實之君子矣

附尙書趙榮字孟仁閬縣人正統中以善書薦授中書迎復 英宗於漠北仕至工部尙書

太常卿岳文肅公正字季方直隸涿縣人正統戊辰會試第一殿試一甲第二授編修天順初召入內閣忤石亨降欽州同知戍肅州成化元年召復修撰出爲興化知府請告卒嘉靖中贈太常卿諡文肅

岳季方性剛而志高抱負經濟不輕屈下人人有不可意雖權貴人當言卽言無藏宿有古豪傑之風以故奇公者多忌公者亦衆再起再廢竟不盡

其用惜哉

總論曰解公才高志銳受知三朝皆遭讒忌竟損其身黃公讒脫縲紲不一二年遂屏跡丘園尤不免于媚嫺之口胡公金公入奉絲綸出從羈勒軍旅之事不及東陽而隨事獻納裨補亦多高公素稱忠實遣使迎鸞之議尤壯岳公負才氣直前任事什而復起益不屑下人皆磊落賢輔臣也

九殿閣儒輔三人

太子賓客胡公儼字若思江西南昌人洪武丁卯舉人授教諭陞桐城知縣薦授翰林檢討入內閣陞左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一

三七

三萬七

章海之

諭德兼侍讀出爲國子祭酒兼學士掌院事洪熙元年加太子賓客致仕正統九年卒

公資性朴諒問學該博凡天文地理曆數醫卜皆通其說文章簡質不事辭藻晚年沉潛性理克養

亦粹言行慥慥稱耆俊焉

侍郎薛文清公瑄字德溫山西河津人永樂辛丑進士授御史忤宦振坐死正統十四年召起大理丞天順四年召入內閣仕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致仕天順六年卒謚文清隆慶中從祀文廟

公學資踐履不務論說辭受取與必揆諸義出處

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待之以誠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國朝理學公爲之最

侍郎呂文懿公原字逢原浙江秀水人正統辛酉浙江鄉試第一壬戌進士一甲第二授編修天順元年陞通政叅議兼侍講入內閣仕至翰林院學士憂歸卒贈禮部左侍郎諡文懿子憲廕授試中書舍人舉鄉試歷官南太常卿有學行

公在內閣六年端潔不苟取與性儉約身無執綺清心寡慾至老勤學不倦議大事出人意表而爲民之心尤切而天下有陰受其賜者矣惜其享年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一

三七

三萬七

章海之

不永云

總論曰胡公端諒持正好直言薛公剛毅沉潛聖學並不見容於時呂公溫恭儉約與人無忤竟以憂去卒士大夫際時遇主尚不究於用惜哉

十異途宜力四人

榮國姚恭靖公廣孝直隸長洲人初名道衍妙智菴僧從靖難累功陞太子少師卒贈榮國公加少師諡恭靖配享廟庭嘉靖中移祀大興隆寺罷配享

公識真主與密謀卒能成帝業公功不可誣也

太子太保宋公禮字大本河南永寧人洪武中太學生授戶部主事坐事謫戍寧夏建文元年薦授陝西僉事靖難後陞禮部侍郎仕至工部尚書治漕河有功卒敕祀河上隆慶六年贈太子太保

公剛果質直有經濟才馭下嚴事亦易集治河功最大迄今賴之

少師金忠襄公忠浙江鄞縣人兄戍通州省兄以卜與靖難累陞兵部尚書卒贈少師諡忠襄子達庵授翰林檢討還歸寧波學支俸讀書仕至禮科都給事中出爲長蘆運使

名世類苑

卷之十一

五

三

宋

公博覽史籍議論河懸謹厚謙抑卒相大業以布衣而爲碩輔不亦奇乎

知府況公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吏貢永樂中薦授禮部主事薦知蘇州府在任十有三年陞正三品卒公剛方奇偉潔廉之操一塵不滓操履之固于夫莫回令行秋霜靡暴弗馴惠流時雨靡悴弗煦蘇人至今尸祝之此豈驩虞得之哉

附魏觀蒲圻人薦舉任至四川叅政知蘇州府事坐罪死

張宗璉江西吉水人永樂進士授編修歷陞大

理寺丞謫常州府同知卒於官

總論曰成湯立賢無方有以哉姚公籌軍旅宋公成河渠況公條賦役金公處君臣父子兄弟間卒能調護情嫌以終其身此其人豈易及哉

十一 政績名臣十人

太子少師儀文簡公智山東高密人洪武中薦舉授教官仕至禮部左侍郎致仕卒贈太子少師諡文簡子銘字子新舉經明行修仕至兵部尚書兼掌詹事府事贈太師諡忠襄天性易直孝友

公寬平嚴正務持大體尚忠厚遇事是非又輒別

名世類苑

卷之十一

五

三

宋

白不屑附會侍 皇太孫以老成端謹稱

尚書郭公璉初名進直隸新安人永樂中由太學生授戶部主事宣德元年陞行在吏部左侍郎兼少詹事上爲改今名代蹇公爲吏部尚書在部十四年致仕

公天資質直寬厚臨事從容不見喜怒秉銓雖不及蹇公然潔廉務採實行不用浮薄游聲譽之士雖爲內閣所欺然能堅忍持正自行其志

都御史羅公通江西吉水人永樂壬辰進士授御史仕至左都御史天順二年致仕卒

公才警敏曉暢兵法已巳之變守關有保障功弘
治中敕祀居庸關

太子太保陳僊敏公鎰字有成直隸吳縣人永樂壬
辰進士授御史仕至左都御史太子太保掌院事景
泰四年致仕卒諡僊敏贈少保

公鎮陝慈厚寬洪清慎悉民疾苦不作聲色專務
安輯代者濟之以猛陝遂多事非復昔日之氣象
矣

武功伯徐公有貞字元武初名珵直隸吳縣人宣德
甲寅進士改吉士授編修景泰元年改御史擢副都
御史奪門功仕至兵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封武功
伯出為廣東叅政逮下獄坐死尋編金齒為民天順
四年釋歸卒於家

公短小精悍博學多能有膂力天官地理兵法水
利陰陽方術無不通貫詩文雄奇遒勁奪門決策
再定天位呼吸之頃天下晏然功誠不可少也然
南遷之議少保之死能免鷗黃之口哉袁公之獻
實循吉之往哲記皆公鄉人也其如公論何

附楊善直隸興濟人宣德舉人仕至左都御史
興濟伯

湯陰伯郭忠襄公資字存性河南武安人洪武乙丑
進士改吉士授戶部主事靖難留侍居守陞戶部尚
書掌北平布政司事仕至太子太師戶部尚書致仕
卒贈湯陰伯諡忠襄子佑戶部主事

公受眷三朝屢登八座恭慎忠實盡心瘁力衣食
僅克幾不能葬亦後人之不可及者也

少保馬恭襄公昂字志高直隸滄州人宣德中舉人
授序班薦陞御史仕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改戶部
致仕成化四年卒贈少保諡恭襄子恕錦衣衛百戶
公質直肯任事曉暢軍務選擢將校多得其人曹

賊反公與孫鏜為首功改戶部會計非所長功名
損於兵部時亦難矣哉

大理卿虞謙字伯益直隸金壇人洪武中由太學生
授刑部郎中仕至大理寺卿宣德二年卒

公寬厚廉平簡知 仁廟獄獄平反惟慎惟明應
詔直言皆切中時弊

尚書張公本字致中山東東河人洪武中由國子生
擢江都縣知縣靖難平陞知府仕至太子賓客南京
兵部尚書兼都察院事兼戶部事宣德六年卒
公廉介有守竭力任事剛果嫉惡於治姦究鮮所

寬假而禮賢敬儒尤厚卒之日家無餘資可以觀其平素矣

侍郎劉公季篴名韶以字行浙江餘姚人洪武甲戌進士授行人仕至刑部右侍郎謫工部主事卒

公為人清素雖歷顯要而冷然自持雍容雅度有犯不校公餘手不什卷喜吟咏冲淡優柔有陶靖節韋刺史之趣

總論曰儀公耆德有綺園之風劉侍郎之治績虞大理之評判張尚書廉介有守郭公朴魯少文然能持正不皎皎與人競亦不失己羅公陳公咸有風節知兵曉吏事民思慕之馬公著功名于南北邊本兵亦不失其職湯陰不能救張北平武功不能全于肅愍興廢之際然乎亦不能無議矣

十二 死節忠臣七人

太子少傅劉節愍公儁湖廣江陵人洪武乙丑進士授兵部主事靖難後墜兵部尚書鎮交趾簡定反死難贈太子少傅諡節愍

公有才力縝密勤敏能出奇應變出叅交趾屢著勞績堅節授首以忠徇國義矣哉

少保陳節愍公治直隸武進人洪武中薦善書授兵

科給事中累官兵部尚書鎮交趾黎利反死難贈少保諡節愍官其子樞為刑科給事中敕祠

公淹貫經史謹敏有才識討交趾叅軍事平覈將士功罪建授土官經理兵食剖決如流皆中機要三鎮交趾事寬大專撫輯交人悅服及馬騏北亂力陳利害王將不聽遂以身殉國視貪生鼠竄者異矣

附知州何忠江陵人洪武進士為御史言事謫政平知州死難贈府同知

知府易先湘陰人國子生為諒山知府死難贈

叅政

知府劉公子輔江西廬陵人永樂中太學生授御史累官廣東按察使左遷諒江知府黎利反死難贈叅政

子輔志節端方冰霜凜凜平日恂恂少言且不慕交際人蓋解知之守諒江悉力捍禦矢與城亡豈不偉哉

副使毛公吉字宗吉浙江餘姚人洪武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廣東按察副使洞賊反死難贈廣東按察使官其子科為國子生後舉進士為提學副使

兩廣數苦蠻賊流劫任事者賊至偽不聞聞亦不往往不戰戰亦不力甚者十餘賊驅子女數百過城下亦莫肯以一矢相加逮賊去迺始耀兵入墟落殺掠齊民以為功邀爵賞朝奏捷而夕告急覆帥并城忝弗問也獨一毛吉如兩廣何哉

附僉事陶成字孔恩廣西鬱林人永樂中舉人授交趾鳳山典史歷任浙江兵備僉事處州葉宗畱反遇害

太傅曹文忠公鼎字萬鍾直隸寧晉人宣德癸丑進士第一授修撰陞侍講入內閣累官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正統十四年沒于土木之難贈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忠官其子恩為編修孫榮錦衣世百戶

公學瞻行端內剛外和識達政體才智出人自東陽後議大事多決於公明敏之才頗相類焉雖王振恣橫亦曲加禮敬惜沒于土木之難少保鄭忠肅公瑄字孟質湖廣宜章人永樂壬辰進士授御史累官兵部尚書沒于土木贈少保諡忠肅官其子儀為主事

公學博行壯仕宦四十年風

然見重于士大

夫威行惠施近悅遠懷服仁蹈義至死不衰士林惜之

少保王忠簡公佐山東海豐人永樂中舉人授給事中累官戶部尚書兼吏部事沒于土木贈少保諡文簡

公狀貌魁梧器宇渥厚政有體要心無苛隘權歸閣振力諫不從覆師捐軀惜哉

總論曰劉陳曹王鄭毛南征北伐倉卒遇賊非所謂以死勤事者耶劉陳宜力邀微從事獨賢始焉共命終焉効死無可憾也劉毛誓不與賊俱生盡瘁捐軀皆稟忠直之死靡他者曹平章有密鄭典司戎政不能力爭於朝卒致萬乘蒙塵捐軀草野悔無及矣

國朝名世類苑卷一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

姓氏履畧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 輯

上海後學秦嘉楫少說甫 校

十三清介名臣十二人

侍郎段公民字時舉直隸武進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刑部右侍郎宣德九年卒公好古力學精練吏事廉平勁直人莫敢于以私貧不能葬吳文恪經紀始克殮

左都御史顧公佐字禮卿河東太康人建文庚辰進士授莊浪縣知縣陞御史仕至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致仕正統十三年卒

公性嚴重守正嫉邪不畏強禦正綱紀飭憲令使人畏而不敢犯其猶太阿干將鋒穎銳而令人凜乎莫撓者哉卒以直道不能安其位惜哉

尚書耿清惠公九疇字禹範河南盧氏人永樂甲辰進士授給事中陞兩淮運司同知運使被逮至京事白陞刑部右侍郎歷右都御史掌院事被讒出為江西右布政復召為南京刑部尚書天順四年卒諡清惠子裕稱名臣

公奉身節儉無他嗜好公退家居惟謹身讀書而

已交人不泛關節不至其門雖權貴亦敬憚不敢犯論是非確然不肯詭隨尤嚴取與與眾寡合累遭讒困賴上知其所存卒保全之袁氏獻實曰國家鹽課兩淮為最然官運司者多饜污鮮克自樹立士之自好者恥為此官而司銓者至皆以蒔茸老昏者主之亦不復敘遷輒考黜而去由是鹽法大蠹奸弊百出而商人皆不樂報中窻丁且失所國課日縮始不知所稅駕矣安得如耿公者使又於其官一掃清之耶

尚書年恭定公富字大有直隸懷遠人永樂中舉人授訓導召為吏科給事中歷右副都御史忤石亨被逮致仕復起為南京戶部右侍郎巡撫山東仕至戶部尚書卒諡恭定

公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

左都御史軒公觀字惟行河南鹿邑人永樂甲辰進士授行人陞御史仕至左都御史刑部尚書致仕卒公天性廉介律已嚴毅清勁俊偉不務文飾秉持風紀諂諛不行奸墨屏跡有為有守之士也

都御史魯公穆字希文浙江天台人永樂丙戌進士

授御史仕至左僉都御史卒子崇志景泰五年進士官至應天府尹亦以清慎見稱

公剛正清慎內恕外嚴決疑應變才氣雄敏歷仕中外二十餘家無餘資沒不能歛

尚書林恭肅公鶚字一鶚浙江太平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刑部右侍郎嘉靖中贈刑部尚書諡恭肅

公秉禮植義造次必恭慎公餘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寢必夜半漏盡即起馭下嚴交遊不苟事母極敬愛歷仕二十六年家無百金之積沒

無以爲殮篤行孝廉君子也古所謂居官廉雖大臣無厚積者公其人矣

都御史楊公繼宗字承芳山西陽城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左僉都御史卒於官

公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與人不苟合人亦憚其方嚴居官三十餘年民懷父母吏畏神明忠孝諒直光明俊偉雖庸人孺子皆知其名

太子少保樊清簡公瑩字廷璧浙江常山人天順癸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宦瑾奏奪職尋復卒贈太子少保諡清簡

公明習律令潔己好修俶俶自樹交游稀寡人皆敬而畏之

尚書熊莊簡公繡字汝明湖廣道州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謫知縣仕至都察院右都御史致仕卒贈刑部尚書諡莊簡

公事母能孝事兄能友居賢能貧居常能儉歷仕四十餘年守法徇公推賢嫉惡不邀時譽不急近功才節操履一時莫儔

尚書陳公壽字本仁江西新淦人成化壬辰進士授給事中仕至南京刑部尚書致仕卒

公歷官四十年大半在散地食祿任事不久而廉名最著老無所于歸諸子旅寓飄泊環堵蕭然沒無以爲殮宦轍所至人懷去而思之

少保陶恭介公琰字廷信山西絳州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太子太保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卒贈少保諡恭介子滋正德九年進士武選郎中論大禮謫戍

公宏才偉度累試繁劇恤國動民動著聲績中忤權賢屢進屢退方毅直亮喜愠不行自奉儉節人所不堪

太子太保梁端肅公材字大用南京金吾衛人正德已未進士授德清知縣仕至太子少保戶部尚書忤郭勛削籍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太保諡端肅

公狷介清約守正嫉邪國有大役諸塞有虜警縮財賦不忍加賦於民爲權奸中傷削籍生理蕭然副都御史朱公裳字公垂直隸沙河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御史仕至右副都御史致仕卒

公清信自堅貧困裕如士頌其廉民懷其惠知友服其不市名狷介篤行之君子也

附薛遠無爲州人永樂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父祥國初薦舉仕至工部尚書下獄死遠居官四十年貧如寒士

王琦字文進仁和人舉人仕至提學僉事致仕以飢寒卒

周子良浙江錢塘人兵部郎中

師達東河人永樂中太學生授御史仕至戶部尚書兼吏部事達孝行純至操履端潔

總論曰 成祖痛徵賦吏然左右大臣亦有好利蓄貨聚馬者獨段公以清謹受知顧耿年三公皆有孝肅清獻之風屢遭頑譏非恃聖明幾陷奇禍軒魯林

楊陳五公剛毅直方不可犯顧於民有惠政陶梁朱三公耿介清苦人所不堪樊公熊公清譽平治竟與時違不究其用

十四 德行文學十人

侍郎李忠文公時勉名懋以字行江西安福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主事陞侍讀仕至國子祭酒致仕景泰元年卒諡文毅成化中贈禮部侍郎改諡忠文

公文學老成操行修潔節義足以表俗剛正足以任事量足以有容而志不可奪危言直諫兩下詔獄皆垂死至折脅不少拙屈白首荷校不悔非直養浩然之氣者能之哉

附石大用薊州人國子生上書代李忠文荷校仕至戶部主事

祭酒陳公敬宗字光世浙江慈谿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刑部主事陞侍講仕至南京國子祭酒致仕天順三年卒

行方而嚴學優而粹勢利紛如類然無累抑抑德隅人望如畏詞林重輕卜其進退時有古廉於公作配古廉即時勉也

尚書魏文靖公驥字仲房浙江蕭山人永樂三年舉人授松江府學訓導薦陞太常博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景泰元年致仕成化八年卒年九十八諡文靖公端厚祗慎簡約廉勤身不勝衣言不出口清德雅望海內達尊

都御史吳文恪公訥字敏德直隸常熟人永樂二十一年舉醫生授監察御史仕至右副都御史致仕卒諡文恪

公持敦慎之心秉廉直之操其議論舉措有前賢之遺風視世之隨俗變化方外而國內者相去遠

名臣類

不卷之

七

九

矣以布衣歷事三朝雖功不表見其剛嚴之風亦足以砥礪有位立綱紀矣

侍郎葉文莊公盛字與之直隸崑山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兵科給事中仕至吏部左侍郎卒諡文莊

公溫雅簡重崇道誼尚名節思效古人居家悖孝友蒞官清慎勤論事不激不隨其取人先行檢而後才藝終不計人過門無雜客公退手不釋卷考古辯疑殆忘寢食而於聲色財利之外澹然不以動心惜乎大用未究而卒

尚書楊文懿公守陳字維新浙江鄞縣人景泰辛未

進士授編修仕至吏部右侍郎兼詹事卒諡文懿贈禮部尚書弟守陞南京吏部尚書守隨工部尚書諡康簡守隅布政使子茂元刑部右侍郎茂仁按察使濟美世其家

公孝友方正與人交篤於信誼居常恂恂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至說理論事辯是非毅然不可屈博學多識文詞藻雅惜未竟用耳

太子太保張莊簡公悅字時敏直隸華亭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太子少保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莊簡

名臣類

不卷之

八

十

公性素清約終始不渝為士林表率者四十餘年平居謹畏小心無疾言厲色至臨事卓有定見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清修篤實之君子也

尚書謝文肅公鐸字鳴治浙江太平人天順甲申進士授編修仕至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祭酒事請告瑾勸致仕卒贈尚書諡文肅

公忠誠孝友性氣屹屹好善嫉邪不屑回互非其友不交非其時不仕諡之以肅斯稱情矣

太子少保章文懿公懋字德懋浙江蘭谿人成化丙戌會試第一二甲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禮部尚

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懿萬曆元年從祀孔廟
公平生襟懷坦蕩不修城府器度宏偉不見涯涘
望之敦龐卽之和厚聽其言開心見誠好賢禮士
樂人爲善居常無甚異同至臨大事決大議則據
經援古確乎不可易性尤寡嗜慾隨遇而安行藏
去就以時而動自筮仕九轉至八座居官不過十
年歷俸僅滿三考難進易退之節世尤高之
太子太保吳文定公寬字原博直隸長洲人成化壬
辰會廷試俱第一授修撰仕至禮部尚書掌詹事府
卒贈太子太保諡文定

名世類

不孝之子

九

言人

公端靜淵穆廉潔方嚴不涸涸爲同不澆澆爲異
士無賢愚見者靡不歸心公亦休合兼容不見畛
域平生不聞有毀譽之言亦不見喜愠之色其古
所謂大雅君子者乎

總論曰我太祖有言吾取士得經明行修博古通
今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此十君子可以當之行誼
足以師人文章足以華國問學足以明道才諸足以
濟務隱約足以激時所謂先進於禮樂者非歟嗟乎
吾不得而見之矣

十五 忠直遺難十一人

學士劉忠愍公球字求樂江西安福人永樂辛丑進
士授禮部主事薦改侍講以直諫死獄贈翰林院學
士諡忠愍子鉞鈺舉進士鉞廣東叅政鈺雲南按察
使俱振沒出仕

公天性孝弟忠潔寬平議論堅正慷慨常依名節
沉思積學好義力行文詞鏗鏘金春玉應人共寶
之如月蟬天犀也

附成器餘姚人布衣

侍郎鍾恭愍公同字世京江西永豐人景泰辛未進
士授御史以直諫死獄天順元年贈大理寺丞諡恭
愍官其子啓知縣成化中又官其一子通政知事
忠誠節義可貫金石比跡龍逢雖死如存

附楊集字浩然常熟人進士以救鍾公出爲知

州

尚書廖恭敏公莊字安止江西吉水人宣德庚戌進
士改吉士授給事中歷南京大理少卿以直言下獄
謫定羌丞天順元年召復職仕至刑部左侍郎致仕
卒贈刑部尚書諡恭敏

公任性易直表裏洞然好剛尚氣言辭激憤又
好面折人人不能堪公已無芥蒂人故益恨公公

既抗忠獲罪名聞天下顧不屑謹細行遠嫌好存謝賓客諸遊知為懼狎蓋其闊達天性然也

尚書章恭毅公綸字大綸浙江樂清人正統乙未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直諫下獄天順元年復職超拜禮部右侍郎陞南京吏部左侍郎致仕卒贈尚書諡恭毅官其子玄會為鴻臚主簿長子玄應進士為南京吏科給事中

侃侃恭毅抗志獨立忠謹是陳龍為鱗逆網常是扶我躬遑卹天目重明加乃丕績今之名臣古之遺直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十

彭天恩

按察使周公新字志新廣東南海人洪武中太學生授大理評事歷官浙江按察使為權倖所害死

公性鯁直勁厲姿幹高大俊偉異常好學能文政尚大體斷疑獄如神人以爲生閭羅或謂公發奸摘伏有廣漢風而宋有鐵面御史公似過之故當時稱之曰冷面寒鐵公云死非其罪人皆憐之

府尹陳公諤字克忠廣東番禺人永樂六年舉人授刑科給事中仕至順天府尹出為按察使降知縣陞荆府長史遷鎮江府同知致仕卒於家

公以犯顏敢諫屢瀕于死賴 文皇 仁皇之明

賸而復奮然竟齟齬坎壈其身直道三黜其信然哉

御史練公綱字從道直隸長洲人宣德乙卯舉人授御史以直言左遷邠州判官憂去卒

公賦性剛鯁嚴於嫉惡遇事敢言玉陛宣宿猶不能奪其直亦可謂能其官矣竟以此擯弄一斥不復太剛則折又奚足恠乎

知府劉公實字嘉秀江西安福人宣德庚戌進士改吉士出為金華府同知陞南雄知府忤權璫卒獄中公生平清強甘心貧窶與古廉吏范丹李及無異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十

彭天恩

彭文憲稱公躬過人之操履立絕俗之儀矩利誘不回勢傷不阻

按察使楊公瑄字廷獻江西豐城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御史以直諫下獄坐死釋戍南丹成化元年復職仕至浙江按察使卒於官子源任欽天監五官監候以直諫死

楊公正色昌言首排曹石身貫三木幾死徃行直聲振天下而源以京房之術伐恭顯之姦託志精忠慷慨有父之風名與天壤俱敝可也

光祿寺卿陳恭愍公選字士賢浙江臨海人天順庚

辰進士授御史仕至廣東左布政使忤中賢逮卒正德中贈光祿寺卿諡恭愍父員輅景泰中為福建右布政使

公學醇行方文詞簡古潔廉無私終身龔糶經濟之才綽有展布實行高名信於海內王守溪哀詞曰當成化間望重天下者三人焉三原王公莆田彭公及公是也

食事陳公祚字永錫直隸吳縣人永樂壬辰進士改吉士授御史以言事逮獄五年陞福建僉事致仕自號退翁卒

名世類苑

木卷之十一

十三

夏刊

公平生屢涉奇禍皆人所不堪者而公之心安焉曾不以生死易其心真烈丈夫哉李文正公哀公詞曰孝友足以厚倫材識足以斷政事氣節足以厲風俗其存其亡關乎天下者甚重也

總論曰 國朝文臣忠直不以死生二其心者數公足以當之劉公之言行必無已已八月之事鍾公廖公章公之言行必無丁丑五月之事楊公之言行必無辛巳七月之事五公忠憤所激遇事當言見死且不避彼受頤指為權資人鷹犬博一笑語者真天淵矣陳府尹陳御史陳僉事剛直敢言屢死不悔劉南

雄周按察陳方伯皆以節用愛民故忤中貴人殞其身悲哉

十六 中興賢輔九人

大師李文達公賢字原德河南鄧州人宣德壬子鄉試第一癸丑進士授吏部王事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卒贈太師諡文達

公為人恭嚴莊重得時行志不為小廉曲謹平居無疾言據色其容粹然見者如在春風中浮譟者為之自失陰狡者為之中阻蓋其所養者深故其所得有大過人者論者謂天順以來所以正君德恤民生進賢才廣言路抑僥倖却夷狄皆賢之力云三楊之後文達一人而已

太傅商文毅公輅字弘載浙江淳安人宣德乙卯鄉試第一正統乙丑會試廷試俱第一授修撰景泰元年陞侍講入內閣天順元年為民成化二年召入內閣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諡文毅子良臣翰林院侍講

公丰儀山立襟度淵澄以經濟為已任以薦賢為首務間論古今治亂事機得失賢否疊疊不倦文牘盈案裁決如流方果好直言遇大議能持正身

退名完德業善于當時風聲聳于後世馬鈞陽曰
我朝賢佐商公第一文貞文達不及也視古名
相如勃之重厚崇之應變旦之沉靜亦何忝哉
太傅彭文憲公時字純道江西安福人正統戊辰進
士第一授修撰歷侍讀入內閣仕至少保吏部尚書
文淵閣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憲

公資稟既異克養問學敬謹粹溫休休好善秉謙
抒誠歷事三朝敬謹如一日世稱賢相其所論建
皆深切時弊同時商文毅實相似云

太傅徐文靖公溥字時用直隸宜興人景泰甲戌進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十五

章之

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
致仕卒贈太傅諡文靖

公在位以寬大稱承劉吉恣威福報私怨之後一
以安靖誠信隨才器使保全善類從容調劑弭謗
消讒雖無勇功智名而培養國家元氣多矣

太師劉文靖公健字希賢河南洛陽人天順庚辰進
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
士忤瑾致仕卒年九十四贈太師諡文靖嘉靖初存
問又官其曾孫為尚寶丞

公骨相奇古學問淵粹行淳履正偉識宏材早際

聖明晚罹奸佞進不盈侈退不窘戚近世賢輔

太保楊文忠公廷和字介夫四川新都人年十二中
鄉試成化戊戌進士授檢討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議禮削籍隆慶改元復官贈太保諡文
忠子慎正德辛未狀元授修撰以議禮謫戍滇南卒
隆慶改元復職贈翰林院學士惇侑俱進士弟廷儀
兵部右侍郎父春成化辛丑進士提學僉事

公明達有謀敢于任事康陵巡幸不草敕又擒滅
元兇中興一詔朝野肅清尊號之議首尾數十疏
揭家族以博中興古社稷臣也豈可易議哉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十六

文

太師梁文康公儲字叔厚廣東順德人成化戊戌進
士授編修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
卒贈太師諡文康弟億正德四年進士

公立朝四十年多自蔽掩不誇其功不言人過失
施德於人不責報有庇其德反操戈者亦不較謗
言至居之恬然生平輕財周恤志慕清修宸濠反
藉士大夫多有餽惟公無之至於止泰藩之封地
不草巡遊之敕尤其大節梗梗者

少師蔣文定公冕字敬之廣西金州人成化丁酉年
十五舉鄉試第一丁未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

傳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仕致仕卒隆慶改元贈少師諡文定

公端澄簡慎遇事不激不隨 武皇之末臣扶調護不動聲色除奸弭亂以迎 英主非社稷之臣乎

太保毛文簡公紀字維之山東掖縣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保諡文簡子渠丙戌進士樂舉人光祿寺卿槩乙未進士副使

公歷事四朝清德正學卓識宏才為海內所倚重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七

又附

武廟時巡人情洶洶公極言諫止迺定議迎 英主以成旋乾轉坤之功此古所謂社稷臣也

總論曰文達遇曹石巽以行權文毅處 永壽 昭德兩宮順以濟險斯實難矣文憲乞終喪起不得入內閣所謂險德避難者與文靖承萬劉之後有取新之義焉康陵時劉公鞠躬盡瘁以正其始楊公撥亂反正以扶其終或去或不去均之為大臣乎梁蔣毛三公咸有社稷之功與楊公等也俱以議禮不合去惜哉

十七 中興賢輔七人

尚書劉文安公定之字主靜江西永新人正統丙辰一甲進士第三授編修成化二年陞太常少卿侍讀學士入內閣仕至禮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卒贈禮部尚書諡文安

公襟懷坦夷操履謙謹與人語色溫氣和遇人無貴賤大小一於恭敬其居官論事則根據義理詞峯峭厲雖勇者有弗及

太傅丘文莊公濬字仲溪廣東瓊山人景泰甲戌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保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文莊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大

又附

公好論議上下千古尤熟國家典故政事可否反復與大臣言官爭是非雖未必一一中適然不肯媿阿取悅商確往事時出意見能以辯博濟其說對人語滾滾不休人無敢難者然剛褊每事欲有紛更與劉健爭至脫帽於地其嫉三原尤不為衆所與

太保劉文和公珣字叔溫山東壽光人正統戊辰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保諡文和

公秉心不疑諄直無顧廉公無私嘗決天下大計

一言而定利害不能奪有大臣之節抑邪嫉惡恒
過于嚴以是小人多忌之

太傅謝文正公遷字于喬浙江餘姚人成化甲午鄉
試第一乙未會試第三殿試第一授修撰仕至少傅
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諡文正子
丕弘治進士第三入仕至吏部左侍郎兼學士

公器宇豐厚風神秀朗見者知爲壽俊元臣其忠
誠端確始終不渝所謂清白之操百鍊愈精剛毅
之氣萬人必往誠如聖諭也在內閣時劉公敢於
任事而資公之斷李公長於爲文而資公之典則
公可否其間不阿不激號能持正同寅協恭所以
輔成盛治者端有在也

太傅王文恪公鏊字濟之直隸吳縣人成化乙未進
士第三鄉會俱第一授編修仕至少傅武英殿大學
士致仕卒贈太傅諡文恪

世以文學稱王公豈知公者耶厄於權奸竟不得
一用所學少攄其經綸天耶人耶昔敬輿阻于延
齡古今同惜洛陽絳灌何代無之奚獨王公哉
太傅劉文肅公忠字司直河南陳留人成化戊戌進
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傅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致仕卒贈太傅諡文肅

公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在內閣未久
無大建明然重厚持正爲賢倖所嫉

少保石文端公瑤字邦彥直隸藁城人成化丁未進
士改吉士授檢討仕至少保吏部尚書武英殿大學
士致仕卒諡文隱隆慶改元贈少保改文端兄玠同
舉進士累官戶部尚書俱有文

公清修無玷毀譽不撓持論堅確不避夷險秉正
嫉邪進禮退義

總論曰文安在內閣再進密疏皆 國家大計文莊

博覽古今號通儒文和處文康文穆間道不同時時
相詆竟爲擠去文正文恪之遇逆瑾進退殊轂歸潔
其身文肅去時瑾已誅長沙爲政竟不知其讒間所
起文隱秉銓清勁不說於新都數議大禮乃不肯負
新都也文隱去後而吁咈之風微矣

十八 近代賢輔六人

太師李文正公東陽字賓之湖廣茶陵人四歲舉神
童隸業京庠天順甲申年十六舉進士改吉士授編
修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
師諡文正

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
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太陵
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
休不專政歸卿寺人顧思之

太保楊文襄公一清字應寧雲南安寧籍直隸丹徒
人八歲舉神童隸業翰林成化壬辰進士授中書舍
人歷總制三邊左都御史忤瑾逮獄尋復職正德十
年以吏部尚書入內閣致仕嘉靖四年起內閣兼兵
部尚書提督陝西軍務復入內閣仕至少師吏部尚
書華蓋殿大學士八年削籍卒二十七年贈太保諡

文襄

公生而隱宮貌類寺人學博才雄善調停應變濟
務尤曉暢邊事羽檄旁午一夕十疏口拈指授悉
中機宜又好汲引人人或嘗已顧揚薦之一時俊
達名流亦爭趨其門

太師張文忠公孚敬字懋恭初名聰賜今名浙江永
嘉人正德辛巳進士授南京刑部主事以議大禮陞
翰林院學士召入內閣仕至少師吏部尚書華蓋殿
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師諡文忠

公天性孝友氣度朗豁博極羣書奇偉迥特非時

俗庸淺所能揆測及當事蒞政執法以行剛愎不
回遭遇聖王建明大禮乃知殷宗思治夢帝賚傳
周宣中興岳降生申有由然也

太傅席文襄公書字文同四川遂寧人弘治庚戌進
士授剡城知縣累官兵部右侍郎以議大禮陞禮部
尚書加少保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卒贈太傅諡
文襄弟春吏部右侍郎

公爲主事已具綜理之才歷官巡撫貪官豪右搏
擊無遺風裁凜凜文章卓然可稱服御儉約不逐
時好近世之名卿也

太傅桂文襄公萼字子實江西安仁人正德辛未進
士授丹徒知縣陞南京刑部主事以議大禮仕至少
傅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致仕卒贈太傅諡文襄
公實學勵行執古傲上一言悟主遂極峻用讀公
奏議皆經國大猷切中時弊至密論四事若放宮
人止織造罷鎮守却祥瑞尤時所難言者況其講
學論政皆自稽古根本中來又其于進退之際懇
懇不肯自恕可謂名相也已

太保霍文敏公韜字渭先廣東南海人正德甲戌進
士授主事以議大禮仕至少保禮部尚書卒贈太保

諡文敏子與瑕已未進士

公議論侃侃直毅無前才識宏博能鼓舞人才奏疏屢上皆惓惓憂國愛君惜功業未究識者大以爲憾

總論曰余見學士大夫多訾議李公豈其然哉文正爲政值奸凶隕名毀跡保護善類卒之日諸門生故吏歛金錢爲葬具不一二年家人不免於凍餒蕭然四壁不足當近日輔臣一晏會之費楊公文武兼資處瑾永張桂間固有深意非直任權術其濟不濟命也席公早自修檢才謂學識又足展其志意所注措

名世類記

宋卷之三

李

李

有善譽張公

晚年發憤抗朝議受知聖明攬才俊謝苞苴孤立行一意元侯中賈戴戴歛束要亦有以服其心矣桂文襄潛心實學乘時効用綱條燦然霍文敏才高學博建議乎主惜其未竟用耳

十九

天曹碩宰七人

太保王文端公直字行儉江西太和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修撰仕至少師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致仕天順六年卒贈太保諡文端

公修輯方面氣宇宏偉性嚴重寡言笑居家儼然及至接人和氣益如屢典文衡得人最盛在翰林

三十年恭勤不忘秉銓軸益加廉慎海內想望其風采獻實曰太宰百官之表也惟至公則官無私昵至明則名實不眩至恕則人無异才至剛則政出於一若文端者庶幾兼之矣

太保王忠肅公翱字九臯直隸鹽山人永樂乙未進士改吉士授大理寺正薦除監察御史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卒贈太保諡忠肅

南陽嘗曰臯陶言九德王公有其五亂而敬擾而毅簡而剛廉而塞強而義彭惠安公贊公淡然無欲不識姜姬而況苞苴莫我敢施古三不惑於公

名世類記

宋卷之三

王

王

見之人皆以爲確論

太師王端毅公恕字宗貫陝西三原人正統戊辰進士改吉士授大理寺副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致仕卒年九十三贈太師諡端毅子承裕歷官南京戶部尚書諡康僖清慎有父風

公以忠誠受知憲廟所論奏皆譏侵賢近無復諱避悉見優納及秉銓衡抑躁獎恬黜幽陟明拔薦羣賢布列三事弘治初明良一德朝野清晏唐之貞觀宋之慶曆不足多也求之於古其希文君實之論歟

少保倪文毅公岳字舜咨浙江錢塘籍應天上元人天順甲申進士授編修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少保諡文毅父謙正統四年授編修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僖父子翰林自公始

父才學識量優於經濟狀貌魁梧又足稱其志意於諸卿中推遜馬鈞陽至論國事亦不肯相徇

太傅馬端肅公文升字負圖河南鈞州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致仕忤瑾削籍尋復職卒年八十五贈太傅諡端肅

公性介特寡言笑不尚華侈舉止嚴重修髯偉貌

名世類苑

卷之十

三

言苑

無

望之知爲異人居官重名節厲廉隅雖位極人臣名聞四夷退然不敢自居至於直事變臨利害屹然如山不可挫奪可謂社稷臣矣議者謂公忠鯁如汲長孺勳名如郭汾陽相業則比韓穉圭范希文殆非過論也

太保耿文恪公裕字好問清惠公子景泰甲戌進士改吉士授工科給事中尋改檢討謫泗州判官成化元年召復職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贈太保諡文恪

公偉幹修髯儼然神明學問該洽文章雅正冠冕

縉紳世濟其美世稱文恪之剛嚴不及清惠而長厚過之夫惟長厚是以無私怨惡而能愛惜人才爲國家養和平之福崇恥遜之風彼中懷媚嫉而外掩詭異者其亦異乎耿公矣汪公宣曰先任吏部之臣廉介端貞不如王翱公忠直亮不如王恕坦夷無物不如耿裕

少保許襄毅公進字季升河南靈寶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御史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忤瑾削籍尋復職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加贈少保子八人詩鄉貢士任知府誥南京戶部尚書博學能文諡莊敏贈太子太保諡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諡文簡稱名臣論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有才畧

名世類苑

卷之十

三

言苑

無

公器宇魁岸抱負甚偉議論洵洵出若無不可爲者法尚嚴峻凡有請託多拒不行見者敬而憚之崔後渠評公德有四昌言直道推賢敢爲人咸以爲名言

總論曰秉銓大臣非上結主知不得行其志卽上知非內閣調護亦不得安於其位抑菴之遇芳洲忠肅之遇文達命也盧氏之遇萬文康三原之遇劉文穆

亦命也。文毅端肅，或尚包荒，迺謂二公太別白賢不肖功名，不及禮兵時吏部之難，非一日矣。襄毅沮於逆瑾，當是時焦芳入內閣，而張綏代宇世道又一變矣。

二十 鯁直忠勤九人

太傅于肅愍公諱宇廷，益浙江錢塘人。永樂辛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少保兵部尚書。為權奸所害，死。贈太傅，諡肅愍。子冕，應天府尹，節槩修潔，有文學。督錦衣千戶，朱驥亦坐戍邊，有還，累官掌錦衣衛事，都指揮使。

名世類苑

木卷之十

子

三

已巳之變，迄今可為寒心方也。先入寇，英皇南奔，呼吸間，即有永嘉靖康之禍。而于公砥柱狂瀾，屹然不動，坐使社稷危而復安。觀其分守九門，移營城外，堅壁清野，以挫賊鋒，而喪君有君，廟算無失，專意戰守，罷絀和議，計擒嘉寧，艾除禍本，故能返皇輿於絕漠，正帝坐乎黃屋，謀國之善，古未聞也。而卒以駿功取奇禍，夫功蓋天下者，不賞于公之謂矣。

尚書王莊毅公劼，字公度，湖廣江夏籍，成河州人。正統己未進士，授戶科給事中，仕至兵部尚書致仕。卒，正

德中諡莊毅

於惟奸臣實惟謀主，首碎于庭，衆歌斯舞，侃侃黃門，潭潭烏府，風力鷹鷂，戎力狼虎，惟彼老成，乃國羽翼，乃當急流，完名歸處，守谿筆記曰：公性剛毅，少豪俊，尚氣節，義所當為，奮往直前，生長西陲，有志功名，居言路，見事有不平者，輒為之扼腕，自廷擊馬順之後，所至令行禁止，人望而畏之。曰：此擣殺馬順者，公名自是滿天下，豈非一世之豪哉。

太子太保項襄毅公忠，字蓋臣，浙江嘉興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忤汪直逮獄，復職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襄毅。子綬，孫錫，皆舉進士。綬為江西叅政，錫為光祿寺卿，鏞世蘇州衛指揮，改錦衣，鈺壬戌進士，曾孫治元，丙辰進士，篤周壬戌進士。

名世類苑

木卷之十

子

三

公明果，個儻達練吏事，悉體民隱，曉暢軍務，直言正色，不屑詭隨，當權璫赫烜，世勳大臣，俛首屈膝，莫敢吐氣，而公視之如孱弱，忠言抗論，按法行事，累不少顧，及其投間摘疵，釀成排擯之計，且欲陷之坑穽，而公侃侃正色，力折姦回，而奪之氣，竟亦不能甚公之禍，無何直道自明，而公之節義大伸。

于天下顧非豐功偉德而 皇天之默瞞耶

太保余肅敏公子俊字士英四川青神人景泰辛未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致仕卒贈太保諡肅敏

公凝重簡默外和內嚴正不詭俗廉不近名平生仕宦多在西北榆林修邊之功最大已而入兵部欲推榆林法盡修宣大兩鎮惜阻於讒忌功有緒竟不能就

太子少保程襄毅公信字彥實直隸休寧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仕至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卒

名世類苑

卷之二

子九

三

五

贈太子少保諡襄毅子敏政有文名

公在正統末捍擄都城景泰中督餉廣寧破松蕃夷寇天順初巡撫遼東成化初督川貴軍務平山都掌叛夷而最後叅贊留務謨謀獻納宣威力平暴亂者實兼文武之功

少保秦襄毅公紘字世纓山東單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劾中官降北黃驛丞歷州縣陞巡撫陝西都御史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卒贈少保諡襄毅

公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提兵南北列位孤卿

所居僅蔽風雨菜羹糲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資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少保胡端敏公世寧字永清浙江仁和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歷江西副使劾寧藩逮獄誦戍遼東尋復職陞湖廣按察使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卒贈少保諡端敏子純肇慶知府有材行蚤乞致仕

公朴忠直諫氣壯才雄濟以學問優於經濟淡薄寧靜清素不滑身不踰中人言若期期不出口及論大政事侃侃不回居常憂國不遑寢食事有不

名世類苑

卷之二

子九

三

五

可即閉門草疏無少顧忌正色立朝孤立無與且見幾勇決進退有禮世尤高之

少保李康惠公承勛字立卿湖廣嘉魚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太湖縣知縣仕至兵部尚書卒贈少保諡康惠父田右都御史兄承恩刑部郎中承芳評事承策承顏舉人子救益府長史

公學有源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發潔廉自守家無餘資

尚書方簡肅公良永字壽卿福建莆田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南京刑部尚書終養卒諡簡

肅

公筮仕以廉介稱劾朱寧致仕屢起為中丞侍郎尚書皆以終養為辭忠孝之節剛廉之操精卓之識完名全美可謂一世偉人矣

總論曰肅愍在當時眾輒罵權奸又請削公兵柄至謂德勝之役為無功公沒未幾端人志士至談公事又輒流涕稱公忠勇謂公社稷臣也豈非媚嫉激於同時是非白於異世邪王公殺馬順項公摧汪直余公開榆林程公上龔千戶書秦公劾柳景胡公發宸濠反謀李公抗疏言彰義東市之事皆起於內臣方名世類苑 卷之十一 三十四 續編

二十一 德學儒臣十一人

侍郎錢文肅公習禮名幹以字行江西吉水人洪武辛卯進士改吉士授檢討仕至禮部左侍郎兼學士致仕卒諡文肅

公孝弟忠信篤於倫誼厚生送死推財賑贖好古秉禮動有矩則文章論議士類宗仰

太子少保鄒文敏公濟字汝舟浙江餘杭人洪武中薦舉明經授訓導累官儀制郎中仕至右庶子兼少

詹事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敏子幹正統四年進士仕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康靖公博學修行能文章樂易無涯屢與諸儒臣纂修大典公為總裁惜罹於官寮之禍不竟所用

附徐善通天台人右贊善贈太子少保諡文肅王汝玉長洲人贊善兼檢討贈太子賓客諡文靖

馬京武功人進士北京刑部侍郎贈少傅諡文簡

梁潛太和人舉人右贊善兼修撰

周冕寧波人司諫春坊以上五官俱以官寮罹罪下獄死

侍郎儲文懿公瓚字靜夫直隸泰州人成化甲辰會試第一二甲進士授主事任至南京吏部侍郎致仕卒諡文懿

公體貌清羸若不勝衣端默簡重凝然臺閣之器邵文莊嘗語人曰持身當以紫墟為法終不為匪人累其見重如此

侍郎劉文介公儼字宣化江西吉水人正統壬戌進士第一授修撰仕至太常寺少卿兼學士卒贈禮部

左侍郎諡文介

公學有沉潛文無險塞取與明潔士林倚重

太子少保邵文莊公寶字國賢直隸無錫人成化甲辰進士授許州知州仕至南京禮部尚書終養卒贈太子少保諡文莊

公質性淳懿學問博洽孝親睦族獎誨後進應務之才細巨皆適一時儒碩竝以天下士稱之

太子少保楊文恪公廉字方震江西豐城人成化丁未進士授給事中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恪

名世類

不卷之二

圭

三

謝天恩

公好學能文負時名吏事精敏性介耿恥回互遵信程朱厭弄詞章講求義理學問可擬古醇儒事業可擬古名臣德性可擬古君子求之當世鮮有其倫

祭酒魯文恪公鐸字振之湖廣景陵人弘治壬戌會試第一二甲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國子祭酒請告卒諡文恪

公端飭自勵不肯言人短長及時政得失虛心約已清慎不渝憂時濟世之心每倦倦焉屢告屢起羣情嚮慕益競持名節縉紳欽仰

尚書崔文敏公鏞字子鍾河南安陽人弘治乙丑進士改吉士授編修忤璫調南吏部主事尋復職任至禮部右侍郎致仕卒贈尚書諡文敏

公宏才博學好古能文素履矜然出處無玷淵醇清邵卓然巨儒

尚書呂文簡公柟字仲木陝西高陵人正德戊辰進士第一授修撰議大禮調解州判官歷陞南考功郎中仕至南京禮部右侍郎致仕卒隆慶改元贈尚書諡文簡

公內充外裕色溫氣和藹然可挹而行方詞厲守堅力定在朝在野隨寓盡適其真君子方之程伯子不信然哉

名世類

不卷之二

圭

三

謝天恩

尚書羅文肅公珣字景鳴江西南城人成化丙午鄉試第一丁未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南京吏部右侍郎致仕卒贈禮部尚書諡文肅

公學問淵源氣節高古德業遠邁于古人識見不隨于流俗文章忠義益兼有之

右都御史何公壻字粹夫河南懷慶人弘治壬戌進士改吉士授編修忤璫謫州判仕至禮部右侍郎陞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辭不就

公敦朴正大廉靜忠貞雅志恬修趨避榮利既忤時俗左官卒以人望致位通顯又復乞歸杜門掃跡其于貨利若將浼焉

總論曰諸君子文養節行足任丞弼往往惟譏誹忤權奸否卽抱病天閤不獲致用所謂命數非耶不然錢劉崔呂羅豈在胡商徐彭之下儲邵鄒楊何獨不得與金李呂楊班乎

二十二 恬靜儒臣七人

祭酒劉文恭公鉉字宗器直隸長洲人永樂庚子舉人授中書舍人仕至國子祭酒少詹事卒諡文恭子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主事

三

瀚進士孫榮尚寶卿

公簡靜端確不屑詭隨忠誠結主以完名終

附楊翥字仲舉長洲人宣德進士歷修撰陞長史仕至禮部尚書

尚書黎文僖公淳字大樸湖廣華容人天順丁丑進士第一授修撰仕至禮部尚書卒諡文僖子民表進士雲南叅政

公性耿介寡合尤好直言居官屢除弊事考校多得名士在部不受私餽不行請囑律已最嚴

太子太保朱恭靖公希周字懋忠直隸崑山人弘治

丙辰進士第一授修撰仕至南京吏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

公莊重簡淡巖然有守坦夷平直廉不徼名厚德直諫人不可及

附穆孔暉字伯潛山東棠邑人弘治乙丑進士仕至禮部左侍郎兼學士

陳音字師召福建莆田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南京太常寺卿號愧齋人稱愧齋先生

尚書章公拯字以道浙江蘭谿人文懿公從子弘治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主事

三

壬戌進士授工部主事仕至工部尚書致仕卒

公孝弟忠信慎交遊敦廉素汲引後進與人樂易無畛畦一出天成遇事侃侃不避平生出處大節屹如山岳嘗告人曰某在工部惟約束材力不加賦天下此心無愧

侍郎楊公果字實夫直隸興化人弘治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南京戶部右侍郎

公理學淵懿制行端良推誠任朴舉動恂恂足以消人富貴浮薄之態

尚書何文簡公孟春字子元湖廣郴州人弘治癸丑

進士授兵部主事仕至吏部右侍郎以議大禮調南
工部尋創籍人稱燕泉先生隆慶改元贈尚書諡文
簡子商臣刑部郎中

公才高學博臨事敢言人信其剛直然仁厚儉約
有長者風少耽墳素皓首不衰名馳藝林學者矜
式

都御史邵康僖公銳字思抑浙江仁和人正德戊辰
會試第一二甲進士授編修調主事仕至太僕寺卿
致仕卒贈右副都御史諡康僖

公性光明純粹表裏洞徹居官行已交友接物一
以道義官至卿寺門第瀟然人咸服其為真道學
云

總論曰七君子者皆執持道義恬靜簡淡不尚紛華
不屑詭隨行造其至望重天下恂恂直諫厚德之人
也豈人所易及哉惜不能竟其用

二十三 理學名臣十人

聘君吳公與弼字子傳江西崇仁人天順中徵聘至
京授左春坊左諭德固辭還山卒門人稱康齋先生
公風格高邁議論英偉曾次灑落師道尊嚴善感
愜啓發人其學術質任自然務涵養性情有孔門

陋巷風雪之意亦通時務能用世凡天文兵法陰
陽易卦無不諳悉嘗曰註箋繁無益以故不務著
述云要之力學修行不失為儒者不至如尹直所
譏也

翰林檢討陳公獻章字公甫廣東新會人正統丁卯
舉人薦授翰林院檢討不仕卒門人稱白沙先生

公涵養甚熟德器粹完脫落清灑獨超造物牢籠
之外雖不售用於時而道風義槩足以感動天下
章楓山嘗謂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為天下第一派

敬齋胡公居仁字叔心江西餘干人門人稱敬齋先
生萬曆元年南京科臣請從祀孔庭未行

先生之學以求放心為主主敬為要端莊凝重履
繩蹈矩見義勇為不擇利害排異端振流俗高風
偉節儀表江南

布衣陳公真晟字剩夫福建漳州人門人稱布衣先
生

先生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中人學以靜
為至兩上書闕下不能行其所學惜哉
附劉閔布衣蕭田人林見素薦侍東宮不報
訓導曹端澠池人學者稱為月川先生

翰林院修撰羅文毅公倫字彝正江西永豐人成化丙戌進士第一授修撰以言事謫廣東市舶提舉尋復南京翰林院修撰請告卒諡文毅

公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避惡若浼聞善若驚篤志力行青天白日楓山語錄稱公剛毅不可及又曰一峯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翰林修撰舒公芬字國裳江西進賢人正德丁丑進士第一授修撰以直諫謫廣東提舉復職以議大禮再杖憂歸卒隆慶改元贈學士

公爲人其死忠勇其孝感誠其從善敏其自治嚴

其持身潔其處貧樂黃太泉敘公文曰江右大魁惟一峯以道鳴世先生實繼之其策名清時同令德崇問同官止修撰抱德而終又同夫豈徒以文傳者哉

給事中賀公欽字克恭遼東廣寧籍浙江定海人成化丙戌進士授給事中辭歸弘治初薦授陝西叅議復辭世稱醫問先生子士諮舉人博學篤行終身不仕

公篤行淵雅確乎不移亦管幼安之流亞歟不務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身體力行鄉人莫不興

於禮義

郎中莊公和字孟陽直隸江浦人成化丙戌進士改吉士授檢討以言事改寺副憂去居家三十餘年薦起任南吏部驗封郎中致仕世稱定山先生

定山豪邁胸中多奇瀟然灑落望之知爲有德人也蚤以忠諫著聲能取友當世老而赴召僊蹇以去惜哉

庶吉士鄒公智字汝愚四川合州人成化丙午年十六鄉試第一丁未進士改吉士以直諫謫石城州吏目卒年二十六

公性穎敏剛直敢言諍諍之氣百折不回彼患得患失者可以愧死矣

祭酒蔡公洵字介夫福建晉江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累官江西提學副使致仕薦起南京國子監祭酒卒

公明經博學行潔心淳氣清色和外簡內辯與之論天下事治俗汗隆文章高下學術邪正古今人品優劣事功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折斷蓋學識操履如介夫者不多見也

總論曰諸君子學聖人者也志氣清明踐履篤實超

然物表一洗陋習其於喜怒哀樂視聽言動之際蓋
競競焉乃若昌言正色違衆矯時視險如夷不渝不
沮非所謂直養無害者歟

二十四 端直文臣七人

尚書王文安公英字時彥江西金谿人永樂甲申進
士改吉士授修撰仕至南京禮部尚書卒諡文安

公文章典瞻尤善草書寬弘樂易豪俊豁達不屑
曲檢顧直諒好規人過以故三楊皆不喜

太子少保周文安公洪謨字堯弼四川長寧人正統
乙丑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禮部尚書太子少保卒

諡文安

公少有奇質歷官翰林專心問學為文詞簡直有
理致不為奇澁語尤熟國家典故故議論建白緣
飾吏事應對賓客出入經史丘文莊稱為卓爾不
羣之才可謂知人矣

侍郎張公元禎字廷祥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
改吉士授編修仕至禮部左侍郎掌詹事府事致仕
卒

公貌癯然纖弱勤學好問力探經傳蹟隱多所獨
得論義揭揭岸岸孤貞剛果之氣不可屈好面折

人過交陳選羅倫陳獻章皆以道學相規切

太子太保林文安公瀚字亨大福建閩縣人成化丙
戌進士授編修歷祭酒南京吏兵二部尚書忤瑾降
浙江右叅政致仕削籍瑾誅復尚書致仕卒贈太子
太保諡文安子廷梈嘉靖中任工部尚書諡康懿廷
機南京禮部尚書諡文簡孫炫正德甲戌進士燦南
京禮部尚書經壬戌進士

秦誓稱一个臣斷斷無他技休休有容若文安者
庶幾近之矣寬弘大度與衆無忤而好賢樂善無
所不至未嘗言人過失亦未嘗有一言欺人其淳
德雅量若是然使其不問賢否一於有容如張禹
孔光奚足資乎公方逆瑾亂政以正直取忤指為
朋黨謫降以歸而公處之太然遺佚不怨又得於
柳下惠之介焉

尚書王文莊公鴻儒字懋學河南南陽人成化丙午
鄉試第一丁未進士仕至南京戶部尚書卒諡文莊
弟鴻漸亦舉鄉試第一官至山東右布政致仕廉靖
有吏才

公博文多識學有體要宏俗與衍交發互溢尤明
習國家故事凡祖宗設政任人及先輩立朝行已

歷歷能言皆有按據至論時務要決成敗可否通窒援証今古如探囊指掌待物開誠和而有禮不問人私人亦不敢以私問也

太子少保傅文毅公珪字邦瑞直隸清苑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禮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文毅

公朴端諒直自檢甚嚴孝友之行孚于鄉曲正德中前則劉瑾以修行其毒中則張永以巧弄其惡終則張忠張雄錢寧江彬以愚暴肆其妄士靡靡矣全臣節者大學士劉忠尚書傅珪及牟錦衣斌

三人云

附陸容字文量直隸崑山人景泰進士授兵部主事任至浙江叅政

張弼直隸華亭人宣德進士仕至南安知府

少保毛文簡公澄字憲清直隸崑山人弘治癸丑進士第一授修撰仕至禮部尚書加太子太傅致仕卒贈少保諡文簡

公心術平夷學識淳正狀貌抑抑謙恭至是非義利禍福確乎不可拔也

尚書羅公欽順字允升江西太和人弘治癸丑進士

第二授編修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弟欽德欽忠先後舉進士時稱羅氏三鳳

公方正端毅持法執禮行己居官真如精金美玉議論足以定國是典則足以範羣公有不可禦之勇有不可奪之節天下陰受其賜天下倚以為重焉

總論曰文簡清標雅量顧宏達無枝柱然有定執不曲徇人大禮議起公最先去羅整菴堅定國是扶持善類調劑甘辛一時公功為多文忠與抑菴齊名稱東西皆阻於廬陵不得入內閣東王又秉銓柄公竟置散地商文毅不能薦周文安乃萬安劉吉皆得入內閣張公家居時人爭薦東白名儒顧輔比起又交章醜詆林文安傳文毅二公皆守正抗奸佞風節稜稜文莊在外僚遂受知太陵皆不究其用

國朝名世類苑卷二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

姓氏履畧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輯

上海後學秦嘉楫少說甫校

二十五 據正錄四八

太子少保李襄敏公秉字執中山東曹州人正統丙辰進士授御史仕至吏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敏

公才識宏博議論持正剛直不阿人意宣遠一鎮功業德惠在人耳目秉銓方鯁為人所忌竟不復起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一

卷之三

太子少保崔莊敏公椿字克讓直隸廣宗人正統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吏部尚書尋起南京吏部尚書兼叅贊機務致仕贈太子少保諡莊敏

公寬平坦易中無芥蒂好善惡惡出於天性臨事剛而不亢柔而不褻其在吏部慎恤人林獎拔後進廉靖自居人知嚴憚

少保姚文敏公夔字大章浙江桐廬人正統辛酉鄉試壬戌會試俱第一二甲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仕至太子少保吏部尚書卒贈少保諡文敏子璧進士兵部郎中

公丰神秀朗氣度宏偉言論侃侃達大體居官精敏渝人拔擢人才無間新故立朝三十餘年憂國憫民遇事勇為廷議大政正色昌言人皆悅服一時大臣詞氣慷慨才識高邁未有出公右者識者謂公可屬大事如周勃應變成務如姚崇世以為知言

太保尹恭簡公旻字同仁山東歷城人正統戊辰進士改吉士授吏科給事中仕至太子太傅吏部尚書致仕卒贈太保諡恭簡子龍進士翰林侍講

公選法通敏賢愚皆悅竟為要津人所惡中傷去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二

卷之三

總論曰九臬執中相繼在吏部南人不喜謂二公右北人也時內閣南人為政以故執中僅一年去北人紛然詆南黨善傾人不得已適用克讓南人又不喜克讓數月去而大章代入吏部出入五年北人為之語曰斬却姚夔頭去祭王翺墓同仁代大章凡十三年內閣又指同仁為北黨巧中傷敗其名父子奪官去甚矣銓曹之難任也執中之方鯁克讓之廉靖大章之宏才雅度皆時望所歸可屬大事尹同仁附貞指于公為奸邪能不內愧乎

二十六 忠勤元老七人

太子少保彭惠安公諱鳳儀福建莆田人天順丁丑進士授刑部王事仕至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惠安

公孝友溫恭廉明直諫寡慾清心始終無玷儀狀歉然不啻寒士至法理所在義色昌詞人不可奪林見素疏言公諡不副行乞如葉盛吳訥魏驥等諡事雖不行士論稱快

尚書何文肅公喬新字廷秀江西廣昌人景泰甲戌進士授南京禮部主事仕至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傅諡文肅父文淵吏部尚書太子太保致仕

名世類

不孝之三

三

諡事

公守已清慎律已方整博學精法律敏於吏事事無難易夷險不避嫌怨必行其志公沒後林見素為公請諡云其仕也有功有烈其處也有德有言信道之篤無愧于薛瑄著述之多可配乎丘濬諡之文肅實為稱情云

太保周文端公經字伯常山西陽曲人天順庚辰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正德三年起禮部尚書卒贈太保諡文端父瑄宣德乙卯舉人歷官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莊懿寬大詳雅守官廉靜家無田宅可居移寓江陵

公出太原世家早登科第迴翔翰苑幾三十年編摩校閱有文章名青官侍講尤多啓沃之功及授政務守正應變剴裁不滯屹然有古大臣風

太保劉忠宣公大夏字時雍湖廣華容人天順甲申進士改吉士授兵部王事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致仕瑾矯旨逮詔獄譴戍肅州瑾誅復官致仕卒贈太保諡忠宣

名世類

不孝之三

四

諡事

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疑未行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直述其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欺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洎如也

太傅韓忠定公文字貫道山西洪洞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工科給事中仕至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致仕劾劄復逮獄瑾誅復官致仕卒贈太傅諡忠定子士奇舉進士歷參政士聰舉人兩淮運司同知孫廷臣舉人廷偉進士

公清心寡慾凝厚雍粹又奮勵充養識量益弘居常抑抑至臨大事斧斷霆擊之死不撓當其時與司馬劉東山都憲張介菴稱弘治大君子諡議謂

公愚同甯子而竟保其身老似武公而不弛於學
請諡忠定

太子太保戴恭簡公瑄字廷珍江西浮梁人天順甲
申進士授御史仕至刑部尚書改左都御史掌院事
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公德性和粹顧耿耿不苟合而洞達無城府奉職
守法不爲物撓而意常近厚祿仕四十餘年無餘
資辰入酉出窮寒暑不變駁歷中外所至有聲政
績爲尤著

太子少保張簡肅公敷華字公實江西萬安人天順

名世類苑

不參卷三

五

三

順

甲申進士改吉士授兵部主事仕至南京刑部尚書
改左都御史掌院事性瑾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簡
肅父洪進士改吉士授御史死于土木子鰲山進士
改吉士任提學御史知人好獎拔雅尚藝文興起古
學以鯁直爲忌者所誣落職孫秩程乙丑戊辰進士
改吉士授翰林四世吉士國朝僅有

公丰采凝重義利介然學問文章賁餘史治受知
孝廟執法內臺力振綱綱表正有位與華容鈞陽
諸公一心同德可否相濟以贊弘治熙和之業國
運中興觸忤權逆歸老丘樊既明且哲身名兩得

三世濟美士林稱之

總論曰人臣忠勤可任大事剛勁可寢大姦明敏可
決大疑世之所謂君子國之所謂元老也惠安文肅
忠宣莊簡文端忠定恭簡際時則旬宣弼亮以濟康
熙遇險則正色危言以遏奸究卓然以道事君不可
則止者矣弘治之治功不其盛哉

二十七勳業撫臣七人

右都御史韓襄毅公瑄字永熙直隸吳縣人正統壬
戌進士授御史仕至總制兩廣都察院右都御史致
仕卒諡襄毅

名世類苑

不參卷二

六

三

順

公明經讀律洞達凱爽篤於孝友與人交有信義
不爲岸谷臨戎蒞政豹變鵬搏雖發奸摘伏而事
簡心平每有惠澤江西嶺南莫不畏如神明愛如
父母摘詞灑翰風生泉湧天才逸發
都御史楊恭惠公信民浙江新昌人永樂中舉人授
工科給事中仕至巡撫廣東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卒
諡恭惠敕祠

公公勤廉能最得民心守南海宣布恩威撫歸數
萬人公卒廣人手香燈爭者幾萬又奏請立祠載
在祠典

太子少保鄧襄毅公廷瓚字宗器湖廣巴陵人景泰甲戌進士授淳安知縣九載陞梧州知府復補程藩府歷官總制兩廣右副都御史掌院事復出鎮梧州卒贈太子少保諡襄毅

公處事求濟待人不疑雅量廓如莫窺其際至所設施動中機宜其中明炳人亦莫能及也

尚書雍公太字世隆陝西咸寧人成化乙丑進士授吳縣知縣陞御史仕至南京戶部尚書忤瑾罷歸卒公才明剛斷既廢復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平生大節非與世浮沉者比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七

三

四

太子少保吳清惠公廷舉字獻臣湖廣嘉魚人成化緒州成化丁未進士授廣東順德知縣九載陞成都府同知陞僉事忤瑾逮詔獄謫戍鴈門瑾誅復職仕至南京工部尚書致仕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公長身而瘠面如削爪敝衣帶穿不修藻飾神采英毅志識雄偉言行必自信人鮮能奪之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飢寒而施予不較有無崔文敏稱公貞才潔履厚行定力鮮儷也

尚書原襄敏公傑字子英山西陽城人正統壬戌進

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卒諡襄敏公才識通敏議論英發處流民設郡縣得保釐安集之效實國家萬世之利也

太子太保朱恭簡公英字世傑湖廣桂陽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御史歷官總制兩廣右都御史陞左都御史掌院事加太子少保卒贈太子太保諡恭簡

公性度宏暢才識通敏剛介而仁恕所至有惠政總論曰大臣持綱斧督撫方隅固欲其威望素著然必有恩信焉非約已裕人與士卒同甘苦與農氓共休戚而徒欲以武健聲靈金碧媚津要數月日幸無事得內遷即創祠樹碑稱頌功德人誰信之此數公者信心而行磊磊落落恩威孚布後世不忘卓乎不可及也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八

五

六

二十八 剛直者臣七人

少保林莊敏公聰字季聰福建寧德人正統己未進士授刑科給事中忤權貴逮獄坐死尋釋左遷國子學正超陞右僉都御史仕至太子少保刑部尚書卒贈少保諡莊敏

公恂恂和易身不勝衣遇事可否大義毅不可撓抗議易儲直聲大振官歷所至傾邇風采晚更謙

易稍示包荒按覈鈞陽功罪跡涉浮沉未必無少貶云

尚書王恭毅公穀字同節江西廬陵人正統壬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刑部尚書卒諡恭毅子臣成化己丑進士翰林侍講

公敏達有才暢習吏事評刑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叅駁會文切理為後人式

太子少保陳康懿公儉字時英福建莆田人正統戊辰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加太子少保卒諡康懿

公孝友廉慎沉毅簡質淵澄山峙一望而知為正人既仕以清白自持位至六卿肅然如寒士

尚書黃公紱字用章河南封丘人正統戊辰進士授行人陞南京刑部主事仕至南京戶部尚書改都察院左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

公贛直崖異威稜截然見之者畏聞之者懾非死生富貴足以動之者也

尚書黃文毅公孔昭字世顯浙江太平人天順庚辰進士授工部主事仕至南京工部右侍郎卒嘉靖中贈禮部尚書諡文毅子備進士吏部郎中孫紹官生

議大禮歷官禮部左侍郎陞尚書被論致仕

公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移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

太子少保林貞肅公儉字待用福建莆田人成化戊戌進士授刑部主事以直諫謫姚州判官尋復南部仕至巡撫江西右都御史嘉靖初起刑部尚書致仕卒隆慶改元贈太子少保諡貞肅子志道進士兵部郎中

公平生不戀官爵不趨權勢不擇利害不畏強禦抗犯顏敢諫之節高難進易退之風用兵以殺降

為大戒以撫綏為上策蜀人畏之如神明比之宋張詠

尚書畢公亨字嘉會山東新城人成化乙未進士授吏部主事歷順天府丞忤權貴謫兩淮運司同知薦陞湖廣叅政仕至南京工部尚書劾瑾罷卒

公器識英邁好學多聞耿介正直之操出於天性平居接物有禮而嫉惡太甚以是被誣遭抑迄老

不為屈有古大臣風

總論曰莊敏風節著于言路恭毅之刑名文毅康懿之用理財皆可謂成章矣封丘孤勁廉朴必行其

志新城清白剛方。遭抑不出林待用。抗顏取諫。以禮進退。真不可及也。惜當是時。咸不究其用。

二十九 恤退廉臣五人

布政使夏公寅。字正夫。直隸華亭人。正統戊辰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仕至山東右布政使。請告。

公誠心直道。無黨無援。自筮仕為郎。二十年為副使。十六年未嘗以淹屈降志。

都御史高公明。字上達。江西贛溪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右僉都御史。請告。

公天性孝直。俊暢有通才。難進易退。出處瞭然。

名臣類

本卷之七

十一

卷之八

九

大理卿夏公時。正字季爵。浙江仁和人。正統乙丑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南京大理寺卿。請告。三十年卒。年八十八。

公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書。多著述。尤詳禮文之事。知府張公寧。字靖之。浙江海鹽人。景泰甲戌進士。授禮科給事中。歷都給事中。忤權貴。陞汀州知府。請告。公偉貌脩髯。雄文直道。重瞳屢回。屬意大用。銜命萬里。專對不辱。出守南郡。勤卹民隱。蚤見逆歸。養高林壑。閑家有則。孤踪無玷。如公者。出則為天下士。處則稱鄉先生者也。

都御史王公雲鳳。字應韶。山西和順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歷郎中。坐事謫陝州知州。陞提學僉事。仕至右副都御史。請告。父佐南京戶部尚書。

公天資高邁。智識卓越。器度弘遠。博學力行。以聖賢為標的。居無惰容。自少至老。如一。日為性嚴察。吏不能售奸。與人交侃侃。不脂韋。臨疾生禍。福之際。不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

總論曰。國家盛時。卿大夫士多自奮欲効。用樹聲績。五君子迺獨急流勇退。修然自適。鳳翔千仞。龍戢九淵。庶幾廉頑立懦者歟。

名臣類

本卷之七

十二

卷之九

十

三十 定逆忠烈七人

新建侯王文成公守仁。字伯安。世稱陽明先生。浙江餘姚人。弘治乙未進士。授刑部主事。劾瑾。逮獄。謫賢州龍場驛丞。陞廬陵知縣。吏部主事。仕至南京兵部尚書。封新建伯。被譖削爵。隆慶改元。贈侯。謚文成。議祀孔廟。父華。成化辛未進士。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子正德嗣伯爵。

公才高學邃。兼資文武。英敏天成。機權莫測。其用兵也。訓練嚴明。籌畫精密。對客笑談。萬眾逆集。擒皆斬。獻凱轅門。左右尚不知也。真所謂天生豪

傑特立于斯世者也。豈近世名卿所及哉。特以講學故。衆口交贊。蓋公功名昭揭。不可蓋覆。惟學術未易詮測。以是指斥。則讒謔易生。媚忌稱快。耳今又咸謂公異端。陸子靜之流。嗟乎。子靜豈異端乎。以異端視子靜。則游夏純於顏曾。而思孟劣於雄沉矣。公所論敘古本大學。則言傳習錄諸書具在。學者虛心平氣。反覆融玩。當見之。

尚書孫忠烈公燾。字德成。浙江餘姚人。弘治癸丑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官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禮部尚書。諡忠烈。子塏承廕。

名世類苑

卷之三

十三

嘉靖

中武舉第一。仕至都督。堦尚寶司丞。陞乙未進士。第二人。仕至南京禮部尚書。諡文恪。堪子鈕武進。士錦衣都督同知。鎡舉人。墀子鎡。舉人。陞子鎡。南京鴻臚卿。鉅解元。庶吉士。禮部右侍郎。錦壬戌進士。御史。鎡甲戌會元。廷試二甲。進士。禮部主事。

公學精于易及門。造就甚衆。平生取與介介不苟。謙以自牧。而是非臧否。確有定見。尤重風教。在建寧爲海菴祠。在江西每謁廟學。必進諸生。諭以忠孝大節。在吉安廣文山祠。爲之贊詞。甚壯激。其他所至。新學宮。表貞烈。皆爲世道計。而卒不負斯志。

以終其身

尚書許忠節公瓚。字汝登。河南固始人。正統戊辰進士。授樂陵知縣。平流賊。有功。陞山東僉事。歷江西副使。宸濠之變。不屈被害。贈都御史。贈禮部尚書。諡忠節。子塏承廕。中武舉。錦衣都指揮同知。

公神清氣朗。風格迥異。守樂陵。計戰楊莊。人固知其有外義之忠也。備兵江西。密疏當道。訓練土兵。使當事者。雖然其計。事勢當不至此。臨刑之言。聽者無不凜凜。常山睢陽。徇國之烈。豈是過哉。

名世類苑

卷之三

十四

嘉靖

士授主事。仕至少傅。吏部尚書。嘉靖元年。下詔獄。講成。綏德七年。起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總制陝西。復改吏部。卒。諡恭襄。

公才極高。先事燭機。吏事精敏。達權應變。人不可及。所謂經國之臣。非欺獨不見知于新都故忌者。爭起幾得奇禍。

尚書伍公文。定宇。時太湖廣松滋人。弘治乙未進士。授常州府推官。仕至兵部尚書。致仕卒。

公資兼文武。豪宕不羈。崇尚節義。喜談兵法。自公退食。輕裘緩帶。射集投壺。悲歌長嘯。興起古人而

與之友聞地方有警奮勵激發有擊鼓其鐘踴躍用兵之意隱然儒將風致故其名位亦以武功顯其荆楚之奇士也哉

光祿卿宋公以方字義卿湖廣靖州人弘治乙丑進士授主事歷江西瑞州府知府宸濠之變不屈遇害贈光祿卿敕祠曰嘉忠

公貌不揚悃悃無華克勵節操宸濠肆橫無談及義氣激發其死亦素所辯非倉皇應變之爲也其真烈丈夫哉

侍郎劉公源清字汝澄山東東平州人正德甲戌進

名世類

卷之三

五

四

士授江西德興知縣調進賢濠平墜御史仕至兵部左侍郎兼都御史總督大同三鎮軍務忤權賢逮詔獄爲民隆慶元年復職

公崛起寒素偉幹負氣臨義奮不顧利害宸濠之起禍也僞檄之傳道經進賢而公斬其使燬其檄閉妻子杜門以死誓戰不利則將焚妻子自殺以報國濠竟以不得援而敗惜忌功者多不得敘錄識者憾之

總論曰宸濠變起人心危疑無敢以賊名濠者陽明不顧九族身任其事不踰旬朔卒平大難蓋世之勳

也孫許二公非特慷慨成事而已庶人未反時二公日夜爲防奸遏亂計自分必死即死所畫城戍調兵食足以滅賊二公死忠憤貫天日士民爭奮義兵四起伍公協謀伯安卒底大功劉公首斷僞檄誓死守城宋公積忤罹禍亦不失爲死社稷也王晉溪才高精密人不可及王伯安擒濠悉如公策伯安之成功晉溪成之也數公其有功於國家豈淺也哉

三十一 忠孝名臣二人

少保黃公翬字伯固福建莆田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德安府推官陞刑部主事歷兵部郎中正德十四年以直諫逮詔獄除名嘉靖元年召任南京大理寺丞卒于官贈大理少卿

名世類

卷之三

六

四

武皇之南巡外有宸濠之覬覦內有江彬之惑亂朝野危疑社稷幾挫而黃公獨奮其精忠危言極論明白痛切可爲流涕嗟乎以斯人而使之無年天曷故哉雖然讀其書與日月爭光可也

附陸震字汝亨浙江蘭谿人正統戊辰進士歷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直諫杖笏贈太常少卿劉校字宇夏河南許州人正德辛未進士歷刑部郎中直諫杖笏贈太常少卿

李紹賢字崇德江西人進士授行人直諫次

張英錦衣千戶直諫死贈都指揮使

何遵江寧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工部王事以直諫死贈尚寶卿

王思字宜學江西太和人正德進士授編修言事謫驛丞嘉靖初復職以大禮杖死

御史陳公茂烈字時周福建莆田人先世浙江瑞安弘治丙辰進士授吉安府推官陞御史母老乞終養旌為孝廉

公杜門養廉領悟既深充養益熟隱衷粹行可質

名世類苑

六卷之三

七

諫

鬼神對天地鄉國敬服殆管寧黃憲之流也得在聖門可幾顏閔薦者謂廉約如石守道而所養獨純孝行如徐仲車而所處尤困殆有未足盡者

總論曰二公皆甫產忠潔足以明志孝廉足以存節究其用經濟才也孰非人臣孰非人子觀此能無深省乎惜皆無子輩年尤天易故哉雖然觀二公所樹立亦可與天壤俱歟矣

三十二 中興元臣十一人

少傅喬莊簡公字希大山西樂平人成化甲辰進士授主事改吏部仕至少保吏部尚書致仕隆慶改

元贈少傅諡莊簡父鳳職方郎中兄宗同舉進士歷官參政

公長身偉貌聲如洪鐘博學好文遇事從容裁處無疾言遽色待官屬有禮馭輿臺有恩盛怒未嘗出惡聲休休有容得大臣之體

少保孫榮信公文字志同湖廣安陸人成化辛丑進士授南京兵部主事仕至少保戶部尚書致仕卒諡榮信子元正統甲戌進士

公純德遠猷孤忠正色言論恂恂誠懇無大臣氣岸歸隱再起為國當怨必欲杜利孔清利源還虛耗殷阜之舊國命民命身任不疑其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名世類苑

六卷之三

七

諫

少保彭襄毅公濶字濟物陝西蘭州人弘治庚戌進士授工部主事歷官右都御史忤朱寧逮獄坐死尋釋歸嘉靖元年起兵部尚書致仕卒隆慶改元加少保諡襄毅

公純誠直諫剛挺敢為惡著平寇之勳威名震動然經畧哈密一事實不能無故議者不以功掩過可也

少保王肅敏公廷相字子衡河南儀封人弘治壬戌

進士改吉士授兵科給事中言事謫亳州判官陞高
淳知縣陞御史忤中賢下詔獄謫贛榆縣丞仕至太
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掌院事致仕卒隆慶
元年贈少保諡肅敏

公歷事三朝以忠誠不欺為先御下則公直不虐
有益國是雖負天下之謫不恤蓋識見中有持守
持守中有精義義理堅定隨事而應故雖屢遭下
獄罷斥震擢挫掣可憂可怖之勢互交目前而志
氣不可奪也論者謂公持守類洪洞韓忠定參贊
類青谿倪文毅掌憲類安福張簡肅亦知言矣

名臣類苑

卷之三

十九

夏邦彥

太子太保王康毅公憲字惟綱山東東平人弘治庚
戌進士授御史仕至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卒諡康毅
子汝孝丙戌進士右副都御史

公德度汪洋才識淵練居官四十餘年凡所為必
思盡其力不溺不黨人謂其得大臣之體焉

尚書韓公邦奇字汝節陝西朝邑人正德戊辰進士
授主事歷陞浙江僉事忤鎮守內官逮下詔獄削籍
嘉靖元年起山西參政仕至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卒
弟邦靖同舉進士仕至參政有文名

公性剛直尚節繫端潔方正人不敢干以私威望

稜稜人方之軒司寇惻行王冢宰九臯云

太子太保劉公天和字養和湖廣麻城人正德戊辰
進士授御史忤權賢謫金壇知縣仕至太子太保兵
部尚書致仕卒子灝壬戌進士淞乙未進士

公端毅有謀風裁凜然盡心國事鞠躬盡瘁其經
畧西戎夷人不敢忘中國大義非公之德望才畧
致然哉

侍郎寇公天敘字子惇山西榆次人正德戊辰進士
授南大理評事仕至兵部右侍郎卒弟天與子陽俱
舉進士有才名

名臣類苑

卷之三

二十

夏邦彥

公涵養素淡操持謹慎正大光明之氣聲勢不能
挫從容通敏之才繁難皆有處然未究厥施君子
以為憾焉

少保屠簡肅公僑字安卿浙江鄞縣人正德辛未進
士授御史歷南京刑部尚書加太子太保改左都御
史掌院事卒贈少保諡簡肅

公端潔持正始終一節未嘗俯仰于時平居提挈
綱維涵蓄細碎至于臨事決疑屹然岳岳苟係國
家以身當之卓然樹立完名全節世稱公有陳偁
敏之仁彭幸樹之正王恭靖之清不其然哉

太子少保李公克嗣字士修四川內江人成化丁未進士改吉士授戶部主事忤權輿謫岳州府通判陞隨州知府薦陞按察僉事仕至太子少保南京兵部尚書

公忠亮典則執法不撓巡撫東南治水白泐勿矧小利遂獲大功坐奠留都不動聲色尤其偉然者也

太子太保俞莊襄公諱字良佐浙江桐廬人弘治庚戌進士授長清知縣陞御史仕至右都御史掌院事卒贈太子太保諡莊襄

名世類

卷之三

五

五

公經學淹貫敏達過人剛毅敢爲事不避難入總院事守法明允考校精嚴人不敢犯僚屬敬信以爲不可及朝廷方倚公大用而公卒矣

總論曰白巖當武廟駐蹕留都能持正鎮靜以馭江彬卒護大駕回轡社稷功也孫九峯彭幸菴王康毅於嘉靖初協心輔政朝廷改觀不久罷去王子衡歷事三朝秉直守正言論侃侃韓苑落剛鯁威嚴人望攸屬劉養和經畧西戎夷人懾服寇淪水奏止織造真有回天之力李梧山白泐之役迄今誦之屠簡肅始終一節主張國是俞莊襄敏達過人事不避

難惜不究於用也要皆無愧於大臣歟

三十三介直名臣八人

太子少保胡康惠公富字永年直隸績縣人成化戊戌進士授主事仕至南京戶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諡康惠

嗚呼我公一代名臣兩居大理監薛公瑄敬忌之德一征廣黎終韓公雍奇正之勲北留京兆著顧公佑廉威之政南拜司徒懋年公富夙夜之勤巨璫不和幾爲忠愍大忠欲殺曰作章綸

尚公林公廷玉字粹夫福建侯官人成化癸卯鄉試

名世類

卷之三

五

五

第一甲辰進士授給事中謫謫海州判官歷陞長沙府知府仕至戶部尚書致仕

公立朝侃侃不阿壽過十策保治八篇與夫劾奄宦黃緣舉大臣貪私凜然皆正氣之發至其判海州守長沙整屯田督學校參大藩陟銀臺進中丞所在著聲績爲時名卿至於里居而靖軍校之變雖公之威信素孚而亦是氣之充塞也

太子少保黃簡肅公珣字鳴玉四川遂寧人成化甲辰進士授龍陽縣知縣陞御史仕至南京工部尚書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簡肅子華嘉靖壬戌進士南

京工部尚書致仕

公方廉端慎敢于任事自御史晉司空所在著聲績為時名卿請老去完名全節士論歸之

布政使楊公子器字名父浙江慈谿人成化丁未進士授崑山縣知縣陞吏部主事言事下詔獄尋釋去為湖廣叅議仕至河南布政司左布政使卒請諡不報

公天性剛介沉默重厚風儀峻整而中實和易持已克堅利害不計位至方岳無異寒素陳都御史察請諡公曰應事有功曰敏博聞多能曰憲請諡

為敏憲可乎

尚書劉端毅公玉字咸栗江西萬安人弘治丙辰進士授輝縣知縣陞御史忤璵逮詔獄削籍璵誅起河南按察司僉事仕至刑部左侍郎以大獄事罷歸隆慶改元贈尚書諡端毅

公學一主於誠故終身無淨詞偽行孝友信讓時

靡間言居官一志公家秉正嫉邪端方清白終始一節博通羣籍尤長于天文地理凡軍謀師律儀章法制皆詳究其本末惟所用之

府尹陳公鼎字文相山東登州籍直隸宣城人弘治

乙丑進士授給事中言事逮獄罷嘉靖改元起陝西叅議仕至浙江按察使陞應天府府尹卒於官

公系出忠貞心懷激烈廉介正直遇事敢言批鱗觸禁瀆必不回故發諸事業皆磊落峻絕嶄然名世

尚書張恭簡公潤字汝霖山西臨汾人弘治壬戌進士授給事中仕至南吏部尚書卒諡恭簡

公丰采凝峻不肯詭隨卒能守典法均縮財用諸不便已者輒齟齬公公益持堅節不為動搖

副都御史張公欽字敬之直隸通州人正德辛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右副都御史致仕卒

公為人慷慨剛毅為御史綽有風力自居庸阻駕直聲聞于天下

總論曰士君子之所難者剛與廉也剛不為撓廉不可撓非涵養深遠見理洞徹鮮克致之數君子之剛方不回清白一致其真不可及歟張敬之居庸阻駕天下想望風采真不負御史也胡公耿介正直有古大臣風楊公陳公皆凜凜持風裁上下畏之如神明林粹夫于里居而靖軍士之變劉咸栗任攝江而首遏宸濠之亂皆才德之表表者黃簡肅方廉端慎張

恭簡正色昌言士論尤推重焉

三十四 文學才臣五人

尚書程公敏政字克勤襄毅公長子舉神童成化丙戌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以考試事罷歸卒贈禮部尚書

公秀眉長頰風神清茂於書無所不讀文章為一代宗匠天稟既高造詣益極惕惕行檢不宜無忌憚至此特以不能屈下人遂遵謹忌惜哉

提學副使李公夢陽字獻吉陝西慶陽人從父寓大梁年十八舉鄉試策一弘治癸丑進士授戶部主事歷郎中代草劾瑾逮下詔獄罷歸復起為江西提學副使致仕卒子校善文賦有父風舉進士

名世類苑

卷之三

五十五

李

公為人氣高節挺孤立峻視不能少縮下時依賢人又如鳳矯龍變人罔不知其為神亦罔不駭其異故再罹奇禍坎壈終其身世咸疾之如讐袁公獻寶曰余嘗使大梁見李公雙瞳炯炯如電論古今終夜不少休噫斯人也豈世俗所能容哉

提學副使何公昂明字仲默河南信陽州人弘治壬戌進士授中書舍人仕至陝西提學副使弄官歸卒於家孫洛文嘉靖甲子解元乙丑進士授編修洛書

萬曆癸酉鄉試策二

公少有神解弱冠入京身不勝衣馳才長賦並凌作者時海陵儲柴墟錫山邵二泉咸加歎賞和粹冲夷人樂為友眾目為台輔中人然性簡意寬不善事津要遂出為校文之職以勞致瘁弗臻大成惜矣

國子博士徐公禎卿字昌穀直隸吳縣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大理寺右寺副上書改國子博士卒

公簡抗不輕與人交落職後益砥礪名節欲希跡古人不少變其志無何疾卒於京公談藝錄一卷

名世類苑

卷之三

五十六

徐

銘治凋飾步準趨繩華而不靡質而不俚深而不晦壯而不怒約而精聘而中節斯非希世之寶乎哉

郎中薛公蕙字君米直隸亳州人正德甲戌進士授刑部主事改吏部陞考功司郎中以議大禮去

公行已峻潔表裏皎然質直寬簡不與人校然強執不屑隨人遇事直前以是去國蚤歲刻意詩文晚乃潛心性命造詣深遠查不可測

附鄭善夫字繼之福建侯官人正德進士仕至禮部郎中告病去

孫一元字太初自稱關中人浪跡江湖人稱爲太白山人

李應禎字禎伯直隸長洲人成化舉人任至太僕少卿

總論曰昔人言文章與時高下不其然哉漢去古未遠然自遷向雄固而下亦鮮稱矣唐則韓柳宋則歐蘇咸以所長擅稱而說者尤多低昂謂宋之不逮唐猶唐之不逮漢也我明文章發于金華數子而劉宋二公雍容述作潤色鴻業特尚典則雖奇麗不足而朴醇有餘要亦氣運熙洽使然也列聖紹統人文宣明弘治間李公夢陽以命世之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兩漢古詩莫如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風陽薛君采號稱四傑作爲古文詞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茂以尚矣然四君者非文士也李公當 孝廟朝言事希賈生代韓司徒草奏劾權奄正氣侃侃何公因清寧之災直言時政譏義子不當蓄宦官不可寵其蹈虎尾徐公砥礪名節不輕與人交薛公秉銓清慎以議大禮不合而去晚更恬靜好逸超然物外其有自得之樂也四君子文章節氣當爲我朝之冠篋墩

天才逸發學問該博遊爲譏口所擠惜哉

三十五 文武經畧十五人

襄成伯李公隆字彥平直隸和州人永樂中襲父爵總兵鎮山海三關宣德元年留守南京十八年召還世嗣

公丰姿凝重器宇宏遠最識大體接儒者之禮尤恭上下靡不敬畏正統中以得人心見疑召回京師始近聲妓爲自安計自後代者終莫能及

懷遠伯山襄毅公雲直隸徐州人永樂中以指揮從征累功陞都督僉事宣德正統充平蠻將軍鎮廣西累官都督同知卒贈懷遠伯諡襄毅

公沉毅不洩用兵如神廉正自持澹然儒素甘苦與衆共之臨戰人皆出死力及其卒也廣西之人皆爲立祠歲時祭之

附冀傑東安人起卒伍仕至都督僉事卒贈清源伯諡忠壯妻王氏自殉贈淑人

穎國楊武襄公淵字宗道陝西漢中人嗣父官百戶累功陞都指揮鎮宣府有功封昌平伯景泰二年破虜進侯卒贈穎國公諡武襄子傑嗣卒後嗣擒喜寧有功鎮宣府獨石天順中石亨坐于公常於子珍戌

廣西尋赦世襲指揮使從子四人龍武強伯倚彰武伯仁錦衣指揮使智開平指揮使

公生長在道有機變用詭道累立戰功紀律嚴明將士用命一時號稱巨擘焉

定襄侯郭忠武公登字元登直隸臨淮人營國忠襄公之孫充勳衛進都督僉事守大同破虜封定襄伯天順元年奪爵謫戍甘肅成化元年復爵充團營總兵八年卒贈侯諡忠武世嗣指揮使

公事父母至孝居喪秉禮武而能文謀而善斷施為措置一以至公人不能干以私真不忝古之良將也

將也

靖遠侯王忠毅公驥字尚德永樂丙戌進士直隸東鹿人授兵科給事中歷按察司副使順天府尹宣德二年陞兵部侍郎坐事逮獄尋陞兵部尚書征甘涼征木麓川有功封靖遠伯充征蠻將軍復兼尚書天順四年卒贈侯諡忠毅世嗣

公沉毅弘偉有文武才遇事剛斷用法嚴明吾學編曰麓川之役大費財力騷動半天下比再出兵益復虛耗苟且奏捷鐵券金書至今不絕威寧新建止終其身豈不舛哉

都督王公信字君實陝西南鄭人嗣父官千戶累功陞都督同知總理漕運卒子繼善從善皆舉進士有名

公好謀善戰有文武林其廉約不擾民無纖華既無肥良敝袍緩帶娛意文史亦儒將之優者乎

太傅威寧伯王襄敏公翹字世昌直隸潯縣人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歷官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都御史征威寧海有功封威寧伯世券仍左都御史掌院事佩征西前將軍印充總兵鎮大同寧夏延綏三鎮加太子太傅召掌前軍都督府事提督團營再敘

子錦衣千戶成化十七年被劾奪爵編管弘治元年復職致仕十年起左都御史鎮陝西甘涼寧夏軍務有功加少保兼太子太傅卒於軍贈太傅諡襄敏

公姿表奇邁慷慨自許論議英發見事風生又膺師寄身經十餘戰出奇取捷慮成發中顛倒才智柔剛辨強皆樂為之用效之者皆自以為不及不愧古之名將也

錦衣牟公斌字益之京師人起族校累官錦衣衛指揮使掌北鎮撫司事忤璫廷杖革職瑾誅復任鎮撫忤張雄安置武昌卒

公剛直忠義司刑不屑阿徇兩遭奇禍怡怡若分然崔文敏稱正德中全臣節者公得同于劉傳二公也

都督王公佐字汝璣山後人襲錦衣衛指揮使嘉靖己丑中武舉第一仕至後軍都督府右都督掌錦衣衛事

公才敏而志忠不好利不肯搜索京師富室細遇至巨猾兇豪有犯雖巧賄勢囑亦不得脫以故人皆敬之稱名執法前後為錦衣者皆莫能及也

附袁彬起旗校從北狩恭謹服勞歷官錦衣衛

名世類苑

下卷之三

三

計開

都指揮使掌衛事門達中傷謫戍召還

朱驥于肅愍公增戍開平召還仕至錦衣衛指

揮使掌衛事

都督馬公永字天錫直隸遷安人世襲金吾左衛指揮使累官左都督鎮遼東卒於軍

公善養士同甘苦又善知人獎拔蕭徂劉淵祝禪皆起列校為方鎮

太保梁武壯公震字子東河南新野人世襲榆林指揮使累功左都督鎮守陝西大同卒贈太子太保改贈太保謚武壯

公忠勇好讀書在遠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管得馬盡與劫者以故人皆効死虜益畏公不敢輒近塞公卒五堡旋廢而鴈門河東雲中上谷虜無歲無之矣

附撫寧侯朱武襄公謙山東夏邑人嗣指揮僉事正統中累功陞都督同知充鎮朔將軍總兵宣府景泰元年禦虜有功封撫寧伯贈侯子永嗣累功太子太傅進封保國公加太師卒封宣平王謚武毅子暉嗣公後嗣侯

涑國孫武敏公鎬康勝州人永樂末嗣指揮同

名世類苑

下卷之三

三

計開

知果功陞都督僉事協守大同以奪門功封懷寧侯殺曹賊功進侯卒贈涑國公謚武敏世嗣侯

涼國將敏毅公琬直隸江都人正統中嗣爵成化中充平羌將軍鎮甘肅充平胡將軍禦虜宣大還充團營總兵卒贈涼國公謚敏毅世嗣侯父貴起小卒累功右都督封定西伯征木剌川功進侯贈涇國公謚武畧

太傅譚莊僖公佑四川清流人嗣新寧伯充京營總兵恭慎守法好禮累加太保太傅卒謚莊

傳

太傅顧榮靖公仕隆字仲勳直隸江都人弘治中嗣鎮遠侯充京營漕運總兵卒贈太傅諡榮靖子寰嗣漕運總兵總督京營戎政端明廉靖溫恭孝友時論歸之加太子太保

總論曰近見敘名臣者多不及武臣鄭端簡始詮次其事亦數人耳如撫寧朱讓懷寧孫鏗定西蔣琬新寧譚佑鎮遠顧仕隆啓封嗣秩並著聲猷邊鎮總兵王効桂勇抗雄何卿沈希儀周尚文安慶守將崔文楊銳曹帥王瑜劉爾戰將陳乾張世忠皆名將尚未錄也

國朝名世類苑卷三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

姓氏履畧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輯

上海後學秦嘉棣少說甫校

嘉靖間名臣舊錄俱未登入恭訪公論擬列于後俟博覽者詳考焉

少保熊恭肅公浹字說之江西南昌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吏部尚書以上言創籍隆慶元年贈少保諡恭肅

公忠誠直亮為太宰執法不阿首論大禮不附張桂朴忠自許侃侃有大臣風節因論箕仙不足崇

信至件上意創籍惜哉

太子太保張文肅公治字文邦湖廣茶陵人正德辛巳會試第一二甲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卒贈太子太保諡文隱萬曆初改諡文肅

公文學典瞻議論懸河豪爽豁達不肯依阿屢典文衡號稱得士顧剛直好規人過以是分宜忌之不竟於用

已上二公劉文肅秦襄毅之傳也

二

太子少保唐文襄公龍字虞佐浙江蘭谿人正德戊辰進士授剡城知縣陞御史仕至吏部尚書創籍復職贈太子太保諡文襄子汝楫嘉靖庚戌進士第一仕至左春坊左諭德

公才猷敏捷屢著經濟條利弊諫止燒造皆勳業表表者任太宰能持正不阿忤 旨削籍卒於道惜哉

尚書姚公鏌字英之浙江慈谿人弘治癸丑進士授禮部主事歷左都御史總制兩廣軍務致仕嘉靖十九年復起兵部尚書總制三邊告老致仕子冰嘉靖

名世類紀 不孝之四 癸未進士第一仕至翰林院侍講學士卒

公有文學吏事倜儻有負荷督撫兩廣誅岑猛數十年之兇寇攻破巢寨九十五處皆公之功也遭讒而去惜哉

太子太保周恭肅公用字行之直隸吳江人弘治乙丑進士授行人仕至太子太保吏部尚書卒諡恭肅公端明簡諒有風節不肯依附人人亦不敢干以法

尚書翁公萬達字仁夫廣東揭陽人嘉靖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

公性剛志潔思深猷遠出謀慮秘不可窺故能達變傾否蹈危履險剿南蠻禦北虜可稱奇計亦國家干城之托也

附少保聶貞襄公豹字文蔚江西永豐人正德丁丑進士授華亭知縣仕至兵部尚書太子太保隆慶改元贈太保諡貞襄

唐胄字平侯廣東瓊山縣人弘治壬戌進士授行人仕至戶部右侍郎忤 旨被杖削籍隆慶改元贈尚書

已上數公可與程襄毅李康惠為匹

三

少保許文簡公讚字廷綸襄毅公第三子弘治丙辰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仕至少保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文淵閣大學士忤張桂致仕隆慶中諡文簡

公為吏部恭慎小心守法不敢任喜怒進退人平居簡易至大黜陟秉正不阿 上嘗稱讚端慎獨為賢溪分直所持不得盡行其志惜哉

太子少保劉清惠公麟字元瑞江西安仁籍浙江長興人弘治丙辰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工部尚書忤 旨削籍卒贈太子少保諡清惠

公狷介清約立朝輒著偉績蚤休恬退謝絕世紛
酷嗜藝文寄情山水囊無長物瀟然率真文章風
節足關世教李古冲稱為文質彬彬君子信哉
太子少保鄭端簡公曉字室甫浙江海鹽人嘉靖壬
午鄉試第一癸未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刑部尚書
致仕卒贈太子少保諡端簡子履淳壬戌進士以上
書削籍復職任光祿少卿

公文學優長才識超卓深諳故典通達國體佐銓
秉持不肯依附司憲弼刑綽有定力竟以忤 旨
去惜哉

名世類苑

不來之四

四

三言字

五

少保蔣恭靖公璵字粹卿浙江歸安人弘治己未進
士授行人陞御史仕至太子少保工部尚書致仕贈
少保諡恭靖

公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每事急先務守法惠民
不事操切惟以愼靜處之事集而民不擾其休休
有容之大臣也至於守揚時當橫肆屹不為動非
有執持者能然乎

已上四公文簡可方石文介清惠可方耿廬氏
端簡可方周文端恭靖可方毛文簡皆磊落大
臣也

尚書張文定公邦奇字常甫浙江鄞縣人弘治己未
進士改吉士授檢討歷陞太子賓客禮部尚書兼詹
事府事告終養改南京兵部尚書致仕卒諡文定叔
時徹正德進士仕至南京兵部尚書有文名
公靖恭舍和清儉博達隆然公輔之望而未得以
培和元氣衍慶靈長莫不惜之

太子少保汪文莊公俊字美之弘治癸丑會試第一
二甲進士授編修仕至禮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諡文
莊

公敏而敦文而能履克敘倫誼質心善世雅不與
俗詭傳官大宗伯會議考典力諍之雖其明之未
詣蓋不自輕於同也

名世類苑

不來之四

五

三言字

五

侍郎董公玘字文玉浙江會稽人弘治乙丑會試第
一廷試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吏部左侍郎兼翰林
院學士憂歸不復出

公文學蘊藉行誼修潔竟為永嘉中傷一廢不復
起士論惜之

尚書馬文簡公汝驥字仲房陝西綏德人正德丁丑
進士改吉士授編修上言廷杖譴澤州知州尋復編
修仕至禮部侍郎贈禮部尚書諡文簡

公治覽羣集習識今古遇可言則問答如流平居視之則恂恂若不能者至於諫南巡禁藩府沉毅有大節惜以病卒不及竟施

侍郎王公道字純甫山東武城人正德辛未進士授編修仕至吏部左侍郎

公文學行誼表著一時難進易退晚得向用隨亦病卒惜夫

侍郎魏恭簡公校字子才直隸崑山人弘治乙丑進士授南刑部主事仕至國子監祭酒兼太常卿諡恭簡隆慶改元贈禮部右侍郎

名世類

卷之四

太

言

集

公恬靜端確篤志學問始而肆力墳典繼而反之身心内外交養之意日持瞿瞿事必先有成法儼然朝夕守而弗渝歷官大司成澹若寒士蓋慥慥篤實之君子也

尚書程文肅公文德字舜敷浙江永康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吏部左侍郎兼學士以玄修忤旨改南工部右侍郎隆慶改元贈尚書諡文肅公剛方端確臨事屹不可奪至於任司成教士循循善誘敦大寬裕卒以正而去位士林仰之

已上數公崔子鍾魯振之之儔皆足任丞弼卒

不竟用惜哉

少卿羅文恭公洪先字達夫江西吉水人嘉靖己丑進士第一授修撰陞左春坊左贊善言事落職屢薦不起卒隆慶改元贈光祿寺少卿諡文恭

先生德誼在鄉評文學在史館忠義在朝廷退而在野海內無不想望風采先生益厲素志不復仕進潛心理道遂為完人

侍郎鄒文莊公守益字謙之江西安福人正德辛未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國子祭酒致仕卒贈禮部右侍郎諡文莊子義舉人順天府通判善丙辰進士歷

名世類

卷之四

七

言

集

任山東左布政孫德涵辛未進士刑部主事德溥舉人

公學識醇正議論典雅蹈規準繩毫細不渝議禮去位敦修名節優游林下慥慥篤實之君子也

叅政王公慎中字道思福建晉江人嘉靖丙戌進士授禮部主事改吏部謫常州府通判仕至河南叅政請告不出時年三十三第惟中辛丑進士禮部郎中公資穎學博為文悉刊落浮艷一根於理故其章出而人誦之至其為人歷官竟寒阨塞以終其身君子哀之

郎中林公春字子仁直隸太州人嘉靖壬辰會試第

一二甲進士授刑部主事歷吏部文選郎中請告卒

公志行敦實德量寬弘紛華靡麗絕不入好巧慧

辯智一無存念潔以律身謙以自牧故不為魏崖

嶄截之行而自慊乎人心之所安其敦行君子哉

已上四公皆篤學修行君子學聖人者也可附

理學名臣而文恭其文毅之儔歟

尚書曾襄愍公銑字子重直隸揚州人弘治乙丑進

士仕至右副都御史為宰執所陷成隆慶元年贈兵

部尚書諡襄愍

名世類苑

本卷之四

八

九

公爽愷有大志經畧足以捍邊隅思拓疆土為時

宰陷成哀哉

附楊守謙字允亨彭城衛人嘉靖己丑進士授

主事仕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勤王坐

罪成隆慶改元贈兵部尚書諡恪愍

孫繼魯字道甫雲南籍錢塘人嘉靖癸未進士

授主事仕至都察右副都御史忤 旨杖卒隆

慶改元贈兵部左侍郎諡清愍

商大節字孟堅湖廣承天府人嘉靖癸未進士

仕至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勤王坐罪成

隆慶改元贈兵部尚書諡端愍

大理寺丞楊公爵字伯修陝西富平人嘉靖己丑進

士累官御史直言下獄釋為民隆慶元年贈大理丞

公天性孝友真誠直諫屢進諫言輒批鱗逆行往

首尾八年曾不少挫方之黃伯固陳孝烈俱無忝

焉

都御史楊忠節公最字殿之四川射洪人正德戊辰

進士授行人仕至太僕寺卿言四廟事杖卒隆慶改

元贈副都御史諡忠節

公生平廓落無所容慕古不弄與人不設樊圃每

名世類苑

本卷之四

九

諡

任真獨了為有司隨在有惠政官至太僕卿當嚴

慎之地亦率意以其素施之乃獲罪

太常少卿楊忠愍公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縣人嘉

靖丁未進士授南京吏部主事陞兵部職方司員外

郎諫馬市逮獄降陝西狄道縣典史歷陞兵部車駕

司員外郎以直諫成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諡忠愍

敦祠旌忠

公直道正氣出自天性精忠峻節屢挫不回諫馬

市論權相中蜚語被禍海內至今婦人女子亦知

慕公之烈也今讀其疏中語忠肝義膽真足以寒

奸諛之骨而詔獄諸詞調旨春逸曾不以灰生一毫動慮所謂浩然大丈夫者非歟

光祿少卿沈公鍊字純甫浙江山陰人嘉靖戊戌進士授溧陽縣知縣調清豐陞錦衣衛經歷以直諫編置保安州為權相陷灰隆慶元年贈光祿少卿

先帝時權相柄用很捌梟礫于是纓縫之士皆望景星奔為之牙款即有不者亦錄錄如轅下駒沈公叅軍衛幕非有言責迺劾奏權相十大罪竟以灰殉堂堂乎忠難矣哉

已上四公皆秉忠直諫致陷身刑辟或灰或不

名世類苑

不參之四

十

卷四

灰其忠一也其即鍾恭愍黃伯固之儔歟

少卿楊公慎字用修文忠公長子正德辛未進士第一授修撰以議大禮謫戍雲南卒隆慶元年贈太常少卿

先生以卓絕之才弘博之學登高第謫滇南端居單省發憤著書神瑩理解垂文表義竟坎壈終其身哀哉

尚書顧公璘字華玉應天江寧人弘治丙辰進士授主事謫知州仕至南京刑部尚書弟璘進士公冲容雅度瑰材偉識宣猷中外綽著成績解褐

談藝即與李何之輩高視上京獨步江左亦一代之鴻匠也

按察使高公叔嗣字子業河南祥符人嘉靖癸未進士授工科給事中歷任至湖廣按察使卒兄仲嗣進士

子業穎特奇崛高視流輩人爭向慕而忌者亦多至於平獄仁恕明斷晉父老咸頌其神明蓋天才逸發不可以文士目之也惜不永年云

翰林待詔文公徵明字徵仲初名璧以字行直隸長洲人國子貢士嘉靖初薦舉任翰林院待詔告歸年

名世類苑

不參之四

士

卷四

九十八而終子彭嘉俱有文名

公性方古威儀舉舉博學洽聞熟于典故詩學字學直逼唐晉士林高之至於辭受之間決之以義千金之重等視浮雲是能立德者已豈文士云乎

附按察使李公攀龍字于麟山東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河南按察使卒已上五公李何徐薛之儔也而楊公以議禮遠

戍終身哀哉

太保周武襄公尚文字彥章陝西西安衛人襲指揮嘉靖中累功太保兼太子太傅後軍都督府左都督

卒隆慶元年贈太保諡武襄

公性清約行軍不事音樂其所當邊徼周思極慮
忘寢食與士卒同甘苦尤雄健剛直故屢建奇功
雖古名將無以過也

都督沈公希儀字虞佐廣西賓縣人嗣奉議衛指揮
嘉靖中累功陞都督僉事克兩廣總兵陞右都督卒
公貌短而精悍目炯炯燭人善謀多智議論磊落
激發威名震烈蠻夷懾服所謂偉男子也惜未盡
其用哉

已上二公梁武莊馬都督之儔也

名賢類苑

卷之四

十一

鍾世英

附遜國忠臣

文學博士方公孝孺字希古浙江寧海人洪武中薦
舉任漢中府教授建文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學士
改文學博士靖難師入金川門召草詔不屈死

傳曰孝孺和粹貞諒事親孝處師友篤恩義死節
事至今百八十年人皆歷歷能言雖人人殊其成
仁取義之成靡悔斷然不可泯滅然獨恨其不死
于金川不守之初宮中自焚之際與周自修輩為
伍斯忠成而不累其族也建文遜臣有行遜者題
詩云一箇忠誠九族亡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

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讀此令人有餘悲

尚書齊公太字 應天府溧水人洪武戊辰進士
授兵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靖難兵入被執不屈死

之
太常卿黃公子澄名湜以字行江西分宜人洪武乙
丑會試第一進士第二授編修累官至太常卿靖難
師入被執不屈死

御史大夫練公子寧名安以字行江西新淦人洪武
乙丑會試第一進士第二授修撰累官吏部侍郎改
御史大夫靖難師入被執不屈死

名賢類苑

卷之四

十一

鍾世英

尚書鐵公鉉字鼎石河南鄧州人洪武中由國子生
授禮科給事中累官兵部尚書靖難師入被執不屈
死

尚書陳公迪字景道直隸宣城人洪武中由薦舉授
寧國府學訓導擢翰林編修累官禮部尚書靖難師
入被執不屈死

尚書暴公昭字 山西潞州人洪武中薦舉累官
刑部尚書靖難師入被執不屈死

斷曰三尚書禍烈至此猶且至死不變真鐵漢哉
侍郎張公曷山西澤州人洪武中舉人材累官刑部

左侍郎建文元年以才望出掌北平布政司事靖難兵起不服歿

長史葛誠不知其何許人以進士爲燕府長史靖難師起被誅

尚書張公統字昭季陝西富平人洪武中舉通經授東宮侍書陞通政叅議歷雲南左布政使建文召爲吏部尚書靖難後自縊歿

侍郎黃公觀字潤伯直隸寶池人初從許姓洪武庚午舉鄉試第一會試廷試俱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復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中改侍中靖難

師入投河歿

侍郎郭公任字直隸丹徒人洪武中由薦舉累官戶部侍郎靖難師入不屈歿

御史尹公昌隆字彥謙直隸太和人洪武壬戌進士授修撰改監察御史建文中直諫不聽靖難師入釋爲北平知事改主事復改中允呂震誣隆論歿

論曰三公之言皆忠謀良策而建文一不能用豈非天耶

侍郎陳公植字直隸廬江人元舉人洪武初薦起授吏部主事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起督師江上

爲諸將所害

侍郎胡公子昭字仲常四川大足人洪武中薦授訓導建文初陞翰林院檢討歷官刑部侍郎靖難師入不屈歿

御史大夫景公清陝西真寧人洪武辛未進士第二授修撰改御史建文初歷官左都御史改御史大夫靖難後不屈歿

都御史茅公大芳順天太興人洪武中薦舉授淮安府學訓導擢秦府長史建文初歷官右副都御史靖難師入不屈歿

都御史陳公性善名復初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洪武壬戌進士授行人陞翰林院檢討歷官禮部左侍郎建文初改副都御史監淮上軍兵敗被執投河歿

大理少卿胡公閏字松友江西鄱陽人洪武初召官督府經歷大理少卿靖難師入不屈歿

太常寺少卿廖公昇襄陽人洪武初薦舉授左府斷事歷太常寺少卿靖難師入自縊歿

太常寺少卿盧原質字希魯浙江寧海人洪武乙丑進士第三授編修歷官太常寺少卿靖難師入不屈歿

大理寺丞彭與明江西萬安人洪武中由貢士授兵

科給事中陞刑部員外郎歷官大理寺丞督察江北軍爲靖難兵所執逃避

修撰王公叔英字原采浙江黃巖人洪武中薦授仙居訓導陞漢陽知縣建文初召爲翰林修撰靖難師入自縊歿

修撰王公良字敬止江西吉水人建文已卯鄉試庚辰會試俱第一廷試以貌不揚易胡靖第一改第二授修撰靖難兵起服毒歿

編修程公濟陝西朝邑人洪武中由明經授岳池教諭建文初上書被逮獄靖難兵起召任翰林編修北

名世類苑

不卷之四

末

七

師入金川門隨建文逃去

紀善周公是修名德以字行江西太和人洪武中由明經授霍丘學訓導陞紀善靖難師入自縊歿

論曰壬午之事是修慷慨激烈論事何其壯也解楊諸公與是修相約守歿可謂豫於難矣然而或

歿或不歿嗚呼管召之際難矣哉

給事中黃公鉞字叔揚直隸常熟人洪武中以生員薦授宜章縣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庚辰進士授刑科給事中憂歸靖難師入聞姚善歿自投于河歿

伴讀余逢辰字彥章直隸宣城人薦授燕府教授陞伴讀靖難兵起泣諫被誅

侍郎毛太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爲吏部左侍郎靖難後論歿

侍郎盧迴浙江仙居人建文初爲侍郎靖難後不屈歿

左拾遺戴德彝浙江奉化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第三人授編修改御史建文中改左拾遺靖難兵入不屈歿

給事中韓永陝西西安人建文中爲戶科給事中靖難後不屈歿

名世類苑

不卷之四

七

三

難後不屈歿

主事巨敬陝西平涼人建文中爲監察御史改戶部主事靖難後不屈歿

經歷宋徵不知何許人建文中爲宗人府經歷靖難後不屈歿

知府孫鎮直隸合肥人洪武中中制科除度支主事坐累謫戍雲南尋後累陞衛輝府知府靖難後不屈

謫戍山海關

御史葉希賢浙松陽人建文中爲監察御史靖難兵入遁去不知所終

給事中龔公太字叔安浙江義烏人洪武十九年鄉薦授戶科給事中靖難師入被執自投河歿

御史曾公鳳韶江西廬陵人洪武丁丑進士授御史靖難兵入召陞侍郎不至自殺

御史魏公冕江西吉安永豐人洪武末年進士建文初授御史靖難師入自盡

御史王公度字子中廣東歸善人洪武中薦舉授監察御史靖難師入不屈歿

御史甘公霖直隸懷寧人洪武丁卯鄉薦授御史靖難師入被執不屈歿

監察御史高公翔陝西朝邑人洪武中以明經薦為監察御史靖難師入召見不屈歿

御史王彬字文質山東東平人洪武中進士授御史巡按江淮守揚州城被執投靖難兵中不屈歿

御史鄭公智字叔真浙江寧海人建文初舉賢良授監察御史靖難師入坐方黨論歿

御史韓郁未詳何許人洪武中由薦舉授監察御史靖難兵起上書諫阻不聽

參軍高公巍字不危山西遼州人洪武十五年應貢授前軍都督府左斷事出叅李景隆盛庸軍靖難師

入自縊歿

按察使王公良字天性河南祥符人洪武乙丑進士歷官刑部左侍郎左遷浙江按察使靖難師入自焚歿

叅政鄭公居貞直隸徽州人洪武中以明經舉授鞏昌府通判陞禮部郎中建文時授河南左叅政靖難後坐方黨歿

副使程公本立字原道浙江桐鄉人系出程子後洪武九年舉明經授秦府引禮舍人謫雲南馬龍郎長官司吏目建文初薦入翰林纂修陞右僉都御史

改江西副使靖難兵入自縊歿

僉事胡公子義刑部侍郎子昭弟也洪武中薦舉授威遠訓導歷山東按察司僉事靖難兵入聞兄歿避去不知所終

僉事林公嘉猷名昇以字行浙江寧海人洪武二十九年以儒士薦入史館遷陝西按察司僉事靖難後坐方黨歿

知府王公璉字器之山東日照人洪武中舉明經授教授末年薦陞寧波府知府靖難師入被執釋還知府姚公善字克一湖廣安陸人洪武中鄉舉授直

隸祁門縣丞歷廬州府同知陞蘇州府知府靖難兵入被執不屈死

知府陳公彥回字士淵福建莆田人洪武中坐累謫戍後舉明經任保寧府訓導陞平江知縣薦陞徽州府知府靖難兵入被執不屈死

行軍斷事錢芹字繼忠直隸吳縣人洪武初辟從中山王北伐建文初薦授戶部司務署行軍斷事入奏事道病卒

閣門使劉公璟字仲璟太師文成公子洪武中召任閣門使陞谷王府長史靖難兵入被執不屈死于獄

名世類苑

卷之四

字

直隸

洪武

長史程公通字彥亨直隸績谿人洪武中由太學生

中鄉試授遼府紀善陞長史靖難兵入被執論死

知縣顏伯瑋名環以字行江西廬陵人建文元年以

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攻城自縊死

知縣鄭恕字本忠浙江仙居人洪武初聘授昌國縣

訓導陞蕭縣知縣靖難師破蕭死之

教授陳思賢廣東茂名人洪武末以明經薦授福建

漳州府學教授靖難詔至被執死

縣丞劉亨字嘉會江西廬陵人洪武初授壽州訓導

建文初陞武進縣丞靖難後弃官宣德中召不起正

統中卒

教諭王省字子職江西吉水人洪武五年舉人乞便養授濟陽縣教諭靖難兵攻濟陽被執自殺

吏目鄭華浙江臨海人洪武壬戌進士授行人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入東平不食死

舉人劉政字仲理直隸長洲人建文元年舉人靖難兵入聞孝孺死不食死之

貢士高永寧山東濟陽人建文元年貢為國子生靖難兵攻濟南射書城外靖難後被執還歸終身不仕

年九十七

名世類苑

卷之四

字

直隸

洪武

安節先生龔謂字大章直隸崑山人建文初年十七

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大哭還鄉後兩薦為學官

不就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郎中梁田玉浙江定海人洪武中由薦舉歷官郎中

靖難師入髡髮為僧避去雪菴和尚河西傭川鋪鍋

馮翁皆避世者不知何許人

論曰余聞之陶徵士言齊二客魯兩生史竝失其

名操行之難而姓名翳然撫卷長歎不能已矣余

獨幸夫雪菴諸君子忍垢茹荼卒晦其名以不滅

其族也

侍郎王公璟字常齋浙江松陽人洪武初薦舉授懷遠教諭歷知州山西叅政謫戍雲南建文元年復召任知縣陞禮部左侍郎兼侍講仍進學士

侍講樓璉字士連浙江浦江人洪武中以儒士任宣寧縣主簿陞監田知縣陞監察御史謫戍雲南建文元年召入翰林院侍講經筵官至侍讀璉難兵入召草詔自經歿

孝莊先生王稔字叔豐仲縉之子璉難被逮獲釋召用力辭門人謚為孝莊先生

尚書魏澤字彥恩直隸溧水人洪武中薦舉歷刑部

尚書謫寧海典史存方氏後

太傅魏國公徐輝祖初名允恭中山王長子洪武二十一年嗣公靖難後不屈逮獄尋卒

駙馬都尉梅殷河南歸德人汝南侯恩祖從子洪武十一年尚寧國公主建文元年充總兵官鎮淮安靖難兵入召見尋歿於盜二子俱襲封指揮使孫純舉嘉靖辛丑第二甲進士改中都留守

駙馬都尉耿璿長興侯炳文子洪武中任前軍都督僉事尚懿文太子長女建文元年進封公主駙馬都尉掌前府事靖難坐罪歿

都指揮馬瑄 朱鑑 卜萬 宋忠 余瑱 宋瑄

崇剛 瞿能 莊得 楚智 陳質

鎮撫楊本 都督廖鏞 平安 儲福 衛平

總論曰 文皇仗義周公師陳江上金川不守本

高皇帝親嫡子豈異姓比况英毅豁達遠邁建文使知如管仲以忠 高皇帝者忠 文皇他日齊名楊塞

亦無不可胡乃甘飴於赴鼎取適於捐生宗嗣奄滅

而守不移朋屬既殲而心不動精金以百鍊益勁長

河雖萬折必東壯烈泣鬼神血誠貫天日方陳暴鐵

之節尤為皎皎而周景諸公相時委曲終完大義他

若知名無考有蹤無名者不可勝數又寧無名迹俱

泯詩不見於娥眉幾豫見於色舉者乎蓋自推戴留

名外人人苟息豫讓矣此其浩然天植夫豈聞彼伯

夷古稱商家一代之人心風俗竊為 高皇帝作人之

化更過之矣

又曰 文皇秉鉞靖難之際一時文武才智皆知機

達權決擇所事去故就新策勳佐命勒彝鼎而誓河

上惟良不顯哉乃有圖懷主私罔識天授捍抗憤擢

上千赫怒前既灰骨沉宗後罔或懲而繼之稱厲參

夷武屬乃猶競慕而勸趨焉嗚呼其愚不可及也大

而天常人極乃以之存終古世道之攸繫也顧不大與嗟夫是或一道也已壬午內難逮茲百四十年諸先生徇國之烈故老私載時時繫於見聞殺色危辭凜猶並世予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是故沐浴文武之澤而能不義夷齊云又聞諸老先生言 文皇師入都城之夕郎官御史給舍相與縋城逸去者四十餘人詰朝覺察以聞後來遠谷窮山人往往遇識之傭販樺寂中嗚呼盛哉夫國運興廢事之所必有也而建文成國之臣一時累百三代革命罕前聞矣兩漢以還勿論也殆自天地剖判肇有君臣以來而創見於斯焉嗚呼盛哉其皆天地精華之萃 聖祖功化之神書之足以樹貞風光信史震耀奇偉於宇宙間屹為千萬世委質臣人而懷二心者防誠不可以莫之傳也

附名臣琬琰錄姓氏

陝國郭宣武公子興直隸鳳陽人開國首附累功封鞏昌侯鎮關陝卒追封陝國公諡宣武

江國吳襄烈公良直隸定遠人開國首附累功封江陰侯卒贈中軍都督江國公諡襄烈弟禎封靜海侯追贈江國公諡襄毅

斬國康武毅公茂才字壽卿斬州人初從陳友諒歸降累功封大都督府同知兼太子右府使卒追封斬國公諡武毅

縉雲伯胡公深字仲淵浙江龍泉人開國歸附推中書左司員外郎總制處州等軍事以難贈縉雲伯侍郎范公理字道濟浙江臨海人宣德壬戌進士授江陵縣知縣仕至吏部左侍郎

南山先生黃公潤玉字益清浙江鄞縣人永樂中舉人授南昌訓導薦陞交趾道監察御史陞廣西按察司僉事降台山知縣致仕門人稱為南山先生子隆進士按察副使

少詹事柯公潛字孟時福建莆田人景泰辛未進士第一授修撰仕至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太常卿王公獻字惟臣浙江仁和人景泰辛未進士授編修仕至太常寺卿兼翰林院學士卒贈禮部左侍郎

都御史艾公瓌字德潤江西南昌人成化丙戌進士授刑部王事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涇國蔣武勇公賢字大富直隸江都人起卒伍靖難累功封定西侯追封涇國公諡武勇

侍郎馬公諒字子諒直隸和州人宣德癸丑進士授吏科給事中仕至戶部右侍郎

伏羌侯毛武勇公忠字允誠陝西蘭州人國初起

卒伍累功右都督卒贈伏羌侯諡武勇

太子少保張懿簡公鵬字騰霄號拙菴直隸保定人

景泰辛未進士授御史仕至太子少保兵部尚書諡

懿簡

忠誠伯茹公瑞湖廣衡山縣人洪武中由國子生仕

至兵部尚書加授忠誠伯太子少保永樂中下獄死

太子贊善梁公潛字用之江西太和人洪武丙子舉

名世顯光

不卷之四

三

不卷之四

人授四川蒼溪訓導陞太子贊善下獄死子果葵俱

舉人

尚書謝公一夔字大韶江西南昌人天順庚辰進士

第一授修撰仕至工部尚書

副都御史盛公顯字時望直隸無錫人景泰辛未進

士授御史仕至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茂國李剛毅公彬字文質直隸懷遠人嗣父指揮僉

事靖難累功封豐城侯總兵鎮交趾卒追封茂國公

諡剛毅世嗣

夏國顧武毅公成字景韶直隸江都人開國首附累

功右軍都督僉事靖難後封鎮遠侯鎮守賢州卒追封夏國公諡武毅世嗣

濟國陳武靖公懋字舜卿直隸壽州人嗣父都督同

知靖難累功封寧陽侯太子太師追封濟國公諡武

靖

少師荏平伯尚書吳榮襄公中字司正山東武城人

洪武戊寅由國子生授管州屯衛經歷靖難迎附累

陞至工部尚書加少師卒追封荏平伯諡榮襄

尚書古公朴字文質號素軒河南陳州人洪武中舉

人授五軍斷事陞工部主事仕至戶部尚書

名世顯光

不卷之四

三

不卷之四

定遠沐忠敬王晟字景茂黔寧王第二子洪武中年

十七以軍功授都督僉事嗣西平侯加封黔國公鎮

雲南卒追贈定遠王諡忠敬世嗣

都御史向公寶字克忠號疎菴江西進賢人洪武乙

丑進士授職方員外郎仕至都察院右都御史兼詹

事府詹事

尚書趙公翊字雲翰河南開封人洪武丁卯舉人薦

授兵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

右都御史王公彰字文昭河南鹿邑人洪武丁卯舉

人擢吏科給事中仕至都察院右都御史

侍郎陳公璉字廷器號夢軒洪武中舉人授桂林府教授陞國子助教仕至禮部左侍郎

尚書柴公車字叔興浙江錢塘人永樂中舉人授兵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

都御史凌公晏如字安然浙江歸安人永樂中由薦授中書舍人陞吏科給事中仕至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卒於官孫震儒學訓導曾孫約言刑部員外郎世以文行稱

侍郎章公敞字尚文浙江會稽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刑部主事仕至禮部左侍郎

春坊諭德林公誌字尚默號靜齋福建晉江人永樂辛未鄉試壬辰會試俱第一廷試進士第二授編修仕至右春坊右諭德兼侍讀卒

尚書黃公宗戴字厚夫江西豐城人永樂甲申進士授行人仕至吏部尚書

右都御史熊公槩字元節江西豐城人永樂辛卯進士仕至都察院右都御史掌院事

司業吳公溥字德潤號古厓江西崇仁人洪武乙丑進士授編修仕至國子司業子與弼以高士徵授左春坊左諭德四上疏辭不就

知府周公濟字大亨河南洛陽人永樂甲午舉人授御史改斷事仕至安慶知府

知府李公驥字尚德山東鄒城人洪武丙子舉人授給事中仕至河南知府

尚書張公鳳字子儀直隸安平人宣德丁未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兵部尚書

侍郎孔公文英字世傑陝西安化人宣聖之裔永樂辛丑進士授廬陵知縣陞御史仕至刑部左侍郎

尚書劉公廣衡字克平河南祥符人永樂甲辰進士授刑部主事仕至刑部尚書

學士曾鶴齡字延年永樂辛丑進士第一授修撰仕至翰林侍講學士子序進士廉舉人

大理卿王公字仲宏號厚齋河南祥符人正統己未進士授戶部主事仕至大理寺卿

侍郎俞公山字積之浙江秀水人永樂癸卯舉人授直隸崑山訓導陞府伴讀正統己巳陞鴻臚寺丞

仕至太子太傅吏部左侍郎

尚書侯公璉字廷玉山西澤州人永樂癸卯鄉試第一甲辰進士授行人仕至兵部尚書

尚書楊公寧字彥謚浙江錢塘人宣德庚戌進士授

刑部主事仕至禮部尚書

都御史張公楷字式之浙江慈谿人永樂甲辰進士授御史仕至右僉都御史

侍郎吳公壺字永清直隸徽州歙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兵部主事仕至兵部左侍郎

副都御史羅公亨信字用實廣東東莞人永樂甲申進士改吉士授工科給事中仕至右副都御史

侍郎焦公宏字克明河南葉縣人宣德庚戌進士授御史仕至戶部右侍郎

副都御史程公富字好禮直隸歙縣人永樂甲午舉人授御史仕至右副都御史

尚書郭公敦字仲原山東棠邑人洪武癸酉舉人授戶部主事仕至戶部尚書

侍郎李公紹字克述江西江縣人宣德癸丑進士改吉士授檢討仕至禮部左侍郎

郎中春菴彭先生勗字祖期江西永豐人永樂乙未進士授南雄府教授陞刑部主事轉考功郎中謫廣西柳州府同知致仕

光祿卿馬公理字伯循陝西三原人正德甲戌進士仕至光祿寺卿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

少保閔莊懿公珪字朝瑛浙江烏程人天順甲申進士授御史仕至都察院都御史太子太保刑部尚書致仕卒贈少保諡莊懿

大理卿陳公恪字克謹浙江歸安人成化丁未進士授直隸宿松縣知縣陞御史仕至大理寺卿卒於官

侍郎吳公悌字克誠江西金谿人嘉靖壬辰進士授宣城知縣陞御史仕至刑部右侍郎卒於官

國朝名世類苑卷四

國朝名世類苑卷五

吳興後學凌迪知稭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資稟類

早慧

宋潛溪六歲入小學授以李瀚蒙求一日而盡自後日記一二千言諸生同隸小學者曰暮罷歸其所讀書公皆能誦記九歲學爲詩有道士樓節翁至或命賦詩爲贈公操筆輒成四韻衆因目爲神童鄉先達教授張繼之聞公善記亟延見於別墅問四書經傳

名世類苑

卷之五

早慧

若干日可通背公以一月爲答繼之不信抽架上雜書俾即記五百餘言公以指爪逐行按之按畢成誦一字不遺繼之驚曰有才若此不可廢也當就明師即有成爾乃携入城受學于聞人夢吉先生授以春秋三傳之學凡學春秋者皆苦其歲月先後難記公則并列國記年悉誦之但舉經中一事即知爲魯公幾年幾月是年實當列國某君幾年幾月或俾書而復之無少異者適鄉校行私試公輒占前列稍長從吳文貞公萊悉得其間奧遂以文章名海內

吳文貞公萊悉得其間奧遂以文章名海內

蘇少傳

劉誠意年十四入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

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

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

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即得其旨先生大器之

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大公

之門矣元揭傒斯見而奇之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

過之濟時器也 黃伯生撰行狀

劉誠意長子璉字孟藻生數歲授以詩二三過輒能

暗誦後終不忘年餘爲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

師覽之有愧色璉氣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

留輦下也璉內事母睦宗姻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

不中度於時永嘉爲方氏所據鄉之群無賴子煽於

方氏將相挺爲變璉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

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奠枕其年纔十八爾誠意

伯以聞 上曰非卿焉有是子每召至榻前與語

止爲傾聽 蘇伯衡撰碑銘

方孝孺幼精敏絕倫雙眸炯炯日讀書積寸爲文雄

邁醇深鄉人呼爲小韓子年十四五侍父宦遊齊魯

間屢覽孔子周公廟宅問陋巷舞雩所在從宋濂遊

同門多天下名士一旦盡出其下先輩如胡翰蘇伯

衡皆自謂弗如孝孺顧末視文藝恒以明王道關異
端為己任進修所詣月異而歲不同世咸以為程朱
復出吾學編

吉水縉紳解學士七歲時其母居孀苦於里胥催徵
之急解具訴於縣宰併系以詩曰母在家中守父憂
却交兒子訴原由他年諒有相逢日好把春風判筆
頭邑宰意其假手於人即指堂邊小松為題令再賦
應聲曰小小青松未出欄枝枝葉葉耐霜寒如今正
好底頭看他日參天仰面難邑宰大奇之遂蠲其稅
百可漫志

解大紳穎悟絕人郡守令至其家抱置膝上應聲成
文皆錯愕驚歎六歲時其族祖戲之曰小兒何所愛
即應口作四詩其一曰小兒何所愛愛者芝蘭室更
欲附飛龍上天看紅日甫十七舉江西第一登甲科
入中書知諸敕兼翰林內外制皆掌之其論思獻納
兩制皆自以為莫及年甚少巍然有碩大之望嘗自
謂曰處其心常在熙春麗日之間則天下無可惡之
人咸以為名言行狀

解學士縉童時婦翁過其家解父抱縉出置椅上婦
翁云父云子坐禮乎解應答云嫂溺叔援權也翁又

云何緣得佳偶解亦遽答有幸遇良媒翁奇之遂聯
姻焉詩話

朱文恪少聰慧不好弄好讀書十歲通五經大義祖
洞雲先生嘗指以示人曰是兒他日必為令器蘇
銘撰墓志

曾觀官至侍郎七歲能暗誦九經一字不遺奉禮郎
簡君正理欲以神童舉于朝其父力止之稍長取三
史日記之數千年間國體治亂人才忠佞制度沿革
咸能言之有叩即應以博學稱于時宋濂撰神道
碑

王忠文幼秀爽敏慧稍長師事侍講王文獻縉至元

戊子為書七八千言上之不用有齊琦者得邵子先
天數推言天人興衰甚驗見公歎曰子充異代人物
也太祖取婺徵至行在商畧機務悉辨上衷必
稱子充而不名鄭清撰行狀

夏忠靖公自幼端厚好學出入鄉閭其老長皆忘年
賓禮之時已負矩人望喜怒不形於色有被酒侮慢
公者里人共擊之置之曰汝小人不鄉有君子耶
楊文貞撰神道碑

楊文敏六歲遣從里中師不數月能誦孝經啓蒙論
孟諸篇祖述卿令誦古人詩皆通其意達卿曰異日

無忝太尉矣年十三從教授周質夫與同門講學或論古名相皆歎為不可及公徐云軾夢伊周或不可及其他未有不可學而至也智者知其識見不凡云年十五歲早齋禱龍巖大雨注里中道絕溪梁常懷於水行者病涉男女或相牽挽公歎曰此殘於禮也即稟於祖倡衆採木編筏固以錢棧行者安之時鄉人有依鬼惑衆者獨不敢過公里

陳繼撰傳

薛文清母齊氏夢一紫衣人謁生公祖以生時卜之

吉曰此子必大吾門童時教之詩書輒成誦日記千百言侍父榮陽公時年十二以所作詩賦呈監司監

名

不

五

年

司奇之既而聞魏范二先生深於理學禮延於家供子弟職日相與講習周程張朱性理諸書久之歎曰此道學正脉也遂焚其所作詩賦專心於是至忘寢食

李賢撰神道碑

于肅懸骨相異常七歲僧古蘭見而奇之曰此他日救時宰相也書過目成誦為文行雲流水有奇氣詩清麗頃刻千言稍長即以古人功業自期

言行錄

姚文敏夢生而穎異一歲失怙母屠夫人撫教三歲口授孝經論語輒能記誦八歲即銳然有志于學十三游邑校通貫經史為文雄健有奇氣下筆滔滔數

千言弗窮正統戊午舉鄉試第一入太學進業李公時勉一見知為偉器待以殊禮間游劉公忠愍之門尤見嗟異壬戌會試第一與從弟龍同登進士時人榮之

商輅撰墓志

商文毅公自幼穎敏游邑庠學諭王端最有經學試以舉業下筆千餘言立就即以狀元宰相奇之宣德乙卯發解浙江明年會試下第入太學祭酒李時勉器之特設館東廂之後俾卒業焉正統乙丑會試廷試皆第一

楊子器撰傳

名

不

六

年

徐武功自幼性穎異年十二三已能古文詞卓然出諸生右少長再學于都憲思菴吳公吳公曰子欲求仕乎乃率之見國子祭酒頤菴胡先生請授進士業時頤菴以事稱病不出坐臥以土床雖親故至皆伏枕與語初見頗以幼小易之既而使面賦一詩援筆立就皆老成句頤菴聞之蹶然起而循牀行極皆稱賞遂以其業授之學未幾月即了其義

內閣行實

劉定之父髦以易魁鄉闈學者稱之為石潭先生公自幼天資絕倫書過目成誦石潭先生日授以書而不令作文字公每私為之一日公病先生往視焉於床褥間得所作祀竈文及詠挑漿詩大驚殊未嘗

嘗以許之也。自是稍敢以文字進。然每進先生輒斥之。忽一日公以所作文字進。先生曰：此子有八面受敵之才。宣德乙卯中江西鄉舉。明年會試。第一人廷試一甲第三人授編修。劉宣撰行狀

右都御史熊公樂幼英悟過人。甫成童聞父講左氏春秋。即知大旨。忻然請授之書。過目輒記憶。不忘父心異焉。比長學大進。有志向。一時同輩不惟推讓其學。至其器識。自多以為不及。錢幹撰志銘

向都御史寶資性異常。五歲能誦孝經。七歲通四書。章句過目不忘。稍長。隸業邑庠。教諭丁之翰授以書。

經甚見器重。嘗從友人假通鑑綱目。七日即還。還之間舉以問答之。如響。金幼孜碑銘

彭齊菴生有異質。七歲日記數百言。嘗從鄉父老入佛寺。獨不拜。寺僧強之。不從。反叱之曰：彼佛裸跣。不

衣冠。我何拜為？人大奇之。父聞私語之曰：爾能力學。以繼前聞。人乎？即應聲曰：吾能之。於是遷從曾以南

先生大通經書之。青年十六登進士第。葉盛撰傳

黃南山潤王方五歲侍母病。夜不寢。家人已稱其孝。六歲就塾。坐立屹然。不與羣兒狎。書過目輒成誦。師奇之。十歲行道見遺金。不拾。途人悉嗟異。歲十二聞

郡守王公璠舉鄉飲酒禮于郡。座往觀之。默識其儀。歸書于冊。師愈奇之。十有三歲時。改元永樂。徙江南。富民實北京。其父當行。先生詣官。讀代官少之。對曰：父去日益老。兒去日益長。官異而從之。踰年抵京。受經北城外十里所。沙漠寒沍。茫無人煙。先生與同役築室成比閭。傾貲給衾賦。懇園書疏以為生。人不堪其勞。痒先生安之。稍隙輒肆力於學。以已心為嚴師。楊守陳撰碑銘

王侍郎獻天賦穎異。讀書記誦日數百言。不煩熟復。即終身不忘。十五通經。肆筆作舉子程文。十七領鄉

書十八登進士策。與柯狀元濶等十八人同進學東閣。益肆力於學。工古文詞。在同年中。最號敏贍。時公

徵求聚吏部侍郎淳安項公見而奇之。以女妻十九

授編修。同修永樂大典等書。誌

呂逢原自幼穎敏。九歲能通孝經。小學稍長。為文輒

動。驚長者。時父兄俱為教官。識者曰：此子殆穎脫而出者也。內閣行實

楊文懿大父棲芸先生潛心理學。為時名儒。公在稚時。母夢大星入懷。及生。天庭有七黑子。狀如北斗。自幼敏慧。絕倫。讀書目五行下。日記數百言。稍長作詩

文下筆有驚人語然棲芸教之不以記誦文辭為能而以精思力踐為務公感悟遂作致知力行持敬三銘題于牖以自勵

王文肅撰神道碑

丘文莊少孤力學天資過人六歲能謀弱冠著論謂許文正公仕元無能改于其俗又不能行已之道不仕可也者儒碩師見其論初甚駭之已而又大服以為先儒未有言及此者

何文肅撰墓志

何文肅吏部尚書東園先生第三子也讀書穎悟過人年十一讀通鑑綱目輒下其大指有問者備舉其首尾若道目前聽者忘倦翰林修撰周君中規嘗至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九

卷

先生書齋見壁間懸新城朱文微所寫丹鳳朝陽圖中規因歎文微多能先生徐曰此非學者所當為也中規異之因問所閱何書對曰陳子樞通鑑續編也曰子樞書法視朱子何如曰先輩著述非後生所敢譏然呂文煥之降元不書其官紀義軒即採性賦其或節曹彬包拯之卒不書其官紀義軒即採性賦不經之談書遺金則失內夏外夷之義似有未當也中規大驚因白東園曰三郎學識不易及也

林俊

撰神道碑

何文肅君觀時已有出羣器識問辯出人意見嘗以

宋書趙普事質于少宰公曰觀其沮立德昭陷於達君之惡而史氏於其死顧宜書其爵平若包孝肅公亦名臣也宜以爵書而否焉公論何又嘗從容問曰吳臨川以宋舉人而仕元今復從祀之列抑亦不以此累之乎公大異之

周長齋集

張公寧幼穎敏絕人七歲題畫龍有真點金時恐飛去之句人已識其不凡景泰甲戌會試考官奇其文擬置第一不遂批其卷曰進對大廷自當出一頭地廷對舉筆數千言觀者悉相報稱學識不易得侍郎姚夔讀之驚曰得非張寧耶少保于謙歎曰是之謂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十

卷

天馬行空步驟不凡者

夏時正撰墓志

鄒公智生而穎異過人十二歲能文章羣經于史一經目即不忘嘗居龍泉菴貧無繼畧之具則掃樹葉畜之以燃讀書達旦如是者一二年文思警授千言可立就蜀雖多才未能或之先也年十六舉四川丙午鄉試第一鄉人聚觀公馬上口占曰龍泉菴內小書生偶竊三巴第一名世上許多難了事鄉人何用大相驚丁未第進士授庶吉士

崔銑撰傳

倪文毅生而瓌岸秀異甫五歲聞隣塾書聲即請入游間侍文僖公問曰天上更有天地下亦當有天蓋

已悟天包地外之理業文之餘兼通吏事偶有羣吏將赴吏部試戲出獄詞為題令剖斷旁觀者曰此老吏筆也識者已知公他日非特以文名者 吳文定撰家傳

彭文憲時自小端重不與羣兒狎戲惟奮勵讀書從叔父憲副彭玘學屬文輒有驚人語玩嘗謂他日必為宗工及領鄉薦入國學李忠文以公輔期之 彭華撰行狀

劉公成栗六歲時侍父方伯公側輒問天何依地何際終有壞否及聞元會運世之說則又曰後之人將奈何方伯大奇之笑曰童子何慮之遠間待客客有談及天下阨塞及運道可憂者趨而進曰勿使奸雄聞之客甚驚異其夙慧不凡如此 羅文莊撰墓志

程篁墩生而蚤慧人方之孔文舉李長源十餘歲隨父叅政蜀藩方鎮大臣以神童薦之朝英廟喜其應對拜起如老成人命賜之食詔館閣即日試之賦聖節瑞雲詩并經義各一篇援筆立就文采燦然諸閣老皆嗟異之暨進呈上喜甚詔讀書翰林院官給廩饌大學士南陽李公賢安成彭公時皆當世碩儒就之講授李公尤加愛而以女妻之弱冠中

成化丙戌第甲第二授編修 沈東之撰傳

謝方石生而資性澄朗機神警悟童時即能為韻語年十四叔父逸老先生授以四子書毛詩輒通大義將冠游邑校與同邑黃文毅公孔昭友契服膺儒素日相砥礪以古人自期乃並有時名 王汝川撰墓志

張東白五歲精爽過人書過目成誦其父松亭翁名之曰文魁寧靖王召見作儷對韻語有心定萬事定之句大加賞歎書元徵二字賜之因易名元徵松亭携入閩觀者塞道公至考亭拜朱晦菴遺像輒有志所謂道學者松亭謂曰彼儒先曷嘗不由科舉進耶

乃入南昌學為諸生都御史韓公雍奇之曰此人瑞也復易其名曰元履字之曰廷祥天順庚辰魁禮部李文達特簡為庶吉士劉文安公奉詔授業見其文斐然以驚 李東陽撰志銘

林諭德誌生時母夢梁僧寶誌入室因為名幼穎悟其母嘗口授經傳即朗然成誦在塾歲時已喜為文辭後從學于王孟陽極好辯理因字之曰尚默將冠選入郡庠益自勤勵於經史彙集旁及天文地理星命醫卜之書無不研究而尤工舉業後舉鄉試會試俱第一殿試賜及第第二 楊文敏撰志銘

羅文肅少有異質奇氣奮發出語作事恒欲上行
輩初視書涉獵不經意數行而下惟務解其語不事
記憶隨羣兒走道上遇遺金他物爭趨且撿且擲之
竟不視去西庄遷入學初謁尹尹以少易之試以偶
句曰蟋蟀入床下應聲曰麒麟出郊垌人以是期之
遠大 夏良勝撰墓志

襄城伯李隆年十五襲爵雖甚少而負英偉之姿雄
傑之材上溪器重之每六師征伐輒命公領兵從
其應機發策出奇取勝雖老于行陣者亦多讓其能
上益奇之以為可大用 墓志

名臣類苑

不卷之五

十一

夏良勝

章恭毅資稟殊常六歲失恃甫成童即刻勵好學年
十八以詩經中正統戊午鄉薦明年會試第三廷試
二甲進士告畢姻 尹直撰碑銘

羅一峯先生生時有奇祥甫五歲隨母入菓園長幼
競取先生歛手賜而受年七歲父善耕翁訓于庭不
匝月而童蒙諸書咸遍八年學于里師令遍逐諸生
授讀生未成句讀而先生皆已成誦年十四受徒于
鄉以資親養莊重嚴毅師道卓然常曰學豈科第而
已哉遂勵志聖賢之學 王夢龍傳

寧德林莊敏公聰九歲時邑宰包姓者謁其尊翁梅

所先生公侍側有白犬在門顧梅所包曰公子能對
乎梅所曰頗能包出句云白犬當門兩目睜睜惟顧
主應聲曰黃蜂出洞一心耿耿只隨王包歎異曰公
輔之器也 行狀

儲文懿生而穎異六歲讀書過目成誦九歲善屬文
選充弟子員十六鄉試名聞京師 顧時行狀

李文正東陽早負奇氣四歲能作大書時稱神童順
天府以神童薦召入內廷過門限太監云神童脚
短李高聲答云天子門高即聞于上召見文華殿
命給紙筆書麟鳳龜龍十餘字書奏 上甚喜抱置

名臣類苑

不卷之五

十四

夏良勝

膝上賜上林珍果及內府鑑寶六歲八歲復兩召之
試講尚書益稷篇惟荒度土功一段大義命隸京
庠復賜鈔果如初天順壬午舉順天鄉試甲申登進
士改庶吉士授編修 年譜

章尚書拯宋相得象之後生而穎慧授以句讀數過
輒能成誦雙瞳炯炯然異之世父楓山翁授以
易學講說輒能潛思究釋期年盡究六經之旨楓山
翁曰此非凡兒也舉子業不足以盡之勉以聖賢之
學 行狀

寇冷水生而岐嶷英敏五歲母趙淑人歿公即號哭

擗踊如成人常依鞠于外祖趙翁每撫其首曰此子面方口大他日必昌寇門年十五補邑庠生隨其叔父大理徐椿公于京師游中興魏東泉之門布褐短袍往來徒步東泉其器之

唐肅宗志

舒公芬幼岐嶷嶢嶢異于凡兒甫成童入郡學嘗作赤鴈賦郡守奇其才當魁天下家貧清苦不與人羣雖於書無所不讀實屬志堅賢之學不屑為博物洽聞之士

薛應旂撰傳

夏正夫幼而岐嶷有巨人志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于學日取羣經及百家言讀之久之發為文章淵

名世類苑

八卷之十

主

唐肅宗

志

閱奧密脫去流俗自成一機杼聲稱蔚然

華亭志

薛君采生而靈異七歲能屬文年十五尤攻古文詞毫故偏鄙公崛起齊民能自得師大中丞儀封王公判毫奇其文曰是李何之流也盛為之延舉年十二即以詩名題三教圖曰斯道有三教聖心無二天陰陽動靜機活潑一團圓試問一歸何處此理玄之又玄

王廷撰行狀

薛考功自幼穎異過人始生三月偶見芒神連呼曰芒兒家人驚恠亟沃以冷水止之稍愈蓋聰慧不類群子弟郡之長老相會曰薛氏其昌乎

唐順之撰志銘

何仲默八歲能屬文十五舉鄉試第三明年會試以文多奇字不第入太學北歸祭酒林瀚賦詩贈之

蘇實

馬西玄父煙山公任夏縣學訓導公生之夕煙山公夢月墮牕宇中取而抱之懷覺異之以為得子必顯後煙山公弃官携先生歸先生尚幼即善舉子業讀書一見輒誦而又即知聲律吟咏之學試于有司有司異之稱馬生以為年少而奇非常人也年二十舉進士入翰林號為才子能詩

王維補撰行狀

楊升菴慎幼慧穎八歲即點綴偶絕二十四舉進士

名世類苑

八卷之五

主

唐肅宗

志

第一少師三南楊公設四事訓之皆生平所未了從容酬對本末融貫少師歎曰此真才子

周復俊撰序

高子業幼而穎特父移之官有相者獨奇子業有隱犀因熟視其父曰君第三子貴不可言顧先生無以常兒畜之也生五歲父係因以詩書教之乃隨聲嚮答父係大驚謂其父曰君兒甚奇異相者果非欺先生遂購求奇書乃日誦數千言年十六著申情賦一首幾萬餘言大梁諸豪傑皆購歎以為即不可及也十八遂薦鄉舉十九登進士空同李公曰高某真不為狀元耶高其萬人敵也

兄仲嗣行狀

王晉溪生有吉徵四歲能楷書五歲舉奇童八歲通尚書

霍文敏撰神道碑

楊文襄幼穎異日誦數千言八歲以奇童薦大宗伯姚燮獨器之疏補翰林秀才

憲廟命內閣選師教之受業於黎文儒公成化戊子年十四中順天鄉試時已抗顏為人師有文中子之風焉

謝純撰行畧

蔣公冕十歲書過目成誦十五舉成化丁酉鄉試第一丘文莊見而奇之曰台輔之器

行狀

楊石齋廷和少神異稱奇童年十二舉鄉試其第進士也先于父歿

皇明通紀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七

三

詩

董中峯現八歲能詩翰詠胡桃曰形狀如雞子剛柔實未分擘開混沌殼渾是一團仁梅月曰夢覺羅浮夜已闌碧天雲靜月團圓玉人不學桃花面淨洗紅粧鏡裏看九歲以來真楷草書歌賦序記及三場文字亦皆能之後中一甲第三任至禮部侍郎

雙槐歲抄

陽明王先生生五歲能言一日誦祖竹軒公所讀過書訝問之曰聞祖讀時已熟記矣十一歲父龍山迎養竹軒翁因携先生如京師翁過金山寺與客酒酣擬賦詩未成先生從傍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破

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簫吹徹洞龍眠客大驚異復命賦蔽月山房詩先生隨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明年就塾師先生豪邁不羈龍山公常懷憂惟竹軒公知之一日同學生走長安街遇一相士異之曰吾為爾相後須憶吾言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丹臺其時結聖胎鬚至下丹田其時聖果圓先生感其言自後每對書輒靜坐凝思嘗問塾師曰何為第一等事塾師曰惟讀書登第耳先生疑曰登第恐未為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龍山公聞之笑曰汝欲做聖賢耶

不卷之五

十

三

詩

年譜

敏達

劉誠意在燕京時閱書肆有天文一帙因閱之明日即誦如流其人乃大驚以授公公曰已在吾會中矣

黃伯生撰行狀

劉誠意初見上上與坐賜食因問曰能詩乎基曰詩儒者末事何謂不能上即舉所用竹箸示之曰試吟此基應聲曰一對湘江玉細攢湘江曾灑淚痕斑上曰秀才氣基曰未也即續之云漢家四百年天下盡在張良一借問上悅

朝記

孫炎持辯風生舉辭如雲人莫當其口能為歌詩元

名世類苑

卷之五

十九

孫炎

至正中丁復夏燭以詩名炎遊此兩人間日夜相切磨益好立機括下紙可盡辭彩爛然驚動一時雅好酒嘗與煜對飲務出奇相勝每得一爽句拍按大呼投劍起舞譁聲撼四隣所與交皆天下英俊亦以經濟自負氣豪才雄常輕視章句儒眾中嘗自許曰孫炎男子豈歟蒿下耶

方孝孺撰傳

景清倜儻尚大節領鄉薦遊國學時同舍生有秘書清求而不與固請約明且即還書生且往索曰吾不知何書亦未假書於汝生忿訟於祭酒瀨即持所假書往見曰此清燈窓所業書即誦輒卷祭酒問生

不能誦一詞祭酒叱生退清出即以書還生曰吾以子珍秘太甚特此相戲耳

遜國記

王綱警敏絕人貫穿經史百家言為文縱橫出入數千言可立就宋瀨見而奇之曰王華川其有後乎一時才俊皆遜服

獻寔

曾榮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宏博鮮儼文皇選進士中秀敏者二十八人為庶吉士以應殯宿榮居首選上時召試榮信筆千百言立就辭理俱到漢見獎重遂名聞天下

獻實

吳伯宗任翰林上製十題命賦公援筆立就詞語

名世類苑

卷之五

二十一

吳伯宗

峻潔上曰伯宗方子

諸學記

陳節愍讀書力學淹貫羣籍尤工于書法弱冠用薦拜吏科給事中嘗奉命典軍籍過目輒識其面且記姓名弗忘有再至者輒答之叱令其去總戎懼請罪公上其事太祖高皇帝嘉之賜金織衣一襲

曾榮撰墓志

周文襄善記憶有好民以事經公斷理後復訴公公曰汝於某時某處言已決之何為復言邪吏於糧稅有所欺隱則曰某年撥某處若干存留若干以籍驗之果然吏驚服以為神

墓志

東楊天資明敏有果斷之才中官有事來閣下議必問曰東楊先生在否知不在即回凡議事未嘗不遜西楊或執古以斷不可行已而卒斷於東楊灼然可行而無礙也每秋教文武大臣赴憲臺書錄重獄自英國而下俱遜避候二楊先生決之西楊訊之至不可了東楊一問即決衆皆歎服

閣學記

劉文安資極穎敏一日中使傳旨命公製元宵詩却立以候公據几筆不停運頃刻成七言四句詩百首以進其敏速如此

彭時撰神道碑

夏布政寅讀書數行下每試諸生日暮納卷畢則閱

名臣類

卷之五

主

顧

卷亦畢當晚衙入揖即一一別白次早吏胥騰腹以出矣藻鑑人才多在驥黃牝牡之外

楊廉撰序

倪文毅留心世務經史之餘凡生民休戚財計登縮

戎禦利害無不諳暢歷官執政每大廷集議慷慨持

正論一時儀文古典軍民重計多公裁定公又長於

奏議一寫千言容暢達考古道今會文切理下至

鎖屑案牘吏人旁候運筆如飛不經意

吾學編

都憲韓公初授御史年二十三建按江西藩臬諸司

多玩視之至日即具奏事數十條請決公覽畢即條

答衆皆驚服平兩廣所向克捷號稱神明陞食都御

史巡撫江西年未三十民情吏治素所諳練風裁凜然凡臨衆決事動發百餘言皆引經據律無一語疎滯處置事務靡不允當至今官民遵守之曰韓都例繼公者皆以爲不及

李商環記

余肅敏授戶部主事在部屬中獨開敏精勵常有兩勢家爭田多未決部檄公理之甲以其地名與己姓同執爲其家故產公曰然則張家灣盡張產耶卒爲直之一時服其明敏出知西安府公務叢委議謀紛紜三邊之事咸萃于彼使事往來無虛日公處之裕如治行爲關中七府之冠

丘濬撰傳

名臣類

卷之五

主

顧

丘文莊穎悟絕人私淑于趙希古無書不讀自六經

諸史九經箋疏古今詞人之詩文下至醫卜老釋之

說靡不深究尤熟于國家典故議論高奇人所共

賢必矯以爲是能以辯博濟其說亦自恃其才故對

人語滾滾不休無能難者

守溪長語

倪文毅天資明睿爲文敏捷若不經意千言可立就

初在翰林凡考校纂修綽有餘力

家傳

孫忠烈天性明徹精于易蚤魁鄉省舉進士授刑部

主事所司獄訟平反居多

敕諭江西刑獄十餘年

疑不決者至則決之如流獲伸其冤者不可勝記士

民輒以神明誦之 楊選卷撰墓志

羅文肅入國子時祭酒丘文莊公主議以南北人分
隸兩監上下莫敢抗議先生獨延楊公鼎北人告就
南監以師陳先生為詞三朴之而志不移又莊公異
之且詬曰若能識幾字先生亦甚憤激大聲曰秘禁
書不能讀也姑留之而識其名于庭柱題數日堂試
數百人眾方構思先生不為稿援筆而應文莊公驚
歎曰若之不偶誠有可過也更試以長安賦公以為
可步兩都時就入朝遇知厚輒與贊賞之丙午入試
李文正得卷大喜曰真才也以冠解額時議翕然以
為得人 夏良勝撰行狀

志向

章三溢始生其音如鐘父母疑為不祥幾棄不舉及
成童凝然莊重不習鄉井輕儇態諸兄出應科試頗
為儕輩所侵苦公念曰彼徒謂我弱爾吾不自勵豈
為男子耶 宋濂撰碑銘

王冕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隣里竊入學舍聽諸生誦
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
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凝如此曷不聽其所為冕
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潛出坐佛膝上執筆映長明燈
讀之朗朗達旦佛像多土偶穢惡可怖冕小兒恬若

不見安陽韓性見而異錄為弟子學遂為通儒 潛溪集

茹忠誠幼時掃書室題詩云此室此室不掃看看
遍地生塵草丈夫焉事室間我欲掃之天下好及
謝政還家又有詩云三十餘年喜治安兩朝漢賀
聖恩寬才微愧食斤鍾課位重叨承一品官 帝命
歸來全出處神靈呵護賴平安結茅衡岳依松竹晚
節清風耐歲寒 衡山縣志
姚恭靖幼名天信父欲公學嘗曰兒不樂為儒願學
諸生求仕否則從佛學至正間創髮為僧里中妙智

菴名衍字斯道已又不學佛顧好讀兵書尚謀畧兼為詩學書嘗遇異人授占術輒為人決休咎與王賓高啓輩善厚亦與宋濂蘇伯衡往來編遊江湖有大志焉

吾學編

王公景自幼聰敏異常而有至性十歲通尚書十五舉業成時元鼎已沸乃闢常齋以屏世終益求性命道德仁義之說期於實踐凡經史子集涉獵殆遍發為文章高深雄健得古作者意當國朝洪武郡邑交薦不就明年由科目進其父語之曰吾家世受宋爵暨元不競汝生命在箕斗此其兆也當思先世以儒道顯希聖賢之迹立身行道非止於事親當移忠於孝也汝其勉之公奉服膺雖屢屈復伸終躋顯用以宏才碩學為當代文人

陳璣撰墓志

東里楊先生世為儒家一歲而孤母改適羅公理時舉進士為德安府同知以其家行歲時祀先祠恒命諸子倍禮公獨不見命時尚六歲以問母母泣而語之因慟日益感發七歲私竊磚土倣作神主于外別室祀其三世每旦入焚香謁拜出入扇鑰秘無知者既久左右覘知以告德安公曰伺先生入謁與母宜人從戶外竊窺之見其進退拜伏皆感泣遂復姓德

安公日告之以楊氏先世文學行義之盛曰小子勉

之無幾德安公坐累謫戍陝西先生歸家益貧時甫九歲饑弗或不充并汲杵臼之勞皆身親之而書冊未嘗去手日暮入治家事晝出從師學不逐間巷童兒嬉狎貧不得書五經左氏傳皆手抄以讀母喜曰兒可承先業矣勿舍有為椽曹傭書致富者雅重先生而念其貧數遣其家人告其母欲以俱去歎曰貧乏儒家小兒豈可役志於是以辱祖宗哉十二三習舉子業十五鄉人請為子弟師踰年從遊者益眾寢寢乎有聞矣

陳寶撰小傳

胡文穆十歲喪父已有志向學內浸漬其母訓外則日受從祖子貞先生之教故德器不凡居家篤倫誼處鄉曲恂恂執恭讓既冠薄遊閩中閩之前輩君子率忘年與交

楊士奇撰碑

周文襄字恂如太宗簡進士曾榮等二十八人入文淵閣俾進學公自陳願進學其間太宗喜曰是真有志者命增為二十九人

蕭鑑撰墓志

曹文忠公為人疏通俊爽初為校官不樂願得繁劇一職改泰和典史時中使劾午置郵無虛日公處之裕如延禮名儒益進學不倦復修舉子業遂登進士

及第西楊先生嘉其志薦入經筵復入閣與政士林榮之自東楊後議大事多決于鼎明敏之才頗相類焉

天順日錄

李文達少即有志聖賢之學為諸生時提學者問所志對曰為學之道當如周子言蘊之為德行之為事業其人大異之舉進士使山西見河東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學益不厭公餘閉戶讀書五經要義多所自得

程敏政撰行狀

王莊毅立性剛毅喜大節宣德中舉進士方弱冠即自許經濟擢給事中曰士當希汲黯朱雲安能局促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五

汝知

效轍下駒耶

吾學編

夏公寅嘗語客曰君子有三惜何曰此生不學一可惜也此日閒過二可惜也此身一敗三可惜也客慢然避席曰名言也

政監殿

黃文毅微時執友建寧府賀滋知其賢舉為松滋訓導不果公歎曰士之出仕藉人薦舉耶慨然誓取科第以世其家讀書刻苦志意寢食晝粥為齋而以米飯食其弟妹倦則書姓名以自警嘗夜坐至徹曉賊有伺于門者不敢犯遂嫺嫺以退

吳文定撰傳

吳康齋資稟英異八九歲時讀書鄉校巖然有立年

十九一見伊洛淵源錄道學之傳心竊慕焉及觀明

道亦嘗有獵心迺知聖賢之必可學遂棄舉業謝絕

人事獨處小樓之上日玩四書諸經洛閩語錄明欽

身心沉潛義理視世之所尚舉不足為其志直欲造

平聖賢之域其詩曰九仞始一簣千里方跬步又曰

誠能通鬼神志當貫金石不下樓者二年

婁諒撰行狀

陳白沙自幼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一日讀孟子

至有天民者歎曰大丈夫行已當如是也弱冠領鄉

薦兩上春官不第聞臨川吳與弼講伊洛之學遂從

遊既受業忽悟曰夫學貴自得苟自得之則古人之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五

汝知

我之言也遂築春陽臺日靜坐其中

張淵撰行狀

泉州布衣陳公剡夫家始微賤父打銀常携公攻業

於人其人密為防公年十一語其父曰父何執業而

蒙盜賊之名乎遂勸其父舍之見賣油者問其所得

曰日餘油二壺喜曰此足備養矣貨油至書舍聞講

有子孝弟章大悅明日又至聞講弟子入則孝章益

喜入請其師曰今日所講似勝於昨為此言者何人

師曰昨日之言乃有弟子也今日孔子之言師也

公曰自是不同聖賢之學真可師法小人願從受學

日餘油二壺為贊何如師曰諾復告曰吾本以賣油

代吾父打銀之業。簡日養耳。一于學。則累吾父願得。每日一受讀。日仍賣油。師從之。逾年。學大進。卒成名儒。

李賢集語

陳茂烈。年長父繼。後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莫如顏曾。顏之克己。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迺作省克錄。以自考。登進士時。奉使廣東。師事白沙。語累日。甚喜白沙曰。學須靜。一退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蒲陽文賀公欽為給事中。聞白沙先生議論。歎曰。至性不顯。

名世類苑

卷之五

五

三

五

焉。

白沙撰行狀

呂文簡。樞密入學。有志于聖賢之道。夙夜居一。矮屋危坐。莊誦析寒。盛暑不越戶限。足寒則藉以麥草。而已嘗夢見明道程子。東萊呂氏。就正所學。益大進。

馬理撰志銘

徐武功。入翰林。不屑以文。凡軍旅行役。水利之數。無不講求其法。而欲通之。或曰。公職業在文字。事此奚為。理曰。此孰非儒者事。使朝廷一日有事。用我。吾恐

學之已無及矣。聞者壯之。內閣行實

薛文清。擢御史。監湖廣銀場。手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至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或通宵不寐而樂之。不知手足舞躍。李賢撰神道碑

羅一峯先生。生時有奇祥。補郡弟子。員勵志聖賢之學。常曰。舉業非能壞人。人自壞之耳。郡守張公瑄嘉其學行。而惜其貧乏。命有司周之。先生謝弗受。墓志張簡肅為庶吉士。李彭二閣老欲公官翰林。與劉忠宣時雍力。願親民事。後二公皆以政事為名臣。李文正撰神道碑

名世類苑

卷之五

五

三

五

陳尚書壽大父成遠。東父觀業儒焉。里社師以公有異質。誘教之。端坐雒維。不休十歲。善屬文。十三選充衛學生。益務樹立。雖家故貧。其落著自愛。嘗值上元燈節。出市得遺金。坐候夜分。竟歸失主。聚服其介殖。學僧舍。精思自得。迺取正於醫閭賀先生。養益遠。既三舉。不遇見大人。遺弓弊幕。欣然有懷。故疆場之事。多所討論。遍歷宣大關西諸鎮。欲持戈建功。名積二年。仗劍歸遠。左理舊業。成化乙酉。領山東鄉薦。丙戌第進士。拜給事中。吾學編陳恭愍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從先生陳璉游。日坐

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堪其清苦而處之自如

擬傳

耿文恪初舉進士任給事中時厥父清惠公為右都御史上言父子同在要地非宜遂改翰林檢討後謫泗州判官益厲志讀書不以寵辱介意成化改元召還翰林

琬琰錄

劉文介自幼不凡勤學勵行有遠大志年十六七為文必主理雖修舉子業恥為口耳之學務探底裏嘗曰讀書豈但皮毛而已年二十四遂領鄉薦春闈中乙榜不就而還潛心林下二十六年正統壬戌乃得

名世類

木末之章

三

雋春闈廷對有鯁直忠愛之詞遂擢第一以文名天下

李賢撰碑銘

劉文靖在翰林閉戶讀書交遊稀寡眾謂公木強人已入閣練習國家典故人又謂公有經濟才

殿閣詞林

我朝政在內閣士之始進以翰林為極選而競進者率規計恐後戴公珊與華容劉公堅避不往且曰願就部曹習聞民事為國家建勲業其幸沒沒老文宇竊所恥也後兩公咸為名臣

嘉談

林見素生秀穎異常兒年十六即善屬詞岳季方時

為莆守甚加賞識年十七祖病劇祖母欲為之娶舜弗肯明年祖母復病強之娶以祖未大祥固辭不肯君子已知其志向之不凡矣補郡庠游心理學舉業若不屑意舉進士李文正見其所著作語人曰他日當以文名世者陳白沙先生以薦至京公日與講學大有所得

楊一清墓志

孫榮倍公交初任南京駕部主事時每日散衙後諸僚輩各歸私第或出訪客或拉朋儕飲奕賦詩習以為常公獨退處一室默坐觀書至晚方回或以為言則曰對聖賢語不猶愈于對賓客妻妾乎三原王公

名世類

木末之章

注

世類

時為大司馬嘉其有志甚愛之後累官至戶部尚書致仕平生言論恂恂誠懇清慎恬雅始終一致云

漫錄

章恭毅公自少嗜學不事家人生產嘗截枯竹繼晷晝夜誦不休久之出從春官主事章先生陳學及為郡學生則又從郡守何公文淵參贊疑義既歷官南北聚書幾萬卷自六經子史以至星曆醫卜皆搜抉務達其要以為文之有閱世教者莫先告君之詞故平生之文奏議為多而間發為詩亦不事雕琢而自成一家

行狀

兵部右侍郎缺中官有欲薦郎中劉公大夏者遷人言于尚書冀一往見大夏冀辭謝之卒不往吏又議以太僕卿處之大夏私語所知曰郎中轉京堂固人所欲但吾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某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況郎中一出非知府即叅議官階崇重何爲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陞大夏福建叅政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曰我能至今日得叅政布政之力也其志先定如此 通紀

劉公源清爲諸生時讀唐史巡遠傳卒業起曰張巡

許遠何如人異日吾爲人臣宜如何同舍生相顧愕然避去 本傳

胡端敏幼有大志數夢偕于少保立朝議軍國事

邵銳撰墓志

魯希文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學邑庠攻苦食淡篤志經史雖祁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毅然以清操自勵 楊榮撰墓志

陽明先生年十五出遊居庸三關卽慨然有經畧四方之志詢諸夷種落悉聞備禦策遂胡兒騎射胡人

不敢犯經月始返一日夢謁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

甲歸來馬伏波當年兵法髣髴毛皤雲埋銅柱雷轟折

六字題文尚不磨時畿內石英王勇盜起又聞秦中

石和尚劉千斤作亂屢欲爲書獻於朝龍山公斥之

爲狂乃止初先生侍龍山公于京師徧求考亭遺書

讀之一日思先儒謂衆物必有表裏精麤一草一木

皆涵至理官署中多竹卽取竹格之沉思其理不得

遂遇疾先生自委聖賢有分乃隨世就辭章之學明

年春會試下第縉紳知者咸來慰諭宰相李西涯戲

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

生懸筆立就諸老驚曰天才天才退有忌者曰此子

取上第目中無我輩矣及丙辰會試果爲忌者所抑

同舍有以不第爲恥者先生慰之曰世以不得第爲

恥吾以不得第動心爲恥識者服之歸餘姚結詩社

龍泉山寺致仕方伯魏瀚平時以雄才自放與先生

登龍山對奕聯詩有佳句輒爲先生得之乃謝曰老

夫當退數舍 年譜

林東城志行敦實父故貧不能資君以書遷給事千

戶王某所千戶奇君令與其子烈同學書君自是始

學書父數見讀書且喜且噲之曰兒讀書固善然書

可飽乎因取其書欲燒之君婉詞跪謝迺解君後賢常思王氏厚報之君始以窘故幾廢書者屢矣君讀書居常以竹筒注膏繫衣帶間惟所適則出膏於簞然火讀書君父為漕卒君獨與母妻織屨讀書幸終夜不睡日中不能炊糲米於隣不得君行歌自若家人頗非恠之亦自若而已受學於王知州及鄉先生王汝止兩王君皆陽明弟子始聞致良知之說則心喜之遂欲以身踐之則日以朱墨筆點其意滅否醇雜以自取鏡久之方悟曰此治病於標者也于是駸駸乎有意於反本矣

唐順之撰墓志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三

九

三

國朝名世類苑卷五

國朝名世類苑卷六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輯

金陵後學姚汝樞敘卿甫校

資稟類

識見

劉誠意居青田山中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畧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句踐之業也舍此不為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念方國珍張士誠輩所為今用子計與彼何異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太祖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十八策從之黃伯生撰行狀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三

九

吳元年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行正旦慶賀禮誠意大怒罵曰彼牧豎耳奉之何為不拜遂陳天命所在太祖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行狀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江皆未下衆以蘇松地肥饒欲先取之誠意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據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既滅張氏如囊中

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上遂伐陳。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於上。移兵湖口。以金木相犯。日決勝。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行狀

太祖既擒友諒。還京。誠意曰。鳳陽帝鄉。非建都地。王係雖可取。然為力甚難。是秋請告歸。後定西失利。王係竟走沙漠。上手詔敘公勳。代召至京。稱公孔明之儔。

行狀

陳友諒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一死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劉文成獨張目不言。太祖召公入內。公曰。先斬王降議。及

六上類記

卷之六

十一

原注

奔鍾山者。廼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時也。上喜。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遂大勝。

行狀

李善長初見上於滁陽。上從容問曰。四方戰鬪。天下何如定乎。對曰。秦亂漢高。帝起布衣。豁達大度。知人善使。不嗜殺人。不五載而威業。胡元酷暴。視秦尤烈。以故羣雄蟬奮。土崩瓦解。王公凌遲。距沛不遠。與漢高帝同山川。王氣能法其所為。天下不足定也。

上曰善。

吾學編

曾公魯初為儀曹主事。常忠武王薨。高麗王遣使來

祭。公索其文觀之。外則襲以金龍黃帕。內則不書洪武之號。公責之曰。訖怕固疑誤用。若納貢稱藩。而不奉正朔。君臣之義果安在。耶。使者頓首。命易去之。安南來貢主客曹已受其表。將入見。公取其副覽之。乃國王陳叔明。公曰。前王陳日熾。爾今驛更名。必有以也。亟白尚書詰之。使者不敢對。蓋日熾為叔明所逼。死遂篡其位。中心懷懼。故訖修貢。以規朝廷之意。上聞之曰。島夷何狡。儻如此。却其貢不受。

宋濂撰

神道碑

名世類記

卷之六

三

原注

建文元年。靖難兵未起。前都督府試斷事高巍上書。借漢為喻。畧曰。昔漢高祖提三尺劍。滅無道秦。大封同姓。分王天下之半。雖曰遠慮。然卒遺文景以不治之痼疾。賈誼所謂股大于腰。指幾于股者也。賴文帝寬厚。含容之量。尚不免斗粟尺布之謠。景帝帝寬厚。既以弗類。又輔以是錯之深刻。徑削諸侯。遂挑六國之禍。非命將得人人。心輔漢則社稷危矣。我太祖高皇帝之起。與漢高同。而神武過之。封建諸王。星羅棋布。比諸古制。雖分封過當。然太祖聖意。莫不欲護中國而屏四夷也。今各處親王。故多驕逸不法。違犯

朝制不削則虧紀綱削之則傷親親之恩此我皇上所難處也賈誼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力少則易使以義國小則無邪心直裁制諸侯之良策也其在于今益亦師其意勿行是錯削奪之策而效主父偃推恩之令命秦晉燕蜀四府子采分王於齊充吳楚譚湘齊充吳楚潭湘子弟分王於秦晉燕蜀其餘比類皆然則藩王之權不削而自弱矣其賢如河間東平下詔褒賞驕逸不法如淮南濟北者削其地而廢處之豈有不順服者哉書奏帝奇之命參李景隆軍務

遜國臣記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田

右之

文廟初甚寵愛解縉之才置之翰林蒙邁敢直言

文廟欲征交趾縉謂自古羈縻之國通正朔時賓貢而已若得其地不可以爲郡縣仁宗居東宮文廟甚不喜而寵漢府漢府遂恃寵而有覬覦之心縉謂不宜過寵致有異志文廟怒謂其離間骨肉縉由此得罪暨宣廟初漢府果發交趾亦叛悉如縉言

天順目錄

楊文敏初爲翰林編修文廟兵入城迎見馬首請上先謁陵而後入朝從之既而召公謂非若言幾誤事矣由是寵遇日隆

守溪長語

文皇履極初入內閣之臣七人惟楊榮齒最少最警悟一日晚寧夏報被圍上急召解縉等七人皆已出惟榮赴命上不懌示以奏曰爾後進寧解此今當遣何處兵往救之榮曰不須救臣嘗奉使至彼其城堅且人皆習戰今其發已十餘日虜必已退但敕守臣固守及隣近諸城堡隄備可矣不必遣兵重煩擾也上頗回顏曰待明日與諸臣議之夜半虜圍解報至詰旦上詔榮以報書示之諭曰何料之審也喜見于色又吉安鄉民囑聚先遣行人許子謨賁勅撫諭行將一月又遣都督韓觀統兵繼之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五

津地

至是江西三司奏言囑聚者悉已復業上以奏章示榮曰觀不至不下其降救褒觀榮對曰計發奏之日觀尚在道未足襄從之由是益重公

內閣行實

永樂中政和山寇周叔光等聚二千餘人往來行劫漸至滋蔓上命兵部尚書李慶等議調防倭都指揮張瑄所領勁兵三千併閩浙兩都司各統於蕭而捕之楊榮從容進言以爲彼皆愚民或爲有司所苦或爲衣食所窘不得已逃入山林苟活朝暮耳何敢爲亂若寬而撫之當遂散矣急則堅其爲盜之心況兵戈所加不免枉及良善願更思處置之宜成祖

下卿言是也可救閩浙三司招撫若更頑梗弗服用
兵勦滅未晚矣既而果悉順服

楊士奇撰墓志

永樂十四年十一月周王楠楚王松相繼來朝例次日謁孝陵周王先至適遇節上命東宮皇太孫及小皇孫陪謁已出東華門上遽召翰林臣時楊士奇楊榮金幼孜皆至上問曰二王東宮太孫及小皇孫謁陵展敬之位如何朕意已畧定三人試言之楊金未有對上顧問臣士奇對曰周楚王屬列稍前兩傍東宮殿下稍列後居中皇太孫亦居中列於東宮殿下之後諸皇孫與皇太孫同班而

名臣類考

卷之六

六

三

分列兩傍上曰爾所言有據乎對曰宋儒朱熹家

禮如此上曰吾未嘗熟家禮但據已見書其位次

遂出片楮宸翰所書位次正與士奇言合然下有

六字未書援筆命士奇足之遂遣鴻臚卿周昇馳

齋赴陵俾率行之少頃復命以宸翰進上以授士

奇蓋上天資高所見暗與古人合多類此

聖諭錄

三朝

宣德二年十月黎利遣人進前安南陳王三世嫡孫
鬻表乞立為氏後其辭懇切上覽之密示英國公
張輔輔對曰此不可從將士勞苦數年然後得之此

表出黎利之禍當益發兵誅此賊耳輔退乃召尚

書蹇義夏元吉示之且諭二人曰何以處之二人對

曰舉以與之無名徒示弱于天下二人退遂召楊

榮及士奇出表示之且諭以三人所對曰今日與你

兩人決之榮對曰永樂中費數萬命得此至今勞者

未息困者未蘇發兵之說必不可從不若因其請而

與之旋禍為福上顧問士奇云何對曰榮言當從

求立陳氏後者太宗皇帝之初心求之不得乃郡

縣其地十數年來兵民困于交趾之役極矣此皆

祖宗之赤子行祖宗之初心以保祖宗之赤子此正

陛下之盛德何謂無名且漢弃珠崖前史為榮何謂

示弱臣侍仁宗皇帝久聖心數數追憶此事臣願

陛下今日明決上曰汝兩人言正合吾意皇考

言吾亦聞之屢矣今吾三人可謂同心同德遂命尚

膳賜酒饌明日朝罷表示文武羣臣且諭之曰太

祖皇帝初平天下安南最先朝貢及黎氏篡弒毒虐

國人成祖文皇帝發兵誅之本求陳氏之後立之

求之不得始郡縣其地至我皇考每追念往事形

諸浩歎比數年來一方不靖不得已屢勤王師豈朕

所樂今陳氏既有後爾等試觀表中所言其從之便

抑不從之便。羣臣對曰：陛下之心，即祖宗之心。且偃兵息民，上合天心，從之便。上曰：論者不達止戈之意，必謂朕不武，但得人安服，何恤人言？其從之。

三朝聖諭錄

正統九年春，修國子監，詔工部楊文定公奉旨撰御製碑文。文定以重建太學為題，具稿進呈。命范太監持示楊文貞公。時文貞已臥病，乃作一篇以新建廟學為題，封進。用之。文定不悅，執用其題。文貞具本論。凡言重建者，謂已作之後，又作之。廟學雖前元所建，非國朝事，此不可論。今既悉徹而新作之，只當云

名世類苑

入卷之六

八

卷之六

新建且廟與學二者，若只書建太學而不云廟，於禮未安。請通改作新建廟學四字為宜。廷議雖諱文貞之言，然已刻石無及矣。二公之學識，於是可見。

齋瑣編

景泰元年，太上皇萬壽聖節，禮部請率羣臣朝。詔免朝。給事中葉盛、林聰約草疏，偕科道與禮部同上。既而葉公曰：今皇上孝懷，上皇盛德，兩官帖然安靖，長久當誼愈深，而禮愈隆矣。使易以言，則涉眾易疑，恐無中生有，反為非便。遂已之。御史盛果一日私示葉公一章，亦此事。葉具以告。果曰：葉公曰已

不為。又沮人不為。取葉曰：此大事宜熟慮之。惟安與靜，久長之道也。劉祭酒原博亦以為然。後盧指揮奏計，幾成大禍。眾始信葉公前說之不謬。

水東日記

已已之變，英宗既北狩，捷虜將犯京城，聲言欲擄通州倉舉朝倉皇無措。議者欲遣人舉火燒倉，恐敵

之因糧於我也。時周文襄公適在京，因建議令各衛軍預支半年糧，令其往取。於是肩負者踵接於道，不數日，京師頓實，而通州倉為之一空。

叢說

天順初也。先得知院各遣使人入貢，胡忠安公計令得知院使進青鼠裘為私禮，公議賞之甚厚也。先使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九

卷之六

不平歸告其王，截殺得知院使。得知院亦與兵殺也。

先殆盡。於是土木之忿少雪。

皇明紀畧

景泰時立春日，正值聖節，眾議以先行慶賀，然後迎春。或以迎春而後慶賀，俱未定議。俄而于肅愍至，眾質之。公曰：迎春宜先。眾曰：何據？曰：不見春王。正月春加王。上宜迎春。眾是之。其機敏一時無出其右。李賢為戶侍，以虜欲無紀，不宜終徇上疏言北酋也。先近殺其主，併吞諸夷，包藏禍心，其志非小。若只聽其講和，貢馬圖金帛之利，蔑敬順之誠，增數冒名，曾無定約，竭生民之膏血，供無厭之貪求，醜類日見盛

強中國日加罷敵持此悠悠實非長慮惟 陛下奮
仁者之勇勵總戎之臣惕然于心不必自逸觀繁而
動以挫長驅之勢振中國之威則夷狄之心自懾方
來之患自弭 詔下兵部少保于謙謂李某言誠為
正論請下其章以厲邊臣 內閣行實

土達滿四糾眾劫掠勢甚張皇兵部請命都督劉玉
都御史項忠提督軍務忠未至官軍不待命輕進大
敗歿者數千人兵部尚書程信恐劉項不勝任 敕
命撫寧侯朱永再領京軍及遼兵四萬以往撫寧難
其事 上命太監懷許黃三人召兵部於閣下計議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十一

世宗

程曰事急矣不可緩彭文憲時曰前者賊若四出攻
劫誠可駭懼今入山自保我軍圍守甚固不一兩日
賊必窮困可擒取也京軍何用再行商公文毅亦曰
觀項布置賊不足憂矣程意不平程又請差錦衣衛
千戶一人去看動靜已准行矣時聞請止之曰去看
無益徒失將士心程忿忿出危言曰項忠軍若敗必
斬一二人然後發兵去衆不察羣然附和以為止軍
不行必失關中相知者咸為時懼私問曰止軍不發
何所見時曰觀項疏曲折知賊決可平但彼既聞已
遣將亦不敢即任故也衆猶不信洵洵益甚十二月

二十日邊捷報至知十一月二十一日執滿四賊寨
悉平羣言始息皆服彭之識 可齋雜記

永樂間韃虜來降者多安置于河間府東昌等處生
養番息驕悍不馴方也先入寇之際皆將乘機騷動
至不可收拾時發兵征湖廣及廣東西諸處寇盜干
謙奏遣其有名號者厚與賞賞隨軍征進事平遂奏
留于彼於是數十年積患一旦潛消 行狀
成化初言者詆中人之惡謂不可與同國政得補外
或咎李文達公不申救公曰事不可激也甘露之變
黨錮之禍諸君獨不知之耶 行狀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十一

世宗

成化初楊公瑄任浙江海道數歲波恬風息丁酉春
忽報倭船數百犯邊公時在杭察米驚問公徐曰彼
果來犯吾將盡誅之乃出巡至寧波府衛已戒嚴守
令已呼民壯授甲林云矣公謂曰海上甲兵自足內
地不須虞安用民壯今農事方殷亟散之至定海數
日乃知倭僅兩艘入真耳於是皆服公之智量 楊
守陳撰墓志

項襄毅為廣東副使按部高州諜報賊携男婦數百
流劫村落部將請發兵公曰流賊無據家理無妄殺
及訊其俘果皆良家被掠者盡什之 李東陽撰神
道碑

成化辛卯春上以雨澤不降令羣臣條陳闕失程公襄毅上言兵事可更張者四兵弊可伸理者五大約謂當今在外惟延綏兩廣無歲無擄劫之患四方流民悉聚荆襄此大可憂也而不求規畫之良以爲經久之策在內惟京營乃天子六師所以居重馭輕四方有事恒病其不練而困于不足凡此皆宜更張之大者詔下兵部當事者難之未幾復有事于三方悉如公言

行狀

夏公寅平居以諸葛武侯范文正公文天祥自期待畱心當世聞朝廷政令善喜形于色或有他則不憚

名世類聚

卷之六

主一

卷之六

終日嘗疏論國家之勢在離合合則安離則土崩今兩京並建其勢宜當合以制天下徐州地連山東饑饉無聊宜在賑恤臨濟乃南北咽喉或暫梗焉爲害不小宜選大臣有資望者鎮守二邦訓兵屯田示天下形勢廷議是之爲出白金四萬兩賑徐州命都御史賈俊鎮臨濟

華亭志

黃仲昭平居所爲不事表暴其深識遠念能見人所未至如朝廷有某事公私計曰後當爾果皆爾

定軒遺錄

鈞陽馬公上言今天下財力大耗臣日夜思之計無

所出獨蘇松折糧銀價輕今稍增之民不病而國用足詔下廷議劉忠宣公曰馬公國家元老其言固當然東南民力竭矣又復重之因而生變誰其任之乃不果增雲南思壘梗化守臣議欲用兵馬公疏言今中外民疲財困災異疊出何以用兵公言用兵之法不足示之有餘今公之言得無示弱乎使思壘聞之或輕中國矣不如姑遣藩臣有威望者以往使當無不服否則用兵未晚矣於是衆皆從之

王鑒撰志

弘治中安南樓占城奏請命官往問上欲從之李文正上疏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

名世類聚

卷之六

主一

卷之六

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若遣官往至其國海島茫茫徒掉寸舌必遮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若問罪興師貽患尤大宜勿聽

詞林

正德中流賊勢張大王師屯德州惠安伯張偉不敢出提督馬中錫以鄉黨墳墓所在倡議招撫司禮張永以問李文正公憤然曰此賊本朝廷編氓非外夷比今攻破州縣拒敵官兵赤子殘害數十萬衆朝廷養兵百五十年用在今日且方出師而以招撫爲事凡有血氣宜痛心疾首而食不下咽也永等皆歎

曰公言是也

內閣行實

宸濠恃權利制誘諸守臣皆畏威歛避相結納獨許公達務遠之數縛繫其黨禁抑不貸言於巡撫諸公曰寧府敢於為暴者恃權臣也權臣曲右寧府者貪重賄也重賄靡所不到者為盜藪也方今權臣既難去寧府又難制策惟有剪盜則財困困則賄急急則交解解則惡孤而吾志可行不然後難圖也當事者難之又勸孫巡撫先發後聞孫公以為不可使盜反有名然亦重奇公凡規防機宜悉與公議未幾難作郭維藩撰行狀

名世聖紀

卷之三

三

三

三

李公夢陽上疏有二病三害六漸之說所虞宦官外戚盜賊之禍後來其言無一不酬正德初劉瑾擅權稔惡繼而流賊四起幾至大亂至嘉靖中壽寧侯卒以驕橫干誅三復此疏其才識氣節一時可想矣

滄江野文

林見素巡視江西寧庶人貪請伎害倍取祿米官校害人侵牟民利公悉裁抑其奏易府殿琉璃瓦疏極言其非謂乞斷大義特垂善處嫉涉吳王几杖之賜叔段京鄙之求時濠雖橫未有逆萌或以為過後卒如公言人服其先見云 楊一清撰墓志

劉忠愍公諱官時與友人具論邊事將有後來之患正統八年公上疏言十事其一即前四年所論邊

事疏有詆訐權臣語遂為所仇擠以次又六年為正統十四年公所言邊事大驗 薛瑄書邊輸後

伍公文定嘗語人曰寧賊之敢于肆惡者以李士實劉養正為之謀主腹心也此賊欺天虐民無所不至桀紂莽操不過是也蓄逆已久必反無疑但不知發于何日而二人者吾亦不知其死所也當是時濠勢焰薰天觸之者必孰敢議其非者而公能先識而昌言之明年已卯濠果反士實養正並遭屠滅而濠亦竟為公所擒舉不出公之意料昔張曲江識安祿山之反史氏誇之公之先見殆亦無愧于曲江者歟

名世聖紀

卷之三

三

三

紀聞

辛巳春 駕駐通州江彬擁護兵環衛勢極兇赫召九卿觀都下洵云江彬謀逆召九卿往屠焉因行大事九卿凜凜無敢詣觀王晉溪曰予也備位大臣天威咫尺敢不觀即日詣通州觀人云江彬將擒奪九卿印行大事公反佩印住蓋彬獨尾 蹕謀可選兵部尚書屠蹕將士屬兵部彬有邪謀不得逞大臣制變之畧也抑亦智勇合德者能焉 墓碑

武宗末年當彌留之際楊石齋已定計擒江彬然彬所領邊兵數千爲彬爪牙者皆勁卒也恐其倉猝爲變計無所出因謀之於王晉溪曰當錄其扈從南巡之功令至通州聽候於是邊兵盡出而江彬遂成擒矣叢說

陽明自言與寧藩戰于鄱陽湖部署已定初亦不甚請張但罪人既得而聖駕忽復巡遊上意叵測爲之目不交睫者數夕二中賢至浙江陽明張謙于鎮海樓酒半微去梯出書簡二篋示之皆此輩交通之跡也盡數與之二中賢感謝不已返南都力保陽明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太

叢說

昌

無他遂免於禍若非陽明持此挾之則禍且不測此之謂推赤心置人腹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叢說

武定侯郭勛提督團營暴橫不法道路以目張永無疾暴卒中外洶洶以勛致毒且言勛忌永有以制之也桂文襄與楊文襄張文忠霍文敏言皆不聽後又

勸文忠當思所以保全之使不久持兵柄張復以爲迂闊後勛益橫不可制卒以致敗諸公皆服桂公之

先見云

選事

嘉靖初年北虜嘗寇陝西犯花馬池鎮巡邊諸請兵策應朝廷命九卿會議時王晉溪爲冢宰王荆山

憲在本兵荆山以爲必當發兵不然恐失事衆皆不敢異同獨晉溪不肯畫題曰吾意以爲兵不必發我當別有一疏即題奏曰花馬池是臣在邊時區畫防守頗嚴必不能入縱入亦不過擄掠彼處自足守禦不久當自退若遣京軍遠涉邊境道路疲勞未必可用而沿途騷擾害亦不細儻至彼而虜已退則徒勞往返耶臣以爲不發兵便然兵議實本兵主之竟發

六千人命二遊擊將之以往至乾德未渡河已報虜人出境矣一日入朝張羅峯與晉溪相遇於朝堂羅峯舉手賀晉溪曰古人稱老成謀國公前日料敵如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太

叢說

昌

見亦甚奇矣即於報捷本上標旨賞晉溪四表裏銀

二十兩

叢說

大同初叛之歲失總兵官所佩征西前將軍印職方請給新印鄭瑞簡時爲主事白郎中總兵印文柳葉篆請改印文或稱別將軍或增減其字恐原印在叛軍處有事時行文奏報真僞不可辨誤事非小往年胡忠安公在禮部失行禮部之印改鑄行禮部印此在內衙門尚然況邊鎮兵權又反側不靖時乎郎中不以爲然今言

謀猷

太祖自和州渡江至采石陶安首先來見太祖問曰有何道以教之安曰卽今羣雄兵起不過子女玉帛將軍若能反羣雄之志不殺人擄掠不燒房屋首取金陵以圖王業願以身許之後太祖得建康等處全有江南安功居多本傳

樂平儒生許瑗聰明過人至正初兩以易經舉於鄉皆第一及會試不第放浪吳越間每醉輒大言自負至是謁太祖於金華曰方今元祚垂盡四方鼎沸豪傑之士勢不獨安夫有勇畧者乃可馭雄才有奇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太

三

四

識者然後能知奇士閣下欲掃除僭亂平定天下非收攬英雄難以成功上曰今四方紛擾民困塗炭予用英雄有如飢渴方廣攬羣議博收衆策共成康濟之功瑗曰此實帝王之道天下不難定也上卽授博士畱帷幄參密謀未幾以太平爲股肱郡命瑗爲知府雙槐歲抄

漢庶人謀反移檄誣輔臣奸邪亂政上夜召楊公士奇等入議命士奇分坐密議屏左右語楊榮首勸上親征曰彼謂陛下新立必不自行故敢爾若陛下出其不意而以天威臨之事無不濟若或

遲疑使彼得爲計未可知也上難之士奇曰往事可鑒不可失也臣昨見命將而其色變退語臣等而泣在庭如此則臨事可知又曰兵事資速宜卷甲韜戈而往一鼓平之所謂先聲奪人之心者也楊榮言是上意遂決卽躬率六師征之王直撰墓志

英宗嗣位李文迪上言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禽獸夷狄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養禽獸者今京師韃官不下萬餘以俸言之指揮司三十五石而實支一石韃官則實支十七石五斗是韃官一員當京官十七員半矣況夷狄獸心人面一旦有警其勢必不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九

七

自安前代五胡之亂可不鑒哉乞斷自宸衷爲萬世之計敕兵部漸次出之於外不惟省國家萬萬無益之費亦可以消未萌之禍雖議者難之而已已之變畿內韃官羣起扇亂應廣公言始驗內閣行景泰初年齊州土苗稱叛朝廷大調官軍征勦吏部侍郎何文淵奏要將齊州止設宣慰司及都司衛所革去布按二司并各府將大小官吏并從征官軍俱各取回于肅愍上疏曰齊州地方雖僻在一隅人多頑僥係我太祖高皇帝開創于前太宗文皇帝經營于後逮今八十餘年法制已定地方無虞比

年以來為因邊將處置乖方加以征南之師數出兵疲於久戍民困於遠輸遂致各種賊寇乘機生發殺掠人畜上干聖慮勞師遠征已及一年之上各該城池雖被蠻賊圍困而各城官員皆能効力死守及總督總兵叅將巡按三司等官又不曾要將賓州地方遷弃并征進官軍取回緣由具奏況土地祖宗之土地人民祖宗之人民豈可輕易弄擲兼且事干邊務難以遙制合無行令總督軍務本部左侍郎侯璉總兵官保定伯梁瑤等將本官所言取回各衙門官員等項緣由公同勘議明白務在斟酌停當處置合宜上不違祖宗之成法下不貽邊境之後患通行具實回奏定奪

肅愍奏草

英廟北狩景皇帝即位于肅愍公入見泣曰賊虜不道遮留我皇輿既得志必將長驅深入宜為計急召募義勇起集民夫更替漕運官軍以備操調令工部分局督造戰具京師九門為最要宜用分兵以守而徙城外居民入城通州倉糧數百萬不可不以資虞宜令在官悉詣關支隨其多寡官籍其數以准月糧誠兩便大同宣府經虜剽掠請出守臣訓練士卒挑濟墩塹凡關隘墩臺各令有備軍旅之事臣請任其責

上嘉納施行焉

通紀

弘治中虜酋火篩擁眾寇大同威遠勢甚猖獗京師戒嚴上親灑宸翰賜以尚膳品具召馬公文昇至內便殿啓以戰守之策公因舉保國公朱暉等整搦官軍以待且令各邊謹斥堠修戰具虜知有備即時遠遁

通紀

土魯番劫曲先衛人牙木蘭為將蘭擁族帳內徙歸我土魯番遣使求蘭將甘心焉大臣即欲縛蘭與之以易哈密胡端敏言曲先衛本中國羈縻牙木蘭反正歸順非納叛比而哈密空城懸遠無益事實土魯番善賈多巧術往往以珍奇陷時貴自成化至於今中國為彼欺負今欲甘心牙木蘭以誘我屬夷而以哈密為餌釣大利宜敕王瓊為國忠謀先盡復爪沙羽翼之地收忘失屬夷封殖哈密永為不侵不叛之臣而後請敕降印庶不辱王命且土魯番方惴惴中國懸衡諸夷但遠越流沙烏合難久我大鎮威畧以離其黨購賞義附使相破滅此伐交之上謀正宜厚牙木蘭以風蠻夷不報

吾學編

言河套地曠遠無水草與師十萬則餽運者加倍自古禦戎來者拒之去者弗追此不易之法而楊信亦止請三萬人巡邊禦敵公曰此大舉亦係國勢之強弱以三萬人搜套則少巡邊則多益關陝連歲受兵今此之往勝形未具而先自困豈謀國之道卒與二萬人巡邊而罷據套之議

行狀

景泰中京師有警召募四方丁壯隸勇敢營久多遁逃大臣請治其罪編之尺籍丁壯洵洵思亂御史練剛上言召募之初諭以大義且許事定還歸故健夫勇卒雲集京師爭先自効淹留日久恩寵未及飢寒

名世類聚

不卷之六

王

明

迫身勢必逃避且今犯大辟者尚原其死俾隸尺籍何至使應募之民與之為伍刑賞失中莫此為甚搜求太急恐生他虞兼之邊務尚殷急於用武他日召募誰其肯從有詔不問得歸者數千人人人心始安

王俱撰墓志

耿清惠守陝西邊將請增臨洮諸衛兵公上疏言邊城士卒不為少矣在為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信賞罰紀律精練習勤撫恤戒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爾部從公議

神道碑

荆襄等處流民屯聚生育莫可數計而混無名籍成

化初區處失宜幾至大變謝文正公深以為慮每與戶部議思有以處之後司徒韓公言于上命刑部侍郎何公鑑經理其事公撰旨令隨宜安集附籍還鄉各從其願附籍者終得所編戶已三十餘萬復有沮其事者遂中止識者恨之未幾果叛

朱希周撰墓志

正德中土魯番大掠甘肅廟議閉關絕貢至是數遍番文求貢語尤悖慢寇涂水巡撫甘肅議曰彼奏勢必求通于我而我無終絕之理能絕其貢路矣將亦絕其入寇之路乎彼夷桀驁不大挫衄之則朝和夕改徒為辱耳是宜聚糧犒師以張我撻伐之威以

名世類聚

不卷之六

王

明

堅彼悔禍之志然後議和則操縱在我不在彼庶可恃以無虞又總制軍門欲遣使傳檄詰責彼夷送出哈密為王如其人不類聽選擇本類一人主理國事先生執不可以為祖宗間關立哈密而欲世世守之雖被彼夷占據終我地也若廢置由之則地彼之有矣豈春秋正侵強之意乎況倉卒遣使而為彼羈留如國體何遂聽聽彼選擇立王數語直付之進貢回夷使執之去此皆非長久之計也俱獲允從

撰墓志

呂相

宸濠反聞朝士駭愕持兩端陰卜成敗為從違王晉

溪公獨奮曰堅子烏鼠聚刻期成擒又曰王守仁據上游躡濠後擒濠必守仁乃從直易頃刻覆十三疏首請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平賊大帥趨南都次請命南和伯方壽祥防江翊南都次請命南都文武臣戒嚴次請命尚書王鴻儒主給餉次請命王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秦金率湖兵由荆瑞李克嗣鎮鎮江許延光鎮浙叢蘭鎮儀真遇賊衝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已而守仁擒濠如公策禮部主事梁焯語人曰濠反時朝士歸心者十之七且曰濠必成屹屹不懼獨晉溪一人

墓碑

名世類聚

不孝之六

高

之

丁丑八月 武皇帝單騎巡邊朝士稟稟曰遠則漢高帝之平城近則土木可鑒也議嚴兵守京師王晉溪乃馳奏行在命文武大臣守都又密調將士列伏邊城大同遼東延綏士馬皆集行在又請暫命大帥一人開闢河間近係京師遠控齊魯又于大名武定權署兵備副使二人鎮壓盜賊又檄薊州都御史臧鳳係定都御史李瓚嚴兵要害為駕蹕扈又檄山東河北飭武事又檄在京守備時察奸宄是時乘輿出邊逾年無虜警京師至于邊服按堵如常公籌畫鎮定之功也

墓碑

器量

解大紳襟宇闊畧不屑細故而表裏洞達絕崖岸雖野夫穉子樂親之求文與書者日輻輳幸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之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人孰不可與進者

任亨太撰文集序

楊文貞有鄉人貢入胄監需選久不授官懇公開仕路公不允遂還因作詩寄公云三十年前做秀才秀才起送秀才回不如歸去生兒子保作賢良方正來蓋公緣是科致顯云公亦不較

間中今古錄

姚少師初為僧於香山寺解性超絕法力殊驗以

名世類聚

不孝之六

幸

文廟起兵而靖難之功居多 朝廷深寵異之永樂間領 敕往蜀雲臺觀懸幡驛路代有迎候行至姑蘇寒山寺輒駐命往觀之在松下散飯曳履獨步不將餘人會有吳邑曹三尹喝道來少師行如故丞怒撻之二十少師漫不為意丞使人緹之置後隨行人有識之者曰少師也丞大驚伏請罪徐云且送郡獄頃而撫按會集少師令出之曰秀才官人不識事一野僧行道何足怒而撻之吾昨者乃以相戲耳更不罪也出一詩示云出使南來坐畫船裝裝猶帶御爐煙無端撞入曹公相二十皮鞭了宿緣眾咸大笑

野記

夏忠靖公先世施德與人大父宦湖沔遂家湘陰公德量汪洋莫測其際嘗使蘇有庖人烹肉過賊公但噉素飯而已無所問巡視淮陰越于野馬驚而逸從者逐之未還公遙謂過客寄聲馬者客不應且置之從者執以見公公笑釋之有隸盜銀酒器數事為邏者所獲公釋械且語之曰汝非艱貧寧忍為此仍與所盜杯一遣之隸感泣而去有進士戲乘公轎或告公公曰有志言者慚退呂尚書為子乞官上以問公公對曰震先朝有守功宜量與一官或語公

名臣類

不卷之六

手

夏忠靖公

曰彼昔奏公寧忘之乎曰其自得罪彼何與恭襄陳公靖難時嘗欲害公公後薦恭襄總漕運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深自敬服時同事有性福急者嘗書公姓于座右自警少忘之性如舊歎曰夏公真不可及也畜德錄

楊士奇撰碑銘

夏公冬月出使至館農發館人烘被誤燒一隻館人懼不敢告索機甚急左右請罪公笑曰何不早白欲以餘廩易之弗及并行者弄之而行館人感泣曰他人無故加播若此平生幾一遇也在戶部時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汚吏驚懼肉袒以候公曰汝何預焉叱起明日朝畢至便殿請罪臣不謹筆汚精微文書上命易之或問公量可學乎公曰某幼時有犯者未嘗不怒始忍于色中忍于心久則不與人較又曰處有事當如無事處大事當如小事公使吳中館于文正書院之偏室夜三鼓適范氏子孫有

名臣類

不卷之六

手

夏忠靖公

事中堂公聞之先期起衣冠獨坐俟贊者至禮畢方就寢前輩之存心如此畜德錄

夏忠靖公德量寬厚喜怒不形永樂間嘗以治水至崑山寓于墩樟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觀書不意其為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他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爭奔去公好食燭猪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惟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故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燕園雜記

魏文靖公驥致仕時往于田值御史官舟公岸引攬

而行御史恠問對曰魏驥又問曰蕭山魏驥又問曰
尚書歸老蕭山魏驥也御史惶恐謝罪畜德錄

魏文靖嘗以俸金百兩委人爲其家僕盡易之公竟
不言他日事覺鞠出金還公其主始知之公爲尚書
北還一小舟常沮于要津其子稱設儀仗公見余撤
去曰豈藉重於是也畜德錄

魏文靖公爲南禮侍郎時嘗積求文銀百餘兩置書
室中失去邏者詢知爲一小吏所盜發其藏已費用
一紙裹餘尚在也當送法司治罪公憐其貧且將得
冠帶曰若置之法非惟壞此吏其妻子恐將失所遂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天 三頁全
釋之菽園雜記

宣德間大理寺卿胡榮巡撫南直隸用法嚴峻凡豪
右之家素爲民害者悉被其籍產徙置遠方小民怨
氣一時得伸周文襄繼之一意寬厚富家大小頗被
併懷有告訐者亦不輕理一訐者面斥公曰大人如
何不學胡卿使我下情不能上達公從容語之曰胡
卿敕書令其祛除民害我勅書只令撫安軍民朝
廷委托不同溫顏遣之人服其量水東日記
巡撫周文襄初至崑山甫登岸盛怒撻一人儒學教
諭朱冕叱阜隸令止進白公曰請姑息怒至衙門治

之可也公從之至寓府入見後召冕問故對曰下車
之初觀瞻所係恐因怒傷人累盛德耳公謝之未幾
太倉開設衛學公奏保冕爲教授且語二衛武職云
吾爲爾子弟得一良師宜隆重之菽園雜記

正統十四年朝廷有北虜之患東南諸郡調發頗
多周文襄爲巡撫奏以缺官署用凡門下之人皆得
薦舉有越人邵朋先爲長洲縣丞憂制遂起爲崑山
令故縣有雙尹三丞四簿之濫縣民王珏珮侯文襄
至大書于迎海驛壁曰崑山百姓有何辜一邑那勝
兩大夫巡撫相公閑暇處思量心裏忸怩無文襄見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天 三頁全
之畧無怒色邵不久而罷百可漫志

陳恭僖鎰爲人忠恕有容正統初自外臺擢副都御
史久鎮陝西民戴之時王文爲按察使公知其廉舉
以自代公與王相繼擢左都王擢在後及欲位公上
關中之鎮王次當往反欲擠公行朝廷以二人皆
名臣制下使一年一代因爲定規王後遇公卽有忿
然不樂之意凡臺官之巡蘇者必私命其伺察公家
人子弟所爲凡可以害公者無所不至公一無所較
菽園雜記
楊文定公最善王檢討張修撰相見輒出所作就二

人評有所改易即樂從公亦喜改人文字太和陳學士當筆譏祭文公欲有所易陳忿然不平見於言色公即已之

水東日記

李忠文公因除庭樹被罰是日先生方坐東堂閱試卷而錦衣官校倖至掩卷起身免冠解帶受繯纆合監師生皆驚愕失色獨先生神色自若徐呼諸生近前與語曰某人某處講是某處講非某人今次少勝前某人比前不及因顧僚屬曰還須校定高下出榜語畢乃行已而命枷真監前監生三千餘人上疏救解有石大用者又具本願代枷事乃釋先生涉歷艱

名世類苑

卷之六

手

三

彭

險操存有素故禍亂不足以動心如此真有古人氣象而石大用者義氣激發於脩輩中亦不可多得然非先生德學感人之深何以致此

可齋雜記

陳白沙爲人豁達大度不與物競未第時隣人有侵居地者欲威之以力揚言于衆曰陳氏子異日他出我必辱于途及見不覺自失先生曰尺寸地吾當爲若讓其人慙竟不能作惡而去又有侵其田者處亦如之後復有盜葬其祖墓者先生怒曰此義不共戴天也彼不悛吾必訟之官吾敢沽虛名而忘大義哉盜葬者聞之果悛

張謂撰行狀

兵部侍郎王偉先任職方郎中因少保于公薦陞是職未幾伺于公過誤密奏之景帝信任于公方專召入以偉奏授之公叩頭認罪帝曰吾自知卿卿弗憾也公既出偉下堂迎問之曰今日聖諭爲某乎公曰姑入語之既入復請乃笑曰老夫有不是處賢弟當面言之未必不從也何忍至此乃出奏示之偉惶愧局踖無地

通紀

于節奄與葉與中相識葉之內子最賢病亡于每爲悼惜葉一日持行狀求于公作墓表于公讀行狀既曰嘉禾易伐甘泉易竭奈何不數日爲德勝門軍蹕

名世類苑

卷之六

手

三

彭

水東日記

吳文定公未第時家應縣人役徵擾百狀公見重于有司其父亦長者或當苛甚時稍謂公益白之上官公曰譬我不做秀才亦已矣乃潛入金胥徒輩以寬其事父不知也里僎子以私憾公同夫人出隨晉公於車傍從人欲一較公召戒勿應而已又利去公所爲郡學碑刻名上官追究公曰吾文誠不足存幸無

校官重刻而已。縣官矯激束縛公家人固無所可罪。至事公禮儀亦矯而簡慢。公殊不介意。縣官去述職。公正。佐吏部。冢宰欲黜此令。問公公曰。謂之最固。非公以黜。則亦未至爾。冢宰即從之。遷佐別郡。水東日記

吳文定被選官僚。人動色相賀。公獨戚然曰。我何以當此任。及日講內殿。尤世所榮。而公辭之。至再至三。當道見其誠不強也。及掌制誥。久衆望公柄用。當道忌之。適迴不進意。公亦不能少無望。公曰。吾初望不及此。吾處此甚宜之。甚安之。衆議爲之冰釋。公未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三

彭

遇時下第。回聞母病。急奔過關。不待報。轉關王政。拘留公不爲意。上詩答之。末二句云。扁舟載得愁千斛。不道關中也稅愁。王關者。慙而釋之。本傳

定襄伯郭登治大同。廉而尚謀。有古良將風。一日。韓賊迫城下。人心洶洶。自登城。親帥酣戰。間馬溺於前。左右急呼用草裹去。公笑曰。草菓好吃。雞生也。此亦能示整暇以安人心。水東日記

彭文憲正統戊辰廷對第一。初謝恩。以夜坐久。誤入朝披劾。上惟命錦衣衛尋而已。及就鴻臚習儀。大鴻臚厲聲詰其誤事之由。公舉止從容。唯唯謝過。而

已人以是服其量。近峯閣畧

彭文憲召入內閣。英廟向用大學士。賢獨見寵信。數召對。賢退亦諮。公公持正論。不肯詭隨。或至失色。爭議南楊亦服公雅量。語人曰。彭公真君子也。琬琰錄

錦衣衛都指揮門達有罪。下獄。謫戍南丹。衛召袁彬復還舊職。先是達詔獄。任情張威。大興羅織。天下騷動。至是言官劾達欺罔。故殺諸大罪數十。謫戍煙瘴。達卒。灰謫所彬復職。餞送達出城。如禮。不念舊惡。時以爲難。通紀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圭

九

大司馬程公信成化中。叅贊南都。左銘安寧時。爲守備。燕公設席中。爲已坐。而以公位其下。公心不平。蓋內官雖爲王。亦居首席。六卿而下皆列坐焉。公戲爲一絕云。王人首席各居傍。此理分明大不祥。若使周公來守備。定因屋上放交牀。安見詩遂分賓主。仰山勝錄

章文懿居城中宅。後有天福山。一日本縣勾攝一罪犯。經文懿門。逕入從天福山逸去。差人在文懿家作間。謂藏匿此人。文懿令其自至內房尋索。差人直至文懿臥房內。尋不獲。亦從後門上天福山。追去。公與

夫人畧不動色 叢說

張莊簡選某道御史方廿七歲差山東巡按初到臨清三朝行香偶酒家酒標掛低墜落紗帽左右爲之失色公恬不爲意取帽徑去明日鎖押酒家請罪公徐語曰此是上司過往去處今後酒標須掛得高些亦不與知州交一言逕遷出蓋公之寬大仁恕出於天性不假修習 叢說

張莊簡爲刑部尚書散衙後回家路上遇一醉漢素無賴傍一人哄之曰你若奪得這老爹藤棍方見得你手段此人奪去其一公不問逕歸及酒醒問其妻

名世類苑

卷之六

王西

言七

五

曰昨日醉歸有甚事故其妻曰汝帶一藤棍回其夫取視之曰此文官棍子也訪之是張尚書明日清晨頭頂此藤跪長安街少頃公至雙藤缺其一此人叩頭請死公命隸人取其棍竟不問公之器度如此其去王子明韓穉圭何遠 叢說

黃簡肅任龍陽令有郡推溫某來縣編審置郵夫馬先是已籍定貧富遠近酌量攸當溫信吏必欲再審勾攝驕然公曰民籍已定勾攝恐益滋弊益已諸溫以爲抗翻然去白其守守令公謝却不從適監司至溫時理捕事有告其誣執平民爲盜者監司欲窮治

之忽以問公推官何如人公曰此人素質實無他意都下人爲之耳監司以爲然乃命公理其事竟白推官服公之度量 碑

伍文定初爲常州推官以簡伉仵提學御史陳珮左遷起爲嘉興府同知而陳亦來爲郡守相見握手道舊歡若平生彼此各無芥蒂時兩賢之 漫錄

李公秉與王竑俱號一時名臣俱致仕居鄉竑高自標岸非其人不與交公出入閭巷每與市井人對奕終日無忤竑曰朝廷大臣而與閭巷小人遊戲何自輕之甚公曰所謂大臣豈能常爲之在朝在野固

名世類苑

卷之六

王西

言七

五

自不同何至以官驕鄉人哉其不同如此 守溪筆

記

中原西北大小長幼之禮甚嚴年長者每呼姓名飲酒獻酬幼者必跪初不計賢賤也山西雍憲副泰性氣廉厲凜不可犯既賢便道過家往訪同僚舊友王生時生已弃士農矣遇諸途謂曰雍泰乃貧賤之交乎倘不弃予約期訪汝韋曲泰敬諾而歸至期冠帶以俟生布衣襤褸背雙雞持瓢酒至擁而坐泰以兄事之與飲必跪生亦直受之不辭 雙槐歲抄

楊石齋久入閭漫無見白人易之武皇南巡倖臣竊柄天下洵洵有任生上書數其過公延禮生云下

曰久當不負良意已而武宗崩于豹房禁從兵悉屬江彬安危俄頃公密計擒之始服公之才量國琛集

當毅皇帝時梁文康公首百揆石齋楊公宅憂甫闋亟起之俾位于已上敬所蔣公方在庶僚則延譽官府力拔為輔比南巡待欲奉天子行寶以行楊公不可蔣公亦為不可且噴有煩言公無少見于顏色亦未嘗輒語人也蔣公服公盛德不特同升之感而已又西安張御史璉者論列詆毀人不能堪而公引慝薦揚竟至大用璉終身感之夫東里南楊皆賢相

名世錄

卷之六

三

一

也然東里遠抑菴不使入閣南楊斥一峯不得立朝

視公之度何如也

黃佐撰選稿序

楊侍郎果初為文選郎中本要地居此者非矜持自異則黨植私交公則淡然如無有也人亦不敢干以私與人推誠任朴舉動恂恂足以消人富貴浮薄之態家居門第蕭然若未仕宦議者重其量也稱陽溪先生續錄

崔子鍾為翰林編修遇劉瑾不降屈改南京吏部驗封主事聚咸為公不樂公曰此胡為不樂苛求諸已者無愧于吾何損未幾瑾敗科道交章薦公詔復原

職或又為公喜公曰此亦不足喜吾求諸已有可疾焉今日于吾為何益公用心于內不以得失介懷人咸服公之量黃省曾撰序

梁文康在位日王御史濼請典刑公田給事中賦請沒公之貲代天下輸租之半劉璉矯詔抄公之家公在南京報聞皆不動色嘉靖初言官聯疏劾公假宸濠衛兵是日故縱反者請召置獄正其罪公不辯惟曰余只致仕去已矣勿論宸濠獲衛兵事由也人曰是公大罪案何可勿論公不辯劾者猶不已久之知與宸濠衛兵非出於公實石齋楊公當制正德九年

名世錄

卷之六

三

一

三月十五日也舊凡閣下當制擬旨人親署衡著筆跡焉故不得移誣他人君子云是時也使淺夫處之未有不悻然噉且辯返其罪於楊也公惟引罪三疏乞致其仕無片言自辯公去位後大臣被劾無不辯者后知公之大不惟難能且足法也已黃省曾撰序王晉溪在西北修築花馬池一帶邊牆二指揮董其役二指揮甚効力邊牆極堅且役功亦不甚費有羨餘銀二千餘兩二指揮持以白晉溪晉溪曰花馬池一帶城牆實西北要害去處汝能盡心了此一事此瑣瑣之物何足問即以賞汝後北虜犯界即遣二指

揮提兵禦之。二人爭先陷陣。一人竟歿于敵。素說

蔣恭靖性寬厚。未嘗一忤於物。守揚時。出市有兒。放紙鳶。因落公幘。左右欲執之。公曰。兒幼弗怖也。有婦瀉水樓。謾誤。公衣縛其夫至。公叱左右去之。或訝

公大褻。公曰。吾非好名婦。誤耳。夫則何辜。公爲御史

時。南行舟泊石佛閣。有一野僧。狀甚潑野。大肆罵詈。

舟人膚懇以告。公殊不聞。少頃復罵。詈如初。舟人復

以告。公假寐不應。即命放舟。次日一主事亦泊舟。其

僧以侮公者侮之。遂箠楚僧。詰奏被逮。詢之僧乃

國族也。後問公所以忍。公曰。以一僧而妄侮吾輩。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宋

列

於中必有所恃。可輕與較哉。里有惡少潘姓者。以牆

址小差。俟公出。加以惡聲。公曰。毋論爵位。只以長少

論之。恐非禮也。即讓還其人。大慙而退。他日公爲大

司空。鄉人以商至金陵。顧先施之。其人惶恐伏於牀

下。昔人以量擬滄海。若公者非歟。

本傳

林東城德量惇篤。當調吏部時。吏部故矜厓鎖門謝

賓客。雖親故人不往。拜示自尊重。而吏部以提熱柄

故。雖諸寮中。率自羯鞞相猜抵。君色溫氣和不以行

能先人。其在諸寮中。恂恂下之。惟謹門無甯寘。日盱

出部。則偏走刺諸賓客。或羅致諸賓客講學。其尤厚

者。則相與挾衾被治具。往宿觀寺中講學。竟夕以爲常。後爲郎中。益多事矣。猶如此不倦。以此諸寮中。雖志行與君不絕相入者。亦謂君者不猜也。而善類因君以聯者多矣。唐順之撰墓志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宋

下

國朝名世類苑卷六

國朝名世類苑卷七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學問類

學問

宋文憲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去書不觀及致仕青羅山關一室曰靜軒終日閉戶纂述人其面視近甚明一黍上能作十餘字 鄭清撰行

陶主敬弱冠閉門研討經籍得四明程氏日程攷考亭六條法大肆力於經史尤銳志濂洛關閩之學沉

潛道義千載自期江南名儒皆樂與之師友考德問

業者接武而至 本傳

曾侍郎魯弱冠卽志於學始習四經之文又推於遷固范曄諸書參於秦漢以來之子書古今譔定之集錄探幽索微使無遁情於是道德性命之奧以至天文地理禮樂兵刑封建郊祀職官選舉學校財用貢賦戶口征役之屬無所不詰其極有叩之者如山川

出雲層見疊敷杳莫察其端倪公殊不以爲足所藏子集動至數百家各攬其精而撮其華聞有僻書隱牒不憚道理之遠必購得之既得必篝燈讀之達旦

不寐發爲詞章龐蔚炳朗毅然有不可奪之氣杜內翰鄉之丈人行也公負笈從之遊寤疑辯感惟日不足遂以博極羣書稱于時初召公纂修元史時朝廷編集禮書羣言沸騰公揚言曰某禮宜據某書則是從某說則非是有不服者爭相辯詰公歷舉傳記答之各心醉而去凡大典禮大制作必經公損益而後定其濟世之學徐尊生曰南京有博學之士二人一以舌爲筆一以筆爲舌蓋指宋濂與公也 宋濂撰碑銘

胡若思以穎異之資銳志古聖賢之道於羣書罔不

精究其他子史百家亦探索無隱且生文獻之邦得

賢士相師友熊百幾以古文辭自高一見公亟稱其

有所養悉以古文法授之 楊榮撰文集序

章三溢弱冠從鄉先生王叔剛遊從事于正心修身

之學旣又聞金華爲文獻之邦間出遊以咨叩其統

緒公篤尚伊洛之學嘗曰古爲學者皆躬行實踐人

倫日用之間無非學也今人以記誦詞章爲務特學

之末事耳 宋濂撰碑

程本立少有大志讀書不務章句與海鹽沈壽康友善壽康父母葬祭以禮敦行誼南臺論薦與官力辭

不就鄉人稱為孝隱先生嘗執手告本立曰世之學者爭務科舉以經學為名而無實吾所不取子之質近厚年且富當志於聖賢之學本立遂篤志修檢就學金華朱克修最久造詣益深

遜國臣記

吳文恪學端而識明志篤而行莊所著性理羣書補註文章辨體其集解文公小學上初御經進即錄上進公自童卯積學有素求端用力必由博以入約自體而達用不事矯飾務以行檢為先至其為文根抵則以群經為主波瀾則以遷固為之輔以是形諸論不苟同人言必以實而要其歸則一本於理

名士類苑

不孝之七

三

韓文公

魏驥撰文集敘

呂文懿勤學至老不倦居秘閣圖書左右有得即識之手錄口誦自晨至晝不輒暮歸少暇即為門人誦解書史退則吾伊聲復達于外蓋寢不移時而起所修宋元通鑑續編義例精甚有先儒所未到者書成鬚髮殆白嘗考一事不獲不憚者累昕夕一旦考得之謂門人曰進我二階殊不若得此可喜其好學類此

李賢撰碑銘

薛文清擢監察御史監湖廣銀場手錄性理大全一書潛心誦讀夜分方寢或思有所得即起燃燭記之

或通宵不寐

碑

王端毅公本治易然於聖經亦皆涉獵尤熟于書詩嘗言我亦垂老方理會學問此亦可見學問之有益於人也公之德之才垂老而不衰者其有得于學問之力益信矣時公年七十有四至九十猶考論經史著述為書而一言一動必揆諸矩度公間蔡清今學者滿天下何故異才難得清言事固有由也上之人所以養之者本未盡其道下之人又幸時之昇平而售之急耳官既到手或無暇于學或自以為無用學矣識見既淺踐履必薄規為必嚴以此雖有異質者亦不能成異才公曰然吾兒承裕今年二十三已中舉然吾未欲急于仕且令靜覽羣書問閱世務冀他日得實用耳

虛齋集

李文達登進士使山西見河津薛瑄講論淵源心悅之學益不厭公餘閉戶讀書多所自得

本傳

林鶚公事之暇輒危坐閱書史臨古帖作楷書夜分乃止五鼓輒起率以為常聞人有異書必求之既得手自校讐有未安者訪善本是正

墓志

丘文莊穎悟絕人私淑于趙考古無書不讀其為己之學見于朱子學的經濟之學見于大學衍義補至

世史正綱以明正統大義家禮儀節以扶世教大端人舉僻事問之則曰出其書退取閱之良是尤熟本朝典故國朝著述之富文學之博無出其右者

理學名臣錄

吳文定好古力學至老不倦於權勢榮利則退避如畏在翰林時於所居之東治園亭朝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節為具召客分題聯句為樂若不知有官者

墓表

劉文靜之學根極理性以伊洛為師書非正不讀發為文章務闡明義理羽翼風教刊落華藻而悉歸于

名世類

不卷之十

五

評外之

純厚作舉子業亦以理為主不逐時好門生受業學多知近裏其主考鄉試同考會試廷試讀卷皆以是為的故所得多名士

楊一清撰碑

張學士元楨於書務博涉尤好探經傳蹟隱多所獨得一時談學者數人各樹門戶而公岸然不為下作易書春秋語要四書集要太極圖說要綱目近思錄家語解皆未脫稿為詩文始務奇崛勇脫蹊蹊晚就平實若出二手為人所重莫能軒輊

李東陽撰墓志

王文莊於書無所不讀大要以窮理致用為主雖一家之異同亦必求其原而審其義之所安故其所得

宏博奧衍交發互益其於六經沛如也善觀史每以前代君臣之行事為案而已從中斷之審得失辯實正上下數千年如指諸掌尤明習國家故事自祖宗用人行政及前輩立朝行已之詳皆能一一言之至論當世之務原始必溯其終可否成敗必證以古人士樂觀之

墓志

邵文莊公博綜羣籍研窮有得著為日格十二卷蓋取伊川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之意也而疑似之剖析義理之折衷人物賢否之評古今治亂之故亦畧可見矣如發言盈廷見玉端拱時出一語兩造信服此豈易及哉養之大存之大論議精絕詞旨雋永固其所也王文恪謂公文無忝昌黎云

格序

陳察撰日

楊文恪風有志識求道甚懇百家之籍無所不覽而一以六經為的凡詞說之出于諸君子者篤信而固守之精思而力踐之及其學成行尊遂為多士之所矜式士無遐邇皆知有楊月湖先生公好學攻文詞以宇宙內事當盡索理會禮樂兵刑之說及財賦數算雜藝裨說各取而玩之低昂百氏而權衡程朱以庶吉士歷官宗伯嘉樂退休之心老而彌切

國琛集

張恭簡公西盤嘗曰學達于政則簿書非俗吏政成于學則章句非腐儒乃今學術日新政體日敝奈何能善其後也

鄭曉撰嚴棲磻飲記

王晉溪父師事薛文清公幼承家學踐履實用不飾枝言業舉時公當樞軸虎谷歎曰晉溪才識雖則優也亦原學力觀其施諸經濟無一不由平日講履之素云

霍韜撰碑

桂文襄公自幼學與其兄古山先生私淑于吳聘君門人胡敬齋有見于聖賢之宗旨故其為學也以收歛身心為王以孝弟忠信為行以經綸康濟為業自

名世類苑

不孝子

七言五

天文地理禮樂名物屯田水利以及醫藥耕種之書靡不悉意講求要在默契于心推之致用是以前其為邑也以人心未嘗不古而先王之道未始不可行于今三仕令尹道由一輒既而遭際聖旨一言妙契大明父子君臣之倫薦承股肱心膂之托自是厥後隨事納忠上而啓沃輔翼之謀中而明揚登薦之法下而軍國生民之計凡有裨于治道者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綱條燦然纖悉具備凡公所為若此要皆以其所自得之學煥發于人文奮庸于帝載信非人所能及也

唐珣撰奏議序

文學 詩品附

宋文憲奉制詠鷹七舉足即成有自古戒禽荒之言高廟忻然曰卿可謂善諫矣

行狀

宋文憲德尊而不居位顯而彌恭既司制作之柄造門求文之士先後相繼蠻夷朝貢者數問先生安否日本得潛溪集刻板國中高麗安南使者至請先生文集不啻拱壁日本使奉敕請文以百金為獻先生却不受

行狀

宋景濂為文初若不經思而用意極精密當是時鄉先生翰林待制柳公貫學士王公潛皆大儒景濂各

名世類苑

不孝子

八言五

及其門執弟子禮柳公曰吾邦文獻浙水東號為極盛吾老矣此後繼者惟景濂以絕類之資而濟以精博之學進之以不止如駕風帆於大江中其孰能禦之王公曰吾鄉得景濂斯文不乏人矣莆田陳君旅為之序曰景濂之文其辭韻沉鬱類柳文體裁簡嚴類黃公學士歐陽玄嘗評景濂文氣韻沉雄如淮陰出師百戰百勝志不少攝神思飄逸如列子御風翩然驚舉不沾塵土辭調爾雅如殷貞周彝龍文漫滅古意獨存態度多變如晴霽終南衆騶前陳應接不暇非才具衆長識邁千古安能與於斯其為當世所

稱許如此遂以文學名海內

王偉撰小傳

王待制韓問學深粹博覽經籍貫綜百家與胡翰宋濂俱以文章名江南三人之交相上下而公之才氣尤雄遠其文章簡而嚴深而肆跌宕偉倬然鮮儼蓋自宋元諸君子之後所以振起斯文者公與胡宋二人實為之首也

鄒緝撰墓表

太祖親征江南命王偉進平江西頌

上覽而喜曰

吾固知浙東有二儒者卿與宋濂爾學問之博卿不如濂才思之雄濂不如卿

表

趙古則撫謙洪武初徵脩正韻眾以謙年少黜為中

名世類

不卷之七

九

九

都國子監典簿同官論事不直罷歸築考古臺述六書之旨註聲音文字通及易學提綱諸書凡三百餘卷大臣薦召為瓊山教諭進所著書不報還瓊山初謙來京宋濂遣子仲珩受業謙歸仲珩校正韻多用謙說謙六書之學最精既沒門人柴廣敬以聲音文字通進學書者心好之莫不得而見也謙於勢利聲華澹然無望礙直義所在目無王公以此厄窮無悔卒于番禺

今言

金華胡翰文博無所不究為文章明潔簡峻議論出人意欵句灑不落全俗之態雅好泉石幅巾短杖

著書以自樂有勸之仕刺謝之 太祖命聘衢州教授預修元史

木鍾臺集

木鍾臺集

高啓攻苦力學詩追唐大家文亦汪洋麗則張上誠據姑蘇公避居吳淞日詠歌自適與時俊張羽楊基徐賁王彝杜寅張憲輩遊尤好權畧論事數中肯綮太祖召充史館編修擢侍郎乞歸復居江上為故人魏觀作上梁文暴歿

木鍾臺再集

宜

楊士奇撰志

名世類

不卷之七

十

三

九

成祖開宴賞中秋節月為濃雲所掩因命解學士縉賦詩解作風落梅花一闕其詞曰嫦娥面今夜圓垂簾不着臣見拚今宵倚欄不去眠看誰過廣寒殿上覽之懷甚賜飲至東白

傳信錄

樂祭酒詔鳳姿性過人才優學博識見卓遠為文千言汨汨不見有艱難意初遊吳楚文多激慨中更亂離去居溪山中援經養親文多隱得明典應聘而起凡稽古禮文事多公論定又兼領翰林院事 詔令封冊歌頌碑碣時時命公文遂盛傳於世

吾學稿

永樂中倭夷入寇戍將捕獲之上憫其無知命儒

臣草 詔歸其俘侍郎曾公魯所撰有中國一視同仁之語 上悅曰頃觀陶凱文已起人意今魯復如此文運庶其昌乎凱禮部尚書也九月膏露降鍾山羣臣咸見諸咏歌公獨誤賦以進十月 上將郊祀出宿齋宮命取諸作使侍臣更番頌之至公獨曰此曾魯作擲據既精鋪敘有法豈新進之可驟至哉

宋濂撰碑

太宗皇帝在北京有白鵲之瑞行禮部南京慶賀監國下及五府六部例各進表時士奇以病在告監國表命庶子贊善撰呈稿 殿下不憚命尚書憲義持以示臣士奇曰甚寂寥且不着題以賀白鹿白龜皆可命臣士奇改益士奇改一對云望金門而送喜馴形陛以有儀後增一對云與鳳同類踰踰于帝舜之廷如玉其輝驚駕在文王之囿義以進 殿下喜曰此方是帝皇家白鵲 三朝聖諭錄

曾襄敏蔡廷對策幾二萬言不屬草宏博鮮儼時文皇帝初御極慨然欲興起斯文乃選進士中秀敏者二十八人爲庶吉士以應列宿開文淵閣盡出中秘書使讀之朝暮大官供膳月給內帑鈔爲膏火費蔡以翰林修撰居還首 上時召試二十八人蔡信

筆千百言立就辭理俱到淚見獎重遂名聞天下扈從 巡北京數燕間應制賦詩輒稱 上意後有薦文士於 上者必問得如曾蔡否其文如源泉奔放一瀉千里又如園林得春羣芳組綉讀其文信然工書法草書雄放獨步當世 獻寶

王博士紳幼孤鞠于其兄綬讀書慷慨有志操見史傳中有以功業文章名世者輒慕之稍長從宋公濂游宋公教以爲文章卽能馳騁變化議論鑿鑿出入意表宋公亟稱之曰吾友待制公有後矣一時流輩皆以爲不可及時蜀王方求士有以君國初名臣子其學行文章有稱于時遂遣使以幣羅君既至蜀王見之喜甚謂長史黃友義曰王徵士不遠千里而來卿宜善爲館穀復作詩以賜之因命爲成都府文學自藩閫諸司大臣無不敬禮者生平酷嗜著述每夜燈燭獨坐吟咏多忘寢食雖祈寒盛暑不少變至於體德力疲而猶未已也爲文章泓涵演迤豐蔚雅贍稱其家法尤喜爲五言詩冲澹古雅有陶韋風致 鄭緝撰墓志

楊文敏英特之資卓越之才簡于帝心超于倫類嘗見公制作之暇應四方之求執筆就書若不經意及

其成也江河演迤平波漫衍言辭爾雅不事雕琢氣象春容自然光彩譬之春日園林羣英競秀清風澗谷幽蘭獨芳及其晚年所作筆力愈勁波瀾老蒼尤足敬羨

吳若思撰文集序

劉文安之學六經子史下至小說雜技釋老之書無所不窺終身成誦非他人之彷彿記憶者比其為文數百千言援筆立就雄渾高古變化莫測逼真蘇氏父子者居多初年所著經義及策畧業舉子者家傳人誦焉年十七八已名動郡邑間比登進士遂名動天下求文者日踵門戶公皆曲為應答不少厭倦初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主

三

目

北虜之變內外章疏無慮千萬惟公之奏為人所膾炙云

劉直撰行狀

夏布政寅幼而岐嶷日記數百言稍長益肆力于學初除南京吏部主事日取羣經及百家言讀之久之為文章淵闊奧密脫去流俗自成一機杼聲稱蔚然

松江志

吳文定為文不事彫琢而體裁具存外若簡淡而意味雋永紆徐則有歐之態老成則有韓之格為詩用事渾然天成不見痕跡沉着高壯一洗近世尖新之習作書姿潤中時出奇崛雖規模似蘇而多所自得

信其學力之至自得者深乎其所以養可知也

王鏊撰文集序

梁贊善潛自十五六已用心周程張朱之學壯而益探其微為文章馳騁司馬子長韓退之蘇子瞻亦間出莊駁為奇語務去陳言出新意古詩高處逼晉宋所著論皆可傳後

本傳

羅公玘刻意為文每至嘔血數升發狂或登木叫號或偃仰幾絕務為奇語不蹈陳言遂以古文名天下

近峯閣畧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主

三

目

則師秦相蚤有名鄉邑太宗皇帝銳意文藝必欲追配古人公入翰林與邢公克寬曾公鶴齡齊名優游館閣益自勵務欲稱上意仁宗在東宮雅知之嘗令善書以進令藏于秘府永樂十五年擢拜吏科給事中以恭慎舉其職日侍上左右有所顧問敷奏詳明同輩皆推服焉

王直撰墓表

邵文莊之文其謹重精純蓋得諸宋其雄渾森嚴蓋得諸唐其爾雅深厚蓋得諸漢其近古蓋得諸先秦至其諸篇每曰君子云云者則左氏法也而公乃自附焉

浦璣撰序

王文恪之文規模昌黎以及秦漢純而不流于弱奇而不涉于恠雄偉傑體裁截然振起一代之衰得法于孟子論辯多古人未發詩蕭散清逸有王岑風格書法清勁自成得晉唐筆意嘗擬作臯言其論史一條尤切中今時之弊

王守仁撰傳

李西涯當國時其門生滿朝西涯又喜延納獎拔故門生或朝罷或散衙後即羣集其家講藝談文通日徹夜率歲中以爲常一日有一門生歸省兼告養病還家西涯集同門諸人餞之即席賦詩爲贈諸人中獨汪石潭才最敏詩先成中有一聯云千年芝草共

名世類聚

不覺之七

李西涯

蘇昌

靈藥五色流泉洗道機衆人傳翫以爲絕佳遂呈稿於西涯西涯將後一句抹去令石潭重改衆愕然石潭思之亦終不復能綴衆請於西涯曰吾輩以抑之此詩絕好不知老師何故以爲未善西涯曰歸省與養病是二事今兩句單說養病不及歸省便是偏枯且近於合盤衆請西涯續之西涯即援筆詩曰五色宮袍當舞衣衆始歎服蓋公於弘治正德之間爲一時宗匠陶鑄天下之士亦豈偶然者哉

叢說

逆瑾既誅曉諭天下榜文梁公儉菴之筆也大學士李東陽見而愛之及作史記事稿東陽及大學士楊

一清各作一篇意俱不愜曰此等文章須史筆兼律筆乃爲得體今但有史學耳不可傳後乃命各部屬撰上東陽獨取公作云法史能兼可愛也遂以付史館令勿改

行實

李夢陽以命世之雄才洞視元古謂文莫如先秦西漢詩莫如盛唐乃與姑蘇徐禎卿信陽何景明作爲古文詞以蕩滌南宋胡元之陋而後學者有所準裁彬彬郁郁復以尙矣

袁孝撰傳

弘治初北地李獻書首爲古文以變宋元之習文稱左遷賦尚屈宋詩古體宗漢魏近律法李杜學士大

名世類聚

六卷之七

六

三

蘇昌

夫翁焉從之其時濟南邊貢姑蘇徐禎卿及何景明最有名世稱四傑四人才各有所長李天才雄健徐陶冶精融而景明藻思秀逸皆藝苑之鴻匠也何景明少有神解馳才長賦並凌作者天才騰逸啖唾成珠實亦人倫之雋乎所著有何氏集十二論及雅大記嘗曰文靡于隋韓力振之而古文亡于韓詩弱于陶謝力振之而古詩亡於謝人以爲知言

實新編

何仲默早歲能文下筆傾刻數千言不休十有六齡即舉於鄉至京師學士大夫慕其神藻無不降重造

謁以求識面及登第與北地李獻吉爲文社交稽述
往古式昭遠模稯彙積俗肇開賢蘊一時修辭之士
翕然宗之稱曰李何云今詳其文侵謨匹雅攸騷儷
選遐追周漢俛視六朝溫醇典雅色澤丰容妙緒鴻
裁靡不備舉標而彰之將並日月朗於太虛豈非高
邁獨立出世離類不爲時拘者耶古稱雄視百代斯
文信矣

文集序

徐禎卿善屬文弱冠作談藝錄以究詩體之變斷自
漢魏而止晉以下勿論也北地李夢陽方以文雄海
內見禎卿所爲文異之人稱徐李禎卿善賦頌恠楊

名世類苑

木卷之七

卷之七

沈加

雄反騷作反反騷賦膾炙人口所著有文集一卷談
藝錄一卷新倩籍一卷其文精純典雅出入漢魏曹
陸弗過也鎔冶雕飾步準趨繩華而不靡質而不俚
溪而不晦壯而不怨約而精騁而中節斯非希世之
寶乎

獻寶

迪功神清體弱雙瞳燭人又精文理不由教迪著交
誠感暮賦諸篇詞旨沉鬱遂闢晉宋之藩凌躡曹魏
長宿驚稱爲文雄仕 武皇朝厭司法比請移學職
斯可窺其雅識矣專門詩學究訂體裁上探騷雅下
括高岑融會折衷備資文質取充棟之章刪存百一

莫成一家之言傳諸來世至今海內奉如圭璧其所
研索具在談藝錄中可謂良工獨苦者歟

國寶新編

辭君采好學雖章程叢脞而益精采不怠見諸論撰
精深典則不爲常語爲詩溫雅麗密有王孟風樂府
歌詞追躡漢魏折獄詳明所當必允緣飾以文條例
燦然一時法家咸推之以爲能

文徵明撰墓志

王浚川文學優贍杜柵序公家藏集曰浚川文之氣
魄法度本之六經該之百氏理道彝倫章章平備矣
雖左氏司馬子長殆弗之過也其道體諸篇益自思
孟之後稱獨步焉

浚川集

名世類苑

木卷之七

卷之七

沈加

王子衡著慎言十三篇俾相確訂閱深洞達超詣玄
幽上究軋樞下稽物變人倫運世學統政模衆伍詮
析必要聖軌殆六籍之精英名理之格式與至其原
五行則先水火辨性本則主緣生語學術則賢經練
品施措則尚神識自我開先特標妙義殆所謂神解
之機不束曲教而成一家之言也

顧璘序

石文隱爲文博極羣書而根于理性意會心契有己
所獨得之妙所著有熊峯集閑深冲逸精采逼人

楊一清撰碑

楊文襄敘李文正懷麓堂稿云高才絕學獨步一世

如大河之源出崑崙至積石至龍門至底柱吞吐百川涵浴日月頃刻萬變而不知其所窮邵二泉云盛德嘉謨雄文遠學一時海內莫及

文集

楊升菴少負才雋紬文石渠預觀閣秘進詣愈湜未幾以議大禮不合謫戍滇雲違丹禁而就朱炎辭密親而之荒戍萬里于邁人何以堪公神襟灑灑旅棲高嶢局絕世務時與韻士浮觴游鞫窮金碧林水之勝人間斷簡奧篇延披其殫行遊飲嘯吟披不徹獨舞之暇著書五十六種扶疎浩蕩考訂精密篆隸草真咸臻厥妙嗟夫古人之學可想也漢以降儒或博而不精或精而不博迺今兼之以故舍英顧秀之士識或不識皆宗尚焉

周復俊撰文集序

高子業有振古之才受知北郡李生弱冠登朝亳州辭考功一見歎服既雅見推重益資珍謝絕品流不爲淺易之談故其篇什往往直舉實情刮抉浮華有應物之冲淡兼曲江之沉雅體孟王之清適具岑高之悲壯詞質而腴興近而遠洋洋乎斯可謂之詩也其言滿萬其年二十有八悲夫

陳東撰序

劉南坦之文能以冲泊雅淡之詞發塊璋奇崛之氣幻渺之音穠纖之色皆冥與神會書法宗羲獻以還

尺牘片簡人爭寶之至與人談譚往往出微辭臻妙趣雖蒙孺里生咸樂自近云

李默撰傳

李于鱗以古文辭創起齊魯間陳百家言附而讀之務鉤其微挾其精取恒人所置不解者拾之以績學蓋文自西漢以下詩自天寶以下若爲其毫素汚者輒不忍爲也當其爲刑曹時曹寢以劇守文法文無害而其業日益進大司寇有著作輒以屬于鱗籍籍公卿間時有賦咏人人意自得最後于鱗出片語則人人自失也

王世貞撰傳

文徵明壁性方古威儀舉舉自宋元暨國家典故無所不能通詩學喜石曼卿梅聖俞尤長于法書雲間張弼書名雄天下識者評之不如壁遠甚壁所善沈石田尤愛敬嘗爲推策曰徵明庚甲何異題聰慧若此評其文者曰法度森嚴言詞典則近代之名作也觀諸公之以文名家者其制作非不華美譬之以文木爲櫝雕刻精工施以采翠非不可愛然中實無珠但意其櫝耳

往哲記

我朝如楊東里李西涯二公皆以文章經國然只是相沿元人之習至弘治間李空同出遂極力振起之何仲默邊廷實徐昌穀諸人相與附和而古人之

風幾遍域中矣律以古人空同其陳拾遺乎

業說

我朝文章在弘治正德間可謂極盛李空同何大復康濟西邊華泉徐昌穀一時共相推轂倡復古道而南京王南原顧東橋寶應朱浚溪則其流亞也然諸人猶以吳音少之稍後則有亳州薛西原蕙祥符高子業叔嗣廣西戴時亮欽沁水常明卿倫河南左中州國璣關中馬西玄汝驥諸人薛西原規矩大復時出入初唐而過於精潔失其本色便覺太粘高子業是學中唐者故愈淡而愈見其工耳馬西玄極重戴時亮二公皆工初唐故也左國璣常明卿宗李翰

名世類

不卷之七

主

草

附詩學

劉文成駿才鴻調工為綺麗古風如思歸引思美人近體如古戍並出騷雅亦足以追步梁父憑陵燕公矣

高季迪始變元季之體首倡明初之音發端沈鬱入趣幽遠得風人激刺微旨故高楊張徐雖並稱豪華惟季迪為最其古體咀嚙劉楨近體厭飲李頎庾

言云季迪如射雕胡兒抗捷急利往往命中亦是名鑒

宋文憲景濂文既綜緯詩稍平易句亦清拔不失崇雅思致

王參軍元章才瞻思新善繪竹得意處輒題往往奇拔尤長于七言如雲合紫駝開虎帳天連春草入龍沙海氣或生山背雨江潮不到石頭城千峰回影陷落日萬壑欲盡松風聲抽思雖奇摘詞未秀

姚恭靖性空思玄心寂語新其興彌僻其趣彌遠如龍駒傳信鶴池蓄換書鵲翠低承雨竹綠碎受風蕉過林纔見日到渡不逢山此例已到彼岸惠休法振不得專譽揮藻矣

曾子啓該博逸蕩其才長於七言古遂切直健捷為工頗以繁靡為累故永成間多效其體先輩于肅愍楊文貞諸公互相宗尚亦一時藝林風氣使然也其行路難燉煌二作頗不失唐家聲袁氏獻實云曾公浩如懸河所乏嚴潔此是確喻

郭忠武元登詩為國朝武臣之冠其戰場征人二作平易渾厚直言賦事譬之兵法正而無奇循守繩墨者也句有黃河白骨斜陽裏衰草連天戰血腥將

無突圍破敵有平吞疆場之志公嘗謫戍甘州甘州城南河水流甘州城北胡雲愁玉關人老貂裘敝苦憶平生馬少游其激烈壯志可想

李文正學既該博詞頗弘麗且老於掌故其詠史樂府乃所優也當時如丘邵二文莊吳文定石文隱諸縉紳先生倡酬多作七言律甚至疊和累篇每以什計明興自高侍郎以還七言律流而極弊文正公以大雅之宗尤能推較後進而李何徐諸公作矣厄言曰長沙之於何李其陳涉之起漢高乎頗善比興讀公之花將軍歌丘之羅都御史吳之送武靖西征邵之胥門石之莽莖兒諸篇稍頡頏馳騁矣

名世類

卷之七

李

詩

張汀洲縱調騁情頗稱作者其采蓮昭君風力丹彩俱備堪以陶寫幽心至林葉經霜盡河冰近午開是前賢未振語殷璠所謂意新理恆斯得之

陸文量寓目成韻風彩醞藉楊妃詩云烽火照人聲鼓急尚疑燒燭夜催花徹宗畫云翠輦北巡將不去只應留與蔡京看調雖短而意頗長可羣可怨公有馬

李獻吉何仲默氣象弘闊詞彩精確力挽頹風復臻古雅遶材兩漢嗣響三唐如航琛越海蜃奔踰嶠琳

關珠房輝燦朗映各成一家之言繼而海內翕然景從焉明音中興之盛實二公倡之也二公古體竝出楚騷詞漢樂府而憲章少陵者近體尤酷擬杜李古勝何如屯雲出峽驚風湧湍波瀾幻變層彩疊出何近勝李如石門寒瀑劒閣朝霞空中聲色高遠難攀辭君采云俊逸終憐何大復龐蒙不解李空同則何似勝李邪國寶新編曰李朗暢玉立傲睨當世何身不勝衣賦凌作者二公皎然風度又可想矣直說云李作詩一句不工卽弃而弗錄何深惜之李答是自家物終久還來豈非良工獨苦耶

名世類

卷之七

李

詩

徐昌穀豪縱英裁格高調雅馳騁於漢唐之間婉而有味渾而無迹尤長於賦頌其反騷已馮凌班揚矣足冠盛明名家評者曰徐詩可以繼軌二晉標冠一代又曰徐集獨綜菁英莫可瑕類王元美云如飛仙遊天不染塵俗可謂知言矣昌穀詞藻雖富情性或猶未閑故強年偃蹇冷署閒適之興其寂寂乎長轡既驟窮途忽蹶顧未盡肆力耳假天老其才而追述大雅則有唐大家不當北面邪

顧華玉體裁變創工於發端斐然盛明之羽翼也如經旬謝賓客春草當門生鹿飲紅泉細猿啼翠壁

重綠樹邀行騎青山擁寺門又御前却輦言無忌衆裏當熊豈不辭足使文通變色彥升失步矣

王文成博學通達詩非所優然亦有幽逸思致余讀其陽明先生集疏義侃侃詞切理約自是經國大手王子衡學古才辯其爲文章多漢晉人語特閑於古體如闕里孔檜秦嶽秦松蒼秀挺鬱王元美譏其稍露本色不無有之其南昌行亦足以發其忠憤激烈之思

鄭繼之才賦英邁往往有新語如暝煙分野意山鬼習人聲馬上琵琶曲流悲入漢宮二作竝佳國寶新

名世類志 不卷之七 主 三

編贊云靈運樂遊稽康慕仙超矣驗封千載同然唐文襄風度疎爽學該左史頗臻古雅元美云虞佐如苦行頭陀終少玄解

孫太初朗姿美髯飄然風塵外物也其才清趣逸頗擅詩名一時名士咸欽其風其佳句有山根晴亦濕湖氣夜難昏長天下遠水積霧帶巖扉僧歸虹外雨雲抱水邊樓浪花迎棹尾山影上人衣清流梳石髮遠霧着山中酒醒燈暈裏秋墮葉聲邊又百年知已長鏡在萬事無心柱杖間遠江天入星河濕高木谿迴風露稀嚴儀卿曰詩有別才非關書也詩有別趣

非關理也豈不然哉

楊用修世閱駿英巍科雄望嚼咀搜玉咳唾成珠其爲詩如錦城雪棧險阻高峻其鐘山川之靈乎又詩曰羅衣香未歇猶是漢宮恩石帆風外蠹沙鏡雨中明又汀洲春雨零芳杜茅屋秋風帶女蘿夜夜月爲青塚鏡年年雪作黑山花此非雕飾曼語

薛考功七歲能文弱年擅藝大爲儀封王公判毫時所奇文徵仲評其詩云古風追躡漢魏近體有王孟風如咏燭云珠簾照不隔羅幌映疑空又餘花飄近渚衆鳥喧深竹征馬不返顧浮雲相背馳渚花藏笑

名世類志 不卷之七 主 三

語沙鳥亂歌聲翠帷低舞燕錦薦踏驚鴻飛蓬來曠野啄木響空林竝是警句辟之馬飾金羈連翩蹀躞穩步康莊了無踟躕之跡王元美云如倩女臨池疎花獨笑特言其秀拔處

張文肅才雄思贍抽緒錯彩遺繹華曠江漢橫流岌然衡嶽之秀也公長於古風其豪縱處如孫武將兵甲隊嚴整鼓而爲氣窮力破敵特沈機輕襲非所屑也

高子業負奇氣博雅情其爲詩若磊磊喬松凌風迴秀響振虛谷如莫作空山臥令人望白雲貧家滿座

客閉戶一牀書以我不得意憐君同此心磨滅名題
柱淒涼賦賣金暖雲蒸海氣殘月吐洲暉又連山楚
雨迷官舍隔縣鄉音認故園一官已謝於陵後百畝
纔開莘野西殆秀句也大抵高詩有情興通篇讀去
頗沉鬱王元美謂其高山鼓琴沈思忽往者是也

文徵仲吳中往哲如公之博鑒雅步藝苑者宜冠林
壑矣其文恬寂整飭詩亦從實境中出特調稍纖弱
李觀察卮言云五七言律至仲默而暢獻吉而大于
鱗而高又云古惟子美今或于鱗余觀李何之爲詩
如良駿又田辟草秣禾油然生矣若夫勃然之機至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五

四

六

觀察而始化至以左遷高岑輩目之云代不數而得
之 明人不數而得之李推是言也則天寶以還千
載之下僅得觀察一人而已其爲一時學士大夫所
推崇如此不足以厭服羣心耶

以上俱國雅并卮

國初崇朴詩尚仍元迨李文正倡中唐清婉之風儲
文懿別唐代後先之格然猶未盛也唯李獻吉掘起
關中而何仲默旋相趾美一時藝林之士翕然宗之
天下稱爲何李而詩道中興然李詩專工子美而同
時趙叔鳴輩則崇尚唐音又姑蘇陳霽喜爲六朝信
陽樊鵬獨重初唐競起爭鳴李儲之名遂掩自是吳

門徐禎卿歷下邊庭實關西康德涵繼興而詞益暢
厥後顧華玉鄭繼之楊用修薛若米文徵仲之儔霞
蔚雲蒸翩翩不可稽數而昭代風騷之盛遂爲大雅
不羣炳然與唐晉同音矣爰究厥初則何李數公爲
之變始也大抵北偏於格以渾雄爲本故其詩專主

子美李獻吉其最著也南偏於調以流麗爲工故其
詩並祖開元文徵仲其最著也詩家於獻吉識其模
擬太似於徵仲病其體態或輕不知李之氣鬼固夏
乎其不可及而文之詞句穩貼音韻悠揚讀之則琅
琅其傾耳也試觀宮掖諸詠早朝諸篇斯殆岑賈之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五

九

侶矣何至以晚唐擬耶嘗謂詩有十法一曰立格渾
雄二曰命調雋永三曰敘事簡練四曰陳情婉切五
曰用韻和諧六曰寄興蕭散七曰寓意悠遠八曰托
諷圓轉九曰賦景新情十曰綴詞流麗精於斯者亦
可以言詩矣

鳳笙閣簡抄

理學上

薛文清居家八年四方學者從之甚衆公倦倦以復性爲教嘗曰讀書窮理須實見得然後驗於身心體而行之不然無以異於買櫝而還珠也公爲學實踐履一言一動於理有違便自身心不安辭受取與必揆諸義晚年玩心高明默契其妙有不言而悟者矣其出處大節光明峻潔於富貴利達泊如也接人無大小衆寡一以誠待之其言平易簡切不爲穿鑿奇僻之說

李賢撰神道碑

薛先生遂於性理之學周易太極圖西銘近思錄未

名世類

卷之七

三

三

三

嘗釋手嘗以程門教人居敬窮理接引後學晚年造詣高明踐履篤實益至純熟著讀書錄二十卷多名言嘗曰自朱子後性理已明正不必著書程明道許魯齋皆未有所制作而言道統者必歸之亦確論也古穰雜錄曰本朝仕途中能以理學爲務者纔見薛大理一人劉文安嘗請公從祀

朝廷言官屢乞亦

不報隆慶改元祀

朝廷

名臣錄

薛文清以復性爲本言以明性爲先其言曰六經四書性之一字括盡又曰孟子之後道不明只是性不明至論所傳之事曰明此性行此性而已

遺事

澠池曹月川先生端篤尚理學躬行實踐自幼以聖賢爲己任其言曰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嘗著家規輯畧釋太極西銘通書又作存疑錄夜行燭篇家宗統譜月川書圖孝經有述解性理有文編孝親弟長崇正厚倫仕終蒲州學正彭幸菴公欲舉端從祀夫子朝廷以爲本朝理學之冠嘗致書於南巡撫李

名世類

卷之七

三

三

三

停驗錄

聘君吳康齋名聞京師累薦不起先生剛毅疾惡慕明道之和易凡遇逆境必加含容用力既久渾然無復主角之露然當風頽俗靡之中壁立萬仞非剛毅不能也嘗語學者曰吾平生得患難九韶曰惟先生遇患能進學在他人則情志矣康齋論學多學古人成法由濂洛關閩以上達洙泗尊師道勇擔荷不屈不撓如立千仞之壁蓋一代人豪也康齋師道尊嚴好書字奇古自成一家暇則詠物適興曾撰高邁曾見詠桃一詩云靈臺清曉玉無瑕獨立東風玩物華

春雨夜來深幾許小桃又放兩三花有吾與點也氣象先生風格高邁議論英發善啓迪人聽其言踴躍思奮嘗歎宋末以來箋註之繁非徒無益反有害焉故不輕於著述

費諒撰行狀

白沙先生曰夫道非動靜也得之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欲靜即非靜矣於是隨動靜以施其功又曰學須從靜中坐養出端倪來方有商量處訓學者曰去耳目支離之用全圓神不測之神又曰日用間隨處體認天理緊要正在勿忘勿助間又曰學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其教人不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三

三十九

五

立語言文字有勸之著述則曰伏羲著述數畫耳况畫前元有易乎又曰六經之外散之諸子百家皆剩語也故其詩曰莫歎老慵無著述真儒不是鄭康成性喜吟咏進退語默之箴無爲自然之旨悉於詩焉發之楓山語錄曰天下學者做誠未至動不得人惟

白沙誠能動人

名臣錄

白沙先生詩曰從前欲洗安排障萬古斯文看日星其本乎曰一笑功名卑管晏六經仁義沛江河其用乎曰時當可出寧須我道不虛行只在人其出處乎所謂吟咏性情而不累于性情者乎白沙先生之學

以自然爲宗以忘已爲大以無欲爲至其語甘泉曰隨處體認天理語係菴曰此學乾乾無一息間斷章楓山謂當時人物以陳白沙爲天下第一流又謂白沙不免流于寫字之間又謂其學流于禪亦未爲定論

理學名臣錄

陳刺夫學術專一教人靜初讀中庸爲存養省察工夫覺無統緒繼讀大學始知爲學次第乃以大學爲據及讀大學或問見朱子傳註王敬諸說以補小學工夫始知敬者乃大學之基本也求其所以爲敬見程子以至一釋敬以無適釋王一始於敬字見得親切實下功夫嘗曰大學誠意爲鐵門關難過王一二字乃其玉鑰匙也又曰人於此學若真知之則行在其中矣

漳州人物志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七

三

三十九

五

陳刺夫真嚴詰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其書首採程氏學制次採朱子論說補正覺工夫次作心學二圖其一爲天地聖人之圖大書一心字以上一點規而大之中虛曰太極太極左曰靜右曰動太極前一字倒朝上曰復靜作十六點黑動作十六點白蓋太極生兩儀也自是如旋螺狀凡十點灣而向左又各作十八黑白點如前而大每一大點包二卦自二而四自

四而八自八而十六自十六而三十二自三十二而六十四即邵子先天圖也坤復在下書冬至乾姤在上書夏至升訟為義曰立秋咸遯曰秋分否謙為正曰立冬明夷無妄為仁曰立春臨同人曰春分復泰為中曰立夏益兼太極而一之也其一為君子法天之圖亦大書一心字其上一點規而大之視前差小中虛曰敬敬左曰靜右曰動前一字朝上曰復靜之左半黑而白白復黑動之右半白而黑黑復白即太極圖之陰陽動靜也然白黑皆互圓相入與太極稍異上曰乾下曰坤左曰坎右曰離坎之左曰靜王動

朱子類

不卷之七

三十一

離之右曰動王靜乾之上書聖要四說曰王一無適曰整齊嚴肅曰常惺惺法曰其心收斂不容一物蓋採朱子之說亦合先天太極為一者也總為之說曰右圖二一著天心動靜之本然是性之原也一著君子法天之當然是性之復也聖人亦天心之自然者也君子豈可以不學乎然復性之說傳詳矣而未有如此後一圖義之要而盡者也惟君子知之又能王敬以體之以盡其法天之功效也而有序焉蓋始則主敬使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即致知誠意之事是始學之要也固不外此一圖終則敬立而動靜相根明

通公溥即知至誠意之事是為聖功之成也亦不外此一圈而自始至終則皆不離乎敬焉如是則法天之功用如是豈不大哉三代學校之所以教者惟此而已此非後世記誦俗學之所能與也自伏羲畫卦示精之後即復卦堯以是欽傳之舜舜以是恭傳之禹禹以是精傳之湯湯以是日傳之文文以是武周公得孔子傳之顏曾思魯孟子及孟子氏沒而遂失其傳者此也寥寥千餘載至周程張朱氏出然後此學大明及朱氏沒而後晦者只由宋元學校雖皆用程朱之書而取士又仍隋唐科舉是以

朱子類

不卷之七

三十一

士視此心學為無用故多不求又失其真傳焉今幸聖明崇重聖學學校採程朱之議而用之則心學之傳可以繼朱氏矣夫象理甚明不煩解剝但能體此下學之功主敬至於得其上達之妙太極則此圖在我雖四書五經無復遺理蓋祇是吾所得於天之本心而聖聖相傳者也其至要而廣大悉備孰有加於是哉故宜朝夕敬觀且樂與同志者共焉而尤望有以是正之後書泉南布衣陳與歲抄
胡居仁幼穎異有大志七歲學于家塾言動如老成人既而學于康齋慨然以古人自期斯道自任以記

誦詞章爲末事用心于內其學以至忠信求放心主敬爲要因名敬齋處家庭如朝堂對妻孥如賓客端莊凝重履繩蹈矩造次顛沛未嘗少違隱微幽獨之際愈嚴愈密每日必立課程詳書得失自考終日竟夕孳孳不倦見義勇爲不擇利害爲趨舍排異端振流俗高風偉節儀表江南所著有居業錄敬齋集居業錄者先生道明德立無可告語事有感于外而無可施行故筆之于冊取易修辭立誠之義其間論聖賢德業經傳旨趣學問工夫政教基本性命淵微不一而足至異端佛老之學尤深辨詳闢惟恐其陷溺人心變亂士習蓋亦有爲而發故其詞繁而不殺焉所著進學箴畧曰誠敬既立本心自存立行既久全體皆仁舉而措之家齊國治聖賢能事此其畢矣先生以堯舜之道不外乎孝弟孔子之道不外乎忠恕而士之游情高遠者非也故其爲道必始于卑近以漸造乎高遠而方興未艾之勢實不容已焉雖其老灰林泉無以考其本末兼備之明驗然于斯理體認親切一反求諸身心以得之吾邑自曹無妄先生後僅見斯人而已

潛德錄并居業錄要語

羅整菴曰胡敬齋大類尹和靖皆是一敬字做成居

業錄中言敬最詳蓋所謂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

困知記

名世類苑

不孝之七

圭

國朝名世類苑卷七

國朝名世類苑卷八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學問類

理學下

羅一峯天資剛明清介澹然無欲勵志聖賢涵養純正教人本之以誠敬成之以寧靜又以小學近思開發之惓惓不少怠於功名富貴真如浮雲過日終日乾乾不自滿足潛修之功垂久不已而踐履益純此靜觀正密之銘所以作也楓山語錄曰一峯氣鬼大

名世類苑

卷之八

一

卷之八

感動得人嘗謂其可正君善俗我輩只可修政立事又曰一峯剛毅不可及慎言曰或問陳克菴曰節行振世羅一峯曰學術衛道請折諸聖曰由士賢克之也仁爲己任而後已者乎由彝正充之也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天下而不爲者乎 名臣錄

章文懿公論學者須大其心胃蓋心大則萬物皆通必有窮理工夫心纔會大又須小心必有涵養工夫心纔會小不至在妄矣論學術程朱後又大壞矣必須真聖賢出方能救得論政體第一是格君心收人才固民心爲本然後政事可舉而行也論世道惟唐

虞三代之盛皆是聖人在上致中和下此是一泰一否祇憑氣運推盪耳論家法如鄭義門弟兄讓友篤

義如此其家安得不悠久乎論風俗須放橫渠復古之志行藍田呂氏之鄉約庶可一變而厚論吾婆有三巨擔自何王金許沒而道學不講自忠簡默成逝而功業不彰自吳黃柳宋謝而文章不振後學可不勉哉論居常處困每誦伯夷叔齊餓于首陽之下民到于今稱之語便覺自警按論居敬自謂于專一上見功覺得心中無甚放僻邪侈之雜論窮理自謂于精義處得力見進退辭受之節頗分明不敢放過先生專志六經附博子史意所詣極將欲起婆學數百年後會北山魯齋仁山白雲之派以上接東萊晦菴之傳 行述并見素書

名世類苑

卷之八

二

卷之八

莊景先生論詩文曰取乎內而忘乎外得之心而應之手如相馬之神非牝非牡如斲輪之功不疾不徐斯其至矣若夫優人之學孫叔敖抵掌談笑得其形似者奚可哉 白沙語要

整菴羅公著書三篇曰困知記摘似明真剔偽正實其曰思者心之用得乃性之理是曰立知能心之用愛敬天之理故曰良知心性以辨儒釋合理氣以一

天人達茲四者而羣言統矣洋洋哉其武夷之派乎

崔執壽文

楊文恪公之學門戶自程朱淵源自六經權衡百代
低昂漢唐故其發之詩文鑿鑿乎程朱之矩度若求
之漢唐則不及深信篤好程朱之書老而勿懈自修
諸身施諸政以至文詞書札冠禮衣裳之細必取法
焉或羣言之清人莫適從也先生輒舉二夫子之言
曰程朱云云吾不知其他可謂言程朱之言行程朱
之行服程朱之服者矣先生復余子積論禮氣尤有
獨見其曰論一則不徒理一而氣亦一也論萬則不
徒氣萬而理亦萬也真足以發明其不相離者

名世類

木卷之八

三

三

汝寔序

蔡虛齋先生凝重端雅操養力專而進取之念畧初
甯永禎楊九峯拜何叔丘願為弟子既又友儲殖菴
楊月湖好古獨信真風淵軌使人躁息忘消嘗曰吾
始念一靜字既又念一虛字自覺安便不費力又曰
學宜養正性持正行聖賢言語熟復深玩則去舊來
新日改而月以化又曰前輩何嘗不教人舉業義理
尤拓發由中之蘊隱括以時文之式自然神采動人
奚必搜奇索隱收難字為工泉州一方文物之盛實

始于先生焉

林俊撰

呂涇野在南都日集問道請業之士懇懇為發明講
解或問朱陸同異公曰晦菴象山同法堯舜同師孔
孟雖入門路徑微有不同而究竟本原其致一也亦
何害其為同哉學者不負力行而膠于見聞以資口
耳竟于身心何益聞者多感發興起其訓釋經籍皆
躬行心得之言有程朱之所未發者本朝學者見道
分明踐履篤實粹然成德者惟河津薛文清公一人
觀于讀書錄可知也乃至乎今涇野公出焉完名令
德不忝文清至于著述公則為盛其大者若周易說
翼尚書說要毛詩說序春秋說志問內篇外篇四書
因問宋四子抄釋足以發前聖之奧旨正後賢之偏
識指來學之迷途若斯人者謂不有功于聖門可乎

名世類

木卷之八

四

四

王九思撰墓表

陳恭愍選立志以聖賢自期潛修默識不求人知其
學以克己求仁為要因自號克菴讀書不資於文詞
遇格言即手錄于冊為力行之助平生言若不出口
視所當為之不顧利害其處事緩而詳御下嚴而恕
至於言動端莊雖家人見其終身然也

薛應旂撰

陽明王先生拈出良知以示人真可謂擴前聖所未

發蓋此良知卽孔子所謂愚夫愚婦皆可與知者卽孟子所謂赤子之心卽佛氏所謂本來面目卽中庸所謂性卽佛氏所謂見性成佛乃得於稟受之初從胞胎中帶來一毫不假於外故其工夫最爲切近近陽明旣已指出學者卽須就此處着力便不失本然之初便是作聖之功其或雜以己私則於夜氣清明之時反觀內照而其虛靈不昧之天必有赧然自愧者因此漸漸充去損之又損而本體自無不具矣

全書

今人專指斥陽明學術余不知學但知大學恐不可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五

詩經

直以宋儒改本爲是而以漢儒舊本爲非此須虛心靜思得之復少宰羅欽順曰來教謂某大學古本之復以人之學但當求之於內而程朱格物之說不免求之於外遂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所補之傳非敢然也學豈有內外乎大學古本乃孔門相傳舊本耳朱子疑其有脫誤而改正補緝之在其則謂其本無脫誤悉從其舊而已矣失在過信孔子則有之非故去朱子之分章而削其傳也夫學賢得之心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爲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

庸常不敢以爲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且舊本之傳數千載矣今讀其文辭旣明白而可通論其工夫又易簡而可入亦何所接據而斷其此段之必在於彼彼段之必在於此與此之如何而缺彼之如何而誤而遂改正補緝之無乃重於背朱而輕於叛孔已乎

全書

吉水羅公僑歷官有聲嘗爲台州知府平生潛心理學所養甚正嘗著潛心錄以貽其子所論性理之懿極有旨義真學者所當潛心也有云每見青天白日便看吾心光明何如每見雲影蔽日便看吾心昏蔽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六

詩經

何如每見草木生意便看吾心生意何如每見禽獸自適便看吾心自適何如又云人於一日自朝至夕由興至寢可有一毫惡念惡念一萌卽斬絕之使根株悉拔不可一息無善念善念一萌卽克廣之使若泉達火燃此二條人能體驗於心身則心無不存而身無不修矣德學如公真一代巨望

雜錄

羅公念菴論心曰當極靜時恍然覺吾此心中虛無旁通無窮盡有如長空雲氣流行無有止極者如大海魚龍變化無有間隔無內外可指無動靜可分上下四方往來古今渾成一片所謂無在而無不在吾

之一身迺其發竅固非形質所能限也又答門人論學曰周子所謂主靜者乃無極以來真脈路其自註云無欲故盡是一切染不得一切不得無然歆羨無然畔援莊生所言混沌者近之故能爲立極種子非就識情中認得箇幽暇閑逸者便可代替爲此物也指其立極處與天地合德則發育不窮與日月合德則感應不遺與四時合序則錯行不忒與鬼神合吉凶則感應不爽修此而忘安排故謂之吉祥此而費勞攘故謂之內觀周子爭死囚卽欲去位趙清獻無少納交臥疾敝篋無錢行部深入感疾未嘗有分毫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七

文淵閣

不盡分處此是真能主靜者蓋樂則行憂則違或爲季桓子之仕或爲燔肉之去孔門相傳脈絡始相續也若識認幽閒暇逸以爲主靜便與野狐禪相似便是有欲一切享用玩弄安頓便宜厭忽縱弛隱忍狠狽之弊紛然潛入而不自覺卽使清介孤潔自守一隅亦不免於偏聽獨任不足以倡率防檢以濟天下之務其與未知學者何以相異是可不深省而致思也哉

文集答門人問學書

邵康僖爲人初負奇氣放達不羈既第國子生金華施懋力箴之遂幡然檢飭刻意進修一變近道折節

從海內名士游而同郡胡端敏最先知厚爲學務培本原循蹈正脈嚴理欲之辯嘗勉人曰此心天理只因怠惰失之提起此心便是天理放倒此心便是人欲夫安于所未安學者病根不除理欲交戰雖學無益也

家傳

理學自程朱後無傳久矣薛文清倡道河汾陳白沙旨深語約非上智未易究竟惟陽明先生致良知之說至爲明切蓋良知卽良心之別名學者能致此知於倫物感應酬酢云爲之著無內外無動靜無顯微無爲其所不爲無欲其所不欲由勉而安由強而熟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八

文淵閣

天下之能事畢矣然自指出竅以來學者執德不宏少悟卽歇樂其簡捷謂知卽行徒知執靈明以爲用假精覓以爲神而忘其所謂戒慎恐懼惕厲之功而其高明穎異者又或時出微言妙論以佐其狂而不知莽蕩空疎日流於支離詖道而不自覺此其害不知視楊墨何如也比年閩廣盜起言撫斯邦提兵往來輒武羅子之廬因以就正且索比所撰著間出數篇若所與蔣聶王錢諸君子論學諸書與其記正學書院序困辨錄若良知復古異端諸篇所以憂墮溺採詖離正人心端士習而防其濫且蕩者貞復扶賢

腸嘔心肺其心更切於余之所感此與仲尼之傷賢
智孟子之放陂陷異乎哉其有功斯世學者多矣
胡松撰念菴文集序

陳白沙王陽明二公之學功夫簡捷最易入道世或
病其出於象山然射者期於破的渡者期於到岸學
者期於聞道而已苟射者破的渡者到岸斯能事畢
矣又何必問其所從入哉 叢說

我朝理學之士薛文清瑄陳克菴選為最胡敬齋
居仁羅一峯倫章楓山懋亞之蓋一峯楓山偏於退
隱為高矣陳白沙獻章只味禪莊定山景只是一箇

名世齋

不卷之六

九

沈文

詩人與未軒仲昭言行皆未見灼灼定山晚年出處
一節雖白沙亦譏之陳剩夫只是狷介之士其學識
比胡敬齋猶未及鄒吉士智忠鯁名臣不必廁于道
學餘非末學所敢議矣楊方震錄所遺前有曹月川
端後有何椒丘喬新邵二泉寶羅整菴欽順皆當續
入 文集

本朝正統景泰間以理學為倡者河東薛敬軒其讀
書錄自國初以來諸公所著述求其粹然一出于
正未有或之先者也近年乃得餘干胡敬齋所為居
業錄其言精確簡當亦粹然出于正讀書錄之外所

見惟此耳敬齋嚴毅清苦力行可畏其議論實由涵
養體驗所得非探詳考索致然讀其書者其尚有以
識此哉 楊廉撰序

國朝士夫畱心理學者若河津薛文清公崇仁吳聘
君安仁吳敬齋蘭谿章文懿晉江蔡司成豐城楊文
恪則君子之論無間然者也文恪之學開端用力得
之其父復菴先生復菴師胡九韶胡之師即聘君也
淵源固有所自若夫旁搜博取窮深反約則公所自
得為多其平居之應酬立朝之議論篇章之著述政
事之敷施大抵自其學術中可謂名實相副者矣

名世齋

不卷之六

十

沈文

羅欽順撰墓志

儒行

吳康齋幼有異質讀書窮理累辟不就謂聖賢可學而至謂師道必尊而後可則守伊川之法以迎人來學四方之士不納贊見之儀自食其力不苟於取與躬行實踐佑啓後人後以石亨之薦英廟特遣行人曹隆禮聘至京授以春坊諭德不就而還卒于家進修不倦名重一世雖庸人孺子亦知其賢議者或少其無所著述或議受知權臣不知聖人之教何俟於言語文字之末石亨之薦尤足以驗秉彝好德之心及其屢疏求退不受官祿若有逆知亨之必敗則其見幾明決尤足多者居鄉動必以禮或詢其迂僻先生不少變於俗每省親太學蠹衣敝履人莫識焉司成之子今康齋沒未百年而子孫貧無寸土其家世清白不事產業卽此一節亦足以廉貪立懦其功誠不可泯也 行狀

陳白沙身長八尺目光如星右臉有七黑子如北斗狀穎悟絕人讀書一覽輒記戊辰辛巳再上禮部不第聞康齋講伊洛之學遂弄其學而學焉成化三年復游太學邢祭酒讓試和楊龜山此日不再得詩曰能飢謀藝稷冒寒思植桑少年負奇氣萬丈摩青蒼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十一

九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八

十三

七

夢寐見古人慨然悲流光吾道有宗王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義利分兩途析之極毫芒聖學信匪難要在用心臧善端日培養庶免物欲戕道德乃膏腴文詞固批糠俯仰天地間此身何昂藏胡能追逸駕但欲嗽餘芳持此木鑽柔其如磐石剛中夜攬衣起沉吟獨徬徨聖途萬里餘髮短心苦長及此歲未暮驅車適康莊行遠必自適育德賢舍章邇來十六載滅迹聲利場閉門事探討晚俗如驅羊隱几一室內兀兀同坐忘那知顛沛中此志竟莫強譬如濟巨川中道奪我航顧茲一身小所繫乃綱常樞紐在方寸操舍決存亡胡爲漫役役斷喪良可傷願言各努力大海終回狂大驚曰龜山不如也卽颺言 朝著謂真儒復出由是名動京師一時名士羅倫章懋莊果周瑛輩皆樂與之友給事中賀欽師事之卽抗疏解官去歷事吏部時侍郎尹旻賢之遷子從學辭不納薦紳謁見考德問業無虛日成化乙丑復下第南歸絕意仕進四方來學者日益衆乃築小廬山書屋以待學者雖中官縉流番夷農賈接之無不得其懽心者家故貧或貸粟於人僉事陶魯以田遺之不受海北提舉汪廷貞慕甚作懷沙亭以想像

之江西布政使陳偉修復白鹿洞書院奏書幣聘爲師謝不往先生嘗曰吾年六十七始發憤從吳聘君學於古聖賢垂訓之書蓋無所不講然未知入處北歸白沙杜門不出專求所以用力之方既無師友指引惟日尋書冊忘寢忘食如是者亦累年而卒未得所謂未得謂吾此心與此理未有湊泊脗合處也於是舍彼之繁求吾之約惟在靜坐久之然後見吾此心之體隱然呈露常若有物日用間種種應酬隨吾所欲如馬之御銜勒也體認物理稽諸聖訓各有頭緒來歷如水之有源委也於是渙然自信曰作聖人

名世類苑

天卷之八

主

王

王

之功其在茲乎林俊曰先生澄澹開朗韻致極高自遊康齋而心學正友一峯而節槩明友定山而詩學又大進勾押煙霞陶寫風月堯夫之襟度識量高洪才慮深遠有道之風致而春從懿醇軒特斬絕則又叔度之雅與子陵之風焉先生雖不用干時而道風義槩歆動天下之士稍知自立而不隨風以靡者又誰之力歟使游濂洛關閩得其微言奧旨似羣哲會數聖以肩項四子無疑也

吾學編

澠池有曹月川先生正夫端戊子鄉薦授霍州學正壬寅改蒲州教人以踐履爲主日事著述其事父母

養志愉色飲食衣服惟務精潔及遭喪五味不食寢苦枕塊始終不易既喪廬墓六年建祠堂以祀先又建義祀以薦外族之無後者不用浮屠巫覡詣縣上書請毀淫祠年荒勸賑全活甚衆屢舉同僚之喪貧不能赴任者贖之客死者葬之學徒從教一於禮義郡人皆熏然而化甲辰蒲霍二州弟子上章競畱之霍州先上得允宜德甲寅卒于官一郡人罷市童子亦悲泣上官不敢以屬禮相遇至其境必敬謁之凡考授必質之以王者去取正統中河南僉事姑蘇張敬澠池知縣胡復立特祠

雙槐歲抄

名世類苑

天卷之八

主

王

王

陳布衣真晟骨格高聳神氣肅清望之非塵埃中人年十七八卽勵志儒業業成薦于有司至福州有司防察過嚴無待士禮乃辭歸自是不復以科舉爲事務爲聖賢踐履之學天順二年用伊川故事詣闕上程朱正學纂要得旨付禮部看詳時侍郎鄒幹乃不知其說云何竟寢家居見提學憲臣敕諭教條有主敬窮理修己治人崇正學迪正道敦尚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語喜曰此學校正教也然學校雖崇正教而科舉不定正考雖有正教不行因採敕諭中節要參以程氏學制呂氏鄉約朱氏貢舉私議作

正教正考會通定考德爲六等考文爲三等各有案
例可據而行又纂尚書告當道諸君子終不能行矣
臨川就正康齋貨其家直得五金粍兄子一人以行
戒之曰我灰即瘞于道題曰閩南布衣陳其墓行至
江西張元禎太史止之宿叩其學大加稱許曰斯道
自程朱以來惟先生得其真吳許二子亦未如是無
至臨川爲也遂歸鎮海卒年六十四郡守彭桓立石
官道傍題曰大明闕下兩上書請補正學泉南布衣
陳先生墓提學副使姚鎮祀之鄉賢祠

漳南人物志

名世類苑

卷之八

五

疾果愈兄每外歸迂于門外有疾亦躬調藥家人化
之篤宗族訓子姓不倦執親之喪初則水漿不入口
哭踊每夕方蘇久則柴毀骨立非杖不能起三年不
入寢室祠堂月朔之薦四時之祭及總功之小悉遵
古禮簞食瓢飲處之泰然四方樞衣及門者衆於是
築書室曰禮吾曰南谷先生持已雖嚴待物甚恕其
言學也則曰惟爲已則所從不差然後可以及人言
治則曰惟王道能使萬物各得其所又曰一日克己
復禮天下歸仁此王道之本也其物家食稍有餘鄰
里有假無不應不能償亦不較比後良窘人或爲之

籌先生曰吾何暇汲汲爲此故其詩曰終日觀書聖
賢在目終日言談不及利祿若使稊稗弗生何愁四
穀不熟

高明擬墓志

布衣劉閔恭慎醇粹孝行高古日無二粥身無完衣
而處之裕如劉大夏徐貫每拜其門知府王弼齋所
必致閔曰對劉君鄙吝自去詞藻雖不逮其爲人而
德宇道風又自難及弘治中尚書林俊薦閔以布衣
入侍東宮報聞

吾學編

莊定山自少穎異長益不羣貌古心夷學博志大就
之退遜若不勝衣而胷中多奇探之索之其出無窮

名世類苑

卷之八

六

使人恍然若失而溫潤和易又能使人戀戀從之遊
而不忍去其爲詩以近代之詩俚俗可厭握唐人機
軸變換百出往往追踵風雅詩之初變自先生始也
暨登進士授檢討江西羅倫爲狀元議論風節警服
一時南海陳獻章至太學亦隱然風動京師先生于
二公慕其義醉其道情深若骨肉顯然知有善而不
知有己以是造詣愈深先生持身則慕伊川法度蘄
然而難犯接人則慕明道和氣油然而可親嘗曰天
生聖賢爲斯道計也或裁成以制其過或輔相以補
其不及孔子之於六經朱子之於傳註喚醒聾聵所

以引其不及者矣今世降風移學者泥于聞見入耳出口至淪胥以溺非制其過可乎

灌若水撰墓志

羅一峯先生爲人不視惡色不聽惡聲不恥惡衣惡食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臣言依于忠與居官者言言民疾苦見一善人則愛之如祥麟綵鳳見一惡人則惡之如封豕長蛇見一飢寒凍餒之人則傾家所有以賑之大率義之所在毅然以必爲人之毀譽欣戚事之成敗利鈍已之成生禍福皆所不顧也先生所交盡一世豪傑之士其語及先生之爲人也必曰青天白日云先生既謫廣東市舶未幾李公卒商文公復入閣言於上復先生南京翰林修撰廬陵陳公文亦卒士有爲詩悼之者末二句云九原若見南陽李爲道羅生已復官時以羅之謫陳與有力焉故云

鄭智撰行狀并救園雜記

蔡介夫飭躬砥行動準古人其學以六經爲正宗四書爲嫡傳四儒爲真派平生精力盡用之易四書蒙引闡發幽秘梓學宮而行天下其於易溪矣經義趨溪理到論策諸作暢達疎爽詩文別出體格披人心而繫名教卒澤于仁義道德粹如也在禮曹三原王公引入爲吏曹竟復爲禮曹乞南又乞告特起按察

副使督學江西寧庶人仇介介夫引而去逆瑾亂

政起祭酒以鎮壓人望而介夫先沒矣儲侍郎曰嚙始來京師謁今大司成丘公公爲海內儒宗不屑一世獨言介夫學醇而行潔可以進于古人嘖嘖加歎賞介夫氣清而色和外閒而內辯始卽之固已使人忘其鄙吝及與之久處不自覺其薰蒸于中而優游乎相忘于外也與之論天下事治俗之隆汙文章之高下道學之邪正古今人心術之公私事功之立後當若何成敗一以禮義斷之聞者瞿然以驚犁然有所得嚙於是益服丘公之知人楊月湖曰介夫蚤歲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八

十一

四

壁立已有聞于士夫中年偃蹇仕途一時名公鉅卿無不改容禮敬之至于東南之士講學以求是當者率於介夫取正焉蓋學識操履如吾介夫者絕不多見也獻實曰蔡公明經而尤長於易觀其去銓司而乞南曹甘心澹泊以遠權利知時審勢卒脫淮南之禍見幾而作不俟終日非溪於易者乎

名臣錄

王文恪歸吳屏絕塵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淆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淺吳中士大夫所好尚珍賞觀遊之具一無所入惟喜文辭翰

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年嘗作明理克己二箴以進德砥行及充養既久晚益純明凡所著述必有所發其論性善一說足徵其槩陽明先生曰王公所深造世或未之能居也然而言之亦難矣著其性善之說以微見其槩後世之求公者以是觀之

王守仁撰傳

邵文莊平生操履端飭自登第至侍養家居一切餽遺例不苟受篋無長物惟圖書金石遺文蓄之甚富大司馬幸菴彭公緘附節孝堂三字遺之公子家稱孝子于國稱名臣于世稱純儒傑然為天地間完德名世類苑

秦金撰傳

不卷之八

三

邵文莊性度端雅貞介夙成臨事猶講學然未嘗疾言遽色人或數百語不能終公以數語即竟之嘗曰願為真士大夫不願為假道學於聲色貨利嬉戲事絕口不言惟賢人君子前輩舊德則敬之弗衰一時儒碩並以天下士稱之

張愷撰行狀

鄒汝愚至石城視事甫兩月廢政悉舉當道重其人往往待以賓禮會總督都御史秦公紘檄遣董驤修書得居廣城白沙陳先生忘年而友之居無何得暴疾卒公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終事盡事垂青史定

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風入紫宸舜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忠厚之意溢于言表獻實曰自蹇諤之風衰而偷懦之習成士務循默以射富貴其流敝必至於四維潰裂而後已問有能自樹立者必摧挫不能容其身以死如汝愚者不少也古云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彼患得患失者聞汝愚之風可以愧死矣

名臣錄

張公元禎癯然纖弱崖岸孤峭剛果之氣不可屈人有過能面折之為文務奇崛每作不經人道語晚乃創意為同黜奇為平淡所交若陳布政士賢羅修撰彝正陳檢討公甫皆以道學稱于時公入翰林未幾即歸臥林下名高一時天下士想望其風采一旦起立華要駸駸大用或者始忌而毀昧者弗察紛然和之亦不復究其初之何如也

王鏊撰神道碑

彭惠安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為宗務清明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緒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如退然而無所有處丘里終始以質儉起頽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簡所知云抵家半載

邨居寡學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減病
咎哉 行狀

陳茂烈髫年喪父繼戎役勵志邁俗不與羣兒伍晝
入公署夜歸讀書祖母憐其孱弱亟止之乃韜燈默
誦不少輟年十八慨然歎曰善學聖人者莫如顏曾
顏之克已曾之日省豈非學之法歟乃作省克錄以
自考登進士奉使廣東所司致贖乃謝曰我窮時嘗
授徒兩臬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耶於是往拜
白沙陳公甫願執弟子禮白沙與之語累日甚喜且
告以爲學須主靜一退而作靜思錄終身佩服其教
名世類苑 木卷之六 王

蕭陽文集

醫閭先生賀公欽少穎敏沉厚好學偶得近思錄朝
夕玩讀得其旨要遂厭俗學成化二年舉進士爲戶
科給事中見白沙論學歎曰至性不顯寶藏猶羅世
卽用我而我奚以爲用卽日上疏解去官執子弟禮
事白沙旣別肖其像懸室中事之甚謹泰陵初荐授

陝西叅議撫治商洛以老病母憂上疏懇辭公不務
博覽專讀五經四書小學靜思默識反身實踐冠婚
喪祭遵用家禮每教人讀白鹿洞規小學鄉人由是
興於行義老更好易究心象數手不釋卷卒鄉人祠
之凌溪釣臺子士謚鄉貢士博學篤行嘗陳十二事
論王政不報辭疾歸終身不仕 吾學編

章文懿之學自日用飲食動靜以至出處進退之大
惟循乎心之安求不倍於道而已未嘗銜奇節飾異
行以取尚於人者至於粹養獨得深造遠詣於義利
是非之際凜乎有死生不易之介海內之士翕然稱

名世類苑 木卷之六 王

王慎撰墓志

楓山先生之爲古君子也 姜僉事麟贊章文懿公曰喜怒不形于色恩怨不慨
於心矜伐不出諸口驕泰不措于身碩膚不自見小
疵不自掩以闇然自命可謂稱情矣楊文恪公曰儒
雅如黃未軒豪邁如莊定山欽華就實獨立其間如
羅一峯簡靜如陳白沙公旣博復約自成一家至於
收四海天涯之學膺五福無疆之年此則同時諸臣
未有或之先也嗚呼在漢東都不爲危言之叔度在
宋鵝湖不立異論之伯恭公之謂矣 名臣錄
羅整菴先生自發身詞林以至八座其行已居官如

精金玉人無得致疵及退居卽杜門惟以讀書明
道爲事本分之外一無所預足跡不入城市惟已丑
秋視季弟西野公病纔一出家人子弟守其家法欽
欽一步不敢肆觀其辭吏部一節真有鳳翔千仞之
意雖孟子舜萬鍾何足過焉可謂躬行君子矣 林
希元困知記序

楊文恪先生擢危科入翰林讀中秘書拜官清要論
事侃侃無所規回一時推重以爲得體逮進副光祿
遷秩太僕出典文衡職業彌勵中外屬望台司之任
可計日而起者先生方且恬然自居如韋布公餘輒
名世類苑 本孝太

肆于學而心事如青天白日故其所作冲澹簡遠而
理自寓焉豈規規爲文而欲以誇示于人者哉 彭
汝定敘

楊文恪公爲諫官也危言正論有范景仁之大體爲
光祿也飲食日用有張天祺之戒心爲京兆也不通
關節有包希仁之明不妄造請有馮當世之節爲禮
侍有常袞之重譽爲禮書有裴行儉之兼資公學問
可擬古醇儒事業可擬古名臣德性可擬古君子長
者求之當世鮮有比倫 吳東湖序

舒國裳端居終日讀書治事之暇未嘗晝寢夜必計

過自訟晤卽相告蓋乾乾惕若其真積深矣嘗謝
恩馳入吏部堂屬噴有煩言先生將奏其作戚友人
謂曰曾記定性書乎於怒時遽忘其怒公謝曰子督
過是也卽焚其草公學博而行修自布衣窮居無不
可稱說于世嘗悲悼俗學其爲文志意益發翔出萬
物之表而義理淵邃有紫陽氏之家法焉爲詩好古
雅謂流連光景爲無益昔人考文者徵實于憂時敢
諫其公之謂歟公拜掄魁甫十年再入翰林一謫福
建市舶提舉丁內外艱半之享年四十有四風神玉
立眉宇英特秀爽遇事侃侃無幾微矯飾蓋其養之

正出之果而非有意必也 張藝振文集序

莊渠魏恭簡仕正德間當是時凶閹擅朝士大夫
浮湛苟仕高者畱意詩史今示矜重次者圖基酌酒
而已乃古人修己安人安百姓之學則奚暇省憂哉
先生資材既別志識異始爲南刑曹譚精法理既
而卑之尚友天下之士矢心經畧凡丘氏所載
經世之業必加討論務期底績其後謂本之不在是
也反之身心大抵無慮三變故其居江湖則思其君
處臺省則憂其民要獨敷納論思卽其寄懷贈答
書命所以忠告善道獨翼匡扶靡所不用其極

通天下四海為一身者矣。他文弗論。即如周禮世稱殘闕不經之書。先生細分縷折。發明聖人代天覆民至公無我之心。宛然可掬。至謂後王能盡其道。則天地可位。萬物各止其所。且追憾於秦之廢古任法。而歎曰。古一宇宙也。今一宇宙也。即秦限之矣。自京口渡江。踰淮。浮河。覽觀輿地。凡古今山川經絡之大戒。轉漕都會之形勢。舉中原方數千百里之地。指畫經緯。運諸掌握。此其志慮。豈三代而下。隨世就功名者可比耶。又病學者多言質道。虛文妨實。嘗曰。人從開闢以來。虛文日勝。一日。即孩提後。聲臭日增。一日。何由至道。今須塞兌。浚根。還淳。反樸。以回造化。又曰。收斂停蓄。溪造默成。方是天機之學。其機只在此心操存舍。所以君子賢戒慎恐懼也。於乎微矣。故所著六書。精蘊時發。此意于象形意事之間。要不獨正古文變易俗書而已。胡松撰序

嘉靖初。刑部尚書林俊。上銀名德。以重士風。疏曰。祭酒師儒之本。型範非良。則器非良器。故曰。經師易得人。師難得。上世多取德器醇厚儒學優長之臣。周成王時。彤伯為祭酒。漢而下。皆劉向韓愈劉毅呂公著楊時輩。數人為國儲賢。以致用成化。非細故也。魯鐸

約質渾樸。志尚清純。道足以鎮雅馴。學足以訂頑。云。儒方今釐革庶弊。正育賢成德。振作士風之時。況魯鐸與弘治間謝鐸。人品為類。謝鐸以祭酒養病。孝宗用吏部薦進。禮部侍郎掌祭酒事。起之于家。遣官以速其行。重道尊師。頌美有作。陛下今日處魯鐸如謝鐸。今日頌美。陛下亦將同。孝宗矣。一時撫按諸臣。暨兩京臺諫。論薦先後以十數。於是推鄉左者五。皆不應。年六十七卒。撫按諸臣以恤典請。詔賜葬祭諡。文恪。編修童承敘狀。魯公行曰。功不及康濟。而休風令節。激昂食鄙。位不及卿。而榮名重。其所不得。不在尺寸間矣。馮陽志并林公奏議

王文成專以良知教人。當桶岡橫水。用兵之時。敵人偵知其講學不甚設備。而我兵已深入其巢穴矣。蓋用兵則因講學而用計。行政則講學兼施於政術。若陽明者。真所謂天人合一。未嘗高以斯道為已。低以聖人為必可。學而致。雖處富貴。常有煙霞物表之思。視弄千金。猶如土芥。黎羹珍鼎。錦衣綰袍。大厦窮廬。視之如一。真所謂天生豪傑。提挈特立。于斯世近時。識未見有其人如公者也。黃綸撰行狀

薛君采之學無所不窺。不名一家。中歲讀老子及瞿曇氏書。得其虛靜慧寂之說。而證之六經及濂洛諸說。至於中庸喜怒哀樂未發之中。曰是矣。是矣。故其學一以復性為鵠。以慎獨為括。以喜怒哀樂未發為與。以能知未發而至之為竅。自是收斂耳目。澄慮默照。若若干年。先生貌癯。氣清。行已峻潔。表裏皦然。一無所繼。其才雖高。而破去崖岸。居鄉絕不為人干請。性奸施。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曰吾不愧此心耳。

唐順之撰墓志

吳疎山為御史。觀風河洛。激濁澄清。有宋清獻風以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八

主

重全五

教

御史養病家居。近二十年。屢疏不起。惟與其師卓峯黃公講象山之學。澹然世故。凡世之講學者。有自立太峻。則學者不敢近。有自處太易。則匪人靡不親。公溫然和粹。渾然端重。學者靡不願見。而飾偽者自遠。公終日無寂容。平生無怒氣。後由御史召入為太常卿。改太僕卿。改大理卿。擢刑部侍郎。一歲超遷至三品。公自筮仕至少司空。而所居僅敝風雨。身服布袍。終日焚香危坐。古書數卷而已。一日偶與孫尚書坐。語忽覺有痰飲。乃歸本署。有鄉人余生在坐。誤投涼劑而痰壅不能言。孫公縛余生。公以手索筆書僅成。

宇略不及家事。但曰我命當盡。余生何助。忽釋之。孫公命釋縛而公逝。其臨歿之際。且能克已如此。學者稱為疎山先生。

金穀張應雷撰事畧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八

主

重全五

教

著述

宋文憲奉 詔作辯姦錄 祖訓成復命序之 太

祖稱善詔纂修大明日曆一百卷擇其大者為寶訓
五卷公總其事 上方稽古制治凡郊廟山川祠祀
律曆禮樂夷裔貢賚諸禮文大政皆公裁定 吾學

樂韶鳳博學能文有智畧謹厚自持洪武六年改侍
講學上修大明日律定洪武正韻更製釋奠先師樂
章 吾學編

丘文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然儀節
畧焉為考諸儒所言作家禮儀節使好禮者可舉而
行朱子微言散見于傳註語錄學者徂末易求乃采
其精切者彙為二十篇做魯論語作學的朱子綱目

以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遵奪漢唐之初有
不可遽與者乃作世史正綱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
之偏全又謂西山真氏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

國平天下之務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于治國平
天下者附以已見作大學衍義補上之 上覽之甚

喜 何喬新撰墓志

劉三吾博覽善記應對詳敏 上嘗命公編集歷代
帝皇祭祀詳異感應可為鑒戒者萃為一書名曰存

心錄錄漢唐後來災異之應於臣下者別為一書名

曰省躬錄 諸學記

詹同為翰林學士上言 陛下起兵渡江以來征討
平定之蹟禮樂治道之詳雖有紀載尚未成書乞編
日曆 上從之命公與侍讀學士宋訥為總裁官自

上起兵臨濠至六年癸丑凡征伐次第禮樂沿革刑
政設施羣臣功過四夷朝貢之類莫不具載為一百
卷又言日曆藏之天府人欲見之有不可得請如唐

太宗貞觀政要分類更輯聖政為書以傳天下後世
上從之分四十數目敬天至制蠻夷凡五卷名 皇

明寶訓 吾學編

孝孺文章大類蘇氏而正論過之嘗謂道之於事無
乎不在列為二十八箴又作雜誠三十八章以自警

謂化民必自正家始作宗儀九篇謂先王之治先德
化而後刑政作深慮十首以冀臣女主夷狄雖一天
下不可為正統作釋統三篇多先哲所未發者四方

夷裔得一字實於金壁所著有遜志齋集四十卷又
有周禮考次大易按辭武王戒書註帝王基命錄文
統宋史要言諸書 遜國臣記
王華川所著有華川集二十五卷玉堂雜著二卷詩

五卷續東萊大事記七十九卷並藏于家

鄭濟撰行狀

周文安洪謨著經書疑辯錄每曰吾為此錄發經書之蘊正先儒之失破千載之惑雖三公之尊黃閣之榮吾不與易也洪謨專門尚書恒不滿於蔡傳欲訂著為書未成而卒

部學詞林

周文安手置璿璣玉衡圖以木代之規制極巧識者服其精廖道南曰予夙侍帝座迴翔天門乃見洪謨所著璿璣圖者張平子之靈憲郭守敬之簡儀後

先若符及讀五經辨疑錄則又知其用心精密非有本而能然乎贊曰堯授四時舜齊七政顯疵窮祗潛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子

卷之六

深玄運俗儒罔覺誦習成書承訛襲舛白首紛如矯矯周公直窺象緯璿璣製圖宗祧析禮文莊之銘可謂知人闡幽明微以步芳塵

部學詞林

禮部右侍郎周洪謨進所纂疑辯錄三卷言五經四書雖經宋儒朱熹註釋間亦有仍漢唐諸儒之誤者乞特敕儒臣考訂仰取聖裁

上曰五經四書

漢唐宋諸儒之誤者本朝永樂間儒臣考訂纂修悉取其不悖本旨者輯錄之天下學者誦習已久周洪謨乃以已見紛更不准

憲章錄

黃孔昭平生好學不倦公暇輒手一冊日求古書多

自校正輯鄉里前輩文詞為赤城論諫錄并赤城錄詩集板刻行世其所自著質實而理勝有定軒集若干卷定軒者公之別號也

李東陽撰碑

黃潤玉閒居簡出日惟玩味經義無厭足平生著述甚富以朱子嘗欲編禮記附儀禮乃取儀禮折為四卷而以禮記比類附之不類者附諸卷末首亦各有意義又以五禮獨缺軍禮因取周官大田禮補之以禮記諸篇載田事附焉別為一卷通五卷皆為之註釋名曰儀禮載戴記附註以小學四書諸經註家或遺或誤撰經書補註以大學中庸皆淵奧撰學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子

卷之六

庸通旨以禮記深衣制十有二幅鄭氏誤註為裳而王藻長中繼掩尺亦誤撰考定深衣古制以四明新志蕪穢撰寧波簡要志以道德經陰符經古註皆昧各為之註嘗因安遠侯溥問古兵法為註孫子其他備論理事曰南山錄雜著詩文曰南山稿皆藏之家

楊中陳撰墓志

大理卿夏公博學高才工詩文善楷法行書多所著述於稽古禮文之事最詳以朱子家禮為未成之書晚年多從儀禮公本奉定家禮為士儀禮畧十卷人或以為繁公又刪為舉要十卷以家禮深衣有未盡

合古制遍考諸禮書參以白雲朱氏之說斷以已意
作深衣考一卷以禹貢山川傳疏之說與今地里沿
革不同考古證今作禹貢詳節一卷官奉常時修太
常志十卷致仕後修玩志六十三卷公自號留餘道
人有留餘稿二十卷又有流輿稿梅花百詠西湖書
院十六題皆孤山所作東歸稿拾穗二咏則慈谿所
作晚年以春秋胡傳及諸說互有得失著春秋辯疑
未半而絕筆 楊守趾撰墓志

李文達所居圖書左右口誦手錄雖老不懈每有得
即識之有體驗錄一卷雜錄三卷所備顧問有天順
日錄三卷作文章理為主不為難深靡麗之詞每教
人以晦菴草廬為法有古穰集若干卷詩冲澹溫厚
有和陶詩二卷杜詩一卷讀易一卷 內閣行實

謝方石所著有桃谿集續西山談書記伊洛源淵續
錄元史本末宰輔沿革 國朝名臣事畧尊鄉錄赤
城新志論諫錄祭酒禮儀註公嘗曰我 太祖有度
越前代者五事攘克夷狄收復諸夏也肇基南服統
一天下也威加勝國鋒刃不交也躬自創業臨御最
久也申明 祖訓宗法最嚴也 吾學編

何椒丘自少好學公退書聲朗然開戶外所著有宋

元史臆見周禮集註椒丘稿所編選有文苑羣玉唐
律羣玉續編百將傳勛賢琬琰集皆藏于家 蔡清撰傳

彭惠安所著有從吾滯稿若干卷奏議一卷名臣錄
贊三卷政訓一卷天曹日錄秋臺錄北岳代行錄各
若干卷續修莆陽志十卷 林俊撰碑

邵文莊所著有簡端學史二錄為吳獻臣錄進其定
性書說漕政舉要容春集勿藥諸集若干卷藏于家
索金撰傳

楊文恪公平生所著有文集六十卷劄記三卷奏議
四卷家規一卷所述有新增河洛淵源錄先後天圖

學考證太極圖纂要程氏遺書二程年表西銘旁通
皇極經世啓鑰象山語類洪範纂要禮樂詩 皇明

名臣言行錄 皇明理學名臣言行錄選註風雅源
流唐詩咏史絕句白沙定山詩星畧算學發明綴算

舉例醫學舉要名醫錄凡二十餘種 羅欽順撰墓志

程敏政所著有篁墩續稿三卷新稿共一百二十卷
行素稿一卷編類 皇明文衡一百卷蘇氏構杌若

千卷迎賢奏對錄若干卷新安文獻志一百卷宋逸
民錄十五卷修程氏統宗譜四十卷程氏貽範錄四

十卷附註真文忠公新經三卷

洗東之撰傳

程敏政有道一編大率言朱陸之學本出於一愚謂顏子最明敏孔子稱其聞一知十則是顏子以敏又曰參也魯則是曾子以魯然皆可入道即孟子所序前古聖人此皆道統授受所係然禹以拜善言湯以執中文王以視民如傷望道未見武王以不泄邇忘遠周公以思兼三王孔子以作春秋各有其道不相沿襲然皆能上維道統夫千溪萬徑皆可以入國則古人之所未必盡同者安用強而同之也哉

嚴說

胡端敏公讀大學衍義補著膚見四卷居遠陽著春

名類苑

不卷八

五十一

秋志疑十八卷幼精騎射及遇盜于滄敗楊虎劉六羣賊述滄洲退賊事畧一卷德安行稿太平寶慶雜稿各二卷桃源建昌征案東昌撫案共十卷撫屬雜稿一卷讀易私記四卷詩文二卷自述年譜一十六卷奏議二十卷

獻寶

崔文敏著文苑春秋四卷凡百篇法尚書紀厥綱要其篇冠之序法詩以表見作者之志省曾讀而歎曰美哉茲撰乎非王佐之才能與此誠理國之金鏡療世之良方也其編首漢至元而以高皇帝中原撥終焉者以見否極而泰聖朝萬世之業幾治此也

命曰文苑春秋者其文咸出於史以獲麟之志名之耳公性淵醇清邵卓然鉅儒燕居著書者數年若易象春秋傳說皆仲尼之心也

黃省曾序

明興稱博學饒著者蓋無如楊用修其所撰有升菴詩集升菴文集升菴寶堂集南中集南中續集七十一行成稿升菴長短句陶情樂府續陶情樂府洞天玄記演載記轉註音畧古音叢自古音徵要古音稷字古音駢字古音附錄異魚圖贊丹鉛餘錄丹鉛續錄丹鉛閨錄丹鉛別錄丹鉛總錄墨池瑣錄書品詞品升菴詩話補遺筌篈新詠月節詞壇弓叢訓墜戶錄

名類苑

八卷之八

五十一

四百三

瀑布泉行滇侯記夏小正錄升菴經說楊子扈言閨集敝帚病榻手吹晞錢說六書索隱六書練證經書指要其所編纂有詞林萬選禪藻集風雅逸編稅林伐山五言律祖蜀稅文志唐絕精選唐音百絕皇明詩抄赤牘清裁赤牘拾遺經義模範古文韻語敘管子錄引書品鈺選詩外篇交游詩錄絕句辯體蘇黃詩體宛陵六一詩選五言三韻詩選五言選李詩選杜詩選宋詩選元詩選羣詩麗句名奏精英羣公四十六節文古今風謠古韻詩畧說文先訓文海鈞驚揮林鈞玄填詞選格百琲明珠古今詞英填詞玉

屑韻藻古諺古雋囊中秀句逸古編經詩指要詩林
振秀 卮言

鄭端簡公幼學卽志四方無書不讀所讀必可裨用
少壯入仕益諳典故耳目見聞咸類記之博古則約
其精微今則核其備人文淵數國是著龜以博洽伏
宇內著作極多因丙辰李太宰爲趙文華所計奏論
歿公曰古以言殺身況成書乎悉畀火只遺吾學一
編徵吾古今言數冊所編吾學自戊申年 太祖混
一區夏改元洪武歷永樂洪熙宣德正統景泰天順
成化弘治正德凡關係大政者倣朱子綱目以歲係
月各爲一記建文雖革除殘缺亦搜集遺文析爲遜
國記至於同姓諸王分封列藩及開國靖難禦胡勦
寇并戚畹倭幸列爵三等者各爲表傳別功罪爲萬
世勸懲又表內閣以崇政本表太宰以重鈐衡記文
武名臣以垂景範紀遜國諸臣以獎忠義述天文地
理以嚴修省辯經畧述三禮百官以秩祀典別職掌
考四夷北虜以通正朔飭邊備俱原本始核事情公
潛心世故殫平生精力使昭代二伯年行事實跡萃
於一旦足以龜鏡後來不但備江南一方文獻而已
矧提身澡行不愧屋漏而保釐江淮掃定倭寇與夫

天曹之秉公京營之祛弊刑部之敬慎俱焯然爲朝
紳所景仰較之襲繹辭侈清談於理道無補者何啻
徑庭也 雷禮撰序

名世類苑

卷之八

五

沈

國朝名世類苑卷八

國朝名世類苑卷九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校

操修類

正心

高皇帝訪桂彥良以治道彥良對曰治道在心心不正則好惡頗好惡頗則賞罰失當賞罰失當則無以致治功故為治在于正心而正心之要又在懲忿窒慾而已 上善其言又一日從登內城 上從容顧謂彥良曰朕比來好惡如何彥良對曰惟人君至公無私則好惡自得其當故孔子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上曰善即書其語揭于便殿楹間又嘗進皇太子心箴及上太平十二策 太祖曰卿帝者師也

通紀

太祖祀方丘患心不寧宋文憲曰孟軻有曰養心莫善於寡慾審能行之心清而身泰矣

聖政記

太祖諭朱文恪公曰萬事不可以耳目察惟虛心以應之萬方不可以智力服惟誠心以待之公對曰人心道心有倚伏之機人嘗持此心不為情欲所蔽則至公無私自無物我之累

蕭銘撰墓志

解大紳呈大學正心章 上覽之悅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所好樂有一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靜虛事來則應事去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朝退默坐未嘗不思管此心紳對曰 陛下之言誠為切要

內閣行實

李文達上政本十事大畧言 朝廷闕遺有司利弊生民休戚中外進言已詳然有關於上之心者或畧臣以為 陛下下一身國家天下之本而心又一身之本也正其本萬事理惟 陛下之心既正則國家天下之事可以次第推行乞畱中以時省覽 詔付外

名世類苑

不孝之九

給事中李侃等上疏謂李賢忠信幸賜覽納 上復

名臣錄

取奏入命翰林繕寫置左右焉

劉文靖教人嘗以收放心為主嘗語諸子姓曰吾老

榮已極壽躋耆耄此心猶日兢兢不敢放爾曹生膏

梁中易流侈肆少弗知檢將損若身敗若家可不慎

歟

雙溪雜記

薛文清曰慎動當慎其機於心次當慎之行作事皆慎動也人當於心意言動上做工夫心必操意必誠言必謹慎內外交修之道也萬起萬滅之私亂吾心久矣今當皆掃去以全吾湛然之性見枯樹則心不

悅見生榮之花木則愛之亦可驗已意與物同也又曰一念之差心即放縱覺其差而心即正水清則見毫毛心清則見天理

讀書錄

慎言曰心爲道主未有不能養心而能合道者未有不能寡慾而心得養者人心如櫃虛則容實則否道義者心之天理也知之必踐之以爲實而櫃之戾乎櫃之未盈猶足容也故私欲之感或可乘隙而入至於天理充滿無少虧欠櫃盈而無隙可乘矣又安能容故學者當蓄德以實其心或問聞道曰非言語也

名世類

不卷之九

三

言

得道曰非見聞也達於事而會於心斯謂之聞養於

中而暢於外斯謂之得

家藏集

魏恭簡爲講官 世宗賜 御製十六字箴公發明

心箴對曰臣惟聖王心學不傳也久矣 陛下始肇

肇講求理學親註范浚心箴臣不勝大慶敢提掇要

義以獻聖學樞機全在此心有箇主宰故謂之天君

箴內所謂惟口耳目手足動靜投間抵隙爲厥心病

一心之微衆欲攻之其與存者嗚呼幾希此只爲無

主宰故耳若此心作得主宰則百體皆守位稟命豈

能病心惟作不得主宰則百體皆逐物妄行衆欲紛

然來誘心始不勝其病矣今欲就百體上一一防檢

誠恐茫無下手處莫若收攝用功提起此心來作王

宰件件皆有落孟子所謂先立乎其大者則其小

者不能奪也箴末所謂君子存誠克念克敬天君泰

然百體從令正是此箇功夫也語意繁悉莫若只道

箇敬夫敬何以用功若外面徒把捉則方寸愈不定

疊若裏面纔急迫則四體俱不舒泰皆未免別以一

心治此一心臣嘗謂心是吾身自做主宰處只要常

存畏底意思一言不敢輕發一事不敢輕爲務合道

理此千聖相傳心法也臣又聞之古人恭曰篤恭敬

曰篤敬沉潛蘊蓄全在內裏用功不輕發泄於言語

文字則厚而有力 高宗所以恭默思道而心與天

通也伏願 陛下體而行之

莊渠遺書

名世類

不卷之九

四

言

誠實

宋景濂在上前所陳說不爲文飾隱蔽雖家事苟有問亦一一道之嘗曰君猶父也天也其可欺耶上嘗問昨日飲酒否座客爲誰饌爲何物悉以其人及膳羞品對上笑曰卿飲時朕令人視之果如卿言卿信不欺我故上久而益信其誠先生常戒子孫曰上德猶天地也將何以爲報獨有誠敬忠勤畧可自効萬一耳

行狀

章三溢天性孝友撫世酬德一本於誠每臨大事議論不避權勢必折衷而後已

傳

名世類苑

不卷之九

五

四

詹事唐鐸重厚慎密靖廉不忘取予上初起兵時卽侍左右每以故舊遇之僚屬罪數連公上念公篤行皆不問時諸卿中公以德勝而政務修理人咸愛之

吾學編

桂彥良爲太子正字上嘗出御製詩文示彥良

卽上前大聲誦朗朗然左右驚愕翰林學士詹同私戒之上知之謂曰儒者正當誠意自然無事矯揉也益寵信之

通紀

開國功臣公卿多置田宅獨郭公英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墜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

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嗟歎良久曰廷臣若某之忠誠朴實實諸人不及也公勲業之隆子孫之盛富貴壽老始終令節世所罕儷人比之郭汾陽云

楊文敏神道碑

蹇忠定舉進士授中書舍人初名璿太祖高皇帝問曰得非蹇叔之後乎公叩首不敢對帝嘉其誠實因更名曰義御書義字賜之

楊士奇撰墓志

皇太子監國上命蹇義金忠黃淮與士奇職輔導

義於事多疑少斷常持兩端曰事當熟慮不然必有後憂士奇曰事豈得不思但多思則惑惟據理而行

名世類苑

不卷之九

六

五

皇太子聞而笑曰此須廉知仁勇自今議事擇當理者從之不必多思致惑也然皇太子知士奇誠篤惟其言是從或初若有疑而終必見用由是少有闕失而上下安

內閣行實

蹇忠定義善書成祖手授金龍文箋命書外國詔

偶落一字奏曰臣敬畏之深輒復有此上曰朕亦有之此紙艱得姑註之耳對曰示信遠人豈以是惜復授以箋更書之

畜德錄

永樂初盡革建文諸例復洪武之舊蹇忠定公從容爲上言鑒成憲者豈無因革反亂政者自有經權

間舉數事陳說本末 上嘉公忠實從其言或遂諧
公不忘建文君 上不聽 墓志

胡文穆公廣小心敬畏出入禁闥目不忤視在上
前承顧問應對必盡誠據理而忠厚爲本未嘗及人
過失於奉 旨制敕視草即有所見必具實以聞多
見采納 主行錄

廣東布政司徐奇朝京師載嶺南土簞諸物將以饋
廷臣或得其單目以進 上閱無士奇名獨 召士

奇問故將以私交罪之士奇曰奇自都給事中受命
付廣時衆皆作詩文贈之故有此餽臣不與名者以

名臣錄

不孝之尤

七

三十五

當時病未有不免今衆名雖具然受否未可
知且物微甚當無他意 上意解命中官燬其目一
無所問 內閣行實

况鍾始由一吏起職歷任綽有善聞內相二楊公知

其名薦之故領敕來守吾蘇及臨任剖折若流善政

四出民皆駭服第遇考校士子悉委諸郡僚多不親

事其詣學官講解竟不能發一問於其間亦惟唯唯

而已嘗諭衆曰其本刀筆吏所恨者不在科目固不

可問人也 蘇談

劉文恭簡靜端確立身以不欺爲主久在翰林或以

不諳事爲先生疑久之始大服 景皇時易儲之議

漸萌禮部兩亞卿俱缺 上素知公誠篤令大學士

陳循等議鉉以進江淵不悅退謂內侍曰鉉忠厚不

能幹事不可用編修陸奇一日報易儲宜勸進鉉曰

國子監諫止則可勸進則不可遂止後 英廟復辟

間閱諸疏無國子監勸進名問徐有真曰祭酒何人

官幾年矣有真以公對召見 上曰卿學行醇篤可

傳東宮推少詹事後公以完名終此不能幹事之効

也

牛溪筆記

張莊簡少疑靜篤學力行爲鄉里所推重居官奉職

名臣錄

不孝之尤

八

三十五

守法以不欺爲本在刑部時有囑其所親者曰不敢

撓公法但乞假一詞使知其嘗有言耳訖事而問之

曰其人無大罪既據法施之矣敢僞言以市恩聞者

歎服 碑

劉公玉學主于誠味齋戒二字謂動靜無間而誠乃

可得故終身無浮詞僞行孝友信讓時靡間言 羅

欽順撰墓志

張悅爲南京兵部尚書悅篤學力行居官恪慎守法

以不欺爲本未嘗以恩怨利害動其心嘗謂人曰古

之聖人其過人遠甚凡所歆爲皆公無私故其事業

光明俊偉今之人去古聖賢亦遠矣每事竭其忠猶恐不及況復濟之以私乎

縣志

劉忠宣公爲廣東布政使至新會縣時吳廷舉爲令公到久乃迎告以鄉智殮事故迎遲時鄉以名士出謫公亦重之不惟其遲且嘉其賢後公發戍鹽帽布袍途步過大明門匍匐頓首乃行策一蹇驢赴戍所時以兵部尚書發戍莫不加禮不欲至戍公曰大夏有罪不加誅之今復不服役耶披甲持銳與諸卒無異莫不歎服

名臣錄

章公懋爲南京國子監祭酒有監生請假托言方採薪不至將往求之公聞之愕然曰薪水之資付托有失奈何憂動顏色使亟求且冀得之當復我此生甚悔曰公待我以誠我何詒之明返命具實謝罪

學編

章文懿之誠朴出於天性其家居每歲請門生二次清明一次冬至一次皆其祭先之福物也兩人共一席有不至者文懿自專一席很餐一盡若門生續至則夫人自來益之夫人平日與門生皆相見文懿他日只蔬食蓋文懿初非矯強亦無意必其誠朴之性以爲有則弊無則已順其自然適當如是而止耳

楊公繼宗年四十三乞致仕疏曰錢若水年四十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三歲陶弘景奉朝請年三十六歲而致仕以臣觀之臣年尤多七歲放臣致位得與弘景若水遊於地下足矣此皆發自實心告

君上正宜如此

今言

尚書王佐性資誠篤器宇深厚得大臣體立心忠恕有愛民之實與人相接開心見誠怛然無疑光明正大有君子篤實之風

本傳

王文莊爲吏部以甄拔爲已任契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無益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惟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惟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社稷生民於是攸賴識者韙其言

墓志

廖莊敏公爲人直易表裏坦然不子子爲異飾細行以取譽接對士類不見有纖毫賢勢態尤甚於鄉里故舊賓至卮酒豆肉輒與爲懽無一日不對賓客既爲天官或勸稍謝往來遠嫌公笑曰昔人有言臣門如市臣水如水吾無愧吾心而已

現瑛錄

太常卿陳公晉以文學鳴世然不事修飾蓬垢自喜時苦吟輒遺世務嘗赴飲既出而復旋默坐於堂若

有所忿懣疑以告其夫人出視之公訝曰何為亦在此官四品時夫人為鬻得金獅緋袍不知為武臣服色公亦竟不察一日命工肖像公整容服獅袍而坐西涯李公適至因乞為贊西涯據題曰觀其鬚則齊觀其衣則非若人也可信而可疑使蓬其鬚更其衣嗚呼庶幾士林傳以為談笑

客座新聞

陳音愧齋先生篤行君子也古貌古心於世故細碎米鹽筐篋殊甚無所幅尺遇人無賢賤賢愚輒傾盡小事無可無不可輒曰也罷人戲稱也罷先生居官三十餘年頽然而已曾中是非輕重涇渭甚辨與人

名世類苑

不卷之九

十一

交際錙銖不爽遇大事有不可必如其志為編修時考滿到於戶部二司務訝其來叩之始知其誤認為吏部陳有文學近於朴實故耳

王整撰傳

愧齋陳公性寬坦在翰林時夫人嘗試之會客至公呼茶夫人曰未煮公曰也罷又呼曰乾茶夫人曰未買公曰也罷客為捧腹時因號陳也罷及擢南京太常門生會餞有垂涕者大學士李文正公東陽在席為句云師弟重分離不陞他太常卿也罷公應聲曰君臣難際會便除我大學士何妨一座絕倒後召為翰林學士同官投刺招飲明日公忘為誰乘馬漫行

一給事中設席公曰招我者此也遂入席頃之同官使人來速夫人曰此必胡撞不知投誰家矣汝認所乘馬可覓也使者蹤跡見公公曰我誤我誤告以其故座客皆掩口李公文正嘗得良馬贈公公騎入朝歸至門成詩二章惟而還其馬文正問故公曰吾舊所乘馬朝回必成六詩方至門此馬止二詩耳非良也文公笑曰馬以善走為良此固非良耶公唯唯復繫而去其誠實真率皆此類

客座新聞

名世類苑

不卷之九

十二

三頁十二

檢身

潛溪宋太史歸田日鋤于楹曰積高山之善尚未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陷於小人

小集

楊文貞或問公平日所行曰不能爲善亦不爲惡其存心不問物我見人有樂如己之樂有憂如己之憂

言行錄

楊文定爲人謙謹小心篤於操履接吏卒亦不敢慢嘗曰士君子一言一行幽明無愧然後無負於父母生身之恩

言行錄

楊文定公贊小像云資可以爲學而理或有未明時

不孝之尤

三

百五十五

可以行道而力有不至緬懷古人夙夜惟勵而莫及焉嗚呼老矣又自贊待漏像云以一介書生居三公之貳峨峨其冠瑯瑯其佩日近清光談仁道義將爲德爲民以爲志乎抑碌碌庸庸以保富貴乎聖賢之道匪知之艱而行之不易也尚思時之所遭身之所自以報萬一庶於君親爲無愧也

文集

薛文清曰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漸居處榮未親斯民康之句惕然有驚於心云又曰孔子云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況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余每

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則展轉不能寢思所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又曰修德行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遂徒自勞擾祇見其不知命也韋應物詩曰所願酌貪泉心不爲磷緇亦可以爲守身之戒大丈夫當以正大立心以光明行事終不爲邪暗小人所惑而易其所守

讀書錄

陳光世剛正介潔不見喜愠撓之不亂澄之不清公善飲嘗飲李襄城所襄城知重公賓罷輒留公再飲

不孝之尤

十四

百五十五

酩酊言貌儼然若未嘗飲者一夕飲過劇兀坐喧頽中人伺公見拳握甚謹蓋恐失色于人也其檢身之功如此此所以模範多士至今南京言師道之重者必以先生爲首稱云

雜記

司業吳古厓先生溥自讀書鄉校已立志不凡近雖震夙夜勤苦卒勵不奪於外物在國子時以禮率其屬屬官中有不檢者數輩不便之相與求先生之短以沮之率無所爲又飾詐以謗之然先生素行孚於外者久謗卒不行有以告者先生但自引咎而已以是名益高而謗者益不容於清議雖弘度待物未嘗

屈已求合以是權賢卒不樂之而自信益篤 仁宗

皇帝知之有素一日顧士奇曰朕即位以來兩京之臣多以序進惟南京吳司業未進蓋朕久不見之故忘之耳後三日 宮車上賓吳先生為司業十有八年太學生數千人及天下賢士君子皆稱吳先生古道吳先生賢師職銓衡者獨若不聞此雖先生之命而益以見其所守之堅也 楊文貞撰墓志

李文達登台輔受寵遇每以盈滿為戒取小旻詩中語扁其堂曰臨深以寓安不忘危之義雖位及三孤不鬻女侍為學務實不為空言因自號浣齋 行實

名世類苑

宋卷之九

主

卷之九

劉嘉秀選庶吉士未嘗投足權門自陳才薄親老乞教職會有詔汰庶官累千人公意且得教職竟判金華在金華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操直節綽有聲稱公閒即探閱經史視事又掩卷已則復然郡僚或竊笑公不為改 吾學編

徐文靖公少學時性甚沉質言動不苟嘗效古人以二餅貯黃黑荳每舉一善念道一善言行一善事投一黃荳不善以黑荳投之始黑多黃少漸積參半久之黃者乃多云平生如是雖賢不輟 謙齋集

彭惠安天資粹美涵養深厚其學以儒為宗務清明

其心以求聖賢氣象終日端坐非繙閱經史則省察性情處已待人一於誠敬暮年名德益尊而其自處退然如無所有處丘里終始欲以質儉起頽風進修之功老而不倦未卒前數月猶見所知云抵家半載邨居寡學所行一故吾而已何由可善其後而滅宿咎哉 宋端儀撰行狀

王守溪先生自贊有曰噫噫先生何如其人窮年校書結法勵行白首於道茫然無聞者乎爵厠公孤官居臺閣志懷忤忠幾昧納約卒無以致君澤民者乎賢戚赫炎不能附麗權璫狂制不能媿阿一有違者

名世類苑

宋卷之九

主

卷之九

超然去之不辱其身者乎遇事直前不知顧忌見利思義不知規畫歸臥空山家行立壁晏然居之以忘其貧者乎斯人也其量則隘其才則庸曾無裨補于世所幸日潔其躬跡其所至蓋知慕首陽之極而不知柱下之工知希止足之疏傳而不能為應變之姚崇者乎 文集

劉忠宣語陸吉士深曰初入仕不可受人知知已多難立朝矣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過多則晚年受累 雞山餘話

劉文肅在翰林即修勵行檢時國家無事翰林程李

輩有文學好交遊有聲譽公獨卷歛沉默寡交遊一介不苟得公言辭文清言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盡以是知克己最難蓋羣暴之氣不惟損德召尤其損身尤甚予平生被此字害最多因書公言爲師訓

閒錄

章文懿任福建僉事因歲序却桃符題其門曰要使鬼神司屋漏不須鬱壘衛門庭題其楹曰天才自愧虛靡祿有病應須早掛冠雖盡心職業願直以德學顯不以吏事名

從子極撰行狀

蔡虛齋寄李宗一書曰儒者致用尚欲經理一世康

名世類苑

卷之九

七

七

濟群生而今數口之家生計乃常不辨至數數仰資他人貽憂父母才之疎劣於此亦可自考雖然此上之常也清亦常有自解之法卽今臥處自題云命好德不好王侯同腐草德好命不好顏回任窮天非敢以德自居也用以自勗以見貧之外又有在所當念者爾先生自箴有曰善愛其身者能以一生爲萬載之業或一日而遺數百年之休不知自愛者以其聰明而濟盛時操名器徒以就其一己之私而已矣所謂如入寶山空手回者也又曰處今世亦有許多當避嫌處不可便以聖賢自擬王應詔云此魯男子善

學柳下惠之法也又曰分陰不惜學力不充當事臨疑耳目無所歸手足無所措

虛齋集

三原王公爲吏書署于門曰宋人有言受任于朝者以饋及門爲恥受任于外者以苞苴入都爲羞今動曰贊儀而不羞于入我寧不自恥哉一時帖然使非真識積久而孚亦自不敢書之適足以憎多口矣

治世餘聞

儲文懿沉毅端簡凝然臺閣之器每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終日而已居常於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烈故事爲訓絕無燕悅語詰詞稱

名世類苑

卷之九

十八

七

其雅操不羣長才傑出學有本原志存貞固邵文莊嘗語人曰持身當以柴墟爲方終不爲匪人累其見推重如此

韻藻撰墓志

梁儉菴尚書嘗曰秀才讀書不要錢是分內事不可向人說況欲驕人乎又曰爲人須要立得脚跟定若立不定未有不失脚也又曰要錢不做官做官不要錢此吾平生自考語也又曰不爲汝子孫計者上負吾君下負吾民也又曰平生爲國薦賢不欲其人知之恐來物議也又曰平生不報復犯而不校一句我敢當名言也

行實

胡端敏為王事自著贊云信而未孚者多言也正而未諒者多戲也周而若比者好稱人之善也恕而若刻者多發人之奸也過有甚於此者輕賤麤疎也然則無一長可取歟曰瞞人之事弗為害人之心弗存有利於國之事雖死弗避三者吾將持是以終身焉而前數者氣質之偏則予庶乎其有改也卒不愧其言

獻實

黃公鞏嘗言曰人生仕宦至公卿大都不過三四年惟立身行道為千載不朽世之人往往以彼易此何耶其素志如此

文獻

名世類苑

天卷之九

九

言

楊文恪自贊給事中像云二十六而魁鄉三十六而魁省其入仕也方之今人不可謂之早長猶工科舉之文久乃知義理之學其立志也求之古人可以謂之遲胡為乎膺吉士之選胡為乎叨諫諍之司以言其讀中秘之書當即尋醫僅獲旬月之益以言其有格心之論間嘗塞責何有萬分之裨所愧乎修于已者既不免于缺畧而治于人者復未見于設施自今以往必痛加策勵而可以庶幾也

讀書續記

魯文恪公家居以身率物嘗作俗言以勸鄉人有巨盜掠民牛馬或詒為公家物必釋之其感化如此

遺事

邵康僖每厭世俗頌贊表志諸作多溢美嘗為文自銘曰我生不求文成不求志刻石與列徂徒為泉下媿平生為己之學槩見于此矣

遺事

薛西原里居十七年儉約自將常如貧士雖村翁野豎接之盡禮人以非義干者即婉言却之人亦無怨嘗自書曰雖小事不可為人囑托縱能救人于患難而自損廉恥已多矣已之德與他人之事孰輕孰重此事當銘之于心不可忘也誓之于死不可改也其介如此

獻實

名世類苑

天卷之九

九

言

張文定於歲除自作儆箴曰慎修冥冥時惟陰德矧曰有臨曷監斯赫為天立極為世作則庸行庸言曷哉是力矧乃祖考儉勤兢惕傳世十一歷年三百珠貫璧連罔有疵忒其在于今昭哉燕翼子孫黎民在汝培植日月逝矣頭顱漸白鼎鼎百年追悔何益命之不易永念時敷灑掃室庭經營四國審厥危微恭敬朝夕曰篤不忘庶幾昭格

墓志

謙讓

太祖親征友諒大戰鄱陽湖相持連晝夜郭威襄金瘡未療力疾鏖戰敗賊於禁江口已而友諒中流矢或有言公之功者上問之公曰天威神算臣何力焉簡志錄

太祖克金陵至江南行中書省拜陶安爲左司郎中贊機務既而得劉基宋濂章溢葉琛四人上問四人者何如安對曰臣謀畧不及劉基學問不及宋濂治民之才不及章溢葉琛上多其善讓太平人

宋文憲好接引後進遇人拜雖三尺童子必屈膝以答本傳

太祖召劉誠意還京手詔曰爾昔從朕于羣雄未定之秋居則匡輔治道動則仰觀天象察列宿之羅布驗日月之光華指示三軍往無不克至於彭蠡之塵戰砲聲擊則猶天雷之臨首諸軍吶喊雖鬼神也悲號自旦至暮如是者凡四爾亦在舟豈不同患難也哉今天下一家爾當疾至同盟勳策庶不負昔者之多難但着一鞭朕心悅矣至京贈基祖父爵皆永嘉郡公上欲授基爵基固辭曰陛下乃天授臣何

敢貪天之功聖恩深厚榮顯先人是矣卒不受本傳

永樂六年冬以巡狩北京詔詰天下命楊士奇視草上稱善又命與諸尚書觀之尚書劉儁私與士奇曰請以有字易自字士奇善之衆謂二義不相遠且上既稱善不必易士奇奏曰國家大體當用儁言上喜曰士奇能服善則何有敗事愈屬意之王直撰傳

楊文敏侍上終日隨答無不稱旨而事皆合宜時人多謂公警敏不可及公聞之曰吾何警敏逾人哉所以能是者由熟思審處之有素而日盡其忠誠耳年籍

金文靖當龍寶日加卽以盛滿爲戒名其燕處之居曰退菴疾革士奇勉仁問公有何言公言受國家恩重上無所益朝廷下無所益生民何言傷或啓之請身後之澤者公正色曰君子所恥迄終清明未嘗片語及私墓志

黃忠宣叅贊留都機務每事先籌付襄城伯襄城伯敬信公比視事皆襄城伯處分公不出一語或以爲言公曰體當如事且汝見守備何嘗一事錯水東

日記

胡若思凡是非利害必審度以求至當惟恐遺患於人羣論中有不合即引退不與辯

楊澤撰墓碑

吳文定掌詹事府事久之程學士敏政以策免起復故事起復官前所歷俸不入考公曰少詹學士職與我同彼則先官即日上疏請以印讓有旨命公仍掌之士論益多公

徐源撰行狀

謝文正在內閣乞致仕薦吳文定王文恪二公以代已極懇至對劉文靖曰還非私於寬也寬之科目先於予年齒長於予聞望重於予予越次在此吾心慙焉

名世類

不卷之九

主事

卷之九

焉一時恬讓之風感動中外

近峯閣畧

耿文恪居太宰有譽公可繼端毅者公曰王公孰可當之其謙抑如此

墓志

楊公繼宗於郡邑校官皆優以賓禮見必茶話移時乃去賓興有宴必列之上坐曰吾為民之父母諸君則教吾子弟者也義同賓主豈可與屬吏班哉

變錄

遺

楊公子器歷三縣俱有遺愛崑山有德政之謠常熟有去思之碑且立生祠焉公聞之輒不樂曰以三原公盛德尚或累于昆陵之傳某何人而可以當此公

在里中兒童婦女皆知公名述公異政為嘉話嘗曰但官負民耳民何負于官哉

楊守陳撰志

邵文莊家居辭人稱泉翁書曰某幼也孤育且教於母太淑人太淑人子惟某某請告歸養養不能具物而以心承焉比歸而病重累親心幸愈矣然親心猶未能忘也每見吾色煦則悅言揚則悅不然則否由是自計無以悅者我思古人於老萊氏得我心焉推類而效之蓋無不為也然吾年踰五望六矣距夫古人之稱老者行將及之病非親所悅而悅老乎泉翁之稱吾甚不願聞於吾親也古者親在恒言不稱老

名世類

不卷之九

主事

卷之九

老不可諱而若諱焉惟避尊亦將以悅之而已矣君子之稱我固將以尊我敬我也尊我敬我而不悅於吾親某也懼敢辭惟重為親圖之

勿藥集

李康惠公為刑部屬見素林公為僉都謂李曰昔三原王公在南都其志未嘗一日不為天下國家故無一日無賢士大夫往來門下今吾門寂寥豈吾不能屈已耶何賢者之不至也李因問曰公今所交何人曰同官張公實太宰楊應寧司諫楊方震請各問所長曰某長於某各問所短曰某短於某請問公所長公遜謝請問公所短林因虛心問李曰承勛每待教

所聞惟節義文章而未嘗及學問公所長在是所短亦在是乎林大歎服

水東日記

陽明先生受新建封吏部又奏差行人賁白金文綺慰勞兼下溫旨存問父華於家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生捧觴為壽翁蹙然曰寧濠之變皆以汝為歿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備朋興禍幾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窮官高爵濫冒封賞父子復相見於一堂茲非其幸歟然盛者衰之始福者禍之基雖以為幸又以為懼也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聞者皆歎會遇之隆感盈成之戒

名世類苑

卷之九

王

行狀

世宗封王文成為新建伯時御史程啓充給事毛玉倡議論劾以遏正學承宰輔意也陸澄時為刑部主事上疏為六辯以折之先生聞而止之曰無辯止謫嘗聞昔人之教矣況今何止於是四方英傑以講學異同議論紛紛吾儕可勝辯乎惟當反求諸已苟其言而是歟吾斯尚有未信與則當務求其非不得輟是已而非人也使其言而非與吾斯既以自信與則當益求於自慊所謂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也然則

今日之多口孰非吾儕動心忍性砥礪切磋之地乎且彼議論之興非必有所私怨於我亦將以為衛夫道也況其說本自出於先儒之緒論而吾儕之言驟異於昔反若鑿空杜撰者固宜其非笑而駭惑矣未可專以罪彼為也

年譜

名世類苑

卷之九

王

行狀

謹默

宋文憲恭默自持似不能言者嘗曰古人為學使正心身修措之行事俯仰無愧而已繁詞複說道之弊也

行狀

宋公濂善諫深密不洩禁中語有奏輒焚稿嘗大書溫樹二字室中或問朝廷事指二字不對

行狀

宋濂磨堯堅箴昔李侍郎敦立嘗揭磨堯堅三字於

坐隅磨堯堅者古之慎言人也其善於自防者哉為

著箴曰磨堯堅慎勿言口為禍門昔人之云磨堯堅

人各有心山高海深磨堯堅尚不知極深不可測磨

堯堅言出諸口禍隨其後磨堯堅鐘鼓之聲因叩而

鳴磨堯堅不叩而鳴必駭眾聽磨堯堅唯口之則守

之以默守之以默是曰玄德磨堯堅磨堯堅慎勿言

潛溪集

劉誠意凡遇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密為救解而免其

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為

人言也

行狀

文清薛先生曰少言沉默最妙常沉靜則含蓄義理

深而應事有力又曰常默最妙已心既存而人自敬

因喜而多言覺氣流而志亦動故輕言輕語之人不

可以與深計易喜易怒者亦然又曰多言使人心志

流蕩而氣亦損少言不惟養得德深又養得氣完而

夢寐亦安又曰謹言最是難事只與人相接輕發一

言而人不從便是失言不可不謹易曰庸言必信庸

常之言人以為不緊要輕發而不慎殊不知一言之

妄即一言之失故庸言必信德之盛也

讀書錄

石文隱沉默寡慾居政府不輕發言遇事所難徐出

一二語輒中節

碑

陳獻章忍字贊七情之發惟怒為遽眾逆之加惟忍

為是絕情實難處逆非易當怒火炎以忍水制忍之

又忍愈忍愈勵過一百忍為張公藝不亂大謀其乃

有濟如其不忍傾敗立至

白沙集

顧都御史佐性嚴重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或以

為言則曰我知善則當舉我知不善則當去我何可

徒知之哉

言行錄

敬慎

徐武寧取元都封其府庫及圖籍寶物又封故宮殿門以兵守之宮人妃主領其宦侍護侍號令士卒無得侵暴人民安堵市肆不易人謂曹彬下江南伯顏入臨安不是過

開國功臣錄

高廟嘗留徐武寧夜飲命左右強之使醉既醉則

命內侍數輩送至舊內宿焉中夜酒醒問曰此何處也內侍曰此舊內也即起趨丹陛下北面四拜三叩頭而出明日高廟聞之喜

傳信錄

徐武寧丙午征吳鏖戰擒吳兵六萬直抵蘇州城中

名世類苑

不卷九

三十九

世

震恐遷人詣建康請命上曰將軍天性忠義沉毅

有謀端重有武顧軍中秉命此賢臣事君之道吾甚嘉將軍然將在外君不御自後軍中緩急便宜行吾不中制

朝野見聞

郭威襄事太祖高皇帝四十餘年小心謹慎未嘗

有過眷雖隆而自處益謙上嘗御便殿賜坐適有奏事者公趨避之上曰卿侍坐朕自理事不汝關也其見敬愛如此

楊文敏撰碑

夏忠靖諫北征頌繫內官監車駕至榆林川不豫八月楊榮以凶問至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共哭令

出視事公叩首曰臣先帝罪人未聞詔強之乃

受命

遷事

夏忠靖與蹇忠定同飲于所弊家歸值雪過禁門有不欲下馬者曰雪大寒甚公曰君子不以冥冥愴行公之盛德雖緣事納忠而其本則在此敬慎耳

遷事

金尚書忠事文皇敬慎小心每被顧問知無不言

退未嘗泄以是燕見禮遇而委任益篤輔導儲君以正直自持言無不盡尤見優待病革尚書蹇公問所欲言公曰命至此何言獨念忠始以一夫見上

名世類苑

不卷九

三十九

世

歷數年位至六卿寵極盛而未嘗効分寸之報忠即死能瞑目哉已而顧其襁中兒謂蹇公曰忠不能報上恩矣士奇必志上所以寵我者銘我庶幾兒長而或有知也

褒貶

楊文貞初入翰林奉職惟謹私居未嘗言公事所治職事雖至親厚不得聞而亦無敢以請遇月俸之入或得賜資顧其家人曰我何才德可以當此常人施一飯之恩猶望報今吾舉家享天賜何以報也惟

應勉力為善耳

野記

永樂間取翰林黃淮楊士奇湖廣楊榮金幼孜五人

入內閣典機務五人者恒相與感激聖德嘗相戒曰勤於務者必慎於身慎於身者必端於心端於心者而後發於思惟言動嘗在乎善不在乎不善五人者皆能視爲一體交相警發無所拂逆又非獨相警於己而已於其家之兄弟子姪無不皆然其相益之意忠且周如此庶幾古人益友之義也

楊士奇撰序

陳祭酒敬宗遇僚屬諸生極嚴有懷忿而訟之者法司將覆請就逮周文襄公之同年謂公當具疏申雪遂屬筆於公未免有遷就之詞公見之驚曰無乃欺君乎或笑曰在法惟奏事不實耳公曰不可被誣罪

名世類苑

木卷之九

卷一

子部

小欺君罪大乃具實以聞或以公爲迂而公不亦爲純臣哉事竟白

水東日記

程襄毅征川貴詔從便宜信自發兵至班師不敢輒殺賞一人同事者以爲言曰刑賞人主之大柄顧因外事不集而假之人幸而集事又竊弄之豈人臣之道耶

墓志

楊文敏在 文皇時多進諫未嘗使人知之或舉宋韓魏公不焚諫草之言爲諷公曰吾豈敢望魏公哉然魏公愛君白其迹吾以存諸心不必似也

行實

王忠肅公朝自總督兩廣軍務入爲太宰與內閣李

文達最相得一日偕文達趨召入文華殿 英廟臨

前楹見之顧問畢去見其衣後穿呼還笑問其故公頓首對曰臣適在部衣此聞 命遂不及易 臣聞君

命召不俟駕而暇易衣乎賜綺一端叩謝而出 上

益知其誠格可用一日入 內府主事某從至左掖

門附名主事書云吏部尚書王主事某入忠肅叱之

云汝知敬我不知敬 朝廷耶君前臣名汝不聞乎

使書名而入立候東閣下主事在左順門旁與一舊

識內豎談笑自若公遙見之呼主事問曰曾讀論語

鄉黨篇否主事以曾讀對公曰過位色勃如也如何

名世類苑

木卷之九

卷一

子部

說此地豈是你嬉笑之所後生如此輕薄耶蓋奉天門 御榻在焉左順去奉天不遠故忠肅云然其敬慎如此忠肅之謚可無愧矣

菽園雜記

好生

夏忠靖公休沐偶撫按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夫人問之公曰適吾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吾筆一下則灰生決矣以是慘怛而筆不忍下也

遺事

周文襄閱一灰獄欲活之無路形于憂歎使吏抱成案讀之至數萬言背手立聽至一處忽然點頭喜曰幸有此可生遂出其人

墓志

商文毅致仕歸北劉先生見其子孫多賢乃歎曰某與公同處若干年未嘗見公妄殺一人宜爾子孫多賢若是公應之曰實不敢使朝廷妄殺一人也

名世類苑

不卷之九

三

三百四

太祖嘗與學士陶安登南京城焚炭之氣惡之安曰古有掩骼埋胔之令推恩及於枯骨近世徂於胡俗或焚之而弄骨於水孝子慈孫於心何忍傷恩敗俗莫此為甚上曰此王道之言也自是王師所臨見枯骸必掩之而後去至是乃下此令我聖祖可謂體天地之仁矣

野記

都憲韓公雍巡江西日方鞠灰獄忽誦句云水上凍冰冰積雪雪上加霜久不能對一囚曰囚冒死敢對公曰汝能對貧汝灰囚曰空中騰霧霧成雲雲開見

日公撫掌稱善果為減灰或謂不若空中擁霧霧成雲雲騰致雨更為順但見日意於囚為當耳

野記

徐武寧仁厚不殺友諒寇池州設伏擒其眾三千人副將常遇春欲盡殺之達亟以聞上得全活克武昌偽平章姜珏乞降且曰當灰者珏也百姓無辜達下令禁戢與張士誠戰于皂林獲眾六萬不戮一人戒將士毋得殘其肢體離散之民老弱給與完聚前後攻下城堡未嘗怒其固守拒師以屠之

為善陰

陶安守饒時諸將以鄉民多從賊欲屠之安曰民為所脇耳從賊非本心奈何殺之由是民皆得全明年入朝民為之歌曰千里榛蕪侯來之初萬姓耕闢侯

不卷之九

三

三百四

去之日既而復守饒民懷其德復歌之曰湖水悠悠侯澤之流湖水有塞我思侯德相率建生祠祀之開國功臣錄

楊繼宗初為刑部主事獄中重囚數百久桎梏多臭腐灰公巡視曰此曹罪應灰即未灰亦宜善視時與飲食櫛沐蘇活人無算

謝遷撰志

國朝名世類苑卷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

吳興後學凌迪知程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操修類

清介

宋潛溪臨財廉嘗大書於門曰寧可忍餓而死不可苟利而生君子以爲名言權要非其人雖置金滿橐一字不肯縱與之亦不受餽日本使奉敕請文以百金爲獻先生却不受 上以問先生先生對曰天朝侍從之臣而受小夷金非所以崇國體也 行狀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十一

行狀

仁廟卽位初命楊士奇兼兵部尚書公辭不許請辭俸 上曰卿於朕勤勞二十年故酬以此祿何用辭公曰尚書月俸六十石可養壯士六十人臣已受二俸安敢復加尚書蹇義言宜聽辭學士倅公言辭祿厚何用取虛名 上曰朕成卿志乃聽辭顧義曰廉貪之風士奇有焉 大傳

洪熙元年二月 上以田二頃賜士奇時蹇義先已受賜士奇懇辭 上曰卿事朕表裏一誠資益良多朕心不忘卿前辭祿今又辭田何執之固也士奇曰臣起自寒微今受恩踰分豈可不知止足幸少延殘

喘得更事 陛下二三年獲全歸山林受賜多矣

上曰汝勿憂終身吾送汝入土身後事皆勿憂士奇

曰聖仁在上臣復何憂遂聽明日諭蹇義曰士奇真

能廉使仕者皆如此世豈有賊吏乎 內閣行實

師達者東阿人 長陵北巡嘗問 太子南京群臣

孰廉 太子對曰皆廉 上曰從朕北來者皆好貨

惟吏部侍郎師達一人廉耳 吾學編

楊文貞弱冠游章貢章貢守儒者重公令攝琴江教

事公道令平怒遇有冤囚公爲言令得解囚懷金謝

公曰吾以教爲職縣官事吾安所預辭不受 碑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十一

碑

擬遠歷官南京兵部尚書居官四十年家無長物食無兼味室無媵妾曰少吾事親不足今安忍有餘

吾學編

山襄毅廉正自持淡然儒素先帥府有鄭宰者老隸

也性鯁直敢言公呼牢試問曰世謂爲將者不思貪

廣西饒珍貨亦可貪否牢曰白袍點黑終不可前公

笑曰人言土夷饋送苟不納彼疑且忿奈何牢曰居

官贖貨國憲甚嚴公不畏 朝廷乃畏蠻子耶公舉

手加禮曰教我教我公鎮廣西十餘年廉操始終不

踰固不由牢而亦可尚云 水東日記

高文義穀官至台鼎而家業蕭然敝廬瘠田僅足衣食身沒未幾子孫貧窶其方毅端靜廉潔無私卓然有古大臣之風

內閣行實

魯希文自幼舉動異常兒稍長肄業邑庠攻苦食澹篤志經史雖初寒盛暑不少休息嘗書人嘗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之語于座右以清操自勵及登進士還鄉杜門讀書未幾戒行邑長贐賈楮萬緡辭弗受或曰贐亦禮也何故拒之公曰區區始出仕可以此自累乎後任御史常州有巨商罹法鄉人懷金三伯兩乞減死公斥去之鄉人以姻戚故復來遂執之公

名世類苑

大卷十

三

三

父卒無以為飲公卿賻治其喪始克襄事公為人剛正清慎內恕外嚴寡嗜慾薄滋味歷仕中外二十餘年家無饒貲被服如寒士卒之日莫不咨嗟歎息

楊榮撰志

周子良正統間為職方郎苦節縮縮自持退數鬻戶產以支宦費有千戶王者以事褫職周愛其財貸之已而王緣其藏從持三百金入酬周駭而大叱欲暴於公因伏罪索免乃麾去凡世廉士類懷刻削迹此知其非直廉也

木鍾集

吳文恪公素與襄城伯李公善公年七十上疏懇求

致仕 朝廷嘉其賢特 賜宴而遣之臨行李以紫

貂裘及白金百兩為贈公一無所受初巡按賢州時復命三司遣人以黃金百兩追送至藥府公不啓封就題其上還之詩曰蕭蕭行李向東還要過前途最險難若有賊私并土物任教沉在碧波間其廉而不激多此類公以醫生進京歷官左副都御史 錢昕

撰行狀

軒公觀天性廉介初為進士往淮上催糧冬寒舟行忽落水救出衣盡濕得一錦被裹之有司急為製衣一襲却之不用徐待舊衣之乾為御史獨振冰藥之

名世類苑

大卷十

四

三

聲為浙江按察使俸資之外一毫不取四時着一青布袍蔬食不厭與同僚約三日以米易肉一觔多不能堪故舊經過者畱供一飯至厚者殺一雞僚屬見之驚異曰軒廉使會客殺雞大破費忽聞親喪次日遂行僚屬尚有未及知者陞副都御史總理南京糧儲清操愈堅張都憲素侈縱設席會諸僚公獨不赴既而以卓食饋之亦不納

古穠集

耿清惠任禮科給事中凡事務存大體有清譽正統二年大臣言兩淮鹽政之弊推公為鹽運司同知公巡行諸鹽場盡革宿弊復條奏數事遂著為令癸亥

丁母憂鹽場數千人詣闕乞留乃進鹽運使廉名大著嘗坐水傍一童子曰水清不如使君之清正統間楊文貞自江西還朝所過州縣餽送一切不受耿清惠時為淮運使餽雞四翼茄一盤楊公受之且携手而行其激揚之意默寓於交際如此 李賢撰碑

王忠肅高邁孤峭人不敢干以私鎮守遼東還朝餽遺一無所受某太監者與同事久持明珠數顆餽之固辭某曰公於他人之餽皆不受我之餽亦不受吾有死而已公不得已受之乃自綴於衣領間起臥自隨雖妻不知也居數年太監歿其猶子以貧不敢見公使人召之曰何不買第宅曰貧不能也公曰第買之其人訝不肯買公乃解其珠出之衣領之間與之曰直可千金買第尚有餘云 守谿筆記

于肅愍巡撫河南山西前後幾二十年每入京議事獨不持土物賄當路汴人常誦其詩曰手帕麻姑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為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 孤樹哀談

劉公嘉秀校文南畿所給帷幙衾褥故事因為贐公悉還之官丁母憂廬墓蔬食終喪遷順天府治中饋生鵝不受委而去公從之門外擢知南雄府府為

江廣要路商稅鉅萬官于是者鮮不盈饜推其餘以待過客亦無或缺望君至存稅之一二以繕郡學補大庾嶺松而已 劉定之撰少傳

成化間都御史態莊簡繡操履潔廉自甘布疏餽廩有羨不入私室致仕屏居斷絕書問生事蕭條俯仰益恬卒時子已夭繼子又夭巡撫秦金為請于朝贈尚書太僕少卿何孟春上疏請恤孤加諡上詔給繼子端月米一石諡莊簡 吾學編

錢塘王文進琦鄉貢試禮部乙榜授泗州學正擢監察御史以學行老成稱陞山東按察僉事提督學校士風為丕變改四川不樂行乞致仕年纔五十歸以清介自持在公門無私謁平生不治生產居間陶如也值歲大侵無以度朝夕冬且暮大雪日僵臥不能出門戶有饋者非有故舊拒不受即故舊至亦却之有唁者曰當路甚重公舉一言何所不濟乃自苦如此琦曰吾求無愧於心耳心無所愧雖飢且寒無不樂也何唁之有竟以飢寒卒杭守胡濟聞而弔之告于藩臬祠諸杭學鄉賢云 雙槐歲抄

林一鶚官至三品家無百金之積產無一畝之增古所謂居官廉大臣無厚蓄者公其人矣卒之日圖籍

之外囊囊蕭然

謝鐸撰神道碑

崔莊敏在湖廣初布政以下魚菜油燭茶菓之類咸取辦於民公至諭其僚屬革去之遷江西將行官舍器物一無所取篋中惟大明律書數冊衣數套而已

陸容撰行狀

楊公繼宗知嘉興府止帶蒼頭家僕一人如旅寓然踰壯年卽獨居在嘉興九年朝夕飯兩盂蔬兩盤而已夫人自其鄉來閱三日促歸官滿回郡居宿客堂蔡介夫厲清操獨以絕慾爲難能常歌公行自勵云墜浙江按察使初潘臬諸司所用咸辦於下鎮守中

名世類苑

卷之十

七

七十三

官供給日費萬錢公一切革去之軍民愛之如父母官吏畏之如神明未幾以內艱去任將行悉以解舍中器物付之有司一毫不以自隨篋中惟貯大明律書數卷衣數襲而已張公寧送行序曰漢楊伯起以清白著聞尤有可却之金承芳治郡始終無一足敗暮夜及門者蘇子卿以疾爲事史外猶有餘書承芳抵宦以來蕭然獨處齋閣此二者尤非夙昔之所多見也

遺愛錄

羅一峯先生嘗倣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歿于途輒解以

覆之客晨至留其飯其妻語子曰餅粟罄矣之芻舍干之比舉火日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遷之不復問山中結茅以居取給于隴畝往來其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陳白沙撰傳

王都督信奉 命總理漕運卽日上道嘗語人曰荷國厚恩未能報稱此行當以江水洗滌肺肝少盡區區爾及之任抗章言事不允公益思奮厲府舊有湖前官漁利其中公卽開通以泊運舟疏放蓄洩日夜運謀多忤於人未有怨者

名世類苑

卷之十

八

五十六

讀書雜記

何文肅第進士奉使淮西巢令閭微以嘗師其先公贈以白金文綺公却之微曰吾以壽吾師非贈君也曰子以壽吾父因他人致之則可因吾致之則不可卒不受在閩時典市舶內臣歿鎮守太監分其餘貲遷三司公獨力辭之不獲則受而輸于帑及轉汴臬都指揮武成德公嘗薦閩職贖以犀帶銀器數事公笑曰我知君君不知我成慚而退及致仕日楊宣慰遣使致金銀爲壽并獻文梓可爲棺者公一無所納或言可受公曰戒之在得正在今日此其所以爲廉

蓋其性然也 齊齋瑣錄

黃文毅公清介有守自舉進士已有廉名及授秩以公事之江南雖鄉人之仕其地者以尺帛來餽亦却去後同考會試有勢家子暮夜投金私謁叱之不容見終身儉素雖老且賢如未仕時 吳文定撰傳

儲文懿翁介寡合在南都中賢同事者咸見敬憚乞休賜乘傳還太監蔡用素重公廉餽白金百兩為贐峻辭不受 行畧

劉忠宣於弘治十八年春 朝覲畢 上召公與戴公珊賜白金各二錠諭曰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有

名世類

本卷之十

九

卷之十

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公被逮時故人贈遺皆謝絕至肅州貧無所資藩臬諸司畏謹不敢館穀三學生徒相繼食之公自入仕以來不營田宅之利官至大司馬不為子孫求恩澤

邵寶撰傳

陳公壽登仕籍四十年其建明樹立多可述而廉名為尤著居家布素如寒士老無所于歸流寓南都敝屋頽垣不蔽風雨卒于寓第貧無為歛京兆寇公天敘大司空李公竟嗣哭臨為歛具題賜祭葬身後子

孫無錫地旅寓飄泊四壁蕭然十喪未舉行路嗟歎 楊一清撰墓

畢尚書亨為運使鹽法御史委至真州所抽鹽乃潛舟突至稱驗之轉湖廣叅政准人為碑去思贈之有瓊花觀裏長廊下千古清風滿素碑之句為吏部員外郎時嘗使淮府行冊封禮饋遺一無所受 趙璜撰行狀

李襄城間居手不釋卷服行古道祿賜之外不妄取一錢嘗刻漢疏廣及唐羅坦之言以貽世嘗稱晉之卻穀以詩書禮樂將中軍晉是以大漢諸葛武侯不

名世類

本卷之十

十一

卷之十

使有餘財以負昭烈君子謂為大丈夫是以公自號湛然道人人以是稱之 墓志

章文懿先生嘗言學者奉身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致貪得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又曰吾平生一切玩好皆無所好惟好古書而已昔在閩吳文定公子孫有送一部寫本致堂管見來予因問其家再有重本否彼曰止有此本遂發還俟我有力當刊之不敢私取為一已所有也 傳

張簡肅初為郎中奉使畿內夜遇盜劫其囊得俸銀七兩慚悔而去一日屠人告衙隸易公銀同官詰之

曰焉知非張衙銀平屠叩首曰張衙惟有俸銀是以知之是時爲浙右轄家口衆大日料肉止一觔公子某以孫來省體魁碩食兼數人公笑曰吾固慮汝不飽也尋遣歸楚中任滿庫羨二萬餘公盡籍錄之副在諸司歸見路夫人戲曰汝常笑我貧今羨二萬不已富乎自夫人侍公至是始聞戲言則爲應曰得子孫無飢寒常如今日足矣於是相顧一笑公不獨在官無所私也卽以小物饋遺亦必以義路夫人卒有以悅奠者公返其人問故公曰悅以爲奠知我廉矣不知悅非奠物也我故返之

羅洪先撰傳

名世類苑

大卷之十

十一

其

王知府璉洪武末以賢能薦任寧波府知府潔廉平易杜私謁革利弊政教兼敷璉自奉儉約一日見饌兼魚肉大怒命撤而痊之號埋羹太守

墓志

大理卿王公宇初任撫州民多商給繻之錢歲計累萬守皆自取以爲當然公曰可以無取而取之是傷廉也悉屬於官郡治傍有穴地前守引水畜魚以自給公遂實之爲倉儲粟數萬石以濟飢民郡人題其壁曰關節一通無地入公廉兩字有天知雖居顯貴服食不異寒士視貨財如污穢見不賢者若將浼已避而遠之卒之日囊篋罄然無以爲歛

上聞計惻

然傷悼曰可惜佳士

李賢撰墓表

柴尚書車初任江西叅議道經廣信廣信太守與公有舊餽蜜一罌公疑其重發視之皆白金公笑曰此所謂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卒拒不納

王直撰墓志

古尚書朴不事生產華靡雕琢之玩纖毫不畜公退清坐一室書冊自娛常病楊文貞公往問之入其齋室几案間獨有自警編一帙可以觀其所存矣卒之日無餘累之積以遺子孫

楊士奇撰碑

彭春菴先生爲南雄教授時雲南鄉試聘爲考官驛舟抵廣東界有稱臨安府生求見贊以黃金先生笑卻之三日復尾其後因怒叱左右擒其人不得卽至方鎮諸公禮待甚厚凡場屋事一惟先生言是聽乃知黔國公晟都督昂二公以考官多私是科則各使人偵之獨先生嚴不敢犯故耳

葉盛撰傳

河南耿公裕爲禮部尚書時嘗曰吾暮自部歸必經過三原之門見其老蒼頭每持秤買油吾自入仕未嘗買油故每過輒面城而行蓋愧也後耿公代王公爲吏書嘗以此語人其心服如此可謂賢已又朝士嘗言公之子自三原來京省公只如貧士只騎一驪

而已有司驛遞何曾承奉之又公女適宋監生者只乘市井所雇兩人小轎嘗以銀二兩託雲南張鳳儀知印買寶石叮嚀切勿使公知之其刑于之化非一日矣

哀談

章朴菴松釋褐為給事中後官至工部尚書清操淳朴畧與楓山相似其致仕歸有俸餘四五百金楓山知之大不樂曰汝此行作一場買賣回大有生息朴菴有慙色

叢說

廣州知府沈琮嘗為武庫司主事武庫司典皂隸凡諸司多屬意焉蓋皂有定數得之多或得之蚤皆可

名類

不卷之十

圭

三

觀利耳嘗語人曰惟利可以觀人琮司皂者久不以動心而千人撓法者得兩公尚書魏公驥都御史軒公觀是也

裏談

吳司業溥洪武中舉鄉貢入太學祭酒司業禮之不與諸生等奉命宣諭武臣雲南又閱軍士福建時奉旨出使者所至皆有金帛之贈重朝命也先生一毫無所受及歸其裝不益絲毫維經過山川所作角古

賞勝之詩百數十篇耳

本傳

白沙嚴於取與一毫不苟巡撫都御史謝綬還先生壽木甚美一日其交厚陳某卒還言必得木如先生

者其子以告即舉而昇之林良以畫名天下嘗作一

圖為先生壽惠州同知林璧至閱之甚愛亦即昇之無吝色知縣趙某頗著貪聲懼先生遇當道露其事還白金數挺為太夫人壽先生不得已受之戒家人勿啓後某以賊去追而還之其人感泣提學汪廷貞慕先生作懷沙亭以寓仰止亦數以白金為壽其卒於官也盡封還以為賻叅政伍希淵遺白金欲新先生居卻不可乃營小廬山書院以處四方學者初年甚窘嘗貸粟於鄉人陶魯知之還田若干頃藩臬二司倣富鄭公故事破費百金買園一區作羊城之北

名類

不卷之十

古

行狀

其廣先生封券至於三四往返俱不受

行狀

吳公廷舉敝衣帶穿不修藻飾視財利如糞土妻子冒飢寒而施予不較有無永順保靖土官征調至梧感公宿惠以數百金為壽堅卻之聞公沒裏糧赴弔其恩信感于夷狄如此為尚書歸所居湫隘無郭外田丘墓之寄十餘畝卒之日殯斂無具都御史姚鏞助之

崔鉅撰傳

陳茂烈舉進士奉使廣東所司以故事致贖乃謝曰吾窮時嘗受徒兩臬司尚不欲規利于人況今日耶為吉安推官考績歸至淮以乏寒具凍幾死所知覆

以敝裘救之爲監察御史袍服朴素借騎一駝馬身若無官而自繫風紀之重母老乞終養供毋外短床敝席不辦一蚊帳身治畦一蒼頭給薪出則執小油蓋妻子服食麤糲一女適彭惠安孫輔嫁具涼薄皆人甚不堪而泰然自足日坐斗室究極五經四書之旨體念身心隨得隨錄常曰儒有向上工夫詩文特上苴耳吏部以公養母清苦奏改爲晉江縣學教諭資其祿疏辭不拜既又援侍郎潘禮事例奏給月米制曰陳茂烈清苦可嘉着月給米三石資孝養公又具疏辭曰 陛下隆孝理之化長清白之風下逮微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五

夏

臣亦荷存恤豈獨一家之幸而已第念臣家素貧寒食本儉薄故臣母自安于臣之家而臣亦得以自遣其貧非誠有及人之廉盡已之孝也古人行傭負米皆以爲親臣之貧尚未至是而臣母鞠臣守貧寡居艱苦獨至雖勉盡心力之義竟未酬涓滴之恩且母年已八十有六來日恐無多返哺至情固欲自盡資養月米心竊不安奏 上不准公辭 制曰朝廷以孝治天下陳茂烈既家貧親老月米資養不准辭公以母年九十未有嗣息日以爲憂方抱疾而母卒強起號哭寢地疾轉亟泣謂岳曰吾平生所事見素所

友吾弟如不可諱身後是托見素爲治殮具立其族子遠揚爲後海內士大夫聞而傷之 蒲陽文獻

胡端敏舉於鄉舊例有司給其道里費人百金公以浙右歲飢獨受五十金明年舉進士歸例得坊銀時須關謁鎮守中賢公重折節棄之去 許相卿撰碑

黃公輦歸杜門著述家素貧客至畱款貨米隣邨日中未舉火亦不以屑意於官府無絲毫干 蒲陽文獻

邵文莊家居門人提學張某欲爲置祭田公致書辭之曰昨辱過我精舍山水增多矣所論祭田時供之外固可爲修理之助但利之所在衆共趨焉病餘之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六

夏

人恐動心氣敢辭之且昔年在撫州嘗止諸生爭古寺基今受此是人已異致後先殊情也敢固辭之其精舍從屋亦以是故不欲尺寸之益請勿畱念是望又曰昨精舍夜坐聞祭田之歸初亦未見不可既而思之我精舍自有田三十餘畝足以供祭若復益此是利之也利之弗遠如尚德何是以敢固辭之且屬本縣以公文申達吾友誠愛我宜聽吾辭亟令罷免不然外則損名內則損氣執事愛我反以病我也將焉用之如不吾信雖勤百致決不敢取戴天履地字宇由衷惠山之靈實聞吾言惟高明亮之 客春堂集

陶恭介性清儉衣服鮮御文繡瞿然若寒士自奉儉節每飯一蔬數行罷歸蕭然行李三竹筍相隨者數十年諡恭介清德重望為縉紳欽仰云

雜記

朱公裳少勵清節為諸生衣食不續裕如也正德丙寅御史顧潛試士知其賢檄府守資之不受俾學于京師旅于郊寺無僕從自炊汲同門生或辦甘脆而食之不去讀朱氏詩諷誦不輟口登進士積官至九卿大夫寒約如一日自號貧子既顯改安齋自都御史守制還居無賓堂土壁席門自奉嘗茹菜連旬無肉食為御史按山東山西有風采人稱為長齋御史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七

四

為鞏昌知府嘉靖初詔舉先朝典故選天下方面知府治行高者賜燕勞止得八人公以清苦與列後給事中劉世揚舉內外清正臣大學士石瑄而下八人公在中為浙江副使清操愈勵多夏惟紗絹袍各一再無可更者夫人荆釵布裙菜羹糲飯親操炊汲與貧民無異迎父就養同列知其貧其製衣一襲為壽公父力卻之終不受蓋其家教如此

海上海上紀聞并碑

受行囊蕭然及卒官為治殮人咸恤之再用時長子或工部循舊事官賻三百金斌指其存者二子曰斌司刑不道天禍一子若受金行及此子矣堅卻之庫屋敝衣再遭禍怡若分然

崔鉉撰傳

羅念菴曰世以多欲病楊文襄其亦親知其廉介或曰何曰有故人餽寶珠一斗受之客既退分勞左右投之地頃刻立盡一生有以貧歸者發囊助給率數十金為常夫為天下用財而不以私蓄即比于一介不取可也非廉介乎

念菴文集

梁文康自入仕至歸老附郭不增寸土廣郡沈同知尚經曰順德南海番禺梁厚翁無百畝田所有者香山浮坦從化賊巢疲敝不食之土耳家無餘財

韜撰傳

梁厚齋歸老日家無餘財嘗見一匠人何云公歸閭日議建祠安祀其先計工匠之直曰需八金匠六往曰未有以給也蓋少需八往不能營給祀竟不克建

還事

南垣劉公素性清約蔬布自喜守紹興紹興漢劉寵故處也在郡精核廉敏甫五月郡政大治逆瑾銜公出守不修謁授郎中時瑣細廢為編氓郡人爭致贐

公曰勤苦諸君吾治不逮前劉敢蒙一錢耶既去越人肖翁像爲小劉祠僦居溧陽四壁惟掛書數束他無長物賓至了無宿具臨以乳羊博市酤風雨蕭蕭欣然達旦惟其真也

李默撰傳

文溫州以病報衡山先生爲廢食挾衣而馳至則歿三日矣慟哭且絕久之乃蘇郡寮以數百金爲溫州公賻先生固謝不受曰勞苦諸君孤不欲以生污逝者郡吏士謂溫州公公廉而先生得爲子因修故卻金亭以配前守何文淵云有俞中丞諫者先生季父中丞森同年也念先生貧而才先生欲遺之金謂曰

名世類苑

木卷十

九

子

若不苦朝夕耶先生曰朝夕饘粥具也俞公故指先生藍衫曰敝乃至此乎先生佯爲不悟者曰雨暫敝吾友耳俞公會意不忍言一日過先生廬而門渠沮如俞公顧曰通此渠若於堪輿言當第先生謝曰公幸無念渠渠通當損傷民舍異日俞公自悔曰吾欲通文生渠奈何先言之我終不能爲文生德也先生名益重寧庶人者浮爲慕先生貽書及金帛聘焉使者及門先生辭病亟臥弗起於金帛無所受亦無所報人或謂王天下長者朱邸虛其左而待獨不能效枚叔長卿曳居樂耶先生笑而不答仁何寧竟以反

敗先生所最慎者藩邸其所絕不肯往還者中賢人曰此國家法也前是周王以古鼎古鏡徵王以金寶瓶他珍貨直百鎰贄使者曰王無求於先生慕先生耳益爲一啓封先生遜謝曰王賜也啓之而後辭不恭敬弗啓

叢說

顧公仕隆嘉靖中鎮湖廣十年冰操之節如一日自餽廩外纖毫無所取奉命持節藩府冊封有所餽遺皆卻不受

楊一清撰墓志

楊侍郎果寢室如禪門羅雀清心省事可謂造其

極矣

月湖書

名世類苑

木卷十

辛

子

儉約

宋文獻平居布衣蔬食無異貧士不事生產不置田宅或勸爲子孫計曰貧富豈一家物哉吾乃所以遺之也

行狀

司業劉公崧性廉慎所居室敝半覆以茅嘗曰令後世師吾儉家有田五十畝皆館穀所置後居官未嘗增益一布被嘗爲鼠所傷始命更置仍補其鼠傷者以衣其子歷官十一年未嘗以家累隨嘗携一童子到官亦還還清苦如布衣時

劉堃撰行狀

郭威襄家居簡靜好讀書天文地理之書靡不通曉

名其類

不卷之十

主

夏州

教訓子孫以儉素力學爲務時公卿多置田產公獨不治上問之對曰臣一布衣荷陛下寵靈叨有封爵子孫衣食餘饒安敢增益俾生侈心上善之嗟歎良久曰廷臣若某之忠誠朴實諸人不及也

楊文敏撰碑

楊公士奇嘗奉旨歸展墓所過澹然不改布衣時

道途所遺迎送駟從悉却不用歸鄉入謁守令避其

正路人比之歐陽原公

吾學編

吳文恪家居環堵蕭然周文襄巡撫江南見公宅窄隘欲爲創新第於城中舊址公曰某素不愛華麗何

爲勞民傷財以重吾罪耶文襄乃止

許彬撰志

劉文安性尤孝友微時苦家貧年弱冠卽授徒于鄉資束修以養二親每暮夜歸侍晝則赴學館一日水凍徒涉手足龜折比就館則蚤飯已罷公隱忍至午方得食其貧困益如此既入仕卽分祿歸養而已惡衣菲食無異寒士或以爲居侍近者不宜如此公亦不能從其言也

劉宣撰行狀

陳恭愍身既賢顯宴會惟服先人故衣帶客至瓦器蔬食相對無媿色自河南聞喪還行裝蕭然車一兩而已及之官廣東騎驢出都門而去其儉約有寒士

名其類

不卷之十

主

夏州

所不及者

吳寬撰傳

秦襄毅平生剛毅廉介歷官四十餘年官至大司徒所居僅蔽風雨菜羹麥飯不改其舊及卒家無餘資子孫有貧乏不能存者

事畧

耿文恪父子清修不營產業不治居第儉約蕭然無異寒素

小傳

張莊簡致仕歸處舊居杜門不出在外公私事一無所預時見風俗奢靡日甚於是益崇節儉以率子孫至於待賓日常所費亦不敢少豐以助俗所尚嘗有言揭屏間以示人曰客至留饌儉約適情肴隨有而

而設酒隨量而傾雖新親不擡飯雖大賓不宰牲匪直戒奢侈而可久亦將免煩勞以安生清儉約素自小官至重任終始一節為縉紳表率者四十餘年

年譜

王都督信沉毅簡重服儒素出入省駟從人莫敢犯歷鎮大邦不營私產嘗曰儉足以久灰之後不以侈累子孫者我所遺也諸子稍有侈用違禮則怒色終日不命之見不敢見總兵權者皆為子弟奏官公但令讀書自力無他求平居默坐玩經史敝袍緩帶糲飯蔬羹故人婚喪傾心賑恤無所顧吝出鎮三十年

名世類苑

不孝之十

至

子

廉仁錄

章文懿嘗曰學者奉身務要儉約不可好華侈苟好華侈必至貪得不能清白他日居官決不能清白

楓山語錄

章文懿先生家故田居諸子躬操器治農邑令過訪諸子輟耒跪迎在司成其子自金華徒步來省道逢

巡檢管之已知請罪公笑曰吾子垢衣敝履宜爾不識也論者曰占三不惑公有之矣先生謂董遵曰待客之禮當存古意今人多以酒食相尚非也聞薛文清公在家官客往來只一雞一黍酒三行就食飯而罷又魏文清公在家官客相望必留飯食止一肉一菜年雖高矣必就舟次回望不之公府有所相還必有報禮不肯虛受人惠此二公者可以為法矣

行錄

章楓山祖居渡濱在蘭溪城外十五里後去官歸家居過客與上司至蘭溪者必出城訪之至者必當飯

名世類苑

不孝之十

至

子

惟雞肉三四品楓山力不能備皆族人營辦每一月凡數次族人甚苦偶有一廢尼寺上司送與為宅楓山遂徙居城中唯舊屋數間而已寺舊有小樓二間其卑至於碍冠楓山日宴坐其中楓山作文構思必起坐繞室中行紗幘數為所觸楓山亦不知後年八十六竟卒於斯別無營構家有田二十畝食指親丁與家人男婦只十口每口日食一升終歲當得米三十六石金華所收又薄歲入不敷其半客來相見者饋贈因主人從來不受而來者亦忘致之矣時嘗缺米則以麥屑置粥飯中吳一源少從學於楓山有時

往見楓山是大鬚子飯後必拂鬚而出麥屑尚沾帶
鬚上拂拭不盡吳益親見之

叢說

韓忠定年五十時喪其閭夫人子輩數以再娶并納
妾為勸言及輒怒云我年已至此復何為哉卒獨處
惟一室雖使婢亦不容入遇冬寒命小孫溫足教其
念書作對句雖處極賢自奉甚薄其清心寡慾如此
後渠雜識

雍公奉身儉素雖饗賓至肉味止一二品晉司徒猶
未製緋衣瀕沒而後家人製之以歛

呂柟撰墓志

周按察新未顯時配夫人嘗治褥以給及偕來浙處

名世類記

木表之十

五

古之

如貧日無難色同僚私屬內燕公夫人往荆釵布裙
大類若田野婦各歸漸惡遂相變為澹素公雖處家
儉朴而轉移人若此脫大柄用而侈聲樂不為之減
者少矣

彭森撰傳

彭文憲閒居無惰容飲食不聞七筋聲尤不喜紛華
先後蒙賞賚白金幾千兩綵幣數百鈔十萬緡冠帶
衣服書籍器玩鞍馬飲食之類有加而公處之泊然
終歲不一二宴會會未嘗有音樂於物有愛惜雖片

紙寸墨未嘗輕擲

言行錄

席文襄為浙江按察使服御儉約不逐時好寮屬多

為感化

胡端敏撰碑

林見素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
然若寒素深厭木俗侈汰欲以身為表率一時同德
諸老推先焉

鄭岳撰行狀

胡端敏貞忠廉約仕幾四十年雖祿一品被服猶儒
士也

本傳

西長安有屋一區價值二百金人皆嫌其卑陋梁儉
菴至即居之但掃地塗壁而已

後渠雜識

名世類記

木表之十

五

古之

鎮靜

成祖車駕巡狩北京命 皇太子監國中外庶務惟諸王遠夷有奏請行在餘悉格聞處分蹇忠定執于典故達于政事孜孜無倦不動聲色而事賴以濟命兼部職務填委處之裕如 楊文貞撰墓志

文皇親征北虜命夏原吉輔 皇太孫居守北京兼掌六部都察院事 上諭公曰朕以房廷齡委卿宜盡心輔導時京邑諸司草創公每旦入朝獨近 展前叅決機務退至政事堂上郎官御史抱成案盈廷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北奏 行在南啓 東宮京

名世類苑 不參之十 師肅然 遺事 主 高之

夏忠靖南京扈 皇太孫周行鄉落以觀民俗至一村店取 黍進曰願 殿下味此以知民艱難又至一民舍有犯 駕者 皇太孫怒欲罪之公言 上

命所至無擾罪之非 上意也召見鄉老長令一一陳其風俗疾苦 上嘗諭廷臣曰夏原吉 高皇帝養成翼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 遺事

周文襄巡撫江南嘗去騶從入田野間問民所疾苦與村夫野老相語每坐一處使聚而言之惟恐其不能盡也 畜德錄

祭酒劉崧洪武中爲北平按察副使携一童還選每夜孤燈一榻讀書不輒五更衣冠起坐待旦招徠逋逃慰安反側惟務寬厚存大體尤慎威刑小人險狡輒先事防制溫顏異詞而見者凜然致仕歸益謙下問學之功老而彌篤與人言未嘗及官政 吾學編

宣德中王忠肅以都御史鎮守江西剛果孤介歛華就實處事若平易而吏民自懼臨下雖寬裕有餘而犯奸觸法者不少貸刑政肅清一方鎮靜 江西通志

正統己巳間浙亂起銀冶朱恭簡英與諸御史分守州縣比至大軍尚駐金華公徑赴處州聞土木之難廼取道慶元揭榜諭賊招老弱被擄者又計獲巨盜

若干人有中使報黑面大王者統衆三萬欲劫所捕賊議欲偕走公不可徐使人覘之而令所司尸賊于市竟無他變 李文正撰傳

廣西立山徭賊嚮順請置永安州以其子世吏目餘黨皆爲編氓立山實大勝盜衝自是莫敢越境後山惡少間聚出掠有利其田者風所司以亂聞或請屠其鄉朱公英總督兩廣移兵臨之語其良民執諸兇以獻誅止數十所活萬計田州岑氏有內亂公謀諭族屬俾除世讎皆感泣共數殺首惡傳首軍門於是

諸徭僮卒聽命還業

本傳

交趾侵老撾諸郡且立營柵于龍州外境議者謂彼

謀內寇詔諸鎮設備且徇於朱公公奏安南小國

不過與老撾爭隙地耳姑諭之若果不自量致討未

晚上用公言交人咸畏修職貢不弛

本傳

天順中曹欽反起大獄牽連冤濫冒功者至割乞兒

頭上功都人不敢夜出林公聰時署院事力請禁戢

平雪讎冤地方獲寧

傳

正德中楊文襄嘗言今日之務在省事不在多事在

守法不在變法在安靜不在紛擾在寬簡不在煩苛

名世類苑

卷之十

元

卷之十

皆時所深忌者

奏畧

初宸濠報至南京內外府部大臣計無所出都人洵

洵喬公宇時任留守從容籌畫若平時客至則談笑

飲奕自若京師恃以為安人謂公有安石雅量

白

下紀聞

嘉靖初本兵缺人上命輔臣寫敕起王康毅公公

感恩思報知無不為武選之法其宿弊盡刻用人先

取其節而後其才奔競自止雲中逆賊戕害王帥報

誘胡虜據城抗命旬月不下衆心洵洵公紆徐安閒

獻謨廟堂動中機宜旋果不兵而卒平

李序卷撰

韓苑洛巡撫山西政益嚴肅守益儉朴間日以原米

一升易肉一觔有司供餽悉拒不受廳事惟二小童

侍立三司官入請議事數語而退公庭如水不聞履

聲諸王府武衛官俱相戒不敢犯在南京兵部廉簡

鎮靖寡于交接雖同鄉同列亦罕往返每拜表聖

誕令節赴禮部行禮禮畢孑然獨行內外守備議事

外一不他及威望聳然人方之軒司寇惟行王冢宰

九臯云

海上紀聞

寇涂水在甘肅二年鎮靜持大體華夷帖服邊人惟

恐公去巡按胡體乾疏請進秩以酬經畧之勞久任

名世類苑

卷之十

元

卷之十

以慰邊民之望丙戌進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內撫

八府外餉三邊兵荒相仍時事甚艱難公靜以養民

義以訓兵嚴以教吏明以祛奸圖大體急先務以慰

關輔之望

志

朱公英在兩廣繼韓雍之後值兵荒之餘民多橫歟

鋒鏑及走散嚴谷者至連城數百里無煙火蓋因用

兵以來戎帥喜邀功每有小寇輒張大賊勢覲用兵

得成其私英深知其弊盡反前政竭力勞來下令撫

輯徭徭各安生業約飭將士寇來在吾不許輒進兵

諸峒岷有倡亂者購首惡誅之而釋其脇從之黨道

復業凡一切征需供餽之蠲省節縮十去其五數年間所增戶口四十餘萬如天河荔浦潯陽間皆巨盜巢穴莫不感德畏威乞供職貢上手救焚獎稱其協謀撫治使對壘之衆化為編氓視彼勞師殫費僅成壞却之功者損益大不侔云

陸簡撰小傳

楊文襄同張永太監西督軍務令邊臣擒斬諸賊道得報公即勸張永遣京兵歸朝帥諸部曲往撫其地險不乘輿暑不張蓋與士卒同甘苦申嚴紀律所過秋毫無犯夏人始共為亂者逸未就法心懷疑懼構危言相恐喝衆兀兀不自保裹糧出迓官司莫能制

名世類苑

卷之十

三

四

公道聞之即出榜數百言宣布德意官兵農賈各安職業至靈州鞠諸逆犯釋其脇從第列情罪付之檻車比入夏城耕鋤不費市肆如故又謂兩鎮重臣曰造偽命偽符者破人廬室汚人子女者是不可赦悉遣人掩捕之其受賊賞賚聽指使者悉置不問自是帖帖莫敢有言者而藩鎮威令復舊矣

制府小稿

正德己卯寧濠稱亂江西鳩集羣盜發數百艘而東遠近震動撫巡南贛都御史王守仁伯安傳檄隣境舉兵討賊時其父南京吏部尚書王公致仕居會稽有傳伯安遇害者人謂公曰益避諸公曰吾兒少舉

大義吾避安之或曰伯安既仇賊賊必陰使人行不利於公避之是也公笑曰吾兒能棄家討賊吾何可先去以為民望祖宗功澤在天下賊行且自斃吾為國大臣恨老不能荷戈首敵即有不幸猶將與鄉里子弟共歿此城耳因使人趨郡縣宜急調兵糧為備禁訛言勿令動搖人心鄉人竊視公晏然如常時衆志亦稍稍定蓋不旬月而伯安之捷報至矣

今言

陳恭愍巡按江西務持大體布按長貳有過為卑諂者公曰有憲綱在妄自尊大吾不敢也悅不以道吾不願也諸皆動色相戒舊習頓革

本傳

名世類苑

卷之十

三

四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一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操修類

練達

洪武元年拜章公溢為御史大夫公務持大體不屑細故或以為言曰憲臺百司儀表居其職者當先養其廉恥使避而不犯豈直恃搏擊為哉 碑

蹇忠定巡撫應天間兵民休戚及文武吏之賢否而升黜之公謂 國家多事之際悉以法繩吏人將不勝特黜其太甚者數人餘多見寬假而兵民利弊當建革者具奏行之 志

蹇忠定歷事五 朝以忠實受知遇 文皇北征全國是屬不動聲色而天下宴然官冢宰者幾三十年其所取士先純朴而黜浮華故永宣之間士風吏治龐厚可觀秦晉所謂斷斷無他技者蹇公其人哉 本傳

楊文敏才器恢博識慮深遠立 朝歲久凡人情政體莫不諳練付度事會動中機括有大論建舉方異同徐決一語而定莫不服其剛明每承命省覽章奏

從容 人主前進以數語安天下生民被其惠利者甚衆退與家人燕語未嘗一及 朝事密謀至計公所獨知而他人不與知者尤多是以 三朝聖君皆委托腹心而公亦以古名臣為已任 年譜

永樂辛丑四月 奉天華蓋護身三殿災火勢猛烈而奉天門東偏切近密閣楊公榮奮身直入麾衛士三百人將 御書圖籍并積歲 制敕文書昇至東華門河次明日 成祖召諭之曰昨夜火發在目前幾人卿能不避艱危收拾圖籍可謂歲寒松柏也榮謝曰職分當然 成祖嘉之賜銀酒器古銅器各一事鈔一千錠 楊士奇撰志

金忠襄每事導人寬愛無為苛刻公事輒推同官使展其才能有闕誤引為已過不遺片善不念舊惡 墓志

胡文穆公廣居官敬慎以滿為戒雖親厚不敢私涉尤志於扶持名教獎掖善類小人有毀公者屢毀公而公自執愈堅意度蕭散未嘗一日忘山林公退閉戶讀書賦詩而已 碑

楊文貞處心正論事必當大體常扶君子而抑小人每曰天下萬世之事當以天下萬世之心處之如有

一毫出於私意不論厚薄皆當獲罪神明直道而行
不為阿狗秉謙執虛未嘗自滿薄利篤義壯老一心
大傳

黃尚書宗載初巡按交趾時工部尚書東萊黃公福
掌交趾藩憲二司才行過人而不事邊幅御史往者
多庸常視之至公獨恂恂恭讓而法亦不廢及歸行
李蕭然無交趾一物東萊嘗語人曰吾久居此所接
御史多矣唯宗載知大體永樂戊子 朝廷以海運
糧餉赴北京下湖廣造船四十九命擇風憲官之賢
能者蒞其事眾議以屬公而工部所遷官苛察生事

名臣錄

不卷之十

三

加

將聞于 上以銜能公鎮之以靜消其毒螫而落其
機牙得不擾而成功 琬琰錄

正統初鳳陽歲凶盜起敕耿公九疇往綏之公不動
聲色迺留英武飛熊諸衛軍耕守以杜奸寇覬覦之
心招徠流民七萬餘戶一方宴然 李賢撰神道碑

關中守臣缺人 英皇敕耿公往撫既至革弊黜貪
威望愈振初六卿使外文移不得徑下按察司以故
偃蹇不受約束公首奏下之邊將請於臨洮諸衛添
取防兵 朝廷下公議公上疏言邊士卒不為少矣
在為將者馭之何如耳果能嚴紀律精練習勤撫恤

絕侵漁以養其銳氣則一可當百加以賞罰明信則
人人自奮不然徒冗食耳遂從公議邊境頗安 碑

正統間 朝廷敕一邊將本左軍都督府之職而誤
寫右軍邊將既受敕具疏請於何府支俸疏下內閣
召武選主事鄭厚至眾皆詰其請敕手本之誤欲罪
之惟東陽先生徐曰鄭主事你何出身對曰生曾與
會試東陽曰然則豈不解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乎敕
書既云右府即合於右府帶俸何誤之辯眾釋然時
謂得體蓋東陽才識敏捷多類此 瑣錄

古尚書朴居官臨事蚤作夜思勤勞弗懈一志於公
名臣錄

不卷之十

四

張

無敢干以私者謹守 祖宗成憲不肯踰越或言事
久於時小過不及者亦當損益就中終不為動 琬
琰錄

況君鍾於庠校師徒甚加禮至講誦校試多不親事
朔望謁先聖後亦不命講曰其本刀筆吏未嘗事墳
籍不能妄教習所能者精別勤惰消長耳諸君幸自
勉同寅有勸君稍加考簡勿廢進退權者君報之如
前語且曰公以科目名以屬公矣後每同座閱士類
卷惟聽同寅酬酢君袖手敬陪無不足意焉師徒每
入白事必延之內堂坐而撥茗談笑愉然不衰如以

私事至則頓慢之矣 九朝野記

正統中宗伯胡公淡一日早朝承 旨跪起帶解落地從容繫之遂叩頭還班御史亦不能糾十三年彭可齊中狀元當上表謝恩之夕坐以俟旦四鼓乃隱几不寤竟失朝糾儀御史奏令錦衣衛拿已奉 旨公從容出班奏狀元彭時不到合着錦衣衛尋上是之不然一新狀元遂被拘執如囚斯文不雅觀矣老成舉措自得大體於是可見 項綴錄

程公信掌兩京兵政及征伐俱有成績且能任怨南京守備欲與錢穀詞訟公曰守備機務所以謹非常此特有司之事耳斷不可與論者以為得體 劉文和撰志

韓公雍征大藤峽出兵令五鼓戰時將領聞賊已覺恐遲失事二更即發大破之公賞其功問以違令之罪以軍法當斬乃具聞請釋曰萬一不用命而敗奈何人謂公得將將之體 黃德錄

陳尚書壽性孤特不矯許在諫垣指陳時政得失無隱惟不喜彈劾曰吾父戒弗作刑官在人言官在人尤甚顧可輕耶故公雖敢言而不搜索士大夫之短長以沽直名楊文襄曰宋王素為諫官言人材難得

無事之時當為 朝廷愛惜程明道為御史告君曰使臣拾遺補過則可若搜索臣下短長以沽直名臣不能也 本仁得之矣 楊一清撰志

王恭毅任兩法司及畿藩讞奏參錯情法多所平反時吏諳律比者類多深刻公獨持明允濟以長厚諸所審駁會文切理倫要簡暢轉相傳錄類成卷籍至今法司行之 吾學編

陳原懿為戶部侍郎號稱練達邊事騷動四方奏災傷文移環集咨議旁午尚書楊鼎以剛訐自任公佐之凡所裁處悉合時宜部屬相謂請稿有陳公筆如

嵌金然其重如此公自筮仕數歷兩京凡政事之大禮樂銓選兵戎錢穀或副或專公無不與咸持重老成不動聲色而事集功奏蓋四十年矣一時推論今之大臣清修慎重足以坐鎮雅俗標榜後進負德望知大體者必及于公 蕭陽文獻

商文毅罷政家居甫七載成化丁亥被召再起初未有復職之命至日衆謂難稱職名及 陛見方巾絲絛青布圓領自稱原籍為民臣商輅行取到京見聞者謂其妥帖 項綴錄

彭文憲在 朝凡大臣為新進所媒孽者必反覆辯

折且以愛惜人才之意上達言官以言語微過校讎亦必委曲言其不足深罪賴以全者甚衆人稱得宰相體

琬琰錄

朱公驥性度寬厚涉獵書史初襲正千戶少係于謙以女妻之天順初謙爲權姦構害驥亦坐累謫戍成化初謙寃白驥得還任兵部薦陞指揮僉事督官校捕賊有功命掌錦衣衛印尋奉 敕兼理機密府察之務驥爲政不苛時重妖言禁有妖人真惠僞爲書以惑衆爲邏者所執株連數十百人坐死驥曰首事者獨惠耳餘皆愚民何辜得遍減邊有衛卒偵有隣

名世類

卷之十

七

七

人傳示妖書者欲發其事覲賞亟以告驥斥之曰此妄耳取書焚之滅其迹凡制獄下錦衣衛者所司輒加巨挺以厲威驥獨否 憲宗嘗命撻忤旨者或諧其用小杖 上怒遣中使詰責驥具以實對卒不易人稱驥老成得體敦厚不刻云

通紀

王太宰恕爲巡撫時革牟俸之煩苛復周文襄之舊政民皆樂業惟宦豎權豪爲敵如水火之不相容每御府縣小官少所黜罰嘗曰此輩去此輩來無益於事徒費迎送耳真得大臣體

傳

倪文毅公居常能鑒別人物一旦當銓選抑揚違退

各當其才或言別白太過終當召怨公不恤曰吾知冢宰之職當如是

家傳

吳文定公遷吏部時羣議以公久處翰林恐未諳政事爲歉耿公裕爲太宰務爲寬恕一日除進士六人王府長史衆甚不平同詣部堂譁然辯論不肯赴職耿公惟安慰之衆愈侵侮文定正色曰諸子務進取當擬董生賈傳向二人亦曾爲王傳然後名高百世而諸子縱傲折毀主司厭弄斯職使選舉從人自擇任耶汝輩所學何事因謂耿公曰諸人恣肆甚傷政體當奏處之明日疏上降 旨以爲首者從軍餘皆

名世類

卷之十

八

八

從吏紀綱大振人始服公

庚巳編

周文端在 朝毅然以天下爲己任慎守 祖宗成

法不恤其他事有不可雖有成命必抗疏言之無所顧忌寬通負緩征歛裁冗食一時善政多公建白四方災傷告者必覆奏蠲之屬吏有務刻以爲功者下其考人始向慕爲惇大寬平之政天下陰受其賜宋李沆不用浮薄新進喜事之人王旦摧利至民力竭之念公實兼之

石涼序

林莊敏爲刑部尚書其決獄不瑣屑善委任遇大節則反覆詳覈躬自筆削屬官咸心服以爲不可及凡

大政會議多持老成經久之計一時大臣風裁屹屹足鎮浮薄而繫人望如公者益鮮其比

墓志

韓忠定在諫垣時不立異於物而論事侃侃量事當否物勢便與政因革所宜歷官中外廓大遠永莊簡疑重抑抑貶損親賢下善以詢咨遠猷默化潛運天下陰受其賜當其時與司馬劉公東山都憲張公介菴稱弘治君子

見素壽文

王康毅公爲左都御史總持內憲公以都察院紀綱之司庶僚之表且夙所踐歷習知章典事多循舊規恤大體德度汪洋才識淵練居官四十餘年不激不

名臣類

不卷之十

九

三

黨人謂其有大臣之體焉

志

鎮遠顧仕隆器識宏遠心事坦夷於人無所乖忤而是非臧否方寸了然人不能欺動必循理雖燕居非衣冠不見羣下脫去純綺之習聲色貨利絕無所好

石淙文集

林一鶚知鎮江府舉偏救弊凡前政之廢弛者次第舉之未嘗一言暴前人非惟曰必如是乃是及調蘇俗喜誇詐好興作公一切鎮之以靜有所建革必詳審至再然後施行蘇人以公有雅望責且夕效於是頗有後言久而見公所處置事一一各有深意然後

帖然大服

名臣錄

年恭定任戶部經理財賦以國計爲已任不動聲色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文移奏劄悉出其手改定戶部事例芟繁正訛均節委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咸有品式會校出納吏胥拱手時中外競陳利害始一人以爲可行而行又一人以爲可罷而罷公一切勿聽

碑

陳恭愍轉河南按察使政尚簡易釋繫囚除苛細凡諸宿弊名爲舊規者一切罷革獨於賊吏不貸然受賄百金者要辭但列六七錢或問之公曰汚人惜才

名臣類

不卷之十

十

三

如惜命若責賂厚彼挈而貸權人則法撓而難除矣然亦權以趨時實非正法也自是官屬斂戢

傳

姚司馬鎮論老成人物於林文安曰公當孝廟盛時有韓范之遇家政輯睦子孫醇謹有萬石君之風處鄉里風動郡國有陽城晉鄙之化龐眉皓首鄉人具瞻有文潞公富鄭公洛社之望焉憲副陳伯獻謂賤者卽之不知公之賢卑者卽之不知公之尊不肖者卽之不知公之賢且智非意相干者卽之始知公之凜然不可犯人以爲名言

見素跋

大同猶兒莊本北虜入貢正路成化初虜使有從他

路入者上因守臣之奏許之時姚文敏夢為禮書奏請筵宴賞賜一切殺減虜使有後言者姚令通事諭旨云故迤北使臣進貢俱從正路入境朝廷有大筵宴相待今爾從小路疑非迤北頭目只照他處使臣相待耳虜使不復有言人以爲得取夷之體叔園襟記

邵康僖好論天下事有遠識多格言今天子勵精更化羣哲刮剗公與當路言勉以寬大是崇貽胡端敏書曰大臣義欲有爲必其信任日專幾會可即援引善類布列要地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搖徐議興革

名鑑苑 不卷之十 庶保克濟否則恐有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而黨事日滋矣本傳

蔣恭靖每事急先務在守法惠民兼上下不事操切惟以鎮靜處之事集而民不擾傳

端方

宋文恪爲祭酒剛嚴當其職高皇殊眷之上燕居思見公不欲數召勞煩令畫工陰寫其神工往潛處簾幕公方公服危坐不語工亟圖以進上覽訖明日公朝罷上謂曰昨日某時卿嘗公服坐堂上乎對曰然上曰何以有怒色公惶恐對曰適一生獻茶踣而碎其甌臣不覺怒且念臣不才不能教率所致有負陛下委任故含怒自訟未責此生耳因問何以知之上出條語其故笑而慰之更賜以茶枝山野記

名鑑苑 不卷之十 文恪在國學居嘗寢食恒在廂房不偃于家公疾革其子麟托諸監官懇請還家先生厲聲曰是何風雲氣少兒女情多況在丁社兩祭齋戒中耶劉三吾撰志

西域法王來朝文皇將親勞之夏原吉曰彼慕化而來宜示以君臣之禮且上如是下必有甚焉禮義從此大壞上曰汝欲效韓愈耶他日法王見便殿上命公拜公曰王臣雖微加於諸侯之上況夷狄乎臣恐一屈膝有辱天子大臣必不敢奉詔上笑曰卿過侍郎楊勉之拜衛侯遠矣公誕辰上親繪

壽星圖御製詩有獨生申甫扶鴻運之句

王鑒撰

宣廟初思用舊人召蹇義等數人寵待之皆依違

承順之不暇惟戶部尚書黃福持正不阿卓然自立

命觀戲曰臣性不好戲命圍碁曰臣不會者碁問何

以不會曰臣幼時父師嚴只教讀書不學無益之事

所以不會

上默然 名臣錄

顧佐性嚴重端方聲望偉然未嘗口毀譽人旦夕東

朝房小憩前呵雙藤立戶外官僚以此為驗往往有

挽轡住馬折而旋者雖公遭時得君之盛要亦有惛

伏彈壓之實云午門外東直房六部都察院堂上候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上

三言三

七

朝之所兩門入惟都察院正官獨處一小夾室公非

公事未嘗與諸司羣坐

水東日記

魏文靖端重方嚴好別白君子小人嘗曰孟氏不云

乎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學者可忽哉品量不爽人信

服之在學校嚴師道與諸生冠衣相對不間寒暑

琬琰錄

澹然陳公以南京祭酒九載奏績之京時中賢有柄

國者勢傾朝野素慕公人品欲收之門下適工部侍

郎周公忱巡撫南圻在京進謁中賢知其與公同年

微露其意周公請公達其意公曰敬宗忝為人師表

而求謁中賢他日無以見諸生周公因諷中賢曰陳

祭酒書法極高姑以求書為名先之以禮幣彼將謁

謝矣中賢乃遽入致彩段羊酒求書程子四箴公為

走筆書之而還還其禮竟不往見故為祭酒十八年

更不遷轉士大夫益高其風節云

郊外農談

正統間南京祭酒陳公以不見內侍故一任十八年

未嘗兼階泰和王公直時為天官欲以司寇之任轉

陞從容問曰老先生久居司成將以司寇相轉何如

陳起揖曰某托公為知己豈有與天下英才終日講

道論學而顧以桎梏之徒見辱何哉王公頓服卒寢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上

三言三

七

之前輩風節嚴嚴有如此

客座新聞

劉文恭立朝無情容不以寒暑久速少變一日在

家中作祀事忽外傳云閣老使人來言有休薦矣先

生不怡者終日曰爾自休薦何與我事蓋先生與高

最厚高初以有旨即應入謝欲先生知之耳蓋出無

心而先生云云則其為人可知也

水東日記

景皇即位楊翥以郕府長史來朝主劉鉉家時翥以

舊學入見內殿其還也手疏言鉉及呂原可大用

景皇以授大監宋某曰侯有缺言之會宋病召醫盛

叔大治之問何許人曰蘇人也曰長洲有劉先生者

識之乎盛曰劉學士古板人也宋某曰上亦知之且將大用之矣盛退以告鉉且邀與同見鉉訝之曰必肅之言也主於我而害我如此耶卒不往中漢筆記楊公肅嘗夜夢誤入林園私食人二李既寤深自咎曰吾必且盡義心不明以致此也羞澁無地而三日不殮焉蘇談

李忠文狂翰林時一歲上元夜 朝廷結鰲山一騶控先生馬而行中道拾一墮釵以呈先生視之金也懷之歸少酬騶以錢大書揭于門既而失釵婦往尋不獲人告以李翰林家有示帖婦遽往先生扣之婦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五

三六五

七

言夫為錦衣衛千戶勾當海外妾昨失去一金釵尚存其一可驗也先生即以歸之亦不問其姓氏既久千戶還妻述失釵事夫亟往叩謝之因具儀物酬先生先生悉卻之其人曰公不受不能強此一匣藥乃海域所產初非傷財而幸罕貴公幸受之先生問何物曰血蜎也乃受付夫人言此為血蜎當識之既而先生被擊脇折昇至錦衣適此千戶蒞獄驚曰此李翰林先生也 聖旨固未嘗令必因密召良醫入視醫云可為第須真血蜎千戶曰吾曩固嘗貺公立命索之夫人昇醫治藥以板夾脇傳之越一日夜遂甦

焉 九朝野記

景泰改元魏文靖至京閣老陳循公所取士也來見請曰先生雖位冢宰然未嘗立朝願少待事在吾輩而已公曰君輔臣宜為天下進賢才不得私一座主不悅退謂人曰渠將 朝廷事為一已事安得善終葉盛撰志

葉盛撰志

薛文清權監察御史時三楊當國令人屢邀欲一識面先生曰某忝糾劾之任無相識之理一日三楊於班行中尋識之曰薛公見且不可得況得而屈乎稱歎不已先生自大理入內閣李賢喜曰正先生行道

名世類苑

不卷五

六

三六五

八

時也先生曰某自外臣驟進誠意未孚一日 召入便殿 上服短衣小帽先生不入 上遽易服入見語及平時皆正心誠意之言左右曰此正薛夫子也行狀

王振之專政也問三楊曰吾鄉亦有可為京堂官者乎三楊以薛瑄對乃召為大理寺少卿瑄初至京居朝房三楊先過之不值語其僕曰若主之擢王太監力也朝罷可即詣謝明日朝退又使人語之終不往振至閣下問薛少卿安在三楊為謝且曰彼將來見也知李賢與瑄厚令轉語之賢往道三楊意瑄曰厚

德亦為是言乎拜爵公朝謝恩私室吾不為也久之
振知其意亦不復問一日會議東閣公卿見振皆先
拜先生獨立振自是銜之 李賢撰碑

正統間王振擅權聲勢烜赫自劉忠愍之歿公卿大

臣多出其門無不望塵下拜恬不知媿歸然自重不

為所屈辱者魏文靖陳祭酒薛文清三公而已 紀

薛文清初入閣以疾辭石亨素敬先生來視疾因謂

先生曰如卽不留我為先生啓上請敕書即家為塾

以訓子弟且以資其養先生曰昔魯齋去元世祖賜

敕書以教人魯齋懸于梁終身不以示人及卒發而

視之乃敕書也某若資其養曷若不辭官之為愈也

行狀

宣廟懷金錢至史館撒之于地命諸公拾取李公時

勉獨正色立上呼至前以袖中餘錢賜之又嘗

至文淵賜諸學士飲上呼曰李時勉非朕安得飲

此酒公頓首曰臣蒙再造之恩不勝感激 名臣錄

黎文僖在部無私文不受私餽不行請囑尤慎形跡

事涉矯詐輒窮本末必暴白乃已聞人有玷行雖所

甚愛必摧抑不曲為庇覆下至胥隸亦畏憚不敢犯

素儉朴患鄉俗好侈躬自裁抑婚葬飲宴之禮人多

視以為則 墓志

劉嘉秀來京師考績不投足於達官貴人之門自陳

才薄親老乞授教會有詔旨省滌庶官時以冗退者

累千百嘉秀自謂必得所欲乃復有金華之命出判

郡事三年不以妻子隨不與流輩伍廉介之操綽有

聲稱 墓志

古尚書朴在戶部主事劉良素行不檢滿三載公考

其績下良叩上之左右求公最考公曰貪侈之人

幸未覺露不改行終當敗最考不可得也良遂誣奏

公他事逮繫太宗皇帝燭其誣竟釋公他日吏部

奏授良詰命封贈其父母仁宗皇帝曰愷悌君

子福祿攸降是嘗誣奏大臣罪者其得為君子乎不

與良卒以賊敗衆服公之明 墓志

黃潤玉制行不苟憚然後語確不可易焉揆然後動

端無所苟焉京有富翁僅一女招先生寓宿其家同

買先生殮或問之曰瓜田不納履也其慎行如此

本傳

吳文恪初由醫生至南京所居鄉有娣婦少而美夜

穿壁將奔之公亟排戶冒大雨出明日即遷他所

言行錄

軒公親持已甚嚴遇人無間賢否悉峻拒之不與接
居南都歲時詣禮部拜表慶賀至則屏居一室撤去
侍炬朝衣端坐寂無一言待鼓嚴而出禮畢不告於
同事者竟御肩輿而歸同事者聞其來不悅與處皆
避去平生峻偉之節惟恃公牘之存間令吏寫數十
大冊以爲他日傳世考此足矣於紀載之外一無所
好

懸笥瑣錄

英皇詔營王忠肅第于鹽山有司承媚於外多列屋
若干公悉拆去之曰非詔旨也每退朝於公卿前子
然獨坐行不與人言時馬昂爲兵部尚書崔恭爲兵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一

九十一

部侍郎公直以名呼之行狀

鄭公埜初任陝西臬司副使有聲其父子輔家教至
嚴嘗以俸易一紅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
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以安其民乃索此不
義之物汗我卽封還以書責之又欲見其父不可得
以父爲教職居閒因秋闈聘典文衡謀於僚友往請
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爲考官何以
防範且將貽笑于人又以書罵之公一念之孝爲此
舉不恤其他迎書跪誦泣受其教而已後爲府尹益
厲其操聲價益高

天順日錄

于肅愍持身嚴非其分一毫不取位至孤卿惟市廛
數間以居夫人董卒年未五十不再娶以王事多艱
居止朝房畱侍僅一養子食無重味上以公有疾
時幸萬壽山伐竹爲瀝以和其藥上所賜玉帶蟒
衣諸物置第嚴封識賜第京師懇辭不受

高德錄

康齋先生辭官還鄉遭風舟幾覆衆驚怖失措先生
獨正襟危坐舟定衆問其故曰吾守正以俟耳父任
司成在京時命先生還鄉畢姻至親迎後不行合卺
之禮及赴京拜父母畢始入室祭酒胡父執也自京
還家往謁之至大門四拜而退明日又造其宅方請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一

二十一

見曰昨日已行拜禮今日長揖問其故曰先生父執

也面拜恐勞尊凡行類此

古禮雜錄

楊文懿恬淡官五品十有六年泊然自處未嘗求進
權幸有重其賢欲援之者使所親喻意公謝却之私
謂其人曰吾猶嫠婦也守節三十年今老矣豈白首
而改節耶嘗被命教內豎教成多去爲近侍與公同
事者率因之取寵賚而公獨無所資籍士論題之
都御史楊公繼宗居憂時聞宦汪直以權幸延攬名
士聞楊公治郡名往弟公衰經於墳所直趨至墳所
拜起手捋公鬚曰比聞楊繼宗名今貌乃爾公曰繼

宗貌陋但虧體辱親未之敢也直不復敢言直時威震海內不屈者公一人耳

後渠雜識

李文達官吏部本部尚書王文端以公輔期之楊文貞公每以不識公爲恨南陽知府陳正倫文貞友也因邀公往見之公不肯曰無一面之雅而造門是求知也士大夫兩賢之行狀

林公鶚貌莊重對妻子無情容見小吏必束帶爲郡多正謬俗鎮江祀隱士焦光爲冕服像及左右侍衛如王者公以爲非法易去蘇郡先時歲迎春于東郊百戲前導觀者塞途公悉屏不用識者以爲合禮

名世錄

不卷之十

王

三百六十一

大

王公諱年七十一作壽壙于先隴之傍鄉人語公曰今制大臣終官爲營葬公當朝元老何庸爲此公拂然曰竑以謫薄奉命總帥自分馬革裹屍仰賴神謀妙算師無敗績謬膺獎擢期于自効屬時懼疾所懼妨賢今幸優游林下以終餘年志願畢矣何敢僭擬當路以徼意外之寵

王僕撰壽壙記

周文端爲左中允侍 皇太子講文華大訓 皇太子每起拱聽內閣大臣或以爲勞謂公宜跪請坐聽公不從竟得如禮

李文正撰碑

劉文和性方學純經筵稱講官第一入內閣持廉秉忠無所阿私嘗決天下大計一言而定利害不能奪凡所建明入告于 上出不語人鮮有知者 上雅重之呼爲東劉先生

山東通志

黃文毅學純志潔公正剛直重如山不依勢以動介如石不逐物以移自始仕以至卿貳未嘗一至勢要之門禁中有宦官欲招一揖公亦莫之顧 定軒遺錄莊定山薦起赴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家居時都憲王公訪于定山欲以白金十五鎰理其敝廬先生曰受官辦以理私廬可乎卒不受 湛若水撰墓志

名世錄

不卷之十

王

三百六十一

大

孫原貞舉進士以實錄事至杭屬學諸生給事筆硯時于肅愍公謙在列進曰學校之設將養賢以爲用耶抑供事書辦耶孫下席迎上坐謝過遂與定交公居大位薦孫爲知己

近舉聞畧

謝文正初入翰林爲御史某驥陞都憲臺中循例請公文爲賀公曰此人素不爲公議所與惡可以諛言悅之竟不與作

傳

王文恪與壽寧侯有連姻絕不與通歲時問遺輒斥

去或以爲過公曰昔萬循吉攀附招德吾嘗恥之廼今自附壽寧耶傳

姚文敏公爲吏部左侍郎有真定守以賄敗石亨挾勢囑復其官同列附亨者令擬准稿來求判公擲筆大言曰吾寧不做侍郎必不判此稿事竟止墓志

陳恭愍少沉靜端慤不妄言笑日坐一室誦習未嘗嬉戲敝衣糲食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吳寬撰傳

太監覃苞重張給舍寧累遣人邀與相見尚書姚夔咸勸公往卒不往見他日以事會與覃語頗洽公語一不及前事覃始大不悅志

名世類苑 卷之五 三十一

劉忠宣居官接物雖稱從容和易至屬官之不才者一裁以法未嘗姑容苟免猶不喜屬吏奉承有曲意奉者未嘗喜不及者未嘗怒也前傳

雍公太正德丁卯言官潘鐸諸人交辟公有敢效之節克亂之才 詔起公爲左副都御史董操江累疏固辭弗克時劉瑾用事卿佐遷除厚賂行謝鄉人喻公公曰進退在天若奈我何未幾陞南京戶部尚書又不謝瑾怒遂令致仕罰芻米千石輸宣府潘鐸諸人及吏書馬公文昇兵書劉公大夏數十人皆以辟公罰米有差呂樸撰墓志

劉文靖在內閣與馬文昇許進焦芳李鏊皆河南人雖同鄉而不爲阿比信陽進士何景明年少能詩人咸以爲首相同鄉必選入翰林公曰此人福薄能詩何用不取後景明除中書舍人遷提學副使不壽卒自來居內閣不私鄉故惟公一人公當國正已率下凡諸僚謁見私宅者不與交一言及大朝事關大議累千百言不休卒無一言干求恩澤殿閣詞林

劉文肅性峻少通行方寡合一介不苟得惡人趨競自處常過抗賁人亦力抑之在翰林幾三紀始拜侍讀學士公自撰墓志銘云嗚呼野亭胡爲而生胡爲而仕胡爲而歸胡爲而歿蓋其生也窮天地之委和其仕也濫 皇明之介社考諸人則歸有餘裕委者還濫者收則歿獲所止嗚呼世有爲野亭嗤者曰如斯如斯後有爲野亭嗟者曰乃爾乃爾開錄

劉瑾從人望召劉文肅入翰林比至相見見公端方又不喜業已召改吏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事府事是年瑾誅始入內閣是時張永幸用事大臣事永復如瑾公益持重永遣其黨廖鵬來謁公不加禮奴僕視之又却其餽永大不悅不滿三月乞致仕不許輒進謙言賢幸益不悅公又疏辭不允強起主禮部

試貢士出院既乞省墓 上忽召長沙至煖閣摘錄

吾學

中數語欲罪公長沙力為解公即日陛辭去
陳尚書壽撫延綏時同事者諷公註子弟姓名戰籍
中富有功賞公曰吾子弟不諳弓馬竟不許識者多
之 墓志

王虎谷平生坐立言動皆不苟處私室如在公門自
少至老如一日暇日未嘗不對聖賢語為性嚴察吏
不能進奸與人交侃侃不脂韋臨生歿禍福之際不
苟趨避守官清介人不敢干以私 錢榮選行序

張莊簡悅在 憲孝兩朝聲望甚重 孝廟深知之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五

十

為吏部侍郎時嘗缺尚書 孝廟注意欲用之中官
揣知 上意即差人來言爺爺要你做天官我知張
侍郎是清官與人沒往來然手帕亦須送我們一對
在爺爺面前好說話莊簡不往中官又差人來言張
侍郎既無人事帖于亦送我們一箇竟不往公後陞
南京吏部尚書 叢說

儲文懿與學士大夫語必政事文學等事否則端坐
而已人莫言其私家居常與家人言亦恒引古賢孝
貞烈故事為訓絕無燕昵 行狀

陶恭介琰剛介自持不附權賢總督漕運過淮者有

干即不許有需索即裁抑之官吏貪墨者悉置之法
部內肅然起為南京兵部尚書沉默簡重不輕言笑

待司屬甚嚴時稱為閹羅包老不徇時好一以畱務
為重內外守備諸公咸敬憚之請老去 世廟登極
徵用舊德起公為戶部尚書力辭不出人益高之
滋舉進士為兵部郎中以議禮謫戍京城多風塵人
多以青繒蔽面陶公以為類婦人獨不用素不信鬼
所至淫祠盡毀之 傳

何景明為中書錢寧欲交驩景明持古書求題謝曰

此名畫不可點污卒不許師御史客次京邸中人廖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

五

十

鵬贈棺景明叱之曰吾友生不苟受人之物安豈受
人之棺哉遂自出金賻之 獻實

何編修塘當劉瑾用事諸司有事必往見約相見長
揖不得屈諸司同僚畏其勢不覺屈跪公疾聲曰禮

惟長揖何以為此瑾曰先生之言是也 國琛集

桂文襄自釋褐授丹徒知縣執正不肯徇時曲媚見

辱于知府林魁林舜官疏有此縣有聖人之令之言

請避之公亦弄官去 漫錄

呂涇野家居絕非義之餽劇請托之跡門庭肅然無
異寒素有交遊為權貴托以三百金求公文公曰人

心如青天白日不意視如鳥獸交遊漸而退及起為南太常時內閣張羅峰再起道出南都大臣多迎候公獨不往時羅峰甥王激亦任南京衆與結好公禮接之外無交言羅峰欲去公不果為禮侍時霍公渭厓為尚書適羅峰病歸卒霍約同祭從徵祭文公不可霍乃疏羅峰十善于公公答以書曰公才如此倘不附私黨則一變而為正人有何不可霍銜之

馬

桂文襄與邵康僖厚居政府嘗貽公書竟不答首相聞其名數欲見之卒不往有以相意來訪公者第答曰有命按閩時持法不撓為有力者所銜竟妨柄用

家傳

張簡肅督漕入京諸閹用事者榮與結納因西涯浮梁二公通姓名復以名香為壽冀得往謝公固辭曰二公以公會故得朝夕某則不敢二公強公不得已各報幣使者纔入內急追還曰幾誤矣吾平生無內交忍一旦自敗乎其後劉公薦於上上曰朕非不知張數華但忒難為人耳

李文正撰碑

劉公源清撫關隴時有門生在諫垣有書來求作司諫箴復書曰老悖學植荒落安能辦此曾見近科程

文載邦有道危言危行一篇其中講語曰事關利害有舉世不敢言而已獨言之請以此語書之座右為司諫箴可也門生得書讀之竦然居無何其人正色言事落職投荒

教瑛瑣言

張文定任吏部時值閣瑾兄次朝士大夫俱往爭文定獨不往迺作孤記以諷之踰月瑾敗友人曰子前記為識耶

文集

顧東橋考滿赴京權相邀飲堂中懸一畫是月明千里故人來乃吳小仙筆也作揖甫畢東橋即大聲言曰此摹本也權相沮色後登席戲劇盈庭約六七十

名類苑

不卷七

未

人東橋曰相別數年今日正要講話此輩喧聒當盡數遣去命從人取銀五錢賞之權相父子大為沮喪不一月感南京科官萬虞愷劾罷東橋

叢說

文衡山先生於辭受界限極嚴人但見其有里巷小人持餅餌一簞來索書者欣然納之遂以為可免嘗聞唐王曾以黃金數笏遷一承奉資捧來蘇求衡山作畫先生堅拒不納竟不見其使書不肯啓封承奉遂巡數日而去

叢說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一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二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齊家類

孝友

斬黃妖寇自闖犯龍泉章溢與從子存仁避亂山中存仁為寇所執公曰吾兄止有一息不可使無後挺身出謂賊曰兒幼無所知我願代之賊聞公名大喜其帥欲問計公正色拒之賊怒繫之柱以刀磨其脇曰不從者死公終不為屈賊壯之不為加害乘間脫歸乃集里民為兵不旬日擊却之

名世類苑

大孝主

卷八

章三益改官陝西至虎林心忽驚悸力辭而歸抵家父病已革越八日而逝人以為孝感所致後在處州母夫人歿公馳還舍援例乞丁憂 詔不允丞相李韓公復貽書道 上眷倚之意而遷存厚還家公灑泣而出日從戎事惟謹鄉兵既集命存道部領鄉兵浮海北上章乞如律守制詔仍不允已而章再上上覽之為惻然曰吾固知其情不可奪矣公信薦於孝友父喪未葬而盜發里閭室廬被災公稽顙籲天火至柩所即減事母夫人備極孝養每事必得其謹

心與二兄別居已久尤敦請同居以奉母怡怡之情公諒如也 宋濂撰碑

郭威襄孝友仁恕恭儉誠實出于天性母夫人嘗疾篤懸身燈告天求以身代疾遂愈人謂公孝感所致後母卒公廬墓晝夜號泣不絕臥寢于地毀瘠日甚一夕夢母夫人告曰地濕則致疾傷生汝固純孝惟竭忠報國為父母光墓不必廬也公感悟歸家三年之中哀痛如一日 楊文敏撰碑

朱文恪奉繼母李氏克盡孝道壬寅亂刺扶母逃竄十餘日兩全無恙人謂孝感所致 蕭統撰志

名世類苑

大孝主

卷八

卷八

王博士痛父必義尤孝事母母卒未幾兄亦卒營葬焚苦教授蜀郡痛父遺骸未返丘隴白王走雲南慟哭原野行求久之不能得即奠於所仰天一號幾絕日夜悲哀滇人感愴稱王孝子紳因述滇南慟哭記布政使張統重紳純孝為作王孝子文 吾學編
王徐紳子也少有志行壯力問學性至孝紳痛念父歿食不兼味徐遵教子孫相承數十年不變父母喪三年酒肉未嘗入口門人私謚孝莊先生 國臣
高魏事母蕭至孝蕭老而痼疾魏奉湯藥不懈母亡廬墓蔬食三年以孝行旌 華除遺事

程通少有至性動必遵禮嗜學不倦鄉先生奇之年十四補弟子員洪武乙丑貢入太學時年二十二丙寅遭喪歸廬墓三年哀慟毀形妻子至不相識戊辰復上太學時祖平謫戍延安年耄逋通迺上書言臣幼而無父祖猶父也臣祖老而無子孫猶子也更相為命今邊繳戍卒如林顧豈少祖者辭極懇切書奏上高皇帝憐之持其章不下私命兵部驛召平既至迺并召通東西立殿陛下顧通曰汝識此人否祖孫相持哽咽不能仰視帝歎曰孝哉此人命除其籍

遜國臣記

名世類苑

卷之五

三

華布之士

方正學父方克勤守濟寧被誣謫戍江浦上書乞以身代不報

吾學編

司業劉崧丙寅應天鄉試報捷至公適自田中摘栗歸悵然泣下曰奈二親何

行狀

英皇御極察陳公祚忠直詔復舊官并釋家屬公

以父母憂葬且未成服乞歸殯終喪不允明日復上

章言益痛切有曰古人立德必移孝為忠聖主任官

必求忠於孝俾不克居喪之子而求為伏節之臣是

欲以負叛之臣而求為順歸之士也借惟有此一人

必當投諸四裔豈公論所宜容盛世所宜有尚可列

諸士朝加諸官爵耶上嘉其誠詔許之御史河東

薛瑄重其事親以忠感君以孝作文送之有勁節苦

心如金百鍊無敗色殆可匹休古人之語

年譜

劉忠愍球性孝友居喪哀毀過常事伯兄甚謹兄弟

五人同居合食終無間言從弟玘為莆田知縣奉夏

布一疋即日封還貽書戒之曰當力行清白以光前

人此非所望於賢弟者議論慷慨卒以直言取禍天

下寃之二子長鈇次鈇通春秋痛父死於非命皆杜

門家居養母絕意仕進及王振馬順彖球被褒贈時

刑部侍郎楊寧巡撫江西召二子慰勉之曰先公忠

義顯白子可以出而仕矣乃出應舉鈇即舉是秋鄉

試第一尋兄弟並登進士鈇仕至左叅政鈇選翰林

四

作之

庶吉士改御史仕至雲南按察使後子孫科第綿綿

不絕人謂天固所以報忠愍云

李忠文撰志

林部齋性至孝事母益謹或有疾則親調湯藥不敢

離左右及母歿家雖貧薄而殯殮葬祭一於禮而不

苟每痛二親不逮養語及必悽愴終日

楊榮撰志

知府周公濟父禮遠涉江湖間公既冠入郡庠為弟

子員因讀論語至父母在不遠遊章味定省曠而音

問疎之語愀然不樂曰父在數千里之外幾星周矣

若之何而不往省乎即徒步以往再越月抵閩適遭疾已危一見公遂愈乃奉以歸復入學曰方寸定矣於是刻苦不知寒暑者累年遂領河南鄉薦

李賢

撰狀

柯學士潛聞父喪上命諭祭并營葬蓋異數也公

感激銜哀就道抵家不入中門寢苦枕塊不脫經帶擇葬地于所居東南一里許以不忍離喪次圖繪形

二付其弟學正以董成之戴宜人卒公哭踊絕而復

生朝廷聞之復遣官諭祭仍詔起復時祭酒缺員

久難其人上知公剛方欲用之以厭士論公聞命

名世類

卷之五

五

布之

即具疏乞終制大畧言忠與孝豈有二致事君事親初無兩心使親喪可短則他日所以事君者可知矣

上覽奏許之

本傳

呂文懿未遇時父任景州學正歿不能歸葬或勸公

火之公痛哭不肯從權厝景時至墓慟哭景人及道

旁行者聞皆酸慘後公任內閣母憂去道景州啓寢

歸合葬或以陰陽五行家說沮公不聽奉載舟寢苦

枕塊極哀毀病抵家卒

吾學編

林公鶚母程淑人性嚴終日侍立稍不當意則跪請

移時雖終夜不敢離左右家有大小事必咨起後行

母始娠為嫡母所妬百計墜之不能既而父懼害寄

養於所親某教諭移至蘇學稍長即勵志經史後舉

進士迎養其所生父母於京師及守蘇郡母今夜陳

其日所行事或有過輒笞之故公得以賢能稱

客

郭忠武登至孝太夫人有疾兩割股作羹以進居喪

哀毀骨立不肉食笑語者三年

彭時撰碑

陳御史茂烈弃官養母灌園藝蔬太守閔其勞遣力

助汲閱三日往白守曰是使野人添事而溢口食也

還之論者曰孝親之道詣極矣以母老陳情乞終養

名世類

卷之六

六

布之

疏曰臣生十五年父善祥不幸早喪母張氏無任劬

勞臣又隻身別無次丁孤苦成立臣前任吉安府推

官母年雖高猶能就祿蒙聖恩行取來京母年愈

老疾病纏綿不禁跋涉重違故鄉臨別叮嚀言語悲

切臣待罪於茲將二年矣顧菲才無補風紀又蒙

聖恩錄臣前任微勞賜之救命奉家幽明感被

天寵揣分奚堪固宜損驅圖報於萬一也奈何慈闈

衰邁夕照如飛母今年七十有七矣君恩猶可再酬

母年不可多得况臣又無男嗣又無兄弟一母一子

各各天涯千思萬思無時不思疾病獨自呻吟藥餌

孰與調節臣既思母則報 主之心亂母復思臣則
保身之心微臣心可憫母心猶可虞也伏望 皇上
憐母子孤苦乞 敕該部照例放臣終養使得以慰
倚門之望少伸寸草之忱臣雖祗奉龍顏仰瞻天日
愈思 恩渥益勵初心尚期涓埃之報於將來効犬
馬之勞於未死臣心實懇切 上憫其情特許之
吾學編

劉文恭性至孝母遭疾割腕肉以進事兄若嚴師雖
加楚毒不敢怨 李賢撰碑

陳白沙先生事太夫人甚謹大夫人非先生在側輒
名世類苑 卷七 章

不食食且不甘先生在外太夫人有念輒心動亟歸
果然母愛子慕惟日不足太夫人頗信浮屠法及病
命以佛事禱先生從之御史王鼎曰此見先生變通
處也北行時不別太夫人欲倣徐仲車故事伯兄不
可曰吾弟為人子吾獨不為人子乎兄弟泣爭義感
行路太夫人歿以七十年之孤子居九十年之母喪
哭擗食素一如先王之禮太夫人老耄康強如壯先
生以古希年顧多病嘗慮一日身先朝露不能遺太
夫人終故自太夫人七十年之後也每夕具衣冠秉
燭焚香露禱于天曰願某後母歿也後喪太夫人服

閑絕不衣錦繡曰向者為親娛耳 行狀

耿清惠天性孝友親終追思不忘遇亡日悲痛如初
喪時事三兄恭而盡禮常修耿氏家業以昭先德
傳

劉文和居家至孝母歿廬墓三載事其父誠敬尤篤
父歿亦廬墓因致疾遂不起鄉人感化號其所居曰
仁孝里建祠祀之嘉靖初言官聞於 上賜額曰昭
賢有司歲祭御撰祭文有曰忠裨于國孝表于鄉為
一代名臣云 山東通志

林文安天性孝嘗念二親生時弗克孝養故自宮坊
名世類苑 卷七 章

及南部兩乞省墓歸後家祭必躬不以老病廢禮族
人有孤貧者皆周其急 行狀

彭濟物少慷慨有志節初會試時前二場文論皆得
意忽得家報言母夫人劇病即束裝歸朋輩咸勸其
畱終場必取高第公曰吾方寸亂矣且母病與取第
孰重耶遂行抵家母見之喜病亦尋愈人稱其孝
紀聞

羅整菴父果齋先生家居日三子已鼎賢公禮部尚
書欽德按察副使欽忠通政司通政其初輒迎養復
乃更疊在告依依親庭不忍舍去滿門孝義海內賢

何燕泉性至孝父卒扶櫬舟還遇飄風人各奔免公誓與櫬存亡獨守不去竟全母病痿不能言公色養必得其欲嘗扶母避盜臨危弄櫬以脫母比還則櫬猶存人以爲神庇 顧璣撰碑

韓苑洛性極孝友與弟邦靖同舉進士交相砥礪事父蓮峯先生及閭恭人終身不違顏色愛靖尤爲切至公疾于廬幾一載汗惡之氣人咸不堪靖侍側未嘗少離飲食必親湯藥必分飲之鄉士夫爲立孝弟之碑爲鄉閭式後靖病亟公日慟不解衣不滋味者

名世類苑

大卷之主

九

卷之九

二月有餘形且瘁靖譬曉之公泣曰吾弟憶東坡之詩乎來生之因尚當同爲兄弟也及靖卒公廢寢食哭絕賓客遷生事衰經蔬食祥而弗懈公嘗謂其友樊恕夫曰世安有司馬遷關漢卿之筆能寫吾思吾弟痛吾弟之情吾當以此身報之故樊恕夫孝弟碑曰自有兄弟以來中間道德之相高功業之相映亦多矣至于相愛之深相信之篤所見之同如公兄弟可謂曠世少有矣 王九思撰傳

寇公涂水隨其叔父大理裕菴公于京師一日聞父殺菴先生病嗽急即暮裝晨歸千里六日夜抵家侍

湯藥不解帶者四十餘日殺菴先生見公至喜疾愈鄉人稱其孝感後公在寧波南畿閩中皆迎養處諸弟恩義備至從弟天瑞天與携教官所天瑞中舉天與發解山西登進士剛直邁往不絕于時子陽弱冠舉進士 呂構撰志

刑部員外郎林公待用疏論妖僧繼曉指斥貴近被逮詔獄賴 憲廟仁明竟坐謫官去謂余曰俊罪當斥逐不悔獨二大人家居重貽其戚爲懼耳久之其父菊莊公得報喜曰真吾兒也自是待用名重天下而公亦以賢父稱云 楊一清撰志銘

名世類苑

大卷之主

十

卷之十

呂涇野父渭陽公病公侍湯藥晝夜衣不解帶履恒無聲如是一年鬚髮盡白渭陽公卒公哀毀嘔血先是宋淑人權厝城東至是啓墳失一指公號天痛泣乃復得之遂合葬時大雨如注公徒跣擗踊泥中皆感泣稱孝 本傳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至公孤周旋承順畧不少怠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奕則忘倦嘗中夜飲酒歸其翁猶候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此爲人子者所當効也 茲圖 邵文莊晉少司徒引疾歸吳以遂慈侍尋遷大宗伯

竟不赴愉婉庭闈數載年踰六十日侍太夫人側怡愉懇款不異少壯日太夫人病中風公齋居茹素露禱移榻人謂純孝初公上疏辭職疏曰臣惟宗伯任隆司存三禮留都地重職備六卿顧臣才德既非其人而臣之情事又有必不能舍者竊念臣三歲而孤賴母過氏教育以至今日先因臣母年踰七十疾病交攻臣惟一身無弟無子臣累具疏乞歸照例終養比蒙 聖慈憫臣孤苦至情特廣殊恩准臣侍養是惟大造之仁使臣母子各遂其所凡臣母得以苟延數年之命者皆 皇上之賜也今臣母年至八十神志耄昏體力頹弱在牀褥每發輒危久近之期有不可言者臣於此時可一日而離側乎若奉以就祿則自臣家抵部水陸計肆百里顧臣母病勢如此道途困頓必不能堪儻由此以致不起則是養事靡終顧速其壽以負我 皇上前日曲成之恩臣之不孝莫大於此尚何能強顏就列與聞邦禮乎疏上聽辭

容春堂集

儲文懿公年二十三母王淑人疾醫藥不愈乃刺股救之延數旬卒時尚未室宗戚強公娶公頓足號天足指俱折乃已淑人遺命勿葬先兆內家貧無資公

極力別營墓域每旦伏哭塚上夜則苦誦讀以圖顯揚癸卯舉應天鄉試第一歸至儀真即號泣赴家痛母氏弗及見也 顧璘撰米

吏科給事中林粹夫父芝司訓信宜母沒畱葬焉及父遷韓府紀善占籍平涼遂領陝西解首連第進士以葬魯都憲使吾廣因趨信宜訪得母墓慟哭祭之欲負骨以歸陳白沙止之有不與皇華共戴之句乃圖山形而去 雙槐歲抄

陽明先生祖母岑年百一歲考終時先生父海日翁壽七十有五焚焚苦塊衰毀踰制先生幼鞠於祖母

聞計不勝痛割又聞海日翁居喪之戚將何以爲情乃移書與克彰大叔曰老父瘡疾不能歸得日夜苦切真所謂欲濟無梁欲飛無翼近來誠到知漸平復始得稍慰蚤晚更望大叔寬解怡悅其心聞此時尚居喪次令人驚駭憂惶衰年之人妻孥子孫日夜侍奉承直尚恐居處或有未寧豈有復堪孤處勞苦如此之理就使悉遵先王禮制則七十者亦惟衰麻在身飲湮食肉處於內宴飲從於遊可也況年七十五歲之人乃尚爾焚焚獨苦若此妻孥子孫何以自安平若使祖母在冥冥之中知得如此哀毀如此孤苦

將何如爲心老年之人獨不爲子孫憂念乎況於禮制亦自過甚使人不可以繼在賢知者亦當俯就切望懇懇勸解必須入內安歇使下人亦好蚤晚服事時嘗遊嬉宴樂快適情性以調養天和此便自爲子孫造無窮之福此等言語爲子孫者不敢直致惟望大叔爲我委曲開譬要在必從而後已千萬千萬至懇至懇正憲讀書一切舉業功名等事皆非所望但惟教之孝弟而已來誠還草草不盡 文成全書

楊公斛山授御史一載餘欲告歸侍養其友止之曰御史三載例有 敕贈之榮寧不少待公曰菽水之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主

主

卷之三

文

懽天性之愛古人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吾志決矣後母歿廬墓六年哀毀骨立屢薦不起朝賢嫉之革不復用已亥復起遂直言忤 旨逮獄八年 文集

嘉靖乙卯十月法司奏當決囚時楊忠愍公名適與張尚書經李都御史天寵同上內有陰主之者遂傳旨引決公夫人張氏謹奏爲籲天乞恩願代夫歿事臣夫原任兵部員外郎先因諫阻馬市預伐仇鸞逆謀 聖恩僅從薄謫旋因鸞敗首賜湔洗一歲四遷歷任前職臣夫銜感恩泣私圖報効或中夜起立或對食忘餐臣所親見不意誤聞市井之談尚徂書生

之習遂發狂論委的一時昏昧荷 皇上天高地厚

之恩不卽加誅俾從吏議臣夫自杖後入獄歿而復甦者數次剗去臀肉兩片斷落腿筋二條膿血五六

十碗日夜籠櫃備極苦楚年荒家貧常不能給止臣

紡績織履供給已經三年該部兩次奏請俱蒙特允

監候今歲多官會議適與張經一同奏請奉 旨處

決臣夫雖隕市曹亦將瞑目臣仰惟 皇上方頤養

沖和保合元氣昆蟲草木皆欲得所豈惜一迴宸顧

下垂覆盆倘蒙鑒臣螻蟻之私少從末減不勝大幸

若以罪在不赦卽將臣斬首都市以代夫歿雖遠禦

魑魍親執戈矛必能爲疆場效命之鬼以報 皇上

臣於九泉稍有知識辨復銜結無盡矣不報 楊忠

愍遺集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主

主

卷之三

文

教子

楊文敏諸子有雋才不令習舉業恐與寒士爭進其教子者皆聖人之道也有訓子序其序曰古者男女其未生也則有胎教既生也則有姆師之教其自幼之長也則有詩書禮樂之訓言行動止之則何莫而非教之之地哉惟古有是教也則飲食動息進退語默之間承訓誨之勤習見聞之熟由是邪僻之念不萌於心非禮之事不干其志蓋其德性之美才行之懿皆得於涵養薰陶之久以成之也是以其教無不備而其人無不賢者良以是夫迨至後世教法不立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五

三

有子女而不知所以教有父師而不知所以學由是放肆淫佚冥行瞽蹈貿貿焉以自恣於禮法之外者衆矣欲求其成人者豈不難哉予於公退之暇料檢先聖賢所以垂教者掇其切要類爲一帖名之曰訓子編以藏于家俾爲父師者知所以教爲子女者知所以學庶幾有以成德性之善而不至於放僻邪侈以爲不肖之歸則幸矣至於傳世垂後則非予之所敢僭也

年譜

薛文清嘗曰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冒昧禮法

義之財以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錫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如宋之呂蒙正范文正諸公咸以寒微致位將相曷嘗有賴於先世之遺財乎然則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者惑之甚矣

讀書

李襄城訓諸子曰吾襲父爵四十年幽遠之情固多未達所行之事寧免過差然兢兢惕勵悔往修來不敢欺公貪墨以負朝廷付託則自謂庶幾無愧也

墓志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五

三

劉忠宣教子讀書兼力農常督耕雨中曰習勤忘勞習逸成惰吾困之將以益之也或勸公爲子乞恩曰此固國典然以待賢有功者某何敢哉

邵寶撰

前傳

邵文莊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即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之名苟倫理一失雖具人之形其實於禽獸何異哉蓋禽獸所知者不過渴飲飢食雌雄牝牡

之欲而已其於倫理則蠢然無知也故其於飲食雖雄牡牡之欲既足則飛鳴躑躅羣遊旅宿一無所爲若人但知飲食男女之欲而不能盡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倫理終日煖衣飽食嬉嬉遊蕩與禽獸無別矣聖賢憂人之陷於禽獸也如此其得位者則修道立教使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其不得位者則著書垂訓亦欲天下後世之人皆盡此倫理是則聖賢窮達雖異而君師萬世之心則一而已汝曹既得天地之理氣凝合父祖之一氣流傳生而爲人矣其可不思所以盡其人道乎欲盡人道必當於聖

名世類苑

卷之三

七

賢修道之教垂世之典若小學若四書若六經之類誦讀之講貫之思索之體認之反求諸日用人倫之間聖賢所謂父子當親吾則於父子求所以盡其親聖賢所謂君臣當義吾則於君臣求所以盡其義聖賢所謂夫婦有別吾則於夫婦思所以有其別聖賢所謂長幼有序吾則於長幼思所以有其序聖賢所謂朋友有信吾則於朋友思所以有其信於此五者無一而不致其精微曲折之詳則日用身心自不外乎倫理庶幾稱其人之名得免流於禽獸之域矣其或飽煖終日無所用心縱其耳目口鼻之欲肆其四

體百骸之安耽嗜非禮之聲色臭味淪溺於非禮之私欲宴安身雖有人之形行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差俯爲父母流傳一氣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世哉汝曹其免之敬之竭其心力以全倫理乃吾之至望也 勿藥集

余肅敏弟子襄舉進士授戶部主事教之曰誠能動人惟積誠自能銷偽又曰人固賢剛不可使人畏之如虎識者以爲名言 李文正撰傳

羅整菴官兩都時畱冢子視家事訓飭相繼如曰勢位非一家物須要看破又曰凌好人窮貪嚼不爛

名世類苑

卷之三

大

人以爲確論仲子謁選未嘗通書故舊瀕行酌卮酒而訓之曰前程有分定惟安義命便是比授官有期欲圖南方以便省問乞公一達相知公復之曰數字本不惜但似于信命欠確耳竟不與惟作行誨授之而諄諄于忠信篤敬云 歐陽塾撰

劉文恭家訓素嚴仲子幹以進士使南方戒之曰見利母苟得也比還閱其衣篋無他乃喜曰無玷吾門矣 李賢撰碑

楊文懿公示茂元書曰得書知汝預問刑之選吾一喜一憂又一恨蓋近時進士率外補鮮得京職吾官

京久矣汝今又幸京官父子相聚足樂此所以喜也凡刑官必須仁厚明斷而又夙夜勤慎無懈庶幾寡過否則縱有罪虐無辜災及于身家毒流于子姓此所以憂也吾幼嗜學欲以道德文章名世老而無成每念常自愧見汝少若穎悟一以聖賢之學誨汝冀汝長而成吾志揚吾名不朽不意汝慵不力僅能取仕若在閑曹尚可鞭策今官于彼將役役於案牘其暇學乎不學少文則異日雖或能建勳立業亦不過一俗吏耳吾既不能為大儒汝又為俗吏今雖暫榮一時而竟淪沒於千百世之下與凡氓同此所以恨

也不審汝有以解吾之憂而思釋吾之恨否也汝叔去捉筆草此目昏手倦不盡所欲言 鏡川集

陳恭襄公瑄家有樂善堂恒舉鄒孟氏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語以勉子孫 行狀

夏理卿訓子姓必以忠孝大節嘗曰吾未暇遠引杭先達如貞襄之忠肅愍之烈王文璉之節爾曹弗能效之非夫也 楊守陳撰志

台州章某聘某氏未成婚納妾氏有娠而某得疾且成某氏請往視父母謂未成婚不許某氏堅欲往某一見即逝某氏為棺歛之撫妾守喪妾生子綸親教

讀書通四書然後遷就外傳竟第進士官至禮部侍郎綸先欲疏請復立舊太子恐貽母憂未果某氏聞之謂曰吾平日教汝何為汝能諫或職雖為官婢無所恨也綸遂以疏入忤 旨謫戍某地某氏怡然綸獲復官終養某氏嘗自為詩見志人共傳誦詩曰誰云妾無夫猶及見夫夫方殂誰云妾無子側室生兒與夫似兒讀書妾辟繡空房夜夜聞啼鳥兒能成名妾不嫁良人眼目黃泉下 復齋日記

胡公富嘗語諸子曰予官居四十年無他長但清白二字平生守之勿失爾曹他日有官守務全名節金帛易動人遠而勿親自然氣壯而政事理汝等宜無忘予言 汪言錫撰行狀

楊公子器嘗論諸子曰若能孝弟勝于擢高科否則雖中三元亦何用 遺事

林見素子達初時多病公在蜀移書戒之曰父母惟其疾之憂夫子所慎在此也念之哉子承父後汝為長宗枋汝屬也念之哉形天地間靈而秀於物者人汝形貌人也亦具所為入者乎靈而秀於人者士汝巾汝衣則士也亦具所以為士者乎汝懷抱之隱行業之顯吾不得而知也吾欲汝為子瞻汝弟適子由

吾不能老泉欲汝爲純仁適純禮吾不能希文欲汝爲伯子適叔子吾不能大中獨汝愧乎哉吾老矣所不能爲汝兄弟及爲之念之哉謂子賢愚不足掛懷抱任達語也執不愛其子教之聖與賢教之的也元亮責子天道苟如此且進杯中物堯夫亦謂望子大賢不知天意從否二賢距援穎脫流俗外於諸子特未忘情爲善由已聖賢可學而至無與於天也借天而言責之子者至矣達後舉進士有文行 見素集父兄勞於官子弟逸於家一逸已過分況乃事奢華軒軒傲閭里僕僕過形衙不知禍所伏方謂勢可誇 名世類苑 卷之三 三勢亦有時歇禍來或無涯不如慎德業庶幾永無譁此張簡肅悅有感之作仕宦子弟宜書諸紳 近峯 聞畧

朱公垂父鳳嘗教公曰汝當勵清操無以家爲慮予一盂飯一裘一葛自外於我何有又曰古大賢遭坎壈內抱安天下才竟泯泯草間汝幸逢時其立功爲孝乃父後以公垂賢贈官都御史 崔銑撰志

陽明先生在廣西書示子姪正思等曰近聞爾曹學業有進有司校獲居前列吾聞之喜而不寐此是家門好消息繼我書香者在爾輩矣勉之勉之吾非

徒望爾輩但取青紫榮身肥家如世俗所尚以誇市井小兒爾輩須以仁禮存心以孝弟爲本以聖賢自期務在光前裕後斯可矣吾惟幼而失學無師友之助逮今中年未有所成爾輩當鑒吾既往及時勉力毋又自貽他日之悔如吾今日也習俗移人如油漬麪雖賢者不免況爾曹初學小子能無溺乎然惟痛懲深創乃爲善變昔人云脫去凡近以遊高明此言良足以警小子識之吾嘗有立志說與爾十叔爾輩可抄錄一通置之几間時一省覽亦足以發方雖傳於庸醫藥可療夫真病爾曹勿謂爾伯父只尋常人 名世類苑 卷之三 三爾其言未必足法又勿謂其言雖似有理亦只是一場迂闊之談非吾輩急務苟如是吾未如之何矣讀書講學此最吾所宿好今雖干戈擾攘中四方有來學者吾亦未嘗拒之所恨牢落塵網未能脫身而歸今幸盜賊稍平以塞責求退歸臥林間獲爾曹切磋朝夕砥礪吾何樂如之偶便先示爾等爾等勉焉毋虛吾至望又有詩示子正憲曰幼兒曹聽教誨勤讀書要孝弟學謙恭徇禮義節飲食戒遊嬉毋說謊毋貪利毋任情毋闢氣毋責人但自治能下人是有志能容人是大器凡做人人在心地心地好是良上心地

惡是兇類譬樹果心猶蒂蒂若壞果必墜吾教汝全
枉是汝諦聽勿輕弄 續編

羅文毅倫上叔父書曰列位叔父列位兄長倫別無
他屬爲人祖宗父兄者惟願有好子弟所謂好子弟
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耀閭里者也謂
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岳爭重與雲壤爭久足
以安國家足以風四夷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如
汴宋之歐陽修如南渡之文丞相者是也若只求飽
煖習勢利如前所云則所謂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
等子弟在家未仕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
名世類苑 卷之三 圭一 蕭

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甚至子孫不敢
認如宋之蔡京秦檜此豈父兄祖宗之所願哉想其
勢焰官爵富貴豈止如今日鄉閭中一二前輩也而
今日安在哉然所謂好子弟者亦在父兄有以成就
之耳人才之盛鄉黨爲最然非父兄敗之則子弟喪
之取譏天下貽笑後世甚可惡也載之史書使後世
之明君賢王輕弄吾人未必不由此也吾願叔父聽
之子姪戒之共懲成我做天地間一箇完人蓋未有
治國不由齊家家不齊而求國治無此理也何謂齊
家不爭田地不占山林不尚鬪爭不肆強梁不欺鄉

里不陵宗族不擾官府不尚奢侈弟讓其兄姪讓其
叔婦敬其夫奴恭其主只要認得一忍字一讓字便
齊得家也其要在子弟讀書典禮讓若不聽吾言譬
如爭一畝田占一畝住居兩邊不讓或至人命或告
官府或集親戚所損甚大若以此費置買前物所費
幾倍若曰住基無賣此又愚也其所以爲此計者不
過躋自己之子耳父母之心愛子孫一也今奪吾父
母之子以與自己之子甚非吾父母之心也父母雖
不在逆其心則逆天理矣安知吾子孫不如今日之
爭哉凡事皆此類也而此事尤切故特言之今後若
有田地等物不明只許自家明白不許擾及官府我
若不仕尤當守此言也其餘取債之屬民甚貧窮可
憐自己少用一分便積得一分德奴僕放橫必不可
縱容自今以後無片言隻字經動府縣方好不然外
人指議此人要做好事不能齊家世間安有此等好
人哉由此得禍未可知也兼我在此國事日在心懷
仲淹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況今日乎進退得
失有義有命吾心視之已如孤雲野鶴脫灑無繫自
古壞事皆是愛官職底人弄得狼狽了脫使根本不
安枝葉能自保乎戒之戒之 文集

厚倫

章三溢先世有墓祠曰標慶菴公起其廢一新之且益田供祀事而定祭享之禮令子孫世守之其於宗族里黨患其子弟無所於學則創龍淵義塾延師以教之患其死者無所於葬則以玉峯西岡爲義阡聽其藎瘞焉又以王叔剛實鄉郡之賢者而石抹將軍能忠於所事即龍泉劍水之陽設祠宇祀之曰忠賢祠蓋凡可登善扶義者無不爲也 宋濂撰碑

楊文貞事從兄仲基甫盡恭愛從子如子諄諄訓之爲學好義雖隔數千里貽書不輟也待羅氏弟妹尤

名世類苑

卷之五

五

南

有恩意弱冠姑氏舉家疫疾素所厚皆削迹先生曰吾父同產也獨畱浹旬日爲灑掃戶庭具湯粥調護安而後去竟亦無恙 王直撰傳

夏忠靖公性孝友其弟原啓沒愛其子如子讀書鄉校時教諭史九韶雖非授業師遇之必拜雖賢不變九韶陞教國子月恒分之祿九韶將老 朝廷從公請命致仕公與人交久而敬平生故人在患難率賜給之遇士之貧者振之有顛躓失所者援之德雖微必報而未嘗存怨惡心 楊士奇撰碑

曾公鶴齡事親孝於家極雍穆訓育其兄遺孤子庠

自辟至有室卒成偉器致有弋陽司訓之薦嫁庠女兄弟二人如已女寡姨孤甥無不席其庇嘗分 上賜金買田以給先祀積俸餘以周族人之貧者親故均蒙其惠 劉球撰行狀

楊文敏外艱歸既襄事乃料檢鄉黨平日有假貸弗能償者悉焚其券族人有喪不能舉者悉葬之孤弱不能自存者悉收養嫁娶之有因產業致爭者剖已業畀之詔奪情起復宗戚鄉鄰送行者咸垂涕去 年譜

劉文介天性孝友初二親垂白在堂伯兄蚤世仲兄

名世類苑

卷之五

五

南

優游文翰間惟父綜理家務雖公私多故而二親安公之養間居教子弟務底成材族人數千凡窘者葬其喪貧者成其配寡弱者扶之得所鄉人有貸者悉焚其券嘗慕范文正之爲人立義倉於先祠之左貯粟以周其乏且自爲記以見志 李賢撰碑

柯學士友愛二弟撫育從子尤極恩意季氏早沒悉以先公所構寢室讓與其子宗璧而自與兄學正江別作室於都所東西以儉陋自居人以義稱 碑 林部齋治家儉而有禮待宗黨極厚族弟喜幼孤無依養於異姓取歸撫育迄于成立勸子姪讀書言不

輒口與鄉人周旋款洽不事矯飾事其師孟陽最謹
孟陽後爲翰林檢討以事沒于京爲之經畫家事以
反其妻子于閩 楊榮撰志

楊文懿凡有賜資必奉親及施與族衆及親沒而
朝廷恩眷日隆至給三俸恒以親不逮養爲歎乃請
以少傳俸於鄉邑給受以供祭祀及周恤親族故舊
之貧者 詔允之 行狀

呂文懿宗族中有困乏者必推所有以賙之遇人之
危殆者濟之惟恐不及歲時賞資奉母之餘輒分遺
宗族鄉黨而自奉甚薄 吾學編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一

主

三

陳恭愍做范文正公置田一百四十畝以充祀先
族之用號思遠莊及卒後族人以公無餘貲舉田還
公子戴戴不可曰先人置此以行義也戴取而私之
獨無愧乎況治命又嘗俾勿廢此人謂公有子 塵

談錄

徐文靖做范文正置義田以贍宗族奏請施行凡同
宗合族之內有不給一切有券有恤規矩森然于孫
迄今不廢 內閣行實

吳文定篤厚倫誼吳中有田數百畝每歲租入視親
戚故舊之貧者分給之 本傳

謝文肅先世遷有常稔田若干畝先生議供祠墓祿
稍贏即別買田代之分給弟姪又置田儲租供家塾
建方石書院賙宗黨治喪併患難之不賙者其處宗
族仁義忠厚之行多可尚如此 顧璘撰傳

王康毅居家孝友敦睦尤出天然嘗做范文正公遺
意置義田若干畝以贍族人又置祭田若干畝歲時
致祭祭畢因識長幼以合族鄉人貧者賙之其於人
之賢者禮待獎借不置不肖者容之以故終身無怨
之者 行狀

馬西玄性廉不好居積所得俸祿悉以給昆弟親戚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十一

主

三

因無依者弟汝驤歿後恤其孤有甥十餘人數來乞
公公應之不爲怠卒之日鄉人會哭其室發笥視之
無有也咸爲賻治棺歛以歸 存寄稿行狀

劉忠宣嘗以先世二宗族屬流散幾不可識作敦本
堂歲舉二祭祭畢有燕以合族人且爲家規誦燕所

邵文莊撰傳

林見素居家鄉鄰貧不能存者歲給以粟喪助之棺
衾婚姻助之財率以爲常而期功之親尤篤父所選
悉推與諸弟一弟無子家獨裕公不與子以姪後之
人以爲難葺上世九墓捐田以供祭祀 楊一清撰

接物類

教育

國初太學成中外歲貢學徒日衆師生相好教尼不行 高廟擢宋文恪爲祭酒釐正前弊 上自製誥詞至以尚父興周八百擬之感惟眷遇所以提挈鎡礪不遺餘力師道既立諸生畏教乙丑戊辰得士三天下之二而魁選又在太學大被賞遇後公卒 上一日思公諭太學生曰宋訥作祭酒學規嚴肅秀才循蹈規矩向學中用朝廷以故得人訥善終朕禮送還葬又令沿途有司祭訥正德中諡文恪 劉三五

名臣類苑

宋卷之三

李本

三五

加

撰志

胡若思以內閣學行堪爲師表身先教士翕然向慕在國學二十餘年敦尚恩義時諸生以故告歸者法坐成邊公申論其情可矜得免太學稱曰前有宋胡後有李陳 楊溥撰墓志

胡若思筮仕華亭時尚少而能以師道自任勸勉諸生務實學力行檢以變浮華之習日親講授每至夜分雖隆冬甚暑不廢華亭長者皆稱重之謂先生必大用其在餘干如華亭時士子樂從之成效居多 碑

魏文靖爲松江訓導汲汲成就人材諸生在學者候一更携茶往視之見書聲者供茶一甌至三更携粥以往尚有誦者供粥一碗如此者亦不頻數間一行之士子感激 古懷雜錄

薛文清提學山東每臨諸生親爲講解不事標榜皆呼之曰薛夫子 行狀

古廉李先生時勉爲祭酒嚴毅正大極意造就人才初至今坐堂一月後乃散處於廂房列格致誠正四號號房中有家室者居外晨入齋堂讀書夜讀書務盡二更將五更復令膳夫提鈴循號喚起讀書或自

名臣類苑

宋卷之三

李本

三五

加

潛行以察勤惰無燈者暗記示責自是燈光達旦書聲不歇學者感激競相勸勉先生多宿廂房每隔三五夜必召同鄉人侍坐或說鄉曲舊事或論詩文言簡而確聽者忘倦更深乃已別時必曰話久誤工夫自當退補且曰三更更陰陽交代時讀書宜二更即止過此時則次蚤無精神其愛人多類此 可齋雜記 正統十一年太師英國暨侯伯二十餘人蚤朝畢奏曰臣等皆武夫不諳經史願賜一日假詣國子監聽講 上命以三月三日往先是太師率諸侯伯至日到監乃携茶湯菓餅之類甚豐祭酒李先生時勉命

諸生立講五經各一章講罷設酒饌奉款諸侯伯讓曰受教之地皆就列坐惟太師與先生抗禮飲甚歡太師累辭先生曰秀才家飯不易措置願太師少寬後命諸生歌鹿鳴之詩賓主雍雍抵暮而散此亦太平盛事也

近峯閣畧

陳祭酒美鬚髯容儀端整步履有定望之者起敬當會食諸生稍有失儀即待罪不輕容或有所稟嚴於對君之理師道卓立名重一時六館殆千人凡升堂聽講會饌儀矩森嚴雖朝廷之上不之過也

古懷雜錄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主

三

三

陳先生選崇尚道學為提學南畿惟以禮義廉恥教化諸生病學者競為浮華之文力欲變其故習徧歷郡縣居宿學官默然端坐以身為教令讀小學暇則習禮一時諸生翕然感化前後三年變色之語不見於衿珮

姑蘇志

禮部侍郎陳璉領鄉薦選桂林府學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時有詔武臣子弟皆受學公日進諸生講聖賢之道仁義忠孝之說必使身體力行諸生雖文武不同莫不皆有所得都督韓觀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公之教心悅誠服每以儒師加禮焉秩滿陞

國子助教 疏瑛錄

臨川吳古涯先生以明正之學惇實之文端厚之行峻潔之操挺然而不詘簡然而不滓其於施教必先正本而後循序以達永樂中吏部言國子缺司業

上曰此非可輕授其令祭酒胡儼慎舉有學行可為師表者以聞胡公舉先生即日授國子司業禮讓之俗洋洋於京師首善之地矣

許應珩撰傳

康齋中歲家貧衣食不給風雨不蔽躬親稼穡手足胼胝非其義一介不以取人四方來學者卻其束修雖飢寒有所不顧而寒士就學者復館穀之

行狀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主

三

三

謝文肅在南監動以身教每嚴約束禁諸生班見禮損皂役錢以沛僚屬籍膳夫錢于官備東西二書樓以皮鏤板上疏請增楊龜山從祀而黜草廬吳氏餘若擇師儒慎科貢等事論列尤多在北監請增號舍修堂室又謂廟門衢面狹斜以為褻慢買其地而廓之又買官廨三十餘區居學官以省僦直皆出夫阜雇役諸生貧困者有給次者請京府賻給歸其喪凡所建白皆師古義持獨見未始有徇俗希人之意

李東陽撰碑

戴恭簡珊為南圻提學凡考校必以文藝占器識有

請謁者不色拒而終無所撓品藻精明其所賞譽者大學士王鏊也士心帖服至無後言

李文正撰

王文莊督學山西以陶養為本先行檢而後詞華高下毫髮不爽又好面誨人每生徒請益因材開發終日不倦士子翕然歸之

石瑤撰志

孝宗勵精圖治任儒宿北監既用謝公鐸為祭酒復起章文懿為南祭酒謹矩度尚德化厲廉恥六館諸生翕然向風姑蘇尤樾毋病不得歸省晝夜涕泣公許之或謂例沮則曰吾寧以違制受譴不忍絕其母子之情聞者歎服

行狀

名臣類苑

本卷之主

三

言方何

耿好問為祭酒誨教有恩義時異姓諸侯年幼者令學于國學公類古諸侯勳戚言行可法者為書以授之在國學十年士類感而化之

琬琰錄

丘文莊為國子祭酒時文體尚奇恠或不可句公考南京鄉試及會試痛斥之怨謫不恤也士有慕道學者立詭異之行以徵名公因會試發策言之其在太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忠文至於綜理周密則忠文不及

柯喬新撰志

林文安為祭酒垂十年待諸生嚴而有恩凡差撥歷事定立規矩雖勢家子不容請托越次故事祭酒膳

銀歲以百數計公悉貯之官購置祭酒公署一所合監師儒公廨盡備實公創其始也

林廷選撰行狀

劉文恭鉉為侍講屬正統戊辰選庶吉士命公教之公慨然以師道自任俾力追古作大有所造多以文學稱壬申祭酒缺大學士高穀以公學行老成薦乃命為祭酒士類懽然稱得人公曰士子若室女當保愛之於是定課程示教條旦暮講學不懈六館之士肅然

李賢撰碑

邵文莊為江西提學以身為教先行檢而後辭藝黜浮崇雅士類勃興修濂溪書院白於巡撫林公待用

名臣類苑

本卷之主

三

言方何

檄取濂溪族孫守祠改建白鹿洞書院清學田定課程遠近嚮慕

楊一清撰志

楊文襄為山西提學力祛夙弊學政肅清弘治初改陝西大作士類創正學書院拔各學俊秀會業其中親為督教其大規先德行後文藝故院中士連魁天下為狀元者二人其以學行功業著聞者甚多

紀撰行畧

席文襄提學貴州夷方士鮮知學公力教約迪以正道時王伯安謫龍場驛公每學擇秀者一二人集省城書院延伯安為師士始聞古道趨正學

楊一清撰志

劉咸果爲河南福建提學所至敦本抑浮士風丕變
在河南士民遭巨寇劉六等之慘凡數十人歿于節
義既舉以聞且錄其親屬之可教者于學在福建蒲
中二陳公繼之彥回建文中俱以節友爲立祠祀之
羅欽順撰志

魯文恪屢歷成均其教主于理道不屑章句南北士
多所造就尤持清操前宿弊縉紳欽仰 丙志

呂涇野爲祭酒篤行率人勤於訓迪每有條約動遵
古誼經書子史博讀詳玩竝有發揮門生環向請益
耳聽口授無倦容無擇言今先生沒已久門人列在

名世類苑

太卷主

圭一節五

仕籍者殆徧海內凡敦本歛華篤行好學恂恂然畧
去空談者卽不問可知其爲先生門下士也以故諸
生爲之語曰當代非無儒先生則爲真儒當世非無
學先生則爲實學海內以爲確論 著存錄

涇野爲北國子祭酒時監規久弛先生發明揭示動
以身教一二賢游子弟有不率者卽繩之以法不少
假借於是咸知所從事而乞差爭撥之敝風頓息或
有以敬敷五教在寬規先生者先生曰寬非縱弛之
謂乃日刮月刷以要其成而不責效於旦夕故謂之
寬然云敬敷則不可不謂之嚴也古稱師嚴然後道

尊道尊然後民知敬學其意正謂是也今人才滿不
如古豈真古今人不相及哉內則祭酒外則提學皆
有師道而以教人爲職者率多姑息假借而不知人
才之日流也耳臨希悅蓮道干譽且非治民所宜矧
以之教士哉規者不以爲然而先生持之愈堅國子
諸生自是知所檢束而絃歌之聲禮讓之俗洋洋於
京師首善之地矣 薛應珩撰傳

張邦奇由翰林檢討歷提學副使南京國子祭酒端
重典雅所至卓有師模嘉靖年來浙中儒臣可爲輔
弼者董中峯玘張文定邦奇皆不得用 浙志

名世類苑

不卷主

圭一節五

劉公天和爲陝西提學副使關中人聞之喜曰今復
得見我劉公耶比至潼關士女迎者如堵至有褰廉
而觀者於是膠庠之士鼓掌而言曰先生至士風不
患不周漢也公乃黜浮崇雅先行後文一時士習翕
然且變山州鄙邑有交望其先試者 康海撰序

邵康僖試春官第一卽知義理之學爲江西福建提
學咸以正學從事教先德行藝取理彝樂陳古詞祠
表忠烈士類宗之 續記

王虎谷任陝西提學語學者以聖賢之道曰立志曰
主敬曰讀書曰慎行以五要肅士風以十有一行正

士教以九戒教士禮以二十一過禁士愆又立四科以待士建書樓於正學書院廣收書籍以資諸生誦覽學政肅清三秦之士莫不興起後陞國子祭酒時國學教廢公以十有七約示諸生學政嚴厲不少姑息士始不堪而終直其法

雍大紀

羅文莊補南國子司業先是起章公懋為祭酒以家難辭詔推補司業以需遂以命公此員缺而不補者七十年時監規積弛士多放逸每遇差撥爭論紛如公至謂放心宜收非管攝之嚴不可爭風宜息非稽考之精予奪之公不可持此三者甚力始而怨謗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主

子

三

交集終亦安之六館肅如

歐陽塾撰行狀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二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三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校

接物類

厚德

徐武寧南征陳有定至蘇州閭門見一女子絕色即以重幣備結曰且不即納當為後期及師旋悔之使人道意令其他適女父堅求以女侍巾櫛固拒不從更遺數十金以助其貲且謝負約之罪王之厚德如此

傳信錄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主

一

三

五

六

邵襄武家蓄媵妾百餘晚年皆資還寧家得賞賜多惠鄉閭父老及孤貧無告者賈極公宰歸田里見故交遺民驩如也

朱夢炎撰碑

劉公崧赴北平時盡支職方俸得白金九十兩封識之以托其鄉人及歸往取則其人已用之公亦不問行米

太祖常召宋文憲問廷臣臧否第其善者復問否者為誰濂曰其善者與臣交臣故知之其否者縱有之臣不知也卒無所毀

青溪暇筆

朱文恪善自遠陽放歸買地一區為終老計方性經

嘗聞老翁哭聲甚哀詢之乃知翁子鬻此以償公帑翁以無依故悲公聞惻然憫之以券還翁而不索其值

談纂

解開吉水人背累鉅富其親故婚喪力瘠者輒以財穀濟之或有告急者蹈湯火赴援不顧利害或多為鄉里所負開曰人孰不欲厚積而肯輕捐所有以與人哉夫富者怨之府也吾但知種善以貽子孫而暇金玉乎哉識者賢之開生一子甫七歲能詩長而穎悟越人洪武永樂間翰林大學士縉紳即其子也

客座新聞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杜環侍父宦遊好學飭謹重然諾好周人急父執主事常允恭歲於九江家破母張氏年六十餘無所歸有憐其老告之曰安慶守譚敬先非允恭友乎益往依之母如其言附舟詣譚譚謝不納母大困念允恭嘗仕金陵親戚交友或有存者萬一可冀復哀泣從人至金陵問一二人無存者因訪一元家所在道上人對以一元歿已久矣惟子環存母服破衣雨行至環家環方對客坐見母大驚頗若嘗見其面者因問曰母非常夫人乎何為至此母泣告以故環亦泣扶就坐拜之復呼妻子出拜妻馬氏解衣更母濕衣奉

糜食母抱衾寢母母問其子平生故人及幼子伯章環知故人無在者又不知伯章存亡姑謂之曰天方雨雨止為母訪之苟無人事母環雖貧獨不能奉母乎且環父與允恭交好如兄弟今母貧困不歸他人而歸環家此二父導之也願母無他思時兵後歲飢骨肉不相保母見環家貧雨止堅欲出問他故人環令媵女從其行至暮果無所遇而返坐乃定環購帛令妻為製衣衾自環以下皆以母事之母性褊急少不愜意輒詬怒環私戒其家人順其所為勿與較母有痰疾環親烹藥進七筋以母故不敢大聲語越十年環為太常贊禮郎奉詔祠會稽還道嘉興逢其子伯章泣謂之曰太夫人在環家日夜念少子成疾不可不早往見伯章第曰吾亦知之但道遠不能至耳環歸半歲伯章來是日環初度母見少子相持大哭環家人以為不祥止之環曰此人情也何不祥之有既伯章見母老恐不能行竟語以他事辭去不復顧環奉母彌謹然母愈念伯章疾頓加後三年遂卒將必舉手向環曰吾累杜君吾累杜君願杜君生子孫咸如杜君言終而氣絕環具棺槨殮殯之買地南鍾家山葬之歲時常祭其墓云環後晉王府錄事

呂尚書震爲子乞官 上以聞夏忠靖公請與之或謂公曰彼昔奏公公忘之耶公曰吾自得罪彼何與焉平江侯陳瑄靖難時嘗欲害公後公薦瑄總漕又內贊其所請以濟國事二公溪敬服公薦人自布衣至公卿不使人知此類甚衆 楊士奇撰碑

楊文貞自少知學手不釋卷年十二鄉人請爲童子師有鯢生携書過館下色懷甚公問故云有母不能養公曰嗟乎人孰無母乃分其徒之半與之俾得束修奉母 畜德錄

楊文貞客江夏嘗館於陳氏會城中大疫其家無少長悉病皆勸公出館不從陳竊聞之曰先生在我砥柱也終其家瘡不去婦家塚多壞子孫貧不克修治公初喪母宜人卜宅未得兆也婦有季父素重先生者告曰吾家其所壞塚世遠無遺骸葬此其後當賢請以贈也公曰丈人厚意不敢忘然義有不可幽明一理攘人之室而居之其得者失者皆能安平且所重有後者爲其爲墳墓主耳壞而不治不可爲孝況又舉以畀人哉願丈人慎之以率子弟自是其家無復舉塚售人者 陳實撰小傳

希顏先生楊翥講道於胥溪之上學徒彌衆楊士奇自廬陵來邂逅間以求館事公叩其中而器之乃告主人曰吾不足爲若師求我之所師者以師之遂辭去主人詢其所謂師者蓋指士奇也竟延之士奇德之迨入閣首以公薦入翰林尋拜禮部侍郎進尚書 畜德錄

尚書楊公翥厚德冠一時鄉邦傳誦其事甚多如隣家構舍侵其甬甬墜其庭公不問曰晴日多天雨日少也又或侵其址公有普天之下皆王土更過此些也不妨之句又以隣翁生兒恐乘驢驚之徒行如此

等紀載已多又聞其先墓前碑爲數田兒戲推仆墓人奔告公曰傷兒乎曰否曰幸矣語諸兒家善護兒母驚之 九朝野記

薛文清曰惟實可以容人惟厚可以載物深以刻薄爲戒每事當從忠厚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畱心 讀書錄

黎大樸世居岳之華容性耿介寡合重倫尚節違祿養極嚴廟祀兄嫂卒其孤名獻民及女皆幼育爲己子山東副使董國器妻歿而董適未返大樸展省至臨清使携其柩以歸太常卿孟士亨卒家貧不能舉

大樸倡諸鄉宦官合購俾襄葬事鄉吏鄧祿寓銀數十兩後祿歿遂藏所寓物十年候其子長乃還之居官儉朴不受私餽常患風俗奢侈婚葬宴飲深示節度所居黃洋渡即療病涉私帑築堤四十丈民甚利焉後官至禮部尚書 懷鹿堂稿

永新劉侔行業端茂永樂戊子領鄉薦會試下第道遇澤水一女子未沒號救劉命援之登舟載歸道中皎然不涅逮歸家婦迎問曰買妾乎劉告之故婦和女處女言本富族今舉室葬魚腹矣感君子再生恩請執婢役以報劉曰惡有是吾力猶能返汝立命人

子 卷之十三

六

三

送之還至則茫茫大川耳親戚皆絕形迹復載來劉命婦善視爲寬壻歸之婦曰渠已無家吾尚無后君非構意室之政使從人未必勝君殆亦天作之合其畱侍巾櫛劉固不可知者諭勸數四久之乃處二室既而生二子長即大宗伯文安公定之次布政叅議寅之也 九朝野記

劉文恭在翰林祿賜之餘必分惠宗族故舊之貧者僚友卒而乏者爲具後事復教其孤有病吏公憐而舍之家家人以染其疾或請遷之弗聽已而皆愈鄉人有逮繫不能明者公爲白其冤其人懷金以謝公

曰吾直爾公也豈爲私耶遂感泣而退 行狀

尚書張公鳳時人以公執法呼爲板張爲人正直而心地平易遇事敢爲人不敢以私干之尤篤於友義同門蹇於仕途者必極力助之故人李詢爲太常贊禮郎母老子幼夫婦相繼而卒公惻然遂養其母以終聘其女爲子婦教養其子至於成立又急於濟人嘗渡江偶遇一舟覆於急流公即捐白金購人救之舟中之人賴以全活鄉人稱爲朴實君子 李賢撰碑

名世錄

卷之十三

七

贖之瑤受而不歸居月餘復來謁先生不問又周以粟布且勸之歸無倦意有鄉人丐於市公識之呼至衣食之終其身 碑

南陽李某閣老文達公之大父也公未生家有廣地千畝歲種棉花收後載往湖湘間貨之是時價頗賤停于邸舍越三月適臨江三商議值三百兩交易訖但貨未及發舟邸忽火延燒無遺三商者抱持而哭曰某等假人財物爲販江湖頻年辛苦合積資本一旦罹此禍殃是天絕吾輩也踣地號天各欲自盡某聞而呼之曰汝等貨未及舟尚爲我貨物失價存我

當還汝亦理所宜汝失貨本無以為生我尚能力業歸可再致人人咸義之即還其價三人感謝不已旦夕其家有客假宿于舍傍夜半聞堂中有人聲客起竊視之見兩緋衣人坐相語曰李某陰德固有但陰宅所向不利耳畧轉從某向賢不可言詰旦客以告而去異其言即易所向明年生文達公中宣德癸酉進士天順末首相云 客坐新聞

景泰間臨川聶大年用薦起為仁和訓導通詩書二經博涉羣書篤意古文及唐人詩書法李北海潘果諸公與一時達官顯人過抗者皆禮重之其名傳于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遐邇初大年嘗言王抑菴家宰求錢塘戴文進畫十年不得何如移十年求畫之心以求天下之才則野無遺賢矣此言頗聞于抑菴大年病不起以詩投抑菴云鏡中白髮難饒我湖上青山欲待誰抑菴見詩曰彼欲予志墓耳及大年卒抑菴遂為志其墓人以是知抑菴之德不可及 蓉塘詩話

天順初李襄敏公秉以都御史巡撫宣府張鵬以御史巡按有武臣私役士卒公將劾之故事都御史不理訟獄公以屬鵬鵬不可曰鵬非公問刑官也強之再三必不可乃自為奏劾之事得下御史鵬曰今乃

可理耳其後鵬與楊瑄俱以言事得罪謫戍兩廣詔詞嚴峻曰亡則殺之命錦衣衛林千戶監行二人同手格行坐有妨朝不謀夕時公復巡撫南直隸瑄咎鵬曰若於是時少貶李公今日能不少視我乎語未畢傳呼者至問誰為二御史頃之公至見二人同格哭不能起命左右寬之二人曰吾死則已矣其敢累公此係錦衣衛親封且有邏者在後事且不測公曰何傷如 朝廷有責吾自當之即前訪林千戶跪請之林曰 詔旨也公曰有事吾自當之林乃從二人得釋於是所過州縣以公故皆飲食之或餽之鹽公自解帶貽之二人安然得至戍所 九 守溪筆記

天順癸未春姚文敏知貢舉試院災天下貢士死者相籍公祭于郊祭畢自謂不能致防災及賢俊拜于地慟哭觀者以萬數哀震數里 高德錄

吳文定公有同年賀解元恩在京遽疾遷至其邸晨夕視之賀歿為服一月喪鄉人教官某歿于京貧甚其子假貸于人公聞之惻然亟命還所貸自出白金為衆先衆皆樂助竟得以喪歸 李傑撰行狀

何文肅初任禮部主事歸葬父卜地不得吉會宋樞密陳文定公葬父廣昌子孫貧欲鬻其地衆謂此吉

壤公曰暴人父而葬吾父吾不忍為卒絕之

吾學編

周文端少受學于吳布政繹恩吳既謝事歲製衣一

襲銀十兩終其身久而不厭

李東陽撰碑

白沙陳先生嘗買婢得邑人尹氏女既而知之歎曰

良家也命內人撫育如己女及笄擇婿嫁之

薛西原性好施與人有疾親為檢合方藥常脫綿襖

施貧者或曰焉得人人而濟之先生曰但不負此心

耳聞者歎服

唐順之撰志

魯文恪會試北上家僕荷擔驅驢以隨遇大雪夜寒

甚公必令同寢處同行者非之公曰彼亦人子也其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十一

人今獨寒哉其厚德如此

遼事

王陽明先生以言事謫貴州龍陽驛丞有京來官赴

任携一子一僕道成作瘞旅文以祭之詞婉而盡悲

愴感歎之意溢於言表

文集

衡山精於書畫尤長於鑒別凡吳中收藏書畫之家

有以書畫求先生鑒定者雖贗物先生必曰此真贗

也人問其故先生曰凡買書畫者必有餘之家此人

貧而賣物待此以舉火若因我一言而不成必舉家

受困矣我欲取一時之名而使人舉家受困我何忍

焉同時有假先生之書求先生題款者先生即隨手

書與之畧無難色則先生雖不假位勢而吳人賴以

全活者甚眾故先生年至九十而聰明強健如少壯

人

叢說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十一

接物類

交友

宋濂以孫慎獲罪安置茂州行至夔州卒方孝孺走荆榛往彼爲文祭之曰公之量可以包天下而天下不能容公之一身公之識可以鑑一世而舉世不能知公之爲人道可以陶冶造化而不獲終於正寢德可以涵濡萬類而不獲蓋其後昆其所有者皆衆人之所難能而未嘗自以爲足其所遇者皆衆人之所難處則泰然委命而不置乎戚欣此公之所以跨越前古拔羣超倫控宇宙而獨立後天地而長存乎世

名世類苑

木卷之五

十一

言五

烏足以知之徒傳誦其遺文執其詞者惑其意得其似者失其真彼好慕者且若此又何怪乎臧倉與叔孫宜乎公之厭斯世而不居甘遠跡於峨岷蓋將弔重華於九疑唁屈子於江濱而不忍汗平流俗之埃塵也然則公固以死生榮辱爲夢幻得失毀譽爲浮雲六合之內孰非其第宅薦紳之士皆若其曾玄尚何窮達之足云吾獨悲歎而不止者上以憂乎斯道下以憫乎斯民愧受恩而未報懼來者之無聞公其舍此而安之豈其與形俱逝與物同泯乎吾猶彷彿見公騎風馭氣鞭日月而叱星辰遨遊乎崑崙之野

出入乎無窮之門是蓋處乎世者止七十有二而不久者不知其幾千萬春其遇乎人者雖若艱危而可痛可樂乎天者不可數計而且陳而吾猶嗷嗷哭于山巔與水濱是皆公之所笑而奚能酬教育之厚恩嗚呼哀哉列泰華以爲散注滄海以爲樽吾知公之不我顧而庶幾可以報公者習其所聞以求不負乎明訓行其所得以冀有益於黎元爾皇天與后土尚同鑒乎斯言孝孺仍言之蜀王軫恤其孤發備至

通志集

名世類苑

木卷之五

十一

言五

方希直次魏尚書澤是時謫寧海典史當捕方氏悉力保護周旋以故方氏有遺育後過方故居爲詩悲悼詩曰筍輿衝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黃鳥向人空百轉清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盛名却憶今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遜國臣記

王紳子稔初從學方孝孺靖難後嘗欲與孝孺表姪鄭珣至聚寶門外負其遺骸歸葬不可得坐逮繫獄文皇念稔忠特宥之且用稔稔辟疾讀書青巖山下將終身焉稔與童景庸書言痛念遜志名蹟日就湮沒欲執事與令兄商確搜輯其學行幽潛生卒始末

為家傳行狀以傳有夢慕之心者自能默識謹藏或
可待時發揚於萬一稔遂輯方氏遺文為族城集後
百年始傳 遜國臣記

楊文敏從 文廟北征蚤發凌霄峯公與學士胡廣
金純金幼孜迷失道 太宗命中官二人及傳令者
追尋得之時昏黑中官疾馳去公等復迷入窮谷中
幼孜墜馬胡學士金侍郎不顧而去公下馬為整鞍
轡不數步幼孜復墜馬鞍盡裂公即以所乘馬讓之
自乘驛馬從夜至旦登高涉險不勝疲勞翌日出山
望見左掖乃趨赴之至午方詣中軍 上大喜慰問

名世類苑

八卷之三

十四 廿九

良久嘉公之義公謝曰僚友之分誼所宜然 上曰
廣非僚友耶何不顧而去也 通紀

周新在郡庠同列有過面責至人無所容人以公為
太甚輒抗聲曰責善朋友之道苟阿諛何取友為有
過者即改恒恐公知之蓋其養可知已 本傳

吳司業溥在太學遇諸生告歸省者輒感動不勝交
友必輔之正道雖迂不避中允李貫故同舍生素相
厚貫坐累係獄十年家甚貧先生極力賙之且戒其
家人有無相共貫竟成獄中而賙其家益勤 行狀
李侍郎紹與人交必誠必信察後進有志於學者獎

掖稱譽惟恐不至處僚友勸善規過言直意盡雖衣
冠不正舉止失度亦必告焉其愛人以德如此 彭
時撰碑

楊士奇知陳司成敬宗自南京考滿來京將至先令
子迎於道分贈黃封一壺而侑詩一首詩曰請詢陳
司業幾月出南都河上交冰未江南下雪無道途多
跋涉塵土著些須下馬須煎滌呼兒送一壺此詩一
時傳者為領聯有相臣體更於友誼之隆藹然見於
詞表可以為後人法又以見前輩之風致云 客座
新聞

名世類苑

不孝主

主 評語

謝方石憫鄉人方正學殞身滅族沉鬱百年不避忌
諱收綴遺文行於世虛齋蔡先生致書有曰先生秉
禮執義學士大夫所共推重清雖不肖心知向往矣
已而得赤城論諫錄遜志齋集赤城詩集讀之三集
皆公所訂正表章遜志一編則天地正氣沉鬱百年
而幾憫者一旦遂得其全以顯行于世公之功大矣
墓志

黃文毅不妄交遊故布政使陳公仕賢今祭酒謝公
鳴治皆鄉人之倬然者獨以道義相好刑部侍郎林
一鶚既歿念其子孱弱為經紀其喪復輯其事行傳

之 吳寬撰傳

吳公廷舉篤于友誼見良士身下之羅玘年四十餘
貲貢入太學公奇玘玘病痢兩僕歿公日為煮粥負
玘登廁一晝夜數十返玘病瘥同登進士語人曰玘
四十前生我者父母四十後獻臣生我也在順德時
庶吉士鄒智以直言謫石城吏目公歸其喪于成
都梓其遺文 鄭曉撰小傳

劉少傅忠為南京吏部尚書時因司屬王主事韋之
父致政家居素奢而漸貧乏乃遺白金二十兩與韋
奉親曰恐父奉養不悅汝欲曲意以養則變節之事
有矣幸勿改節 崔銑撰

李文達與學士呂文懿原陳公文彭文憲時相處十
餘年未嘗失辭色每語具以忠言相告而於講學論
政至終日忘倦人有善若已出不白之不已 內閣
行實

邵文莊為李西涯門生情義懇篤邵雖在臺閣尤箴
規切磋嘗批邵文莊文字後云予往時嘗被方石老
駁得荒迄今為感不知國賢亦耐得我否文莊家居
偶得手病不能作楷字每上李公書輒假手于李
恐文莊手尚病故書索親書曰但得數字足矣不必

楷也甲戌歲李得文莊壽詩其和章有月窟靜探康
節手深衣閒稱老萊衣文莊嘗誦以自警及西涯病
沒文莊聞計執喪如子為位哭泣追憶生時每事作
詩不下百首又西涯寄惠山泉詩有曰地主侍郎心
似水平生品泉如品士但去江山不得清此山自得
青金精 勿藥集

儲柴墟在南京與太宗伯白巖喬公少司徒二泉邵
公中丞虛谷王公雲鳳咸翺翔郎署為士林領袖砥
礪名節刮磨道義為學者師宗焉 行狀

喬莊簡字年十五歲時以父職方公命偕其兄宗從
楊文襄遊授尚書習舉子業時公為中書也年十八
舉京闈鄉試登進士第授儀部主事初在門時飲食
起居日必與俱分雖師生情猶家人父子歷官三十
餘年楊位輔弼喬以禮書寒暄相通悲歡相體悉道
義相規切立列尊賢不忘師弟之義楊遭逆瑾之害
憂形於色周旋排解無所顧忌喬轉南兵楊時在告
尚移書相規曰君勿以宦成自怠益自砥礪矜持崇
德廣業以永終令譽則予之無似得以托姓名于不
朽矣觀其言真古道哉 楊一清敘別述

何仲默與李獻吉交厚李為逆瑾所惡仲默上書李

長沙救之又求康修撰力救乃免以後論文相搏擊遂致小間何晚出名遽成李漸不能平何病革屬後謂墓文必出李手李後爲撰之

紀事

鄭善夫初不識王儀封廷相作漫興十首中有云海內談詩王子衡春風坐遍魯諸生後鄭卒王聞之爲位而哭禿使千里致奠爲經紀其喪仍刻其遺文

厄言

李夢陽代韓文草疏瑾已誦之猶不快前忿羅以他事械至京遂下獄將置之死時翰林修撰康海與夢陽同有才名各自負不相下瑾慕海嘗欲招致門下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太

三

而海不往瑾恒先施必欲其一至海每闕亡答之竟不一入其門至是夢陽所親有左姓者詣獄謂夢陽曰子殆無生路矣唯康子可以解之夢陽曰吾與康子素不相識今臨死之際乃始托之獨不愧於心乎吾寧死矣左曰不謂李子而爲匹夫之諒也強之再三以片紙請書數字夢陽乃援筆曰對山揀我唯對山爲能揀我餘無一言對山者海別號也左持書詣海海曰是誠在我我豈敢吝惡人之見而不爲良友一辟咎也遂詣瑾瑾焚香迎海延置上座海不少遜瑾曰今日有何好風吹得先生來也命左右設席

海曰吾有言告公公如聽吾言當爲公留不然吾且去矣瑾曰云何海曰昔唐明皇任高力士寵冠羣臣

且爲李白脫靴公能之乎瑾曰瑾即請爲先生脫之海曰不然今李夢陽高於李白數倍而海固萬不及

一者也下獄而公不爲之援奈何欲爲白等脫靴哉即奮衣起瑾固塞而止之曰此朝廷事今聞命即

當幹旋之海遂解帶與之痛飲天明始別夢陽遂得釋歸而海自是與瑾往復遂罹清議矣張治道狀又

曰對山爲獻吉往瑾所瑾聞先生至倒屣迎之畱飲坐話久之瑾謂先生曰人謂自來狀元俱不如先生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太

三

真爲關中增光先生諺言曰海何足言今關中有三才古今所稀少也瑾驚曰何三才古今稀少也先生曰李郎中之文章張尚書之政事老先生之功業瑾曰李郎中爲誰乃與我豆耶先生曰是今獄中李郎中也瑾曰非李夢陽耶先生曰是瑾曰若應死無赦先生曰應則應矣殺之關中少一才矣飲晚罷明日瑾奏上赦李夢陽其顛倒小人愚弄奸臣如此

應旂撰傳

辭

南昌舉人劉養正舊從王陽明遊嘗附宸濠僞授太師事敗被擒伏誅其母歿未葬公爲之葬又爲文祭

之曰吾不敢有汝之生以葬汝之母可謂故舊不遺
情法兩盡矣

黃綰撰行狀

名世類苑

卷之三

千

歲規

方孝孺爲翰林侍講典 國家大政同郡王叔英時
爲漢陽知縣遺書曰凡人有天下之才固難能自用
其才者尤難如子房之於高祖能用其才者也賈誼
之於文帝不能自用其才者也子房之於高祖察其
可行而後言言之未嘗不中故高祖得以用之賈誼
之於文帝不察其未能而易之且又言之太過故大
臣絳灌之屬得以短之於是文帝不獲用其言方今
明良相逢千載一時但天下之事固有行於古而亦
可行於今者如夏時周冕之類也亦有行於古而難
行於今者如井田封建之類是也可行者行之則人
之從之也易難行者行之則人之從之也難從之易
則民樂其利從之難則民受其患此君子之用世賢
乎得時措之宜也孝孺溪然之及與政又輒慕古王
政卽欲見諸事以故多紛更卒無成效

通紀

名世類苑

卷之三

千

況敢望其逸樂優游而與時俗上下乎義得書極感之

本傳

都憲何喬新與彭方伯韶書曰閣下轉調廣州士大夫往往譏閣下爲好名僕切以爲不然君子爲所當爲初非爲名也但舉世不爲而已獨爲之衆人遂以爲好名耳然好名何過哉先哲有言求士于三代之上惟恐其好名求士于三代之下惟恐其不好名使世之爲士者皆知好名又安肯叩稽前古於宦寺之前以求美官乎田承君責鄉志完有云願君無以此舉自滿士之所當爲者未止也僕亦願閣下勿避好名之嫌力行其所當爲者爾舉世不我知安知百世之下不有知我者乎不可因此自沮也按此書句句字字正言確論深得責善輔仁之道抑公勵人如此其自勵從可知庶幾壁立千仞氣象

通紀

何文肅爲副使見時政闕失致書於翰林學士彭華曰古之善觀人國者不觀其國勢之強弱而觀其用人之賢否今則用人賢與否與愚不能知但見陞一官進一秩士論輒譁然曰某以親舊當道而得之或曰某以通書政府而得之某以納賄權門而得之僕始聞之以爲人言不可信徐而察之巧宦者悉皆超

名世類苑

大卷之三

二十一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三

四

擢自守者往往淪弄亦不能不信也夫平居之時既苟利以進身多事之秋肯捐身報國乎不待智者可知也愚謂當崇獎恬退之士抑遠奔競之徒以其振名教於風頽俗靡之際夫知人固未易大抵剛介寡合者君子也媚柔易親者小人也於此察之十得八九矣果君子與拔而用之不必親也不必故也不必識其面也果小人與黜而退之親不可私也讎不可避也羣言交屬不可徇也以此處之庶幾有招之不求麾之不去君子之士出焉此時弊之大者閣下官爲學士職號論思時政之孰得孰失人才之孰賢孰否知之素矣經筵進講之餘宜從容陳之使天下陰受其賜可也昔歐陽永叔司馬君實爲翰林學士所論奏者豈徒發揮經義而已哉舍二子而他取法焉非僕所望於閣下也尊兄少保先生實秉國鈞古人有云政將及子可不預慮而熟圖之耶

通紀

吳廷舉陞兵部侍郎卽自劾及蔣文定公隨侍南狩之事蔣公與面論曰爾謂不能移書論冕有愧于古者四人其引韓愈諍臣論歐陽修與范司諫書意蓋欲冕隨事効忠未爲不善至朱熹與史浩書謂不爲張禹孔光爾亦信冕之決不爲張禹孔光也獨陳瑾

謂曾布以官爵牢籠移書論其過爾今入朝首疏論
見以示鄉曲朋友無私交之意正與確意同但曾布
是宋時宰相當時欲以朝廷官爵市私恩故陳確特
論之今之內閣學士不比古時宰相爾之陞官皆吏
部會官相舉不與內閣相干誰敢以 朝廷之官職
市一已之私恩乎爾何不相諒也廷舉遂無言而去

湘臯集

蘇郡守以民間多隱田於是爲丈量之法劉公文恭
在林下聞之投守詩曰量盡山田與水田只畱滄海
與青天如今那有閑洲渚靜語沙鷗莫浪眠守爲罷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子西

三言三

之劉可謂得規諫之體

蘇談

薛文清曰余昨自京師來河南瀕行院中寮友有誦
唐人此鄉多寶玉慎莫願清貧之句余每不忘其規
戒之益導友善不納則當止宜體此言未合者不可

強言以鈞之若然則近於謫

讀書錄

邵文莊以戶部出爲江西提學李西涯贈以詩曰職

在文學官在憲政宜嚴肅教宜寬文莊嘗語人曰某

在江西深得其力

家傳

兵書王公竝應 詔薦編修岳正給事中張寧爲都
御史二公爲內閣李公賢所忌嫉吏書王公附附之

皆得外補竝致仕歸河州柯學士潛有詩送之末云
不知白髮龍鍾者猶踏清霜候早朝王卿見之曰柯
君此詩蓋謂我也

野記

張寧序送楊繼宗曰予聞公此行不謁考書最將歸
老陽城又聞天官尚書數論薦未果夫有天下之名
者求退誠難古昔名臣至欲自汗而去其道宜有所
處公必退也其審焉潁川黃霸爲相功名損于治郡
官成而怠事所當警公必進也其勉焉朋友近則相
規遠則相譽于於公有交際之義於其別也聊以此
言贈之

文集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子西

三言三

正德時李西涯公于劉瑾張永之際不可言臣節矣
士惠其私猶曲貸而與之幾無是非之心羅公玘乃
李之門人引大義責之書云生蓮教下屢更變故雖
常貢書然不敢頻頻者恐彼此無益也今則天下皆
知忠赤竭矣大事亦無所措手矣易曰不俟終日此
言非與彼朝夕獻諂以爲當依依者皆爲其身謀也
不知乃公身集百垢百歲之後史冊書之萬世傳之
不知此輩亦能救之乎白首老生受恩居多致有今
日然病亦垂歿此而不言誰復言之伏望痛割舊志
勇而從之不然請先削生門牆之籍然後公言于衆

大加誅伐以彰叛恩之罪生亦甘心焉生蓄誠積直有日矣臨械不覺狂悖干冒之至李得書淚下

峯集

主

邵康僖有遠識好箴規人儉菴梁公遷按察使公勉之曰大吾心曾以集衆善廣吾耳目以宣羣情贈韓僉憲汝節之言曰充之以量罔有弗容守之以謙罔敢不服林見素復召胡端敏還司馬咸以進止之義世道之責箴之李立卿爲方伯贈以言曰風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翼水之厚也而後可以負大舟學之全也而後可以勝大任先民所以建業于商周者蓋

名世類苑

木卷之五

主

三

九

可識矣立卿拜而謝之

遺事

寇涂水入太學尚友天下士與馬谿田伯循呂涇野仲木崔後渠子鍾切磨聖賢之學而以躬行實踐爲本詞章非所先也用是各底於成

碑

王文莊佐吏部時尚書陸完有才名顧與宸濠通語言公亟稱夏忠靖王忠肅二公賢可師法感動完完意不悅墜公南戶部

吾學編

邵康僖好論天下事有遠識多格言今 天子勵精更化羣哲刮劓公與當路言勉以寬大是崇貽胡端敏書曰大臣義欲有爲必其信任日專幾會可卽援

引善類布列要地俟君志大定國是不搖徐議興革庶保克濟否則恐有異議乘之不惟無益且啓不靖而黨事日滋矣

言行錄

王子衡與張羅峯書曰公受知 主上雖古昔夢賚之賢魚水之懽殆不是過飛 詔再起 聖心拳拳所毗賴益篤矣伏自大賢薨承以來援稽古典矯正時弊閣穆杜除精華宣朗出自巖廊之上達之溥天之下蓋純然一變而改觀矣此固 主上聖智聰明總攬乾綱所成而公卽心啓沃秉猷入告之功亦不爲少也以愚言之方今天下之勢如治病然劫毒之

名世類苑

木卷之五

主

三

九

劑既投沉痾之病已脫脈息內融精神外灼已十得八九矣所欠者安靜調適以保養其元氣爲急務耳然安靜功夫僕不敢盡言惟公急其先務 主上操其簡約則天下受福奄在目前

並汝川集

劉養和擢任三邊總督上疏懇辭王襄敏在閩都與書勸之曰仕者遊南都安豫閒散誠如我公之論獨叅贊之官任重責大與內外守備同事最難爲處過則激不及則廢事行而又能懾服其心殊不易得僕之庸虛不肖每懷顛越安有所濟之哉故人眷溪顧獨不教我乎切望切望陝西三邊戎虜所會近歲可

謂多事矣。即今用人賢者多苦。留公總理勢所必至。預儲百萬之糧。不在歲用之數。則公他日當事決不費心。安夏陸胡不勞而舉矣。如何如何。謀於廟堂者。乏經理之才。宣力於庶績者。寡論道之望。公也兼之他日。聖明擇輔。舍公而誰若。餒然求退。視民如吳越。而無納諸溝中之痛。不惟愧於伊摯。亦社稷臣之所不取也。念之念之。浚川集

王陽明寄楊邃菴閣老書曰。明公進秉機密。天下士大夫忻忻然相慶。皆爲太平可立致矣。門下鄙生獨切至憂。以爲猶甚難也。亨屯傾否。當今之時。舍明公

名世類苑

卷之五

天

四

無可以望者。夫惟身任天下之禍。然後能操天下之權。操天下之權。然後能濟天下之難。然當其權之未得也。其致之甚難。而其歸之也。則操之甚易。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子用之以濟其善。固君子之不可一日去。小人之不可一日有者也。欲濟天下之難。而不操之以權。是猶倒持太阿而受人以柄。希不割矣。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可容之量。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義。昭之以不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

以攝其奸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爲之下。以上之退。然爲之後。以先之。是以功益天下。而莫之嫉。善利萬物。而莫與爭。此皆明公之能事。素所蓄而有者。惟在倉卒之際。身任天下之禍。決起而操之耳。夫身任天下之禍。而後可以免於天下之禍。小人不知禍之不可以倖免。而不詭以求脫。遂致釀成大禍而已。亦卒不能免。故任禍者。惟忠誠憂國之君子能之。而小人不能也。文集

崔文敏銑以時事多乖。上西涯李公書曰。竊聞忠臣者。遠不問其情。厚師者。微不格其敬。銑賤士也。待罪

名世類苑

卷之五

天

四

待從坐視。時變上未能訟言於君。次未能私告於師。是天下之大罪。今天下之病深矣。財殫而用加。侈民疲而勞未已。賞數而功不勸。罰輕而罪不威。令下而不循。惠施而不霑。官肆貪而法廢。事取具而實亡。雖然。此見事也。惟執事可告之也。而所以拯救之者。端係于一二帷幄之臣。竊意執事之計之不可緩也。夫舉政以才行介。而內信學。澗而知政。藝精而適用。才之全也。偏得者。酌用之。毋以科目舉其進。毋以浮偽溷其真。毋以麤率弄其直。毋以小瑕遺其長。毋以資格緩其爲。使部薦其監。監薦其守。守令各薦其屬。抑

倖治貪厲恥表節嚴其進覈其偽不惟得真才亦可
以正士習矣周上需繫民心財也今內廷之奉軍
旅之供者可計乎南以水荒北以盜蕪其歲入幾何
也財不足則民貧貧則苦生苦生則心離心離則凡
可以救焚者何不爲夫盜者擾始也擾之靡靡英雄
因之而起是故亂則財始子曰節用而愛人周禮歲
終計入以會王用官以工皆稽業而定餼廩併庶官
今皆可行也夫本強者能制弱枝備豫者能當卒變
禁兵本也重鎮備也兩京禁兵伍以內賂而缺操應
故事而舉治戎者以紃綺子將之一旦緩急此屬可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三

三五

仗乎當燎眉濡髮之時尚修拱手徐行之度非計之
得也秦晉兩鎮地險人勇選將以練禁卒擇人以守
秦晉厚結民心精治士馬守險廣儲俾可憑藉今議
者曰土兵劣於邊兵未知計者也勇不自奮作之斯
興技非自長習之斯熟太祖定中原江上卒耳
太宗北伐中土兵耳是故安危在所任倡者利鈍之
繫也

文則

樂善

三原王公一日出朝有狂夫向之呼萬歲入部延屬
僚諮之婁駕部曰昔張忠定行軍三軍呼萬歲公曰
止勿言即回戒闌人謝賓客反覆思得數策明早請
婁駕部語之婁不答公乃曰當時忠定何以處之曰
亟下馬呼萬歲公喟然歎曰吾輩安能及古之人彼
倉卒應變而有餘吾無事終日思而不足子於倉卒
中即能舉忠定事爲告恕不能及也其好善如此
菽園雜記

東山劉忠宣稱王都督信云予在本兵日每用一將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三

三五

官思得王君實若人那得討來

康仁錄

學正魏齡潮州人初至京嘗侍古廉先生言曰昨聽
選部中見羣衆相語但問某處地方有出產不聞一
人施政教方畧爲言者皆若此天下安得治先生聞
其言甚喜間謂彭文憲時曰新學正能言諸人所不
能言有志之士也因誦其語云後力薦于吏部
可齋雜記

王子衡嘗曰余取友於天下得有道者二人焉河內
何粹夫高陵呂仲木是已彼二子者篤執往哲幾於
聖軌求諸今世蓋絕無而僅有者也觀其忠君孝親

從兄信友儀刑于妻子卓卓乎世之表儀又能率復
貞淳游心澹泊非其道義雖世所華重若塵垢戕賊
我者其貧守節老而彌固不亦古人之篤行乎其學
之造詣通極天人言論風旨希夷瑩徹時而羣疑方
構機宜未審乃能據經體聖檢括參合獨斷內疑與
道無爽不亦古人之實學乎嗟乎天欲興治必以彌
綸之業付諸大賢當今之世舍二子其誰哉 王氏
家藏集

舒翰撰與林泗州書曰所示崔司成欲表章胡子意
甚喜崔公古學芬心師之久矣故所見畧同胡之純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三

三

三

粹疑於辭過之而辭之比則蔡虛齋亦其人也不知
執事以爲何如生欲來春歸時爲蔡請諡雖不必當
道者可合亦庶幾後進之士少有提撕且讀其書考
其行可以爲他日建議者張本唐虞世遠雖自名大
儒者無復讓德之意如崔公者良不多見也林見素
楊遂菴王陽明吳東湖此皆好善樂士爲一代之表
表者然亦不免自家先據他位要之還是韓范一班
人物但若虛齋之見善卽歆然自以爲不及稍不同
耳崔公似有此意不知吾兄取友當世亦論及于此
否 梓溪遺文

楊公仲舉昔成武昌楊文貞公爲學官以失印避罪
至其地流落無依變名曰楊立可因行途中值雨偶
憇仲舉之家見其方爲童子句讀與談有契文貞因
善易遂許受焉仲舉下拜願終其聽文貞以無資爲
言仲舉卽讓與之而自教授於他處往返十餘里不
以爲勞文貞被薦乃相引授文貞作第初成設中門
未行使人亟請仲舉先生至曰此門何不容有德之
人先踐也其好德也如此 蘇談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三

三

三

彭惠安任蘇松巡撫何文肅移書勉之曰東吳巡撫
之設最舊然有遺惠在人者文襄周公近日士夫所
賢以爲忠鯁者司馬王公也益思有以兼之彭公抵
任訪質諸士大夫求周王二公良法美意與時損益
作思齊堂記畧曰文襄公之功於經理邦計爲大若
司馬之孤忠尤爲公議之所歸然其行事皆有實惠
不減於文襄特爲忠鯁之名所掩耳然文襄以侍郎
任巡撫未兼憲職語默有時未可輕議也二公皆吾
師也但力卑弱思欲企之而未能不可不勉以終友
人之教焉 思齊堂記

吳匏菴爲吏部侍郎時蘇州有一太守到京 朝覲
往見匏菴匏菴首問太守曰沈石田先生近來何如

此太守原不知沈石田茫無所對匏翁大不悅曰太守一郡之主郡中有賢者尚不能知餘何足問此猶是盛朝事若在今日則舉朝訕笑以為迂妄不急矣

叢說

文衡山以李梧山薦至京林見素一見稱之曰世人知衡山者曰辭郡伯之聘王戎固為之矣古文字之高元賓固為之矣書畫之美文忠文敏為之矣然君峻節孤風使人傾懷注聽有不可及之歎私惟經義策士徒求之繩墨尺寸之間不足致磊落奇偉之材而公之宛珠傳璣又非循常肉眼之所易識吳文定公亦坐是久之而竟大遇則足連城均是物也自愛

自愛

見素集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三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四

吳興後學凌迪知稚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出處類

恬退

高廟詔誠意至京稱為孔明之儔累欲封公謝曰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功固辭又欲相亦辭三年

封公伯爵告老正德九年 賜誥曰劉基學為帝師

才稱王佐孔明之任豈間人言敬興之謀不負所學

占事考詳明有徵驗運籌畫計動中機宜渡江策士

無雙開國文臣第一受爵能讓懷舜金蹈海之風成

功不居從辟穀封畱之請可謂明哲允矣清真特贈

爾為太師諡文成 行狀

高廟欲用宋文憲叅大政辭曰臣少無他長惟文墨

是攻不願居職任也 行狀

陳靜誠名遇 太祖定金陵時南臺侍御史秦元之

薦公宜顧問左右即日召見與語大悅每稱先生三

年 幸其弟與官輒辭不就再除翰林學士固辭除

禮部侍郎又辭會疾醫療頻至病愈入謝 上望見

連呼君子君子除禮部尚書又固辭自是不煩以務

每從容燕見 賜坐侍食談說經史古今成敗孝弟
仁慈公溫良謹恪人有過被 上譴力爲解 上喜
公誠篤每聽公言嘗曰卿老不欲仕有子可帶刀衛
朕公頓首伏地聲益靜澹恬退始終一致年七十二
卒 賜賻祭及東園秘器命葬鍾山長林之原 楊
士奇譔表

徐舫桐廬人戴黃冠服白鹿裘腰綰青絲絛性尚風
義章綬不能縻自幼有俠氣視法度士如無物已而
悔受章句業輒操觚爛然已而復悔是蠹書魚也人
生貴適意乃放浪山水歌吟於雲烟出沒之間與江

名臣類記

卷之南

十一

徐舫

漢淮浙名士相摩切人莫測其涯際宛陵故人羅氏
率五百指來避兵輒衣食之病爲主藥歾爲殯葬久
且弗懈事平具送還其家先是青田劉基金華宋濂
麗水葉琛龍泉章溢同被徵赴召過桐江遇方舟立
於江濱揖劉而笑且以語侵劉劉銜方舟以隱自高
數欲挽起之方舟竟不出厥後葉守南昌歿于王事
章中丞病劉封伯爵受毒卒宋安置茂州獨方舟養
高終老于山林亦豈偶然之故哉 潛溪集

大學士胡文穆公廣擢高科陟華要歷朝三十年襟
度蕭散以滿爲戒廼心每在丘園命善繪者圖其故

居曰長林書屋楊公士奇贊之曰夫古云仁人君子
其處也未嘗忘斯民及出而仕矣亦未嘗忘乎其平
昔丘園棲遁之適蓋其所學必在平兼濟而所自得
書內者不以窮達而有所變易也苟一朝得乎彼忽
忘乎此沈醉溺焉變易其所素此其人可與有爲者
乎公少居於此久而不忘於此蓋人之情也顧今遭
遇 聖明居斯文之首任 寵待之隆千載一時也
公於是時方圖盡其所當爲者以仰答盛遇之不暇
其暇乎望山林處士之適哉然則公之斯圖殆所謂
寄意者乎 東里文集

名臣類記

卷之南

三

楊士奇

永樂六年車駕將巡狩北京預召鎮遠侯顧成副儲
君監國既至 上再四且諭所以召公之意公言
皇太子仁厚恭儉明達足任付託且左右文武之臣
其智識深長皆非愚臣所及蠻夷雖今帖服小有競
爭必持兵爲亂愚臣非敢決意去畱惟 陛下命之
上付知公意嗟嘆累日賜鈔幣白金命還貴州陞
又辭於文華殿曰 殿下於事君父恤兵民素行有
誠惟於小人當置度外萬事有天理餘不足計蓋是
時懷奪嫡志者多不樂公在京師公燭知故先幾引
去也 野記

正統五年楊公士奇求歸未遂與館閣同志者七人倡真率敘會畧曰世以文學仕而得入館閣者鮮館閣而得其僚之德同志合又相與壯老不相違離尤鮮也今學士七人在館閣或二三十年或四十年皆歷事四朝所謂德同志合者也每共相謂遭逢之不一偶契好之逾深而以自幸於是皆老矣正統戊午士奇年七十有四建安楊公六十有八南郡楊公六十有七文江錢公六十有六安成李公六十有五臨川王公六十有三泰和王公六十遂倣唐宋洛中諸老真率之會約十日一就閣中草具小集酒各隨量般

名世類

木末之南

四

五

止一二味蔬品不拘取爲具簡而爲歡數也以是歲二月六日肇事序仍以官者在館閣不改舊也顧在坐者文雅風流道義相發皎羣玉之交映鏘金石之和洽謂盛矣而士奇最老濫廁于列存枯幹於芳林昧大易之知退能免懷慚乎因賦近體四韻且屬和章以備他日館閣故事云

文敏公年譜

黃公文簡從 上親征師旋固請歸田時淮父靜庵先生八十有九淮年餘六旬恪供子職弗懈父歿上命以一品禮葬既襄事淮拜恩 闕下 上寵留累月 賜遊西葬 命乘肩輿登萬歲山賜宴山之

麓翌日獻詩以謝 上大悅仍 命宴餞於太液池且諭之曰明年朕誕辰卿其復來越明年如期至寵錫有加九月舜還歸田杜門不接世故者二十餘年至正統十四年乃卒于家壽八十三諡文簡 內閣行實

練御史綱歸吳絕意功名葺舊業于尹山之陽爲終焉計建思庵于先塋之側塑先賢范文正公文信公像于中語人曰初吾自分得用於時當學范公否則爲文公私爾今兩失之奉其遺像以見吾志識者憫焉 黃傑撰志

名世類

木末之南

五

五

陳光世祭酒德望文章名聞朝野既退家居不輕出入被其容接莫不興起別號澹庵居士又號休樂老人 木東日記

天順元年軒公輒以老疾告歸 上不許吏部覆奏始 賜公休致又明日公 陞舜復承 召問公歷陳爲御史爲按察使爲都御史所以 上曰昔浙江廉使考滿歸家具僅二竹籠是汝乎公頓首又問年未老再可用乎公頓首以疾告 上知公之不可強乃賜織金綵段二表裏白金二十兩公舜既即日就道 劉廣衡送行序

王文端公退于家居一切世味安於澹薄居第隘陋曾不屑意天順初年踰八十春夏間集諸僕耕蒔擊鼓唱歌公乘肩輿循觀阡陌諸子孫更迭稱觴上壽宴樂鄉邑以爲美談一日澄江洪漲公跨門坐觀論諸子孫曰爲東里先生不欲吾同事于內閣調出理部事我時不能無憾然使我在內則天順初年當坐首禍必有遠陽之行今日安得與汝曹觀水爲樂邪以此知出處有定非人力所能爲也

寒齋瑣綴

英廟復位薛文清居內閣數月朝議遣使求獅子於西域諫不聽又見石亭竊弄威權歎曰君子見幾

不卷之南

六

蘇軾

而作豈俟終日乎引疾懇乞致仕得允卽出城行至直沽遇風雨舟不能行餼糧俱乏日中猶未舉火吟咏不輟子淳私愠公不爲意言曰人家好好做官他便要退受困誰怨先生聞之曰我雖困而道自亨也

遺事

南陽李先生當國每以詩寄薛文清先生始終不答門人問之曰昔溫公退居于洛中呂申公當國屢以書問起居溫公不答某亦此意

行狀

商文毅諫上去西殿諸內臣忌公公不自安遂請老陞少保致仕公家居十年絕口不談世事

行狀

高公明成化間乞終侍養歸貴溪山築菴開亭逍遙其中起捕閭賊賦承詔出菴間詩有四壁蕭然安一榻寸心虛了湛三靈之句嘗號五宜居士謂無才一宜退有疾二宜退親老無昆弟三宜退及以治盜徵謂宜再起功成疾作宜再退其號五宜以此昔孔殽有三宜去司空圖有三宜休皆歛退事史傳所稱載嗚呼勇退固難事然退而出而復退其出不徇物而退不爲矯情者蓋尤難焉君子論事必先大節矧其才卓有治效可指述哉故公雖名位未極功澤不偏施揆厥終始稱國之大臣可也

李東陽撰傳

名臣類苑

不卷之南

七

都御史高明急流勇退時人高之乃於第前豎大石柱二上題一聯云進以禮退以義大節昭明於天下耕而食鑿而飲身蔽處於林間

客座新聞

章文懿僉事一考至吏部年四十一乞解官吏部尚書尹旻慰留之舜益力遂詰之曰不罷軟不食酷不老疾如何可退公對曰古人正色立朝某之罷軟多矣古人一介不取視民如傷某之貪酷多矣年雖未艾鬢髮蚤白亦可謂老疾矣請一退之足矣尹公撫然嘉歎特爲具奏得從所請旣歸閉門却掃不入城府力耕以自給四方子弟執業雲從名卿隱士接軫

于門家貧刈蔬脫粟而餉之或諷爲文章曰小技爾
予弗暇請著述曰儒先之言至矣盡矣刪其繁蕪可
也家食二十餘年公卿臺諫 奏薦無虛日咸以出
處卜治亂焉 孝宗勵精圖治思得醇儒宿德以變
士習特起公爲南祭酒公遭喪力辭 詔復司業攝
監事虛位以待終制再辭不獲抵任三年滿以老不
能赴京給由懇辭不待報而歸 憲廟更新大化特
陞禮部尚書公復懇辭致仕自筮仕九轉以至八座
居官歷俸僅一年難進易退之說世尤高之時逆瑾
擅權名卿多遭黜辱而公已先幾去矣 從子極撰

名世類

大卷五

入

三

徐武功金齒歸杜門謝客曹石敗自號天全居士日
以山水爲樂遊靈巖山寺調水龍吟詞云佳麗地是
吾鄉看西山更比東山好有樓臺金碧巖扉彷彿
十洲三島却也有風流安石清真逸少向西施洞口
望湖亭畔對雲影天光上下相涵相照似寶鏡裏翠
娥粧眼且登臨且談笑眼前事幾多堪弔香徑蹤消
屐廊聲杳麋鹿還遊未了也莫管吳越興亡爲他煩
惱是非顛倒古今一般難料嘆宦海風波幾人歸
峯得在家中老遇酒笑花新歌舞妙儘開懷抱又

何須較短量長此生心應自有天知道醉呼童更進
餘盃便拚得到三更乘月回仙棹此天全歸田時自
慰之作也 閏中今古

謝文肅接丁內外艱水飲蔬食倚廬祥禪一如古禮
終制親友勸起復先生曰初心縻祿爲親爾今復何
爲乃閉門讀書以養道求志時侍叔逸老登眺方山
石鴈蕩之上怡神自足彈冠之念泊如也 孝皇登
極詔起之李長沙移書勸駕極言君子道隆乘運救
世之義始勉力入朝補國子監祭酒以師道難盡請
致仕不許適喪仲子力求解任將十年特陞公禮部

名世類

大卷五

九

詞

右侍郎掌祭酒事遣使就其家起之未踰午疏凡五
上每優 旨勉留不能奪乃許養疾 李東陽撰碑

張公寧至汀年餘以疾乞休尚書李秉侍郎葉盛黎
淳並奏起公皆以疾辭王端毅道郡城特造公敦勸
之卒不起閒居三十年絕迹不事干請藩臬士夫東
西行者靡不造謁得一接見爲幸名震海外行乎鄉
黨英風峻節足以敦薄俗勵後進公真一代之偉人
哉 讀書續記

張公元禎與時宰議不合乃乞歸養家居二十餘年
益潛心性理之學名高一時天下想望其丰采 李

雍公太以擅辱將官罷日居韋曲別墅不涉城市秦簡王出入溫泉駕過韋曲款語移時留詩云寄與東山謝安石莫因高臥負蒼生未幾起用再陞南戶部尚書以忤瑾致仕公歸復居韋曲日焚香讀書與鄉人論穡事凡陝士大夫守令苟非所合不與相見族黨有犯必告有司曰某是某非幸無爲雍某屈法年八十卒所著奏議藁五卷正誼庵語六卷皆其志焉

呂楠撰志

章恭毅家居創祀先祠及校定時祀拜謁儀節居家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南

評語

襟儀爲子孫規宅西構重屋以度圖籍日坐其上觀書覽勝東構小軒瞰嶼西泉石時從賓客觴咏其中其子給事嘗得拜慶稱壽姻戚咸集公劇飲大醉歌吟笑呼大樂也

行狀

劉文肅年六十告老倘伴山水笑傲怡情嘗自撰墓志進子元嗣而諭之曰吾老且病沒之日勿請葬祭贈諡勿干名筆爲誅文詩輒有一於是吾不汝子矣或曰公筮仕四十年所歷非一官各有所職今何爲不書公對之曰予雖以文翰著述爲銜其所職則啓沃輔導有關於上下者頗重大予於是無一能效焉

書之徒以自貽愧也公孤窮階而居之若不能一日

安者蓋予峭直狷介既無功業以爲顯明之資又乏低昂以爲植立之地不卽去則曰大愧日集士夫清議并以先所有者而奪之矣其歸而居家雖杜門謝客然猶有車馬遊從之樂有貧餓周恤之意若未能絕意於世者蓋遊從之樂所以章君上之賜周恤之惠所以修君上之恩外此則非所知焉其不敢有恤典文誅之請者蓋無實德而尚虛名此予平日所深耻者今若是使予昭昭累士夫之餘議宜爲地下之愧鬼矣自揣平生無大過尤此心無少負焉耳今附諸石者俾來世子孫皆當歎予不負以副其所無負者

野亭自撰志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南

士

三自注

吳城

羅一峯復南京修撰抵任卽以疾辭歸開門受徒日以註經爲業十年卒于退居之金牛山

文集

劉忠宣爲戶侍三上章乞致仕 孝皇特旨令馳驛歸養病病痊起用公歸蹤跡不出里閭庚申進都御史總督兩廣軍務 敕使臨門卽携二僮以行兩廣人士聞公來如饑兒之歸乳母廣人駸駸樂生矣

吳廷舉撰壽藏記

劉忠宣公預作壽藏東山陽記曰予嘗見士夫大家

愛其父兄者俟其身後必求名儒大筆和以志乎其墓作國史者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一官前後四十年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譽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可自愧于泉下也耶用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候他日其言雖俚其事則核予心安焉公嘗曰居官以正已爲先所謂正已不但當戒利亦當戒名言行錄

魏文靖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食不治生業成化八年御史梁昉疏公有德有壽請如漢故事優禮特遣名世類苑卷之五 十二 三

行人存問 賜羊酒有司加粢米三石公病遺書戒子勿擾鄉里營墳墓已而有司得請如例子完以遺命力辭葉鳳撰志

劉瑾權傾中外見王公鑒每開誠與言初亦間聽及焦芳專事嬖阿議彌不協而瑾驕倖日甚毒流縉紳鑒遏之不能得居常戚然瑾曰王先生居高位何自苦乃爾耶鑒曰求去瑾意愈咈衆虞禍且不測鑒曰吾義當去不去乃禍耳瑾使伺鑒無所得且聞交贊亦絕乃嘆曰過矣於是懇疏三上許之 賜璽書乘傳歲支月米以歸時方危公之求去咸以爲異數云

鑒既歸吳屏絕紛囂翛然山水之間究心理性尚友千古至其與人清而不絕於俗和而不流於時無貴賤少長咸敬慕悅服有所興起平生嗜欲絕然吳中士大夫所好尚珍賞遊觀之興一無所入惟喜文詞翰墨之事至是亦皆脫落雕繪出之自然中 王守仁撰傳

黃封丘廉峻直執重忤時貴自以歷事五朝中外凡五十年贛直厓異忤人獲名伏禍難測又盛滿宜戒乃引年懇辭乞骸骨無幾疾作竟不起 李夢陽撰傳

夏時正大理請告歸仁和僦居民舍布政張瓚爲西湖書院於孤山處公久之書院火歸慈谿已又還杭家食三十年卒年八十九 吾學編

林見素性簡儉居官尤廉約不取隸金不費公廩蕭然若寒素深厭末俗侈汰欲以身爲表率一時同德諸老推先焉公在仕途屢起屢罷雅志林壑不繫心得喪官皆不及滿考閒居不忘憂國尤好接引海內名流後進極力獎與多成大名公在刑部立朝僅十四月暮年遭際誓竭忠以仰裨新政然尤以保終完名爲念遂乞休八疏乃允賜 敕以行士夫祖餞都門外道路爭嘆其賢論者以數十年來大臣以禮進

退無瑕隙可議者公一人耳 楊一清撰墓志

王抑庵先生還政歸太湖日有嘆落花詩一首最愛東園桃李花可堪飄蕩委泥沙人生榮謝皆如此不用臨流去嘆嗟春雷一首東風萬樹發青條信宿都隨雪色彫惟有前林松與栢依然蒼翠拂雲霄其亦有所感寓而作歟 野記

蔡虛齋明經而尤長於易觀其去銓司而乞留曹甘心澹泊以遠權利知時審勢率脫淮南之禍見幾而不俟終日非深於易者乎 林俊撰碑

儲文懿總理留都糧儲閒局無事專心經史訪輯國

名世類苑 大卷之五 十四 李

家故事又明年陞戶部侍郎逆瑾專權公卿奔走瑾前公愧憤引疾求去東陽與公善得允致仕公去數月瑾誅起公時瑾雖誅諸倖倖繼用事公益不樂又乞休去七年改南工改吏部公辭益力起愈數其悼易恬靜人皆慕之 顧璘撰志

邵文莊總督漕運與劉瑾一無所通瑾銜之數令以危言憾之公不苟動乃勒致仕去庚午瑾誅起巡撫貴州陞戶侍疏乞終養 世宗嗣極大臣言官交薦乃有禮尚書之命公三疏懇辭 上褒以溫旨不奪其志 楊一清撰碑

邵文莊家居日久有司傳聞起用將勸駕公與縣官侯世卿書畧曰凡用人者必量而後行不行而後量一曰量才二曰量志三曰量力某也不才不能用於世固矣而人不謂然者蓋自筮仕以來在許州嘗從事勸課矣入爲戶部屬嘗從事章奏矣及出江西又嘗從事程試矣若是者皆粗疎跡也施之當時僅可追責而已而可謂才乎其于臬于藩于漕不及而去之且獲咎焉又不必論也若今之地則非昔之比矣以昔所爲而施之於今可乎此吾所謂量才者乃槩言事實而知其必然非泛爲謙遜云爾某既不才重

名世類苑 大卷之五 十五 李

以母老且病無人侍養於是懇乞南歸歸及半年某得危疾大驚母心病乃有甚於前者繼而濕痰叢脾釀爲中泄流爲下腫旬發月作越二年未嘗愈也母嘗少間見某病餘習行於庭必戒童僕隨之此何心哉當是時有不言離朝言離則夕以病夕言離則朝以病病乘衰至愈將無日侍養之缺猶前日也玆艱日思百念俱灰又可知矣蓋區區今日之志如此而望其有爲乎哉此吾所謂量志者猶夫才之謂也惟我疾之初起痰涎壅盛口眼喎斜左手足不舉是謂中風在醫書蓋第一證也說者謂無幾全卽全矣不

戒則復復則不可藥是故虞臥者數日虞廢者數月
既而稍愈人曰非中風也類中風也類云者謂諸證
既同所謂不戒則復者有不同之乎凡我姻友近者
以言遠者以書不曰戒勞則曰戒怒戒勞者曰雖詩
文亦不可作爲其損心精也詩文不可而可簿書乎
戒怒者曰童僕有過不宜作嗔爲其動肝火也童僕
不可而可吏民乎哉謂可出出將奚若舟行則不任
夫眩也輿行則不任夫頓也人猶可相也至於運命
謝恩朝叅陵謁拜跪興伏亦將扶於人乎不可也凡
此大節下至交承應接發言行事氣不隨心必多舛
誤至是而後退處館舍曰吾疾又作此養病地耶此
吾所謂量力者亦猶夫才與志之謂也是豈惟吾知
之人皆知之特不肯言耳不言可也而欲強之何居
且某官學餘三十年矣勉強從事少圖建立豈非平
生之願哉顧以情事如此不能自副故耳守知止之
戒以終養吾親期免大戾而已
容春堂集

遺事

毛文簡以定策功錫之伯爵力辭不受甫踰六十卽
懇乞致仕而歸其高尚之風尤人所罕及者自家居
以來幾二十年壽已八十矣而視聽聰明筋力強健
無異壯者常營別墅爲遊息之所以尋樂名其軒傲
溫公真率故事與鄉之耆碩爲忘形會若山水園林
之勝觴咏壺奕之歡惟意所適怡然忘倦何其康寧
也
朱希周撰壽序

林粹夫謝中丞事而歸也杜門謝塵囂以著述自娛
聞時有頗僻意有所觸則發爲樂府命小童歌之歌
竟則陶然以怡未嘗一至公所有事于閩者率先加
禮公以方巾古服接之有謀焉則以大體相告未嘗
委曲徇其意
尊姐餘功

何公塘以經筵晉講忤旨被謫遂乞歸養嘉靖初起
爲浙江提學副使陞南太僕晉二工部改戶部踰三
月又改禮部非其願也再疏乞休薦者交章留公公
懇疏得回不踰月復以薦陞都察院右都御史益非
其志又懇辭至再獲免崔後渠曰世道日非人爲榮
利所迷能自立者殊鮮如公之立而不挫何可得耶
相齋集

魯文恪以祭酒告歸乃闢小園于夢野臺之東鑿池

築亭襟蒔花木爲遊息之所總名之曰已有園客至則葛巾野服延坐或泛舟磬池呼酒三數行自歌古詩有物外之趣自作記曰蓋吾材類樗而今復病是加之朽也樗而朽蓋無所用之無用則無所屬吾其屬吾矣吾吾屬吾園始爲吾有也苟藥物能吾扶孰使吾不樂觀此則公之風致可知矣 已有園集

朱恭靖公歸吳趨里中市貨溢衢紛華滿耳入公之堂蕭然如村落中見野翁環堵出與賓客遊魚魚雅雅宛如崑山舊弟子里中後生思畏名檢欲一有爲則曰恐玉峯先生知也田廬閨閨猥事一不置念老

名鑑苑

不卷之四

九

卷之四

隱陽山幾三十載未嘗一日去書不觀當道疏公當起者前後幾三十人公爲人莊重簡淡巖然有守坦夷平直廉不微名學惟務實思以友三代之英于百載之上臨終戒其子孫不得請恩于朝萬一臺章以聞 主上憐之賜諡易名願無以文爲諡脫犯吾父之諱亡竟何安小子切記之終于正寢遠近慕惜之朝廷恤典不煩陳乞於是贈官太子太保諡恭靖從公志云公初舉狀元略無喜色歸里中惟徒行人甚器之後爲禮部侍郎家載席一車爲公買宅費都城宦者阻之且云必得一刺以別真偽公弗許家人云

必入乃得利公曰不得利又何傷乎竟止于城外平時居翰林多謂無所可否不知公於大節處無間毫髮平生未嘗知與人交官之遷轉升沈一無所與後擢南京吏部尚書人曰不遷是無天理矣及考校諸司銖兩甚平有敗職詆公託有力者爲援命下詰之公不辨請致仕人至是益服 行實

辭君采家居恬靜寡欲所與遊非道義不親紛華聲利之言一不出口晚歲自謂得老聃玄默之旨因著老子以自見詞暢理明多前人所未發又喜觀釋氏諸書謂能一泯生外形骸將掇其腴以求會於吾儒

名鑑苑

不卷之四

九

卷之四

性命之理蓋亦閒居無事用寄其淵微深寂之趣爾所居之西隙地所謂西原故有水利之勝日遊衍其中著書樂道悠然自適行已峻潔表裏皎然一無所縈其才雖高而破去厓岸居鄉絕不爲人干請 唐順之撰志

王浚川家居閉門讀書對親友不言宦途事時遊東園會客葛巾野服訴訴焉臺諫交薦爲戶書再舉兵書不報乃率撫按會疏謂公一世名流有庇民之德戀 主之誠宜加卹典 許贊撰志

何公塘家居廬舍不過數椽敝衣疏食日以觀書玩

道爲樂當世達人公卿亦罕接見惟王浚川呂涇野諸公至屏從造廬雅談終日爲翰林時古朴衣冠不事藻飾而文美在中志存當世既忤時俗左官奉以人望致任通顯又復乞歸杜門掃跡雖官司禮餽悉卻不受其于貨利若將浼焉

續紀

蔣公冕議禮不合固乞罷奉 旨有曰卿在先朝隨事納忠曲盡心力事朕以來知無不言朕心嘉悅方隆委任吳廷舉一時過激之言不必介意又曰朕在藩邸已知卿用心行事之正前後匡救忠誠懇到議論諄切無愧古之名臣

湘阜集

名世類苑

大卷之

子

何文淵

蔣公冕罷歸湘中杜門掃軌不通賓客林見素贈公致仕詩曰一柱隨流勢盡東碧天寥廓見飛鴻名於星斗歸耆德功在朝廷倚素忠國史特書唐上相鄉人初識漢三公官舟泊晚龍關下猶記南征涕淚中歷盡艱危宇縣新漢家柱石有元臣翼龍雷電擎天手刑馬山河相國身道在必行公豈計老於決去疏還陳麟袍博取魚蓑月焦麓曾論夢與真

言行錄

崔子鍾自丁丑及甲申仕于兩京不及三載餘皆山林閒逸之日作迷居曰往者崔子舜玉堂之廬退修學于家買田郡西築垣構屋樹果爲園舍背有渠水

出蜀村南山下淙然東流過予舍入于高平渠已崔子被召修史遷長泮宮又棄之歸渠南有園一區有田二夫水可耨而灌之者數畝且耕且蔬以養以育率鄉人子弟修孝弟忠信之行明仁義進退之道祖述洙泗之文考訂宋賢之書稽歷代治亂之迹旁通醫卜農桑之藝暇則招集親友命觴申好樂則闢微章續綴文詠詩客有告者曰先生知今之所謂君子乎狹小賢哲而動稱唐虞鄙劣典常而談必性命非神非化不言德非寂非玄不措詞先生曷知之以昌其名乎崔子曰是難言也聞宋代有村如桃源其民食粟飲水不鹽不酪既朴而和年皆累百後通外人致美異乃更狡而天矣況乎好新而以常爲陳重異而以恆爲奇陋統緒而衣罽毼厭膾炙而食覓蛤所好愈高所失愈遠夫水誠淡穀誠糲民可一日棄之乎彼醉濃飽鮮者且有代生之患況于覓蛤哉吾見其驅民于疢疾而已

松隱齋言

馬都督永在南京卜居徐氏東園不携室家杜門謝客焚香讀書射隼投壺隱約如經生澹泊如處士五年之多不越外戶回視前日威望若不在已惟以日費俸錢無以報國爲愧軍民之窮困不得其所者爲

憂 呂柳撰志

尚書楊公仲舉從軍武昌楊文貞公適以流落相遇遂締爲布衣交廬陵既貴被登薦 景皇帝在邸時爲宮僚以醇謹見重景泰初用舊臣爲禮部侍郎方是時從潛之臣無踰公者僉云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橐清貧至居無安泊之處寓棲故人家耳北虜也先既革心向化詣 闕表賀 景皇帝製衣一襲面命服之以觀其修短焉公手疏乞時朝 太上皇帝受尚書以歸及家居猶寒素如故不以身被上知少見於顏色歲朝時或詣郡縣展禮布袍角帶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南

三

初

獨立塔下未嘗先通於閹人及薨子津方八歲朝京師 景皇帝親召入內賜果餌遂授吳縣主簿天順初罷及朝廷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靜退得免削奪或傳猶以前奏故也公忠厚有雅量時稱長者必曰楊尚書

吳中往哲記

夏太卿以七十致仕家居風度曠達爲吳中一時人士所宗其子鉞奉之甚備太卿好與賓客游樂未嘗一日不具酒食或無客至則鉞先令人遍召太卿所善客集城外盤桓所以肩輿昇太卿至其處盡歡方歸盤桓太卿之別業也有林木花竹之勝太卿晚歲

優游凡二十二年而下世太卿爲人善因娛飲後情暢則以杯擲起而接之歌弄自若其風韻如此近世所不復見也 通志

王虎谷起副都御史理鹺淮浙卽上疏乞休移書楊文襄太宰言頗直諒疏上予告家素貧遭逆瑾誅賸稱貸鄉曲終其身不能償妻女五人幾凍餒山西巡撫言公忠義廉節周其家 雍大紀

劉公南坦既歛跡嘉遯益遠世紛里中不復知有鉅公蚤叅玄論兼達天命嘗請浚川王公廷相預作墓銘聰明色澤彌老不衰心慕樓居無力築作友人文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南

三

三

內翰徵明爲寫層樓圖遺之常懸置北壁下命之曰神樓楊用修爲作後神樓曲賓至則陳法書名畫以爲娛叩以時事卽不答公卿臺僚騰章文薦公不知也年八十餘常披褐扁舟往來太湖間湖中人不識也入郡城繫舟峴山隱處郡大吏造請不能得人輒呼爲坦上翁云 李默撰傳

楊公子器沈默厚重風儀峻整而中實和易與人遊處恒掩其短而揚其所長於所論薦必密終不令其人知於自處安分自足雅度恂恂爲縣官時則曰得做此足矣爲部屬官則曰得陞此足矣及爲方面官

則曰得做此足矣子孫元赴京鄉試省公于汴陽之
曰都下故人有問我者可實以我病告之且爲我寄
語知已儻有推轂幸爲我遲遲勿驟 行狀

孫一元不知何許人浪蹟江湖丰稟軒逸十三讀老
氏專氣致柔之說委心其學已有遺世獨立之志辭
家去入太白山守中致虛以爲命因以太白山人爲
別號既數年東入華南入衡又東登岱又南入吳會
比至愛其山川學士迤里其間殆且十年過奇書一
覽得其雋腴爲詩先氣格有刮劇胃腎之功與名流
相倡馳其聲於四方然實假於詩洞究典章可以致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孟 三 五
用凡履迪悉不苟動發矩度衆稱隱君子云嘗隱居
西湖有一朝貴辟騶從過訪太白送之出而對山不
一顧朝貴訝曰山有何好處太白對曰山無好處但
對青山勝對俗人爾朝貴慙而去 劉麟撰志并木
鍾集

鄭善夫侯官人性疎闊無畱伏爲禮部郎曠志辭榮
博學爲古文尤長於詩義不詭於風人浩焉仰頌縱
游名山川其意嘽嘽如也正德末以養病終其身
國琛集

出處

薛文清曰君子之出處也當聽諸天彼卑污苟賤搖
尾乞憐攀援勢要以售進者果何心哉 讀書錄

天順元年石亨謀於南陽南陽爲草疏薦吳康齋與
弼疏畱中 上問南陽與弼何如人對曰與弼儒者
高蹈古昔明王莫不好賢下士 皇上聘與弼卽
聖朝盛事 上曰善特遣行人齎敕書束帛召先生
至京 上問南陽與弼宜何官對曰宜授宮寮侍太
子講學 上曰與諭德左對曰與弼至乞召至文華
殿備顧問又乞與館穀供帳 上曰然已而見 上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孟 三 五

文華殿公辭官 上曰前先生前 上曰久聞高義
特聘爾來何爲不受職對曰微臣草茅賤士少時多
病杜跡山林本無高行徒以聲名過情誤薦薦廣
聖明過聽龍書束帛天使造門不勝愧感力疾謝
皇上厚德今年六十八實不能供職 上曰宮寮優
閒不必辭辭益力 上起顧南陽曰此老非迂闊者
務令就職三辭不允遂稱病篤 上諭南陽曰與弼
召至何爲不受職卽受職必欲歸山俟秋涼亦不固
畱且祿之終身不亦可乎卿爲朕諭此意公固辭求
歸南陽爲 上言與弼初意本欲受一官事 陛下

第老且病進退狼狽幸 陛下包荒 上曰果爾亦難留南陽又曰此 朝廷盛事幸始終恩禮 上首肯曰既以行人取來復以行人送歸與 璽書令有司繼粟終其身南陽曰 帝王盛德事也公陳十事復表謝而歸過南京士夫有候之者多不見間得見者問之曰先生何爲不致君而還則搖手曰我欲係性命而已卽却客去未幾亨敗凡與交通者悉被重譴先生似有先見之明歟 今言

陳白沙屢試禮部不第遂還山成化壬寅方伯彭惠安中丞朱英交薦 旨下吏部移文藩司趣令赴京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南

主

三

張

力辭郡縣催促不得已至 京師朝廷用故事敕吏部考試會疾不果上疏略曰臣累染虛弱自汗等疾又有老母朝夕視養不能赴部聽選成化十五年左布政使彭韶右都御史朱英前後具本薦臣堪克任使吏部移文廣東布政司趣令起程臣以舊疾未平母年加老未能趨行府縣官吏日夕催迫不免強起就道而沿途病發隨地問醫扶衰補羸僅不大憊於成化十九年三月三十日 朝見乃以久勞道途舊疾復作日復一日病勢轉增視昔所染無慮數倍衆目所覩不敢自誣又於八月二十日得男陳景陽書

報臣母別臣以來憂念成病寒熱迭作痰氣交攻待臣南歸以日爲歲臣病中得此神覓飛喪仰思 君命俯念親情展轉鬱結終夕不寐臣之愚迷實不知所以自處也臣自幼讀書雖不甚解然於君臣之義知之久矣伏惟我 國家教育生成之恩 陛下甄錄收采不遺卑賤之德至深至厚於此而不速圖稱於萬一非其情有甚不得已者孰敢驚虛名飾虛讓趙趙進却於日月之下以冒雷霆之威哉臣所以一領鄉書三試禮部承部檄而就道聞 君命而驚心者正以此也緣臣母年二十四而寡臣遺腹之子也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南

主

張

方臣幼時無歲不病非母之仁臣委於溝壑久矣臣生五十六年臣母七十有九視臣之衰如在襁褓天下子母之愛雖一宜未有如臣母憂臣之至愛臣之溪者也臣以母恩無以爲報而臣母以守節應例爲府縣所白已蒙 聖恩表厥宅里是臣以母氏之故荷 陛下之深恩厚德又出於尋常萬萬也顧臣母以貧賤蚤寡俯仰無聊殷憂成疾老而彌劇使臣遠客異鄉臣母之憂臣日甚愈憂愈病愈病愈憂憂病相仍理難長久臣又以病軀憂老母年未暮而氣則衰心欲爲而力不逮雖欲效分寸於旦夕豈復有所

措哉臣所以日夜憂懃欲處而未能者又以此也伏望聖明察臣初年願仕之心憫臣久病思親不能自己之念乞放臣暫歸田里日就醫藥奉侍老母以窮餘年俟母養獲終臣病痊愈仍用赴部以聽試用則臣母子未死之年皆陛下所賜臣感恩益厚圖報益深雖死於道路無所復辭矣疏上憲宗皇帝親閱者再三日授翰林檢討俾親終疾愈仍來供職蓋異數也先生以表謝其略曰臣本菲材誤蒙薦舉又以老母在念沉痾在躬未得以承試用陛下憫其愚誠不加誅責已云幸矣而又慰之以溫言寵之以清秩使遂其欲去而勉其復來此誠天地之量日月之明雨露之恩出於尋常條格之外者臣雖至愚亦知銜負恩德圖報稱於親終疾愈之日不敢負朝廷待士之盛意不敢違臣子效用之初心也表既上又遲遲至於旬日始買舟南去學士李東陽贈別詩云只有報恩心未老更無辭表意全真論德陸武詩云逍遙佳客恣吟哦古寺心齋長薜蘿本爲愛君觀國屢可堪思母望雲多東郊信有靈光在西土空聞鳳翼過應笑病夫方鑄錯汗顏何處逐頽波益實錄也弘治改元以來先後論薦不下數十次

名世類苑

六卷之書

天

四

卷

申給事中吳世忠以先生及王恕劉大夏張元禎謝鐸等八人同薦與二三儒臣入內閣柄用上方敕吏部而先生歿矣張謂撰行狀陳白沙獻章薦時當國者不及李南陽輒令公就試兩以疾辭率不就試蓋南陽能優禮康齋而公之禮數似不及公無加損但當時宰相人品之不同可見矣先生歸經南安知府張弼問出處對曰康齋以布衣爲石亨所薦所以不受職而求觀秘書者冀得間寤王也惜當時宰職不寤以爲實然今受職然後觀書殊戾康齋意遂決去某以聽選監生薦又疏陳始終願仕故不敢爲辭釣虛名或受或不受各有攸宜爾弼唯唯徵吾錄章楓山論出處曰康齋出處第一酌白沙第二酌一峯第三酌我輩又是第四五酌了言行錄莊定山被薦召用巡撫何公鑑躬詣定山勸駕繼遣應天府官候行先是冢宰王公恕司寇張公瑄輩請薦疏皆出部檄非特旨也故先生曰吾向以諫譴退處幾三十年矣乃今特旨敢不行乎且學士丘瓊臺嘗嫉曰引天下士夫背朝廷者曩也吾當國必殺之丘今入閣矣承特召而不行罪其可追

名世類苑

六卷之書

天

三

卷

乎遂行九月入京陛見大學士徐溥語郎中邵寶曰定山亦我朝出色人當官翰林乃協輿情丘語人曰我不識所謂定山也徐公又語李西涯曰定山君之故人君當注意我已致政不能爲國家薦賢矣李唯唯西涯初見先生戲曰今復能用大字作拜帖乎謁吏部三揖不跪冢宰耿公裕起延之以茶令四司送出部門先生曰第令不失已官職外物耳吏部題補行人司副西涯語吏部曰留都根本之地定山還當官此陞南京吏部驗封郎中到任十二日病風遲留野寺明年赴本部告歸不爲題處又明年丁巳

名世類苑

大卷之南

子

李

遇考察尚書倪岳以老疾去之乃先生告去已改歲矣故白沙詩曰欲歸不歸何遲遲不是孤臣托疾時此是定山最高處江門漁父却能知先生嘗曰進而當行吾道也吾義所安不違道以干譽退而當明道也吾志所存亦不立異以求名

湛若水撰墓志

霍文敏曰人謂定山之出處始也懼於瓊臺瓊臺不入相入相而先物故則先生退居三十年矣未必出入瓊臺噫是殆小窺定山也定山自立之定也天子詔猶不奉何懼於瓊臺定山三十年高尚之節懼瓊臺而變是禍福眩而夭壽貳也瓊臺之威孰與天

子不畏天威而畏大臣定山不爲也瓊臺嫉定山其語無考丙辰瓊臺薨明年定山罷是定山之罷也非由瓊臺定山之出也非懼瓊臺也可知也如定山懼瓊臺之嫉之禍遂變高尚三十年之節豈所以語定山也哉定山者卽薄浮雲溷視一世然不忘君臣之義者也其出也以特旨也以君罷也以時何損於定山如曰定山懼瓊臺出也小定山也不可不辨

霍文敏讀祠堂記

劉文靖致仕歸或者謂公受命先朝當以身殉國乃卽引身去爲公歎嗟乎蕭望之固漢元臣且帝傳

名世類苑

大卷之南

子

三

也計去恭顯竟誣望之下獄必其餘漢事如何或卽使公不去復抗節不渝謹忤公必罹禍卽罹禍於瑾無慘也徒重壞國體耳公既諍不從義惟有去卽先後亦落職公益熟慮之矣嗚呼文靖始終之義倍矣哉

嚴關詞林

謝方石起除大司成屢疏懇辭李西涯當國移書促之曰司成之薦輿論所歸蓋當習俗波蕩之餘必得清德重望乃可廉貪而立懦所以培植根柢樹揭幟幟風厲天下非分一署領一務者比先生雖遠引高蹈邈不欲與世接而天下之士未嘗一日不屬望於

左右也況剡章一入遂契 淵衷雖平居職事未嘗
周旋 旒宸以厯顧注而 聖心明睿輒記姓名以
爲薦稿之所屢見特加優擢出於常格於是朝野內
外竦然生風知公道之不亡文運之當有復也說者
謂先生抱道自樂或不爲勸 駕所迫僕則以爲出
處之分視義可否而已南雍之辭詞意懇迫 朝廷
俯而從焉固已成先生之志矣今 聖天子方重士
風采輿論有寤寐英賢之意此數十年之所僅見先
生何忍不幡然就道以一副 宵旰之懷乎且君子
所以安於處者以道之難行也今既有行道地矣而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南 三六六
上下無方柄之阻左右無掣肘之患蓋將舉一世之
名教付之先生而聽其所爲先生亦何惜不一出以
畢平生未盡之志也乎若又以爲事不可以預料功
不可以必成苟出焉而有所不合則所以處者固在
浩然而歸未晚也又孰爲強其所不欲而曲爲先生
留哉僕任重力微僥躋已甚正韓昌黎所謂行且謀
引去而柳子厚所議以爲非者乃以是言爲先生計
宜亦有不見諒焉徒恃平生之知猶有是言而是言
也非一人之私殆一時之所謂輿論者也 文則
見素林公年六十餘聰明強健不減壯時而居閒既

久無復當世之念會蜀寇告急中外紛擾乃復有意
事功朝召夕起東甲西馳粵融妙略卒用戡夷大難
係蜀餘命功甫告成而公之身已在閬止之南矣夫
聞難而出功成而去豈獨今之人所少哉而公履之
已素有不待今日而見者公初爲司寇屬上書言天
下事指黜佞倖幾蹈不測旣而收自放棄歷要途
若可懲矣而執法糾檢又多忤物旋起旋廢曾不能
三年留也而天下之人方共高之公之心固不可誣
哉推公之心求公之事其有無益於當世必有能辨
之者今四方多事用才如渴 朝廷每申求舊之典
名世類苑 不卷之南 三六六
而公方堅保晚之節或者謂公用不盡才海內有遺
望焉嗚呼此又奚足病公哉 文徵明書序
提學僉事邵銳乞休陽明先生時任江西巡撫批其
呈曰據江西按察司呈看得提學僉事邵銳求歸誠
切堅守考槃之操而按察司伍文定挽留懇至曲盡
縉衣之情是亦人各有志可謂兩盡其美然求歸者
雖亦明哲保身使皆潔身而去則君臣之義或幾乎
息挽留者雖以爲國惜賢使皆覲顏在位則高尚之
風亦日以微況本院自欲求退而未安可沮人之
求退仰該司備行本官再加酌量於去就之間務求

盡合於天理之至必欲潛身遠害則掛冠東門亦遂
聽行所志若猶眷顧 宗國未忍割情獨往且可見
危受命同舟其艱稍須弘濟却遂初心則臨難之義
既無苟免於捨攘之日而恬退之節自可求伸於事
定之餘興言及此中心愴而陽明先生批呈不過數
言而出處進退之際權於道義一毫不苟所謂文之
立言者是矣 文集

呂仲木因乾清宮災應 詔陳十事不報遂引疾乞
歸門人邢臺王卯迎于途曰夫子如京期年而又返
何其不憚煩也公曰豈予得已哉曠職而素餐在官
之酒脯不若南山蔬食之爲甘也友人崔子鍾言于
衆曰仲木去就可謂以道矣 本傳

處患難

宋濂末年遭罹飛語一子一孫歿於禍家遷身放公
臨大故遭大禍視子孫之歿夷然不少見顏面竄逐
之至若返其鄉次于江壩端坐而逝此其心豈以世
之榮辱介意哉其信乎已者可以質之幽明而無作
其於人之謫且譽若推之以爲高也抑之以爲卑也
安之而已矣嘗言事君猶事父與事天也父不可欺
天不可怨順受之而已每論古人遇貶竄而怨誹及
爲文過於憤激者深甚薄之以爲不達君臣之義其
素所存者如此 方正學與蘇伯衡書

朱文恪中廷試第一授翰林修撰知 制誥逾年以
家屬不完謫教遠東公略無愠色方且日賦詩文有
遼海集未至遼城 賜還鄉語子逢掖曰汝力耕以
供賦役我取汝祖皇極經世等書而考證之 言行錄
文皇北巡漢庶人日夜謀奪嫡造飛語動搖監國并
中傷黃公文簡坐公奉表進 上不敬遠 詔獄凡
十年語家人曰此長麻線也不足多慮獄中有省愆
集自省錄 獻陵卽位出獄 吾學編
漢庶人誅奪嫡離間官臣楊文定下錦衣獄十年家
人供養數絕糧又 上命叵測日與歿爲隣公方讀

書不輒難者止之曰勢已如此讀書何爲曰朝聞道夕死可也五經諸子讀之數回已而得釋晚年遭遇爲閣老大儒朝廷大制作多出其手實有賴於獄中之功蓋天玉成之如此

曹鼎撰碑

劉文靖忤瑾去國忌者謀孽未已幾中奇禍公杜門不出遇客請見一例謝絕然聞六飛出待終日不樂至廢服食曰古人處江湖則憂其君況嘗備位大臣者乎

內閣行實

謝文正既去焦芳入內閣劉瑾擅柄二人深相結納欲甘心于公人皆危之公曰天佑皇明無他不見

名世類苑

天卷五

三

吳邦

劉元成之事乎遂處之裕如日與客圍碁賦詩以自娛若不知有憂患者

費案撰碑

莆田見素先生成化間爲部署言繼曉事謫姚安士林偉之渡楊子江詩云親見朝廷令政新小臣何事浪憂民一言雖忤九重意萬死尤存七尺身沙畔白鷗閒侍我鏡中華髮苦催人十年楊子江三渡此日何勞更問津初貶時有國子生用李師中贈唐子方韻送之八千里外未爲遠三十成名始是難自信孤忠能報國誰憐赤手可移山沙門有地黃金盡溝壑何由白骨寒愧我布衣空引領九重何日詔

君還

關中今古

陽明先生在泉陽龍場西北萬山叢棘中蛇虺颺颺蟲毒瘴癘與居夷人駭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舊無居始教之範土架木以居時瑾憾未已自計得失榮辱皆能超脫惟生歿一念尚覺未化乃爲石郭自誓曰吾惟俟命而已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靜一久之胸中灑灑而從者皆病自折薪取水作糜飼之又恐其懷抑鬱則與歌詩又不悅復調越曲襍以談笑始能忘其爲疾病夷狄患難也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

名世類苑

天卷五

三

吳邦

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默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脗合因著五經憶說居久夷人亦日來親狎以所居湫濕乃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翫易窩以居之恩州守遣人至驛侮先生諸夷不平共毆辱之守大怒言諸當道毛憲副科令先生請謝且諭以禍福先生致書復之守漸服水西安宣慰聞先生名使人餽米肉給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俱辭不受

年譜

陽明上毛憲副書曰昨承遣人喻以禍福利害且令

赴太府請謝此非道誼深情決不至此感激之至言
無所容但差人至龍場凌侮此自差人挾勢擅威非
太府使之也龍場諸夷與之爭鬪此自諸夷憤慍不
平亦非某使之也然則太府固未嘗辱某某亦未嘗
傲太府何所得罪而遽請謝乎跪拜之禮亦小官常
分不足以爲辱然亦不當無故而行之不當行而行
與當行而不行其爲取辱一也廢逐小臣所守以待
死者忠信禮義而已又弃而不守禍莫大焉凡禍福
利害之說某亦嘗講之君子以忠信爲利禮義爲福
苟忠信禮義之不存雖祿之萬鍾爵以侯王之賢君
子猶爲之禍與害如其忠信禮義之所在雖剖心碎
首君子利而行之自以爲福也況於流離竄逐之微
乎某之居此益瘴癘蠱毒之與居魍魎魍魎之與遊
日有三死焉然而居之泰然未嘗以動其中者誠知
生歿之有命不以一朝之患而忘其終身之憂也太
府苟欲加害而在於我誠有以取之則不可謂無憾使
吾無有以取之而橫罹焉則亦瘴癘而已爾蠱毒而
已爾魍魎魍魎而已爾吾豈以是而動吾心哉執事
之諭雖有所不敢承然因是而益知所以自勵不至
於有所墮墮則某也受教多矣

文集

壽考

胡忠安公天順元年八十二薨免師傅以禮部尚書
致仕時公三弟皆年七十餘皆康強無恙蒼顏皓髮
燕樂一堂之上遂名其堂曰壽豈自爲之記公歸七
年年八十九薨蓋公自建文庚辰登第立朝幾六十
年爲尚書三十一年知貢舉者十天下學士多其門
生及乎名成身退而猶有天倫之樂福壽如公斯世
一人而已

談纂

南京吏書魏文靖家居二十餘年布袍糲飯不治生
業年九十八御史梁昉言驥耆德請如漢故事優禮
之 上御奉天門顧禮部曰尚書魏驥壽及伯齡兼
有德望朕深嘉悅其 敕遣行人存問 賜羊酒有
司月給米三石贍之 敕未臨浙而公薨
魏文靖公天順甲申遇 憲廟卽位 詔文武官員
五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時年九十一歲進一品
官階閒居述懷詩云迂疎不覺已成翁鎮日優游雨
露中一品新陞遵紫詔百年將屆荷蒼穹松楸入望
山逾麗禾黍連雲歲又豐感激 天恩深似海沾濡
能有幾人同至己丑元日年九十六詩云白頭又喜
換年華香靄清芬燭吐花官錦任披隨所戀椒觴從

泛不須賒年登上壽身逾健官拜溪恩秩又加願祝
堯年等天地華夷一統慶無涯庚寅元日年九十七
歲詩云家家蕭鼓慶新年老我風情只自然庭竹禁
寒呈晚翠牕梅和雪獻春妍烟香旋灑延佳客詩就
清吟讀舊編最喜康強勝去歲從人說是地行仙辛
卯元日九十八歲詩云骨肉團圓子與孫昇平又喜
沐晨昏江河合派歸溟渤夷夏同心仰舜文粲粲呈
春梅吐玉欣欣獻歲客過門老臣白首棲蓬華只效
封人祝至尊秋夜閒居詠懷云步玉登金鬢已霜
天恩乞得老江鄉整鹽隨分猶鍾鼎泉石長甘卽廟
廊雅素欲追陶靖節疎狂又學賀知章百年已屆殊
康健任樂唐虞化日長官至一品可謂尊矣年近百
歲可謂壽矣 國朝大臣罕與之儷期耄作詩固不
暇計其工拙也

名世類苑

不卷之四

聖

唐

太子太保吏部尚書王公恕年九十 朝廷差行人
吳志乘傳存問并 賜牢醴月給米二石役夫四名
子承裕以刑科左給事中便道歸省陝西宗藩暨鎮
巡守臣藩臬士大夫相率致賀賀有詩里巷喧闐觀
者如堵楊文襄爲序舊臣存問錄曰尊賢養老虞周
之制代以日詳而漢唐以下莫之能及間有之情弗

稱其文或加之匪人不足以爲訓今王公自郎官至
極品幾五十年中外想望其風采其在方鎮有虎豹
當關之勢焉在 廟堂有泰山喬嶽之重焉比其家
居如玉在山如珠在淵光景不呈而川陸增耀故受
知 憲 孝二朝言聽計行天下陰受其賜始終一
節完名而歸天又錫之上壽以有今日煌煌使 命
賁于里閭 敕詞藹然義雖君臣情猶父子且望其
嘉謨謹論以裨不逮是卽周康王嗣位求助羣臣諸
侯之意也而非公其孰敢當之哉在昔唐之裴晉公
宋之文潞公皆以高年耆德爲世所尊而當時所以
待之者未嘗有此我 先朝尚書肖山魏公驥嘗被
存問而不及拜 命君子有遺憾焉公年雖耄而聰
明強固猶日親書史筆劄不倦其壽殆未可量於呼
若公者於斯文爲名賢於斯世爲大老 朝廷所以
尊且養之者寧止是哉 石涼小稿

名世類苑

不卷之四

聖

唐

王端毅致仕家居幾二十年以碩德宿望師表海內
年九十三猶討論經史著述爲書而一言一動必揆
諸矩度王虎谷贊公曰憂天下之志如范希文濟天
下之才如司馬君實直諫如汲長孺惠愛如鄭子產
子承裕官至戶部尚書清慎有父風 王雲鳳撰祀
堂記

禮部侍郎高密儀公以清德正學洪武中自教官爲
寶慶知府永樂二年 詔選東宮官遂陞通政兼春
坊中允三年陞禮部左侍郎又奉 詔侍皇太孫講
公端莊凝重雍容有大臣之度年八十奉 敕致仕
上賜馳驛歸璽書褒美年九十終

楊一清撰序

世宗中興 賜書褒嘉戶部尚書韓文加太子太保
令有司存問 賜誥有曰比因權奸之竊柄痛惟朝
政之紛更廼能守正不阿以忠自誓倡危言而叩闕
屹乎山嶽之難搖甘奇禍以忘家凜爾冰霜之不變
天下仰其風采神明相其壽寧起故博于九表之餘
名世類苑 不卷之四 聖 三

楊一清撰志

劉文靖位極人臣壽至九十四功成身退完名以歸
其鄉二十餘年有奇謂爲古今之僅見非耶嘉靖初
年已九十降詔存問又遣撫臣卽其家 賜東帛餼
羊上尊酒又官其子爲中書舍人加太師二十一年
又官其曾孫爲尚寶丞

傳

馬溪田年七十歸隱于商山書院諸生問道者遠近

踵集公山中野服鶴髮童顏望而卽之皆德容令色
亦飄然仙風道氣如是者又十年而始告終

琬琰錄

名世類苑

不卷之四

聖

三

今終

朱文恪公臨終坐起冠帶舉手加額曰感荷 聖恩無以報効了畢而逝卒之前夕鄉人望見有星如虹墜於所居之左衆咸謂文星之墜

蕭鉉撰志

辭文清平日奏疏削其藁皆不存一日檢閱舊書及讀書錄束置架上為詩曰七十六年無一事此心惟

覺天性通忽構疾彌留正衣冠危坐而逝迅雷震屋白霧繞室天順八年六月十五日也

閩禹錫撰行狀

魏文靖公驥易簣時自為詩曰舊日華池水漸來今朝懷抱覺寬開上蒼未必重頒福殘喘何期又復回

名臣類苑

卷之五

四十四

三

文

瑤島不勞青鳥至菊籬還許白衣來明當放棹西湖

上翠水丹山喚作陪後書云是時因病篤未及敲推故有兩來字繼復書平生不作欺心事一點靈光直

上行書畢乃瞑先期有星隕於公隣王振宅人已知公不起矣

名臣錄

鴻臚寺序班魏完奏先臣驥以正月卒於家臨終語

臣母曰我即死 朝廷賜葬必須辭免又以手書遺臣死後慎勿以葬事累鄉里今者 皇上念先朝老

臣特加優恤而臣於先臣遺命不忍弃違故敢昧死以請章下禮部言葬固魏驥誠心 賜葬乃 朝

廷之盛典惟 上裁處 上曰朝廷恤典為盡忠者之勸今驥臨終遺言猶恐勞民可謂純臣矣覽之良用惻然重違其志特從之

憲章錄

三原王端毅公以清忠勁節負天下重望年七十八致仕九十三而終臨終之日既遷正寢戒家人曰吾

氣將絕必有風雷環遶吾居爾輩謹無哭當靜以待之公方瞑目少頃震雷大風雨如注下家人相戒屏

息良久開霽乃敢舉哀乃殮視公貌如生焉

庚巳編

彭文憲病革衣冠端坐徐言曰死生常理不足驚但冒居大位上不能報 國下不能養老父耳無一語

名臣類苑

卷之五

四十五

文

及私

琬琰錄

白沙卒之前數日蚤具朝衣朝冠命子弟扶掖焚香

北面五拜三叩首曰吾舜吾君復作一詩云託仙終被謗託佛廼多修美艇滄溟月聞歌碧玉樓曰吾以

此舜世歿之日頂出白氣勃勃加蒸竟日乃息前一夕五鼓隣人聞車馬駢闐異之急出見一人若王者

狀儀節甚都出先生廬而去以為大官至及旦詢之無有也

張翊撰行狀

章文懿公年八十六卒時衡守林有年來問疾即臥榻與論古今天下事甚悉次夕與從子贊論士大夫

所以保天下國家長久之道因及春秋列國推許士會父子為庶幾卒之日鄉人見所居前山有白氣衝天久之乃散咸以為懋亡之徵云

行狀

馬端肅之終前數日州城西大劉山忽崩是日天鼓再鳴羣鶴飛繞其廳事久之迺去翌日里人有王姓者自葉回忽遇公于途見公薤衣玉帶騶從甚盛自北而南若出師狀拜而別之亦異哉

韓文撰志

雍公太卒時榻下若雷震數聲人謂公平生英雄不平之氣如此計聞天子痛悼賜葬祭禮部覆奏有曰雍太才明剛斷既廢復起操行清介至老不渝雖

名臣類記

卷四

四

解

嘗被劾革職平生大節非與世浮沈者倫時以為確

論 呂枬撰志

尚書畢亨卒遷命長子右副都御史昭曰吾官惟有清白吾祖父以此傳家不可改爾輩讀書要探見義理方是學不可苟也勉之我死後慎勿煩瀆 朝廷求葬祭言已而逝更不及他

毛紀撰碑

高都御史明卒時題絕句曰歸去來今歸去來一聲長嘯入瑤臺誠明本是吾儒學寄語吾儒莫浪猜又書一對云平生無一事欺天今日送百骸歸地

玉

池談屑

陳按察禹疾革忽起坐榻上舉手望空拱揖若迎客狀家人問故曰楊憲長請我來交代為城隍也言訖而卒

海上紀聞

席文襄疾亟時呼弟修撰春及于中至榻前曰自檢平生清苦體國一念可質鬼神既死無愧上若問遺言弟曰願朝廷親君子遠小人分別邪正審于取舍而已言畢而逝

楊一清撰志

儲侍郎璫易簪時夫人以公落髮與鬚指爪甲及頭垢各盛囊為殮其愛親敬身可謂全歸矣召友人顧璘王韋囑以後事至不能語猶舉筆作國恩未報

名臣類記

卷四

四

解

親養未終八字無一語及家事非素養定烏能至是

顧璘撰志

陽明先生踰梅嶺至南安登舟時南安推官門人周積來見先生起坐咳喘不已徐言曰近來進學如何積以正對遂問道體無恙先生曰病勢危亟所未死者元氣耳積退而迎醫診藥廿八日晚泊問何地侍者曰青龍舖明日先生召積入久之開目視曰吾去矣積泣下問何遺言先生微哂曰此心光明亦復何言頃之瞑目而逝

年譜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四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五

吳興後學凌迪知稱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事君類

際遇

劉誠意在勝國時年甫弱冠已擢巍科然而低迴散地三十餘年載及東南多故稍見任用竟莫能行其志今上龍興遂爲心腹之臣殫其智慧上贊廟謨曾不十年濟一統之功傑然爲 開國宗臣 蘇伯衡撰序

名世類苑

卷之五

長洲劉誠

誠意始謁 太祖以天道後舉者勝一語契合遂置帳中多所咨受以成大功公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于色家居惟飲酒奕碁未嘗自言其功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休其中 上亦甚禮公嘗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 行狀誠意言處州青田縣山多田少百姓多於上累石作田耕種農事甚艱 太祖曰劉基有功于我 國家本縣田畝止是一等起科五合使百姓知劉基之心 國初事蹟

洪武五年甘露降 太祖召宋文憲賜坐 上躬執

金杓煉湯於鼎以甘露投之手注于卮以賜先生曰

此和氣所凝能愈疾延年故與卿共之耳 上嘗廷

譽先生曰古之人太上爲聖其次賢其次爲君子若

宋濂者事朕十有九年未嘗有一言之僞謂一人之

短寵辱不驚始終無異其誠所謂君子人乎匪止君

子亦可謂之賢者矣 行狀

洪武九年拜宋濂爲翰林學士孫慎爲儀禮序班子

璉爲中書舍人 上時時訓戒之 上笑語濂曰卿

爲朕教 太子諸王朕爲卿教子孫以濂行步艱詔

名世類苑

卷之五

二十一

皇太子選良馬以賜 上親作馬歌詔羣臣咸作之

以寵馬十年冬致仕歸請歲一來朝明年秋入朝

上佇想久延問者數矣及至大喜 皇太子諸王皆

動色相賀 上降敕符遣儀曹賜珍羞諸物侍食便

殿日晏始退 上嘆曰純臣哉爾濂方今四夷皆知

卿名其自愛濂遜避不敢當歲暮辭歸 上語璉曰

朕儕昔之夜夢見爾父笑談如平生 賜緡綺 御

製文集 太子贈衣三襲 上曰朕最慎賞知卿忠

誠貫金石故以賜卿卿今年幾何曰六十八 上曰

藏此綺爲百歲衣公頓首謝 訓運錄

高皇帝令宋學士濂作靈芝甘露頌 賜酒大醉歸
爲方孝孺言之須臾酣寢方候之夜溪殊未醒方料
先生不寤明當誤事卽爲製文書完比曉宋起趨
朝惛然謂方曰我今日死矣方問何故宋曰昨上命
作頌醉甚誤不爲今無及矣 上怒必賜死方曰正
恐先生覺遲已具一草或裁定以進可乎卽以文呈
宋閱之曰何改爲亟懷之入朝 上迎謂濂頌安在
宋出進之 上讀之曰此非學士筆也宋又惛然
上曰此當勝先生宋叩首謝臣實以賜酒過醉未能
成章門生方某代爲之 上曰此生良勝汝立召見
名臣類卷 宋之圭
卽試以一論五策方立成 上覽之訖復顧宋曰渠
實過汝卽命面賜緋袍腰帶猶帶平巾令往禮部宴
命伯陪之復遣胡馬方據上席岸然 上曰斯人何
傲因不留俾爲蜀王府教授語 懿文曰有一佳士
資汝今寄在蜀其人剛傲吾抑之汝用之當得其大
氣力 文皇旣卽位問廣孝誰可草詔廣孝以方對
遂 召之數往返方竟不行乃強持之入方被斬衰
行哭旣至今視草大號誓不從強使搦管擲去語益
厲曰不過夷我九族耳 上怒曰吾夷爾十族左右
問何十族 上曰朋友亦族也於是盡其九族之命

而大搜天下爲方友者殺之 野記
洪武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流之不息水
容澄爽油然而感于宸衷陋尹程秋水賦言不契
道乃親更爲之賦賦成 召禁林羣臣觀之且曰卿
等亦各譔賦以進宋濂率同列研精覃思鋪敘成章
詣 東皇閣次第投獻 上皆親覽焉復眞品評於
其間已而賜坐 敕大官進天厨奇珍內臣行觴
已 上顧濂曰卿何不盡飲濂出跪奏曰臣荷 陛
下聖慈賜臣以醇酎敢不如詔第臣衰邁恐不勝杯
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寵光爾 上曰
卿姑試濂卽席而飲將徹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酌
一觴臣再起固辭 上曰一觴豈解醉人乎率飲之
濂舉觴至口端又復瑟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
慷慨爲濂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
吸至盡 上大悅濂顏面變頰頓覺精神遐漂若行
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爲卿賦醉
歌二奉御捧黃綾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
一章曰西風飄飄兮金張特會儒臣今舉觴目蒼柳
今晨娜開澄江兮水洋洋爲斯悅而再酌弄清波兮
永光玉海盈而馨透泛瓊尊兮銀漿宋生微飲兮蚤

醉忽周旋今步驟踰踰弄秋景今其樂但有益於彼
今何傷洪武八年七月七日午時書濂既醉下筆傾
欹字不成行列甫綴五韻 上遽召濂至命編修官
朱石重書以遺濂遂諭濂曰卿藏之以示子孫非惟
見朕寵愛卿亦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
也濂行五拜禮叩首以謝 上更敕給事中臣善等
賦醉學士歌云 雙槐歲抄

洪武六年以桂彥良爲太子正字 上嘗從容問
人品高下人有過何如及仁者有好惡乎彥良悉舉
經傳要語以對至問三教則對曰治天下當法孔子

名世類苑

木卷之五

五

陳壽

八年授晉王右傳陞辭 上曰江南大儒惟卿一人
對曰臣不敢當宋濂劉基 上曰濂文人基峻隘不
足取是時劉基已歸景濂方近密而 上於彥良稱
獎如此 通紀

章三溢以疾在身 上時遣使存問及疾小愈卽入
謁 上見其來喜曰疾其瘳乎何其出也一日 上
忽念公詢于中書左司都事張來碩曰章溢日來康
強否來碩對曰溢日夜念母不至而 主上遇之厚
不敢以言鬱鬱成疾耳 上卽命歸省而留其季子
存厚于京師尋 命處州代總制胡公入朝而爲存

厚娶胡女賜資優渥且俾存厚入侍 皇太子以示

親信荆楚平設湖廣按察司遷公僉事入見 上慰
勞之曰紀綱之事今屬卿矣未幾湖廣行省鎮撫回
回怙勢作威公廉得狀坐以法按察司宋思顏以浙
東憲吏事不白下獄而浙東按使孔堯仁僉事王瑋
亦以事被逮舜連公 上遣太史令劉基喻公曰予
素知章溢守法今毋疑也青田稅官金甲發其同僚
白乙匿官課乙既誅死而甲恣爲姦利公訊之甲善
口給辯不置公曰汝罪狀已明柰何欲以口舌撓法
乎其詞遂屈 上知爲公所鞠當不冤命斬之 碑

名世類苑

木卷之五

六

陳壽

高皇時有御史言陶學士安隱微之過者 上曰朕
知安安豈有此且爾何由知之對曰聞之道路 上
曰御史但取道路之言以毀譽人以此爲盡職乎令
黜之中書省臣奏曰御史職當言路言之有失乞容
之 上曰不然夫植佳木者必去蠹毒長良苗者必
芟狼莠任正大者必絕邪人凡邪人之事君必結以
小信而後逞其大詐此人嘗有所言朕不疑而聽之
故今日乃爲此妄言夫去小人當如撲火及其未盛
而撲之則易爲力不然則害滋大矣竟黜之 野記
元末天下日入於亂章公溢結廬匡山又避地入閩

中 太祖遣使召公與劉基葉琛宋濂同至建業入見 上問勞曰我爲天下屈四先生耳四海紛紛何時定乎對曰天道無常惟德是輔唯不嗜殺人能一之 上曰卿等其留輔予矣 宋濂撰碑

太祖取婺徵王偉至行在署中書省掾每商確機務悉契 上衷語必稱予克而不名與宋濂同修元史在史局渴甚謂宋公曰得昨 上所賜梨漿吾渴濟矣中官竊聞之言于 上卽命齎賜之 鄭濟撰行狀

開尚書濟由訓導取入京爲國子助教養病回六部舉濟有王佐才 太祖督渠父開蒙同濟至京賜詩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三四六

一首云春首攜孫出洛陽輪蹄馥郁野花香嶠函古道行商逕焚澤荒城叔段邦雪夜蔡城忠李愬風天赤壁助周郎老人閱景心懷廓稽首遙瞻拜上蒼濟至除刑部尚書代父廣詩云金陵王氣起淮陽四海俄聞德澤香鶴髮自應歸鳳闕龍眉誰復釣魚邦夢龍禮樂趨朝士貌虎威儀執戟郎恩雨滿門思報德吾皇萬壽祝穹蒼一日濟從 太祖遊金水橋 太祖忽然墮淚問濟曰朕爲何如此奏云過金橋倚金欄憶金妃墮金淚 上執濟手云縮手過金橋有事不相饒濟奏云臣無虧心事不怕帝王刀凡 朝廷

制度禮樂錢糧賦役多所建立後爲詹徽事於非命 七修類稿

宋公訥病 高廟遣中使諭曰卿稟天命之性發仲尼之誠施已之幽德修道教人所以病不病而速瘥以其有神也又嘗言宋祭酒骨格必壽適有畫工至命繪公像甚肖 上喜吏部尚書余煥不喜公以事逐公去 上怒誅煥念公老召其子望江縣主簿麟侍養二十年卒於官年八十 上爲文祭之故事文臣四品無給喪費者給自公始又遣行人祭于家爲治墳塋官其次子復祖爲司業一時君臣之契莫倫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八

三五

海上紀聞

洪武十五年方公孝孺以吳沈揭樞薦召見 上喜其舉動端整謂 太子曰此壯士當老其才輔汝遣還鄉會仇家得罪連孝孺籍其家械送 闕下 上識孝孺名特開釋令侍祖母及妻子還二十五年又薦召至 上曰今非用孝孺時稍擢漢中府教授日與諸生講明聖學蜀 獻王聞其賢聘爲世子師每見必陳說道德王喜甚講經論文無虛日爲名其讀書之廬曰正學 遜國臣記 解大紳爲監察御史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橫恣

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者公揮筆立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慮公少涵養將為眾所傾召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之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益盡心于古人後十年來朝當大用爾遂侍父歸

楊士奇撰志

夏公原吉任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忌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會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人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為誰對曰堂

八卷之五

九

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又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顧陷原吉耶劉郎中與書算生皆弄市自是知遇日隆

吾學編

都御史陳公性善洪武中進士上見性善疑重謂侍臣曰性善君子人授行人司副入翰林初誠意伯劉基奉命李鐸往取其遺書基子璉即出觀象玩占石室中從驛詣闕上之性善楷書召入便殿繕錄上威嚴進見者惶汗手顫不成字惟性善動止安雅書法端正上悅賜性善酒是時威譴巨測留

竟日家人以為死矣比出大驚喜久之超陞禮部侍郎

遜國臣記

洪武中袁廷玉以事過鄞縣前見婦人乳女于榜廊下哭聲淒甚問其故對曰夫當戍趙州今在酒肆飲旗軍飲畢即行矣言既哭益悲袁心憐之往見其夫夫曰我韓嶺金世忠也居以上課度日今缺戍為強人賂旗軍以我代行袁相其面曰此尚書骨法也他日當大賈此行勿憂因代償其價又貸米二斗贐之臨行囑曰登舟即順境他日富貴無相忘既而舟泊西渡其濟者病腹痛金與之上言宜用衣帶刮咽喉

名臣類苑

不卷之五

十

下即愈其人如其言果瘥驚以為神因厚謝之沿途惟用謝卜所得因不匿之至戍前開上肆以奇驗聞燕邸召至問以靖難上告以吉援引古今才識溢發上大喜多用其謀策因薦袁上又召之后師起以世忠署長史累遷至兵部尚書兼詹事即金世忠也洪熙初贈少師諡忠襄子達方十歲授檢討還鄉支俸幼童廕官寔自此始其際遇亦奇極矣

雙槐歲抄

建文初廷臣交薦方公孝孺召為翰林博士進侍講尋陞侍講學士暨董倫侍經筵講頗問孝孺德望素隆一時倚重凡將相大政議輒咨孝孺上好讀書

毋有疑卽召講解臨期奏事臣僚面議可否必命孝孺就 展前批答孝孺嘗作書事詩曰近展臨軒几硯間春風和氣滿龍顏細聽天語揮毫久携得香烟兩袖還又曰風軟彤廷尚薄寒御爐香遶玉欄杆黃門忽報文淵閣 天子看書召講官時 大召名儒修 太祖實錄及類要諸書孝孺總裁會改謹身殿名正心孝孺獻銘作凝命神寶孝孺又獻頌皆規正君德比定官制改孝孺爲文學博士 通紀

文皇龍潛時劉觀爲王府良醫一旦以事怒之與數人謫雲南始至入鐵佛寺寺僧此宗顧劉等曰方談

名臣類苑

不孝主

十一

李燾

盛德傍一僧曰豐干饒舌劉知二人異禮拜請言皆固拒懇之久乃顧劉曰君知之劉又問答曰姚和尚知之蓋二僧方談邸事時劉等亦未知也無幾果召劉歸以啓上時姚公未見親密劉等言其能 上召問爾能卜乎姚以吳語對曰會曰何術耶曰觀音課曰用課錢乎曰我自卽開襟有太平錢五文繫于內衣帶解奉於 上上祝既姚以一文錢擲之復徐一擲擲訖語 上曰 殿下要作皇帝乎 上曰莫胡說曰有之又曰有一人善相 殿下可尋來一看問爲誰曰寧波袁珙既而 上乃命人致之未至燕

使者與飲于酒肆一人馳入報 上命與天顏相類者九人並服衛士衣同入肆沽使者因謂袁試看此十人珙趨拜 上前曰殿下何如此輕行 上曰胡說我等十人皆後護衛長官也珙不答 上還宮命召陞座詳扣之珙曰殿下太平天子也伺龍鬚及臍卽登寶位 上怒命數士繫送有司言有遊客來府中爲妖言令解還原籍索文牒而去既至直沽入舟士以大桶盛袁而鑄之昇入王府 上遂與言事上日夕視其鬚旣一年有半及臍矣召袁視之袁方至 上昂首謂吾鬚如何珙曰已及臍矣 殿下何忽仰視乎仰之猶少不及然時已至特稍費力耳

名臣類苑

不孝主

十一

李燾

野記

姚廣孝建取日功後 文皇欲疏茅土姚固辭乃只爲善世一日朝罷 上與語姚應對如常 上曰公今日胷中當有事乎姚曰無之 上曰必有之朕見卿詞氣知之矣勿諱姚又對如初三四問答始言今蚤 駕未出時臣與吏部尚書言尚書班在前臣進而應之凡越二班話間屢進屢退殊爲不安以此少介介耳 上曰向欲爵公固以此耳卽 命爲少師姚乃受之然終不畜髮 上卽欲爲建第姚力辭之

竟居慶壽寺中又賜官人姚亦不受惟章服曾服之
今有畫像面大方肥紅袍玉帶髯頂上戴唐帽也
野記

太宗一日問宋指揮晟有子無宋對有二子琥瑛

上令帶來我看晟引入見 上喜曰都郎令三公王

四公主同下降兄弟並為都尉一日晟從外歸二子

迎侍晟醉大喜撫二子曰吾家受恩深矣父腰金子

腰玉時二子在屏後聞之後見 上偶語及之 上

曰渠要玉帶耳無幾命守寧夏以功擢都督薦至封

侯西寧

野記

名世類苑

入卷之五

主

言

李

永樂十年元宵節 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赴午門

外觀鰲山三日自是歲以為常 上或御午門示

御製使儒臣奉和以為樂是時尚書夏原吉奉其母

往觀鰲山 上聞之曰此賢母也 命中官賞鈔二

百錠卽其家 賜之曰為賢母懽也

遺事

永樂壬辰五月 賜文武羣臣宴聽臣民午門外觀

鰲山是日車駕駐午門示 御製使儒臣奉和覽而

說之 賜羊酒時以陳侍講 敬宗五首為工其一

皓月金門夜和風玉殿春雲移三島近燈簇萬花新

天仗臨丹扆星橋接紫宸中官宣德意燕賞及詞臣

其二紫禁疎鐘靜高城刻漏傳五雲迎寶蓋萬炬綴

金蓮瓊醴行仙席龍盤進御筵教坊呈百戲齊過玉

階前三劔佩青霄近峯巒翠閣重花明金幄月香

度玉樓風拜舞諸番集歡娛萬國同遙聞鼓吹發五

色慶雲中其四紫陌連青禁彤樓接絳河 九門星

彩動萬斗月華多寶炬通宵朗鸞笙叶氣和臣民涵

聖澤齊作太平歌其五山擁金鰲壯雲盤彩鳳來銀

河隨斗轉珠闕倚天開歡洽春聲徧 恩從淑氣回

願歌魚藻詠長奉萬年杯

雙槐歲抄

胡文穆光大擢進士第一從 文皇出塞征胡 上

名世類苑

入卷之五

一

言

李

時召帳殿語移時或夜漏數刻遣出道中相失必遣

兵騎四出尋時顧問左右 上知其朴實信任亞於

東楊

黃文簡請老 文皇賜葬公父來謝 賜遊西苑與

公侯伯師傳十一人俱肩輿登萬歲山宴山麓比辭

又宴太液池 諭公曰朕明年生日卿其復來至期

公至 上喜命充會試考官

吾學編

王文忠英從 成祖征胡至闊澤見海旋師至威虜

命碎李陵臺驛碑沈河中絕虜爭 上顧公喜曰秀

才二十八人中讀書者朕需爾為用宜宣力勿憚勞

公因言虜遁幸勿入險窮追 上笑曰朕爲天下國家計秀才直不欲黷武耳又曰凡軍中一切動靜或謠言有聞卽密奏朕又顧內臣曰秀才有事見朕勿攔駐安平鎮軍中有怨言 上怒公言此皆壯士幸有其過稍與恩澤異日得其效力 上喜立命兵部尚書李慶給餉及輜畜 通紀

錢文肅習禮除檢討 上喜公鄉人惡公者持公短長公行潔修無可摘乃指公爲練子寧姻宜坐姦黨公懼告東楊東楊聞 上曰習禮有文學史才願陛下憐察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且用之況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主

卷之三

習禮

習禮乎公感泣自奮 獻陵卽位陞翰林侍讀與修兩朝實錄十二月朔霜寒 上顧光祿卿曰文官蚤朝寒盍賜羊酒又 顧公曰 皇祖考臨朝每旦常賜食朕偶忘習禮謹識陞學士 上過史館示近臣招隱歌頓首曰 皇上聖性聰明文章清麗懷賢覽古天趣悠然 上喜 吾學編

文皇初開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問以解縉爲首諫之曰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知爾等敬慎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存於心爾等亦當謹終於始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

對曰 陛下不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 上喜各賜五品服進學士七人胡儼蚤休胡廣先卒縉沒于獄惟西楊秉鈞最久東楊謀幄最密黃淮在園土十年家食二十年士固有遇不遇也 內閣行實

永樂乙未始開科於北京王忠肅朝名在第五 文廟見公名卽喜北京初啓會闈而魁得畿甸士遂以布衣 召見賜酒飯後公官至宮保太宰壽祿名位非常可及遭際有自來矣 項綴錄

永樂十七年楊文敏進言十事皆指黜五府六部三

名世類苑

不卷之主

卷之三

法司

法司積弊 上覽而嘉之密 諭公曰實切時病但汝爲心腹之臣若進此言恐羣臣益相猜疑不若使慎密御史言之於是得御史鄧真昇入奏皆股栗免冠請罪 詔諸法司卽日倭改怙終者不赦 楊士奇撰志

曾公魯初官主事 上問丞相曰曾魯在禮部今何職耶對曰不過主事爾卽日起六階拜中順大夫禮部侍郎公以順字犯父諱就 朝請下階吏部以國法有定不之許 墓志

凌都御史晏如以文學薦尤工李斯大篆二王小楷

自布衣擢任中書 文皇帝臨省遍觀諸中書書皆
惛不能書晏如獨不惛操筆自若 文皇帝立命書
璇榜數十字穩結得晉人風致 文皇帝大悅賜御
膳并二銀碗又曰汝能飲酒耶 賜上方酒十瓶因
召入中秘問及政事內直十五日陞吏科給事中隨
駕北征凱還陞本科都給事中奏疏懇切蒞官英發
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掌院事 仁廟登極一日朝
畢 上從容顧問晏如曰爾父京師朕知之今在何
所晏如頓伏言臣萬死臣父賢在數千里外適隆平
侯張信奉 命採訪薦其才可當大任 仁皇帝作
名世類苑 卷之五 十七 三國志 何喬

何知者以公姓名對且言父學行之美稱嘆久之以
是父子益有聲會藩憲大臣員缺 太宗命吏部兩
京朝臣之有才望者補之公在選列 仁宗宴之禮
部予道里費擢廣西按察使 王直撰碑
仁廟在東宮時嘗觀二內侍奕棋因命曾子啓應制
詩云兩軍對敵立雙營坐運神機決死生千里封疆
馳鐵馬一川風浪動金兵虞姬歌舞悲垓下漢將旌
旗逼楚城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滿殘枰 仁
宗和二國爭強各用兵擺成隊伍定輸贏馬行曲
路當先道將守深宮戒遠行乘險出車收敗卒隔河
名世類苑 卷之五 十六 三國志 何喬

徵今追前愆加賜卿白金五十兩綵幣一表裏寶鈔二萬貫白米二十石特陞卿工部尚書前官如故三俸俱支本色卿當領服以慰朕懷初榮扈從北征成祖委以軍務及上賓之日所行喪禮并軍中處置事宜仁宗聞計之時不及訪聞至是有以為言者遂降 敕獎諭 年譜

仁宗初即位一切政議預者三四人而蹇忠定公居首進少師 賜銀章一其文曰繩愆糾繆 上諭之曰朕有過舉卿具疏用此封識進來蓋望公等匡直也繼 賜公誥 上特增二語曰勿謂崇高而難入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十九

楊士奇撰志

仁宗御便殿蹇夏東楊及西楊侍 上問昨夜星變見否對曰未見 上慘然曰天命也嘆息而起去又明日 召西楊及蹇公曰朕監國二十年讒慝交構心之艱危吾三人共之賴 皇考仁明得保全言已泣三人亦流涕慰 上上曰即吾不幸誰復有知吾三人同心一誠遂賜西楊楊貞一印 聖諭錄

胡忠安巡浙還 朝時 文皇帝北征駐驛宣府馳

謁 行在 上方臥不出聞公至起見勞之曰卿驅馳勞苦 賜坐與語凡所歷山川郡縣民情疾苦悉為陳說 上欣然比退漏下四鼓矣 水東日記

顧公佐掌憲吏有遭笞者捃佐之過謂受皂隸賂遣歸悉具姓名以聞 上以示楊士奇曰汝不舉佐廉平對曰所訴誠有之今朝官月俸止給米一石薪炭馬芻取給於皂不得不遣半歸使備不足皂亦回歸實兩便京朝官皆然臣亦然 先帝知此所以增中朝官俸 上嘆曰朝臣之艱如此因怒訴者曰朝廷用一好人輒為小人所構乃以吏所訴狀付佐自治之佐叩首退召吏示之狀吏恐甚佐曰 上命我治汝我容之但改行為善竟不問 上聞之喜曰佐得大體矣 聖諭錄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二十一

何遜撰

李侍郎紹侍講文華殿陞禮部右侍郎時有結權賈圖進者 上不許密訪近輔求才德老成厭服人心者得公甚喜曰朕知其人久矣次蚤 召吏部陞任公聞者為之驚喜及即任公卿往賀尚書王公朝舉酒酬曰天選侍郎也已而權賈不平伺間譖公奏事多南音 上曰大臣以德選何以聲音為是年祭酒缺吏部請以公兼領之 上謂王翱曰禮部不可無

此人其別選代之朝退語同列曰我不知李侍郎見重於上如此

碑

宣德二年 賜楊文敏銀範圖書五其文曰方直剛正忠孝流芳關西後裔建安楊榮楊氏勉仁且面致訓戒以表眷侍之隆又親御翰墨作春山竹石牧牛三圖題詩其上裝成卷 賜榮八月賜枸杞湯令中書吳誠諭曰服此可以延年益壽可以祛疾又賜詩褒嘉詩曰武夷巍峩青插天丹山碧水相連延扶輿磅礴之所產往昔奮起多名賢只今繼續揚華芬漢清白吏有遠孫明經策第登詞垣 皇宗承天御天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王

何名

下竭誠論思靡餘暇懷忠秉誠履堅貞臨事果達智識明禁中頗牧才卓犖風雲驥足千里輕顧予渺德嗣天位盱食宵衣急圖治普天之下幸上之濱安危休戚繫于一人大厦之興藉梁柱為邦必資輔弼臣卿事文祖兼仁考歷年固多身未老方茲倚重傳予保士有大抱負堯舜其君民最哉弼違補闕輔吾仁齊芳昔賢耀千春

年譜

宣德中 駕幸少師楊士奇第夜已二鼓士奇驚起朝服而迎但見儀從塞屋香氣氤氳不知 上所惟向北而拜不已 上方倚東闕看月笑而呼曰士奇

朕在此所賜已充庭矣頃之屏去左右有所問人皆不得聞遂起

寓園雜記

宣宗即位胡忠安自南京來朝 上素重公及入見顧問良久即畱任行在禮部事漢王謀反事覺公贊上親征賞資甚厚 特賜銀章四文曰毘陵胡濙曰文恭世家曰大宗伯章曰清和恭靖益異數也

姚夔撰志

宣廟一日在宮中覽尚書黃福贊漕運時言便民數事出其章示士奇且曰福所言知慮深遠可行今六卿中其誰之倫對曰福受知 太祖最先大用其為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王

何名

人正直剛果一志國家生民今六卿中鮮及之永樂初建北京行部命之綏輯凋瘵及得交趾 命總藩臬之政安新附之民躬勤夙夜具有成績其才德兼備有大臣體今年七十矣諸後進少年高坐公堂理政事享安佚福四朝舊人乃奔走道途勞悴不已殆非國家所以優老敬賢之道 上曰非汝不聞此言吾嘗欲得一忠直老成之臣處之南京根本之地緩急可倚今以 命福豈不誠當明旦 命福改南戶部尚書中外皆悅

聖諭錄

宣德間 上御文淵閣命以五色菊花賜植楊公士

奇楊公榮金公幼孜皆撰詩 上謝文敏詩曰內園植物真奇特一種秋花開五色瑪瑙歲蕤琥珀黃胭脂隱映鉛華白由來托根得所宜造化生成雨露滋喜見幽芳出上苑何須佳色羨東籬今晨拜舞承恩澤 詔命中書賜館閣穠艷偏含曉日明貞姿獨傲秋霜薄對此感激瞻堯天嘗聞蒼菊能延年願祈聖壽齊天地歲歲花開滿御筵抑亦館閣之盛事也

年譜

宣德五年二月 上奉 皇太后率 皇后謁長陵獻陵駐天壽山 上請 皇太后令輔義士奇榮幼

名世類記

不卷之五

三

百五

孜溥六臣見行殿 皇太后曰 皇帝數言卿數人贊輔多用心今 國家清寧生民無事固 祖宗垂佑亦卿等之力輔等頓首對曰 皇上聰明睿智敬天法祖仁愛兆民以致康濟之功此皆 皇太后聖德大訓臣等實無寸補 皇太后曰我有何德上由祖宗積善垂慶卿等皆 先朝舊人自合更須協力一心非但 國家蒙福 祖宗神靈昭鑒在上亦必敷佑卿等俾卿等子孫安榮永世 命 上賜六臣酒饌白金文綺

通紀

楊文貞公在內閣時夫人已蚤世惟一婢侍巾櫛而

已一日 中宮有喜慶文武大臣命婦皆 朝賀

太后聞公無命婦令左右召其婢至則諸婦已退矣太后見其貌既不揚衣復儉陋 命妃嬪重爲梳整易內製首飾衣服而遣之且笑云此回楊先生不能認也翌旦 命所司如制封之不爲例其眷遇之隆如此聞此卽南京太常少卿導之母也導字簡叔能詩文善談論

菽園雜記

宣宗一日獨與楊文敏公語家事甚詳又問公有何事難處者朕爲卿處之公謝無有 上固詢之公曰臣惟有一妾與臣同貧賤頗善事第妾有父以臣賢

名世類記

不卷之五

三

百五

久依臣臣固厚伺之今被侵家政規權賂頗撓臣事臣未能去之也公意蓋欲 上屬之法吏罪而屏之耳 上忽呼左右喚校尉來面封杖至公第杖殺之公叩首謝然而雙筆往公請其故 上曰旣去其父安用其子乎公頓首言此女頗無過平居亦自疾其父殆且畱之 上曰父以女死女寧自安要之勢自不可後或噬臍無如初忍情也公又申懇再三竟不從校去頃刻報已兩斃公猶未出朝也

野記

聖諭錄曰 太宗皇帝初正大統故翰林之臣不及十數人 詔吏部及翰林舉文學行誼才識之士授

職其中士奇首膺簡擢 賜五品服肇建內閣簡七人專典密務皆進官士奇與焉時屬幾務孔殷常旦及午百官奏事退內閣之臣造 宸前進呈文字商機密承顧問率漏下十數刻始退既建儲簡翰林之臣兼輔導士奇與焉旦上前奏事退又造 東朝參侍經幄 車駕北征簡內閣二人輔監國士奇與焉仁宗皇帝 宣宗皇帝嗣位所以寵任士奇者始終皆如永樂士奇祇事 三聖三十有二年寵愈厚而官愈進負乘之愧夙夜靡寧嗚呼 三聖遠矣當時共事之臣或亡或退獨士奇今年七十有八衰病昏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五

三

老猶濫玷朝行未已也 誠孝昭皇后上仙梓宮歸葬士奇奏 命祇送旬乃竣事其每旦展敬 三陵之下追念舊恩五內摧痛因記憶榻前所得 玉旨之詳者輯而錄之釐爲三卷永樂居首洪熙次之蓋計平生所得此殆百之一二而潦倒荒迷非惟不能悉述亦不能悉記也有疑之者曰 廷陛之密可存於私乎輒應之曰吾惟慮泯吾君之盛美是懼而違他恤哉不觀於古乎歐陽文忠公著奏事錄及濮議司馬文正公著手錄具記當時君臣問對之辭委曲而詳盡所以著一代明良契合之盛事蓋昔之大臣

君子往往皆然義之所不能已也況臣之所錄有聖德焉有聖訓焉有特恩焉臣惟懼錄之不能詳也而疑暇他恤哉疑者既釋號曰 聖諭錄云 文集

我 朝賢相以三楊爲首然亦賴 朝廷委遇而成之正統初 英宗與幼君臨御 張太后在上有擁佑之功凡事專任三楊百司奉事必命中使咨議然後裁決中官王振一日以事至閣楊少師士奇有所議擬振輒可否其間公憤懣而歸三日不朝 太后遣使來問楊少師榮語其故 太后震怒詔鞭振遣人押至閣中謝罪且戒之曰再爾必殺無赦用是數年朝綱整飭海內晏安其後 太后賓天三楊亦先後下世振始弄權天下遂多事矣 塵談錄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五

三

英廟一日問李賢曰吏部左侍郎久缺王尚書年老蚤得一人習練其事 命與翔訪其人得巡撫都御史崔恭明日蚤于文華殿具奏 上喜以爲得人後上與賢論六部官 上曰吏部侍郎姚夔崔恭亦佳賢曰二人才器異日皆尚書之選崔在吏部精選舉嚴考覈置勸懲簿以錄天下人才賢否賢者必言於冢宰王忠肅公用之否必指其實黜之選人之有憑籍聲勢相干者不恤也始吏部缺左 上敕召公且

語王公曰朕已爲汝尋一同寮矣其簡在帝心如此
陸容撰行狀

英宗之初立年在幼冲 朝廷大政承 張太皇太后指裁爲多 太后常御便殿執政大臣英國公張輔大學士楊士奇楊榮楊溥尚書胡濙被 旨入朝太后左右女官襟佩刀劍侍衛凜然 英宗東立英國公西下立 太后召問之人皆有獎勵之辭及溥乃嘆曰 先皇帝嘗稱卿忠不謂今日得相見也又顧召 英宗曰此五人 先朝所簡貽 皇帝有行必與之計非五人贊成者不可行也 英宗受命

各傳類苑

不卷之五

景泰中

景泰中倪謙及呂文懿公初教小內官黃賜等七人書于 文華殿東廡 上一日至廡中 命二人講倪謙詩國風公講堯典 上悅問二人官謙對臣左中允兼翰林院侍講公對右中允兼侍講 上又問中允講讀官品二人對曰皆正六品 上曰品同安得相兼令左右取官制再三覽 顧二人曰進汝二人講讀學士兼中允二人頓首謝他日 上再至二人遷坐旁壁下 上曰何踟躕乃爾二人頓首對曰君父嘗臨坐臣子避不敢當 上喜二人敬慎後至

館輒立語或東西行不復坐

吾學編

年恭定富剛正朴忠簡言寡慾遇事直前不顧利害氣節才識世不易得屢遭誣謫賴 上知得釋巡撫大同襄垣王逕潭誣公公請老戶部言公廉威爲姦豪所忌不可許 景皇帝爲敕王守法度勿得汚風憲大臣卒吳淮誣公不法侵郭總兵坐總兵上于公謙上議曰稷直故稱強列國裴度御史中丞督淮西諸大帥平蔡我 朝左都御史王翱鄒來學坐總兵上以軍令出翱等淮妄言沮軍法宜究主者事遂寢又嘗按山西叅政林厚亦誣公臺置獄訊 景帝曰厚怨富富執法公廉誣富得自便朕以邊事付富終不以一人言辱富後竟削籍又按分守內臣韋力轉貪虐韋誣公巡按御史爲雪公誣狀事得已南陽薦公上諭南陽戶部非富不可對曰人多不喜富 上曰富執法宜司國計竟召爲戶部尚書 上又諭南陽曰繼翱吏部非富不可 吾學編

英宗復辟岳修撰正 上廉知其名吏部王忠肅公亦薦之 召見文華殿 上遙見遽曰好既陞陞登殿連曰好好問年若干對曰四十 上曰正好問何

處人對曰淑縣 上曰又是此北方人問治何經對曰尚書 上曰是書經尤善問何科進士對曰正統十三年 上益喜曰又是我所取者乃顧謂曰今用汝內閣參預機務凡事為朕主張許彬老矣不足恃也公頓首舞至再乃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軌自外入憮然曰何以至此公不敢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 上曰今內閣朕自訪得一好人亨軌請為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曰誠佳 上曰但官小耳今須與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如何亨軌因奏曰陛下欲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 上默然蓋亨輩以事非已出故撓之云爾 李東陽撰 天順改元 上召彭文憲公時於文華殿問曰汝十三年狀元耶對曰臣不才誤恩拔擢頓首 上又問第二陳鑑第三岳正乎對曰唯又問汝年幾何對曰犬馬齒四十二 上笑曰善賜酒飯出當是時內閣進退甚輕惟公 召見命以太常少卿兼大學士入內閣 彭華撰行狀

耿九疇軒輒皆廉介之士操履素定天下信之天順初首用耿為都御史軒為刑部尚書耿欲糾石亨之罪為所排黜為江西布政尋轉四川 上知其為人

清正但為亨輩所嫉一日泛論人才念及九疇非其罪賢因曰此人操行誠不易得因禮部缺人 召至京師 上憐其衰命為南京刑部尚書且曰遂其優閒可也 天順目錄 韓公雍精悍閑達有智畧 上喜以狀貌壁兵部右侍郎 諭南陽曰邊撫臣但得如雍者南陽薦山東按察使王越代公越至見 上上又喜曰是將官也 西樵野記 成化中 賜尚書馬昂并內閣學士三人游南城中有宮殿樓十餘所皆 宣廟與 上游幸之處也是秋新作行殿一所東為蒼龍門南為南鳳門中為龍德殿左右有崇仁廣智殿之北有橋皆白石雕鏤水簇於其上南北有飛虹載鰲兩牌樓東西有天光雲影二亭又北疊石為山曰秀麗山上有圓殿曰乾運其東西二亭曰凌雲御風山後為佳麗門又後為永明殿最後為圓殿引流水繞之曰環碧移植花木青翠蔚然如風旆畢工乃命學士李賢呂原洎時往觀焉受 命領行者太監裴當也宴畢乃同時謹記於此庶不忘 上恩德云 筆記 庚辰年四月六日辰時 上御南薰殿召王翱李賢

馬昂彭時呂原五人入侍命內侍鼓琴鼓者凡三人皆年十五六者上曰琴音和平足以養性情曩在南宮自撫一二曲今不暇及矣所傳曲調傳於太監李永昌永昌歷事先帝最精於琴是三人者皆不及也賢等對曰由此不輟亦可精妙因皆叩頭曰願皇上歌南風之詩以解民愠幸甚上起人賜金鑲鶴頂博帶一條皆親授五人者皆叩頭而出彭文憲公筆記

孝宗朝召劉公忠宣面見公跪御榻前上左右顧內侍即退避一日奏對久不能起上命李榮等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三

言

何

扶掖出順門外且扶且言曰吾輩行事多失幸於

上前隱惡揚善公曰聖上聰明某於政事外未嘗輕毀譽人上嘗謂某曰李榮亦言卿是好官某與

公蹤跡疎遠不知何以若此榮曰當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也

言行錄

劉文靖晚年遭際孝廟與西涯李公本齋謝公同心輔政有所獻納多荷采納有缺失盡心匡正無所顧忌上推心任之不時顧問三公亦慨然以天下為已任時人語曰李公謀劉公斷謝公尤侃侃

宋撰碑

孝宗召劉忠宣公面語曰事在不可每欲召卿商

確又以非卿部內事而止今後卿可密寫揭帖封進

對曰不敢上曰何也公曰先朝李汝省可為鑑

戒上曰卿豈汝省營私害物者比乎對曰臣下以

揭帖進朝廷以揭帖行是亦前代斜封墨敕之弊

也陛下宜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之

府部內咨之內閣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臣不敢

效順上稱善

言行錄

孝宗親鞠大獄諸司震慄戴恭簡從容應對時有開

拆天威頓霽上知公清慎每廷宣接膝面咨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三

言

何

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優詔勉留命醫賜食間有

慰諭若家人父子公不覺泣下上亦為動容一日

公私懇華容曰珊老病子勿萬一客以異鄉不瞑目

公同年好友受知王上獨不為我一言乎一日

上召華容議事畢因問珊病華容言珊久病累疏乞

休本出情實乞憐允上曰渠倩卿奏乎對曰珊在

告臣往視珊恐微誠不能動天聽令臣見陛下

日為彼達情悃上曰卿去說與珊朕以天下事推

誠付托猶家人父子太平未兆何忍捨朕先歸華容

以上語告公泣曰吾不得返家矣

治世餘聞

劉文靖入內閣時 孝宗方勵精凡國家大事 召見輔臣宜興去召公乃及李謝二公至 文華殿平臺煖閣議大政凡朝臣去留皆 上前相可否當是時國家無事 上顧公喜諭曰勞卿久矣兼支大學士俸進左柱國 上時憂勞思治益明習機務眷念民瘼欲盡革諸煩苛弊蠹 召對輒屏左右左右不得聞大懼竊從屏隙中觀但聞 上數數稱善十八年五月 上不豫六日昧爽司禮太監戴義出左掖門急宣公及李謝二公入 乾清宮至 寢殿上便服坐榻中公等叩頭 上令近前 上曰朕承名世祖祀 卷之五 三十一 祖宗大統在位十八年今年三十六矣乃得此疾殆不能興故與先生每相見時少公曰 陛下萬壽無疆偶爾違和暫須調攝安得遽為此言 上曰朕自知之亦有天命不可強也太監張愉勸 上進藥不答 上又曰朕為祖宗守法度不敢怠荒凡天下事先生每多費心因執公手若將永訣者 上又曰朕蒙 皇考厚恩選張氏為 皇后生 東宮今年十五歲矣尚未選婚社稷事重可急令禮部舉行時司禮太監陳寬李榮蕭敬等皆至羅跪榻前 上曰受還音太監扶安李瑋捧筆硯戴義就榻 上書之

上又曰 東宮聰明但年幼好逸樂先生每勸請他出來讀些書輔他佐箇好人公等皆叩頭仰奏曰臣等敢不盡力遂出明日上崩 通紀 敬皇無日不視朝或三五日 朝罷輒審 上起立寶座 上高聲兵部來於是尚書劉大夏跪承 旨由西陞以進 上退立寶座後大夏逕造 上前語移時羣臣侍班觀望人人欣戴間或宣都察院於是左都御史戴珊亦承 旨由西陞而登 上立寶座後或坐輦中與二臣相與商確大事多或移一二時方退間亦召吏書文升與語其與劉公嘗令左右却立有欲盡削內官權柄當時減九門監門官及禁革過取商稅皆本於此 治世餘聞 都御史戴公珊累以疾辭不允 上一召大夏并戴同入行間戴懇對曰少頃進見當舍已為我言之及是議論公事畢諭曰爾珊昨日何以又陳老疾求去珊顧劉未敢對遂進曰都御史與各道係互相糾劾衙門若堂上官以病不出恐為御史所劾不得不奏珊實有病不敢假 上曰賓客在人家告歸主人懇留之亦置家事而止爾何忍拂朕意珊感而流涕 上亦為之感動上下相對不能言者久之 上曰爾

等姑退珊退謂劉曰自此之後雖死不敢言去矣

治世餘文

張學士元禎爲日講官 上命設低几就而聽之蓋張短小不及四尺且貌寢然聲音朗徹聞者疎然

上亦起敬故設此几以便之張自七歲能屬文稱爲

奇童 行狀

孝皇優禮大臣無大故未嘗斥辱如尚書劉大夏都御史戴珊輩往往召至幄中從容講論 天顏和悅

真如家人父子內閣諸臣皆稱爲先生李西涯有近臣嘗造膝閣老不呼名蓋實錄也 治世餘文

名世類苑

不卷五

李

西涯

李文正乞休 上賜之敕曰君臣相遇自古爲難卿

資稟神異慧悟天成爰自召見中禁應制稱 旨名

動四方遂以宏博之學蜚聲藝苑資歷既深聞望稱

重建我 皇考擢之政府朝夕獻替便殿延訪平臺

賜問有懷必吐無言不從不激不隨無私無比顧命

付托感激知遇益竭忠勤委曲匡救西鄙戡亂兩河

討賊 廟謨勝算多贊畫釐革弊政率循舊規樂育

人材明揚善類代言宣意敷奏達情文學詞翰獨妙

一時立朝五十年輔政十八年清慎之操始終不渝

自古大臣兼茲衆美者代不數人屬時艱方切倚仗

乃以止足爲念章數十上重違雅志 特賜允俞於

乎成功身退自處善矣國有大政將就而問焉公留

京師雖乞歸尚給歲祿時詢朝政十一年年七十卒

于家

內閣行實

江西宸濠謀逆 武宗親征既得凱駐蹕金陵渡江

幸致仕大學士楊一清第 賜絕句十二首公又有

應制律詩四首應制賀 聖武詩絕句十二首編爲

二卷名車駕幸第錄公自敘謂虞廷賡歌之後古帝

王有以詩章寵臣下者不過一篇數言而止未有聯

章累牘若是其盛者至以屈萬乘之尊在位者或有

名世類苑

不卷五

李

西涯

之然亦鮮者若罷政歸休者爲尤鮮或有之豈有至

載至三如今日者乎守溪王公鑒有四絕句云相國

移家江水湄金山望幸已多時太平金鏡無由進願

得回鑒一顧之趙普元爲社稷臣君臣魚水更何人

難虛雪夜相過意海錯尤堪佐酒巡北固山前駐翠

華慙慙來訪相臣家太湖怪石慙多幸也得相隨載

後車賡歌千載盛明良 宸翰如今更煒煌溫衍魚

龍看未了梨園新部出西廂

漫記

世宗登極遣行人陳侃齋 敕起謝文正於家且

命鎮巡藩臬促公上道抵京師進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公在舟中具二疏大意以安靜寬厚為本及入朝自度衰暮且難徇時力求生還上待甚隆嘗以天寒免朝參以除夕賜御製諸詩以郊祀賜錦織大帶以疾在告遣太醫視藥餌遣中官賜酒米少間則遣鴻臚卿趣出視事益異數也費宗撰碑

梁儉菴為戶部侍郎廷臣以戶部尚書乃國計大臣總領財賦得人實難太宰許公獨薦公堪任復陞戶部尚書不數月上手敕命公監吏部都察院考察京官蓋異典也公即日赴吏部考察凡降調黜留公議居多士論大服是歲刑部重獄不決者四事上

名世類苑

大卷五

聖

清

陳

命公兼掌刑部印信勘問之數日間四事俱得其擬罪各當奏上上覽之喜謂中官張佐曰得尚書如才者十二員朕無憂矣嘗詔還梁儉菴司徒途人丐子相語曰今天眼開取回梁爺然則司馬入朝百姓留之宜也后渠撰議

張文忠七試禮部正德十五年五十始得舉進士明年嘉靖改元賜進士時議大禮未定以進士上疏極言父子之倫不可奪眾不悅是年冬授南刑部主事嘉靖三年再上疏上召與眾廷議陞翰林學士四年陞詹事五年陞兵部侍郎兼學士署都察院

事十月陞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賜銀圖書二忠良貞一繩愆弼違自釋褐不五年官至一品

七年加太子太保再加少保上幸太廟見公喜

賜詩稱公貌奇才崛進姚溪書院集賜書院名貞義

六月加少傅太子少傅吏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八

年與桂文襄不相能致仕至天津召還九年上

為改名孚敬字懋敬十年致仕十一年召還加太

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少傅尚書如故八月又致仕

十二年四月召還十三年加少師命有司為作寶

綸樓十四年病在告上親製藥餌賜之後歸山

名世類苑

大卷五

聖

清

陳

命錦衣衛視病數數候問日望其再出御札有曰疾愈即便來曰急來見朕未愈則曰當善自保攝曰果疾未愈更不煩以見再起至金華疾又作歸後公卒上每思之不置贈太師諡文忠始終恩榮近代所無也遺事

世宗每出西苑必召大學士張孚敬等同遊命坐

賜茶賜酒及為錦囊花果聚禽圖扇書迴文詩又賜

輔臣同遊古樂府五七言絕各一首諸臣復恭和

聖製有春遊咏和集

便覽

忠愛

劉誠意未夢前數日乃以天文授長子璉使候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使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畱意 行狀

宋景濂以疾告歸 詔還家 皇太子致贈有加焉先生上箋謝 恩復書 皇太子勉以孝友恭敬勤敏讀書無怠惰毋驕縱修德進業以副天下之望

名世類苑

不卷五

三九

孝

上覽書喜甚召 太子語以書意且賜書答其略曰曩者先生教吾子以言相訓是爲不佞也以聖人文法變俗言教之是爲疏通也所守者貞忠所用者節儉是爲得體也昔聞古人今則親見之復以文綺侑書十二月擢太子贊善 皇太子一言一動皆以禮法諷諭使歸於道讀書至切於政教及前世興亡之故必拱手揚言曰君國子民之道當如是不當如彼且推人情物理以明其義 皇太子每歛容嘉納敬禮未嘗少衰言則曰師父師父云書舊學二字以賜 本傳

太祖喜微行每至徐太傅家一日太傅病篤 帝忽至太傅自枕蓐下出一劒以示 帝曰戒之戒之若他人得以僂汝也自後諸功臣家不一至矣 剪勝舊聞

文廟在北京聞高煦有異志還京師欲發其事疑未決獨 召士奇問曰昨問蹇義漢府事對曰不知朕有未知爾輩疑有離間不敢言今朕既知矣爾言之何害士奇對曰臣與義事 東宮外無敢與臣等言者但漢王始封國雲南不肯行改青州又不肯行今知將徙都北京惟欲畱守南京天下皆疑其心惟

名世類苑

不卷五

四

對

陛下善處之使蚤有定所全父子之恩爲永世之利上默然起還宮後數日悉得其反狀及所爲戰具大怒褫其冠帶繫之西華門內 東宮力救解乃免遂命削其兩護衛處之樂安州曰此去北京甚邇卽其作禍可朝發而夕擒也 內閣行實

解學士縉應 制題虎顧衆彪圖曰虎爲百獸尊誰敢觸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 文皇帝素不喜 仁宗感此詩甚思之時 仁宗畱守南京頗懷憂虞因所親信者莫如夏原吉卽日往迎之可謂得諷體矣 畜德錄

永樂十九年 上復親征北虜羣臣莫言者夏原吉曰吾受國厚恩不可不以死諍之約尚書方賓同諫入獨言頻年出師無功戎馬儲糧十喪八九災青間作內外俱疲況 聖躬少安尚須調護勿煩六師

上怒命公治邊儲于塞北賓懼自縊遂併籍公家惟賜鈔千貫餘皆布衣瓦器 命錦衣衛官冠日召還公方治裝使者促之公曰姑少俟不爾恐有侵漁死吾安之不以相累也及至 上問征虜得失公歷陳往鑒謂當內治不宜勤遠略執不變坐繫內官監

上察公忠問訪國事敷對如平時二十二年車駕至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聖

徵

榆林川顧左右曰夏某愛朕八月楊榮以凶問至

皇太子親臨繫所與其哭令出視事公叩首曰臣先帝罪人未聞詔強之乃受命

遺事

仁宗爲太子監國有飛語 上聞上屬胡濙往察之

公至以所見七事皆誠敬孝謹密疏以聞 上覽之

大悅自是不復疑

姚萇撰墓志

文皇北征命 太子監國 上問監國事楊士奇言

太子孝敬仁明又曰有事宗廟祭品祭器皆親閱每御進用物皆親封識 車駕北征不敢寧居恒日中易始食駕還而後即安 上曰此子道當然士奇曰

古聖賢亦皆盡其當然者耳且 殿下天資高有過未嘗不速改存心以愛人爲本將來必不負付託之重 上悅 聖諭錄

文皇頗微行一夕漏下二十刻以四騎出過楊士奇家報者言范太監來士奇倉皇出迎 上已入門立月中士奇俯伏悚懼言 陛下柰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擾擾塵埃昏暗中誰識至尊萬一或有識者變起倉卒何以備之 上曰思見卿一言故來耳明旦遣太監范弘問曷爲不謝對曰至尊夜出愚臣迨今中心惴惴未已豈敢言謝又數日遣弘問堯不

名世類苑

卷五十五

聖

徵

微行平對曰 陛下恩澤豈能徧洽幽隱萬一有悍

夫怨卒窺伺竊發誠不可無慮後旬餘錦衣獲二盜嘗殺人捕急遂私約候 駕之玉泉寺挾弓矢伏道

傍林麓中作亂捕盜校尉僞服入盜羣盜無疑以謀

告遂爲所獲 上嘆曰士奇言不虛真愛我者

諭錄

永樂儲位未定 上密問金忠襄公歷數古昔通孽

故事對 上喜賜公大餼又曰詹事宮端汝以尚書兼詹事幸善調護佐 太子公侍 監國時時勸起孝敬篤友愛小心敬慎無失禮毀譽禍福聽諸天曰

而已或譖謗廷臣及官寮過者 上密令公寮審公退每數日頓首再三爲白無此事願 陛下寬霽上或不喜卽又頓首言臣敢保其無他他日有踪跡卽如人言臣甘連坐以故諸所全獲者多公謹厚不洩人亦不知也 吾學編

楊文貞歸省過南京聞黃忠宣公疾稍瘳未出遂往問公聞文貞來甚喜強衣冠出迓執文貞手以義責之曰今日豈公治私時耶又曰不見谷永論宗室事乎文貞應曰某不學無術之人也然未嘗不內愧東里征行錄

名世類聚

太卷之五

聖

言

李

英廟還自北狩居南宮 朝廷闕朝謁之禮天象示變程公信上中典固本十事曰敬天求賢納諫謹災節用詳刑選將練兵尚儉隆師反覆數千言而敬天一事則請隆孝友之實以答天心之仁愛聞者壯之碑

正統間蝗旱言官言大臣尸位妨賢內批令自陳諸大臣遂皆請乞休謝天譴郭尚書璉獨不可曰 主上冲年吾輩皆 先朝簡任受付托一時請去誰與共理宜引罪乞改過璉老矣官至冢宰豈敢貪位顧君臣恩義如此衆是公言 吾學編

楊文懿嘗言古人謂國可滅史不可滅我 太祖定天下卽命儒臣撰元史 太宗靖難其後史臣不紀建文君事遂使建文數年朝廷政事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采輯尚可補 國史之缺

景皇帝已復位號而 英宗實錄標目猶書郕戾王附是宜改正舊例羣臣章疏畱中者雖有可傳皆不得書乞以畱中之奏悉付史館擇而書之草奏欲上以卒不果 神道碑

憲廟以嗣續爲念西宮儲貳已長莫敢言商公輅委曲言之東宮乃立復上疏略曰 皇太子聰明岐嶷

名世類聚

太卷之五

聖

言

李

天下歸心重以賢妃保育恩踰已出內外稱賢但外議皆云 皇太子之母因病別居久不得見揆之人情事體誠爲未順伏望 敕令就近居住使 皇太子仍令賢妃撫育俾朝夕之間便於接見以遂母子之至情愜人心之公論踰月 東宮母 紀賢妃薨舉宋李宸妃故事殯歛悉如禮 本傳 孝廟卽位大臣相率上疏求去張莊簡時爲工部侍郎曰更新之始正當竭忠報國豈可以去言耶遷吏部侍郎上言連舊章恤小民崇儉素裁冗食禁濫罰數條并修德圖治二疏皆嘉納之 曹時忠撰墓志

鄒公智以言事謫石城吏目寫懷詩有曰人到白頭
終是盡事垂青史定誰真夢中不識身猶繫又逐東
風入紫宸舜朝詩有曰盡披肝膽知何日望見衣裳
只此時但願太平無一事孤臣萬死更何悲其慷慨
之意溢于言表 立齋遺文

武宗卽位劉文靖以顧命大臣翼政承 先帝之後
舉故事勸 上耕籍田 幸太學 冊大婚 御經
筵惠天下百度振肅海內晏然屬逆瑾竊柄姦黨盤
據 國政日廢徒率同官自劾上奏大要政治乖方
天變示警不報再上極言政治之方有十 上付各

名臣類苑

卷五

聖

三

衙門行之未幾劉瑾入司禮監焦芳嬭瑾逐公又榜
示天下指爲朋黨奪官罰米瑾誅復職還所罰米

上數狩邊及幸江南徒每聞必嘆息不食曰嗟乎使
帝暴衣露蓋自苦如此而吾安處家食必無以見
先帝矣輒又憶弘治時復不語淚滌下也 駱闕詞

黃公鞏以忠諫罷去嘉靖改元以南大理丞起公于
家公感 上知遇勉強受命因謝恩勸 上稽古正

學敬天勸民必爲堯舜必法祖宗且謂君子或有過
誤所當愛惜小人豈無才能要須深惡而痛絕凡數
百餘言皆藥石語 林希元撰狀

武宗無嗣石文隱公上疏請於藩中親且賢者育于
宮中代行溫清蒸嘗之禮 武宗狩宣大疏請回
鑾曰六師不備遠違法宮內無親近之託外有事變
之虞若與一日未返則臣子之心一日未能安其後
百官相率諫南巡者罪且不測公上疏救之辭尤切
直 通紀

世宗入正大統遣行人存問劉文肅公公上疏陳願
緝聖學守祖訓進忠直抑邪詔開言路選將帥惜賞
賚罷土木其于馭朽履冰春然剴切又請時御文華
殿召輔臣及九卿長貳及撫巡藩臬來朝者各早

名臣類苑

卷五

聖

三

異直寫知見無墮毀譽萃諸御屏而時拔之公用世
未盡之蘊豈悻悻長往不復預人間事耶 鄒守益

嘉靖初遣使存問謝文正公遣子正入謝疏千言大
要勸 帝勤學法祖守成憲以安靜敦厚爲本 上

嘉納之

碑

李文正公懷麓稿五月七日 泰陵忌晨詩云
秘殿深嚴 聖語溫十年前是一乾坤孤臣林壑餘
生狂 帝里金湯舊業存 舜殿南風難解慍 漢
陵西望欲銷冤年年此日無窮恨風雨瀟瀟獨閉門

讀之不能不使人掩卷流涕

卷堂詩話

名世類苑

不卷之五

四七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五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六

吳興後學凌迪知稗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事君類

忠義

靖難兵起高巍從李景龍出師叅贊軍務巍上書言
臣願使燕披忠膽大陳義禮曉以禍福及親親之誼
遂遣往燕巍自稱 國朝處士臣某上書燕國大王
志慕仲連子善與人排難解紛名世不朽我 太祖
升遐內外臣民同心輔政我 聖明天子嗣登寶位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四八

誕布維新之政下養老之詔天下感戴奚啻考妣朝
野皆曰內有 聖明君王外有骨肉藩翰帝王之治
可待不意大王與 朝廷有隙張皇三軍抗禦六師
竟不知其意何出在朝諸臣執言仗義以順討逆臣
以爲勦干戈孰若和解使帝者復帝王者復王君臣
之義大明骨肉之親愈厚臣所以侍奉 明詔置灰
度外來見大王欲盡一言求頸血汚地者稱臣宿許
太祖生當殞首死當結草之願也昔周公聞流言即
避位居東若大王始知謀逆者械送京師或戮奏聞
或解其護衛或質所愛子孫釋骨肉猜忌之疑塞讒

賊離間之口不與周公比隆哉慮不及此遂檄遠邇

大興甲兵襲疆宇任事者得藉口以爲 殿下假誅

左班文臣實欲効漢吳王倡七國以誅晁錯爲名家

必自毀然後人毀之恐一奸雄豪傑鳩集無賴因時

乘釁率衆數萬突起而橫擊之萬一有失大王獲罪

先帝矣今大王據北平取密雲下永平襲雄縣掩真

定易若建瓴但自興兵以來經今數月尚不能出區

區叢爾一隅之地較以天下十五而未有一焉大王

將士殆亦疲矣況 朝廷天下無限之師大王以一

國有限之衆應之大王同心之士不過三十萬大王

與我 聖天子義則君臣親則骨肉尚生離間之疑

況三十萬異姓之士可保終身用迫而歿于殿下乎

大王信臣言上表謝罪按甲休兵 朝廷寬宥再修

舊好天意順人心和 太祖在天之靈亦安矣不然

執迷不回僥倖悖事恐與伯夷叔齊泰伯仲雍求仁

讓國之義徑廷矣幸而兵勝得成後世公論謂何儻

有蹉跌取譏萬世於是時也追復臣言可得乎巍白

髮書生蜉蝣微命生歿不懼者但久蒙 太祖教養

無能補報洪武十七年旌表愚臣孝行臣竊自負既

爲孝子當爲忠臣死忠臣至願也書再上不報

靖難記

王學士景當 建文君崩 上問景葬禮當如何景

頓首言宜用天子禮 上從之景博學能文章善書

靖難錄

宣廟時漢府密遣人與張定興謀公即縛其人白於

宣廟得此蚤覺易于撲滅 宣廟愈重之十四年歿

於土木之難 本傳

冀傑東安人起卒伍靖難功進都督恭謹有大節高

煦反列侯諸將或持兩端輒言漢王機變不測用兵

若神傑獨罵諸言者勿妄取族滅高煦誇詐無膽略

況順逆曲直分明又臨以 天威不日就擒卒贈清

源伯妾王氏自殉 吾學編

正統十四年 上北狩報至京師大震于公謙北望

號哭誓不與虜俱生 郕王即位 太后以公人望

所屬陞兵部尚書公以 鑒輿未回大敵重至若前

日扈從失律者一槩寬貸則今日被堅臨陣者何所

畏憚乃上章劾舉武臣顧興祖等文臣王佐等公見

上泣曰虜賊不道氣滿志得將有長驅深入之勢不

可不預爲計邇者各營精銳盡揀隨征軍資器械十

不存一宜急遣官分投招募官舍餘丁義勇起集附

近民夫更替沿河漕運官軍令其悉隸神機等營操練聽用仍行工部齊集料物內外局廠晝夜併工成造攻戰器具京城九門最爲緊急令都督孫鏗等統軍士出城守護列營操練振耀軍威遣給事中御史等官王紘等分投巡視勿令疎虞各城門外居民虜若迫其脅從則敵勢愈衆宜令兵馬司曉諭遷徙城內居住通州壩上等倉糧不可捐弃令在官諸人關支准作月糧之數一舉兩得計無便於此者大同宣府等處曾經虜騎往來標掠者請 敕各處守臣諭以今日國家之事必須輯和衆庶固守城池整擷人

名臣類苑

卷之六

四

四十五

五

馬互爲應援一切關隘樓櫓墩臺壕塹務在挑修溪固不許虛應故事至於選用人才尤爲當今急務文臣如軒輊者宜令巡撫武臣如楊洪柳溥者宜爲將帥凡軍旅之事臣請身任其責不効則治臣之罪上溪嘉納之悉施行之時邊報絡繹訛言萬端侍講徐程妄言占象倡議南遷以避之事聞六宮與二三大臣復依違其間公慟哭于 廷抗言京師本根宗廟山陵社稷咸在此百官萬姓帑藏倉儲咸在此此處不守何處可守若一動則大勢盡去宋南渡事可鑒矣 上是公言堅持固守之議先是京場草束

自永樂以來承平日久俱在城外堆積以數百萬計壩上養大馬草束料豆亦置倉場於野外公一聞虜寇臨關急分遣五城兵馬司官縱火焚燒一面奏聞或謂事重何不待報公曰事有經權今寇在目前若少縱待 命下適以資虜人皆服公經濟遠略主將石亨與公謀議頗異只欲盡閉九門堅以待之公不聽乃請率先將士躬擐甲冑平德勝門外閉闔城門示以必死泣諭三軍誓言 國恩當報忠義難得

事機一失禍患立至生不如死人人感奮勇氣百倍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荆關傳言近 駕還京長驅直前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和奉 駕還官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難從以起釁瑞廷議洵洵部使來問公公曰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

名臣類苑

卷之六

五

五

是爲十月既望詢知虜中移 英廟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砲擊其壘虜灰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霄遁仍奉 駕以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令逐出境外縱之自去論功加少保總督軍務或言宋李綱不如也公曰四郊多壘卿大夫之耻也敢言功乎 倪岳撰神道碑

英廟北狩國勢危疑羣臣勸 邸王進議未決詢諸

六科王公竑曰 朝廷任用大臣爲社稷計何必詢諸小官乃詣文華懇請事遂定虜犯都城戰守不一公言初敗之餘人心未定只宜固守伏兵歸路擊之遂上疏遣人間道齎 敕宣府遼東令總兵楊洪等各選精騎刻期以進內外夾擊賊聞霄遁 丘濬撰碑

葉文莊授給事中已已 英廟蒙塵公廷劾驕將楊俊請誅扈從失律者然後選將練兵以復不共戴天之讐十月也先薄京城請罷內府軍將悉事征操復請犒師遣散卒取軍器於天津以張外援形勢四日中疏凡八上動合幾宜虜退公言賞罰者爲治之要

名臣類

卷五十六

六

務而今日爲尤急効勞如孫麟處事如謝澤韓濟及武興趙麟王晨等倉卒慘酷亟行賞其他守關不嚴赴難不力者宜亟誅從之進都給事中大臣有奏謂邊將守京師者公言今日之事邊關爲急往者獨不營不奔則六師何以蹈土木紫荆白羊不破則虜騎何以薄都城苟邊防不固京師雖守不過係九門耳其如 陵寢郊廟田里之民何宜遣將固守宣府居庸便 吾學編

郭忠武登正統己巳也先大舉入寇 天子親征至萬全前軍覆敗拜公都督僉事副廣寧伯劉安鎮大

同尋 詔班師公語學士張益曹鼐曰 駕還宜從

紫荆關鼐等入奏已得請俄抵而竟從居庸未入而天子蒙塵大同城門盡閉軍士多戰歿所存皆創殘登涕泣拊循之弔然問傷親爲暴虐傳之藥或謂登曰事已至此城旦夕且破何空自苦乎登曰天若祚國家必無可憂之事若胡勢莫遏吾誓與此城存亡當不使諸君獨歿也晝夜練兵恤民號令嚴整虜亦知公名不敢犯八月也先奉 上皇至城下索金幣萬計約賂至即歸 駕登閉門不納 上皇傳旨曰朕與登有姻婭何外朕若此登傳奏曰臣奉 命守

名臣類

卷五十六

七

城不敢擅啓閉竟不出校尉袁彬以頭觸門大呼劉安及給事中孫祺知府霍瑱乃出見納幣而也先實無歸 駕意笑不應登曰此詒我耳莫若以計伐其謀劫其營奪 駕入城此爲上策也因召壯士與之盟激以忠義曰事城當封侯受上賞壯士皆踴躍願効死力將進行或以危言沮之虜驚疑擁 上皇去登大勸曰奮才敗吾事時賊勢張甚而劉先借他故還京師獨登守城十月虜寇京師登率所部并糾集忠義從屬門入投兼以獵書馳奏其畧曰胡馬長驅三關失險賊留連內地爲患非輕臣今悉起官軍民

壯入護 闕廷京兵擊于內臣兵擊于外使賊有腹背受敵之患首尾不救之虞又曰忠誠在已敢忘報國之心成敗在天不負爲臣之節奏至賊已退 優詔褒答焉 吾學編

邸王登極練御史綱疏言在 廷文武羣臣中間有以主和議爲詞卽是奸臣就乞誅之勿留誤 國鎮守大同都督僉事許賓又奏 上要與賊講和暨示休兵待人馬強壯密定討代之計朝議紛紜于肅愍公上疏曰賊首也先自逞梟獍之雄烏合犬羊之衆既侵犯邊境而拘留 上皇復入寇京畿而震驚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九

陵廟其爲讐恨庸可勝言且以和議一事論之當去年秋冬之間正虜勢方張之際 朝廷亦嘗遣齎金繒往使虜庭賄賂纔入於穹廬虜騎已至於關口朝廷灼見虜情誦詐和不足恃以故絕使不通往還惟 敕邊將修武備以勵人心固守城池相機戰守今許賓又奏講和之說臣等切惟今日之事理與勢皆不可和何者中國與寇有不共戴天之仇和則背君父而忘大義此理有所不可和也又醜虜貪而多詐萬一和議既行而彼有無厭之求非分之望從之則不可遠之則速變此勢有所不可和也苟以爲虜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九

強難制姑從和以緩其兵臣等請質之前代宋真宗澶淵之役契丹之衆累被我兵摧阻既盟之後朝廷尚歲輸銀絹及季世徽欽北狩中國名將如張韓劉岳之徒屢敗金師及奸臣秦檜一主和議朝廷既割境土以與之又輸歲幣以賄之甚至降黜尊號含垢忍耻屈已從和卒至人心解體國勢陵夷無救成敗而後已援古證今和議之不足恃也明矣爲今之計莫若選將練兵養成奮銳賊若來侵則相機而剿殺賊若遠遁不貪利以窮追萬一虜寇復有大舉入寇之謀則我兵操習有素加以將帥思奮臣等當盡殫効力以圖剿滅以雪 國耻必不出犬羊之下其或皇天厭亂黜虜自知數寇不利遣使入貢則量與賞遣回亦不拒絕而已若欲 朝廷先遣使臣往彼通好則示彼以弱而啓其輕侮之心萬萬不可此則方今之要務而臣等之愚見也又上疏臣等切惟也兇逆背天道辜負 國恩一旦無故生靈侵擾邊境荼毒生靈雖悔過摠誠遣使入貢而罪大惡極終不可容臣謙備員總督臣亨叨任總兵日夜兢惕思所以報 朝廷之恩雪君父之耻今犬羊自相吞噬是天授以復讐之機而不可失也且虜寇驚散擾亂必來

窺伺我邊今春興冬作之時未免有妨耕種若非振以兵威令其遠遁則邊方屯田之事恐未能成臣等再三計議欲各統在京馬軍五千臣謙往宣府亨往大同其餘將佐於范廣楊俊等內定奪前去蓋京非無軍馬若帶去太多恐費邊儲臣兵賢乎精不賢乎多故也臣等到邊遇警則所在各城軍馬悉聽臣等調度如賊勢大必用添軍剿殺另行奏請定奪如蒙允臣等所請就將三營圖操軍馬內挑選停當整理部伍收拾軍裝什物等件至二月中旬以後天氣漸和啓發前去兵部仍先行各邊各關整辦軍馬以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十一

不容者

議議輯畧

英皇北狩虜數請使迎上皇侵我上谷雲中急廷議相顧忌不能決中書舍人趙榮毅然獨請往遂陞大理少卿高文義公壯榮解金帶贈榮曰子忠義人也上皇至京公言奉迎禮宜厚會有千戶襲遂榮投匿名書公所言上皇之出爲宗社計迎復宜從

厚王上當避位固辭而後受之乃可不然貽譏千載公袖入朝傳示羣公卿不敢出一言言官疏聞上不喜詰匿名書從何所得公曰得自臣所遂榮恐累公自縛闕下詔獄上亦不深罪比聖駕至公復上章以伸前議無所顧忌聞者義之

五學編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十一

十一

景泰元年禮部會疏奏北虜請遣使迎復上御文華殿門諭諸大臣及科道曰朝廷通和壞事欲與虜絕而卿等以爲言何也王直首進曰必乞遣使勿使有他日之悔上色少不怡曰當時大位是卿等固請朕爲之非出朕心少休于謙進言曰大位已定孰敢異議但欲對使盡禮紓邊急耳上意解曰從汝從汝羣臣既出太監興安出呼曰爾等欲遣使且曰孰可行者孰爲文天祥富弼其人耶衆未對直面頰大言曰是何言羣臣皆朝廷人一惟聽朝廷用孰敢有不行者詞色俱厲興安語塞而去乃陞李實爲禮

部侍郎以行 水東日記

景泰議迎復 英宗之禮或謂虜人變詐不測遣一車二馬往足矣林恭敏聰曰 上皇北征為宗社計也迎復禮宜從厚胡忠安公出一小紙袖中示公與葉文莊公云此小人質朴之言大抵皆欲從厚者吾欲以此進何如太宰王直聞之曰此禮失而求之野然於此可驗人心同然進之是公舉手加額曰賴有此幸毋遲疑適王文以匿名文書沮之事幾寢公亟以聞迎復竟從厚 彭華撰志

景泰元年七月癸亥禮部右侍郎李實及也先使臣

名世類苑

不卷末

十一

言平

李

把禿等至自瓦剌寧陽侯陳懋吏部尚書王直等言實至自虜中言虜欲和且還 大駕又引實至 上皇所 上皇諭虜請和非偽慎勿疑朕需少物作人事汝歸為朕取來朕得南還即令朕守祖陵或為庶人朕亦甘心乞再遣實奉衣物禮幣奉迎 上不聽曰虜請巨測實歸楊善復去不必更使即以迎 上皇意敕也先附其使去便丙寅懋直等再上言往者脫脫不剌阿剌遣人議和 皇上不吝一介今也先悔禍專使行成竟不一報適啓戎心後患無已下大

臣再議丁丑實上言臣自瓦剌還時也先與臣約八

月五日來迎 上皇臣言需歸朝請 旨未敢竊定期約也先言正使即未遣須先遣一二使同我使來報不然勿謂吾失信遂令諸小酋偕少卿羅綺收還大同宣府塞上部落臣過懷來見官軍出郊芻牧收米轉餉虜言可信臣復命日蒙 召對詳述虜情近

在廷大臣累疏未允臣將命講和其欲遣人迎復定約期日臣特傳也先口語伏望 俯從羣言別遣材智大臣往迎雖虜情變詐不測亦可塞彼無辭不然直在彼曲在我猶豫趨趨過期失約復欲遣使或又以命臣臣自揣愆期決不敢往彼此相疑和議不成

名世類苑

不卷末

十一

言平

李

則 上皇終不可復干戈終不可息邊鄙終不可寧矣疏入復下大臣再議是日把禿等還諭也先曰把禿等至悉議和之意願前已遣楊善趙榮齋書幣至可汗及太師專為迎朕兄 太上皇帝朕念朝廷自祖宗來待瓦剌甚厚一旦因嫌構隙連兵太師既能復修舊好朕亦當勉從所請繼今益宜上順天意休兵息民以實前言把禿等回特頒賞給至可領也所言欲送還 大駕實朕至願果出誠心即令楊善等奉迎還京朕當永保和好太師其深省之是日懋直等復請再遣實奉迎 上曰俟善還時御史畢繼等

翰林檢討邢讓皆疏乞迎 駕不聽已已善至虜營
庚午也先引善見 上皇是日定議也先遂奉餞

上皇 通紀

上與李賢從容論人才及工部尚書趙榮賢曰此人
可取如曹賊時文職皆畏縮逃避況兵非已任誰肯
出頭惟榮自奮披甲躍馬呼於市曰好漢皆來從我
曹家是亂臣賊子當共剿殺我輩是忠臣義士不可
退避於是從者數十百人能於陣前鼓舞獎勵士卒
滅賊成功如此存心行事人豈得及 上曰固忠臣
也 內閣行實

名世類苑

木季之末

南

天順一日議及邸王監國李文達公觀縷言有社稷
功當復帝位左右聞者皆泣下 上亦泣遂復景帝
號 名臣錄

景泰不豫尚書胡公濬在告姚文毅強之出率文武
大臣詣 闕問安退集東閣倡言復 太子公躍然
時同官鄒幹稱善已而入朝眾議百官僉名具本會
奪門變作弗果進 英廟復位石亨竊弄威權怪公
不附已乘間調公南京禮部 英廟素知公為人且
聞立 儲之議未幾驛召至京 賜一品服 墓志
太上皇復位之後因思建庶人輩無辜淹禁將五六

十年意欲寬之一日謂李賢曰親親之意實所不忍
賢對曰 陛下此一念天地鬼神實臨之 太祖在
天之靈實監之堯舜存心不過如此 上遂決即日

白 太后許之左右或以爲不可 上曰有天命者
任自爲之左右聞之媿服不能止乃遣中官於鳳陽
造房屋畢日 上召賢曰今可送去敕軍衛有司供
給柴米一應器用悉令完具聽其婚娶自在出入給
與閹者二十婢妾十數人遣太監牛玉禁諭其意建
庶人聞之且悲且喜不意 聖恩如此時庶人年五
十六七吳庶人已沒尚有庶祖母奶老婦五六人有
年八十之上者庶人入禁時方二歲出見牛馬亦不
識 上召賢謂可發旨意賢謂此非細事宜諭文武
百官 上曰然次日宣畢人人感嘆以爲真 帝皇
之美事而又有淺見者以利害之言沮之 上不聽
天順目錄

上皇在虜音問不通者一載餘有自虜營脫回者方
知無恙虜亦遣使來通但謫詐不可信未可以使往
報左都御史楊善慨然欲往 上從之人皆危懼善
曰 上皇在虜庭食君之祿者於心安乎此爲臣效
命之秋也遂行至其境虜將也先密遣人點慧者田

氏來迎且探其意相見云我亦中國人被虜于此因問向日土木之圍南朝兵何故解衣甲而走答曰太平日久將奉相安況此行只是扈從隨駕初無號令對敵四方無虞只營修寺宇而已何曾操習被爾虜兵陡然衝突如何不走雖然汝虜幸而得勝未見爲福今皇帝卽位聰明英武納諫如流有一人獻策云虜人敢入中國者只憑好馬扒山過嶺越關而來若令一帶守邊者俱做鐵頂橛子上畱一空安尖頭錐子但係人馬過的山嶺遍下錐橛來者無不中傷卽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如今大銅鏡止有一箇石砲所以打的人少若裝雞子大石頭一斗打去迸開數丈闊者着人馬卽灰打中最多也從其計又一人獻策云廣西四川等處射虎弩弓毒藥最快若箭頭搽此毒藥一着皮肉人馬卽灰今從其計已取藥來天下選了三十萬有力能射者演習曾將有罪人試驗箭去着皮就灰又一人獻策云如今放火鎗者雖有三四層他見放了卽裝藥便放馬來衝躡若做大樣兩頭鏡裝鐵彈子數箇搭上毒藥排于四層候馬來齊發俱打穿肚曾試驗三百步之外皆然獻計者皆陞官加賞天下有智謀者聞知莫不皆來操練

的軍馬又精銳可惜無用了虜人曰如何無用答曰兩家和好了何用虜人聞此言前去報知次日至營見也先問曰汝何官曰都御史曰兩家和好許多年今番如何減了我馬價與的段疋一疋剪爲兩疋將我使臣閉在館中不放出這等計較關防如何答曰比先汝父差使臣到我太宗宣宗皇帝前進馬不過三十餘人所討物件十與二三也無計策一向和好汝今差來使臣多至三千餘人一見皇帝每人便賞織金衣服一套雖十數歲孩兒也一般賞賜殿上筵宴爲何只是要官人面上好看臨回時又加賞宴差人送去何曾拘留或是帶來的小厮到中國爲姦爲盜惟怕使臣知道從小路過去或遇虎狼或投別處中國畱他何用若減馬價一節亦有緣故先次官人寄書一封着使臣王喜送與中國某人會喜不在誤着吳良收了進與朝廷後某人怕朝廷疑惟乃結權臣因說曰這番進馬不係正經頭目如何一般賞他以此減了馬價段疋及某人送使臣去反說吳良詭計減了意欲官人殺害吳良不想果中其計也先答曰者然辭也又說買鍋一節此鐵鍋出在廣東到京師萬餘里一鍋賣絹二疋使臣去買

止與一疋以此爭鬪而賣鍋者閉門不賣 皇帝如
何得知譬如南朝人問使臣買馬價少便不肯賣豈
是官人分付他來也先笑曰者又說前開段疋是回
回人所爲他將一疋剪做兩疋送與官人充做課程
若不信去搜他行李好的都枉也先曰者這都御史
說的皆實如今事已往都是小人說壞因見說意思
和了又曰官人爲北方大將帥掌領軍馬却聽小人
言語忘了 大明皇帝厚恩便來殺擄人民上天好
生官人好殺將無罪人民擄去有想父母妻子脫逃
者拿住便剜心摘膽高聲叫苦上天豈不聞知答曰
名世類苑 不卷末 木
我不曾着殺他是下頭人自殺又曰兩家今日和好
如初可蚤出號令收回軍馬免得上天發怒降災也
先笑曰者問 皇帝回去還做否答曰天位已定難
再更換也先曰堯舜當初如何來答曰堯讓位于舜
今日兄讓位于弟正與堯舜一般有知院伯顏帖木
兒說將這使臣留下再差人去問來還着這 皇帝
做然後放去不然不要放去也先曰當初要他大臣
來迎既差來又去問是我失信了着他迎 皇帝去
罷有平章昂克說汝來取 皇帝將何財物來答曰
若將財物來後人說官人受財了若空手迎去見得

官人有仁義能順天道自古無這等好男子我監修
史書備細寫上着萬代人稱贊也先笑曰者這都御
史寫的好者次日方見 太上皇帝明日也先設筵
宴與 上皇送行也先自彈琵琶妻妾奉酒也先曰
都御史坐 上皇曰太師着坐便坐對曰雖居草野
不敢失君臣禮也先顧美曰好禮數宴畢也先送
上皇去明日又設筵宴與使臣送行至午後而罷又
明日伯顏與 上皇送行又明日與使臣送行次日
駕起也先率衆頭目羅拜而別伯顏帖木兒領大軍
護送至野狐嶺痛哭別去仍命大頭目率五百騎送
名世類苑 不卷末 木
至京師行未數里忽有五十餘騎追來 上皇失色
大驚及至乃是平章昂克因送而還獵射獲一麋來
獻受而去 駕入關送的頭目緊隨 上皇不離左
右至東華門住 乘輿揭簾視見候入大內然後就
館此事雖是也先輩累受 朝廷恩惠一念之善不
可遏向非使臣負忠義之氣發于言詞應對不窮有
以疎動觀聽陰折兇惡而開其向善之心則彼未必
不猶豫遲留以索利于再四安肯一旦慨然肯肯無
疑以回 乘輿於不可出之境前代若晉若宋數帝
陷入者迎之不得祇見其辱耳嗟夫使臣若此千載

一人而已 經濟錄

曹欽反時邀孫鏜孫祥與欽謀欽畱孫帥兵孫言馬須素乘熟者欽令十勇士隨孫往取馬孫入門輒鑲之重重鑲入戮十兵於家從後門出治軍襲欽殺孫之子孫遂迄成纖渠之勲 野記

項公征滿四日披堅于石城下督軍殺賊矢石如雨略無懼色釣陽馬公勸其持重公曰奉命討賊久無成功死所甘心輿論偉之 西征石城記

陝西固原州土達滿四叛聚眾萬餘據石城砲架山流劫鄰境震驚關陝其山七峯險峻前此官軍追剿

名世類苑

不孝子

三

字

每失利至是伏羌伯毛公奉 敕以行遂率甘涼兵馬與總督項公會行自十月初九發哨期以軍至放砲掣軍舉烟次日埜石城前門會議適遇賊迎敵時甘州軍馬在後遂以騎二百餘人衝陣至砲架山截山奪險對敵後哨至賊已大敗礮石滾木至以車輪磨石俱盡公與孫鏜督我軍乘勝直搗七峯聞山上老穉皆號泣奔走功垂成忽昏霧起他哨誤先舉烟掣軍賊乘風盡抽餘黨以火決戰公顧孫鏜曰勢急矣我受高爵厚祿職在滅賊誓不與賊俱生鏜亦顧眾曰我君我祖在上寧與賊同死遂首騎與祖破

名世類苑

不孝子

三

字

誦之母忽 九朝野記

楊公子器初為湖廣參議分守辰常值柳桂賊起地方之憂非細分守者人人皆不欲往公願改柳桂曰吾將以效犬馬冒暑投兵戮力平賊班師之後獨不言功陞河南參政公已有疾因語家人曰我固欲休致但今河南賊起所在驛騷豈臣子圖安時耶即日抵汴城河洛之人聞賊走湖廣以為無虞公策之曰湖廣土兵追逼賊必復還汝州為洛陽藩籬賊所必趨乃自嵩兼程赴汝既而賊果至公時方食投筯登城四望皆賊壘矣乃手書信牌示城中人曰不上城

者斬皆竭力固守汝城克全公之力也

楊廉撰行狀

正德十四年六月寧王宸濠反巡撫都御史孫公燧按察副使許公遠以之江西兩司俛首從賊惟王守仁同御史伍希儒謝源誓心效忠起兵討賊當是時諸路羽書皆不敢指名宸濠反或曰江西省城有變或曰江西省城十分緊急或曰江西巡撫被害或曰南昌忽聚軍馬船隻傳言有變惟陽明傳報明白言江西寧王宸濠反欽奉 敕旨會兵征討卒致擒濠今言

劉瑾亂政寧庶人已蓄逆謀瑾誅又結錢寧張雄日

名世類苑

不參末

三言

夜伺中朝事幸有變又劫持省臣賂諸文武大吏逆謀益著九年 乾清宮災羣臣輒請建 儲庶人多輦金壁通奸優賊賢徧遷諸奸欲且徵庶人子名上廟燒香成則自取之諸奸臣既得庶人賂又疑畏不敢發直以好語詒庶人庶人自以爲事十成八九日恣橫生殺不可禁朝議選才節大臣摧其機牙陞孫忠烈公副都御史巡撫江西公聞命嘆曰投艱於我死生以之携二家童入南昌南昌洵謂庶人旦暮得爲皇帝諸省臣附黨及羣賊依倚者相助爲聲勢公旁盡庶人奸黨言動輒告庶人公有心計周防密

畫旁奸黨不得知先是宸濠有異志輒中傷忠梗胡

端敏公下詔獄公力爲滄雪得不死宸濠逆謀有迹顧宗室公不敢先事訟言托禦他寇曲爲備首城進賢又城南康又城瑞州南康建安義鄉者盜賊淵藪割近地開縣初饒撫二府罷兵備公曰緩急曷倚奏復饒撫兵備不果復又請 敕湖東道分巡兼理兵備與饒相犄角九江當湖衝最要害請重兵備權兼攝南康寧州武寧瑞昌及湖廣興國通城便控制廣信橫峯青山諸寨地險人悍設通判駐其地兼督六縣恐宸濠一日起劫兵器公假計賊盡出會城兵器

名世類苑

不參末

三言

五言

外府宸濠亦知公意遲回不敢發公見逆謀急又結中朝諸權倖恐變起內外不可測屢密疏言宸濠必反盡爲宸濠伏途諸奸所得即達上所又爲諸權倖盜致宸濠所索金壁謝公不得已乞休又不允積憂勞數月髭髮盡白未幾難作果如公所料云公自下車以來日親庶政常至夜分漏下五滴即起秉燭而坐諸葛公之風與夜寐罰二十以上皆親覽者同一意舊例巡撫官俱携家屬公任四載獨居恒如一日與岳武穆之不受名姝者同一心間關奏疏務剔奸惡以保宗社與甯武子盡心竭力不避奸險者同一

愚委身不去賊脇以兵而詞色愈厲又與文信公之從容就義者同一節公遇害未閱月而陽明一呼諸郡響應兵充食足亂人斯得皆公平日先事預防之績也公卒之日長街委巷老穉相與扶携哭公柩一日九十餘祭凡數十人哭皆盡哀吁於此可以驗公之澤占民之思矣

吾學編并襲忠錄

孫忠烈公在江西每謁廟學必進諸生以忠孝大節在吉安廣文山祠爲之贊詞甚壯激都諫張文傑謂郭維藩曰汝登近寄文山詩一帙以予觀之寧邸其將變乎汝登其爲文山乎是二公之必忠乃其素定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西

郭維藩撰行狀

王

非臨難倉皇而委之無可奈何也

郭維藩撰行狀

已弭宸濠反 武皇帝議視師羣臣諍曰不可大學士廷和儲冕議居從曰如皆從蹕孰與分如皆守孰與圖上之危艱乃議楊公居守曰社稷是保梁公蔣公從是時也三公蓋聯股肱而共成一人之身矣

華野雜聞

劉侍郎源清任進賢令政尚嚴肅百事整齊人莫敢犯每言及寧王怒髮上指曰不擒此賊非夫也明年六月寧王反殺孫許二公僞檄傳至邑中洵洵謀窺匿公閉關下令曰敢逸者斬有家僮欲避去即手刃

之以狗妻妾皆鎖置一室周積以薪俟事急舉火寧遣兵校妻伯等來取印及徵兵公俱斬之檄報傍縣互爲防守自是民志始定寧兵不敢東向者進賢首挫之功也公初聞變題衙壁曰節義不可失富賢不可圖綱常萬古在我庸非丈夫後因都御史王守仁吉安守伍文定起義公率兵進剿寧王就擒

記聞

西江

劉王改南京僉都御史提督江洋六月抵任是夜聞宸濠作亂詰旦與守備陳敗賊之策詞氣侃侃或勸公少晦爲家族計公曰人臣之義知有國不知有家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圭

廣

記

族 具疏請兵傳檄遠近同興義舉有曰即墨齊民尚能奮孤城之勇子房韓相豈可忘五世之恩毋惑流言自貽顯戮讀者無不感奮徵崇明舟百餘水兵千人募勇士合操以援安慶濠沮而遷陽明王公既擒濠檢濠籍公卿多餽遺賀啓惟公介然無染

守益行狀

鄒

楊石齋明達有謀忠于任事 武宗崩外議籍籍以內陰有所王公以爲非倫序所當乃力排羣議密啓太后迎立 世廟改元之詔實公手筆後一品四考上命宴于禮部適公誕辰修撰舒國裳作詩壽之有

共識丹心苦渾忘白髮新謀淚誅四罪功薄定三秦
自註云方三公待罪于 乾清宮前請于 太后以
誅彬賊一反掌間則有滅族之禍旁觀者恐不深察
故云忘白髮也 梓溪集

羅文肅玘謝病歸足不履城府心不忘 朝廷真操
特介至外不踰逆濠常遣內使餌以金錠織皮覺而
逃之溪山濠叛時方病亟得知府曾璵約共討賊書
猶奮然力疾答之遂卒禮部奏公問學淵源氣節高
古筮仕以來德業遠邁乎古人識見不隨于流俗文
章忠義蓋兼有之 江西通志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五

一

吳

宸濠之變王文成自豐城聞變定興兵之策恐父海
日翁不知為賊所襲即日遣家人問道趨赴至是發
兵復上書與翁曰江省之變昨遣來隆歸報大畧想
已如此寧王尚畱省城未敢遠出蓋慮男之搗其虛
躡其後也男處所調兵稍稍自聚集忠義之氣日以
奮揚觀天道人事此賊不久斷成擒矣昨彼遣人齎
檄至欲遂斬其使奈齎檄人乃參政季教此人平日
善士又其勢亦出於不得已姑免其死械繫之已發
兵至豐城諸處分布相機而動所慮京師遙遠一時
題奏無由即達 命將出師緩不及事為可憂爾男

之欲歸已非一日急急圖此已兩年今竟陷身於難
人臣之義至此豈復容苟逃幸脫惟俟命師之至然
後敢申前懇俟事稍定然後敢決意馳歸爾伏望大
人倍萬保愛諸弟必能勉盡孝養旦暮切勿以不孝
男為念天苟憫男一念血誠得全首領歸拜膝下當
必有日矣因聞巡檢便草此臨書憤不知所云是報
慰翁心也嘗聞幕士龍光云時師聞變返風回舟濠
追兵將及師欲易舟潛遁夫人諸公子正憲在舟夫
人手提劍別師曰公速去毋為妾母子憂脫有急吾
恃此以自衛爾及退還吉安將發兵命積薪圍公署
戒守者曰儻前報不利即舉火焚公署時鄒謙之在
中軍聞之亦取其夫人來吉城同誓 國難人勸海
日翁移家避警翁曰吾兒以孤旅急君上之難吾為
國舊臣顧先去以為民望耶遂與有司定守城之策
而自密為之防噫吾於君臣父子夫婦之間一家感
遇若此至今人傳忠義凜凜然 年譜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五

一

吳

忠節上

花雲懷遠人體長面黑驍勇絕倫 上將取滁州雲單騎前驅鋒遇數千人遮道顧後騎未至欲退去不可雲獨提劍躍馬衛 上橫衝賊陣而出賊驚曰此黑將軍勇不可與爭鋒後命守太平友諒以舟師入寇圍太平雲率麾下三千人迎戰相持者三日友諒不得入乃引大舟泊城西南軍皆緣舟尾攀堞而上城中乏食而雲士馬俱餒城遂陷縛雲急雲奮躍大罵縛盡解奪賊刀格殺五六人復罵曰賊奴非我主敵曷不趨降賊怒碎雲首縛之舟檣至死罵不絕

名世類

不卷之六

天

卷之六

口 上聞追悼封東丘郡侯方雲與賊戰甚急妻邵氏抱其所生三歲兒拜家廟泣謂家人曰今城且破夫必死矣不獨生然花氏止此兒若等幸善視之即赴水死侍兒孫氏抱兒走匿為陳軍所虜至九江軍中惡小兒啼孫氏乃潛以簪珥屬魚媪養之王師伐漢漢敗孫氏脫身至漁家視兒矚漁人出竊負走宿陶穴中明日僦舟渡江遇陳軍敗還爭舟梓孫氏及兒投之江方出沒波中有斷木自上流浮來附之蘆中採蓮實啗兒凡七日不灰忽夜半聞人語聲呼之問其姓名曰我雷老也偕行達 上所孫氏涕泣抱

兒再拜 上亦泣數行下抱兒坐膝 上曰此將種

也 命賜老父衣忽不見眾以為神云兒八歲入侍

皇太子年十三授虎賁千戶陞指揮僉事名焯宋文

憲作花將軍歌曰雲雷邁屯宇區分篤生真人鎮乾

坤騎龍鞭霆下天門前翼後衛瀚若雲誰其最雄花

將軍力驅智駕敵萬人蹂躪羣盜猶麕麇大刀長戟

屬羣韃左麾右刺流電奔緋衣緇弁貔虎屯駐馬飲

江江水渾吳越之域殺氣昏手挽天河洗妖氛軍聲

隆隆若雷霆遭者膽落兩足蹲元戎開府大江濱腰

佩兵符威令尊控制上游為國藩儲漢持力不圖杆

名世類

不卷之六

元

卷之六

建旗揚帆事有征艤艤救江躡鉤授捷牛享士士氣伸馳馬督戰寧顧身賊焰熾若烈火焚大戰三日勢愈殷卑騎赴之齒齧齧怒髮長衝氣如烟汝賊兇頑犬與豚願醢汝肉一口吞賊慙耳塞不忍聞至死不屈酬 國恩飄然乘雲叩 帝閭請為厲鬼扼賊元賊當殛灰洗厥冤 天子下詔褒忠勳東丘建侯貴九原孤兒保育寵便番不墜宗祀天所敎生為烈士灰明神神靈在天光焯焯嗟爾來觀萬子孫繼忠思孝慎勿謾弗信請考太史文獻實曰雲以新造之孤城當方張之勍虜疲兵三千抗數十萬虎狼之衆城

破身縛罵不絕口慷慨激烈有張睢陽顏常山之風
視倉卒从敵者不侔矣廼獨不得與越國胡公等何
耶 名臣錄并潛溪集

韓成從 上親征陳友諒率師六十萬圍南昌大戰
鄱陽湖自戊子至庚寅三勝之復鏖戰良久賊悉眾
合圍數重矢石雨下一時諸將計無所出成上進曰
臣聞古之人有殺身以成仁者臣不敢辭也遂

賜成龍袞冠冕與 上服同對賊投水中从陳軍皆
呼萬歲遂解圍 御舟乘間得脫竟殲友諒封高陽
侯建祠康郎山設像祀之位第一 獻實

名臣類苑

卷之六

三

三

孫炎爲池州守會處州降 上命耿再成守之炎爲
總制炎還入處州時城外皆賊營不奉約束炎坐廳
事召城中人踞階下諭以順逆利害語極剴切人皆
叩頭流血誓不敢有二心轉相告其鄉民謂孫使君
仁武降者接踵數月賊皆化爲良民炎乃擇其驍勇
者練爲兵而以衆所推服者長之賊至卽率以殺賊
事罷散歸爲農有警馳符召之立至奸吏豪族畏之
如神上方征伐無一兵與炎苗將賀仁德李祐之叛
襲炎炎所練卒反應之炎被擒幽空窖中列卒環守
脅炎降詒之曰若生吾吾能成若事賊知炎非本意

恐自遺患乃夜以隻鴈斗酒饌炎曰以此與公訣援
佩刀割鴈啖之舉卮酒引滿仰天嘆曰嗟乎丈夫乃
爲鼠輩擒耶飲酒自如卒令解衣炎大罵曰此紫綺
衣 主上賜者吾當服以死勿解引枕而臥賊不忍
俟其睡乃害之後 帝卽位贈丹陽縣男 功德錄

漢真以忠勇受知 高廟征高麗兵敗被執高麗王
詰之曰汝無故加兵于我亦有說乎真曰 天子神
聖撫有華夷惟爾國叛服不常 天子不忍卽加征
伐數遣使諭意爾不奉若王命始遣將征討豈爲無
故爾能悔過效順庶幾轉禍爲福虜愛其驍勇徐曰

名臣類苑

卷之六

三

三

吾欲用爾將亦不失富貴何如真厲聲曰我天朝大
臣爾猶下風敢以此望我耶虜怒欲殺之真大罵曰
夷虜爾殺我我 主必滅汝國爾不知我大丈夫有
赤心耶卽拔所佩刀剖心以示之而虜大懼遣人
詣 闕下謝罪并歸真濱行兵士 上嘉真忠節追
封爲樂浪公子璵甫生數月卽襁褓中封爲西涼侯
幼趨朝爲多士踴傷母夫人以聞 上命御用監鑄
一王字牌懸其冠上每朝俾人知避焉 名臣錄
胡濙奉命征陳友定遂取建之浦城崇安建陽 上
賜以所乘駿馬建之守將阮德柔兵四萬屯綠江實

出我師後公還兵擊之破其寨柵友定大恩帥銳卒
亟圍我營公突陳與決戰馬蹶因被執友定既得公
頗禮之公具道天子仁聖四海歸心羣雄樂爲之用
且援寶融歸漢事撼之友定初無殺公意會元使至
都督迫之遂遇害事聞追封縉雲伯

碑

趙武莊被圍于南昌出戰射殺僞漢金指揮漢益兵
攻城且壞公先諸將歿戰且戰且築城城壞復完巡
城至東門敵發蹶張弩中腰臂箭深入六寸卽拔出
拊體解嘆曰命也奈何大丈夫恨不能從 王上掃
中原耳卒封梁國公

吾學編

名世類

大宋志

三

宋史

張子明者張元帥之子朱文政使爲間使走金陵求
援還至湖城被執友諒強官之萬戶令徇城詒降子
明伴許至城下大呼我張大舍已見 王上令諸公
堅守救兵且至我必死幸得見諸公賊怒卽攢刺
死贈忠節侯

吾學編

壬寅苗帥叛耿武莊守處州方與客飲聞變上馬收
戰卒不滿二十人迎賊罵曰俘虜奴何負汝乃反急
解甲降不降吾所汝萬段揮劍連斷數擁兵不繼賊
刺公墮馬大罵不絕口死贈泗國公

功臣錄

上征友諒俞通海乘風火焚友諒舟漢驍將張定邊

者直前戰通海率飛舸射中定邊相持數日復乘風
棹七舟載葦置火藥入敵水寨焚其戰艦數百時通
海舟深入敵寨鏖戰我師遙望久之不復見舟意通
海戰沒少頃舟飄飄遠出敵舟傍我師見之大喜躍
呼奮前大敗敵兵陳理降陞中書省平章政事從征
浙西中流矢卒

吾學編

張德勝初以舟師來歸 上喜曰方欲渡江泛舟楫
而德勝至殆天意也上率兵攻和陽授萬戶越采石
取太平擒陳也先從取集慶大破方山營擒兆先友
諒犯龍江公退至采石戰沒贈蔡國公

吾學編

名世類

大宋志

三

宋史

胡武莊長身鐵面智力過人從上入和州克采石攻
金陵常州公先登授統軍元帥 上以婺浙東大郡
通甌引越以公爲江南行省參政婺州克處州苗軍
元帥蔣英叛刺公并殺郎中王愷等降士誠李將軍
下杭縛英至京 上命懸公像刺英血祭公公嘗曰
吾不知書吾行軍惟有三事不殺人不得人婦女不
焚人廬舍以故所至徒兒驩附徧氓軍輯有祭征虜
之風

吾學編

桑世傑從征拔鎮江下金壇丹陽克大浦口江陰下
太湖收宜興尋與諸將攻石碑海寇樂瑞公奮戈躍

馬陷陣歿諸將大怒奮擊盡獲海舟擒瑞 上念公
贈永義侯享太廟 吾學編

洪武五年 上以天下一統惟雲南弗臣命王偉持
詔往諭焉衆謂雲南險遠偉文學不宜遠蹈不測偉
慷慨就道既至見梁王君臣諭之曰 皇上聖武天
與人歸作君萬邦惟爾有衆僻在西南久阻聲教故
遣使者諭意今能祗若明命亟奉版圖歸職方則尺
地一民按堵如故高爵厚祿身名俱全奈何欲以一
隅抗中國哉不聽館偉別寨數日又諭曰 朝廷以
雲南百萬生靈不欲殲于鋒刃曾不聞元綱解組天
兵西征不五六年天下大定爾待險遠旅抵明命龍
驤鸞艦會戰昆明無及矣梁王駭服有降意即爲改
館會元遣使脫脫至雲南覲梁王有異心迫殺我使
以固其意梁王持兩可不决匿公民間脫脫聞之請
梁王不得已出公見之脫脫欲屈公公罵曰天訖汝
元命我朝實代之汝如燭火餘燼尚欲與日月爭光
耶吾將命遠來豈爲汝屈有死而已顧梁王曰汝朝
殺我大兵旦夕至矣遂遇害洪武二十九年子紳走
雲南求父遺骸不得述滇南慟哭記正統六年謚公
忠文贈翰林學士 鄭澐撰行狀

尚書吳雲字友雲宜興人 太祖以雲南未奉正朔
命公往諭公對曰天命所在誰能違之臣奉威德告
以大義彼必附順若冥頑不從與師未晚七年九月
遣行會雲南使鐵知院等二十人使漠北爲我獲
上釋二十人與雲俱至沙塘口二十人者謀曰吾屬
奉使不達中道被執而還罪必死共說誘雲令胡服
辨髮詐爲元使者又逼令改制書共詒梁王雲不從
以死自誓竟被害梁王遣人收雲骨瘞蜀給孤寺子
緦以雲死事來白命給驛歸葬謚忠節與王公偉並
祠 李東陽撰忠節錄後

名臣類死 卷之六
宣德改元蠻寇黎利勢益張成山侯王通率師討之
陳節愍公以爲宜駐師石室縣之沙河以覘賊勢王
帥欲渡河而陣公反復論以利害且陳方畧王帥弗
聽翌日五鼓麾兵以渡公弗能止次寧橋賊自己至
未力戰公遂自奮突入賊陣欲擒其首惡身被鎗甚
而了無怖色既而墜馬左右扶掖公欲還營中且曰
主帥且退公何自苦如此公張目叱之曰吾受 朝
廷厚恩四十年矣報 國正在今日吾豈偷生忍耻
者乎衆皆潰散公奮勇持戈前進手殺數人知力不
能支大罵自刎而死 曾啓撰志

劉子輔者江西廬陵人也永樂中自太學生擢監察御史巡按浙江三年按察使周新慎許可獨賢子輔陞廣東按察使坐累左遷交趾諒江知府子視交人交人愛之黎利叛攻圍諒江旁郡縣多陷沒子輔與守將倡兵民死守者數月賊增兵攻城急城中食且盡遂陷兵民盡死關無一人降者子輔曰吾奉命守郡郡亡與亡義不可死賊手即自經死一子一妾皆先子輔死事聞贈參政賜祭復其家

楊士奇撰傳

何忠爲御史言事出知政平明敏有吏才居州廉慈忠計事上藩司會寧橋軍敗賊乘勝逼城成山侯詭

名世類苑

不卷末

卷一

重刊

與賊和且請赦朝廷賊遣酋陳渭老表謝密令忠與千戶桂勝同渭老行請益兵征勦至昌江內使徐訓泄其謀賊拘忠等欲降不聽刀鋸臨忠不降且鋸忠忠益大罵賊勝亦不屈忠父子及勝同日死

名臣錄

臣記

易先國子生爲諒山知府有善政任滿當還交人乞

畱進三品祿畱諒山城陷不屈死

吾學編

劉節愍儻江陵人有才力縝密勤敏能出奇制勝征交趾出參軍有功永樂六年趾賊簡定反出參沐晟軍敗生厥江被圍罵賊而死

名臣錄

已巳也先入寇中人王振勸上親征鄭瑄上章諫

止不聽遂扈從出居庸關道中數奏言虜犬豕不宜屈尊指麾諸將足以成功皆不聽振惡鄭瑄數言事欲疎之敕瑄與戶部尚書王佐隨老營至懷來墜馬幾殆從者請少畱以便醫藥瑄叱曰天子在前我大臣豈可以疾自便耶馳赴雲中駕還至宣府虜踵至瑄奏請疾驅入關而嚴兵爲殿不報瑄請行殿固請振怒罵曰腐儒安知兵再妄言必死瑄抗聲曰我爲社稷生靈而言何得以死相懼邪振愈怒叱左右扶出瑄與王佐曹鼐相對泣明日次土木營中無水士馬皆饑渴衆請戰振又不許虜四面集矢雨下瑄史師覆瑄死焉蓋八月十五日也學士曹鼐才志通爽扈從土木王振恣挾進兵成國公朱勇勝行聽命尚書有竟日晚伏草中噤無一語者公抗聲曰臣子不足惜社稷安危之係曾無念乎振不聽尋遇害景泰初諡文襄

傳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六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七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 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 校

事君類

忠節中

景泰八年正月 景帝不豫在廷文武羣臣同于公
肅愍等上章請 憲廟臨朝議未下 太上皇帝先
復寶位改元天順實失與人歸之會也石亨等貪天
功爲已有假奪門迎復之名以欺 朝廷誣迎立外
藩之罪以報私怨原其奸計謂此罪不重則彼功不

名世類苑

不卷十七

高不大殺股肱重臣則威不立不構成黨逆大獄其
權不專乘機嗾言官劾公與王公等六七大臣黨有
異謀俱下獄所司勘得金牌敕符見存禁中別無顯
跡亨等揚言雖無實跡其意則有廷鞠之日徐有貞
對衆大聲令有司痛加考掠文不勝其忿反覆力辨
公徐曰辨之何益朝廷赦得我衆人饒不得我所司
畏懼亨等羅織煅煉添捏意欲二字文致成招蓋踵
於秦檜所云莫須有之故智也忠良被誣古今如一
痛哉是月二十三日狀聞 上猶豫良久曰于謙曾
有功衆相顧未及對徐理避倡南遷之故改名有貞

素以前事憾公直前對曰若不置謙等於死今日之
事爲無名 上意乃決公與文遂遇害時錦衣衛指
揮劉敬帶刀侍衛目擊其事後每言及公未嘗不切
齒於有貞有貞又與亨輩令所司奏列被害諸臣姓
名誣以奸黨榜示天下遣官來杭繫家屬戍邊沒產
於官公沒之日天日無輝陰霾蔽天行路嗟咨太監
吉祥麾下達官朵耳者素不見公聞公歿慟哭都市
且以紙錢壺漿酬公告祥聞之切責明日號哭如初
忠義感激雖降虜異類天理昭然不可泯也所司籍
公第自 上所賜外無他物其後陳汝言代公以尚
書賂敗 上御便殿以所籍財物陳 大內簾下
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用于謙久且專歟無餘
物汝何得賂之無算耶時 上色變亨等俛首不敢
動者久之越數日 上擊毬內苑恭順侯吳瑾撫寧
伯朱永等數勳舊隨侍石亨張輒自外來未及至御
前 上遙見亨等連以毬杖截地曰好箇于謙如此
者數聲瑾永等皆流汗沾背戰慄無所措出語所親
曰觀 上意亨輩將無所逃矣一日邊報忽急集羣
臣廷議未定恭順侯吳瑾進曰于謙若在邊患何足
慮哉 上爲之默然既出有詰瑾者曰君先世爲謙

名世類苑

不卷十七

所効幾敗事君何過言瑾大聲曰豈可以私家之怨而廢天下之公議耶初公被害時皇太后宮中閤而莫知後聞之嗟悼累日適上來問安太后語之曰于謙曾効功不用當放彼歸田里何忍置於死上益悟其冤而深悔之不旋踵間徐有貞以罪遠竄石亨等竟坐謀逆夷滅無噍類此天道好還之明驗也公之選骸都督陳達密賂守者收殮城西淺土又踰年冕遣義兄康扶柩歸喪祖塋明年憲宗卽位改元成化詔釋冕等之戍邊者仍給還家產天日開明公道始白冕還自龍門詣訴公冤朝廷復公故秩遣行人馬曉祭於墓其文曰當國家之多難保社稷以無虞惟公道而自持爲權奸之所害在先帝已知其枉而朕心實憐其忠中外稱快冕亦復官三年特旨令天下有司燒燬奸黨榜文盡復榜內被誣者官秩弘治元年鳳陽府訓導儲銜奏公績卓異宜賜贈諡立廟祭祀言甚愷切禮部將上其事給事中孫孺議奏古之節義若諸葛亮在漢張巡在唐文天祥在宋今之節義若侍講劉球祭酒李時勉少保于謙俱合一體祭祀表勵將來遂蒙朝廷歲賜一祭於鄉祀恩至渥也冕痛念未及贈諡尋復乞

恩於上事下禮部議得古今人臣能爲國家建大議成大功者生則有旌擢之恩死則有褒恤之典若前宋岳飛盡忠報國死非其罪其追諡祠祀在宋就已舉行于謙受冤雖同而功業所就則大過之宜如其子所請朝廷從之建祠墓所賜額旌功令有司春秋祭祀仍賜贈諡誥命其畧云當皇祖北狩之時正國步艱危之日乃能殫竭心膂保障家邦回鑒有期論功應賞不幸爲權奸所構乃隕其身輿論咸冤茲復贈特進光祿大夫柱國太傅諡肅愍用昭旌崇之典天語丁寧可垂之萬世矣且如搖儲位一事首建邪謀迎合朝廷者廣西都指揮黃竑也職掌邦禮欣然定議者誰歟天生下民作之父有天下傳之子執筆草詔者誰歟當時密受黃金重賞畧無難色人所共知況會官定議之日舉朝羣臣莫不俯首聽命臺諫言職竑無一人喘息奈何石亨等用徐有貞之策固知迎立外藩之罪出於誣捏不能服天下人心仍諷所司以衆人之僉謀遂致一槩加公必欲置之於死惜哉男冕撰狀

李夢陽曰論肅愍公未嘗不酸鼻流涕焉蓋傷爲臣不易云夫事莫大於君出虜入排遷主戰四者旦夕

之勢而存亡之判也乃今日人議則異是或見鮑莊事輒曰夫葵猶能衛其足然獨不思勇士不忘喪其元乎孟子曰所欲有甚於生者故生而有所不用者然將軍盍畱侯良功成身退天下兩高焉此又何焉於乎難言乎難言乎豈所謂計免者非忠貪盛者爲智歟而賊酋擁太上皇大同城下勸降也大同人登城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京城下城人又謝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於是颺言曰豈不聞社稷爲重君爲輕斯言也事以之成疑以之生者歟且太子之易南宮之錕二者有能爲公恕者

名世類苑

不卷七

五

否邪公有不如意輒拊膺念曰此一腔血竟灑何地聞其言孰非酸鼻流涕者而獨咎予也於乎傷乎傷乎雖然宗澤岳飛非下於人者艱難百戰卒愠而歿若公者歿可矣歿可矣公嘗奉懸宋文文山畫像于臥所朝夕瞻對自爲之贊曰嗚呼文山遭宋之季殉國亡身舍生取義難欺者君可畏者天寧正而繁弗苟而全孤忠大節萬古攸傳載瞻遺像清風凜然公之以身許國蓋有素矣

祠堂碑并行狀

浙江僉事陶成世爲廣西梧之鬱林人正統壬戌邊海桃渚千戶所倭賊登岸失機守邊三司懼罪自縊

藩臬疏於朝命推選廉能老成方面整飭邊務公與其列公量海寇來風汛時月預以釘板陰布於沿海泥淖中賊艤舟爭跳躍登岸足盡被刺衆踣伏兵四合賊熾舟皆焚自是倭寇不復擾海東朝廷有綺羅段寶鈔之賜公又奏准減京運二十五萬畱精兵八十餘名屯戍要口常戍者出耀兵洋中以民兵屯平陸至今海遂無虞皆公之力也正統戊辰冬寇起處州將薄金華逼近蘭谿賊勢日熾爲官民憂僉以爲非陶公謀畧未易遏絕也推公以行至蘭谿首率民壯因故城址爲木柵晝夜儆備又以縣南五十里立

名世類苑

不卷七

六

山口蘇村大巖諸寨募民兵修戎器置快船立營寨扼其要衝彌月間執渠魁戮黨與數百人聲震遠邇賊不敢犯境百姓爲之歌曰僉憲陶君賊震驚始爲民患今賊逃生由是金華一郡晏然而隣郡亦恃以無恐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瑛等屯師日久賊深入險阻猖獗于溫台婺處之間帥臣罔知所施會議遣藩臬臣僚一人抵賊巢招諭之莫敢行者公慨然請任其事抵賊所留七日諭以禍福利害賊首葉宗畱陳諫等感悔率其黨出降守臣具公之功以聞朝廷嘉公偉績陞本司副使仍守金華先是諸賊皆

平惟陶得二逃竄巖谷尤號桀黠節鉞重臣欲誘其降遣使者授以冠帶得二不受招反殺使者官軍莫能制公以計陰結彼渠魁葉仁八誘得二賊黨數百人生擒百餘人得來降者三千人賊勢孤弱得二與四十餘賊遠遁山谷欲追之絕其類同事者忌公成功爲沮抑計公遂止未幾賊勢復猖公奮然與都指揮崔源任師武義備禦之武義無城柵木爲城至甫數日賊益至矣先密遣其徒數人詐爲避盜鄉民潛入城匿民間爲內應得二率衆涉溪水攻武義柵城而賊外急或勸公稍却以避賊鋒公嚙指厲聲以諭衆曰正臣子盡職時吾誓不與此賊俱生乃麾兵出戰自卯至申勝負未決俄而城中火起內外攻焚烟塵燄天咫尺莫辨公力戰不支衆遂大潰公毒口罵賊而歿實景泰元年五月十七日也賊退吏求公屍殮之如生遠近聞之莫不震悼

經濟錄本傳

正德己卯六月十四日宸濠反因各官入謝生辰晏禮濠陰令諸兵仗裏刃匿幕中出立露臺曰太后有密旨請我監國孫忠烈時爲巡撫請密旨看濠語塞第曰不必多言我往南京汝保駕否公曰天無二日臣安有二君太祖法制在誰則敢違濠怒却入

名世類

不卷之七

七

李

名世類

不卷之七

入

四

殿中易戎服以出幕中兵皆走出露辨環立大呼罷公曰我何負於汝奏我七本公曰朝廷何負於汝汝反耶一時官屬駭愕相顧咸股栗不敢出口獨副使許達厲聲覆辨曰我輩亦方面大臣何得若此濠又問達何言達曰惟有赤心耳豈從汝反乎濠怒喝武卒縛曳公及達出惠民門外斬之達顧公曰蚤聽吾言當不至此蓋達嘗勸公謀欲先發後聞也既就縛復大罵曰我則歿矣汝逆賊亦當旋歿罵不絕口挺立就誅日方烈忽陰曠黯焉濠復竿二首于通衢者三日江西人痛其忠烈殮二人屍供奉佛寺中時諸守臣皆就縛繫獄戶部主事馬思聰不食三日歿衆政黃宏以索處其項亦歿達父方家居聞江西有變殺一都御史一副使便爲位易服而哭人怪問之曰此必吾兒也吾兒素志如是故知孫謚忠烈贈禮部尚書許謚忠節贈左副都御史後贈刑部尚書唐公龍曰嗚呼孫許不可加矣馬黃亦難矣哉歿雖有先後要皆同於能歿其餘不必屑論也獻實曰國家養士有禮褒歿忠崇義烈累遭變故而奇節挺見疾風勁草挫而益奮然皆未有孫許之烈者也方其露刃林列戈鋌在頸從逆者生不從者歿而二公獨抗

折其鋒挺立受戮首竿藁街精貫白日雖常山睢陽
狗國之烈不是過也彼懷二心以偷活旦夕者亦何
心哉

浙江通志并名臣錄

正德戊寅冬至夜二鼓有火墜瑞城東者三聲如電
光燭數里地爲之赤良久乃滅時宋公以方爲瑞守
占之云地方當有兵火寧府其將不靖乎自是聚糧
練兵修城固隘以防其變凡濠使至有所爲輒拒抑
之以是積忤濠意濠甘心於公久矣明年已卯六月
公考績將之省父老遯曰公其以死行乎公曰封疆
之臣必封疆吾雖死汝郡安矣至則濠果執付南昌
獄十四日濠反殺孫許二公及出城城公前驅至舟
勒其領兵公曰吾有死而已行至鄱陽湖守者少懈
公望康郎山曰此我埋骨處也遂罵賊投水而死當
時陽明奏計皆逸其事後都御史陳公洪謨巡撫江
西廉得其實具聞贈光祿卿立祠祀之賜額曰嘉忠
蔭其子太學生公性好學居官手不釋卷天文地理
陰陽兵法無不究心其死亦素所辨非倉皇應變之
爲也

雜識

毛副使吉餘姚人總廣東軍務賊掠惠州河源縣督
兵敗之賊走靖遠守將張通與戰不利吉馳救賊見

其戰呼曰毛家軍來矣遂濟斬首三百級踰月廣州
新會縣告急吉敗之火礮斬首數千級賊走陽江縣
管于雷岫山進擊敗之賊奔營走山上我師乘勝突
入其營陣亂賊乘之師遂濟吉勒馬持刀大呼曰劒
住師濟已不可遏從者勸吉避走吉叱曰爾去吾誓
不與此賊俱生奮而前揮刀斫賊不已力屈被害成
化元年正月也是日晝晦風雷大作山谷震動踰七
日得厥貌如生事聞贈廣東按察使遣廷臣諭祭賜
其家米四十斛布四十疋錄其子科爲國子生
毛吉之遇變也貧無以歸或以犒軍餘銀密付吉家
僮爲道路費吉神降于僮妻亟呼曰夏憲長吾平生
玉潔肯舍垢入地哉悉索還之閩郡駭觀謂其死無
易節如此

本傳

楊忠愍椒山自秋道還轉遷兵部之武選嘗獨居溪
念至夜分配張安人問其故公曰吾受上恩思有以
報耳安人曰嚴相方用事此豈君直言時耶公不應
而止自計欲報恩其道莫如去奸人使不得亂政遂
以癸丑正月疏論少師嚴嵩十罪五奸請召二王問
狀公意以嵩在位久其黨與布中外上卽問不肯
言而今皇帝以明聖在東府冀一召問可盡得其

實嵩更借以爲讒詔逮公訊所以引二王者公具對侃侃至斷指出脛不易辭詔杖公一百送刑部獄郎史君朝賓議從輕比而其長二皆嵩黨竟擬公詐傳親王令旨絞公于時受杖也或遣之蚺蛇膽却不受曰椒山自有膽或謂公勿怕公笑曰豈有怕打楊椒山者及繫刑部創甚吏畏禍莫敢睨公公乃自破甕碗刺右股出血數升已復手小刀割左股去其腐肉旁觀者咸爲戰慄公顧自如在獄三年以乙卯十月晦歿西市臨行刑作詩二首曰浩氣還太虛丹心照萬古生前未了時畱與後人補天王自聖明制度邁

名世類苑

大卷之七

土部

千古平生未報恩畱作忠魂補又朝審途中口吟風吹枷鎖滿城香簇簇爭看員外郎豈願同聲稱義士可憐長板見君王聖明厚德如天地廷尉稱平過漢唐性僻生來歸視死此身原自不隨楊義不忘君豈以歿生動念者比歟嗚呼士方平居語及節義往往扼腕張睂目自謂能之一旦臨患害僅如毛髮輒心悸色變不敢出一詞或走匿以規苟免有能自奮如其言者寡矣未有蹈必死而不悔者也偶出不意蹈一死及既脫深自懲創毀方以爲圓又或自滿足不肯復爲危言正色者矣未有慷慨激烈赴再死而

不顧者也公始忤仇鸞偶不灰奔走絕塞間稍稍微用去訊繫時無幾痛哭之狀宜猶在心目張安人所直諫以殞其生此其視唐子方諸人且猶過之矧叔世碌碌者耶

徐少湖撰志

附靖難忠臣

靖難兵起日召謀議招檄皆出孝孺手兵旣渡淮及江上畫策堅守誓死社稷建文君遜去文皇以姚廣孝言召用孝孺不肯屈繫獄一日遣人諭再三終不從又召孝孺草詔公服衰衣入見悲慟徹殿陛

名世類苑

大卷之七

土部

上降榻勞曰先生無勞苦余欲法周公輔成王爾孝孺曰成王今安在文皇曰渠自焚歿孝孺曰成王卽不存何不立成王之子文皇曰國賴長君孝孺曰何不立成王之弟文皇又曰此朕家事先生無故勞苦置左右授筆札又曰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大批數字云云授筆於地且罵且哭歿卽成詔不可草文皇大怒命磔諸市孝孺慨然就戮爲絕命詞曰天降亂離今孰知其由奸臣得計今謀國用猶忠臣發憤今血淚交流以此徇君今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庶不我尤時年四十六復詔收其妻鄭鄭先

已經歿宗族坐歿者八百七十三人洪熙初 仁廟
嘗謂羣臣曰若孝孺輩皆忠臣詔奸臣黨與從寬典
方氏遺族始有赦還鄉者因立祠堂祀孝孺成化初
還文始行或曰錄孝孺家時得魏典史澤周旋藏其
幼子以故孝孺尚有後謝文肅公詩所謂孫枝一葉
是君恩也澤以刑部尚書謫寧海 遊國記

齊尚書受顧命輔 皇太孫時諸王皆尊屬擁重兵
專制地嫌勢逼詔諸王臨邸中毋奔喪王國所在吏
民悉聽 朝廷節制 詔下諸王不悅謂此齊尚書
疎間我也嘗使燕燕賂太太受請為兵費 上益倚

名世類

不孝之七

上

言

重太 文皇自邸入臨至淮安太言 上急出敕符
勒歸國又與黃子澄建策凡親王有罪輒除國靖難
兵起太專主籌畫命將出師 上曰召學士輩討論
周官法度處便殿弄柔翰聞外事一付太太遂移檄
指斥削屬籍或難之太怒曰名正言順敵乃可服靖
難兵遂以誅太為名兵日進逼淮泗謫太子澄求解
兵不聽進兵益急尋召太未及還金川門開 建文
君遜去太追至廣東欲往他郡起兵興復竟被執見
文皇不屈歿之從兄弟敬宗等皆歿兒甫六歲給配
赦還今其子孫猶存故居為舖舍人稱為尚書舖云

本記

建文君為太孫時坐東角門謂太常卿黃子澄曰諸
王尊屬擁重兵奈何對曰諸王僅有護兵纔足自守
萬一有變以六師臨之誰其能支漢七國非不强卒
底亡滅大小强弱之勢不同而順逆之理異也 太
孫每呼子澄黃先生 太孫即位倚任子澄謂曰先
生無忘東角門之言子澄頓首應曰不敢遂出與齊
太議削奪諸王兵權未幾周王得罪子澄曰燕周母
兄弟不併去燕後難圖於是更置北平守臣伺府中
事日急靖難兵遂起及耿炳文諸將相繼敗北 建

名世類

不孝之七

上

言

文君召問子澄對曰勝負兵家常事今天下富盛兵
強食足區區一隅豈能當天下全力聚兵五十萬四
面並進旦夕且成擒遂薦李景隆為大將代炳文景
隆尤昏懦戰輒敗并其師遁召還京又赦不誅子澄
慟哭曰景隆出師觀望懷二心不亟誅何以謝祖宗
厲將士練子寧亦執景隆於朝且哭且數請誅之皆
不聽江淮諸將連敗子澄撫膺慟哭曰大事去矣誤
薦景隆萬歿不足贖誤國之罪賦詩云仗鉞曾登大
將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負國全身
獨汝安論將每時悲趙括懷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

劔憑誰借哭向蒼天幾墮冠靖難兵至淮上建文君不得已逐子澄且密使募兵而以竄齊黃使告燕

文皇曰此緩我也請召平安吳傑盛庸師還即罷兵建文君為遣少卿薛崑請罷兵文皇又不許抵江

干蘇州府知府姚善言子澄文武才畧足捍國家難顧置諸閑遠以快敵人胡失計至此始急召子澄未

至金川門失守文皇執子澄不服族其家本記

建文中子寧練侍郎與聞國政靖難師起子寧疏曹

國公李景隆觀望不忠願斬以警鼓又憤急請先伏誅皆不聽會衡府紀善周是修清江直史蕭用道上

名世類苑

不卷七

五

三

書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怒詆二人子寧曰國事

至此尚不能用言者乎詎者愧而止文皇即位縛

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

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戍

邊者百五十一人越數年吉水錢習禮以未及逮為

鄉人所持楊文敏乘間以聞文皇帝欣然曰使練

子寧尚在朕固當用之況習禮乎正德中江西督學

副使李夢陽為金川書院祀子寧

本記

鐵鉉由國子生授禮科給事中奏對詳明上喜賜

字鼎石建文二年李景隆師駐德州鉉督餉飛芻輓

粟米水陸並進兵興不乏靖難兵圍濟南鉉暨徐將

軍盛統兵高僉憲宋參軍張都統王太守等悉力防

禦令軍詐降開城門候文皇入急下鐵板幾中比

出戰令軍噪罵文皇窘大怒攻至秋七月不能克

舍之南去宋參軍說鉉曰濟南天下之中北兵今南

去畱守北平者類老弱且永平保定雖叛諸郡縣堅

守者實多郭布政輩書生大參公能出奇軍陸行抵

真定南朝諸將潑逸者稍稍收合不數日可至北平

其間豪桀有聞義而起者大參便宜署部號召招掠

之北平可破也北平破北兵回顧家室必散歸徐沛

名世類苑

不卷七

六

四

間素稱驍勇大參公檄諸守臣倡集義勇候北兵歸

合南征進者晝夜躡之大參公館穀北平休養士馬

迎其至擊之彼背腹受敵大難旦夕平耳鉉以軍餉

盡於德州城守三月士卒困甚而南將皆驕才無足

恃莫若固守濟南牽北兵使江淮有備北兵不能越

淮歸必道濟吾邀而擊之以逸待勞全勝計也乃設

宴天心水面亭犒問辛苦述賦賡歌激發忠義未幾

又有東昌之捷建文君以却敵之賞賞鉉進布政使

再陞兵部尚書參盛庸軍務小河之捷中原震動

文皇欲北還以諸將言再戰遂得勝長驅渡江鉉感

憤欲自殺 文皇登極鉉尚擁殘兵駐淮南已而擒鉉至不肯屈反背立廷中今一顧終不可得割其耳鼻亦不顧劈碎其體至死罵不絕聲時年三十七子福安康安成河池父仲名年八十三母薛俱安置海角 本記

陳尚書迪幼儻有志操洪武中薦辟爲郡學訓導嘗爲郡草萬壽賀表 上覽而異之擢爲翰林編修歷官雲南布政使建文初徵爲吏部尚書靖難兵起與黃子澄等上疏陳大計迪受命督軍儲於外過家未嘗入聞變卽付京師 文皇繼統責問迪謾罵不

名世類

木卷七

七

三

屈與子鳳山丹山等六人同日就戮將刑鳳山呼曰父累我迪叱勿言罵不絕口割鳳山等鼻舌熬熟食迪吐唾益指斥遂皆凌遲死既死人于衣帶中得詩有曰三受天王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緣綸千秋公論明於日照徹區區不二心又有五噫詞並悲烈蒼頭侯來保者拾其遺骸歸葬洪熙初召釋迪宗姻戌邊者還鄉給產業郡置祠祀公郡人私謚曰靖獻 本記

暴昭初爲北平叅政防藩府甚嚴未幾遷刑部侍郎克北平採訪使甫至境聞變亟走歸聞上建文元年

設平燕布政司於真定陞昭刑部尚書掌司事平安諸兵敗召歸京師靖難兵入城出亡被執見 文皇抗罵不屈 上大怒先去其齒次斷手足罵不絕口至斷頭乃死 本記

張昺由人才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君卽位諸大臣言藩王周代岷谷湘相繼告變藩國所在宜籍精強謀畧有威望者爲守臣彈壓昺出掌北平布政司事與謝賢並受密命未幾詔讓 文皇昺賢遂集兵部署守王城 文皇亦稱疾不出長史葛誠謂昺王無恙昺不信張玉朱能請 文皇起兵 文皇曰昺賢已

名世類

木卷七

大

三

先發非計擒二人不可建文元年七月六日會朝廷遣人逮府中官校 文皇盡縛官校置廷中 召昺賢入與械去昺以 文皇見兵大集窘不得已縛府中人獻 朝廷不妄防守遂懈二人入至端禮門內伏兵起縛二人 文皇擲杖起立曰我何病爲爾輩所迫耳昺與誠賢等俱不服死之昺屍得還初昺至北平以吏李友直機警寄心腹令調府中事友直輒先事泄昺謀以故府中得爲備昺以友直遂得爲北平叅議後陞爲工部尚書靖難後族昺家焚殺近戚程亨輩一子得脫避 文皇嘗夢昺被髮爲厲出焚

其厥面色如生正德五年知州馬汝驥立祠祀之

本記

靖難後 文皇召吏部尚書張統戶部尚書王鈞諭曰卿二人久事 皇考習知典故今老矣其解職務月給尚書半俸居京師視時政有戾舊 制者直告朕無隱庶稱厚望老成之意統出遂自經後堂歿

本記

黃觀初從父贅姓許幼穎敏受學元黃嘒嘒歿於節觀益砥礪洪武二十四年會試禮部第一廷對禦戎策大要以天道福善禍淫之機人事練兵講武之法爲

名世類苑

卷之七

十九

三

卷

言擢進士第一受官翰林復黃姓累陞尚寶卿禮部右侍郎建文君改侍中掌尚寶司事與方齊並見信用 文皇索齊黃時觀草詔極其詆斥建文四年觀奉詔募兵上游且督諸郡勤王至安慶聞變痛哭自分大事已去乃朝服東向再拜於羅刹磯湍急處投水而歿妻翁氏在京師被逮將給配象奴翁携二女投淮清橋下歿 詔籍其家并逮姻黨 仁宗初得

釋

本記

洪武二十一年卓敬爲給事中時制度未備諸王服乘多僭敬乘間爲言 上曰爾言是朕慮不及此因

陞宗人府經歷歷進戶部侍郎建文初燕王來朝敬密奏曰燕王智慮絕人酷類先帝夫北平者疆幹之地金元所由興也宜徙燕封南昌以絕禍本夫萌而未動者機也量時而爲者勢也勢非至勁莫能斷機非至明莫能察建文君覽奏大驚袖之翼日語敬曰燕王骨肉至親何得及此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事竟寢 文皇帝即位責敬不奉迎乘輿厲聲不遜欲殺敬敬憐其才且繫獄或以管仲魏徵事諷敬不聽 文皇謂姚廣孝曰向者奸臣各欲首先害朕惟敬欲徙封內地建文若聽其

名世類苑

卷之七

十

三

卷

言則干戈息矣廣孝曰不然南昌地居下流金陵加兵特囊邱中物耳使敬言用 陛下豈有今日哉於是敬就僂敬臨刑從容嘆曰變起宗親畧無經畫敬歿有餘罪神色凜然經日尤如生夷三族 文皇嘗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有卓敬後四十年劉球傳其事私諡曰忠貞敬立朝慷慨英偉美丰姿善談論凡天文地理律曆兵刑皆能究察詩文峭拔磊落所著有詩文五十卷

本記

建文初用齊黃之策討諸藩之不靖者然後及燕戶部侍郎郭任奏曰天下事先其本而後其末除惡不

務其本臣愚以爲末也夫今日儲財粟以補軍實果何爲者然而北討周南討湘舍其本而末是圖非上策也且兵饗神速苟爲曠日持久銳氣既竭姑息隨之所謂強弩之末不能穿魯縞將坐自困耳任廉介有吏才調兵食軍興不乏靖難師入被執不屈死之子經亦坐死少子金山係戍廣西嘉靖中鎮江知府劉儲秀祀之鄉賢祠

本紀

陳植歷官兵部侍郎靖難兵至植受命督師江上有督將密議降者植責以大義督將恨之遂遇害督將率衆奉迎自陳邀賞文皇立誅之且棺斂植遣官

名世類苑

本卷之七

主評

護喪葬於白石山植宗人大懼皆變姓名走匿無敢

會葬者

本紀

胡侍郎子昭富經術性方介從學方孝孺漢中蜀獻王重子昭贈子昭詩以明經薦爲榮縣訓導累官刑部侍郎靖難師入金川門被執不屈死之臨刑詩曰兩間正氣歸泉壤一點丹心在帝鄉時年四十一父母子皆謫戍正德中巡按御史熊相立祠祀之本紀文皇繼統建文閣官自焚御史大夫景清規知其出之也猶思興復乃詣上自歸上喜曰吾故人也即厚遇之仍其官清自是袒腹伏利劍衣衽中委蛇

侍朝人疑焉至是日早朝清衣緋衣而入朝畢上

出御殿門清奮躍而前將犯駕先是欽天監奏有星

紅色犯帝座甚急至是清衣緋果獨鮮也上命左

右收之得所帶劒清知志不遂乃躍起奮立嫚罵

上大怒命挾其齒且挾且罵頃之含血近前直噴沁

御衣上上愈怒剝其皮草積之械繫長安門示百

官而碎磔其肉骨是夕上夢清仗劒繞殿追逼明

晨駕過其屍忽斷索行三步爲犯駕伏乃命藏於庫

中詔赤族盡掘其先墓焚夷焉抄提外親尤慘

真寧一邑幾徧蔓延于隣郡縣云

本紀

名世類苑

本卷之七

主評

茅都御史大芳洪武中應辟典教淮南考績入朝

高廟召對悅之擢秦府長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賜

賚甚寵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方孝孺爲記稱大

芳志意偉然敦大和雅不亢不諂溪有得於正誼明

道之旨靖難兵起還詩淮南守將梅殷曰幽燕消息

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翻地軸莫教鐵

騎過天河關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伏波老我

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師入金川門被執不

屈死之子順童通壽文生竝論必有希董集五卷行

于世

本紀

皇太孫在東宮時熟聞陳侍郎性善名及卽位一日退朝獨召性善賜坐問治天下之要且使手書以進性善感知遇盡所欲言 朝廷悉從之然施行未竟輒爲有司所更性善請見曰 陛下不以臣愚猥承顧問臣旣僭塵上聽許臣必行未幾輒改所謂爲法自戾何以信天下靖難兵起改副都御史監軍建文四年三月靈壁戰敗績與彭與明王資皆被執 文皇縱之歸性善衣朝服躍入河死後加追戮家徙邊已而赦還 本紀

胡少卿閨博學修行不說隨於世 高皇征陳友諒

名世類苑

本卷之七

圭

詩

至鄱陽吳芮祠見壁間題竹詩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靈物 高皇問祠中人此誰詩也對曰里墟中儒生胡閨立 召見置帳前久之官督府經歷建文中以直諫知名進大理少卿靖難兵起數與齊黃議軍國事壬午 文皇渡江閨直氣強項不撓 上命力士以金瓜碎其齒又不屈遂支解籍其家子傳道論死傳慶謫成一女得釋歸貧甚無依鄉人競遺錢穀曰此忠臣女也旬日饒足嘉靖初提學副使邵銳祠之學宮 本紀

廖少卿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聞忠誠伯茹瑄等

自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追戮上詔勿問 本紀

彭寺丞與明廉勤律已剛毅敢言敏達能斷建文四年擇中朝官知兵有風裁者出江北督察諸將與明爲衆所推遂出淮西至靈壁會何福戰敗爲北兵所執 文皇遣歸令傳語中朝士與明慚憤裂冠裳弃官變姓名 本紀

盧原質舉進士第三人方孝孺遺原質詩曰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秀才好與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靖難後召見謾罵不屈死之族其家

名世類苑

本卷之七

圭

詩

靖難兵至淮上游兵逼江干建文君遣使四出募兵翰林修撰王叔英奉詔行至廣德聞建文君遜位慟哭會齊太奔叔英曰太二心矣急擒太至問之故乃相抱慟哭與太且圖後舉已而知事不可爲沐浴衣冠書絕命詞藏裾間自經於玄妙觀銀杏樹下詞曰人生穹壤間忠孝賢克全嗟余事君父日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燕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不偏高縱渺難繼偶爾無足傳

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又題其案曰。生既久矣。未
有補於當時。歟亦徒然無慚於後世錄。其家妻金安
人亦自縊。二女俱赴井。成嘉靖中縣官建忠節祠。祀
叔英妻及二女。有貞烈祠。所著有靜學集。本紀

王良江西發解禮部會試。俱第一。廷試最優。以貌不
揚。易胡靖第一。良次之。授修撰。靖難兵起。輒憂不食。
日羸。憊及渡淮。閉門涕泣不已。訣妻子。服毒。成建文
君哀其忠。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本紀

周紀善是修少孤。力學。舉明經。爲霍丘學訓導。入見
高帝。問家居何爲。對曰。教人子弟。孝弟力田。高帝

名世類苑

不孝十七

五十一

喜擢周府奉祠。正改衡府。紀善王未之國。留京師。數
陳論國家大計。及指斥用事者。誤國用事者。衆共挫
折之。是修屹不爲動。靖難師渡江。宮中自焚。是修留
書其家。別友人江仲隆解縉。胡靖蕭用道。楊士奇。且
付後事。暮入應天府。學自縊。成。年四十九。文皇繼
統。都御史陳璘言。是修不順天命。宜加追戮。上曰。
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是修。內貞外和。孝友忠信。
非其義不苟取。襟懷坦明。灑落而沖澹。攸然其學。自
經史百氏下至陰陽醫卜。靡不通究。爲文未嘗締思。
援筆立就。而雍容雅善。詞理條達。嘗曰。忠臣不以得

失爲憂。故其言無不直。烈女不以死生爲慮。故其行
無不果。本紀

名世類苑

不孝十七

五十一

黃鉞建文初授禮科給事中。外艱去。方孝孺屏左右。
問曰。北兵日南。蘇常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
今雖去。宜有以教我。鉞曰。三郡惟鎮江最要害。守非
其人。自撤藩籬也。鎮江指揮童俊狡猾。不可測。蘇州
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當一面。但仁慈有
餘。而御下大寬。此治郡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
大勢不在東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
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
慟哭。以成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
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君詔。總蘇松常鎮嘉興
五郡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葬畢。遂至善所。時
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
百戶素權。詐得親善。縛善邀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
閉目三日。求成。家人救免。或告鉞曰。善欺服已得宥。
鉞復瞠目曰。吾知善決無二心。吾且少俟。善事定。吾
獨成。未免脫。善果不。成。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稍稍食。
是年七月十一日。善成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再
拜。祀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

君今與希直同歿國吾忍獨生乎祀畢詒家人歸祭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歿時北兵四出捕善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具棺余日夜泣橋側百方求鉞屍不得更數日屍忽自出立水中福慟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禮葬之屏處福父榮早奇鉞鉞與福共學福亦有古行

本紀

給事中龔太遇事剛果有爲以孝友聞建文三遷都給事中 文皇渡江太與妻訣曰事至此我自分歿爾第移幼穉歸否則俱溺井無辱俄宮中火起太馳赴爲兵校所執見 文皇金川門以非奸籍得釋太

名世類苑

大卷之七

七

言

法

自投城歿子永吉後累官兵部右侍郎

曾鳳韶爲御史會藩王入覲馳皇道入鳳韶侍班言殿上宜展君臣之禮宮中乃敘叔姪之情由皇道不拜大不敬建文君曰至親勿問靖難兵起遣使持詔北平郡臣皆懼往獨鳳韶毅然請行至軍前不納乃還 上既卽位嘉其直召復御史不至尋加侍郎召又不至堅臥于邸刺血書憤詞于襟畧曰予生廬陵忠節之邦素負剛鯁之強讀書而登進士第仕宦而至繡衣郎既一歿之得宜可以含笑于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屬妻李子公望曰我必弗易衣遂自殺時

年二十九李亦自經歿

本紀

魏冕建文時爲監察御史勁直有才名靖難兵至有約開門者冕率同僚十八人卽殿前殿之幾歿會輟朝冕及鄒瑾請速加誅臣等義不與此賊同生不聽明日宮中火起或勸冕宜急迎附冕毅然厲聲曰使我改臣節必不爲時不用奈何徒自壞也遂自盡法官請追罪夷其族

本紀

王御史度少肆力問學通經史爲鄉里師以明經薦授監察御史有風裁靖難兵起與齊黃調兵食監盛庸軍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靖難兵南下益急度請募兵未幾有小河之捷敕度勞軍徐州北還鳳陽京師失守方孝孺與度書誓歿社稷 文皇召入謁戊

名世類苑

大卷之七

夫

言

林

賀州語不遜夷其族

本紀

甘霖由鄉薦任御史剛介持正敢言中臺推重之靖難後被執求歿從容就戮子孫相戒不復求仕正德中知府胡纘宗祀之鄉賢祠

本紀

高翔有文學矜名節洪武中明經徵爲御史諸所論奏皆國家機要當 上心建文時尤戮力戎事相與激發忠義靖難後 上召翔翔服喪服入見大哭語又不遜遂族翔沒其產親戚戍邊

本紀

王彬起家爲御史巡江淮治揚州靖難兵至彬與指揮崇剛共守揚城指揮王禮欲舉城降彬與剛知之執禮及其黨繫獄彬外禦內防七日不解甲有力士能舉千觔彬常以自隨靖難兵飛書城中有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左右憚力士莫敢縛禮弟宗厚賂力士母誘其子出會彬解甲浴盤中爲千戶徐政張勝所縛昇至城上投靖難兵中不屈死之政遂出禮等千獄與江都知縣張本開城門降正德中揚州祀彬名宦 本紀

鄭公智與方希直同鄉力學好古攻文詞方薦之蜀名世類苑 不卷五 王

獻王召至成都王與語經史論詞藝公數稱述河間東平賢行王說之建文初侍孝孺至京尋舉賢良爲監察御史吏事精敏持法不阿靖難後坐方黨死本紀

高斷事魏字不危當建文君卽位詔辟魏兩上書不報使燕又上書燕王不報監李景隆軍兵敗自拔南歸遇鐵鉉於臨邑相持慟哭共誓效死遂趨濟南守城拒靖難兵魏賦志喜有曰至濟南而被圍思張巡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鐵相更從英輩以雲聯若徐將軍之赴赴盛統兵之桓桓僉憲高公之糾謾大衆宋

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儲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肯播之勉旃衆資羣策屈力保全京城破魏益死驛舍 本紀

建文時王良左遷浙江按察使至浙江謁岳鄂王墓誓曰苟愧武穆非人也建文君遜位大慟九月詔召良良集臬司諸印私第躡未敢訣妻問故曰我分應死未知所以處爾妻曰我何難君爲男子乃爲婦人謀乎遂餽良食抱其子獻如廁置其子池傍自投池死良殮妻畢卽列薪於戶寫遺囑付家人令妾抱幼子匿某僉事家遂舉火闔室自焚死事聞 上

名世類苑

不卷五

王

曰死本良分也朝廷印信良不得輒毀良毀印不得無罪徙其家於邊正德戊寅浙江按察使梁才提學副使劉瑞立祠祀良 本紀

程本立由左僉都御史降江西按察副使未至江西聞靖難兵入京自縊死所著有異隱集 本紀

鄭居貞豐類美姿髯從父官閩中洪武中由薦舉建文時爲河南左叅政孝孺之爲漢中教授也居貞嘗以詩送之曰翩翩紫鳳雛羽翮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 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鐸環佩天門何差我羣山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飛

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遙。啄食良自愛。終當巢阿閣。
庶以鳴昭代。永樂初坐方黨。以有閩南集關隴行稿。
本紀

胡子義任山東按察僉事。聞兄子昭外避世丹稜蜀。
獻聞而憐之。令削髮爲僧。子義以親選體。舜有子二。
人生數歲。子義曰。吾兄無後。天不絕吾姓。二子當免。
於難。竟棄去。莫知所終。本紀

林嘉猷爲陝西按察僉事。嘗被召入燕邸。最久。知二
郡王素傾世子。以告孝孺。建文君遣千戶張安持書。
詣燕許世子王燕。燕內使黃儼因問世子計。且得行。
名世類苑 本紀

世子竟先發事。遂洩靖難後坐方黨。本紀

王知府璉任寧波。痛絕豪武人。以故衛吏卒恨璉。靖
難兵至江上。璉造船取海道。勤王爲衛吏卒縛至京。
見文皇。文皇問造船何爲。璉徐對曰。由海道趨。

瓜州截路耳。文皇亦不怒。釋還田里。鄭人黃學憲。
潤玉贊璉曰。富貴不淫。患難奚恤。神明其心。始終一
德。本紀

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賤齊黃子外姚知府善言于
朝曰。人有文武才略。可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
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

今人才豈有過於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

善兼督蘇松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卽

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

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職。守土

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爲麾下許千戶等縛見

文皇。詰善曰。若一郡守。何敢舉兵抗我。善厲聲曰。臣

各爲其主。遂就戮。子三人。謫戍正德中。湖廣巡撫秦

金祀善鄉賢祠。本紀

錢芹少好奇節。建文君求直言。舉山林巖穴。懷才抱

德之士。姚善荐芹。上用芹爲戶部司務。署行軍斷

事。從大將咨議軍事。遣入奏事。道病卒。猶條兵事。緩

急上執政。本紀

陳彥回父被誣。論死。彥回謫戍滇南。未入滇。家人多

道外比至蜀。惟彥回與祖母郭存會。赦又弗原。監送

者憐而縱之。去。顧貧不能歸。往依定遠知縣黃積良。

稱黃姓。未幾被薦爲保寧府學訓導。建文初薦陞徽

州知府。是冬郭氏子承重徵父老乞走京。留會彥回

哀經赴闕。疏乞得復。陳姓奪服。留徵又乞竟服。不許。

葬郭徵郡北十里北山之陽。彥回視事時走墓下哭。

甚哀。徵人名爲太守山彥。回恒以亡命冒宗爲愧。悒

悵不自安屢欲陳首輒自籌曰祖母年高卽蹉跌柰何隱忍二十餘年始得行其志靖難兵至江上彥回糾義勇勤王 文皇卽位至京必之籍其家 本紀

劉璟誠意伯仲子也自少精朴峻厲博通經史究兵畧嘗同兄璉侍父入朝 太祖奇之曰阿璉明秀阿璟凝重伯溫有子矣旣而基與璉相繼卒詔璟襲爵以讓兄子薦卽封薦誠意伯璟偉貌豐髯論說英侃太祖愛之欲令左右倣宋制授璟閣門使且金書除姦敵佞四字於鐵簡賜之令糾正不法者時都御史袁太奏事忤旨璟當大廷擊其項舉朝憚之咸欲其

名世類紀

不卷之主

三

章

遠去會谷王封宣府 上謂侍臣曰谷王年少誰可羽翼王者諸大臣故忌璟對曰閣門使劉璟忠勇果敢可任 上領之授谷府長史并敕提調肅遼慶寧燕趙六王府事璟嘗至燕 文皇與璟奕璟勝 文皇曰卿獨不少讓耶璟正色曰可讓處璟不敢不讓不可讓處璟不敢讓也靖難兵起璟馳還京獻十六策不聽命參李景隆軍隆又不聽戰敗璟夜半渡蘆溝河兵陷馬營璟力破冰跳躋岸冒雪走良鄉裂趾跛行三十里子穎自大同赴難越良鄉至涿州遇璟翼璟上馬奔還家養疾二年璟輿疾赴闕進聞見

錄千萬言又不聽令璟還家待用明年 文皇登極

璟稱疾不起 上欲用之罪以逃叛親王逮繫之臨別姻戚戒之曰 皇上英武何止唐文皇先生忠良允爲魏徵可也益承順天心不宜自底刑戮瞪目曰爾謂我學魏徵耶我死生之分已決矣至京授以官不受見 上猶稱殿下且云殿下百世後逃不得一箇 字下詔獄辨髮自經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上不許得歸葬嘉靖初提學副使萬潮蕭像配享文成祠 本紀

名世類紀

不卷之主

三

章

史從王之國荊州衛士紀綱者方幸王通輒辱之朝廷遣人至荊州通上防禦北兵數千言 文皇卽位綱入賀留錦衣衛幸用事綱乘間言通曩有封事指斥遂械通至京論必家人戍邊 本紀
顏伯瑋聰敏介直能文章建文元年以賢良徵授沛縣知縣靖難兵起淮北民終歲給軍餉伯瑋征戢有方民不告勞三年六月北兵掠濟寧游兵過沛沛人竄匿伯瑋設法招徠靖難兵攻沛伯瑋遣縣丞胡先百夫長邵彥莊間行至徐告急都督援兵竟不至度不能支令其弟珏次子有爲還曰汝歸白大人子職

弗克盡矣題詩察院壁曰太守諸公鑒此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書縣今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二十二日夜二鼓靖難兵入東門指揮王顯迎降伯偉冠帶陞堂再拜慟哭曰臣無能報國遂自縊以有為不忍去復還見父屍遂自刎以從珏脫走濟寧逾月還沛詢邑人知胡先已收葬伯瑋父子於沛南關外乃至徐告伯瑋友人晏壁壁與伯瑋同郡又同宦於徐因為伯瑋傳其事 本紀

陳思賢質直好義洪武末為漳州府學教授以忠孝名世類苑 大卷七 本紀

行誼勗諸生隨才教誨多所成就 文皇靖難詔至

慟哭曰明倫之義正在今日遂堅臥不出迎幸其徒

伍性原陳應宗林珏鄭君默曾廷瑞呂賢即明倫堂

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京師思賢暨六生咸以

身殉嘉靖中提學副使邵銳立祠祀之 本紀

王省任濟陽教諭靖難兵至省為游兵所執從容引

臂詞義慷慨衆舍省歸坐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

曰若等知此堂何為名明倫今且勿多論只論君臣

之義如何省大哭諸生亦哭遂以頭觸柱死女靜適

即墨周簿聞靖難兵至濟陽謂父必死三遣人訪竟

得遺骸歸葬省子禎為夔州通判亦抗節死賊中 本紀

鄭華洪武壬戌進士建文中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至謂其妻蕭曰吾義必死柰親老汝少何妻泣對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乃稱病尋醫攜家托友人無錫丞趙次進亟還州州長貳以靖難兵至盡棄城走華獨率吏民憑城守力不支請援山東又不至不食五日而死 本紀

龔翊字大章篤學力行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入門翊大哭復還鄉躬秉耒耜窳伏田野間肆力

羣書著述不輟宣德巡撫周忱累候其家諮訪治道

薦為崑山太倉學官辭不就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

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謚為安節先生 本紀

劉政長洲人建文元年秋方孝孺試圻府士千五百

人題命論語托孤寄命節不可奪章得政卷孝孺喜

曰此島中孤鳳當虛左處子矣列名第一四年建文

君遜位殺孝孺政慟哭不食死之 本紀

高賢寧受學於教諭王省建文中貢為國子生靖難

兵攻濟南不下以箭射書城中使亟降賢寧時在城

中作周公輔成王論射城外請罷兵靖難後被執

文皇曰此作論秀才耶秀才好人命官之賢寧固辭

其友紀綱時爲錦衣指揮倖用事勸賢寧就職不聽

曰君以軍旅發身余爲書生食祿有年於義不可綱

言於 上得遣歸年九十七卒 本紀

梁田王定海人歷官至郎中靖難兵入金川門王與

葉御史希賢俱禿髮爲僧避去松楊人王詔游治平

寺觀轉藏聞藏上嘆嘆有聲異之緣藏登絕頂無所

見見書一卷載建文君出亡臣僚二十餘人事紙毀

浥不可讀讀數日稍稍銓錄其可識者九人其十一

名世類苑

本卷之七

本紀

人不可考矣中書舍人梁良玉郎中族也靖難後易

姓名至海南寓市肆粥書爲業中書舍人何申建文

末奉使四川金川門不守發憤慟哭吐血不數日歿

宋和郭節亦中書也變姓名挾卜筮書走異域客歿

梁良用梁中節亦定海人任中書父子兄弟八人同

仕於朝相率變姓名避去良用去爲舟師中節與郭

良同爲道士何洲海州人與宋和等友善相約弃官

爲筮人客歿異城王詔憐其忠又得之異各贊數語

本紀

建文君卽位樓璉以文學舉入翰林侍經筵官至侍

講靖難兵入京 文皇命孝孺草詔孝孺哭且罵被

誅改命璉及王景惶懼不敢辭歸而憤悶妻子問曰

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愧曰我受刑尤可正恐累及爾

輩爾遂巡一夕自經歿 本紀

名世類苑

本卷之七

本紀

本紀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七

國朝名世類苑卷十八

吳興後學凌迪知釋哲甫輯

金陵後學姚汝循敘卿甫校

事君類

忠節下

建文元年燕王使世子及其弟高煦高燧至京師皆魏國徐輝祖甥也輝祖察高煦異常欲帝畱之密奏曰臣觀三甥中獨高煦勇悍無賴自倚騎射非惟不忠抑且叛父他日必爲大患不聽及靖難師起高煦宣力爲多帝始大悔不用輝祖之言兵逼江上

名世類苑

卷之十八

忠節下

輝祖及開國公常昇分道出師禦戰將士往往離散不肯向敵隨遂還京文皇卽位時武臣無一人不歸附者輝祖不屈上親召問輝祖不出一語始終無推戴意法官追取供招輝祖默然操筆惟書其父開國功勞子孫免死而已上大怒欲誅以國舅元勳又輒中止徘徊久之竟從寬典止勒歸私第尋幽繫永樂五年輝祖卒年四十上曰輝祖與齊太等同罪宜論死朕念中山王平定天下有大功於國家曲赦輝祖今病歿中山王不可無後令輝祖子嗣

本紀

謝賚北平都指揮使已卯六月賚部署北平七衛兵

布城中逼王城盡柵端禮門文皇用張玉朱能計

先擒賢賢兵遂散

本紀

北平都指揮使馬宣靖難兵起殺張昺謝賚宣巷戰

不勝東走薊州起兵西逆戰遇靖難兵戰不利退守

薊州出城再戰又敗被執罵不絕口死之建文君褒

恤宣家

本紀

朱鑑北平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大寧諸將陳亨

房寘皆降鑑力戰不支被縛罵不絕口死之

本紀

上萬大寧大將也謀勇自負效死無恨每戰輒先登

名世類苑

卷之十八

忠節下

靖難兵畏萬萬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文

皇貽萬書盛稱萬極詆毀亨緘識牢密召所獲大寧

卒解縛厚賞之置書衣中俾歸密與萬故使同獲卒

見之恠問守者曰彼何爲得此守者曰我得偕行請

惟命無庸守我者爲請得俱遣竟不與賞不得賞者

大恚卽至發其事劉真陳亨搜卒衣得與萬書遂疑

萬執下獄籍其家未幾亨竟降真遁遼東大寧相繼

不守矣今寧陽侯者亨後也

本紀

廖鏞以永忠嫡孫任散騎舍人歷官至都督建文中

與議兵事宿衛殿廷靖難後上以廖侯兩子鏞與

銘嘗受學方孝孺令召之孝孺怒曰汝讀幾年書還不識箇是字復命 上怒令軍校收孝孺孝孺杖袞經至闕下大哭 上大怒刑之聚寶門外凡七日罵聲不絕廖雨子拾遺骸葬聚寶門外山上甫畢廖氏亦見收兩子遂逃去永樂元年被獲論死 本紀

宋忠錦衣指揮使知勇有名 文皇殺謝賢張昂忠率兵三萬至居庸關不敢進退保懷來 文皇曰宋忠握兵懷來必爭居庸宜乘其未至擊之遂率精兵八千卷甲倍道趨懷來獲謀言忠謂諸將士家在北平者並爲燕府誅滅益努力復家仇報國恩 文皇

名世類

本紀

三

高

急令其家人張故旗幟爲先鋒呼其父子兄弟相問勞家無恙輒喜罵宋都督欺我倒戈走忠倉卒列陣未成 文皇一麾渡河大戰敗奔入城被執死之 本紀

北平都指揮使余瑱與謝賢密謀不遂賢死瑱走居庸關宋忠承制令瑱守關瑱簡閱關卒得數千人將進攻北平 文皇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我得以此可無北顧憂瑱若據此拊我輩宜急取緩則增兵繕守後圖難矣令指揮徐安鍾祥千戶劉祥等擊瑱瑱且守且戰援兵不至弃關走懷來依忠忠兵又敗同

被執不屈死之 本紀

都指揮孫太從宋忠戰懷來先登頗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並射太中矢流血被甲慷慨裹血力戰奮呼陷陣死之時同戰者都指揮彭聚莊得俱力戰死 本紀

靖難兵起揚州衛都指揮使崇綱練兵繕濬城濠御史王彬倚任之兵至專以城守是屬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二心者忌剛畏彬不敢發及彬被執爲徐政所縛張本又不喜剛剛不屈而死 本紀

宋瑄鄆國忠順公晟子也建文中爲府軍右衛指揮使數從諸將禦靖難兵有功靈壁之戰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而諸營兵敗瑄猶格鬪力屈死之 本紀

名世類

本紀

四

高

梅殷尚公主爲駙馬都尉恭謹有謀能騎射靖難兵起殷充總兵官鎮守淮安悉心防禦 文皇假道殷割使人耳鼻口授詞答 文皇曰畱汝口與 殿下言君父恩義 文皇竟不得道淮安乃渡泗水破盱眙出六合至京師卽帝位殷尚擁重兵淮上 上迫公主招殷公主嚙指血爲書付李中使至殷所殷得書慟哭詢建文君所在中使曰去矣殷曰君存與存

君亡與亡吾姑忍俟之乃還京見 上上曰駙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明年冬入朝殷仇家都督譚深指揮趙曦令人擠殷死宣橋下曦又誣殷自投水死都督許城發其事 上怒罪深曦二人對曰此 上命也奈何殺臣 上大怒立命力士持金瓜落二人齒斬之諡殷榮定子順昌爲中府都督景福旗手衛指揮 上賜手書二甥曰朕不念爾母爾安得至今日本紀

耿璿尚懿文太子公主爲駙馬都尉勇悍有武略靖難兵起與聞兵事炳文北行璿力勸且搗北平已而炳文戰敗璿快快抱病時對公主悲泣建文遜去杜門稱疾竟坐罪死公主亦憂卒弟猷以都督從楊文守遼東靖難後亦論死 本紀

葛誠爲燕府長史靖難師未起時王嘗病瘧暑中四圍皆着火爐猶自言寒三司官入視疾皆懼危篤獨誠知之以不得于上之故因令人告變會王遣人至京奏事 上執之成獄卽發符逮王官屬且約謝翼先舉誠許爲內應入王府無大小誠皆籍以爲後謀不密見戮其家 革除遺事

雪庵和尚名暨不知其姓靖難初方黃之獄殺幾萬

人卽不殺誦成窮邊不灰於道灰於邊者又幾萬人當是時和尚壯年始慟哭落髮爲僧西南走重慶重慶大竹善慶里山水奇絕可廬和尚又走善慶里里墟中有隱士杜景賢知和尚非常人與之遊往來白龍諸山山旁有松栢灘灘水清駛蘿蘿森蔚和尚欲寺焉景賢有力亟爲之寺寺成和尚率其徒數人入居之昕夕誦經山中人不知書謂且誦佛經乃不知其誦易乾卦也景賢曰和尚相釋而誦儒不可請誦佛經景賢意和尚不宜誦儒書恐有踪跡然又不肯顯言言則恐和尚走去以故婉解之乃和尚亦知景賢意遂奔儒經乃誦觀音經寺因名觀音云和尚好觀楚詞時時買楚詞袖之登小舟急棹灘中流朗讀一葉輒投一葉於水投已輒哭哭已又讀讀終卷乃已衆莫測其云何景賢固知之然亦不問和尚和尚好酒不戒酒日注酒一壺俟客客至輒飲客不至卽拉樵牧豎入飲飲半酣呼兒童歌曰我歌爾和歌竟暝焉而寐和尚頎形秀異指柔白剪剪落筆成章詞不甚工密然意氣渙發又能感愴人或曰和尚當建文壬午爲御史不數月帝遜位和尚固秘跡以灰灰之日其徒問曰師卽灰宜銘何許人和尚張目曰松

楊問其姓名不答和尚有詩若干篇今且百四十餘年尚未敢顯行於世或曰此松楊葉希賢也以賢良方正舉爲監察御史

遜國記

河西傭不知何許人建文四年夏六月成祖入金陵卽帝位傭被葛衣走是冬至金城行乞邊地極寒傭常衣葛衣明年過河西依莊浪豪魯家爲傭傭亦取直稍稍積買羊裘披之雖寒必覆之故葛衣葛益破縷縷竟不肯脫故葛衣夏或衣暑布布卽新故葛衣輒覆其上人勸之弃故葛衣不肯弃直悶悶不答傭錢有餘走市中買牛肉酒與諸乞兒食飲傭力作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十一

三

七

倦時自吟哦或夜聞其哭泣聲永樂中有都官從宋總兵至莊浪者識傭欲與言傭走南山中避旬月畱都官去乃還有問畱都官傭何人者畱都官亦不答在莊浪數年病且歿呼主人謝囑曰我歿無殮我棺幸西北風大起火我無埋我骨魯家從其言

遜國記

川中補鍋匠亦不知何許人往來夔慶間爲人補鍋至州邑不過三日卽去或復來夔慶有欲學補者卽教之補鍋不索謝錢直令負擔從有後曹學者至卽遣先學者去如是數年夔慶間人識之皆呼爲老鍋匠補鍋或與錢布米不擇當食時與之食卽不復

索錢錢稍稍積囊中遇風雨寒暑不出補鍋卽出錢買酒飯自飲食嘗寄宿蕭寺中忽夔州市中逢馮翁者二人相顧愕然已而相持哭哭已相牽入山巖中坐語竟日學補鍋者屏不得聞二人語語已又相持哭且別去言今永訣不可復相見已竟莫知其所終蜀中蛾眉亭嘗有建文遜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歿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

遜國記

馮翁亦不知何許人在夔州以章句教童子給衣食能爲對句及古詩詩輒自題馬二子或馬公或塞馬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八

五

七

先生嘗作詩大書壁間比見補鍋匠歸卽剗去詩曰夜夢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橫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光雯皆五色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時蓋永樂甲申乙酉間未幾辭主人去莫知所終

遜國記

東湖樵夫浙東臨海東湖上日負柴入市口不二價建文壬午秋詔至海臨湖上人相率走縣庭聽詔或歸語樵夫曰新皇帝登極樵夫愕然曰皇帝安在或曰燒宮自焚矣樵夫慟哭遂投湖水中歿竟不知何許人

遜國記

周縉字伯紳武昌人以太學生授永清典史攝令事
文皇兵起郡縣望風迎降永清地密邇燕府縉極力
爲拒守縣民寡弱相率逃散縉度不可爲懷印南奔
將他圖焉道聞母喪歸葬卽出糾義旅勤王戰艦戎
器數日畧具則聞南師燬而天命去矣遂去匿編氓
間已而事露有司卽其家械赴京師縉分必死慷慨
就行至則下獄久之從輕典謫戍興州居數年以子
代還年八十考終于家 吳文定公撰傳野記

余逢辰爲燕府伴讀靖難兵未起逢辰頗聞其謀遺
書戒其子自必死起兵時逢辰泣諫死之 本紀

名世類苑

六卷之八

九

三言字

本

都指揮使瞿能驍勇有名洪武中副涼國公破賊有
功建文君卽位從李景隆爲裨將戰敗白溝河諸將
皆狼狽走能父子獨力戰死之能通之子也 本紀

都指揮莊得建文末隸宋忠麾下懷來之戰惟得一
軍得全盛庸戰夾河得力戰助庸斬譚淵已而靖難
兵勁騎乘暮掩擊得力戰死 本紀

都指揮陳質有威名建文初克叅將守大同發代府
陰事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忠敗被執不
屈死 本紀

都指揮楚智驍將也從曹國公統騎卒遇靖難兵輒

奮力戰夾河之戰被執不屈死之 本紀

吏部侍郎毛太建文元年代王謙爲左侍郎寒義爲
右張統爲尚書太文章政事皆優所與交者並中朝
俊彥靖難兵起數上封事條方略統死太亦死 本紀
盧侍郎迴疎爽不屑曲謹然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
酣輒長歌人或謂迴狂既仕顧折節恭慎靖難後不
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本紀

戴拾遺洪武中任編修上諭曰汝爲侍臣凡國家
政治得失生民利病當知無不言昔唐陸贄崔羣李
絳在翰林皆能正言讜論汝宜以古人自期建文中

名世類苑

不卷之六

十

三言字

本

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黃畫兵事靖難後被執大
罵而死 本紀

給事中韓永豐軀美聲音吐宏朗每慷慨論兵事建
文君喜之靖難後召入見不遜死之 本紀

戶部主事巨敬初爲御史伉直敢言建文中爲主事
清慎有聲靖難後被逮責問不屈死其族 本紀

宋徵爲宗人經歷建文中上疏請削罪廢宗藩又嘗
與盧振謝昇牛景先數言耿李諸將失律懷二心靖
難後縛至不屈死并殺其妻子 本紀

知府孫鎮任衛輝政令嚴明士民信服靖難兵至抗

節不附謫戍山海關宣德初薦起爲上饒縣丞不就

自號冲夷子 本紀

儲福燕山衛軍年二十頗好義靖難兵入挈母妻逃去文皇卽位詔換購戍卒入伍福在錄中調曲靖衛仰天大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爲叛逆之臣在舟中日夜泣不輒竟不食而歿母韓妻范爲營地葬之妻范氏時年二十有姿色居貧奉姑甚謹每哭其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聞之姑也一日范往澗水邊浣衣見其傍草生若蘇席草因取之織席售養姑姑賴以存姑年七十餘終營葬爲廬于墓傍年八十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十一

言五十四

餘卒席草遂不生土人義之卽其廬葺爲菴名節孝菴

忠勇

常忠武性剛毅膂力絕人狀類獼猴指臂多秋毫從太祖克太平太祖引兵薄采石磯元兵陣於磯上磯下巨舟如織相距三丈餘難登岸忠武乘快舸繼至上麾之使前忠武卽捨舟先登衆皆披靡拔采石遂取太平授管軍總管上卽位之歲加封鄂國公從大將軍下山東進攻河南敵兵五萬屯洛北迎戰王布陣旣定單騎執弓矢馳入陣敵二十騎攢刺公公一箭中其前鋒大呼殺人悉獲其衆河南平

名臣錄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十一

言五十四

陳友諒攻圍南昌太祖親率大軍往援八月進駐鄱陽湖水勢湍急友諒悉以巨艦連鎖爲陣旌旗樓櫓望之如山我軍舟小怯於仰攻上親執旗四麾右師稍却命斬隊長而下十數人猶不能止時郭子興郭英侍側趨進曰彼舟大小不能敵非人不用命臣愚以爲非火攻不可上驚顧英曰吾得之矣卽命常遇春與子興等分調網船數百艘載芻蓄火以往別備走舸往來如飛發火燃芻食頃風急火猛烟焰障天敵舟大不能動移時悉煨燼焚溺歿者不可勝計諒走鞋山進退不能決復整兵來戰遇春笑謂

子與曰前計良是舍此何爲哉復以火筏火船連次以前初風逆不可行少焉風順官軍鼓譟稱慶火勢大作敵舟敗走追奔數十里戰酣友諒勢迫啓蓬牕四顧親自督戰子與望見訝其有異遽開弓射之箭貫其顙及睛而歿餘悉降時四方竊據僞號者雖多獨友諒兵強大號稱巨敵至是敗 上大喜曰郭子與一枝箭勝十萬師又曰此賊亡天下不足定矣諒歿子理立 上以武昌圍久不下親往督師攻之城東有山名高冠下瞰城中 上問諸將誰能奪此傳友德請先登面中一矢鏃出腦後脇下復中一矢顏名世類苑 大參大 主 言九 甫 色不少變遂一鼓奪之 上手爲洗瘡嘆曰古關張不汝過也 本傳

陳友諒圍洪都寧河王固守時賊相持三月上幸援兵至湖口友諒解圍大戰康郎山友諒竟敗歿袁公獻實曰寧河王之功大矣哉方友諒之順流東下也卷土合圍氣吞豫章頓兵堅城之下者三月其鋒銳亦畧少挫矣卒之漂血康郎疆屢彭蠡一發而殪雖帝之神武然固守以待王師拒其咽喉使友諒進退失據者誰之功也作鎮八州威嚴以敵愾恩信以撫人禮賢下士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諸 名臣錄

雲南夷人反覆數叛緬思倫發以十萬衆寇定遠沐昭靖親將兵三萬討之始戰獲一象殺百餘人昭靖曰吾知賊不足破也下令分軍爲三多用火器間以長刀明日大戰乘風縱砲皆股票三軍夾戰之呼聲震山谷夷師大奔斬首三萬級獲四十七象自是南夷不敢反矣 程本立撰碑

郭威襄英沉毅多智身長七尺膂力絕人常從征僞漢陳友諒之將有陳同僉者驍捷善擐馳入中軍帳下 上遽呼公曰郭四爲我殺賊公持鎗躍馬奮臂一呼賊應手而墜 上解所御戰袍衣之曰唐之尉遲敬德不是過也 楊榮撰碑 名世類苑 大參大 甫 十四 言九

鎮遠侯顧成初歸附至鎮江同號勇士者十一人轉鬬入城莫敢嬰其鋒者既敵益衆而援絕悉爲城中人所繫十人者皆被殺公奮躍起繫絕蹴持刀者仆之歸語衆曰鎮江城中皆庸夫可取也遂導衆攻其城克之十四年從賴川侯征雲南率步騎兵爲前鋒首克普定公部將士樹柵以守明年公出兵攻西堡於是諸蠻合數萬攻圍普定諸將皆欲出戰公持不可曰賊衆我寡一出卽爲賊所窺必俟其攀柵遁出賊及柵公披甲上馬出北門率戰士奮擊手殺賊騎

之迎戰者十數人賊衆引却將遂乘勝出東門西門
戰敗賊衆時南門之圍未解公取所生擒者十八人
斬之而縱其一歸曰吾以夜二鼓乃殺爾矣及期賊
聞官軍舉銅角銃鉤皆惶懼奔走圍悉解獲賊兵無
算

典故

平休兒安爲 太祖義子歷官右府都督僉事靖難
兵起克叅將從景隆北征安援景隆殺陳亨還與鐵
鉉共守濟南兵至敗之轉戰東昌告捷又戰單家橋
執薛祿祿逸去戰小河殺王眞 成祖督戰甚急安
挺鎗大呼馬蹶弗得前王駢又奮刀入安陣逼安安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五

言

前

遂退又戰靈壁被執安力舉數百斤果勇善戰亨眞
皆驍將竝爲安所殺靖難諸將請殺安 成祖惜其
才勇釋縛簡銳卒衛之北平且令世子郭資善視安
已而掌北平都司事進都督永樂七年 成祖見安
忽問曰安乃尚在耶安慚愧自縊死

遜國記

瞿能驍勇有名從李景隆爲裨將二年四月與靖難
兵戰于白溝河與平安斬陳亨徐忠 文皇與高煦
接戰力疲日薄午能復引衆躍馬而前大呼滅燕斬
其騎百餘人越雋侯俞通淵陸涼衛指揮滕聚復引
衆赴之會旋風起 文皇見其陣少動乃以勁騎繞

出其後突入馳擊能父子死于陣精兵萬餘人皆死
遜國記

程本立洪武九年舉明經補周府引禮進長史從王
來朝被累謫雲南長官司司吏目會師可伐煽誘百夷
爲逆本立單騎入夷巢諭順逆利害諸酋落咸感悅
歸附冬諸夷復變帥潘沐英張統屬本立行縣典兵
事且撫且禦誓以死濟萬民不避險難山行野宿自
楚雄姚安抵大理永昌鶴慶麗江往來綏輯民夷稍
安

遜國記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五

言

前

楊本初爲太學生精於遁法建文元年募才智之士
本應募起兵部試之授錦衣衛鎮撫時吳王撫軍一
日本請王出觀兵及登將臺見大水森茫平階而一
軍皆不見本曰此水遁也及帥將北向本常持一鐵
棒重三十斤臨陣馳突北軍披靡不敢前遂破之景
隆謂諸將曰今日譬之一園瓜我輩種得熟迺被別
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上疏畧曰刑屬三千罪莫
大於不孝人倫有五德莫大於盡忠忘君虐民者不
可以不懲喪師失律者不可以不罪今都督袁宇與
耿炳文征討夷軍士三十萬於燕地 皇上憐其爲
太祖故舊不忍加刑又曹國公李景隆冒進兵喪失

軍馬無限 皇上責問乃歸罪羣下此實總兵之罪也乞假臣爲大總兵用能官一員召募義勇招撫軍伍凡先鋒參謀稽考等官臣自當保舉仍特命親王爲監軍疾馳燕帥則可免生民於塗炭真宗社於太山矣不報本遂帥孤軍獨出被擒繫北平獄 文皇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動搖索本殺之文皇大怒曰本有才畧予且欲用本奈何殺之遼國張河間王莊重果毅紀律嚴肅與士卒同甘苦每與麾下曰爲將當濺血戰袍流芳汗簡 太宗親製祭王之文有秉義懷忠一心爲國先身陷陣視死如歸之語 楊士奇撰墓志

張英國輔擒黎李犁平交趾置州縣後簡定復反又命王征之賊聞王師至走海洋據險荷花海口王率兵促之至愛子江登岸賊象伏以俟王偵知之以戒先驅羣象來衝一矢落其象奴再矢披其象鼻象奔還自相蹂踐大軍乘之賊敗擒斬無算遂獲巨首餘寇平

名臣錄

正統十四年也先犯京師分兵寇廣寧王忠肅翱方坐教場賞軍虜騎數萬倖至我軍大潰翱收散卒堅壁固守虜爲遁去居遼東十餘年積銀萬餘兩糧數

萬石馬千餘足邊用饒足器械鮮利軍士飽煖樂戰用將才如施聚焦禮皆自衆中拔起爲虜所憚姚斐昌平侯楊洪起行伍生長在邊有機變累立邊功善騎射發則賊應絃而墜百無一失歷陞將帥能用奇兵必擣其虛或出其不意善於劫營虜人憚之呼爲楊王初爲指揮杜衡所誣魏尚書論救貶衡繼爲部卒李友全所奏 天子付洪自治故得成其功名已已之變人心驚疑公與千謙等守護京師賴以再安其用兵紀律士卒用命爲一時巨擘焉 古穠襟錄也先寇京師王莊毅竑以千公謙薦守北門即戎服

名臣錄

木

十八

南

鞭馬馳赴軍號令區畫雖老將弗如也部伍壁壘精采冠九門虜望見奪氣潛出奇兵擊之虜敗走因逐之盡境而還以功超拜都察院僉都御史出鎮居庸關虜憚竑名不敢近 薛瑄撰記

已已虜自屢勝以來出入自由不聞有出一兵拒之者郭公登不勝憤急晝夜撫循將士激以忠義定爲賞格期必殺賊忽報東驛賊入境公率兵躡其蹤行七十里至水頭日已暮休兵以覘之夜漏下二鼓報云二十里外沙窩賊營皆自朔州搶掠而回者將士問計皆曰賊衆我寡莫若全師而還公曰我軍已去

城百里且疲困一退避賊必以鐵騎來追雖欲自全
得手即按劒起曰敢有言退者斬漏下二鼓徑薄賊
營且賊以數百騎迎戰公率衆進呼聲震山谷射殺
一人手刃二人賊大敗追奔四十餘里斬首無算奪
回人口牛馬弓械以萬計捷聞封定襄伯是役也以
八百騎破虜數千自有賊以來戰功當爲第一公初
至大同戰士僅數百馬百餘匹不數年馬萬五千匹
精兵數萬人常恨馬少步卒追賊不及乃設機地飛
天網等法鑿爲溪塹覆以土木人馬通行如履平地
賊入圍令人發其機自相擊撞頃刻十餘里皆陷賊

名世類聚

木卷之六

九

附

傳以爲神公當大同創殘之餘人心搖撼而能鎮以
大義保全孤城衛護宗社其功不細且廉謹尚謀善
撫士卒有古良將風

彭時撰碑

正統己巳十月之朔也先入紫荆關傳言送 駕還
京長驅直前其先至者四散前突我軍堅不爲動知
我有備稍自引却也先次至城下對壘而陳 英廟
在也先營虜酋覘知我軍嚴整不敢有加我亦不敢
向虜輕放一矢喜寧嗾也先邀我六七大臣出城議
和奉駕還宮所邀金帛以萬萬計蓋責我所難從而
妄啓讒端也廷議惛惛禮部使使問于肅愍公公曰

今日止知有軍旅他非所敢聞對壘凡七日是爲十
月既望謀知虜中移 英廟車駕離其壘漸遠乃砲
擊其壘虜灰砲下者萬計也先大沮霄遁仍奉 駕
還北我軍奮欲追擊之公不許止今逐出境外縱之
自在公又慮不蚤除喜寧邊境無由得安迺計授都
督楊俊擒寧解京 朝廷猶豫未決公上章廷劾其
罪曰寧以打話爲由引領強虜入寇反爲胡虜之腹
心此謂朝廷之仇敵也若不明正典刑是使夷虜有
輕視之心禍亂無可彌之日 上從其言即日誅寧
識者快之

名世類聚

木卷之六

十

附

已巳之變虜據擁乘輿登陳臨視諸臣在城下朝上
虜以長刀筌一彎燒羊於鉅端啖尚書趙榮趙徑開
喉仰接而吞之虜驚噉指曰好漢好漢 立齋聞錄
豐城侯李彬勇悍屢戰必勝靖難時與南軍交戰被
鎗 上卽遣醫視之賚予優厚俾還北平公奏曰臣
本戰士豈以微傷自餒願隨軍効犬馬之力 上聞
而壯之

吾學編

羅都御史通當正統己巳北虜深入當道者建議趣
召宣府總兵官入衛京城衆欲弃城走時羅公巡撫
其地乃毅然伏劒當門拒之且下今日敢有出者手

斬之衆遂定 丘濬挽詩序

天順五年孫公鏜克陝西總兵與兵部尚書馬昂出禦虜七月二日出師先一日夜指揮馬亮走告鏜曹欽反謀先殺鏜及昂奪其軍攻皇城鏜披衣起急草奏呼長安左順門閤人曰與爾奏疾造上前告急變稽遲軍法且斬又走右門亦如之內廷始得集兵縛吉祥鏜微服至太平侯張瑾家議討賊賊已呼噪四出劫殺文武大臣上出密帖隙中令百戶楊能至瑾家伺鏜云何能報鏜誓殺此賊上喜手敕鏜父子爲朕用心滅賊賊攻長安右門不得入攻左門又不得入欽兄弟率胡兵直趨東安門發火力攻上又敕鏜賊犯關急鏜等努力殺賊俄又敕鏜昂盡統各營兵殺賊子輔子軌追賊至東市大戰奮力入陣砍欽兩臂傷賊并力圍軌擒鎗殺軌鏜急調神砲與諸營兵夾攻欽傷遁歸家投井中其黨盡擒伏誅進封侯卒贈涑國公 吾學編

都督王信守荆襄石和尚劉千斤偕逆荆襄震驚公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衆突至圍攻之王帥逗留不援公多張旗舉火晝夜不息歷四旬餘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

舉火礮賊以爲援兵至驚潰走乘潰追斬六十級陞都督同知 廉仁錄

朱謙慎重不洩號令嚴整克鎮朔將軍總兵宣府裕陵北狩過宣府公率其子永出謁頓首哭獻犒軍金帛屢出戰截虜有功封撫寧伯 吾學編

梁太保震忠勇好讀兵書總兵大同自五堡之役殺巡撫張文錦參將賈鑑尋又殺總兵李瑾鎮巡每甘言煦之稍不如意卽反唇瞪目或飛章訛語相搖撼公聞命率家丁五百人馳至雲中申嚴約束曰我無爾凌爾無我叛王法軍令具在我敢破綱紀誤國

其家丁時時向鎮兵語曰爾敢蔑王將者恃衆耳兒郎輩無不一當百五步內恐爾不得用其衆鎮稍斂縮十六年春公率兵出玉林川斬首一百四十級進左都督又出里山民門擒兒莊各斬首八十級廢子百戶十年公鳩卒結餉修五堡軍中不敢譁公益身先之與同甘苦五堡竟復虜不敢近塞公卒以五堡功加太子太保公在邊專練家丁時時出塞劫虜營得虜營馬盡與劫者以故人皆效必趨利虜益畏公不敢輒近塞公卒家丁無所歸守臣以聞令入伍與衣糧邊將頗得其力 事畧

馬都督永讀左氏春秋及兵法機警善射正德六年流賊起功陞都指揮同知十年守備遵化虜入塞戰栢岸堂再戰百羊口斬首五十十三年陞都督僉事克總兵官治三營盡簡諸軍散遣老弱聽其農市取其庸值給健武者永餉健武者人人奮習武藝當是時區陽一軍中稱雄正德中公守中路擦崖子當胡人出沒之地絕無城寨墩堡民方耕牧輒被虜掠公曰此不可以旦夕戍也乃令部下具一月糧初親率財官五兵營于崖表列陣如長蛇鉤戟長鍛據崖前石營內砍木伐甌百工咸作匝月之間城池厠舍次

名世類苑

木卷之六

王

王

第立興雖軍士之釜甕場圃亦皆與具然後乃遷守禦軍無不樂從至今爲一壯寨公之戰洪山口也伏仗山丘阨隘身領控弦白挺數十障以督士伺據山側候胡入口二三百乃自蹶張引強以斷後胡先胡半爲伏兵所殄餘皆緣溪澗竄逸羣胡聞之號呼塚遁自是不敢牧馬洪山口十四年遼東軍亂逐都御史呂經召公總兵遼東十七年虜入塞率兵五千又搗虜巢焚其廬還十八年遼兵再亂率家兵逼賊斬四十餘人遂定陞左都督王浚川薦公疏曰馬永驍勇有謀廉潔無欲平時一聞邊報卽率領家將當鋒

赴敵以爲官軍倡是以人皆用命而戰無不捷又能重賞邊士夜不收尤加厚恤是以哨探遠烽火明但遇虜人竊入無不先知預待虜賊畏之如神擒獲小竊之賊不加殺害捷之數十使去或討鹽米而來卽親出關外分給是以虜人戴如父母在任數年虜不敢犯邊臣以爲蠻荆畏服以方叔素著之威回訖羅拜以子儀平生之信今永任遼東總兵官宜仍調薊州虜決不敢輕入則都城北面諸鎮無虞而畿甸居民復有環堵之安矣

呂柟撰記

名世類苑

木卷之六

王

王

胡人所重惟馬今天寒地凍野無芻糧其來必襲草場爲久雷計宜先焚之以絕其意詔從之虜至果先趨場見焚燒殆盡皆驚愕嚙指自相謂曰中國人不可易也遂有退志及虜薄彰義門公同給事中徐某請募諸將發下大將軍砲虜軍被衝人馬盡粉其勢卽解公復縋城而上虜見之矢發如雨而徐公賴甲不得重傷自此諸將爭恃砲力虜卒不敢近城廷議二公之功咸超擢爲侍郎云

楊守陳撰誌

侵設武備以防內變養銳氣以備戰守都督孫鏜禦虜西城外失利諸將不相援鏜急呼城門求入公不肯曰 朝廷舉國兵而授之鏜今少不利趣之使戰則必效死納之則虜勢益張人心益危矣非計之得即上疏言之 詔勿納鏜而虜勢暫逼鏜兵亦附城戰公上城督諸軍鼓噪發鎗礮佐鏜虜引去 行狀

周公尚文幼讀書初通大義不甚解然過目輒不忘年十六襲爵多謀善騎射正德庚午安化王寘鐸殺鎮巡稱亂公受大將曹雄策率騎兵千人遏其衝塞黃河渡口遇叛賊丁廣等截殺之尋與大將兵合遂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五

擒鐸并錦廣等先是靈州遊擊仇鉞亦從賊與雄尚文計約令內應乃成功事寧監軍中賢張永攘其功不報嘉靖初守備階州番漢賊橫甚公曰此不大懲創莫止也乃以計擒殺四百五十餘名奪獲馬騾八百餘匹頭金銀五千餘兩私茶五萬斤癸未御史劉冲行過莊浪苦水灣遇伏虜五百餘騎公望見亟分兵擁御史行而自以身引數騎反射殺虜虜奔去四月追虜抵閭王溝既出塞虜益衆而公軍甫半至騎皆恐公從容下馬解鞍令其騎前曰此不殊死戰以報國顯功名若等寧能駢首就死虜地乎於是振臂

大呼督諸軍背崖以戰自午至酉所殺傷相當會麾下丁臬軍來虜始退尚文被創甚丁酉八月公鎮山西虜由偏關直趨岢嵐勢甚盛公迺身先士卒率二子君佐君仁衝矢轉戰三百餘里梟我軍不用命者一人遂大破之斬巨魁三人小酋四十餘級而子君仁又舉放佛郎機擊殺巨虜一人虜救死扶傷奔哭而北公父子亦被創甚 上聞而壯之甲辰九月吉

囊大舉犯大同公追至黑山殺其子滿罕反斬首三十餘級九月再至鳳凰山鐵裹門以步軍接戰斬首七十餘級賊復奔哭去捷聞加左都督自是虜先起

名世類苑

卷之六

五

營溪遁號將軍曰太師聞其名即縮頭啗舌無敢南向牧馬者丁未八月虜復寇宣府號十萬都指揮董陽江漢戰死之虜乘勝欲南奔公亟提兵馳至一鼓而勝斬首百餘級生擒巨虜二人遂遏巨測之勢而公亦左臂中箭創甚矣是舉也殺聲動天地軍士無不飲血戰虜大遭剄刎邊人謂百數十年來所未有又山西逆黨衛奉偕宗室克灼等齎冠袍表文劫虜期以三路犯京師謀不軌公偵知其事遂追至塞外榆樹灣擒獲之奏聞擬封侯而相嵩素不悅公欲以反坐賴 上明終莫能誣詔諭曰尚文剪除禍萌擒

縛逆黨消彌隱伏功出非常加太保摩子錦衣正千戶
曾省吾敘功次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卷之六

用

弼治上

宋文憲初見 高廟問以取天下大計公以不殺對
上甚喜俾受 太子經每詢治道公未嘗不以仁義
爲言 行狀

洪武時甘露屢降 太祖問災祥之故宋文憲對曰
受命不于天于其人休祥不于祥于其仁是以春秋
書異不書祥爲是故也 上嘗言古之帝王當晏安
之際多好神仙以朕言之使國治民安心神怡康卽
神仙也對曰漢武好神仙而方士至梁武好佛而異
僧集使移此心以求賢天下有不治乎 本傳

名世類苑

卷之六

卷之六

卷之六

宋文憲嘗對 高祖曰天下以人心爲本苟得人心
帑藏雖竭無傷也人心不固雖有金帛何補於國耶
行狀

高祖詔丞相李善長歸江西軍中所掠牛於其民者
官給之勿取其租丞相退 上顧先生曰向所言當
乎善長對曰民富則君不至獨貧民貧則君何能獨
富捐利於民實興邦之要道也 聖政記

王文忠禕時爲漳州府判上疏曰自古帝王定天下
成大業者必祈天永命以爲萬世無疆之計所以祈
之者在乎人君修德而已德既修則天眷自有不能

已者修德之要有二忠厚以存心寬大以爲政二者君德之大端也故周家以忠厚開國故能垂八百年之基漢室以寬大爲政故能成四百年之業夫人君莫先於法天道莫急於順人心上天以生物爲心故春夏以長養之秋冬以收藏之皆所以生物也其間雷霆霜雪有時而搏擊焉有時而肅殺焉然皆暫而不常向使雷霆霜雪無時而不有焉則上天生物之心息矣臣願陛下之法天道也夫民待君以爲生故人君視民之休戚必若己之休戚咸以君民同一體耳取之有節則民心遂而得其所今兩浙既平租

名臣類苑

宋孝宗

元

諱

賦既廣科欽之當減猶有可議者臣願陛下之順

人心也法天道順人心則存於心者自然忠厚施於

政者自然廣大祈天永命之道未有越此者也上

嘉納之此開國名臣第一疏也其言精鑒剴切洞達

通紀

理要雖周召之告君無以越此矣

成祖入正大統用寒義爲吏部尚書時政令制度有

非洪武之舊者詔悉復之公從容爲言損益賢適時

宜間舉數事陳說本末文皇以公忠實悉從其言

小人有譖公不忘建文者賴上聖明不聽

楊文

貞樞墓志

洪熙元年四月初有進言太平之政者上召寒義夏原吉楊榮及士奇以其章示之已而曰今朝無闕政生民皆安寒三人意皆云然惟士奇以爲尚未義等對曰臣等觀上卽位以來詔書敕旨無非仁政百姓無科欽之擾徭役之繁可謂治世士奇對曰臣觀陛下之恩澤已覃被天下但流徙尚未歸瘡痍尚未復遠近猶有艱食之人須更得二三年休息庶幾人皆得所上笑曰吾意非爲此也朕與諸卿相與出自誠心去年各與繩愆糾繆圖書切望匡輔惟士奇曾封五章已皆從所言末一章言周王求藥事

名臣類苑

宋孝宗

諱

不曾從後亦悔之寒三人皆無一言豈朝廷政果皆

無關生民果皆安乎三人皆叩首有慙色既退復召

寒義還諭曰爾與士奇吾監國舊輔原吉賢良皆吾

所倚任各與圖書自吾本心士奇懇言待人宜均亦

望與榮幼孜既與之後往聞榮有怨謫語義對曰榮

之不足于義者爲官品在臣等之次其他誹語臣實

未聞左右之讒惟陛下慎察縱其或有亦望容之

久當自定上曰吾亦不信此語但偶然及之以明

吾所任者爾二人耳事有未當皆須直言勿疑諱蓋

上之求言懇切如此

三朝聖諭錄

劉三吾以茹瑺薦入侍 上與論治民之道公言南北風俗不同固有可以德化亦有當以威制又曰三代而上刑罰常簡本仁恕也三代而下刑罰常濫以嚴刻也 上曰善爲國者惟以生道樹德不以刑殺立威誠如卿言 言行錄

楊文定爲司經洗馬一日 東宮問漢廷尉張釋之之賢溥對曰釋之誠不易得然世豈無其人但無文帝寬厚仁恕之君用之爾釋之固難得文帝亦難得也退采文帝關治道者編爲事類以進 皇太子嘉納之 古穠稌錄

宣宗諭楊文定曰朕卽位以來常念祖宗創業之難子孫守成之不易夙夜惓惓未嘗不敢忘今幸百姓麤安皆賴天地祖宗庇祐蓋亦羣臣屬翼之功朕恒自喜然自古國家禍亂每生於不虞朕未嘗不以爲憂溥對曰聖人治不忘亂安不忘危今聖心如此是以膺天眷福蒼生 上曰蒼海之大皆由江湖之助古之君臣更相戒飭克致太平號稱賢良若爲君不求資於臣爲臣不克輔其君欲其善治未之有也比來人臣多進諛詞殊厭之卿宜輔朕以善道對曰臣荷 聖恩敢忘報稱 上曰卿覽朕有過舉直言無

隱卽爲報多矣溥曰自古直言非難受言爲難 陛下樂聞讜論臣敢不竭愚衷 苑瑛錄

宣德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上召臣士奇至文華殿諭曰憶五年共爾南齋宮論寬恤事今兩閱歲矣民事又不有可恤者乎士奇對曰誠有之只五年官田減租額一事 聖恩已下 聖書已明民間已知戶部格而不行至今仍舊額追徵小民含冤不已 上怒曰戶部可罪也對曰此循習之弊永樂末年多如此往年高煦反以夏原吉爲奸臣之首誣指此事爲說 上怒少解曰今欲再下敕寬恤必舉此爲第一

事却於末增云中外該管官司不許故違 上又曰如再格不行朕必罪之不恕汝試言今日之事當寬恤者對曰事有當變通者不宜執故逃民一事其初本因賦役繁苛不得已爲偷生之計歷歲已久朝廷雖已赦宥復業而家業盡喪非但歸無所資又有公私債負之擾勢不能歸所在官司又不能容則往往逃聚山林相結爲非積微至著益有可慮願得恩旨下所司凡逃民願歸鄉者令郡縣用心撫恤優免差徭不願歸者聽以所在附籍爲民官給空閒田廬處之免差役三年庶以安其危亦以彌患於未萌

上曰此事須行蓋在彼此皆 朝廷之民何須定
逼之歸但得人安是矣士奇又言各處課程先因鈔
法不通加倍其額徵納蓋一時之權今鈔頗流通宜
量減倍徵之額又言天下課程皆納鈔惟湖廣廣西
浙江商稅魚課舊例皆納銀民不勝弊請裁爲一例
上笑曰此兩事皆須變通其課程納銀者悉改納鈔
銀一兩折鈔一貫士奇又言田里小民之不安皆原
於有司之貪污暴虐請令風憲官考察奏罷 上曰
然向使不罷劉觀風憲亦未得靖爾此言是但有司
中有廉幹能興利除害者亦令具名來聞用憑獎擢
名臣類聚 卷之六 幸
士奇又言方面郡守皆是要職吏部往往循資陞授
不免愚良混進請令吏部自今方面郡守有關今京
官三品以上及布政按察薦舉務取廉公端厚識體
能爲國爲民者仍屬吏部審其所保果可用然後奏
聞量授以官後犯贓罪併坐舉者又請令法司凡保
舉授官以人有告其罪者必先取問于證明白然後
奏聞請 旨提對庶幾不爲小人誣陷 上曰然若
所舉得人須保全之庶不墮小人之計 上又曰更
責吏部須慎選縣令士奇又言今軍民中豈無文學
才行卓然出衆及有智謀才勇精於武畧者請令羣

臣詢察保舉選用 上曰進賢之路宜廣此皆應用
若有拘於例者宜當開廣又言唐虞之世罰弗及嗣
今極刑之家有賢子弟例不許進用 上曰舜殛鯀
用禹聖人至公之心也又曰劉翀亦極刑家今不在
近侍乎汝于 敕諭中明言極刑除犯謀反大逆其
餘犯者其子弟有文學才學竝聽舉用 上又曰此
數事皆可書 敕頒下矣士奇進曰愚臣一人見聞
不廣願更得一人同論此事庶幾可以推廣上澤
上曰若多令人知卽 敕諭未下事已徧播於外矣
士奇對曰大臣固有謹厚者 上曰胡濙謹厚汝與
名臣類聚 卷之六 幸
通錄明旦進呈 上悅三月朔 聖書遂下
宣德五年正月 上以四方屢有水旱欲下寬恤之
令獨召士奇議之 上曰被災之處稅糧自當免民
間欠孽蓄馬官責償甚急民苦之亦有所當恤凡爾
所知者當悉爲朕言士奇曰百姓積欠薪芻官府但
知督責而民不能輸官糧額重民困無聊多有委弃
逃徙者當量與減除部府坐徵買辦諸物不問其地
有無一槩取辦民費價十倍不能完惟當於產有處
取之無者勿強也年來獄不清旱澇恐由於此宜戒
飭所司敦用平恕務求實情四方工匠丁男皆徵集



京師役於公者無幾受私役者十六七身既勞困而妻孥失顧未免怨嘆當命官察治丁多免其半單丁者免老病無丁者除其籍其本非匠誣引為匠者察實除之今軍民苦漕運而倉廩無關防姦盜相繼恬不畏法宜命風憲官巡察上稱善即書敕明日行之民大感悅 聖諭錄

天順五年 英廟言官軍一季俸闕銀十四萬兩何以處之李公賢對曰自古國家惟患冗食今官軍有增無減如人只生不歿無處著矣自古軍功子孫一再犯法即國除豈有犯法不革職者今不為之所將官多軍少民必大困不可不深慮上曰然當徐為之 內閣行實

英廟躬親萬機厭吉祥等干預密謂李賢曰為之奈何賢曰惟獨斷可以革之又曰權不可下移人主能自攬則彼之勢自消上曰然吾旦晚視朝退御文華殿大政事訪問大臣復省決章奏左右乃曰此何必一一親覽亦不可送與閣下看姦邪不忠如此賢對曰願陛下持此不衰堅如金石可以為堯舜之君矣 詞林記

英宗嘗論景泰不與大臣接言賢曰自古明君未嘗

一日不與大臣商確治道所以天下常安先儒謂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於君德方有益又言朕自復位以來未嘗一日忘在南城時每以此戒左右賢曰安樂不思患難古昔聖賢之君存心正如此又以戒左右最善又善飲食隨分曾不揀擇衣服亦隨宜雖着布衣人不以為非天子也賢曰如此節儉天下自然富庶前代如漢文帝唐太宗宋仁宗皆節儉是以當時海內富庶非其餘可及又曰朕於四書尚書嘗遍讀如二典三謨真是格言賢曰誠如聖諭凡帝王修身齊家敬天勤民用人為政之事皆在其中此時正宜玩味體而行之英宗每為首肯 哀談

英宗復位方勵精為治因災變節御齋宮恭默思道用祈消彌李文達會六科乞詔在京衙門將稅政苛法所當改革及雜者悉奏舉行其不盡不實許言官劾奏皇上猶當專慮澄心嚴恭寅畏靜存動察默感潛孚凡可以上當天心順而從之隱微冥漠一念轉移望深留意優詔褒答 通紀

吏部尚書王恕上條治疏曰正統以來每日止設一朝臣下進見說事不過片時聖主雖聰明豈能盡